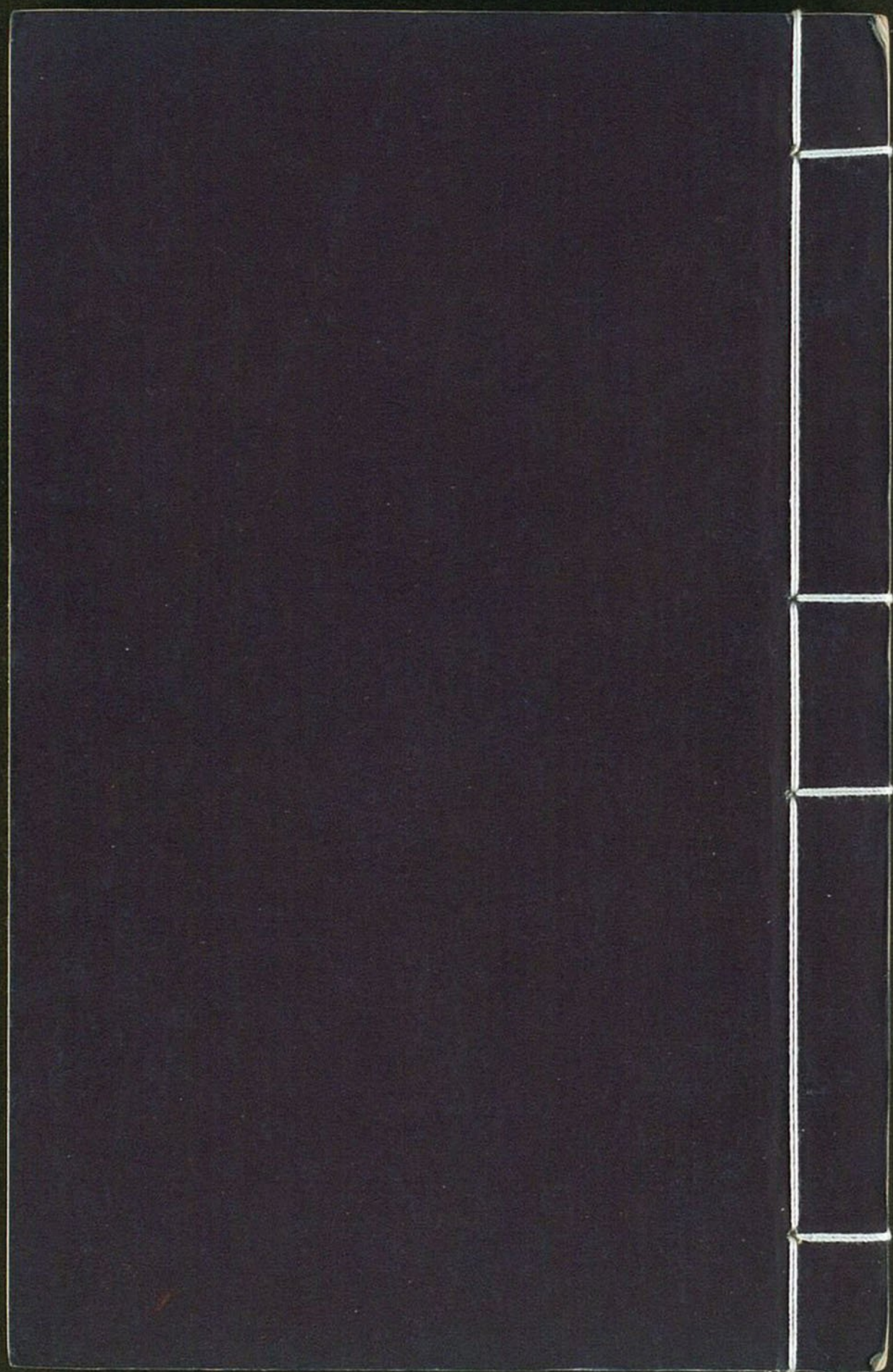




緯雲樓牙籤萬軸獨缺此書述古



主人所引以自豪者也此怡邸舊藏初

印精絕乃宋槧中無上之董授綬

得自東瀛以千金歸余余會曠趙

硯香重裝因識如右戊午冬日吳

興張乃鈺呵凍書



翰林學士正奉大夫知制誥兼侍講兼脩國史洪邁劄子奏臣切謂

國家史冊雖本於金鑰石室之藏然天下遺文軼事散落人間實賴山林博洽之士廣記備言上送有司以爲汗青之助臣比以蒐鎖下材承乏

四朝史院翫歲引日僅能奏篇旣蒙

聖恩策其衰粹寸長褒進崇秩於此有人焉蓋嘗展施功緒卓然成勞臣若隱而不言掠人之功以爲己力揆之心顏安所置愧敢以龔郭頤王稱姓名冒聞

宸衷郭頤者和州布衣也其曾祖原晉爲

泰陵實錄院官故其家藏書念元祐黨籍諸臣及建中上書邪等人多表表立名節經崇寧禁錮靖康流離子孫不能盡存平

生施爲漫不可考故慨然屬意訪求闕遺遂成列傳譜述一百
卷凡名在兩籍者三百九人而書於編者三百五其不可得而
詳者四人而已稱之公實在紹興中亦爲
實錄脩撰稱承其緒餘刻意史學斷自

太祖至于

欽宗上下

九朝爲東都事略一百三十卷其非

國史所載而得之於旁搜者居十之一皆信而有證可以據依
臣之成書實於二者有賴郭頤舉進士不第今爲不理選限登
仕郎稱今以承議郎知龍州欲望

聖慈鑒三人鈐斬之勤

特加甄錄以爲學士大夫之勸臣不勝昧死惶恐俟

命之至取

進止三月十八日三省同奉



聖旨王稱除直祕閣龍興郭頤特補上州文學

告詞

敕承議郎新差權知龍州軍州兼管內勸農事兼管界外沿邊都
巡檢使賜緋魚袋王稱乃治之子猶思繼承其業矧貴而爲士
者哉爾敏識多聞儒林之秀惟乃父習知今事長於敘述而能
克紹先志論次舊聞裒上成編有補太史顯揚之望蓋不孤矣
道山寓直斯文有光其欽若于殊寵可特授直祕閣依前承議
郎差遣賜如故

臣稱言伏奉

告命除臣直祕閣者謬述一經冒徹宸旒之遽誤膺

再命躡陞芸閣之華省已兢惶荷

恩深厚臣稱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念臣賦才冗瑣受學空疎蚤結髮於薦紳粗服膺於簡策未聞儒者之六藝至有史官之三長念昔先臣少登鼎甲忝

甘泉之侍從陪

南度之衣冠曾與編摩肆掌

書命臣猥名牛馬之下走敢謂箕裘之故家聞詩禮以僅傳撫簞瓢而無恙宜搜

故實坐閱歲時豐豐記錄之多浸浸編秩之廣念食斤而其美



亟抱璞以直

前上祈折衷於

聖人下將以俟於君子曲荷

帝心之善貸驟加儒館之清名幸則已多

報於何有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睿謨天錫

聖學日新

事深臨鑒於

本朝

政若稽於

先烈

宏遠之度

同符於

藝祖

忠厚之澤

合德於

仁宗

前事誠

後事之師

家法乃

治法所出致茲膏肓亦與

甄陶臣敢不博采舊聞仰酬

洪造不與校讎之列夢長到於

石渠遠瞻

咫尺之威心日馳於

魏闕臣無任瞻

天望

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陳

謝以

聞臣稱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十月日承議郎直秘閣權知龍州軍州兼管內勸農事兼管溪邊都巡檢使借紫官稱表

東都事略目錄

承議郎新權知龍州軍州兼管內勸農事兼管溪邊都巡檢使借紫官王稱上進

第一卷

本紀一

太祖皇帝一

第二卷

本紀二

太祖皇帝二

第三卷

本紀三

太宗皇帝

第四卷

本紀四

真宗皇帝

第五卷

本紀五

仁宗皇帝一

第六卷

本紀六

仁宗皇帝二

第七卷

本紀七

英宗皇帝

第八卷

本紀八

神宗皇帝

第九卷

本紀九

哲宗皇帝

第十卷

本紀十

徽宗皇帝一

第十一卷

本紀十一

徽宗皇帝二

第十二卷

本紀十二

欽宗皇帝

第十三卷

世家一

宣祖昭憲皇后杜氏

太祖孝惠皇后賀氏

孝明皇后王氏

孝章皇后宋氏

太宗淑德皇后尹氏

懿德皇后符氏

明德皇后李氏

元德皇后李氏

真宗章懷皇后潘氏

章穆皇后郭氏

章獻明肅皇后劉氏

章懿皇后李氏

章惠皇后楊氏

仁宗廢后郭氏

慈聖光獻皇后曹氏

溫成皇后張氏

第十四卷

世家二

英宗宣仁聖烈皇后高氏

神宗欽聖憲肅皇后向氏

欽成皇后朱氏

欽慈皇后陳氏

哲宗昭慈聖憲皇后孟氏

昭懷皇后劉氏

徽宗顯恭皇后王氏

顯肅皇后鄭氏

顯仁皇后韋氏

明達皇后劉氏

明節皇后劉氏

欽宗皇后朱氏

第十五卷

世家三

宣祖五子

曹王光濟

魏王廷美

岐王光贊

太祖四子

滕王德秀

吳王德昭

舒王德林

秦王德芳

太宗九子

漢王元佐

昭成太子元僖

商王元份

越王元傑

鎮王元倓

楚王元份

周王元儼

崇王元德

第十六卷

世家四

真宗六子

溫王禔

周王祐

昌王祗

信王祉

欽王祁

仁宗三子

揚王昉

雍王昕

荆王曦

濮安懿王

英宗四子

吳王顥

潤王顏

益王頤

第十七卷

世家五

神宗十四子

成王份

惠王僅

唐王俊

褒王伸

真王憫

豫王价

徐王调

吳王佖

儀王偉

燕王俱

楚王似

越王德

哲宗一子

獻愍太子茂

徽宗三十一子

兗王樞

鄆王楷

荆王楫

肅王樞

景王杞

濟王栩

益王棫

邠王材

祁王模

莘王植

儀王朴

徐王棣

沂王樛

鄆王拱

和王拭

信王榛

漢王椿

安康郡王握

廣平郡王捷

相國公挺

陳國公機

瀛國公樾

建安郡王模

嘉國公椅

溫國公棟

英國公櫨

儀國公桐

昌國公柄

潤國公樅

欽宗一子

皇太子諶

第十八卷

列傳一

范質 曼果

王溥 貽孫 貽永

魏仁浦 咸信

第十九卷

列傳二

韓令坤

石守信 保興 保吉 元孫

王審琦 丞衍

符彥卿

王景

王晏

王彥超

武行德

楊廷璋

郭從義

第二十卷

列傳三

慕容延釗

李處耘 繼隆 繼和 昭亮

王全斌 凱

王仁瞻

崔彥進

劉廷讓

第二十一卷

列傳四

胥居潤

張美

向拱

高懷德

韓重寶 崇訓

張永德

郭崇

宋偓

郭守文

第二十二卷

列傳五

李筠

李重進

第二十三卷

列傳六

孟昶

劉鋹

李煜

劉繼元

第二十四卷

列傳七

錢俶

准潛

准演

高繼冲

周行逢

陳洪進

第二十五卷

列傳八

吳廷祚

元晟

李崔矩

繼昌

遵昂

楚昭輔

第二十六卷

列傳九

趙普

丞宗

丞煦

第二十七卷

列傳十

曹彬

藥瑋琮

潘美

第二十八卷

列傳十一

馮繼業

折德宸

党進

曹翰

崔翰

李懷忠

田重進

米信

第二十九卷

列傳十二

何繼筠

丞矩

李謙溥

允則

馬仁瑀

李漢超

郭進

姚內斌

董遵誨

賀惟忠

王彥昇

第三十卷

列傳十三

張昭

陶穀

竇儀

儼備

劉溫叟

燁几

扈蒙

王祐

第三十一卷

列傳十四

薛居正

呂餘慶

端

劉熙古

沈倫

盧多遜

宋琪

石熙載

中立

第三十二卷

列傳十五

李昉

宗諤

呂蒙正

居簡

張齊賢

陳白

斗

第三十三卷

列傳十六

張遜

柴禹錫 宗慶

趙鎔

楊守一

弭德超

第三十四卷

列傳十七

荆罕儒 嗣

曹光寶 克明

楊業 延昭

康保裔 繼英

第三十五卷

列傳十八

李穆

賈黃中

蘇易簡

錢若水

第三十六卷

列傳十九

郭贇

李至

王沔

辛仲甫

張宏

趙昌言

陳恕

溫仲舒

劉昌言

第三十七卷

列傳二十

張洎

李昌齡

王化基 舉正

李惟清

夏戾嶠

楊礪

宋湜

第三十八卷

列傳二十一

宋白

楊徽之

徐鉉

宋準

梁周翰

朱昂

胡旦

柳開

第三十九卷

列傳二十二

田錫

王禹偁

第四十卷

列傳二十三

李沆

王旦

維

素質

第四十一卷

列傳二十四

向敏中

畢士安

寇準

第四十二卷

列傳二十五

高瓊

傳潛

繼勳

遵裕

王超

王繼忠

葛霸

馮守信

懷敏

石晉

第四十三卷

列傳二十六

王顯

王繼英

周瑩

馬知節

王嗣宗

雷有終

父德驥
有鄰孫簡夫

第四十四卷

列傳二十七

陳堯叟

堯佐 堯咨

趙安仁

良規 君錫

陳彭年

任中正

中師

周起

第四十五

列傳二十八

張詠

馬亮

薛映

凌策

李及

第四十六卷

列傳二十九

邢昺

杜鎬

杞

晁迥

宗慤

孫奭

馮元

第四十七卷

列傳三十

楊億

劉筠

戚綸

父同文

梁顥

孫何 僅

第四十八卷

列傳三十一

曾致堯 肇 肇

梅詢

錢昆 易 彦遠 明遠

第四十九卷

列傳三十二

王欽若

丁謂

馮拯

第五十卷

列傳三十三

曹利用

張耆

楊崇勳

第五十一卷

列傳三十四

李迪 東之

王曾 弟子融

張知白

第五十二卷

列傳三十五

張士遜

呂夷簡 公綽 公弼 公孺

第五十三卷

列傳三十六

魯宗道

薛奎

王曙 益柔

蔡齊 延慶

第五十四卷

列傳三十七

夏竦

程琳

趙稹

范雍 計用章附

姜遵

第五十五卷

列傳三十八

李諮

王巖

張觀

任布

盛度

王博文

鄭戩

第五十六卷

列傳三十九

王隨

晏殊

第五十七卷

列傳四十

宋綬 敏求

第五十八卷

列傳四十一

韓億 綜絳維縝

第五十九卷上下

列傳四十二上下

范仲淹 純仁純禮純粹

章得象

杜衍

李若谷 俶

第六十卷

列傳四十三

陳從易

楊大雅

李垂

燕肅

胥偃

司馬池

孔道輔 宗翰

段少連

蔣堂

彭乘

趙師民 彥若

第六十一卷

列傳四十四

張亢

种世衡 話謬誼

劉滄 兄渙

第六十二卷

列傳四十五

王德用

夏守寶 隨

郭永祐

許懷德

狄青

張攸

郭達

第六十三卷

列傳四十六

丁度

吳育 充

明鎬

高若訥

第六十四卷

列傳四十七

謝絳

蘇紳

葉清臣

楊察

尹洙 兄源

孫甫

石揚休

第六十五卷

列傳四十八

賈昌朝

宋庠 祁

呂夏卿

劉義叟

第六十六卷

列傳四十九

陳執中

龐籍

梁適 孫子美

劉沆

第六十七卷

列傳五十

文彥博 及甫

第六十八卷

列傳五十一

富弼 紹庭

第六十九卷

列傳五十二

韓琦 忠彥

曾公亮 孝寬

第七十卷

列傳五十三

王堯臣 叔洙

孫沔

田況

程戡

第七十一卷

列傳五十四

張昇

孫抃

趙槩

胡宿

宗愈

第七十二卷

列傳五十五

歐陽脩
槩

第七十三卷

列傳五十六

包拯

吳奎

趙抃

唐介

第七十四卷

列傳五十七

張方平

王拱辰

第七十五卷

列傳五十八

余靖

蔡襄

何郯

梅摯

許元

陳希亮

吳中復

第七十六卷

列傳五十九

劉敞
攽
奉世

呂溱

賈黯

沈遘

鄭獬

祖無擇

第七十七卷

列傳六十

范鎮

百祿

祖禹

第七十八卷

列傳六十一

呂誨

劉述

劉琦

錢顗

第七十九卷

列傳六十二

王安石

安國

安禮

雱

第八十卷

列傳六十三

陳升之

王珪

蔡確

第八十一卷

列傳六十四

邵亢

馮京

元絳

孫固

第八十二卷

列傳六十五

蔡挺

王韶
厚

薛向

第八十三卷

列傳六十六

呂惠卿

張璪

蒲宗孟

第八十四卷

列傳六十七

郝質

賈逵

楊遂

盧政

燕達

苗授

劉昌祚

劉舜卿

第八十五卷

列傳六十八

王廣淵

王陶

陳薦

孫永

陳襄

孫洙

第八十六卷

列傳六十九

熊本

沈起

劉彝

沈括

徐禧

李稷

李舜卒附

第八十七卷上下

列傳七十上下

司馬光

康

劉恕

第八十八卷

列傳七十一

呂公著

希哲

希績

希純

第八十九卷

列傳七十二

呂大防

大臨

劉摯

蘇頌

第九十卷

列傳七十三

王存

趙瞻

傅堯俞

王巖叟

梁燾

鄭雍

第九十一卷

列傳七十四

滕元發

李師中

劉庠

趙鼎

呂大忠

游師雄

第九十二卷

列傳七十五

楊繪

李常

孫覺

覽

鮮于侁

馬默

第九十三卷上下

列傳七十六上下

蘇軾

蘇轍

第九十四卷

列傳七十七

孔文仲

武仲 平仲

朱光庭

劉安世

彭汝礪

呂陶

張舜民

豐稷

王覲

第九十五卷

列傳七十八

章惇

曾布

第九十六卷

列傳七十九

安燾

李清臣

許將

鄧潤甫

黃履

第九十七卷

列傳八十

林希

蔣之奇

章棣

陸佃

溫益

吳居厚

安惇

第九十八卷

列傳八十一

鄧綰

洵武

李定

舒亶

蹇周輔

序辰

第九十九卷

列傳八十二

邢恕 諒

楊畏

來之邵

上官均

董敦逸

第一百卷

列傳八十三

鄒浩 田畫附

常安民

陳瓘

陳祐

龔夬

任伯雨

張庭堅

江公望

第一百一卷

列傳八十四

蔡京 卞攸脩

第一百二卷

列傳八十五

趙挺之

張商英

何執中

鄭居中

劉正夫

第一百三卷

列傳八十六

張康國

劉逵

朱諤

林攄

管師仁

侯蒙

馮熙載

第一百四卷

列傳八十七

姚兕

折可適

郭成

劉仲武

趙隆

和詵

第一百五卷

列傳八十八

徐勣

陳師錫

石公弼

張克公

黃葆光

崔鷗

第一百六卷

列傳八十九

王黼

朱勔

第一百七卷

列傳九十

种師道

師中

劉延慶

何灌

第一百八卷

列傳九十一

唐恪

何臬

陳過庭

聶昌

孫傳

張叔夜

第一百九卷

列傳九十二

王雲

陳遘

梅執禮

程振

司馬朴

李熙靖

譚世勛

第一百十卷

忠義傳九十三

劉平 季孫

任福

王珪珪子光祖 武英 桑澤 耿傳

馬遂

孔宗旦

曹覲

趙師旦

蘇緘

彭汝方

詹良臣

第一百十一卷

忠義傳九十四

傅察

蔣興祖

張確

朱昭

張克戩

郭滂

朱友恭

霍安國

李洵

劉幹

李若冰

吳革

第一百十二卷

循吏傳九十五

程羽

王明

陳靖

薛顏

邵曄

張綸

崔立

趙尚寬

高賦

許遵

魯有開

第一百十三卷

儒學傳九十六

聶崇義

郭忠恕

王昭素

孔維

李覺

崔頤正 弟倕佺

孔宜

穆脩

李之才

周堯卿

代淵

胡瑗

孫復

石介

第一百十四卷

儒學傳九十七

李觀

蘇洵

王回

周敦熙

張載 戩

程顥

顏復

龍其原

游酢

王當

陳暘 兄祥道

第一百十五卷

文藝傳九十八

趙隣幾

韓溥

鄭文寶

吳俶 遵路

樂史 子黃月

夏侯嘉正

羅處約

李建中

路振

崔遵度

石延年 劉潛附

蘇舜欽

梅堯臣

江休復

章望之

王令

文同

楊傑

郭祥正

楊蟠

第一百十六卷

文藝傳九十九

黃庭堅

秦觀 觀李廌

張耒 李昭玘附

晁補之 詠之

陳師道

廖正一

李之儀

李格非

李公麟

米芾

賀鑄

劉涇 鄭少微附

蔡肇

周邦彥

唐庚

鮑由

倪濤

蘇元老

第一百十七卷

卓行傳一百

陳烈

朱壽昌

劉庭式

鄭俠

巢谷

徐積

第一百十八卷

隱逸傳一百一

蘇澄隱

陳搏

种放

郭震

李瀆

魏野

邢惇

林逋

徐復

高擇

張俞

邵雍

常秩

第一百十九卷

外戚傳一百二

杜審琦

審瓊 審肇 審進

王繼勳

賀令圖

劉美

李用和

璋 璋

張堯佐

曹佺

高士林

向宗回

宗良

第一百二十卷

官者傳一百三

王繼恩

劉承規

秦翰

張崇貴

周懷政

雷允恭

閻文應

士良

任守忠

李憲

王中正

宋用臣

第一百二十一卷

宦者傳一百四

童貫

梁師成

第一百二十二卷

僭偽傳一百五

張邦昌

第一百二十三卷

附錄一

遼國上

第一百二十四卷

附錄二

遼國下

第一百二十五卷

附錄三

金國一

第一百二十六卷

附錄四

金國二

第一百二十七卷

附錄五

西夏一

第一百二十八卷

附錄六

西夏二

第一百二十九卷

附錄七

西蕃

第一百三十卷

附錄八

交趾

東都事略目錄終

眉山程舍人宅刊行
已申上司不許覆板



澤州東都事略卷第一

承議郎新權知龍州軍州兼管內勸農事管泉公邊都巡檢使僖宗皇帝稱進

本紀一

太祖啓運立極英武睿文神德聖功至明大孝皇帝其先出于
帝高陽氏之後造父爲周穆王御破徐偃封趙城因氏焉自漢
京兆尹廣漢居涿郡遂爲涿郡人至唐而高祖僖祖皇帝生
焉僖祖仕至文安令曾祖順祖皇帝仕歷藩府從事兼御
史中丞皇祖翼祖皇帝少有大志仕至涿州刺史贈左驍衛
上將軍皇考宣祖皇帝少驍勇善騎射而雅好儒素起家事
趙王王鎔時梁晉爭天下晉求援於鎔鎔命宣祖以五百騎
赴之莊宗嘉其勇敢因留之命掌禁軍爲飛捷指揮使自同光
至開運踰二十年不遷而宣祖亦未嘗以介意漢乾祐中王

景崇以鳳翔叛 宣祖與征討禦之於寶雞敗之殺獲萬計是役也 宣祖身先士卒面中流矢勇氣彌厲以功遷護聖都指揮使仕周累遷龍捷左廂都指揮使岳州團練使世宗征淮東宣祖爲前軍副都指揮使領兵先入維揚禁止侵暴民情大悅世宗嘉之未幾以疾歸與 太祖會于壽春歸及中途而崩贈武清軍節度使 太祖即第二子也以後唐天成二年二月十六日生于洛陽夾馬營 母昭憲皇后嘗夢日入懷而娠生之夕光照室中胞衣如菡萏體被金色三日不變幼受學于鄉先生辛文悅每歸必令羣兒前導路人往往避之及長天姿雄偉性沉厚有大度嘗游復州于王彥超不爲所禮去依隨州董宗本鬱鬱不得志又捨去乃從周太祖于鄴廣順初補東西班行首出爲滑州興順副指揮使未行會世宗自澶州入爲開封尹

以 太祖爲馬直軍使顯德元年世宗命 太祖掌衛兵太原劉崇寇澤潞世宗親征陳于高平大將樊愛能何徽未戰而遁世宗躬自督戰 太祖謂麾下曰主危如此是吾致命之秋也即大呼躍馬徑犯其鋒萬衆披靡崇大潰世宗以 太祖爲殿前都虞候領嚴州刺史加永州防禦使世宗徵樊愛能何徽之敗欲以兵力威天下命 太祖訓練武藝超絕者分隸殿前諸軍自是禁衛盛矣二年世宗命王景向訓攻秦鳳師久無功然以餽運不繼欲罷兵意未能決遣 太祖視其形勢使回具言秦鳳可攻之狀未幾悉平三年世宗征淮以 太祖領親騎翼從敗淮人于渦口唐將皇甫暉姚鳳率衆十五萬塞清流関太祖擊走之暉退保滁州斷橋自守 太祖追至城下暉曰人各爲其主願成列以決勝負 太祖笑而許之暉整陣以出

太祖擁馬項直入左右馳突大呼曰吾止取皇甫暉他人非吾敵也手劍擊暉生獲之并擒姚鳳遂下滁州後數日宣祖率兵夜半至城下傳呼開門太祖曰父子雖至親城門王事也須明乃敢奉命至明乃入又破江南兵于六合斬首五千級時韓令坤爲招討使平揚州唐主遣陸孟俊據蜀岡以逼其城令坤潛議退師太祖下令曰揚州兵敢有過六合者吾當折其足令坤懼始有固守之志太祖率兵擊之孟俊遁爲追兵所殺又破其齊王景達兵於六合斬首萬級是役也軍士有不用命者太祖奮劍斫其皮笠陽爲督戰以識之明日索得數十人斬以徇於是皆死戰宣祖崩起復拜定國軍節度使殿前都指揮使四年世宗復征淮至壽州命太祖率殿前諸兵擊紫金山連珠砦拔之遂下壽州世宗還京師以太祖領義成

軍節度使是歲世宗征濠泗以太祖爲前鋒周師以敵人壁于十八里灘不能過淮世宗患之太祖躍馬以濟遂破其砦乘勝攻泗州焚郭門奪月城世宗親率精騎與太祖夾淮東下師及山陽東太祖擒其保大軍節度使陳承昭以獻遂拔楚州又破淮人于鑿江口太祖抵南岸焚其營柵破之于瓜步淮南平唐主畏太祖威名用間於世宗遣使遺太祖書以白金三千兩爲餽太祖悉輸之內府由是間乃不行五年改忠武軍節度使六年世宗北征以太祖將水陸之師至瓦橋關降其守將姚內斌契丹將高模翰率數萬騎來援陳于關城之北太祖將百餘騎禦之虜不敢動遂引去關南平世宗不豫還京師以太祖爲殿前都點檢世宗崩恭帝嗣位改鎮歸德七年春正月辛丑朔鎮定馳驛上言太原劉承鈞結契丹

入寇乃命太祖統大軍北伐癸卯出師遣宣徽使胥居潤餞于郊時京師多飛語云策點檢爲天子次陳橋驛軍中共議推戴戊夜軍士聚于驛門俄而列校畢集曰我輩出萬死冒白刃爲國家破敵天子幼不如先策點檢爲天子然後北伐于時太祖以飲錢宣勸至醉卧閣中不之省遲明軍士控弦露刃直扣寢門相與扶太祖出聽事被以黃袍諸校列拜曰諸軍無主願策點檢爲天子傳呼萬歲聲聞數十里太祖叱之不退即共擁太祖就馬南歸太祖乃勒騎謂將校曰吾受命北征爲汝輩推戴吾有號令汝能稟乎皆曰唯命太祖曰太后主上吾北面事之朝廷大臣吾之比肩也汝等不得驚犯宮闈侵陵朝貴近世帝王初舉兵入京城皆縱兵焚市汝等不得焚市及犯府庫從吾令常厚賚汝違吾令則連營擊戮諸

校再拜稟令乃肅部伍自仁和門入諸校翼從太祖登明德門軍士釋甲歸營無敢動太祖亦歸公府宰相范質王浦魏仁浦謁見議遜位之禮於是太祖詣崇元殿受禪召文武百官就列至晡班受恭帝制曰天生蒸民樹之司牧二帝推公而禮位三王秉時以革命其極一也予末小子遭家不造人心已去國命有歸咨爾歸德軍節度使殿前都點檢趙某稟上聖之姿有神武之略佐我列祖格于皇天逮事世宗功存納麓東征西怨厥績茂焉天地鬼神享于有德謳歌獄訟歸于至仁應天順民法堯禪舜如釋重負予其作賓嗚呼欽哉祇畏天命宣徽使引太祖就龍墀北面拜受宰相扶太祖升殿易服東序還即皇帝位羣臣拜賀詔曰周封杞宋唐命介鬱所以重三恪之賓奉二王之後也其奉周帝爲鄭王以承周祀正朔服

邑一依舊制稱朕意焉又尊帝太后爲周太后遷于西宮

東都事略卷第一

東都事略卷第二
本紀二

建隆元年春正月乙巳詔改元大赦天下國號

大宋巳酉命官分告天地社稷遣中使秉傳齎

詔諭天下丁巳祀周廟因詔有司以時朝拜祭享令有司議

立宗廟巳巳議立四廟鎮州言太原契丹軍皆遁二月乙

亥尊帝母南陽郡太夫人杜氏曰皇太后以周宰相范質兼

侍中王溥魏仁浦仍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樞密使吳廷祚同中

書門下二品巳卯以吳越國王錢俶爲天下兵馬大元帥三月

壬戌有司上皇高祖文安府君謚曰文獻皇帝廟號僖祖

皇高祖妣崔氏謚曰文懿皇后陵曰欽陵皇曾祖中丞府君

謚曰惠元皇帝廟號順祖皇曾祖妣桑氏謚曰惠明皇后陵

曰康陵 皇祖號衛府君謚曰簡恭皇帝廟號翼祖 皇祖妣京兆郡夫人劉氏謚曰簡穆皇后陵曰定陵 皇考武清府君謚曰昭武皇帝廟號宣祖陵曰安陵有司言 國家受周禪周木德木生火當以火德王色尚赤臘用戊夏四月昭義軍節度使李筠叛 命石守信高懷德率師討之五月己亥朔日有食之癸卯石守信敗李筠於長平丙午周六廟成丁巳 詔親征削奪李筠官爵具廷祚爲東京留守 皇弟爲大內都點檢已未發京師甲子石守信高懷德破李筠三萬衆于澤州南六月辛巳 皇帝命衛士攻拔澤州李筠伏誅乙酉北伐潞州丁亥筠子守節降澤潞平辛卯赦天下丁酉班師秋七月戊申 皇帝至自澤潞八月戊辰朔入閣甲申立 琅邪郡夫人王氏爲皇后趙普樞密副使九月丙午冊 四親廟戊申荆南高保融

卒淮南節度使李重進叛 命王審琦李處耘宋廷渥率師討之削奪李重進官爵冬十月丁亥 詔親征 皇弟爲大內都點檢吳廷祚爲東京留守庚寅發京師丁未次揚州即日拔其城李重進伏誅揚州平十二月己巳班師丁亥 皇帝至自揚州泉州留從效稱藩

二年春浚五丈河 上曰河渠之役蓋非獲已煩民奉己之事朕不爲也夏四月癸巳朔日有食之庚申寬鹽麴法五月癸亥朔赦天下六月甲午 皇太后杜氏崩秋七月壬申以 皇弟爲開封尹同平章事八月庚子江南國主李景卒冬十月丙午明憲皇后祔葬安陵

三年春正月甲戌 詔曰民生在勤所寶惟穀先王之明訓也朕奄宅中夏爲之司牧瞻乃億兆期臻富庶矧農桑之業爲衣

食之原今陽和在辰土膏脉起當播種之云始慮游墮之尚多
苟力作之不勤則秋斂之何望諸州長吏等任居牧守職司勸
課所宜躬率黎庶勉厲農功俾比屋之人服勞於南畝三時之
務無失於西成極其蘆藁之勤用致茨梁之詠懋功信賞國典
在焉二月甲午 詔常參官每五日以次轉對三月丁亥 詔
曰王者設棺槨之品建封樹之制所以厚人倫而一風化也近
代以來遵用夷法率多火葬其愆典禮自今宜禁之乙巳追冊
故 會稽郡夫人賀氏爲皇后夏五月大脩宮闕六月癸巳吳
廷祚罷冬十月辛丑趙普樞密使李處耘樞密副使卽州周行
逢卒十一月癸亥 詔曰古稱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
自今使諸道敢有求託者寘其罪荆南高保勗卒十二月衡州
張文表叛攻潭州周保權使來乞師是歲周鄭王出居于房州

乾德元年春正月庚申慕容延釗李處耘率師討張文表二月
獲張文表癸巳克潭州荆南高繼冲歸朝得州三縣十七三月
克岳州戊寅克卽州慕容延釗盡平湖南之地得州十四監一
縣六十六夏四月甲申曲赦荆湖復增脩宮闕凡規爲制度並
上指授旣成坐寢殿中令洞開諸門皆端直通豁謂左右曰此
如我心小有斜曲人皆見之秋九月羣臣上尊號曰應天廣運
仁聖文武皇帝丁卯李處耘貶冬十一月癸亥 親享 太廟
甲子合祭天地于圜丘以 宣祖配大赦天下改元十二月甲
申 皇后王氏崩閏月辛未改卜安陵

二年春正月辛巳 詔曰箕子之陳八政食爲之首夷吾之述
四民農居其一今土膏將起勾萌畢達平秩東作乃其時也諸
州長吏等所宜躬率勸課俾民力耕謹視游墮勿令廢業厚生

務本副子意焉大雨雪震電戊子范質王溥魏仁浦罷趙普同
中書門下平章事李崇矩樞密使壬辰 詔曰先所置賢良方
正能直言極諫經學優深可爲師法詳閑吏理達於教化三科
自今不限內外職官前資見任黃衣布衣並許詣闕進狀朕當
親試焉己亥王仁贍樞密副使二月浚閔河夏四月乙卯葬
宣祖皇帝 昭憲皇后于安陵 孝明 孝惠二后祔乙丑薛
居正呂餘慶並參知政事秋七月辛卯令翰林學士丞旨陶穀
等四十三人各舉任藩鎮通判者各一人冬十月甲戌 詔以
王全斌崔彥進王仁贍劉光毅曹彬分路伐蜀十二月王全斌
克興州與蜀軍戰于三泉敗之

三年春正月劉光毅克夔州王全斌克利州己丑克劍州劉光
毅克萬施開忠四州乘勝至遂州甲午王全斌之師至魏城蜀

主孟昶降丙午赦蜀得州四十六縣二百四十二月癸卯命呂
餘慶知成都府王全斌殺蜀降兵二萬人於是兩川盜賊羣起
詔所在討之夏五月孟昶至京師戊子赦天下六月甲辰以孟昶
爲中書令封秦國公庚戌昶卒冬十一月契丹寇易州

四年秋七月甲寅 詔曰豐年之詠播于頌聲廣蓄之訓垂於
載籍今三時不害百姓小康田里無愁歎之聲隴畝有遺滯之
穗州縣長吏等職司牧養義當勸率俾及歲穰多務儲積或值
凶歉不至匱乏古者倉廩實禮節興所宜禁民糴博勿致游墮
戒其崇儉免於靡穀申嚴條教稱朕意焉王全斌克雅州 詔
曰五代以來兵亂相繼國用不足庸調繁興朕歷試艱難周知
疾苦省畜用度未嘗加賦優卹災沴率從蠲復所在長吏明加
告諭自今百姓有能廣植桑棗墾闢荒田者只輸舊租禁將帥

取軍中精卒爲牙兵冬十一月癸丑寬鹽禁

五年春正月辛丑王全斌崔彥進王仁贍並以在蜀貪殘殺戮貶二月壬戌沈倫樞密副使夏六月戊午朔日有食之秋七月己巳詔曰自夏以來水旱爲沴深慮民庶至於流離宜令諸州長吏告民無轉徙被災民蠲其賦

開寶元年春二月立皇后宋氏夏六月癸亥詔曰人倫以孝慈爲先家道以敦睦爲美矧犬馬而有養豈父子之異居傷敗風化莫此爲甚應百姓祖父母父母在者子孫無得別籍異財長吏其申戒之秋七月太原劉承鈞死八月戊辰羣臣上尊號曰應天廣運聖文神武明道至德仁孝皇帝九月太原劉繼恩爲其臣侯霸榮所弑冬十月以諸鎮節度爲環衛十一月癸卯合祭天地于圜丘大赦天下改元

二年春正月戊午

詔親征太原已未

皇帝留守京師甲子

發京師乙亥駐蹕潞州三月戊戌

皇帝至太原決晉祠水灌

城夏四月壬子何繼筠敗契丹于陽曲五月甲申壅汾水灌太

原城閏月戊申太原南城陷水注城中劉繼元殺其宰相郭元

爲壬戌

皇帝以暑雨班師六月癸巳

皇帝至自太原秋九

月大霖雨冬十月丁亥

詔曰昔西漢求吏民之明經術者令

與計偕縣次續食蓋優賢之道也國家歲開貢部敷求俊乂四方之士无遠弗届而經途遐阻資用或闕朕甚愍焉自今西川

山南荆湖等道舉人往來給券

三年春正月辛酉

詔諸道州府察民有孝悌彰聞德行純茂

擅鄉曲之譽爲士庶推服者以聞夏四月辛未朔日有食之庚子除河北鹽禁秋七月壬子詔曰吏負冗多而求其治者斯

難也奉祿鮮薄而責以廉者无謂也与其冗員而重費不若省官而益奉諸道州縣官宜以戶口爲率差減其負舊奉外月增給五千九月己亥 命潘美尹宗珂伐嶺南壬子潘美克富州冬十月潘美克賀州十一月克昭桂二州十二月庚午克連州戊子克韶州

四年春正月潘美克英雄二州二月丁亥克廣州擒劉鋹廣南平得州六十縣二百十四辛卯赦廣南三月乙巳 詔曰百越之人久淪虐政其令嶺南諸州長吏察僞政有害於民者以聞當悉除之夏五月乙未 皇帝御明德門受俘釋鋹罪以爲右千牛衛大將軍封恩赦侯冬十月癸亥朔日有食之丙戌 詔嶺南諸州劉鋹日煩苛賦斂並除之平民爲兵者招誘復業十一月癸未合祭 天地于圜丘始用綉衣鹵簿大赦天下

五年春正月壬辰大雨雪禁民以鐵鑄佛像及浮圖二月庚寅劉熙古參知政事夏五月壬戌廢嶺南媚川都禁民採珠是月霖雨放後宮五十餘人秋九月丁巳朔日有食之癸酉李崇矩罷

六年春二月周鄭王殂夏六月庚申劉熙古致仕秋八月甲辰趙普罷九月丁卯呂餘慶罷己巳 皇帝封晉王薛居正沈倫並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盧多遜參知政事楚昭輔樞密副使壬申 詔晉王位宰相上冬十月甲申葬周恭帝于順陵

七年春二月庚辰朔日有食之丙子日中有二黑子秋九月遣李穆便于江南召李煜入朝煜辭以疾 命曹彬潘美征之冬十月克池州曹彬頓兵于采石磯十一月曹彬等用浮梁以濟師契丹來求通好

八年夏四月庚午吳越國王錢俶克常州五月壬申錢俶加太師詔曰嶺表之俗疾不呼醫自皇化攸及始知方藥商人齎生藥度嶺者勿算秋七月辛未朔日有食之甲申詔錢俶歸國九月克潤州冬十月己亥李煜遣其臣徐鉉周惟簡來乞緩師壬寅遣歸其國命脩西京宮闕十二月己亥曹彬克昇州擒李煜江南平得州十九軍三縣一百八江南既平捷奏至上因泣下謂左右曰宇縣分割民受其弊思布聲教以撫養之攻城之際必有橫遭鋒刃此實何罪因讀尚書嘆曰堯舜之世四

凶之罪止從投竄何近代法網之密邪辛丑赦江南九年春正月戊辰朔皇帝御明德門受俘以李煜爲右千牛衛上將軍封違命侯庚辰詔以後月幸西京有事于南郊二月癸卯羣臣上尊號曰應天廣運一統太平聖文神武明道至

德仁孝皇帝上以燕晉未平不許羣臣復以立極居尊爲號乃許庚戌曹彬樞密使己未吳越國王錢俶來朝三月詔俶歸國壬申享太廟丙子發京師庚辰謁安陵賜河南府民今年田租之半復奉陵戶一年辛巳皇帝至西京夏四月庚子合祭天地于南郊大赦天下都民垂白者相謂曰我輩少經亂离不圖今日復覩太平天子有泣下者辛亥皇帝至自西京曹翰克江州秋八月丙辰分兵五路以討太原有神降于岐冬十月癸丑皇帝崩於萬歲殿聖壽五十殯于殿之西階羣臣上尊謚曰英武聖文神德皇帝廟號太祖明年四月乙卯葬永昌陵大中祥符元年加上尊謚曰啓運立極英武聖文神德玄功大孝皇帝五年再加上尊謚曰啓運立極英武睿文神德聖功至明大孝皇帝

臣稱曰烏虜自三代以上莫不得天下以正也堯舜傳之賢而禹傳之子湯武雖以仁易暴而湯有慙德孔子謂武未足善則是湯武尚處聖人之不幸也 太祖皇帝聰明齊聖由指遜而有天下如堯與舜至於天祿之傳不歸之子而歸之 弟則賢於禹遠矣况湯武乎烏虜得天下以仁棄天下如脫屣數千百載之間繼堯舜之正者唯 太祖爲不可及也已

東都事略卷第二

東都事略卷第三

本紀三

太宗至仁應道神功聖德文武睿烈大明廣孝皇帝 宣祖第三子也母曰昭憲皇后夢神人捧日寘于懷遂有娠以晉天福四年十月甲辰生於開封府浚儀縣崇德坊官舍赤光滿室幼穎悟好讀書 宣祖爲將征淮上克州縣諸將皆爭子女玉帛 宣祖爲訪其書籍歸以遺 太宗謂之曰文武立身之本汝其勉之及長隆準龍顏望之儼然周顯德初補右班殿直遷供奉官五年改殿前祗候供奉官都知太原劉承鈞結契丹寇邊命 太祖北伐 太宗從行至陳橋爲六軍推戴 太祖受周禮以 太宗爲殿前都虞候領睦州防禦使 太祖征澤潞留爲大內都點檢領泰寧軍節度使 太祖征李重進又爲

大內都點檢二年爲開封尹同平章事乾德二年拜中書令開寶初太祖征太原以爲京師留守六年封晉王有詔班宰相上九年十月癸丑太祖崩奉遺詔即皇帝位大赦天下庚申以皇弟廷美爲開封尹封齊王太祖子德昭始封武功郡王盧多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楚昭輔樞密使十一月甲子追冊故尹氏及越國夫人符氏爲皇后丁卯詔曰帝堯之化實先於敦族成周之制爰後於異姓自今朝會齊王廷美武功郡王德昭位宜在宰相上

太平興國元年冬十二月甲寅大赦天下改元

二年春二月庚子皇帝更名夏四月乙卯葬英武聖文神德皇帝于永昌陵秋八月作崇聖殿冬十一月丁亥朔日有食之既

三年春三月己酉吳越國王錢俶來朝夏四月己卯陳洪進以漳泉兩州歸于有司得縣十四五月乙酉赦漳泉吳越國王錢俶以國歸于有司得州十三軍一縣八十六丁亥徙封錢俶爲淮海國王戊子赦兩浙秋七月乙酉大雨震電八月黃河清甲戌羣臣上尊號曰應運統天聖神文武皇帝冬十一月丙申合祭天地于圜丘大赦天下

四年春正月庚寅以潘美伐太原石熙載僉書樞密院事二月辛亥詔幸鎮州丙辰沈倫爲東京留守甲子發京師二月乙未郭進大破契丹于石鎮關夏四月庚戌石熙載樞密副使壬戌皇帝幸太原折御卿克尙嵐軍乙丑克隆州己巳克嵐州辛未皇帝幸太原城以手詔諭劉繼元五月壬午幸城南癸未劉繼元降釋其罪太原平得州十軍一縣四十一乙酉赦

太原己丑以劉繼元爲右衛上將軍封彭城郡公丁酉隴隆州
六月庚申北征庚午次幽州秋七月甲申班師乙巳 皇帝至
自范陽八月甲戌武功郡王德昭薨冬十月乙亥 皇帝廷美進
封秦王

五年秋七月丁未討交州冬十一月丙午以秦王廷美爲東京
留守己酉 詔幸北邊壬子發京師戊午駐蹕于大名十二月
乙酉 皇帝至自大名

六年春三月己酉 太祖子德芳薨交州行營大破賊軍于白
藤江口夏六月甲戌薛居正薨秋九月乙未朔日有食之辛亥趙
普爲司徒兼侍中右熙載樞密使秦王廷美乞班趙普下從之
壬子 詔曰古者振木鐸于路所以來四方之風謠設獸樽于
庭所以延羣臣之諫諍在朝內外官自今或知民間利病及時

政得失並得直言無隱冬十月癸酉羣臣上尊號曰應運統天
睿文英武大聖至德廣孝皇帝十一月癸亥合祭 天地于圜
丘大赦天下癸丑楚昭輔罷

七年春二月癸巳朔日有食之乙巳以 皇帝弟廷美爲西京留守
交州遣使來謝罪唐州蝗夏四月甲子竇儼郭贇並參知政事
柴禹錫樞密副使盧多遜罷乙丑 皇帝弟廷美勒歸第盧多遜流
崖州庚辰沈倫貶五月己酉夏州李繼捧來朝以其地來獻得
州四縣八繼捧之弟繼遷叛丙辰 皇帝弟廷美降封涪陵公房州
安置秋七月甲午 皇子德崇封衛王德明廣平郡王冬十月己
卯竇儼薨十二月戊午朔日有食之丙午赦銀夏等州令諸州
置農師

八年春正月戊寅曹彬罷己卯王顯明德超並樞密副使癸未

詔曰養老乞言哲王之丕訓觀民設教載籍之大猷故適人振鐸以采詩刺史褰帷而按部所以參考風俗周知其淑慝延訪耆艾詳求於利病斯爲茂典可舉而行宜令州縣長吏或部內有耆德高年爲鄉里所信者並須延問民間疾苦吏治得失退而行之以稱吾意甲申 詔曰傳云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宜令開封府及諸州於衝要處設榜刻儀制令論如律二月戊子朔日有食之三月庚申宋琪參知政事甲申除福建諸州監禁夏四月壬子明德超流瓊州六月己亥王顯樞密使秋七月辛未郭贇罷庚辰李昉參知政事八月庚戌石熙載罷冬十月己酉趙普罷皇子元佐封楚王元佑陳王 皇第三子封韓王元俊翼王元傑益王十一月壬子宋琪李昉並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甲寅令宰相班諸王上壬申李穆呂蒙正李至並參知政事

張齊賢王沔並同僉書樞密院事

雍熙元年春正月壬戌求遺書於天下乙丑涪陵公廷美卒癸酉李穆薨夏四月甲午 詔以今年十一月有事于泰山五月廢諸州農師丁丑乾元文明殿災六月丁亥 詔求直言 上謂近臣曰朕訪求讜議以規已失昔禹拜昌言世稱其明今之諫者苟能中時病朕豈惜夏禹之拜乎壬寅 詔罷封泰山以冬至有事於南郊秋八月丁酉 親祠太一宮冬十一月丁卯合祭 天地于圜丘大赦天下改元十二月庚辰錢俶改封漢南國王壬辰 德妃李氏立爲皇后

二年秋九月庚戌楚王宮火辛亥楚王元佐廢閏月乙未 詔曰嶺南之俗民嫁娶喪葬衣服制度委所在長吏漸加戒厲俾遵條式其殺人祭鬼病不求醫僧置妻孽深宜化導使之悛革

冬十二月庚子朔日有食之丙辰宋琪柴禹錫罷

三年春正月庚寅命曹彬崔彥進米信田重進潘美北伐契丹
戊戌李至罷二月曹彬克契丹固安城田重進破契丹于飛狐
北潘美自西陲與契丹遇追至寰州克之辛巳曹彬克涿州潘
美取朔州又取應州田重進圍靈立夏四月潘美克雲州五月
曹彬等與契丹戰于岐溝關我師敗績潘美還代州徙雲應寰
朔四州之民分置河東及京西計口給田免其租役六月戊戌
朔日有食之辛仲甫參知政事秋八月丁酉王沔張宏並樞密
副使雲州觀察使楊業與虜戰死之冬十二月王師敗績于君
子館

四年春二月丙申錢俶封南陽國王甲寅錢俶改封許王夏四
月癸巳張宏罷趙昌言樞密副使冬十一月庚辰 詔曰王者

設班爵以馭貴差祿秩以養賢所以責之廉隅懲其官業也奉
給之數宜從優厚應百官奉錢給佗物以八分爲十者自今給
其實數

端拱元年春正月戊辰黃河清乙亥 親耕藉田始三推 上

曰朕志在勤農恨不得終於千畝豈止以三推爲限哉遂耕數
十步大赦天下改元二月丙申李昉罷趙普爲太保兼侍中呂
蒙正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皇子元僖封許王 皇第三子封襲
王元份越王錢俶徙封鄧王王沔參知政事張宏樞密副使楊守
一僉書樞密院事庚戌皇子元僖封徐國公元僩涇國公三月
乙丑趙昌言貶乙亥誅侯莫陳利用于商州秋八月甲子鄧王
錢俶薨九月乙酉楊守一卒

二年秋七月己卯張齊賢樞密副使張遜僉書樞密院事戊子

彗出東井八月丙辰大赦天下冬十二月庚申 詔自古先哲
王託居人上蓋務求於至治豈有尚於虛名矧乃皇帝之稱已
極崇大爰自唐室始如美號徇臣子之愛戴著方策之典常踵
事增華積習無改朕博考載籍追法古道既異三五之舊制深
懼實實之有踰憚然自思不遑寧處自今四方所上表宜稱
皇帝 上又謂宰相曰皇帝二字亦不可兼蓋起於秦始皇彼
代因之不改朕比欲止稱王但以諸子封王爲不便耳羣臣上
表請復尊號上不許又上法天崇道文武皇帝 詔去文武
二字乃許

淳化元年春正月戊寅朔改元戊子趙普罷秋八月己巳禁川
峽嶺南採牲

二年春閏二月辛未日有食之三月乙丑辛仲甫罷夏四月辛

巳張齊賢陳恕並參知政事張遜溫仲舒寇準並樞密副使張
宏罷秋七月李繼遷歸順九月丁酉王沔陳恕罷巳亥呂蒙正
罷李昉張齊賢並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賈黃中李沆並參知政
事癸卯王顯罷甲辰張遜知樞密院事溫仲舒寇準同知院事
三年春正月乙巳 詔曰昔舜之有天下也選於衆而奉善人
則不仁不善者斯遠矣矧今提封至廣設官尤衆銓選既限於
常調英俊或沉於下僚俾振滯淹屬在倫類傳不云乎如有所
譽者其有所試矣朕當親覽而進之其令常參官舉升朝官者
各二人二月乙丑朔日有食之夏五月旱秋七月巳酉太師趙
普薨冬十一月巳亥開封尹許王元僖薨

四年春正月辛卯合祭 天地於圜立以 宣祖 太祖並配
大赦天下二月巳未朔日有食之盜起于蜀夏六月丙寅張齊

賢罷壬申張遜寇淮罷柴禹錫知樞密院事呂端參知政事劉
昌言同知樞密院事秋八月丙辰朔日有食之冬十一月辛未
李昉賈黃中李昉溫仲舒並罷呂蒙正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趙
鎔向敏中同知樞密院事蘇易簡參知政事丁丑趙昌言參知
政事十二月賊推李順爲首陷蜀州又陷邛州又陷永康軍
五年春正月李順陷漢州又陷彭州癸酉命李繼隆討李繼遷
甲戌命內侍王繼恩率兵討李順二月李順陷成都府夏四
月李繼隆克夏州擒趙保忠以獻詔釋之授右千牛衛上將
軍封宥罪侯壬寅王師克劍州五月克閬州又克巴州師進破
賊十萬遂克成都李順之黨並伏誅秋八月蜀寇平九月壬申
皇第三子爲開封尹封壽王大赦天下上謂壽王曰政教在
得人心而不擾之得人心莫若示之以誠信不擾之無如鎮之

以清淨推是而行雖虎兕亦當馴狎況於人乎書曰撫我則后
虐我則讎信哉斯言也尔宜戒之乙亥寇維參知政事丁丑
詔曰朕惟蜀川文翁之化在焉乃者盜吳畎畝連陷州城靜言
思之非民之咎蓋由朕委任非當燭理不明親民之官失於綏
養筦權之吏恣其誅求致然也念茲失德是務責躬求改前非
庶無貳過忝尔民庶當躋朕懷是歲大有年

至道元年春正月戊申朔改元丙辰上清宮成上曰朕在藩
邸以先帝所賜營是宮欲以祈福而庇民也癸亥趙昌言罷
戊辰錢若水同知樞密院事劉昌言罷三月庚申詔曰國家
郡縣至廣吏貪衆多自公卿以至卑品逮千萬數皆懷材抱器
明習利病非開言路曷道下情宜令幕職州縣等官並許言公
私利害附傳置以聞夏四月癸未呂蒙正罷呂端同中書門下

平章事蘇易簡柴禹錫罷張洎參知政事申申趙鎔知樞密院
事申辰 開寶皇后宋氏崩秋八月壬辰 詔以 皇第三子
開封君壽王爲皇太子大赦天下改元

二年春正月辛亥合祭 天地于圜丘大赦天下二月庚辰李
昌齡參知政事秋七月丙寅寇準罷

三年春正月丙子溫仲舒王化基並參知政事李惟清同知樞
密院事張洎罷乙酉葬 孝章皇后于昌陵之北二月雲州行
營大破李繼遷繼遷遁辛丑 皇帝不豫三月癸巳 皇帝崩
于萬歲殿聖壽五十九殯于殿之西階羣臣上尊謚曰 神功
聖德文武皇帝廟号 太宗十月己酉葬 永熙陵大中祥符
元年加上尊謚曰 至仁應運神功聖德文武大明廣孝皇帝
五年再加上尊謚曰 至仁應運神功聖德文武睿烈大明廣

孝皇帝

目稱曰 太宗以英睿之姿佐 太祖定天下開子孫帝王万
世之業故 太祖勤勤於傳襲特以 昭憲顧命而已

太宗以明繼聖而能廣文之聲卒其伐功乃大一統于時北自
常碣南極嶺表東際海岱西接洮隴 宋之威德斯爲盛矣

東都事略卷第四

本紀四

真宗應符稽古成功讓德文明武定章聖元孝皇帝 太宗第三子也 母曰元德皇后李氏以開寶元年十二月生于開封第赤光照室幼而聰睿姿表奇異與諸王戲好作戰陳之狀自稱元帥 太祖愛之謂之曰汝爲天子否對曰由天命耳太平興國八年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封韓王端拱元年加侍中荆南淮南節度使封襄王淳化五年爲開封尹進封壽王至道元年八月立爲皇太子仍判府事三年三月癸巳 太宗崩奉遺制即 皇帝位于匱前夏四月乙未尊 皇后曰皇太后大赦天下皇弟元份封雍王元傑充王元偁彭城郡王元偁安定郡王元儼曹國公李至李沆並參知政事五月丁卯詔求直言

極諫甲戌李昌齡貶丁亥立 秦國夫人郭氏爲皇后六月戊戌
代皇叔廷美追復秦王辛丑 詔天下勿得以祥瑞來獻甲辰
皇兄元佐復封楚王乙巳追冊宮國夫人潘氏爲皇后錢若水
罷秋八月己亥曹彬樞密使兼侍中趙鎰罷向敏中夏侯嶠並
樞密副使李惟清罷冬十月乙酉葬 神功聖德文武皇帝于
永熙陵十二月丙申追尊 帝母賢妃李氏爲皇后
咸平元年春正月辛酉朔改元甲申有彗出營室北二月甲午
詔曰昔之哲王樂聞己過博延讜論庸致時雍矧于冲人始嗣
基業政化猶鬱星變遽彰敢忘責躬以答垂譴其令有位極言
無隱夏五月戊午朔日有食之冬十月丙戌朔日有食之戊子
呂端罷張齊賢李沆並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李至罷己丑溫仲
舒夏侯嶠罷向敏中參知政事楊礪宋湜並樞密副使

二年春閏三月庚寅 詔開言路夏六月 詔曰服用之制條
式具存儻奢僭不懲則耗蠹茲甚自今臣庶有鋪金泥玉之飾
其禁之戊午曹彬薨己丑王顯樞密使秋八月乙卯羣臣上尊
號曰 崇文廣武聖明仁孝皇帝癸酉楊礪薨九月庚辰朔日
有食之冬十一月丙戌合祭 天地于圜丘奉 太祖 太宗
並配大赦天下契丹寇邊乙未 詔幸河北己酉李沆留守京
師十二月甲寅發京師戊午駐蹕澶州甲子次大名契丹寇威
虜軍王師破契丹于五合川

三年春正月己卯朔益州軍亂向敏中權同知樞密院事契丹
寇河間康保裔死之庚申赦河北壬辰宋湜薨甲午發大名益
州叛軍推王均爲首庚子 皇帝至自大名二月癸亥王顯罷
周瑩王繼英並知樞密院事王且同知院事三月戊寅朔日有

食之已卯葬 元德皇后夏五月丁丑赦天下六月丁卯尚敏中
爲河北河東宣撫大使冬十月雷有終復益州王均伏誅十一
月壬午 詔曰在昔黃帝有下風之問伯禹有昌言之拜勤納
規諫以致雍和君臣叶心上下无壅永念于此予心惕然聞者
深詔朝倫大闢言路而箝結相尚啓沃无聞豈朕之誠信未孚
邪將庶官徂於因循也今順攷舊規延進讜議凡朕躬過失時
政違尤教令之闕遺人情之壅閼並可條上勿或緘藏言近訐
者亦議優容文不工者許其直致固將親覽宜躋至懷甲申張
齊賢罷

四年春二月丙寅 詔李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三月庚寅呂蒙
正向敏中並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辛卯王化基罷王且參知政
事馮拯陳堯叟同知樞密院事夏四月己未王欽若參知政事

秋九月李繼遷陷清遠軍冬十一月王顯大破契丹于威虜軍
五年春二月癸酉 詔曰比司帑廩者以羨剩爲勞蓋出納之
際有所輕重此可責而不可獎也宜令有司嚴加戒勸無復使
然三月李繼遷陷靈州守臣裴濟死之夏六月己卯周瑩罷秋
七月甲午朔日有食之冬十月丁亥尚敏中罷十一月壬寅合
祭 天地于圜丘大赦天下己酉皇子祐封信國公

六年夏四月契丹入寇王超逆戰于定州之望都王繼忠陷于
陳辛巳皇子祐薨秋七月癸丑堯王元傑薨九月甲辰呂蒙正
罷冬十二月甲子 詔曰朕爲民司牧罔敢逸豫冀聞闕政屢
詔讜言而羣臣奏封罕有極陳得失豈詢求之未至何循默以
自持其令御史臺諭内外官各上所見勿爲顧避李繼遷攻西
涼戊寅赦天下

景德元年春正月丙戌朔大赦天下改元辛丑京師地震丁未復震二月西涼潘羅支擊李繼遷繼遷中流矢死三月己亥皇太后崩于萬安宮秋七月丙戌李沆薨庚寅畢士安參知政事八月己未畢士安寇準並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王繼英樞密使馮拯陳堯叟並改僉書樞密院事契丹入寇乙巳河決澶州閏月以王欽若判天雄軍契丹將撻覽率衆寇威虜順安軍又與契丹主及其國母寇定州駐于陽城淀以求和契丹寇哥嵐軍冬十月王繼忠以契丹來請和命曹利用使于契丹丁未皇弟元份留守京師十一月辛亥契丹寇瀛州又逼冀州庚午皇帝親征王繼忠爲契丹請和契丹率衆犯澶州射殺其將撻覽丙子幸此砦戊寅移御澶州北城行宮曹利用還十二月庚辰朔日有食之契丹使韓杞來請和詔諸將按兵壬辰赦河

北癸巳皇弟元份疾以王旦權留守甲午發澶州契丹使丁振來上誓書契丹出塞戊戌皇帝至自澶州

二年春正月庚戌朔大赦天下夏四月己亥詔河北諸州葺城池癸卯王欽若罷馮拯參知政事六月趙德明歸歿秋七月甲子詔復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博通墳典達於教化才識兼茂明於射用武足安邊洞明韜略運籌決勝軍謀宏遠才任邊寄堪爲將帥六科八月戊寅雍王元份薨冬十月乙酉畢士安薨十一月丁巳合祭天地于圜丘大赦天下皇弟元偁封寧王元僭舒王元儼廣陵郡王

三年春二月丁亥王繼英薨戊戌寇準罷王旦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己亥王欽若陳堯叟並知樞密院事趙安仁參知政事韓崇訓馬知節僉書樞密院事冬十月葬明德皇后

四年春正月甲辰陳堯叟留守京師己未 皇帝朝謁 諸陵
發京師丙寅奠獻 安陵永昌 永熙陵及 諸后陵二月己
巳幸西京辛卯發西京甲午次鄭州遣使謁周高陵二陵三月
己亥 皇帝至自西京夏四月辛巳 皇后郭氏崩甲午 詔
曰權酷之利素有定規過求羨贏是縱陪克自今中外不得增
課庶以息民五月丙申朔日有食之六月乙卯葬 莊穆皇后
秋七月宜州軍校陳進以宜州亂陷柳象州懷遠軍八月庚子
韓崇訓能多十月曹利用擊敗賊黨陳進伏誅乙卯 詔曰拷
掠之法素著科條非理擅行茲謂慘酷諸道官司應有非法訊
囚之具一切毀棄

大中祥符元年春正月乙丑天書大中祥符二篇降于左丞天
闕之上戊辰大赦天下改元夏四月甲午詔以十月有事于泰

山王欽若趙安仁爲泰山封禪經度制置使丙午作玉清昭應
宮五月戊子 詔貴戚進奉物勿以銷金文繡爲飾六月乙未
天書再降于泰山醴泉庚戌赦兖州辛亥羣臣上尊號曰 崇
文廣武儀天尊道寶應章感聖明仁孝皇帝秋八月己丑上
太祖 太宗尊謚九月庚申向敏中留守京師甲子 皇帝奉
天書告 太廟冬十月辛卯發京師辛亥享 昊天上帝于泰
山之園壇陳天書于左奉 太祖 太宗配命羣臣享五方帝
諸神于山下大赦天下丙辰次兗州十一月戊午幸曲阜進謁
文宣王廟加上文宣王曰玄聖文宣王丁丑 皇帝至自泰山
壬午以正月二日爲 天慶節甲申 親享六室十二月皇弟
元儼封榮王

二年冬十月甲午 詔天下置天慶觀十一月丙辰 皇帝作文

武七條賜文臣任轉運使以下至知縣武臣任將帥以下至巡檢者

三年春閏二月戊辰赦京畿秋八月 詔以來年春有事于汾陰以陳堯叟爲祀汾陰經度制置使冬十一月陝州黃河清十二月又清向敏中留守京師

四年春正月丙申以六月六日天書再降日爲 天貺節丁酉皇帝奉天書發京師庚子至汜水辛丑望拜 諸陵二月辛酉皇帝詣睢上祀 后土地祇奉 太祖 太宗配大赦天下三月次西京丙申謁 安陵 永昌 永熙 元德皇后陵夏四月 皇帝至自汾陰皇弟元儋封相王五月乙未 詔曰峻極之岳神靈主焉其加上五嶽帝號秋七月壬申 詔兩浙福建荆湖廣南路諸州每歲丁錢四十五萬四百千悉降之甲午馮拯

罷八月乙巳河決通利軍

五年夏四月戊申向敏中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三司言民有販茶違法者許同居告 上曰以利而壞風俗可乎不許秋八月丙申朔日有食之九月戊子王欽若陳堯叟並樞密使同平章事馬知節樞密副使丁謂參知政事趙安仁罷冬十月戊午

九天司命天尊降于延恩殿諭以本人皇九天之一乃 趙始

祖再降爲黃帝後唐時復降主趙氏之族己未大赦天下閏月己巳上 天尊聖號曰 聖祖上靈高道九天司命保生天尊

大帝辛未謁謝 太廟壬申 詔避 聖祖名以七月一日爲

先天節十月二十四日爲 降聖節乙亥上 聖祖母懿號曰元天大聖后又加上 太廟六室尊謚丙子羣臣上尊號曰

崇文廣武感天尊帝應真佑德上聖欽明仁孝皇帝十一月丙

申親祀 玉皇于朝元殿以 聖祖 太祖 太宗配十二月

壬申改謚孔子爲至聖文宣王丁亥以德妃劉氏爲皇后

六年春正月辛酉 詔宗正寺以帝籍爲玉牒夏五月赦東京

建安軍以鑄 玉皇 聖祖 太祖 太宗尊像成故也秋七

月癸卯 詔天下勿稅農器八月庚申 詔以來春親謁亳州

太清宮辛酉以丁謂爲奉祀經度制置使庚午加上 老子號

曰太上老君混元上德皇帝冬十二月戊午朔日有食之丙寅

寇準留守京師

七年春正月壬寅 皇帝奉天書發京師己酉朝謁太清宮庚

戌幸亳州謁 聖祖殿乙卯次應天府丙辰 詔曰應天府

太祖興王之邦也其建南京作鴻慶宮二月辛酉 皇帝至自

亳州壬申恭謝 天地于南郊大赦天下三月丁未 皇子封

知節罷作祥源觀五月壬戌 詔曰民勤稼穡家有儲待所以

備流行之災而末俗澆淳罕務蓄積歲或小歉便至流亡豈教

導之方未其篤也今未麥將稔令所在長吏躬親勉諭無使復

然甲子徐王元偓薨六月乙未曹利用知樞密院事秋七月壬

申赦天下八月甲辰 詔以 皇子昇王爲皇太子大赦天下

壬子皇弟元儼封通王冬十二月丙午張知白罷

三年春二月戊午朔日有食之是月朱能以天書降于乾祐山

中夏六月甲午王欽若罷河決滑州戊戌寇準同中書門下平

章事丁謂參知政事秋七月壬申羣臣上尊号曰 體元御極

感天尊道應真寶運文德立功上聖欽明仁孝皇帝八月丁亥

大赦天下冬十一月乙卯 詔曰自今犯酒麪銅鑰等條有死

刑者去之己巳月重輪辛巳合祭 天地于園丘大赦天下十

二月辛卯皇弟元儼封涇王曹利用丁謂並樞密使任中正周起並副使

四年春正月乙丑曹瑋僉書樞密院事三月己卯向敏中薨夏六月丙申寇準罷秋七月丙寅李迪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馮拯樞密使庚子丁謂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癸酉誅內侍周懷政八月乙酉任中正王曾並參知政事錢惟演樞密副使九月丙辰周起曹瑋罷丁卯赦天下冬十一月戊辰丁謂李迪罷己巳謂仍赴中書視事馮拯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庚午詔自今除軍國大事朕自親決餘皆委皇太子同宰相樞密使等參議施行十二月乙亥皇帝不豫

五年春正月癸巳赦天下丁酉張士遜樞密副使秋七月甲戌朔日有食之

慶國公夏四月丙子舒王元僖薨六月乙亥王欽若陳堯叟馬知節罷寇準樞密使秋七月癸卯王嗣宗曹利用並樞密副使九月辛卯上玉皇聖號曰太上開天執符御曆含真祐道玉皇大帝冬十二月己未作元符觀

八年春正月壬午朔大赦天下夏四月壬戌寇準罷王欽若陳堯叟復爲樞密使丙寅詔曰倉庾出納自今勿得以羨餘爲吏課士申榮主宮火五月庚子放宮人一百八十四人丙午皇弟元儼降封端王詔宗室皇親及外庭臣庶之家不得以銷金戴金金線之類爲衣服器用六月己酉朔日有食之閏月己卯大赦天下秋七月戊午王嗣宗罷冬十一月辛酉皇弟元儼封彭王十二月辛卯皇子封壽春郡王

九年春正月丙辰張昇樞密副使夏五月景靈宮會靈觀災

景福宮太極觀成秋七月蝗八月丙戌陳堯叟罷九月甲辰丁
謂罷丙午陳彭年王曾張知白並參知政事任中正樞密副使
宗哥喃廝羅入寇曹瑋擊敗之冬十一月乙卯詔改元
天禧元年春正月薦獻玉皇大帝于玉清昭應宮上聖
祖天尊大帝仙服于景靈宮辛亥恭謝天地于南郊大赦天
下以四月一日爲天祺節二月戊寅皇弟元僖封徐王己亥
陳彭年薨夏四月乙亥赦聖祖金寶牌于天下五月戊申王
旦爲太尉侍中遇軍國重事不限時日入預參決六月壬申赦
西京秋七月丁巳王旦罷八月庚午王欽若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張旻罷戊寅免牛稅九月癸卯王曾罷李迪參知政事馬知
節知樞密院事曹利用任中正周起並同知院事又大雪
二年春二月丁卯皇子封昇王夏四月庚寅赦天下癸卯馬

乾興元年春正月辛未朔改元二月庚子朔大赦天下詔自
今中外所上表咸去稱號羣臣請上尊號曰應天尊道欽明
仁孝皇帝從之庚戌皇帝不豫戊午皇帝崩于延慶殿聖
壽五十五殯于殿之西階羣臣上尊諡曰文明章聖元孝皇
帝廟號真宗冬十月己酉葬永定陵天聖二年加上尊諡曰
文明武定章聖元孝皇帝慶曆七年再加上尊諡曰膺符稽
古神功讓德文明武定章聖元孝皇帝

臣稱曰宋以承五季之餘天下得离兵革之苦至真宗之世太
平之治洽如也咸平以來君明臣良家給人足刑措不用契
丹請和示以休息德明納款抚以恩信於是朝帝陵封岱宗
祀汾睢謁亳社絕代曠典莫不具率礼樂明備頌声洋溢崇本
報功以告神明千載一時豈不休哉噫守成之賢致治之盛周

成康漢文景可以比德矣

東都事略卷第四

東都事略卷第五

本紀五

仁宗體天法道極功全德神文聖武睿哲明孝皇帝 真宗第六子也母曰 章懿皇后李氏嘗夢二日在天其一忽墜以裾承之自是有娠以大中祥符三年四月十四日生是日大雷震章獻明肅皇后以爲已子七年爲左衛上將軍封慶國公八年拜中正軍節度使兼侍中進封壽春郡王天禧元年兼中書令二年爲建康軍節度使太保封昇王八月立爲皇太子 仁宗容止莊重不妄言笑四年 詔中書樞密院及諸司非大事並委 皇太子資善堂裁處以聞乾興元年春二月戊午 真宗崩奉遺制即 皇帝位于匱前尊 皇后曰皇太后以 皇帝尚幼軍國事兼權取 皇太后處分己未大赦天下丙寅丁

謂以司徒馮拯以司空兼侍中皇叔元儼封定王三月乙酉作受命寶夏六月庚申誅內侍雷允恭癸亥丁謂貶任中正罷秋七月辛未王曾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呂夷簡魯宗道並參知政事丙子錢惟演樞密使八月乙巳 皇帝 皇太后初御承明殿垂簾決事九月己卯以天書從葬 永定陵冬十月己酉葬 文明章聖元孝皇帝于 永定陵十一月丁卯朔錢惟演罷張知白樞密副使

天聖元年春正月丙寅朔改元秋七月辛巳放天下逋欠八月丙午赦天下九月丙寅馮拯罷王欽若以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二年春二月癸未 皇太后詔宰臣曰吾受 先帝顧託之深皇帝當于春秋助成正道用乂斯民期見抱孫之歡永遂含飴

之樂此吾之志也更賴三事庶尹百工羣司勉悉乃心同底于道夏五月丁亥朔日有食之秋八月丙辰朔 詔自今宰官已遷改而貪汚者許元舉官以狀聞不以實者劾其罪冬十一月甲午加上 真宗尊謚丁酉合祭 天地于圜丘大赦天下羣臣上尊號曰 聖文睿武仁明孝德皇帝上 皇太后尊號曰 應元崇德仁壽慈聖皇太后乙巳立皇后郭氏

三年夏四月壬子朔 詔恤刑獄冬十月辛酉晏殊樞密副使十一月戊申主欽若薨十二月張知白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乙丑張耆樞密使

四年夏五月壬午 詔曰 國家勤卹黎庶必期無訟而生齒之繁犯者頗衆朕甚閔焉應天下大辟情理可憫及刑名疑慮者具案以聞有司無得率駁閏月減江淮發運司歲漕止六百

萬石六月建州劍州邵武軍大水庚寅大雨震雷平地水數尺
壞京城民舍河南府鄭州大水秋九月乙卯詔曰講學之廢
久而執卷者不知經義非上之教導有失邪其令講官孫奭馮
元舉京朝官博通經術者以名聞冬十月甲戌朔日有食之十
二月丁亥皇帝白皇太后欲元日率百官先上皇太后
壽然後受朝太后曰豈可爲吾而後元會之禮哉王曾奏曰
陛下以孝奉母儀而太后以謙全國體請如太后令
五年春正月壬寅朔皇帝率百官上皇太后壽于會慶殿
朝于天安殿己未晏殊罷戊辰夏竦樞密副使三月秦州地震
夏五月癸亥楚王元佐薨冬十一月癸丑合祭天地于圜丘
大赦天下

六年春二月壬午張知白薨三月丙申朔日有食之壬子張士
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姜遵范雍樞密副使辛酉建太一宮夏
四月甲申流星大如斗秋七月河北大水九月遣近臣十七人
巡行河北

七年春正月癸卯曹利用罷二月庚申朔魯宗道薨丙寅張士
遜罷呂夷簡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夏竦薛奎參知政事陳堯佐
樞密副使三月癸未詔曰國家設制策之科將博詢於鯁
議有能規朕躬之過失陳宰相之闕遺糾中外之姦回斤左右
之朋比述未明之機事責無隱之密謀以至臺省之官阿私而
罔上郡國之吏專恣以濫刑或通受貨財潛行請託或恃勢權
勢敢事貪殘並許極言朕當親覽其令百官遇起居日轉對在
外臣僚亦許具實封以聞夏四月庚寅大赦天下六月丁未王
清昭應宮災甲寅王曾罷秋八月丁亥朔日有食之詔以天

下職田租送官以數上三司均給之辛卯夏竦樞密副使陳堯
佐王曙並參知政事冬十月丙午京師地震十一月癸亥皇
帝率百官上皇太后壽于會慶殿是歲皇叔元儼封鎮王
八年秋九月乙丑姜遵薨已趙鎮樞密副使冬十月丙申
詔罷推池鹽地分初陝西京西京南路許解鹽餘皆權之議者
以輦運之役困軍民至是京西京北河東京東路並聽以見錢
金銀輸京師權化貨務就池給鹽其後商賈流通而官課損矣十
一月戊辰合祭天地於圜丘大赦天下

九年春二月癸巳詔曰天下吏給職田所以惠養廉節也而
貪汙之人並緣爲私侵漁細民滋以爲害比詔有司皆從停罷
如聞勤事之吏祿薄不足以自養朕甚愍焉其復職田冬十月
丙戌詔曰朕遵列聖之謀荷慈宸之教于茲八年矣而

搢紳之間名節罔勵矜勞者掠美以近名希進者行險以徼寵
詆誣執政干撓有司分屏翰者或奏請之靡厭主按察者或寬
縱之爲得貪而無耻姑務營私老而非材曾不知退繇廉耻之
未飭致風化之靡醇此豈朕之所望哉用稽彝訓申儆羣倫苟
少冒於官箴將自投於公憲布告遐邇體朕意焉

明道元年春二月庚戌張士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丁卯順
容李氏爲宸妃是日薨秋七月乙酉王曙罷八月庚子朔晏殊
樞密副使丙午殊參知政事甲寅王崇勳樞密副使壬戌文德
殿成是夜禁中火乙丑詔求直言丁卯大赦天下冬十一月
甲戌恭謝天地于天安殿遂謁太廟大赦天下改元癸未皇
叔元儼徙封孟王辛卯封荆王十二月壬寅楊崇勳樞密使
二年春二月乙巳皇太后饗太廟羣臣上皇太后尊號曰

應元齊聖顯功崇德慈仁寶壽皇帝太后丁未皇帝祀神農于壇乃就耕位執耜行籍田之禮三推有司請止上曰朕將耕之終畝以勸天下之力農乃耕上一步而止大赦天下羣臣上尊號曰睿聖文武體天法道仁明孝德皇帝三月庚寅皇太后不豫大赦天下申午皇太后崩于寶慈殿夏四月罷命婦進獻祈乞恩澤凡表奏無得緣親戚投進禁中事有傳宣令有司實封覆奏內批改官及與差遣未得即行委中書樞密院審取處分天下毋得創修寺觀聖節所進香合山儀並停上親政中外大悅己未呂夷簡張若虛罷李迪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夏竦陳堯佐范雍趙稹晏殊罷王隨參知政事李諮樞密副使王德用僉書樞密院事五月癸酉詔曰大行皇太后保佑冲人十有二年恩勤至矣而三省者罔識大體詆訐一時之事非所

以慰朕孝思也其垂簾日詔命中外毋輒以言上親攬政而言者多譏斥垂簾日事上惡其持情近薄故禁之乙亥李諮以父憂起復六月甲午朔日有食之秋七月戊子詔曰比年以來蝗旱作沴郡國交奏日月相仍豈朕德之不明將天時之適爾夙夜循省各實在予自今尊號去睿聖文武四字仍令中外各直言極諫朕將親覽焉八月庚申以內藏錢百万賜三司初三司以用度不足告于上上曰國家禁錢本無內外蓋以助經費也自是歲歉或調發則出內藏以濟之冬十月丁酉葬莊獻明肅皇后于永定陵戊午張士遜楊崇勳罷呂夷簡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王曙樞密使宋綬參知政事王德用蔡齊樞密副使十一月癸亥朔薛奎罷十二月乙卯皇后郭氏廢丁巳詔改元

景祐元年夏閏六月甲子泗洲淮汴溢秋八月壬戌有星孛於張翼癸亥王曙薨庚午王曾樞密使辛未以星變大赦天下九月甲辰立 皇后曹氏冬十月丙戌寇邊

二年春二月戊辰李迪罷王曾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王隨李諮並知樞密院事王德用韓億同知院事蔡齊成慶度並參知政事夏四月庚午 詔曰雅樂之作治道所基郊丘宗廟之祠朝廷饗侑之禮人神和會茲實重焉爰命有司攷正鍾律應中外臣僚既肅里儒李草澤博聞之士能洞曉古今雅樂制作及音律得失灰琯測候之法並許所在薦聞或自言官司將較試之五月甲申朔 詔曰朕恭惟 太祖皇帝受天命建大業可謂有功矣 二聖繼統重熙累洽可謂有德矣其令禮官稽按典籍辨 崇配之序定 二桃之位中書門下審加詳閱以稱朕心

於是禮院言我 太祖經綸草昧遂有天下功宜爲帝者祖太宗勤勞制作 真宗財成治定德宜爲帝者宗 三廟並萬世不毀至於升侑 上帝請自今以 太祖爲定配 二宗爲迭配將來 皇帝親祠請以 三聖並侑中書門下奏請如禮官議 詔恭依庚寅禁銷金縷金之飾秋七月戊戌羣臣上尊號曰 景祐體天法道欽文聰武聖神孝德皇帝九月新樂成己酉建睦親宅廣親宅冬十一月戊子廢后郭氏薨乙未合祭天地于圜丘大赦天下

三年秋七月初置太宗正司八月乙酉 詔天下士庶之家凡室宇非邸店樓閣無得四輔作闢八非品官無得起門屋非宮室寺觀無得綵繪棟宇及間朱梁柱器用無得純金及表裏用朱非二品以上及宗室戚里之家無得金稜器及用玳瑁器非

命婦無得金爲首飾及真珠裝綴首飾衣服凡帟幕架帕床裙無得用純錦民間無得乘檐子其用堯子者所昇無得過二人非五品以上無得乘開裝銀鞍其乘金塗銀粧條子促結鞍轡自文武升朝以上聽違者物主工匠並以違制論過百日而不變毀者坐之冬十一月戊寅保慶太后楊氏薨十二月李諮薨王德用知樞密院事章得象同知院事

四年夏四月甲子呂夷簡王曾宋綬蔡齊罷王隨陳堯佐並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盛度知樞密院事韓億程琳石中立並參知政事王黼同知樞密院事六月乙亥杭州大風雨秋七月戊申有星數百西南流冬十二月忻代并三州地震

寶元元年春正月甲辰麟府州及陝西大雨雹三月戊戌王隨陳堯佐韓億石中立罷張士遜章得象並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王黼李若冰並參知政事主博文陳執中並同知樞密院事夏四月辛未主博文薨乙亥張觀同知樞密院事秋七月丙辰大臣以將郊上尊号上曰唐穆宗謂彊我懿号不若使我爲有道之君加我虛尊不若居我於無過之地朕常愛斯言羣臣請不已上刊英睿二字而受之於是上尊号曰寶元軀天法道欽文聰武聖神孝德皇帝冬十一月庚戌合祭天地于圜丘大赦天下十二月甲子京師地震趙元昊反僭号于夏州二年夏五月壬子王德用罷夏守贊同知樞密院事六月壬午削奪元昊在身官爵仍除屬籍有能生擒及斬首來獻者与除定難軍節度使秋八月甲戌皇子生十一月戊子出禁中真珠估緡三十万賜三司上曰此無用之物不欲捐棄不若散之民間收其直助給邊儲亦可紓吾民之力也丁酉盛度程琳

罷主寅王黼知樞密院事宋庠參知政事十二月夏人犯保安軍狄青敗之

康定元年春正月庚戌日有食之乙亥元昊圍延州劉平石元孫與賊戰于三川口王師敗績平死之二月丙午赦延州保安軍改元夏守贊罷二月戊寅王黼陳執中張觀罷宋綬晏殊並知樞密院事王貽永同知院事夏四月丙午誅內侍黃德和五月壬戌張士遜以太傳致仕呂夷簡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六月乙亥夏守贊同知樞密院事秋八月戊午夏守贊罷杜衍同知樞密院事九月壬午李若谷罷宋綬晁宗慤參知政事鄭戩同知樞密院事戊辰王師失利于三川此言晏殊樞密使王貽永鄭戩杜衍並改副使辛未范仲淹以任福等出師攻賊白豹城破之冬十一月范仲淹以葛懷敏出師出歸娘谷与夏人

戰敗之十二月宋綬薨

東都事略卷第五

東都事略卷第六

本紀六

慶曆元年春二月辛卯韓琦以任福等與賊戰于好水川任福及耿傳桑懌王珪武英死之己亥皇子昞薨夏五月乙丑皇子昀薨辛未宋庠鄭戩罷王文正參知政事任中師任布並樞密副使秋八月元昊寇麟府二州戊子元昊陷豐州守臣王餘慶死之乙未毀潼關九月乙亥詔天下立義倉冬十一月丙寅合祭天地于圜丘大赦天下改元

二年春正月契丹聚兵幽薊三月丁巳杜衍宣撫河東辛酉晁宗慤罷己巳契丹遣蕭英劉六符來求關南地夏四月庚寅命富弼使于契丹五月丁巳陞大名府爲北京戊寅詔自中宮已下並不得衣銷金縷金蹙金陷金明金泥金撈金堊金欄金

盤金織金金線撚金等秋七月丙午任布罷戊午呂夷簡判樞密院章得象兼樞密使富弼還癸亥再使契丹九月丙午呂夷簡改兼樞密使乙丑契丹遣邪律仁先劉六符來脩好甲午葛懷敏與元昊戰于定川此皆敗績冬元昊求納款

三年春正月辛未封皇子曦爲鄧王是日薨癸巳延州言元昊稱夏國遣賀從朂來納款二月遣梁適使于契丹三月戊子呂夷簡守司空軍國大事與中書門下樞密院同議以聞晏殊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賈昌朝參知政事夏四月癸卯以邵良佐使夏州甲辰韓琦范仲淹並樞密副使乙巳杜衍樞密使夏竦罷甲子呂夷簡罷與議軍國大事五月乙卯朔日有食之乙亥忻州地震丁亥置武彗戊子雨上曰天久不雨將害民田朕每焚香禱於天昨寢殿中間雷遽起冠帶露立殿庭

須臾雨雪衣或異枯苗尚可救秋七月甲子王舉正罷甲戌任中師宣撫河東范仲淹宣撫陝西元昊遣使來八月丁未范仲淹參知政事富弼樞密副使癸丑以韓琦宣撫陝西九月乙亥任中師罷冬十月詔韓琦等曰比以中外人望故決意用卿等今琦暫往陝西仲淹弼宜與宰相得象悉心國事毋或有所顧避其當毋怠務有可建明者悉爲朕陳之壬寅詔曰虞典考三載之績周官計羣吏之治攷課則有限年之制入官則有循資之格然非褒沮善惡則不激厲非甄別流品則不憤發特須程式以茂官箴自今京朝官有孝官五人才得磨勘外郎至卿監亦如之其孝者不足增二年甲子鄭戩奏城水洛冬十一月丙寅上清宮災庚寅韓琦使還

四年春正月乙亥荆王元儼薨丙子宣州歐希範叛破環州癸

未 詔自今見任兩府及兩省已上官不得陳乞子弟親戚爲館職其進士及第三人已上者一任回無過犯須進經術十卷下兩制看詳可否召試入優等方得除館職或闕人即以嘗有兩府臣僚二人或大兩省已上三人保薦者並令進文字然後補試之丁亥 詔曰周禮大司樂掌季政以六藝教國子漢制光祿勳典任藉以四行察三省郎今蔭法之所原古典刑之是憲夫家嗣先錄以篤爲後之躰支子限年以明入官之重非惟爲國造士是乃爲臣立家咨尔百僚躰朕茲意壬辰 詔曰廉素者士之常而富貴者是人之所欲也昔 先帝詔復公田合王制班祿之莖得聖人養賢之道然郡縣受地有无不齊其議所以均之三月壬申 詔曰夫儒者通乎天地人之理而兼明古今治亂之原可謂博矣然孝者不得騁其說而有司務先声

病章句以牽拘之則吾輩雋奇偉之士何以奮焉士有明純樸茂之美而无教孝養成之法其飭身勵節者便与不肖之人雜而並進則夫懿德敏行之賢何以見焉今朕建孝以尊子大夫之行而更革弊法以尽孝者之材其於教育之方勤亦至矣有司其務嚴訓導精察孝以稱朕意孝者其進德脩業而无失其時於是諸路州府軍監並立孝子如修孝者多及二百人以上許更置縣孝夏四月令杜祀往平歐希範五月庚午忻州地震丙戌元昊遣使來稱臣更名曩霄秋七月水洛城成庚戌范仲淹宣抚陝西河東癸未契丹遣邪律元衡來告冬兵攻夏州八月富弼宣抚河北戊戌保州軍乱九月辛卯田况以李昭亮平保州庚午晏殊罷甲申杜衍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賈昌朝樞密使陳執中參知政事冬十一月壬寅改謚 真

宗五后尊諡壬午合祭 天地于圜丘大赦天下十二月乙未封曩霄爲夏國主

五年春正月乙酉范仲淹富弼罷丙戌杜衍罷賈昌朝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王貽永樞密使宋庠參知政事吳育罷籍樞密副使二月辛卯 詔曰比者京朝官須因人保任始得遷官朕念廉士或不能以自進也其罷之三月己未 詔太宗正寺曰朕思古之人君莫不厚親戚以輔王室始邦家而化天下 宋因八十餘載宗室蕃衍宜令睦親宅諸院教授官課經典文詞以聞辛酉韓琦罷甲子杜杞誘歐希範醢之甲申赦陝西戊申章得象罷陳執中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庚戌吳育參知政事丁度樞密副使秋七月甲子廣州地震乙卯荆南岳州地震冬十月乙卯契丹使來獻捷辛酉升祔 章獻

章懿于 真宗廟室大赦天下庚戌宰相罷兼樞密使

六年春二月戊寅青州地震三月辛巳朔日有食之庚寅登州地震五月甲申雨雹地震秋八月癸酉吳育樞密副使丁度參知政事九月丁卯登州地震 上曰山東連地震宜防未然之變其下登州嚴武備

七年春二月己未賈昌朝吳育罷夏竦樞密使文彥博樞密副使丁酉文彥博參知政事高若訥樞密副使冬十月乙丑河陽許州地震十一月乙未加上 真宗尊諡戊戌合祭 天地于圜丘大赦天下王則反于貝州

八年春正月丁丑文彥博宣撫河北閏月辛丑文彥博平貝州甲辰赦河北戊申文彥博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甲子衛士作亂于禁中丙午王則伏誅夏四月壬辰丁度罷明鎬參知政事五

月夏竦罷宋庠樞密使龐籍參知政事六月甲午明鑄薨河北大水冬十二月乙丑朔 詔改元

皇祐元年春正月甲午朔日有食之二月涓井亦無寇邊秋八月壬戌陳執中罷宋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龐籍樞密使高若訥參知政事梁適樞密副使九月廣源州亦蠻寇邕州

二年春三月戊子朔 詔以九月有事于 明堂夏四月乙丑 詔曰明堂之禮前代並用鄭康成王肅義說兼祭 昊天上帝已爲變禮 國朝自 祖宗以來三歲一親郊即徧祭天地而百神靡不從祀 明堂正當三歲親郊之期而禮官所定上祭 昊天五帝而不及 地祇又配坐不及 祖宗未合 三朝之制今移郊爲太享蓋爲民祈福若祭天而不祭地又 祖宗不得徧配於禮未安其將來親祀明堂宜合祭 昊天 皇地祇

奉 太祖 太宗 真宗並配而五帝神州地祇亦親獻日月河海諸神悉如園丘從祀之數以稱朕躬事 天地 祖宗神靈之意五月廣源州亦蠻遁秋九月辛亥太享 明堂大赦天下冬十一月秀州地震

三年春三月庚申宋庠罷夏五月眉州進瑞麥圖 上曰朕嘗禁四方瑞物今則西川麥秀可謂真瑞矣其賜田夫束帛以敦勸之六月无爲軍獻芝草 上曰朕以豐年爲瑞賢臣爲宝至於草木垂魚之異焉足尚哉仍戒州郡自今无得以聞秋七月丙辰 詔曰兗州仙源縣自 國朝以來孔子子孫知縣事使奉承廟祀近歲廢而不行非所以尊 先聖也自今宜以孔子子孫知縣事冬十月作隆儒殿庚子文彥博罷龐籍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高若訥樞密使梁適參知政事主堯呂樞密副使

四年夏四月廣源州亦魯儂智高反五月乙巳儂智高陷邕州司
戶參軍孔宗旦死之癸丑儂智高陷橫州丙辰陷貴州庚申陷
龍州辛酉陷藤州又陷梧州又陷封州守臣曹覲死之壬戌陷
康州守臣趙師旦死之癸亥儂智高陷端州丙寅儂智高圍廣
州六月丁亥狄青樞密副使秋七月壬戌智高去九月庚午命
狄青討儂智高冬十月丁丑儂智高陷賓州甲申智高入據邕
州十一月壬寅朔日有食之

五年春正月戊午狄青敗儂智高于歸仁鋪智高遁二月甲申
赦廣南三月甲子奉太祖御容赴滁州太宗御容赴并州
真宗御容赴澶州立原廟夏四月壬申狄青還五月乙巳狄青
樞密使高若訥罷丁未孫沔樞密副使六月己亥奏新樂秋閏
七月壬申龐籍罷陳執中梁適並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沆參

知政事冬十一月己巳合祭天地于圜丘大赦天下

至和元年春正月癸酉貴妃張氏薨三月己巳王貽永孫沔罷
王德用樞密使田況副使庚申改元夏四月甲申朔日有食之
秋七月丁卯程戡參知政事戊辰梁適罷八月丙午劉沆同中
書門下平章事冬十月辛卯朔太白晝見

二年春三月丙子詔封孔子後為衍聖公夏四月己亥契丹
遣使以其主繪像來獻具求御容六月陳執中罷戊申文彥
博富弼並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冬十二月庚戌太白晝見

嘉祐元年春正月庚申皇帝不豫甲子大赦天下二月甲辰

御延和殿閏二月癸未王堯臣參知政事程戡樞密副使夏四
月河北大水壬子河決商胡六月乙亥太社太稷壇壞己卯
詔曰廼者淫雨降災大水為沴兩河之間決溢為患皆朕不德

天意所譴其令中外實封言時政闕失母有所諱秋七月彗出紫微垣八月庚戌朔日有食之癸亥秋青罷韓琦樞密使九月辛卯恭謝天地于大慶殿大赦天下改元冬十一月辛巳王德用罷賈昌朝樞密使十二月戊申朔劉沆罷曾公亮參知政事

二年春三月丁丑雄霸州地震三月己未契丹遣邪律防來求御容秋八月丁卯天下置廣惠倉九月契丹遣蕭扈來求御容冬十月乙巳以張昇奉御容使于契丹

三年夏六月丙午文彥博罷韓琦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賈昌朝罷宋庠田況樞密使張昇副使乙亥交趾獻異獸秋八月己未王堯臣薨冬閏十二月丁丑詔曰朕惟國之取士士之待舉皆不可以曠久亦不可以泛冗冗則課校不審久則賢隳或滯

用間歲之期而約貢舉之數以精其選著爲定法申敕有司而高下之往嘗不次而用若猶例進終至溢員故增其任以彗其材緩其進以圖其效此天下之士所同欲而朕果於必行也若夫高材異行施於有政忠謨嘉猷見諸行事已試之狀爲衆所推必有非常之恩以示至公之道咨尔多士朕意焉

四年春正月丙申朔日有食之三月辛卯詔凡宮室之制器用之度冠服之章妾媵之數其令中外各遵守前後詔條違者御史臺及開封府糾察以聞諸路即委轉運使提點刑獄及長吏如詔施行夏四月癸酉詔曰先王推紹天之序尚尊賢之義褒其後嗣賓以殊礼豈非聖人稽古報功之大典哉國家受命之元繼周而王雖民靈欣戴歷數允集而虞賓將遜德美不顯頃者推原本始褒及支庶恩則厚矣而義未稱將上采姚

妙之舊略循周漢之典詳其世嫡優以公爵異其仕進之路申以土田之錫俾寢廟有奉庶幾乎春秋通三統之義厚先代之制矣其以柴氏最長一人封崇義公与河南鄭州著遣給公田十頃以奉周祀至知州資叙即别与著遣却取以次近親人襲爵永爲定式五月丙辰田况罷六月辛亥放宮女二百一十四人冬十月癸酉祫祭于大廟大赦天下

五年夏四月癸未程戡罷孫朴樞密副使五月京師地震六月乙丑詔曰朕聞前代之稱治者君臣同心上下輯睦人知礼義之節俗无激訐之風何其德之盛也朕雖弗敏切嘗慕焉自今臣僚如有輒上封章告人罪及以赦前事言者並當訊劾之言事之臣雖許風聞宜務大體如事關朝政无憚極論自餘小過細故勿須察奉秋七月庚戌詔曰夫和平醇一之政行則

民休美之氣應險刻媮薄之路啓則民戚慘之變生蓋風化之感天下其猶影響之相從也御史執法賞爲朕言宜深詔執事以遏浮競之風其令中書門下務采端厚忠實可以表厲風俗之士並進于朝以啓迪朕心其詭激辨巧敢涉朋比之迹者必行放棄之罰庶幾朝廷清明百異消弭以起治平咨尔攸司其服朕命冬十一月辛丑宋庠罷曾公亮樞密使張昇孫朴參知政事歐陽脩陳升之趙槩並樞密副使

六年春三月己亥富弼以母喪罷夏四月庚辰陳升之罷包拯樞密副使六月壬子朔日有食之秋七月癸巳詔曰朕惟善治之主以天下耳目爲視聽而不自任其聰明耳目之官今臺諫之任也夫以四海之廣万事之衆臺官數人不能以周知固將詢及士大夫而其間傾邪險害之徒不惟朝廷義理所在謂

朕在言責執必施行輒徇已之愛憎倚依形似扇造語言以中
善良豈朕所以圖治之意哉昔夏后氏之時官師相規漢之公
卿耻言人過今吾士大夫乃違古人之守蹈薄俗之爲日益之
流漫不知止甚无謂也其令中書門下開敝百工務行敦實閨
八月庚子曾公亮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張昇樞密使歐陽脩參
知政事胡宿樞密副使冬十月壬辰 詔以 皇姪起復知宗
正寺

七年春正月乙亥 詔自今南郊以 太祖皇帝定配三月乙
卯孫抃罷趙旣參知政事吳奎樞密副使夏五月庚午包拯薨
秋八月己卯 詔曰人道親親王者之所先務也蓋二帝之隆
治由斯出朕甚慕之右衛大將軍岳州團練使某 皇兄濮安
懿王之子而朕之猶子也少鞠于宮中而聰智仁賢見於夙成

向者選於宗子近藉命以治宗正之事使者數至其第乃崇執
謙退久不受命朕默然有嘉焉朕承 先帝遺緒奉承 丕業
罔敢失墜夫立愛之道自親者始固可以厚天下之風而上以
嚴夫宗廟也其以爲皇子九月辛亥太享 明堂大赦天下
八年春二月癸未 皇帝不豫甲申赦天下三月辛未 皇帝
崩于福寧殿丕壽五十四甲午殯于殿之西階羣臣上尊謚曰
神文聖武明孝皇帝廟號 仁宗冬十月甲午葬 永昭陵元
豐六年加上尊謚曰 体天法道極功全德神文聖武睿哲明
孝皇帝

臣稱曰神文皇帝即位四十二年恢廓有丕度以大公至正臨
御不爲喜怒愛憎之所迁尊敬大臣容受直諫其於宮室苑囿
无所興作三司請以玉清舊地爲御苑上曰吾奉 先帝苑囿猶

謂其廣何以死爲其事 天地 宗廟則齊栗不自勝或遇時
變必跣足露立致禱於庭退則靜思所以致變者所幸張貴妃
每責以正禮見其以珠玉爲飾則却而不視帷帶衾綢多施以
繒絕元昊不臣懷以文德契丹渝盟數守大信專務恭儉以德
化民天下大辟有疑而情可閔者皆令上獻之所活歲以千數
吏有先入死者則終身不用嘗曰朕未嘗嘗人以死况敢濫刑
罰乎是以四海之內率熙熙然至於昆蟲草木各安其生又能
傳政 賢明克昌景祚焉率仁哉

東都事略卷之六



澤州東都事略卷第七

本紀七



英宗躋乾膺歷隆功盛德憲文肅武睿聖宣孝皇帝濮安懿王第十三子也母曰仙遊縣君任氏以天聖十年正月二日生宣平坊宅 仁宗鞠養于宮中景祐三年授左監門衛率府副率四年遷率府率五年遷左千牛衛將軍又遷左領軍衛將軍寶元二年皇子生以慶曆元年十一月壬申出還 濮邸特授右千牛衛大將軍皇祐元年遷右衛大將軍岳州團練使 仁宗春秋高皇嗣未立至和三年不豫天下共以爲憂大臣文彥博富弼韓琦及范鎮司馬光呂誨等屢以爲言嘉祐六年 英宗居濮王憂乃命起復右衛大將軍遷秦州防禦使知大宗正寺固辭不受七年立以爲皇子八年春三月辛未 仁宗崩奉

遺制卽皇帝位于匱前尊 皇后曰皇太后癸酉大赦天下
丙子 皇帝不豫己卯 詔請 皇太后權同處分軍國事夏
四月己酉立 皇后高氏 皇長子封安國公顥祈國公五月
富弼樞密使秋九月辛亥 皇長子封淮陽郡王顥封鄴國公
冬十月甲午葬 神文聖武明孝皇帝于永昭陵己酉赦兩京
治平元年春正月改元夏五月戊申 皇太后歸政閏月己亥
皇長子封潁王顥封東陽郡王冬十一月籍陝西鄉丁爲義
勇軍十二月吳奎以父憂罷王疇樞密副使

二年春二月癸卯王疇薨三月己巳頒明天歷夏五月癸亥陳
升之樞密副使秋七月癸亥富弼罷庚辰張昇罷文彥博樞密使
呂公弼副使八月庚寅大雨乙未 詔曰蓋聞古之聖賢在位陰陽和
風雨時日月光星辰靜黎民阜蕃以底休平朕甚慕之朕猥以

眇身託於王公之上夙夜以思懼不能上承 先帝鴻業而比
年以來水潦爲沴乃八月庚寅大雨京師室廬墊傷被溺者衆
大田之稼害于有秋竊迹災變之來曾不虛發豈朕之不敏於
德而不明於政與將天下刑獄滯冤賦徭煩苦民有愁歎亡聊
之聲以奸其順氣與不然何天戒之甚著也今飭躬焦思欲消
復大異而未聞在位者之忠言進祈自新厥路何由焉應中外
臣僚並許上實封言時政闕失及當世之利病可以佐元元者
悉心以陳毋有所諱執政大臣皆朕之股肱協德交修以輔朕
之不逮冬十一月壬申合祭 天地于圜丘大赦天下

三年春正月丁丑 皇太后手書 濮安懿王譙國夫人王氏
襄國夫人韓氏仙遊縣君任氏宜令 皇帝稱親卽園立廟
詔曰稱親之礼謹遵慈訓追崇之典豈易克當且欲以瑩爲園

即園立廟既而御史呂誨等言 濮王典禮未正議遂寢三月
癸酉上以雨潦 詔諸路轉運使提點刑獄躰量刑獄冤滯民
間疾苦速行辦理及加賑卹如事稍重即具聞奏夏四月丙申
詔曰夫左道亂法淫祝敗俗與夫賊善良之人比古之所甚禁
而在上者所同疾也自今轉運使常行檢察毋得寬縱庚戌胡
宿罷郭逵同僉書樞密院事秋九月壬子朔日有食之夏人寇
慶州冬十月丁亥 詔今後每三年一開科場郭逵宣撫陝西
兼權判渭州甲辰羣臣上尊號曰 躰乾膺歷文武聖孝皇帝
十一月戊午 皇帝不豫 十二月壬寅立 皇長子穎王爲
皇太子大赦天下

四年春正月丁巳 皇帝崩于福寧殿聖壽三十八殯于殿之
西階羣臣上尊諡曰 憲文肅武宣孝皇帝廟號 英宗秋八
月癸酉葬 永厚陵元豐六年加上尊諡曰 躰元膺歷隆功
盛德憲文肅武睿聖宣孝皇帝

臣稱曰 英宗皇帝之在潛藩也允蹈恭儉力行禮義而天資
明叡物望攸屬 仁宗皇帝雅知其賢授以重器在位五載盡
循 父道雖以憂勤損壽然其盛之德固已度越前王憲章後
嗣矣

東都事略卷第八

本紀八

神宗體元顯道帝德王功英文烈武欽仁聖孝皇帝 英宗長子也母曰 宣仁聖烈皇后高氏以慶曆八年四月十日生于濮安懿王之宮邸祥光照室初授率府副率遷率府率嘉祐五年遷右千牛衛將軍 英宗入繼大統拜安州觀察使封安國公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忠武軍節度使封淮陽郡王治平元年進封穎王四年春正月丁巳 英宗崩奉 遺制即皇帝位于廬前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 皇太后曰皇太后戊午大赦天下丙寅吳奎樞密副使戊辰韓琦以司空兼侍中皇弟顥封昌王顥樂安郡王二月 詔曰朕常侍 先帝左右恭聞德音以 本朝舊制士大夫之子有尚帝女者輒皆升行以避舅姑

之尊習行既久義甚無謂豈可以富貴之故屈人倫長幼之序也自今宜革之三月壬申歐陽脩罷癸酉吳奎參知政事閏月庚子 詔求直言夏六月辛未 詔曰農天下之本也 祖宗以來務加惠養比下寬恤之令賜蠲復之恩然而歷年于茲未極富盛間因水旱頗致流庸深惟其故殆州郡差役仍重勞逸不均喜爲浮冗之名不急之務以奪其時而害其財故也其令逐路轉運司下州縣如官吏有差役利害可以寬減者實封條析以聞秋八月己巳京師地震癸酉葬 憲文肅武宣孝皇帝于永厚陵九月辛卯 皇弟顥封岐王顥高密郡王辛丑韓琦及吳奎陳升之罷呂公弼樞密使張方平趙抃並參知政事韓絳邵亢樞密副使癸卯郭逵罷冬十月己酉張方平以父憂罷癸酉种諤率兵取綏州戊寅 詔百官轉對

熙寧元年春正月甲戌朔日有食之改元丙申趙顥罷唐介參知政事秋七月癸酉 詔謀殺已傷案問欲率自首從謀殺減二等論己卯陳升之知樞密院事羣臣上尊號曰 奉元憲道文武仁孝皇帝司馬光入直因言上尊號非先王令典顥 陛下推而不居 上用光言不許遂終身不受尊號甲申京師地震乙酉又震是夕月有食之辛卯京師地再震八月甲辰京師地震甲子 詔封 太祖之後爲王九月辛未封從武安定郡王冬十一月丁亥合祭 天地于圜丘大赦天下十二月庚申造神臂弓辛酉邵亢罷

二年春二月己亥富弼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庚子王安石參知政事申子陳升之王安石同制置三司條例二月乙酉 詔曰朕以爲欲致治於天下者必富之而後可今縣官之費不給而

民財大屈故特詔輔臣置司於內以革其大弊夫事顯於所習則能明乎得失之原今將權天下之財而資之於有司能習知其事者焉則其所得必精所言必通聚而求足固足以成吾富民之術若夫苛刻之論務欲朘削於下而斂怨於上者斯亦朕之不取宜令三司判官諸路監司及內外官限受詔後兩月各具財用利害聞奏夏四月甲辰詔曰方夏大旱麥將槁朕惟災變之來蓋不虛發豈朕政令未孚聽納靡中以致厥咎與其罷同天節上壽公卿大夫其勉脩厥職以圖脩復丁未唐介薨丙辰詔曰傳曰近臣盡規以其榮耻與上同也今此在位者視朕過失與朝廷政事之闕默而不言乃或私議竊歎若以其責不在已夫豈皆習見成俗以爲當然其以有含章懷寶待倡而發者也今百度墮弛風俗偷墮薄惡災異譴告不一此誠忠

賢助朕憂惕以刑制改法救弊除患之時宜令侍從官自今視朕過失與朝廷政事之闕無有巨細各具章極言無隱噫言善而不用朕有厥咎道之而不言爾爲不恭朕將用此攷察在位所以事君之實而明黜陟焉丁巳遣使八人相度農田水利稅賦科率徭役利害五月壬辰太皇太后遷居慶壽宮冬十月丙申富弼罷陳升之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十一月韓絳同制置三司條例甲戌詔裁宗室授官法唯宣祖太祖太宗之子擇其後一人爲公世世不絕其餘元孫之子將軍以下聽出外官祖免之子更不賜名授官許令應奉初呂夷簡在仁宗時改宗室補環衛官驟增廩給其後費大而不可止至韓琦爲相嘗議更之而不果上即位遂行之閏月壬子置諸路提舉常平廣惠倉行青苗法應郡縣每歲春秋未熟據民等第以

常平及廣惠倉錢斂散取息

三年春正月 詔諸路常平廣惠倉給散青苗錢本以惠卹貧乏並取民情願今慮官吏不軀此意追呼均配抑勒翻成騷擾其令諸路提點刑獄官躰量覈察違者立以名聞敢沮抑願請者按罰亦如之二月壬申司馬光樞密副使光倅三月己亥廷試進士始用策夏四月己卯趙抃罷韓絳參知政事五月罷條例司壬子罷入閣戊午新作來遠驛六月丁丑宗室承亮等襲封秋七月壬辰呂公弼罷馮京樞密副使九月夏人寇慶州乙未韓絳宣撫陝西庚子曾公亮罷辛丑馮京參知政事吳充樞密副使冬十月夏人寇環慶戊寅陳升之以母憂罷十一月韓絳爲陝西河東宣撫使十二月乙丑行保甲法于諸路丁卯韓絳王安石並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王珪參知政事

四年春二月丁巳朔罷貢奉詞賦科以經術取士壬申 皇弟額封嘉王夏人犯延州慶州軍亂二月丁未韓絳罷夏五月己亥月有食之司農寺以免役法頒天下秋九月辛卯太皇明堂大赦天下夏國主秉常請綏州冬十一月丙申月有食之增廣太李置三舍

五年春二月丙寅蔡挺樞密副使三月丙午京師置市易務夏六月乙亥置武學冬十月王韶收復鎮洮軍十二月壬午陳升之樞密使

六年春正月辛亥 詔奉 僖祖神主爲 太廟始祖二月丙申克河州遂復洮岷疊宕等州夏四月甲戌朔日有食之己亥文彥博罷冬十月章惇開梅山十二月癸未 詔在京納免行錢旱

七年春正月乙卯皇子俊封永国公二月甲申吐蕃青宜結鬼
章園河州景思立与戰于踏白城死之三月丙午王韶軍寧河
解河州圍己酉木征降丙辰遼主遣蕭禧來言劉應朝三州地
界命韓績報聘又命劉忱蕭士元呂大忠同商量地界于代州
乙丑 詔曰朕涉道日淺曉于致治政失厥中以致陰陽之和
乃冬迄春旱暵爲虐四海之內被災者廣間詔有司損常膳避
正殿翼以塞責消變歷日滋久未蒙休應嗷下民大命近止
中夜以興震惕靡寧永惟其咎未知攸出意者朕之聽納不得
於理与獄訟非其情与賦斂失其節与忠謀讜言鬱於上聞而
阿諛雍蔽以成其私者衆与何嘉氣之久不效也應中外文武
臣僚並許實封直言朝政闕失朕將親覽攷求其當以輔政理
三事大夫其務悉心交儆成朕志焉夏四月己巳 上以久旱

見輔臣嘆嘆懇惻王安石曰水旱常數堯湯所不免 陛下即
位以來累年豐稔今旱暵雖遠但當修益人事以應天災耳
上曰朕所以恐懼如此者正爲人事有所未脩也辛未頒方田
制度丙戌王安石罷韓絳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呂惠卿參知政
事己丑詔曰朕嘉先王之法澤於當時而傳於後世可謂盛矣
故夙以夜寐八年于茲度時之宜造爲法令布之四方皆稽合
先王參攷羣策而斷自朕志已行之效固已可見士大夫其務
奉承之以稱朕意遼主遣蕭素梁穎來辛亥罷制科秋九月蔡
挺請置三十七將河北十七府界七京東十京西三冬十月己
未合祭天地于圜丘大赦天下王韶樞密副使

八年春正月庚子蔡挺馮京罷二月丙寅皇子儁封景国公癸
酉王安石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二月庚子遼主再遣蕭禧來命

韓績乘驛齎議矣丑命沈括使于遼夏四月戊寅吳充樞密使
庚寅廢沙苑監閏月己未陳升之罷壬子宗室世居反伏誅秋
八月庚戌韓絳罷冬十月庚戌呂惠卿罷丁酉彗出軫巳亥
詔求直言壬寅大赦天下十二月壬寅元絳參知政事曾孝寬
僉書樞密院事乙巳皇子憫薨交趾陷欽廉白三州辛亥命趙
尚李憲討之尋罷憲以郭達爲宣撫使而尚副之

九年春正月庚辰交趾陷邕州守臣蘇緘死之秋八月壬辰
詔司農寺罷醵鬻天下祠廟冬十月丙午王安石罷吳充王珪並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馮京知樞密院事十二月甲午遣內侍李
憲措置邊事

十年春二月己亥王韶罷丙午交趾李乾德納款夏五月廖恩
叛于南劍州秋七月己亥廖恩降冬十月癸巳 詔濮安懿王

諸子襲封濮國王奉祠事後承襲通即傳長孫庚子皇子俊薨
十一月甲戌合祭 天地于圜丘大赦天下十二月壬午 詔
改元丁亥 皇第六子封均國公价建國公

元豐元年春正月庚申月有食之閏月壬辰孫固同知樞密院
事己亥曾孝寬以父憂罷秋九月乙酉呂公著辭向並同知樞
密院事冬十月丁未重脩都城畢工興役凡三年十二月壬子
皇子价薨置大理獄

二年春瀘州蠻乞弟反以韓存宝討之三月庚辰以內侍宋用
臣導洛通汴夏五月庚辰 詔曰 濮安懿王 先帝斟酌典
禮即園立廟 詔王子孫歲時奉祀義叶恩稱後世無得議焉
今三夫人名位或未正瑩域或異處有司置而不講曷足以彰
先帝其盛之德仰承在天之志乎三夫人可並稱曰王夫人命

主司擇歲月遷祔 濮園甲申元絳罷戊子蔡確參知政事六月清汴成冬十月庚戌赦天下乙卯 太皇太后曹氏崩十二月乙巳 詔酌周官賓與之意立太李三舍選察升補之法三年春二月丙午章惇參知政事二月乙丑吳充罷癸酉葬慈聖光獻皇后于永昭陵秋七月甲戌 詔曰朕惟皇以道帝以德王以業各因時制名用配其實何必加崇稱號以自飭哉秦漢以來尊天子曰皇帝其亦至矣朕承 祖宗之休宅士民之士凡虛文繁禮悉已革去而近司羣辟猶或時以稱号見請雖出於歸美報上之忠然非朕所以若稽先王之意自今每遇大禮罷上尊號癸未彗出西方丙戌 詔曰乃孟秋癸未彗出西方朕甚懼焉其令中外臣僚並許直言朝政闕失朕虛心以改丁亥 詔曰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而屬有尊親

之殊礼有隆殺之別故遠而尊者祖則祀於郊之園丘而配天迺而親者祔則祀於國之明堂而配上帝園丘祀天則對越諸神明堂則上帝而已故其所配如此然後足以適尊親遠近之義其將來祀 英宗皇帝於明堂惟以配上帝餘從祀羣臣悉罷八月乙巳 詔曰朕嘉成周以事建官以爵制祿小大詳要莫不有叙分職率屬而万事條理 國家受命百年而官政尚愧前聞參酌損益趨時之宜使臺省寺監之官實典職事領空名者一切罷去而易之以階因以制祿凡厥恩數悉如舊章中書具奏九月乙亥初行官制辛巳大享 明堂用新樂大赦天下癸未薛向孫固並改樞密副使丙戌皇弟顥封雍王顥曹王馮京樞密使薛向罷丁亥呂公著改副使冬十月甲戌月有食之十一月己丑朔日有食之

四年春正月改五路義勇爲保甲辛亥馮京罷孫固知樞密院事韓鎮同知院事二月癸卯章惇罷甲辰張璪參知政事夏四月种諤言夏人害其王秉常議討之遣內侍王中正卽制鄜延內侍李憲卽制環慶涇原高遵裕以環慶之師劉昌祚以涇原之師种誼以鄜延之師問罪夏人辛未月有食之五月庚子皇子侖薨秋七月癸卯斬韓存宝于軍更命林廣將存宝兵平乞第九月乙酉復蘭州冬諸將之師至靈州城下敗績十二月詔班師林廣与乞第戰敗之

三年春正月林廣追逐乞第至歸徠州二月癸巳還師夏四月壬子日有食之癸丑更官制以王珪爲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蔡確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章惇門下侍郎張璪改中書侍郎蒲宗孟尚書左丞王安禮尚書右丞丁丑呂公著罷六月

丙辰 詔自今事不以大小並中書省取旨門下省覆奏尚書省施行三省同得旨更不帶三省字行出是日輔臣有言中書省獨取旨事体太重 上曰三省躋均中書省揆而議之門下省審而覆之尚書省承而行之苟有不論自可論奏不當緣此以乱躋制也秋八月壬子 皇第六子封延安郡王九月甲戌城求樂夏人來攻戊戌城陷徐禧李稷李舜奎死之冬十一月乙酉奉安 祖宗神御于景靈宮大赦天下

六年春正月丁丑朔新王輅毀夏閏六月乙亥朔夏國主秉常納款壬辰皇子似封儀國公庚子加上 仁宗 英宗尊諡秋七月丙辰孫固罷韓鎮知樞密院事安燾同知院事八月丁亥月有食之辛卯蒲宗孟罷王安禮尚書左丞李清臣尚書右丞冬十月夏國主秉常遣使來申代 皇第十一子封寧國公十

一月丙午祭昊天上帝于圜丘大赦天下

七年春二月丁巳皇子延安郡王侍宴于集英殿秋七月甲寅王安禮罷八月己丑皇子保封成国公冬十一月庚午皇子似封和國公

八年春正月戊戌皇帝不豫甲辰大赦天下二月甲午朔

皇太后垂簾立皇子延安郡王爲皇太子乙未大赦天下戊戌皇帝崩于福寧殿聖壽寺二十八殯于殿之西階羣臣上尊諡曰英文烈武聖孝皇帝廟號神宗冬十月乙酉葬永裕陵紹聖二年加上尊諡曰紹天法古運德建功欽仁皇帝崇寧三年再加上尊諡曰紹天法古運德建功英文烈武欽仁聖孝皇帝政和二年改上尊諡曰體元顯道帝德王功英文烈武欽仁聖孝皇帝

臣稱曰宋自建隆迄于治平百年之間四聖相授深仁厚澤浹于人心者至矣承平日久事多舒緩神宗皇帝乃慨然圖义立政造事以新一代之治於是廣親二之道以睦九族尊經術之士以作人材施力役以便民通貨財而阜國時散薄斂以行補助之政嚴脩保伍以爲先事之防興水土之利而厚農桑分南北之祀而脩祖禰酌六典以正百辟制九軍而攘四夷凡所制作欲以遠迹治古可謂厲精之主矣雖然銳于始者其終必悔神宗末年蓋亦悔矣而臣下不能將順其意此後日繼述之論所由起也

東都事略卷第九

本紀九

哲宗憲元繼道顯德定功欽文睿武齊聖昭孝皇帝 神宗第六子也母曰 欽成皇后朱氏以熙寧九年十二月七日生赤光照室十年授天平軍節度使封均國公元豐五年改鎮彰武封延安郡王七年 神宗宴百官于集英殿 哲宗初侍立于朝 天表粹溫進止中度宰臣王珪稱賀 神宗曰皇家慶事與卿等同之令 皇子与珪等相見珪等再拜稱謝八年春 神宗寢疾彌留二月癸未王珪奏言去冬常奉 聖訓 皇子延安郡王來春出閣願蚤建東宮又奏請 皇太后權同聽政 神宗首肯越明日二月甲午朔 皇太后垂簾於福寧殿是日立 哲宗爲皇太子戊戌 神宗崩奉 遺制即 皇帝位于

匱前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 皇后曰皇太后 德妃朱氏
爲皇太妃己亥大赦天下皇叔顯封楊王顯荆王 皇弟封遂
寧郡王似大寧郡王侯威寧郡王似普寧郡王夏四月辛未
詔寬保甲養馬壬申罷免役錢五月乙未 詔求直言庚戌王
珪薨戊午蔡確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韓縝尚書右僕射兼
中書侍郎章惇知樞密院事司馬光門下侍郎六月丁亥 詔
曰朕紹承燕謀獲奉 宗廟初攬庶政懋于大道夙夜祇畏不
敢皇寧懼无以章先帝之休烈而安輯天下之民永惟古之
王者御政之始必明目達聰以防壅蔽敷求讜言以輔不逮然
後物情徧以上聞利澤得以下究詩不云乎訪予落止此成王
所以求助而羣臣所以進戒上下交儆以遂文武之助朕甚慕
焉應中外臣寮及民庶並許實封直言朝政闕失民間疾苦在

京於登聞檢鼓院投進在外於所屬州軍驛置以聞朕將親覽
以攷其中而施行之秋七月戊戌呂公著尚書左丞罷保甲八
月丙子月有食之既冬十月乙酉葬 英文烈武聖孝皇帝于
永裕陵丙戌罷方田

元祐元年春正月庚寅朔改元丙戌 太皇太后詔曰原廟之
立所從來久矣前日 神宗皇帝初即祠宮並建寢殿以崇嚴
祖考其孝可謂至矣今 神宗既已升祔於故事當營館御以
奉神靈而宮垣之東密接民里欲加開展則懼成煩擾欲採摺
紳之議皆合帝后爲一殿則慮无以稱 神宗欽奉 祖考之
意聞治隆殿後有園池以后殿推之本留以待未亡人也可即
其地立 神宗原廟吾万歲之後當從 英宗皇帝於治隆上
以寧神明中以成 吾子之志下以安民之心不亦善乎二月

乙丑罷僱役丁卯 詔內外待制太中大夫以上各奉監司二
人閏月庚寅蔡確罷司馬光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壬辰呂
公著門下侍郎丙午李清司尚書左丞呂大防尚書右丞辛亥
章惇罷乙卯范純仁同知樞密院事夏四月己丑韓縝罷壬寅
呂公著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文彥博以太師平章軍國重
事五月丁巳朔韓維門下侍郎秋七月辛酉 詔以十科奉士
八月辛卯罷俵青苗壬辰皇弟德封祁國公九月丙辰朔司馬
光薨辛酉太享 明堂大赦天下己卯張瑛罷冬十月戊午呂
大防中書侍郎劉摯尚書右丞以浮屠安強毀廬米脂四砦歸
于夏人

二年春三月丁巳 太皇太后詔曰祥禪既終典策告具而有
司遵用 章獻明肅皇后故事予當受冊於文德殿雖 皇帝

盡孝愛之意務極尊崇而朝廷有損益之文各從宜稱仰惟
章獻明肅皇后輔佐 真廟擁佑 仁宗茂業豐功宜見隆異
顧予涼薄絕企徽音稽用舊儀實有慙德所有將來受冊可止
就崇政殿 太皇太后諭執政曰母后臨朝非國家盛事文德
殿天子正牙豈女主所當御哉夏四月旱辛卯 詔曰朕承
祖宗之休獲紹大統而涉道日淺昧于致治万事失中以干陰
陽之和乃自冬迄夏旱暘爲虐四方之內被災者廣生民嗷嗷
無所告勞永爲災變之來蓋不虛發意者朕之聽納不得於理
與功罪失當而賦稅無節與民力屈竭而土木不息與抑忠言
壅於上聞而德澤不下流与何大異之滋至也非克己思過洗
心脩德其何以荅塞天變協至大和可自今避正殿減常膳公
卿大夫其勉脩厥職共圖消復己亥 太皇太后詔曰有司奏

受冊當依典故在從吉之後夫冊典備物以致隆名國之盛禮也
行於和平之日懼不克稱況今皇曠爲虐苗稼將槁民則何
罪咎實在乎雖側躬求思損膳自戒尚慮無以塞責消變而有
司乃於此時欲以隆名盛禮加我是實予之不德所有將來受
冊禮宜權停罷丁未詔曰祖宗設六科之選策三道之要以
網羅天下賢雋先皇帝與李校崇經術以作新人材變天
下之俗故科目之設有所未皇今天下之士多通於經術而知
所至矣宜復制策之科以徠拔俗之材裨于治道蓋乃帝王之
道損益趣時不必及同同歸于治而已今復置賢良方正能直
言極諫科自今年爲始西蕃酋鬼章犯南川若遂城洮州遣游
師雄行邊五月丁亥李清臣罷劉摯尚書左丞王存尚書右丞
六月辛丑安燾知樞密院事秋七月辛未韓維罷八月游師雄

以种誼入洮州擒鬼章燾具結以獻

三年夏四月辛巳呂公著以司空平章軍國事呂大防尚書左
僕射兼門下侍郎范純仁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孫固門下
侍郎劉摯中書侍郎王存尚書左丞胡宗愈尚書右丞趙瞻僉
書樞密院事六月夏人寇邊荆王顥薨秋七月癸丑大皇太
后詔有司褒崇皇太妃討論典故以聞夏人寇邊八月皇叔
顥封徐王冬閏十二月甲辰詔百官觀新樂甲寅太皇太
后詔曰官冗之患所從來尚矣流弊之極實萃于今以闕計員
至相倍蓰上有久閑失職之吏則下有受害無告之民故命大
臣攷求其本苟非裁損入流之數无以澄清取士之原吾今自
以眇身率先天下求惟臨御之始嘗敕有司陰補私親舊無定
限自惟薄德敢配前人已詔家庭之恩止從母后之比今當又

損以示必行夫以先帝顧託之深天下責望之重苟有利於社稷吾无愛於髮膚矧此恩私實同蒙末忠義之士當識此誠各忘內顧之恩共成節約之制今後每遇聖節大禮生辰合得親屬恩澤並四分減一皇太后皇太妃准此

四年春二月甲辰呂公著薨三月己卯胡宗愈罷夏五月甲申月有食之六月甲辰范純仁王存罷丙午韓忠彥向書左丞許將尚書右丞趙瞻同知樞密院事秋七月庚辰安燾以母憂罷九月辛巳太享明堂大赦天下冬十一月癸未孫固知樞密院事劉摯門下侍郎傳堯俞中書侍郎

五年春二月庚戌文彥博致仕三月丙寅朔趙瞻薨壬申韓忠彥同知樞密院事蘇頌尚書左丞夏四月丙午孫固薨自去冬不雷至于五月丁亥始雨冬十二月辛卯朔許將罷

六年春二月辛卯劉摯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王巖叟僉書樞密院事癸巳蘇轍尚書右丞秋上清儲祥宮成冬十月庚午辛太李十一月乙酉朔劉摯罷辛丑傳堯俞薨

七年夏四月己未立皇后孟氏甲子詔皇后具六礼五月戊戌御文德殿發冊以呂大防爲奉迎使六月辛酉蘇頌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蘇轍門下侍郎韓忠彥知樞密院事范百祿中書侍郎梁燾尚書左丞鄭雍尚書右丞劉奉世僉書樞密院事王巖叟罷秋九月壬辰太皇太后謂輔臣曰郊祀依

仁宗先帝故事呂大防蘇轍蘇頌以天地合祭爲是范百祿以元豐六年南郊分祀上帝配以太祖未可輕改大防等議以皇帝即位未嘗親祀天地合行合祭之礼爲有名遂降詔曰國家郊廟時祀祖宗以來命官攝事惟三歲一親

郊則饗清廟冬至合祭 天地于圜丘元豐間有司援周制以合祭不應古義 先帝詔定親祠北郊之儀未之及行是歲郊不設皇地示位而 宗廟之饗率如權制朕以涼昧嗣承 六聖休德鴻緒金茲禋祀奠幣上帝裸鬯廟室而地示大神又未親祀矧朕方郊見天地之始其冬至日南郊宜依熙寧十年故事設皇地示位以嚴並況之報冬十一月癸巳合祭 天地于圜丘大赦天下

八年春三月甲申蘇頌罷辛卯范百祿罷夏四月癸丑 詔曰方夏暑時動植之類皆以遂其長養而吾民觸禁抵法繫縛圜其深文之吏或不能躡朕欽恤之意因循延蔓又不爲決于陰陽之和非細故也其詔天下官師之長敬若時令哀矜庶獄以不應朕志丁巳 詔曰朕惟 祖宗嚴奉郊廟每以三歲對

越二儀 先帝元豐之末講方丘特祭之儀蓋將補一代之闕容振百王之墜典朕以非德嗣守丕基 列聖已行謹當遵奉先朝未卒懼不克堪理既不疑事無可議今後南郊合祭天地依元祐七年例施行六月戊午梁燾罷秋七月丙子朔范純仁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八月辛酉 太皇太后不豫戊辰大赦天下九月戊寅 太皇太后高氏崩于壽康殿是月 皇帝親政

紹聖元年春二月丁未李清臣中書侍郎鄧潤甫尚書右丞鄭雍尚書左丞己酉葬宣仁聖烈皇后于永厚陵三月壬申朔日有食之乙亥呂大防罷戊子皇叔顥封異王丁酉蘇轍罷夏四月癸丑改元壬戌章惇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范純仁罷閏月癸酉詔罷十科壬子甲申安燾門下侍郎五月甲辰 詔

進士專治經術辛亥劉奉世罷乙丑鄧潤甫薨丁卯復免役保
甲法六月癸未曾布同知樞密院事貶責元祐臣寮秋九月庚
戌罷制科冬十二月甲午貶責元祐史官范祖禹趙彥若黃庭
堅

二年春三月加上 神宗尊謚夏四月庚午 詔恤刑獄秋九
月辛亥大享 明堂大赦天下冬十月甲子鄭雍罷甲戌許將
尚書左丞蔡卞尚書右丞辛巳皇叔顥封楚王十一月乙未安
壽罷

三年春正月庚子韓忠彥罷二月夏人犯邊戊子 詔罷合祭
自今間因大禮之歲以夏至之日躬祭地祇于北郊三月辛亥
皇弟佖封申王 皇弟封端王六月夏人寇邊秋七月癸卯月
有食之九月折可適與夏人戰于雞鶩嶺敗之己酉滁州沂州

地震壬子楚王顥薨乙卯 皇后孟氏廢居瑤華宮夏十月夏
人犯邊

四年春正月庚戌李清臣罷二月章惇言司馬光等已追貶而
呂大防劉摯梁燾等亦宜量罪示罰凡三十七人皆貶甲子文
彥博降太子少保閏月壬寅曾布知樞密院事林希同知院事
許將中書侍郎蔡卞尚書左丞黃履尚書右丞夏六月癸未朔
日有食之秋八月己酉彗出西方九月壬子 詔曰彗出西方
災譴爲大朕其懼焉公卿各宜悉心脩政輔朕不德仍許中外
臣僚直言朝政闕失朕將親覽乙卯大赦天下

元符元年春三月戊午殺內侍陳衍乙丑咸陽民段義獻玉璽
甲戌皇弟佖封莘王似簡王惲永寧郡王夏四月壬辰林希罷
五月戊申朔 皇帝授傳國寶呂惠卿帥師破夏人于大沙堆

六月戊寅朔改元冬十一月甲子祀昊天上帝于圜丘大赦天下

二年春三月遼國遣蕭德崇來夏四月癸巳皇弟德封睦王五月癸亥進策西安城于天都山六月詔親祀北郊並依南郊儀制秋八月皇子生赦天下丁酉王贍招納青唐王子贍征九月庚子朔夏國遣使來丁未以賢妃劉氏立爲皇后閏月收復青唐以贍征隴拶等來歸辛巳黃履罷乙未皇子薨

三年春正月戊寅大赦天下巳卯皇帝崩于福寧殿聖壽二十五年殯于殿之西階羣臣上尊謚曰欽文睿武昭孝皇帝廟號哲宗七月壬寅葬永泰陵崇寧二年加上尊謚曰憲元繼道世德揚功欽文睿武齊聖昭孝皇帝政和二年改上尊謚曰憲元繼道顯德定功欽文睿武齊聖昭孝皇帝

臣稱曰哲宗皇帝爰自冲年嗣膺大歷是時宣仁共政登進忠賢以安天下故元祐致治之盛庶幾仁宗及紹聖親政起熙豐舊人而用之元祐政事一切務以相反烏虐哲宗之英毅開敏有能致之資惜乎大臣不以忠厚而事其上也

東都事略卷第九

東都事略卷第十

本紀十

徽宗體神合道駿烈遜功聖文仁德憲慈顯孝皇帝 神宗第十一子也母曰 欽成皇后陳氏以元豐五年十月十日生

后就館之月陰雨弥旬既誕天氣澄霽有六年授鎮寧軍節度使封寧國公八年封遂寧郡王紹聖三年拜平江鎮江軍節度使封端王元符三年春正月己卯 哲宗崩 皇太后坐福寧殿東垂簾謂宰臣章惇等曰 皇帝已棄天下惇等哭 皇太后曰 皇帝先子天下事須早定惇獨厲声曰當立同母弟 皇太后曰 神宗諸子申王長而有目疾次即 端王當立惇曰以年則申王長當立以礼律同母弟簡王當立 皇太后曰俱是 神宗子豈容分別當立 端王惇等唯三 承命 王入即皇帝

位于福寧殿奉遺制皇太后權同處分軍國事庚辰大赦天下癸未追冊貴儀陳氏爲皇太妃丙戌皇兄似封陳王戊子皇弟似封衛王似祭王德定王二月丁未立皇后王氏庚申韓忠彥門下侍郎黃履尚書右丞三月太史言四月朔日當食庚寅詔曰太史前告天將動威日有食之期在正陽之月變異其鉅殆不虛生夙夜以思未燭厥理將以弥綸初政消弭天雷自非藥石之規孰開朕聽況今周行之內人有所懷芻蕘之中言皆可采凡朕躬之闕失若左右之忠邪政令之否臧風俗之媿惡朝廷之德澤有不下究閭閻之疾苦有不上聞咸聽直言毋有忌諱夏四月丁酉朔日有食之甲辰韓忠彥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李清臣門下侍郎蔣之奇同知樞密院事庚戌皇長子生辛亥大赦天下五月癸酉皇太后詔曰瑤

華廢后累經大需其位號禮數令三省樞密院詳議以聞丙子廢后孟氏復爲元祐皇后皇后劉氏爲元符皇后乙酉蔡卞罷秋七月丙寅朔皇太后歸政癸酉赦天下八月壬寅葬欽文睿武昭孝皇帝于永泰陵丁未詔曰朕恭惟仁宗皇帝躬天地之度以仁治天下授英宗以神器之重措宗社於泰山之安功隆德厚孰可擬議神宗皇帝以聖神不世出之資慨然大有爲於天下規模宏遠凜三乎三代之風而廟祏之制未及尊崇之典闕孰甚焉其令禮官攷定仁祖神考廟制詳議以聞庚戌禮官言二宗之廟請如聖詔永祀不祧与天无極詔恭依建景靈西宮九月庚午皇長子封韓國公辛未章惇罷冬十月丁酉韓忠彥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壬寅曾布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己未詔曰神考以天縱

之聖厲精治道內脩法度外闢境土新代之典則以遺我後人而往者任事之臣用心或過朕所不取朕於爲政取人无彼時此時之間斟酌可否率措損益惟時之宜旌別忠邪用捨進退惟義所在使政事不失其當人材各得其所則能事事矣无偏无黨正直是与常用中以与天下休息以成朕继志述事之美咨尔中外服我訓誡 十一月庚午 詔改元戊寅安壽知樞密院事庚辰黃履罷辛卯范純礼尚書右丞十二月戊申赦天下是歲以渥陂鄆三州歸于青唐

建中靖国元年春正月壬戌朔有赤氣起東北弥亘西方甲戌皇太后向氏崩于慈寧殿夏四月辛卯朔日有食之 五月丙寅葬欽聖憲肅皇后于永裕陵 欽慈皇后陳氏改祔裕陵六月庚寅朔 皇長子封京兆郡王戊午范純礼罷秋七月

丙戌安壽罷丁亥蔣之奇知樞密院事陸佃尚書右丞章綬同知樞密院事九月趙諗反于渝州冬十月乙未李清臣罷十一月庚申陸佃尚書左丞溫益尚書右丞庚申祀 昊天上帝于圜丘大赦天下 詔改元

崇寧元年春正月河東地震二月戊戌趙諗伏誅庚子 皇子煥封魏国公辛丑 皇太妃朱氏薨夏五月庚申韓忠彥罷戊辰 欽慈皇后祔葬裕陵己卯陸佃罷庚辰許將開下侍郎溫益中書侍郎蔡京尚書左丞趙挺之尚書右丞閏六月壬戌曾布罷秋七月戊子蔡京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甲午都省置講議司庚子章綬罷八月辛未開封府置居養院甲戌蔡京請天下並置孝養士倣太學三舍爲攷選升補之法己卯趙挺之尚書左丞張商英尚書右丞建辟雍外學冬十月癸亥蔣之奇

罷蔡卞知樞密院事申戊 元祐皇后復居瑤華宮十一月乙酉溪洞徽州并誠州納土甲辰 詔曰元符末下詔求直言盡欲廣朕聞見裨益政治比以所上章疏付之有司攷其邪正令具名來上其間忠言讜議指陳闕失力陳父子兄弟繼述友恭之義者四十一人悉令旌擢以勸多士內有附會姦慝誣毀先帝政事總五百四十一人然言有淺深罪有輕重取其詆譏謗斥尤甚者三十人可逐之遠方次等四十一人其言亦多詆訛各逐等第責降以戒爲臣之不忠者戊申 皇子楷封高密郡王

二年春正月乙未辰沅溪洞納土壬寅溫益薨丁未蔡京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二月甲寅以 元符皇后劉氏爲太右居崇恩宮甲子蔡京以陝西鑄大銅錢當十夾錫錢當二夏四月

己巳大赦天下戊寅趙挺之中書侍郎張商英尚書左丞吳居厚尚書右丞安惇同知樞密院事五月己亥皇子楷封楚國公秋七月戊寅朔青唐來納土八月戊申張商英罷九月庚寅詔曰 本朝 僖祖至 仁宗始備七世當 英宗祔廟上祧順祖暨 神考祔廟又祧 翼祖則 哲宗祔廟 父子相承當爲一卅祧迁之序典禮可稽令礼官詳議聞奏其後礼官言當祧 宣祖甲辰 詔曰自京師至于郡縣春秋祈報徧于天下者唯社稷爲然今守令不深惟其故以是爲不急之祀壇壝不修民得畜牧種藝於其間春秋行事取具臨時乃或器用弗備粢盛弗蠲齋戒弛懈裸獻失度其不副朕稱秩祀典之意其令監司巡歷所至祭不如儀者

三年春正月戊子 詔江池饒建州鑄當十大錢二月丁未州

縣置漏澤園壬子 皇子楫封南陽郡王三月丁亥倣周官司
園之法令諸州築園土以居強盜貧死者晝則役作夜則拘之
視罪之輕重以爲久近之限許出園土充軍先過者縱釋之辛
丑大內災夏四月辛酉皇子楫封樂安郡王乙丑罷講議司王
厚復青唐五月癸酉樂安郡王楫薨丙申 詔曰乃者有司以
哲宗嗣承 神考父子相繼自當爲世故上祧 宣祖惟我
祖考功隆德大萬世不祧者今已 五宗則 七廟當祧者
二宗而已迂毀之礼近及 祖考殆非先王尊祖奉先之意其
議奏六月丙午 詔諸路州軍未置孝處並置孝養主壬子置
等孝子已籍元祐黨黨以司馬光爲首凡三百九人刻石于文
德殿門之東壁秋七月上 神宗 哲宗尊謚八月丙午許將
罷九月乙亥趙挺之門下侍郎吳居厚中書侍郎張康國尚書

左丞鄧洵武尚書右丞皇子樞封吳國公癸巳建 九廟冬十
月夏人寇涇原己巳 詔已祧 翼祖 宣祖廟並復十一月
甲戌幸太宰辟雍丙戌皇子祀封異國公丁亥 詔曰昔 神
考嘗議以三舍取士而罷州郡科舉之令其法始於畿甸而未
及行於郡國肆朕纂圖制詔有司講議其方成書來上悉推行
之設辟雍於國郊以待士之升貢者其詔天下除將來科場如
故事外並罷州郡發解及省試法其取士並繇學校升貢丙申
祀 昊天上帝于圜丘大赦天下十二月戊午安僖薨

四年春正月丙戌 詔於帝廟新宮立大角鼎星祠丙申祭下罷
二月己酉置三衛府甲寅張康國知樞密院事劉逵同知院事
何執中尚書左丞乙卯頒方田法于天下閏月趙懷德降二月
甲辰趙挺之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戊午復銀州丁卯特柯

夜郎納土夏五月乙丑 詔曰民爲邦本二固邦寧天下永平
日久民既庶矣而養生送死尚未能无憾朕甚憫焉今鰥寡孤
獨既有居養之法若疾而无醫則爲之置安濟坊貧而不葬則
爲之置漏澤園朕之志於民深矣監司守令奉行毋忽六月丙
子吳復解池監寶戊子趙撝之罷秋七月丁巳京畿四面置鋪
屏衛京師八月九鼎成甲申奉安九鼎戊子 詔即国丙巳之
地建明堂辛卯 詔曰道形而下先王軀之協於度數播於声
詩其樂与天地同流雅頌不作久矣去聖逾遠遺声弗存施
者得隱逸之士於草茅之賤獲英莖之器於受命之邦適時之
宜以身爲度鑄鼎以起律因律以制器按協於庭八音克諧
祖宗積累之休上帝克相亶朕之德哉昔堯有大章舜有大韶
三代之王亦各異名今追千載而成一代之制宜賜名曰大晟

朕將薦郊廟享鬼神和万邦与天下共之豈不美與其舊樂勿
用時祭京用魏漢津鑄鼎作樂漢律取尚書身爲度多義以
上竿二十四當四六之數取上中指以爲黃鍾之寸而生度量
權衡以作樂而京爲緣飾之 詔陝西置蕃李九月己亥大赦
天下 詔元祐黨人徙移近地惟不得至四輔畿甸乙巳 詔
曰三時務農一時講武先王之政也應京畿三路保甲並於農
隙時教閱冬十月壬辰日有黑子十二月乙亥 詔大司成攷
德行道藝歲貢之

五年春正月庚子彗出西方甲辰吳居厚門下侍郎劉摯中書
侍郎乙巳 詔曰乃孟春之夕星文變見朕甚懼焉應中外臣
僚並許直言朝政闕失朕虚心以改以銷乾象之變 詔元祐
元符係籍黨人朝堂及外處石刻並令除毀丁未大赦天下罷

方田壬子罷園土二月丙寅蔡京罷趙挺之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三月丙辰蔡京似薨夏五月辛亥皇子栩封魯國公秋七月壬寅 詔改元冬十月壬戌 詔曰有天下者尊事上帝敕命惟幾敢有弗虔而釋氏之教脩營佛事妄以天帝次於鬼神之列瀆神踰分莫此之甚其能克享上帝之心乎有司其除削之以稱朕嚴恭寅畏之意十一月辛卯陳王似薨十二月己未劉達罷

大觀元年春正月戊子朔大赦天下置議礼局于尚書省甲午蔡京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壬寅吳居厚罷壬子何執中中書侍郎鄧洵武尚書左丞梁子美尚書右丞丁巳 詔曰古之學者三年通一經十有五年則五經皆通熙寧中進士以經術今已三十餘年士益習矣自今考生願兼他經者聽量立陞進

之法使天下全材異能得以進焉二月丁酉趙挺之罷何執中門下侍郎鄧洵武中書侍郎梁子美尚書左丞朱諤尚書右丞甲寅 詔以八行取士夏五月己丑皇子楫封楊國公張懷素以吳儲吳侔謀反伏誅庚寅鄧洵武罷甲午頒新樂六月己未梁子美中書侍郎乙亥朱諤薨秋八月丁巳皇弟似封魏王僖鄧王 皇第九子封蜀國公己未上 僖祖徽號曰 僖祖立道肇基積德起功懿文憲武睿和至孝皇帝庚申徐處仁尚書右丞林摠同知樞密院事九月辛亥太享 明堂大赦天下冬十月辛酉蘇州地震癸亥大雨雹徐處仁以母憂罷閏月丙戌林摠尚書左丞鄭居中同知樞密院事十一月壬戌 詔曰朕承 祖宗休烈万邦作孚典章文物於斯為盛永惟受命之符當有一代之制而尚循秦六璽之用度越百年之久或未大備

自天申命地不受寶獲金玉於異土得好玉於編氓八宝既成
變无前比殆天所授非人能爲顧何德以永之哉夫制而用之
存乎其人天人相因自然之理足以繼志 烈考而傳之万世
可以來年正月朔旦御太慶殿恭受八寶

二年春正月壬子朔 皇帝受八寶大赦天下庚申皇弟俱封
燕王偲越王 皇長子封定王楷嘉王樞建安郡王杞文安郡
王栩安康郡王棧濟陽郡王 皇第九子封廣平郡王丙子以
內侍童貫爲武康軍節度使三月甲子皇子材封魏国公乙亥
皇子模封鎮国公黃河清夏五月庚戌朔日有食之乙丑洮州
溪哥城王子臧征僕哥降六月乙酉涪州夷族納土秋八月丙
申梁子美罷九月辛亥林樞中書侍郎余深尚書左丞壬申皇
子植封吳国公癸酉 皇后王氏崩冬十一月辛酉訪求古礼

器壬戌 詔討論臣庶祭礼癸亥 詔曰礼當追述三代之意
適今之宜開元礼不足爲法今親制冠礼公葦付議礼局餘五
禮令視此編次十二月壬辰葬 靖和皇后于裕陵之次

三年春正月丁卯夷州納土己巳胡耳西道蠻納土二月丙子
朔播州納土三月壬申張康国薨夏四月戊寅林樞罷癸巳鄭
居中知樞密院事管師仁同知院事癸卯余深中書侍郎薛昂
尚書左丞劉正夫尚書右丞六月甲戌朔管師仁罷丁丑祭京
以太師罷辛巳何執中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秋八月乙酉
皇子朴封雍国公九月皇子棣封徐国公江淮大旱自六月不
雨至于冬十月十二月 詔東南罷鑄夾錫錢

四年春二月己丑余深門下侍郎張商英中書侍郎侯蒙同知
樞密院事丁酉罷河東河北京東鑄夾錫錢夏五月丁未彗出

奎婁戊午大赦天下余深罷六月乙亥張商英尚書右僕射兼
中書侍郎丙申薛昂罷秋七月戊申皇子樛封異國公八月乙
亥劉正夫中書侍郎侯蒙尚書左丞鄧洵仁尚書右丞庚辰吳
居厚門下侍郎閏月己酉 詔太廟親祠不用犬牲九月丙寅
朔日有食之冬十月丁酉立 貴妃鄭氏爲皇后鄭居中罷庚
申吳居厚知樞密院事十一月丁卯祀 昊天上帝于圜丘大
赦天下 詔改元十二月罷內藏東北出剩鹽鈔及六路 上
供錢鈔

東都事略卷第十

東都事略卷第十一

本紀十一

政和元年春正月戊寅皇子樛封定國公三月癸酉王去裴同知
樞密院事夏淮南旱五月戊辰 詔以當十錢當三秋八月丁
巳張商英罷九月戊寅王去裴罷以良貫使于遼丁亥皇子樛封
廣國公冬十月辛卯 詔曰朕奉承 聖考任賢使能惟恐弗
及用事之臣弗迪訓告乘高執而爲邪附下罔上陰害紹述茲
跡既露猶復怙終朕其羞之朕於士大夫矜以節行厲以廉耻
寵以高爵厚祿可謂无負矣其有險詖躁競朋黨比周朕則放
棄戮辱焉布告列位咸諭朕意十一月癸亥 詔曰毀傷文体
有害風教况夷人之法中華豈可效之監司員禁止丙子皇子
樛封福國公

二年春正月童貫使還以其叛臣馬植來歸易姓名曰李良嗣
夏四月己丑 詔縣令勸課癸卯 詔曰古者井天下之田而
衣食足 神考方天下之田以正經界庶乎復古矣今續而成
之以紹先烈焉其復方田五月皇子椿封慶国公已巳蔡京以
太師楚国公三日一至都堂議事六月己丑余深門下侍郎秋
七月甲子 詔曰親 仁也今宗族蕃衍盛大其置敦宗院於
兩京以養宗室九月癸未 詔曰前代以僕臣充宰相之任六
卿爲三公之官昔我 神考有志改爲或未遑暇朕適追來孝
若昔大猷稽三代公孤之名攷左輔右弼之號是正名實推古
之師官不必備而惟其人祇于新書克祇厥服以成 烈考之
志宜以太師太傅太保爲三公少師少傅少保爲三孤以左輔
右弼太宰少宰易侍中 書令左右僕射之名舊以太尉司徒

司空爲三公及尚書置令並罷又 詔太尉古官舊掌武事雖
循秦漢爲三公之任名稱已久可改爲武選一品之位在節度
使之上其儀物班序居執政之次各十月戊子獲元圭於民間
蔡京以爲天錫禹者十一月戊寅 皇帝受元圭於大慶殿大赦
天下辛巳何執中改少傅太宰兼門下侍郎十二月辛亥皇子
樞封衛国公是歲定国公祺薨

三年春正月甲子 詔曰朕荷天之休錫以元圭告成厥功推
原本始實自我 烈考弛張弛綸權輿万事以克用又亦惟我
哲宗繼志述事克篤前烈顧朕何德以堪之求言孝思不可不
告可差官冊告 求裕 求泰陵 神宗尊謚不著稽古建立
法度之意 哲宗遵制揚功永未昭顯其令羣臣議奏丁丑吳
居厚罷鄭居中知樞密院事己卯皇子樞封韓國公二月辛卯

崇恩太后崩三月壬子朔日有食之夏四月南平夷納土癸巳
鄧洵仁罷己酉薛昂尚書右丞閏月丙辰 詔曰周稱王姬見
於詩雅姬雖周姓攷古立制宜莫如周今帝天下而以主封姬
可改公主爲帝姬郡主爲宗姬縣主爲族姬其稱大者可並依舊
仍以媼名二字易其國號兩國者以四字庚午慶國公椿薨五
月丙午 昭懷皇后祔葬泰陵己酉以大晟樂班之天下其舊
樂悉禁秋七月己亥貴妃劉氏薨九月創方澤以祀地祇冬十
一月壬寅祀 昊天上帝于圜丘大赦天下增上 神宗徽號
改定 哲宗尊謚戎州夷人納土十二月保州納土
四年春二月 皇長子行冠礼于文德殿夏五月丙戌始祭
地祇于方澤赦天下霸州納土冬十一月丁丑皇子挺封相國
公

五年春正月夷卜漏犯瀘州二月乙巳立 皇長子定王爲皇
太子甲寅大赦天下夏六月孟昌齡擊大任作三山橋秋七月戊
辰朔日有食之丁丑 詔建明堂丁亥皇子機封陳國公機封瀛
國公冬十一月丙戌皇子煥封惠國公十二月戊午趙適擒卜
漏是歲遼人与女真交攻遼人大敗

六年春二月童貫僉書樞密院事宜抚陝西河東河北二月辛
丑茂州夷人納土夏四月辛未何執中以太傅致仕己丑罷夾
錫錢庚寅 詔蔡京三日一朝仍赴都堂及輪往逐省治事辛
卯上 玉皇尊號曰太上開天執符御歷含真體道昊天玉皇
上帝童貫以种師道之師大敗夏人於臧底河成德軍五月庚
子鄭居中太宰兼門下侍郎劉正夫少宰兼中書侍郎壬寅鄧
洵武知樞密院事秋七月庚子 詔曰朕嗣 先帝盛德大業

法成令具吏習而民安之休祥存臻四方蒙福生齒日衆本支蕃衍蠻夷納土開疆寢廣興事造功制礼作樂四方之遠人材之衆倍徙於前遠矣挾姦罔上者於太平豐亨豫大之時欲爲五季變亂裁損之計朕若稽古訓審而後行而施之罔極豈有改作蓋害成之人敢行私智爲臣不忠罪莫大此可令御史臺覺察糾奏荆湖亦蠻寇攻沅州八月癸亥詔邊臣曰北虜不道結讐女真南北生靈皆朕赤子凡百奉措當務持重違者朕不汝貸己巳侯蒙中書侍郎薛昂尚書左丞九月辛卯朔上昊天尊號寶冊丙申大赦天下各十一月己亥祀昊天上帝于圜壇大赦天下庚子白時中尚書右丞辛丑魏國公材薨癸卯上后土徽號曰承天效法厚德光大后土皇地祇皇子握封鄆國公十二月乙酉劉正夫致仕遼主延禧与女真戰大敗而潰邪律淳自立於燕

七年春正月召道士林靈素于温州築通真宮以処之癸丑皇帝崇尚道教號教主道君皇帝二月辛未改天下天安觀爲神霄玉清万壽宮无觀者以寺充仍設長生大帝君青華大帝君像建寶籙宮三月乙未童貫權領樞密院事夏五月辛丑祭地祇于方澤赦天下六月明堂成秋七月庚子詔八寶增定命寶自今以九寶爲稱八月鄭居中以母憂罷九月宗祀于明堂大赦天下各十月乙卯朔御明堂平朔左个以是月天運致治布告于天下自是月朔布政孟冬頒歷率推攷氣運具之文辭以爲常戊寅侯蒙罷十一月鄭居中起復余深少宰兼中書侍郎白時中二書侍郎十二月丁巳薛昂門下侍郎庚午良貫領樞密院事

重和元年春正月甲申朔 皇帝受定命寶戊子皇孫謀封崇
國公己丑大赦天下庚戌王黼尚書左丞良貫帥師與夏人戰
于割牛城我師敗績熙河帥劉法死之二月庚午遣馬政由海
道聘女真夏五月壬午朔日有食之六月癸酉夏人納款秋七
月壽山良嶽成八月庚午建道亨癸酉皇子椅封嘉國公九月
辛巳 宗祀明堂自是歲以爲常庚寅薛昂罷白時中門下侍
郎主黼中書侍郎馮熙載尚書左丞范致虛尚書右丞辛丑鄭
居中罷閏月丁卯皇子椅封鄆王丙子 詔曰昔我藝祖受
禪于周嘉祐中擇柴氏一人封崇義公而三恪之封不及禮蓋
未及除崇義公依舊外擇柴氏最長見存者爲周恭帝後以其
世監周陵廟與知縣請給以示繼絕之仁爲國三恪各十一月
己酉朔大赦天下改元丙子 詔服鞞改用履

宣和元年春正月壬子皇子樞封肅王杞景王乙卯詔改佛爲
大寬金仙餘爲仙人大士僧稱德士尼爲女德士寺爲宮院爲
觀禁銅鈸塔像佛賜天尊服德士依道流戴冠丁巳女真遣使
者來余深太宰兼門下侍郎王黼少宰兼中書侍郎癸酉皇子
棟封溫國公二月庚辰 詔行藉田改元三月己未馮熙載中
書侍郎范致虛尚書左丞張邦昌尚書右丞京師大水是月
皇后親蠶夏四月丙子朔日有食之癸巳禁邊將以陳亡爲逃
亡者秋八月丁酉神霄宮成九月乙卯范致虛以母憂罷冬十
一月乙卯祀 昊天上帝于園壇大赦天下放林靈素歸于溫
州戊辰張邦昌尚書左丞王安中尚書右丞是歲金人攻遼國
陷其東京黃龍府

二年春正月甲子罷道亨二月乙亥趙良嗣王瓌聘金國夏五

月甲子祭地祇于方澤六月戊寅蔡京致仕乙酉罷方田秋
七月皇子棖封英國公九月壬寅金國遣錫惠曷魯等來乙巳
詔復佛號德士復爲僧丙辰以馬政聘金國冬十月戊辰朔日
有食之睦州方臘陷睦婺杭歙等州十一月己亥余深罷庚戌
王黼太宰兼門下侍郎十二月丁亥以童貫譚稹討方臘己丑
鄭居中權領樞密院事

三年春正月壬寅鄧洵武薨戊午皇子柎封濟王模樂安郡王
二月丁卯罷淮南兩浙福建等路計置華石詔罷辟雍癸巳
大赦天下方臘陷楚州淮南盜宋江犯淮陽軍又犯京東河北
入楚海州夏四月丙寅貴妃劉氏薨庚寅童貫以其將辛興宗
與方臘戰于青溪擒之五月丙申宋江就擒戊戌鄭居中領樞
密院事蝗閏月置應奉司秋七月戊子童貫俘方臘以獻八月

丙辰方臘伏誅冬十一月丁丑馮熙載罷張邦昌中書侍郎王
安中尚書左丞李邦彥尚書右丞辛巳皇子柎封儀國公十二
月壬子皇子棖封益王皇第九子封康王模祁王羣盜悉平
四年春正月金國遣使來約夾攻遼國丁丑以童貫宣撫陝西
河東河北時金人已破中京遼主延禧遁上以三策付貫如燕
人悅而從之因以復舊疆上也如耶律淳納土稱藩中也如燕
民未悅服按兵巡邊全師而還下也二月丙午皇子植封信安
郡王三月辛酉幸太宰夏四月以童貫爲河北河東路宣撫使
蔡攸副之丙午詔求遺書于天下五月丁卯皇子柎封昌國
公童貫以楊可世之師與遼人戰于涿州之新城敗績种師道
進軍白溝爲蔓密所襲詔班師六月耶律淳死其妻蕭氏
納款秋八月辛亥遼國郭藥師以涿易二州來降九月己未金

國遣徒姑且烏歇高慶裔來冬十一月庚午祀昊天上帝于園壇大赦天下十二月戊子趙良嗣周武仲使于金国壬寅皇子植封莘王

五年春正月王安中爲河北燕山路宣撫使二月乙酉李邦彥尚書左丞趙野尚書右丞皇子朴封華原郡王棣高平郡王三月乙卯金国遣寧朮割王度刺撒盧母來命盧益趙良嗣馬擴聘之夏四月庚子童貫蔡攸帥師入燕山庚戌赦河北河東燕山路詔燕京改爲燕山府趙良嗣等得金国誓書以燕京六州來歸至是抚定五月庚申王黼爲太傅楚国公平州張覿以其地來降癸酉祭地祇于方澤六月戊申鄭居中薨辛亥蔡攸領樞密院事秋七月己未童貫致仕庚午羣臣上尊號曰繼天興道駿文神武睿聖皇帝上不許八月辛丑遼国四軍薨离不率

師犯景薊與王師遇敗之于峯山冬十二月戊申皇子朴封儀王棣封徐王

六年春正月奚人殺薨离不傳首于我詔曰朕誕膺帝命克紹先猷取亂侮亡恢復境土施大澤於燕雲間舊俗來歸如水就下獨僞四軍大王薨离不悖衆逆命前年首犯王師於白溝繼復旅拒燕城旋命偏師敗於廣陽之北乃敢干天之紀擅即偏位去年輒寇景薊罪不容誅爰飭六師大敗於峯山隻輪不返甲辰傳首京師惟予克相上帝以遏亂畧皇天助順宗祏垂休有此駿功朕敢專享可擇日奏告宗廟二月丁亥皇子樗封河間郡王己亥親耕籍田閏三月辛巳皇后親蠶夏四月己酉陳橋顯列營成丁巳李邦彥以父憂起復六月起燕雲免夫錢於逐路郡縣守吏往往以軍法誅民河北盜起秋八月

乙卯童貫落致仕領樞密院事陝西河北河東燕山府路宣撫使金人以我之納張覓也欲敗盟故復用貫壬戌大赦天下九月乙亥白時中太宰兼門下侍郎李邦彥少宰兼中書侍郎丁亥趙野尚書左丞宇文粹中尚書右丞蔡懋同知樞密院事金人來取張覓傳首与之冬十一月丙子王黼致仕丙戌詔尚書省置講議司十二月癸亥蔡京落致仕領三省事是歲金人擒遼主延禧于夾山遼亡

七年春正月癸酉朔詔告諭河北河東盜賊唐鄧汝穎流移人戶方春田桑宜使復業言念良民皆吾赤子比緣用非其人政失厥中不能撫御安集使飢寒流離扶老携幼動以万計轉而爲盜非其本心爲之惻然其赦厥罪仍放宣和六年未納稅租監司州縣奉行毋忽乙亥詔曰往者臺綱不振植黨交私

耳目之寄夫何賴焉朕今廣開言路爾其各揚乃職毋憚大吏毋徇私交毋伺大臣風旨以爲鄉背務公好惡振紀綱以副朕意二月己巳皇子棣封南康郡王榛平陽郡王三月丙戌皇子瑛封建安郡王夏四月庚申蔡京致仕戊辰詔曰坐而論道於燕閒者三公之事作而相与推行者宰輔丞弼之職今居三公論道之位而總理三省衆務使宰輔丞弼殊成備員殊失所以紹述憲章之意可於尚書省復置令虛而不除三公止係階官更不總領三省若曰佐王論道經緯國事則三公其任焉三省並依元豐成憲毋復侵紊五月壬午皇子樞封潤國公壬辰詔曰有司凡有侵漁蠹耗之事理宜裁抑應不急之務无名之費令講議司條具以聞六月乙巳童貫封廣陽郡王秋七月庚午朔禁士庶名字有犯天王君聖及主字者甲戌皇子禔封沂

王八月罷講議司冬十一月丙戌祀 昊天上帝于圜壇大赦
天下金人分道入寇斡离不寇燕山黏罕寇河東踰石嶺關兩
酋會于河北遂以兵向京師十一月罷應奉司戊午 皇太子
除開封牧 詔曰朕獲承 祖宗休德託于士民之上二紀于
茲雖兢業存于中心而過咎形于天下蓋以寡昧之資藉盈成
之業言路壅蔽導諛日聞恩倖持權貪饕得志搢紳賢能陷於
黨籍政事與廢拘於紀年賦斂竭生民之財戍役困軍伍之力
多作无益侈靡成風利源辜摧已尽而牟利者尚肆誅求諸軍
衣糧不時而冗食者坐享富貴災異譴見而朕不悟衆庶怨對
而朕不知追惟已愆悔之何及已下信詔大革弊端仍命輔臣
蠲除害政凡茲引咎與自朕躬庶以少謝天下譴怒之心保全
祖宗難難之業慨念前此數有詔旨如下令以求直言脩政以

應天變行之未久奪于權臣乃復歸咎建議臣僚使號令不信
士氣沮傷今日所行實諸天地後復更易何以有邦況當今急
務在通下情不諱切直之言兼收勇智之士思得奇策庶能解
紛望四海勤王之師宣二邊禦敵之略求念 累聖仁厚之德
涵養天下百年之餘豈無四方忠義之人來徇國家一日之急
應天下方鎮郡邑守令各率師募衆勤王捍邊能立奇功者並
優加異獎不限常制草澤之中懷抱異材能爲國家建大計定
大業或出 使疆外者並不次任使其尤異者以將相待之中外
臣僚士庶並許實封直言極諫於登聞檢院通進司投進朕當
親覽雖有失當亦不加罪咨尔萬方躬予至意庚申 皇帝遜
位于 皇太子辛酉 皇太子即位尊 皇帝曰 道君太上
皇帝居龍德宮 皇后曰道君太上皇后靖康二年二月丁卯

道君皇帝出郊三月丁巳 道君皇帝北狩紹興五年四月乙未 道君皇帝崩 聖壽五十四謚曰聖文仁德顯孝皇帝廟號徽宗十二年八月乙丑歸殯于龍德宮十月丙寅葬永祐陵丙午加上尊謚曰 躋神合道駿烈遜功聖文仁德憲慈顯孝皇帝

臣稱曰元符末命 欽聖定策以立 徽宗起范純仁于謫中欲任以相事而純仁以病不能造 朝烏虜純仁不得相 徽宗于初政此治亂之所以分也夫忠臣進則朝廷尊君陰用則亂作 徽宗既已悟矣於是改過不吝以彰信兆民遜位于子以克謹天戒雖 二駕遂符而 大業復興有以也夫

東都事略卷第十一

東都事略卷第十二

本紀十二

欽宗恭文順德仁孝皇帝 徽宗長子也母曰 顯恭皇后王氏以元符三年四月己酉生于坤寧殿時 徽宗甫登位即生嫡長欲異其礼越三日辛亥大赦授山南東道節度使封韓國公建中靖國元年改鎮興德封京兆郡王崇寧二年拜司空移鎮武昌封定王三年拜太保五年立為皇太子宣和七年金人入寇除開封牧 徽宗內禮以十二月辛酉即 皇位于垂拱殿 徽宗出居龍德宮吳敏門下侍郎壬戌大赦天下立皇太子妃朱氏為皇后甲子黏罕圍太原耿南仲僉書樞密院事金人陷信德府丙寅上 道君皇帝尊號曰 教主道君太上皇帝 母皇后曰 道君太上皇后 詔改元

靖康元年春正月丁卯朔 詔求直言戊辰金人犯濬州內侍
梁方平以其兵遁大將何灌亦望風潰金人遂度河己巳 詔
親征吳敏知樞密院事 道君皇帝東幸庚午李綱尚書右丞
宇文粹中扈從東幸綱建議城守罷親征以綱為行營使辛未
白時中罷李邦彥太宰兼門下侍郎張邦昌少宰兼中書侍郎
趙野門下侍郎王孝迪中書侍郎蔡懋尚書左丞金人逼京師
癸酉幹離不軍至城下遣李枕鄭望之使于軍前金人移壁開
遠門唐恪同知樞密院事蔡懋為京城四壁守禦使金人攻通
天景陽門又攻陳橋封丘衛州等門大將何灌死之丙子 皇
弟康王使虜營庚寅張邦昌從 康王詣虜營辛巳 道君皇
帝至鎮江府路允迪僉書樞密院事大風吹沙皇子諶封大寧
郡王乙酉路允迪使河東黏罕軍丁亥种師道姚平仲兵至關

下以師道同知樞密院事京畿河東北路宣撫使四方勤王並
隸之己丑种師道与金人戰于板橋敗之癸巳大霧四塞二月
李枕鄭望之至虜營虜先遣枕歸是夜姚平仲率步騎万人劫
虜砦以敗還李綱罷庚子金人求 上母弟為質辛丑以宇文
虛中王休使幹離不軍齎割三鎮詔書以往太孺生伏闕上書
擅殺內臣于闕下李綱復為尚書右丞金人遣王訥隨宇文虛
中來報聘金人攻咸豐門癸卯皇弟肅王樞使幹離不軍蔡懋
罷徐處仁中書侍郎宇文虛中僉書樞密院事乙巳以宇文虛
中王休再使幹離不軍是日 康王還自虜營丙午罷明堂頒
朔布政丁未金人退師戊申大赦天下 詔曰自今庶事並遵
用 祖宗舊制選用大臣裁抑內侍不崇飾恩倖不聽任姦人
不輕爵祿不濫賜予不奪爾居以營燕遊之地不竭爾力以廣

浮用之費凡蠹國害民之事一切寢罷咨爾有衆明聽朕言庚
戌李邦彥罷張邦昌太宰兼門下侍郎吳敏少宰兼中書侍郎
李綱知樞密院事耿南仲尚書左丞李昉尚書右丞辛亥宇文
粹中罷癸丑种師道罷黏罕兵次高平甲寅童貫蔡攸貶貫仍
致仕金人陷隆德府守臣張確死之辛亥斬梁方平于都市遣
王雲曹曦使幹離不軍王孝迪罷三月戊辰李昉罷己巳張邦
昌罷徐處仁太宰兼門下侍郎唐恪中書侍郎何栗尚書右丞
許翰同知樞密院事庚子宇文虛中罷命趙野蔡攸奉迎道
君皇帝辛巳道君皇帝至南京壬午詔曰朕承道君皇
帝付託之重即位十有四日金人之師已及都城大臣建言捐
金帛割土地可以紓禍賴宗廟之靈守備弗缺久乃退師而
金人要盟終弗可保今肅王度河北去未還黏罕深入南陷隆

德又所過殘破州縣掠士女朕夙夜追咎何痛如之己詔元主
和議李邦彥及奉使許地之人悉行罷黜又詔种師道姚古
种師中往援三鎮朕惟祖宗之地尺寸不可與人且保塞
陵寢所在誓當固守不忍陷三鎮二十州之民以媮頃刻之安
与民同心永保疆土播告中外使知朕意癸卯命李綱迎道
君皇帝于南京辛卯李綱自南京還夏四月丁酉朔立大寧郡
王諱為皇太子戊戌夏人寇震威城己亥道君皇帝至自南
京入居龍德宮癸卯耿南仲門下侍郎戊申置詳議司于尚書
省己酉趙野罷壬子幹離不遣賈寔并企來甲寅以种師道為
河北河東宣撫使戊午皇弟棣封和王榛信王癸亥誅趙良
嗣五月庚午寒如深冬甲戌赦河北丁丑种師中与金人戰于
榆次死之甲申罷詳議司六月戊戌李綱為河北河東宣撫使

辛丑以劉韜為副使壬寅皇弟 握封安康郡王捷廣平郡王
詔曰朕既詔三省樞密院並依 祖宗舊法而羣臣庶士亦當
講孔孟之正道察安石舊說之不當者壬戌彗出紫微垣秋有
辛卯誅童貫勝捷軍叛犯濮州韓世忠討平之八月辛丑 詔
以彗見條具疾苦俾官吏除苛解饒糴召和氣折可求与金人
戰敗績退保汾州甲辰以宗澤使幹離不軍李若水使黏罕軍
已未徐處仁吳敏罷唐恪少宰兼中書侍郎何桌中書侍郎陳
過庭尚書右丞許翰罷聶昌同知樞密院事李回僉書樞密院
事九月丙寅黏罕陷太原府仲張孝純為金人所執戊寅李綱
罷分天下為四道置四帥帶都總管北京帥總北道西京帥總
西道南京帥總東道鄧州帥總南道冬十月丁酉金人陷真定
府戊戌金人遣楊天吉王訥來欲割三鎮要尊號車輅等 朝

廷以帝號車輅及三鎮稅數遣王雲同訥行庚子陷汾州守臣
張克戩死之丁未馮澥知樞密院事壬子 皇弟康王使幹離
不軍以王寓為尚書左丞副之寓辟行貶以馮澥代之丙辰金
人犯平陽府澤州十一月丙寅夏人陷懷德軍守臣劉銓通判
杜翊世死之戊辰 康王還馮澥罷王雲還言虜必欲得三鎮
庚午 詔河東河北京畿清野甲戌金人度河乙亥命 皇弟
康王再使幹離不軍王雲副之京師戒嚴丁丑何桌罷陳過庭
中書侍郎孫傳尚書右丞庚辰 康王至相州辛巳命聶昌領
守禦使壬午 康王次磁州磁人殺王雲 康王回相州命耿
南仲使幹離不軍聶昌使黏罕軍甲申孫傳同知樞密院事曹
輔僉書樞密院事乙酉幹離不軍至城下丁亥李回罷金人攻
通津門楊天吉等再來己丑張叔夜以南道勤王之師到 闕

庚寅 皇帝幸東壁勞軍何桌門下侍郎閏月壬辰 皇帝幸西壁唐恪罷改太宰少宰復為左右僕射以何桌為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癸巳 皇帝幸東壁是日迎土牛以借春甲午 皇帝幸北壁大雨雪金人陷懷州守臣霍安國死之乙未 皇帝幸西壁丙申 皇帝幸南壁金人陷拱州丁酉赤氣亘天馮澥尚書左丞黏罕兵薄南壁王宗漣下城与金人戰敗績庚子 皇帝幸東壁張叔夜僉書樞密院事金人攻宣化門壬寅 皇帝幸北壁癸卯聶昌至絳州遇害甲辰大雪金人陷亳州丙午大雪金人為鵝車以攻城已酉命 皇帝弟康王為兵馬大元帥辛亥金人來議和要親王出盟壬子遣曹輔馮澥及宗室仲溫士訥使于虜營癸丑仲溫士訥還甲寅至丙辰大風雪不止金人陷京師 上曰朕不用种師道言以至於此初虜騎之去

也師道常勸上半度擊之不然異日必為後患至是果然金人遣蕭慶等四人來要 皇帝會盟議欲請 道君皇太子越王鄆王為質 上曰朕為人子豈可以 父為質哉丁巳 道君皇帝入居延福宮金人盡得四壁遣李若冰再使虜營金人招宰相議事乃遣何桌及濟王相桌相回同金人四人來議和自乙卯雪大作盈三尺不止天地晦冥雪霽彗星竟天 己未何桌再往軍前 詔曰大金堅欲 道君出郊朕以 宗廟生靈之故義當親往咨尔眾庶无致驚疑庚申旦日赤如火辛酉 皇帝出郊入虜營十二月壬戌朔 皇帝弟康王開兵馬大元帥府于相州癸亥 皇帝還宮甲子金人來索金一千万錠銀二千万錠縑帛如銀之數以犒軍乙丑 詔曰元祐皇后逮事宣仁聖烈皇后 欽聖憲肅皇后又曾經送 哲宗皇帝山陵

元符之末 欽聖憲肅皇后垂簾曾降指揮復冊命為 元祐
皇后可檢會恭依元降指揮仍尊為 元祐皇后以順天下之
意丙寅遣陳過庭劉韜折彦文往河北河東割地金人拘過庭
于軍前丁卯金人來索軍哭乙亥 皇弟康王如大名府是夜
京師火癸未 詔曰風雪大寒小民闕乏凍餒皆朕不德所致
其艮山竹木許任便樵採庚寅 皇弟康王如東平府金人犯
蔡州

二年春正月庚子 皇帝再出郊入虜營丙午劉韜死于虜營
二月丙寅吳玠莫儔自虜營持文書令依金主詔推薦異姓堪
為人主者從軍前備禮冊命仍邀 道君皇帝出城丁卯 道
君皇帝 道君皇后同出郊鄆王楷以下諸王妃公主都尉皆
從燕王越王亦出辛未 皇后皇太子同出郊壬申孫傳張叔

夜往軍前戊寅虜歸張邦昌庚辰 康王如濟州金人无礼於
我李若冰死之乙酉金人以金銀不足殺梅執礼程振陳知質
安扶三月辛卯朔張邦昌入京師丙申吳革謀起義不克死之
丁酉金人立張邦昌國號大楚宗澤与金人戰于長垣敗之庚
子金人來取宗室甲辰金人入內藏庫乙卯馮澥曹輔路允迪
等還何處孫傳張叔夜秦檜司馬朴以廢立異議令奉家北迁
丁巳 道君皇帝北狩夏四月庚申朔 皇帝北狩金人退師
遂取河東河北地辛酉 康王以檄書告諭四方壬戌邦昌迎
元祐皇后入居延福宮號 宋太后癸亥羣臣勸進于康王甲
子邦昌以書至 大元帥府丁卯謝克家以邦昌之命齎玉璽
至 大元帥府戊辰邦昌請 元祐皇后垂簾聽政庚午邦昌
復辟癸酉在京文武百官勸進于 康王乙亥以路允迪為奉

請車駕進發使范宗尹副之 康王自洛州由金鄉單父以至南京癸未駐軍府治甲申張邦昌至南京伏地慟哭請死王尉抚之戊子 元祐皇后遣使齊手書于南京五月庚寅朔康王即皇帝位于南京遙上尊號曰 孝慈淵聖皇帝紹興三十一年金国使來言 皇帝去冬崩聖壽六十一七月癸未謚曰 恭文順德仁孝皇帝廟號 欽宗 臣稱曰自吾有狄難而 欽宗適丁斯時天下之勢岌岌矣 欽宗乃當宁與歎思得賢佐以張國威而朝无君子終敗乃事蓋百六之會難逭也然民之戴 宋有死无二此 仁聖所以中興于南都云

東都事略卷第十二



澤州府志

都事略卷第十三

承議郎新權知龍州軍州兼管內勸農事管界沿邊都巡檢使僉官王稱

世家一

詩稱關雎之德所以正夫婦而化天下也是以輔佐君子有逮下之仁而無嫉妬之心懷進賢之志而有憂勤之念用能助成一代之治以興太平之基塗山啓夏任姒作周豈不曰內德之茂哉 昭憲杜后篤生 上聖以造我 宋其宏規遠慮實應關雎之德與塗山任姒亦何以異自 昭憲以降正始之道相守如一皆以遵承 祖宗家法爲先是雖賢德懿範有所從始然亦列聖脩身正心齊家之本有以極其摯如此至於名品之別儀制之序其所由來者尚矣故略而不書
宣祖昭憲皇后杜氏定州安喜人也父爽贈太師 后旣笄歸

于宣祖治家嚴毅有禮法生太祖太宗周顯德中太祖爲定國軍節度使封南陽郡太夫人及太祖爲羣情推戴自陳橋還京師人走報后曰點檢已作天子后曰吾兒素有大志今果然矣太祖既即位拜后於堂上衆皆賀后愀然不樂左右進曰臣聞母以子貴今子爲天子胡爲不樂后曰吾聞爲君難且天子者置身兆庶之上若治得其道則此位可尊苟或失馭則求爲匹夫不可得是吾所以憂也子其勉之太祖再拜曰謹受教於是尊爲皇太后建隆二年后不豫太祖侍藥餌不離左右疾亟召趙普入受顧命后因問太祖曰汝知所以得天下乎太祖鳴噓不能對后問之如初太祖曰臣所以得天下者皆祖考及太后之積慶也后曰不然正由周世宗使幼兒主天下耳使周氏有長君

天下豈爲汝有乎汝百歲後當傳位于汝弟四海至廣萬幾至衆能立長君社稷之福也太祖頓首泣曰敢不如太后教后因謂趙普曰爾同記吾言不可違也命普於榻前爲約誓書普於紙尾自書名云臣普書藏之金匱命謹密宮人掌之后崩于滋德殿年六十謚曰明憲葬安陵神主祔享太廟乾德二年改卜安陵更謚曰昭憲合祔安陵太祖孝惠皇后賀氏開封人右千牛衛率府率景思長女也晉開運初宣祖爲太祖嫖焉太祖領定國軍節度使封會稽郡夫人性溫恭柔順事舅姑盡禮生子德昭周顯德五年寢疾崩年三十宋興追冊爲皇后謚曰孝惠葬于安陵之西北神主享于別廟神宗時與孝章淑德章懷並祔享太廟

孝明皇后王氏邠州新安人彰德軍節度使饒之第三女也
孝惠崩納爲繼室封琅邪郡夫人建隆元年立爲皇后后慈
仁恭勤奉養太后得其驩心崩年二十二謚曰孝明葬于
安陵之北 神主享于 別廟太平興國二年祔享 太廟
孝章皇后宋氏河南洛陽人左衛上將軍偁之長女也 孝明
崩太祖遂聘入宮爲皇后年十七性柔順好禮 太祖崩號
開寶皇后居西宮雍熙四年移居東宮崩年四十四謚曰孝章
祔葬 永昌陵之北神主享于 別廟 神宗時升祔 太廟
臣稱曰廟室祔以一后若追冊者則否 太祖祔以孝明者禮
之正也 太宗祔以 懿德者蓋以 明德在也及 明德崩
與 懿德同祔而 元德以誕育 真宗亦得祔焉此則禮從
變也於此之時 孝章豈不應與 孝明同祔邪 真宗廟室

亦祔 三后而 孝章又不得升配 太祖復何邪至 神宗
之世追冊之后並配于廟於是 孝章始升祔云
太宗淑德皇后尹氏相州濮人滁州刺史廷勛之女也 太宗
在周時娶焉早崩 太宗即位追冊爲皇后謚曰淑德葬于
孝明陵之西北享于 別廟後神主升祔 太廟
懿德皇后符氏陳州宛丘人魏王彥卿第六女也顯德初歸
太宗 國初封汝南郡夫人建隆二年封楚國夫人 太宗封
晉王進封越國崩年三十四葬于安陵之西北 太宗即位追
冊爲皇后謚曰懿德享于 別廟 真宗即位 詔有司議
太宗配右宰相請以 懿德配而宗正卿趙安易請以 淑德
配是時禮官以 明德在萬安宮 淑德 懿德生不及尊崇
之位没升配享於人情未安請虛配位祕閣校理吳淑駁議皆

以爲未允時將追尊 元德淑因請以 元德升配 詔曰禮
非天降地出酌于人情其以 懿德皇后配於是 神主升祔
太廟

明德皇后李氏潞州上黨人淄州刺史處耘第二女也 懿德
崩 太祖爲 太宗甥爲妃既納幣會 太祖崩至太平興國
二年始入宮雍熙元年立爲皇后 太宗崩 真宗即位尊
后爲皇太后居西宮之嘉慶殿上宮名曰萬安崩年四十五謚
曰明德祔葬 永熙陵禮官請以懿德 明德同祔 太宗室
以先後爲次從之

元德皇后李氏真定人乾州防禦使英之女也開寶中封隴西
郡君 太宗即位進夫人性恭肅有法度六宮推重之生楚王
元佐及 真宗薨年三十四 真宗即位追封賢妃又追上尊

號爲皇太后謚曰元德祔葬 永熙陵享于 別廟大中祥符
三年禮官趙湘請以 元德皇后祔 太宗廟室 真宗曰此
重事也俟令禮官議之至六年宰相王旦與羣臣繼請然後從
之祔 明德之次

真宗章懷皇后潘氏大名入忠武軍節度使美之第八女也

真宗爲韓王 太宗爲甥之召入宮封莒國夫人崩年二十二

真宗即位追冊爲皇后謚曰莊懷葬于 永昌陵側陵名保泰

神主享于 別廟後升祔 太廟 國朝皇后謚冠以 帝謚

慶歷中禮官言孝字連 太祖謚德字連 太宗謚遂改莊爲

章以連 真宗謚云

章穆皇后郭氏太原人宣徽南院使守文第二女也 真宗爲
襄王 太宗爲甥之封魯國夫人進封秦國 真宗即位立爲

皇后崩年三十二諡曰莊穆葬 永熙陵之西北 神主享于別廟乾興元年升祔 真宗廟室後改諡曰章穆
章獻明肅皇后劉氏益州華陽人也父通贈太師魏王 后善播鼗蜀人龍美與之入京師美以鍛銀爲業 真宗爲襄王納于潛邸張耆爲王宮指使王乳母秦國夫人性嚴整因令王斥去因爲 太宗言之王不得已置之張耆家 太宗崩
真宗即位以爲美人以其無宗族乃更以美爲兄弟改姓劉大中祥符中爲脩儀進德妃自 章穆崩 真宗欲立爲皇后大臣多以爲不可 真宗卒立之 李宸妃入宮生子是謂仁宗 后以爲己子與楊淑妃撫視甚篤天禧四年 真宗疾甚宰相寇準密議請 皇太子監國以謀泄罷相既而入內都知周懷政謀發 后復用準爲楊崇勳所告懷政誅準貶海上

真宗崩 仁宗即位尊 后爲皇太后軍國大事權取 皇太后處分垂簾聽政 詔書稱吾以生日爲長寧節出御大安輦鳴鞭侍衛如乘輿父名通令天下皆避父諱有劉綽者自京西漕臣還朝以其在部日盤量在庾之糧得千餘斛乞付二司 后問曰卿識王曾張知白呂夷簡曹宗道乎此四人者豈因盤量取出贖進哉綽大慙當時廷臣皆服 后之明天聖七年冬至 仁宗率百官上壽于會慶殿及恭謝宗廟乘主輅褱衣九龍華釵冠行禮則服衮衣減宗彝藻去劔戴儀天冠前後垂珠翠各十旒于時小臣方仲弓上書請依武后故事立劉氏廟而程琳亦獻武后臨朝圖 后擲其書于地曰吾不作負 祖宗事 后稱制凡十一年自 仁宗即位乃諭輔臣曰 皇帝聽斷之暇宜詔名儒講經書以輔其德於是設隆崇政殿之西

東平三
廡而日命近臣侍講讀丁謂曹利用既以侮權貶竄而天下惕然畏之晚年稍進外家而信任內官仁宗春秋高猶不知爲宸妃所出終后之世無豪髮間隙蓋仁宗能盡孝而后亦慈愛保護之至也崩年六十四謚曰章獻明肅國朝皇后二謚稱制者則加四謚葬于定陵之西北於是泰寧軍節度使同平章事錢惟演請以章獻明肅章懿與章穆並祔真宗之室詔禮院議禮官以章穆祔食真宗斯爲正禮章獻母儀天下與明德例同章懿帝母之尊與元德例同且前代無同日並祔之禮其二后或祔真宗廟室或祀別廟惟上財之詔三省與禮院更議皆以謂章穆皇后位崇中壺與懿德無異已祔真宗廟室自叶一帝一后之文章獻明肅處坤元之尊章懿感日符之貴皆功

德莫與爲比謂且崇建新廟同殿異室歲時薦饗一用太廟之儀仍別立廟名以崇世享於是翰林學士馮元等請以奉慈爲名詔從之至慶曆五年禮院言章獻章懿二后請遵國朝懿德明德元德三后同祔太宗廟室故事遷祔真宗廟室詔兩制議翰林學士王堯臣等議請二后遷祔真宗廟室序於章穆之次從之章懿皇后李氏杭州人也性莊重寡言初入宮爲司寢生仁宗封崇陽縣君進才人爲婉儀仁宗即位爲順容初章獻以仁宗爲己子而后不敢言中外亦未知也及后病革乃進爲宸妃薨年四十六章獻崩明道二年追冊爲皇太后謚曰章懿葬永定陵祔于別廟升祔太廟章惠皇后楊氏益州郫人也少事真宗于藩邸景德初爲才

人進婕妤又進婉儀拜淑妃 真宗崩以遺制爲皇太妃 章
獻崩遺詔爲皇太后同議軍國事議者以 仁宗春秋高遂刪
去同議軍國事之語不以放天下號保慶皇太后 仁宗未有
嗣每勸 仁宗選宗子近屬養于宮中其選即 英宗也無疾
而終年五十三諡曰章惠

仁宗廢后郭氏平盧軍節度使崇之孫也后生而性聰悟有容
德天聖二年立爲皇后時 仁宗寵張美人欲以爲后 章獻
難之后既立而頗見踈也其後尚美人楊美人俱得幸數與后
忿爭宰相呂夷簡請廢后 仁宗亦以其無子遂廢之封爲淨
妃玉京冲妙仙師賜名清悟居長樂宮於是御史中丞孔道輔
右司諫范仲淹等伏閣言后無過不可廢既而道輔等俱被逐
景祐元年出居瑤華宮而尚美人亦廢於洞真宮入道楊美人

於別宅安置又賜號金庭教王冲靜元師 仁宗頗念之遣使
存問賜以樂府后和荅之辭甚悽愴 仁宗嘗密令召入后曰
若再召我須百官立班受冊方去其所守如此后有小疾命內
侍閭文應挾醫眎療數日乃言后暴薨年二十四外人莫能明
也 仁宗甚悼之追復皇后而停謚冊祔廟之禮

慈聖光獻皇后曹氏贈韓王彬之孫贈吳王玘之女也皇后郭
氏廢 詔娉入宮冊立爲皇后 后性節儉喜稼穡宮中種五
穀親蠶好讀史書飛白慶曆八年後八月望日 仁宗欲於禁
中張燈 后諫止之後三日衛士作亂至寢殿 仁宗聞變遽
欲出 后召都知王守忠以兵入衛 后知賊必縱火乃遣官
者持水踵賊後賊果以燭焚簾水隨滅之是夕所遣官者 后
親剪髮以爲識諭之曰賊平加恩當以髮爲證故官者爭盡死

力賊即擒滅張貴妃專寵驕恣后待之謹妃屢危中之卒不能害也 英宗始四歲鞠養于禁中 宜仁聖烈皇后 后之甥也與 英宗同歲亦鞠於 后所 仁宗曰他日以此女歸之 后許諾 仁宗春秋高未有繼嗣天下寒心 后居中決定大策遂以 英宗爲皇子入居慶寧宮 后待之恩意尤密 仁宗崩 英宗即位尊 后爲皇太后 英宗感疾 詔軍國事請 太后權同處分乃御內東門小殿垂簾聽政天下翕然事涉曹氏及內目者無少絲毫假借 英宗寢康復 后下手書歸政 詔以所居宮殿名曰慈壽 英宗崩 神宗即位尊 后爲太皇太后易宮名曰慶壽 神宗用王安石變更法度用兵興利而天下紛然 神宗一日侍 宜仁后同岐王至 慶壽宮 后曰吾昔聞民間疾苦必以告 仁宗嘗因赦行之今

宗祀在邇亦當爾 神宗曰今無他事 后曰吾聞民間甚苦青苗助役錢宜因赦罷之 神宗曰新法以利民非苦之也 后曰王安石誠有才學怨之者衆何不出之於外 神宗曰羣臣中唯安石能橫身爲國家也岐王曰 大皇太后之言至言也 陛下不可不思 神宗不懌 神宗有意於燕薊已與大臣議定乃詣慶壽宮白其事 后曰儲蓄賜予備乎鎧仗士卒精乎 神宗曰平戎所須積有年所固已辦之矣 后曰事體至大吉凶悔吝生乎動得之不過南面受賀而已萬一不諧則生靈所係粟帛所蠹未易以言苟可取之 太祖 太宗收復久矣何待今日 神宗曰敢不受教蘇軾以詩得罪下御史獄人知必死 后違豫中聞之謂 神宗曰嘗憶 仁宗以制科得軾兄弟甚喜曰吾爲子孫得兩宰相今聞軾以作詩繫獄得

非仇人中傷之摺至於詩其過微矣吾疾執已篤不可以冤濫
致傷中和宜孰察之 神宗涕泣軾由此得免 后疾久不平
忽顧左右問此為何日左右對以十月二十日 后顧之迺自
語曰只此日去只此日去免煩他百官蓋是日 太祖大忌也
遂崩其達死生之變如此年六十四諡曰慈聖光獻葬于永
昭陵 神主祔于 太廟

溫成皇后張氏河南永安人也祖穎進士第終建平人父堯封
亦舉進士爲石州推官以卒時兄堯佐補蜀官堯封妻求挈孤
幼隨之官堯佐不收恤辭以道遠止之堯封母錢氏女也妃幼
無依由錢氏納于章惠皇后宮寢長得幸有盛寵妃巧慧多智
數善承迎輒動中外慶歷元年封清河郡君歲中爲才人遷脩
媛三年忽被疾曰妾姿薄不勝寵名願爲美人許之皇祐初進貴

妃後五年而薨年三十一 仁宗哀悼之追冊爲皇后諡曰溫
成父堯封追封清河郡王諡曰景思而堯佐寅緣僥幸致位通
顯云

東都事略卷第十三

東都事略卷第十四

世家二

英宗宣仁聖烈皇后高氏亳州蒙城人也曾祖瓊贈魏王祖繼
勲贈楚王父遵甫贈魯王慈聖光獻皇后后之從母也以
故少與英宗同育禁中既長歸英宗英宗入繼大統治
平二年立爲皇后后明睿習史所以輔佐憂勤備至后既
立弟士林管當御藥院將遷官后曰妾乃安敢上比章獻
明肅皇后及皇太后陛下承顏長樂故推恩曹氏以致孝
愛之意願母以妾故亂祖宗法神宗即位尊爲皇太后
宮曰寶慈元豐七年大燕延安郡王侍立神宗諭輔臣曰
明年建儲當以司馬光呂公著爲師保至明年神宗不豫王
珪蔡確韓縝章惇請對福寧殿珪乞立延安郡王爲皇太子

請太后權同聽政 神宗頷之珪等見 太后簾下 后泣
撫 王曰兒孝順自 官家服藥未嘗去左右書佛經以祈福
喜學書已誦論語七卷絕不好弄乃令 王出簾外見珪等珪
等再拜謝且賀是日降 制立為 皇太子 后敕中人梁惟
簡曰令汝婦製一黃袍十歲兒可衣者密懷以來蓋為 王倉
卒踐祚之備也 神宗與 后屬意於 哲宗者如此初雍王
顥曹王顥日詣寢殿問起居至是 后諭二王非宜召母得入
哲宗即位尊為 太皇太后與 皇帝御延和殿垂簾聽政
詔書稱吾以生日為坤成節出入御大安禋敬言蹕侍衛如乘輿
立冒王諱更宮名曰宗慶召司馬光呂公著等于外未至遣中
使迎勞手書問以今日設施所當先者既而有 旨散遣脩京
城役夫罷減皇城內覘者止御前工作出近侍無狀者二十餘

人戒敕中外無敢苛刻暴斂廢道洛司物貨及民所養戶馬寬
保馬限皆從中出大臣不與王珪慶察確章惇以罪去韓縝亦
罷政光與公著同心輔政於是更新法之不便於民者以常平
舊法改青苗以嘉祐差役參改募役除市易之法寬茶鹽之禁
賜邊些贖亡民以和戎而天下復安元祐三年御試進士有
司請如天聖故事 皇帝 皇太后同御殿不許有司請受冊
文德殿 后曰吾豈敢比 章獻且 文德殿 天子正牙也
非女主所當御以早 詔停冊禮羣臣固請乃聽廷議患官冗
詔裁損外家恩四之一服用儉質素見厚於 慶壽遵其餘矩
不敢忘斥賣囊橐命近侍往西洛舉曹氏喪數百悉封之 后
臨朝九年於寢食起居所以調護於 哲宗者懇惻周盡八年
后寢疾召宰輔至簾前曰今日疾少間欲與公等訣 皇帝年

少善輔導之崩年六十二謚曰宣仁聖烈葬永厚陵神主
祔享太廟

神宗欽聖憲肅皇后向氏故宰相敏中之曾孫贈楚王傳亮之
孫贈秦王經之女也以治平二年歸于穎邸封安國夫人

神宗即位立為皇后神宗崩哲宗即位尊為皇太后居慈

德宮后平居無玩好閑祖宗實錄寶訓遂以通知故事向

氏有援他族例遷官者后曰吾族未嘗有此詎可以恩發法

哲宗選后及諸王擇婦后豫戒族人勿以諸女自言宣

仁聖烈皇后命有司葺舊慶壽宮請后居之后固辭曰豈

有婦居東而姑處西瀆上下之分宣仁嘉其正以慶壽後殿

為隆祐宮哲宗崩宰相章惇有異議后毅然獨斷決策立

徽宗遂權同處分軍國事凡故事所有如御正殿避家諱立誕

節之類皆不用每聞褒錄勲賢省賦息兵崇儉愛民之事則喜

見容色是歲降手書還政崩于慈德殿年五十六謚曰

欽聖憲肅葬永裕陵神主祔于太廟

欽成皇后朱氏本姓崔父傑母李氏后少依任廷和家冒繼

父朱士安姓初入宮為侍御進才人又進婕妤元豐中拜昭容

封賢妃進德妃哲宗即位尊為皇太后居瑞聖宮哲宗及

蔡主似皆其所生也元祐三年太皇太后詔曰皇帝嗣位

于茲四年皇太妃以恭儉之德鞠育之恩雖典策以時奉行而

情文疑有未稱皇帝以祖考之奉尊無二上而吾惟春秋之

義母以子貴其推天下之養以慰人子之心宜下有司尋繹典

故於是櫨子飾以龍鳳繖用紅羅增從衛人冠服等並依皇后

惟所居宮閣不設鷄尾又詔皇太妃儀制已依皇后其宮閣

合稱殿與不禮官言緣禮尊無二上 皇太妃無稱殿立殿名之制 宣仁后山陵復土復下 詔令禮官參攷典禮又 詔曰昨親奉 皇太后聖諭 皇太妃特與立宮殿名坐六龍輿進黃繖出入由宣德正門三省乃議 皇太妃坐龍鳳輿繖紅黃兼用遇從 皇太后出入止用紅宮中並依皇后儀制於是宮殿名並以瑞聖為名崇寧元年崩年五十一追尊為皇太后 后諡曰欽成陪葬 永裕陵 神主升祔于 神宗廟室 欽慈皇后陳氏開封人也以選入禁中年十七 神宗以為侍御生 徽宗封才人遷美人薨年二十三贈貴儀 徽宗即位詔有司議尊崇之禮追號皇太妃建中靖國元年追尊為皇太后 太后諡曰欽慈陪葬 永裕陵 神主陞祔于 神宗廟室 哲宗昭慈聖獻皇后孟氏洺州人眉州防禦使元之孫女也元

祐七年 太皇太后以六禮儀制聘入宮立為皇后以左僕射呂大防攝太尉充奉迎使同知樞密院事韓忠彥攝司徒副之尚書左丞蘇頌攝太尉充發策使僉書樞密院事王巖叟攝司徒副之尚書右丞蘇轍攝太尉充告期使皇叔祖同知大宗正事宗景攝宗正卿副之皇伯祖判大宗正事高密郡王宗晟攝太尉充納成使翰林學士范百祿攝宗正卿副之吏部尚書王存攝太尉充納吉使權戶部尚書劉奉世攝宗正卿副之翰林學士梁燾攝太尉充納采問名使御史中丞鄭雍攝宗正卿副之 后既立而劉婕妤好寵幸陰有奪位之意紹聖三年 哲宗遂廢 后黜居瑤華宮賜號華陽教主玉清妙淨仙師名冲真初 后朝謁 景靈宮訖事就坐諸嬪御皆立侍劉婕妤獨皆立簾下 后閣中人陳迎兒喝曰綽開婕妤背立如故迎兒退

歸有不平語由此閣中皆忿冬至日會朝隆祐宮侯見於他所后所御坐朱髹金飾宮中之制惟后乃得之劉婕妤在他坐意象頗愠其從行者爲易坐製與后等衆皆側目不能平者故傳唱曰皇太后去所婕妤亦起立尋各復所或已徹婕妤好坐頓于地對不復朝泣而去且訴于哲宗內侍郝隨謂婕妤好曰母以此戚戚願蚤爲大家生子此坐正當爲婕妤有耳會福慶公主疾后有姊頗知醫嘗已后危疾以故出入掖庭公主藥弗效廼取道家治病符水以入宮嬪以示后后變色問曰此何從來嬪對以實后曰六姊寧知中禁嚴密與外舍異邪戒令存之俟見上言所以然已而哲宗過視公主疾后持以告哲宗哲宗曰此亦人情之常耳后即取符藥於前宮禁相傳厭魅之端作矣方公主病革忽有紙錢在旁

后顧視頗惡忌之意自婕妤所遣人持來益有疑心未幾后養母聽宣夫人燕氏爲后禱祠事聞詔入內押班梁從政管當御藥院蘇珪即皇城司鞠之獄成命侍御史董敦逸錄問遂詔廢后詔獄初起禁中捕逮幾三十人筆楚甚峻皆官宦宮妾柔弱之人暨錄問罪人過庭下者氣息僅屬或肢體已毀折至有無舌者無一人能聲對敦逸秉筆疑未下郝隨從旁以言脅之敦逸畏禍不能剛決乃以奏牘上蓋宰相章惇迎合於外而隨擠排於內莫有敢異議者其後敦逸奏言中宮之廢事有所因情有可察詔下之日天爲之陰翳是天不欲廢之也人爲之流涕是人不欲廢之也且言其常錄問獄事恐得罪天下後世哲宗曰敦逸不可更在言路曾布曰陛下本以皇城獄出於近習推治故命敦逸錄問今乃貶錄問官何以取信中

外 哲宗乃然之 哲宗崩 欽聖后臨御復其位號號 元祐皇后崇寧元年馮漸上書以復 后非是臺臣合奏共附和之蔡京主其說力請不已 徽宗從之 詔依紹聖詔旨復居瑤華宮加賜希微元通知和妙靜仙師靖康元年冬金人陷京師及 二聖北狩自 道君 皇后皇太子以下后妃嬪御諸王帝姬并宗室近屬皆北徙而后以廢居瑤華不與也張邦昌為金人所逼僭位號乃奉迎 后于瑤華入居延福宮邦昌避位請 后垂簾聽政號 元祐皇后入居禁中時 康王為兵馬大元帥 后以位授之於是 康王即位于南京其後事具日歷

昭懷皇后劉氏初入宮為御侍明艷冠後庭初封昌平郡君進美人又進婕妤遂拜賢妃有盛寵由是 孟后廢元符二年立

為皇后 哲宗崩 欽聖念 孟后無罪乃召入復位號稱元祐皇后而 后稱元符皇后及 欽聖崩 元祐皇后復廢乃進號 太后居崇恩宮政和三年 后無疾而崩年三十五謚曰昭懷陪葬 永泰陵 神宗升祔于 哲宗廟室 徽宗顯恭皇后王氏德州刺史藻之女也歸于 端邸封順國夫人 徽宗即位冊為皇后生 欽宗崩年二十五謚曰靖和葬 永裕陵之次 神主祔于別廟改謚曰惠恭後又改曰顯恭

顯肅皇后鄭氏開封人也父紳始為直省官以 后貴累封太師樂平郡王 后本 欽聖殿押班 徽宗為端王每日朝慈德宮 欽聖命鄭王二押班供侍及 即位 欽聖以二人賜之王後封貴妃鄆王母也崇寧初 后封賢妃遷貴妃 后

有異寵 徽宗多資以詞章天下歌之 王后崩政和元年立
為皇后 欽宗即位尊 后為 道君太上皇后居寧德宮靖
康元年金人犯京師 后從 徽宗北遷云
顯仁皇后**章氏**開封人也生 太上皇帝 徽宗狩沙漠 后
從北遷 太上皇帝在御尊為 皇太后紹興十二年 駟駕
遄歸其後事真白歷

明達皇后**劉氏**贈太尉彥清女也入宮為御侍遷才人進美人
又遷婉儀進位淑妃德妃冊拜貴妃政和三年薨年二十七
徽宗欲踵溫成故事遂追冊為皇后謚曰明達陪葬 惠恭皇
后園

明節皇后**劉氏**本酒家保女也父宗元以女貴為興寧軍節度
使始入宮為小殿直都知係 昭懷殿寢被顧遇後以事囚於

官者何訖家內侍楊戩奏取歸復得入宮明達薨以同姓之故
使承明達閣焉由才人為婕妤累遷賢妃又為淑妃進位貴妃
性穎悟能迎合旨合意又善裝飾衣冠塗澤一新世爭效之道士
林靈素以左道得幸謂 上為長生帝君謂妃為九華玉真安
妃每神霄降必別寢安妃位圖畫肖妃象謂每祀妃妃方酣寢
而覺有酒色始妃囚何訖家訖遇妃不禮焉及得志遂陷訖以
罪未幾妃薨年三十三時宣和三年也追冊為皇后謚曰明節
與明達並園立祠

欽宗皇后**朱氏**開封祥符人也父伯材武泰軍節度使 欽宗
為皇太子冊為妃及 即位為皇后靖康之禍 欽宗幸虜營
邀 駕以行 后亦北徙云

臣稱曰古有攝主而秦漢以來則以母后攝 國朝稱制者五

章獻擁幼君政由房闥而保佑勤勞之恩爲大慈聖宣
仁德及天下欽聖昭慈功在社稷而宣仁致治之懿比
迹永昭其來有自矣於處母后攝政之賢自秦漢迄今未有
加于我宋者也真社稷生靈之福哉

東都事略卷第十四

東都事略卷第十五

世家三

烏乎論封建者何其紛紛哉世徒見春秋齊晉之彊漢室吳楚
之亂遂一切歸咎於三代之良制是大不然周建親賢漢王同
姓以蕃王室故詩所稱懷德惟寧宗子維城者封建之謂也周
享過歷之期而漢載祀四百茲非其效與周德雖衰齊晉尚能
攘我狄以尊天子豈不以封建之利也哉若夫吳楚之所以亂
者乃在於封國過制以成尾大不掉之勢爾非封建之罪也
本朝大道之行與天下爲公故宗親無茅土之胙至熙寧中以
宣祖太祖太宗之子擇其後一人世世封公雖有世襲之
爵而皆聚之京師維城之固果安在哉天下治雖不封建可也
天下有變則封建有可恃之理是以靖康之難天族亡尺寸之

柄而亦安有所謂召穆公者糾合宗族于成周是可歎也由是觀之封建宗親以屏蔽天下誠有國者之當務也哉

宣祖五子長曹王光濟次太祖皇帝次太宗皇帝次魏王廷美次岐王光贊

曹王光濟早亡宋興追封邕王徽宗即位改封曹王

魏王廷美字文化本名光美宋興授嘉州防禦使遷山南西道節度使加同平章事徙鎮永興太宗即位加中書令開封尹封齊王進封秦王太宗北征命廷美留守京師太平興國七年出爲西京留守坐與宰相盧多遜交通降涪陵縣公房州安置廷美憂悸成疾九年卒年三十八太宗聞之流涕詔曰涪陵公廷美朕之同氣也宜追封涪王謚曰悼真宗即位追復故官爵廷美十子德恭衡州防禦使贈高密郡王德隆左

武衛大將軍贈平陽郡王德彝保信軍留後贈潁川郡王謚曰安簡德雍天平軍留後贈廣陵郡王謚曰康簡德鈞右監門衛大將軍德欽德潤俱右羽林將軍德文忠武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封東平郡王贈申王謚曰恭裕德愿左武衛將軍德存左羽林將軍德文子承顯以王後封康國公官至昭化軍節度使贈樂平郡王本朝故事皇族本宮之長封國公物故則以次授封德文以慶歷四年薨承簡封徐國公承簡德鈞子也於屬爲長得封官至保慶軍留後贈安定郡王謚曰和懿承簡薨德雍子承亮封昌國公神宗即位拜感德軍節度使改封榮熙寧二年詔宣祖太祖太宗之子皆擇其後一人爲宗世世封公以奉祭祀不以服屬盡故殺其恩禮至三年太常禮院言本朝近制諸王之後皆用本宮最長一人封公繼襲去年

詔祖宗之子皆擇其後一人爲宗世世封公即與舊制有異
謹按禮文諸王公侯伯子男皆子孫承嫡者傳襲若無嫡子及
有罪疾立嫡孫無嫡孫以次立嫡子同母弟無母弟立庶子無
庶子立嫡孫同母弟無同母弟立庶孫曾孫以下準此合依禮
令傳嫡承襲 詔曰可改封榮國公承亮爲秦國公宗肅魯國
公宗達蔡國公宗惠魏國公宗保燕國公仲郃陳國公世程越
國公而禮官言昭成太子陳王蔡王無後而宗保宗達仲郃以
旁親出繼自應典禮 太祖之子越王德昭當立庶長孫世程
太宗之子魏王元佐當立嫡孫同母弟宗惠魯王元份當立嫡
孫宗肅韓王元偓當立嫡孫宗績吳王元儼當立庶長孫宗絳
同判太常寺陳薦以秦王宜以庶曾孫克繼嗣楚王宜以庶曾
孫世逸嗣知禮院韓忠彥等以秦王宜以庶長孫承亮嗣楚王

宜以庶長孫從式嗣 詔秦王楚王後如忠彥議故承亮以下
得立而宗績宗降以喪故後封從式已封郡王後嗣令依今所
定於是宗室克繼等言封秦王之後不當 詔兩制議翰林學
士承旨王珪與范鎮司馬光等言臣等看詳秦王楚王魏王自
有正統而承亮從式宗惠皆旁支今追議當爲後之人豈可捨
正統而取旁支也案秦王薨嫡子德恭當立德恭卒嫡子承慶
當立承慶卒無嫡子有庶子五人長曰克肅先卒無子次曰克
繼當立楚王薨長子惟叙卒嫡子從煦當立從煦卒無嫡子有
庶子世逸一人當立魏王薨嫡子宗魯當立宗魯卒嫡長子仲
翹先卒無子次母弟仲髦亦先卒次母弟仲蒼當立秦王楚王
後宜如薦議魏王後當以仲蒼嗣事下中書中書言越王無嫡
子嫡孫無嫡子同母弟無庶子無嫡孫同母弟無庶孫宜以庶

長孫世清嗣魏王無嫡子無庶子宜以庶長孫宗立嗣世程宗惠不應封遂以宗立封魏國公世清封越國公四年封宗續韓愉卒子叔牙嗣 徽宗即位秦王改封魏王

岐王光贊幼亡 宋興追封夔王 徽宗封岐王

太祖四子長滕王德秀次吳王德昭次舒王德林次秦王德芳滕王德秀早亡 徽宗即位追賜名封滕王

吳王德昭字日新母 皇后賀氏乾德二年出閣爲貴州防禦使故事帝子出閣當封王 太祖謙抑止以列辟處之開寶六年授山南西道節度使同平章事終 太祖之世竟不封以王爵 太宗即位改鎮永興兼侍中始封武功郡王太平興國四年暴薨年二十九贈中書令追封魏王謚曰懿德昭謹重寡言

左右未嘗見其喜愠之色喜讀書不好大馬之翫後贈太師治平元年改封越王子惟正建寧軍節度使贈同安郡王謚曰僖靖惟吉感德軍節度使同平章事贈南陽郡王謚曰康孝追封翼王惟固昌州團練使惟忠武勝軍留後惟和右千牛衛將軍惟吉子守節彰化軍留後同知宗正寺贈丹陽郡王謚曰僖穆子世求封邢國公官至鎮南軍留後贈南康郡王謚曰脩孝慶歷四年封十王之後以惟忠子從靄封潁國公而惟吉子守巽以翼王後惟最長與從靄同封潁國公守巽官至和州觀察使從靄官至齊州防禦使守巽從靄卒以惟固子從信封榮國公官至雄州防禦使從信卒以惟固之孫從恪子世規封崇國公世規官至右龍武大將軍沂州防禦使以卒守巽之子世清封申國公至熙寧三年襲封越國公後封會稽郡王會 四后升

祔受命告廟世清屬疾家人請以疾辭世清曰辭君命不忠廢廟祀不孝力疾就事世清官至保信軍留後贈號王諡曰恭安舒王德林早亡 徽宗即位追賜名封舒王

秦王德芳開寶九年出閤為貴州防禦使太宗即位拜山南西道節度使同平章事薨年二十三贈中書令追封岐王諡曰康惠後贈太師改封楚王子惟叙左千牛衛大將軍贈高平郡王惟憲資州團練使惟能右羽林將軍慶歷中以惟叙子從煦封安國公終左金吾衛大將軍歸州團練使從煦卒以惟能子從古封安國公終延州觀察使諡曰惠恪從古卒從式封舒國公從式惟憲子也 神宗即位謂勦業垂統實自太祖顧無以稱乃下 詔曰昔我 藝祖之興肇造區夏大謨偉列被諸萬世朕奉承 聖緒夙夜不敢康乃顧後之子孫而有未議封

爵之與豈朕所以繼大統尊親親之意哉且積厚者流必遠施大者報必豐豈其令中書門下攷太宗之藉以屬近而行尊者一人裂土地而王之使常從獻于郊廟也世世勿復絕以稱朕尊祖報本之志焉時熙寧二年八月也於是司推擇以從式應詔封安定郡王從式終保康軍節度使贈榮王諡曰安僖從式既薨乃封越王之孫世準為安定郡王世準從霽子也為人內恕外嚴無綺羅金玉之好既封凡 天子祀郊廟必從祀如

詔旨世準官至保靜軍節度使薨贈成王世開嗣世開從誨子惟和孫也官至奉國軍留後薨諡曰獻敏世雄嗣世雄亦從霽子也秀整莊重以詩書教子孫貯書萬卷名其堂曰樂善世雄官至崇信軍節度使薨贈淄王諡曰恭惠世福嗣官至集慶軍節度使薨贈儀王今盪嗣越王之後世清薨子令鄼襲封越國

八楚王之後從式薨子世恩襲封楚國公 徽宗立改封越王
爲吳王楚王爲秦王

太宗九子長漢王元佐次昭成太子元僖次 真宗皇帝次商
王元份次越王元傑次鎮王元偁次楚王元份次周王元儼次
崇王元億

漢王元佐字惟吉初名德崇母 元德皇后李氏太平興國五
年出居內東門別第明年拜同平章事封衛王又明年進封楚
王更令名初秦王廷美得罪元佐獨申救之由是失愛及廷美
死元佐遂感心疾雍熙二年元佐疾小愈重陽召諸王宴而元
佐以疾新起不與元佐曰諸王與宴而我不與是棄我也遂發
憤中夜閉媵妾縱火焚宮 太宗怒廢爲庶人寘于南宮 真
宗即位爲左金吾衛上將軍復封楚王 真宗東封拜太傅西

祀拜太尉中書令又遷太師加尚書令授天策上將軍賜劔履
上殿詔書景名 仁宗即位以元佐伯父之尊恩禮甚厚薨年
六十三追封齊王謚曰恭憲改潞王治平元年進封魏王子允
升安國軍節度使贈平陽郡王謚曰懿恭允言黃州刺史允成
濮州防禦使允升子宗旦崇信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華陰
郡王贈滕王謚曰恭孝 仁宗封王後以允言子宗說恭憲王
長孫封祁國公皇祐中坐亂其子婦除名又坐坑殺女僕於宗
室外宅鎖閉卒熙寧三年以宗惠龍襄封魏國公宗惠允升子中
書以宗惠不應封而以允言子宗立龍襄宗惠官至武昌軍留後
江夏郡王贈鄴王宗立官至武寧軍留後贈南康郡王子仲來
襲封官至金州刺史子不儻嗣 徽宗立改封魏王爲漢王不
儻卒子彥清乞龍襄父爵奉漢王祀 詔以彥清襲父爵

昭成太子元僖初名德明太平興國七年出閣授同平章事封廣平郡王八年進封陳王改名元佑 詔班在宰相下雍熙二年爲開封尹加兼侍中改今名 太宗以契丹犯邊將大舉遣使往河北諸州科鄉民爲兵元僖論其不便時趙普亦言其事太宗納之普爲朋邪所疾元僖上表言普開國忠臣也願復以爲相 太宗從之進封許王加中書令薨年二十七無子 太宗哭之慟贈皇太子謚曰恭孝改謚昭成當 仁宗之世以允成子宗達出後昭成太子爲孫熙寧三年封燕國公以奉其祀宗達卒贈新平郡王謚曰恭靖子仲恕襲封官至忠州團練使謚曰純僖子士孟嗣

商王元份初名德嚴太平興國八年出閣改名元俊拜同平章事封冀王又改今名加兼侍中威武軍節度使進封越王淳化

中兼領建寧軍改鎮寧海鎮東

真宗即位加中書令徙鎮永

興鳳翔改王雍

永熙復土爲山陵使拜太傅

真宗北征爲

東京留守會得疾薨年三十七贈太師尚書令鄆王改陳王又

改潤王治平中封魯王元份寬厚言動有禮子允寧寧武軍節

度使贈信安郡王次允中右屯衛將軍次則濮王也別傳

濮

王薨以允寧子宗諤封虢國公至熙寧三年以宗肅襲封魯國

公宗肅亦允寧子也終安化軍留後子仲先嗣 徽宗改封魯

王爲商王政和三年

詔曰宗室諸王追封大國其世襲子孫

尚仍舊國其未稱正名之意如魯王改封商王其子尚襲魯國

之類其令太宗正司改正制以寧遠軍節度使魯國公仲先改

封商國公

越王元傑字明哲初名德和太平興國八年出閣改名拜同平

章事封益王端拱初加侍中爲劔南西川節度使淳化中徙封吳鎮淮南鎮江元傑嘗作假山旣成召僚屬置酒共觀之翊善姚坦正直之士也獨頽首不視元傑強使視之坦曰坦見魯山安得假山元傑問其故坦曰坦在田舍時見州縣督稅上下相剥急里胥臨門捕人父子兄弟送縣鞭笞流血滿身愁苦不聊生此假山皆民租賦所出非血山而何是時太宗亦爲假山未成或以坦言聞太宗曰傷民如此何用山爲亟命毀之元傑有過失坦必盡言規正左右教元傑詐疾太宗憂之召元傑乳母入宮問疾增損狀乳母曰王本無疾以翊善檢束王起居故不樂成疾耳太宗怒曰吾選端士爲王僚屬署固欲輔王爲善今王詐疾欲使朕去正人邪且王年少未知出此必爾輩爲之因命杖之數十召坦慰安之至道二年移鎮淮南忠正真

宗即位授中書令徙鎮武寧泰寧封堯王加太保薨年三十三贈太尉尚書令追封安王謚曰元惠元傑力學樂善後改封邢王治平中追封陳王元傑無子仁宗以魏王之孫仲郃爲之後熙寧三年嗣封陳國公官至陳州觀察使謚曰良僖子士開嗣徽宗改封陳王爲越王

鎮王元倭字希道端拱元年出閣封徐國公至道二年拜鎮南軍節度使真宗即位加同平章事封彭城郡王改鎮靜難彰化進封寧王改王相累拜太尉兼尚書令天禧元年改兼中書令歷鎮護國成德安國鎮寧封徐王薨年四十二贈太師尚書令鄧王謚曰恭懿元倭姿表偉異厚重寡言曉音律後改封密王又改王蘇治平中追封韓王子允弼少與仁宗並席仁宗爲皇太子除英州刺史仁宗朝官至侍中武寧軍節度使

判大宗正寺北海郡王 英宗朝拜中書令徙王東平 神宗即位拜太保鳳翔雄武軍節度使薨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相三以允弼子宗績襲恭懿王封爲韓國公卒贈南康郡王謚曰良孝宗績弟宗景官至彰信軍節度使濟陰郡王薨贈循王謚曰思宗績既卒子仲磨嗣 徽宗改封韓王爲鎮王靖康元年仲磨督平川軍節度使徙鎮劔南西川

楚王元侑字令問淳化三年出閣除武昌軍節度使 真宗即位加同平章事封安定郡王景德中遷宣德保寧軍節度使進爵舒王 真宗東封進兼侍中移平江鎮江軍從祀汾陰加兼中書令徙鎮鎮南寧國拜太保薨年三十四贈太尉尚書令曹王謚曰恭惠元侑好學善屬文奉佛甚謹改贈莊王治平中封蔡王子允則至右千牛衛將軍先是諸王子授官卽爲諸衛將

軍餘以父官及族屬親疎差等天禧元年令宗正卿趙安仁參議定制安仁請以 宣祖 太祖 太宗孫初蔭授將軍曾孫授右侍禁元孫授右班殿直內父爵高者聽從高蔭其事緣特旨者不以爲例詔中書門下樞密院參定行之允則無子以平陽懿恭王允升之子宗達爲後熙寧三年襲封蔡國公以奉其祀宗達卒子仲湯嗣 徽宗改封蔡王爲楚王

周王元儼生而穎悟 太宗尤所鍾愛而不欲早令出宮每朝會宴集必侍左右期以年二十始得出就外傳 真宗即位封曹國公明年爲平海軍節度使踰年拜同平章事景德初封廣陵郡王 真宗封泰山改鎮昭德等軍進爵榮王祀汾陰加兼侍中徙鎮安靜武信祀 太清宮加中書令坐侍婢縱火延燔禁中奪武信節降封端王尋拜鎮海安化軍節度使封彭王累

拜太傅歷鎮橫海永清保平定國封通王改涇王 仁宗即位
拜太尉尚書令兼中書令徙鎮安武軍節度使封定王賜贊
拜不名又賜詔書不名天聖七年徙封鎮明年賜劍履上殿明
道初拜太師換河陽三城節度使改封孟又改鎮永興鳳翔進
封荆王景祐二年改荆南淮南節度大使仍賜入朝不趨元儼
質穎豐頤資質嚴重凜凜不可犯名聞外夷契丹尤畏其名事
母孝嚴幼好學喜聚書善爲文又善二王書法及飛白性謹約
寡著欲天聖以來 太宗諸子獨元儼在 仁宗尊寵其異元
儼不敢數入闔門不接人事好坐木馬子坐則不下或飢則便
就其上飲食往往乘輿奏樂於前酣飲終日其疾亟時 仁宗
親爲調藥屏人與語久之所對多忠言薨年六十贈天策上將
軍追封燕王謚曰恭肅治平中改封吳王有子十三人允良允

迪允初餘皆早死允良泰寧軍節度使襄陽郡王允良好酣寢
以晝爲夜由是一宮之人皆晝睡多興然性寬裕不甚喜聲色
亦不爲他驕恣未嘗詰責左右薨贈定王有司以允良起居無
度反易晦明謚曰易允迪居父喪哭不哀又嘗宮中爲優戲
制曰安靜軍節度使允迪五刑之屬三千其罪莫大於不孝小
民無知犯者猶鮮况爾燕恭肅王之子而朕之諸弟也宜率訓
義以迪四方而乃在苴麻泣哭之哀爲酣飲流酣之佚肆情鄙
行害于而家而達於朕聞嗟然無已朕苟貸法何以處王公之
上而教天下哉宜歸爵秩下領屯衛蓋寬於馭過而欲循省其
罪無蹈後悔也可責授右監門衛大將軍久之遷密州觀察使
復鎮安靜卒贈永嘉郡王謚曰思恪允初寧國軍節度使贈博
平郡王謚曰安泰熙寧中以允良子宗絳嗣封吳國公 徽宗

改封吳王爲周王

崇王元億早亡追賜名封代國公治平中封安定郡王徽宗即位賜崇王

東都事略卷第十五

東都事略卷第十六

世家四

真宗六子長溫王禔次周王祐次昌王祗次信王祉次欽王祁次仁宗皇帝

溫王禔早薨徽宗即位追賜名贈溫王

周王祐字慶長母曰章穆皇后咸平中封信國公生九年而薨追封周王謚曰悼

昌王祗早薨徽宗追賜名贈昌王

信王祉早薨徽宗追賜名贈信王

欽王祁早薨徽宗追賜名贈欽王

仁宗三子長楊王昉次雍王昕次荆王曦

楊王昉生未踰月而薨追封褒王賜名昉謚曰懷靖後封魏王

治平中封周王 徽宗即位贈楊王

雍王昕封壽國公生三年而薨追封豫王謚曰悼穆改封魏王

治平中封唐王

徽宗贈雍王

荆王曦慶曆三年生生三年封鄂王賜名曦未及宣制而薨謚曰悼懿改封陳治平中封燕王 徽宗贈荆王

濮王諱允讓字益之恭靖商王元份之子也爲人天姿渾厚外莊而內寬左右親近未嘗見其有喜愠之色始爲右千牛衛將軍周王薨 真宗以綠車旄節迎養于禁中至 仁宗生用簫韶部樂送還邸 真宗時官衛州刺史 仁宗即位授汝州防禦使累拜寧江軍節度使 仁宗建睦親宅乃命知大宗正寺宗子有好學趨義則褒勉委曲進之於善若不率教始勸諭之又糾戒之至不悛則正其罪而上聞故人人莫不畏愛而心服

之慶歷四年封汝南郡王拜同平章事改判大宗正寺嘉祐四年薨年六十贈太尉中書令封濮王謚曰安懿 仁宗在位既久無子乃以 王第十三子爲皇子 仁宗崩 皇子即位是爲 英宗治平元年宰相韓琦等奏以 濮安懿王德盛位隆宜有尊禮請下有司議 濮安懿王及譙國夫人王氏襄國夫人韓氏仙遊縣君任氏合行典禮 詔須大祥後議之至二年乃 詔禮官與待制以上議韓林學士王珪等奏曰謹按儀禮喪服爲人後者傳曰何以三年也受室者必以前服服之爲所後者祖父母妻之父母昆弟之子若子者皆如親子也又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傳曰何以期不二斬特重於大宗降其小宗也禮尊無二上若恭愛之心分於彼則不得專於此故也是以秦

漢以來帝王有自旁支入承統者或推尊其父母以爲帝后皆見非當時取譏後世臣等不敢引以爲聖朝法况前代入繼者多宮車晏駕之後援立之策或出臣下非如仁宗皇帝年齡未衰深惟宗廟之重祗承天地之意於宗室衆多之中簡推聖明授以大業陛下親爲先帝之子然後繼體承祧光有天下濮安懿王雖於陛下有天性之親顧復之恩然陛下所以負宸端冕富有四海子子孫孫萬世相承皆先帝德也臣等竊以爲濮王宜準先朝封贈期親尊屬故事尊以高官大國譙國襄國仙遊亦封太夫人攷之古今爲宜稱於是中書奏王珪等所議未見詳定濮王當稱何親名與不名珪等議濮王於仁宗爲兄於皇帝宜稱皇伯而不名如楚王涇王故事中書又奏儀禮令及五服年月救出繼之子於

所繼所生皆稱父母又漢宣帝光武皆稱父爲皇考今珪等議稱濮王爲皇伯於典禮未有明據請下尚書省集三省御史臺議奏方議而皇太后手詔詰責執政於是手詔如聞集議不一宜權罷議當令有司博求典故以聞禮官范鎮等又奏漢之稱皇考稱帝稱皇立寢廟序昭穆皆非陛下聖明之所法宜如前議爲便自是御史呂誨等彈奏歐陽脩首建邪議韓琦曾公亮趙鼎附會不正之罪固請如王珪等議旣而內出皇太后手詔曰吾聞羣臣議請皇帝封崇濮安懿王至今未見施行吾載閱前史乃知自有故事濮安懿王譙國夫人王氏襄國夫人韓氏仙遊縣君任氏可令皇帝稱親濮安懿王稱皇王氏韓氏任氏並稱后事方施行而英宗即日手詔曰稱親之禮謹遵慈訓追崇之典豈易克當且欲以瑩

爲園即園立廟俾王子孫主奉祠事翌日誨等以所論列彈奏不見聽用繳納御史敕告家居待罪誨等所列大氏以爲前詔稱權罷集議後詔又稱且欲以瑩爲園即追崇之意未已英宗命閣門以告還之誨等力辭臺職誨等旣出而濮議亦寢至神宗元豐二年詔以濮安懿王三夫人可並稱曰王夫人云濮王長子宗懿當英宗時爲宿州團練使封和國公次子宗樸爲隴州防禦使封岐國公宗懿卒神宗以宗懿濮安懿王元子追封舒王宗樸與英宗相友愛初詔英宗入居慶寧宮固辭不即赴宗樸帥近屬勸乃入治平中建濮王園朝宗樸遂拜彰德軍節度使濮國公以奉王後神宗即位加同平章事兼侍中封濮陽郡王燕肅贈定王弟宗諶襲濮國公官至昭化軍節度使同平章事贈廣陵郡王宗諶旣

薨宗諶襲封濮國公自宿州觀察使拜淮康軍節度使元豐中濮王三夫人改祔濮王園以宗諶爲鎮安軍節度使同平章事神宗詔宗諶嗣封濮王哲宗即位徙鎮鎮南薨贈懷王諡曰榮穆以宗晟嗣官至武安軍節度使贈昌王諡曰端孝宗晟薨宗愈嗣官至鎮南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贈襄王宗愈薨宗綽嗣官至河陽三城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贈榮王諡曰孝端宗綽薨宗楚嗣官至武昌軍節度使贈惠王諡曰倍節宗楚薨宗祐嗣官至清海軍節度使贈欽王宗祐薨宗漢嗣官至奉寧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贈景王宗漢薨仲增嗣仲增濮王孫於屬爲長故封官至彰德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贈簡王仲增薨仲御嗣官至奉寧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贈郁王諡曰康王仲御薨仲爰嗣官至武定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

司判大宗正寺贈恭王仲安薨仲理嗣靖康初爲武安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

臣稱曰禮大宗無子而以小宗爲後聖人許之英宗旣以父仁宗矣若濮王又稱親則是二統也父子之道天性也君臣之義也藉使濮王極其尊崇則於君臣之義得爲安平當時大臣違禮廢義臺臣焉得不以死爭之英宗容受盡言寢而不議而使後世無可指之瑕聖矣夫

英宗四子長神宗皇帝次吳王顥次潤王顒次益王頤

吳王顥字仲明母曰宣仁聖烈皇后始名仲糾授率府副率

英宗即位遷至明州觀察使封祁國公賜今名拜保寧軍節度使同平章事東陽郡王治平二年出閣居東宮神宗即位拜武昌武安軍節度使封昌王易泰寧鎮海軍改王岐官制行冊

拜司空徙王雍哲宗嗣位拜太保換成德橫海二鎮徙封揚

王用周漢故事賜贊拜不名五日一朝見於禁中神宗祔廟

拜太傅移鎮京兆鳳翔元祐初與荆王顥遷外第名曰親賢宅

拜太尉諸子自勝衣以上皆命進官制曰先皇帝篤兄弟

之好以恩勝義不許二叔出居于外蓋武王待周召之意太

皇太后嚴朝廷之禮以義制恩始從其請出就外宅得孔子遠

其子之意二聖不同同歸于道可以爲萬世法朕承侍兩

宮按行新第顧瞻懷思潛然出涕昔漢明帝問東平王在家何

以爲樂王言爲善最樂帝大其言因送列侯印十九枚諸子年

五歲以上悉佩之著之簡策天下不以爲私今王諸子性于忠

孝漸于禮義自勝衣以上頎然皆有成人之風朕甚嘉之其各

進一官以助其爲善之樂尚勉之哉母忝乃父祖以爲邦家光

徙封徐王詔書不名 宣仁祔廟拜太師徙王冀賜入朝不趨
改淮南荆南節度使徙封楚初 宣仁不豫顥日問起居因以
被疾至是薨年四十七 哲宗哭之慟成服苑中贈尚書令兼
中書令謚曰榮顥薨之五日以月朔應視朝于文德殿 哲宗
以顥未成服改視垂拱云顥通經史工飛白善鼓琴 神宗臨
御久友愛彌篤 哲宗尊禮尤隆既薨葬于 永厚陵之北
徽宗即位追封吳王子孝騫靖康初爲定武軍節度使晉康郡
王孝錫終嘉州防禦使

潤王顏早薨 徽宗追賜名贈潤王

益王顥初賜名仲恪爲率府副率 英宗時賜今名遷至耀州
觀察使 神宗即位拜同平章事領武勝軍節度使樂安郡王
熙寧四年出閣拜保信保鎮軍節度使封嘉王元豐三年拜司

空徙王曹 哲宗即位拜太保改鎮武昌武安進爵荆王賜贊
拜不名五日一朝禁中 哲宗致恭如家人禮 神宗祔廟拜
太傅徙武寧鎮海元祐元年始居外第拜太尉改鎮成德荆南
薨年三十三贈太師尚書令魏王謚曰端獻 徽宗改封益王
顥端重明粹博通羣書有智識好釋氏亦好方書數捐藥以救
病者其仁厚蓋天稟云子孝哲邢州觀察使贈廣陵郡王孝怡
終保寧軍節度使孝參靖康時爲武勝軍節度使豫章郡王孝
奕終彰化軍留後贈平原郡王孝騫靖康時爲武寧軍節度使
孝忱奉寧軍節度使孝穎順昌軍節度使孝愿靖難軍節度使

東都事略卷第十七

世家五

神宗十四子長成王侑次惠王僅次唐王俊次褒王伸次冀王
儁次哲宗皇帝次豫王价次徐王侑次吳王似次儀王偉次
徽宗皇宗次燕王俟次楚王似次越王僖

成王侑早薨

徽宗即位追賜名贈成王

惠王僅早薨

徽宗追賜名贈惠王

唐王俊熙寧七年封永國公十年薨贈亮王

徽宗封唐王

褒王伸早薨

徽宗追賜名贈褒王

冀王儁熙寧八年封景國公是歲薨

徽宗贈冀王

豫王价熙寧十年封建國公元豐元年薨贈衛王徽宗封豫王

徐王侑早薨贈鄆王謚曰冲惠

徽宗封徐王

吳王佖元豐間封儀國公 哲宗即位封大寧郡王紹聖二年
出閣拜鎮安武勝軍節度使封申王元符二年加司空徙鎮保
平泰寧 哲宗崩 欽聖后議所立以佖有目疾不得立乃立
端王是爲 徽宗加太傅移鎮永興成德徙王陳賜贊拜不名
加太尉荆南淮南節度使拜太師徙鎮河東山南西道薨贈尚
書令兼中書令燕王又加贈侍中吳王子有奕武信軍節度使
和義郡王有常寧遠軍節度使

儀王偉早薨 徽宗追賜名贈儀王

燕王佖元豐間封成國公 哲宗即位封咸寧郡王元符元年
出閣拜河陽三城雄武軍節度使封莘王加司空移鎮武寧鎮
寧 徽宗即位加太保徙鎮河東奉寧封衛王又徙鎮護國山
南西道又改鎮海泰寧大觀元年 詔曰衛王定王朕之愛弟

也其改封魏王定王亦徙王鄧拜太尉永興成德軍節度使進
爵燕王遷太傅 欽宗即位 詔曰燕王越王 神祖之子
道君之弟而朕之諸父也其賜入朝不趨贊拜不名授太師河
東劍南西川節度使 二帝北狩宗族盡徙云

楚王似元豐間封和國公 哲宗即位封普寧郡王元符元年
出閣拜橫海鎮海軍節度使封簡王 哲宗崩宰相章惇以似
哲宗同母弟當立 欽聖后不可乃立 徽宗進司徒改鎮武
昌武寧徙封蔡拜太保移鎮保平鎮安又改鳳翔雄武以書史
語言指斥送大理寺驗治似上表待罪於是左司諫江公望上
疏曰臣聞天下之理有隙則物皆可入故聖人塗隙於未開之
前有迹則瑕皆可指故聖人泯迹於未形之際物可入則親者
離矣瑕有指則疑者實矣其可不察邪臣聞蔡王府史相告有

不順之語浸淫恐及蔡王有司已行根治臣聞之駭汗浹背驚悸不自持豈有孝治之本太平之時乃容小人銜私怨逞不軌離間陛下骨肉之親者乎象之於舜焚廩浚井其逆心已萌矣擁二女坐床鼓琴其逆謀已成矣舜未嘗藏怒宿怨卒封之有庠而富貴之也至魏文帝褊忿疑忌一陳思王且不能相容致有煮豆然萁之說相煎太急之語爲天下後世笑豈不思兄弟天之大倫也有手足相捍之親有首尾相應之義有墳墓之和有友于之樂故孔子以不間於父母兄弟之言爲孝蓋親隙不可開隙開則言可離貳疑迹不可顯迹顯則事難磨滅陛下之得天下也惇嘗簾前持異議已有隙迹矣蔡王出於無心年尚幼少未達禍亂之萌故恬不以爲卹陛下一切包容已開之隙復塗矣已顯之迹復泯矣恩意渥縵歡然不失兄弟

之情與夫區區未能忘天下操以自狹者不啻相百十矣陛下若以曖昧無根之語而加諸至親骨肉之間則有魏文相煎太急之隙而忘大舜親親之道豈治世之美事也臣願陛下密詔有司凡無根之言勿形案牘筆楚之下何求弗得一有浸淫旁及蔡王之語不識陛下將如何處之儻形案牘有瑕可指一入曾次終身不忘雖父子之間尚未能磨滅況兄弟乎迹不可泯隙不可塗則骨肉離矣陛下將何道以治天下也蔡王萬一蒙犯霧露之疾神考在天之靈豈不知之陛下將何顏見神考於太廟乎書曰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故至德要道足以風動天下未有不自親始者也疏入公望罷知淮陽軍徽宗雖黜公望頗思其言止治其左右崇寧中徙鎮荆南武寧

薨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韓王改封楚王子有恭定國軍節度使永寧郡王

越王偲元祐初封祁國公元符元年封永寧郡王出閣以爲鎮安集慶軍節度使封睦王 徽宗即位拜司徒移鎮清海鎮海封定王又徙鎮武寧武勝改鎮淮南永興進封鄧王拜太尉鳳翔山南西道節度使改封越王遷太傅 欽宗即位授太師永興成德軍節度使金人犯京師欲以越王爲質欽宗以越王叔父不可遣乃遣肅王及駙馬都尉曹晟以行晟尚榮德帝姐與 欽宗同生故遣之偲竟從 二帝北遷云

哲宗獻愍太子茂母 皇后劉氏生一年而薨追賜名贈越王諡曰冲獻 徽宗即位贈鄧王崇寧二年 詔曰朕惟 先皇帝在位十有六年而皇嗣鄧王降年不永逮朕入繼大統之初

雖加贈典而恩意未隆非所以上慰 先帝在天之靈其特追贈皇太子仍改諡曰獻愍

徽宗三十一子長 欽宗皇帝次兗王榷次鄆王楷次荆王楫次肅王樞次景王杞次濟王栩次益王楫次 太上皇帝次邠王材次祁王模次莘王植次儀王朴次徐王棣次沂王樗次鄆王拱次和王拭次信王榛次漢王椿次安康郡王榘次廣平郡王捷次相國公挺次陳國公機次瀛國公樾次建安郡王模次嘉國公椅次溫國公棟次英國公榑次儀國公桐次昌國公柄次潤國公縱

兗王榷以建中靖國元年九月生一夕而殞追賜名贈兗王諡曰冲僖

鄆王楷字德遠初名煥崇寧元年封魏國公更今名封高密郡

王以八寶恩除司空鎮東軍節度使封嘉王遷太保又遷太尉
政和六年出閣拜太傅武寧保平軍節度使八年令赴殿試有
司考爲第一改鎮荆南寧江提舉皇城司封鄆王徙劔南西川
鎮南軍又徙河東寧海靖康元年移鎮鳳翔彰武 徽宗諸子
薨于京師者則哀榮終始備見焉餘從 二帝北遷皆不知其
所終

荆王楫崇寧二年封楚國公三年封南陽郡王改王樂安薨贈
荆王諡曰悼敏

肅王樞崇寧二年封吳國公大觀二年封建安郡王重和元年
出閣拜太保保平寧武軍節度使封肅王靖康元年金人犯京
師以樞北質云

景王杞崇寧二年封冀國公大觀二年封文安郡王重和元年

出閣拜太保護國武昌軍節度使封景王靖康元年授太傅徙
鎮荆南鎮東

濟王栩崇寧五年封魯國公大觀二年封安康郡王宣和三年
拜太保清海軍節度使封濟王靖康元年授太傅徙鎮護國寧
海

益王棧大觀元年封楊國公二年封淮南郡王徙濟陽後以橫
海軍節度使封益王

邠王材大觀二年封魏國公薨追封邠王諡曰冲穆

祁王模大觀二年封鎮國公宣和三年封樂安郡王拜武勝興
寧軍節度使封祁王靖康元年授太傅改鎮清海慶源

莘王植大觀二年封吳國公宣和四年封信安郡王拜寧江軍
節度使封莘王靖康元年授太傅改鎮保平崇信

儀王朴大觀三年封雍國公宣和五年封華原郡王後以靜難軍節度使封儀王

徐王棟大觀三年封徐國公宣和五年封高平郡王拜山南東道節度使封徐王靖康元年授太傅改鎮山南西道武昌軍沂王樗大觀四年封冀國公宣和六年封河間郡王拜太保劔南東川威武軍節度使封沂王靖康元年授太傅改鎮河陽武寧

鄆王拱政和元年封定國公二年薨追封鄆王謚曰冲懿和王拭政和元年封廣國公宣和七年封南康郡王靖康元年拜瀛海安化軍節度使封和王

信王榛政和元年封福國公宣和七年封平陽郡王靖康元年拜慶陽昭化軍節度使封信王

漢王椿政和二年封慶國公薨追封漢王

安康郡王握政和二年封衛國公改封鄆靖康元年封安康郡王

廣平郡王捷以政和二年封韓國公靖康元年封廣平郡王

相國公挺以政和四年封

陳國公機以政和五年封

瀛國公樞以政和五年封

建安郡王揆政和五年封惠國公宣和七年封建安郡王

嘉國公椅以政和八年封

溫國公棟以宣和元年封

英國公榑以宣和二年封

儀國公桐以宣和三年封

昌國公柄以宣和四年封

潤國公樞以宣和七年封

欽宗皇太子諱母曰 皇后朱氏以政和七年生於東宮於徽宗為嫡長皇孫及應賜名命官而 祖宗無故事宰相蔡京與鄭居中共議封為崇國公王黼奏曰蔡京以皇子之禮封東宮子則是便以 東宮為人主矣 徽宗不悅 欽宗即位以為昭慶軍節度使太寧郡王徙鎮寧國立為皇太子是歲金人圍京師明年 欽宗幸虜營以皇太子監國從 二帝北徙云

東都事略卷第十七



澤州府志都事略卷第十八

承議郎新權知龍州軍州兼管內勸農事兼管沿邊都巡檢使借紫王稱上進

列傳一

范質字文素大名宗城人也母張氏夢人授五色筆而質生九歲善屬文唐長興中舉進士爲忠武軍推官晉天福中懷其文見宰相桑維翰維翰奇之擢監察御史稍遷主客員外郎直史館召入翰林爲學士契丹入寇晉出帝命十五將出征是夕質宿直出帝命諸學士分草制質曰宮城已閉慮泄機事遂獨爲之辭理優贍當時文士皆歎伏周太祖征李守貞每朝廷遣使齎詔處分軍事皆中機會太祖問誰爲此辭使者以質對太祖曰宰相器也太祖起兵入京師遽令草太后誥及議迎湘陰公儀注乃白太后以質爲兵部侍郎樞密副使周廣順初拜中書

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兼參知樞密院事世宗時累加司徒洪文館大學士恭帝即位封蕭國公北邊奏太原劉承鈞結契丹入寇乃命我太祖北征爲六師推戴自陳橋入城還府第時質方就食閣中間太祖入率王溥魏仁浦就府謁見質執溥手曰倉卒遣將吾儕之罪也爪入溥手幾出血溥無語既見太祖質曰先帝養太尉如子今身未冷柰何太祖性仁厚嗚咽流涕曰吾受世宗厚恩今爲六軍所逼一旦至此將若之何軍校羅彥環按劍厲聲向質曰我輩無主今日須得天子太祖叱之不退質知勢不可遏曰事已爾無太倉卒自古帝王有禮位之禮今可行也因具陳之且曰太尉既以禮受禮則事太后如母養少主如子無負先帝舊恩太祖揮涕許諾然後率百官成禮太祖由此深敬重質太

祖既即位加兼侍中仍以爲相乾德初封魯國公二年罷爲太子太傅卒年五十四贈中書令初和凝知貢舉愛質所試文自以中第在第十三故亦以處質其後質官及封國皆與凝同當時謂之傳衣鉢太宗嘗言近世輔弼循規矩惜名器持廉節無與質比者但欠世宗一死爲可惜尔子旻兄子杲

旻字貴參以父任爲千牛備身國初爲度支員外郎知開封縣太宗爲開封尹頗器重之嶺南平知邕州知淮南轉運事太宗時爲三司副使累官給事中判三司坐擅市竹木入官爲王仁贍所發貶房州司戶參軍移唐州以卒年四十六杲字師回力學有文太宗時由鄧州從事爲直史館歷左拾遺補闕擢知制誥以工部郎中罷知壽州復爲知制誥當遷翰林學士太宗以其躁競不使居內職出爲右諫議大夫知濠

州召爲史館脩撰至京師而卒年五十六

王溥字齊物并州祁人也漢乾祐中舉進士甲科李守貞據河中趙思綰反京兆王景崇亂鳳翔周太祖將兵討三叛以溥爲從事三叛旣平朝士及藩鎮嘗以書往來詞意涉于悖逆者太祖籍其名欲按之溥諫曰魑魅伺夜而出日月旣照則氛沴消矣請焚之以安反側太祖從之太祖將大漸促召學士草制以溥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已宣制太祖曰吾無恨矣世宗嘗問漢相李崧蠟彈書結北虜有記其辭者否溥曰使崧有此肯示人耶蘇逢吉輩陷之爾世宗遂優贈崧官世宗將討秦鳳溥薦向拱遂平之世宗因宴酌卮酒賜之曰成吾邊功鄉擇帥之力也恭帝即位加尚書右僕射國初進位司空乾德二年罷爲太子太保加太子太傅開寶二年遷太子太師太平

興國初封祁國公卒年六十一贈侍中謚曰文獻後以溥謚同僖祖改謚文康溥在相位日父祚以宿州防禦使家居每公卿至必謁祚引觴爲壽溥侍側坐客不敢安席祚曰此豚犬尔不煩諸君起人稱其孝敬子貽孫貽正貽正官至國子博士貽正之子克明尚太宗女鄭國長公主賜名貽永令與父同行

貽孫字象賢顯德中溥在相位以貽孫爲著作郎國初遷金部員外郎溥藏書至萬卷貽孫徧覽之太祖嘗問趙普拜禮何以男子跪而婦人不跪普訪禮官無知者貽孫曰古詩云長跪問故夫即婦人古亦跪也唐武后時婦人始拜而不跪普問所出對曰唐幽州從事張建章著渤海記備言之普歎伏貽孫累遷右司郎中以卒

貽永字季長真宗以其故相家也選尚主除右衛將軍駙馬

都尉明年主薨貽永累遷右監門衛大將軍蔣州團練使請試
郡得知單州徙徐州是時河決貽永作隄城南以禦水患 詔
褒之 仁宗即位改衛州團練使知澶州遷懷州防禦使拜耀
州觀察使歷彰化武定軍留後拜彰德軍節度使知天雄軍改
鎮保寧知鄆州自咸平中徙城而故治爲通衢密邇梁山泊春
夏多病涉貽永相地築東西道三十餘里至今人獲其濟徙定
州成德軍康定元年擢同知樞密院事改副使加宣徽南院使
拜樞密使慶曆六年加同平章事明年封遂國公加兼侍中改
鎮海軍節度使封鄧國公貽永以寵祿過盛願解樞柄乃聽罷
侍中徙鎮彰德復以疾求去位除尚書右僕射兼侍中景靈宮
使卒年七十一贈太師中書令謚曰康靖貽永性謹約寡言無
綺羅聲色之好惟養鵲鴿數十愛翫而已

魏仁浦字道濟衛州汲人也少爲刀筆吏隸樞密院周太祖爲
樞密使問以卒乘數仁浦對曰帶甲者六萬太祖喜曰天下事
不足憂也漢隱帝遣使害太祖仁浦曰公有大功於朝廷握彊
兵臨重鎮以讒見疑豈可坐而待死教以易其語去誅將士以
激怒心太祖納其言遂長驅度河及即位以爲樞密承旨世宗
時爲樞密副使陞樞密使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
賢殿大學士兼樞密使始議者以仁浦不由科第進世宗曰顧
才如何爾遂用之恭帝嗣位加刑部尚書 國初進位右僕射
乾德初罷開寶二年春宴太祖笑謂仁浦曰何不勸朕酒乎
仁浦奉觴上壽 太祖密謂之曰朕欲征太原如何仁浦曰欲
速不達 太祖頷之從征太原至梁侯驛遇疾而卒仁浦性寬
厚接士有禮專務以德報怨世宗下急輕殺戮仁浦營救而免

者十常七八從出征鋒鏑之下而無一人橫死者有鄭元昭者
爲解州刺史仁浦婦翁李溫玉爲推鹽使元昭不得專其利乃
誣溫玉之子從李守貞叛捕以告變欲中傷仁浦周太祖爲辨
其誣獲免及仁浦大用乃以元昭典五郡又嘗爲賈延徽譖幾
遇禍摠師出征有得延徽以獻者仁浦曰因兵戈以報怨不忍
爲也人稱其長者謚曰宣懿後以子咸信尚主追封齊王

咸信字國寶 國初 昭憲皇后嘗至仁浦第見咸信奇之開
寶中 太宗尹京以咸信尚求慶公主拜右衛將軍駙馬都尉
太平興國初爲吉州防禦使遷觀察使契丹入寇以咸信知澶
州拜彰德軍節度使 真宗即位徙鎮定國武成知曹州改知
河陽又知澶州移鎮忠武 真宗升宋州爲南京以咸信 太
祖舊臣加同平章事判天雄軍改鎮保平卒年六十九贈中書

令咸信頗知書亦喜待士然性吝嗇喜規利子昭昞至觀察使
臣稱曰自古治少亂多五代干戈之亂極矣天旣厭亂而思治
故 真主勃興此范質王溥仁浦得以講揖遜之禮遂相 藝
祖于立國之初而天下晏然也嗚呼以伊尹之聖太公之賢皆
以夏商之舊而歸湯文蓋以授受于天者有不庸釋則舍湯文
將安歸乎由是觀之質等所以歸 有德爲無嫌也誠與夫賣
國而趨利蒙耻而立朝者有間矣

東都事略卷第十九

列傳二

韓令坤磁州武安人也令坤少隸周太祖帳下世宗即位爲殿前都虞候高平之戰以功領容州團練使世宗征太原以令坤爲都校以功拜武定軍節度使世宗伐淮甸命令坤等十二將率兵以從襲揚州將吏聞周師至開門以迎之令坤整衆而入市不易肆人甚悅徙鎮鎮安又從世宗北征有功恭帝即位爲侍衛馬步軍都虞候國初移鎮天平加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同平章事太祖親征李筠令坤率兵屯河陽澤潞平以功加兼侍中從討李重進改鎮成德卒年四十六令坤有才略識治道與太祖同事周情好親密鎮常山凡七年北邊以寧太祖聞其卒甚悼惜之追封南陽郡王

石守信開封浚儀人也始事周太祖得隸帳下累遷指揮使世宗征河東戰于高平守信以功遷親衛左第一軍都指揮使從征淮南又從征關南俱有戰功自江州防禦使拜義成軍節度使太祖受禪遷侍衛馬步軍副指揮使改鎮歸德李筠反守信與高懷德率前軍破筠衆于長平斬首三千級又與懷德敗其衆三萬于澤州澤潞平以功加同平章事李重進反復命守信討重進兼知揚州行府事太祖親征守信馳奏城中危迫破在昕夕大駕親臨可一鼓而平太祖從之即日克其城移鎮天平兼侍衛馬步軍都指揮使建隆三年請解軍職太祖許之守信每入朝宴賜甚渥加兼侍中太平興國初加中書令爲河南尹從征幽州坐失律責授崇信軍節度使兼中書令尋封衛國公徙鎮陳州卒年五十七贈尚書令追封武威郡王諡曰武烈子保興保吉

保興字光裔本名保正太祖爲改之以蔭補供奉官稍遷至團練使雍熙初契丹寇邊保興爲澶州前軍駐泊徙銀夏綏府都巡檢常巡案菴子砦並黑水河趨谷中戎人數千騎度河邀戰保興伏兵于河澌俟其半度急擊之其後數與戎人戰有功積官至棣州防禦使卒年五十八子元孫

保吉字祐之尚太祖女延慶公主拜左衛將軍駙馬都尉領愛州刺史以軍功擢至朔州觀察使守信卒起復爲威塞軍節度使知河陽大名府改橫海安國二鎮真宗即位徙鎮保平景德初又徙武寧加同平章事契丹入寇真宗將幸澶淵先遣保吉與李繼隆爲排陣使對壘以待而虜騎數萬至城下保吉不介馬而馳當其前鋒虜引去旣而虜請盟真宗錫宴射

於行營謂繼隆等曰北虜自古爲患今得其畏威服義息戰安民皆卿等力也保吉曰臣受命禦寇上稟成筭至於布列行陣指授方略皆出於繼隆繼隆亦曰宜力用心躬率將士臣不如保吉 真宗嘉其能謙寵賜甚厚改鎮鎮安卒贈中書令謚曰壯武保吉有武幹奕世將相家積不貲而治生射利所至侵擾其鎮大名也葉齊查道皆知名士保吉悉命械頸而督運物論非之先是守信鎮死立年五十七而卒保吉繼居是鎮及其卒也年復與之同人皆異之

元孫字善長以守信恩補供奉官久之爲閤門祗候遷如京副使累擢至邕州觀察使郤延路副總管會趙元昊反陷金明砦元孫與劉平戰于三川口爲賊所執 仁宗以爲已死贈忠正軍節度使及元昊納款乃得歸言者請誅其辱國之罪 仁宗

貸之安置全州後還京師卒年七十二

王審琦字仲寶河南人也漢乾祐初得隸周太祖帳下爲鐵騎指揮使世宗征劉崇以功領勤州刺史審琦沉毅善謀所至有政績世宗征淮舒州堅壁不下以郭令圖爲刺史命審琦司超將兵攻城一夕拔之令圖入復見逐於郢人審琦方進軍援黃州聞令圖被逐乃選輕騎銜枚襲城夜敗其衆而復納之遂以兵破紫金山世宗圍濠梁審琦先拔其水砦乃降及攻楚州審琦謂城陷淮人必遁因設伏以待之果如其言審琦仕周累遷至睦州防禦使 宋興擢爲殿前都指揮使泰寧軍節度使從征李筠改鎮義成討李重進也副石守信將前軍出鎮忠正在鎮八年寬簡便民屬邑令有以罪黜縣胥者僚佐以爲令不先白是輕主帥也請詰其罪審琦曰五代以來諸鎮暴橫令宰之

職不振久矣能斥黜更是可嘉也聞者歎伏從征太原改鎮許州加同平章事卒年五十贈中書令追封琅琊郡王審琦素不善飲太祖宴之於後苑祝之曰審琦布衣之舊方共享富貴酒者天之美祿也何惜不令飲之祝已謂審琦曰天必賜卿酒量試爲吾飲之審琦受詔連十數醕無它苦自此侍宴必引滿及歸私家即不能飲或彊飲輒病也子承衍

承衍字希甫尚太祖女昭慶公主是謂秦國賢肅公主拜左衛將軍駙馬都尉遷恩州刺史加防禦使太平興國初遷應州觀察使授彰國軍節度使契丹入寇出知天雄軍端拱初徙鎮永清再知天雄真宗即位改鎮護國卒年五十二贈中書令謚曰恭肅承衍善騎射曉音律好吟詠以功臣子尚主貴顯擁富貴厚自奉養而性吝嗇爲市所鄙子世融終內園苑使世融

之子克臣以進士第元豐中爲工部侍郎終龍圖閣直學士子師約尚燕國公主拜駙馬都尉英宗以前公主廢舅姑之禮主婚輒升行齒諸父英宗以爲廢人倫不可爲天下法思所以釐正之神宗即位推原英宗意下詔公主出降皆行見舅姑禮公主以禮見舅姑自此始師約官至保平軍留後謚曰恭惠子殖亦尚神宗女惠國公主

符彥卿字冠侯陳州宛丘人也父存審後唐宣武軍節度使五代史有傳彥卿年十二能騎射事莊宗於太原以其謹厚令出入卧內莊宗滅梁以爲散負指揮使郭從謙之亂莊宗左右皆引去惟彥卿力戰殺十餘人莊宗崩彥卿慟哭而去天成中以吉州刺史討王都于定州改慶州刺史晉天福初拜同州節度使出帝時爲河陽三城節度使契丹入寇彥卿拒戰于澶淵虜

騎數萬圍高行周於鐵立諸將相顧無敢當其鋒彦卿引數騎力戰虜解去行周賴以免移鎮許州封祁國公與杜重威李守貞經略北鄙遇契丹主圍之於陽城衆十餘萬諸將無鬪志彦卿曰與其束手就擒曷若與之力戰諸將然之彦卿大敗其衆契丹主棄橐駝而遁車帳兵械悉爲彦卿所獲改鎮武寧加同平章事契丹滅晉彦卿遂歸于契丹契丹主以陽城之敗詰責彦卿對曰臣事晉不敢愛死今日惟命契丹主笑而釋之徐宋多多益契丹主遣彦卿歸鎮漢高祖入汴彦卿來朝改鎮兗州加侍中兼中書令封魏國公拜太保移鎮青州周太祖封彦卿爲淮陽王鎮鄆州徙鎮天雄進封衛王世宗時拜太傅改封魏王恭帝即位加太尉 宋興遷太師移鎮鳳翔被病肩輿赴鎮至西京上言疾亟假滿百日受奉如故爲御史所糾於是罷節度

使彦卿退居于洛八年間乘小車駟遍遊佛寺名園人伏其曠達性不飲酒謙恭待士對賓客清談終日不及世務爲將有謀善戰所得奉賜皆分給士卒故人樂爲之用卒年七十八周世宗二后 太宗懿德皇后皆彦卿女也自周及 太祖朝賜詔不名近代貴盛無與爲比子昭信賀州刺史昭厚天雄軍防禦使昭壽鳳州團練使爲益州鈐轄昭壽遊宴無度不能御軍神衛卒趙延順以衆怨昭壽信用親僕撈筆軍人謀害昭壽咸平三年正旦中使來昭壽戒馭吏具鞍馬將送之卒乃縱廐中馬陽逐而繫之喧擾之際延順率其衆殺昭壽及其僕都監王澤聞變召都虞候王均擒延順及其黨不能獲乃推均爲首知益州牛勣出奔漢州都巡檢使劉昭榮與均戰死之均遂僭號大蜀建元化順是歲王師討平之追斬均于富順監

王景萊州人也少爲盜梁大將王檀鎮滑臺以景隸麾下莊宗入汴景挺身來降仕唐至奉國都虞候清泰末從張敬達圍晉陽會契丹來援景以所部歸晉授相州刺史遷耀州團練使契丹入寇景與高行周破之于戚城累遷至橫海軍節度使契丹犯京師用其黨爲帥以代景景還至常山聞契丹主耶律德光死即間道歸漢乾祐初加同平章事周太祖與景有舊及即位加侍中爲護國軍節度使移鎮鳳翔顯德初封褒國公加兼中書令世宗命景與向拱率兵討蜀大破蜀軍于上邽遂降秦州逾年徙鎮秦州恭帝即位封涼國公 國初加太保封太原郡王復以爲鳳翔節度使卒年七十五贈太傅追封岐王謚曰元靖初景之奔晉也妻坐誅晉高祖問所欲對曰臣昔爲卒過官妓侯小師家意慕之今妻被誅誠得小師爲妻足矣後封楚國

夫人景性謙退折節下士每朝廷使至雖卑位皆送迎周旋盡禮左右曰王位崇不宜過自損抑景曰人臣重君命也初封王朝廷以吏部尚書張昭爲使景尤加禮重左右又以爲言景曰我在行伍間已聞張尚書名今使于我是 國家厚我也子廷又廷睿廷訓廷又仕至橫州團練使從征太原中流矢而卒廷又性驕傲好夸誕每言我當代王景之子聞者笑之時目爲王當代景所莅鎮廷睿爲牙內指揮使尤驕恣景以其母被戮心憐之廷睿或小不如意必號泣曰還我母安用富貴景不復問家財悉其所用過華陰墜馬而死廷訓仕至左驍衛將軍王晏徐州滕人也家世力田少爲盜應募隸禁軍累遷奉國小校晉末與都校趙暉侯章戍陝州遂歸于漢高祖甚喜即授以節度使及入汴加同平章事漢亡事周改鎮武寧封滕國公因

其鄉里以榮之也 太祖受命進封趙國公徙鎮安遠改封韓國公請老以太子太師致仕卒年七十七贈中書令

王彥超字德昇大名臨清人也少事魏王繼岌繼岌死乃仕晉爲刺史仕漢爲復州防禦使契丹入寇爲行營馬步左廂都排陣使從周太祖入汴湘陰公贊牙校鞏廷美以贊不得立據徐州以拒周太祖拜彥超武寧軍節度使以討之又與王峻拒劉崇于晉州改建雄河陽三城河中二鎮顯德初加同平章事屢破劉崇之衆拜忠武軍節度使兼侍中宰相李穀征淮南以彥超將前軍敗淮人于壽州城下淮人水陸來援穀退保正陽淮人躡其後會李重進兵至合勢急擊大敗之逐北二十餘里師旋徙鎮永興移鳳翔 國初加中書令 太祖與彥超宴射于作坊酒酣謂彥超曰卿昔在復州朕往依卿何不納我彥超頓

首曰蹄涔之水豈足以安神龍 陛下當日不留滯於小郡者天也 太祖大笑未幾復鎮永興又爲鳳翔節度使入爲右金吾衛上將軍太平興國中封邠國公彥超語所親曰人臣七十致仕古之制也我今六十九矣自當知止足之分明年遂請老拜太子太師致仕卒年七十二贈尚書令彥超溫和恭謹領九鎮所至民安之而能引年告老爲當世所重始彥超自鳳翔來朝與諸將俱侍宴 太祖謂曰卿等皆國家宿舊久臨劇鎮非朕所以優賢之意彥超曰臣無勲勞久冒榮寵願乞骸骨以歸諸將競陳宿昔戰功及履歷艱苦 太祖曰此異代事何足論翌日皆罷鎮時論以此許之

武行德太原榆次人也身長九尺餘氣貌洪偉少負薪道遇晉高祖高祖見其魁梧甚奇之因留之帳下仕晉爲寧國軍都虞

候契丹犯京師行德陷于契丹偽請自效因遣送將校數十百
護所取尚方鎧甲還胡中至河陰行德謂眾曰我與若等能為
異域鬼耶眾素伏其威名皆曰惟命遂攻孟州走其節度使崔
延勳悉以府庫分諸校而權領州事遣其弟行友詣太原勸進
漢高祖喜因來河陽依行德行德以兵翼至京師授河陽三城
節度使加同平章事移鎮成德周廣順初加兼侍中改鎮忠武
封譙國公兼中書令改封邢徙鎮武寧世宗征淮行德坐失律
左遷右衛大將軍尋授保大軍節度使封宋國公國初改封
韓再鎮忠武移安遠召為太子太傅卒年七十二贈太師
楊廷璋字溫玉真定人也父洪裕少漁貂裘陂有以二石鴈授
之者其翼一揜左一揜右曰吾北嶽使也言訖不知所之是歲
生女為周太祖淑妃明年而廷璋生廷璋以淑妃故得賜官初

為右飛龍使稍遷皇城使世宗即位拜左驍衛大將軍宣徽北
院使除建雄軍節度使隰州闕守乃請監軍李謙溥攝州事謙
溥至隰并人來圍其城或請速救之廷璋曰賊遽至必未攻城
乃募死士百餘人潛諭謙溥相應夜銜枚擊之并人大潰逐北
數十里國初荆罕儒監晉州兵疑廷璋周之近親欲圖之見
必懷刃而廷璋接以至誠卒不敢發初周太祖嘗諭廷璋圖涇
帥史懿廷璋屏左右示以詔書懿受代入朝遂免禍時論以罕
儒不能加害為若有施報也未幾廷璋自鎮來朝授靜難軍節
度使移鄜州代還為左千牛衛上將軍卒年六十

郭從義字德基其先沙陁人也父古仕後唐賜姓李氏古卒從
義尚幼明宗時從義官至內園使仕晉為宿州團練副使復姓
郭云契丹入寇漢高祖將建國從義首贊其謀漢興為鄭州防

禦使拜鎮寧軍節度使趙思綰以永興叛命從義討之師次潼關河中李守貞來援從義大破之遂圍思綰拜永興軍節度使思綰困甚從義遣人誘之佯許以華州節鉞思綰信之遂開門送款從義入城思綰謁見即遣武士執之并其黨斬于市以功加同平章事周初加侍中移鎮許州改鎮天平世宗北征以從義副符彥卿充排陣使世宗還京師加兼中書令又改鎮武寧乾德初拜護國軍節度使來朝太祖召於便殿擊鞠從義易衣跨馬精心呈技以下太祖之知及罷命升殿賜坐太祖謂曰卿之技誠妙矣然非將相所爲也從義大慙爲右金吾衛大將軍請老以太子太師致仕從義爲將有謀略爲人持重博通技藝善飛白書卒年六十四贈中書令

臣稱曰唐季以來至于五代藩鎮之禍烈矣宋興令坤從義

彥卿握重兵在河北守信審琦彥超等以宿將處方鎮而數子者識歷數之攸在知天命之有歸故號令一出莫不稽首聽命或納節以備宿衛或請老而知止足使藩鎮之禍泯然而不作克保功名長守富貴雖太祖之善御豪傑而亦數子者能擇其禍福輕重而審處之斯可以言智矣

東都事略卷第二十

列傳三

慕容延釗字化龍太原人也父章開州刺史延釗少以勇敢聞漢高祖之起也周太祖爲其佐命以延釗隸帳下世宗即位領溪州刺史高平之戰以功遷團練使拜睦州防禦使從世宗征淮南爲殿前都虞候與宋延渥大破其軍淮南平遷殿前副都指揮使淮南節度使徙鎮鎮寧爲殿前副都點檢太祖受禪延釗時握重兵屯真定太祖諭旨聽以便宜從事延釗與韓令坤率所部兵巡邊一方以安太祖深德之加殿前都點檢同中書門下二品以其父名章不曰平章事也李筠叛命延釗與王全斌討之俄知潞州行府事澤潞平加兼侍中請解軍政徙山南東道節度使王師南征延釗將行營前軍時延釗被

疾 詔令有與即戎事遂平定荆湘是歲卒年五十六延釗與太祖友善 太祖任殿前都點檢延釗爲副常兄事延釗及即位猶呼爲兄洎寢疾御封藥以賜聞其卒軫悼尤甚贈中書令追封河南郡王

李處耘字正元潞州上黨人也父肇仕後唐爲軍校討王都于定州會契丹來援力戰死晉末處耘尚幼隨兄處疇至京師遇張彥澤之暴處耘善射獨當里門殺數十人里中賴之漢初隨折從阮于府州後從阮歷鄧滑等節度采妾處耘以軍政李繼勲鎮河陽補處耘右職繼勲罷世宗以處耘隸 太祖帳下爲都押牙會 太祖北征至陳橋處耘見軍中謀欲推戴遂召馬仁瑀李漢超等入白 太祖 太祖拒之旣而諸軍大譟入驛門處耘臨機決事謀無不中 太祖奇之授客省使兼樞密承

旨從平澤潞遷宣徽北院使討李重進爲行營兵馬都監賊平以處耘知揚州有善政拜宣徽南院使樞密副使周保權乞師討張文表 太祖命處耘與慕容延釗赴之以處耘爲都監師次江陵高繼冲請舉族歸朝即引兵趨湖湘大破賊于三江口又遇賊帥張從富于澧江南擊敗之遂北至敷山砦賊棄砦走俘獲其衆旣而延釗大軍至州人大懼縱火焚州城而潰保權幼爲大將汪端所劫藏于江之南岸僧寺中處耘遣麾下將田守奇帥師度江獲之磔于市遂入潭州盡得荆湖之地坐與延釗不協責澧州刺史卒年四十七贈宣德軍節度使處耘多機謀常以功名自任自以受 太祖非常之遇思有以報故臨事勇於敢爲遂至於貶 朝廷以延釗宿將乃獨罪處耘而處耘終不自辨 太宗明德皇后處耘女也累贈處耘韓王子繼隆

繼洵繼和繼洵官至洛苑使順州刺史處耘兄處疇至作坊使有子繼凝終樞密直學士

繼隆字霸圖以父任爲供奉官常從官于蜀還涉危棧身與馬皆墜絕澗十餘丈而不傷又更戍邵州至長沙遇蠻寇手足中藥箭得良藥而愈曹彬平江南太祖謂曰昇州平可持捷書來時內侍十數輩皆伺城陷獻捷會有機事當入奏繼隆請行太祖以城未下怪其來繼隆奏曰途遇大風天地冥晦城破之兆也翌日捷奏聞太祖語之曰昇州城已破如汝所言矣江南將盧絳擁兵數萬繼隆以威信諭之乃降江南平遷莊宅副使改六宅使太宗征太原討幽州圍范陽繼隆皆與焉又從崔翰戰徐河從潘美出代北皆有功李繼遷叛命繼隆擊之屢破繼遷之衆改環州團練使從曹彬北伐繼隆獲虜貴臣一人

彬欲上其功繼隆力止之俄諸將兵敗獨繼隆振旅成列虜不敢犯即以繼隆知定州有敗兵數萬集城下繼隆給券俾各持詣所隸太宗嘉其有謀端拱初累加至侍衛馬軍都指揮使領保順軍節度使出帥定州三年送芻粟入威虜軍虜騎八萬邀繼隆繼隆以萬人敗之追奔過徐河十餘里初詔止令堅壁清野繼隆曰閫外之事將帥得裁也中黃門杜延壽止之不能故成功詔廢威虜軍繼隆謂梁門爲北面保郭不可廢也遂復城守召還改鎮定難時夏州趙保忠與繼遷連謀朝廷患之命繼隆將河西行營之師以討之旣而繼遷遁擒保忠以獻於是諸將請誅保忠及出兵追賊繼隆曰保忠机上肉耳當請於天子今繼遷遁去千里窮磧難於轉餉宜養威持重未易輕舉諸將皆伏其言至道二年白守榮馬繼忠等送糧靈州

爲賊所邀敗於洛河 太宗聞之怒亟以繼隆出環州取東關
鎮由赤柰苦井路赴之繼隆以所出道遠乏水請由橐駝路徑
趣賊之巢穴 太宗遣周瑩齎詔切責瑩未至繼隆已出軍
行十餘日不見賊而還諸將失期繼隆乃奏轉運使陳緯梁鼎
之乏興並坐免官繼隆嘗受 詔由旱海護靈州軍糧繼隆固
執田古原州蔚茹河爲便 太宗從之乃帥師以進壁古原州
是爲鎮戎軍 真宗即位改鎮安軍節度使召還加同平章事
徙鎮山南東道判許州景德初契丹入寇踰魏至河上 真宗
親征命繼隆爲排陣使先赴澶州契丹數十萬逼州北城繼隆
與石保吉大破之疆弩斃其貴將順國王撻覽追奔數十里及
車駕至幸北門觀兵召見勞問見其部伍嚴整歎息久之撻覽
旣死契丹懼遂請和加開府儀同三司卒年五十六贈中書令

謚曰忠武乾興初配享 真宗廟廷繼隆性沉厚御下甚嚴好
讀左氏春秋賓禮儒士子昭亮

繼和字周叔少以蔭補供奉官三遷洛苑使初繼隆請城鎮戎
軍 朝廷疑之繼和奏曰平涼山川險阻旁扼夷落爲中華襟
帶城之便 太宗許之後復不能守繼和又以爲言遂城之以
繼和知軍事李繼遷擾邊繼和上言鎮戎軍爲涇原儀渭北面
捍蔽又爲環慶原渭儀秦熟戶所依今置此城以扼賊要路臣
慮議者以調發芻糧擾民爲言且此軍所費止出四州地里匪
遙輸送甚易又守邊之臣內憂家屬之窘匱外憂姦邪之憎毀
欲其奮不顧身令出惟行不可得也臣聞李漢超守關南屬州
錢七八萬貫悉以給予非次犒資動及千萬漢超猶私販推場
規免征稅當時有以此事達于 太祖者即詔漢超私物所在

悉免關征故漢超居則營生戰則誓死太祖之世一方爲之
安靜方今如漢超之才固亦不少願以太祖爲法選擇英傑
使守靈武高官厚祿不吝與之乃可保必勝之功又朝廷禁
青鹽甚爲允愜斯困賊之良策也咸平五年繼和領兵殺衛埋
族於天麻自是隴山外諸族皆恐懼內附繼和因請移涇原帥
臣于鎮戎以壯軍勢又請開道環延爲應援真宗嘉之爲并
代鈐轄契丹入寇繼和領兵赴趙州躡其後契丹請和復還并
代遷西上閣門使未幾擢殿前都虞候領端州防禦使卒年四
十六

昭亮字晦之四歲補供奉官父繼隆北征昭亮尚幼遣持詔軍
中問方略及營陣衆寡之勢還奏稱旨累擢西上閣門使仁
宗即位進東上閣門使知代州又知定州徙瀛州踰年拜成州
團練使遷寧州防禦使徙定州改延州觀察使拜感德軍留後
爲秦鳳路副都總管徙永興軍路又徙天雄軍道除殿前副都
指揮使尋知代州徙真定路都總管保州兵據城反昭亮往諭
以禍福因稍稍縋城下官軍遂入城以功拜懷康軍留後知定
州明年拜武寧軍節度使殿前都指揮使有卒博于都市而撤
屋椽相擊者捕斬之其軍校連州刺史宋緒來謝亦杖之庭下
仁宗祠南郊有騎卒二所挾弓明日當以赦釋罪昭亮謂宿衛
不謹不可以赦原配隸下軍慶歷八年拜宣徽北院使判河陽
徙延州加南院使判澶州徙并州成德軍拜同平章事判大名
府定州歷鎮天雄彰信泰寧以疾願還爲景靈宮使卒年七十
一贈中書令諡曰良僖昭亮爲人和易於軍政特嚴然喜交權
貴頗爲時所非云

王全斌太原人也父爲岢嵐軍使私蓄武士唐莊宗疑而召之懼不敢行全斌時年十二謂其父曰上疑父有異志若以全斌爲質則釋矣父如其言全斌因得隸莊宗帳下歷晉漢周以軍功積官至相州留後 宋興除安國軍節度使徙鎮忠武太祖伐蜀以全斌將西川行營前軍率禁兵出鳳州孟昶遣大將王昭遠焚桔柏江浮橋退守劔門全斌遂克利州全斌謂諸將曰劔門天險古稱一夫荷戈萬夫莫當宜各陳進取之策侍衛軍頭向韜曰來蘇有路可通劔門蜀人於江西置砦對岸有度自此出劔門二十里至青彊店與大路合可於此進兵即劔門之險不可恃也全斌然之命偏將史延德分兵趨來蘇造浮梁於江上蜀人見梁成弃砦而遁全斌等擊破之昭遠彥韜敗走皆見擒遂克劔州殺蜀軍萬餘人 王師次魏城蜀王孟昶遣使奉表請降全斌入成都後十餘日劉光毅始自峽路至昶饋光毅等及犒師並同全斌之至會 詔書頒賚諸軍亦無差等由是兩路主帥遂不協俄 詔發蜀兵赴闕全斌等不時宣行蜀軍憤怨思亂軍至縣州果叛有衆十萬自號興國軍全師雄嘗爲蜀將亂兵推爲帥攻綿州又攻彭州成都十縣皆起兵應師雄師雄自號興蜀大王開幕府置僚屬衆益盛自是邛蜀等十七州並隨師雄爲亂全斌等甚懼時城中降兵尚二萬餘人全斌慮其應賊殺之夾城中未幾劉光毅曹彬破師雄之衆于新繁擒萬人師雄退保郫縣全斌與王仁贍又攻破之師雄走虎捷指揮使呂翰爲王將不禮與師雄黨劉澤合衆至五萬人贍等討呂翰於嘉州翰敗入雅州師雄病死于金堂仁贍又敗呂翰于雅州翰走黎州爲下所殺賊衆始息初全斌之至蜀

也適屬冬杪京師大雪 太祖設氍毹於講武殿衣紫貂裘帽以視事急謂左右曰我被服如此尚覺寒况征蜀將士乎即解裘帽遣使賜全斌全斌受賜感泣於是蜀民訟其培克 太祖以其新立功不欲辱以獄吏令中書問狀全斌等具伏隱沒金銀犀玉錢帛十六萬餘緡又受僞蜀臣僚賂遺九萬緡又擅開豐德庫致失錢二十八萬一千餘緡 太祖令御史臺於朝堂集百官議於是百官定議全斌等罪當大辟 太祖貸其死乃責崇義軍留後 太祖郊祀洛陽召全斌侍祠復武寧軍節度使謂之曰朕以江左未平慮征南諸將不遵紀律故抑卿數年爲朕立法今已克金陵還卿旄鉞仍賜以銀器萬兩帛萬匹錢千萬全斌至鎮數月卒年六十九贈中書令全斌貶黜凡十年怡然自得子審鈞至崇儀使以擊賊而死審鈞子惟志惟志子

凱

凱字勝之審鈞既死王事遂徙居京兆家富於財凱日散施結客與少年馳獵南山下或踰月不歸民有訟其踐田苗者收至府寇準守京兆見而奇之言於朝以全斌平蜀之功而審鈞復死於忠義當錄其後遂除凱三班奉職累擢閤門祗候鎮定邢趙都巡檢使趙元昊反徙監麟州兵以功遷至武勝軍留後馬軍副指揮使卒年六十六贈彰武軍節度使謚曰壯恪子緘緘之子詵字晉卿尚 英宗女蜀國公主拜駙馬都尉詵能詩善畫官至留後

王仁贍字子豐唐州方城人也少倜儻不事生業劉詞爲求興軍節度使以爲牙校詞卒遺奏薦仁贍材可用 太祖素知其名請於世宗隸帳下 宋興授武德使乾德三年自內客省使

拜樞密副使 王師伐蜀仁贍爲行營前軍都監蜀平坐沒入
生口財貨殺降兵至蜀土擾亂責右衛大將軍初大將王全斌
貪財貨不戢軍政寇盜充斥 太祖知之及全斌歸闕 太祖
召仁贍詰之仁贍歷詆諸將過失以自解 太祖曰納李廷珪女
開豐德庫取金寶此豈全斌等耶廷珪故蜀將也開寶末領三
司使仁贍在三司僅十年頗縱吏爲姦利時副使陳恕任苛察
互持三司短長仁贍不能勝責唐州防禦使仁贍旣失權因怏
怏而卒年六十六

崔彥進大名人也少有膂力善騎射漢乾祐中隸周太祖帳下
累遷至昭州刺史 國初從征李筠爲先鋒以功遷常州防禦
使遷侍衛步軍都指揮使領武信軍節度使 王師伐蜀以彥
進副王全斌將行營前軍蜀平坐縱部下略玉帛子女及諸不

法事左遷昭化軍留後 太祖郊祀西洛彥進來朝授彰信軍
節度使移鎮河陽 太祖征太原 詔彥進攻其東太原平從
征幽州與曹彬米信出雄州王師敗績坐違彬節度貶右武衛
上將軍久之拜保靜軍節度使卒年六十七贈侍中

劉廷讓其先涿州范陽人也曾祖仁恭唐盧龍節度使祖守文
襲滄州昭宗授以節鉞其弟守光囚其父守文舉兵討之爲守
光所殺父延進避難南奔廷讓少時以勇力聞周太祖鎮鄴以
隸帳下仕至涪州團練使 國初轉江州防禦使從征李筠爲
先鋒改侍衛馬軍都指揮使領寧江軍節度使 王師伐蜀命
廷讓率禁旅由歸州路進討將行 太祖以圖示之指夔鎖江
處曰至此我之舟師當止三十里外以步騎先進出其不意而
擊之俟其稍却即以戰棹夾攻之取之必矣於是大敗蜀軍遂

破夔州進克萬施開忠四州峽中郡縣悉下師進次遂州克之以府庫資將士始王師之出也太祖謂曰所破郡縣當傾帑爲朕給戰士朕所取惟疆土爾故人皆效命所至有功如席卷之易及蜀平王全斌等皆坐貪縱左遷惟廷讓所至秋毫不犯及全師雄作亂又與曹彬破之以功改鎮安軍節度使徙鎮鎮寧廷讓本名光毅太宗即位賜今名入爲右驍衛上將軍雍熙三年曹彬敗於岐溝太宗以廷讓知雄州徙瀛州與契丹戰于君子館我師敗績契丹遂陷祁德等州廷讓詣闕請罪太宗不之責也復命知雄州以病求歸京師不俟報離屯所太宗怒下御史問狀削奪官爵流商州行至華州而卒年五十九太宗念之贈太師

臣稱曰自古用兵行師主帥共事及其成功未有無嫌隙者也

延釗處耘兵不血刃而平荆湖功高矣由是而生隙全斌光毅分路伐蜀朝廷賜予無差等亦因之而不協得非以位侔勢逼使之然耶獨澶淵之役石保吉與李繼隆不矜其功更相推遜于上前爲可嘉也保吉曰布列行陳指授方略皆出於繼隆繼隆曰宣力用心躬率將士臣不如保吉豈不賢哉

東都事略卷第二十一

列傳四

胥居潤字廣川博州高唐人也少有氣節嘗爲樞密院小吏景延廣留守西京補爲右職契丹犯京師以兵圍延廣家故吏悉避去居潤爲全護其家時論稱之仕周世宗爲軍器庫使從征高平以功遷客省使知青秦二州歷知鳳翔河中入知開封府世宗幸淮上命爲副留守遷宣徽北院使加南院使判開封府太祖征澤潞命居潤赴澶州巡警師還知鎮州拜義成軍節度使卒年五十九贈太師

張美字元圭貝州清河人也少爲三司小吏澶州糧料使周世宗鎮澶淵每有求取美悉力應之及即位召爲樞密承旨權判三司授三司使世宗用兵淮上及北征以美爲大內都點檢師

還擢左領軍上將軍充宣徽北院使世宗連歲征討糧餽無乏
美之力也然每思澶州所爲終不以公忠待之李筠叛太祖
親征以饋運功拜定國軍節度使五代以來官市木關中州歲
出緡錢數十萬以假民長吏十取其一謂之率分錢美至鎮有
所謂率分錢者一無所受由是始革其弊移鎮滄州太宗時
爲左驍衛上將軍致仕卒年六十八謚曰恭惠

向拱字星民懷州河內人也始名訓避周恭帝名改焉嘗以策
干漢高祖高祖不用客于周太祖及太祖即位授宮苑使屢破
太原軍會慕容彥超反以拱爲都監賊平爲陝州巡檢改知陝
州權知延州召拜左神武大將軍世宗親征劉崇以精騎居陣
中高平之捷以功拜義成軍節度使自晉以來秦成階三州入
于蜀蜀又取鳳州至是宰相王溥薦拱有將帥材今欲取秦鳳

非拱不可世宗遂命拱討之復取四州世宗征淮以拱權東京
留守徙鎮淮南爲沿江招討使時周師久駐維揚圍壽春經年
未下拱言於世宗欲且徙揚州之師併力以攻壽春世宗許之
拱遣牙將分部按巡城中秋毫不犯軍民感悅及師行有負糗
糧以送者至壽春與李重進合勢以攻其城改淮南道招討都
監敗淮軍二千于黃耆砦世宗幸壽州以拱爲武寧軍節度使
以克壽州功加同平章事徙鎮歸德淮南又徙山南東道國
初加兼侍中太祖征李筠拱迎謁至汜水言於太祖曰李
筠謀逆已久兵勢漸盛陛下宜濟河踰太行乘其未集而誅
之儻稽旬浹恐賊氣愈滋攻之難爲力矣太祖從之筠果率
兵南向聞太祖至惶駭遂入澤州封譙國公爲河南尹拱在
河南十餘年專脩飾園林第舍日縱酒以聲妓自奉府政不治

太祖聞之怒乃移安州以左武衛上將軍焦繼勳代之謂曰卿無效向拱也太平興國初進封秦國公來朝授左衛上將軍卒年七十五贈中書令

高懷德字藏用常山人也周天平軍節度使齊王行周子也行周五代史有傳懷德忠厚倜儻有武略任晉漢爲刺史至周爲侍衛馬軍都指揮使寧江軍節度使太祖受禪擢爲殿前副點檢移鎮滑州尚宣祖女燕國長公主加駙馬都尉李筠叛太祖親征先令懷德率所部與石守信進攻破筠衆于澤州改鎮忠武又改歸德加同平章事太宗即位加兼侍中徙鎮曹州封冀國公移鎮武勝卒年五十七贈中書令追封渤海郡王謚曰武穆

韓重贇磁州武安人也少以勇力隸周太祖帳下廣順初爲左

班殿直從世宗戰于高平以功遷鐵騎指揮使又從征淮南以功領虔州刺史國初以重贇有翊戴之功擢爲龍捷右廂軍校領永州防禦使從太祖征澤潞還爲侍衛馬軍都指揮使領寧江軍節度使李重進反以重贇爲行營馬步軍都虞候改殿前都指揮使徙鎮義成太祖命有司畫洛陽宮殿按圖脩治宮闕以重贇總其役自是皇居壯麗矣哉有諸重贇私取親兵爲腹心者太祖怒欲誅之趙普力辨其不然且曰親兵陛下必不自將須擇人付之若重贇以讒誅即人人懼罪誰復爲陛下將親兵者太祖納其言重贇得不誅重贇徐聞普常救已即詣普謝普拒不見也出鎮彰德太祖征太原召重贇謂曰虜知我是行必率衆來援卿可領兵倍道由鎮定以破之乃命重贇摠北面行營之師重贇遇虜于定州大破之卒贈侍

中子崇訓

崇訓字知禮以父任爲供奉官累擢四方館使樞密都承旨景德三年與馬知節並會書樞密院事崇訓長厚謙畏未嘗忤物以自疾求罷除齊州防禦使授左龍武大將軍韶州防禦使求致仕以本官分司卒年五十六

張永德字抱一并州曲陽人也初周太祖柴后本唐莊宗之嬪御也莊宗沒明宗遣歸其家行至河上父母遇之會大風雨止於逆旅數日有一丈夫走過其門衣弊不能自庇后見之驚曰此何人耶逆旅主人曰此馬步軍史郭雀兒者也后異其久欲嫁之請于父母父母恚曰汝帝左右人歸當嫁節度使奈何欲嫁此人后曰此貴人不可失也囊中裝分半與父母我取其半父母知不可奪遂成婚于逆旅中所謂郭雀兒即周太祖也后

每資以金帛使事漢高祖卒爲高祖佐命后父柴翁既老每夜寐及晝起常寘言笑其家問之不荅其妻醉之以酒乃曰昨見郭雀兒已作天子初周太祖將兵征淮南過宋州宋州使人勞之于葛驛葛驛先有一男子一女子不知其所從來轉客於市傭力以食父老憐之釀酒肉衣服相配爲夫婦及太祖至市人聚觀女子於衆中呼曰此吾父也市人驅之去太祖聞之使前問之信其女也相持而泣將携之以行女曰我已嫁人矣復呼其夫視之曰此亦貴人也乃俱挈之軍中奏補供奉官即永德也漢命永德押賜昭義節度使常遇生辰禮物遇太祖之外兄弟也太祖時鎮鄴有密詔付遇永德在潞州聞之因謂遇曰郭公被讒今日之詔得非蒞殺永德耶永德即死切恐累公爾遇驚曰何謂也永德曰姦邪蠹政郭公誓清君側願且以永德屬吏

事成足以爲德不成死未晚遇以爲然止令壯士嚴衛然所以
餽之甚厚親問之曰君視丈人事得成否永德曰殆必成以柴
翁夢所見爲驗未幾太祖使至遇賀且謝曰老夫幾誤大事周
氏親戚盡誅唯永德夫婦在周太祖既即位除永德左衛將軍
駙馬都尉妻爲晉國公主遷泗州防禦使從世宗征劉崇高平
之戰何徽樊愛能退衄時我太祖及永德牙兵各二千人而
已太祖曰賊氣方驕公麾下頗能射可西出陟高而上吾張
左掖以應之其勝可必永德以爲然遂大捷劉崇單騎而遁世
宗謂永德曰樊愛能何徽及偏裨七十餘人吾欲盡按軍法何
如對曰必欲開拓疆宇威加四海安可已也因盛稱太祖智
勇世宗善其言果誅愛能輩以徇軍聲始振從世宗征淮南破
紫金山十八砦吳人樓船蔽川永德擇習水者潛鑕其船引兵

擊之多溺死又以兵絕濠州餉道世宗褒之擢爲殿前都點檢
從克壽州領鎮寧軍節度使同平章事恭帝嗣位移鎮忠武
太祖受禪加兼侍中改鎮武勝入覲道舊不名恩禮甚厚嘗問
下并汾之策對曰彼兵雖少而悍加以北虜之援未可遽也姑
以間謀離虜心設游兵以擾其疆事待其困弊乃可圖耳嘗有
人告永德謀反太祖曰永德非反者即械送之永德曰爾敢
告吾反膽甚大命破械答而遣之太宗即位封永德鄧國公
連知滄雄定三州徙鎮安化召還爲河北路排陣使屯定州與
虜戰斬獲甚衆淳化初知鎮州又徙鎮泰寧兼侍中判并州
真宗即位封魏國公改鎮彰德知天雄軍以老還鎮卒年七十
二贈中書令始永德四歲時母馬氏被出嫁安邑人劉祚祚卒
求德於南陽公宇爲二堂繼母劉居其左馬氏居其右問安視

膳皆得其懽馬氏封莒國夫人劉先卒求德爲起大第買田以聚其族繼母之弟劉再思亦任以官初求德居睢陽時比鄰有書生卧疾療之獲痊來謝求德因丐水銀五兩求德與之即以藥同置鼎中有頃成中金將別求德欲求其術書生曰吾不吝此慮損君壽求德留之不可曰後當見淮上周世宗用兵壽春求德從之因出射見一僧乃昔書生也謂求德曰若見二屠豬人善事之當保五十年富貴且辭去是時太祖方以力戰有功雖勲名日盛而出於側微鞍馬服用未有以自給求德稍以家貲奉太祖太祖天資英特問其年生於亥求德大喜傾身事之太祖深以爲德而不知其故也其後太宗娶符氏后謀於太祖曰符氏大家而吾方貧無以爲娉柰何太祖與求德書令太宗往以情告之求德延之卧內太宗姿

表偉異問其年亦生於亥也求德驚喜傾家助之故求德在兩朝恩寵不替求德涉獵書史頗善吟詠禮賢樂士故士大夫皆推尚之

郭崇應州金城人也初名崇威避周太祖諱止稱崇弱冠以勇力應募爲卒後唐清泰中爲應州騎軍都校晉高祖割雲應地入于契丹崇耻臣於虜挺身南歸爲騎軍都校仕漢至果州團練使護聖右廂都指揮使從周太祖入平國難與李筠拒慕容彥超於留子陂走之以崇補侍衛馬軍指揮使時遣馮道迎湘陰公贊于徐州將立之會契丹入寇周太祖北征次澶州軍變樞密使王峻遣崇率七百騎拒贊遇於睢陽崇曰澶州兵變遣崇來衛乘輿非有它也具言軍情有屬天命已定贊執崇手而泣崇即送贊就館崇仕周爲陳州節度使同平章事世宗親征

太原副符彥卿將行營之師軍還加侍中移鎮成德世宗征淮
甸契丹萬騎掠邊境崇帥師破之于東鹿斬首數百級俘人口
牛羊三萬餘國初加兼中書令初太祖受禮崇感周室恩
遇或時出涕為監軍所奏太祖曰我素知崇篤於恩義此蓋
感激爾遣人覘之還言崇方與賓屬飲博城中晏然太祖笑
曰果如吾言未幾來朝時李重進叛命崇節制乾德三年卒年
五十八贈太師崇重厚寡言有謀略子守璘至洛苑副使守璘

子允恭仕至崇儀副使允恭次女天聖二年立為皇后

宋偓河南洛陽人也祖瑤唐天德軍節度使父廷浩尚後唐莊
宗女義寧公主生偓仕至房州刺史晉初為汜水關使張從賓
之叛戰死之偓年十一以父死事補內殿直遷供奉官漢高祖
在晉陽遣其子承訓至洛與偓結婚即永寧公主也稍遷皇城

使漢乾祐初拜右金吾衛大將軍駙馬都尉隱帝即位授昭化
軍節度使移鎮滑州周太祖舉兵向關偓在鎮開門迎謁即率
兵從太祖至留子陂隱帝衛兵悉走投太祖太祖謂偓曰至尊危
矣公近親可亟去擁衛無令驚動偓策馬及御營軍已亂矣世
宗征淮以偓為右神武統軍充行營右廂都排陣使大破其眾
世宗多露宿野次忽有猛虎逼近乘輿偓引兵射之一發而斃
江北平師還復授滑州節度使又移鎮鄧州宋興李重進謀
以楊州叛偓察其情具以聞太祖令偓屯海陵以觀變遂從
征楊州為行營排陣使以功改鎮保信徙鎮國又徙忠武開寶
中太祖納偓長女為皇后徙鎮靖難太平興國初加同平
章事移鎮定國從平太原又從征幽州太宗幸大名命偓知
滄州封邢國公俄還同州入為右衛上將軍雍熙中曹彬等北伐

班師命倭知霸州卒年六十四贈侍中謚曰莊惠倭唐莊宗之外孫漢高祖之婿女即孝章皇后貴戚之盛鮮有其比然謙恭下士人亦以此稱之始名延渥後易爲倭云

郭守文字國華太原人也其父暉從周太祖征河中戰死守文年十四太祖憐之召隸帳下補左班殿直國初遷西頭供奉官潘美征嶺南擒劉鋹遣守文馳傳告捷遷翰林副使從曹彬平金陵護送李煜歸闕煜無生意守文語之曰國家開拓境土復禹舊迹豈責防風之後至耶煜心遂安改西京作坊使太宗征太原命守文與判四方館事梁迥分護行營馬步軍會劉繼元降其弟繼文據代州依契丹之援以拒命遣守文討平之又破契丹于滿城以功遷東上閣門使檀州刺史召拜內客省使契丹寇雄州守文赴援既至契丹遁去加武州團練使破夏

州鹽城鎮爰羅賊等十四族斬首數千級焚千餘帳俘百餘口獲牛馬羊萬計又破咩賊焉諸部畏懼相率來降凡銀麟夏三州歸附者百二十五族萬六千餘戶西鄙以定雍熙三年大舉北伐爲幽州道行營前軍步軍水陸都監與契丹遇爲流矢所中氣色不撓督戰益急左右騎從莫之知也軍中服其量會我師不利坐違詔逗留退軍左遷右屯衛大將軍明年復故官拜宣徽北院使北面排陣使屯鎮州改南院使契丹入寇大破之于唐河卒于屯所年五十五贈侍中謚曰忠武守文沉厚有謀頗知書既卒有使自北邊來言守文死軍中皆流涕太宗問何以致此對曰守文得奉悉以犒士卒死之日家無餘財太宗歎息久之賜其家錢五百萬太宗爲真宗納守文次女爲夫人即章穆皇后也追封守文譙王

東都事略卷第二十一

東都事略卷第二十二
列傳五

李筠并州太原人也善騎射後唐秦王從榮判六軍諸衛募勇士以爲爪牙筠得隸麾下從榮難作筠遁去清泰初爲內殿直遷指揮使晉開運末契丹犯京師趙延壽爲虜將聞其勇召寘帳下及契丹主北歸攻解里於邢洛筠請馮道領節度道曰予主奏事而已留後事當議功臣爲之以諸將之甲者爲留後送款于漢高祖嘉之授博州刺史周太祖鎮大名以爲先鋒使太祖入汴與慕容彥超戰于留子陂敗之廣順初拜義成軍節度使歷鎮彰德昭義顯德初加同平章事屢破太原之師以功加侍中筠在鎮自擅征賦頗召集亡命嘗以私忿囚監軍使世宗下詔切責之宋興加兼中書令太祖遣使諭以受禮之意

筠即欲拒命左右爲陳歷數乃僂俛下拜及宴使者方張樂遽取周太祖畫像懸於聽壁筠泣下賓佐皇恐告使者曰令公彼酒爾幸勿以爲訝也會河東劉承鈞以蠟書呈筠筠爲寇筠雖織其書來上而反謀已蓄矣太祖賜詔慰撫之是時筠子守節爲皇城使嘗泣諫筠筠不聽太祖又遣守節諭旨令效順太祖曰吾聞汝數諫汝父汝父不汝聽耳吾今殺汝何如汝歸語汝父我未爲天子時任自爲之我既爲天子獨不能臣我耶守節歸具以白筠筠謀反愈甚求濟師于劉承鈞遂據澤州承鈞率兵與契丹數千衆來援至太平驛筠迎謁甚恭及見承鈞兵衛寡弱心甚悔之承鈞封筠爲西平王筠自言受周大恩不敢愛死承鈞默然蓋承鈞與周氏世讎也留其子守上黨引兵南向太祖命石守信高懷德率兵討之大敗其衆於長平

太祖自往征之山路險峽多石不可行太祖自於馬上負數石羣臣六軍皆負石即日開成大道與守信懷德會大破筠衆三萬于澤州境上筠走保澤州太祖命列柵圍之太祖親督戰拔其城筠赴火死筠有愛妾劉氏隨筠至澤州時王師攻城危甚劉氏謂筠曰城中健馬幾何筠曰爾安問爲劉氏曰孤城危蹙破在旦夕今誠得馬數百匹與腹心潰圍而出保昭義求援河東猶愈於坐而待死也筠然之召左右計馬尚不減千匹以是夕將出或謂筠曰今帳前將士僅有劫公而降者悔可及乎筠猶豫不決城遂陷將赴火劉氏欲與俱死筠以其有娠麾令去太祖進伐上黨守節以城降始筠之將舉兵也其從事閻丘仲卿獻謀於筠曰公以孤軍舉事其勢危哉雖依河東之援亦恐不得其力大梁申兵精銳難與爭鋒不如西下太

行直氏懷孟寒虎牢據洛邑東向而爭天下此計之上者也筠
曰吾與世宗義同兄弟周之宿將也禁衛之士皆吾舊人聞吾
至必倒戈歸我何憂不得天下乎不用其計筠始名榮後以避
世宗諱更焉筠嘗曰李筠李筠玉帛云乎哉人傳以爲笑守節旣
降詔釋其罪歷鞏濟二州團練使出知遼州改和州團練使至二
李重進其先滄州人也周太祖之甥母即福慶長公主晉天福
中任爲殿直漢周之際累遷至武信軍節度使重進年長於世
宗及太祖寢疾召重進受顧命令拜世宗以定君臣之分世宗
即位爲侍衛親軍馬步軍都虞候從征高平以功領忠武軍節
度使又進討太原爲行營馬步軍都虞候師還加同平章事改
鎮歸德兼侍衛馬步軍指揮使世宗親征淮南重進爲招討使
功最多及克壽州加侍中又改鎮天平世宗北征駐蹕瓦橋關

重進與諸將帥師而至時關南已平矣恭帝嗣位徙鎮淮南
太祖建國加中書令移鎮青州始重進與太祖俱事周室心
憚太祖太祖旣即位陰有叛逆之志及移鎮益疑懼太祖
以鐵券賜之重進欲入朝爲左右所惑又自以周室近親也
遂反遣人求援於李景景懼不納反聞太祖命石守信王審
琦李處耘宋延渥四將率禁兵討之削其官爵太祖曰朕於
周室舊臣無所猜間重進不體朕心自懷反側今六師在野朕
當暫往尉撫之遂親征師次大儀頓石守信遣使言曰楊州破
在旦夕願陛下臨視太祖徑至城下即日拔之重進舉族
自焚死方重進反時有二子在京師皆爲宿衛太祖召而語
之曰汝父何苦而反江淮兵弱又無良將誰與共圍事者汝速
乘傳往諭之吾不殺汝也二子戰汗泣涕辭去重進方與諸軍

議事勿心二子至具道 太祖之言重進大駭士卒聞之遂皆有向背之意既而 王師壓境重進不知所爲遂赴火始重進遣其親吏翟守珣往潞州陰結李筠守珣素識 太祖往來京師潛告樞密承旨李昉求見 太祖太祖召問曰我欲賜重進鐵券彼信我乎守珣曰重進久蓄反謀必無歸順之志 太祖厚賜守珣令說重進緩其謀無令二兇並作分吾兵勢守珣歸勸重進養威持重未可輕發重進信之及李筠誅重進反悉如太祖之策及不受鐵券亦如守珣所言云

臣稱曰帝王之興有天命哉 太祖受命作 宋四方內外罔有不服李筠重進敢謀叛逆可謂不知天命矣及兵威所臨無往不克繼踵而滅咸蹈烈火亂臣賊子天豈容之哉



孟昶其先邢州龍岡人也本名仁贊父知祥尚唐莊宗妹瑨華公主莊宗遣魏王繼岌郭崇韜平王衍以知祥為成都尹充節度副大使莊宗崩明宗為送公主二子入蜀安重誨用事以李嚴為西川監軍使圖之知祥遂殺嚴而結東川董璋婚姻謀據劍南既而明宗誅璋家族遣使諭知祥以伐蜀出於安重誨重誨既死知祥乃上書謝罪璋疑其貳遂以兵襲知祥璋敗明宗以兩川授知祥封為蜀王許行墨制明宗崩遂僭位國號蜀改元曰明德於是盡有王氏故地以昶為宗聖宮使東川節度使同平章事知祥疾立為皇太子監國知祥卒昶立尊母李氏為皇太后四年改元廣政周世宗既取秦鳳昶懼致書世宗稱大

蜀皇帝世宗怒其无禮不答昶不自安乃於劔門夔峽多積芻粟增置師旅禁鐵爲錢凡境內鐵爲器用者置場鬻之以專其利立其子元喆爲皇太子用王昭遠伊審微韓保正趙崇韜等分掌機要其母謂昶曰吾見莊宗及爾父時非有功者不使主兵以故人皆畏伏樂爲之用昭遠出於微賤特爾初學時給事左右保正等皆世祿之子不知兵高彥儔是爾父故人秉心忠實多所經練此可委任昶不用其言 宋興昶懼潛結太原劉承鈞爲援以撓中國乾德二年遣諜者孫遇間道齎蠟彈書爲朝廷所獲 太祖得之喜曰吾用師有名矣即命王全斌崔彥進王仁贍劉光毅曹彬等分路伐蜀所至皆克光毅之師至夔州或勸守將高彥儔降彥儔曰老幼百口在成都若一身偷生舉族何負吾今日止有死爾即具衣冠西北望再拜登樓縱火

自焚始昶母謂昶惟彥儔可委任及是果死之三年全斌之師次魏城昶上表請降 太祖賜詔慰安之初 王師將及境昶遣其子元喆爲元帥守劔門自成都携妓樂嬉戲而行聞劔門已破遂遁歸昶又命王昭遠趙崇韜揔兵拒戰昭遠曰是行也豈止克敵當定中原矣執鐵如意指揮軍事自比諸葛亮及崇韜敗昭遠遂竄匿東川民舍遽爲追兵所執其它悉爲降虜也出師凡六十六日而兩川平昶乃與其官屬由峽江而下昶至京師 太祖御崇元殿備禮見之授開府儀同三司兼中書令秦國公七日而卒冊封楚王謚曰恭孝自知祥割據至昶失國凡三十二年昶母李氏隨至京師 太祖呼爲國母謂曰無戚戚懷鄉土異日當送母歸李氏曰使妾安往 太祖曰歸蜀爾李氏曰妾家太原儻得歸老妾之願也 太祖聞其言大喜

曰俟吾平劉承鈞當如母願及昶卒李氏不哭以酒酹地曰汝不能死社稷貪生以至今日吾所以不死者以汝在也汝既死吾何以生爲因不食而卒 太祖聞而哀之昶三弟仁贄在國時封雅王仁祐彭王仁操嘉王歸 朝並爲環衛官仁贄終大同軍節度使仁祐右羽林軍統軍仁操左龍武統軍子元詰元珪元喆在蜀封秦王昶之廣政二十五年立爲皇太子 王師伐蜀昶以爲元帥劔門陷遂遁歸隨昶入朝拜泰寧軍節度使居鎮十餘年亦有治迹移鎮定州從平太原又從征幽州與諸將破契丹于徐河以功封滕國公知滑州又知滁州卒年五十五元珪初封襄王歸 朝爲右千牛衛上將軍遷右神武統軍出知滑州以卒元詰有子隆詵隆詒隆詮隆詮皆進士及弟劉鋹其先蔡州上蔡人也五世祖安仁唐潮州刺史子孫因家

嶺南宰相韋宙以其兄之子妻安仁之子生謙謙生隱謙仕至封州刺史昭宗時嗣薛王知柔鎮廣州以隱爲司馬知柔委以兵柄宰相徐彥若代知柔以隱爲節度副使彥若卒遺奏薦爲留後遂拜節度使梁開平初兼靜海軍節度使封南平王隱卒弟陟襲位時邕州葉廣略容州龐巨昭交州曲承美皆自擅兵賦而陟并之遂盡有嶺表之地僭稱帝國號大漢改元乾亨更名巖又更襲又更襲巖性酷暴行炮烙剝剔截舌灌鼻之刑爲玉堂珠殿飾以金碧翠羽見北人必自言世居咸秦耻爲南蠻主呼中朝天子爲洛州刺史巖子玠立爲其弟晟所殺而自立晟造鐵湯鐵床之獄聞湖南馬氏兄弟之隙遂遣兵取桂林柳賀之地晟卒子鋹立鋹初名保興封衛王既襲位改今名改元大寶委政閹宦後宮亦令冠帶與政其臣下有小過或將大用

則加以宮刑作燒煮剝剔刀山劒樹之刑或令罪人鬪虎抵象
又賦斂煩重人不聊生民入城者輸一錢瓊州米斗稅五錢置
媚川都定其課令入海五百尺採珠所居宮殿棟宇皆以珠及
玳瑁飾之淫侈無度乾德中王師南伐克郴州獲其內品十
餘人有余延業者太祖見之問曰爾在嶺南何官對曰爲扈駕
弓箭官令取弓矢授之延業極力控弦不開太祖因笑問銀
爲治之迹延業備言其奢酷太祖驚駭曰吾當救此一方之
民遂詔江南李煜諭銀使稱臣銀不從煜又遣其臣龔正儀
使于銀遺銀書曰頃者大朝南伐圖復楚疆交兵以來遂成
豐隙詳觀事勢深切憂懷冀息大朝之兵永契親仁之願引
領南望于今累年昨命使臣入貢大朝大朝皇帝果以此事
宣示云且彼若以事大之禮而事我我則何苦而伐之若與興

戎而爭我則以必取爲度矣見今大振師旅仍以上秋爲期深
料大朝之心非有唯利之貪蓋怒人之不賓而足下非有不
得已之事與不可易之謀殆一時之忿而已觀夫古之用武而
必戰者有四父母宗廟之讎此必戰也彼此烏合民無定心存
亡之機以戰爲命此必戰也敵人有進必不捨我求和不得退
守無路戰亦亡不戰亦亡奮不顧命此必戰也彼有天亡之兆
我懷進取之機此必戰也今足下與大朝非有父母宗廟之
讎也非同烏合存亡之際也既殊進退不捨奮不顧命也又異
乘機進取之時也既大朝許以通好又拒而不從有國家利
社稷者當若是乎況大朝皇帝以命世之英光宅中夏方且
遏天下之兵鋒俟貴國之嘉問則大國之義斯亦善矣足下之
忿亦可息矣若介然不移有利於宗廟社稷可也有利於黎元

可也有利於天下可也有利於身可也若無一利焉何用棄德脩怨自生仇敵使赫赫南國將成禍機炎炎奈何其可嚮邇煜近奉大朝諭旨以爲足下無通好之心必舉上秋之役雖善隣之心期於永保而事大之節焉敢固違恐煜之不得事足下也張得書遂囚正儀驛書煜言其不遜煜以其書聞命潘美伐之師次白霞張遣龔澄樞守賀州薛崇譽守桂州李托守韶州以備是歲美平昭桂連賀等州又平韶州明年平英雄二州王師將至廣州張懼遣其臣蕭淮奉表乞降王師頓城外張復遣其弟保興來拒戰美進師張復遣保興詣美軍乞降不納張盡焚其府庫以爲空城謂王師不能久駐當北還也已而克廣州遂擒張并其臣劉保興潘崇徽龔澄樞李托薛崇譽等以獻有司以帛係張及其官屬獻太廟太社太祖御明德門

受俘宣詔責張張伏地待罪太祖命斬澄樞托崇譽于千秋門外釋張罪以爲右千牛衛大將軍封恩赦侯保興爲右監門率府率太祖嘗幸講武池張先至賜以卮酒張疑其酖泣曰臣承父祖基業違拒朝廷勞王師致討罪固當死陛下不殺臣今見太平得爲大梁布衣足矣願延旦夕之命以全陛下生成之恩臣未敢飲此酒太祖笑曰朕推赤心置人腹中安有此事取而自飲之別酌賜張張大慙頓首謝遷左監門衛大將軍封彭城郡公太平興國初封衛國公太宗將討太原召近臣宴飲張與馬自言朝廷威靈及遠四方僭竊之主今日盡在坐中旦夕平太原劉繼元又至臣率先歸朝願得執挺爲諸國降王之長太宗大笑其談諧皆此類也卒年二十九贈太師南越王初龔命曰者筮國祚遇復之豐曰將五十五

年平其後果然

李煜字重光徐州人也祖昇父景昇為吳將徐溫養子因冒姓徐名知誥唐天成二年溫卒昇將出鎮欲以國事付景遂參政事昇鎮金陵遷景司徒平章事為中外諸軍副都統昇受吳禪國號齊改元昇元僭帝號自以為唐之後也復姓李國號唐景初名景通後改為璟避周諱復名景初封吳王為諸道元帥錄尚書事改封齊王昇卒景嗣既襲位改元保大尊母宋氏為皇太后立妻鍾氏為皇后用宋齊立周宗為宰相周世宗既盡取江北十四州之地景懼直周正朔上表稱國主世宗答書云皇帝恭問江南國主勞之而已景由是頗躁憤遂殺齊立等太祖受命景遣使朝貢徙都南昌景卒子煜嗣表請追尊帝號太祖許之謚景為明道崇德文宣孝皇帝廟號元宗陵曰順陵

煜本名從嘉初封安定郡公累遷諸衛大將軍副元帥封鄭王又封吳王景遷南昌立為太子監國襲位于建康改今名立母鍾氏為聖尊后以父名泰章故也妻周氏為國后遣使入貢奉表陳紹襲太祖詔答焉自景內附周世宗貽書於景至是始賜煜詔而不名及嶺南平煜懼上表遂改唐國主為江南國主改唐國印為江南國印又請所賜詔呼名許之於是貶損節度下書稱教改中書門下省為左右內史府尚書省為司會府御史臺為司憲司翰林為文館樞密院為光政院降封諸王為國公官號多所更易歲貢長春節錢二十萬遣其弟從善來朝以為泰寧軍節度使賜第留京師煜雖外恭順而內實繕甲兵為戰備太祖諭令入朝不從命開寶七年詔煜赴闕煜又稱疾不奉詔乃命曹彬潘美征之所至皆下初樊若水在江南

舉進士不第嘗因釣魚采石江上以漁船載絲繩度江之廣狹
上書言江南可伐之狀請造浮橋以濟師 太祖用其計下荆
湖造大橋聯巨艦而下煜語其臣張洎洎對曰載籍以來長江
無浮梁之事煜曰吾亦以爲兒戲爾及 王師度江溥城果以
浮梁而煜不知也若水初除舒州推官及計旣行遂領池州後
改名知古官至給事中當 王師度江也煜以兵柄任皇甫繼
勲以機事屬陳喬張洎傳詔內殿者徐元瑀徐元瑜刀術邊書
告急元瑜等匿而不通及兵圍城煜驚且怒遂殺繼勲初拔之
南征也 太祖諭之曰卿至金陵戒暴略示兵威令其歸順不
必急攻至是煜危甚遣其臣徐鉉周惟簡至京師煜上奏曰臣
猥以幽孱曲承臨照僻在幽遠忠義自持唯將一心上結 明
主比蒙號召自取愆尤 王師四臨無往不克途窮道迫天寶

爲之北望天門心懸魏闕嗟一城生聚吾 君赤子也微臣薄
軀吾 君外臣也忍使一朝便忘覆育號咷鬱咽蓋見捨乎臣
性實愚昧才無異稟受 皇朝獎與首冠萬方柰何一日自踵蜀
漢不臣之子同羣合類而爲囚虜平貽責天下取辱祖先臣所
以不忍也豈獨臣不忍爲亦 聖君不忍令臣之爲也況乎名
辱身毀古人之所嫌畏者人所嫌畏臣不敢不嫌畏也惟
陛下寬之赦之臣又聞鳥獸微物也依人而猶哀之君臣大義
也傾忠能無憐乎儻令臣進退之跡不至醜惡宗社之失不自
臣身是臣死生之願畢矣實存沒之幸也豈惟存沒之幸也實
舉國之受賜也豈惟舉國之受賜也實天下之鼓舞也皇天后
土實鑒斯言鉉等至 京師見 太祖言曰李煜何罪而 陛
下伐之且煜事 陛下如子事父其說累數百言 太祖曰爾

謂父子爲兩家可乎鉉不能對鉉等既還煜復遣入奏鉉言李煜事大之禮甚恭以病未任朝謁非敢拒 詔乞緩兵以全一邦之命 太祖怒按劍謂鉉曰不須多言江南亦有何罪但天下一家卧榻之側豈容他人鼾睡鉉惶恐而退初 太祖詔諸將罷攻城令自歸闕煜爲左右所惑猶豫不決遂 詔進兵八年城陷煜就擒彬露布以聞先是陳喬張洎事煜同掌機務及朝廷舉兵乃相謂當死社稷及城陷洎不能死喬徑入白煜曰今日國亡願加顯戮以謝國人煜曰此歷數卿死無益也喬曰縱不殺臣臣何面目以見士大夫乎遂死之又內史舍人潘佑嘗上煜書曰臣聞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殿下黨蔽姦回曲容諂僞受賊臣之佞媚保賊臣之骨肉使國家惜惜如日將莫不顧兆人之患不憂宗社之覆以古觀之則知殿下爲

君不道桀紂孫皓破國亡家自己而作爲千古笑今殿下取則姦回以敗亂國家是殿下爲君不及桀紂孫皓遠矣臣必退之心有死而已不能與姦臣比肩而事亡國之主使一旦爲天下笑煜大怒殺之後二歲國亡 太祖御明德門受俘 太祖以其嘗奉正朔也 詔露布寢而不宣釋其罪以爲右千牛衛上將軍封違命侯自昇至煜三主共三十九年而失國 太宗即位加特進封隴西郡公卒年四十二贈太師封吳王子仲寓在國時封清源郡公歸 朝爲千牛衛大將軍郢州刺史卒年三十七

劉繼元并州太原人也其母劉崇之女適薛氏生繼元及其兄繼恩崇漢高祖之母弟也漢初爲太原尹北京留守及隱帝遇害周太祖以兵入京師漢太后遣太師馮道迎崇之子贊於徐

州欲使襲漢位少尹李驤語崇曰觀郭公用心當自取之不若以兵至孟津觀變俟徐州踐祚則無可疑矣崇怒以爲驤欲離間父子并其妻殺之已而周太祖登位崇遣人乞贄歸藩始知贄死矣乃爲驤立廟遂僭帝號重幣結契丹如晉高祖約爲父子改名旻稱漢乾祐年號契丹冊爲大漢神武皇帝旻死子承鈞襲位改元天會承鈞結李景孟昶爲助仍求援於李筠筠叛承鈞舉兵助之筠敗其宰相衛融爲王師所擒太祖責之曰汝何敢助李筠反融曰犬吠非其主臣四十口受劉氏豐衣美食不忍負之臣終不爲陛下用得間走河東爾太祖怒命以梃擊之融大呼曰大丈夫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今之死正得其死所太祖曰此忠臣也遽命釋之以爲太府卿太祖嘗因界上謀者謂承鈞曰君家與周氏爲世讎宜其不屈

今我與爾無所間何爲困此一方之人也若有志中國宜下太行以決勝負承鈞遣謀者復命曰河東土地甲兵不足以當中國然承鈞家世非叛者區區守此蓋懼漢氏之不血食也太祖哀其言笑謂謀者曰爲我語承鈞開爾一路以爲生遂終其世不加兵承鈞死繼恩嗣繼恩爲其臣侯霸榮所殺宰相郭無爲遂援立繼元改元廣運復結契丹爲援太祖遂親征嘗遣詔諭繼元無爲許以平盧軍節度使繼元以疑無爲無爲復勸使效順又欲叱兵出戰太祖命引汾水浸其城繼元殺無爲以徇無爲棣州人博學有詞辨初隱武當山承鈞以諫議大夫起之遂爲相太常博士李光贊上言曰陛下應天順人戰無不勝四方恃險之邦僭竊稱帝王者悉與中國爲隣今與陛下爲臣矣今天時向暑兩河泛溢道路艱阻輦運稽遲最爾太

原豈煩親討會 王師頓兵甘草地歲暑雨軍士多疾 太祖
欲班師禁軍校趙翰等叩頭願乘城急擊以盡死力 太祖曰
汝曹我所訓練無不一當百以備肘腋同休戚也我寧不取太
原豈忍驅汝曹昌鋒鏑而蹈必死之地乎衛士皆感泣遂班師
太平興國四年 太宗親征於是宰相諫止之 太宗曰朕計
決矣 王師圍太原 太宗以詔諭之 王師進攻甚急 太
宗恐諸將屠城城垂陷繼元上表乞降自崇僭號至繼元國滅
凡四主二十八年繼元之未敗也 太宗先命郭進斷契丹之
援於石嶺關進至契丹果來援進擊走之繼元猶以蠟彈帛書
求救於契丹進得之以徇城下及降 太宗宥其罪授右衛上
將軍封彭城郡公賜第京師初 太宗行次澶淵有太僕寺丞
宋捷者迎謁道左 太宗見其姓名喜曰吾其捷矣 太宗將

至太原語侍臣曰我以端五日當置酒高會於太原城中及繼
元降果五月五日也 太宗嘗謂近臣曰晉司馬昭以劉禪思
蜀之對戲之云何乃似郗正之言此不仁之甚也亡國之君皆
隋儒所致苟有遠識豈至滅亡此正可懲傷何反戲侮之乎劉
繼元朕前日所虜者待之常以賓禮猶恐不慰其意爾 太宗
以房州爲保康軍授繼元節度使卒遺奏以六歲子三緒爲託
贈中書令彭城郡王三緒名守節以爲西京作坊使後遷至諸
衛將軍

臣稱曰昔王朴陳用兵之略以淮南可最先取并必死之寇最
後亡及 宋興并最後服皆如朴言是不然昔 太祖旣平湖
湘嘗謂 太宗曰中國自五代已來兵連禍結帑藏空虛必先
取巴蜀次及廣南江南即國用富饒矣河東與契丹接境若取

之則契丹之患我當之也姑存之以爲我屏翰俟我富實則取之故 即位之六年平蜀又三年征太原又二年平嶺南又三年平江表及 太宗再北征乃克之此 廟謨雄斷施設先後之序如此豈以并必死之寇而置之哉誠非朴之所及也

東都事略卷第二十三

東都事略卷第二十四

列傳七

錢俶字文德臨安人也名上字犯 宣祖諱止稱俶祖曰鏐因

唐末黃巢之亂據有吳越之地昭宗授以抗越節制封荳城王

梁唐封爲吳越國王謚曰武肅父元瓘謚曰文穆王子佐嗣佐

卒以弟侖繼侖爲牙校胡進思所廢俶時鎮浙東遂度江襲位

漢授以東南面兵馬都元帥錫以金印玉冊仍領鎮海鎮東節

度使至周以天下兵馬都元帥處之 宋興改大元帥自太

祖受命俶貢奉有加開寶六年封其妻孫氏爲賢德順穆夫人

遣幕吏黃夷簡入貢 太祖謂之曰汝歸語元帥常訓甲練兵

江南僭彊不朝我將討之元帥當助我無惑人言三皮之不存

毛將安傅時命有司造大第甚宏麗賜名禮賢宅以待兩浙江

南之先來朝者 王師討江南以爲昇州東面招討制置使李煜貽書於俶其略曰今日無我明日豈有君一旦 明天子易地酬勲王亦大梁一布衣爾俶以其書來上率兵拔常州加守太師又遣其大將沈承禮率兵隨王師平潤州 詔俶歸國江南平俶與妻子來朝 太祖對於崇德殿待以優禮 詔曰古者宗工大臣特被隆眷或劔履上殿或詔書不名率由豐功待以殊禮吳越國王錢俶特賜劔履上殿詔書不名又以俶妻爲吳越國王妃宰相言自古異姓諸侯王妻無封妃之制 太祖曰行之在我安問舊典 太祖待俶甚厚自 晉王宰相及中外臣僚上章請留俶不遣 太祖曰錢俶在吳越歲脩職貢今又委質來朝若利其土宇而留之殆非人主之用心何以示信於天下也及俶歸國 太祖以黃綬封文字一復付俶曰候到

國即開之仍諭俶曰朕知公忠若朕常在公則常有東南他人未可知也俶感泣拜謝至國啓封皆 晉王宰相以下請留俶章也俶上表謝太平興國三年復來朝遂以國歸有司 太宗改封俶淮海國王以禮賢宅賜之錢氏傳五主共八十四年俶以天下旣平求去元帥之稱從之改漢南國王雍熙四年出爲武勝軍節度使徙國南陽旣又辭國號改封許王端拱元年徙封鄧王俶以天成四年八月二十四日生至是年八月二十四日薨年六十薨之日又與父元瓘同人皆異之冊封秦國王諡曰忠懿俶崇信釋教性謙謹未嘗忤物爲太師中書令者四十年任元帥者二十一年富貴之盛無與爲比七子惟濬惟治惟演惟灝惟潛惟演惟濟惟治官至左驍衛上將軍惟演惟灝俱至團練使惟潛左龍武將軍惟濟保靜軍留後諡曰宣惠

惟濬字巨川太祖即位以爲建武軍節度使改鎮海鎮東二鎮王師征江南惟濬從其父倣下常州以功加同平章事太宗即位加侍中倣封淮海國王惟濬徙鎮淮南改鎮山南東道又鎮安州封蕭國公倣薨有詔起復加中書令卒追封汾

王謚曰安僖

惟演字希聖幼有俊才倣嘗使賦遠山詩有高爲天一柱秀作海三峯之句倣深器之初補職牙門累遷左神武將軍咸平中獻其所爲文章拜太僕少卿擢知制誥翰林學士坐爲人於開封府請求奪職久之復爲學士累遷至刑部侍郎天禧末丁謂爲參知政事惟演見謂寵盛附之與講姻好而惟演女弟適后戚劉美相與其排寇準准旣罷相真宗欲相李迪因問迪何如惟演曰迪無過但才短爾今執政中曹利用丁謂任中正皆

位迪上真宗默然惟演又曰舊人中馮拯可用也真宗亦

默然真宗曰張知白何如惟演曰使之參政則可爲相則不可真宗卒以迪爲相拯遂拜樞密使時曹利用丁謂先以爲樞密使惟演入對言曰今樞密院有三使而中書止一相曷遷曹利用或丁謂乎真宗曰誰可惟演曰謂可惟演又曰曹利用忠赤有功亦宜與平章事真宗曰諾於是丁謂拜相利用加同平章事惟演尋拜樞密副使加尚書右丞轉工部尚書真宗崩仁宗即位進兵部尚書爲樞密使章獻明肅皇后稱制宰相馮拯以惟演太后姻家也請出之除保大軍節度使知河陽請覲加同平章事判許州改鎮武勝又徙泰寧惟演意在柄用嘗謂人以不得於黃紙後著名爲恨及屢徙鎮鬱鬱不得志仁宗耕籍田求入侍祠留爲景靈宮使章獻崩還

判河南請以章獻章懿二后同配食真宗廟室御史劾奏惟演擅議宗廟落平章事改鎮崇信卒年五十八贈侍中惟演少富貴能志於學有文章與楊億劉筠齊名嘗曰學士備顧問不可不該博故其家聚書侔於祕府又多藏古書畫在館閣與脩策府元龜凡千篇特詔楊億分爲之其爲人少誠信初附丁謂力排寇準其後遂謂亦與有力焉所著有典懿集樞庭擁髻前後集伊川漢上集金坡遺事錄飛白書叙錄逢辰錄奉藩書事初諡曰文墨改諡曰思又改曰文僖凡三易名云有子暄爲寶文閣待制暄子景臻尚仁宗女許國大長公主拜左領軍衛大將軍駙馬都尉官至少師安武軍節度使封康國公

目稱曰五代之際吳越常外尊中國至太祖卅俶遂委質來

朝于時太宗及羣臣咸欲留俶而取其地太祖卒遣還國且語之故烏虜太祖洪人之度如是哉及太宗即位俶不待詔命即以國入覲蓋有以也子孫世有爵邑豈非忠孝之報乎

高繼冲字贊平其先陝州硤石人也曾祖季興唐末荆南司馬張環逐其節度使陳儒自稱留後環敗而季興守荆南梁開平初遂據有其地封秦王卒諡曰文獻子保融漢乾祐五年襲封南平王卒位封南平王卒諡曰文獻子保融漢乾祐五年襲封南平王卒諡曰正懿無子建隆元年其弟保勗嗣立太祖即授以節度使從誨於諸子中最愛保勗雖盛怒見之則釋然荆南人目之爲萬事休四年卒子繼冲襲位時湖南張文表叛周保權求救于朝廷太祖命慕容延釗討之延釗假道荆南約以兵過

城外繼冲大將李景威曰兵尚權譎城外之約可信乎其祕書
監孫光憲曰中國自周世宗時已有混一之志况 聖宋授命
真主出焉以理諭繼冲令獻三州之地延釗軍至繼冲出迎于
郊而前鋒遽入其城繼冲懼上表納土請舉族歸 朝授馬步
軍都指揮使自季興至繼冲五帥凡五十七年光憲有學術歸
朝授黃州刺史乾德三年繼冲拜武寧軍節度使卒年三十二
贈侍中

周行逢武陵人也少時不事生業嘗犯法配隸鎮兵以驍勇累
遷裨校自唐乾寧二年馬氏專有湖南二十州之地周廣順初
兄弟爭國求援於江南李景遣大將邊鎬率兵赴之因下長沙
遷馬氏之族於建康以鎬為潭帥會朗州軍亂推牙將劉言為
留後言以行逢為都指揮使行逢以衆情表於景請授言節鉞

景未從召言入金陵言懼遣副使王進逵行軍何真與行逢率
舟師襲破潭州鎬遁去行逢等據其城遣使言狀周太祖即以
言為朗帥進逵為潭帥行逢為潭州行軍司馬未幾進逵害言
太祖以進逵代為節度使行逢領鄂州節度使知潭州顯德中
世宗用兵淮甸詔進逵出師進逵遣裨將潘叔嗣領兵五千為
先鋒行及鄂州界叔嗣乃回戈襲進逵進逵敗走為叔嗣所殺
迎行逢為帥行逢至即斬叔嗣以徇世宗乃授行逢武平軍節
度使兼侍中於是盡有湖南之地 國初加兼中書令行逢在鎮
盡心為治所用官屬率皆廉介之士條教簡約民皆悅之然性
猜忌左右小有忤意必寘於法夫人鄧氏諫曰人情有善惡安
得一槩殺之乎行逢怒曰此外事婦人何知行逢既為帥夫人
不為屈不入府治躬率奴僕耕織以自給賦調必先期輸送行

逢止之不從曰稅官物也若王師自免其家何以率下乎行逢卒追封汝南郡王子保權年十一自武平軍節度副使襲父位初行逢疾亟召將佐謂曰吾起傭畝爲團兵同時之人皆死惟衡州刺史張文表獨存焉常快快不得行軍司馬吾死文表必爲亂諸公善佐吾兒無失土宇必不得已當舉族歸朝也行逢死文表果舉兵叛據潭州保權乞師於朝廷太祖遣慕容延釗李處耘等討之王師次江陵文表已爲保權之衆所殺保權牙校張從富等以謂文表已平而王師未回懼爲襲取相與拒守延釗以聞太祖遣中使諭保權及將校曰爾本請師求救故發大軍以拯爾難今妖孽既平是有大造於爾輩何乃反拒王師也保權幼爲左右所制不從命遂討之保權出軍於澧州南兵未交而潰王師獲從富于西山下梟首于

市大將汪端刼保權并家屬奔城上匿山洞王師至數月獲保權克岳州端擁保權衆寇掠未幾亦就擒磔于市湖湘悉平保權至京師以爲右千牛衛上將軍累遷左羽林統軍太平興國九年知并州卒年二十四始太祖旣下湖湘思得通蠻情習險阨智勇可任者以鎮撫之有秦再雄者辰州徭人也長七尺武健多謀在行逢時以戰鬪立功太祖召至京師察知其可用以邊事付之除辰州刺史賜予甚厚仍使自辟官屬盡與一州租賦再雄誓死報效至州日訓練士兵得三千人又遣親校二十八人分使諸蠻以傳朝廷懷來之意悉皆歛附遷辰州團練使再雄盡瘁邊圉故終太祖世無蠻貊之患再雄不知所以終因附于此陳洪進字濟川其先泗州人也曾祖爲閩官遭亂因家泉州之

仙遊縣唐光啓中土潮陷泉州以福州觀察使王審知爲副潮卒審知據其位梁冊審知爲閩王二十九年而卒其子延翰繼踰年而被殺其弟延鈞襲八年遂僭帝號十一年卒子昶嗣被逐而叔延義立以其弟延政爲建州刺史旣而背命自立國號商六年閩門使連重遇推客省使朱文進以奪其位復號閩時晉天福七年也文進以黃紹頗爲泉州刺史程贊漳州刺史許文稹汀州刺史泉人念王氏爲羣逆分據指揮使留從效王忠順董思安謀復王氏於是募敢死士五十人而洪進與焉夜擒紹頗殺之立延政從子繼勳欲送紹頗首于建州奉延政爲主而道阻賊盛莫敢往者獨洪進請行道逢賊語以泉福已定賊遂潰洪進至建州延政大悅旣而程贊立延政從子繼成許文稹又以汀州降而朱文進爲連重遇所殺福人亦殺重遇延政

遂遣洪進還泉州三年江南李景陷建州以延政入金陵明年留從效劫繼勳使降江南自領州事李景授從效泉州刺史進清源軍節度使以洪進佐之進職統軍使建隆三年從效死洪進誣其子紹鑑將叛執送建康推副使張漢思爲留後自爲副使漢思患其專將圖之一日洪進袖大鎗鎗其門叩頭謂漢思曰軍使速以郡印見授漢思皇懼亟與之即置漢思別館遣使告江南而李煜遂授以清源軍節度使自太祖平澤潞下維揚取荆湖威震四海洪進大懼乃請命于朝改清源軍爲平海軍拜洪進節度使及江南平吳越錢俶來朝洪進亦遂入覲至南劔州聞太祖崩乃歸鎮發哀太平興國三年來朝即以其地來歸太宗以洪進爲武寧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從平太原封杞國公進封岐卒年七十一贈中書令謚曰忠順

東都事略卷第二十四

東都事略卷第二十五
列傳八

吳廷祚字慶之太原人也始仕周太祖爲親校及即位爲莊宅副使稍遷皇城使世宗即位遷右羽林將軍內客省使踰年拜宣徽北院使遷南院使西京留守世宗征關南以廷祚留守京師拜左驍衛上將軍爲樞密使宋興加同中書門下二品以父名璋故也李筠反廷祚白太祖曰潞城巖險且有太行之阻賊若保之未可以歲月破筠素恃勇輕脫若速舉兵擊之必離上黨來逆戰獸亡其藪魚脫於淵擒之必矣太祖遂親征以廷祚留守京師筠果領兵與王師戰澤州南筠衆大敗如廷祚之言及征李重進又爲東京留守建隆三年爲雄武軍節度使改鎮京兆卒年五十四贈侍中子元袞

元袞字君華尚 太宗女蔡國公主拜左衛將軍駙馬都尉遷
慶州團練使知鄆州徙河陽改郢州觀察使再知河陽河溢城
將壞元袞躬涉泥濘督工壅塞民有避水於林杪者既濟以舟
楫又以家財賑之時數郡被水患獨元袞所部民無墊溺真
宗即位換安州觀察使知澶州治有聲遷寧國軍留後知定州
契丹入寇王超王繼忠領兵踰唐河戰元袞度其必敗潛發兵
護河橋超等果敗虜衆至橋見陣整而遁代還拜武勝軍節度
使出知潞州徙徐州改鎮山南東道卒年五十贈中書令諡曰
忠惠始父廷祚厚重寡言齊家有法好儒學聚書數千卷至元
袞聚書乃至數萬卷讀左氏春秋尤通內典精筆札臨事莊重
御下有術在藩鎮能愛民待賓佐必盡禮奉身簡素所得祿賜
均及親族 國朝以來尚主者獨稱其賢

李崇矩字守則上黨人也幼有至行爲鄉里所稱始事史弘肇
爲親吏周太祖以崇矩隸世宗帳下顯德初補供奉官轉供備
庫副使改作坊使 國初李筠叛爲南面行營前軍都監大破
筠衆于礮子谷以功拜右監門衛大將軍充三司使從征李重
進還爲宣徽北院使判三司乾德二年拜樞密使趙普爲相與
崇矩分秉國政以女妻普子承宗 太祖頗不悅有鄭伸者崇
矩之客傾險士也乃上書告崇矩陰事崇矩不能自明開寶五
年罷爲鎮國軍節度使入爲左衛大將軍 太宗即位授嶺南
都巡檢使改瓊崖儋萬都巡檢代還拜右千牛衛上將軍判金
吾街仗卒年六十五贈太尉諡曰元靖追封河東郡王崇矩寡
言尚信義史弘肇被禍崇矩方事世宗既貴遇弘肇之孫必優
禮之子繼昌

繼昌字世長以蔭補供奉官遷如京副使崇矩出鎮為牙職遷西京左藏庫使王均亂為招安巡檢使與雷有終上官正石普破之于彌年追至資州而均已就擒于富順監以功領獎州刺史知青州又知延州入判右金吾街仗拜連州刺史出知涇州卒年七十二繼昌性謹厚鄭伸死其母貧餓嘗詣繼昌乞假家人憾前事詬逐之繼昌憐之乃與白金百兩時稱其長者繼昌之子勗尚太宗女萬壽公主是謂齊國獻穆天長公主舊制尚主者升居諸父之列真宗特於其名上益遵字陞為崇矩之子焉

遵勗字公武初授左龍武將軍駙馬都尉賜第永寧里主旣下降而所居堂甍華有翔鳳者命工琢去主服有虬龍文屏藏之真宗喜顧待加異常稱其好學為人醞籍喜讀書通浮屠性理

之說居第園池聚名華奇果美石於其中有自千里而至者其費不貲有會賢間燕二堂北隅有莊曰靜淵引流水周舍下嘗師事楊億億卒為制服營其家事積官至鎮國軍節度使知許州卒年五十一贈中書令謚曰和文有間燕集二十卷外館芳題七卷子端懿官至鎮潼軍留後為人和厚多讀書喜賓客所與游皆時之賢士大夫端懿官至蔡州觀察使請老以安德軍留後致仕卒謚曰恭敏端愿官至節度使歷鎮武康定國請老以太子太保致仕卒子評官至成州團練使

楚昭輔字拱辰宋城人也初太祖典禁衛嘗召置左右陳橋之還師也昭憲皇后在城中太祖憂之遣昭輔先入問起居昭輔具言士眾推戴之狀后意乃安國初為軍器庫使知揚州太祖以其有心計拜左驍衛大將軍權判三司開寶

六年拜樞密副使太平興國初拜樞密使昭輔性勤謹介直掌樞務人不可干以私六年以疾罷為左驍衛上將軍卒年六十九贈侍中謚曰景襄

東都事略卷第二十五

東都事略卷第二十六

列傳九

趙普字則平幽州薊人也父迥以世亂徙其族常山又徙洛陽普性沉厚有大略周顯德初永興軍節度使劉詞辟為從事詞卒遺奏薦其才世宗用兵淮甸太祖克滁州以普為軍事判官太祖與語奇之時捕獲為盜者百餘人盡誅之普意其中必有濫者請加訊治由是多所全宥太祖益重之時宣祖將兵抵滁上得疾普躬視藥餌朝夕無倦宣祖薨其情與講同家之好太祖領定國軍節度使移鎮滑許普皆在幕府最後為歸德軍節度掌書記太祖北征普從行夜宿陳橋六軍共議推戴普諭將校曰并冠與大戎相結點檢奉命征討爾輩甲兵幾何便欲扶策天子點檢一心忠赤通於神明若聞

此事必誅爾輩列校皆不退普即戒諸將勿令縱兵若都城人心不搖則四方自然寧謐懿明入白 太祖時 太祖醉卧帳中欠伸徐起則萬衆環甲露刃誼不可止或以黃袍加 太祖之身扶 太祖上馬擁逼南行既而 太祖受禮普以佐命功授右諫議大夫樞密直學士昭義李筠叛 太祖親征以普留守京師普願扈從 太祖曰趙普勝介胄乎許之普因進策曰陛下初登寶位光耀神武挫英雄之氣服天下之心在此舉矣且兵機貴速不尚巧遲若倍道兼行掩其未備所謂自天而下可一戰而擒也 太祖用其策及筠誅普以功遷兵部侍郎樞密副使維揚李重進叛 太祖問普攻取之策普曰重進昧武侯之遠圖守薛公之下計不過繕脩孤壘以長淮爲恃也況其內乏資儲外無救援以臣愚見急攻亦取緩守亦取兵法尚速

不如速取之矧 陛下以順討逆何憂哉不踰月遂誅重進時昭憲皇后無恙每與 太祖參決政事猶以書記呼普嘗曰趙書記且爲盡心吾兒未更事也及 昭憲寢疾普入與顧命昭憲語 太祖汝百歲後當傳位于汝弟 太祖曰敢不如太后教即令普就榻前爲誓書藏之金匱拜樞密使初二叛既平 太祖召普問天下自唐季以來數十年間帝王凡易八姓兵革不息蒼生塗地其故何也吾欲息天下兵爲 國家長久之計其道何如普曰 陛下及此言天地人神之福也唐季以來戰鬪不息國家所以不安者由節鎮太重君弱臣強而已今所以治之無他惟稍奪其權制其錢穀收其精兵則天下自安矣頃之 太祖因晚朝與石守信王審琦等飲 太祖屏左右謂曰我非汝曹之力不得至此念汝之德無有窮已然天子亦

大難難殊不若爲節度使之樂也守信等曰何故 太祖曰是不難知矣居此位者誰不欲爲之守信頓首曰 陛下何謂出此言今天命已定孰敢有異心 太祖曰不然汝曹雖無異心其如汝麾下之人欲富貴者何一旦以黃袍加汝之身汝雖欲不爲其可得乎守信等曰臣等愚不及此惟 陛下哀矜示以可生之塗 太祖曰人生如白駒過隙所爲好富貴者不過多積金錢厚自娛樂使子孫無貧乏之憂汝曹何不釋去兵權擇便好田宅市之爲子孫永久之業多置歌舞日飲酒相歡以終天年君臣之間兩無猜嫌上下相安不亦善乎於是守信等皆稱疾請解軍職 太祖許之已而 太祖欲使符彥卿管軍普屢諫以爲彥卿名位已盛不可復委以兵柄 太祖不從宣已出並復懷之請見 太祖迎謂之曰豈非以符彥卿事耶普

對曰非也因奏他事既罷乃出彥卿宣進之 太祖曰果然宣何以復在卿所普曰臣託以處分之語有未備者復留之惟 陛下深思利害勿復悔 太祖曰卿苦疑彥卿何也朕待彥卿厚彥卿豈負朕者耶普曰 陛下何以能負周世宗太祖默然事遂中止乾德二年范質等三相罷以普爲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監脩國史命薛居正呂餘慶爲參知政事以副之事無大小皆決於普自唐以來方鎮多以賊入自擅而上供殆鮮場院率令部曲主之厚斂以自利其屬三司者輸額之外輒歸已或私納貨賂以事責奉用冀恩獎普勸 太祖革其弊方鎮闕帥命文臣權知所在場院間遣京朝官廷臣監臨諸道置轉運使諸州置通判使主錢穀自是利歸公上矣又數遣使者分詣諸道選本道兵驍勇者籍其名

送京師以備宿衛教習精練太祖每御便殿親臨試之不數
年兵甲精銳府庫充實皆普之謀也五年拜尚書左僕射昭文
館大學士普嘗爲某事擇官列二臣姓名以進太祖不用明
日復奏之又不用又明日復奏之太祖怒裂其奏擲陞上普
顏色自若徐拾奏歸補綴明日復進太祖悟乃可其奏後二
臣者果稱職太祖一日以幽燕地圖示普普曰此必曹翰爲
之太祖曰然翰可取否普曰翰可取孰可守太祖曰以翰
守之普曰翰死孰可代太祖不語久之曰卿可謂遠謀矣
太祖嘗夜幸普第立風雪中普皇恐出迎太祖與普飲于堂
中設重裯地坐熾炭燒肉普妻和氏行酒太祖以嬖呼之普
從容問曰夜久寒甚陛下何以出太祖曰吾睡不能着一
榻之外皆他人家也普曰陛下小天下耶南征北伐今其時

矣願聞成算所嚮太祖曰吾欲取太原普默然久之曰非臣
所知也太祖問其故普曰太原當西北二邊使一舉而下則二
邊之患我獨當之何不姑留以俟削平諸國則太原彈丸黑誌
之地將無所逃矣太祖笑曰吾意正如此特以試卿爾因謂
普曰王全斌平蜀多殺人吾今患之猶耿耿不可用也普薦曹
彬潘美可用其後太祖征嶺南用潘美伐江南任曹彬而二
國悉平兩浙錢俶遣使入貢遺普書及物十篋太祖幸其第
適見而問之普以實對太祖曰此必海味也即令啓之皆滿
貯瓜子金也普謝曰臣未發書實不知也太祖笑曰但收之
無害也彼謂國家事皆由汝書生耳又江南李煜亦以白金五
萬兩遺普普以白太祖太祖曰第受之使之勿測也旣而煜
遣其弟從善朝于京師太祖於常錫外復賜金如所以遺

普者江南君臣駭服太祖寵待普如左右手判大理寺雷德驤憤其屬附普增減刑名因求見太祖語不遜太祖怒叱之曰鼎鑪尚有耳汝不聞趙普吾之社稷臣乎德驤坐貶商州又貶靈武普遣親吏市木關隴吏私市大木冒稱普所市以規利前三司使趙玘以白太祖詔問太子太師王溥等普當何罪溥等奏趙玘誣罔大臣乃出玘爲汝州牙校盧多遜在翰林頻召對攻普之短會德驤之子有隣憤其父流竄乘隙訟堂吏過悉抵以罪而普由是罷爲河陽節度使同平章事方普之在相位也嘗於視事閣坐屏後設二大甕凡中外表奏普意不欲行者必投之甕中滿則束緼焚之以是人多怨者太宗即位改太子少保遷太子太保時盧多遜爲相數於上前毀普普鬱鬱不得志會柴禹錫告秦王廷美與盧多遜交結普奏臣

開國舊臣爲權倖所沮願備樞軸察姦變太宗感悟召並謂之曰人誰無過朕不待五十已盡知四十九年非矣未幾拜司徒侍中封梁國公廷美廢多遜南遷普之力也有弭德超者驟被委遇誣奏曹彬有不軌之謀太宗疑之彬罷樞府以德超爲樞密副使普見太宗因謂辨其誣太宗大悟德超旣得罪而待彬如故自是太宗頗不憚從容謂普曰朕聽斷不明幾誤大事朕甚自媿普對曰陛下知德超有才而任用之察曹彬無罪而昭雪之有勞者進有罪者誅物無遁情事至立斷此所以彰陛下之明聖也雖堯舜何以過哉太宗於是釋然出爲武勝軍節度使兼侍中太宗眷禮甚厚作詩餞之雍熙三年太宗命曹彬等北伐普上疏切諫曰陛下出師將以收復幽薊今戰鬪不息民疲師老臣以爲克復未可期也陛

下聰明睿智自剪平太原懷來閩浙混一諸夏遂欲恢復舊疆
曾不思兵者凶器也戰者危事也可不慮哉可不戒哉自古聖
帝明王無不置夷狄於度外陛下何必留意於斯乎陛下
興兵北伐驅百萬生靈悉令輦運使之耕桑失時所得者少所
失者多豈陛下之利耶漢武帝時主父偃徐樂嚴安所上書
及唐姚元崇說明皇以十事其年代雖遠事則與今無以異也
臣輒具錄奏願賜觀覽臣又聞之聖人不凝滯於物見可則進
知難則退理貴變通情無拘繫所謂事苦則慮易兵久則變生
此臣之所甚懼也臣濫膺藩寄切見差配自鄧至莫往來四千
餘里典桑賣牛無慮十有六七其間有鬻男女者有棄性命者
陛下豈容不知乎而邪諂之徒進言者曰契丹時逢幼君災異
婁見可以用武以中陛下之意陛下樂禍求功以爲萬全

遂興無名之舉豈不過甚矣哉臣願陛下審其虛實究其妄
謬正姦臣誤國之罪罷將士伐燕之師非特多難興王抑亦從
諫則聖也古之人尚聞尸諫老臣未死豈敢面諛爲安身之計
而不言區區之忠惟陛下財察太宗賜詔褒之移山南東
道節度使改封許國公會有一詔親耕籍田普表求入覲太
宗謂宰相曰趙普開國元臣朕所尊禮宜從其請禮成冊拜太
保兼侍中時樞密副使趙昌言與翟馬周交通毀時政立朋黨
以求進用普深疾之奏流馬周黜昌言侯莫陳利用以左道得
幸爲鄭州團練使驕肆僭侈大爲姦利普奏其事太宗爲黜
之商州普固請誅之太宗曰豈有萬乘之主而不能庇一人死
乎普曰此巨蠹也陛下不誅是亂天下法法可惜此何足惜哉
太宗悟遣使誅之既又貸其死使者至而利用死矣其疾惡彊

直皆此類也以疾求致仕太宗不得已以爲西京留守河南尹加中書令懇詞數四詔曰開國勳舊惟卿一人不同他等無致固詞俟首途有日當就第與卿爲別普捧詔泣涕因力疾請對賜坐移晷頗言及國家事太宗嘉納之上章告老拜太師封魏國公給宰相奉仍遣其弟宗正少卿安易齋詔賜之又遣使以璽書賜普曰皇帝問太師頃以微病懇求致政朕以居守之重慮煩耄耄維師之命用表尊賢佇聞有瘳與朕相見今遣使撫問仍賜銅羊上尊酒太師宜愛精神近藥石以副朕眷注之意焉薨年七十一太宗聞訃震悼謂近臣曰趙普國初元勳事先帝與朕最爲舊故能斷大事盡忠國家真社稷之臣聞其殂謝悽愴之懷不能已因出涕左右皆感動冊贈尚書令封真定郡王謚曰忠獻太宗撰神道碑親

八分書以賜之遣右諫議大夫范杲壩鴻臚卿護喪事葬日設鹵簿鼓吹如式舉唐制也至道二年追封韓王咸平二年配享太祖廟廷普佐太祖太宗定天下平僭僞大一統當其爲相每朝廷遇一大事定一大議纔歸第則亟闔戶自啓一篋取一書而讀之有終日者雖家人不測也及翌旦出則是事決矣用是爲常後普薨家人始得開其篋而見之則論語二十篇普嘗戒其子弟曰吾本書生偶逢昌運受寵踰分當以身許國私家之事吾不復與爾等宜自勉勵無重吾過故輔兩朝出入三十餘年未嘗爲子弟求恩澤者子承宗承煦承宗字德祖以父任爲西頭供奉官遷右羽林將軍改大將軍知潭鄆二州皆有治聲普留守西京以承宗侍行淳化二年來朝卒于京師年四十一

承昉字景陽普歷河陽武勝山岡皆為牙職普未嘗為求官端拱初太宗特命為六宅使普薨拜宮苑使領恩州刺史累遷昭宣使加領誠州團練使卒年五十五普之子孫至今顯榮不絕論者以為安天下之功大是宜有後云臣稱曰自古受命之君必有碩大光明之臣以左右大業太祖光宅中夏普以謀議居中用能削百年藩鎮之權刻五季僭偽之國撥亂世反之正獨相十年天下廓廓日以無事至太宗寵遇愈隆矣古之人臣有非常之功則人主亦必報之以非常之禮觀二帝所以待普者可謂至矣勲名爛然與宋無極盛哉

東都事略卷第二十六

東都事略卷第二十七

列傳十

曹彬字國華真定靈壽人也父芸成德軍兵馬使彬始生周歲日父母以百翫之具羅於席觀其所取彬左手持干戈右手取俎豆斯須取一印他無所視人皆異之既長氣質淳厚漢乾祐中為成德牙將周太祖貴妃張氏彬之從母也彬歸京師得隸世宗帳下補供奉官累遷西上閣門使出使吳越訖事即行不受私覲吳越人以輕舟追遺之至於數四彬猶不受既而曰吾或終拒之是近名也遂受而歸肅贖內帑世宗彊還之欲辭不獲悉以分親舊而一介不取遷引進使宋興遷客省使與王全斌郭進屢破北寇太祖伐蜀以內客省使監歸州路行營劉光毅軍峽中郡縣悉下諸將皆欲屠城殺降彬獨任恕而戢

下所至悅服 太祖降國書褒之蜀平王全斌等不卹軍事蜀人苦其侵奪彬屢請旋師全斌等不從俄而全師雄等作亂擁衆十萬彬復與光毅破之于新繁卒平蜀亂時諸將多有子女玉帛彬橐中惟圖書衣衾而已 太祖以全斌等貪縱不法屬吏而謂彬清介廉謹拜宣徽南院使義成軍節度使彬辭曰伐蜀將士俱得罪臣以無功獨蒙褒寵恐無以勸天下 太祖曰卿有茂功加以不伐設有微累全斌等豈惜言哉夫懲惡勸善朕所以勵臣下也彬乃不敢辭 太祖將親征太原爲前軍都監率兵次團柏谷降賊將陳廷山 太祖伐江南以彬將行營之師彬分兵由荆南順流而東破峽口砦進克池州連克當塗蕪湖二縣駐軍采石磯作浮梁跨大江以濟師大破其軍于白鷺洲師進次秦淮江南水陸十萬陳於城下大敗之俘斬數萬

計遂克潤州進圍金陵李煜危甚遣其臣徐鉉奉表詣闕乞緩師彬亦緩攻取翼煜歸服使人諭之曰事勢如此所惜者一城生聚若能歸命策之上也城垂克彬忽稱疾不視事諸將皆來問疾彬曰余之病非藥石所愈惟須諸公誠心自誓以克城之日不妄殺一人則自愈矣諸將許諾共焚香爲誓明日稱愈遂克金陵城中皆按堵如故李煜與其臣百餘人詣軍門請罪彬慰安之待以客禮煜之君臣賴以獲免自出師至凱旋士衆畏服無輕肆者其軍政如此及入見以膀子進稱奉敕江南幹事回其謙恭不伐又如此初彬之撫師也 太祖謂曰俟克李煜當以卿爲使相副帥潘美豫以爲賀彬曰不然夫是行也仗天威遵廟謨乃能成事吾何功哉況使相極品乎美曰何謂也彬曰太原未平爾已一還朝獻俘 太祖曰本除卿使相然劉

繼元未下姑少待之既聞此語美竊視彬微哂太祖覺之遽詰所以美不敢隱遂以前對太祖亦大笑乃賜彬錢二十萬彬曰人生何必使相好官亦不過多積金錢耳未幾拜樞密使忠武軍節度使太宗即位加同平章事太宗議征太原召彬問曰周世宗及太祖皆親征何以不能克彬曰世宗時史彥超敗于石嶺關人情驚擾故班師太祖頓兵甘草地會歲暑雨軍士多疾因是中止太宗曰今吾欲北征卿以爲如何彬曰以國家兵甲精銳剪太原之孤壘壁摧枯拉朽爾何爲而不可太宗意遂決從平太原加兼侍中後爲弭德超所誣罷爲天平軍節度使既而太宗悟其譖封魯國公待之愈厚雍熙三年詔彬將幽州行營前軍馬步水陸之師與潘美等北伐敗契丹于固安破涿州又與米信破契丹于新城戰于岐

溝關我師敗績初諸將上言契丹主少母后專政寵倖用事請乘其釁以取幽薊遂遣彬與崔彥進米信自雄州田重進趣飛狐潘美出鴈門約期齊舉將發太宗謂之曰潘美之師但先趣雲應鄉等以十萬衆聲言取幽州且持重緩行毋貪利虜聞大兵至必悉衆救范陽不暇援山後矣旣而美之師先下寰朔雲應四州彬等至涿州以糧運不繼退師雄州以援其餽彬部下諸將以爲已握重兵不能有所攻取由是謀議蜂起彬不得已乃復裹糧再往攻涿州而失利於歧溝太宗追諸將赴京師鞫於尚書省令翰林學士賈黃中等雜治彬等具伏違詔失律之罪責右驍衛上將軍彥進右武衛上將軍信右屯衛上將軍四年起彬爲侍中武寧軍節度使徙鎮平盧真宗即位復同平章事召入爲樞密使咸平二年被疾真宗親視臨問

手為和藥仍賜以白金萬兩問以後事對曰臣無事可言臣二子璨與瑋材器有取臣若內舉皆堪為將真宗問以優劣對曰璨不如瑋薨年六十九真宗惻然震悼對輔臣語及彬必流涕贈中書令追封濟陽郡王謚曰武惠與趙普配享太祖廟廷彬仁敬和厚在朝廷未嘗忤旨亦未嘗言及過失伐二國秋毫無所取位兼將相不以等威自異待遇士大夫必引車避之居官奉入給宗族無餘積平蜀回太祖詢官吏善否對曰軍政之外非臣所聞也固問之唯薦隨軍轉運使沈倫廉謹可任北征之失律也趙昌言在魏奏乞誅彬及昌言自延安還被劾不得入見彬在右府為請於太宗乃許朝謁彬之仁厚皆此類也子璨瑋瑄玘玗琮瑗官至昭宣使玆左藏庫副使玘尚書虞部員外郎玗東上閣門使玘之女即慈聖光獻皇

后也芒累贈魏王彬韓王玘吳王謚曰安僖玘之子份傳份見外戚傳傳后之兄也仕至榮州刺史謚曰恭懷

璨字韜光以父任為供奉官彬為上將璨常從行彬以為類已特鍾愛之征討得與計議太祖以為宮苑副使太宗朝為銀夏麟府等州鈐轄契丹入寇屢戰有功諸將多欲追奔璨曰夷狄多變力止之至道初遷四方館使知靈州稍遷亳州團練使領康州防禦使知定州拜侍衛馬軍都指揮使天德軍節度使改鎮彰德轉殿前都指揮使又改保靜武寧忠武在禁衛十餘年以疾除河陽節度使同平章事卒年七十贈中書令謚曰武懿璨習韜畧好讀左氏春秋善撫士卒兼著威愛居家以孝謹稱雖輕財不逮其父而仁敬和厚亦有父風子儀官至耀州觀察使

瑋字寶臣始彬歷徐鄆節度使皆以爲牙內都虞候授供奉官
閤門祗候李繼遷擾邊諸將數出無功 太宗問誰可任者是
時彬在樞府對以瑋可任召知渭州時年十九彬夢請服喪不
許遷西上閤門使徙知鎮戎軍嘗出戰小捷戎人引去瑋伺戎
人兵去已遠乃驅所掠牛羊輜重緩驅而還其下憂之言於瑋
曰牛羊無用不若棄之整衆而歸瑋不應戎人聞瑋利牛羊而
師不整遽還襲之瑋愈緩行得地利處乃止以待之使人諭之
曰蕃軍遠來必甚疲我不欲乘人之怠請休憇士馬少選決勝
良久又使人諭之曰可相馳否於是各鼓軍而進一戰大破其
軍遂弃牛羊而還徐謂其下曰吾知戎人已疲故爲貪利以誘
之比其復來幾行百里矣若乘銳便戰猶有勝負遠行之人若
小憇則足痺不能立人氣亦闌吾以此取之于時李繼遷虐用

其衆下多怨者瑋移書蕃部諭以 朝廷撫納之意於是康奴
族內附上言鎮戎地平便於騎戰非中國之利請自隴山而東
循古長城鑿塹以爲限又請以兵械及間田蠲租以給弓箭手
繼遷死其子德明請命於 朝瑋言繼遷擅中國要害地終旅
拒使人主有西顧之憂方其國危子弱不即撲滅疆盛恐難復
制當是時 朝廷欲以恩致德明寔其書不報瑋曰德明野心
今不急折其翼而長養之其飛必矣既而河西延家妙娥等數
大族來歸附瑋即將騎士薄天都山援徙內屬諸小種皆望風
納質德明由此遂弱至死不敢闕邊召還知邠州進東上閤門
使領高州刺史再知渭州破章諲族于武延鹹泊川滅撥臧于
平涼隴山諸族皆獻地瑋爲築堡山外號籠竿城募弓箭手守
之改引進使未幾領英州團練使知秦州宗哥立尊與唃廝囉

謀內寇乃上書求號贊普瑋言不可聽若復有求益難制也
朝廷猶授立遵保順軍節度使既而立遵令其舅樣丹說蕃部
郭斯敦爲鄉導瑋遂以計使斯敦圖樣丹後旬日果携其首至
瑋表斯敦爲順州刺史先是張吉知秦州生事熟戶多去蕃部
驚擾至是凡前拒王師者皆伏匿瑋令納馬贖罪而還故地至
者數千人斯敦因獻南市即秦渭之咽喉也自弓門至威遠共
置砦十數亭障橋梁相望浚壕僅四百丈旣而唃廝囉以十萬
衆入寇瑋逆於三都谷擊敗之斬首萬級獲馬牛雜畜器仗三
萬二千計遷客省使康州防禦使踰年又破宗哥將馬波咤叱
于野谷誅叛者鬼留族夷之於是河洮蘭三州安江妙斯邈川
黨通等羌皆破散宗哥首立文法納質內屬唃廝囉逃入磧中
塞垣遂安凡羌酋欲有所爲必先令其下謂之立文法焉秦人

請立碑紀功有 詔褒之德明寇慶州柔遠砦都巡檢楊承吉
與戰不利乃拜華州觀察使鄜延路環慶等州安撫使委乞骨
咩大門等族聞其至歸附者千餘落天禧四年拜宣徽北院使
鎮國軍留後僉書樞密院事是歲寇準謫道州宰相丁謂惡瑋
不附已指以爲準黨除南院使環慶路安撫使降左衛大將軍
容州觀察使知萊州又爲華州觀察使知青州徙知天雄軍尋
改彰武軍留後知永興軍拜昭武軍節度使復知天雄軍踰年
知河陽徙帥真定改鎮彰武卒年五十八贈侍中諡曰武穆治
平中配享 仁宗廟廷瑋好讀書通春秋尤善左氏爲將幾四
十年未嘗敗衄威震西鄙唃廝囉每聞其名即以手加額而東
嚮之鎮天雄契丹使過必戒其下無敢疾驅者在渭州有告戍
卒叛入夏州軍吏來告瑋方對客弈不應軍吏亟言之瑋怒叱

之曰吾固遣之去汝再二顯言耶繼遷聞即斬首投境上環慶
邊人多市屬羌之田致器弱不自給即沒虜中瑄令還之有犯
即徙其家于內地舊羌殺邊民以羊贖其死瑄下令曰羌自相
犯從其俗即犯邊民論如律遂無犯者始置弓箭手斥塞上棄
地使相角力勝者給田二頃再經秋成課市一馬馬必勝甲然
後官爲印之益賦田五十畝至三百家以上團爲一指揮築堡
於要處環之以塹又立馬社一馬斃衆爲市馬塞下諸塹皆以
一丈五尺爲深廣之阻山險不可浚者止使治峭絕而已其制
屬羌百帳以上置軍主指揮使不及百帳止置指揮使其蕃落
將校止於本軍序進之不從他軍以其熟膚積與山川之形勢
也其所措置如此後比爲法云

琮字寶章彬領鎮海節制補牙內都指揮使累遷榮州刺史

仁宗納 后除衛州團練使因上言臣家若有以外戚干私恩
者願致之法時論稱之元昊反拜同州觀察使知秦州上攻守
禦三策久之兼領涇原路兵事遷定國軍留後劉平石元孫敗
關輔震恐琮請自關以西籍民爲義軍遂簡鄉兵弓手數萬人
改陝西經略安撫使慶歷元年拜馬軍副都指揮使卒年五十
八贈安化軍節度使兼侍中諡曰忠恪琮小心謹畏御軍嚴整
既沒家無餘貲惟存兵書邊奏而已孫詩尚魯郊國大長公全
潘美字仲詢魏郡人也少儻嘗謂其里人王密曰漢代將終
兇臣肆虐四海有改卜之志大丈夫不以此時立功名取富貴
與萬物共盡可羞也周世宗爲開封尹美以中涓事世宗及即
位徙供奉官高平之戰美以功遷西上閣門副使稍遷客省使
太祖與美素相厚既 受檀命諭 旨中外陝帥表彥凶悍

太祖慮其爲變以美監其軍俾圖之美至喻以天命彥遂入朝
太祖曰潘美不殺彥而彥朝覲成我志矣太祖親征李重
進以美爲楊州巡檢以功除泰州團練使湖南既下授美潭州
防禦使嶺南劉鋹數侵湖湘美擊走之溪洞蠻獠自唐以來爲
居民患美率兵平之開寶三年征嶺南以美將行營諸軍朗州
團練使尹崇珂副之進兵克富州又克賀州又下昭桂連三州
拔韶州斬獲凡數萬計鋹勢窮蹙乃遣其臣王珪求通好又遣
其左僕射蕭灌中書舍人卓惟休奉表至軍中乞降美因諭以
上意以爲彼若能戰則與之戰不能戰則勸之守不能守則諭
之降不能降則死不能死則亡非此五者他不得受使者以美
即令殿直冉彥袞部送灌等至京師鋹復遣其弟保興率衆拒
戰鋹衆十五萬依山谷堅壁以待王師美因築壘休士與諸

將計曰彼編竹木爲柵若以火焚之必擾亂以銳師夾擊之萬
全策也遂分遣丁夫數千人持二炬間道造其柵暮夜萬炬
俱發天大風火勢甚盛鋹衆驚擾來犯王師美麾兵急擊之
鋹衆大敗斬數萬計長驅至廣州鋹盡焚其府庫遂克之擒鋹
送京師露布以聞拜山南東道節度使與尹崇珂同知廣州土
豪周思瓊聚衆負海爲亂美討平之嶺表遂安兼嶺南轉運使
七年征江南以美爲昇州道行營都監與曹彬偕往美因造舟
以濟師至金陵江南水陸十萬衆陳於城下美率兵襲擊大敗
之李煜危甚遣徐鉉來乞緩師太祖不之省仍號令諸將促
令歸附煜遷延未能決夜選精銳數千持拒鼓譟犯我軍壘美
率精銳以短兵接戰因與大將曹彬率士晨夜攻城百道俱進
金陵平以功拜宣徽北院使與党進攻晉陽戰于汾上多所擒

獲太宗即位改南院使太宗征太原以美將河東行營之師判太原行府事二交西北三百里地號固軍最險阻虜人之咽喉也美帥師襲之美巡撫至代州虜萬騎攻近塞美趨桑街救大破之封代國公改忠武軍節度使進封韓國公詔美及曹彬崔彥進等北伐美獨拔襄朔雲雁州詔內徙其民虜復至驍將楊業戰没于陳家谷口美坐削秩三等明年復故官知真定府改判并州加同平章事卒年六十七贈中書令諡曰武惠咸平二年配享太宗廟廷子惟德官至右丞死使惟固西上閣門使惟正西京作坊使惟清崇儀使惟熙莊宅使惟吉深州刺史惟熙女即章懷皇后也追封美鄭王惟吉子夙仕至光祿卿

臣稱曰曹潘二武惠俱以大將之才慷慨仗義征伐四克勒功

帝籍而彬操履忠厚戒誓諸將不妄殺戮得王師弔伐之體則美有不逮矣天相忠孝子孫多賢武穆治軍整暇羌戎畏服父子俱配食清廟其最優也夫

東都事略卷第二十八

列傳十一

馮繼業字嗣宗太名人也父暉朔方節度使封衛王五代史有傳繼業敏惠有度量以父任補朔方軍節院使牙內都雲候周廣順初暉疾繼業圖殺其兄繼勳暉卒遂代其父位為朔方軍留後遷節度使建隆初來朝開寶二年拜靖難軍節度使改鎮定國太平興國初封梁國公遂留京師卒年五十一贈侍中初太祖御戎不勤遠略夏州李彝興河西折御勳與朔方之軍皆因其西豪許以世襲由是邊圉無事朔方之族既徙其後夏州李繼捧亦以其地歸朝繼捧之弟繼遷遂為變而朝廷始旰食云

折德哀世居雲中父從阮自晉以來仕周至靜難軍節度使五

代史有傳從阮鎮府州以德宸為牙校漢初領勝州刺史世宗
建府州為永安軍以德宸為節度使 國初破河東沙谷砦斬
首五百級建隆二年來朝 太祖待遇甚厚遣還鎮破太原軍
數千餘城下擒其將楊麟卒于鎮年四十八贈侍中子御勳字
世隆德宸鎮府州奏為右職德宸卒以御勳領汾州團練使權
知府州稍遷至永安軍節度使後開寶元年來朝拜泰寧軍節度使
卒年四十贈侍中御勳弟御卿幼補節院使御勳知州事以為
馬步軍都校御勳徙鎮召為閑廐副使知府州 太宗征河東
命御卿攻嵐州又破計嵐軍擒其軍使折令圖以獻遂下嵐州
又殺其憲州刺史霍翊又禽其將馬延忠遷崇儀使以功擢府
州觀察使拜永安軍節度使契丹萬騎入寇御卿率兵大敗之
于子河漢自是契丹不敢入寇一日契丹韓德威為李繼遷所

誘內侵方御卿被病力疾出戰德威聞其來不敢進既而疾亟
母令人召歸御卿曰世受 國恩虜寇未滅御卿之罪也今臨
敵安可弃士卒死於軍中分也為白太夫人無念我忠孝豈兩
全耶言訖泣下翌日卒年三十八贈侍中以其子惟正知留後
惟正歸 朝其弟惟昌繼之惟昌咸平中屢破趙保吉之衆以
功領富州刺史改文思使拜興州刺史卒年三十七以其弟惟
忠知府州官至簡州團練使惟忠卒子繼祖嗣領州事官至解
州防禦使熙寧中卒繼祖子當襲而請授其兄之子克柔克柔
卒而繼祖兄繼閔之子克行襲知府州繼閔官至宮苑使始克
行居行間無所知名賊寇慶州种諤拒之今河東出師為援克
行請行為先鋒戰葭蘆川以功遂知府州西夏久窺河外克行
每出必勝賊畏之元符中太原帥欲城葭蘆以復故地召克行

問策克行條具所見遂以師出界分遣諸將約束為深入窮討之狀賊疑不敢動遂城葭蘆時河東進築八砦通道御延帥秦希庸至議築先後克行請以兩路兵同時深入先築遠者出賊不意帥用其策卒城之克行沈勇有力善撫士卒在邊三十年戰功最多虜畏其威名號折家父官至秦州觀察使卒贈武安軍節度使以其子四方館使廉州刺史可大為榮州團練使知府州

党進朔州馬邑人也幼事杜重威于大名重威愛其得謹雖長猶令與姬妾雜侍重威敗周太祖得之以為鐵騎都虞候稍遷睦州防禦使建隆二年改領閬州乾德初領利州觀察留後除彰信軍節度使兼侍衛步軍都指揮使王師征太原以進將河東行營前軍開寶二年太祖征晉陽分置砦於四面命進

主其東偏師未成列太原驍將楊業領突騎數百來犯王師進挺身逐業墜下數人隨之業走入城壕援兵至業緣縋入城免改侍衛馬軍都指揮使領鎮安軍節度使九年又命進帥師征太原進入其竟敗太原軍于城北太祖崩召還出鎮忠武卒年五十一贈侍中進名進自稱曰暉人問之則曰吾欲從吾便耳進摠禁旅不識字不記兵籍一日太祖問之舉挺以軍司所書兵騎戎器數請太祖自視太祖喜其朴直巡徼京師見珍禽奇獸必放之曰不養父母反養此耶太宗為晉王時嘗命親吏臂鷹鷂進亟欲放之吏曰此晉王鷹也進乃戒之曰汝謹養視小民傳以為笑其變詐多類此杜重威之後貧窶進月分奉以給之士大夫或媿焉曹翰大名人也少為郡小吏周太祖鎮鄴奇之以隸世宗帳下

世宗鎮澶淵以爲牙校及尹開封翰猶在澶淵聞太祖寢疾不俟召見世宗密言曰王爲冢嗣不侍醫藥何以副天下望世宗悟入侍禁中以府事命翰總決世宗即位補供奉官稍遷樞密承旨世宗征淮南留鎧甲千數在正陽旣而遣降卒八百來京師翰遇之於道懼其過正陽劫兵器叛盡殺之及見世宗具言其事世宗不悅亦不之罪也從征瓦橋會班師留翰知雄州改德州刺史太祖征蜀以翰爲均州刺史鑿山開道商旅以濟詔翰兼轉運使而糧餽不乏蜀平全師雄擁衆十萬叛翰與曹彬劉光毅討平之又軍校呂翰盜據嘉州翰及諸將奪其城謀知賊欲三鼓復攻城戒擊柝使緩向晨猶二鼓賊衆不集而潰師還遷蔡州團練使改潁州從征太原會河決翰董其役指日而訖事後復有決其績用亦然將征江南命翰率兵先赴荆南以

翰爲先鋒使克池州金陵平江州軍校胡德據城拒命翰率兵討之凡五月而陷翰怒屠其城無噍類又殺兵八百所奪金帛以億萬計僞言欲致廬山羅漢鑄像於京師因調巨艦百艘載所得以歸以功遷桂州觀察使判潁州從太宗征太原又從征幽州所部攻城之東南隅穴土得蟬以獻翰謂諸將曰蟬水物而陸居失所也且多足慮救將至不可進拔之象其班師乎已而果然除威塞軍節度使仍判潁州命攻幽州詔督役開河南自雄至莫以通漕運翰遣徒伐巨木於虜地授五騎以五色旗爲斥候如遇寇舉白旗有林木舉青旗煙火舉赤旗陂澤舉黑旗丘陵舉黃旗以爲應又起烽燧于竟上虜疑而不敢近塞事遂濟乃歸鎮翰培克苛酷在郡不法汝陰令孫崇望詣闕訴其事遣御史滕中正乘傳鞠之獄具當棄市太宗貸之削奪官爵

流登州起爲右千牛衛大將軍分司西京召入爲左千牛衛上將軍卒年六十九贈太尉諡曰武毅翰陰險多智數貪冒貨賄喜誕妄飲酒至數斗不亂對上奏事雖數十條皆嘿記不少差

崔翰字仲文京兆人也少有大志風姿偉秀太祖見而奇之以隸麾下及即位擢至刺史太宗嗣位進端州團練使太宗講武近郊命翰專金鼓軍容甚整太宗悅以藩邸時金帶賜之謂左右曰如崔翰必不能事晉朝言政出多門故也從征太原流矢中頰猶戰不已太宗親至其帳撫之北伐班師次金臺驛軍潰太宗令率衛士千餘止之翰請單騎以方略告諭衆遂定不戮一人以復命太宗喜因命翰知定州沿邊諸軍並受翰節度軍市租儲聽其專用會李漢超崔彥進破契丹于徐河契丹投西山坑谷死者不可勝計俘虜數萬他物又十

倍焉擢武泰軍節度使改鎮威德至鎮方盜賊充斥翰誘其渠魁諭以禍福乃相率出境又徙鎮鎮安帥高陽召還以疾留

京師疾間見太宗言曰臣不願死於家願馬革裹尸死于邊太宗壯其言復令赴治所卒年六十三贈侍中翰沉毅有謀所至多成功輕財好施死之日家無餘貲晚年酷信釋氏云

李懷忠涿州人也事太祖爲牙校累遷富州刺史太祖征太原城未下會盛暑太祖深恤士卒欲班師懷忠言曰賊嬰城自守度其內無儲恃外無援兵豈足以久抗王師臣願執銳先登必取之不然死于賊太祖壯其言俾攻城中流矢幾

死太祖嘉之遷富州團練使太祖幸西京有遷都意懷忠乘間言曰汴都歲漕江淮米四五百萬斛贍軍數十萬計帑藏重兵在焉陛下遽欲都洛臣實未見其利會晉王亦以爲

言太祖曰遷洛未久又當遷雍晉王扣其指太祖曰吾將西遷者無它據山河之勝而去冗兵循周漢之故事以安天下晉王又言在德不在險太祖不應晉王出太祖謂侍臣曰晉王之言若從之患不在今日自此去不出百年天下民力殫矣乃不果遷遂還京師太宗即位改防禦使拜大同軍節度使卒贈侍中

田重進幽州人也周顯德中應募為卒隸太祖麾下太祖受檀遷御馬軍使累積戰功官至刺史太宗即位為靜難軍節度使雍熙中領兵從飛狐路破虜衆獲其驍將大鵬翼并契丹渤海三千餘人斬首數千級逐北四十里下飛狐靈丘等城以功改彰信軍節度使徙鎮成德永興改知延州復還鎮卒年六十九贈侍中重進朴愿不知書太宗在藩邸愛其忠勇嘗

遺以酒炙不受使者曰此晉王所賜也重進曰為我謝晉王我知有天子爾卒不受太宗嘉之既即位謂其無私交故始終委遇焉

米信舊字海進本奚族也少以勇悍聞周太祖即位隸護聖軍太祖總禁兵以信隸麾下宋興稍遷至林州刺史太宗即

位以為高州團練使領洮州觀察使太宗征太原以信為行營馬步軍都指揮使太宗既平太原遂移兵伐契丹師還信以功擢保順軍節度使時信親族多在塞外會兄之子全自朔州挺身來歸太宗遣全乘傳詣代州伺間迎致其親屬發勁卒護送之既而全宿留踰年虜境斥候嚴竟不能致信慷慨曰我聞忠孝不兩全方思以身徇國何以親族為北望號慟戒子姪勿復言遷侍衛馬軍都指揮使徙鎮彰化太宗征幽薊命信

將幽州西北道行營馬步軍敗契丹于新城契丹率衆復戰王
師稍却信獨以麾下龍衛卒三百禦敵敵圍之數重矢下如雨
信射中數人麾下卒多死會暮信持大刀率從騎大呼殺數十
人敵遂小却信以百餘騎突圍得免坐失律當死詔原之責授
右屯衛大將軍明年授彰武軍節度使改鎮橫海信不知書所
爲暴橫太宗命何承矩爲其副委以州事及承矩領護屯田
信遂恣爲不法太宗知之召爲右武衛上將軍明年判左右
金吾街仗事未踰月以無名被捶撻者甚衆彊市人物妻死買
地營葬妄發居民冢墓奴之父老病筆之致死爲其家人所告
下御史鞠之信具伏獄未上而卒年六十七贈橫海軍節度使



列傳十二

何繼筠字化龍河南人也父福進仕後唐至周官至天平軍節度使福進節制鎮州繼筠補牙職以偏師出土門與井人戰斬首數千級以功除刺史契丹入寇又擊敗之世宗征瓦橋關命繼筠以所部出百井道以破井寇宋興以繼筠為棟州團練使關南兵馬都監加防禦使太宗征太原繼筠奪井人汾河橋又敗其衆于城下擒其將張環石斌以獻開寶三年太祖親征太原契丹來援繼筠屯石鎮關追奔數十里斬千餘級獲器用甚衆太祖命以所獲首級鎧甲示於城下井人奪氣以功拜建武軍節度使繼筠屢以少擊衆在塞上二十年胡人畏其名績其像而拜之卒年五十一贈侍中繼筠兒童時嬉戲必



分布部伍為戰陳狀及長善射深沉有謀與士卒同甘苦子承矩承矩字正則從繼筠討劉崇除閑廐副使太平興國中監兵泉州以功遷閑廐使知河陽徙潭州居六年除淄州刺史僉書滄州事時契丹數寇邊承矩請屯兵於順安砦西關易河溝口引水東西三百餘里南北五七十里築隄瀦水以助要害太祖用其策屬霖潦為患議者多以為非承矩援漢魏至唐故事以折之詔以承矩為河北制置屯田使民遂獲荏蒲魚蛤之利而稻田歲入亦助邊餉自是高陽並海以抵順安絕胡寇奔衝之虞又言順安至西山不遠百里亦多川源願因而廣之用息外患朝廷雖嘉之未及行也自滄徙雄州契丹萬騎夜逼城堞遲明承矩出戰獲其酋所謂鐵林相公者虜始引去復徙滄州真宗即位知雄州嘗上疏請和戎為息民之利進英州團

練使知澶州契丹脩好真宗益善其有謀又命知雄州拜本州團練使時虜使初至承矩以為待之之禮宜得中庶可久也真宗嘉納久之徙齊州卒年六十一贈相州防禦使緣邊及潯易州軍民聞承矩卒無不流涕相與至雄州發哀供佛何氏世為名將而承矩好學有文所與游者必賢士大夫太宗嘗遣內侍齎御製并書積五十餘軸又面付手札以寵之初除團練使真宗謂宰相曰承矩知書好名以才能自許宜授以美名遂除英州及去雄州請以李允則自代允則亦良將也承矩御下以誠同其甘苦民有告機事必與歎語無所猜忌故虜中動息無不逆知其後虜使者言虜中畏服其名云李謙溥字德明太原人也少通左氏春秋仕晉為供奉官至周任刺史嘗監晉州兵以偏師屢挫太原而屠城略地功為多隲

州關守謙溥攝州事至則濬城隍嚴兵備未旬日而并人至方
盛暑謙溥服絺絺給揮羽扇引一小吏登城徐步并人望之勒兵
不敢動因以敢死士百人夜縱城街放薄賊營破之逐北數千
里斬首千餘級為澶州巡檢改丹州刺史建隆初移慈州久之
謙溥與孫延進沈繼深王睿進兵太原略地謙溥為畫出入進
退策衆不能用及班師又謂曰今退兵彼必來乘我宜整衆為
備諸將亦不應果為并人所襲狼狽奔走獨謙溥兵成列并人
遂却復移隰州刺史築保安二同等砦敵人十年不敢犯境有
招收將劉進勇力絕人屢以少挫衆并人患之潛為蠟彈書以
間進佯遺道中晉帥趙贊得之以聞 太祖詔謙溥械進闕下
謙溥言并人欲我殺之也臣願以血屬保其無它奏至 太祖
為釋進賜金帛開寶中召為濟州團練使會邊將失律復以謙

溥還蒞隰州其後以疾至 京師卒年六十二謙溥慷慨重然
諾所賜甚厚皆分遺將士故為其所用者莫不盡力子允則允
正允正官至河州團練使

允則字垂範以父任為濟州牙內指揮使謙溥卒任左班殿直
少以才略聞太平興國七年初置靜戎軍推場以允則領之自
是屢奉使諸路知潭滄雄鎮潞州而雄嘗再蒞焉湖南民歲輸
絹謂之地稅絹又屋每間出絹一丈三尺謂之屋稅絹始戶給
一牛歲輸米四斛牛斃猶輸謂之枯骨稅皆馬氏暴斂之餘允
則治潭州悉奏除之湖湘山田民不耕墾允則下令給諸軍芻
皆輸粟葦由是山田遂無遺地潭州舊分兵戍邵州允則謂蠻
不擾而益戍兵是長邊患也亦遂奏罷能初至滄州葺營壘多開
井泉言者以為擾未幾北寇圍城近郊老幼皆入城保而水不

乏又以水伐砲壘成深泥虜兵遂解真宗召而語之曰頃有
言卿擾民者及寇至始見其利也王超之敗人心危動允則勸
使衰經向師而哭以解衆忿仍趣整師以進真宗聞而降
詔褒勵之雄州推場禁通異貨羅者以珉玉帶及婦人首飾交
易者允則縱之曰此以我無用易彼有用也周世宗始以瓦橋
關置州民居唯結茅允則教以陶公私營造皆易爲瓦壁矣又
合外舊壘城與大城爲一始創關城焉濬濠起月隄環以溝塹
增廣閭承翰所脩屯田架橋引水作梁築亭榭列隄道以通安
肅廣信順安軍所以設險者備矣舊城樓可望十里以爲斥候
允則曰南北通好安用此爲命毀之後乃徙浮圖於北原上所
望踰三十里將爲關城也先建東嶽祠自以黃金百兩爲供器
導以鼓吹民間競以金銀器獻久之密徹去而捕盜移文北界

因以護祠爲言興板築城就而虜不知也雄州上元舊不張燈
允則結綵爲山聚優樂縱民夜遊諜知虜人欲觀燈乃率同僚
會城北俄有衣紫胡人至出妓女列侍延之傳舍劇語而罷密
使縱所乘驟遁去即幽州統軍也後數日聞爲虜主所誅矣嘗
宴賓而甲仗庫火終宴不救真宗問其故對曰兵械警火甚
嚴當宴而燔姦人欲以計見動若捨宴救火其誰不它窺測也
真宗善之雄州諜者嘗告虜中要官間遣人至京師造茶籠燎
爐允則使倍與直作之纖巧無毫髮之異耳先期至則携之入
推場使茶酒班多口者夸說其巧令蕃商徧觀之如是者三四
日知蕃官所作已過乃收之不復出虜中相傳謂允則賂之恐
有姦變蕃官無以自明乃被殺允則爲長吏或於市中下馬過
富民家入軍營與婦女笑語無所間然富民犯罪未嘗少寬假

契丹幾密事動息皆知之當時邊臣無及者景德以後國信往還儀制所及費用皆其所裁定知識開敏處事審當其方略施設雖游觀亭傳莫不有所寓也允則官至寧州防禦使卒年七十六

馬仁瑀大名夏津人也少不好學與群兒戲必爲行陳之狀自稱將軍日與之約鞭其後期者羣兒畏服及長善射周太祖鎮鄴仁瑀年十六因求見帳下太祖留置左右廣順初補內殿直世宗即位會太原劉崇入寇世宗親征至高平周師不利諸將引退仁瑀曰主辱臣死遂躍馬以進大軍衆之崇敗績擢仁瑀爲弓箭控鶴直指揮使又從征淮南以功遷內殿直都虞候又從平三關恭帝即位仁瑀從太祖北伐宋興以佐命功遷貴州刺史爲鐵騎右廂虎捷左廂都指揮使領扶州團練使從

平澤潞以功領常州防禦使改岳州漢州初詔仁瑀領荆湖諸郡不數歲復其地朝廷將平蜀又以仁瑀領川峽諸郡亦皆蕩平薛居正知貢奉仁瑀以貢士屬之爲御史所劾又坐與后族忿爭出爲密州防禦使太祖征太原命仁瑀巡邊敵聞其威名不敢出遷瀛州防禦使兄之子因醉誤殺平民繫獄當死民家自言非有憾也過誤爾願以過失傷論仁瑀曰我爲長吏而兄子殺人此乃恃吾勢橫恣耳非過失也豈可以己之親而亂国法哉遂論如律給民家布帛移知遼州從征太原有功又從征范陽擊虜於盧龍北師還遷朔州觀察使判瀛州七年卒年五十贈河西觀察使

李漢超字顯忠雲中人也始事鄴帥范延先不爲其所知又事鄆帥高行周雖知之而不甚親也會周世宗鎮澶淵漢超遂委

質焉仕周至殿前都虞候 宋興遷恩州團練使從平李重進以功領齊州防禦使關南兵馬都監漢超在關南人有訟漢超彊取其女爲妾及貸而不償者 太祖召而問之曰汝女可適何人曰農家也又問漢超未至關南契丹如何曰歲苦侵暴曰今復爾耶曰否 太祖曰漢超朕之貴臣也爲其妾不猶愈於農婦乎使漢超不守關南尚能保汝家之所有乎責而遣之密使諭漢超曰亟還其女并所貸朕姑貰汝勿復爲也不足於用何不不以告朕耶漢超感泣誓以死報齊棣鹽海之利數倍它郡何繼筠在棣漢超在齊皆得用以養士而 朝廷不計其所費在郡凡十七年有善政齊人愛之嘗詣闕求立碑 太祖命率更令徐鉉爲文以賜太平興國初除應州觀察使判齊州明年卒于屯所贈太尉忠武軍節度使漢超善撫士卒與之絕甘分少死之日軍中皆殞涕子守恩官至隴州刺史部芻粟旱海爲賊所邀死之

郭進深州博野人也少貧賤依邢州鉅鹿富人家傭作有膂力多結豪俠飲博人有欲殺之者富人婦竺氏陰告之乃至晉陽漢高祖留之帳下北寇屠安陽高祖遣進拒戰虜敗走以功除刺史及德光盜京師復北歸進請以奇兵間道入洺州因定河北諸郡仕周改登州刺史郡多寇盜進悉爲翦除吏民願紀其事命近臣撰文賜之改刺衛州河朔盜匿汲郡山間者稍衆間出攘奪久不能滅進往攻勦絕之民以安居於是郡民又請立碑紀其事改洺州團練使有善政郡民又請立碑 詔左拾遺鄭起爲文以賜進嘗植柳種荷芰徧城其後郡民見之有垂涕者曰此郭公所種也 太祖將征澤潞遷本州防禦使充西山

巡檢以備并寇嘗領兵與曹彬王全斌入太原境獲數千人
太祖征太原以進爲河東道忻代等州行營馬步軍都監招徠
山後諸州民三萬七千餘口始進在西山太祖每遣戍西山
必戒之曰汝謹奉法我猶赦汝郭進殺汝矣有部下軍校告其
陰通太原將有異志者太祖詰之軍校辭窮復曰進御下嚴
臣不勝忿怨故誣之耳太祖命執以與進令自誅進釋不問
使禦河東寇曰汝有功則我奏汝官敗則降勿復來也軍校往
死戰果立功而還進奏乞命以官太祖不可曰汝誣我忠良
此纔贖汝死爾進曰若然則今後臣不復使人矣太祖於是
命以一官太祖嘗命有司治第賜進蓋以第瓦有司言舊制
非親王公主之第不用第瓦太祖曰進控扼西山十餘年使
我無北顧憂我視進豈減兒女耶太平興國初領雲州觀察使

判邢州至是進訪竺氏婦已死而家甚貧得其女撫養如己子
厚其資裝以嫁之以報婦德進善聽訟能以鈎距得其情御衆
有方略軍政嚴肅前後二十年不易西山巡檢之任太宗征
太原命進控石嶺關契丹來援進擊敗之并人喪氣時田欽祚
護石嶺軍恣爲姦利以他事侵進進剛忿不能辨乃自經死年
五十八贈安國軍節度使

姚內斌盧龍人也少仕契丹周顯德末世宗北征我太祖將
兵至瓦橋關內斌爲關使開門請降世宗以爲汝州刺史國
初從平李筠改刺號州太祖以西鄙爲憂以內斌爲慶州刺
史我不敢犯塞號內斌爲虎蓋畏其勇也在慶州積十餘年卒
年六十四

董遵誨范陽人也父宗本事幽帥趙延壽爲延壽所惡遂奉家

奔太原漢高祖得之以宗本爲隨州刺史遵誨補牙校有方略
善御夷狄周世宗時從韓通討秦鳳擒蜀招討使王鵠攻淮南
下合肥又從韓通平雄霸二州以功至驍武指揮使太祖以
西戎近邊使守通遠軍凡十四年蕃漢悅附許以便宜制軍事
初太祖以其母在契丹也令人賂邊民使迎其母送於遵誨
遵誨遣外弟劉綜貢馬以謝太祖解其所服真珠盤龍衣命
齎賜之綜曰遵誨人臣豈敢當此太祖曰吾妻以方面不此
嫌也太平興國六年卒年五十六

賀惟忠忻州人也初隸周世宗藩邸召補供奉官不辭而去世
宗怒不復用宋興始授儀鸞副使令知易州捍禦有功遷正
使太祖駐常山以爲刺史兼易定祁等州都巡檢使常中流
矢創發而卒惟忠知書曉兵法撫士卒得其心威名震北虜故
十餘年契丹不敢南牧云

王彥昇字光烈蜀人也後唐平蜀徙家洛陽周顯德末爲散員
指揮使從太祖北伐至陳橋以軍中推戴而還時韓通爲侍
衛親軍副都指揮使在殿閣聞變皇懼而歸彥昇遇通於路策
馬逐之通馳入其第門未及闔爲彥昇所害太祖聞通死大
怒乃出彥昇爲唐州刺史久之徙原州防禦使彥昇殘忍在原
州戎人有犯漢法者會賓客則引而前以手捽其耳大嚼沃以
卮酒前後所啗數百人並塞數年戎人畏之无犬吠之警卒年
五十八

臣稱曰太祖削五代之亂創萬世之業制兵有謀御將有術
付郭進以邢州李謙溥以隰州俾制太原界何繼筠以滄景賀
惟忠以易州李漢超以關南馬仁瑀以瀛州俾控北虜授姚內

斌以慶州董薄誨以通遠軍王彥昇以原州裨禦西寇結之以恩豐之以財小其名而重其權少其兵而又其任每來朝則命之坐賜予優厚北邊軍市之租多賜諸將惟何繼筠授以節制示以懋功之典其他所居之官不過巡檢使之名而所領之兵亦不過五六千人而任之久乃至二十年少亦不減十餘年是以夷狄畏服邊鄙无事由制兵御將得其道也

東都事略二十九

東都事略卷第三十

列傳十三

張昭字潛夫河間人也舊名昭遠避漢高祖諱止稱昭十歲誦書數十萬言及長該洽經史以文謁興唐尹張憲二即以為府推官憲為北京留守昭從至晉陽時明宗起自鄴兵交于魏昭勸憲奉表明宗以勸進憲曰吾書生也天子委以保釐之任吾豈苟生者乎昭曰此古之大節公能行之忠臣也憲既死論者以昭能成憲之節仕唐為中書舍人晉時用桑維翰薦為翰林李士漢初為吏部侍郎加禮部尚書隱帝年十九猶有童心昵近小人昭上疏諫請近師傳延問正人以開聰明隱帝不省周廣順初拜戶部尚書遷兵部尚書世宗好拔竒取俊有自布衣上書下位言事者多不次進用昭諫曰昔唐初劉洎馬周起徒

步太宗擢用爲相其後朱朴柳璨在下僚昭宗亦以大用然則太宗用之於前而國興昭宗用之於後而國亡士之難知也如此臣願陛下存舊法而用人以劉馬爲鑒朱柳爲戒則善矣恭帝即位封舒國公 國初拜吏部尚書乾德元年爲郊祀鹵簿使禮成封鄭國公改封陳以老致仕鎮南平 太祖遣使就問獻俘之禮昭臥疾口占皆有所據當時服其博記卒年七十九昭在晉日與呂琦崔統集唐義寧終天祐末史書二百卷又撰漢六廟謚策樂章所脩有唐莊宗實錄及功臣傳周太祖實錄續唐愍帝漢隱帝實錄

陶穀字秀實邠州新平人也北齊尚書令唐邕唐內史侍郎唐儉皆其遠祖因避晉高祖諱而更爲陶遂不復其舊父渙仕至夷州刺史爲邠帥楊崇本所害穀隨母柳氏育崇本家幼有俊才起家爲校書郎以書干漢相李崧自單州判官擢爲集賢校理未幾遂知制誥在周爲翰林李士世宗命近臣各撰平邊策爲臣不易論皆以脩德求遠爲意惟穀與王朴竇儀楊昭儉以江淮即當用師取之世宗嘉之 宋興歷禮刑戶部三尚書遷承旨乾德初郊法物制度多穀所定又乘輿大輦久亡其制穀立意造之至今用焉卒年六十八贈右僕射穀博記美詞翰滑稽好大言佛老之書陰陽之學亦能詳究 太祖將受禮未嘗有禮文穀在旁出諸懷中而進之曰已成矣 太祖甚薄之性傾險巧詆其進緣李崧二之死穀自謂有力焉周世宗召魚崇諒爲孝士未至穀譖之以爲顧望而遂代其任世宗謂趙上交多謁告穀乃及其受門生名園事而上交被黜 國初附宰相趙普以排竇儀皆爲世論所不与穀亦嘗自言頭骨當弭貂冠蓋

有意大用也人咸笑之

竇儀字可象荊州漁陽人也父禹鈞在周爲諫議大夫五子曰儀儼侃僖僖皆相繼登科時人謂之竇氏五龍儀少進士景延廣爲侍衛軍帥以儀爲記室延廣歷滑陝孟鄆四鎮儀皆在幕府漢初召爲右補闕周廣順初知制誥遷翰林李士拜端明殿李士從世宗征淮南儀領行在三司以軍須不即辦世宗將欲深罪之范質力爲救解得免淮南平出爲西京留守累官至兵部侍郎 宋興遷工部尚書 太祖謂宰相曰深嚴之地當以宿儒處之范質曰竇儀清介重厚然已自翰林遷端明矣太祖曰禁中非此人不可卿當諭以朕意即日再入翰林爲李士范質等三相罷越三日命趙普爲相制旣下 太祖問李士曰質等已罷普敕何官當書承旨陶穀時任尚書乃建議以

爲自古輔相未嘗虛位唯唐大和九年甘露事後數日无宰相當時左僕射令狐楚右僕射鄭覃刑部尚書王源中奉行制書今尚書乃南省六官之長可以書敕儀曰穀所陳非承平之制皇弟開封尹同平章事即宰相之任也 太祖曰儀言是命

太宗書敕以賜普加禮部尚書時御史臺議欲以左右僕射爲表首太常禮院以東宮三師爲表首儀援典故以僕射合爲表首者六而謂三師无所據 朝廷以儀之議爲是趙普爲相人有毀之者 太祖問儀普所爲如何儀曰不知退而謂人曰我必不大用然亦不之朱崖及詢盧多遜多遜乘間攻其短其後普旣罷相多遜遂預政及普再相多遜果有朱崖之貶云儀卒年五十二贈右僕射初太祖之克滁州也世宗遣儀籍府庫後數日 太祖令親吏取藏中絹給麾下儀曰當城下之初雖

傾藏取之无妨也今既籍在官非有詔不可得也 太祖以是重之後欲用以為相未及用而卒 太祖憫然謂左右曰天何奪我寶儀之速耶蓋惜其未大用也侃至起居郎僖至左補闕

儼字望之幼能屬文奉進士為天平軍掌書記拜左拾遺仕漢為史館脩撰周廣順初拜中書舍人顯德四年儼上疏請令有司討論古今禮儀作通禮考正鍾律作正樂嘗言為政之本莫大擇人擇人之重莫先宰相自有唐之末輕用名器始為輔弼即兼三公僕射之官故其未得之也則以趨競為心既得之也則以容默為事但思解密勿之務守崇重之官逍遙林亭保安宗族乞令即日宰相於南宮三品兩省給舍以上各奉所知若陛下素知其賢自可登庸若其未也且令以本官權知政事暮歲之間察其職業若果能堪稱其官已高則除平章事未高則稍

更迂官權知如故若有不稱則罷其政事責其奉者又班行之中有負无職者大半乞量其才器授以外任試之於事選則以舊官登叙攷其治狀能者進之否者黜之又請令盜賊自相糾告以其所告貨產之半給之或親戚為之首則論其從侶而赦其所首者如此則盜賊不能聚矣又新鄭鄉村團為義營各立將佐一戶為盜累其一村一戶被盜罪其一將每有盜則鳴鼓率火丁壯雲集盜少民多无能脫者由是隣縣充斥而一境獨清請令他縣效之亦止盜之一術也又累朝以來屢下詔書聽民多種廣耕止輸舊稅及其既種則有司獲畝而增之故民皆疑懼而田不加闢夫為政之先莫如敦信二苟著矣則田无不廣田廣則穀多穀多則藏之民猶藏之官也又言陛下南征江淮一幸而得八州再駕而平壽春威靈所加前无疆敵今以衆

擊寡以治伐亂勢无不克但行之貴速則彼民免俘馘之災此民息轉輸之困矣多見聽納世宗觀大水泗州記以問儼二以爲天地有五德曰潤曰暎曰生曰成曰動五德陰陽之使陰陽水火之本陰陽有常数水火有常分奇耦相半盈虛有準謂之通證美備過亢極无不至謂之咎證陰之始主於淵水之行紀於九六凡千七百二十有八歲爲浩二之會雖堯舜在上不能免者數也若夫辟狂臣專又昏不明苦雨數至水不潤下乃政之所致非數也唐貞元壬申之水是已德宗暗蔽篤於自任陸贄及忠而斥遠裴延齡專利而信用常雨之應天豈虛生世宗甚善之拜翰林李士國初就轉禮部侍郎當是時祠祀樂章宗廟謚號多儼撰定辛年四十二儼博物洽聞通音律歷數盧多遜楊徽之爲諫官儼嘗謂之曰丁卯歲五星聚奎自此太平

矣二拾遺見之儼不與也已而果然

儼字曰彥奉進士爲單州判官國初由歸德軍節度判官拜右補闕知宋州太宗領開封尹以儼爲判官賈琰爲推官一日太宗燕射儼琰與而琰贊美過甚儼叱之曰賈氏子導諛豈不自媿坐上皆失色因罷宴太宗曰太祖黜爲彥義軍節度判官太平興國四年太宗幸大名召至行在拜比部郎中時方議北征儼抗疏極諫而止遂除樞密直學士遷左諫議大夫七年拜參知政事入謝太宗曰汝何由至此儼曰陛下不忘藩邸之舊太宗曰非也乃獎汝固折賈琰耳未幾卒年五十八贈工部尚書明日太宗燕羣臣以儼喪故罷儼嘗與丁顥同幕顥子謂尚幼儼見之曰此子後必以文致遠即以其子妻之謂果至宰相

劉溫叟字永齡河南洛陽人也蓋唐武德功臣政會之後世
爲名家父岳後唐太常卿五代史有傳溫叟七歲善屬文工楷
隸岳嘗語家人曰吾兒風骨秀異所不知者壽耳今世難未息
得與老夫偕爲溫洛之叟足矣故名之曰溫叟始以父任補四
門助教仕唐爲右拾遺監察御史右補闕仕晉爲翰林李士契
丹犯京師溫叟懼隨契丹北徙與永旨張允求去職契丹主怒
欲黜爲縣令趙延壽曰李士不稱職而求解者罷之可也得
不黜仕漢爲史館脩撰顯德中坐知貢奎爲人所譖世宗怒於十
六人中黜去十二人由是左遷太子詹事建隆初拜御史中丞
一日晚歸道由闕前太祖方御明德樓溫叟行至樓側下馬
入奏按故事非肆大旨即不御樓今陛下無故而御之軍庶
或聞則有恩給之望臣所以不敢却導從者不欲驚彼耳目也

太祖遽還給內帑三千緡付縣官以自罰卒年六十四溫叟性
重厚有禮法事親孝雖盛暑非冠帶不敢見父名岳終身不聽
樂客有犯其諱者溫叟慟哭而起遂與客絕楊徽之范杲皆溫叟
所薦引也太宗爲晉王時屢與太祖言其清郎云子燁

燁字耀卿卒進士嘗知龍門縣通判益州天禧初詔置諫官
御史十二員燁與魯宗道首與其選擇爲右正言時王晦叔治
蜀以法御下有謗之者真宗問曰凌策王晦叔治蜀孰優燁
曰策在蜀值歲豐故得以平易治之王晦叔值歲小歉慮民爲
盜故以法治之使之易地則皆然真宗是之時歲荐饑河復
決東郡燁上言歲數不登力役屢起元元困苦道殍相望此宰
相事也未聞有濟之之術願策免以塞羣望不報京師傳有靈
泉飲者愈疾議建祥源觀燁上言前世有傳聖水愈疾者皆詭

妄不經今盛夏亢陽大興土木以營不急非國事也燁以外官有勸農之號而使窮民轉徙汙萊弗闢蓋考課弗明吏職廢弛寢以及此昔召信臣守南陽闢田三萬頃此實效也今守宰居位皆積日以幸遷非有意於民者宜申明考課法一切爲殿最以督之又請禁民之棄孝養而事浮圖老子者又請重臧吏之制累赦弗原又請近臣對見不當爲子弟乞恩以開倖進又以薦士宜較其章著者推以恩典 國家景德後分部置使總按刑獄燁以爲郡守皆 朝廷之臣轉運使已專刺宰之職復置使按刑非所以責任守臣而息獄訟也當罷之河北平燁請蠲兩河賦以寬民力又建言請黜章句篆刻之技崇尚孝術復聘士之禮加直集賢院同脩起居注改右司諫換侍御史知雜事遷三司戶部副使除龍圖閣待制天聖中知開封府遷龍圖閣

直學士知河南府徙河中卒年六十二子几忱知名忱爲監司郡守有聲忱子唐老元祐中爲右正言
几字伯壽以父任爲將作監主簿卒進士第孫沔言其有將帥才自太常博士易知京使知寧州又知邠州儂智高盜嶺南几上章願自效授荆湖南路兵馬鈐轄克邕州以功加皇城使累遷東上閤門使涇原路總管會夏人圍同家堡轉運使陳述古權渭帥几移文請出兩將爲援述古怒移几知鳳翔府且劾生事 朝廷以總管非轉運使得擅移几亦訟其誣於是御史按之述古坐謫黜知忻州几亦改知鄜州召還拜秦鳳路總管遷四方館使知保州請老以祕書監致仕 神宗祀明堂大臣有言几知音律 詔詣太常脩定雅樂几面陳古樂備四清聲以五季亂離遂廢請復增置樂成 詔褒之賜一子官改通議

大夫卒年八十一。凡少篤風義有家法。晚年放曠得養生訣。故老而不衰。其議律主於人聲。不以尺度求合。嘗謂古今異時。亦隨變。猶以古衣冠。加今人。安能稱儒者。泥古詳於形名。度數之間。而不知清濁重輕之用。故求於器。雖合。考於聲。則不諧矣。凡之說如此。

扈蒙字日用。幽州安次人也。與從弟載俱以文孝知名。鄆杜間有道士善知人。嘗謂蒙曰。君家兄弟當繼典誥。命蒙孝進士。周廣順中。爲歸德軍掌書記。世宗聞其名。召爲右拾遺直史館。遷屯田員外郎。知制誥。宋興。拜中書舍人。入翰林。爲孝士坐累。黜爲左贊善大夫。拜左司員外郎。復知制誥。爲盧多遜所惡。出知江陵府。太宗即位。復入翰林。從征太原。還。轉戶部侍郎。加承旨。自張昭寶儀卒。朝廷典故儀制。皆蒙裁定。博洽長厚。然

好笑。雖在人主前。不能自止也。始太祖即位。禮官以爲舜郊嚳。商郊冥。周郊后稷。王業因之而興也。若漢高帝之太公。光武之南頓君。雖有帝父之尊。而無豫配天之祭。故自太平興國三年。六年。再郊。並以太祖配天。於禮爲允。太宗將東封。蒙定禮儀。乃奏議云。經曰。嚴父莫大於配天。請以宣祖配天。自雍熙元年。罷封禪。爲郊祀。遂行其禮。識者非之。蒙積官至工部尚書。卒年七十三。贈右僕射。載官至知制誥。翰林孝士。五代史有傳。王祐字景叔。大名莘人也。父徹。左拾遺。祐少篤志。詞孝。性倜儻。而俊以書見。桑維翰。維翰奇之。鄴帥杜重威辟爲觀察支使。祐常諭重威。使无反。漢重威竟反。祐坐責。遼州司戶參軍。仕周。歷魏縣南樂二令。太祖即位。擢拜監察御史。出知光州。遷殿中侍御史。知制誥。遷翰林孝士。太祖征太原。召祐。謂曰。上黨要

地也汝當控制之遂知潞州及班師復召還會得彥鄉鎮大名頗不治太祖以祐代之裨令察彥鄉動靜又謂祐曰此鄉故鄉所謂畫錦者也祐以百口明彥鄉無罪且曰五代之君多因猜忌殺無辜故事國不永願陛下以為戒而彥鄉由是以免故世稱祐有陰德俄用兵嶺南徙知襄州移潭州召還知吏部選事初盧多遜與宰相趙普相傾多遜欲祐協力擠普一日祐以唐宇文融排張說事示之多遜不悅至是多遜參知政事乃黜為鎮國軍司馬太宗即位知河中府拜中書舍人史館修撰未幾知開封府以病請告拜兵部侍郎卒年六十四子旦自有傳

東都事略第三十

東都事略第三十一

列傳十四

薛居正字子平開封浚儀人也父仁謙周太子賓客居正少好學有大志為人方重不事苛察舉進士晉華帥劉遂凝辟為從事其兄遂清領邦計以為鹽鐵巡官改度支鹽鐵推官遷右拾遺桑維翰為開封尹以居正為判官漢史弘肇領侍衛親軍威震人主殘忍自恣人莫敢忤其意其部下吏告民犯鹽禁法當死居正疑其不實召詰之乃其吏以私憾而誣之也逮捕吏鞫之具伏以吏抵法弘肇雖怒甚竟亦無以屈也仕周為三司推官知制誥遷左諫議大夫使滄州定民租擢拜刑部侍郎宋興遷戶部侍郎出知許州入為樞密直學士初平湖湘以居正知卽州有亡卒數千為盜監軍使疑城中釋子為應欲盡殺之

居正以計緩其事因擒賊首汪端詰之乃知釋子千數無與謀者咸賴以得免乾德初加兵部侍郎初置參知政事命居正及呂餘慶爲之久之兼淮南湖南嶺南等道發運使又監脩國史受詔監脩五代史開寶六年拜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太平興國初加左僕射昭文館大學士從平太原還進位司空薨年七十贈太尉中書令謚曰文惠咸平二年以居正配享太宗廟廷

呂餘慶幽州安次人也名犯太祖諱遂以字稱父琦晉兵部侍郎五代史有傳餘慶以蔭補千牛備身歷開封府參軍戶曹掾忠武軍推官鄆縣令濮州錄事參軍太祖節制同州餘慶爲從事太祖歷滑許宋三鎮並在幕府及即位召拜給事中端明殿學士知開封府迁戶部侍郎荆湖平知潭州改襄州

遷兵部侍郎知江陵府遂以本官參知政事蜀平知成都府以執政位藩自餘慶始也加吏部侍郎歸朝兼劍南荆南發運使開寶六年引疾求罷除尚書左丞卒年五十八贈鎮南軍節度使太祖慕客餘慶居其先趙普李處耘首大用餘慶略不介意及處耘被黜同列欲其排之太祖問處耘以實對餘慶執政時曾普忤旨左右爭傾普餘慶仍力爲辨釋人稱其長者餘慶重厚有守所至以寬簡治至道中以弟端爲宰相特贈侍中

端字易直少敏悟好學以蔭補千牛備身在周爲直史館建隆初遷太常丞知浚儀縣同判定州開寶中遣西上閣門使郝崇信使契丹以端爲之副八年以司門員外郎知成都府爲政清簡人用便之秦王廷美爲開封尹召拜考功員外郎開封府判

官太宗征河東廷美將有居留之命端曰主上擲風沐雨以申弔伐王當扈從主留務非所宜也廷美由是懇請從行尋坐主府親吏請託執事者違詔市竹木貶商州司戶移汝州復爲太常丞出知蔡州入知開封縣爲侍御史知雜事使高麗暴風折檣舟人怖恐端讀書自若人服其量遷大理少卿拜右諫議大夫許王元僖爲開封尹又爲判官王薨有發其陰事者端坐裨贊無狀左遷衛尉少卿淳化四年復故官爲樞密直學士拜參知政事擢戶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端歷官四十年始大用太宗常恨任用之晚端持重識大艱同列奏對或多異議一日內出手札戒諭自今中書事經呂端裁決乃得聞奏初李繼遷擾西鄙嘗獲其母矣至是太宗欲誅之獨召寇準與之謀宰相不與也端謂準曰陛下戒君勿言於端乎準

曰否端曰邊鄙常事端不必與知若軍國大計端備位宰相不可不知也準以繼遷母告端曰君何以處之準曰欲斬於保安軍北門之外以戒凶逆端曰陛下以爲如何準曰陛下以爲然端曰必若此非計之得也願君少緩其事端將覆奏之端即入奏具道準言且曰昔項羽得太公欲烹之高祖曰願分我一杯羹夫率大事者不顧其親況繼遷胡夷悖逆之人哉陛下今日殺之而明日繼遷可擒乎若其不然徒結怨讎而愈堅其叛心爾太宗曰然則何如端曰以臣之愚謂宜置於延州使善養視之以招徠繼遷雖不能即降終可以繫其心而毋死生之命在我矣太宗撫髀稱善曰微卿幾誤我事即用其策進門下侍郎兼兵部尚書真宗即位加右僕射監脩國史初太宗疾大漸內侍王繼恩忌太子英明陰與參知政事李昌齡

知制誥胡旦謀立故楚王元佐 太宗崩 太后使繼恩召問
端端知有變鎖繼恩於閤內使人守之而入 太后謂曰宮
車已晏駕立嗣以長順也今將如何端曰先帝立太子正
爲今日今始棄天下豈可遽違 先帝之命更有異議耶乃迎
太子立之 真宗既立垂簾引見群臣端平立殿下不拜請卷
簾升殿審視然後降階率群臣拜呼萬歲尋罷昌齡貶忠武軍
司馬繼恩均州安置旦除名流潯州端身軀偉大凡加軀貌必見
拱揖爲納陛升殿以疾求罷除太子太保卒年六十六贈司空
謚曰正惠端有器量而性寬厚雖經擯斥未嘗以得喪介意始
李維清自樞密改中丞意端抑已屢遣人訟堂吏過又彈端久
在病告端曰吾直道而行無所愧也端之孫誨自有傳
劉熙古字義淳宋州寧陵人也唐左僕射仁軌十一代孫少通

經史避祖諱不應進士舉以三傳賜第 太祖領宋州節制熙
古爲郎度判官及 受檀召爲左諫議大夫知青州遷刑部侍
郎知鳳翔府移秦州轉兵部侍郎徙知成都府加端明殿學士
開寶五年召拜參知政事以戶部尚書致仕卒年七十四贈右
僕射熙古好孝明陰陽象緯書雖通顯自奉養若寒素云

沈倫字順宜開封太康人也名上一字避 太宗舊名去之周
顯德初 太祖領同州節制辟在幕府 太祖繼領滑許宋三
鎮皆從焉 太祖受檀授戶部郎中使吳越歸奏便宜事太
祖嘉之遷給事中爲陝西轉運使 王師伐蜀諸將以賄敗倫
歸篋中惟圖書而已擢戶部侍郎樞密副使開寶六年拜中書
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兼判南劍南發運使
太平興國初加右僕射門下侍郎監脩國史 太宗親征太原

以倫留守判開封府事師還加左僕射七年盧多遜敗坐與多
遜同列責工部尚書請老復授左僕射致仕卒年七十九贈侍
中謚曰恭惠倫清介在相位自守而已微時娶閭氏無子妾田
氏生子及貴以田氏為正室搢紳非之

盧多遜懷州河內人也父億字子元少篤學以孝悌聞奉明經
調新鄉簿復登進士為校書郎集賢校理任周累至司封郎中
洪文館直學士出為河南令國初遷少尹億性恬退聞其子
多遜知制誥即告老授少府監致仕多遜奉進士為秘書郎集
賢校理遷左拾遺集賢殿脩撰改左補闕知制誥太祖征太
原以多遜知太原行府事移幸常山又命權知鎮州師還直學
士院遷翰林學士開寶六年拜中書舍人參知政事初趙普為
相多遜屢短之于上前普由是罷相父億不以為然每歎曰

彼元勲也而小子毀之吾得早死不見其敗幸也多遜既執政
億愀然不樂謂人曰家世儒素一日富貴暴至吾不知統駕之
所矣未幾億卒詔多遜起復多遜博涉經史善伺人主意
太祖好讀書每遣使取書史館多遜伺知即通夕閱視詰朝問
書中事多遜應答無滯太祖寵異之太宗即位拜中書侍
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從平太原加兵部尚書多遜在相位趙
普之子及其親屬多為所抑初普出鎮河陽上章自懇云外人
謂臣輕議皇弟開封尹皇弟忠孝全德豈有間然矧昭
憲皇后大漸之際臣實與聞顧命知臣者君願賜昭鑒太
祖手封其書藏於宮中至是普密奏臣開國舊臣為權倖所沮
因言昭憲顧命及先朝自懇之事太宗於宮中訪得之
因感悟即留為相多遜益不自安七年有告多遜遣堂吏趙白

告秦王廷美願盡心事大王秦王亦使涓人樊德明報多遜曰
丞相言止會我意普因發其事遂罷相明日以多遜屬吏命百
官議太子太師王溥等以爲大逆不道當死太宗貸之追削
官爵并其家流崖州白德明皆坐誅卒于流所年五十二其家
徙于容州又移置荆南仁宗時追復工部侍郎
臣稱曰太祖皇帝之於趙普也君臣相與之際深矣多遜
以其區區之私而擠之普既去位爲多遜者亦可已矣而靖諳
之謀復用於太宗之世不旋踵而致敗彼豈不知太宗之
深念舊勳者爲如何哉犯五不韙而以伐人此君子知息之將
亡也多遜之謂矣

宋琪字叔寶范陽薊人也晉天福中在契丹奉進士登第幽帥
趙延壽惜其自陷虜廷辟爲從事會契丹猶夏延壽至京師其

子贊爲河中節度使又鎮晉陽皆辟琪爲記室贊鎮廬州爲觀
察判官國初贊改鎮陽延安二鎮皆以琪爲從事召拜左補
闕開封府推官太宗爲開封尹礼遇甚厚出知龍州移閬州
召還稍迁至太常丞出知大通監以都官員外郎知廣州將行
對於使殿太宗以藩邸舊僚留判三司與三司使王仁贍廷
辦事坐責兵部員外郎俄通判開封府京府通判惟琪而已自
是不復置也太平興國八年拜右諫議大夫爲參知政事是歲
太宗將用工部尚書李昉參預大政以琪先入乃超遷兵部尚
書未幾與昉並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琪自庶僚一歲中爲宰
相其速如此加門下侍郎昭文館太李士與宣徽使柴禹錫請
廬多遜舊第太宗惡之遂罷相太宗耕籍田進吏部尚書
拜右僕射卒年八十贈司空謚曰惠安琪有吏能而寡李識好

談諧無大臣躋在相位百執事謁見或有干請必面折之

石熙載字凝績洛陽人也周時奉進士太宗初領泰寧節度辟爲掌書記及尹開封又辟爲推官授右拾遺遷左補闕出爲忠武崇義二鎮掌書記太宗即位召還復爲左補闕出知潭州擢兵部員外郎樞密直學士遂拜僉書樞密院事僉書始于此太宗征河東從至鎮州遷給事中樞密副使太宗還京師遷刑部侍郎未幾拜戶部尚書樞密使以疾求解機務除左僕射卒年五十七贈侍中謚曰元懿與薛居正配享太宗廟廷熙載有文李立朝無顧避喜稱薦善人有長者之容享中立中立字表臣年十三喪父朝廷以中立爲供奉官十八獻文改光祿寺丞遷殿中丞家富於財悉推與諸父父之除直集賢院累擢知制誥翰林學士景祐四年拜參知政事明年以戶部

侍郎罷爲資政殿學士轉太學士遷吏部侍郎以太子少傅致仕遷少師卒年七十八贈太子太傅謚曰文定初中立家產歲入百万至死之日不能給喪具仁宗聞而憫之賜以白金三百兩中立性疎曠少威儀善諧謔時人以鄭榮方之頗諳臺閣故事不汲汲近名請老于家客至其門者必延飲非醉不得去

東都事略卷第三十二

列傳十五

李昉字明遠深州饒陽人也父超仕晉爲集賢院李士昉以蔭補太廟齋郎奉進士爲祕書郎直洪文館改右拾遺周宰相李穀將兵征淮南以昉爲記室參軍師還擢知制誥翰林李士

國初遷中書舍人罷爲給事中王師平湖湘以昉知衡州陶

穀誣奏昉爲親屬求東畿令太祖召問張昭昭老儒氣直免

冠上前言曰穀罔上太祖疑之乃出昉爲彰武行軍司馬

召還復拜中書舍人直李士院與盧多遜同直立多遜下太

祖即日拜昉爲直李士立多遜上坐貢士所取失當左遷太常

少卿明年復拜中書舍人翰林李士盧多遜攻趙普之短太

祖以問昉昉曰臣書詔之外它無所知太祖默然加工部侍

郎從 太宗征太原拜工部尚書遷承旨太平興國八年改文明殿李士遂除參知政事是歲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監脩國史加中書侍郎 太宗嘗語輔臣曰朕何如唐太宗皆曰陛下堯舜之主也何太宗之足云昉獨無言徐誦白居易詩云怨女三千放出宮死囚四百來歸獄 太宗拱手曰朕不及也昉請復時政記先進御然後付史館時政記進御自昉始也端拱初罷爲右僕射時契丹犯邊 詔羣臣各上禦戎之策昉引漢唐故事深以爲己脩好弭兵息民爲言時論譴之淳化二年復相四年罷上章引年拜司空致仕至道元年正月望 太宗御乾元樓觀燈召昉賜坐於 御榻之側 太宗親酌御罇飲之顧謂侍臣曰李昉可謂善人君子矣卒年七十二贈司徒謚曰文正昉溫和循謹爲文慕白居易所居有園亭支葺郊外宴游之

地多蓄畜妓娛樂親友與張洎盧多遜善而薄張昉 太宗嘗問多遜所爲昉頗爲辨釋 太宗曰多遜嘗毀卿不直一錢昉曰臣不敢誣張洎草昉罷相制深攻其短而張昉時時造其第或以問昉昉曰我爲廷尉獨李公未嘗以私事見于今雖退可見也昉官至給事中子宗諤

宗諤字昌武七歲能屬文耻以父任得官獨由鄉舉既第進士授校書郎明年獻文自薦遷祕書郎集賢校理同脩起居注

真宗即位拜起居舍人從幸大名上疏曰 國家馭邊之術制勝之謀將帥之短長兵衛之衆寡宸筭廟謀盡在吾術中矣今之言事者不過請 陛下益兵貯糧分道掩殺言之甚易行之則難始受命則無不以攻堅陷陣爲壯齒及遇敵則惟以閉壘塞關爲上計孤君父之重委致生靈之垂困興言及此誠可歎

息自古行軍出師無不首擇將帥夫將帥隨才任使守一郡控一城分領驍勇爭據要害豈湏直三路主帥之名然後能制六師生死之命乎今陛下選任非不至也權位非不重也告戒非不丁寧也處置非不專一也而匈奴犯塞車駕親征曾不聞出一人一騎爲之救助不知深溝高壘秣馬利兵欲安用哉臣以爲臨軍易帥拔卒爲將在此時也有功者拔於朝不用命者戮於市亦在此時也惟陛下啗之然後下哀痛之詔行蠲復之恩回鑾上都垂衣當宁豈不盛哉迂知制誥景德二年爲翰林學士官至右諫議大夫卒年四十九真宗甚悼之謂宰相曰國朝將相能以声名自立不墜門閥者惟昉與曹彬家尔宗諤方期大用不幸短命深可惜也有李潛者與宗諤齊年後一日生其卒亦後一日潛字德明兗州人父超爲禁卒從

潘美掌刑刀美嘗殺戮超常緩之怒釋多全活者人以爲有陰德潛官至右司郎中樞密直學士宗諤有文集六十卷内外制集四十卷又有家傳談錄行於世子昭述官至翰林侍讀學士昭遘天章閣待制

呂蒙正字聖功河南人也祖夢奇戶部侍郎父龜圖起居郎蒙正奉進士第一爲將作監丞通判昇州授著作郎直史館加左拾遺拜左補闕知制誥初龜圖黜其妻劉氏并弃蒙正劉氏誓不改適及蒙正莅官迎二親同堂異室奉養並至時稱其孝龜圖卒有詔起復未幾迂翰林學士拜左諫議大夫參知政事蒙正入朝堂有朝士指之曰此子亦參政耶蒙正佯爲不聞而過之其同列不平令詰其姓名蒙正遽止之罷朝同列猶不能堪悔不窮問蒙正曰若一知其姓名則終身不能忘固不如母知

也時皆服其量李昉罷相以蒙正為中書侍郎戶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監脩國史蒙正寬簡有重望以正道自持遇事敢言每論事政有未允者固稱不可太宗嘉其無隱趙普開國元老蒙正晚出歷官一紀与普同在相位普甚推許之先是盧多遜為相其子雍起家即授水部員外郎後遂以為常及是蒙正奏曰臣忝甲科及第釋褐止授九品京官況天下才能老於巖穴不能沾寸祿者多矣今臣男始離襁褓膺此寵命恐罹譴責乞以臣釋褐時所授官補之自是止授九品京秩因以為定制有朝士家藏古鏡自言能照二百里欲因蒙正之弟來獻以求知其弟因間從容言之蒙正笑曰吾之面不過鏡許安用照二百里其弟遂不復敢言聞者歎服淳化中罷為吏部尚書復相李昉四年昉罷蒙正復為相嘗因對論及征伐太宗曰

朕比來征討蓋為民除暴苟好功黷武則天下之人消亡矣蒙正對曰隋唐數十年中四征遼碣人不堪命煬帝全軍陷沒太宗自運土木攻城如此卒無所濟且治國之要在內脩政事苟政事既脩則治格安靜蠻夷來歸矣太宗聽之太宗因上元觀燈蒙正侍宴語蒙正曰五代之際生靈凋喪周太祖自鄴南歸士庶皆罹剽掠下則火光上則葦葦觀者恐懼當時謂無復太平之日矣朕躬覽庶政万事粗理每念上天之貺致此繁盛乃知理乱在人蒙正避席曰乘輿所在士庶走集故繁盛如此臣常見都城外不數里飢寒而死者其衆不必尽然願陛下視近以及遠蒼生之幸也太宗变色不言蒙正侃然復位同列咸多其伉直太宗欲遣人使朔方諭中書選才而可責以事者蒙正退以名上太宗不許它日凡三問終不易其

人 太宗曰卿何執耶蒙正曰臣非執蓋 陛下未諒耳因固稱其人可使餘人不及臣不欲用媚道妄隨人主意以害國事同列皆惕息不敢動 太宗退謂親信曰蒙正氣量我不如既而卒用蒙正所選者果稱職以右僕射出判河南府 真宗即位進左僕射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 國朝以來三居相位唯趙普與蒙正拜司空兼門下侍郎咸平六年授太子太師封萊國公改封徐又封許洛中有園亭時會親舊環侍皆子孫間奉壽觴釋然自得真宗謁 陵寢祠后土過洛兩幸其第當世榮之 真宗問蒙正曰卿諸子孰可用蒙正對曰諸子皆不足用有姪夷簡宰相才也蒙正笑富言一日白蒙正曰言有子甚幼欲令入書院就讀蒙正許之蒙正見其子驚曰此兒他日名位與吾相似而勲業遠過吾豈子即弼也蒙

正知人如此卒年六十八贈中書令謚曰文穆蒙正初爲相時張紳知蔡州以臧敗有爲紳營解於 太宗曰紳家富不至此特蒙正貧時有求不獲今報之尔 太宗即復紳官蒙正終不辨後得其實黜爲絳州團練副使 太宗復謂曰張紳果有臧蒙正亦不辨在西京 真宗數遣中貴人將命待之如在相位時不少減時人重焉龜圖弟龜祥龜祥子蒙亨蒙亨子即夷簡也仁宗朝位宰相自有傳蒙正有子居簡富慶曆中爲提點京東刑獄時夏竦有憾于石介介已死竦言於 仁宗曰介不死北走胡矣乃遣中使發介棺以驗居簡謂中使曰万一介果死則朝廷爲無故發人之墓奈何中使曰於君何如居簡曰介之死當時必有內外親族及門生會葬今檄問之可也中使從其言令結狀保證中使入奏 仁宗察其誣乃得不發時人以居簡

爲長者居簡官至龍圖閣直學士

張齊賢曹州宛句人也徙居洛陽自言慕唐李大亮之爲人故字師亮太祖幸西都齊賢以布衣獻策于馬前召至行宮問以所言齊賢條陳十策一下并汾二富民三封建四敦孝五奉賢六太李七籍田八遣吏九懲姦十詳刑應對明辯略無懼色太祖賜束帛而遣之歸謂太宗曰吾幸西都得一張齊賢朕不欲爵之以官異時可使輔汝爲相也太宗即位齊賢奉進士授大理評事通判衡州代還會太宗征太原齊賢上謁迂秘書丞命知忻州明年以爲著作郎直史館改左拾遺太宗北征議者皆言宜速取幽薊齊賢上疏曰方今海內一家朝野無事關聖慮者豈不以河東新平屯兵尚聚幽燕未下輦運爲勞臣愚以爲此不足慮也自河東初下臣知忻州捕得契丹納

米典吏皆云自山後轉般以援河東以臣料契丹能自備軍食則於太原非不尽力然終以爲我有者蓋力不足也河東初平人心未固嵐憲忻代未有軍若入寇則田收頓失擾邊則守備可虞及國家守要害增壁壘左控右扼疆事甚嚴恩信已行民心已定乃於鴈門陽武谷來爭小利此則戎狄之智力可料而知也聖人奉事動在万全百戰百勝不若不戰而勝若重之戒之則戎虜不足吞燕薊不足取自古疆場之難非及由戎狄亦多邊吏擾而致之若緣邊諸砦撫御得人但使峻壘深溝蓄力養銳以逸自處寧我致人此李牧所以用趙也所謂擇卒不如擇將任力不及任人如是則邊鄙寧邊鄙寧則輦運減輦運減則河北之民獲休息矣民獲休息則田業增而蠶織廣務農積穀以實邊用且戎狄之心固亦擇利避害安有投諸死地而爲

寇哉臣聞家六合者以天下爲心豈止乎爭尺寸之事角夷狄之勢而已是故聖人先本而後末安內以養外人民本也戎狄末也中夏內也夷狄外也是知五帝三王未有不先根本者也堯舜之道無他在乎安民而利之尔民既安利則戎狄斂衽而至矣陛下愛民利天下之心真堯舜也臣所慮羣臣所聞多以纖微之利尅下之術侵苦窮民以爲功能至於生民疾苦見之如不見聞之如不聞斂怨速尤無大于此伏望精擇通儒分路采訪兩浙江南荆湖西川嶺南河東有僞命日賦斂苛重者改而正之因而利之使賦稅課利通濟可經久而行爲聖朝定法除去舊弊天下諸州有不便於民事委長吏聞奏如敢循常不以聞自當嚴加典憲使天下耳目皆知陛下之心戴陛下之惠以德懷遠以惠利民則幽燕竊地之醜沙漠偷生之

虜擒之与屈膝在吾術中尔爲江南西路轉運使務行寬大察訴謀多得其情召還拜樞密直學士擢右諫議大夫僉書樞密院事雍熙三年大幸北伐代州楊業戰沒太宗訪近臣以策齊賢請行即授給事中知代州与潘美同領緣邊兵馬是時虜騎自湖谷入寇薄城下神衛都校馬正以所部列南門外衆寡不敵齊賢選精軍二千出正之右誓衆感慨一以當百虜遂却先是約潘美以并州來會戰無何間使爲虜所得齊賢以師期既漏且虞美之衆爲虜所乘俄而美有使至云師出并州行四里至柏井忽有密詔東路之師敗績于君子館并之全軍不得出戰已還州矣于時虜騎塞川齊賢曰虜知美之來而未知美之退乃閉其使密室中夜發兵二百人人持一幟負一束芻距州城西南三十里列幟燃芻虜遙見火光中有旗幟意謂并

師至矣駭而北走齊賢先伏步兵二千於土磴若掩擊大敗之擒其北大王之子一人帳前舍利一人斬數百級獲馬二千器甲甚衆拜工部侍郎虜又自大石路南侵齊賢豫簡廂軍千人爲二部分屯繁峙崞縣下令曰代西有寇則崞縣之師應之代東有寇則繁峙之師應之比接戰則郡兵集矣至是果爲繁峙兵所敗入拜刑部侍郎樞密副使淳化二年參知政事數月拜吏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齊賢母孫氏年八十餘封晉国太夫人太宗歎其母福壽多賜手詔存問摺紳榮之事有涉干請而辭連參知政事李沆者齊賢獨任其責由此罷相爲尚書左丞物論美之俄丁內艱水漿不入口者七日其後日一飯粥旣祥乃飯脫粟三年酒肉果菜不入門世稱其孝知河南府又知求興軍徙襄州移荆南又徙安州真宗即位召拜兵部尚

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嘗與真宗推本皇王之道所以然且言臣受陛下非常恩故以非常報之真宗曰朕以爲皇王之道非有迹但庶事適治道則近之矣戚里有爭分財不均者更相訴訟又因入宮自訴齊賢曰是非臺府所能決也臣請自治之真宗許之齊賢坐相府召訟者問曰汝非以彼所分財多汝所分少乎曰然命具款乃召兩吏令甲家入乙舍乙家入甲舍貲財皆按堵如故分書則交易之訟者乃止明日奏狀真宗大悅曰朕固知非君莫能定者以郊祀恩拜門下侍郎因朝會被酒坐失儀免相李繼迁陷清遠軍命爲涇原等州安撫經略使迁右僕射判邠州改判求興軍薛居正之子惟吉之婦柴氏無子早寡及蓄其產欲改適齊賢惟吉子安上訴其事有旨即訊柴氏與安上狀異真宗下其事於御史乃齊賢

子太子中舍宗誨教柴氏爲詞齊賢坐責太常卿分司西京宗誨
貶海州別駕景德初起爲兵部尚書知青州改吏部尚書上疏
言臣在先朝常憂靈夏終爲繼迁吞併言事者以臣所慮爲
太過略率既往之事以明本末當時臣下皆以繼迁只是懷戀
父母舊地別無他心先帝與銀州廉察庶滿其意其後攻劫
不已直至降麟府州界八部族蕃酋又脅制賀蘭山下帳族言
事者猶謂封獎未厚洎陛下賜以銀夏土壤寵以旌節自此
茲威愈滋逆志尤暴斷靈州糧路復撓緣邊城池數年之間靈
州終爲吞噬當靈州清遠軍垂欲陷沒臣方受經略之命臣思
繼迁湏是得一兩處疆大蕃族方與爲敵此乃以蠻夷攻蠻夷
中國之上策也遂請六公名目封潘羅支俾其展效其時近臣
所見與臣不同多爲沮擾及繼迁爲潘羅支所殺臣慮繼迁之

子德明乘以大駕東幸之際去政六公向使潘羅支尚在則德
明未足爲虞今潘羅支已亡斯鐸督恐非其敵望與大臣經制
其事從東封還復拜右僕射時建玉清昭應宮齊賢屢請罷土
木之役出判河陽從祀汾陰進左僕射請老除司空致仕歸洛
得唐裴度午橋莊有池榭松竹之勝日與親舊觴詠其間卒年
七十二贈司徒謚曰文定齊賢姿儀洪碩議論慷慨有致君大
略治獄多全活少時家極貧父死無以葬有河南縣吏爲辦其
事齊賢深德之事以兄禮雖貴不替也又嘗依太子少師李肅
家肅死歲時祭之趙普嘗薦齊賢於太宗太宗未用普即具
列前事以謂陛下若進擢齊賢則齊賢它日感恩更過於此
太宗大悅遂用爲相种放之起乃齊賢所薦也教子孫皆能有
立四踐兩府九居八坐以三公就第康寧福壽時罕其比齊賢

子宗誨字習之少喜兵家李至於陰陽象緯之書無不通究嘗爲太子中舍聚海州別駕後易右職積官至興州防禦使改秘書監致仕嘗出謁其子言曰昔賀祕監以道士服東歸會稽明皇賜以鑑湖以爲休老之地今洛下雖無鑑湖然嵩少伊瀍天下佳景雖非朝廷所賜皆閑逸之人所有尔大人盍衣羽服以優游何必更事請謁乎宗誨曰吾作白頭老監秘書而眠何必李賀老作流沙之服時以爲名臣宗誨之子子憲亦官至祕書監臣稱曰李昉爲多遜所毀而不較蒙正爲張紳所汙而不辨齊賢爲同列所累而不言嗟乎君子哉非其盛德蔑以加此三人者俱名宰相又能引年謝事優游林泉以佚其老其處進退之際綽然有餘裕矣

東都事略卷第三十二

東都事略卷第三十三

列傳十六

張遜博州高唐人也駙馬都尉魏咸信同母之兄太宗在藩邸得隸帳下補左班殿直從征太原迁文思副使進東上閤門使爲度支使端拱初迁鹽鐵使二年除宣徽北院使僉書樞密院事改副使又知院事知樞密院始于此四年坐与寇準不協罷爲右領軍衛將軍李順乱于蜀朝廷發兵水陸進討荆渚當其要害以遜爲右驍衛大將軍知江陵府遜至時峽路諸州漕運卒數千人皆聚江陵有告其將謀變以應蜀寇府中議欲盡捕誅之遜止令捕首惡斬于市奏聞太宗甚喜以其餘配諸郡遜卒年五十六贈桂州觀察使

柴禹錫字元圭大名人也少時有相者謂曰子甚貴若輔以經

術必至將相禹錫由是頗讀書事太宗于晉邸太平興國初授供奉官改翰林副使如京使太宗以藩府之舊多訪以外事迂宣徽北院使告秦王廷美陰事擢爲樞密副使轉南院使罷爲左驍衛大將軍出知滄州徙澶鎮二州駐泊俄知潞州徙永興軍復召爲宣徽使知樞密院事至道初除鎮寧軍節度使知涇州移貝州徙陝州以子宗慶尚主召歸京師公主就第謁見行舅姑之禮頃之復令赴鎮卒年六十二贈太尉

宗慶字天祐尚太宗女魯國長公主除左千牛衛將軍駙馬都尉領恩州刺史禹錫卒拜康州團練使舊制諸公主皆雜買務市物宗慶遣家僮自外州市炭所過免筭至則盡蠲之復市於務中自是詔罷雜買務所市物真宗祀汾陰進泉州觀察使又自言陝西市材木至京師望蠲所過稅真宗曰向

諭鄉母得遣人私販以奪民利今復爾耶未幾拜武勝軍節度使徙永清彰德拜同平章事又徙鎮武成知陝州轉運使段少連言其政事庸謬改知潞州又判鄭州以縱部曲擾民召還久之出判濟州御史中丞賈昌朝亦言宗慶所至皆以無狀罷不可復使治郡遂留不遣卒時年六十二謚曰榮密主累封楚國大長公主宗慶性貪鄙積財鉅万而自奉甚儉歷官多過失云

趙鎰字化鈞滄州樂陵人也以刀筆事太宗于晉邸太宗即位補供奉官兩浙錢俶以國歸覲遣鎰檢校帑廩轉內酒坊副使與楊守一等告秦王廷美事遂迁六宅使掌翰林司擢東上閤門使出爲梓遂巡檢使改左驍衛大將軍代還知滄州鎰守鄉郡人以爲榮迁左神武大將軍會崔翰知州改鈐轄又知廬州踰年召爲樞密承旨宣徽北院使同知樞密院事與張禹

錫並掌機務禹錫出鎮鎔知院事 真宗即位改南院使以壽州觀察使罷卒年五十五贈忠正軍節度使鎔少涉獵文史善書翰 太宗甚眷寵之本名容 太宗改之爲鎔取陶鎔之義云

楊守一字象先其先洛陽人也唐末徙家宋鄭之間初爲晉邸洎人 太宗即位補右班殿直累遷翰林副使初名守素 太宗爲更其名與趙鎔柴禹錫等同告秦王陰謀事擢爲東上閤門使樞密都承旨改判四方館事轉客省使端拱元年除宣徽北院使僉書樞密院事卒年六十四贈太尉守一質直勤謹無它材能徒以幸會致位通顯云

弭德超滄州青池人也嘗給事晉邸 太宗即位補供奉官遷酒坊使杭州鎮州都監先是 太宗念緣邊征戍者勞苦月賜

士卒白金軍中謂之月頭銀德超乃誣樞密使曹彬秉政歲久得士衆心臣從塞上來皆言月頭銀曹公所致微曹公我輩當餒死矣又巧誣以它事 太宗疑之彬不自辨遂罷以王顯爲宣徽南院使德超爲北院使並樞密副使德超怒顯居其上詬之且曰我有安社稷功汝何人反在我上又大罵曰汝輩當斷頭我度 上無執守爲汝輩眩惑顯以聞 太宗命御史鞠之德超具伏削奪官爵同家屬配隸瓊州未幾死于流所

臣稱曰甚矣讒言之爲害也以秦王同氣之親而禹錫等發其私使兄弟之隙可乘曹彬有定亂之勳亦爲德超所誣致君臣之間見疑彼譖人者亦已太甚可不畏哉

東都事略卷第三十三

東都事略卷第三十四

列傳十七

荆罕儒冀州信都人也少爲盜晉天福中詣范陽事燕王趙延壽延壽從耶律德光入京師以罕儒爲密州刺史高平之戰周世宗旣戮敗將何徽樊愛能等乃擇驍勇士爲將以爲招收都指揮使以功擢至團練使建隆初加鄭州防禦使改晉州兵馬鈐轄罕儒恃勇輕敵嘗懸軍深入虜獲其衆一夕至京土原劉承鈞遣兵追躡之罕儒方據胡床饗士錦袍衷巾遂直犯賊鋒爲井人所殺河東人畏其勇欲生致之及死求殺罕儒者悉誅焉太祖亦深嗟惜罪土原之不用命者罕儒從孫嗣

嗣少應募爲控鶴卒王師討河東擇勇敢百人開道捷洛陽砦嗣請行斬五十餘級河東將楊業退保城嗣與衆進焚南門

奪其羊馬城賊夜薄營繼選五百人嗣爲其冠及旦斬馘殆盡
及太宗親征巡師嗣登城手刃數賊股貫雙箭又中手礮折
二齒太宗亟召賜以袍帶嘗從崔翰征幽州又從田重進討
賊于飛狐口戰無不克賊嘗夜圍重進營重進問計於嗣二曰
今所領不過五百人彼衆踰二萬計請問道求救於它將得數
百人即依山布隊以三百人執白旗於道隅獨率所部趣契丹
契丹見其疾馳而旗幟稍盛疑大軍至遂遁去嗣之用兵前後
凡一百五十餘戰未嘗無功亦未嘗自伐也積官至虢州防禦
使臨死垂涕謂其子曰累世爲將者其後不昌汝輩益脩謹乃
免於患遂卒

曹光實字顯忠雅州百丈人也父疇仕蜀爲靖南軍使疇卒光
實繼莅其職蜀以光實爲永平軍節度使 太祖命王全斌等

平蜀旣而羣盜蜂起有夷人張樂忠者率衆數千星夜掩至環
光實所居鼓譟而進光實負其母揮戈突圍以出賊衆辟易不
敢近光實舉家三百口皆見殺又發其父墓光實詣全斌白其
事全斌憤時蜀中諸郡未下乃圖雅州地形要害兼陳用兵
攻取之意全斌壯其勇遂令將兵果克其城獲樂忠而甘心焉
全斌以光實爲黎雅州都巡檢使安集勞來民夷懷之乃還
太祖喜曰此蜀中之俊傑也以爲黎州刺史遷唐州團練使
太宗征河東以光實知威勝軍令調軍食河東平爲汾遼石沁
州巡檢改汝州團練使 王師北伐與潘美出鴈門光實爲前
鋒遇虜寇迎擊敗之李繼捧之入朝也以光實爲銀夏等州都
巡檢使繼捧弟繼遷遁入蕃部爲寇邊民苦之光實乘間掩襲
至地斤澤俘斬甚衆破其族帳獲繼迁母妻及牛羊萬計繼迁

幾擒矣乃使人給光實曰我數奔北公許我降乎光實信之繼
遷設伏光實以數百騎赴之至葭盧州繼遷文事揮鞭而伏兵
起光實遂見殺時年五十五從子克明

克明字堯卿父光遠為夷賊所害克明尚幼有妻匿之葭澤中
得免既長曉兵法善騎射光實既沒克明時為牙內虞候從行
祕不發喪使人傳光實命回兵銀州乃與其僕潛入虜中獲光
實尸還葬京師先是蜀人禁采許還其鄉克明以母老趣道而
歸李順反求克明欲用之乃携母遁山谷間及賊陷雅州克明
集潰兵七千人又募丁壯三千遂復名山火井夾江等九縣立
七砦於嘉眉邛州界分兵邀擊賊因復雅州擢西頭供奉官監
兵黎州以餘賊未平徙邛州駐泊巡檢峽洛潰兵鄧紹等攻雅
州克明又討平之亦遷邕州以供備庫使知邕州乃遣書二十

六遺溪洞酋長諭以 朝廷恩信來赴 承天節宴并遺以
篋衣咸感泣而去獨洪洞恃險不至克明領兵攻之斬其首領
既而宜州澄海軍校陳進反會蠻江暴漲州城摧克明伐木造
舟為虛城水上以備守禦仍募溪洞兵趣象州賊遂南去巡撫
使曹利用召克明會兵至貴州遇賊斬首四百餘級賊平利用
專其功克明耻自言從江淮兩浙捉賊使獲賊必釋其罪予以
私錢使反捕索其黨所獲三千餘人知江寧府張詠上其事賜
錢四十萬領平川刺史知辰州會撫水州蠻叛以克明為宜容
等十州巡檢使乃領兵深入蠻多伏弩窮谷間而磴道險絕克
明意士卒有退志命後軍伐大木絕歸路且行且戰踰月至抚
水州知州蒙永貴出降克明謂曰尔三十餘年為邊患止謂官
軍不能至尔今天子好生不欲絕尔類姑許自新皆伏拜感激

命飲血爲誓勒銘奴山而還於是蠻人願內徙者七百餘口散之荆湖間奏改抚水州曰安化州安化既平徙知桂州始置溪洞司而兼領之又奏以廣南兩路土軍並爲忠敢鎮外居人結茅爲屋雖嚴火禁不能弭患克明激以水入城夾道分流以爲之備又命北軍教以陶埴民始爲瓦舍自是其患遂罕代還知滁州又知鼎州會交趾李公蘊寇邕州改文思使知邕州時克明老矣或勸以不宜南去克明曰天子不以吾衰老委之邊事安可止耶至則遣人入交趾諭以利害公蘊上章謝罪迂西上閣門使復知鼎州卒年七十二

楊業并州太原人也父信仕劉氏爲麟州刺史業少任俠善射好田獵謂其徒曰我他日爲將用兵亦如用鷹犬逐雉兔尔弱冠事劉崇爲保衛指揮使累迁至建雄軍郎度使屢立戰功所

向克捷國人號爲楊无敌太宗征太原業扞城之東南面拒城苦戰及繼元降太宗聞其勇欲生致之令中使諭繼元以招之業乃北面再拜大慟釋甲來見太宗得之大喜以爲左領軍衛大將軍師還除鄭州防禦使太宗以業老於邊事命知代州虜寇鴈門領數百騎擊之虜衆大敗以功迁雲州觀察使王師北征以潘美將雲應路行營之師命業副之以蔚州刺史王侁順州團練使劉文裕護其軍拔雲應寰朔四州時曹彬敗於歧溝詔美護四州民內徙旣而虜復破寰州業謂侁等曰賊勢盛不可與戰姑密諭雲朔等將先出衆我師次應州賊必悉衆來拒俾朔州吏民直入石碣谷列彊弩千人於谷口以騎士援於中路則三州之衆万全矣侁沮之文裕亦欲業赴敵業曰此必敗之道也侁曰公素號无敌見敵逗撓豈有它志

平業曰非愛死也特殺傷士卒而功不可立尔即自石朱路趨朔州將行泣謂美曰業太原一降將 天子不殺而授以兵柄非縱虜不擊欲圖報万一也諸君責業以避敵當即死矣因指陳家谷曰公於此張步兵彊弩以援使業轉戰至此失援則死遺類也美与旆陣於谷口自寅至巳旆使人登托羅臺望見虜敗欲爭其功即引兵離谷美不能止行二十里聞業敗帥兵却走業力戰至暮望谷口无人拊膺大慟帳下兵殆尽猶手刃數十百人因重傷爲虜所獲乃太息曰業爲姦臣所迫致王師敗衄不食三日而死陣之將陷也麾下猶百餘人業謂曰汝曹各有父母妻子速去報 天子先與我俱死衆皆流涕不去遂俱死無一生還者時淄州刺史王貴亦死貴從業爲虜所圍親射殺數十人矢尽張空拳又擊數人遂死業勇而有謀与下同甘

苦寒未嘗獨設炭爲政簡易郡民愛之天下聞其死皆爲之憤歎 太宗尤痛惜之贈太尉大同軍節度使潘美削官三資旆文裕竝除名旣周樞密使朴之子也子延昭

延即下一字紀 聖祖名改爲延昭用業蔭補供奉官業之死太宗憫之擢延昭崇儀副使咸平二年契丹入寇延昭在遂城城小无備虜攻之甚急衆心危懼延昭集城下丁壯護守偶大寒命汲水注城外及旦悉爲冰堅滑不可近虜遂解去拜莫州刺史契丹復寇邊延昭伏銳兵於羊山之西自北擊之且戰且止及伏發虜衆敗績獲其名王函首以獻進團練使景德初胡馬南寇延昭領兵虜地破古城多所俘獲會脩好乃止官至英州防禦使卒年五十七延昭於吏事非所長訴謀皆決於小校真宗知而不責也第戒飭小校而已然其智勇善戰沉嘿寡言

平居未嘗問及家事所得奉賜均遺士卒奉已簡易出入騎從如軍校法號令嚴明同士卒甘苦寒不披衣暑不張蓋遇敵必身先功成推其下故人樂為之用威振異域守邊二十餘年虜人畏之呼為六郎其卒也河朔之人皆望柩殞泣

康保裔河南洛陽人也祖志忠後唐長興中討王都戰沒父再遇從太祖征李筠又以兵死於太行山下鄉民立廟祀之保裔在周以戰功為東班押班再遇死太祖以保裔代其父耿從石守信破澤州開寶中又從諸將破契丹于石嶺關累以方面領軍戡平登州刺史端拱初為淄州團練使知代州移深州加侍衛馬軍都虞候領涼州觀察使從屯滄州移帥鎮州咸平初除彰國軍節度使帥高陽關契丹入寇傳潛擁兵不戰諸將與契丹戰於河間援不至保裔選精銳赴之會暮約詰朝合戰

遲明契丹圍之三數重左右勸易甲馳突以出保裔曰臨難不苟免遂決戰二日殺傷甚衆蹙踐塵深二尺兵尽矢絕救兵不至遂歿焉真宗震悼久之贈侍中保裔有母年八十四封陳國太夫人遣內司賓勞問賜白金五十兩其妻已亡亦追封夫人保裔謹厚好礼軍政嚴整喜賓客延儒士善騎射弋飛走无遺鏃嘗以三十五矢引滿射筈鏑相繼而墜人伏其妙前後戰身被七十創又為礮傷鼻毀臂未嘗自言所賜金帛分与士卒宴勞軍伍嘗貸錢數千万既沒親吏鬻物以償真宗知之而厚賜焉子繼英

繼英字仲雄以父任為供奉官保裔戰沒特授六宅使順州刺史累迁馬軍都虞候端州防禦使知渭州迁殿前都虞候桂州觀察使繼英謂戎人雖內附而終多異謀乃大索其所反覆者

蕩除之於是威震西鄙改建州觀察使知衛州曹利用貶繼英
以端家亦降為右羽林大將軍分司久之復左衛大將軍貴州
團練使卒年七十一繼英嚴於馭軍而厚於抚宗族故其卒也
家无餘財

東都事略卷之三十四



擇是

東都事略卷第二十五

列傳十八

李穆字孟雍開封陽武人也幼溫厚寡言好孝聞酸棗主昭素善易往師之昭素謂人曰觀李生材器他日必為鄉相昭素以著易論三十三篇授之奉進士調郢州判官周世宗即位博求文孝之士近臣薦其才拜右拾遺 太祖登極遷殿中侍御史太祖既平蜀以穆通判洋州徙陝州坐輸田租於西京失期免官又坐所奉吏有罪去前任久之召為太子中允尋以右拾遺知制誥穆文孝操履為 太祖所知 太祖嘗謂盧多遜曰李穆士大夫之仁者也多遜曰穆臨事不以死生易節所謂仁者必有勇也乃遣使李煜諭令入朝煜辭以疾穆曰朝與不朝惟自處之 朝廷繁富兵甲精銳恐不易當尔 太祖聞其言以



爲要切 太宗即位累迁中書舍人宰相盧多遜得罪穆坐与之同年降司封員外郎 太宗惜其才尋命之殿試考較見其形容甚癯憐之謂曰憂畏所致耶穆流涕 太宗爲之動容命復故官擢翰林李士知開封府有能名遂擢左諫議大夫參知政事穆至孝母病累年惡暑而畏風穆身自扶持起居能適其志或通夕不寐未嘗有倦愠之色母卒哀毀過人朝命起復固辭不得已視事然終不飲酒不食肉未終喪而卒年五十七 太宗深惜之謂宰相曰李穆国之良臣奄尔淪謝非穆之不幸朕之不幸也贈工部尚書謚曰文恭穆子行簡以父任爲將作監丞不樂仕進家居二十餘年 真宗聞其賢行即其家拜太子中允致仕後迁太常丞而卒

賈黃中字媯民滄州南皮人也唐相耽四世孫黃中年六歲中神童十五奉進士授校書郎集賢校理直史館迁左拾遺歷左補闕通判定州入爲礼官嶺南平爲采訪使江南平知宣州 太宗即位知昇州一日黃中按行府庫見高鏞甚嚴集僚吏發之得宝貨數十櫝皆李氏宮闈之物不隸於籍者黃中悉表上之 太宗歎曰吾府庫之物有籍貪黷者尚冒禁盜之况此亡国之餘物乎賜黃中錢二百万以旌其潔力召還知制誥迁翰林李士 太宗多召見訪以時政得失對曰朕當書詔思不出位 太宗益重之兼掌吏選品藻精當揀拔寒俊號爲無私淳化二年除給事中參知政事 太宗召見其母王氏命之坐謂曰教子如是今之孟母也黃中性端重守家法多知臺閣故事朝之典礼資以損益當時之名士皆出其門談論娓娓聽者忘倦特常憂畏而執政循嘿時論少之四年罷明年知襄州上言母老

乞留京師改知澶州 太宗謂侍臣曰朕念黃中憂畏必先其
母老矣因曰蘇易簡之母亦如之易簡前謝曰 陛下以孝治
天下獎及人親臣何人敢膺榮遇拜禮部侍郎祕書監卒年五
十六而母果無恙贈禮部尚書 太宗因念翰林無良鑒 詔
天下并大臣各薦能鑒者其爲 太宗追惜如此

蘇易簡字太簡梓州銅山人也父協仕至光祿寺丞易簡少好
李風度凝粹弱冠奉進士爲將作監丞通判昇州入爲右拾遺
知制誥除翰林李士淳化中充承旨易簡多振李翰林故事

太宗爲飛白書院額曰玉堂及以詩賜之 太宗曰此永爲翰
林中一美事易簡曰自有翰林未有如今日之榮也 太宗又
草書宋玉大言賦賜易簡易簡因擬賦以獻其詞曰 皇帝以
白龍牋書大言賦賜玉堂詞臣易簡 御筆煌煌雄辭洋洋環

琦博達不可備詳 詔易簡升殿躬指其理且歎宋玉之奇怪
也因伏而奏曰恨宋玉不得与 陛下同時 帝曰噫何代無
人耶鄉爲朕官之臣易簡拜手稽首曰聖人興兮告成功登崑
崙兮展升中地爲席兮饗 祖宗天起籟兮調笙鏞日烏月兔
耀文明也參旗井鉞蔽武衛也執北斗兮奠玄酒也削西華兮
爲石礪也飛雲涌霞騰燔燎也劉鵬鰲鯨代牲魚也迅雷三發
山神呼也流電三激燿火幸也禮再獻兮淳風還君百拜兮三
神歡四時一周兮萬八千年泰山融兮滄海乾園蓋穴兮方輿
穿君王壽兮无窮焉時殿上皆呼萬歲 太宗覽而嘉之一日
易簡當禁直以水試歌器 太宗曰聞卿所玩非歌器耶易簡
曰然乃進曰日中則昃月滿則虧器盈則覆物盛則衰願 陛
下持盈守成念終始固万世之基業則天下幸甚迂給事中參

知政事與趙昌言共事多不協昌言出使劔南中道而罷受
詔知鳳翔踰年易簡亦罷爲禮部侍郎出知鄧州移陳州卒年
三十九贈禮部尚書易簡之執政也 太宗召其母薛氏入禁
中賜寶冠霞帔命坐問曰何以教子對曰幼則束以禮義長則
訓以詩書 太宗歎曰孟母也賜白金千兩易簡性嗜酒 太
宗嘗以詩戒之在翰林入直雖不敢飲在私第未嘗不醉及其
死 太宗曰易簡果以酒敗可惜也子耆仕至直集賢院耆子
舜欽有傳

錢若水字淡成河南人也十歲能屬文華山陳搏一見以爲有
仙風道骨奎進士爲同州推官有富民失女奴其父母訟于州
鞠于有司獄吏嘗有貸於富民不獲乃劾富民父子數人共殺
女奴棄之水中遂失其尸而誣以罪皆應死若水疑之密使人

訪求女奴得之乃引以示女奴之父母皆泣曰是也富民父子
賴以得免郡太守欲薦之若水固辭曰且 朝廷以此爲若水
功當置獄吏者於何地太守歎服 太宗聞之遂召用擢祕書
丞直史館半歲中超迁知制誥翰林李士至道初拜右諫議大
夫同知樞密院事 真宗即位加戶部侍郎以親年高求解機
政乃罷爲集賢院李士脩 太宗實錄初 太宗崩有馴犬號
呼不食遣送 陵所參知政事李至欲若水書其事遺之詩曰
白麟朱鴈且勿書勸君書此懲浮俗若水不從至因若水奏書
不列監脩官呂端名以爲若水掠美若水援唐故事以爲言衆
不能折又重脩 太祖實錄從 真宗幸大名上書曰臣聞用
兵以伐謀爲上御將以用法爲先比者傳潛爲帥擁十萬之衆
閉關縱寇坐看醜虜殘虐生民不正典刑曷懲其後揚廷卽輩

勇於赴敵奮不顧身授任尚輕見功未大臣願陛下誅敗將以徇衆擢有功以勸能使諸將承風各思用命聲馳塞外威攝羣胡昔劉崇結契丹入寇懦將樊愛能何徽臨敵不戰周世宗陳宴而戮之因使偏將十數分擊大原崇不敢支戎亦遁去其後收淮南下秦鳳平關南如席卷之易此用兵伐謀之效也欲消外侮必本安邊用得其人莫如太祖畀董遵誨以通遠軍郭進以邢州李漢超之在關南何繼筠之處鎮定溫州則李謙溥易州則賀惟忠王彥昇之治原姚內斌之守慶名不過沿邊巡檢責其效皆十餘年闊略其細故則無畏避之心就錄其功能則絕幸遷之意官卑故易以使久任故知虜情間授睿謀戒其生事是以西寇北虜十七年間遣使稱藩不爲外患已試之效今皆可行不數年間可以致邊烽罷警矣俄知開封府北虜

未賓服內出手詔詢若水禦備翦滅之術若水上言曰臣讀前史論匈奴者多矣若漢委敬樊噲李布賈誼晁錯主父偃徐樂王恢韓安國朱買臣董仲舒之所陳特和親征伐之二議唐李靖魏徵溫彥博郭正一狄仁傑之所及亦不過戰守之兩端晉桑維翰不背約之言出於微弱故相趙普請回軍之奏姑冀息民悉非遠謀臣所不取嚴尤謂自古御戎無上策臣竊笑之守在四夷制勝以靜非上策而何臣聞唐魏博一鎮尔兵戎固不衆於今日而胡騎未嘗南牧者以幽薊爲北門扼其險阻故也石晉割地之後由定武達滄海千里受敵雖設二關鎮之以重兵莫可以禦故晉末度長河漢初復擾邊徼以周世宗之英武曾未能絕其寇中山窺上黨今御札詢備禦翦滅之術臣以爲不得幽州未可翦滅也後唐莊宗在河北命周德威取幽

州然後南向而爭天下蓋先爲萬全之計使不能勝此善用兵者也夫戰守不同心將不能料敵重兵在外輕兵在內則令之所患也臣願陛下選智謀可以任邊郡者聽召壯士以爲部曲而官爲廩給之又募民爲招收軍厚其糧賜蠲其租賦彼供輸兩地各有親屬則敵之動息得以知之如是同心將能料敵而
在外者皆輕兵矣然無以統衆則不能用衆無以制勝則不能
勝敵故必擇大臣領近鎮提重兵以專閫外之事有警則督戰
已事則班師既無卒兵之名又得馭兵之要三軍同力上下一
心備禦之方卒積此矣若乃患民力之困則廣邊地之營田患
戍卒之驕則嚴將帥之法今古語有之曰法不可移令不可違
又云功不勸謂之止善罪不懲謂之縱惡昔太祖用郭進守
西山遣戍卒必戒之曰汝謹奉法我猶赦汝郭進殺汝矣其假

借如此郭進所至兵未嘗小劬臣願陛下推太祖所以待
郭進之心而待諸將則法令不患不嚴勸懲不患不至矣真
宗善其議謂左右曰若水儒臣中知兵者也拜鄧州觀察使知
并州以疾召還卒年四十四贈戶部尚書諡曰宣靖若水風流
儒雅有文李善談論事母以孝聞所至有善望接物以誠評人
貴賤壽夭多驗自知不壽故懇辭勢位賢士大夫皆宗慕之有
文集二十卷真宗念若水母老數遣使存問賜緡帛羊酒云
臣稱曰孔子論孝備矣是以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惟能孝於
親然後可移忠於君四子之母其賢有擇鄰之風而其子幼被
慈訓卒能有立非此母不生此子也

東都事略卷第三十五

東都事略卷之三十六

列傳十九

郭贄字少儀開封人也應進士爲開封首薦太宗任京尹得侍讀藩邸太宗即位擢贄著作佐郎兼皇子侍讀遷右補闕拜中書舍人太平興國十年拜參知政事曹彬爲弭德超所譖贄爲辨其誣宰相趙普因是重之嘗奏事對太宗言曰臣受遇不次惟以愚直上報太宗曰愚直何益贄曰雖然猶勝奸邪也八年早朝被酒左遷祕書少監知荆南府加左諫議大夫入爲監鐵使出知澶州坐河決免真宗即位拜刑部侍郎知天雄軍入判太常寺吏部流內銓加集賢院學士知河南府遷工部尚書翰林侍讀學士進禮部尚書卒年七十六贈左僕射謚曰文懿贄長者喜延譽後進宋白趙昌言皆其所薦也晚節

頗以治生爲物論所惜云

李奎字言幾真定人也初爲內臣李知審養子奎進士爲將作監丞通判鄂州擢著作佐郎直史館遷右拾遺加右補闕知制誥爲翰林李士拜右諫議大夫參知政事雍熙中加給事中時太宗親征范陽至上疏以爲兵凶器也戰危事也用之之理必貴萬全儻邊庾不充則宜養威蓄銳夫京師天下本陛下恭守宗廟不離京輶示敵人以間暇尉億兆之瞻仰此策之上者也以目疾免授禮部侍郎遷吏部爲秘書監真宗爲皇太子以至李沆並爲賓客真宗即位拜工部尚書參知政事真宗問以靈武事至上疏曰河湟之地夷夏雜居是以先王置之度外且繼遷腥膻醜類騷動邊鄙然膂不足以弭其惡擢髮不足以數其罪然聖人之道務屈己含垢以安兆人蓋所損者

小所益者大陛下以元元爲念不以巨慙介意臣料彼脅從亦厭兵久矣苟朝廷捨之不問待之如初啖以厚利縻以重爵亦安肯迷而不復訖於淪胥哉其後靈武卒不能守除武勝軍節度使知河南府卒年五十五贈侍中

王沔字楚望齊州人也奎進士爲大理評事太宗征太原見於行在拜著作佐郎直史館遷右拾遺出爲京西轉運副使知懷州擢樞密直學士拜右諫議大夫僉書樞密院事遷副使端拱元年加戶部侍郎參知政事沔辯慧苛刻尚數多詐視士大夫猶吏卒唯以甘言悅人而進退皆非物望初與張齊賢同在樞府頗不協及齊賢參知政事沔不自安因王禹偁上言請中書本廳不得接見賓客許於政事堂同見沔喜即奏行之直史館謝必以爲如此是疑大臣以私也疏駁之太宗即追還前

詔沔因此罷卒年四十二贈工部尚書

辛仲甫字之翰汾州孝義人也初從郭崇辟掌書記又隨崇爲平盧軍節度判官崇卒改授鄆齊二州觀察判官入拜右補闕知光州移彭州課種柳蔭行路郡人謂之補闕柳 太祖問趙普羣臣文武兼資者普以仲甫對即徙益州兵馬都監代還爲三司判官太平興國初迁起居舍人奉使契丹契丹主問党進何如人仲甫曰國家異人間出党進何足道哉契丹主欲留之仲甫曰信以成命義不可留有死而已契丹主竟不能屈使還以刑部郎中知成都府政尚寬簡蜀人安其治入知開封府拜御史中丞雍熙三年拜給事中參知政事仲甫居大位自守而已出知陳州迁戶部尚書告老以太子少保致仕加少傅卒年七十四贈太子太保謚曰康節

張宏字巨卿青州益都人也奉進士爲將作監丞通判宣州歷左拾遺爲峽路轉運副使加左補闕徙知遂州以勤幹聞歸朝爲主客郎中迁樞密直學士雍熙三年拜右諫議大夫樞密副使時河朔用兵宏循默備位无所建明而御史中丞趙昌言數上書論兵事乃用昌言爲樞密副使改宏御史中丞端拱初復拜樞密副使淳化二年以吏部侍郎罷俄知開封府出知潞州進工部尚書卒年六十二贈右僕射

臣稱曰朝論以張宏循默故罷其政使與趙昌言更其任夫御史之職在觸邪而中丞之位號執法事之利害人之忠佞皆得而言之其責豈不重哉循默之人使充其位可乎

趙昌言字仲謨汾州孝義人也奉進士爲將作監丞通判鄂州迁直史館荆湖轉運副使入拜職方員外郎知制誥出知天雄

軍召拜御史中丞遂代張宏為右諫議大夫樞密副使遷工部侍郎時陳象輿為鹽鐵副使與昌言善又知制誥胡旦度支副使董儼皆昌言同年旦會于昌言之第京師為之語曰陳三更董半夜云有翟穎者險誕之士也素與旦親狎旦為作太言怪誕之辭使穎改名馬周以為唐馬周復出也其言多排毀時政自薦可為天子大臣及力率數十人皆公輔之器令昌言內為之助陳王尹開封以其事聞趙普深嫉之捕馬周繫獄鞫之得實馬周流海島昌言貶崇信行軍司馬起知蔡州復知天雄軍初豪家有侍蕩共著時誘姦人穴隄昌言廉知之一日隄吏告急亟取豪家所積給用自是遂絕其弊淳化四年拜給事中參知政事京師大水請出厩馬外牧或云以馬備胡不可闕昌言謂塞下積水胡必不至從之果如其言李順亂于蜀命王

繼恩討之繼恩握重兵久留成都軍士無鬪志由是郡縣復有陷者太宗意頗厭兵召昌言謂曰西川本自一國太祖平之訖今三十年矣昌言揣知上意即於上前指畫攻取之策太宗甚喜遣昌言督繼恩戰自繼恩以下並受節度既行或言其無嗣鼻折山根恐握兵難制即以昌言知鳳翔府賊平改戶部侍郎罷政事仍知鳳翔徙澶涇延三州遷兵部侍郎知陝州移知永興軍召為御史中丞坐鞫獄失實貶安遠行軍司馬移武勝拜刑部侍郎真宗幸澶淵命知河陽歷天雄軍徙鎮州遷吏部侍郎卒年五十五贈吏部尚書謚曰景肅昌言喜推獎後進常薦李沆以為有公輔之器又以女妻王旦二人皆賢相也昌言臨事果斷無所顧避雖屢擯斥不少抑惟對僚吏倨慢時論少之

陳恕字仲言洪州南昌人也少爲小吏折節讀書皇明知洪州見而歎曰奇士也起家爲大理評事通判澧州以吏幹聞召入爲三司判官與判三司王仁贍廷爭事仁贍坐貶秩擢恕度支員外郎以工部郎中知大名府復除戶部副使知澶州驛召爲河北營田制置使密奏曰成卒皆墮游仰食縣官一旦使冬被甲兵春執耒耜恐變生不測既詔罷營田止葺堡壁而已知代州入爲鹽鐵使恕有心計不去宿弊太祖深器之曰真鹽鐵使也拜給事中參知政事太宗嘗置戶部使樊知古所部不治恕以太宗意語之知古辨于上前坐泄禁中語罷知江陵府復召爲工部侍郎總計使又爲鹽鐵使恕屢司金穀爲經久之制於是貨財流通公用足而民富實其有稱職之與常言出入之任所當謹者起知定例人以爲當然亦頗傷苛碎也

真宗即位拜吏部侍郎真宗命恕條具中外錢穀以聞恕久而不進真宗屢趣之恕曰陛下富於春秋若知府庫之充實恐生侈心臣是以不敢進真宗嘉之知審官院知貢舉避嫌凡江南貢士悉被黜又奉行貢舉非其人條被譴者咸怨憤然是舉以王曾爲本首恕每自歎曰吾得曾名世才也不愧於知人矣恕事母孝居喪絕葷茹哀毀過禮以故得疾不任治劇遷尚書左丞知開封府復以病求館殿之職乃以爲集賢院李士卒年五十九子執中自有傳

溫仲舒字秉陽河南人也本進士爲大理評事通判吉州遷右正言直史館拜工部郎中樞密直學士淳化二年以右諫議大夫爲樞密副使改同知樞密院事四年罷知秦州移鳳翔徙興元江陵復召爲戶部侍郎參知政事咸平初以禮部尚書罷明

年出知河陽代還知開封府爲御史中丞遷刑部尚書知天雄軍徙河南進戶部尚書卒年六十七贈左僕射謚曰恭肅仲舒有樵務才與寇準同進人謂之溫寇呂蒙正爲相嘗援進仲舒及用乃反攻蒙正士君子非之

劉昌言字禹謨泉州南安人也陳洪進以爲工曹太平興國二年洪進歸朝改鎮徐州辟爲推官八年奉進士遷保信武勝二鎮判官移泰寧軍入爲左司諫廣南安撫使趙晉留守西京辟昌言爲通判府事悉以委之普薨昌言感普知己爲經理其家事太宗以爲忠於所奉召歸遂拜樞密直學士遷右諫議大夫同知樞密院事太宗旣寵用昌言或言其委母妻鄉里十年不迎侍者詔令迎歸京師光祿寺丞何亮果州南充人也遊官十餘年以蜀人不得歸觀省遂訴于轉運使盧之翰之翰

以聞太宗驚歎又祕書丞陳靖亦泉州人也隨洪進歸闕留母妻在別墅聞太宗令昌言迎侍靖遽告歸其母戀鄉里愛他子不肯隨靖但迎妻子而已太宗許之因下詔告諭文武官父母在遠地並令迎侍就養昌言遂以給事中罷出知襄州徙知荆南府遷工部侍郎卒年五十八贈工部尚書

東都事略卷第三十七

列傳二十

張洎滁州全椒人也江南李景開貢奉登進士第爲上元尉擢監察御史景徙豫章留洎掌李煜記室李煜襲位擢知制誥遷中書舍人清輝殿李士參預機密洎舊字師黯煜令字偕仁

王師圍金陵與樞密使陳喬引符命勸煜勿降又云苟有不利當先死社稷及城陷喬死之洎不能死語煜曰所以不死將有報也洎歸朝太祖責之曰汝教李煜不降又草蠟彈詔召江上救兵洎對曰實臣所爲也大各吠非其主此特其一尔詞色不動太祖釋之授太子中允以其有文選直舍人院出知相州簡慢不治爲轉運使田錫所劾太宗以其儒生不責以吏事也契丹入寇洎數上疏陳邊事會錢俶薨謚曰忠懿洎時判

考功覆狀有居亢無悔之語虞部郎中張佖奏駁之以爲亢龍無悔非臣子所宜言者洎曰易乾之九三云君子乾乾夕惕若厲無咎王弼注云處下卦之極居上卦之下履重剛之險因時而惕不失其機可以无咎處下卦之極愈於上九之亢易例云初九爲元士九二爲大夫九三爲諸侯正義云易之本理以二卦爲君臣九三居下卦之極是人臣之卦也其免亢龍之咎者是人臣之極可以恪守免禍故云免亢極之禍也今考功狀止云受寵若驚居亢無悔本無亢龍無悔之語 太宗然之未幾爲太僕少卿同知京朝官考課拜右諫議大夫史館脩撰擢中書舍人翰林李士益王元傑授楊潤大都督府長史洎言唐以楊益路幽荆爲大都督府置長史司馬爲上佐其大都督非親王不授或親王遙領別命大臣領郡除長史副大使卽度事今

益而正大都督之任復爲長史乃是自爲上佐也呂蒙正以爲襄王越王皆領長史矣 太宗曰此誠誤也俟別除授并正之洎與蘇易簡同在北扉易簡被殊遇且先大用洎惡之力排易簡遂代爲參知政事初 太宗欲進用洎頗知其在江南讒毀善良潘佑之死與有力焉心疑之待詔尹熙古江東人也與洎相善因對以爲煜怒佑諫太直非洎譖也由是遂擢用至道二年曹璨自河西馳騎入奏邊事言繼遷寇靈州 太宗語宰相呂端知樞密院趙鎔等各以所見上其策端等言曰臣等各述所見則非詢謀僉同之義洎越次奏曰端備位輔弼乃緘默不言深失謀謨之體端曰洎不過揣摩 陛下意耳必無骨鯁之言 太宗默然翌日洎上疏引賈捐之棄朱崖事願棄靈武以省關西餽運 太宗嘗有此意旣而悔之洎果迎合 太宗意

太宗不悅謂之曰卿所陳朕所不曉洎退太宗謂向敏中曰張洎誠揣摩之士也呂端之言不妄矣始洎諂事寇準準力推挽之遂參大政既與準同列知太宗眷準稍衰乃面奏準退有誹謗準色變不敢辨由是罷政未幾洎以疾罷為刑部侍郎尋卒年六十四贈刑部尚書洎美風儀有文采而性險詖好攻人之短舊事李煜及煜歸朝貧甚洎猶丐索之而怒其所與之渾煜子仲瑀死亦不弔太宗有所著述必為文解釋其旨以取悅洎孫環有長者言仁宗時知制誥聿章故相劉沆贈官制有詆毀之詞為其子所訟貶黃州其後英宗謂環在先朝有定儲嗣之言遷翰林侍讀李士以卒李昌齡字天錫應天府楚丘人也奉進士為大理評事通判合州拜右拾遺直史館改右補闕出知徐州為淮南轉運使知廣

州州有海舶之饒昌齡不能以廉自持召還擢樞密直學士遷右諫議大夫御史中丞至道二年拜參知政事真宗即位加戶部侍郎坐與王繼恩交結貶忠武行軍司馬起為殿中少監知梓州改河陽又改光州以祕書監致仕卒年七十二

王化基字永圖真定人也舉進士為大理評事通判常州知嵐州宰相趙普以為驟用人非有益于治也改淮南節度判官入為著作郎遷左拾遺抗疏自薦太宗曰化基自結人主慷慨之士也召試知制誥除右諫議大夫御史中丞太宗問以邊事對曰治天下猶植木也所患根本未固根本固則枝幹不足憂今朝廷治則邊鄙何患乎不安化基慕范滂之為人乃獻澄清略言時事有五其一復尚書省其二謹公舉其三懲貪吏其四省冗員其五擇遠官太宗嘉之知樞密院柴禹錫有奴

受人金而禹錫實不知也參知政事陳恕欲以此中禹錫太宗怒引囚訊其事化基爲辨其誣太宗感悟以化基爲長者出知杭州遷禮部侍郎至道三年召拜參知政事咸平四年以工部尚書罷知揚州又知河南府進禮部尚書卒年六十七贈右僕射諡曰惠文子舉止舉元舉元爲天章閣待制

舉正字伯中幼喪父厚重寡言化基器愛之補校書郎復奉進士知伊闕任城二縣召爲館閣校勘累擢知制誥宰相陳堯佐舉正婦翁也遂換龍圖閣待制堯佐罷復知制誥遷翰林李士康定二年拜右諫議大夫參知政事呂夷簡以宰相判樞密院舉正以爲判名太重改兼樞密使會御史臺舉其友壻李徽之爲御史李正以親嫌格不行徽之訟舉正內不能制其悍妻不可以謀國事慶歷三年罷爲資政殿太子禮部侍郎知許州徙知

應天府拜御史中丞張堯佐授宣徽節度群牧景靈四使舉正言堯佐庸人緣妃家一日而領四使賢士大夫無所勸不報因退朝留百官班廷議仁宗遣中使諭止之尋罷堯佐宣徽景靈二使居半年堯佐復除宣徽使舉正上疏論之狄青爲樞密使力爭不能得因請解言職遂除觀文殿學士禮部尚書知河南府入兼侍讀以太子少傅致仕卒年七十贈太子太保諡曰安簡

李惟清字直臣齊州下邑人也開寶中以三史解褐爲涪陵尉太平興國七年爲荊湖北路轉運判官遷轉運使徙京西入爲度支判官未幾出爲京東轉運使歷度支副使戶部鹽鐵使累官給事中爲吏以彊幹稱淮南擁貨務賣岳州茶斤爲錢百五十惟清擅減斤五十錢不以聞左遷衛尉少卿出知廣州召還

復拜給事中至道三年拜同知樞密院事真宗即位加刑部侍郎惟清俗吏在西府無人望遂罷爲御史中丞惟清拂鬱乃肆情彈擊卒年六十五贈戶部尚書

夏侯嶠字峻極濟州人也舉進士爲大理評事通判興州累遷左補闕直史館知洪州改起居郎真宗在藩邸爲翊善旦開封爲推官東宮建爲太子中舍及即位以給事中拜樞密副使咸平元年罷爲戶部侍郎除翰林侍讀學士兼祕書監講讀之職自唐有之五代以來時君右武不暇嚮學故此職亦廢太宗崇尚儒術嘗命著作佐郎呂文仲侍讀寓直禁中然名秩未崇真宗奉承先志首置此職班秩次翰林學士祿賜如之侍讀以命嶠及楊徽之侍講以命邢昺焉嶠慕道以養生爲務喜誦老莊書淳謹無過在近列恩顧甚異卒年七十二贈兵

有尚書畢士安爲相款曰若夏侯君在者此位豈得而據也楊礪字汝礪京兆零人也舉進士甲科真宗爲襄王以礪爲記室始礪應舉時嘗夜夢見一人衣冠甚古謂礪曰汝能從吾遊乎礪隨往顧之觀宮衛嚴邃俄陞大殿見一南面而坐者指示礪曰此來和天尊汝異日事之礪再拜而退及爲記室謁襄王還謂妻子曰今日見襄王正昔日夢中所見也真宗爲開封尹以礪爲推官嘗問礪何年及第礪唯不對後知其唱名第一自悔失問謂礪不以科名自伐甚重之東宮建兼右諭德真宗即位召入翰林爲學士咸平元年除工部侍郎樞密副使二年卒年六十九真宗哀之謂宰相曰礪介直清苦方當任用遽此淪謝即臨其喪礪所居在隘巷中乘輿不能進真宗因降輦步至其第嗟閔久之贈兵部尚書礪爲文

無師法詔詰迂怪見者哂之

宋湜字持正京兆人也父溫故終右補闕季父溫舒終起居郎皆有時名湜少孤以孝聞舉進士爲將作監丞通判梓州拜著作郎直史館以右補闕知制誥與王化基李沆並命以累左降均州團練副使移汝州召入爲禮部員外郎直昭文館復知制誥遷翰林學士咸平元年拜給事中樞密副使從真宗幸澶淵以疾卒于道年五十一贈吏部侍郎真宗再幸河朔追悼之加贈刑部尚書謚曰忠定湜秀穎有器識好學善談論尤工筆札得者深藏之又善引重後進云

東都事略卷第三十七

東都事略卷第三十八

列傳二十一

宋白字素臣大名人也年十一善屬文舉進士又舉拔萃科授著作佐郎歷玉津蒲城衛南三縣令太宗即位擢左拾遺知兗州從征太原劉繼元降白獻平晉頌遂除中書舍人入翰林爲孝士至道初爲丞旨真宗即位遷吏部侍郎白擬陸贄勝子集以獻真宗察其意希大用遂命知開封府以才不勝任罷爲集賢院學士請老以兵部尚書致仕進吏部尚書卒年七十七贈左僕射謚曰文安白爲文頗事浮麗而理致或不工善諧謔不拘小節典貢奉得蘇易簡王禹偁田錫李宗諤胡旦時謂之得人至它所取賂納賂者又高年不能決退多致譏訕殆能贍濟親族而恤其孤幼是亦其所長也

楊徽之字仲猷建州浦城人也世尚武力父澄始業儒徽之少
好李同邑有江文蔚善賦江爲善詩徽之遂與齊名遊李于廬
山是時福建屬江南江南亦置進士科以延士大夫徽之耻之
乃間道詣中朝應李遂登進士第歷集賢校理著作佐郎右拾
遺 太祖爲時望所歸徽之上書言其事及 太祖受禪 太
宗見其書謂 太祖曰此周室忠臣也乾德初出爲天興令徙
峨眉知全州累遷右補闕 太宗即位遷侍御史拜右諫議大
夫治許州入爲史館修撰上疏曰 陛下嗣統鴻圖闡揚文治
廢墜脩李儒李嚮臻乃至周巖野以聘隱淪盛科選以寵材彥
取士之道亦已至矣然擅文章者多獲迅遷明經業者罕聞殊
用且京師四方之會太李首善之本今五經博士並闕其負非
所以厚人倫獎儒李厲賢崇化繇內及外之道也臣愚謂宜下

明詔博求通經之士以分教胄子無使漢唐稱得人 太宗嘉
之顧謂宰相曰徽之儒雅之士也宜置之館殿遂判集賢院爲
張洎劉昌言所誣貶鎮安行軍司馬 真宗爲開封尹妙選僚
屬召徽之爲府判官兼左庶子 真宗即位拜樞密直學士兼
祕書監咸平初始置翰林侍讀學士以徽之爲之与夏竦並
命累官至兵部侍郎卒年八十贈兵部尚書徽之清素重名教
尚風義常言溫仲舒輩以搏擊取貴位使後進趨競礼俗浸薄
與石熙載李穆賈黃中爲文義之友多識典故唐之士族人物
悉能詳記尤工吟詠 太宗 真宗嘗和其詩有集二十卷其
後 仁宗以徽之 先帝宮僚特贈太子太師謚曰文莊徽之
無子一女適宋氏賢明知書有禮法外孫綬位至參知政事
徐鉉字鼎臣揚州廣陵人也十歲能屬文與韓熙載齊名江南

謂之韓徐仕吳爲祕書郎又事南唐爲知制誥與宋齊立不協坐洩機事貶泰州司戶召歸故官又坐專殺流舒州周世宗南征李景從饒州召爲太子右諭德復知制誥遷中書舍人景死事其子煜爲禮部侍郎通知中書省事歷尚書左丞兵部侍郎翰林孝士御史大夫吏部尚書王師圍金陵煜遣鉉朝京師求緩兵語在李煜傳太祖以禮遣之後隨煜至京師太祖責之鉉對曰臣仕江南國亡不能死臣之罪也太祖歎曰忠臣也以爲太子率更令太平興國初置孝士院從征太原加給事中出爲左散騎常侍二年以廬州尼道安訟其弟與婦姜氏不養母姑姜氏鉉妻之甥且誣鉉與姜姦鉉坐貶靜難行軍司馬道安亦坐告姦不實抵罪鉉初至京師見披毛褐者輒哂之邠州苦寒終不御毛褐冷氣致腹而卒年七十六鉉恬淡無

矯僞不喜釋氏而好神怪有以此獻者所求必如其請李穆常使江南見鉉及其弟錯文章歎曰二陸不能及也錯仕江南爲內史舍人而卒鉉好李斯小篆尤得其妙隸書亦工尺牘爲士大夫所得皆珍藏之有集三十卷又有質疑論稽神錄行於世至道二年復左散騎常侍無子

宋準字子平開封雍丘人也奉進士第一時李昉知奉會貢士訴昉取舍非公太祖召準覆試復冠多士授校書郎直史館太平興國中知制誥準美風儀善談論文詞清麗始廬多遜南遷也李穆以同年坐黜左右無敢言者準因奏事盛言穆長者有檢操常非多遜所爲豈黨哉太宗寤得復故官時論多之雍熙四年以病免卒年五十二

梁周翰字元褒鄭州管城人也幼好學能爲文章周時奉進士

爲虞城簿宰相范質王溥以其聞人也不使佐外邑改爲開封府戶曹參軍國初二人猶爲相用爲祕書郎直史館武成王廟配享議者以王僧辨不克令終非全德者詔張昭實儀銓定功業無瑕者方得与享周翰論自樂毅以降配享廟兒苟欲指瑕誰當無累今一旦除去擯出祠庭臣竊惑之謂宜罷新議仍舊貫爲便疏入不報遷左拾遺乾德中太祖大脩宮闕周翰爲五鳳樓賦以進太祖嘗欲用爲知制誥以語石守信守信因以語周翰周翰遽以表謝太祖怒遂不用出爲通判綿眉一州坐杖人至死者奪二官復爲左拾遺監綾錦院太祖將郊天周翰上疏曰陛下再郊上帝必覃赦宥臣以天下至大其中有慶澤所未及節文所未該者所宜推而廣之方今視賦所入至多加以科變之物名品非一調發供輸不無重困

且西蜀淮南荆潭廣桂之地皆以爲王土陛下誠能以三方所得之利減諸道租賦之入則庶乎均德澤而寬民力矣坐杖錦工過苛爲其所訴太祖怒謂曰爾豈不知人之膚血与已無異何至如是之酷邪左遷司農寺丞逾年爲太子中允太平興國中知蘇州周翰善音律喜捕博惟以飲戲爲度於是治郡不進黜爲分司俄除楚州團練副使李昉爲相以其名聞于太宗召爲右補闕兼史館修撰尋遷起居舍人兼起居郎事因言自今崇政殿長春殿皇帝宣諭之言侍臣論列之事望依舊中書脩爲時政記其樞密院事涉幾密亦令編纂各至月終送史館自餘百司凡干封拜除改沿革制置之事悉備編錄仍令郎与舍人分直崇政殿以記言動別爲起居注每月先進御後降付史館起居注進御自周翰始也真宗爲皇太子知其

名及即位擢知制誥拜翰林李士從幸澶淵遷給事中罷爲工部侍郎踰年卒三十八周翰性疎俊辨急臨事過於嚴由是蹟于時及掌書命周翰已老矣才思不如昔多不稱 上意云朱昂字季之其先京兆人也父葆光寓潭州遂家于衡山昂少篤孝有朱遵度者時謂之万卷目昂曰小万卷嘗游廬陵有術者謂昂曰中原當有真主矣君仕當至四品遂北游江淮時周世宗南征韓令坤統兵揚州昂謁令坤陳治乱方略令坤器之令攝永正縣有政績 國初爲衡州錄事參軍歷宜城令知蓬州徙廣安軍旣又爲宰相薛居正所知与李昉薦引之遷殿中丞知泗州就遷監祭御史江南轉運副使知鄂州遷殿中侍御史爲峽路轉運使除直祕閣知復州召還 真宗即位遂知制誥入翰林爲季士請老以工部侍郎致仕自宰相張齊賢而下

皆賦詩贈行而從臣出祖於東門之外第協仕爲主客郎中雍王府翊善其後亦告老而歸時人以比漢二疎陳堯咨知荆南表其所居東西致政坊昂所得奉以三之一買竒書於所居爲二亭曰知止曰幽棲自號曰退叟卒年八十三門人謚之曰正裕先生昂方正恬淡非公事不至兩府引年得礼士君子多之胡旦字周父渤海人也季進士第一通判昇州代還遷左拾遺直史館上書言時政利病出爲淮東轉運副使徙知海州廬多遜旣貶趙普罷相其夏河決韓村尋復塞旦獻河平頌有逆遜投遠姦普屏外之語 太宗怒貶商州團練副使乃上平燕八議起爲右補闕脩國史有翟馬周者旦与之善馬周上書排毀執政因自薦可爲大臣又季才任公輔者十人其辭頗壯當時皆指旦所爲 太宗怒流馬周海島貶旦坊州團練副使徙絳

州淳化五年直集賢院復知制誥史館脩撰且與中官王繼恩
善事連宮禁貶安遠行軍司馬又削籍流潯州移通州團練副
使又移滁州分司西京又以爲保信軍節度副使久之通判襄
州未幾喪明以祕書少監致仕居襄州遷祕書監卒年八十且雋
辯彊敏少有大志退老漢上旣喪明猶令人讀經史憑几聽之
未嘗少輟嘗上所著漢春秋七十卷又著五代史略四十三卷
將帥要略五十二卷演聖同論七十三卷唐乘七十卷初琢大
硯方五六尺旣而埋之且刻曰胡旦脩漢春秋硯且以文章名
世然晚節黷貨干擾郡縣持吏短長時論薄之

柳開字仲塗大名人也父承翰仕至監察御史開幼警悟豪勇
父顯德末爲南縣令有盜入其家衆不敢動開年十三亟取劍
逐之盜踰垣開揮劍斷其足二指及就李講說能究經旨李進

士第自五代以來李者少尚義理有趙生者得韓文數十篇未
達乃携以示開開一見遂知爲文之趣自是屬辭必法韓愈初
名肩愈蓋慕之也開尚氣自任不顧小節所與交必時之豪俊
初爲宋州司寇治獄稱職遷錄事參軍太宗征河東開從
駕督糧適常潤有小寇遂以開知常州徙潤州開至治所招誘
群盜以奉金給之又解衣與賊酋置之左右或謂不可開曰彼
失所則盜不爾則吾民也始懼死故假息鋒刃之下今推以赤
心夫豈不懷未半歲境內輯寧拜監察御史召還知貝州雍熙
中坐與監軍忿爭貶上蔡令會王師北伐開部糧至涿州遇
米信與契丹戰久不解遣使求和開謂信曰兵法無約而請和
謀也亟攻必勝信不能決後二日復引兵來挑戰開因上書願
效死邊鄙遂除殿中侍御史命使河北又上書願賜步騎數千

以滅胡 太宗方擇文臣有武略者用之即授開崇儀使知寧遠軍契丹貴將白万德本真定人統緣邊七百餘帳開因其親族往來令說万德許以藩鎮俾挈幽州之衆內屬万德喜謂爲期約使未還徙知全州州之西有亦魯溪洞粟氏父爲邊患朝廷設峽口香煙等七砦不能禦開至選勇辨吏往說之不踰月携老幼至州開賦其居業作時鑑一篇刻石戒之遣其酋赴闕授州上佐邊患遂息 詔賜開緡錢三十万會有黥卒訟非辜者坐削二官頃之上書自陳還舊秩知環州爲理互市之不直者戎落悅附徙知邠州又知曹刑二州遷如京使上書言時政真宗嘉納之又徙代州晉城壘戰具諸將沮議因謂其從子浩曰吾觀胡星有光雲從北來殆寇將至今諸將見疾一旦寇至必危我矣即丐小郡得忻州虜果犯塞徙滄州未至卒年五十

東都事略卷第三十八

四開著書號東郊野夫又號補亡先生作二傳以見意時范景好古孝開與齊名謂之柳范開垂絕語門人張景曰吾十年著一書可行於世景爲名之曰默書辭義稍隱讀者難遽曉也

東都事略卷第三十九

列傳二十二

田錫字表聖嘉州洪雅人也楊徽之宰峨眉宋白宰玉津甚延
與之舉進士爲將作監丞通判宣州遷著作郎京西轉運判官
改左拾遺直史館錫鯁正寡言恭敬好禮旣得諫官卽上疏獻
軍國要機者一 朝廷大計者四頃歲 王師平太原未復軍
功迄今二載今幽燕竊據固當用兵雖稟宸謀必資武力願

陛下因郊裡耕籍之禮議平晉之功則駕馭戎臣莫此爲重此
要機之一也臣聞聖人不務廣疆土惟務廣德業聲教遠被自
當來賓周成王時越裳九譯來貢謂周公曰天無迅風疾雨海
不揚波三年矣意者中國其有聖人乎蓋往朝之交州謂之瘴
海得之如獲石田臣願陛下務脩德以愛民無銳兵以挫銳

又何必以蕞爾蠻夷取勞震怒乎此大體之一也今諫官不聞
廷爭給事中不聞封駁左右史不聞升陞記言動豈聖朝之
美事乎又御史不聞彈奏中書舍人不聞訪以政事集賢院雖
有書籍而無職官祕書省雖有職官而無圖籍臣願陛下擇
才任之各司其局苟職業脩舉則威儀自嚴此大體之二也今
寓縣平寧京師富庶軍營馬監靡不恢崇佛寺道宮悉皆輪奐
闢西苑廣御池雖周之靈囿漢之昆明未足爲比而尚書無聽
事九寺三監寓天街之兩廊貢院就武成王廟是豈太平之制
度邪臣願陛下別脩省寺用列職官此大體之三也案獄官
令枷杻有短長鉗鐐有輕重尺寸斤兩並載刑書未聞以鐵爲
枷者也昔唐太宗觀明堂圖見人之五藏皆麗於背遂減徒刑
況隆平之時將措刑不用法之所无悉宜去之此大體之四也

太宗褒其言因賜錢五十萬時宰相令有司受羣臣章疏必先
白而後敢進錫上書以爲失至公之體爲河北轉運副使驛書
言邊事曰臣聞動靜之機不可妄舉安危之理不可輕言利害
相生變易不定取舍無惑思慮必精夫動靜之機不可妄舉者
動爲用兵靜爲持重應動而靜則養寇以生姦應靜而動則失
時以敗事動靜中節乃得其宜伏望陛下申飭將帥勿尚小
功使河朔之民得務農業亭障之地可積邊儲苟待其亂而取
之則克乘其衰而兵之則降既心服而志歸則力省而功倍臣
願陛下考古道恢遠圖示綏懷萬國之心用駕馭四夷之策
事戒輕發理貴深謀若夫安危之理不可輕言者臣請爲陛下
下陳之國家務大體求至理則安舍近謀遠勞而無功則危
爲君有常道爲臣有常職是務大體也上不拒諫下不隱情是

求至理也漢武帝唐太宗皆徇無厭之求奉不急之役是舍近謀遠也沙漠窮荒之地得之何所用邪夷狄遺種殺之更生矣是勞而無功也臣又聞利害相生變易不定者兵書曰不能盡知用兵之害者則不能盡知用兵之利蓋事有可進而退則害成之事至焉可退而進則利用之事去焉可速而緩則利必從之而失可誅而赦則姦宄之心或有時而生害可赦而誅則勇烈之人或無心而利國可勸而懲則有以害勤勞之功可懲而勸則有以利僭踰之幸能審利害則為聰明書曰明四目達四聰此之謂也臣又謂取舍不可以有惑者故曰孟賁之狐疑不如童子之必至思慮不可以不精者故曰堯若毫釐繆以千里自國家圖幽燕以來兵連未解則財用不得不耗臣下不得不憂願陛下精思慮決取舍無使曠日持久窮兵極武焉

太宗嘉之從知相州移睦州遂知制誥錫好直言太宗或時不能堪錫從容進曰陛下日往月來養成聖性太宗悅愈重之端拱二年歲旱錫上疏曰今歲旱暵之沴此寔陰陽失和調燮倒置上侵下之職而文理未及下知上之失而規過未能所以成此咎證也伏望陛下引咎責躬以答天戒進德重慶以安民心蠲免征徭搜索淹滯振虞通貨以救餓殍加估收儲以備闕乏弭災求理正在此時若旱沴不已臣恐盜聚綠林狄乘饑寒則朝廷之憂非淺也錫疏有調燮倒置之語為宰相不悅罷知陳州坐稽留獄訟責海州團練副使徙單州召還為工部員外郎復論時政闕失加直集賢院至道中復知制誥上疏言諸州奉河西方役生民重困出知泰州彗見上疏請責躬以答天戒咸平三年乃對言事錫嘗奏曰陛下治天下以何

道臣願以皇王之道治之舊有御覽但記分門事類不若以經史子集爲御覽三百六十卷曰覽一卷經歲而畢又取經史要切之言爲御屏風十卷置御坐側則治亂興亡之鑒常不忘矣真宗詔史館借以羣書乃先上御覽三十卷御屏風五卷御覽序曰臣聞聖人之道布在方策六經則言高旨遠非講求討論不可測其淵深諸史則跡異事殊非參會異同豈易記其繁雜子書則異端之說勝文集則宗經之辭寡非猥精以爲鑒戒舉要以觀會同可謂曰覽之書矣其於日新之德則雖白首未能窮經矧王者萬機之暇乎臣每讀書思以所得上補達聰可以銘於坐隅者書於御屏可以用於帝道者錄爲御覽經取帝王易曉之意史取帝王可行之事子或總於雜錄集或附之逐篇悉求切當之言用達精詳之理俾功業可與堯舜等

而生靈亦使躋仁壽之域臣區區之忠不勝大願御屏風序曰湯之盤銘曰德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太公之金匱云武王欲造起居之戒乃銘於几杖曰安不忘危存不忘亡孰惟一者後必無凶墨子云堯舜禹湯書其事於竹帛環之盤孟曰君子福大而愈懼爵隆而益恭遠察近視俯仰有則軒帝與几皆有銘焉曰吾居民之上惴惴恐不及武王尸席必有戒焉席之銘曰無行可悔戶之銘曰名難得而易失唐黃門侍郎趙智爲高宗誦孝經曰天子有諍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微臣敢以此言上獻憲宗宋漢史三國以來經濟要事撰書早四篇曰前代君臣事迹書之屏風臣每覽經史子集因取其語要摠一卷輒用進獻可書於屏風之御坐之右焉詔褒之錫覽天下奏章有言民飢盜起及詔敕不便悉條奏其事真宗以爲得

爭臣之軀兼侍御史知雜事擢右諫議大夫史館脩撰連上八疏皆直言時政得失嘗曰吾立朝以來封章五十一奏皆諫自任職之常也言苟獲從吾之幸也豈可藏副示後謗時嘗具鼎悉取焚之真宗每見錫容必莊嘗目之曰朕之汲黯也卒年六十四真宗惻然謂宰相李沆曰田錫直臣也特贈工部侍郎有盛平集五十卷

王禹偁字元之濟州鉅野人也家世爲農九歲能爲歌詩舉士安見而異之勉以勤業及長善屬文舉進士爲武成簿知長洲縣端拱初太宗聞其名召試擢右拾遺直史館獻端拱箴時契丹未寧太宗訪羣臣以邊事禹偁上禦戎十策以爲外任人內脩德則可以弭之外則合其勢以重將權罷小臣調邏邊事行間謀以離其心遣趙保忠折御卿率所部以張犄角下

詔感勵邊人取幽薊舊疆蓋第晉遺民非負其上地內則省官以寬經費抑文士以激武夫信用大臣以資其謀不貴虛名以戒無益禁游墮以厚民力惟陛下財幸太宗嘉之尤爲趙普所器二年親試貢士詔使作歌援筆立就太宗謂侍臣曰此歌不踰月遍天下矣即拜左司諫知制誥冬旱禹偁上疏曰一穀不收謂之饑二穀不收謂之饑饑則大夫以下皆損其祿五分之一饑則奉無祿廩而已今旱雲不霑宿麥未茁旣無九年之蓄可憂日姓之饑陛下降詔書直云君臣之間政教有闕自乘輿服御以下至百官奉料非宿衛軍士邊庭將帥悉第減之上蒼天譴下狀人心俟兩足復故臣朝行中家最貧奉最薄亦願少減奉以贖耗蠹之咎外則省歲市之物內則罷工巧之伎近城掘土侵冢墓者墜之外州配隸之衆非臧盜者

釋之然後戒州縣官吏以古者猛虎度河飛蝗越境之事其餘
軍民刑政之弊非臣所知者望委宰臣裁議頒行但感人心必
召和氣惟 陛下行之 太宗幸瓊林苑召至 御榻前顧問
語宰相曰禹偁文章獨步當世其寵獎如此因抗疏爲徐鉉雪
誣貶商州團練副使移解州召還拜左正言 太宗曰禹偁文
章俊麗無能及者但性剛不能容物尔俄直昭文館時 太宗
命將討李繼遷禹偁屢陳便宜以爲繼遷不必勞力而誅自可
用計而取兵法曰使貪使愚言貪者利其財愚者不計其死也
臣愚謂宜明數繼遷罪惡曉諭蕃沒重賞賜高與官資昔劉
知俊兄弟以同州叛附于岐梁太祖下詔曰有捉得知俊者賞
萬緡與節度使得其弟者賞五千緡與刺史一月之間先擒其
弟今但信賞必行則繼遷身首不梟即擒矣求外任得知單州

至邵十五日而召爲礼部員外郎知制誥入翰林爲李士 孝
章皇后崩梓宮迁于燕園長公主第禹偁爭之曰 皇后嘗母
儀天下當遵用舊典罷知滁州禹偁嘗草李繼迁制送馬五十
匹爲潤筆禹偁却之及出關人鄭褒徒步來謁禹偁禹偁愛其
儒雅及別去爲買一馬或言買馬虧價者 太宗曰彼能却繼
迁五十馬顧肯虧一馬價哉移知揚州 真宗即位 詔羣臣
論事禹偁上疏陳五事一曰謹邊防通盟好因嗣統之慶赦繼
迁罪復与夏臺彼必感恩內附且使天下知屈已而爲人也二
曰減冗兵併冗吏使山澤之饒流於下開宝前諸国未平而財
賦足兵威強由所蓄之兵銳而不衆所用之將專而不疑設官
至簡而事皆奉與国後增員太冗宜皆經制之三曰艱選文使
入官不濫 先朝登第僅万人宜糾以舊制還文場於有司吏

部擇官亦非帝王躬親之事宜依格敕注擬四曰澄汰僧尼使
疲民无耗罷度人脩寺一二十載容自銷鑠亦救弊之一端五
曰親大臣遠小人使忠良蹇諤之臣知進而不疑姦僞傾巧之
徒知退而有懼疏奏召還復知制誥其後潘羅支射死繼迁夏
人欵附卒如禹偁策脩 太祖實錄禹偁直書其事執政以禹
偁爲輕重其間出知黃州州境有二虎鬪其一死而食其半又
羣雞夜鳴經月不止禹偁上疏引洪範傳申戒且自劾 真宗
遣使乘駟問勞醺襮之詢曰官則云守日當其咎 真宗亟命
移知蘄州禹偁表謝有宣室鬼神之問不望生還茂陵封禪之
書正期身後至郡未踰月而卒年四十八禹偁諱章敏瞻喜談
世事臧否人物以正自持故屢擯斥所與游必儒雅薦寵後進
如孫何丁謂遂皆名重一時有小畜集三十卷奏議十卷後集

詩三卷子嘉祐嘉言俱知名方禹偁在翰林也嘉祐爲館職寇
準知之準使知開封府一日問嘉祐曰吾尹京外議云何嘉祐
曰人皆言丈人且夕入相準曰於吾子意何如嘉祐曰以愚觀
之丈人不若不爲相之爲善也若相則善望損矣準曰何故嘉
祐曰自古賢相所以能建功業澤生民者其君臣相得皆如魚
之有水故言聽計從而臣主俱榮今丈人負天下重望相則中
外有太平之責焉丈人於明主能若魚之有水乎此嘉祐所謂
善望之損焉準大喜執其手曰元之雖文章冠天下至於深識
遠慮或不逮吾子也嘉祐官不顯而嘉言亦以進士第爲江都
簿 真宗觀書龍圖閣得禹偁奏章嗟美切直因訪其後宰相
稱薦嘉言即召對擢大理評事仁宗時嘗爲殿中侍御史其曾
孫汾奉進士甲科元祐中爲工部侍郎宝文閣待制入元祐籍云

臣稱曰錫禹儗真天下正直之士哉其事君必尺言无隱以謹其微以防其漸由是二宗有聽言之美二臣有敢言之效而治道隆矣古之所謂主聖臣直君明臣忠者豈不然哉豈不然哉

東都事略卷第三十九

東都事略卷第四十

列傳二十三

李沆字太初洛州肥鄉人也父炳仕至侍御史沆好李沆厚寡言器度宏遠炳嘗謂人曰此兒異日必至公輔李進士爲將作監丞通判潭州轉著作佐郎直史館雍熙三年右拾遺王化基上書自薦太宗曰李沆宋寔皆佳士也並除右補闕知制誥遷翰林李士淳化三年拜給事中參知政事四年罷歸故官真宗爲皇太子以沆爲賓客待以師傅禮真宗即位遷戶部侍郎參知政事咸平初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監脩國史會契丹寇邊真宗北幸命沆留守京師肅然閉門下侍郎尚書右僕射李繼遷父以西鄙叛遂有圖取朔方之意時朝廷困於飛輓朔方危蹙左右大臣及中外之議咸以爲靈州區必爭之

地不可失 真宗以問沆沆曰靈州必非 朝廷有也臣請發
單車之使召州將部分戍卒居民委其空壘而歸如此則關右
之民可息肩矣未幾靈州陷 真宗益信重之 真宗嘗問沆
曰人皆有密啓而卿獨無何也沆曰臣待罪宰相公事則公言
之何用密啓夫人臣有密啓非讒即佞日常惡之 真宗遣
使持手札問沆欲以後宮劉氏爲貴妃沆對使者自引燭焚之
附奏曰但道臣沆以爲不可其議遂寢 真宗又問沆治道所
先沆曰不用浮薄新進喜事之人此最爲先 真宗問其人
沆曰如梅詢曾致堯輩是矣 真宗深以爲然故終 真宗之
世數人者皆不進用所用皆得厚重之士由沆之力也沆嘗言
吾在 朝廷無功可紀惟四方之言利者未嘗有一施行用此
以報國在相位日取四方水旱盜賊奏之參知政事王旦以爲

細事不足煩 上聽沆曰人主少年當使知四方艱難不然血
氣方剛不留意聲色犬馬則土木甲兵禱祠之事作吾老不見
矣此君異日之憂也景德元年薨于位年五十八 真宗對侍
臣曰沆忠亮淳厚終始如一言之泣涕贈太尉中書令謚曰文
靖乾興元年配享 真宗廟廷沆內行脩謹識大躰不求聲譽
所居湫隘處之晏然沆旣薨其後 真宗朝 陵展禮封山行
慶鉅典盛儀無所不奉且爲相每思沆之言歎曰李文靖聖人
也故當時謂沆爲聖相云弟維

維字仲方舉進士爲保信軍節度推官召試中書除直集賢院
沆爲宰相與維友愛暇日相與笑言而未嘗及世務然維終欲
避權勢出知歙州沆薨累擢知制誥翰林學士以疾出知許州
復入翰林爲承旨脩 真宗實錄累遷刑部尚書換相州觀察

使知亳州徙河陽又知陳州卒年七十一維以文學進與修冊府元龜至老手不釋卷性寬厚喜怒不形於色善談論工詩嗜酒常曰人生詩酒足復何營哉既卒家無餘財

王且字子明大名莘人也父祐有傳且少好李祐器之嘗手植三槐于庭曰吾之後必有爲三公者舉進士爲大理評事知臨江縣再遷殿中丞通判鄭濠二州王禹偁薦其才且亦獻其所爲文章得直史館拜右正言知制誥趙昌言參知政事且以壻避嫌改集賢殿脩撰昌言罷復知制誥真宗即位拜中書舍人翰林李士錢若水名能知人嘗見且曰真宰相器也若水爲樞密副使罷召對苑中問誰可大用者若水言且可大用

真宗曰吾固已知之矣咸平三年拜給事中同知樞密院事明年以工部侍郎參知政事景德元年契丹犯邊真宗幸澶州

雍王元份留守京師得暴疾命且馳自行在代元份留守三年拜工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監脩國史天書降爲天書儀仗使東封泰山西祀汾陰俱爲大禮使累遷右僕射昭文館大學士聖祖降爲玉清奉聖像大禮使真宗以兖州壽丘爲聖祖降生之地建景靈宮以且爲朝脩使宮成冊拜司空進司徒遷太保方是時契丹旣已請盟趙德明亦納誓約願守河西故地二邊兵罷不用天下無事且以謂宋興三世祖宗之法且在其爲相務行故事進退能否

真宗乂而益信之所言無不聽雖他宰相大目有所請必曰王且以謂如何事無大小非且所言不決且在相位乂外無夷狄之虞兵革不用海內富實羣臣百司各得其職故天下稱爲賢相且於用人不以名譽必求其實苟賢且才矣必乂其官衆以

爲宜其職然後遷其所薦引人未嘗知寇準爲樞密使當罷使人告且求爲使相旦大驚曰將相之任豈可求邪且吾不受私請準深恨之已而制出除準武勝軍節度使同平章事準入見泣涕曰非陛下知臣何以至此真宗具道旦所薦準始媿歎以爲不可及趙德明言民飢求糧百萬大臣皆曰德明新納誓而敢違請以詔書責之真宗以問旦旦請敕有司具粟百萬於京師詔德明來取真宗大喜德明得詔書慙且拜曰朝廷有人大中祥符中天下大蝗真宗使人於野得死蝗以示大臣明日執政有袖死蝗以進者云蝗實死矣請示於朝率百官賀旦獨以爲不可後數日方奏事飛蝗蔽天真宗曰使百官方賀而蝗如此豈不爲天下笑邪官者劉承規病且死求爲節度使真宗以語且曰承規待此以瞑日且執以爲

不可曰他日將有求爲樞密使者柰何自是內臣官不過留後且任事久有謗於上者旦輒引咎未嘗自辨人有過失雖人主盛怒可辨者辨之必得而後已榮王宮火延前殿有言非天災請置獄劾火事當坐死者百餘人旦獨請見曰始失火時陛下已罪已詔天下而臣等皆上章待罪今反歸咎於人何以示信且火雖有迹寧知非天譴邪由是當坐者皆免日者上書言宮禁事坐誅籍其家得朝士所與往還問吉凶之說真宗怒欲付御史問狀旦曰此人之常情且語不及朝廷不足罪真宗怒不解且因自取嘗所占問之書進曰臣少賤時不免爲此必以爲罪願併臣付獄真宗曰此事已發何可免且曰臣爲相執國法豈可自爲之幸於不發而以罪人真宗意解且至中書悉焚所得書旣而真宗悔復馳取之旦曰臣已焚

之矣於是獲免者衆且在政府十八年以病求罷入見滋福殿
真宗曰朕方以大事託卿而卿疾如此因命皇子拜且言
皇子盛德必任陛下事因薦可爲大臣者十餘人其後不至
兩府者李及凌策二人而已然亦爲名臣且屢以疾請真宗
不得已拜太尉兼侍中五日一朝遇軍國大事不以時參決以
疾懇辭冊拜太尉王清昭應宮使初且以宰相兼領至是罷政
仍領使宮觀專置使始于且自且病使者存問日嘗三四
真宗手自和藥賜之薨年六十一贈太師尚書令魏國公謚曰
文正乾興元年配享真宗廟廷且事寡嫂謹兄弟友愛尤篤
而務以儉約率勵子弟使在富貴不知爲驕侈兄子睦欲奉進
士且曰吾常以太盛爲懼其可與寒士爭進至其薨也子素猶
未官云子雍冲素雍官至司封郎中冲至左贊善大夫

素字仲儀以父遺恩授太常寺太祝御史中丞孔道輔薦其材
拜侍御史道輔貶素亦出知鄂州徙宣州召還知諫院時以皇
子生議大赦及恩賜者素上疏言方元昊叛契丹多所要求縣
官財用大屈謂宜惜費以紓民力且將士以久勞待恩賜而臣
下乃坐享無勞之奉皆非所以爲國計也議遂寢仁宗嘗召
諫官歐陽脩及素等四人嘉其論事無所避悉賜章服擢天章
閣待制淮南都轉運使徙知渭州宣撫使范仲淹劾轉運使劉
京市木擾民事連素降知華州又落職知汝州久之復天章閣
待制知渭州除龍圖閣直學士蔣偕知原州說范仲淹築堡大
蟲巉堡未備而爲明珠滅臧伺間邀擊之偕遁歸伏庭下請死
素賞其罪令復往立功以自贖總管狄青曰偕輕而無謀不可
遣素曰偕死則君往青不敢復言偕卒能致其酋長全所築堡

而還遷樞密直學士知開封府 仁宗問素曰大僚中孰可命以相事者素曰 陛下命相臣何敢言 仁宗曰姑言之素曰唯官官宮妾不知姓名者可充其選 仁宗憮然有間曰如此則富弼耳素再拜曰 陛下得人矣求補外除龍圖閣學士知定州加翰林侍讀學士知成都府復知開封爲羣牧使出知許州夏人寇靜邊些若園童家堡改端明殿學士再知渭州 英宗勞遣之比素至則虜圍已解改澶州觀察使知成德軍移青州觀察使復爲端明殿學士遷尚書左丞知太原府又知汝州以端明殿學士工部尚書致仕 本朝故事宰執侍從引年告謝必優遷品秩或爲東宮師傅未有帶職者帶職致仕自素始卒年六十七謚曰懿敏素爲吏敢擊斷時稱其材晚節官顯意不在事諸子中鞏知名鞏字定國從蘇軾問學能爲文章爲祕書

省正字嘗坐軾累貶賓州元祐中用軾薦除太常博士其後坐元祐黨貶官云

質字子野旦猶子也始以蔭補太常寺太祝獻所爲文召試除集賢校理通判蘇州州守得盜銷鑄者百餘人以詫質質曰事發無迹何從得之曰吾以術釣之質曰仁者之政以術釣人寘之死而又喜乎爲開封府推官出知壽州徙廬州盜有殺其徒而并其財者獲之寘于法大理駁曰法當原質以謂盜殺其徒而自首者原之所以疑壞其黨而開其自新若殺而不首旣獲獲則肆爲盜獲則引以自原如此盜不可止非法意疏三上貶監靈仙宮起知泰州遷荆湖北路轉運使知荆南府爲政有惠愛召爲史館脩撰遂拜天章閣待制初范仲淹以言事貶饒州

方治黨人甚急質獨扶病率子弟餞于東門留連數日大臣有以謂質曰長者亦爲此乎何自陷朋黨復曰昔徐晦不負楊臨賀今質願附范饒州若得爲黨人公之賜厚矣聞者媿伏明年出知陝州卒年四十五

臣稱曰李沆王旦相繼相 章聖 君臣俱欲無爲上則陰陽和風雨時下則水土平中木茂外則邊鄙不聳內則比屋可封真得宰相之職矣而沆猶日奏水旱盜賊之事以防 人主侈心其先識遠慮蓋如此以旦之賢諫行言聽而於此有媿於沆焉此春秋之法所以責備於賢者也

東都事略卷第四十



釋名

東都事略卷第四十一

列傳二十四



向敏中字常之開封人也父瑀惟一子教督甚嚴嘗謂其妻曰
大吾門者此子也舉進士為將作監丞通判吉州代還遷著作
郎為戶部推官出為淮南轉運使入為戶部判官知制誥以親
累出知廣州就除廣南轉運使太宗飛白書敏中張詠二名
付中書語宰相曰此二臣者名臣也朕將用之矣與詠並為樞
密直學士太宗欲大用之當路者有言皇甫偁監無為軍權
務以賄敗嘗求敏中從末減下御史臺捕偁汝詰之曰有書敏
中不啓封還之書今瘞臨江軍傳舍遣人索之果得書緘封如
故太宗驚異遂決意大用拜右諫議大夫同知樞密院事改
副使咸平元年拜兵部侍郎參知政事從幸大名屬宋湜被疾

命兼知樞密院事 真宗命重臣撫邊以敏中爲河北河西安撫大使四年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故相薛居正子婦柴氏上書訟敏中與其第虧價且言敏中欲娶已

真宗以問敏中對曰臣自喪妻以來未嘗謀娶旣而聞其欲娶王承衍女弟貴其不實乃罷相知永興軍景德元年李繼遷死其子德明將議納款就命敏中爲鄜延路安撫使徙京兆

真宗幸澶淵密詔敏中便宜從事敏中得詔不泄邊境以安於是真宗有復用之意二年徙知延州知河南府東封 西祀皆以敏中留守京師遷資政殿大學士刑部尚書大中祥符五年復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加中書侍郎兵部尚書天禧元年加吏部尚書進右僕射兼門下侍郎監修國史遷左僕射昭文館大學士敏中沉毅開濟識大體深爲人主所知

及除僕射 真宗使人密覘之云敏中方謝客門闌悄然無一人真宗笑曰向敏中大耐官職敏中諸子不使當事任雖處大事若已不與避遠賢執謹於薦拔大任幾三十年時論目爲重德薨于位年七十二贈太尉中書令謚曰文簡子傳正國子博士傳式龍圖閣直學士傳亮駕部員外郎傳範密州觀察使謚曰惠節傳亮子經官至定國軍留後謚曰康懿經女即 欽聖憲肅皇后也敏中累贈燕王傳亮周王經吳王

畢士安字仁叟代州雲中人也後居鄭州奉進士爲濟州團練推官稍遷殿中丞監察御史遷左拾遺爲翼王府記室參軍擢知制誥召入翰林爲學士出知潁州 真宗爲開封尹以士安爲判官 東宮建庶子 真宗即位即令士安攝府事拜工部侍郎樞密直學士復爲翰林學士遷兵部侍郎出知潞州

召還爲翰林侍讀李士兼祕書監景德初李沆薨中書關宰相
乃拜士安吏部侍郎參知政事入謝 真宗曰未也行且相卿
士安曰寇準資方正慷慨有大節朝臣罕出其右如準者 陛
下所宜用也 真宗亦欲相準藉士安宿德以鎮之不閱月與
準並相士安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監脩國史契丹入塞初王
繼忠戰沒虜中至是爲虜人奏請議和士安力贊 真宗當羈
縻不絕漸許其成時已 詔巡幸而大臣有請幸金陵成都者
士安與寇準力陳其故堅定前計 真宗乃幸澶州及契丹請
和遣曹利用使于兵間議和事歲遺虜銀絹二十万是時朝論
皆以爲過士安曰不如此虜所顧不重和事恐不能人衆未爲
然也然自景德以來百有餘年自古和好所未嘗有議者以士
安之言爲得焉二年薨于位贈太傅中書令謚曰文簡士安端

重有識度善談論所至以公正稱于世長官至衛尉卿孫從古
尚書駕部郎中曾孫四人仲偃字希言仕爲郡守仲衍字夷仲
元豐中爲中書舍人仲游字公叔元祐中召天下文李之士十
三人策試翰林李士蘇軾以仲游爲第一除集賢校理嘗爲部
使者入元祐籍後任西京留司御史臺提舉鴻慶宮致仕有文
集行于世仲愈字將叔歷國子監丞諸王府侍講知鳳翔府坐
兄仲游陷黨籍例廢黜於是 徽宗曰畢仲衍被遇 先帝可
除罪籍以仲愈爲都官郎中擢祕書少監以卒

寇準字平仲華州下邽人也少力李有器識奉進士爲巴東令
巴東有秋風亭準析韋應物一言爲二句云野水無人度孤舟
尽日橫識者知其必大用在巴東五年不得代又宰成安賦役
期會書鄉里姓名揭之民無違者迁殿中丞通判鄆州召試左

正言直史館爲三司度支推官會詔直官言邊事準極陳利害太宗深器之擢樞密直學士淳化二年大旱太宗延近臣問時政得失準對曰洪範天人之際其若影響大旱之證蓋刑有所不平尔太宗怒起入禁中頃之召準問所以不平狀準曰願召二府至前臣即言之有詔召二府入準乃言曰有二臣者犯法一死一不問而不問者乃參知政事王沔之弟也非不平而何太宗於是切責沔而知準可用是歲拜左諫議大夫樞密副使改同知樞密院事與張遜不協罷知青州太宗對左右數語及準有間言至終不能移上意也五年召爲參知政事因奏對切直太宗怒起準輒挽上衣留以俟処决太宗歎曰真宰相才也又嘗語左右曰朕得寇準猶唐太宗之得魏鄭公也加給事中始自青州召還也太宗謂之曰卿何

來緩邪準曰臣非召不得至太宗曰朕子孰可付神器準曰陛下誠爲天下擇君謀及婦人不可也謀及中官不可也謀及近臣不可也惟擇所以副天下望者太宗屏左右謂曰襄王可乎準曰非臣所知也太宗遂以襄王爲開封尹改封壽王於是立爲皇太子人望翕然太宗曰天下心屬太子將置我何地準曰願得所付天下之福也太宗祠南郊中外官皆進秩廣州左通判左正言馮拯轉虞部員外郎右通判太常博士彭惟節乃轉屯田員外郎惟節自以素居拯下章奏劾銜皆如舊不易準怒特詔拯無得乱朝制拯因上疏陳準擅權又條嶺南官除拜不平數事準入對自辨太宗曰若廷辨是非失執政力爭不已太宗因歎曰鼠雀尚知人意况人乎明日準又持中書簿論曲直于上前太宗滋不悅遂罷

知鄧州咸平初徙河陽改同州又徙鳳翔府轉刑部侍郎知開封府遷兵部侍郎爲三司使景德元年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是歲契丹入寇直抵澶魏 真宗召羣臣問禦戎策參知政事王欽若江南人也請幸金陵僉書樞密院事陳堯叟蜀人也請幸成都 真宗以問準時欽若堯叟在側準心知二人所爲陽若不知曰誰爲 陛下畫此二策者罪可斬也今虜勢憑陵 陛下當率厲衆心進前禦敵以衛 社稷柰何欲委弃 宗廟遠之楚蜀邪且以今日之勢 奎輿回軫一步萬衆雲散楚蜀可得至邪準乃叱欽若等曰 天子神武而將臣協和若 車駕親征賊當遁去不然則出奇以撓其謀堅守以老其衆使勞逸之勢我得勝筭因請幸澶州并陳河北用兵之略甚備 真宗遂幸澶州至南城皆言虜兵方盛願駐蹕以

觀兵勢準固請曰 陛下不過河人心益危虜氣未懾非所以取威決勝之執河北將士旦夕望 陛下至士氣百倍何疑而不進哉 真宗即日度河軍威大震御城門觀視營壁抚勞部伍軍民懽呼聲聞數十里契丹相視怖駭不能成列俄而勁弩伏發射殺其貴將撻覽契丹懼因密奉書請盟河北遂罷兵準在位喜用寒進每御史缺嘗取敢言之士用之同列頗不悅它日又除官同列目吏持例簿以進準曰宰相所以器百官用例非所謂進賢退不肖因却而不視如中書侍郎兼工部尚書三年以刑部尚書罷知陝州遷戶部尚書知天雄軍入判尚書都省 真宗幸亳州以準留守京師大中祥符七年拜同平章事充樞密使八年罷爲武勝軍節度使同平章事踰月判河南府徙判永興軍天禧元年爲山南東道節度使三年復拜中書侍郎兼

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進右僕射初
劉后之立也准及王旦向敏中皆諫以爲出於側微不可后
銜之及真宗不豫后參與朝政准請問曰太子睿德天
縱足以任天下之事陛下胡不協天人之係望講社稷之不
謀引登大明敷照重宵若予謂持才而挾姦曹利用恃權而使
氣皆不可輔少主願擇方正大臣羽翼太子真宗然之准
乃屬翰林李士楊億草表請太子監國且欲進億以代謂億
私語其妻弟張演曰數日之後事當一新語稍洩丁謂夜乘婦
人車詣曹利用第謀其事遂密以聞明日罷准爲太子太傅封
萊國公踰月楊崇勳等告內侍周懷政謀廢皇后奉真宗
爲太上皇而傳位太子復用准爲相懷政既事泄被誅又降
准爲太常卿知相州徙安州貶道州司馬再貶雷州司戶參軍

丁謂遣中使齎敕往授之以錦囊貯劔揭於馬前既至准方
與羣臣宴驛吏言狀羣官皆竦懼出迎中使避不見問其所以
來之故不啻上下益懼准神色自若使人謂之曰朝廷若賜
准死願見敕書中使不得已乃以敕授准二拜于庭升階
復宴人服其量准至雷州吏以圖經獻視其四至云東南至海
十里准悅然曰吾少時有到海只十里過山應万重之句人生
得喪豈偶然邪初丁謂爲參知政事事准甚謹嘗會食中書羹
污准鬚謂起徐拂之准笑謂曰君國之大臣乃爲官長拂鬚邪
謂甚愧恨及南遷天下莫不寃之初過零陵行囊爲溪寇所掠
其酋長聞而趣還之准剛正篤於自信不能與世俯仰故人多
惡之踰年徙衡州司馬丁謂亦以罪貶道出雷州欲見准准拒
絕之太宗嘗得通犀命工爲二帶一以賜准及是准遣人取

自洛中至數日具朝服被帶北面再拜呼左右趣設卧具就榻而卒年六十三 詔許歸葬西京過公安民擁道設祭立竹焚幣月餘枯竹皆自生邑民嗟嘆即生竹地立祠歲時享之謂其竹曰寇公竹歲久成林人不忍伐 仁宗對輔臣哀準以忠死贈中書令萊國公謚曰忠愍無子以從子隨為後隨終于殿中丞

臣稱曰自古功名之機惟斷乃成者斯難哉方契丹率國入寇準排羣議決親征之策一戰而勝遂與之和功名之機準誠得之矣及 章聖寢疾政出帷幄而準忘身徇國為社稷計乃以漏言貶死哀哉韓子有言夫事以密成而以泄敗未必其身泄之也而語及其所匿之事如是者身危其準之謂邪

東都事略卷第四十一

東都事略卷第四十二

列傳二十五

高瓊家世燕人也父乾徙居亳州之蒙城瓊少時在外寢一夕父往視之若見有金甲而侍其側者父異之及長以材勇事

太宗于潛邸即位以為御龍直指揮使從征太原命押弓弩兩班合圍攻城及征幽薊 太宗倍道還 京師留瓊與軍中鼓吹殿後六班扈從不及惟瓊首帥所部見行在 太宗大悅累遷侍衛步軍都指揮使領歸義軍節度使移鎮保大真宗即位改鎮彰信咸平初契丹犯塞瓊將并代之師與石保吉會鎮定既而傳潛以逗留得罪以瓊代將其兵兵罷復還治所三年授殿前都指揮使先是諸將臨敵退衄 真宗已貸其罪議者以為敗軍之將當誅 真宗以問瓊瓊對曰罪誠當誅然陛下

去歲已釋其罪今復行之又方屯諸路非時代易臣恐衆心疑懼乃止景德初契丹入寇大臣有欲避狄江南西蜀者寇準不可諸將中獨瓊與準意同準既力爭之真宗曰卿文臣豈能盡用兵之利準曰請召高瓊瓊至乃言避狄爲便準大驚以瓊爲悅也已而徐言避狄固爲安全但恐扈駕之士中路逃亡無與俱西南者耳真宗乃大驚始決北征之策真宗既親征時前軍已與契丹戰或有勸真宗南還者瓊因言契丹師衆已老陛下宜親臨觀兵督其成功真宗嘉其言即幸澶州南城瓊固請度河真宗從之至浮橋駐輦未進瓊乃執櫓築釐夫背曰何不亟行今已至此尚何疑真宗乃命進輦既至登北門城樓張黃龍旗城下將士皆呼萬歲氣勢百倍會契丹大將撻覽見中弩死契丹遂退明年以罷兵料簡士卒諸班直十

年者出補軍校年老退爲本班剩員瓊曰此非激勸之道宿衛豈不勞乎自是八年者皆得叙補以疾求解兵柄授忠武軍節度使卒年七十二贈侍中謚曰武烈瓊曉軍政善訓諸子使讀書率能自立於時子繼勳繼忠繼和繼宣繼隆繼元繼宣官至防禦使繼忠至四方館使榮州團練使

繼勳字紹先初補殿直太宗見而奇之擢寄班祗候咸平初監兵益州王均反繼勳引兵與賊黨戰轉聞至嘉州界敗之復還力攻益州城而王均夜潰以功迁崇儀使徙綿漢劍門都巡檢又徙陝西鈐轄還朝陳用兵方略真宗嘉之除宣武使并代州鈐轄徙岢嵐軍虜入寇繼勳謂軍使賈宗曰虜雖衆而不成列是無主帥也急擊之因設伏要害與接戰寒光嶺伏發斬獲其衆迂弓箭庫使累迁東上閣門使以隴州團練使知雄州

拜威武軍節度使馬軍副都指揮使徙鎮保順又徙昭信景祐二年以年高進見節其拜許其子扶掖未幾辭管軍遂改鎮天雄知滑州卒年七十八贈太尉謚曰穆武繼勳謙謹有機略善抚士卒戰常有功第三子遵甫終西作坊使女即宣仁聖烈皇后也瓊累贈魏王繼勳楚王遵甫魯王

遵裕字公綽繼宣子以父任為三班借職稍遷供備庫副使鎮成軍駐泊都監夏人寇大順城諒祚中矢引去會英宗崩遵裕告哀抵宥州下宮夏人遣王與受命至則吉服廷立遵裕切責之遂易服聽遺命既而具食上宮語及大順城事盟曰剽掠輦耳遵裕曰扶傷而遁者非若主邪夏人怒曰王人蔑視下國弊邑雖小控弦數十萬亦能躬執櫜韃與君周旋遵裕瞋目叱之時諒祚覘於屏間揺手使止神宗聞而嘉之擢知保安軍

种諤取綏州帥怒其擅興欲正軍法諤稱得密旨於遵裕諤被罪遵裕亦降為乾州兵馬監押熙寧初王韶議將復洮隴命遵裕從行遂副韶帥秦鳳韶帥熙河徙遵裕為總管六年從韶取岷州以功迁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知熙州坐事罷知穎州起帥環慶又坐奏報不實降西上閣門使知淮陽軍起知代州尋以團練使知慶州神宗命諸路兵討夏国涇原兵德遵裕節制師度旱海距靈州百里次南平灤虜騎驟至遵裕出精騎接戰斬首千餘級遂合涇原帥圍靈州劉昌祚請分兵擊東關必遵裕沮之圍城久未拔賊引河灌我師水至斷砲為梁以濟追騎至轉戰累日虜騎少却涇原帥殿為賊所乘一軍皆潰坐貶郢州團練副使安置後復右屯衛將軍卒年六十四紹聖中追贈奉國軍留後

臣稱曰高瓊與寇準協謀勸真宗親征戮力破敵遂成莫大之功自是和好益固人物咸滋北邊無狗吠之警者有餘年盛德之報慶流後裔篤生聖后爲女中堯舜天實興之也

傳潛異州衡水人也太宗在藩邸召置左右及即位爲東西班指揮使從征太原一日再中流矢又從征范陽先至涿州與契丹戰有功累迁至雲州防禦使雍熙三年命曹彬北征以潛爲幽州道行營前軍都指揮使與契丹戰敗于拒馬河責右領軍衛大將軍起爲內外馬步軍頭迁殿前都虞候領容州觀察使端拱初拜昭化軍節度使徙鎮武成真宗即位改鎮忠武契丹入寇以潛將鎮定高陽關三路行營之兵潛畏懦擁步騎八万閉門自守未嘗出戰將校皆蓄銳爭奮則醜言罵之無何契丹破狼山砦遂攻威遠略寧邊軍及祈趙游騎出邢洛鎮定

路不通者踰月朝廷遣使督其出師諸將亦屢促之不聽諸將憤怒因詬潛曰公怯乃不如一嫗耳都鈐轄張昭允又屢勸潛二笑曰賊執如此使吾與之角適挫吾銳耳乃分騎八千步二千付諸將于高陽關逆擊之許出兵爲援諸將與虜血戰而潛竟不至康保裔遂陷于陳真宗將親征又命石保吉自大名領前軍赴鎮定潛逗留不發以致虜騎犯德棣度河劫人民焚廬舍真宗駐大名而邊捷未至聞驍將石普楊延昭等屢請益兵潛不之與有戰勝者潛又抑而不聞真宗大怒命高瓊單騎即軍中代之令潛詣行在至則下御史府議法當斬真宗貸之削奪官爵長流房州張昭允亦貶道州會赦徙汝州復團練使改左千牛衛將軍分司西京迁左監門衛大將軍久之判左金吾仗卒年七十九

王超趙州人也弱冠長七尺餘太宗爲開封尹召隸麾下及即位以隸御龍直累立戰功遂至河西軍節度使殿前都虞候改鎮天平咸平二年真宗大閱禁兵二十万于東郊超執五方旗以節進退真宗御戎幄觀之顧謂超曰士衆嚴整戎行訓練惟汝之功契丹入寇真宗親征以超爲先鋒都點檢傳潛逗撓命超代將鎮州行營之師又帥鎮定高陽三路與契丹戰于遂城斬其裨王騎將十五人俘馘二万計李繼迁陷清遠軍以超將西面行營之師禦之徙帥永興軍宰相言超有將帥材遂以超帥定州路行營王繼忠副之尋又加鎮定高陽關三路屯定州六年契丹入寇繼忠與戰于望都而超不赴援繼忠遂陷契丹景德初真宗駐蹕澶淵命超赴援超又緩行契丹遂深入會契丹通好真宗罷超三路帥以爲崇信軍節度使知河陽徙鎮

安遠知潞州又移鎮建雄知青州卒年六十二贈侍中超御下有恩與高瓊同典禁旅嘗因休沐過營壘軍校不將迎瓊命捶之超曰若按習可懲其不肅人稱其恕然臨軍寡謀拙於戰鬪有子德用仁宗朝樞密使同平章事自有傳

王繼忠開封人也父爲軍校戍邊而死繼忠因得補殿直

真宗在東宮得給事左右累擢至雲州觀察使咸平末契丹入寇繼忠帥定武出戰于望都之北自以被遇之厚力戰圖報而服飾稍異契丹識之轉鬪累日援兵不至遂陷于契丹朝廷謂其死矣贈大同軍節度使景德初契丹令繼忠請修和好朝廷允其請戢兵息民繼忠有力焉自是朝廷遣使至契丹必厚賜繼忠繼忠對使者亦必泣下嘗附表請召還真宗以誓好既定賜詔諭之契丹主待之甚厚更其姓名曰耶律顯

忠又改名宗信封爲吳王後不知其所終

葛霸真定人也始事太宗于潛邸以雄勇知名太宗即位補殿前指揮使三迁散員都虞候雍熙中北伐契丹諸將失利以霸爲騎軍都指揮使領檀州刺史戍定州與虜戰于唐河敗走之召爲御前忠佐馬步軍都軍頭端拱初出爲博州團練使累擢澶州觀察使殿前都虞候拜保順軍節度使出帥鎮州徙天雄軍真宗幸大名以霸領貝鎮高陽關前軍就迁副都指揮使改分寧涇原環慶迁侍衛馬軍都指揮使徙鎮感德契丹犯邊真宗議親征以霸副李繼隆爲排陳使駐澶州明年召還霸以老請解軍職授昭德軍節度使出帥并代徙知耀州卒年七十五贈太尉霸爲人鄙吝然以謹直保位云子懷敏懷敏始以父蔭授西頭供奉官懷敏通時事善希合故多薦其

才者嘗爲益州路提點刑獄知隰莫保雄滄滁六州陝西用兵爲涇原秦鳳經略安撫副使擢眉州防禦使知涇州迁鄜延路副都總管改涇原兼經略安撫使元昊寇鎮戎軍賊引兵偽遁懷敏遂率諸將趣定川環慶路都監劉賀以蕃兵五千與賊戰不勝而潰懷敏入保定川砦涇原鈐轄曹英又敗於砦之東北隅懷敏所部人奔駭懷敏爲衆所擁幾蹂踐死輿至甕城乃蘇賊遂圍城懷敏與諸將謀赴鎮戎軍賊斷其歸路與諸將皆遇害賊遂長驅直抵渭州初懷敏之除鄜延也范仲淹言其怯懦不知兵遂徙涇原卒敗事奏至贈鎮西軍節度使謚曰忠隱馮守信字中孚滑州白馬人也太平興國初應募軍籍從征太原先登斬獲甚衆至真宗時以軍功迁至天武都虞候從幸大名迁御龍直都虞候又從真宗北巡次衛南頓真宗問

曰契丹入寇汝輩何以展效守信曰臣等備宿衛常願必死今乃上勞大駕親征將帥之過也真宗嘉其忠授天武軍都指揮使累遷萊州團練使守信雖起行伍然本田家子頗知民間疾苦為政無害徙滄州未幾選為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英州防禦使出知定州徙高陽關知瀛州河決滑州城西即命守信領州事就加步軍副都指揮使容州觀察使領威虜軍節度使卒年六十六贈太尉謚曰勤威

石普其先幽州人也自言唐河中節度使雄之後自其曾祖徙居太原父通給事太宗于晉邸普方十歲亦留邸中補寄班祗候以督捕盜賊功轉內殿崇班帶御器械李順之亂為西川行營先鋒與馬知節等合擊之順誅遷西京左藏庫使賊黨王鸛鵲復寇邛蜀又為西川提賊使因馳驛陳蜀亂之因由賦斂急

迫使農民失業不能自存而遂為盜請一切蠲其租賦太宗許之民用感悅賊平及王均據益州叛又以普為招安使雷有終攻城均走普追斬于富順監以功拜冀州團練使明年契丹入寇普為先鋒殺虜騎於炎涼城又敗之于長城徙帥定州靈州失守益兵備關中又徙求興軍真宗以普性剛愎與衆不和乃徙冀州普言軍中號令遣人馳告慮為姦詐所誤真宗為製傳令牌又獻御戎盾掘塹設奔以陷胡馬轉冀州防禦使真宗幸澶淵是時王繼忠為契丹請和以書遺普且置密表以請事平普亦有力焉遷容州觀察使再遷保平軍留後遂拜河西軍節度使知河陽徙許州真宗方崇符瑞之事普請罷天下醮設歲可省緡錢七十餘萬以贍國用遂忤意大中祥符中普言九月下旬日食者三又言商賈自泰州來言唃廝囉欲讎

殺邊臣請以臣所獻地畝當決必勝 真宗怒付御史劾之法
當死 詔貶賀州改率府副率房州安置後稍復右武大將軍
卒年七十五嘗有膽略聞敵所在即馳赴親冒矢石前後戰未
嘗少衄通兵書及陰陽六甲星歷推步之術 太宗嘗令善工
製金帶普帶御器械輒面求賜 太宗解以賜之後雖謫廢當
太宗忌日必奉族詣佛寺齋薦歲以爲常

東都事略卷第四十二

東都事略卷第四十三

列傳二十六

王顯字德明開封人也少給事 太宗於潛邸太宗即位補殿
直累遷東上閣門使拜宣徽南院使樞密副使 太宗以其寡
孝問也取軍戒三篇賜之曰讀此可以免於面牆矣淳化二年
罷爲崇信軍節度使知永興軍徙延州咸平初改鎮橫海知鎮
州二年召拜樞密使三年授山南東道節度使同平章事將定
州行營及鎮定高陽關三路之師大破契丹于威虜軍斬首二
萬級徙鎮河陽三城知永興軍以疾還京師卒年七十六贈中
書令諡曰忠肅

王繼英開封祥符人也少爲刀筆吏事趙普其謹普復相以補
中書直省官 真宗在藩邸爲前導及即位擢引進使未幾拜

宣徽南院使知樞密院事景德中拜樞密使卒年六十一贈太尉諡曰恭懿

周瑩瀛州景城人也父景左領軍衛上將軍少給事晉王于潜邸晉王即位是謂太宗補殿直累擢客省使僉書樞密院宣徽院諸房公事与內臣劉承珪對掌其任咸平初拜宣徽北院使遷南院使知樞密院事與承規同罷諸房是後不復置云五年除永清軍節度使帥天雄從車駕北巡真宗以瑩不事事徙知澶州改鎮天平明年知定州徙澶州以疾還京師卒年六十六贈侍中瑩在右府无他謀略及莅軍旅畏儒自全所歷藩鎮率无善狀諡曰忠穆議者以爲美改諡曰元惠馬知節字子元開封祥符人也父全入江州防禦使全又從太祖定天下有戰功知節幼孤太宗召見授供奉官賜今名

年十八監彭州兵以嚴見憚如老將又監潭州兵何承矩爲守頗以文雅飾吏治知節慕之故折節讀書雍熙間護博州兵契丹入寇王師敗于君子館知節全城繕甲儲積芻粟僚吏不悅其生事也既而契丹果至以有備引去衆始歎服知定遠軍時議調河南十三州之民輸餉河北轉運使樊知古適至軍道其事知節曰此軍戎少而積粟多敵其腐當得什之六七知古從之果獲粟五十万斛分給諸屯遂省河南之役卒有盜婦人首飾者護軍止答遣之知節曰民避外虜卒能外寇此而可怒何以肅下即斬之知深慶二州迂西京作坊使知梓州李順之乱与王繼恩同討賊繼恩惡知節抗直不附已遣守彭州付以羸兵二百蹂賊賊十万衆攻城知節曰死賊手非壯士也力戰適有兵至者賊遂潰太宗聞而歎曰賊盛兵少知節不易當也

爲益漢九州都巡檢使兼益州鈐轄遷內苑使帳下卒劉旰脅牙兵爲亂攻破州縣知節領兵三百追至蜀州與旰走邛州知節曰賊破邛州必乘勝劫掠度江薄我旰息而戰我軍雖倍未易敵也不如迎其弊急擊之破之必矣遂行次方井與賊遇殺旰等无噍類咸平初領登州刺史知秦州州嘗質羌酋支屬二十餘人踰二紀矣知節曰羌亦人耳豈不懷歸悉釋之羌懷其德訖終更不犯塞遷西上閣門使知益州兼本路轉運使自乾德後歲漕蜀物以富人爲送吏多坐漂失籍其家知節請以省校代鄉戶運舟而課其漕事自是蜀人免破產之患徙知延州戎寇至方上元遂張燈啓闕宴樂累夕虜不測因引去知鎮州詔發澶魏六州糧輸定武時方內寇知節曰糧之來資寇也止令於舟車所至收之虜无所得而遁知節所至武日以威愛臨下

而事无不濟徙知定州拜東上閣門使樞密都承旨擢拜契書樞密院事當是時契丹已盟中國无爲大臣方三符瑞而知節每不然之嘗言天下雖安不可忘戰去兵之意以爲戒進宣徽北院使樞密副使時王欽若爲樞密使知節薄其爲人遇事敢言不少自屈每廷議得其不直輒面詆之欽若寵顧方深知節愈不爲之下大中祥符七年出爲潁州防禦使知潞州天禧初移知天雄軍召拜宣徽南院使知樞密院事以疾乞罷除彰德軍留後知具州旣而真宗聞其癯瘁止命歸鎮而上黨大名之民爭來迎之卒年六十二贈侍中謚曰正惠知節慨慷以武力智謀自喜又能好書賓友儒者所與書必一時豪傑遇事蹇蹇未嘗有所顧憚而天下至今稱其正直云

王嗣宗字希阮汾州人也擢進士甲科是歲初置司理參軍即

以嗣宗爲泰州司理參軍路冲知州事嘗以公事忤冲意冲怒械繫之又教郡民之無賴嘗被罪者訟嗣宗治獄枉濫朝廷遣使按劾具得訟者之妄嗣宗乃得釋太宗時通判睦州徙汀州太宗遣武德軍卒察遠方事嗣宗執而杖之械送京師因奏曰陛下不委任天下賢俊而徇信此輩以爲耳目臣竊爲陛下不取太宗大怒以嗣宗下吏削秩會赦復官尋以祕書丞通判澶州入爲三司開拆推官以左正言充河北轉運副使改左司諫入爲度支判官出知興元府京西轉運使移河北至道初又移河東徙知耀州又知同州徙淮南轉運使江浙荆湖發運使楊楚間有寒家神廟民有疾不服藥而祀之嗣宗撤其廟自是民風稍變成平中以右諫議大夫充鹽鐵使出知并州州境有卧龍廟自窮冬闔境致祭風雪中老幼踣於路嗣

宗亟毀之召拜御史中丞嗣宗力詆大臣常厚結王旦之弟以求知於旦旦不答故嗣宗數於上前毀旦真宗亦優容之拜耀州觀察使知永興軍時种放得告歸山嗣宗屢遣放不爲放所礼嗣宗怒語及其進取放曰不猶愈於角力而中第者乎嗣宗試藝講武殿嘗程力以取甲科故放及之嗣宗深憾其言及至京兆又間乘醉慢罵嗣宗嗣宗因其弟妹強市田產與訟遣人詰責放條上其不法事詔問狀因賜放第於嵩山令避嗣宗焉改知邠州有靈應公廟傍有羣狐居之巫祝假之以惑民多歷年所民信重之前後長吏皆先謁廟乃敢視事嗣宗毀其廟熏其穴得數十狐尺殺之淫祀遂息徙知鎮州召拜樞密副使求罷除大同軍節度使知許州移河南改感德靜難二鎮再知許州平時忿宋白鄭執賢邢昺七十不請老屢以爲言及其

晚年疾甚上章求退而猶欲領郡寇準為相惡之即以為左屯衛上將軍致仕頗悒不自釋卒年七十八贈侍中
論曰雷有終同州郃陽人德驤子也德驤太祖時為殿中侍御史判大理寺傾陷趙普貶雷平武者德驤長子有隣擢鼓訟堂吏過普因是罷相德驤遂復祕書丞判御史臺三院事以有隣為祕書省正字有隣尋卒德驤太平興國初為御史知雜出為陝西河北淮南轉運使積迂諫議大夫入知京朝官考課迂工部侍郎趙鼎再入相方立班官制德驤聞之手不食墜笏上疏乞歸田里太宗慰勉之曰朕終保卿聽罷考課其後有隣子坐內亂得罪德驤貶感德軍司馬以卒有終以父任為萊蕪尉發知監劉琪奸賊而代其任太宗雅聞其名召為大理寺丞德驤任陝西轉運使奏為解州通判遂知州事徙密州為淮南轉運

副使王師北征命為蔚州路隨軍轉運使入為鹽鐵判官戶部度支副使出知昇州又知廣州以女弟婿衛濯訟其家法不謹坐貶衡州團練副使起為鹽鐵度支副使領江南兩浙荆湖福建廣南路茶鹽制置使使還知大名府徙江陵李順之亂為荆湖夔峽路轉運使知兵馬事至廣安軍夜遇賊衆有終引奇兵從後擊之就拜右諫議大夫知益州次簡州寓佛舍度賊必至命左右重閉召土人嚴更備初夕間道而去賊果圍寺牆壞止得擊斫者賊平移知許州改并州加工部侍郎代還授戶部使王均亂除廬州觀察使知益州兼川峽兩路招安捉賊事既至而均遁石晉襲至富順監獲之賊平以有終為保信軍留後代還知永興軍徙秦州契丹入寇真宗幸澶淵有終赴援威聲甚震既而契丹脩好命還屯所就判并州召拜宣徽北院使

卒年五十九有終險側喜攻人過有吏幹善撫士卒既卒贈侍中

簡夫字太簡有隣孫也隱居終南山用杜衍薦爲校書郎秦州觀察推官通判儀州歷知坊閬雅三州秩滿會五谿蠻彭仕義擾邊詔遣簡夫乘駟以往簡夫進築城堡以據其險間出兵援之仕義恐遂降入爲塩鐵判官出知虢州改同州累遷職方員外郎卒年六十四簡夫在雅州眉山蘇洵往見之簡夫謂曰子王佐才也薦之于張方平韓琦歐陽脩三人者延譽如不及洵名振京師蓋自簡夫始云

東都事略卷之四十三

東都事略卷第四十四

列傳九

陳堯叟字唐夫閬州閬中人也父省華終左諫議大夫堯叟奉進士第一爲光祿寺丞直史館遷祕書丞父之爲工部員外郎廣南西路轉運使其俗有疾不服藥唯禱神堯叟以集驗方刻石桂州驛舍自後始有服藥者嶺外少林木井泉堯叟爲植木道傍斲弄置亭舍至今爲利代還爲度支判官遷樞密直學士咸平四年拜右諫議大夫同知樞密院事主繼英爲樞密使以堯叟僉書之或院事迂工部侍郎真宗幸澶淵命乘傳先赴北此石按視戎事許以便宜景德中與王欽若並知樞密院事兼羣牧使堯叟究心羣牧馬政多立條約公私便之從祀東封加尚書左丞祀汾陰加戶部尚書與欽若並同平章事爲樞密使

與欽若同罷明年復與欽若爲樞密使以疾出爲右僕射知河陽疾甚求還京師卒年五十七贈侍中謚曰文忠堯叟有材用多智術久典機密軍馬之籍皆記之母馮氏性嚴毅堯叟事親孝謹未嘗忤其意焉弟堯佐堯咨

堯佐字希元奉進士累迁太常丞知開封府錄事參軍用理獄有能績迁府推官以言事切直貶通判潮州潮之惡谿鱷魚食人不可近堯佐命捕得鳴鼓于市以文告而戮之鱷魚遂息又脩孔子廟作韓公祠潮人始知爲李於是大臣薦其文李得直史館嘗爲兩浙轉運使錢塘江隄以竹籠石而潮嚙之不數歲輒壞而復理堯佐議實薪土以易之或言其不可而丁謂執政遂徙堯佐京西又徙河北又徙河東其後隄久不成遂用薪土河決滑州捲掃不能定堯佐乃鑿木如編齒置於湍流隨水而

下謂之木龍遂殺水勢而隄乃成又護以長隄郡人謂之陳公隄天禧三年編次御試進士坐誤差其第貶監邠州茶場起知渭州徙京西轉運使入爲三司副使拜知制誥迁龍圖閣直學士知河南府徙井州知開封府堯佐以謂治煩之術任威以擊強尽察以防奸譬如激水而欲其澄也故爲政一以誠信而

京師治拜翰林李士天聖七年除樞密副使陳詒知祥符縣以法繩吏吏悉遁去章憲明肅皇后怒事下密院堯佐以爲罪

詒則奸人得計而能吏沮矣詒遂獲免改參知政事明道三年罷知永興軍徙廬州又徙同州復知永興軍又徙鄭州官至戶部侍郎呂夷簡請老仁宗問之曰卿果退以何人代卿夷簡曰知臣莫若君惟陛下擇之仁宗再三問之夷簡曰陛下欲用經綸之才臣所不知必欲圖任老成鎮撫百度周知天

下之良苦元如陳堯佐者 仁宗深然之景祐四年召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堯佐既拜以唐劉蕡所對策進曰天下治亂自朝廷始朝廷懲勸自貴近始凡蕡之所究言者皆當今之弊此臣所欲言而陛下之所宜行且臣等職也其年冬雷地震星象數變堯佐言主隨位在臣上而病不任事程琳等位皆在下乃引漢故事以災異自責明年諫官韓琦論政事錯繆以宰相非其人卒与王隨同罷拜准康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判鄭州以太子太師致仕居于鄭四年而卒臨終自誌其墓曰有宋潁川先生堯佐字希元號知餘子年八十二不爲天官一品不爲賤卿相納祿不爲辱三者粗可喘息於父母棲神之域矣贈司空侍中謚曰文惠堯佐工爲二韻詩人多傳之又有潮陽編野廬編遣囚策惠丘集性儉約不事浮侈未第時同父及伯季訪華山

陳搏搏謂之曰三子皆將相中子伯季所不逮也卒如其言

堯咨字嘉謨奉進士第一爲河作監丞通判濟州代還直史館累擢知制誥殿試進士与劉幾道於試卷中爲密號貶單州團練副使大中祥符中復知制誥出知荆南迁集賢院學士又遷龍圖閣直學士知永興軍長安地斥鹵而井泉不可食堯咨乃疏龍首渠入城而民甚利之然其性豪侈置武庫建視草堂開三門築甬道出入而又慘於用刑數以氣陵轉運使樂黃目黃目不能堪請從從它路以避之 真宗以其所爲不法不欲窮治也止罷學士徙鄧州復知制誥嘗爲人所傾其兄堯叟乞示所犯使知陛下保全之意因詔切責之乃引謝久之復職擢知開封府除翰林學士龍圖閣學士換宿州觀察使知天雄軍堯咨固辭因自陳以儒臣而易武守所惜者腰无金魚耳

仁宗特命佩魚以示優恩改武勝軍留後拜武信軍節度使知
澶州復知天雄軍卒年六十五贈太尉謚曰康靖堯叟善射知
荆南時母馮氏問曰古人居一郡一邑必有異政汝典郡有何
治效堯叟曰荆南當衝要郊勞宴餞迨無虛日然稍精於射衆
無不服馮氏曰汝父訓汝以忠孝俾輔國家今不務仁政善化
而專卒伍一夫之技豈汝先人之意邪杖而擊之著治本十六
篇諸營上下編與兄堯叟堯佐同時貴顯本朝最爲盛云
趙安仁字樂道河南洛陽人也生而穎悟年十二通經傳奉進
士獻所爲文章力爲試翰林以爲著作佐郎直集賢院真宗即
位拜右正言真宗巡師于大名安仁上疏以爲當今有急務
者三大要者五激勵戎臣舉勸懲之令振救邊民行優卹之惠
車駕還京重神武之威此三者急務也所謂大要者五則選將

略恃兵勢求軍謀脩軍政愛民力真宗嘉之迂知制誥景德
初爲翰林學士從幸澶淵契丹請和命學士各進報書真宗
獨用安仁所議亦以其能備記太祖朝書問規式因獲與聞
通好之議虜使至首命安仁接伴其辭見儀制皆所裁定虜使
姚東之談次頗矜兵強戰勝安仁曰聞君多識前言老氏云佳
兵者不祥之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勝而不美而美之者是樂
殺人樂殺人者不得志於天下東之自是不敢復談安仁敏於
酬酢切中事機類如此時論以爲得休拜右諫議大夫參知政
事大中祥符初議封禪與王欽若並爲泰山經度制置使判兗
州礼成拜工部侍郎五年罷知礼仪院兼宗正卿請依唐故事
置脩玉牒官奏以刘筠楊億夏竦宋綬爲之又爲仙源積慶圖
皆統類精簡迂尚書右丞改御史中丞請給御宝印歷三院

御史彈糾事又請脩 國朝六典並從之卒年六十贈吏部尚書謚曰文定安仁善議論好誘後進李士大夫以清德宗之有同李宋元輿者篤李而早卒安仁乃周其後善訓諸子各授以一經居宗族以雍睦稱雖家人未嘗見其喜愠操履純正外晦內明寬恕謙退无事浮飾有所獻納必焚藁致身貴顯无改儉素尤練典故近世衣冠人物制度悉能記之子良規尚寬尚寬見循吏傳

良規字元甫以安仁奏爲祕書省正字宰相張知白卒其才召試集賢校理稍迁太常博士兼宗正丞良規得祿賜多所分贍餘則尽之於酒子君錫甚孝以良規老而酒色不節棄官出入卧起隨之良規積官至工部侍郎卒年六十八

君錫字无愧以父任爲將作監主簿復卒進士司馬光編歷代

君臣事迹辟君錫同脩會丁父憂服除累迁宗正丞同知太常礼院時近臣有請祀 英宗於明堂配 昊天上帝及五帝君錫与礼官建言以爲非是請專配 上帝以稱嚴父之意 詔如君錫議迁開封府推官元祐初自太常少卿擢給事中蔡確復觀文殿李士章惇復資政殿李士君錫奏駁論其姦惡命遂格移刑部侍郎改吏部除天章閣待制樞密都承旨拜御史中丞於是諫官鄭雍姚勔謂君錫風節不立君錫遂請外除天章閣待制知鄭州紹聖初提李明道宮時方例廢元祐舊人君錫坐落職分司南京卒年七十二

陳彭年字永年撫州南城人也幼好李母惟一子愛之禁其夜讀書彭年置灯密室晝夜忘倦嘗師事徐鉉爲文喜嘲詠不爲宋白所善白屢知貢辛屢出之卒以進士中第調江陵府司理

參軍 真宗時嘗知金州上疏曰夫事有雖小而可以建大功
理有雖近而可以爲遠計臣請言之其事有五曰置諫官二
曰擇法吏三曰簡格令四曰省冗官五曰行公率此五者實經
世之要道致治之坦途也代還直史館脩起居注迁右正言龍
圖閣待制大中祥符中改龍圖閣直學士迁右諫議大夫召入
翰林爲學士兼龍圖閣 學士脩國史彭年嘗謁王旦旦辭不
見翌日見向敏中敏中以彭年所上文字示旦旦瞑目不一覽
謂敏中曰是不過與建符瑞圖進取耳九年拜刑部侍郎參知
政事進兵部侍郎卒于位年五十七贈右僕射謚曰文僖彭年
在祥符間附王欽若丁謂 朝廷典禮无不參焉凡儀制沿革
刑名之學皆所詳練雖談笑間屬辭不廢當時制度雖前世所
未有必推引依據以成就之時政大小日有諮訪應答該辦一无

凝滯 真宗眷遇尤厚資性敏給博聞強記應奉時京師賜酺
與同李出游自東華門至闕前已成賦其後雖處通顯奉養无
異貧約時所得奉唯市書籍幼而篤學老亦不倦左右給使之
人有弥年不知其姓名者所著文集百卷唐紀四十卷

任中正字慶之曹州濟陰人也少進士爲池州推官迁大理
評事通判邵州改濮州翰林學士錢若水嘗薦其才迁著作佐
郎通判大名府迁江南轉運副使 真宗即位擢監察御史徙
兩浙轉運使民飢中正發官廩以振之代還知并州累迁兵部
員外郎直史館河北轉運使拜樞密直學士知益州代張詠在
郡五載遵詠條教人用便之又知并州權知開封府拜工部侍
郎樞密副使改同知院事又改副使進兵部侍郎參知政事
仁宗爲皇太子以尚書左丞兼賓客 仁宗即位迁兵部尚書

中正與丁謂善謂敗中正力營救之謂既竄而中正亦降太子賓客知鄆州徙曹州復札部尚書丁母憂哀毀而卒年六十六贈左僕射諡曰康懿中正沉厚以孝稱於鄉里事親敬衣服簡質而飲食極於豐美弟中師

中師字祖聖奉進士積官至殿中丞張知白薦其才拜右正言丁謂敗坐兄累降太常博士監宿州酒稅復通判應天府累擢右諫議大夫以樞密直學士知益州先是轉運使急於課利稅及薪芻蔬果之屬中師奏蠲之慶曆初任布守河陽數上書論事仁宗欲用之中師素見知於呂夷簡謂中師才不在布下遂並召爲樞密副使以禮部侍郎資政殿學士知求興軍徙陳州上書自言老臣家曹州願守鄉郡以營休老之計 仁宗許之踰月請老以太子少傅致仕卒年七十七贈太子太保諡曰安惠

中師性樂易家素饒財雖處通顯自奉甚約 仁宗數賜飛白書及歸休於里中建 御書閣鄉人榮之

周起字万卿淄州鄒平人也母得吉夢而生起父異之謂其必大其門因名之曰起奉進士爲將作監丞通判齊州召還直史館累擢知制誥 真宗東封還自泰山羣臣多獻文章以頌德起獨上書言天下之勢常患恬於安逸而忽於兢業願 陛下毋以告成爲恃 真宗嘉之起素患貢奉之弊因建議糊名以革之至今爲著令 遷樞密直學士知開封府聽斷明審廷无留事以 真宗判南牙聽事之所爲繼照堂自是无敢居者

仁宗初降誕起方奏事 真宗謂曰知朕有喜乎起曰臣不知也 真宗曰朕始生子即入禁中懷出金錢賜起出知河中府又知求興移天雄軍以右諫議大夫知并州遂拜給事中同知樞密

院事既而又以爲礼部侍郎樞密副使真宗得疾幾不悟丁謂用事逐去寇準而以起爲黨罷爲戶部侍郎知青州又降太常少卿知光州仁宗即位稍迁秘書監知杭州又知揚州謂得罪復礼部侍郎留守南京以疾請知潁州自潁徙陳自陳徙汝卒年五十八贈礼部尚書諡曰安惠

東都事略卷第四十四

東都事略卷第四十五
列傳二十八

張詠字復之濮州鄆城人也舉進士知崇陽縣又知浚儀縣稍遷太常博士爲荆湖北路轉運使入覲除虞部郎中授樞密直學士同知銀臺封駁司張永德爲并州帥有小校犯法笞之至死詔按其罪詠封還詔書且言陛下方委永德邊任若以一部校故摧辱王帥且恐下陵上自此始太宗不從未幾果有營卒脅詠軍校者詠復引前事爲言太宗乃改容勞之出知成都府時李順亂後寇掠之際民多脅從詠移文諭以朝廷恩信使各歸田里詠曰前日李順脅民爲賊今日吾化賊爲民不亦可乎後廣武卒劉旼謀作亂掠懷安破漢州及永康軍蜀州招安使上官正頓師不進詠以言激正勉其親行仍盛

爲供帳餞之酒酣卒爵謂將校曰尔曹受國厚恩此行當直抵
寇壘平蕩醜類若曠日持久此地即尔死所矣正懼由是遂取
勝時民間訛言有白頭翁午後食人男女郡縣誑二至暮路无
行人既而得倡爲訛言者戮之于市即日怙然詠曰妖訛之興
沴氣乘之妖則有形訛則有聲止訛之術在乎識斷不在乎厭
勝其爲政恩威並用蜀民畏而愛之初蜀士知向學而不樂仕
官詠察郡人張及李政張逵者皆有學行爲鄉里所服遂延獎
加禮敦勉就舉而三人者悉登科於是蜀之學者知勸文風日
振詠在蜀采訪民間事悉得其實嘗曰詢君子得君子詢小人
得小人各就其黨詢之則事無不審矣入拜給事中爲御史中
丞以工部侍郎出知杭州遇歲歉民私鬻鹽者輒寬之使獲安
濟有與其姊婿訟家財者壻言婦翁疾篤子纔三歲遺書明言

異日資產以什之三付子餘七與壻詠曰汝婦翁智人也以子
幼託汝苟以七與子則子死汝手矣命以七給其子餘三給壻
時皆服其明決知永興軍 真宗以詠在蜀治行優異復命知
益州仍仰刑部侍郎 真宗遣使傳諭曰得卿治蜀朕無西顧
憂歸 朝求知穎州 真宗乃命知昇州州率火災詠廉知民
之不逞者爲之懲以峻刑其患遂息轉工部尚書進禮部詠自
金陵造朝以腦瘍未見詠恨不得面陳所懷乃抗論言近年虛
國家帑藏竭生民膏血以奉無用之土木者皆賊臣丁謂王欽
若啓 上侈心之所爲也不誅死無以謝天下章三上出知陳
州初詠与青州傅霖少同李霖隱不仕詠既中第致位光顯散
遣親密四方求霖者三十年不可得詠守陳一日霖來謁閤吏
走白詠責吏曰傅先生天下賢士吾尚不得而友汝何人敢

姓名平霖笑曰別子一世尚尔邪是豈知世間有傳霖者乎詠
且問昔何隱今何出霖曰子將去矣來報子尔詠曰詠亦自知
之霖曰知復何言翌日而去後一月而詠卒年七十贈右僕射
謚曰忠定詠剛方尚氣嘗有士人游官遠郡不能制其僕詠假
以出郊斷其首而還又有小吏忤詠械其頸吏恚曰吏罪不至
斬詠怒其倖即斬之少李擊劔好爲大言喜事奇節嘗謂其友
人曰張詠幸生明時言典墳以自律不尔則爲何人邪則爲何
人邪故其言曰事君者廉不言貧勤不言苦忠不言已效公不
言已能斯可以事君矣詠下急不喜人拜有拜之者則速拜不
已或倨坐忽罵嘗自号乖崖公以爲乖則違衆崖不利物云
馬亮字叔明其先茂陵人也自其祖韜徙居廬州遂爲合肥人
奉進士久除外官亮有治劇才太宗初置提點刑獄官亮領

福建治獄察寃多所全活就除知福州蘇易簡薦其才召還同
提點三司久之出知饒州州豪白氏多持吏短長嘗殺人會赦
得原益橫甚亮發其姦而誅之郡中肅然改殿中侍御史

真宗即位亮言 陛下初即政軍賜宜速而所在不時給請遣
使分督之又州郡逋負至多赦書雖爲蠲除而有司趣責如故
非所以宣布恩澤也 國朝故事以親王尹開封地勢尊重疑
隙易生非保親全愛之道契丹仍歲內寇河朔肅然請脩好以
息邊民凡四事後皆施用之咸平初命往京西河東二道放積
欠奏除者數百萬使還拜三司磨勘司王均反以爲西川轉運
使賊平主將誅戮不已亮救免者千數及械送註誤者僅九十
人至京師知樞密院周瑩欲盡誅之亮言脅從者衆此特百之
一二若不貸之恐益危懼貽 朝廷憂從之加直史館復還部

奏除廢井監通二百餘萬代還知潭州久之入爲御史中丞請
父祖未葬者不許拊居以厚風教明年以兵部侍郎知廬州徙
江寧府告老以太子少傅致仕卒年七十三贈右僕射謚忠肅
薛映字景陽唐中書令元超八世孫也後徙居于蜀父允中仕
孟氏爲給事中還 朝爲都官郎中映舉進士爲大理評事通
判綿州稍遷殿中丞爲監察御史知開封縣 太宗召對顧謂
左右曰薛映賢士也除江南轉運使遷直史館爲京東河東轉
運使請郡知相州 真宗即位以吏部員外郎復爲京東轉運
使遷禮部郎中知制誥景德初以右諫議大夫知杭州映臨政
敏銳庭無留事居五年入知通進銀臺司 真宗東封爲東京
留守判官遷給事中出知河南府以樞密直學士知昇州徙揚
州進刑部侍郎建言昇州官有牛賦民出租牛死租不得蠲

真宗覽奏矍然曰有是哉此豈 朝廷所知邪悉蠲之天禧初
知并州入判集賢院改尚書右丞知永興軍拜工部尚書御史
中丞加禮部尚書又遷刑部爲集賢院學士知曹州頃之分司
南京卒年七十四贈右僕射謚曰文恭映好學該博典藩府其
治嚴明吏不能欺每五鼓冠帶黎明據按決事寒暑無一日異云
凌策字子奇宣州人也世給事州縣策幼孤獨勵志好學舉進
士起家爲廣安軍判官換西川節度推官又僉書兩使判官代
還通判定州李順之亂 朝廷擇官于川峽策自陳嘗三莅蜀
矣雖遠不敢憚乃命知蜀州徙縣州又知揚州王旦言策莅事
強濟乃以爲江南轉運使召拜右諫議大夫集賢院學士知益
州初策登第夢人以六印加劔遺之其後官劔外者凡六人以
爲異策處事精審所至有治迹入知通進銀臺司 真宗嘗言

策有才用治蜀敏而有斷拜給事中御史中丞以疾罷爲工部侍郎卒年六十二

李及字幼幾鄭州人也舉進士寇準薦其才擢知興化軍通判曹州州有趙諫者素交通權貴而持郡短長縱爲姦利及既受命而諫適至京師求見及及拒之乃慢罵而去因誣及嘗訕毀朝政會有上書發諫事者命轉運使與及察其狀盡疏前後所爲以聞下御史鞫之斬于都市及由是知名稍遷至戶部副使出爲淮南轉運使改知秦州議者以及謹厚非守邊之才也及至秦州州之將吏亦頗易之會有禁卒白晝掣婦人釵金於市吏執以聞及方坐觀書召之使前略加詰問其人服罪及亟命斬之復觀書如故於是將吏皆驚服遷樞密直學士入判吏部銓出知杭州于時內侍江德元居中用事其弟德明奉使過杭

及待之薄僚佐驚曰江使者兄弟榮枯大臣如反掌耳今公不加禮待之公雖不求福獨不畏其爲禍乎及曰待之如是足矣旣而德明謂僚佐曰李公春秋高何不求間郡以自處而居杭繁劇之地邪僚佐走語及曰果然江使者之言可懼也及笑曰及老矣誠得閒郡以自逸庸何傷旣而德明亦不能傷也時人重其操守及資性清介治尚簡嚴喜慰薦下吏而樂道人之善忌杭風俗輕靡未嘗事宴游一日微雪遽出郊衆謂當命賓朋爲高會乃獨造林浦清談至暮而歸在杭未嘗市物惟置白樂天一集而已徙知應天府遷工部侍郎知鄆州又徙河南召拜御史中丞卒年七十贈禮部尚書諡曰恭惠

臣稱曰治民之術貴乎剛柔適中而已矣剛則民怨而不服柔則民肆而難制剛足以制其肆而不起其怨柔足以收其怨而

不致於肆者自非因時乘理之君子其何以能之哉以詠之明
決亮之開濟映之果敢策之敏銳及之沉毅施于有政號爲稱
職而皆得剛柔之中有益於治求諸漢世其韓延壽尹翁歸之
流近之矣

東都事略卷第四十五

東都事略卷第四十六

列傳二十九

四十四卷
列傳二十七
後九

邢昺字叔明曹州濟陰人也應九經庭試召至外殿講師比
二卦又取其羣經發題太宗嘉其精博擢上第授大理評事
知泰州鹽城監召爲國子監丞專講學之任出知儀州代還爲
諸王府侍講真宗即位遷司勳郎中知審刑院改右諫議大
夫國子祭酒真宗始置翰林侍讀學士首以命昺詔令與
杜鎬孫奭等校定周禮儀注公羊穀梁春秋論語爾雅義疏初
置講論之職即於便坐令昺講左氏春秋昺侍真宗嘗講說
孝經禮記者二論語者十書十三易二詩左氏各一據傳疏敷
引之多及時事爲喻真宗甚嘉將大之遷工部侍郎兼祭酒四
年以疾拜工部尚書知曹州真宗東封進禮部尚書昺曉播

值尤悉民事 真宗每雨雪不時憂形於色易因進來耜歲占三卷皆田父歲月於畎畝間揣占得雨澤豐凶之兆無不稽驗又言民之災患大者有四一曰人疫二曰旱三曰水四曰牛瘡必歲有其一但或輕或重耳四事之害旱曠為甚也真宗然之真宗晚年多召於禁寢從容延對忽一日見易衰甚即掩袂泣然曰宮邸舊僚淪謝殆盡存者惟卿爾易既病將易簣真宗臨問易拖紳整巾歷叙遭遇 真宗為之流涕卒年七十九真宗臨其喪哭之舊制非宗室將相無省疾臨喪者蓋優禮也贈左僕射

杜鎬字文周常州無錫人也少好學初應舉將試有鼠銜孝經疏置榻前鎬怪之取以熟誦果試題出其中遂與選鎬既博學又有記問兄為法官有毀其父之畫象為近親所訟疑不能決鎬曰僧道毀佛老象此可比也兄從之衆服其審南唐時李昉經為集賢校理江南平授千乘簿改國子監丞宗文院檢討將南郊誓星見宰相趙普問鎬鎬曰當祭而日食猶廢祭况誓見如此乎普言于 太祖而罷其礼翌日遷著作佐郎累遷虞部員外郎 太宗問西漢賜予多用黃金而近代不能何也鎬曰當漢時佛事未興故金甚賤 太宗以為然 真宗即位有司奏故事上巳金明池習水戰 真宗以 太宗忌月問鎬鎬據唐憲宗朝奏議礼有忌日無忌月遂從之景德初置龍圖閣待制首以鎬為之 真宗幸澶洲凱旋遇 懿德皇后忌日疑軍中鼓吹馳騎問鎬鎬對曰武王載木主代紂前歌後無可據也王欽若勸 真宗為祥瑞以鎮服四夷 真宗疑焉因問鎬河出圖洛出書果何事鎬遽對曰此聖人以神道設教耳 真宗

意遂決議者謂祥瑞事啓自欽若而成於鎬云 真宗尤得古
器異書必詢之皆能究其本末令人檢閱必其事在某書幾紙
幾行未嘗少忘鎬雖春秋高四鼓起誦春秋遲明已數卷日以
爲常久之除龍圖閣直學士積官至礼部侍郎卒年七十六子
渥孫杞

杞字偉長以鎬蔭補將作監主簿累迁太子中允知建陽縣除
無名租萬計閩人有老而生子者父兄以其分貲多不養之杞
上書立保伍以相伺察由是稍絕其弊性豪邁遇事敢爲稍迁
至度支判官虞部員外郎京西轉運使廣西歐希範誘白崖山
酋豪蒙趕反希範環州人也嘗舉進士應募討安化州蠻因求
錄用事下宜州知軍州馮仲巳言其妄遂送全州編管既而遁
歸與其族百餘人謀舉兵殺仲巳以叛乃殺牛建壇場祭天神

推蒙趕爲帝而自爲神武帝國令公破環州以攻桂管 朝廷
授杞刑部員外郎直集賢院爲廣西路轉運安撫使杞至宜州
得州人吳香及獄囚區世宏往說其酋豪杞乘其怠而擊之攻
破白崖等砦及其五峒斬首千餘級復環州焚其山林積聚家
趕等大恐隨香出降獨希範走荔枝峒杞曰蠻依險阻如捕猩
猱而吾兵苦暑難久是進退遲速皆不可爲故當務捐厚利以
招之蓋威不足以制則恩不能以懷此其所以數叛也今吾兵
雖幸勝然蠻特叛而來矣豈真降者邪若啗以利後必復動乃
給牛酒爲大會環州戮之坐中者凡六百餘人後三日兵破荔
枝峒擒希範至并戮而醢之以醢賜諸溪洞於是御史梅摯言
杞殺降 仁宗置而不問徙兩浙路轉運使明年徙河北頃之
擢天章閣待制知慶州蕃酋孟香率千餘衆內附夏人以兵索

香因劫邊戶掠馬牛有詔責杞還之杞言彼違誓舉兵香不可與因移檄夏人不償所掠則香亦不可得既而兵亦解去未幾杞卒杞博覽彊記通陰陽術自推其數曰吾年四十六死矣卒如其言

晁迥字明遠澶州清豐人也自其父儉始徙家彭門迥少從學于王禹偁舉進士爲大理評事稍遷太常丞真宗在東宮諭德楊礪稱其學行及即位宰相呂端李沆又薦之擢右正言直史館呂蒙正舉應賢良方正科以迥方爲諫官乃報罷召試翰林遷右司諫擢知制誥雍王元份留守京師除右諫議大夫爲判官遷翰林學士同脩國史進承旨時朝廷方脩禮文之事每下詔多出迥手請解禁林以爲工部尚書集賢院學士判西京留司御史臺遷禮部尚書以太子少保致仕召燕太

清樓仁宗寵遇甚渥其子宗慤知則詔亦與人以爲榮進太子少傅召對延和殿仁宗問洪範兩賜之應對曰比年災變仍發此天所以警陛下願陛下脩飭王事以當天心庶幾轉亂而爲祥也迥感疾絕人事屏醫藥具冠服而卒年八十四贈太子太保謚曰文元迥善吐納養生之術通釋老書以經史傳致精意爲一家之說性樂易純固服道甚篤歷官臨事未嘗挾情害人真宗稱迥爲好學長者楊億嘗謂迥所作書命無過褒而得代言之體平生不喜術數之說而術者嘗以三命語之迥曰自然之分天命也樂天不憂知命也推理安常委命也何必逆計未然乎所著有翰林集三十卷道院集十五卷其它著述又數十卷子宗慤

宗慤字世長以父任爲祕書郎獻所爲文章召試舍人院除校

勘累遷祠部員外郎知制誥入翰林爲學士兼龍圖閣學士知
開封府康定元年拜右諫議大夫參知政事會朝廷以金飾
胡床及金器賜喃廝羅宗懋言昔仲叔于奚辭邑而請繁纓孔
子以爲不如多與之邑繁纓諸侯之馬飾聖人以爲不可輕與
陪臣乘輿之器可賜外臣乎必欲優其禮加賜金帛可也慶歷
二年以疾免除資政殿學士給事中未幾而卒年五十八贈工
部尚書謚曰文莊宗懋性敦厚事父母至孝篤於故舊凡任子
恩皆先其族人當制甚愜人望有文集四十卷

孫奭字宗古博平人也幼好學徙居鄆之項城舉九經及第爲
莒縣簿改大理評事爲國子監直講 太宗幸國子監奭講尚
書說命 太宗甚悅 真宗即位爲諸王府直講校正九經正
義除龍圖閣待制奭以經術進未嘗阿附取悅 真宗嘗問以

天書奭曰臣愚所聞天何言哉豈有書也 真宗知其忠每容
之 真宗命向敏中諭奭令陳 朝廷得失奭上納諫恕直輕
徭薄斂四事 真宗頗施用其言及將祀汾陰奭上疏曰夫汾
陰后土事不經見昔漢武帝將行封禪大禮欲優游其事故先
封中嶽祀汾陰始巡幸郡縣侵尋于泰山今 陛下旣已東封
亟議西幸臣竊以爲不可又周禮園丘方澤所以郊祀天地於
南北郊漢初承秦惟立五時以祀天后土無祀故武帝立祠于
汾陰自元成以來從公卿之議徙汾陰后土于北郊後之王者
多不祀汾陰 陛下乃欲捨北郊而祀汾陰乎唐以河東爲王
業所起之地故明皇幸河東因祀后土與 本朝事異也比年
以來水旱相繼 陛下宜側身脩德以答天譴豈宜徇姦回遠
勞民庶忘社稷之大計而事簫鼓之盤游夫民神之主也是以

先王先誠民而後致力于神今水旱作沴饑饉沴臻乃欲勞民
事神神其享之乎臣觀陛下必行此禮不過如漢武帝唐明
皇刻石頌功而已此虛名也陛下天縱欽明神資濬哲固當
追蹤三五豈可效此虛名乎而議者不過引開元故事以爲盛
烈乃欲倡導陛下而爲之臣愚竊所不取願少賜清閒以畢
其說真宗遣內侍諭以若復有陳具奏奭又上疏曰陛下
將幸汾陰而京師民心弗寧江淮之衆困于調發且土木之功
未息而奪攘之盜必興昔黃巢出自凶饑陳勝起于徭戍隋煬
帝勤遠略而唐由是開基晉少帝昧邊防而耶律德光以之謀
夏今陛下俯從姦佞遠棄京師罔念民疲不虞邊患涉仍歲
荐饑之地修違經久廢之祠又安知飢民之中無黃巢之劇賊
乎役徒之內無陳勝之大志乎肘腋之下無英雄之窺伺乎衆

區之間无夷狄之觀釁乎陛下方祠石土駐蹕河中若虜倡
狂忽及澶淵陛下將何以待之臣竊見奸臣以先帝寅畏
天災詔停封禪故贊陛下力行東封以爲繼成先志也
先帝欲比平幽朔西取繼迁大勲未集用付陛下則未嘗獻
一謀畫一策以佐陛下繼先帝之志而乃卑詞重幣求和
于契丹蹙國糜爵姑息於保吉謂主辰且死爲空言以誣下罔
上爲已任而陛下信其謬言輕勞聖駕是陛下以祖
宗艱難之業爲佞邪僥倖之資臣所以長歎而痛哭也是時羣
臣爭言祥瑞奭又上疏曰五載巡狩虛費常典觀民設教義易
明文何須繁氣黃雲始能封嶽嘉禾異草然後省方今乃野鵬
山鹿並形奏簡秋旱冬雷率皆稱賀將以欺上天則天不可欺
將以愚下民則民不可愚將以惑後世則後世不可惑疏入不

報會將幸亳州祠 太清宮醜又上疏曰臣觀 陛下多效明
皇所為且明皇非令德之君觀其禍敗足為深戒而陛下反
希慕之近臣知而不諫豈非奸佞乎方今外訖籍二以陛下
將幸亳州臣願 陛下鑒明皇之禍敗不龍襲危亂之迹豈特天
下之幸實亦社稷之福也 真宗為著解疑論以示羣臣醜以
父老求典郡出知密州居二年迂糾察在京刑獄時立 天慶
先天 降聖節而天下設齋醮醜又請裁省浮用不報出知河
陽及朱能獻乾祐天書醜復上疏曰昔漢文成將軍以帛書飯
牛陽言牛腹中有奇書殺視得書天子識其手迹斬之後有五
利將軍妄自言多方不讎坐誅漢武以能誅文成五利前史謂
之雄材 先帝時有侯莫陳利用者始以方術暴得寵用一旦
發其奸誅于鄭州至今輿誦謂之美斷唐明皇得靈寶符上清

護國經寶券等皆王鉷田同秀等所為明皇不能顯誅誅于邪
說曲奉鬼神過崇妖妄今日見老子閣上明日見老子山中大
臣尸祿以將迎端士畏威而緘默既惑左道即紊正經民心用
離沒不復振暨祿山北亂輔國劫迁老子寧肯禦兵至符安能
排難身危名辱為千古所笑今朱能所為頗類王鉷等臣願陛
下遠思漢武之雄材近法 先帝之英斷中鑒明皇之召禍庶
幾災害不生禍亂不作享方世无疆之休入為給事中以父年
高乞侍養得知兗州召還為翰林侍讀李士父喪去官 詔起
復兼龍圖閣李士每講論 上前至前世亂君亡國之際志在
規諷必反復言之嘗畫无逸圖以進請設便坐初五郊從祀不
設席尊不施幕七祠時饗飲福一尊不設三登升歌不雍徹冬
至攝祀 吳天上帝外級止十位饗先農在祈穀之前上丁釋

奠无三獻宗廟不備二彝醴皆援古奏正之又以為六天者各有六其寔一帝冬至請罷祠五帝大雩設五帝而罷祠 吳天上帝事下有司議不同而止以老請致仕復知兗州拜礼部尚書以太子少傅致仕疾甚徙正寢屏侍妾曰无令我死婦人之手卒年七十二贈左僕射謚曰宣簡性方重事親至篤孝父云舐其面以代頰嘗剡五經切于治道者為經典微言五十卷又撰崇祀錄樂記圖五經節解五服法度子瑜官至天章閣待制馮元字道宗三世仕嶺南為日官劉鋹入 朝為保章正元少好李崔頤正孫顥授以五經大義李進士為江陰尉會詔擇明經補李官自陳通五經謝泌領銓院詰之曰古者治一經或至皓首子能尽通之耶對曰達者一以貫之泌喜其對因問以疑義隨輒辨析遂以為国子監直講 真宗召元講易泰卦元

因推君道至尊臣道至卑而能上下交感所以輔相天地裁成万物也 真宗悅除直龍圖閣直閣官名蓋始此也 仁宗為皇太子擢右諭德及即位迁龍圖閣直學士兼侍講判国子監故事国子監必宿儒典領元与孫奭並命輿議大服未幾為龍圖閣學士脩 三朝正史遂入翰林為學士護葬章懿皇后于洪福院及葬永定陵發壙中有水龍知楊州宰相王曾為言元東宮舊臣不宜以細故棄外即召為翰林學士侍讀迁戶部侍郎卒年六十三贈戶部尚書謚曰章靖元性簡重非慶弔未嘗通謁公卿執親喪自括髮至祥練皆按礼變服多識古今臺閣品式之事所學長於易嘗患先儒多失揚雄太玄之旨獨唐王珪注為稍近為釋文一篇欲因王說補正之然亦不能就也臣稱曰邢昺杜鎬晁迥孫奭馮元皆博儒碩德橫經講道發明

古訓使 人主問李之益融光顯著宅天下而被四海者皆其
輔成之效也鎬對 上一言遂成祥瑞之事然鎬非求悅者也
特思之有未至尔更勁正挺特忠言剴切賢矣哉

東都事略卷第四十六

東都事略卷第四十七

列傳三十

楊億字大年建州浦城人也生之夕其祖文逸夢一羽衣自稱
懷玉山人竟而億生有毛被其軀其長盈尺踰月始墮母口授
以書隨即成誦六歲李吟詩七歲善屬文年十一以童子召對
試詩賦五篇下筆立成 太宗歎異以爲祕書省正字 制曰
汝方在髫齡不煩師訓精爽神助文字生知越景絕塵一日千
里予有望於汝也從祖徽之知許州億往依焉徽之間与語歎
其孝問該博曰與吾門在汝矣淳化中命讀書祕閣迁光祿寺
丞 太宗觀華後苑召命賦詩明年苑中曲宴億復以詩獻
太宗詰有司不時召對曰非貼職不与即以億直集賢院
真宗即位拜右正言脩 太宗實錄凡八十篇而億獨成五十

六卷出知處州召還拜左司諫知制誥咸平中詔近目議靈州棄守億上疏曰臣聞漢武帝北築朔方郡平津侯諫以爲罷敝中國以奉无用之地願罷之賈捐之建議棄朱厓當時公卿亦有異論元帝罷衆多之說下詔廢之人頌其德夫靈武之地自繼迁叛命橫行沙漠諸將出師累年未嘗出一兵馳一騎敢與虜角此靈武之存無益明甚平津所言罷敝中國以奉無用之地正今日謂也且願陛下如元帝之棄朱厓而棄靈武以息民力以省餽運臣切見太祖命姚內斌領慶州董遵誨領環州二人所統之兵裁五六千而已閩外之事一以付之軍市之租不從中覆用能士卒效命羌夷畏威朝廷无旰食之憂疆場无羽書之警臣欲望陛下選用二三驍將付以精兵一二万人以數縣租稅給其用度令分守邊郡則繼迁可計日成擒矣景德初同王欽若脩冊府元龜大中祥符初爲翰林李士嘗以疾在告真宗遣使挾太醫療之億表謝真宗批紙尾賜詩有副予前席待名賢之句其顧遇如此億於歷代典章制度尤爲該洽經傳子史百家之李罔不通貫爲文敏贍數千百言不加點竄對客談笑揮毫无滯論治道談世務必稽古驗今究切利病厚風義重名教誘進後李樂道人善賢士大夫翕然宗之然評品人物黑白太明亦以此取疾於人而人多讒毀之者億嘗草荅契丹書云鄰壤交歡真宗自注其側云朽壤鼠壤蜚壤億遽改爲鄰境明日引唐故事李士草制有所改爲不稱職亟求罷真宗語宰相曰楊億不通商量真有氣性及章獻后之立也真宗欲得億草制使丁謂諭旨億難之謂曰大年勉爲此不憂不富貴億曰如此富貴亦非所願也乃命陳

大年勉爲此不憂不富貴億曰如此富貴亦非所願也乃命陳

彭年草制億既頻忤旨而王欽若陳彭年深所讒毀億嘗入直夜召見禁中命坐賜茶從容顧問久之出文藁數篋以示億曰卿識朕書蹟乎皆朕自起草未嘗令臣下代作也億惶恐不知所對頓首再拜而出乃知讒言得行矣億有別墅在陽翟億母往視之會母病億不俟報而行讒者以爲慢朝廷億素躰羸至是以病聞乃授太常少卿分司西京進祕書監起知汝州會加王皇聖號召爲寶冊參詳儀制副使天禧二年遷工部侍郎知貢奉坐譴降祕書監母喪詔起復爲翰林李士億嘗代寇準草奏請皇太子親政斥丁謂等姦邪事準旣逐億亦憂畏而卒年四十七景祐元年樞密使王晦叔上其事仁宗嘉歎詔贈禮部尚書謚曰文有司奉故事非嘗任二府及事東宮四品无贈官仁宗曰億爲國竭忠有君子之大節可拘

以常典乎億晚年頗留意釋典有文集一百九十四卷又別有西崑訓倡等集又手錄時人所作爲儒苑時文錄數十篇真宗嘗謂王旦曰億辭學無比後學皆師慕之文章有貞元元和風格自億始也旦曰後學皆師慕億唯李宗諤久與之遊終不得其鱗甲謂其躰弱不宗經典云

劉筠字子儀大名人也舉進士爲館陶尉入爲祕閣校理契丹內寇真宗北巡以筠爲大名府觀察判官與脩冊府元龜書成轉左正言直史館脩起居注召試中書遷左司諫知制誥史館脩撰出知鄧州徙陳州入爲翰林學士初筠草丁謂李迪罷相制旣而謂復留命筠草制筠不奉詔謂再相時真宗又疾謂寢擅權筠請補外遂以右諫議大夫知廬州仁宗即位復召爲翰林學士拜御史中丞已而數以疾辭進樞密直學士

知潁州召入復爲翰林學士承旨同脩國史兼龍圖閣學士出知廬州卒年六十一筠自景德以來居文翰之選與楊億齊名當時號爲楊劉三入禁林三典貢舉以策論升降天下士自筠始也性不苟合於時臨事明達而所治尚簡嚴云

目稱曰文章之難莫難於復古億與筠皆以文名于世然去古既遠時尚駢儷雖詞華之妙足以暢帝謨而議論之粹亦足以謀王躬至於屬辭比事用各有當雖云工矣而簡嚴典重之躬溫厚深厚之氣終有愧於古焉夫欲維持斯文使一變而復古必得命世之大才而後可也

戚綸字仲言應天府楚丘人也父同文字文約幼孤事祖母以孝聞從邑人楊慤受經慤隱居不仕而以女弟妻同文遇疾因託以家事同文爲葬其三世之未葬者遭世喪亂亦不復仕且思見混一遂以同文爲名慤勉之仕同文曰長者不仕同文亦不仕聚徒講李相繼登科者五十六人踐臺閣者亦至十數尚信義喜周人急所与交皆當世知名士楊慤之因使至郡多所訓倡及卒徼之与其門人謚曰堅素先生應天府民有曹誠者即同文舊居廣舍百五十楹聚書千餘卷以延學者真宗嘉之賜名曰應天府書院云同文長子曰維仕至戶部郎中綸其次子也篤於古李喜談名教李進士爲沂州簿徙知太和縣同文卒詔令起復太和民險悍好興訟綸爲諭民詩五十篇言近而易曉老幼多傳之坐鞠獄失實免久之知永嘉縣有惠政真宗即位楊徼之薦其文學純謹除祕閣校理真宗初置龍圖閣待制首以任綸累遷兵部員外郎掌吏部選事方是時祥文荐降歌誦日興綸恐流俗託朝廷嘉瑞事詐爲神靈木石

之異幻惑愚衆如少君藥大者上疏極諫 真宗嘉納之遷戶部郎中直昭文館擢樞密直學士出知杭州發運使胡則季浦惡其脩潔相與捃撫徙知揚州又徙徐州遷左諫議大夫代還復知青州改鄆州復爲勸農使王遵誨所誣奏謂其嘗訕朝廷左遷岳州團練副使改保靜軍節度副使又改太常少卿分司南京卒年六十八

梁顥字太素鄆州項城人也從王禹偁爲李禹偁頗器之舉進士 太宗乃召升殿擢冠甲科爲大名府觀察推官遷右拾遺直史館始趙昌言在大名顥在幕府昌言入爲樞密副使坐翟馬周事罷顥亦貶虢州司戶參軍起知魚臺縣召還復直史館爲開封府推官累遷左司諫度支判官同脩起居注 真宗幸大名訪羣臣邊事顥上疏曰 陛下命將出師乘秋備塞大將傳

潛奉明詔握重兵逗撓無謀遷延翫寇守陴閉壘聖儒以自全銳卒精兵局束而不用以至胡馬南牧蹂踐河朔此以賊遺陛下者也 陛下赦而不誅則何以謝橫死之民黜而不戮則何以恢用兵之略邪臣愚望 陛下於邊將中擇有武勇謀略取十人人付騎兵五千器甲全備輕齎糧糗逐水草於邊上往復扞禦不得入郡邑亦不得一處相聚遇有虜寇隨時掩殺仍令烽候相望交相應緣邊州郡守城兵帥即堅壁以待之遇遊騎近城掩殺虜寇即城內量出甲兵援救如此則乘城者不堅閉壘門免坐觀於勝負扞邊者不苟依郡郭可行備於寇攘雖非良策且殊膠柱也時論韙之除知制誥遷右諫議大夫拜翰林李士知開封府卒年四十二顥風姿粹美強力少疾閨門雍睦與人交久而無改士大夫多之子固繼世擢第一爲直史館

早卒固弟適相仁宗自有傳

孫何字漢公蔡州汝陽人也幼者李與丁謂齊名王禹偁尤所題獎以爲自唐韓柳後三百年有孫丁也時人謂之孫丁李進士開封礼部殿試俱第一爲將作監丞通判陝州召爲直史館遷祕書丞京西轉運副使歷右正言改右司諫唐制郊祀行慶止進勲階五代肆赦例遷官秩宋興因之未暇革也何与起居郎耿望言其非制真宗嘉納遂定三年磨勘進秩之法郊礼止加散官勲爵真宗數訪以邊事何請擇將帥於文武之內參用謀臣凡奏邊防則具陛見庭問以防壅闕緣邊州縣有合救援處則督以軍令聽其便宜今虜騎充斥糧運則宜輕齊疾驅凡此皆當今之急務也時傳潛逗撓無功何又請斬潛以徇尋出爲京東兩浙轉運使何辨急頗事苛察日有捶楚州縣

吏患之乃求古碑字磨滅者紙本揭之館中何至則讀其碑辨識文字以爪搔髮垢而嗅之遂往往至暮不復省錄文案又官屬罹譴罰者甚衆故從者依憑其威妄爲寒暑所至騷然加起居舍人景德初知制誥卒年四十四有文集四十卷第僅

僅字鄰幾与何俱有名于時兄弟皆以進士冠天下士李者榮之初爲舒州推官復李賢良方正科策入第四等授光祿寺丞直集賢院景德初拜太子中允爲開封府判官擢右正言知制誥會求興擇守宰相以僅爲諳練民政乃命之然僅純厚長者治郡非所長也時真宗作玉清昭應宮僅嘗游驪山作詩引用陳勝祿山事以諷爲讒者所譖進其詩于真宗真宗讀其首篇有朱衣吏引上驪山之語真宗曰僅小器也此何足夸遂弃不讀而陳勝祿山之語卒不得聞人以爲幸拜右諫議

大夫集賢院李士知開封府出知河中遷給事中卒年四十九
僅性端慤中立無競篤於儒學士大夫推其履尚云有文集五
十卷

東都事略卷第四十七



澤邑

東都事略卷之四十八

列傳三十一

曾致堯字正臣撫州南豐人也奉進士稍迁祕書丞爲兩浙轉運使諫議大夫魏庠知蘇州介舊恩以進致堯劾其罪太宗曰是敢治魏庠可畏也徙知壽州再迁主客員外郎爲三司鹽鐵判官是時李繼捧以銀夏五州來歸其弟繼迁亡入磧中爲寇太宗遂遣繼捧往招之至則誘其兄以陰合卒復圖而囚之自陝以西旣苦兵矣真宗初即位欲以恩德來之許還其地使聽約束致堯以謂繼迁反覆不可予繼迁已得五州後二年果叛圍靈武真宗知其才欲以爲知制誥召試矣而宰相李沆不可乃出爲京西轉運使徙知壽州西鄙兵久不解命張齊賢爲經略使以致堯爲判官仍迁秩賜以金紫致堯因抗疏



自陳願不受章紱之賜 詔御史鞠其罪黜爲黃州團練副使
知泰泉蘇楊鄂五州坐知楊州日誤添月奉貶監江寧府酒稅
卒年六十六致堯性剛率喜言事前後屢上章疏詞多激訐好
纂錄所著有仙島羽翼三十卷廣中台志八十卷清邊前要西
陲要記十卷爲臣要記十五篇孫鞏布鞏布宰相自有傳
鞏字子固生而警敏年十二能文及冠游太李歐陽脩見其文
而奇之自是名聞天下奉進士調太平州司法參軍召入編脩
史館書籍迂館閣校勘集賢校理爲 英宗實錄檢討官通判
越州歷知齊襄洪福明毫滄州進取直龍圖閣鞏爲治尚威嚴
其徙滄州也過闕 神宗召見勞問甚寵遂留判三班院鞏上
疏議經費曰 宋興承五代之弊 六聖相繼與民休息故生
齒旣庶而財用有餘且以景德皇祐治平校之景德戶七百三

十萬墾田一百七十万頃皇祐戶一千九万墾田二百二十五
万頃治平戶一千二百七十万墾田四百三十万頃天下歲入
皇祐治平皆一億万以上歲費亦一億万以上景德官二万餘
員皇祐二万餘員治平并職幕官州縣官三千三百餘員總二
万四千員景德郊費六百万皇祐一千二百萬治平一千三百
萬以二者校之官衆一倍於景德郊之費亦一倍於景德官之
數不同如此則皇祐治平入官之門多於景德也郊之費不同
如此則皇祐治平用財之端多於景德也誠 詔有司案尋載
籍而講求其故使官之數入者之多門可攷而知而郊之費用
財之多端可攷而知然後及議其可罷者罷之可損者損之使
天下之入如皇祐治平之盛而天下之用官之數郊之費皆同
於景德二者所省蓋半矣則又以類而推之天下之費有約於

舊而浮於今者有約於今而浮於舊者其浮者必求其所以浮之自而杜之其約者必本其所以約之由而從之如是而力行以歲入一億萬以上計之所省者什之一則歲有餘財一萬萬馴致不已至於所省者什之二則歲有餘財三萬萬以三十年通計之當有餘財九億萬可以爲十五年之蓄自古國家之富未有及此也古者言九年之蓄者計每歲之入存什之二耳蓋約而言之也今臣之所陳亦約而言之其數不能盡同然要其致必不遠也前世於彫敝之時尤能易貧而爲富今吾以全盛之世用財有節其所省者一則吾之一也其所省者二則吾之二也前世之所難吾之所易可不論而知也伏惟 陛下冲靜質約天性自然 乘輿服器尚方所造未嘗用一奇巧嬪嬙左右掖庭之間位号多闕躬履節儉爲天下先所以憂閔元元更

張庶事之意誠至惻怛格于上下其於明法度以養天下之財又非 陛下之所難也已而再上議曰 陛下謂目所言以節用爲理財之要世之言理財者未有及此也今付之中書臣待罪三班案 國初承舊以供奉官左右班殿直爲三班立都知行首領之又有殿前承旨班院別立行首領之端拱已後分東西供奉又直左右侍禁及承旨借職皆領于三班三班之稱亦不改三班吏員止於三百或不及之至天禧之間乃總四千二百有餘至于今乃總一万六千六百九十宗室又八百七十蓋景德員數已十倍於初而以今攷之殆三倍於景德略以三年出入之籍較之熙寧八年入籍者四百八十有七九年五百四十有四年六百九十而死亡退免出籍者歲不過二百人或不及之則是歲歲有增未見其止也臣又略攷其入官之繇條於

別記以聞議其可罷者罷之可損者損之惟陛下之所擇臣之所知者三班也吏部東西審官與天下他費尚必有近於此者惟陛下試加攷察以類求之使天下歲入億萬而所省者什三計三十年之通常有十五年之蓄夫財用天下之本也使國家富盛如此則何求而不得何爲而不成也哉神宗頗嘉納之久之手詔中書曰五朝史事宜付曾鞏遂以爲史館脩撰試中書舍人遭母憂卒年六十五鞏少孤奉母孝鞠養羣弟妹甚有愛官事婚嫁一出鞏力平生著書家藏至二萬餘卷手自讎對雖白首不倦又集古今篆刻爲金石錄五百餘卷有文集曰元豐類藁五十卷外集十卷所爲文章開闢馳應用不窮然言近指遠要其歸必止於仁義初与王安石友善安石稱其文辭以譬水之江漢星之斗神宗嘗問鞏卿与王安石

最蚤安石何如人鞏曰安石文學行誼不減楊雄以吝故不及神宗遽曰安石輕富貴不吝也鞏曰臣謂吝者安石勇於有爲而吝於改過耳神宗領之呂公著嘗告神宗以鞏爲人行義不如政事政事不如文章鞏以此不大用云

肇字子開奉進士調黃若簿稍迁国史院編脩官進吏部郎中又迁右司郎中元祐初擢起居舍人拜中書舍人實錄院脩撰太皇太后受冊尊章獻明肅皇后故事御文德殿肇言天聖二年兩制定議皇太后受冊於崇政殿仁宗特詔有司改文德殿蓋人主一時之制今皇帝述仁宗故事以極崇奉之禮孝敬之誠可謂至矣臣切謂太皇太后當於此時特下明詔揚皇帝孝敬之誠而固執謙德屈從天聖兩制之議止於崇政殿受冊則皇帝之孝愈顯太皇太后之德愈

尊兩誼俱得顧不美與 詔如其言蔡確謫新州中書舍人彭汝礪草制不奉 詔而諫官言汝礪實肇使之時肇已除給事中固辭請外以寶文閣待制知潁州徙陳州又徙應天府入爲吏部侍郎論南郊旣去皇地祇位而議者欲夏至遣家宰攝事則不復有親祭地祇之時於事天則躬行事地則遣官非王者父天母地之義又議明堂配帝請復設五帝與昊天上帝並祀徙刑部侍郎出知徐州數月徙江寧府紹聖初知瀛州時元祐士大夫皆流竄嶺表最後謫前史官范祖禹等以實錄譏訕爲罪而肇以嘗與脩降集賢院脩撰知滁州歲滿知泰州又徙海州 徽宗即位復爲中書舍人上疏言治道在廣言路以言將人猶或畏縮以言罪人人將鉗口去矣會日食四月朔故事當降 詔求直言 徽宗命肇草 詔詔下投匭者日千百人元

祐士大夫再以 赦恩甄叙或復舊職典方面肇奏生者蒙恩矣死者未被 聖澤也請如寇準曹利用故事檢會臣僚貶死未經叙復者還其所奪官職遷翰林李士兼侍讀諫官陳瓘以言 東朝與政被謫肇卽上書以爲瓘昨者所論臣雖不知其詳以 詔旨觀之瓘言雖狂其意則忠何則瓘以疎遠小臣妄意宮闈之事披寫腹心無所顧避此臣所謂狂也 皇太后有援立 明聖不世之大功有前期歸政過人之盛德萬一有纖毫可以指議則於 清躬不爲無累瓘以憂君之誠陳與防之戒欲以開悟 聖心保全盛美忘身爲國臣子所難此臣所謂忠也以臣愚計 皇帝以瓘所言爲狂而逐之 皇太后以天地之量察瓘之忠特下 手詔而留之則兩誼俱得矣兄布拜相以親嫌除龍圖閣李士提舉中太一宮出知陳州歷太原府

南京揚州定州元祐士大夫再被降黜肇請與俱貶言者繼之
遂落職謫知和州徙知岳州貶濮州團練副使汀州安置移台
州卒年六十二

梅詢字昌言宣州宣城人也李進士爲利豐監判官知仁和縣
咸平三年與考進士於崇政殿真宗過殿廬中一見詢偉然
以爲奇召試中書直集賢院是時契丹數寇河北李繼遷急攻
靈州真宗銳於爲治詢上書請以朔方授潘羅支使自攻取是
謂以蠻夷攻蠻夷真宗然其言問誰可使羅支者詢自請行
真宗惜之不欲使蹈兵間詢曰苟活靈州而罷西兵何惜一梅
詢真宗壯其言因遣使羅支未至靈州沒于賊召還爲三司
戶部判官於是屢言西邊事真宗益器其材欲以知制誥宰
相李沆以其躁競不可乃已其後繼遷卒爲潘羅支所困而

朝廷以兩鎮授德明德明頓首謝罪河西平真宗亦幸瀘洲
盟契丹而河北之兵亦解天下无事矣詢既見疎不用流落于
外幾二十年初坐斷田訟失實通判杭州嘗知蘇濠鄂楚壽陝
六州又爲兩浙荆湖陝西轉運使坐事貶池州至天聖六年復
直集賢院改直昭文館知荆南府召還爲龍圖閣待制以龍圖
閣直學士知并州進樞密直學士遷左諫議大夫入知通進銀
臺司改翰林侍讀學士爲羣牧使遷給事中出知許州卒年七
十八詢果有才而好名喜進既老又病足嘗撫其足詈之曰是
中有鬼不令我至兩府者汝也有所愛馬亦嘗撫其鞍曰我固
命薄矣汝豈無分被繡鞵邪聞者笑之堯臣詢從子也以詩知
名見文藝傳

臣稱曰曾致堯梅詢有應用之才而德弗稱真宗雅器之而

李沆以爲浮薄抑而不進真宰用心要當如是哉輦與輦以文
章被近用爲時儒宗李者仰之布雖相蓋可貶云

錢昆字裕之吳越國王侑之子也隨徽歸朝諸從子皆授官
獨昆與其弟易願從科舉遂登進士第累遷至三司度支判官
仁宗時知廬濠泉毫榷壽許七州爲治尚寬簡官至右諫議大
夫以秘書監致仕卒年七十六昆善爲詩賦又喜草隸有文集
十卷弟易

易字希白年十七舉進士御試三題日中就言者以其輕俊
而黜之太宗語蘇易簡曰朕恨不与李白同時易簡曰有錢
易者李白才也太宗喜曰若然當用唐故事召至禁林食盜
起劔南不果用復舉進士甲科爲光祿寺丞通判蘄州上疏曰
國之所重莫先乎刑刑不可不本於法不本於法則黷二則暴

暴則下无所措手足矣古之肉刑者劓黥則皆非死刑而尚以
爲虐而絕之近代以來非法之刑斷截手足鉤背烙筋身見白
骨而口眼猶動四肢分落而呻痛未息而謂嚴刑可戒於衆臣
愚以爲非法之刑非所以助治也惟陛下除之又舉賢良方
正科策入第四等除祕書丞通判信州真宗封泰山獻殊祥
錄遷太常博士直集賢院真宗祀汾陰易脩車駕所過圖
亳州復脩所過圖經遂擢知制誥遷翰林學士卒年五十九易俊
逸過人爲文數千百言頃刻而就又善行草書有集二百六十
卷壽雲摠錄二百卷洞微志十卷子彥遠明逸

彥遠字子高以父任爲太廟齋郎大理寺丞復舉進士又舉賢
良方正策入等由太常博士授祠部員外郎彥遠因災異上疏

曰陛下即位以來內无声色之娛外无畋游之樂而前歲地震今歲大旱人心嗷_二天其或者以爲陛下備寇之術未至牧民之吏未良天下之民未安故出譴告以示陛下苟能欽天之戒增脩德業則宗廟社稷之福也古者夷狄言語衣服与中国不同其來也不過驅老弱掠畜產而已今契丹據山後諸鎮元昊盜靈武銀夏衣冠車服子女玉帛莫不如之往時元昊內寇出入五載天下騷然又納款賜命則被邊長吏不復銓擇高冠大袍耻言軍旅一日契丹負恩乘利入塞豈特元昊之比邪又湖廣蠻獠劫掠生民調發督餉軍須百出三年于今未聞尺寸之效惟陛下念此三方之患講長久之計以答天戒則天下幸甚迂起居舍人直集賢院文生二十七子_總明逸字子飛亦孝賢良方正父子三人皆中制科世以爲盛由

殿中丞除太常博士通判亳州召爲右正言直集賢院明逸言事希陳執中章得象之意以排杜衍范仲淹富弼由是三人者俱罷政事遂爲時論罪之進右司諫同脩起居注迂知制誥翰林李士知開封府坐尹京師无威望又考獄囚凍墮足以龍圖閣李士知蔡州歷揚青鄆曹四州加端明殿李士知秦州召還經筵爲翰林李士御史言其文詞不足以備職禁林罷爲端明殿李士兼龍圖閣李士復翰林侍讀李士知永興軍代還卒年五十七贈礼部尚書謚曰脩懿

總字穆父以從父明逸任試將作監主簿稍迁国子博士李賢良方正科召試秘閣不中除知尉氏縣元豐中爲左司郎中迁中書舍人元祐初知開封府迁給事中復以龍圖閣待制知開封府以繫囚別所迁就園空出知越州易瀛州明年爲江淮荆

浙路發運使召為工部侍郎改戶部出知青州未至召拜戶部尚書八年以龍圖閣直學士知開封府總治京師有名紹聖初拜翰林學士兼侍讀鄭雍為左丞以臺諫彈奏丐罷總當批荅有羣邪共攻之語於是臺諫以總為欺誣遂罷知池州卒年六十四後入元祐籍云

藻字醇老吳越王鏐五世孫也奉進士又中制科為人清謹寡過居守繩墨為治簡靜立朝无矯亢之節亦不為雷同處勢利淡如也人稱其長者英宗時為祕書校理上書請太后還政通判秀州神宗時稍迁直舍人院同脩起居注擢知制誥直學士院除樞密直學士知開封府迁翰林侍讀學士卒年六十一

東都事略卷第四十八

東都事略卷之四十九

列傳三十二

王欽若字定国臨江軍新喻人也祖郁嘗官鄆州家黃鶴樓漢陽人望樓上若有仙景一夕欽若生父仲華欽若少孤郁愛之郁後為濠州判官嘗曰吾之後必有異者其在吾孫乎欽若奉進士甲科為亳州防禦推官迁太常丞理欠憑由司奏蠲乾德至咸平逋負千餘万釋繫囚三千餘人以廣惠澤召試學士院真宗覽其文謂輔臣曰欽若非獨敏於吏事兼富於文辭遂以右正言知制誥遷翰林學士拜左諫議大夫參知政事景德初契丹入寇欽若請行以工部侍郎參知政事判天雄軍還朝罷政事特置資政殿學士以寵之既久又加太學士三年迁尚書左丞知樞密院事真宗既与契丹和寇準之功也契丹

受盟而歸準每有自多之色。真宗亦以自得也。欽若深害之一日從容言於真宗曰：澶淵之役，準以陛下爲投瓊与虜博耳。錢輸將及，出之謂之孤注。陛下寇準之孤注也。且城下之盟，古人羞之。而陛下以爲功乎？真宗愀然曰：爲之奈何？欽若知真宗厭兵，即謬曰：陛下以兵取幽燕，乃可刷耻。真宗曰：河朔生靈始免兵革之禍，吾安能爲此？可思其次。欽若曰：惟有封禪泰山，可以填服四海，誇示夷狄。然自古封禪當得天瑞，希世絕倫之事，然後可爲也。旣而又曰：天瑞安可必得前代蓋有人力爲之者也。真宗久之，乃可然。王旦方爲相，真宗曰：王旦得无不可乎？欽若曰：臣得以聖意諭，且宜无不可。欽若乘間爲旦言之。旦踴勉而從然。真宗意猶未決也。它日晚幸祕閣，惟杜鎬方直宿。真宗驟問之曰：古所謂河出圖

洛出書，果何事也？鎬曰：此聖人以神道設教耳。其言適与真宗意合。真宗遂意決於是。天書降于左承天闕之上。大中祥符初，泰山父老請封禪，遂爲經度制置使兼判兗州。又爲天書儀仗副使。天書再降泰山，欽若以聞。真宗謂輔曰：朕五月十七日夜夢神人來言，當賜天書於泰山。祕不敢言。今果與夢協。出欽若所上天書，再降祥瑞圖，以示百僚。欽若又言：至獄下，兩夢神人願增建廟宇。真宗從之。封禪禮成，迁礼部尚書。祀汾陰，復爲天書儀仗副使。迁吏部尚書。明年爲樞密使同平章事。初，真宗議立皇后，參知政事趙安仁謂劉德妃家世寒微，不如沈才人出於相門。真宗雖不樂，亦不罪也。它日与欽若論方今大臣之長者，欽若欲排安仁，乃妄言之曰：趙安仁長者也。安仁昔爲故相，沈倫所知。至今不忘舊德，常欲報之。

真宗默然始有斥安仁之意矣安仁既罷王旦欲引所善李宗諤參知政事嘗以告欽若欽若唯_二宗諤家貧祿廩不足以給婚嫁且前後資借甚多欽若知之故事參知政事謝日所賜之物幾三千緡欽若因密奏宗諤負王旦私錢不能償且欲引宗諤參知政事得賜物以償已非爲國計也明日旦果以宗諤名聞真宗不許欽若因薦丁謂謂遂參知政事欽若與謂及劉承規陳彭年林特交通蹤跡詭異時以五鬼目之七年爲同天書刻玉使馬知節與欽若同在樞府知節惡其爲人不相下因詆其短爭於上前由是罷樞密使八年復爲樞密使同平章事天禧元年上玉皇尊号迂右僕射尋拜左僕射兼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初真宗欲相欽若王旦曰欽若遭遇陛下恩礼已隆且兩府任用亦均臣見祖宗朝未嘗使南人當國

古稱立賢无方然必賢士乃可呂位居元宰不敢沮抑人此亦公議也及旦罷真宗始相欽若三年人有言其受金者欽若於上前自辨乞下御史臺覆寔是真宗不悅曰國家置御史臺固欲爲人辨虛實耳欽若惶恐因求出藩會商州捕得道士譙之易蓄禁書能以術使六丁六甲神而欽若贈之詩故罷爲太子太保尋判杭州踰年復資政殿大學士資善堂侍講進司空既而除山南東道節度使同平章事判河南府以疾不俟報赴闕降司農卿分司南京仁宗即位復祕書監改太常卿知濠州迂刑部尚書知江寧府天聖元年復拜司空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進司徒封異國公薨于位贈太師中書令諡曰文穆欽若嘗言少時過圃田夜視天文有紫微字又嘗於蜀褒城道中有通刺字未暇視而与之相見告欽若曰異

日位宰相既去視刺字乃唐相裴度也自此遂喜神異事且撰文以紀之 朝廷有所與作必委曲迁就以合 上意真宗作喜雪詩誤用旁韻王旦欲白 真宗欽若曰 天子詩可校以礼部格耶旦遂止欽若退遽密以聞它日 真宗謂輔臣曰前日所賜詩微欽若幾爲衆所笑与楊億等同撰策府元龜有褒詔則自爲表謝譴問則戒史云第言億等故馬知節面斥其姦罔 仁宗亦謂王曾曰欽若所爲真奸邪也五子皆天以從子寅亮爲後欽若平日撰述有天書再降泰山祥瑞圖國簿記彤管懿範天書儀制明聖傳 聖祖事迹羅天人醮儀廣聞迂叙圖列宿万靈朝真二圖共數百卷多述神異之事云 臣稱曰帝王之功業未始不成於艱難多事之時而肆於安逸无事之日 真宗之初北有契丹之彊西有繼迁之患 真宗

既已馴服一虜天下无事欽若乃首爲天書之說自是封禪之礼行而祥瑞興矣雖曰褒功頌德以歸美于 上是豈忠臣之所當然者与聖人不畏多難畏无難詎可忽哉

丁謂字公言初字謂之蘇州人也嘗以文謁王禹偁禹偁稱其文与孫何比之韓柳名遂大振既而何冠多士而謂占第四自以与何齊名耻居其下臚傳之際殿下有言 太宗曰甲乙丙丁合居第四尚何言爲大理評事通判渝州踰年直史館爲福建路轉運使初置龍焙歲貢團茶咸平初爲三司戶部判官峽路蠻擾邊會介川峽爲四路謂領夔州路轉運使措置蠻事作誓刻石柱境上其後又入寇委其酋領討平之居五年入爲三司監鐵副使權知制誥契丹入寇謂知鄆州虜騎稍南民大驚趣楊劉渡舟人邀利不時濟謂斬死罪囚于河上舟人懼不復

稽阻又令廣旗幟擊力斗盡振百餘里於是契丹亟走明年召
爲三司使加樞密直學士大中祥符初議封禪未決謂因言大
計有餘議遂定謂機敏有智謀在三司案牘有差老吏不能曉
者決以一言皆中其理 朝廷每有營造莫不兼領凡奏祥瑞
事皆謂與王欽若與馬初議建昭應宮也 真宗命謂經度謂
欲侈大其制近臣多言其不可者 真宗以問謂謂曰陛下
富有天下建一宮崇奉上帝何所不可且 陛下未有皇嗣建
宮於宮城之乾地正可以祈福群臣不知 陛下此意或妄有
沮止願以諭之既而王旦密上疏諫止其役 真宗諭之如謂
所對旦遂不敢復言五年拜戶部侍郎叅知政事明年朝謁太
清宮爲奉祀經度制置使判亳州又爲天書刻玉副使再迁兵
部尚書九年除平江軍節度使知昇州天禧間徙鎮保信復以

吏部尚書爲叅知政事改樞密使寇準罷相 真宗旣已相李
迪未幾亦拜謂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 真宗疾
久頗艱於語言 皇后與政準爲相時欲欲請 太子監國准
旣罷楊崇勳告內侍周懷政謀殺謂準復用準謂微服夜詣之
利用謀之遂誅懷政貶準安州再貶道州司馬王曾爲叅知政
事不平之曰責太重矣謂孰視久之曰居停主人勿復言恐亦
不免也曾蹶然而懼其後 真宗欲令皇太子聽政 皇后裁
制於內以二府兼東宮官遂加謂門下侍郎兼太子少傅爲李
迪斥其奸遂與迪俱罷相謂尋知河南府內臣雷允恭者嬖臣
也謂之進皆允恭之力至是允恭傳宣以中書闕人權留謂發
遣謂因此直入中書召堂吏索文書閱之來日與羣士同奏事
真宗亦無語衆退獨留及出道過李士院謂傳詔召當直李士

劉筠章復相制筠曰命相必面得 旨果尔今日必有召制乃
可為也謂无如之何乃命它李士章制遂拜左僕射門下侍郎
同平章事兼太子少師謂既復相尋又加司空封晉國公
仁宗即位 章獻后臨朝進司徒兼侍中為山陵使允恭既有
力於謂二德之故遺允恭脩陵域允恭感司天邢中和妻言移
皇堂於東南二十步王曾具奏其事以謂擅易陵寢意有不善
語在允恭傳允恭既誅謂罷相為太子少保分司西京謂次子
玘与女冠劉德妙通出入謂家謂坐貶崖州司戶參軍玘除名
籍其家自參知政事任中正等十数人皆坐貶始竄進責雷州
時謂与馮拯同在中書謂當秉筆初欲貶崖州而謂忽自疑語
拯曰崖州再涉鯨波如何拯唯唯而已謂乃徐擬雷州至是謂
貶拯遂擬崖州云初謂之復留也貶李迪於衡州宋綬知制誥

草謫詞請其罪名謂曰春秋无將漢法不道皆其事也詞既上
謂嫌其不切多所改定其言 上前爭議曰惟此震驚遂至沉
頓謂所定也又謂貶綬猶掌詞命即為之詞曰无將之戒深著
於魯經不道之誅難逃於漢法天下快之謂在朱崖凡五年嘗
以家財与士人商販蠲其息其人問所欲謂曰欲煩齊家書呈洛
陽爾仍戒其人曰俟有中貴人至与畱守宴即投之其人如教
畱守得之大驚不敢拆其書遂奏之乃謂作陳情表假家書以
達之也其表叙其受遺冊立之功有云臣有弥天之罪亦有弥
天之功 章獻與 仁宗覽之惻然遂徙雷州又三年徙道州
復祕書監致仕居安州又徙光州卒年七十二謂性儉巧而善
談笑在朱崖嘗問客天下州郡孰為大客曰京師也謂曰不然
朝廷宰相作崖州司戶參軍則崖州為大也聞者絕倒先是謂

逐寇準京師為之語曰欲得天下寧當拔眼中釘欲得天下好莫如召寇老及謂得罪人以為報云

馮拯字道濟河陽人也少時以文謁趙普普見而奇之謂曰子位與壽他日我若也幸進士為大理評事通判峽州稍遷度支判官淳化中與尹黃裳王卬則洪湛伏閣請立許王元僖為皇太子太宗怒出知端州久之徙鼎州道改通判廣州會母亡請內徙得知江州入判三司度支兼侍御史知雜事時西北用兵拯論大將王超傳潛在定瀛觀望詭寇陛下不見杜重威之事乎後超等果以逗撓覆軍擢樞密直學士為河東河北安撫副大使明年以右諫議大夫同知樞密院事景德初改工部侍郎僉書樞密院真宗訪以邊事拯以謂備邊之要當須扼襟喉據險隘以制敵之衝若於保州威虜間依徐河以布陳粟糧其勢

足以決勝今防秋請定州北唐河增屯軍馬至六万為大陳邢州置都總管為中陳天雄軍鈐轄為後陳而罷莫州狼山兩路屯兵從之明年為參知政事累遷工部尚書引疾丐罷以刑部尚書知河南府除御史中丞又以疾除戶部尚書知陳州真宗問王旦曰拯屢求閒郡何也對曰馬知節嘗薄拯志在旌節不敢請大藩也明年再知河南天禧四年入判都省拜吏部尚書同平章事充樞密使尋加左僕射中書侍郎居相位兼太子少傅集賢殿大學士進左僕射封魏國公仁宗即位遷司空兼侍中與丁謂同為相謂獲坐陰祈拯營救時章獻欲殺謂拯言上初即位誅大臣駭天下耳目謂得不誅而竄之朱崖拯有力焉謂既得罪拯遂代謂為司徒昭文館大學士充山陵使拯嚴軍中人傳宣至中書未嘗与坐上章請罷拜武勝軍節度

使兼侍中判河南府 仁宗遣內人抚問還奏其寢处皆儉素
无他飾 仁宗因賜以衾裯及錦倚屏然拯平居自奉極於侈
靡也 卒年六十六 贈太師中書令諡曰文懿

東都事略卷第四十九

東都事略卷第五十

列傳三十三

曹利用字用之趙州人也其父諫明經及第至右補闕換崇儀
使利用少有志節讀書略通大義以諫遺恩授殿前承旨轉右
班殿直廊延路走馬承受公事景德初契丹南牧 真宗用宰
相寇準計親御六軍度河兵始交而斃其實將撻覽契丹有求
和意 朝廷知之是時利用適奏事行在以利用使于兵間
真宗欲召問以觀其志於是樞密使王繼英曰利用言儻得奉
君命雖死無所避即日授閣門祗候假崇儀副使奉書以行
真宗曰契丹如貪歲賂乃 國家細事或求關南之地當以理
絕之利用對曰虜若妄有所求臣不敢生還 真宗壯其言利
用見虜果首及關南地利用曰若歲求金帛以助軍乏尚恐大

臣議或不同割地之議死不敢聞其政事舍人高正始曰舉國而來不得關南止得金帛誠媿見國人利用曰若爾則兩國之兵未有休時矣虜度不可屈遂決通好之議而與報使韓杞同至復致書幣以往許其和好仍歲遺銀絹三十萬使還 真宗在帷宮方進食未之見使內侍問所遺利用曰此幾事當面奏 真宗復使問之曰姑言其略利用終不肯言而以三指加頰內侍入曰三指加頰豈非三百萬乎 真宗失聲曰太多既而曰姑了事亦可耳帷宮淺迫利用具聞其語既對 真宗亟問之利用再三稱死罪曰臣許之銀絹過多 真宗曰幾何曰三十萬 真宗不吝書其利用之行也面請所以遺虜者 真宗曰必不得已雖百万可也寇準謂利用曰雖有旨許百万若過三十萬當斬汝至是果以三十萬成約而還擢東上閣門使忠州刺史

四年宜州軍校陳進反命利用爲廣南安撫使賊平遷引進使累遷嘉州防禦使鄜延路兵馬總管大中祥符七年拜樞密副使久之加宣徽北院使改同知樞密院遂知院事天禧中拜樞密使加同平章事 皇太子權聽軍國事議令輔臣兼東宮官 真宗出制書榻前宰相李迪面斥丁謂姦邪利用馮拯皆有朋黨利用曰以片文遇主臣不如迪若捐軀入不測之虜迪不如臣卒以利用兼太子少保進右僕射封韓國公 仁宗即位加左僕射兼侍中武寧軍節度使進封魯國公天聖三年加司空國朝故事叙班以宰相爲首親王次之使相又次之初曹彬爲樞密使兼侍中位在宰相李沆下及王曾拜平章事利用爲樞密使兼侍中乃令利用班會上然中外深以爲失至是曾拜首相曾與利用告謝而利用爭班閣門屢請班首姓名曾抗声曰

但言宰相王曾以下告謝班始定而利用寢不說時張知白爲
次相見其不平之意終推利用班其上 仁宗令樞密副使張
士遜勉諭之五年改封鄆國公明年改鎮保平又明年其從子
左侍禁納爲趙州監押趙人告其逆謀遂罷以本官兼侍中判
鄧州及汭誅降左千牛衛上將軍知隨州又坐私貸景靈宮公
用錢貶崇信軍節度副使房州安置至襄州內臣楊懷敏逼使
自縊以暴疾卒聞年五十九利用既居大位遂四驕縱 章獻
臨朝威震天下利用奏事簾前頗不祇肅或以指爪擊帶鞶左
右指以示 章獻曰利用在先帝時敢爾耶 章獻雖銜怒
然亦嚴憚之稱侍中而不名利用多裁抑貴戚宦官而親舊或
乘間獲進故不免禍既死人或以爲冤贈太傅諡曰襄悼
張者開封人也年十一事 真宗于潛邸及 真宗即位授西

頭供奉官擢供備庫副使帶御器械咸平中契丹犯邊者爲天
雄軍鎮州定州鈐轄契丹圍望都者率諸將從間道往至則城
已陷遂與虜戰身被數創擒其一將會王繼忠沒于陳者言天
道方利用兵先人有奪人之心宜悉師以伐胡闢土疆國在此
幸矣迂昭州團練使爲并代路鈐轄召對承明殿 真宗曰朕
欲守澶州橋而難其人汝能爲朕行乎乃以爲駕前西面鈐轄
又爲東面鈐轄者嘗受人金或言其事降供備庫使潞州兵馬
都監久之還團練使改英州防禦使從 真宗東封除齊州防
禦使殿前都虞候是時盛興宮室人皆爭奉符瑞丁謂王欽若
主其事無敢議者者毅然謂土木之役不足以承天意迂相州
觀察使馬軍都指揮使從祀汾陰授威塞軍節度使宣徽南院
使樞密副使天禧三年罷判河陽居久之除同平章事判陳州

歷定國河陽三城武寧鎮安淮南五鎮判壽州徙河陽天聖三年拜樞密使封歧國公者初名旻至是改焉加右僕射兼侍中又進封鄧國公又歷泰寧山南東道昭德三鎮章獻崩加左僕射改鎮護國出判許州徙襄鄧二州進封徐國公又徙河陽許陳壽等州以太子太師致仕其子得一知貝州妖卒王則反不能死又爲之用旣而坐誅而耆儔二不得志卒年七十五贈太師兼侍中諡曰榮僖者爲人有智數真宗嘗使讀論語左氏春秋又賜以宸戒二十條及聖政紀冊府元龜故通知傳記至於星歷術數之學无不博習其言邊事或衆緯變見多中章獻在壽邸時嘗出寓其家故臨朝待者尤所優寵賜第省西凡七百楹後旻者以樓下瞰郊社乃毀之前後賜予不貲欲其財之不出故爲曲欄積瓦與群婢貿易其有疾者親診視收其藥

直御諸子嚴一見之即出外舍然供饋僚屬頗厚也耆之諸子得一旣以背叛誅而誠一復以凶惡著誠一任樞密院副承旨時嘗開耆之棺槨掠取財物解父所繫排方犀帶後任觀察使爲諫官論列責官而卒曾孫叔夜克戩克公各別有傳

楊崇勳其先蘇州人也父全美仕太宗爲殿前指揮使崇勳少以父任爲東西班承旨給事東宮真宗即位授左侍禁累遷至四方館使寇準罷相真宗寢疾仁宗在東宮入內都知周懷政謀奉真宗爲太上皇傳位于仁宗而復相準崇勳告其事遂誅懷政擢崇勳鄧州觀察使辭不拜以內客省使桂州觀察使兼群牧使屬天下久罷兵有言驪厰馬者崇勳曰馬者兵之用而戰之備也雖無事其可去耶議遂格仁宗立拜彰德軍留後知陳州爲殿前都虞候遷馬步軍都指揮使振

武軍節度使崇勳嘗詣中書白事屬兩崇勳穿泥鞞登政事堂
宰相王曾劾其失 詔送宣徽院問狀翌日曾請傳 詔釋其
罪 章獻后問其故曾曰崇勳武臣不知 朝廷之儀 奏者
宰臣所以振紀綱寬釋者 人君所以示恩德如此則仁愛歸
於上而威令肅於下矣徙鎮鎮南拜宣徽北院使樞密副使又
徙定武山南東道二鎮拜樞密使明道二年加同平章事以河
陽三城節度使判陳州崇勳既加使相而論者以爲寵太過周
懷政之弟懷信訟崇勳誣告其兄乃罷平章事知壽州慶曆二
年契丹將渝盟以崇勳判魏州既而老不任事徙判成德軍又
徙鄭州以左衛將軍致仕改太子太保卒年七十贈太尉有司
謚曰恭密 詔更爲恭毅崇勳口給校桀喜中傷人而於御軍
頗有法云

目稱曰曹利用奉使虜廷有勞 國家驟膺柄用權震 人主
而不能以謙自牧卒罹不測之禍天道福善而禍淫可不信哉
耆崇勳材質庸下致位將相蓋出幸會云

東都事略卷第五十一

列傳三十四

李迪字復古濮州鄆城人也少從柳開李為古文開曰此公輔器也奉進士第一除將作監丞通判徐州代還直史館為開封府發解官真宗東封泰山以迪通判兗州既而坐前發解奉人失當降監海州鹽稅明年以右司諫知鄆州再迁吏部員外郎為三司鹽鐵副使遂知制誥真宗幸亳州為留守判官亳升節制以迪知亳州代還知永興軍尋除陝西都轉運使召為翰林李士是時知秦州曹瑋數言峭廝囉欲內寇請益兵不遣乃求罷真宗問誰可代之迪曰非瑋莫能制也陛下重發兵得非將上玉皇聖號耶陝西諸郡兵自可以益之真宗因問以陝西兵數對曰臣為轉運使時以方寸小策記兵及糧

以備調發今猶置佩囊中真宗令採取之因給紙札令迪悉上合存留及調塞下數以進真宗曰不意頗牧在吾禁中矣未幾喃廝囉寇邊復召問對曰瑄必克後數日捷報至真宗曰卿何料之審也迪曰彼率兵遠來此堅壁待之是以知其必勝爾歲存錢三司調用不給真宗召問所以濟之策迪對曰祖宗置內藏庫欲攻取西北且備凶年今邊无費僅以佐國用則庶幾天下財利寬而民不加賦矣真宗為大發內庫金繒賜三司又言方東封時嘗詔車駕所過毋伐木除道及祀汾亳以來土木之役不可勝紀今旱蝗之起殆天所以儆戒於陛下也願罷諸不急之費真宗嘉納天禧元年拜給事中參知政事東宮建以迪為太子少傅迪辭以太宗時未嘗立保傅遂止兼賓客加禮部侍郎冠準罷相真宗欲相迪固

辭一日對滋福殿皇太子出拜上前曰蒙以賓客為宰相真宗顧迪曰復何辭耶乃拜吏部侍郎兼太子少傅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真宗不豫令皇太子總軍國事首相丁謂獨請皇太子止決常務他皆聽旨迪固爭不可謂曰即上躬良已何以處之迪曰太子出則抚軍入則監國古之制也力爭不已自是皇太子止於資善堂聽事餘皆聽旨謂益擅權至除吏不以聞迪語同列曰迪起布衣至宰相安能徇權臣以取容乎時二府並進秩乃迁迪中書侍郎兼尚書左丞故事宰相无作左丞者謂又欲進所善林特為詹事迪不可又欲以為樞密副使兼賓客迪又不可至上前斥謂擅權不法事願与謂俱罷且言冠準无罪不當黜因格前制不下於是謂罷為吏部尚書迪罷為戶部侍郎翌日謂知河南府迪鄆

州謂尋復留貶迪衡州團練副使謂竄起為秘書監知舒州徙江寧府又徙青兗二州復兵部侍郎知河南府朝京師章獻明肅皇后謂迪曰卿不欲吾與國事吾今保養天子至此如何迪曰臣不知太后有至德也章獻喜以尚書左丞知河陽明道元年遷工部尚書章獻崩召為資政殿大學士判尚書都省未幾復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迪再相自以受不世之遇尽心輔佐知无不為於是呂夷簡忌之景祐二年罷為刑部尚書知亳州迪謂人曰迪不自量恃聖主之知自以為宋璟而以呂公為姚崇其待我乃如是耶改知相州尋為資政殿大學士翰林侍讀學士留京師因奏呂夷簡結荆王元儼為除門僧惠清守闕嗾義我詔鞠之乃迪在中書時所行降大常卿知密州復刑部尚書知徐州改戶部尚書知兗州

復資政殿大學士是時元昊反契丹背盟迪請臨邊拜彰信軍節度使判天雄軍徙青州引老以太子太傅致仕卒年七十七贈司空諡曰文定三子東之附傳徽之補之仕至列大夫

東之字公明以父任為將作監主簿除館閣校勘遷直集賢院擢天章閣待制以集賢院學士判西京留司御史臺英宗即位富弼薦東之學行遷龍圖閣直學士兼侍讀累遷工部尚書拜太子少保致仕再遷太子少師卒年七十八諡曰懿靖東之性簡易詳練本朝故事與人交必尽情實云

王曾字孝先青州益都人也幼孤鞠於仲父宗元里人張震有道之士也曾從之學謂有將相之器甫冠舉進士第一為將作監丞通判齊州代還直史館景德初契丹始脩好所致書以南北朝冠國號之上曾言春秋外夷狄爵不過子今與抗稱兩朝

非外夷狄之意 真宗嘉之擢右正言知制誥天書降詔作
玉清昭應宮規創方楹廷臣莫有言者曾列五害願省損制度
奉使契丹而廷者邢祥辯給好以氣陵人稱本國宗支皆賜鐵
券曾曰大臣反側賜鐵券以安其心何為及宗支哉祥大慙大
中祥符六年為翰林學士一日 真宗晚坐承明殿召對命謁
者諭之曰思卿甚故不及御朝服毋謂朕慢卿也初違制之法
無故失率坐徒二年曾知審刑院請分故失非親被制書者止
以失論 真宗不悅曰如是不復有違制者曾曰如 陛下言
亦無復有失者矣自是違制遂分九年以右諫議大夫參知政
事時王欽若挾祥瑞迎合 人主意陰排異已者 真宗怒責
大臣當傳會國事何遽自異耶曾曰君從諫謂明臣尺忠謂義
陛下不知臣不肖使待罪政府臣知義而已不知異也及欽若

為相乃以禮部侍郎罷曾政事頃之知應天府天禧間民訛
言有妖若飛帽搏人自京以南皆驚恐曾夜開里門捕倡言者
民乃定徙天雄軍復為參知政事再遷吏部侍郎兼太子賓客
仁宗即位遷礼部尚書方 真宗不豫也有諷皇后謀稱制者
曾密語后戚錢惟演曰今 天子決政資善堂天下固已屬望
而劉氏遂欲稱制以疑百姓公獨不見呂武之事乎惟演悟不
敢異議及 真宗崩丁謂欲 皇太后對近臣決政事 皇帝
獨朝望見群臣庶務悉令入內押班雷允恭畫可於禁中曾曰
天下者 太祖 太宗之天下非劉氏之天下奈何使 兩宮
異處柄歸宦者禍端兆矣乃奏請如東漢舊制 太后坐右垂簾
同聽政謂与允恭改 皇堂抵罪參知政事任中正言於 仁
宗曰謂被 先帝顧命請如律議功曾曰謂不忠無足議於

是謂貶崖州中正而下十數人隨亦廢黜是時中外洶洶曾正色立朝茲邪懼焉未幾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遷門下侍郎兼戶部尚書昭文館大學士踰年進吏部尚書嘗請用孫奭馮元勸講殿中又自采聖賢事迹會解用爲規戒曾薦冬知政事呂夷簡才望可當政柄章獻未用曾奏曰臣言呂夷簡而未用以臣度太后之意不欲其班在樞密使張耆之上耳且耆一赤腳健兒豈容妨賢如此章獻曰固無此意行且用矣夷簡遂拜相章獻與政久稍通請託曾力裁制忤章獻意及章獻受冊供帳天安殿曾執不可於是改文德殿章獻滋不悅玉清昭應宮災章獻有再興葺意曾又以爲不可乃罷相知青州徙天雄軍拜彰德軍節度使魏人愛其政生祠之改鎮天平同平章事判河南府景祐二年

召拜樞密使明年拜右僕射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封沂國公是時呂夷簡爲昭文相專決事曾與夷簡議論多不協力求去以左僕射出知青州既入謝改判鄆州加資政殿大學士由宰相罷政而帶職自曾始曾前後輔政十年處天下事審而中礼性儉素居家人不見其喜愠之色在上前開陳處可辨博有餘每廣朝大會盛服玉色郎謁者視進止如有尺寸士大夫服其清脩莫敢干以私者嘗云大臣執政不當收恩避怨故其言曰恩若已出怨將誰歸聞者歎服薨年六十一贈侍中謚曰文正皇祐中曾弟子融言臣兄曾事章聖囚諸生不十年總大政其後拜玉几下聞顧命章獻聽政臣兄確然秉正勤翊王家大業以安陛下幸詔詞臣勒銘隧石誠得天筆篆額敷賁前人死且不朽因以唐明皇所題裴耀卿碑額

上之 仁宗乃御篆旌賢碑二字賜其家其後踵為故事治平中以曾配享 仁宗庶庭

子融初用曾奏為將作監主簿又奉進士獻所為文章召試集賢院為三司判官以直龍圖閣知河陽荆南府迁天章閣待制為三司副使子融以材自奮籍二為聞人迁工部侍郎集賢院李士知兗州不赴以刑部侍郎致仕卒年八十一子融初名暉字子融及趙元昊反乃請改今名嘗集本朝礼為礼閣新編五十卷又論次五代事為唐餘錄六十卷

臣稱曰 章獻擁幼君制天下時大臣怙權乘之以逞曾毅然奮忠臨大節而不可奪卒使帝室尊榮禍乱不作可謂社稷之臣矣夫賢者以身為天下用而安危繫焉曾佩安危之寄功烈光明何媿於古宜 仁宗之旌異云

張知白字用晦滄州青池人也父鸞為塩亭令知白幼好李鸞喜曰大吾門者子矣遂不復仕知白奉進士為靜戎軍解州推官定武軍掌書記河北節度判官咸平中西北未寧中外多言兵事知白奏疏言王者當奉時令茂功典省刑罰及取士之制数千言 真宗異之召試舍人院擢右正言出知劍州復召試中書拜直史館江南旱命知白安抚及還授京東轉運使周伯星見百官稱賀知白獨以為人君當脩德以應天星之見何所繫焉因極陳治道之要 真宗曰知白在外而乃心 朝廷可謂知所取矣陝西饑命知白按巡尋知鄧州拜龍圖閣待制知審官院知白以 朝廷重内取輕外官引唐李嶠議建請選臺閣分典藩郡仍自請補外 真宗不許知白固請乃以知青州還朝求領国子監 真宗曰知白倦於處劇耶宰相言知白更

踐中外未嘗爲身謀乃擢右諫議大夫御史中丞拜給事中叅知政事迁工部侍郎是時王欽若爲相与知白議論多不合以疾辭位罷爲翰林侍讀李士知大名府徙南京至是欽若分司南京衆謂知白必報之而知白待之加厚論者多之徙知亳州仁宗即位召入爲樞密副使天聖二年拜工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知白在相位重名器无毫髮私雖貴顯清約如寒士六年薨于位贈太傅中書令謚曰文節

東都事略卷第五十一

東都事略卷第五十一

列傳二十五

張士遜字順之光化軍人也唐漢陽王東之之後生百日始能啼李進士爲鄭卿簿迁射洪令歲旱禱白崖山神即雨士遜立須雨足乃去蜀人異之轉運使檄士遜治鄭射洪民遮道馬不得去乃聽還改襄邑令又知邵武縣除御史臺推直官迁監察御史當員李初用糊名法士遜試諸科爲巡鋪白主司有親戚在進士中願引避不聽因自言真宗是之自是李人与試官有親嫌者皆移試別所江南轉運使缺中書進擬數人真宗自徐士遜爲士遜謁王旦于政事堂自言驟領使職願聞善教旦從容曰朝廷推利至矣士遜起謝既去旦語人曰此轉運使識大体其後士遜所至每思旦言不敢妄有興建也徙廣東

當是時天下置天慶觀士遜言今營造競起遠近不勝其執請
因諸舊觀爲之詔如其請移漕河北久之遷爲壽春郡王
友除直史館初宰相將除士遜胡善記室真宗曰胡善記室
府屬也王皆受拜今王尚少宜命士遜爲友令王荅拜
又爲王府諮議參軍仁宗爲皇太子遷右諫議大夫兼右庶
子又爲賓客遷樞密直學士既而兩府大臣皆領東宮官遂換
太子詹事天禧五年擢拜樞密副使累遷尚書左丞張知白薨
仁宗謀相王曾薦呂夷簡曹利用薦士遜章獻亦欲相士遜
拜禮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明年趙州上曹洎變洎利用
從子也官鄉郡所爲不法時內侍有忌利用者陰毀之于中
仁宗以問執政士遜曰此獨不肖子爲之尔利用大臣豈不知
狀利用既得罪士遜亦罷知江寧府王曾復薦呂夷簡可相遂

以夷簡代士遜居二年朝京師除定國軍節度使知許州復
拜中書侍郎兼刑部尚書同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呂夷簡罷
相進士遜門下侍郎昭文館大學士爲章獻明肅皇后章
懿皇后山陵使先是百官皆詣洪福院上章懿皇后謚冊
已而入慰士遜乃與同列過樞密使楊崇勳園飲百官立庭中
以俟日中不至爲御史所彈罷爲左僕射知河南府復拜呂夷
簡爲相而崇勳亦罷以使相守河陽他日同入謝仁宗見士
遜班崇勳下即除山南東道節度使同平章事改判陳州徙河
南呂夷簡罷相仁宗用王隨陳堯佐爲相明年隨堯佐罷復
拜士遜門下侍郎兼兵部尚書同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封鄧
國公元昊叛嫚書始聞朝廷爲之忿然士遜即議絕和問罪時
西邊施備已久人不知兵識者以爲憂既而和事一絕元昊遂

入寇西鄙用兵士遜議揀募官為禁軍於是釐官皆諍訴待漏
院士遜上馬將朝而遮道不得進馬駭墮地士遜年老不自安
乃七上章請老优拜太傅進封鄧國公致仕宰相謝事自士遜
始也 仁宗因復召呂夷簡為相士遜就第十年而薨年八十
六贈太師中書令謚曰文懿 仁宗欲臨奠左右言其日庚戌
仁宗曰朕以師臣復何避文彥博曰 陛下過於唐太宗辰日
哭張公謹遠矣始士遜七歲喪母養於其姑姑亡徒跣扶匱
仁宗為追封為南安郡君陳堯佐罷參知政事有挾怨言其欲
反者又有誣諫官陰附宗室者士遜言檢言動搖 朝廷若一
開蕪萌則臣亦不能自保矣 仁宗詰置告者干法誣諫官事
亦寢為相時曹利用憑寵自恣而不能正時謂之為和鼓惡參
知政事程琳多異議御史中丞孔道輔不附已欲併逐之知開

封府鄭戢發琳令府吏馮士元市第事士遜揣知 仁宗有不
悅之意道輔適至中書謂曰 上顧程公厚今為小人所誣曷
見上為明辨之道輔不知士遜賣已也遂言於 仁宗 仁宗疑
以朋黨琳及道輔於是俱被黜士遜又嘗納女口於宮中侍御
史楊偕劾其罪且曰此盧杞李林甫之所不為也然士遜為人
寬厚亦有過人者一日 仁宗語士遜曰人言范仲淹嘗欲乞
廢朕朕但未見其章疏爾士遜曰 陛下既未見其章疏不可
以空言加罪望 陛下訪之積十數請 仁宗曰竟未之見也
然為朕言之者多矣士遜力為辨其不然 仁宗意乃解其後
士遜歸老啓國于鄧仲淹適守鄧州士遜還鄉仲淹置酒高會
明日士遜復置會揮金其盛時人榮之
呂夷簡字坦夫河南人祖龜祥嘗知壽州遂以家焉夷簡大理

寺丞家亨之子而宰相家正之猶子也夷簡擢進士又奉制科
嘗通判通濠二州往河北按行水災還奏曰今田器有筭非所
以重本也請除之 真宗納其言自是天下農器皆免筭時王
曾爲知制誥一日至中書見宰相王旦旦謂曾曰君識呂夷簡
否曾曰不識也它日復問曾曰嘗訪之士大夫人多稱其才者
旦曰此人器識遠大君其善交之異日當與君對秉鈞軸曾曰
公何以知之且曰吾亦不識夷簡但以其奏請得之曾曰奏請
何事旦曰如不稅農器是已既而擢提點兩浙刑獄方是時大
建宮觀南方伐材木期會嚴峻至有死者則以其亡命捕繫其
子夷簡上疏請緩其程役又方冬水涸民苦於輓運宜須河疏
通以卒送之 真宗以夷簡爲有愛國愛民之心可其奏除侍
御史知雜事寇準知永興軍擣巨姦徙湖南有過闕而上變事

者夷簡曰此必有以使之宜勿問益徙之遠方 真宗從之改
起居舍人擢知制誥西蜀饑出爲安撫使除龍圖閣直學士知
開封府甯允恭擅移 皇堂而丁謂底之命夷簡與魯宗道乘
傳按視尺得其迹及允恭盜陵中金宝狀聞允恭誅而罷謂相
乃以夷簡爲給事中參知政事自祥符以來崇奉 天書設官
置使典司其事儀衛物采甚盛夷簡建議請納 天書早陵中
而官司儀衛悉罷夷簡处事類如此 真宗既祔廟 章獻后
欲 神主復日悉陳其平生服翫夷簡奏曰 太后於 先帝
喪祭之礼曲尺尊奉此雖至誠至孝之道然未足以報 先帝
惟遠姦邪進忠直推心待下克己抑謙愛惜民財拔擢時彥使
邊鄙寧謐人物庶富 皇帝德業日茂 太后壽樂无憂此乃
報 先帝之大節也 仁宗嘗問輔臣四方奏獄來上不知所

以裁之如之何則可夷簡曰凡奏獄必出於疑疑則從輕可也
仁宗深以爲然然仁宗之世疑獄一從於輕故事輔臣因郊
恩遷官夷簡與同列豫辭之遂著爲今天聖七年以戶部侍郎
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時王曾爲首相與夷簡
同列果如玉旦之言曾嘗從容與夷簡具道旦語皆嗟嘆以爲
不可及王清昭應宮災曾因是罷相章獻意欲復脩夷簡固
請罷之以爲天戒拜昭文館大學士進吏部侍郎監脩國史
章懿皇后上仙夷簡因奏事簾前曰聞夜中有宮嬪亡者
章獻即起挽仁宗入內有頃獨坐謂夷簡曰一宮人死相公
何與夷簡曰臣待罪宰相內外事无不當與章獻怒曰相公
欲离間吾子母耶夷簡曰太后它日不欲保全劉氏乎太
后不以劉氏爲念則臣不敢言若尚念劉氏也喪礼宜從厚

章獻悟乃曰宸妃也夷簡曰宸妃之薨當斂以后服實以
水銀司天丞章獻之意且言歲月葬未利夷簡黜其說乃發
哀成服備礼以葬章獻有旨令鑿內城垣以出神樞夷簡
遽求對言其鑿垣非礼宜開西華門以出章獻使內侍羅崇
勳諭夷簡曰向夷簡道是意卿亦如此也夷簡曰臣爲宰相
朝廷大事理當廷爭因正色謂崇勳曰宸妃誕育聖主而
送終之礼如此異日治今日之事莫道夷簡不曾說來崇勳大
懼馳以告章獻於是始從其言大內災宮門晨未闢輔臣請
對仁宗御拱辰門樓百官拜樓下獨夷簡不拜仁宗遣問其故
曰宮庭有變願一見上仁宗爲之驚見之然後拜初章
獻后養荆王子于禁中既長矣夷簡請出之章獻欲與
仁宗伴讀夷簡曰皇帝富於春秋非親儒孝之且則恐无以

輔導 聖德即日命還邸中 章獻崩夷簡上疏請正朝綱塞
邪徑禁貨賂辨佞壬絕女謁踈近習罷力役卽冗費言甚剴切
章獻既崩或疑 章懿之喪 仁宗遣李用和發其葬視之容
貌如生使者馳入奏 仁宗於 章獻神御前焚香泣告曰人
言其可信耶先是 章懿之葬命晏殊撰志文殊謂 后无子
至是 仁宗親政殊爲參知政事一日內出志文以示夷簡曰
先后誕育朕躬殊爲侍從安得不知夷簡曰宮省事祕殊之不
審理容有之然方 章獻臨御若明言 先后實生 聖躬可
乎 仁宗默然良久命出殊守金陵明日以爲遠改守南都夷簡
輯睦 二宮保全大目如此明道二年罷爲武勝軍卽度使同平
章事判陳州期以半歲召還是歲復入爲門下侍郎兼吏部尚
書同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監脩國史郭后与尚美人楊美人

爭寵尚氏有侵后不遜語后不勝忿起批其頰 仁宗自起救
之設傷 仁宗頸 仁宗大怒內侍楊文應白 仁宗以爪痕
示執政大目而謀之夷簡遂欲廢后 仁宗疑之夷簡曰光武
漢之明主也郭后止以怨懟坐廢況傷 乘輿乎夷簡將廢后
請 勅有司无得受臺諫章奏於是御史中丞孔道輔右司諫
范仲淹帥臺諫詣閣門請對須臾有旨令臺諫詣中書夷簡即
貶出道輔等后遂廢其後 仁宗欲立民間女陳氏爲后夷簡
力止之景祐二年封申国公夷簡嘗建議立州郡學校又因郊
礼授宗室子以環衛官建睦親宅增教授員置太宗正以總之
始王曾薦呂夷簡爲相未幾曾罷夷簡爲首相及王曾復相夷
簡專决政事曾不能平因對斥夷簡嘗納賂市恩 仁宗以問
夷簡夷簡請置對曾亦請罪求去遂以曾知鄆州亦除夷簡鎮

安軍郎度使同平章事判許州徙天雄軍未幾復入爲右僕射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慶歷元年拜司空封許國公二年兼判樞密院事改兼樞密使自西鄙用兵刘平死于陳黃德和誣平降賊 詔腰斬德和議者以 朝廷使官者監兵主帥郎制不得專故平失利乞罷監兵 仁宗以問夷簡夷簡曰不必罷但擇謹厚者爲之 仁宗委夷簡擇其人夷簡曰臣待罪宰相不与中官私交无由知其賢否願 詔押班保本有不職与同罪 仁宗許之翌日都知押班叩首乞罷監兵於是士大夫嘉夷簡之有謀契丹兵壓境范仲淹奏乞城京師以備狄衆是其說唯夷簡以爲非曰雖有契丹之虞設備當在河北柰何遽城京師以示弱乎使虜深入而獨固一城天下殆矣乃建議北都因脩其城池增置守備示親征之意且曰此子囊

城郢計也卒建北京識者韙之契丹遣劉六符等來議和親夷簡奏曰蕃國求和親漢唐所不免徐訖所以答之者耳无深憂也 仁宗然之及六符至殿上讀書如平日无所問六符失色咨嗟而出至殿門幄次曰事已漏矣由此有司与之評議无甚難遂不復求昏而 朝廷許增歲幣与之再和以疾辭位拜司空平章軍國重事 仁宗憂之乃剪髭賜之以療疾夷簡薦范仲淹富弼韓琦文彦博龐籍梁適曾公亮等可大用因再引退拜司徒固請老以太尉致仕薨年六十六贈太師中書令謚曰文靖夷簡爲相方 章獻臨朝内外无間言天下晏然夷簡之力爲多王曾家請篆其墓碑 仁宗慘然思夷簡書懷忠碑三字賜之 治平中配享 仁宗廟庭子公綽公弼公著公孺公著位宰相自有傳

公綽字仲裕少補將作監丞知陳留縣累迁史館脩撰夷簡薨
知制誥拜龍圖閣直學士知永興軍徙秦州召爲龍圖閣學士
知開封府歲餘除翰林侍讀學士龐籍罷相公綽亦出知徐州
徙河陽留侍經筵未拜而卒年五十七方夷簡在相位士大夫
喜進者頗附之故事多涉干請者

公弼字宝臣以父任爲將作監簿累迁至直史館河北轉運使
在部四年蠲冗賦及民負債不能償者數百万計而官用亦饒
仁宗知其能擢天章閣待制爲都轉運使進龍圖閣直學士知
開封府初夷簡薨仁宗思之一日公弼奏事仁宗目送之
語輔臣曰公弼甚似其父拜樞密直學士知渭州徙延州還爲
羣牧使進樞密直學士知成都府公弼至人以爲少威斷會營
卒犯法當杖不肯受曰寧請劓死公弼再三諭之不從乃曰杖

國法不可不受劓汝所請亦不汝違命杖而後斬之後召爲群
牧使權三司使英宗在藩邸嘗得賜馬給使吏以爲不善求
易之公弼不可至是公弼奏事已英宗曰朕往在宮中卿不
與朕易馬是時朕固已知卿矣逾月拜樞密副使神宗即位
迁刑部侍郎樞密使公弼上疏以謂人君不可以聖自尊當用
晦以接下方今之病在於知人之難而虛文无實尤不可不察
陳升之議衛兵年四十以上稍不中程者量減請受徙之淮南
公弼謂既使之去土又減其常廩於人情未安且事艱甚大未
易遽行也神宗以沙門島罪人數多即竄還欲立法且欲復
行肉刑公弼以爲不可上疏曰臣伏見韓絳嘗奏乞用肉刑今
日陛下亦以爲然絳又言假如折一支去一指有何不可况
堯舜尚用之此徒言古之論不適時變自漢文感一婦人之言

罷肉刑而天下歸仁逮今千有餘年一旦暴行之駭四海之觀
聽況古有肉刑之法在堯舜之世亦未嘗行之書曰象以典刑
流宥五刑堯舜之世用流以寬五刑也若四凶者止以流則五
刑无所施焉臣願 陛下上法堯舜下軼漢文无取迂儒好古
之論 陛下病今之犯刑者衆臣願擇守臣宣布惠愛使民各
得其所則民不犯上矣今不究其本而徒更其刑辟臣恐民心
一駭而動雖欲全撫之未易安也 神宗納之王安石變更
祖宗法度公弼數言宜務安靜又與韓絳議論多不協從孫嘉
問小人也竊公弼論事奏草以示安石於是罷爲觀文殿學士
戶部侍郎知太原府以疾請知鄭州是時王韶方取洮河 神
宗恐韶生事欲使公弼帥秦鳳拜宣徽南院使判秦州疾作乞
還道除河陽未至更拜西太一宮使卒年六十七贈太尉謚曰惠穆

公孺字稚卿以父任爲奉禮郎稍遷判吏部南曹 仁宗見
其占對詳雅以爲可用累官右諫議大夫爲陝西都轉運使
時 朝廷已復綏州遣使議守與棄久不決以公孺往鄜延
與郭逵議定公孺至則與逵請存綏州且具三年儲備久之
以龍圖直學士知鄆州 元祐初爲秘書監遷刑部侍郎知
開封府擢戶部尚書請老提享醴泉觀以卒公孺清儉不妄
言笑與人寡合云

臣稱曰宰相之位必得人而後可以持其權蓋位者君子行
道之具而權者因以爲利用也得其位用其權而道於是乎
可行夷簡相 仁宗策功立名有益於世方其主治喪之禮
則其見遠矣消監兵之策則其意深矣請建都之議則其謀
偉矣斯善持宰相之權者與噫夷簡誠有絕人之才故能達

權而應變然其功最大者乃在於處 仁宗母子之際使人無可乘之隙消患於未萌制治於未亂 朝廷以之安靜公卿士大夫亦賴以無禍此其所以有後也哉

東都事略卷第五十二

東都事略卷第五十三

列傳三十六

魯宗道字貫之亳州人也少孤苦孝以文謁戚綸器異之舉進士爲定遠尉又爲海鹽令疏治東南舊港口導海水至邑下人以爲利號魯公浦天禧元年 詔兩省置諫官六員不兼他職考所言以爲殿最宗道與劉廌同選自通判河陽擢爲右正言諫章由閣門始得進而罕賜對宗道請得面論事而上奏通進司自是爲故事因言守宰與民至近而未有區別能否豈朝廷所以爲民之意今除一知州補一縣令雖有庸暗有司无敢擯斥舉天下親民之官黷貨害政什常二三分然自守孜孜政事什无一二欲裕民美化可冀乎昔漢宣帝除刺史守相必親見而考察之今命知州通判知縣雖未暇親見宜令中書試

以言而察其應對設以事而問其施爲才与不才得以進退之
縣令其命銓曹倣此施行庶幾得良守宰助宣聖化 真宗嘉
納之 仁宗爲皇太子除右諭德時天書降乾祐山中宗道上
疏曰天道福善禍淫不言示化人君政得其理則作福以報之
失其道則出異以戒之又何有書哉臣恐奸臣肆謀誕妄以惑
聖聽也踰年迁左諭德 真宗一日遣中使召之至其家俟之
久方從酒家還使者曰即 上訝來遲其將何詞以對宗道曰
第實言之中使曰然則當得罪宗道曰飲酒人之常情欺君臣
子之大罪也中使嗟嘆而去 真宗果問使者具如宗道之言
真宗問宗道何故私至酒家宗道謝曰有故人自鄉里來臣家
貧乏杯酒故就酒家觴之也 真宗善其无隱自是有大用之
意以直龍圖閣奉使契丹 仁宗即位 章獻明肅皇后同聽

政除宗道龍圖閣直学士判流内銓宗道在選調又頗患銓格
繁密而曲爲銓吏之奸弊至是多釐革之凡科條闕次悉揭示
庶下人以爲便雷允恭擅移山陵 詔宗道与吕夷簡按視還
拜右諫議大夫參知政事迁礼部侍郎 章獻問宗道唐武后
何如主對曰武后殘危社稷唐之罪人也 章獻默然時有上
書請立 章獻七廟者 章獻以問輔臣宗道力以爲不可曰若
立劉氏七廟如 嗣君何 章獻与 仁宗將同幸慈孝寺欲
以大安輦前行宗道曰婦人有二從之義在家從父既嫁從夫
夫沒從子 章獻乃從後行宗道在政府裁抑僥倖不肯以名
器私人時樞密使曹利用有所憑恃肆爲驕橫宗道屢折之凡
貴戚近習莫不斂迹天聖七年薨于位贈兵部尚書諡曰肅簡
薛奎字伯藝絳州正平人也父化光善命術奎生知其必致公

輔奎進士爲隰州推官徙儀州是時靈武用兵州郡皆發兵夫調軍食奎部至監州下虎砦會久雨粟多腐因謂轉運使盧之翰曰今粟不可食願令民還州償所食之翰欲劾奏之奎徐曰用兵連年人罷轉餉今幸軍食有餘安用此以徒困百姓哉之翰意解聽民還所在感悅既久悉奏除之知莆田縣又知長水縣徙知貝州向敏中薦其才爲殿中侍御史出爲陝西轉運使坐失奎免起通判陝州天禧元年河北蝗命奎安撫改淮南轉運副使遷江淮發運使疏真楊漕河廢三堰舟楫便之歲以八百万而食京師擢三司副使坐与三司使爭事改直昭文館知延州 仁宗即位擢龍圖閣待制知開封府以嚴爲治肅清京師拜御史中丞上疏論擇人求治崇節儉屏声色凡數事 仁宗深嘉納嘗館伴契丹使蕭從順言漢使至契丹皆見

太后今請入見奎曰 皇太后垂簾聽政雖 本朝臣子亦未嘗見也乃不敢請或讒奎漏禁中語授集賢院學士知并州改秦州又改樞密直學士知益州上元節与僚吏夜會佛廟有戌卒殺人于市人人皆走奎密遣捕之而坐客莫有知者爲政明決蜀人以張詠比之召爲龍圖閣學士三司使未幾拜參知政事遷給事中 仁宗嘗謂輔臣曰臣之事君嘗見有始而无終者奎曰保終始者豈獨臣下如唐開元勵精爲治而天下晏然及其既久放意荒侈以至大乱此不可不監也 仁宗深納之時邊吏言契丹將大入寇輔臣俱言擇將備邊之策奎獨曰契丹畏誓而貪利且无隙以開其端其必不動不宜失持重之勢而使其可窺已而卒无事他日 仁宗顧奎曰果如公言奎与王晦叔俱嘗守蜀而皆有名至是同爲執政一日奏事已因語

蜀事晦叔曰臣在蜀時有告戍卒反執而斬之於營門遂无事
奎曰臣在蜀亦有告戍卒反者叱出之亦无事明道二年章
獻謁太廟欲被天子黻冕臣下依違不決奎不可且曰太
后必欲被黻冕見祖宗不知作男子拜耶女子拜耶乃止及
章獻崩仁宗見群臣泣曰太后疾不能言而猶數引其衣
若有所屬何也奎遽曰其在黻冕也然服之何以見先帝乎
仁宗大悟卒以后服斂因言內侍羅崇勳輩又用事于中不斥
之恐偕以爲亂崇勳等卒被逐是時大臣自罷獨留奎且倚以
爲相而苦喘疾數辭位罷爲戶部侍郎資政殿學士判都省卒
年六十八贈兵部尚書諡曰簡肅奎持身端重不苟合真宗
時數宴大臣至有露醉者奎諫曰陛下勤心万務而簡乎燕
幸今天下誠无事而飲樂无度又大臣數被酒无威儀非所以

爲朝廷重真宗善其言及輔仁宗謀議无所避尤善知
人范仲淹龐籍明鎬在下位時奎以公輔許之卒如其言
王曙字晦叔河南人也隋文中子年績之後名同英宗御諱
故以字稱奎進士爲鞏縣簿又奎賢良方正入等授著作郎知
定海縣通判陳州与脩冊府元龜以工部員外郎充龍圖閣侍
制改右諫議大夫河北轉運使部吏受賂失奎劾罷知壽州改
淮南轉運使知開封府加樞密直學士知益州爲政嚴平而不
可犯人以比張詠爲之諡曰蜀守之良前張後王惠我赤子而
无流云何以報之俾壽而昌召爲給事中太子賓客寇準被罪
晦叔即其婿也落職知汝州責郢州團練副使天聖四年復給
事中知永興軍召入爲御史中丞屬玉清昭應宮災守衛者皆
繫御史獄章獻后臨政謂晦叔曰此人少非天災必戮守衛

者晦叔上疏謂玉清之興不合經義先帝信方士邪巧之說
蠹耗財用无紀今天林焚之乃戒其侈而不經也不當復建仁
宗及章獻悟薄前守衛者罪於是脩宮議亦寢七年以工部
侍郎參知政事明道二年以疾免除資政殿學士知陝州遷吏
部侍郎徙河陽河南府召入爲樞密使景祐元年加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薨于位年七十二贈太保中書令諡曰文康晦叔方
嚴簡重有大臣躰以時尚奢侈躬自節儉食无蕪味廐唯瘦馬
天下推其賢焉子益柔

益柔字勝之少力孝爲光祿寺丞尹洙見其文曰贍而不流制
而不窘未可量也爲人伉直尚氣喜論天下事元昊叛上備邊
選將之策杜衍使河東益柔寓書言河外兵饟无法非易帥臣
與轉運使則邊鄙不寧因條其可任者与衍意合衍薦于朝除

集賢校理蘇舜欽以祠神會宴事除名會者悉逐而言者又謂
益柔作傲歌坐奪職監復州酒稅久之爲開封府推官改三司
鹽鐵判官熙寧初因轉對言置相不可不審賢才必兼優乃可
用如不得已寧先賢後文詔二司判官各陳所知益柔獻崇
儉制田均稅三策麻知制誥兼直學士院遷龍圖閣直學士除
秘書監出知蔡楊亳州江寧應天府卒年七十二

蔡齊字子思其先洛陽人也曾祖綰爲膠水令凡九年而卒子
孫因家焉齊少孤好學李迪見其文謂有大志舉進士冠甲科
真宗觀齊本止端雅顧輔臣寇準曰得人矣特詔金吾給騶
從狀頭給騶從自齊始也除將作監丞通判兗州徙維州除直
集賢院遷右正言仁宗即位改右司諫同脩起居注兼侍御
史知雜事河陽錢惟演請留賜軍士特支齊言天子新即位

推演連姻 太后不宜私請一州以售已惠搖撼衆心遂不許
改三司戶部副使使契丹還知制誥翰林李士加侍讀李士
章獻后出金繒脩景德待命齋爲記內侍羅崇勳主營手事使
人陰謂齊曰趣爲記當參知政事矣齊曰此言何爲至於我哉
故遲之崇勳怒譏於章獻遂以龍圖閣直學士知河南府改
密州章獻諷宰相取所撰記始上之徙知應天府除御史中丞
章獻遺詔以楊太妃爲太后同議軍國事閣門趣班賀齊毅然
曰 太子明聖奉 太后十餘年今始躬親万事以尉天下之
心豈宜太后相繼稱制且自古無有固止不可班太妃卒不與
政止稱太后于宮中復爲龍圖閣直學士權三司使拜樞密副
使交趾虐其部人有款宜州自歸者八百餘人議者亦以爲叛
人不可納齊曰彼去暴而歸有德宜納之給荆湖間田使自營

若遣去必不復還本部若散山谷當爲後患不從後數年果爲
亂惟演諂附丁謂作樞密直學士題名記輒不列寇準於其間
而碑刻云逆準 查言於 仁宗曰寇準社稷之臣忠義聞

於天下豈可令奸黨厚誣 仁宗遂令磨去 仁宗欲立陳氏
女爲皇后齊力爭罷之迂礼部侍郎參知政事邊臣言契丹祭
天於幽州以兵屯境上輔臣議備邊計齊以謂契丹必不敢渝
約既而邊奏果无警與宰相呂夷簡論事不合罷爲戶部侍郎
久之出知潁州卒年五十二謚曰忠肅改曰文忠齊精李博聞
寬大沈默善知人如寵籍段少連等皆所薦也有子阜卒以從
子延慶爲嗣其後有子曰延嗣

延慶字仲遠初補太常寺丞祝復奎進士累遷京東陝西路提
點刑獄 神宗即位爲同脩起居注擢太章閣待制奉鳳路都

轉運使進龍圖閣直學士初王韶進兵河州賊徼其歸路延慶
亟以兵赴救賊解韶全師而還韶既得河岷入奏延慶攝帥事
會上元張燈西賊乘間伏兵北關下遣使偽來請內屬謀李火
爲內應延慶覘知斬首以徇北邊伏兵惶駭宵遁知成都府移
帥涇原初茂州舊无城惟植鹿角利築城旣而蠻酋訴稱城基
我地乞罷築不許蠻遂叛延慶坐區處失宜降天章閣待制嘗
得安南九軍法讀之謂諸將曰漢番兵馬未整幸今无事可依
此團結以備調發乃以正兵弓箭手人馬團爲九將合百隊分
四部爲左右前後而隊有駐戰拓戰之別步騎器械每將皆同
又以蕃兵人馬爲別隊各隨所近分隸諸將諸將之數不及正
兵之半所以制之也處老弱於城砦使漢番不相雜所以防其
變也書成上之會鄜延亦分畫兵將延慶條上鄜延所奏未使者

神宗是之召還知開封府旋除翰林李士以言者罷知滁州移
洪州復龍圖閣待制帥高陽關歲復龍圖閣直李士移定武
哲宗即位除工部侍郎改吏部以卒延慶有李問平居簡默遇
事能別白是非所至有惠政初齊旣得子延慶自陳歸宗籍所
有付之無一毫私焉

臣稱曰烏虜天胄明德鎮抚其社稷則有剛毅不回之士立乎
其朝且山有猛獸木无斧斤之害水有蛟龍魚无網罟之厄国
家有剛毅之士則奸邪无睥睨之心威見於外也宗道沮立廟
之請奎爭服冕之議晦叔般脩宮之役齊却臨朝之謀陳善閉
邪有大臣節真可謂剛毅不回之士也哉

東都事略卷之五十三



擇是

東都事略卷之五十四

列傳二十七

夏竦字子喬江州德安人也其父承皓太宗時上平晉策補右侍禁後與契丹戰没于河朔竦以死事恩授丹陽簿上書乞應制舉其略曰邊障多故羽書旁午而先臣承皓殞身行陳陛下錄臣孤幼任之州縣唯陛下辨而明之陛下以枕石漱流為達則臣世居市井陛下以金榜丹桂為材則臣未忝科第陛下以鳩杖鮐背為德則臣始踰弱冠陛下以荷戈控弦為勇則臣生不懸壺若陛下令臣待詔公車條問急政對揚紫宸指陳時事猶可與漢唐諸儒方轡並馳而較其先後矣真宗頗嘉之既中制奎擢光祿寺丞通判台州召入為直集賢院遷右正言真宗幸亳州為東京留守推官仁宗封慶國



公宰相王旦薦竦才遂命教慶國公書未幾同脩起居注是時參知政事丁謂請醢金水河作后土祠三司使林特欲治玉清昭應宮復道發運使李溥欲致海上巨石爲三神山於會靈觀池中君臣爭言符瑞竦獨抗疏以爲不可其事遂寢及大臣領玉清昭應宮使以竦爲判官竦由是附會神怪僥倖進取遂遷知制誥初竦與妻楊氏不睦楊氏訟其過左遷知黃州徙鄧州又徙襄州歲饑發公廩募富人出粟嘗全活數萬人徙壽州歷安洪二州洪俗信巫有疾輒屏去親屬飲食衣樂悉聽於神死者甚衆竦索部中得巫一千九百餘家毀其淫祀以聞朝廷詔江淮以南皆嚴禁絕天聖三年丁母憂是時章獻明肅皇后聽政宰相王欽若素與竦厚善乃微服至京師圖進取欽若主之遂起復知制誥奉使契丹竦辭不行其表有父

沒王事身丁母憂義不戴天難下穹廬之拜禮當枕塊忍聞夷樂之聲等語當時謂其四六爲精絕明年爲翰林李士兼侍讀又兼龍圖閣李士遂拜右諫議大夫樞密副使遷參知政事与宰相呂夷簡不協改樞密副使累遷尚書左丞章獻崩罷爲禮部尚書知穎州徙青州又徙應天府後二年以戶部尚書入爲三司使元昊叛拜泰寧軍節度使知永興軍改鎮忠武知涇州明年爲陝西經略安撫招討使判永興軍進宣徽南院使与陳執中共事多不合徙鄧州仁宗遣使問攻討元昊之策竦言太宗時李繼遷擾邊命李繼隆等五路出討卒无功而還真宗時唯戒邊吏嚴斥候以備之今元昊略有河外之地貿易華夷其勢非特繼遷比也雖然其欲僭竊名號者不過要市朝廷爾天下又不見兵革一旦遽議深討臣未見其可也願下

令諸將虜即入寇毋得與戰彼既絕中原賜予文喪其緣邊和市可坐待其弊也時議者多不以為然於是徙判河中府慶曆二年徙蔡州召拜樞密使諫官御史皆言竦姦在陝西怯於用兵今用之則邊將之志憤矣凡十八疏遂罷言者不已以吏部尚書知亳州明年加資政殿大學士又明年復宣徽南院使河陽三城節度使判并州又明年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大名府又明年召以為相制下而言者又言竦嘗與宰相陳執中不協不可共事遂改樞密使封英國公未幾親事官夜入禁中將為亂皇城司皆坐譴逐內侍楊懷敏領入內都知如故言者入以竦結懷敏而曲庇之是日 京師无雲而震者五 仁宗召翰林李士張方平謂曰夏竦姦邪以致天變如此宜草制出之遂罷知河南府皇祐元年加侍中移鎮武寧改封鄭國公明

年以疾求歸卒于京師年六十七贈太師中書令賜諡曰文正考功以竦行不應諡改曰文莊竦少好李自經史百氏陰陽律歷之書无所不通善為文章 朝廷大典策箋以屬之所至立保伍之法盜賊不發閭里帖然性素貪多商販部中喜離間僚屬以鈎致其事雖待家人亦不以誠故時以姦邪目之子安期官至龍圖閣直學士

范雍字伯純世居河東其曾祖仁恕從孟氏入蜀為相祖龜從昶歸朝為左屯衛將軍父德隆為供奉官葬河陽因家焉雍奉進士為洛陽簿天禧中為京東河北轉運使時兩河宿兵大賈轉粟而下獲利甚厚雍移他郡緡錢市糴於德棣間運以餉邊頗減橫費徙京西路入為三司戶部副使擢龍圖閣待制陝西都轉運使召還又以為安撫使除右諫議大夫權三司使加龍

圖閣直學士天聖六年拜樞密副使玉清昭應宮災章獻皇后有再育之意雍言先朝竭天下之力而作之今火出悲息豈非天之譴乎如又將育之民不堪命矣章獻悟乃止章獻崩罷爲戶部侍郎知陝州既至又改永興軍徙河陽以資政殿李士知河南府遷吏部侍郎元昊叛拜鎮武軍節度使知延州一日元昊驅衆十万至城下雍令石元孫出戰又召劉平來援通判計用章固執以衆寡不敵无輕率雍不從二將既戰歿雍左遷戶部侍郎知安州復吏部侍郎知河中府拜資政殿李士知永興軍遷左丞加大學士雍在永興金城浚池言者以爲騷擾詔止其役雍匿詔而趣成之明年葛懷敏敗于定川邠岐之間皆恐惟永興人心怙然復知河南遷禮部尚書卒年六十八贈太子太師謚曰忠獻初雍在延州辟計用章爲通判用章

臨邛人也以進士起家稍遷至祕書丞既從雍辟嘗請脩城壘備器械乞朝廷加兵選將以圖討賊若不以為意恐朝廷之憂關輔之禍非年歲可弭雍不以為然及元昊以兵圍城二將陷陳都監黃德和奔還雍召用章問以策用章曰用章屢獻言矣而公不用今惟有一死以報國尔然城中老幼无辜皆公陷之至此若令同為血肉是公上負天子下負百姓雍怒拂衣而起至晚又召用章問計用章曰惟有死尔上何言會其夜雪大作賊遂退雍挾用章陷百姓之言而誣以罪用章遂竄雷州其後范仲淹經略延州知用章以忠獲罪奏雪于朝田況亦以為言起監隨州酒明年復故官用章後知龔州終都官員外郎雍子宗傑至兵部員外郎直史館孫子奇紹聖間為吏部侍郎宝文閣待制子奇之子坦政和中為戶部侍郎

程琳字天球永寧軍博野人也奉服勤詞李科中選授泰寧軍節度推官召試除直集賢院 仁宗即位為三司戶部判官契丹使來以琳為接伴使言 皇太后當遣使通書北朝琳以為禮不可通問拒止之使者屈時脩 真宗實錄而起居注闕命琳追脩書成遂脩起居注知制誥天聖五年琳館伴契丹使蕭蘊杜防蘊出坐圖謂琳曰中國使至契丹坐位高契丹使至中國坐位下請升之琳曰此 真宗皇帝所定不可改也防曰大國之卿可乎琳曰南北兩朝安有大小防不能對 仁宗令與宰相議或曰此特細事爾將許之琳以謂許其小心啓其大力爭之乃已拜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改樞密直學士知益州上元張燈先戒火備曰有火即救之勿以白已而果有火吏如琳教不以白而隨即救止終燕人无知者有告振武軍變者監

軍以白琳曰軍中動息我自知之苟有謀不待告者可使告者來而告者卒不至蜀人歲為社以祀灌口神琳曰往時不誅李順既大亂乃捕為首者戮之或以琳殺人以為蜀人恐且亂矣 仁宗遣使視之使者還言蜀无事召知開封府禁中火下府使治之琳曰此天災也不可以罪人 仁宗為緩其獄卒无死者迁龍圖閣學士守御史中丞久之為翰林侍讀學士復知開封府明年為三司使時議者尽民稅多目吏得為姦欲除其名而合為一琳曰合而沒其名一時之便後有凶利之臣必復增之是重困民也累迁吏部侍郎景祐四年拜參知政事時元昊叛猶遣使入朝議者欲誅其使琳曰古者兵交使在兵間不可其後使益驕議者又以為言琳曰始不誅以罪有在也今既驕誅之宜矣又何尽耶議者又欲重賄喃嚟囉使討元昊因以其地與

之琳曰使喃氏有其地是去一元昊得一元昊也曷若用間使二羌不相合豈不為中國之利乎宝元二年鄭戩知開封府發琳使府吏馮士元抑蠟婦市第及買女奴責光祿卿知潁州已而徙青州又徙大名府復尚書左丞為資政殿學士時建北京內侍皇甫繼明典營造宮室欲侈大其制琳以為方事備邊又困民以土木不可繼明數有論奏 仁宗遣一御史視其曲直御史直琳遂罷繼明遷工部尚書加資政殿大學士河北安撫使拜武昌軍節度使知永興軍明年拜宣徽北院使判延州元昊死諒祚立上幼三大將分治其國或請授三將節度使以分弱其勢琳曰幸人之喪非所以示大信於夷狄不如因而抚之議者以為失機會 皇祐元年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知大名府琳持重不撓前後守魏十年魏人愛之改鎮武勝又徙鎮安

卒于鎮年六十九贈中書令謚曰文簡琳為人嚴深長於政事平時議論不少下人至朋僚故舊飲酒笑歌不復有勢位之間然性畱於財而厚自奉當 章獻聽政時琳嘗獻武后臨朝圖及章獻崩 仁宗在廷英謂侍臣曰琳心行不佳而琳竟大用云目稱曰以天下為度者不以我之私而藏怨焉昔漢文既立脩代來功而謂朱虛侯初謀立齊王故誅其功夫名寬大長者莫如漢文也猶不忘朱虛之怨況其他乎當 仁宗之初 章獻在御而琳乃以武后臨朝圖為獻尊崇母后以求容悅及 仁宗親政非特無怨而竟用琳出入將相幾二十年非 仁宗之盛德亦豈能容之世稱 仁宗可比漢文此則過之矣 姜遵字從式淄州人也舉進士為蓬萊尉嘗知廬陵縣召為監察御史遷殿中侍御史遵與知吉州高惠連有隙惠連言遵前

在廬陵受賄請逮治詰遵往對卒無狀猶降通判延州入爲侍御史青州大姓麻氏其富冠四方契丹之寇瀋淵也兵至臨淄麻氏率庄人千餘據保首保鄉里賴之全濟者甚衆虜退麻氏斂器械盡輸官留什二三以衛其家家既富饒宗族橫於齊麻士瑤有孫姪懦弱士瑤恐其分財幽餓而死遵發其事因索其家獲兵器及玉小印乃奏麻氏太富縱橫臨淄齊人懼伏私蓄禁兵刻玉寶將圖不軌詔按實誅之麻氏遂衰而遵由是以擊搏知名知邢州徙滑州爲京西轉運使復入爲侍御史知雜事踰年爲三司副使以右諫議大夫知永興軍章獻皇后嘗營建浮圖遵毀漢唐以來碑碣代磚壁窮督成之因獲進用天聖七年召拜樞密副使遷給事中卒年六十八贈吏部侍郎遵爲吏尚嚴故所莅交震肅云

趙稹字表微真州宣城人也舉進士爲安定軍判官稍遷殿中侍御史開封府判官益州路轉運使稹至部事無大小悉心咨訪有平允之稱召爲侍御史知雜事改鹽鐵副使拜集賢院李士知益州坐市錦寬縱落職知同州徙鳳翔京兆復爲集賢院李士加樞密直學士知并州累遷刑部侍郎章獻后臨朝既久劉美有婢出入禁中稹厚結之天聖八年遂爲樞密副使明道二年罷爲尚書左丞知河中府以太子少傅致仕卒年七十六贈太子太保謚曰僖質

東都事略卷之五十四

東都事略卷第五十五
列傳二十八

李諮字仲詢臨江軍新喻人也諮幼而父出其母日夕泣涕求母還乃至絕董如鄉里稱其孝舉進士爲大理評事通判舒州遷直集賢院累擢知制誥翰林學士仁宗即位知開封府權三司使建言天下賦入有常而用度日益滋願一切裁節之詔校一歲經費減冗長者什之三又以商人入粟邊郡等茶與犀象爲虛實三估坐耗官帑請以實錢參紐初商人有厚利而諮照其姦蠹一日革之怨謗滋起而議者是非不一諮請郡遂除樞密直學士知洪州坐亦茶法奪職徙知杭州復以舊職知承興軍衣冠子有恃蔭犯法者悉杖之境内肅然徙知江寧府父之復爲三司使累官至禮部侍郎拜樞密副使又二年加戶部

侍郎爲知樞密院事是時推茶之法浸壞乃詔諮與蔡齊更議之詔以前變法獲罪固辭不許於是復用諮所變法而官無濫費諮性明達周知世務劇若閒暇在樞府抑僥倖號爲稱職三班使臣舊七年磨勘李迪爲相奏減二年諮請自詔下經七年磨勘後方用新制事雖均頗爲衆怒卒于位年五十五贈右僕射諡曰憲成

盛度字公量杭州餘杭人也舉進士稍遷至直史館三司戶部判官契丹犯邊數上疏論邊事奉使陝西覈實漢唐故地繪爲西域圖以獻爲開封府推官坐決獄失實謫監洪州稅起爲三司鹽鐵判官遷知制誥嘗奏事便殿真宗問其所上西域圖內出綃命工別繪度因言前已圖漢所置酒泉張掖武威燉煌金城五郡比復究尋五郡之東南自秦築長城西起臨洮東至

遼碣延袤万里有郡有軍有守提襟帶相屬烽火相望其形勢備禦亦至矣唐始置節度使後又以宰相兼領用非其人有河山之險而不能固有兵甲之利而不能禦豈不惜哉乃復繪其山川道路區聚壁壘爲河西隴右圖以獻爲翰林李士史館脩撰會寇準罷度以嘗交結周懷政出知光州丁謂用事復貶和州團練副使天聖初起知筠州徙虔州又知徐蘇楊三州加集賢院學士初度嘗上言請復賢良方正科密詔撰策題馳驛以聞又請建四科以取士且言經術之士若典刑備舉則政教流行請設博通墳典達於教化科堯試召以事不直以言語筆札求之審官期於適用請設才職兼茂明於射用科今戎警未除調邊勞戍必資良師以集事功請設軍謀宏遠堪任將帥科獄市之繁民命所繫若推按失實則枉情傷生請設曉法律能按

章覆科後亦取其材識兼茂明於體用科與賢良方正能直言
極諫科竝行復爲翰林李士史館脩撰兼龍圖閣李士明道中
詔度與御史中丞王隨及三司詳定在京并外三十一州軍禁
解監地分聽商旅入錢筭監度言通商有五利遂施行之尋授
承旨兼端明殿李士翰林侍讀李士景祐二年拜參知政事時
王曾呂夷簡爲相度與宋綬蔡齊並參知政事曾與齊善而夷
簡與綬善惟度不得志於二人至是曾夷簡求退一日 仁宗
問度曰王曾呂夷簡力求退何也度對曰二人腹心之事臣不
得而知 陛下詢二人以孰可代者則其情可察矣 仁宗果
以此問曾 曾薦齊又問夷簡夷簡薦綬於是四人者俱罷政而
度獨留遷知樞密院事即拜武寧軍節度使坐令開封府吏馮
士元彊取其鄰所賃官舍爲鄭戩所發罷爲尚書右丞知揚州

徙蔡州加資政殿學士知應天府以太子少傅致仕交年七十
四贈太子太保謚曰文肅度好學家居讀書未嘗釋手 真宗
嘗命与李宗諤楊億王曾李維舒雅任隨石中立同編通典文
苑英華所著有愚谷集中書制集銀臺集翰林制集天禧二年
郊恩赦文許舍人給事中諫議大夫母封郡太君而學士不與
度時官兵部郎中因請進封其母自是李士官未至諫議者皆
得封度多猜險僚吏皆畏其傾不敢妄語言肌體豐大艱於起
拜有拜之者俯伏不能興或至詬罵其褊矣如此

王驥字撝之趙州臨城人也七歲喪父哀毀過人及長狀貌奇
偉館於王化基之門宋湜見而妻之以女宋氏親族或侮易之
化基曰後三十年驥富貴矣舉進士爲婺州觀察推官代還
真宗見而異之特轉著作佐郎稍遷至三司監鐵副使 章獻

臨朝龍圖閣待制馬季良建言京師賈人常以賤價售京師茶鹽交引請官置務收市季良挾章獻姍家有司莫敢忤其意者黻曰與民競利非國體也執不可遂罷之後以樞密直學士知益州成卒有夜楚營脇軍校為亂者黻潛遣兵環其營下令曰不亂者斂手出門無所問於是衆皆出命軍校指亂者得十餘人戮之及明人皆不知也其為政有大舛不為苛察蜀人愛之拜右諫議大夫同知樞密院事實元元年除參知政事明年遷工部侍郎知樞密院事文明年以西師不利議刺鄉兵久而不能決遂出知河南府始曹瑋在定武謂黻曰公不十年必擢樞柄當是時西邊有警公宜善備之黻曰若如君言何以教我瑋曰頃趙德明嘗以馬博易于中國怒其人息微欲殺之德明子元昊方十餘歲諫曰以馬資鄰國已失計矣今更以貨殺邊人則誰肯為我用乎瑋聞其言私念之曰此子欲用其人矣是必有異志異日德明死此子為邊患必矣計其時正當公擢樞柄之日公宜勉之黻殊未以為然也至是元昊叛黻竟以勲置失宜罷去黻在河南每對僚吏歎瑋之明識黻卒年六十四贈戶部尚書諡曰忠穆

王博文字仲明曹州濟陰人也年十六善屬文應舉開封府以回文詩百篇投試卷塲屋中謂之王回文乃召試舍人院除安豐簿遷殿中侍御史詔博文按朱能乾祐天書連逮者衆博文為治首惡脇從者皆得減死論為開封府判官丁母憂始博文幼喪父其母張氏再適韓氏及博文在朝謂母子無絕法遂請得以恩封之又謂古之為父後者不為出母服以廢宗廟祭也今喪者皆祭無害於行服乃請解官持服入為三司戶部判官

累遷龍圖閣待制權三司使與內侍羅崇勳鞠曹汝獄于真定府博文知章獻怒曹利用及汝誅議者或謂博文致之知開封府進龍圖閣直學士知秦州徙鳳翔府又徙永興軍改樞密直學士復知秦州沿邊軍民逃入蕃部擒至者予之錦袍銀帶茶綵間有自歸而為蕃部所得亦不能免坐法皆斬博文遣習事者持信紙密招之至則驗而貸其罪免死者衆景祐元年除龍圖閣學士再知開封府久之知真定府遷給事中歲餘召為三司使拜同知樞密院事凡三十六日而卒年六十六子疇疇字秉粹以父任為將作監主簿復舉進士為太常博士翰林學士宋祁提舉諸司軍務舉疇為之屬時有宦官在職疇辭曰翰林先進疇恐不得事之然耻以朝士大夫而為閹人指使也遂不就賈昌朝舉疇編脩唐書慶歷中仁宗獵近郊疇言十

事以諫召試直秘閣至和中為開封府推官又為判官官者李允良疑人毒死其叔父訴請發棺驗視疇獨曰驗而无害是无故暴人尸此安知非允良有奸既而窮治果引伏與叔家有怨為三司度支判官脩起居注知制誥以右諫議大夫為御史中丞遷給事中英宗疾既稍愈未出疇請以時御朝又請朝謁祠廟會大臣亦請英宗從之自是遂聽政遷翰林學士居數月拜禮部侍郎樞密副使於是知制誥錢公輔言疇資淺望輕在臺素餐不可以大用真宗既用疇而黜公輔疇在位五十

五日而卒年五十九贈兵部尚書謚曰忠簡張觀字思正絳州人也中服勤詞學科擢為第一為將作監丞通判解州吏坐臧以失舉責監河中府稅頃之通判果州改秘書郎擢右正言直史館三司度支判官同脩起居注改右司諫

知制誥出知杭州代還知開封府觀爲人寬厚長者然於吏事非所長有犯夜者觀乃問有人見否犯夜者曰固無人見也人傳以爲笑晁祐初爲翰林學士以給事中權御史中丞觀李文彥博爲御史時以爲得人寶元元年拜同知樞密院事後二年罷知相州除資政殿學士徙澶州京東路舊正通安邑鹽而瀕海禁私煮觀知鄆州請弛其禁歲免黥配者不可勝計久之復爲御史中丞以父居業年高請便郡進觀文殿學士知許州遷尚書左丞觀性至孝初爲祕書郎而父方爲幕職官觀以官回授其父 朝廷從其請居業官至太府卿觀在許以憂去官哀毀過甚旣練而卒年六十六贈吏部尚書謚曰文孝觀平生未嘗草書因自爲詩曰保心如止水爲行見真書 仁宗嘗飛白清字賜之

鄭戩字天休蘇州吳縣人也奉進士爲奉禮郎僉書宣德軍節度判官召試爲集賢校理直史館同脩起居注知制誥訓詞深雅時謂常楊不逮也遷龍圖閣直學士知開封府府吏馮士元素奉權貴戩發其奸利事流之千海島於是參知政事程琳知樞密院盛度皆坐黜康定元年權三司使拜右諫議大夫同知樞密院事改副使是時陝西用兵戩請巡邊以圖破羌之策大臣忌之明年以資政殿學士知杭州浚治西湖民賴其利徙鄆州又徙求與軍未幾爲陝西經畧安撫招討使巡邊至鎮戎軍趣蓮花堡天寒與將佐置酒高會元昊方擁兵近塞會晡塵起有報賊騎至戩曰此必諸將按邊回爾非賊騎也已而果然元昊謂其下曰我已遣人使稱臣 朝廷何爲復用此公護諸將其欽畏如此及疆事必寧還知求與軍初劉滄建議築水洛城

以通秦渭援兵戡因之滬與董士廉督其役會戡罷四路而宣撫使韓琦知渭州尹洙皆以爲地在生羌間恐城未就而寇至因令罷役滬等不聽乃械送德順軍制獄戡力爭于朝卒城之進資政殿大學士知并州時契丹與元昊交兵仁宗遣使問戡戡對夷狄相攻中國之利也乃益修邊備以防戎人侵軼遷吏部侍郎拜宣徽北院使奉國軍節度使卒年六十三贈太尉謚曰文肅戡初以文章有聲場屋間性彊毅明峻意所欲必行之衣冠子有豪縱犯法者必法外黥配餘皆惕息云

任布字應之河南人也後唐宰相園四世孫奉進士爲安肅軍判官因上言河北利害且謂虜必大入請飭邊備未幾果有澶淵之役真宗奇之擢提點荆湖南路刑獄權三司鹽鐵判官坐與徐奭試開封進士而奭潛發封卷視之責監鄂州稅務徙

知宿鄧建三州梓州路轉運使召還爲戶部判官遷江淮發運使入爲三司鹽鐵副使出知真定府有議欲省兵河北者布言今西北二虜包藏禍心以窺伺中國未可以弛備改知天雄軍遷集賢院學士知許州進龍圖閣直學士徙澶州復知真定府慶曆元年召拜樞密副使明年罷知河陽以太子少保致仕再遷太子少師始布歸休洛中作五知堂以知息知道知命知足知幸也卒年七十八贈太子太傅謚曰恭惠布性純約方輔政時其子遜嘗上書歷詆大臣亦以其父爲不才御史魚周詢因疏布曰不才之迹其子具知然議者以遜詆父爲不孝而周詢又引其語以逐布爲不知駢云

東都事略卷第五十五

東都事略卷第五十六

列傳三十九

王隨字子正河陽人也奉進士爲將作監丞通判同州代還直史館出爲京西轉運使時隨父母在洛中京西乃其所部也

真宗賜詩寵其行復以羊酒東帛使過家爲之時人榮之徙淮南召還爲侍御史知雜事擢知制誥隨於詞命非所長也出知應天府徙楊州未幾除知開封府仁宗爲皇太子拜右庶子

周懷政得罪隨坐假與白金洛知制誥改給事中知杭州復降爲祕書少監知通州久之復給事中遷龍圖閣直學士知秦州秦人多畜逃卒或忤意則執以求恩獎故坐法衆隨至下令能自歸者免仍隸舊籍由是多所全活徙河南府入爲御史中丞遷翰林學士明道二年除戶部侍郎參知政事景祐中進吏部

侍郎知樞密院事遂拜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昭文館
太李士與陳堯佐同在中書議事輒不合无大臣体以災異援
漢故事請罷除彰信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判河陽卒年六十七
贈中書令謚曰章惠隨外若方嚴而所治常失於寬性善佛慕
唐裴休之爲人仍李其書然不逮也

章得象字希言世家泉州高祖仔事閩爲建州刺史遂居浦城
其夫人練氏有智識仔嘗出兵二將後期欲斬之夫人救之得
免二將後仕南唐爲將攻破建州時仔已死矣夫人居建州二
將遣使厚以金帛遺夫人并以一白旗授之曰吾屠城夫人植
旗于門吾以戒士卒勿犯也夫人反其金帛并旗弗受曰君幸
思舊德願全此城必欲屠之吾家與衆俱死耳不願獨生二將
感其言遂不屠城君子知其後必大母嘗夢登山遇神人授以

玉象及生復夢庭積象笏因名得象李進士爲大理評事知歸
化縣稍遷直史館三司度支判官知制誥爲翰林李士進承旨
景祐三年拜同知樞密院事寶元元年以戶部侍郎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仁宗謂曰先太后臨朝羣臣邪
正朕皆默識之卿清忠无所附麗故大用也元昊反命兼樞密
使明年拜工部尚書爲昭文館大學士監脩國史慶歷五年拜
鎮安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判陳州封鄆國公徙河南府以疾引
年守司空致仕卒年七十一贈太尉侍中謚曰文憲後知制誥
王洙言得象謚同周公改謚曰文簡得象性簡重在翰林十二
年怡然自得章獻后嘗遣內侍至院必正色嚴待之未嘗交
一言居相位八年親戚子弟皆抑而不進然陝西用兵呂夷簡
晏殊杜衍范仲淹富弼更秉政得象默默不能有所爲夷簡既

薨殊衍仲淹弼亦去位而得象爲相如故卒以老辭位云

晏殊字同叔撫州臨川人也七歲善屬文號神童景德初張知白安撫江西薦之得召試又試詩賦論殊自言臣嘗私習此賦不敢隱 真宗異之因試以它題以爲祕書省正字置之祕閣使得悉讀祕閣書明年復獻所爲文召試中書爲集賢校理連丁家艱 真宗即其家起復 仁宗封昇王以殊爲記室參軍 仁宗爲皇太子爲舍人擢知制誥除翰林李士爲左庶子 真宗每所諮訪多以方寸小紙細書問之由是參與機密凡所對必以其藁進示不洩 真宗以謹密稱之 章獻明肅皇后權聽軍國事宰相丁謂樞密使曹利用各欲獨見奏事无敢決其議者殊建言羣臣奏事 太后垂簾聽之皆无得見議遂定拜右諫議大夫兼侍讀李士天聖三年以礼部侍郎爲樞密

副使上疏論張耆不可爲樞密使由是忤 章獻旨坐以笏擊仗折其齒罷留守南京 吳孝校延范仲淹以教授諸生天下因李自殊始召拜御史中丞改資政殿李士兼翰林侍讀李士爲三司使復拜樞密副使未幾改參知政事 章獻謁太廟有請服袞冕者 章獻以問殊殊以周官后服對初 章懿后上仙殊撰志文謂 后无子及 仁宗親政以殊知江寧府未行改亳州徙陳州復召爲御史中丞又爲三司使知樞密院事拜樞密使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慶歷三年遂以刑部尚書居相位充集賢殿大學士仍兼樞密使自殊復召用而趙元昊反師出陝西天下弊於兵殊數建利害請罷監軍无以陣圖授諸將使得應敵爲攻守及制財用爲出入之要皆有法 仁宗悉施行之又請出宮中无用之物以佐邊費而財賦之職悉歸有司及

居相府時范仲淹韓琦富弼皆進用至於臺閣多一時之賢
仁宗既厭西兵戩天下困弊奮然有意遂欲因羣材以更治數
詔大臣條天下事方施行而小人權倖皆不便四年秋諫官孫
甫蔡襄彈奏殊撰 章懿皇后志文事因言殊役官兵治邸舍
懷安苟且无向公之心遂罷以工部尚書知潁州殊既以事罷
而仲淹等亦相次罷去徙知陳州又徙許州迁戶部尚書拜觀
文殿大學士知求兵軍徙河南府以疾請歸京師訪鑒留待經
延授奉萬壽觀卒年六十五贈司空兼侍中謚曰元 殊性剛
峻遇人以誠雖處富貴奉養如寒士罇酒相對歡如也當世賢
士大夫如范仲淹孔道輔歐陽脩等皆出其門其擇壻又得富
弼楊察爲文贈麗應用无窮尤工風雅才有餘思其篤孝老而
不倦有文集二百四十卷又集古今文章爲集選二百卷

杜衍字世昌越州會稽人也父遂良尚書度支員外郎衍幼孤
及長孝進士爲揚州觀察推官知平遙縣通判晉州知乾州安
撫使以衍治行之優命攝守鳳翔二州之民爭挽之迁河東京
西路提點刑獄知揚州河東陝西轉運使入爲戶部副使進天
章閣待制出知荆南府徙河北都轉運使迁樞密直學士知天
雄軍召拜御史中丞會有 詔与三司使副擇吏人能否而升
降之有欲以事中衍者且揚語於外曰衍奏請凡黥諸吏二僅
千餘人詣衍第諠譁不可抑明日入對願窮治即推吏首惡抵
于罪衍復以樞密直學士知求兵軍迁龍圖閣學士知并州又
徙求兵時西鄙用兵勞於調發至破產不能給衍爲之區處計
較量物有无貴賤道里遠近寬其期會使得次第輸送而車牛
芻秣宿食來往比他州省費什六七召知開封府康定元年以

刑部侍郎同知樞密院事改副使陝西兵久不解 詔夏竦議
攻守計竦列二策以上衍用守策與宰相議不能得請免不許
慶曆二年為吏部侍郎樞密使范仲淹嘗出衍門下時為參知
政事數爭事上前衍无愠色而仲淹益敬服之會契丹駙馬
劉三蝦避罪來歸邊臣欲以官縻之諫官亦有請衍以謂本
朝與契丹結好久不可以生事還之四年拜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兼樞密使集賢殿大學士衍為相與富弼韓琦范仲淹同革
弊事以脩綱紀而衍尤抑絕僥幸凡內降恩澤者一切不與每
積至十數必面納之 仁宗嘗謂諫官歐陽脩曰外人知行封
還內降耶吾居禁中有求恩澤者每以衍不可告之而止者多
於所封還也由是僥幸浸不說衍多知 本朝故實善決大事
初邊將欲欲大率以擊夏人韓琦亦以為可率衍爭以為不可

兵後果不得出契丹與夏人爭銀甕族大戰黃河外而鴈門麟
府皆警是仲淹使河東欲以兵從衍以為契丹必不來兵不可
妄出後契丹卒不來其壻蘇舜欽監進奏院集妓樂以祠神為
御史劾奏又集賢校理王益柔作傲歌語涉指斥欲下御史按
罪衍謂羅織獄今起都下矣執不可又諫官孫甫言丁度面求
進用請屬吏衍不為置對又范仲淹富弼偕出宣抚言者隨攻
之 仁宗欲罷一人而衍又執以為不可遂疑其朋黨以尚書
左丞出知兗州衍為相凡百日而罷去明年上章願上印綬乃
以太子少師致仕議者謂故相一上章而得請以東宮三少致
仕非故事蓋宰相賈昌朝疾之故衍謝事十餘年累遷太子
太師封祁國公衍清介舊无居第既退方葺舍南都出入如平
日无軒冕者好吟詩晚喜草書臨終戒後事皆有法作遺疏千

餘言其略云勿以久安而忽邊防之戒勿以既富而輕財用之
原又請早建儲副以安天下心卒年八十贈司徒兼侍中謚曰
正獻

臣稱曰事有矯拂於人之情而吾獨不愧於中者公而已衍相
仁宗抑僥幸脩紀綱而囿以至公一時怨府有所不卹也昔姚
宋罷斜封官而開元之盛寔歸之衍亦多封還內降而仁宗
賴以絕濫進之階慶曆之光明俊偉衍与有力焉烏虜衍之賢
其知為治之休者与其得為相之道者与

東都事略卷第五十六

東都事略卷之五十七

列傳四十

宋綬字公垂隨州平棘人也父臯直集賢院綬幼聰敏其外祖
楊徽之器愛之以徽之遺恩授太常寺太祝年方十五召試中書
真宗奇其文聽於秘閣讀書久之召試孝士院為集賢校理与
父臯同在館閣世以為榮真宗祠太清宫以綬命書亳州判
官事入為左正言建言比歲下赦令釋逋負稽期未報者六十
八州軍請諸路選人校之限半月以聞於是脫械繫三千二百
人除逋負數百萬擢知制誥為翰林孝士兼侍讀章獻皇后
命綬擇前代文字可以贊孝養補政治者以上逐錄唐謝偃推
皇戒德武孝經論語節要唐太宗所撰帝範開元臣僚所獻政
典君臣正理論上之同脩國史章獻稱制既久仁宗未嘗

獨對羣臣綬請令中書樞密院非軍國大事及大除拜皆前殿
取旨臣僚亦只前殿對由是忤章獻意改龍圖閣李士出
知應天府章獻崩仁宗記其忠且欲大用之爲宰相張士
遜所抑復入翰林爲李士兼侍讀詔綬定章獻明肅章
懿二后祔廟禮綬援春秋考仲子之官唐儀坤故事請別立
章懿廟建名奉慈以安神主仁宗從其議加端明殿李士
端明殿後唐初置李士太平興國中爲文明殿李士未幾殿災
重建改曰文德遂不復置李士至是又置焉綬言帝王之御下
在乎握威柄明功罪二者必自天子出一紀以來政出簾箔之
門今陛下方躬親萬務聽斷有祖宗英風天下延頸跂踵
渴見聖政而刑政号令未見勝於垂簾之日豈非三事大
臣未能及輔佐之道耶頃者除授恩澤多所希望而因緣邪幸

者遂取升擢者以爲恩出太后而不由陛下自親政以來恩
寵雖行議者又云悉出大臣蓋大臣公爲朋黨固冒天聽朋黨
相結其害實甚或窺測上旨密令陳奏或附會已意以進退人
大臣市恩以招權小人趨利以售進此風浸長有蠹邦政太宗
嘗去國家若无外憂必有內患外憂不過邊事皆可豫防唯姦
邪无狀若爲內患深可懼也真宗亦去唐朝朋黨尤盛漸不
可制以至帝室衰弱願陛下思祖宗之訓念王業艱難整
頓紀綱正在今日仁宗大感悟明道二年張士遜罷遂爲參
知政事章惠皇后營建道觀諫官御史皆言近詔罷脩寺
觀而復有此興造是詔令數更也仁宗曰此太后自出奩
中物爾綬因曰是豈知太后所爲但見忽與土木違近詔
爾太祖嘗謂唐太宗受人諫疏直詆其罪曾不爲耻豈若自

不爲之而使人无言望 陛下深監 皇祖之言常防外廷之
議初尚美人出宮而左右有以桑商陳氏女入宮者綬因間見
曰 陛下乃欲以卑賤者正位中宮乎會樞密使王曾宰相呂
夷簡以為不可屢論列 上前卒罷之時 仁宗春秋方盛天
下无事綬言曰自古守成之君必兢兢抑畏不忘顧省人心逸
於久安患害生於所忽故立防於无事之際銷禍於未萌之前
若事至而後應不亦殆与臣猶願飭勵群司交脩庶職勿以治
平自怠勿以纖微不戒則可以保至尊而享洪業矣臣又切惟
陛下之道有三臨事尚乎守當幾貴乎斷兆謀先乎密守則不
可移斷則不可惑密則不可變是三著治乱安危之所繫願
陛下欽之念之至若朝務清夷深居簡燕亦願陛下愛養聖
躬即宜所欲夫四時聲味所以調適六氣乃克和乎自然擁百

靈之休享无疆之福豈不美哉景祐四年罷為尚書左丞資政
殿學士留侍經筵明年加大學士知河南府俄召知樞密院事
遷兵部尚書改參知政事未幾而卒年五十贈司徒兼侍中謚
曰宣獻綬資性孝謹清介寡言經史百家莫不通貫家藏書二
万卷楊億嘗稱其文馮麗尤善詞賦自以為不及也綬筆札精
妙 仁宗嘗取其所書藏禁中初 仁宗郊祀綬嘗攝太僕卿
陪玉輅顧問儀物典故占對辯洽撰鹵簿圖以進所著有文館
記事外制禁林甲乙祕殿遺札七集子敏求

敏求字次道由祕書省正字歷館閣校勘坐赴蘇舜欽進奏院
會出為僉書集慶軍判官時脩唐書以敏求為編脩官復校勘
累擢知制誥脩撰 仁宗是錄 英宗在殯有言宗室可嫁娶
者敏求以為不可既踰年又有言者敏求言宗室義服變服而

練可以嫁娶矣以前後議異降秩一等出知絳州寔錄成遷右
諫議大夫復知制誥在職六年王安石用事以御史中丞呂公
著嘗奏論青苗之害罷中丞敏求當制而安石改制進呈敏求
即請解職未聽李定自秀州判官除御史裏行敏求又封還其
詞頭曰御史之官舊制須兩任通判方許奏舉後以資任相當
者少始許舉通判未滿任者今定自幕職便處以糾繩之地臣
恐弗循官制之舊未厭羣議再請解職遂罷久之爲史館脩撰
集賢院李士遷龍圖閣直學士脩國史卒年六十一敏求敏於
記問文章質重訓詞誥命皆有程範朝廷典故士大夫疑議
多就取正而後決著書闡前後集西垣制辭文集凡四十八卷
東京志河南志長安志三川官下錄春明退朝錄韻類次宗室
譜又五十二卷補唐武宣懿僖昭哀六世寔錄百四十八卷敏
求以力李被遇朝廷有文命事未嘗不在選中父子繼世掌
史時以爲榮

李若谷字子淵徐州豐人也少孤遊洛下因葬其考妣於緱氏
而占籍焉舉進士調長社尉累遷兵部郎中三司戶部判官奉
使契丹章獻明肅皇后同聽政奉使者辭於庭下例升殿受
旨若谷辭已即趨出章獻怒遂不遣出知荆南府駐泊都監
王蒙正章獻嫺家也恃勢爲姦利若谷以法繩之徙知潭州
州有盜阻洞庭之險劫舟殺人投戶湖中前此捕獲多減死配
隸他州久復逸歸爲患滋甚若谷至潛使人擒之條其前後罪
狀磔于市盜遂息徙知滑州又知延州夏人遣使來前守多延
之堂上若谷獨無下飲食之知壽州安豐考稟陂孫叔敖所創
爲南北渠溉田萬頃餘陂因旱歲多侵耕其間兩隄將盈則盜

決之陂涸失灌漑之利者甚衆若谷因陂決獨調瀕陂之民使之全築自是无盜決者加集賢院李士知江陵府進龍圖閣直學士知河南府改樞密直學士知并州并州自昔未有李若谷始建李士文宣王廟州多降胡間常為盜若谷命集衆犯者以三人為保有犯則并坐悛者則久而釋之以龍圖閣李士知開封府景祐五年拜參知政事嘗言近歲風俗澆薄駕朋黨之說以汙善良君子小人各有氣類今一旣以朋黨名之忠良恐懼臣亦无以立朝矣 仁宗然之又言轉運使提點刑獄失按所部官受臧類降差遣且監司所部甚廣巡按不過留三二日蓋未能遍察也苟州郡密發一臧吏先聞 朝廷則監司不可勝黜自是轉運使提點刑獄再不覺察部內官受臧則降黜之康定元年以耳疾辭位罷為資政殿大學士提舉會靈觀宮觀置

提舉自若谷始也明年以太子少傅致仕卒年八十贈太子太傅謚曰康靖若谷質厚長於治民所至郡邑人多見思一子淑淑字獻臣始年十三獻其所為文授試校書郎天禧二年除館閣校勘天聖中擢史館脩撰上時政十議一曰國體二曰災旱三曰言事四曰大臣五曰擇官六曰貢舉七曰科選八曰閱武九曰時令十曰入閣其議國體曰今災沴既瀕賦入有限用度不足恩賜或濫吏貪滋多甄別殊少近臣暫出外任若欲自留有固辭而罷者進不滿望或不即拜有中路而易者願 陛下號令一授要在必當官職一授勿復再改至於國用未足監官未澄冗兵疲馬橫賜之類願命近臣知治體者準 三朝出入之數而撙節之議災旱曰頻歲以來亢陽為孽民多艱阨歲不順成洪範曰僭常暘若謂爵命僭差號令迭改今遣間使推存

救之澤農服田畝于國家贍食之理臣願陛下脩人事以應天變不然徒置国力未足以弭民災也議言事曰臣聞先朝有劉驥者輕爲奏疏先帝語左右曰此人言多裨闔期在必行而近僞亂真詞旨易辨驥嘗柱法受賂古人察言觀行正爲此也願陛下於進退之際防邪僻之人議大臣曰今歲兩府遷易頗頻其於政體似傷簡靜太祖初定天下用周朝二相六年始以趙普代之凡十一年始代以薛居正沈倫太宗嗣泣唯一盧多遜後六年復用趙普是後十八年中雖三四易相然所用者李昉宋琪呂蒙正張齊賢呂端而已當是時進則尽忠退則脩省蓋進退皆出睿斷也真宗景德以前命相惟張齊賢李沆向敏中呂蒙正畢士安寇準六人其後任王旦十二年向敏中再相亦十年此二人在位之日非有疑似之嫌誠

信任无間而不重以權故也蓋權太重則難以久居言易入則得以譖愬真宗嘗謂宰臣曰今四方无虞与卿等守祖宗經制最爲穩務此任相之大體也議擇官曰太平興國初文武朝官班簿纔二百人咸平初已四百人天聖元年遂踰千人去歲覃恩以臣料之又軼天聖之數矣先朝嘗論審官流內銓主判若灼有能績爲衆所稱者密以召聞當特旨升擢願陛下引對之際一如先朝故事行之其老疾懦弱間以退黜庶有所懲勸矣議貢舉曰皇朝開寶以前歲取士不過三十人經學不過五十人自克復僞國吏員益衆始有廷試廣收人之制願陛下約今歲吏部闕官之數爲來年入等之準議科選曰吏部故事選人格退未至能試判三節謂之拔萃止用疑案古義觀其能否否詞美者優以授職此有司銓品之式陛下親

御軒陞審覈課試非其稱已願罷此科又禮部茂材異等求出類之後頗聞鄉薦不獲始來應書畧更爲嚴制以革僥冒議閱武曰開寶通札有四時講武儀 國初疆埃未平多親閱試按礮角射太平與國間築臺楊村備大閱之禮咸平初闢場東武原發卒會射其後再幸飛山教場躬親訓練今兵革不試三十年矣士不聞鉦鼓之聲人不識行伍之列願 陛下按通札厲兵講事而躬閱之議時令曰開元定札有明堂及太極殿五時讀令之議冠服佩玉悉從方色月令之不順則五珍應之近歲氣序繆戾水旱不節天應以異固當變而脩正願 陛下申命有司以氣至之日集百官讀時令於天安殿 至尊升堂近臣伏聽上下交儆以凝庶績議入問曰唐自寶曆之後至五代猶或講求施及 聖朝 太祖五行其札多御崇元殿備殿中金吾

諸仗設待制復轉對官崇元即今天安殿也乾德之後改御大明殿即今集英殿也 太宗三行其札札別定新制就文德殿廷增設黃麾仗 真宗亦三行之其札之廢向踰二紀願因盛時遵復其制景祐初知制誥曾昇是五除翰林李士兩以人言不拜而三授端明殿翰林侍讀龍圖閣李士亦皆再兼嘗知許滑二州又知開封府以吳育言其在府任用吏改知鄭州徙河陽淑初在鄭州作周陵詩有倒戈之句議者謂淑引喻失當乃復自翰林出知應天府淑請待養許之丁父憂服除復入翰林諫官包拯吳奎言淑知應天府日親老及陳乞侍養无奉親之實有謀身之端嘗作周陵詩語涉怨憤者轅固与黃生爭論於景帝前及湯武革命之事而帝深惡之盖以其非所宜言也且陛下事 章獻皇后於母子之際无纖毫之間而淑誌呂夷簡

墓又有牝雞司晨之語實累上德遂罷繼丁母憂服除又入翰林為御史中丞張昇論奏除知河中府累官戶部侍郎卒年五十八贈尚書右丞淑聰悟過人博學強記詳練典故與脩國朝會要三朝訓詁圖閣門儀制所著文集共百餘卷

東都事略卷之五十七

東都事略卷五十八

列傳四十一

韓億字宗魏其先真定靈壽人也後徙開封之雍丘少力孝奉進士為大理評事知洛城縣為治有聲真宗幸澶淵以億掌機事通判陳澶二州時河決屬邑億集澶河丁夫就伐其親督築不賦於民而河患平真宗嘗覽其文欲召試以親嫌知洋州有富民李申喪兄而迫嫁其婢又誣徙子為他姓而并其貲產嫂訟之十餘歲吏受賂不得直億按舊牘獨未嘗證以乳鑿億密致乳鑿以驗決衆皆訕服知相州坐事降通判大名府召入為殿中侍御史淮南兩浙安撫使除開封府判官改河北轉運使丁謂忌曹瑋威名斥知萊州慮其或拒命乃以億馳往代収其兵欲以中億蓋億亦謂所不喜也既而瑋奉詔徙知青

州召為侍御史知雜事知臨江軍吳植託所親納金於宰相王欽若有詔下臺窮治植既除名欽若釋不問三司更忝法歲課不登億承詔劾之由丞相而下當坐失當之罰其不撓如此除龍圖閣待制奉使契丹時副使者章獻外甥也妄傳皇太后旨於契丹諭以南北歡好傳示子孫之意億初不知也契丹主問億曰皇太后即有旨大使何獨不言億對曰本朝每遣使皇太后必以此戒之非欲達於北朝也契丹主大喜曰此兩朝生靈之福也人謂副使既失辭而億更以為恩意甚推美之頃之出知亳州以樞密直學士知益州故事歲首官出米六万碩以濟貧民當歲餘億先期數倍賑之故民不太乏又疏江流溉民田數千頃至今以為利還拜御史中丞上言維茂二州地接羌夷蕃部歲饗馬令置官場永康非便謂且徙場沉

黎境上以絕其覬覦兩川之意楊尚二美人以罪斥去仁宗復欲召人億言唐武氏已出居鳳業寺復召入宮終為唐室之禍乃已景祐四年除工部侍郎同知樞密院事億言天下承平之久武備不戒請二府各學士任將帥者數人稍試用之唵廝囉與元昊相攻已而來獻捷朝廷欲以唵廝囉為節度使億曰虜皆外臣今不能諭令解仇而因捷以將之豈所以綏御四夷之道哉固執不可遂已四年為戶部侍郎參知政事億見天下諸路有奏擯拾官吏小過輒顏色不擇曰今天下太平聖上之心雖昆蟲草木皆欲得所夫付者大則望為公卿次亦望為侍從職司二千石其下亦望京朝幕職奈何錮之於聖世其持心如此以災異仍發罷知政事除禮部侍郎知應天府加資政殿學士徙成德軍改澶州遷尚書左丞以太子少傅致仕

卒年七十二贈太子太保謚曰忠憲億方重有守治家嚴肅雖
燕居未嘗見其惰容八子綱綜絳繹維縝縉紳而絳繹位宰相
維門下侍郎

綜字仲文始以父任入官奉進士為集賢校理擢同脩起居注
使于契丹契丹主以其父子仍世奉使酌酒勸之綜亦起勸契
丹主亦離席酬之既還宰相陳執中以為生事出知滑州後復
起居注擢知制誥綜嘗館伴虜使虜人欲稱北朝綜曰自古未
有建国而无號者虜使慙遂不復言是年四十六綜子宗道元
祐初為戶部侍郎宝文閣待制

絳字子華少力孝以父任為大理評事奉進士甲科為太子中
允通判陳州迁直集賢院同知太常礼院故事享太廟百官
前期習儀廟中絳言其非礼遂徙就尚書省為開封府推官男

子冷育自言其母嘗得幸掖庭有娠而出生青開封捕得以為
狂人流汝州絳以青惑衆非所宜追責窮治蓋其母嘗執役宮
禁嫁民冷緒生一女乃生青遂論棄市迁戶部判官除右正言
道士趙清脫出入宰相龐籍家以賄敗開封府杖之適死事連
藉絳奏請窮治於是藉与開封尹呂公綽皆坐謫脩起居注召
試知制誥故事郊祀天子親閱警場絳曰致齋而觀鼓吹非礼
也 仁宗從之請外出知河陽召判流内銓李仲昌議開六塔
而績用弗成以絳安撫河北絳劾仲昌首訖費國虐民遂竄南
方使還迁就圖閣直學士拜翰林學士 仁宗遣使祈嗣於茅
山絳因上疏願放掖庭宮人之无用者及限内臣養子以重絕
人之世即日出宮人数百 詔裁定内臣養子令迁右諫議大
夫御史中丞絳劾宰相富弼以張茂寔為先帝子而引用管

軍將謀不軌遂家居待罪於是臺諫言絳論事不當罷知蔡州未幾以翰林侍讀李士知慶州加端明殿李士知成都府召還遷戶部侍郎知開封府浹日除三司使俄拜樞密副使神宗嘗問天下遺利絳請盡地力因言差役之弊害農業傷民財願更定其法神宗嘉之役議自此始矣遂領制置三司條例司與王安石共事拜參知政事夏人犯環慶絳請行即拜陝西宣撫使治兵鄜延遺偏將种諤出青澗趨銀州破抚寧開元諸帳柔囉兀等城自高奴通河東塞詔兼河東宣撫使即軍中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昭文館太李士遂出麟府兵徑虜中會囉兀城下破賊馬戶川斬首千級已而抚寧堡失守夏人急攻囉兀城慶州卒叛言者罪絳遂罷相知鄧州始朝廷面授絳攻守二策絳選蕃兵馬七軍命諸將分領之又選募軍配卒及盜

賊亡命爲奇兵用种諤謀欲取橫山使將兵城囉兀雪中築抚寧堡調發倉卒開陝騷然絳駐延州命諸將並聽諤節制又命蕃官王文諒自慶州出討環慶路聽文諒節制絳得文諒言宣勅及錦袍銀帶抚納降附至邊及召蕃官蕃部厚犒之軍士怨望又奪騎兵馬曰此輩不能戰以與蕃部有抱馬首號泣者夏人出兵爭撫寧堡陷之又攻囉兀城絳命諸路出師牽制慶州兵再出遂作亂朝廷憂之乃罷兵而棄囉兀撫寧云從知許州加觀文殿學士明年進大學士知大名府熙寧七年復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監脩國史絳繼王安石爲相請置局中書鈞攷用度以均節邦計事多留滯不決踰月以疾辭位除觀文殿大學士禮部尚書知許州徙太原府拜建雄軍節度使知定州又領西太乙宮使絳乞納節遂拜金紫光祿大夫觀文殿太李

士復領建雄軍節度使知河南府移鎮鎮江封康國公加開府儀同三司判大名府告老拜司空致仕薨年七十七贈太傅諡曰獻肅絳莊重有體遇事敢爲與人交久而益信之喜延接士大夫始與王安石善其後頗異因數稱薦司馬光可大用去子宗師元祐中爲兵部侍郎

維字持國幼篤志問學以父任爲將作監主簿非其好也闔門不仕宰相文彥博薦維好古喜文章安於靜退富弼帥河東辟掌機宜文字文薦爲史館檢討知太常禮院祔享下礼官集議東鄉位維議以爲尊祖之道礼之大者有三於廟則百代不遷於天地之祭則爲配主至於祔享則位東嚮尚以契周以后稷其毀廟之主皆出於太祖之後故其礼順後世太祖之上復有追崇之廟故其礼疑所以議論不一然大抵不過三義一則直推

見廟最尊之祖爲先即唐顏真卿韓愈以獻祖居東嚮之位是也一則以追崇之祖別廟而祭全太祖之尊即漢之太上皇魏之廋士晉之府君唐之獻懿是也一則以太祖尚在昭穆虛位以待自魏晉以訖於隋唐及本朝故事是也推崇最尊之祖既非始封有功之君親尽則毀於聖人制禮之意殆恐不然別廟而祭者雖有變禮未可遽行於今惟虛東嚮之位以待太祖於礼近可宜如祖宗故事虛東嚮之位便是溫成皇后立廟用樂維上疏乞詔有司議廟制有不如礼者一切裁去以明陛下不私後宮專奉祖宗之意陳執中薨請謚維議以謂貴妃張氏薨治喪皇儀殿追冊位號建廟用樂此執中不忠之大者宜謚曰榮靈詔謚曰恭維言責難於君謂之恭臣之議執中正以不恭遂乞罷以秘閣校理通判涇州神宗封淮

陽郡王以維爲記室參軍遷直集賢院 神宗遇維甚厚嘗與
論天下事語及功名維曰聖人功名因事始見不可有功名心
神宗拱手稱善維嘗采東平樂善之語以獻時爲 穎王擇妃
維上疏以謂 穎王下族授室宜歷運動望之家審擇淑哲之
媛考古納采問名之義以礼成之不宜苟取華色而已遷起居
注侍 邇英講 英宗方免喪簡默不言維上疏曰邇英閣者
陛下燕閒之所也侍於側者皆獻納論思之臣陳於前者非聖
人之經則歷代之史也御燕閒則可以留漏刻之求對待側則
可以極咨訪之博論經史則可以窮仁義之道成敗之原今礼
制終畢且下傾耳以聽 玉音語曰時然後言 陛下之言此
其時也臣雖不敏請重筆以俟遷右正言知制誥知通進銀臺
司脩撰 仁宗實錄御史呂誨等論 濮安懿王稱親得罪維

請追還前詔旣而誨等降黜敕命不由門下封駁維言罷黜御
史事關政體而不使有司與聞紀綱之失无甚於此宜追還誨
等敕命由銀臺司使臣得申論議以正官法不從遂闔門待罪
有旨奉臺官維奉呂誨范純仁 穎王爲皇太子以維兼右庶
子 神宗即位除龍圖閣直學士御史中丞王陶彈擊宰相韓
琦不押常朝班以爲跋扈陶罷中丞爲翰林學士維言宰相跋
扈王法所當誅也御史中丞之言是則宰相安得无罪若其非
是則御史中丞安得止罷臺職而已今爲翰林學士是遷也願
廷對羣臣使是非兩判遂請郡得知汝州召還脩 英宗實錄兼
侍講初 英宗即位祔 仁宗主而遷 僖祖及 神宗即位
復遷 僖祖而遷 順位維上疏請如故語在元絳傳爲翰林
學士權知開封府遷翰林侍讀學士充羣牧使孔文仲對策入

等以直言罷黜維言陛下无以文仲爲一賤士爾黜之何損
臣恐賢俊由此解體忠良結舌阿諛苟合之人將窺隙而進則
爲禍有不勝言者矣除端明殿學士知襄州徙許州數月復除
翰林學士承旨兼侍讀學士時京師旱維上疏曰陛下憂閔
旱災損膳避殿此乃奉行故事恐不足以應天變願陛下痛
自責已下詔廣求直言以開壅蔽大發恩令有所蠲免以和
人情後數日又上疏曰近日歲內諸縣督責青苗錢甚急往往
鞭撻取足至伐桑爲薪以易錢貨旱災之際重罹此苦若夫動
甲兵危士民匱財用於荒夷之地朝廷處之不疑行之甚銳
至於蠲除租稅寬裕逋負以救愁苦之良民則遲而不肯發
望陛下自奮英斷行之過於養人猶愈於過而殺人也神
宗命維草詔求直言詔出入情大悅是日乃兩兄絳入相援

故事乞補外以端明殿學士龍圖閣學士知河陽坐議免行錢
不合洛端明殿學士踰年復職知許州進資政殿學士提舉崇
福宮神宗崩維赴闕臨宣仁聖烈皇后遺使降手詔勞
問維對曰治天下之道不必過求高遠止在審識人情而已識
人情不難以已之心推人之情則可見矣大凡貧則思富苦則
思樂困則思息鬱則思通陛下誠能常以利民爲本則民富
常以憂民爲心則民樂矣賦役非人力所堪者去之則勞困息
矣法禁非人情所便者蠲之則鬱塞通矣推此而廣之盡誠而
行之則神孫觀陛下之法不待教而自聖成德賢士聞
陛下之風不煩諭而爭宣忠力矣既又言六事一曰青苗蠲歲
散之法二曰免役除寬剩之數三曰坊場依祖宗法不可添
長四曰罷市易五曰斂保馬六曰禁錢幣起知陳州召赴闕

除兼侍讀提舉中太一宮加資政殿大孝士維言 先帝以夏
國主秉常受 朝廷爵命而國母擅行囚廢故與兵問罪今國
母死秉常復位所為恭順有藩臣禮宜復還其故地以成 先
帝聖恩因陳兵之不可不息者有三地之不可不棄者有五元
祐元年為門下侍郎議者欲廢三經義維謂宜與先儒之說並
行不必廢二年以資政殿大孝士知鄧州改汝州知潁昌府告
老以太子少傅致仕加太子少師後坐元祐黨降左朝議大夫
再責崇信軍節度副使均州安置諸子乞盡歸其官聽父居故
里許之元符初復左朝議大夫卒年八十三

續字玉汝以父任為將作監主簿復舉進士稍遷太常博士前
此武臣不執親喪續建言三年之服古今通制晉襄墨纁事出
一時遂著令自崇班以上聽持服知洋州代還為殿中侍御史

言參知政事孫抃保身持祿抃遂罷免陝西轉運副使薛向赴
闕秉議右府輒畫旨改賜章服續以右府越職中書不論奏虧
損國體劉永年以外戚除防禦使續復言武臣正任以上非有
勲績不許遷今遷永年何也內侍史志聰私役皇城親從布列
宿衛所以奉至尊戒不虞也使官者得私役則禁衛之嚴弛矣
仁宗為罷向與永年而正志聰之罪遷侍御史 英宗即位為
淮南轉運使移河北會夏國使至報諒祚立秉常立求封冊
朝廷以 上即位西人不入賀數犯邊遣續赴西驛責問來使
神宗謂執政曰朕選用韓續得人矣改陝西轉運使移河東除
直舍人院以兄絳執政改集賢殿脩撰為監鑄副使拜太章閣
待制知秦州指使傳勅夜被酒誤隨入州宅續令軍校以鐵裹
校筆死勅妻持血衣櫬登聞鼓院以訴落職分司南京秦人語

曰寧逢乳虎莫逢玉汝其酷如此父之復天章閣待制爲何北
都轉運使知瀛州熙寧七年北虜遣使蕭禧議代北地界禧
行命頌報聘使還除知開封府明年禧再至復命館伴与禧往
河東據圖分畫卒以分水嶺爲界使還除羣牧使遷右諫議大
夫龍圖閣直學士官制行易太中大夫拜同知樞密院事遷知
院事 哲宗即位拜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与蔡確同秉政
頌素不平確与章惇邢恕等妄貪定策之功誣罔 太皇太后
及確爲山陵使頌於 簾前具陳確姦狀由是 東朝与外廷
備知之裕陵復土確使還欲進用其屬高遵惠又以張璪爲郎
官韓宗文爲館職 宣仁以問頌 曰尊惠太皇太后之族璪
乃璪之弟而宗文臣之姪擢任非次則是君臣各私其親也乃
止頌相未暮年諫官孫覺蘇轍王觀御史劉摯論頌操心深峻

才鄙望輕士大夫初不以輔相期之在 先朝奉使無狀割地
七百里以遺北虜邊人怨之不可使居相位章數十上除光
祿大夫觀文殿大學士出知潁昌府移守永興軍河南府歲餘
拜武安軍節度使知太原府徙鎮奉寧知潁昌請老除中太一
宮使觀文殿大學士以太子太保致仕卒年七十九贈司空頌
外事莊重所至以嚴稱雖出入將相而寂無功烈厚自奉養清
議非之

臣稱曰昔袁安未曾以臧罪輟人史氏以其仁心足以重平後
昆韓億不悅擯人以小過而君子知其後必大皆盛德事也億
有子位公府而行各有適絳適於同維適於正頌適於嚴烏虜
維其賢哉

東都事略卷第五十八

東都事略卷第五十九上

列傳四十二上

范仲淹字希文唐相履冰之後其先邠州人也後徙蘇州祖贊時仕錢氏為祕書監父墉徙錢俶歸京師後為武寧軍掌書記以卒仲淹二歲而孤母貧无依改適長山朱氏故冒朱姓名說李進士為廣德軍司理參軍始歸迎其母以養仲淹少有大志於富貴貧賤毀譽歡戚一不動其心而慨然有志於天下嘗自誦曰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此其志也為楚州糧料院母喪去官自言不敢以一身之戚而忘天下之憂乃上書宰相極論天下事所言皆執政時所施行者也宰相王曾見而奇之晏殊知應天府表掌府李及終喪乃歸宗易今名時晏殊在京師薦一士為館職曾謂殊曰公知范仲淹捨不薦而

他薦乎公宜更薦范仲淹也殊從之遂用為祕閣校理章憲明
肅皇后欲以元日御會慶殿太常具儀請天子率百官獻壽
仲淹上疏言王者父天母地若奉親于內則有家人礼今稱觴
殿下是以天子北面行人臣事抑尊損威不可為後世法殊
謂仲淹曰此豈君所當言邪仲淹抗言曰仲淹受公誤知常懼
不稱為知己者仲淹所言正論也公反以為罪乎殊慙无以應
仲淹又上疏請太后復辟以為陛下擁扶聖躬聽斷大
政日月持久今皇帝春秋已盛睿哲明發臣願陛下保慶
壽於長樂卷收大權還上真主以享天下之養遂出通判河
中府久之仁宗記其忠召為右司諫章獻崩言事者希旨
多言章獻時事仲淹諫曰太后受託先帝保佑聖躬始
終十年未見過失宜掩其小故以全大德章獻有遺命以太

妃楊氏為皇太后參決軍國事仲淹上疏言太后母之名号也
未聞因保育而代立者今一太后崩又立一太后天下且疑
陛下不可一日无母后之助由是罷其冊命歲饑出使安撫東
南所至除淫祀賑之絕民有食烏昧草者擢草以進請示六宮
貴戚戒其侈心因陳八事以諫會郭皇后廢仲淹上書諫不報
与御史中丞孔道輔合諫官御史伏閣諫仁宗遣中貴人諭
令詣中書宰相呂夷簡曰廢后自有典故仲淹曰相公不過引
漢光武勸上耳此乃光武失德何足法自餘廢后皆前世昏君
所為主上躬堯舜之資而相公奈何更勸之效昏君所為豈
不為聖明之累乎明日留百官揖宰相廷爭至待漏院有
詔出知睦州徙蘇州歲餘拜天章閣待制召還益論事无所避
知開封府仲淹明敏通照決事如神京師謠曰朝廷无憂有

范君京師無事有希文冲淹言洛陽險固而汴州四戰之郊急
難則居洛太平乃都汴今洛宮本備巡幸可漸廣儲蓄繕修之
又言古之治司繇用人得失此宰相之職也為百官圖以獻曰
任人各以其材而百職修堯舜之治不過此也因指其進退遲
速次序曰如此可以為公可以為私 陛下不可以不察又獻
四論一曰帝王好尚二曰選賢任能三曰近名四曰推變其大
指言治亂繫所任區別而進退左右人主之權也不可以委臣
下 仁宗因而質於宰相呂夷簡夷簡以為仲淹離間君臣至
交論 上前坐落職出知饒州余靖上疏言仲淹嘗言 陛下
母子夫婦之間尚加優容今以一言觸大臣遽至黜逐非朝
廷福尹洙亦自訟與仲淹義兼師友且嘗被論薦請從降黜歐
陽脩移書諫官高若訥責其不言若訥懇奏之靖等悉坐貶當

時謂之四賢一不肖一不肖指若訥也後徙潤越二州趙元昊
反 仁宗知仲淹材兼文武復天章閣待制知永興軍夏竦為
陝西招討使進仲淹龍圖閣直學士以副之是時延州諸砦失
守東西四百里无藩籬人心危恐乃以仲淹知延州仲淹析州
兵為六將將三千人訓練齊整使更禦賊諸路皆用以為法賊
聞之第戒曰无以延州為意今小范老子腹中自有數萬兵甲
不此大范老子可欺也大范老子謂雅也又築青澗城以扼寇
衝墾田二千頃復永平永平廢砦屬羌婦業者數万户時以諸
路進討獨仲淹固守鄜延不徙及元昊遣人遺書以求和仲淹
以謂無事請和難信且書有僭號不可以聞乃自為書令去僭
號告以逆順成敗之說甚辯見西夏事中元昊復有書不遜仲
淹焚其書不以聞坐奪一官知耀州未踰月徙慶州分陝西為

四路以仲淹爲環慶路經略安撫招討使仲淹上攻守二策
仁宗報之曰閱所奏二策思慮精密矣然將帥士卒累勦氣未
甚振若幸於或勝恐非良謀借有克獲又煩守備若乃勤於訓
練嚴加捍禦遠設斥候制其奔衝俟時而動庶以養銳持久卿
宜深體朕意與諸帥協力互相應援或有便宜密奏仲淹
又言西戎背德卿大夫爭進計策而未能副陛下憂邊之心
且欲攻者謂守則示弱欲守者謂攻必速禍是二者之說卒不
能合也臣前在延安初則請復諸砦爲守禦之備次則幸其休
兵輒遣一介示招納之意朝廷以群言之異未垂采納今臣領
慶州日夜思之乃知攻有利害守有安危何則攻其遠則害必至
攻其近則利亦隨守以土兵則安守以東兵則危臣所謂攻宜
取其近而兵勢不危守宜圖其久而民力不匱招納之策可行

於其間今奉 詔俾嚴加捍禦俟時而動與鄰道協力而共圖
之又觀赦文謂彼无騷動我不侵掠臣恐賊寇一隅遠在數百
里外應援不及須爲牽制之策以沮賊氣願 朝廷於守策之
外更備攻術有備而不行豈當行而无備也臣前嘗遣人入界
通往來之問或更有人至不可不答 朝廷先降密旨令往復
論議歲年之間當有成事且自古兵馬精勁西戎之所長也金
帛富庶中國之所有也禮義不可化干戈不可取則當任其所
有勝其所長此霸王之術也 仁宗嘉其說慶曆二年改邠州
觀察使不拜州之西北有砦據後橋川南通鳳州華州池北接
白豹金湯種落彊悍而善耕父不能城仲淹一日擁兵出諸將
不知所向軍至柔遠始號令告其地處所往築城至於板築之
用大小畢具而軍中初不知賊以騎三万來爭仲淹戒諸將戰

而賊走追勿過河已而賊果走追者不度而河外果有伏賊失計乃引去於是諸將皆服以爲不可及 詔賜名曰大順城環州屬羌明珠滅臧二族兵各万餘人皆附賊仲淹又請復細腰城葫蘆泉諸砦招致二族以扼賊又復近羌千三百餘帳葛懷敏之敗定川也閔中民竄匿山谷乃率部下兵赴援而募兵閔中人心始安 仁宗聞定川之敗頗以西方爲憂謂近臣曰若得仲淹出援涇原可无慮矣及聞其出師甚喜進樞密直學士右諫議大夫尋拜陝西四路安撫緣邊招討使仲淹待諸吏必使畏法而愛已所得賜資皆以 上意分賜諸將使自爲謝諸蕃酋子縱其出入无一人逃者蕃酋來召之卧內屏人徹衛与語不疑仲淹与韓琦俱有威名軍中爲之語曰軍中有一韓西賊聞之心骨寒軍中有一范西賊聞之驚破膽居三歲士勇邊

實恩信大洽乃決策謀取橫山復靈武而元昊數遣使來請和初西人籍爲鄉兵者十数万旣而黥以爲軍惟仲淹所部刺其手仲淹去兵罷獨得復爲民仲淹在邊其所施設去而人德之与守其法不敢变也自仲淹坐呂夷簡貶群士大夫各持二人曲直夷簡患之凡直仲淹者皆指爲黨或坐竄逐及夷簡復相仲淹再起被用於是歡然相得戮力平賊天下兩賢之召拜樞密副使頃之与韓琦出巡邊爲陝西宣撫使未行改參知政事而以琦代使陝西會盜起淮南知高郵軍晁仲約度不能禦諭軍中富民出金帛具牛酒使人迎勞且厚遺之賊悅徑去事問富弼時在樞府欲誅仲約以正軍法仲淹欲宥之弼曰盜賊公行守臣不能戰又不能守而使民醵錢遺之法所當誅也仲淹曰郡縣兵械足以戰守遇賊不禦而又賂之此法所當誅也

今高郵无兵无械雖仲約之義當勉力戰守然事有可恕戮之
恐非法意也 仁宗從之仲約由此免死仲淹在政府欲放周
官以六卿事分委輔相而自領兵刑之任 仁宗方銳意政事
仲淹每進見 仁宗必以太平責之仲淹歎曰 上之用我者
至矣然事有先後而革弊於久安非朝夕可也既而再賜 手
詔趣使條天下事又開天章閣召見賜坐詢以世務仲淹言天
下之治莫若守宰得人欲守宰得人宜先擇轉運按察使又云
取士不可以不根行實而先詞華圭田不均則不足以養廉吏
農桑不課則民失業詔今婁更則下不信又請復府兵以宿衛
京師併縣邑以寬徭役又欲減五品以上任子例明年與韓琦
來上禦邊四策既欲改制故忌之者衆而僥倖者不悅因出為
河東陝西宣撫使而富弼亦出按治河北道改資政殿李士知

邠州以疾請知鄧州加給事中知杭州再迁戶部侍郎徙青州疾
甚請願州未至卒年六十四贈兵部尚書謚曰文正所著丹陽
集二十卷奏議十七卷仲淹為人外和內剛樂善泛愛喪其母
時尚貧終身非賓客食不重味臨財好施意豁如也及退而視
其私妻子僅給衣食姑蘇之范皆踈屬而置義庄以周急之天
下想聞其風采賢士大夫以不獲登其門為恥下至里巷及夷
狄皆知其名字鄧慶之民与属羌皆繪像生祀之其卒也 仁
宗甚悼惜之子純佑純仁純礼純粹純佑有行義以疾廢于家
臣稱曰仲淹之語憂樂信所謂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雖
聖人復起不易斯言矣方其為書以遺宰相慨然有興王道致
太平之意故其治民馭軍執政皆无易此書者得非致君謀國
之略素已定於胸中与石介頌之曰維仲淹弼一夔一契是誠

知言哉

東都事略卷之五十九上



澤州府志卷第五十九下

列傳四十二下

純仁字堯夫以父任爲太常寺太祝中進士第初知武進縣又知長葛縣皆不赴仲淹遣之純仁曰純仁豈可重於祿食而輕去父母邪及仲淹卒始出仕以著作佐郎知襄城縣爲政有惠愛簽書許州觀察判官知襄邑縣縣有牧地衛士倚以暴民田純仁取一人杖之牧地初不隸縣有詔勅純仁純仁言養兵當先卹農朝廷是之釋不問且聽牧地隸縣自純仁始治平中擢江東轉運判官召爲殿中侍御史時方議濮王典禮宰相韓琦參知政事歐陽脩等議欲尊崇而翰林學士王珪等議宜如先朝追贈期親尊屬故事純仁言陛下受命仁宗而爲之子與前代定策入繼之主異宜如玉珪等議繼與御史

呂誨等更論奏不聽於是還所授告敕家居待罪既而內出
皇太后手書尊王爲皇夫人爲后純仁復言 陛下以長君
臨御奈何使命出房闈異日或爲權臣矯託之地非人主自安
計尋 詔罷追尊起純仁就職純仁請出不已遂出通判安州徙
知蘄州歷京西提點刑獄京西陝西轉運副使召還除兵部員
外郎遷起居舍人同知諫院 神宗厲精求治任用王安石多
所變更純仁言驟變法度人心不寧書曰怨豈在明不見是圖
願陛下圖不見之怨 神宗問何謂圖不見之怨純仁曰古
人所謂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者是也又論富弼在相位不
當以疾自爲形迹呂誨不當罷御史中丞李師中不可守邊薛
向不可任發運使向行均輸法於六路必將培克生民斂怨基
禍又言道遠當馴致事大難速成人材不可遽求積弊不可頓

革自古人君欲事功亟就必爲愷倭所乘不可不察既而劉琦
錢顗以論安石同時罷御史純仁言琦等一言柄臣遽以罪去
今在廷阿附者已衆柰何更以法驅之益指切安石 神宗察
其忠章弗下而純仁闔門請去乃罷諫院留脩起居注純仁又
申中書以爲安石欲求近功忘其舊學捨堯舜知人安民之道
講五霸富國強兵之術尚法令則稱商鞅言財利則背孟軻鄙
老成爲因循之人棄公論爲流俗之語謂曾公亮年高不退廉
節有虧謂趙抃心知其非而詞辨不及中書以狀進又落脩起
居注出知河中府徙成都府路轉運使坐失察僚佐燕游左遷
知和州徙邢州未至加直龍圖閣知慶州入見 神宗問純仁
兵法邊事對曰非臣所習也懇辭邊任不許屬郡流人道慶稱
冤按得冤狀郡將种詒誣訟純仁挾情變獄 詔移獄北郡出

御史治之純仁就逮郡人數萬號泣遮道久乃得去獄成純仁坐奪職知信陽軍徙齊州丐罷提舉西京留司御史臺再知河中復直龍圖閣知慶州擢天章閣待制召還充侍講除給事中時哲宗宣仁后共政司馬光入朝首改差役法純仁聞之謂人曰此事當熟講而緩行不然滋爲民病且宰相職在求人變法非所先也力爲先言之是時初改熙寧按問自首法純仁奏立文太深又言四方奏讞大辟坐死者視舊數倍非先王寧失不經之意明年進吏部尚書數日拜同知樞密院事初純仁請罷兵棄地因使歸所掠漢人執政持之未決至是乃申前議又請歸一漢人予十緡事皆施行邊臣俘蕃酋鬼章以獻純仁請誅之塞上以謝邊人不聽言者攻呂惠卿章惇鄧綰純仁爲救解因言臣嘗爲綰誣奏坐黜今日所陳恐錄人之過太甚寔

繫國體宣仁后嘉納因下

詔書前日希合附會之人一無

所問學士蘇軾發策問爲言者所攻韓維罷開下侍郎補外純仁奏軾無罪維盡心國家不可因譖言黜元祐三年拜右僕射兼中書侍郎諫官王覲坐論朋黨貶純仁復爲辨君子小人朋黨之異因極言前世朋黨之禍并錄歐陽脩朋黨論以進知漢陽軍吳處厚傳致蔡確安州所爲詩上之爲謗訕臺諫趨和欲致之重辟純仁獨於簾前開陳方今聖朝宜務寬厚不可以語言文字之間曖昧不明之過誅竄大臣今日舉動宜與將來爲法此事甚不可開端也左相呂大防奏蔡確黨人甚盛不可不問純仁面奏以爲朋黨難辨却恐誤及善人此事宜詳審繼上疏曰朋黨之起蓋因趣向異同同我者謂之正人異我者疑爲邪黨既惡其異我則逆耳之言難至既喜其同我則迎

合之佞日親以至真偽莫知賢愚倒置 國家之患率由此也
至如王安石止因喜同惡異遂至黑白不分至今風俗猶以觀
望爲能後來柄臣固合求爲商鑑今來蔡確不必推治黨人旁
及枝葉臣聞孔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則是舉用正直
可以化枉邪爲善人不仁者自當屏迹矣何煩分辨黨人或恐
有傷仁化執事議蔡確責命也大師文彥博欲置之嶺嶠純仁
謂大防曰此路自乾興以來荆棘近七十年吾輩開之恐自不
免大防不敢言唯左丞王存與純仁相協純仁與存上前論
之益堅既又上疏極論且云蓋如父母之有逆子雖天地鬼神
不能容貸父子至親主於恕而已若處之必死之地則恐傷恩
臣之區區實在於此確卒貶新州純仁亦力求罷乃以觀文殿學
士知潁昌府踰年進大學 知太原府夏人犯邊純仁自劾

有 詔貶官一等徙知河南再徙潁昌召還復拜右僕射純仁
前爲相時有司請復河故道二三大臣主其議純仁以爲壅之
使高必難其功 朝廷爲出近臣行視還奏如純仁言乃止純
仁既罷而河役復興及純仁再相復遣使按行不能易前說然
主議者必欲成之後雖暫歸故道已而復決人力爲之敝純仁
於事無所回同列或病之會左相呂大防以楊畏爲諫議大夫
純仁以畏非端事不可由是乞罷政不許 宣仁后寢疾一日
召純仁謂曰卿父仲淹可謂忠臣在 章獻明肅皇后垂簾時
唯勸 明肅盡母道 明肅上賓唯勸 仁宗盡子道卿父仲
淹可謂忠臣卿當似之純仁泣曰敢不盡忠 哲宗親政純仁
因勸 哲宗遴擇執政臺諫且言 仁宗朝委任執政而臺諫
實參論議可以爲法然不可用非其人 哲宗嘉納之蘇轍以

諭殿試策題引漢武昭爲言 哲宗怒儼非其倫貶汝州轍不敢自明純仁獨前奏武帝雄材大略史無貶詞況轍所論事與時也非論人也 哲宗意稍解轍平日與純仁多異至是乃服時士大夫觀望多識元祐之政純仁言 章獻明肅皇后崩仁宗以言者多斥 垂簾時事下 詔禁止望 陛下稽倣而行以戒薄俗今狂妄詆訐者已多容之則累 聖孝懲之則恐塞言路不若以 詔書禁約一遵 仁宗故事全臺言蘇軾行呂惠卿告詞訕謗 先帝黜知英州純仁上疏曰熙寧法度皆惠卿附會王安石建議不副 先帝愛民求治之意至 垂簾之際始用言者特行貶竄今已八年矣言者多當時御史何故畏避不即納忠而今乃有是奏豈非觀望邪御史來之邵言高士敦任成都鈐轄日不法事又論蘇轍所謫太近純仁言之邵

爲成都路監司士敦有犯自當按發轍與政累年之邵已作御史亦无糾正今乃继有二奏其情可知 哲宗既召章惇爲相純仁於是請罷復以觀文殿大享士加右正議大夫知潁昌府徙河南府又徙陳州章惇用事呂大防等數十人皆貶竄 明堂肆赦惇先疏大防等終身不徙純仁上疏申理曰大防等年老疾病不習水土災荒非久處之地而又憂虞不測何以自存臣曾與大防等共事多被排斥陛下之所親見臣之激切只是仰報 盛德向來章惇呂惠卿雖爲貶謫不出里居臣尚曾有言深蒙 陛下開納 陛下以一蔡確之故常軫 聖念今趙彥若已死貶所將不止一蔡確矣願 陛下斷自淵衷將大防等引赦原放疏奏忤惇意遂落職知隨州明年以武安軍節度副使永州安置純仁諸子聞韓維謫均州其子以其父執政日

與司馬光議論不合得免行亦欲以純仁昔與光議役法不同
爲言求歸先白純仁純仁曰吾用君實薦以至宰相昔同朝論
事不合則可汝輩以爲今日之言則不可有愧心而生者不若
無愧心而死諸子乃止 徽宗即位即日遣中使勞問初授光
祿卿分司南京道復右正議大夫提舉崇福宮不數月以觀文
殿大學士中太一宮使召方倚爲相而純仁以目疾固辭許還
潁昌里第 徽宗每對輔臣以不及見純仁爲恨而純仁臨終
亦以 宣仁后誣謗未明爲恨也口占遺表有云惟 宣仁之
誣謗未明致保佑之憂勤不顯皆權臣務快於私忿非 泰陵
實謂之當然命其門人李之儀次第之純仁卒時年七十五贈
開府儀同三司謚曰忠宣純仁性夷易寬簡常曰吾平生好李
得之忠恕二字而已歷事四世無間言自爲布衣至宰相廉儉

如一所得奉賜皆以廣義莊前後任子恩多先疎族沒之日幼
子五孫尤未官有文集五十卷純仁既卒蔡京用事小人傳會
言純仁遺表子正平與李之儀撰造以爲非純仁意正平與之
儀皆下御史獄正平羈管象州之儀羈管太平州初蔡京欲結
后戚故奏展向氏墳事下開封正平爲開封尉往按視其地以
田不可奪府以其言聞京坐贖金由此恨正平故誣以罪其後
正平遇赦得歸遂不復仕云

臣稱曰純仁忠厚仁恕宰平天下不澄不撓人莫能窺其際而
其愛君愛國之心凜然有仲淹之風噫使熙寧用其言則元祐
无改更之患元祐行其說則紹聖无黨錮之禍孟子謂仲左不
爲已甚者臣於純仁見之矣

純礼字彝叟以父蔭爲祕書省正字稍迁三司鹽鐵判官以比

部員外郎知遂州除戶部郎中京西路轉運副使入為吏部郎中遷左司又遷太常少卿江淮荆浙等路發運使以光祿卿召遷刑部侍郎給事中純禮凡所封駁正名分紀綱皆因體之大者起居舍人張耒先在病告中書省錄黃不候參假令供職純禮批敕謂耒既能供職豈不能朝見壞札亂法所不當為一時為之聳動復拜刑部侍郎以天章閣待制樞密都承旨知亳州提舉明道宮元符三年以龍圖閣直學士知開封府前尹以刻深為治純禮曰寬猛相濟聖人之訓今處深刻之後若益以猛是以火濟火也方務去前政之苛尤慮未盡何寬之為患邪除禮部尚書遂拜尚書右丞侍御史陳次升乞除罷言耒者並自內批不由三省進擬右相曾布力爭不能得乞降黜純禮徐進曰次升所陳不過防執政引用親黨及罷黜不附已者耳豈耒者無罪聞之

者足以戒何用深責之也呂惠卿告老徽宗以問執政執政請許之純禮謂惠卿前二府位節鉞豈不存朝廷射貌雖其人不足留所重者國體也罷知穎昌府尋除端明殿學士提舉崇福宮崇寧初落職試少府監分司南京徐州居住又責授靜江軍節度副使徐州安置移單州五年復左朝議大夫提舉鴻慶宮卒年七十六

純粹字德孺以門功稍遷至贊善大夫為檢正中書刑房公事以事出知滕縣遷提舉成都府等路茶場擢陝西轉運判官陞副使進直龍圖閣為京東路轉運使知慶州時夏人不庭純粹謂諸路策應舊制也自徐禧罷策應若虜兵大率一路攻圍力有不勝而鄰路拱手坐觀其不拔者幸爾謂宜修明戰守救援之法朝廷是之元祐中除寶文閣待制初神宗問罷夏人

取其安疆葭蘆浮圖米脂四砦又取蘭州至是議分畫疆界趙
尚在延州純粹在慶州以爲得之无益於中國純粹請以虜所
陷官吏丁夫婦朝廷而以所削之地給賜之於是還以四砦
而夏人服是時兄純仁以書与純粹論邊事云大輅与柴車爭
逐明珠与瓦礫相觸君子与小人鬪力中國与夷狄較勝負不
唯不可勝兼亦不足勝雖勝非也入爲戶部侍郎出知延安府
哲宗親政用事者欲開邊釁以純粹棄地爲非降直龍圖閣復
以寶文閣待制知熙州時方經略西羌乃改純粹知鄧州河南
府滑州坐元祐黨落職謫均州居住徽宗即位起知信州復
以舊職帥延安又知永興軍尋以言者落職知金州提舉鴻慶
宮鄧州居住又責常州別駕鄧州安置會赦復領祠父之以右
文殿脩撰提舉太清宮復徽猷閣待制俄致仕卒年七十餘純
粹聰明下不能欺在京東時會蘇軾自登州召還与軾同建募
役之議軾謂純粹講此事尤爲精詳爲帥端重有幹間諜明功
罪當恩威兼用邊人畏服焉

東都事略第五十九下

東都事略卷第六十

列傳四十三

陳從易字簡夫泉州晉江人也李進士爲嵐州團練推官再調彭州軍事判官王均反從易攝州事有謀殺監兵欲從亂者從易推其首斬之及縣漢相繼陷而均移書至州從易即命焚之以安衆然亦戒其家僮聚薪堂後曰吾力不足以守則死于此矣改著作佐郎知邵武軍遷太常博士与脩歷代君臣事迹遷監察御史歷殿中侍御史改直史館出知虔州坐失李送宰相寇準素惡之出知吉州後爲湖南轉運使準貶道州或謂曰可忘廬陵之命邪準至從易以故相礼敬之言者爲慙徙知江陵府又知慶州入爲左司郎中知制誥与楊大雅同在西掖時謂之楊陳迂左諫議大夫進龍圖閣直學士知杭州卒年六十六

王欽若素善從易嘗謂人曰吾數日不見簡夫輒忽三不擇及廢居睢陽親舊无敢見者從易赴湖南往見之欽若曰无乃爲君累乎留數日而去所著有泉山集二十卷中書制藁五卷西清奏議三卷

楊大雅字子政杭州錢塘人也初名愬後避真宗潘邸名而更之唐靖恭盧卿之後盧卿孫承休唐天祐初爲吳越策札副使因家錢塘大雅承休四世孫也辛進士真宗時召試李士院又上書自薦乃直集賢院又歷外官直集賢院者二十七年不迁有出其後者往二致榮顯或笑其違世自守大雅歎曰吾不孝乎世而李乎聖人由是以此吾之所有不敢以薦於人而嘗自獻乎天子矣天聖四年以父次迁集賢殿脩撰與陳從易並命知制誥居二歲拜右諫議大夫集賢院李士出知

亳州卒年六十九所著有大隱集五十卷職林二十卷兩漢博聞十二卷

李垂字舜工聊城人也由進士第上兵制將制書自湖州錄事參軍召爲崇文校勘累迁脩起居注丁謂執政權傾天下垂未嘗往謁或問其故垂曰謂爲宰相不以公道副天下望而恃權怙勢觀其所爲必遊朱崖吾不欲在其黨中謂聞而惡之罷知亳州迁晉絳二州還朝或謂曰舜工文李議論稱於天下諸公欲用爲知制誥但宰相以舜工未曾相識盍一往見之垂曰趨炎附熱着人眉睫以異推輓乎道之不行命也執政知而惡之出知均州卒年六十九子仲昌稍知名然銳於進取嘗獻計脩六塔河无功自殿中丞責英州文李參軍卒

燕肅字穆之青州人也少聰警舉進士爲鳳翔觀察推官知臨

中縣又知考城通判河南府召爲監察御史遷殿中侍御史提點廣西刑獄徙廣東知越明二州入爲定王府記室參軍擢龍圖閣待制知審刑院先是天下疑獄雖聽奏而州郡懼得罪不敢讞故冤獄常多肅建請諸路疑獄皆聽讞有不當者釋其罪自是全活者衆判太常寺建議考正雅樂自肅始改龍圖閣直學士知潁州徙鄧州以禮部侍郎致仕卒年八十肅多巧思以創物大智聞天下嘗造指南車記里鼓二車及歌器以獻又作蓮花漏卅服其精肅所至刻石以記其法子度官至右諫議大夫胥偃字安道潭州長沙人也少好李柳開見其所爲文而器之曰子異日必有名於天下李進士授大理評事通判湖州稍遷太常丞脩起居注知制誥久之遷翰林李士知開封府忻州地震偃言至陰之盛所致也蓋臣者君之陰婦者夫之陰夷狄者

中國之陰今朝廷政令不專出上而後宮外戚恩澤日益蕃滋陽不勝陰之效也加以夷狄間多內侮宜選將練師以防侵軼之患其後元昊朝貢不至復上疏以爲即誅之太暴非聖人謹於用兵之意也謂宜遣一介之使問其不臣之狀待其辭屈而後加誅焉則王師出焉有名矣西邊用兵士卒親屬留京師有犯法抵死者仁宗不忍使就刑言者或欲置毒飲食中令得自死偃以爲不可力諫止之卒年五十七始偃未仕時其家初有田數十頃偃旣貴遂以予族人初天下圭田无月日之限爭者稍衆偃請限水田以四月終陸田三月終因著爲令嘗與謝絳試中書吏大呂有私屬者偃不發視其牘而焚之曰發而言之不亦傷刻薄乎

司馬池字和中陝州夏縣人也少好李推家財數十萬與其諸

公嘗奏名禮部將入試殿廷一日心動不能寐曰吾母素多疾能无恙否及至內門徘徊不能入蓋母亡為友人所匿也因語其友而友止告以聞有疾池遂號慟而歸後奉進士為求寧簿盛度守光州池為光山令大內火詔諸州市竹木州期以三日畢輸池以上不產轉市鄰郡非三日可得度怒其既而光山為諸邑先池於民有信而民不俟於催督也曹利用薦為群牧判官辭不就朝廷固授之其後利用貶其黨畏罪多從而毀之獨池在朝明利用之枉除開封府推官為中貴人所沮乃出知耀州為利州路轉運使知鳳翔府召知諫院表懇免仁宗曰人皆著進池獨著退何也加直史館復知鳳翔有疑獄上諭大理輒復下緣屬皇恐池曰長吏者政事所係乃獨承其罪有詔勿劾岐陽鎮巡檢夜飲富民家所部卒執之而俾為文

約不敢復督士卒而後釋其縛池捕首惡誅之巡檢亦坐廢為侍御史知雜事嘗言陝西用兵无宿將劉平好自用必誤大事卒如其言更三司副使遂以天章閣待制知河中府改同州徙杭州江鈞張從革為兩浙轉運使惡池捃摭其事條奏之降知號州池未謫聞吏有盜官銀稱為鈞償私費而從革之姍犯統陰遣人私請或謂可以此報池獨不較人以為長者徙晉州卒年五十三子光位宰相自有傳

孔道輔字原魯初名延魯孔子四十五世孫舉進士為寧州推官道士治真武像有蛇穿其前郡將帥其屬往奠拜之道輔持笏碎蛇首而去一郡皆驚知曲阜縣天聖九年為右正言上書請太后歸政天子而廷奏樞密使曹利用御藥羅崇勳罪狀當是時崇勳操權利而利用悍彊不遜內外憚之使契丹虜

主酌以大卮曰天寒飲此可以致和氣道輔曰不和固无害既還言者以爲生事且開虜釁他日仁宗問之對曰契丹新爲黑水所破勢甚蹙平時漢使至多以言相侮臣志其益慢中國故吝以此言仁宗然之除龍圖閣待制糾察在京刑獄坐糾事失當出知鄆州徙青州入判流內銓出知許州徙應天府除右諫議大夫御史中丞皇后郭氏廢道輔率諫官御史伏閣請對仁宗令至中書宰相呂夷簡曰廢后有漢唐故事道輔曰大臣當導君以堯舜而漢唐失德可爲法邪夷簡色沮明日請對不得入遂出知泰州徙徐州兗州進給事中龍圖閣直學士復入爲御史中丞開封府吏馮士元坐獄語連大臣故移其獄御史劾士元罪止於杖且多更赦而執政又以爲道輔爲大臣道地出知鄆州道輔性鯁直遇事无所避再入臺儼郭贊舊宅

宅近太廟而言者爲出入傳呼則神不寧詔令徙宅道

輔歎曰險人之言入矣既以士元事罷憤慨而卒年五十四然天下莫不以直道許之也子宗翰

宗翰字鳳翰始以父任爲將作監主簿復奉進士宗翰氣貌渾厚奉親孝王珪在翰林奉御史司馬光知諫院敕薦士皆以宗翰應詔嘗爲夔峽路轉運判官京東路提點刑獄知蘄密陝楊洪亮六州元祐初除司農少卿遷鴻臚卿先聖之後襲公爵以奉祠事其後或領官他州至有以爵爲尉而廷參郡守者宗翰以爲言詔改衍聖公南奉聖公承襲者即除寄祿官不領他職給廟享田万亩賜監書置學官以誨其子弟除刑部侍郎卒年六十

段少連字希逸開封人也其母夢鳳集于家庭而少連生舉服

勤詞李科知崇陽縣崇陽劇邑自張詠後未有繼者少連治文
仍出其右當 章獻皇后臨朝爲御史臺推直官上疏論戚里
恩濫 章獻怒責監漣水軍酒稅起爲通判天雄軍召入爲殿
中侍御史 郭皇后發少連與諫臺官伏閣不得對孔道輔范
仲淹謫出少連等止各罰金少連上疏曰臣因義激心以職獲
譴天容地載蒙幸何深然理有所未伸情有所未達鬱悒之志
不得不盡陳之道輔仲淹與臣等議皇后不宜廢是以羣詣殿
閣上疏而執政進說使臣等不獲面對道輔仲淹出守外郡臣
等蒙罰中外皆以爲非 陛下之意特宰執假 天威以斷來
者之說不報又上疏曰臣伏準戒諭自今不得羣詣殿門請對
且伏閣上疏 自有故事昔唐陽城王仲舒伏閣雪陸贄之枉
崔元亮叩殿陛理宋申錫之冤今 陛下未忍廢黜皇后而兩

府列狀議降爲妃諫官御史敢廢伏閣之事乎 陛下深惟道
輔仲淹等所言爲阿黨乎爲忠亮乎不報又上疏曰高明粹清
凝德无累夫之道也然氛祲蔽翳晦明偶差乃陰陽之沴尔象
天德者君之躰也治陰陽者臣之職也 陛下秉一德臨万方
有生之類莫不浸其德澤氛祲蔽翳偶差晦明以累 聖德盖
大且重祿而不諫小且畏罪而不言臣獨何人敢貢狂瞽哉誠
以秉愛君之心切痛 陛下履仁聖之具美乏骨鯁之良輔因
成不忍之忿以稽不遠之復臣是以瀝肝膽披情素爲 陛下
廓清氛祲蒙翳之累易曰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
詩云刑于寡妻御于家邦若然則脩化者莫不自內而刑外也
去年十二月二府大臣晚出民間喧傳皇后被譴而入道矣又
傳降爲妃而離宮矣在外莫知其過失无不驚歎且皇后有罪

黜則告宗廟廢則為庶人安有陰行臣下之議者乎且皇后有小過可降為妃則臣僚之婦有小過亦當廢為妾乎臣等赴中書時輔弼之臣備言皇后有妬忌之行始議入道終降為妃兼云有上封者恐皇后不利於聖躬故脩高垣置在別館臣等備陳中外之議請復皇后位號以安民心翌日詔出乃云中宮有過掖廷具知特示含容俾自循省供給之間一切如故臣未富在別館為妃乎為后乎詔書不言安所取信皇后事陛下下紀而輔臣倉卒以降黜之議惑宸聽而臣下循默不敢為陛下言者臣所謂氛祲蔽賢以累聖德豈虛言哉蓋臣職有曠尔夫皇后動搖有大不可者二執政之臣獨不念之内外臣僚以至戚里豈不萌覬覦之心欲進其女以布選納或事寵愛以結内援使陛下惑女危而亂紀結紀綱一亂变故

以生社稷可得安乎斯大不可者一也陛下凡奉事為万世法苟有掖廷爭寵遂行廢后則何以書史策而示子孫乎斯大不可者二也臣願詔皇后歸宮復其位號杜絕非間待之如初天地以正陰陽以和人神共懽豈不美哉陛下苟為邪臣所沮不行小臣之議臣恐高宗王后之枉必見於他日宮闈不正之亂未測於將來惟陛下察之不報改開封府判官直集賢院出為兩浙淮南陝西轉運使駙馬都尉柴宗慶縱其下擾民少連即劾奏之入兼侍御史知雜事踰月為三司度支副使擢天章閣待制知廣州進龍圖閣直學士知涇州徙渭州卒年四十六少連質直自任遇事无大小決遣如流不為權勢所屈其卒也仁宗甚歎惜之

蔣堂字希魯常州宜興人也奉進士為楚州團練推官嘗知臨

川縣通判眉州久之知泗州召拜監察御史遷侍御史禁中火有司請究火所起多引宮人屬吏堂言陛下宜責躬脩德以應天變豈可歸咎宮人邪殆非所以畏天譴也仁宗於是悉赦原之郭皇后廢與御史中丞孔道輔等極論不可又請對不許未幾出爲江東轉運使徙河南兼發運使歲薦部吏二百人或謂曰一有謬幸且得罪何以多爲堂曰按十得四五亦足以報國矣坐失按劾降知越州州有鑑湖溉田八千頃前此爲郡者聽民自占既而多爲豪右所不便水利浸耗堂條上所不便奏復之徙蘇州入爲塩鐵副使安撫梓夔路拜天章閣待制制置發運使知洪州應天府又知杭州遷樞密直學士知益州漢文翁石室在孔子廟中堂因廣其舍爲學宮選屬官與鄉老之賢者以教諸生士人翕然稱之徙知河中府復知杭蘇二州以

禮部侍郎致仕卒年七十五堂爲人脩潔遇事不少屈好李公文詞延譽後進如不及尤著作詩云

彭乘字利建益州華陽人也進士授漢陽軍判官與同年生登相國寺閣顧望鄉閭皆有從官之樂乘獨悵然曰親老矣安敢捨晨昏之奉而圖一身之榮乎翌日奏乞侍養以歸有薦其文行者召試除館閣校勘固辭還家用寇準薦復召試爲校勘遷祕書丞集賢校理求便親得知普州舊制蜀人不許赴蜀官特恩自乘始父卒既葬甘露降墓栢上人以爲孝感其後脩注闕中書擬人乘在選中仁宗曰彭乘恬退之士也遂用之及召見諭以見用之意乘對曰臣生孤遠蒙被近用已過分矣

仁宗嘉之擢知制誥知開封府爲翰林學士卒年六十五乘重厚寡言性純孝不喜事生產家聚書万卷多乘手自校正然其

爲文少工也

趙師民字周翰青州臨淄人也九歲能爲文孝進士第復還鄉里不仕孫奭薦爲兗州教授遷國子監直講崇政殿說書又遷宗正丞陝西用兵上治道十五事改天章閣待制同知宗正事除龍圖閣直學士知耀州民有盜鐵禁者師民曰鄣其利而罪之是罔民也一切不問代還復判宗正卒年六十九師民經行淳懿然卒止踈野其爲文章清麗繁縟而又詳練故事爲士大夫所稱子彥若

彥若字元考以父任爲將作監主簿博覽書記事父孝年十八奉賢良方正召試中選射策不入等知千乘縣用大臣薦爲秘閣校勘遷集賢校理通判淄州有縱火僞印者法當死彥若曰在律犯罪親年九十无兼養聽讞与太守解賓王訟異遂獨剡

奏得減死賓王慊之因訟彥若不詣郡坐謫監單州酒稅踰年還館稍遷知宗正丞 宗廟薦新仲秋用菱萌不經易以蒲白彥若曰蒲春始生可食秋則過時不可以薦乃據引經傳改從春獻除國史院編脩官脩起居注元豐中召試中書舍人當草制而執政避家諱易其詞彥若奏曰臣迹雖孤而志不可奪改右諫議大夫坐侵越御史論事徙秘書監 哲宗即位爲龍圖閣待制知亳州移陳州召還提學万壽觀兼侍讀遷兵部侍郎兼實錄院脩撰權礼部尚書拜翰林學士以子累罷爲寶文閣學士提學万壽觀紹聖初以彥若与脩 神宗實錄貶安遠軍節度副使澧州安置卒于貶所年六十三後与元祐黨有文集五十卷

東都事略卷第六十

東都事略卷第六十一

列傳四十四

張亢字公壽濮州人也奉進士爲廣安軍判官嘗通判鎮戎軍元言元昊喜誅殺勢必難制宜爲邊備又論西北攻守之計旣而契丹聚兵幽涿間遂擢如京使知安肅軍元因言虜主孱而歲歉方藉金帛之賜特懼中國見伐而爲此尔決不敢動元昊反爲涇原鄜延路兵馬鈐轄徙并代都鈐轄是時夏人已破豐州圍府州方解去屯琉璃堡縱游騎擾邊麟府閉壘不敢出元至命開關縱民出入時雖有禁卒數千皆畏怯无鬪志乃募役卒取敢戰者得數百人使擊賊有以首級獻者亢以錦袍衣之禁卒慙始請效死元度其可用命擊琉璃堡遂破之明年元築建寧砦度夏人必至虎翼軍驍勇夏人所畏而萬勝軍疲怯夏

人易之元更其兩軍旗幟夏人果出爭亟趨万勝而先犯之遂
大潰斬首二千餘級不踰月遂築清塞百勝中候建寧鎮川五
砦而麟府之路始通元復奏以所通特一徑請更增並邊諸柵
以安河外議未下會契丹渝盟徙知瀛州遷果州團練使除引
進使爲并州副總管夏人与契丹戰河外范仲淹宣撫河東因
奏使元知代州就總前議增築事不閱時諸砦成蕃漢歸者數
千戶歲減戍卒万人復知瀛州元言城小而人衆請廣以東南
關爲緩急備夏竦爲帥惡其不附已沮止其役然卒城之如元
議時契丹遣汎使僥求諸事沿邊皆警每遣謀者厚以金帛无
吝惜元間處便坐有弟子行首入曰願屏人白事元慢罵久之
弟子行首曰所白幾事也元爲屏人問其事乃曰公用錢如糞
土何故元曰何与汝事曰公所与非兵人如我乃可与耳元復

慢罵久之弟子行首曰我非與公劇我之姊有女甚姝麗爲虜
騎掠去今幸於虜主日夜居帳中時相皆事之今遣人有所市
公善結之虜中情僞如指掌也元曰所示何物曰某大王納婚
須紫竹鞭公所執可與也及餘所市物非一亢悉從之自是虜
中動靜必告時邊城多警每一挂捨所費不訾唯高陽獨否徙
知渭州領眉州防禦使轉運使秦元擅減三郡郊賜物估直遂
奪防禦使久之復防禦使徙客省使知懷州坐與鄰守會境上
降曹州鈐轄改祕書監未幾復客省使眉州防禦使爲徐州總
管卒年六十三亢輕財好施不拘小節宴犒過侈雖市易猶不
能給然軍政嚴整所至有風力蕃漢多圖其像而祀之 仁宗
念其功特贈遂州觀察使

种世衡字仲平放之兄子也以放蔭爲將作監主簿嘗知武功

澠池縣通判鳳州王蒙正爲守蒙正 章獻后嬪家也所爲不法嘗私於世衡世衡不從乃誘王知謙者使訟世衡而陰爲之助世衡坐流竇州初知謙犯法當徙亡命會赦知謙乃出世衡曰汝欲倚赦我豈無赦邪即論如法知謙既爲蒙正所誘世衡遂坐責父之徙汝州監徐州酒遷太子中舍簽判鄜州建築青澗城以謂其左可致河東粟其右可捍延安其北可圖銀夏揆內殿崇班知城事開營田二千頃又募商賈貸以緡錢使通貨賄青澗初無水穿井百五十尺至石乃曰能屑石一畚者酬百錢居數日及泉民甚賴之爲鄜延路兵馬都監遷洛苑使知環州蕃部有牛家族奴訛者崛彊未嘗出見郡官聞世衡至郡郊迎詰朝往勞其族晨興雪三尺左右曰地險不可行世衡曰吾方結諸羌以信可失期邪比至奴訛大驚曰前此未嘗有官至

此公乃不我疑邪率其族拜馬前因請內屬凡邊民有過則杖之射四發二中者釋其罪兩射疑而不決者亦因射中否而與決之境內之民因多善射者臨邊數年積穀通貨玩養士卒得其死力遷東染院使環慶路兵馬鈐轄環慶之間屬羌有明珠滅臧康奴三族最大抚之則驕不可制攻之則險不可入常爲原州患其北有三川通西夏三川之間有古細腰城范仲淹宣抚陝西命世衡與知原州蔣偕共城之世衡以錢募戰士晝夜板築旬日而成乃召三酋諭之以官築此城爲汝禦寇三族既出其不意又援路以絕因而服從城既成而世衡卒年六十一世衡所至有恩信間出奇以濟幾事其在青澗也嘗遣王嵩入賊境召与之飲謂曰虜若得汝考掠求實汝不勝痛當以實告邪嵩曰誓死不言世衡曰先試之乃縛於庭而掠之數百嵩不

屈世衡曰汝真可也王嵩者本青澗僧世衡察其可使誘令冠帶因出師以賊級与之白於帥府授以三班借職時元昊使其妻之兄弟竄令舅野利旺榮及剛浪凌分將左右廂兵最用事世衡使嵩齎書遺以策及畫龜欲其早歸以離間之旺榮知見侮笑曰吾素奇種將軍今何見女子見識度嵩別有書索之嵩佯目左右既而答以無有旺榮乃封其信上元昊鎖嵩囚于地牢一日召入一官寺聽事廣楹皆垂班竹箔綠衣小童立其左右嵩意元昊宮室也少頃箔中有人出詰責嵩二對如前乃命曳出誅之嵩大號且言曰始將軍遣嵩遺旺榮書戒不得妄泄今不幸空死不了將軍事箔中急使人追問之嵩具以對乃褫衲衣取書以入命嵩就館元昊於是始疑旺榮乃釋嵩囚而使旺榮遺邊將書吳嵩還嵩既還而旺榮已報死矣世衡知謀

行因欲并間剛浪凌又欲致祭境上作文書於版以弔多述旺榮與剛浪凌相結有意本朝悼其垂成而失其文雜紙幣伺有虜至急執之以歸版字不可遽泯虜人得之以獻元昊剛浪凌无以自明亦得罪元昊既失二將始悟爲世衡所賣遂稱臣世衡又嘗以非罪怒一番落將杖其背屬爲之請冀能得其人杖已即奔元昊元昊甚親信之歲餘尽洞得其機事以歸衆乃知世衡用爲間也羌酋有蘇息慕恩者部落最強世衡皆抚而用之嘗夜与慕恩飲出侍姬以佐之既而世衡起入内潜於隙中伺之慕恩竊与侍姬戲世衡遽出掩之慕恩慙懼請罪世衡笑曰君欲之邪即以遺之由是得其死力諸部有貳者使慕恩討之无不克及卒羌酋臨者数日青澗及環人圖其像而祀之世衡八子詒諤誼知名孫師道師中自有傳

詒字大質少慕從祖放爲人不事科奉父世衡欲乞蔭補官詒
辭以推諸弟杜門讀書時稱小隱君世衡卒詒上其父反間羌
酋之功 朝廷贈世衡成州團練使以詒爲天興尉 神宗即
位以太子中允簽書慶州判官以近日薦易西京左藏庫副使
涇原路都監知原州羌人犯塞詒禦之遂城熙寧砦於鎮戎之
北又破羌人於折薑會以功遷左藏庫副使爲兵馬鈐轄元曹
中 王師西伐詒知鎮戎軍熙河旋師兵十萬道境上須芻糧
僚佐以他路爲言詒曰 王師也遽命餉之以西上閤門使知
鄜州告老提幸上清太平宮卒年七十詒爲人明達樂善宗族
稱孝弟諤取綏州以擅兵繫獄詒乞納官贖罪世衡嘗以汝
陽田二十頃遺其友人張問問既顯達復歸其田詒固辭不受
士論美之問元祐中爲給事中

諤字子正以父世衡蔭補三班奉職易文資稍遷國子博士以
名將子材智可任改左藏庫副使鄜延路都監知青澗城銀夏
監軍司牙吏史屈子託言鬼名山來報內附諤即上聞不俟報
募可使者間道通蠟書於鬼名山与屈子定計領所部期日會
于銀州諤起所部蕃漢兵會于懷遠砦移折繼世赴銀夏應接
長驅入綏州夜度大理水駐師離思曲礮明屈子及諸酋長脅
鬼名山開門迎納折繼世亦領兵會于師招納酋長三百戶萬
五千口四萬五千勝兵萬孳畜十二萬五千遂築綏州城言者
交論諤擅興生事下吏貶秩四等安置隨州命韓琦廢綏州琦
請因而留之乃以爲綏德城韓絳宣撫陝西召諤与計事除鄜
延路都監知青澗城遷皇城副使爲鈐轄折繼世首議脩囉兀
城絳命諤節制麟府委以便宜招納築囉兀二十九日而成分

兵守之諤還軍綏德夏人急攻囉兀會慶州軍叛 詔罷西師
棄囉兀城諤責汝州團練副使安置潭州再貶賀州別駕移軍
州又移華州閱三歲韓絳訟諤前功復禮賓副使知岷州董氈
將鬼章聚兵千洮岷諤以輕兵襲擊于鐵城加引進副使李憲
措置熙河邊事分兵爲七軍諤將左軍自岷州出塞收洮州遷
東上閣門使文州刺史移知涇州徙鄜延路副都總管諤上言
秉常爲其母梁氏所囚兵事尚神可急因本路九將兵裹糧擣
其巢穴諤入對大言曰夏國無人秉常孺子臣請持臂而來耳
神宗壯之乃以諤爲鄜延路經略安撫副使諸將悉聽諤節制
軍次綏德城遣諸將出塞 朝廷罪諤輕出命還師延安令聽
王中正節制夏人聚兵于夏州諤自綏德城出塞至米脂城夏
人堅守三日未下賊以八萬衆來援諤大敗之捷書聞 神宗

大喜遣使撫諭曰昨以卿急於滅賊恐或妄進爲一方憂欲俾
王中正節制進止今乃能功先諸路朕甚嘉之自今可不受中
正節制諤以千人守米脂進銀石夏州盡橫山之地不見虜會
詔班師乃遷徙鳳州團練使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諤言賊巢
雖未覆滅若據有橫山則吳靈將無所持以爲食河南之地可
不戰自屈遣子朴止其策會 朝廷復欲進城橫山遣徐禧李
舜卒至鄜延計議邊事諤入對言曰橫山亘袤千里沃壤寶稼
人物勁悍善戰多馬且有鹽鐵之利夏人恃以爲生其城壘皆
據險隘足以守禦與功當自銀州始其次遷宥州於烏延又其
次脩夏州三郡鼎峙則橫山之地已囊括其中又其次脩鹽州
以據兩地之利如此則橫山強兵戰焉山澤之利尽歸中國其
勢居高俯視吳靈可以直覆巢穴又其次脩折盩會以尽橫山

之地會禧先至延州奏乞趣謬還謬在道禧已與沈括定議進城山界多與謬始謀異乃奏留謬居守延州言者論謬前者進兵出塞不由西路保安直趣吳靈而迂路出綏德老師費糧降文州刺史始謬本意身任統帥謂成功在已而為禧括所外既而賊圍永樂謬以守延為名據城觀望永樂遂陷神宗始除謬知延州卒年五十七謬殘忍好殺士卒有犯者立而劈之虜亦畏其敢戰故數有功自熙寧初謬首吳邊事再討西夏皆謬始謀卒致永樂之敗云子朴為將亦有聲以功迂至皇城使知洮州蕃賊叛朴提援兵素隊以往賊出不意血戰良久賊益兵朴戰沒

誼字壽翁儻有氣節少力孝至進士於六經百氏略通其意熙寧初兄詒召對因問其世家以誼為三班奉職從高遵裕收復洮岷疊宕迂左班殿直山後羌叛誼率兵討平之迂內殿崇班父之為熙河路第七部將諸道進兵討靈武以誼副左軍師還迂西京左藏庫副使明年奉使青唐遣鬼章候誼境上鬼章取道回遠欲以地廣夸使者誼習知山川因語之曰尔跳梁涉蹄間謂我不知尔因遠近耶命趣便道鬼章慙怒以兵脅之誼辭氣不動卒從便道與俱使還為熙河路兵馬都監元祐初知岷州鬼章青宜結父為熙河邊事遂合從為寇誼破之俘鬼章青宜結以獻迂西上閣門使徙知鄜州夏人將犯延安帥趙卨以誼統制諸將賊聞誼至皆潰鄜延人謂得誼勝強兵二十萬為熙河蘭岷路鈐轄知蘭州蘭與通遠皆絕塞中間堡鄣不相接質孤麻子川田美宜稼皆棄不耕誼請城納迷堡李諾大柳平結珠龍扼其要害募民耕植以省饋運於是城李諾平

凡二十四日而成賜名定遠遷東上閣門使明年進保州團練使紹聖初再知蘭州卒年五十五諡蒞軍嚴肅令一卞雖死不
敢避遇敵度不可勝不出出輒取勝爲政務先去惡雖戎馬間
所至具孝礼儒士所得任子恩先及其兄弟之子云

臣稱曰用兵非戰勝克復之難而養民勞來安集之難雖多疾
病之人以藥石攻病人人能之至於節起居飲食愛護元氣使
根本牢固精神強明則類多不能故用兵如用藥養民如養元
氣世衡繼世爲將號有智謀所謂能以藥而攻病者至於愛護
元氣以圖養民之方豈能盡知之哉

劉滄字子濬保州保塞人也父文質連州刺史文質十六子渙
滄有聞渙字仲章以父任爲將作監主簿監并州倉 天聖中
章獻明肅皇后同聽政渙謂 天子年加長乃慨然上書請

太后還政 章獻震怒議黥面配白州呂夷簡薛奎力救之得
免 章獻崩擢渙爲右正言郭后廢渙與孔道輔范仲淹等伏
閣請對坐贖金以累出爲通判磁州徙知遼州元昊入寇渙誓
以死捍邊加直史館元昊納欵以功遷陝西轉運使積官至工
部郎中知滄州換吉州刺史知保州徙登州遷單州團練使知
冀州爲秦鳳路總管擊羌有功遷憲州防禦使累加鎮寧軍留
後知澶州以二部尚書致仕渙有才氣遇事敢爲銳於進取及
致仕父頗恨悔卒年八十一滄頗知書傳深沉寡言有智略少
以父任爲三班奉職稍遷右侍禁韓琦范仲淹薦其才武擢閣
門祗候嘗爲瓦亭砦監押權靖邊砦破穆寧生氏西南去略陽
二百里中有城曰水洛川地平土沃有水銀銀銅之利環城族
帳多聚漢民之逋逃者自曹瑋在秦州時嘗經營久之不能得

滬密使其城主鐸斯那令內附會四路招討使鄭戩行邊滬遂召鐸斯那及戎落尊屬來獻結公水洛露羅甘地乞冠帶爲屬戶戩許之因令滬以兵往受地既而氏情中變滬深入无援獨以千人擊潰氏兵數万其酋請服因盡駟隸麾下通秦渭路迂內殿崇班戩以牙兵遣著作佐郎董士廉助築涇原帥尹洙檄令罷役不從益增板趣役召之屢亦不至洙令狄青械滬及士廉付獄戩雖已罷四路而論奏不已 朝廷遣使往視之乃復以滬訖役而任以城事既成猶坐違帥臣命降一官頃之又以爲鎮戎軍西路巡檢復內殿崇班首發瘍卒水洛居人留葬而立廟城隅歲時祀之

東都事略卷第六十一

東都事略卷第六十二
列傳四十五

王德用字元輔超之子也超有傳始超爲懷州防禦使補德用爲牙內都指揮使超有兵六万伐李繼迁出綏夏德用時年十七從爲先鋒破賊于鐵門關進師烏白池他將失道超不進德用以精兵五千轉戰三日賊遂却乃領衆要其歸路距夏州五十里下令曰敢亂行者斬一軍肅然超亦爲之按轡繼迁引避之以功授內殿崇班德用以將家子宿衛真宗爲內殿直殿前左班都虞候捧日左廂指揮使累迁英宗團練使 仁宗即位改博州團練使知廣信軍徙冀州積官至步軍副都指揮使桂福二州觀察使是時 章獻后猶臨朝有 詔補一軍吏德用曰補吏軍政也吏敢挾 詔書以干吾軍執不与 章獻固

欲与之德用固不与 章獻崩有司請衍士坐甲者德用以爲
故事无有爲太后喪坐甲又不奉 詔明道二年拜簽書樞密
院事遂爲副使明年以奉國軍留後同知院事又明年領安德
軍節度使又明年加宣徽南院使寶元二年罷爲武寧軍節度
使初翰林李士蘇紳嘗疏德用宅枕乾岡貌類 堯祖者旣而
御史中丞孔道輔又以紳之言劾奏之降左千牛衛上將軍知
隨州德用疏言宅枕乾岡 陛下所賜貌類 堯祖父母所生
旣貶黜士皆爲之懼德用卒止言色如平時惟不接賓客而已
久之徙知曹州而孔道輔卒客有謂德用曰此害公者也德用
愀然曰孔公以耿言事豈害我者可惜 朝廷亡一直臣於是
言者其愧復保靜軍留後知青州未行而契丹聚兵境上乃拜
德用保靜軍節度使知潭州契丹使其臣劉六符來聘德用迓

之六符曰比歲大熟非仁政所及耶德用曰 明天子在 豐
年乃其常尔時契丹來求閼南故地 詔德用會議二府德用
入奏三臣愚元狀願 陛下假臣二十万兵得先士卒以當匈
奴臣不勝大願 仁宗不許德用曰 陛下即不忍勞民姑以
金縢啗之以全舊好卒如其言復宣徽南院使判成德軍徙判
定州又徙陳孟二州召還復判相州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
潭州徙鄭州封祁國公還爲會靈觀使已而復判鄭州徙潭州
改鎮隰慶封冀國公以太子太師致仕復起爲河陽一城節度
使同平章事判鄭州皇祐六年拜樞密使徙封魯是時 仁宗
以富弼爲宰相是歲契丹使者來德用與之射使者曰 天子
以公与樞密而用富公爲相得人矣 仁宗聞之賜德用弓一
矢五十嘉祐元年復請老爲景靈宮使徙鎮忠武卒年七十八

贈太尉中書令謚曰武恭德用善射軍政明而士心附所至有威名居家約易不事娛燕祿賜多周施諸族云

夏守贊字子美并州榆次人也父遇以軍校死王事守贊幼孤真宗在襄邸憐之及即位授右侍禁遷供奉官真宗幸大名康保裔與賊戰沒其部下畏誅誣其降賊令守贊往察之乃變服入軍中得其實蓋保裔送客卒與虜遇援兵不至而死

真宗因恤其家守贊事真宗官至保信軍留後仁宗即位歷步軍馬軍殿前都指揮使拜建武軍節度使歷鎮東保大定國鎮海召拜同知樞密院事劉平石元孫敗內侍黃德和誣告平等降賊守贊力辨其枉引康保裔事以爲質旣而德和果以辨詐服罪末幾自請討賊遂換宣徽南院使陝西經略安撫招討使守贊性怯寡謀士卒不附乃駐軍河中又屯鄜州

朝廷以其子隨爲招討副使而以守贊知樞密院事隨道卒守贊去罷除天平軍節度使判澶州以疾徙相州明年判瀛州卒年六十六贈太尉謚曰忠僖子隨

隨字君正始以父任補殿直累遷邠州團練使進秦州防禦使元昊反爲鄜延路總管元昊爲書及錦袍銀帶投境上以遺金明李士彬且約以叛候人得之諸將皆疑士彬隨獨曰此行間爾乃召與飲厚撫而遣之士彬感泣而去守贊位右府除耀州觀察使知亳州又知河中府爲陝西沿邊招討副使時隨已病或勸須疾愈乃行隨曰邊事方急而可以疾辭乎次陝州而卒年四十三贈昭信軍節度使謚曰莊恪

郭承祐開封人也娶華主元偁女授供奉官稱遷至衛州防禦使知澶州入爲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真定府定州等路副都

總管諫官歐陽脩余靖言其非

才改知相州明年爲相州

觀察使步軍都指

揮使出爲潭州都總管拜建武軍節度使殿前都指揮使除宣徽南院使出判應天府徙亳州諫官御史劾奏承祐在應天擅留上供米及擬翰林所用器出入狂僭落宣徽使徙知許州轉運使蘇舜元薦其有將帥材其政如龔黃仁宗謂大臣曰承祐庸人而外臺薦之如此何所取信哉改知鄭州未行卒年五十九贈太尉諡曰密承祐性驕侈狡獪所至多興作爲煩擾又好言事指切人過失時謂之武諫官云

許懷德開封祥符人也其父均仕至磁州團練使懷德長六尺餘少以父任爲東西班殿侍累遷殿前副指揮使寶元初陝西用兵懷德爲鄜延路副總管賊以三萬騎圍永平砦懷德止率勁兵千餘人突圍破之已而賊有出陳前據鞍慢罵者懷德引

弓射之應弦而斃未幾賊攻延州懷德領兵間道出其不意左右奮擊賊遂解去迂鳳州團練使以賊破塞門砦不赴援降寧州刺史除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累迁武信軍留後殿前副都指揮使拜寧遠軍節度使坐冒認從妹別產出知亳州徙徐州復爲殿前都指揮使歷鎮保寧建雄懷德宿衛十四年數以老乞身復自言臣年至矣不尔爲御大所彈不得善罷仁宗

不許懷德垂老習軍旅之事然戰功所可見者一二特以遭時承平故安坐以保寵祿故事節度使移鎮加恩皆再表辭懷德既加恩又移鎮其爲表謝翰林李士歐陽脩以爲慢朝廷詔以脩章示懷德懷德慙息並罪而終不復進表仁宗亦不加責也卒年八十四贈侍中諡曰榮毅

狄青字漢臣汾州西河人也家世爲農青年十六時其兄素与

里人號鐵羅漢者闔於水濱至溺殺之保伍方縛素青適餉田見之曰殺羅漢者我也人皆釋素而縛青青曰我不逃死然待我救羅漢庶幾復活若決死者縛我未晚也衆從之青默祝曰我若貴羅漢當蘇乃卒其尸出水數斗而活人咸異之初爲騎馬小底後隸拱聖軍選爲散直元昊叛擇衛士術邊以青爲延州指使青勇於臨敵嘗爲先鋒前後二十五戰中流矢者八每戰飾以銅面具敵人望之如神嘗破金湯城略宥州屠唃咥晟毛奴尚羅等族燔積聚數方收族帳二千二百生口五千七百又城橋子谷築長安保砦以功遷至泰州刺史涇原路總管仁宗聞其在陝西數戰勝欲召見問其方略會虜寇平原仁宗命圖形以進及元昊稱臣西部休兵入爲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惠州團練使歷步軍殿前都虞候宥州防禦使馬步

軍副都指揮使拜彰德軍節度使知延州皇祐四年擢樞密副使廣源州蠻儂智高反智高蠻商之子其母阿儂左江武勒之族轉至父趾適儂猶州知州儂全福无子全福爲交趾所虜阿儂改適蠻商生智高長遂殺其父阿儂又爲特磨道儂夏卿之妻智高聚兵入寇初陷邕州遂僭稱南天国號仁惠皇帝稱其母阿儂爲皇太后建元啓歷阿儂凶悍有謀者小兒肉間以具庖食智高用其計遂自邕攻橫貴龍封藤梧端康州所至驅劫軍民衆至數方乃進圍廣州朝廷以孫沔余靖爲安撫使久未奏功仁宗以南方爲憂青慨然請行且言臣起行伍非戰伐无以報國願得番夏騎兵數百益以禁卒當羈賊首至闕下仁宗壯其言遂除宣徽南院使宣撫荆湖南北經制廣南盜賊事青至合沔靖之兵自桂林次賓州召廣西鈐轄陳曉按其遇

賊不戰之罪并殿直袁用等三十一人悉誅之軍士震恐遂下令止具十日糧明日絕糧盡開出歸仁鋪先布陳成列而賊以覘者之誤來獨後遂失險乃悉衆逆戰前鋒孫節死山下而賊勢方銳青躬執白旗麾騎兵出其不意賊衆大潰斬首二千二百級獲偽官五十七人智高夜縱火焚城而遁詰朝青入按城中獲金帛鉅萬牛馬數千築京觀城之北隅招復俘脅者七千二百使還其家初所獲有衣績金龍者衆謂爲智高青曰安知其非詐邪吾寧失智高 朝廷不可誣也智高既遁奔大理國其母阿儂潛歸特磨道依其本懷夏卿收殘衆得三千餘人復將入寇有石鑑者世居邑州謀知其動息遣峒丁入特磨道掩襲擒阿儂及智高二弟二子並檻送京師阿儂年六十 朝廷始欲存之以俟智高之降及智高已爲大理國所殺故悉封戮

都市青還 朝復爲樞密副使遂拜樞密使在樞府四年言者謂青家數有光怪以護國軍節度使同平章事知陳州未幾而卒年五十贈中書令謚曰武襄青爲人恭密寡言其計事必審中機會而後發行師正部伍明功罪雖敵在前士卒无敢後先者故所向有功韓琦范仲淹特畧遇之又与尹洙善嘗從洙議兵洙以謂有古良將才後洙以貶死青懷知己常周恤其家熙寧元年 神宗思青勲烈自爲文遣使祭之

臣稱曰爲將之道有三曰智曰威曰權夫智与威係乎將之所能而權者出乎君之所任有所能之威智而无所任之權則智不足以使人而威不足以服衆又何足以任天下之事者哉蓋有智矣必俟乎權可以施其智有威矣亦必俟乎權可以奮其威觀狄青之討智高也可謂能施其智而奮其威以取勝於當

世者矣然青之所以能若是者由仁宗專任而責成之也是得君之權者也況使不得君之權以便其事則安可以有功烏虜為將而具三者則可以為名將矣

張孜開封人也初名茂實字濟叔避英宗藩邸名改焉父景以官者事真宗孜以父任為三班奉職仁宗為皇太子以孜給事春坊轉殿直仁宗即位為閣門祗候累遷供備庫副使領恩州團練使真定路鈐轄知莫州瀛州轉運使張昱之奏罷冀其驍捷軍士上聞銀鞵錢事下孜訟孜言此乃界河策先鋒者緩急以為先登不可絕其常賜朝廷亦以為然昱之猶執不已遂奏罷保州云翼銀鞵錢而軍人皆怨殺官吏據城以反慶歷中復知貝州契丹渝平朝廷以富弼使北而孜副之卒復舊好而還以勞遷西上閣門使知瀛州拜單州團練使

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并代總管自兵興河東用鐵錢盜鑄者其法弊壞乃更三當一軍中所用不足相率叩府閉門不納幾亂矣孜獨策馬從數卒往喻之皆散去遷濟州防禦使又遷桂州觀察使為侍衛步軍副都指揮使遷昭信軍留後馬軍副都指揮使召還或叩孜馬首為不順語執以聞事下有司叩馬者實病心事既明猶以言者故罷兵柄除寧遠軍節度使出知潞州移知陳州復為馬軍副都指揮使徙鎮集慶又坐販易公使而所使卒殺人罷知曹州卒年六十七贈太尉諡曰勤惠

郭達字仲通本邢州人也父斌徙家于雒達少以父任為殿侍隸范仲淹麾下善騎射倜儻有氣節遷右侍禁為真定府監押保州雲翼軍亂擁兵馬都監韋貴據城叛兵馬監押侍其臻為賊所留李昭亮討之不能下因遣達達故與臻同事仲淹徑至

城下取紫佩囊示之臻曰是非昔事范公物邪臻與貴即再拜
曰願君登城相見逵登城徑入開諭禍福既而臻貴悔欲害逵
衆蔽之得免臻貴自剄衆遂降以功遷閤門祗候知鎮武軍秦
鳳路通古渭州逵受 詔赴援三戰三勝遂拔其城副吳奎使
契丹會虜主受尊號逵與奎入觀使還黜爲汾州都監五谿蠻
彭仕義叛以逵知澧州大破仕義于桃花州遷禮賓使知邵州
武岡蠻反逵討平之知廣信軍遷大宅使累遷容州觀察使
仁宗山陵以逵掌宿衛遷殿前都虞候出爲涇原路副都總管
遂拜同僉書樞密院事未幾以僉書出爲陝西宣撫使 神宗
即位遷靜難軍留後除宣徽南院使判鄆州至鄆七日徙帥延
州時种諤誘夏國首領嵬名山降遂取綏州 朝廷以諤擅與
生事欲棄之逵謂棄綏州則示弱於夷狄矣諤祔死夏人來請

綏州逵言不可許未幾夏人以重兵寇邊逵使人諭之即遁去
改雄武軍留後夏人襲慶州逵遣將破之于金湯韓絳宣撫陝西
用种諤言將取橫山逵曰諤狂生也 朝廷以家世用之過矣
他日敗國事必此人也於是与絳議不叶絳奏逵沮軍召還
朝慶州兵亂閤中騷然乃命逵知永興軍至則徹守備而人情
乃安徙知秦州王韶開熙河逵案其不法遂徙知渭州 朝廷
遣蔡確鞠之謂逵誣罔落宣徽使知潞州未幾知太原府復宣
徽使交趾李乾德陷邕廉州 詔逵討之 神宗問所以平交
趾者逵曰兵難隄度願馳至邕管上方略遂復邕州師進次富
良江又破之獲賊將洪真太子者於是乾德降而逵以重兵壓
富良江与交人止一水之隔逵逗遛不進坐責左衛將軍西京
安置復左屯衛大將軍致仕起知潞州未幾復廣州觀察使知

河中府請老拜左衛上將軍卒年六十七贈雄武軍節度使

東都事略卷第六十二

東都事略卷第六十三

列傳四十六

丁度字公雅開封祥符人也祖顗尽其家貲以置書至八千卷且曰吾聚書多矣必有好學者為吾子孫父逢吉為光祿寺丞度方李有守登服勤詞李科為大理評事通判通州除直集賢院同判太常禮院上書請博延儒臣勸講道誼增置諫官切勵治體墾闢荒萊安集流庸以為殿最章獻后善之舊制監司及藩鎮辭見皆賜對仁宗初即位止令附奏度言附奏非所以防壅蔽也又作王鳳論諷章獻以檢外戚歷知湖州為京西轉運使太史上言永昌陵有白氣當徙陵以厭之度奏陵寢大事也不可輕訖乃止除知制誥入翰林為李士兼侍讀李士初刘平石元孫戰沒仁宗問禦邊計度奏曰中國宜以

智勝難以力克今當謹亭障遠斥堠控扼要害因上備邊十策
迂丞旨時西事未寧知樞密院宋綬私忌不給假度謂大臣給
假宜如故且无使外夷窺朝廷淺深 仁宗從之為羣牧使
上言天聖中牧馬至十餘万其後言者以天下无事遂廢益陝
西河東歲市馬二万二百尤能補京畿塞下之闕自用兵數年
所市馬比常歲特三之一請下令河東京東京西淮南籍丁壯
為兵處有能畜一戰馬者与免二丁仍不升户等以備緩急如
此則國馬蕃矣久之迂端明殿李士 仁宗問用人以資與才
孰先度曰永平時用資邊事未平用才諫官孫甫論度此言是
自求柄用也 仁宗曰度侍從十五年數論天下事未嘗及其
私豈有是哉因除工部侍郎樞密副使明年改參知政事居頃
之衛士為變事連宦官楊懷敏樞密使夏竦於 上前請使御

史与宦官同於禁中鞠之不可恣憂令反側者不自安度曰宿
衛有變事関社稷此而可忍孰不可忍請付外臺窮治黨与爭
於 上前 仁宗從竦言度遂求解政事罷為紫宸殿李士議
者以紫宸非人目所利改觀文殿李士判尚書都省積官至尚
書右丞卒年六十四贈吏部尚書謚曰文簡度性資純直不事
威儀左右无媚侍喜論時事在經筵 仁宗呼為李士而不名
嘗問以蓍龜占應事對曰不若以古之治乱為蓍龜也 仁宗
出敬器以示之曰朕欲臨天下以中正對曰臣等亦願以中正
事 陛下在政府一日召諸子謂曰王旦為宰相十二年卒之
日其子猶未官自今吾不復有請矣著述英聖覽十卷龜鑑精
義十二卷慶歷兵錄五卷編年總錄八卷
吳育字春卿建州建安人也為人明敏勁果強學博下卒進士

甲科授大理評事知臨安諸暨二縣又知襄城縣宗室多姪襄城以中貴人典護民患其擾育請所須皆從官給非特省費民甚便之李賢良方正策入三等有國以來制李惟育入三等前此未有也除著作郎直集賢院通判蘇州加太常禮院育言禮文殘缺願詔諸儒裁定乃詔脩禮書故事尚書省集議在朝則先取入省則先官二卑而取高者常託事不至景祐中遂罷兩制清望有議而不集非所謂求至當者也乃請使異席而相壓則適中矣衆議是之為三司判官知諫院趙元昊反慢書始聞朝廷為之忿然張士遜為相即議絕和問罪時西邊弛備已久人不知兵識者以為憂元昊既稱帝還所授旌節議者皆謂宜發兵逐之育獨曰元昊雖名藩臣而乃夷狄其服叛荒忽不常宜示以不足責度外置之且其已僭名號誇其入勢必不

能自削以取羞種落第可因之賜号若國主者且故事也彼得其欲宜不敢妄動然後陰勅邊臣密修戰備使年歲之間戰守之計立則元昊雖欲妄作不能為深害矣時方銳意於必討故皆以育言為不然其後師久無功元昊亦歸過自新仁宗為除其罪卒以為夏國主由是議者始悔不用育言而虛弊中國同脩起居注遂知制誥迁起居舍人為翰林李士久之知開封府慶曆五年拜右諫議大夫樞密副使数月除參知政事

章懿皇后升祔真宗廟言者請覃恩育力諫止之山東盜起仁宗遣中使察視還言盜不足慮也兗州杜衍鄆州富弼山東人甚尊愛之臣以為憂仁宗欲徙二人者育曰盜誠無足畏小人乘間以撼大臣此可慮也議遂寢育在政府與宰相賈昌朝數爭議上前上之左右與殿中人皆恐色变育論下不

已既而曰臣所爭者職也願力不能勝矣願罷臣職不敢爭乃復爲樞密副使明年竟罷以給事中知許州又知蔡州育嚴保伍之法以檢制盜賊拜資政殿李士徙知河南府又徙陝州永興軍以父喪免服除且將召之育辭以疾遂知汝州又辭以集賢院李士判西京留司御史臺分臺舊不領民事育在西京河陽之民以張堯佐裁決稽積多誼育育判於紙尾堯佐畏恐即奉行疾少愈復知陝州加拜資政殿大李士召還判尚書都省除宣徽南院使判延州夏人既納款而並邊種落數侵爲害龐籍守并州欲築堡備之育因謂約不先定而亟城則爭而受惠者麟府也乃移文河東又與籍書及疏於朝不報已而夏人果犯邊殺驍將郭恩而太原將佐皆以罪去以疾求解邊事乃復以爲資政殿大李士尚書左丞知河中府徙河南卒年五十五贈

吏部尚書謚曰正肅有集五十卷弟充

充字冲卿卒進士嘗爲國子監直講兼吳王宮教授他官与宗室狎習無誨導之誼充獨以嚴見憚爲宗室六歲以獻一曰視二曰聽三曰好四曰孝五曰進德六曰崇儉 仁宗命分寫遍賜皇族 英宗書之坐右授集賢校理權判吏部南曹歐陽脩判流內銓胡宿之子宗堯改官有言其私者乃出脩知同州充上疏言脩以忠直結 陛下之知若以爲私則臣願与脩同貶於是脩復留充亦改知太常礼院張貴妃崩大臣 意欲隆其礼王洙判太常寺礼院吏以印紙行文書而僚屬不知充即移開封治吏罪府不受充持之不置會溫成神主祔新廟以楊察攝太尉克獻官趙抃与充監礼 仁宗又遣内臣臨視祭事内出圭瓚以灌鬯充言於察曰礼親享 太廟則用圭瓚若有司攝

事則用璋瓚今使有司祭溫成廟而用圭瓚是薄于太廟而厚于姬妾也請奏易之察有難色曰日色暮矣明日行事言之何益而內臣視祭者已聞之密以聞即改用璋瓚明日御史劾開封而望不治吏罪執政疑充諷之出知高郵軍召還為開封府推官三司戶部判官知陝州移京西淮南河東三路轉運使召入為三司鹽鐵副使知制誥同知諫院熙寧初為龍圖閣直學士三年拜右諫議大夫樞密副使王韶取洮州木征逃竄充建議請委韶招誘木征授以官爵令自守岷洮領部族長為外臣不必留屯絕塞列置郡縣屈力費財居位五年拜工部侍郎樞密使逾年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監修國史充性謹密在西府數言王安石政事非是充為相務以安靜不遣使不滋長法令陰欲變更新法之不便者乞還司馬光呂公著韓維蘇頌又薦

孫覿李常程顥等十數人於是王珪忌之于時知諫院蔡確以擊搏進充素惡之初相州嘗勘劫盜為堂後吏所駁有陳安民者僉判相州懼得罪誼京師歷抵親識求救詔御史臺劾吏請屬命確雜治確捕充親戚官屬繫考鈎致充語神宗獨明其無他充數為同列所危然素多病至是疾益侵慈聖崩不能入臨力辭位不許明年除觀文殿大學士吏部尚書西太一宮使卒年六十贈司空兼侍中謚曰正憲充神采秀澈詞氣溫厚內行脩飭事兄甚謹將終戒妻子無以私事干朝廷

神宗對輔臣每歎其孤立云子安詩安持安詩在元祐時為諫官起居郎安持為都水使者遷工部侍郎終天章閣待制安詩子儲侔官皆至貢外郎始張壤素以妖術妄說灾福見儲以福富似姚興須賴懷素之力可以王閔中儲信之大觀元年因

星變謀與侂起事爲人所告懷素儲侂並誅死

明鎬字化基密州安丘人也卒進士爲廣濟軍判官從薛奎辟爲秦州節度判官奎徙益州又辟知錄事參軍程琳代奎奏爲僉書節度判官通判壽州奎又稱鎬有廊廡材遂除開封府推官權京東益州路轉運使歲歉民无積蓄盜賊間發鎬爲平其物價募民爲兵人賴以安坐失按察降知同州元昊寇延州起爲陝西轉運使虜破金明寨旣去議修復其城帥臣擁兵不即進而鎬止領百餘騎親督將士一月而成又嘗閱同州廂軍得材武者三百人教以強弩奏爲清邊軍最驍勇其後陝西河東悉置此軍迁直史館知陝州徙江淮發運使未行擢天章閣待制河東轉運使迁龍圖閣直學士知井州進樞密直學士以右諫議大夫知成德軍入知開封府玉則反于貝州以鎬爲安撫

使城未下命參知政事文彥博宣撫河北以鎬副之貝州平以功迁端明殿學士給事中進三司使彥博相以鎬參知政事未幾而卒年六十贈禮部尚書謚曰文烈鎬端重寡言所至安靜有躰臨事不苟旣卒人多傷之

高若訥字敏之并州榆次人也十歲喪父寓家衛州因居焉奉進士授彰德軍節度推官知咸陽金堂商河三縣商河多圭田舊令或假民工種以治之若訥獨弃而不耕人以爲清入爲監察御史裏行再迁知諫院時范仲淹知開封府与宰相呂夷簡爭論于上前貶知饒州余靖尹洙相繼被黜歐陽脩移書責若訥爲諫官阿附宰相而不言若訥而繳奏其書且言自仲淹貶賤之後臣不敢妄有營救歐陽脩移書訾臣謂仲淹平生剛正通古今朝列中无与比者責臣不能辨仲淹非辜猶能以面

目見士大夫出入朝中稱諫官至謂不復知人間有羞恥事仍
言今日天子与宰相忤意逐賢人臣謂賢人者國家所以爲
治也若陛下忤意逐之臣當諫諍臣謂仲淹以狂言取譴豈
謂之非辜恐中外聞之誠謂天子以忤意逐賢人也請令有
司召脩戒諭免於惑衆脩亦謫夷陵令而若訥遂爲士君子所
恥至謂爲不肖加直史館爲侍御史知雜事若訥言古者王公
坐而論道今二府對才數刻豈能尽万機之事宜賜從容如唐
延英故事仁宗然之擢天章閣待制迁龍圖閣直學士以右
諫議大夫爲御史中丞賈昌朝与吳育數爭事明年春大旱
仁宗從容問所以然者若訥引洪範故事以謂大臣不肅則雨
不時若於是昌朝与育皆罷而若訥遂代育爲樞密副使公議
非之王則反於貝州議者多欲招降獨若訥言河朔重兵所聚

今釋不討且啓乱議乃定改工部侍郎參知政事拜樞密使皇
祐五年罷爲觀文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尚書左丞判都省
卒年五十九贈右僕射謚曰文莊若訥苦李善記於申韓管子
之書尤其所好亦習鑿書雖國鑿无以過也然拘古方治疾多
不效皇祐間累詔參定尺以制鍾律論久不決若訥以漢貨
泉度一吋依隨書定審天下之尺十五鍾上之有集二十卷
臣稱曰烏虜士之卒指云爲不可以不審也觀若訥爲人非有
大過特始也不能辨仲淹之无罪而繳進脩書終也擢吳育去
位而躡取政柄遂爲清議所薄方仁宗之世求賢如不及若
訥既有位于朝榮名厚祿何患不得而乃敗名撓節以僥幸一
時士而至此不足以言士矣使若訥礪砥廉隅不叛名節未必
無可取云

東都事略卷第六十三

東都事略卷第六十四

列傳四十七

謝絳字希深陽夏人也父濤太子賓客絳以父任爲校書郎舉進士知汝陰縣遷光祿寺丞爲秘閣校理上疏謂有宋當以土德王天下兩制議兩制以爲太祖受終周室豈可弗遷五行之序事遂寢仁宗即位絳建議請以真宗配感生帝而翰林學士李維又以爲不可尋出通判常州天聖初天下水旱蝗生河北絳上疏引洪範京房易傳陳災異之變以爲

陛下夙夜勤苦思有以塞時變惟是號令所發未聞有所以當天心故水未復而繼之以旱此天所以誨告陛下也夫風雨寒暑之於天時爲大信也信不及於物澤不究於下則水旱爲沴近制命有信宿輒改適行遽止風雨以信其可得乎今

五十一
陛下朝夕左右以便幸而進爲陛下言者刻民而取利則甘
御下而惜恩則悅諛言似忠而害於理忠言似逆而便於政然
而爲國以恩不以利取士以忠不以諛觀漢以災異策免三公
示戒懼也陛下進用丞弼而政道未茂天時未順豈大臣輔
贊不明邪陛下信任不篤邪何爲干邪者易進守道者數窮
政出多門俗喜由徑也伏願惻然下詔深自引咎許士大夫
極言時政得失罷不急之役省無名之歛勿崇私恩更進直道
宣德流化以休息天下仁宗嘉納之爲國史院編脩官稍迂
直集賢院以父年高請便養通判河南府又論唐室麗正史官
之局並在大明華清宮內太宗肇脩三館更立祕閣于昇龍
門左親飛白題額刻贊閣下景德中圖書浸廣又益以內帑四
庫三聖數嘗臨幸親加勞問逆宿廣內有不時召人人力道術究藝

文知天子尊禮而名臣高位繇此選也往者延燔簡編略尽
詔訪舊本是正疑文有司引兩省故事別創外館以從繕寫攷
校之便直舍卑喧太官衛尉供擬滋削陛下未嘗迂翠華降
玉趾寂寞無府不聞輿馬之音曠有日矣議者以爲慕道不篤
於古待士少損於前士無延訪之勤而不自激策文雅漸弊甚
爲聖朝惜也願闕內館以恢景德之制爲開封府判官又爲
三司度支判官上言號令數變則虧軀利害偏聽則惑聰請者
務於必行守者患於不一願罷內降凡詔令皆由中書密院然
後施行因進聖治箴五篇以父憂去服除擢知制誥請補外得
知鄧州卒年四十六有文集五十卷
蘇紳字儀甫泉州晉江人也舉進士爲宜州推官稍迂太常博
士舉賢良方正入等迂祠部員外郎直史館爲開封府推官三

司鹽鐵判官 仁宗以天異地震方春而雷下 詔求直言紳
上疏曰星之麗天猶万国之附王者下之畔上故星亦畔天精
氣所感先示其象 陛下既祗畏天誠則宜推原其本而与脩
其備若生民之疾苦未復郡縣之刑辟未平者願推所以拯卹
之道在位有皆公懷私害直醜正相爲比周不顧廉節者願思
所以懲艾之術據名藩專使領有假非其人守邊防擁重兵有方
略不聞者願議所以更置之宜西北諸戎久恃信好有強悍而
自恣獷傲而慢上者願求所以伐其謀而制其命左右近習久
處親信有狎侮而不戒恩過而患生願思所以杜其萌而扼其隙
草澤庶士有負非常之才上不知而未用者願思所以觀其行
而尽其能凡此數者幸留聽而察焉天者陽之氣地者陰之
体其有越陰之分侵陽之政則應以變動故書曰無有作威作

福害于而家凶于而国是也今天異若此得非任事之臣踰常
分乎 朝廷事无大小委之政府至於黜陟之柄亦或得專夫
一二大臣平居之日所宜辨論官才使 陛下周知在位之能
否及有除擬則可以隨才而任用使進擢之人知恩出於上則
威福不外分也今則不然每一官闕但閱其履歷附以比例而
陛下无復有所更改競進之徒趨走權門經營捷徑靡所不至
是恩命未出於上而謂託足行於下矣 祖宗時擢用要官惟
才是用臣下莫得而先知不牽制於一切故被擢之人感恩自
厲此无他也講求之有素而大權不在於下也又雷者天之号
令所以開發萌芽辟除陰害万物須雷而解須雨而潤惟人君
崇寬大順春令則應節不則動於冬今方春而雷發声天其或
者欲 陛下出号令以震動天下且及於早而矯臣下舒緩之

咎凡 朝廷事无巨细无内外取其先急者悉聞 聖慮而振
肅之不可緩也夫星變既有下畔上之象地震又有陰侵陽之
證天意若曰夷狄將有畔上之憂恐 陛下未悟也又以震雷
擊之欲 陛下先事爲備則患禍消而福祥至矣既又陳八事
仁宗嘉納之除史館脩撰擢知制誥翰林李士紳李馬端爲御
史諫官歐陽脩論紳所奏非其人改龍圖閣李士知揚州喪父
服除復入翰林言者又彈紳急於進取以翰林侍讀李士知河
陽徙河中府未行感疾鑿者誤用藥猶力疾杖之已而卒年四
十八子頌自有傳

葉清臣字正卿蘇州長洲人也少好李善屬文奉進士爲僉書
平江軍節度判官還爲集賢校理通判太平州知秀州入爲三
司鹽鐵戶部判官出知宣州景祐四年同脩起居注進直史館

時京師地震清臣上疏曰天以陽動君之道也地以陰靜臣之道
也天動地靜去尊臣卑易此則亂地爲之震乃十二月丙辰地
震此大異也 陛下憂勤庶政而災變如此必有下失民望上
戾无意者頃范仲淹余靖以言事被黜天下之士結舌不敢議
朝政者將二年矣願 陛下深自咎責 明詔郡國詳延忠直
敢言之士庶幾明威降監而善應來集也出爲兩浙轉運副使
疏太湖盤龍匯洩瀆港入于海而民賴其利除知制誥方陝西
用兵急於經費 仁宗自擢清臣爲龍圖閣直學士權三司使
始奏編前後詔敕使吏不能欺簿帳之冗者一切刪去內東門
御厨凡所呼索有司不敢問乃爲合同以檢其出入焉宰相呂
夷簡不悅清臣以宋庠鄭戩與清臣同年指爲黨出知江寧府
入爲翰林學士以父喪免或言其知兵請起守邊爲宰相陳執

中所不悅除翰林侍讀李士知邠州改青州永興軍復爲翰林
李士三司使請以河北安撫司錢平糴賈昌朝固爭而罷復爲
翰林侍讀李士知河陽卒年五十贈右諫議大夫清臣爲人爽
邁遇事敢言數言天下事皆當世可施行者有集一百五十卷
○楊察字隱父其先成都人也卒進士爲將作監丞通判宿州
召試李士院改著作郎直集賢院爲開封府推官同脩起居注出
爲江東轉運使部吏頗易其年少及擢茲伏一路悚栗召爲右
正言知制誥有上書請罷有司糊名考試及變文格使爲放軼
以襲唐躅者察謂防禁一潰則奔競復起文无今昔惟以躅要
爲宗若肆其誕謾亦非唐氏科選之法議遂寢會晁殊爲宰相
察以子壻嫌換龍圖閣待制拜翰林李士知開封府以右諫議
大夫爲御史中丞 詔李御史因言臺屬供奉殿中巡糾不法

必得通古今治亂良直之臣今李格太密公坐細故皆所不取
恐英傑之士或有所遺時御史何郊論事不得實問狀察言御
史故事許風聞若反被責問非所以爲人主耳目之官也以事
出知信州改揚州除翰林侍讀李士知永興軍加端明殿李士
知益州進禮部侍郎知開封府復爲翰林李士三司使以戶部
侍郎兼三李士提舉集禧觀進丞旨踰年復拜三司使卒年四
十六贈禮部尚書謚曰宣懿察七歲始能言爲文敏贍典內外
制有躅要更術簡而中理有文集二十卷第實李進士第一通
判潤州以母憂不赴毀瘠而卒年三十一既死人多傷之
尹洙字師魯河南人也兄源字子漸与洙俱以儒李知名李進
士爲芮城河陽二縣僉書肅州判官又知新鄭縣通判涇州慶
州趙元昊寇邊圍定川堡大將葛懷敏發涇原兵救之源遺懷

敏書曰賊卒其國而來其利不在城堡而兵法有不得而救二者且吾軍畏法見敵必赴而不討利害此其所以數敗也也宣慰兵尾亭見利而後動懷敏不能用其言遂以敗死劉渙知滄州杖一卒不服渙命斬之以徇坐專殺降卒密州源上書為渙論直得復知滄州范仲淹薦其材遂知懷州官至太常博士卒年五十洙少舉進士為正平簿河南府戶曹邵武軍判官奉書判拔卒遷山南東道掌書記知伊陽縣王晦叔薦其材召試充館閣校勘遷太子中允范仲淹貶饒州諫官御史不肯言洙上書言仲淹臣之師友願得與俱貶貶監唐州稅復太子中允知河南縣趙元昊反陝西用兵大將葛懷敏奏起為經略判官洙雖用懷敏辟而尤為經略使韓琦所深知其後諸將敗於好水琦降知秦州洙亦徙通州濠州久之琦奏

得通判秦州加直集賢院上疏曰漢文帝盛德之主賈誼論當時事勢猶云可為痛哭孝武帝外制四夷以強主威徐樂嚴安亦以陳勝亡秦六卿篡晉為戒二帝不惡危亂滅亡之語故子孫保有天下者十餘世秦二世時關東盜起或以反者聞二世怒下吏或曰逐捕今盡不足憂乃悅隋煬帝時四方兵興左右近臣皆隱賊數不以實聞或言賊多者輒被詰二帝以危亂滅亡為諱故秦隋之宗社數年而為丘墟矣 陛下視今日之治孰與漢文威制四夷孰與孝武國家基本仁德 陛下慈孝愛民誠萬方於秦隋至於西有不臣之虜北有強大之鄰非特間巷盜賊之勢也自虜叛命四年並塞苦數擾內地疲遠輸兵久于外而休息無期卒有棄敝而起兵法所謂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當此之時陛下當夙夜憂懼所以慮事變而塞禍源也 陛

下雖樂聞過未聞以 宗廟爲憂危云爲懼此臣所感念於邑而不已何者以今命令數更恩寵過濫賜予不節此三者在下所行爾因循不革弊壞日甚臣是以謂 陛下未以 宗廟爲憂危云爲懼者此也夫命令者人君所以垂信於下異時民間降一命令皆竦觀之今則不能皆相與竊語以爲不父常更旣而信然此命令日輕於下也命令輕則 朝廷不尊矣又聞群臣有獻忠謀者 陛下始甚聽焉後復一人沮之則意移矣忠言以信之不能終自詘其謀以爲益此命令數更之弊也夫爵祿者 陛下所持之柄也近臣外戚內臣以及士人或因緣以求恩澤從中而下謂之內降臣聞唐氏衰政妃主擅朝結恩私黨名爲斜封今 陛下威柄自出外戚內臣賢而才者當與大臣公議而進之何必襲斜封之弊使大臣從之則壞 陛

下綱紀不從則沮 陛下德音壞綱紀忠臣所不爲沮德音則威柄輕於上且盡公不私 朝廷所以責大臣今乃自以私昵撓之而欲責大臣之守不私難矣此恩寵過濫之弊也夫賜予者 國家所以勸功也比年以來嬪御伶官太醫之屬賜予過厚民間傳言內帑金皆 祖宗累朝所積 陛下用之不甚愛惜今之所存無幾踈遠之人誠不能知內府豐匱之實但見取於民者日滋即知蓄於公者不厚臣亦知 國家自西方興兵用度寢廣帑藏之積未必常爲賜予所費然下民不可家至戶曉獨見 陛下行事頃歲聞邊將王珪以力戰獲名馬金帛之賜則無不悅服見優人所得之過則往往憤嘆人情不可不察此賜予不節之弊也臣所論三事人皆共知近臣從諛而不言以至今日方今非獨夷狄之爲患朝政日弊而 陛下不寤人

心日危而陛下不知臣願先正於內以正於外能使忠謀漸進綱紀漸奉國用漸充士心漸奮夷狄之患非所患也惟深察秦隋惡聞忠言所以亡遠法漢帝不諱危亂所以存日新盛德與民更始則天下幸甚 仁宗嘉納之遷知涇州又知渭州鄭戩爲陝西帥遣劉滄董士廉城水洛洙奏罷之時戩已解四路而奏滄等督役如故洙屢召滄等不至遣人代之亦拒命洙乃諭狄青械以下吏戩論奏不已徙洙慶州又徙晉州遷起居舍人直龍圖閣知潞州士廉至京師上書訟洙命御史劉湜就鞠無罪乃以假公用錢與部將孫用又以爲嘗自貸貶崇信軍節度副使天下莫不以爲湜文致之也徙監均州酒稅得疾無醫藥昇至南陽求醫疾革隱几而坐與賓客言不及其私遂卒年四十七洙博學有識度通六經尤深於春秋爲文章簡而有法

自西兵起洙未嘗不在兵間而於西事尤習其詳其爲兵制之說述戰守勝敗之要盡當今利害又欲訓上兵戍卒以減邊用爲禦戎長久之策皆未及施爲而元昊臣有文集二十七卷

孫甫字之翰許州陽翟人也奉進士常從杜衍辟求與軍司錄衍爲樞密副使又薦之得秘閣校理是時諸將討元昊久無功天下騷動 仁宗方銳意更用二三大臣乃極選一時知名士增置諫員以甫爲右正言 仁宗好納諫未嘗罪言者甫嘗言宮禁事則曰所謂后者正嫡也其餘皆婢爾貴賤有等用物不宜過僭今張脩媛寵恣而恩禍漸已萌自古寵女色初不制而後不能制者其禍不可悔 仁宗曰用物在有司吾恨不知爾甫曰世謂諫臣耳目官所以達不知也若所謂前世女禍者載在書史陛下可自知也保州兵變前有告者大臣不時發之

甫因力言樞密使副當得罪使乃杜衍也邊將劉滄城水洛于
渭州尹洙以滄違卽度將誅之大臣稍主洙議甫以謂水洛通
秦渭於 國家利滄不可罪由是罷洙而釋滄洙甫平生所善
者也又言參知政事陳執中不知經術不可用由是 仁宗難
之甫遂求解職以右司諫知鄧州徙安州歷江東兩浙轉運使
范仲淹知杭州多便宜行事甫曰范公大臣也吾屈於此則不
得伸於彼矣一切繩之以法仲淹退未嘗不稱其賢改直史館
知陝州徙晉州爲河東轉運使三司度支副使擢天章閣待制
河北都轉運使不行留侍讀卒年六十贈右諫議大夫甫性勁
果美談論有文集七卷著唐史記七十五卷每言唐君臣行事
以推見當時治亂若身履其間而聽者曉然如目見云
石揚休字昌言眉州眉山人也少孤自力孝奉進士高第爲同

州觀察推官知中牟縣民賦役重而富人隸太常爲樂工者六
十餘人楊休皆罷之爲祕閣校理以太常博士爲開封府推官
歷三司度支鹽鐵判官坐前在開封常失盜出知宿州復爲度
支判官脩起居注初記注官與講讀之臣皆得侍坐迺英閣楊
休奏史官當立上之左右與聞 聖言不可坐 仁宗從其言
遷刑部員外郎知制誥初溫成廟降香 仁宗誤書名楊休言
此奉 宗廟之禮而有司承誤不以聞 仁宗曰溫成之廟豈
可書名蓋失在有司非卿言朕無由知之卽命改焉楊休又奏
乞增諫官七員以廣言路置五經博士以尊儒術命御史出使
以防壅塞擇郡守縣令以安赤子禁奢侈以豐財用皆有益於
國者卒年六十三楊休喜間放平居養猿鶴收畫圖以自適工
於詩什世稱其才而於誥命非所長云

東都事略卷第六十四



澤

東都事略卷第六十五

列傳四十八



賈昌朝字子明真定人也曾祖緯爲史官官至給事中五代史有傳天禧元年昌朝獻文章于朝召試除晉陵簿國子監說書時孫奭判監一見許以公輔景祐元年初置崇政殿說書以授昌朝而天章閣侍講亦自昌朝始在經筵善稱說仁宗多所質問昌朝皆記錄刪潤以進賜名迹英延議二閣記注錄太平興國寺災以易春秋進戒因言近歲屢災寺觀蓋有所在可勿繕治以稱陛下畏天威愛人力之意西域僧以佛骨銅像來獻請加賜遣還无以所獻示外皆從之歷知制誥龍圖閣直學士判流內銓銓法縣令奉錢滿萬二千乃舉令昌朝以爲法如此則小縣終不善治乃請槩舉令而與其奉如大縣權知開

封府爲御史中丞劉平石元孫陷西虜或誣以降議收其族昌朝言漢殺李陵母妻子陵不歸而漢悔真宗撫王繼忠家後賴其力且平事固未可知乃不果收侍講林瑀以天子即位年月傳會易筭推言凶昌朝疏出之初元昊反昌朝請減不急費詔令與三司合議歲省緡錢百萬又言所以待夷狄者六事時皆用其策慶曆三年遂參知政事四年爲樞密使五年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居兩月除昭文館大學士元昊歸石元孫議賜死昌朝獨曰自古將帥被執多不死元孫得不死宋興以來御試制科人无第三等者惟吳育第三等自餘皆第四等並爲及第自天聖六年始復置中選者不過一二人然數年之後即爲美官昌朝議欲廢之吳育不可與昌朝皆論於上前由是有隙乃詔自今制科者不聽自投牒皆兩

制奉焉育數與昌朝爭議議者不以昌朝爲直高若訥爲御史中丞乃言大臣廷爭不肅故兩不時若育罷昌朝亦除武勝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判大名府初張貴妃爲貴人賈氏母養于禁中貴妃既寵幸時賈氏用事宮中謂之賈夫人而昌朝以姑事之謂之賈姑姑時臺諫論其姦近侍有進對者曰近日臺諫言事虛實相半如賈姑之事豈有是哉仁宗默然久之曰賈氏實曾薦昌朝也王則反貝州昌朝遣部將往討事平移鎮山南東道封安國公河決商胡屬歲饑又疫人多流棄昌朝所救活甚多徙鄭州及見留爲觀文殿大學士判都省觀文殿置大學士自此始求補外復以山南東道節度使爲右僕射兼侍中判鄭州辭僕射侍中乃改同平章事以母喪去召對經筵命講易出判許州移大名復請脩河故道中書議歸之六塔昌朝力爭

不已其后河果不可塞振救瀕河水災之民全活者衆中人劉
恢往還河上言河決趙征村與上姓名嫌爲不祥時皆謂昌
朝使之以搖當國者嘉祐元年封許國公召爲樞密使仍同平
章事三年諫官御史言昌朝別爲客位以待官官又官官有矯
制者釋之而不治乃罷以鎮安軍節度使兼侍中景靈宮使又
出判許州改鎮保平移大名英宗即位改鳳翔節度使加左
僕射進封魏國公徙許州以疾求解將相復爲右僕射觀文殿
大學士判都省薨年六十八贈司空兼侍中謚曰文元昌朝博
學善議論及大用不爲正人所与而數有攻其結宮人官官者
有文集奏議各二十卷通紀八十卷本朝時令十二卷羣書
音辨十卷有子炎徽宗時爲工部侍郎
臣稱曰聞之諸公長者方昌朝始見孫奭也奭以唐路隋韋處

厚傳示之謂昌朝曰知此意否君異日以儒術作宰相正如此
二人世以謂奭能知人然爵位固相似而其邪正則遠也蓋知
人之難自古而然矣

宋庠字公序開封雍丘人也舉進士開封礼部俱第一与弟祁
同時有名以詩賦爲文者所宗謂之二宋初爲大理評事同判
襄州遷直史館脩起居注遷右正言會郭皇后廢庠与諸諫官
伏閣力爭坐罰金景祐元年知制誥當是時制奉人与武奉雜
試庠建言六科待天下異士宜設次具酒食礼之武奉人別試
仁宗從其請五年仁宗欲以爲同知樞密院事故事无自知
制誥除者乃召入翰林爲學士而以弟祁知制誥寶元二年遂
拜右諫議大夫參知政事仁宗眷之厚宰相呂夷簡不悅會
范仲淹在延安焚元昊國書不以聞而以私書復之事至朝

廷群公議之夷簡謬謂不可庠信之亟於上前乞斬仲淹夷簡徐救之時鄭戩爲樞密副使葉清臣爲三司使皆庠同年進士或誣以朋黨逐之庠得知揚州加資政殿學士移鄆州慶歷五年復拜參知政事仁宗御資政殿召兩府親策以時事庠獨進以爲兩漢對策本延巖穴草萊之人臣等備位大臣自視遇如賤士非所以尊朝廷也乃請歸中書合議上奏從之後復手詔以時事詢兩府兩府皆推庠爲對八年以工部侍郎充樞密使皇祐元年拜兵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遷工部尚書二年祁之子與越國夫人張氏客張彥方遊而彥方僞造敕牒爲人補官論死御史奏庠不戢子弟又言庠在政府无所建明乃罷爲刑部尚書觀文殿大學士知河南府徙許州河陽嘉祐二年拜樞密使同平章事封莒國公與

副使程戩不協戩罷而御史言庠昏乃以河陽三城節度使同平章事判鄭州移鎮武寧改相州英宗即位封鄭國公爲景靈宮使出判亳州庠所至以靜鎮爲治末年信愛幼子頗致物議至是御史有言勿令其子侍庠之官英宗曰庠老矣奈何不使其子隨乎請老以司空致仕卒年七十一贈太尉兼侍中謚曰元憲庠性儉約不喜聲色讀書至老不倦初名郊李淑在翰林因對言於仁宗曰宋郊姓符國號名應祀天不祥也仁宗語之更焉

祁字子京與兄庠同試禮部會諒陰正奏名初爲第一章獻皇后曰弟可先兄乎乃以郊爲第一而祁爲第十兄弟友愛甚篤初釋褐授復州軍事推官代還爲國子監直講遷太常禮院修起居注陝西用兵調費日促祁上疏曰兵以食爲本食以貨

爲資誠聖人一天下之歸之具也以天下取之以天下用之量
入爲出故天子不得私焉今左藏无積年之錢太倉无三載之
儲南方冶銅匱而不發承平如此已自彫困何哉良由取之既
殫用之无度也今 朝廷大有三冗小有三費何謂三冗天下
有定官无限負一冗也天下廂軍不任戰而耗衣食二冗也僧
道日益多而无定數三冗也三冗不去不可以爲國請斷自今
日僧道以受戒具者且使如舊其在寺帳爲徒第者釋還爲民
勿復歲度今日已後州縣寺觀留若干所僧道定若干人更不
得過此數此策一舉可得耕夫五十萬人則一冗去矣天下廂
軍不擇孱小尪弱而刺之才圖供役本不知兵亦且月費廩糧
歲費庫帛數口之家不能自庇於是相挺逃匿化而爲盜者不
可勝計 朝廷每有夫役更籍農民以任其勞假如廂軍可駐

以就役且又別給口券復賜錢帛廣勸无益謹罷天下招廂軍
已在籍者許備役終身如此則中下之家悉入農業又得力耕
者數十萬則二冗去矣 國家郡縣素有定官譬以十人爲額
則常以什二加之即迂代罪謫足以无乏今則不然一官未缺
十人競逐紆朱滿路襲紫成林州縣之地不廣於前而官五倍
於舊吏不可以苟進官不可以濫除請詔三班審官院諸司流
內銓明立限負以爲定法其門廕之外貢奉之色實置選限稍
務擇人候有闕官計負補吏則三冗去矣何謂三費一曰道場
齋醮無日不有供億不可資計而皆以祝 帝壽奉 先烈祈
民福爲言令臣下不得開說臣愚以謂 陛下上事天地 宗
廟次事社稷百神醴醑粢盛犧牲玉帛使有司端委而奉之歲
時而薦之足以疎明德於天極介多福於黔庶何必道場齋醮

希屑屑之報哉是 國家抱虛以考祥小人誣神而獲利耳宜
取其必不可罷者使略依本教以奉薰脩則一費節矣二曰京
師寺觀或多設徒卒或增置官吏衣糧所給三倍他處幄帳謂
之供養田產謂之常住不徭不役坐享齋名而又別築神祠爭
修塔廟皆曰不費官帑自用民財此誠不逞罔上之尤者也夫
民藏於國 二藏於民財不天來而由地出也役不使鬼而待人
作也捨國取民其傷一焉請一切罷之則二費節矣三曰使相
節度不隸藩要貪取公用以濟私家跡夫節相之建或當邊鎮
或臨師屯公用之設所以勞衆而享兵也今則不然大臣罷黜
率叨恩除取生人之資財爲無功之奉養坐糜邦用莫此爲甚
請自今地非邊要州無師屯不得建節已帶節度不得留近藩
及京師則三費節矣臣又聞之人不率則不從身不行則不信

陛下若能躬服至儉先示四方衣服醪膳無益舊規請自乘
輿始錦綵珠玉不得妄費請自後宮始然後天下響應民業日
豐人心不搖師役可卒雖使風行雷照飲馬西河蠢尔戎酋可
翫之掌中矣次當知制誥以兄庠參知政事乃除天章閣待制
庠罷亦出知壽州徙陳州還知制誥除翰林李士庠復執政改龍
圖閣直學士遷羣牧使庠爲樞密使復爲翰林當張貴妃制初
欲行策礼而庠乃以誥進妃怒抵于地曰何李士敢輕人遂落
職知許州未數月復翰林侍讀李士史館脩撰兼龍圖閣李士
張彥方與祁子遊乃出知亳州知成德軍請弛河東陝西馬禁
聽蕃落民間自相賣民養馬者不得升戶等又請復唐馱慕之
制居三月徙定州又言天下根本在河北河北根本在鎮定以
其扼賊衝爲國門戶且契丹掃尾五十年習不畏人狼能補心

不能無動今紙幣垂涎欲肆嚙者惟鎮與定尔臣日夜深計以爲欲兵之強莫若積穀與財欲士訓練莫若善擇將欲令人樂聞莫若重賞而嚴罰欲賊顧望不敢前莫若使鎮重而定強今朝廷擇將練卒制財強勢反以陝西河東爲先河北爲後非計也夫陝西兵銳士勇賊不能深入河東夫險虜憚爲寇惟河北不然失長城之防自薊而南直視千里賊鼓而前如亮社上行故曰謀契丹不得不先河北謀河北捨定與鎮无可議矣故臣願先入穀鎮定鎮定已足可入穀餘州列將在陝西河東有功狀者得遷鎮定則鎮定重以天下久平馬益少臣請多用步兵夫開然聚霍然去雲奔飈馳抄後掠前此馬之長也強弩巨挺長槍利刀什什相聯伍伍相縫大呼薄戰此步之長也料今不用馬而步可用也臣請損馬而益步故馬少則騎精步多則聞

健我能用步所長雖契丹多馬无所用之夫鎮定一体也自先帝以來爲一道帥事而兵不分故定堪其匈則鎮擣其脅勢自然耳今判而爲二其顯有害者屯砦山川要險之地裂而有之脫或一賊叩營壘則彼此不相謀誰肯任責邪臣請合鎮定爲一路願以將相大臣領之无事時以鎮爲治所有事則迂治定指授諸將權一而責有歸事无苟且之意策之上也惟陛下下當安思危孰計所長必待事至而右圖之殆矣既又上禦戎七論加端明殿李士知益州代還除三司使御史中丞包拯言析在益州多遊燕又其兄在政府乃加龍圖閣李士知鄭州初賈昌朝建議脩唐書始令館職日供唐書所未載者二事附於本傳命祁与王堯臣楊察張方平爲脩撰又命范鎮邵必宋敏求呂夏卿爲編脩而以昌朝提舉昌朝李王疇編脩必以爲史

出衆手非是薛之昌朝罷相以丁度兼領度卒劉沆代之沆罷王堯臣代之堯臣卒曾公亮代之唐書初脩而堯臣以憂去方平察相繼出外祁遂獨秉筆雖外官亦以橐自隨久之又命歐陽脩刊脩分作紀志劉義叟脩律歷天文五行志將卒業而梅堯臣入局脩方鎮百官表祁与范鎮在局一十七年王疇一十五年宋敏求呂夏卿並各十年刊纂紀志六十卷列傳一百五十卷至是書成祁進工部尚書踰月拜翰林學士承旨復除羣牧使卒年六十四贈刑部尚書祁將終親草遺表勸立皇嗣戒其子勿請謚勿求遺恩勿爲銘誌勿脩佛事其後翰林學士承旨張方平爲祁請謚曰景文有文集一百卷廣樂記六十五卷祈非特文章有見於世其守邊議兵雖古名將不能過也然不至天用時論惜之呂夏卿劉義叟附于傳

呂夏卿字縉叔泉州晉江人也少以蔭補太廟齋郎閉戶讀書親朋罕見其面奎進士調高安簿又爲江寧尉時脩唐書以夏卿爲編脩官書成進直秘閣夏卿喜聚書博覽強記而於歷代史尤該洽唐自韋述等著史又有編年諸錄而旁記雜說幾數百家夏卿討論是正於新書爲力居多然亦好尚奇異也与脩仁宗實錄同脩起居注迂知制誥神宗訪以政事夏卿言累朝不惜金帛講和二邊脫民鋒鏑之禍垂六十年古未有也願勿失前好久之以疾卒年五十三

劉義叟字仲更澤州晉城人也歐陽脩使河東薦其學術該博擢試大理評事趙州推官留脩唐書義叟強記於經史百家无不通曉至於國朝典故財賦刑名兵械鍾律皆知其要其樂事星歷數術尤過人嘗以春秋時變異合之以洪範災應斥古

人所強合者著書十數篇視日月星辰以占國家休祥多應也
唐書成授崇文院檢討未謝而卒

臣稱曰唐有天下載祀三百其興衰治亂之迹必攷信於史而
舊書則紀次無律懲勸不明不可以訓析與諸儒博采舊聞作
爲新史於是一代之典粲然大備然其爲書事雖增而失之冗
文雖省而失之略此未免有是非輕信之蔽雖然能與班馬並
驅則雖長於載記者有不能爲摩訶亦良史也哉

東都事略卷第六十五

東都事略卷第六十六

列傳四十九

陳執中字昭與恕之子也恕有傳執中始以父任爲祕書省正
字屢進文 真宗稱善 真宗不豫大臣无敢及建儲執中上
言太子天下本不可不早定擢右正言坐公累出監岳州酒稅
遷殿中丞復爲右正言爲樞密使曹利用所不喜出知漢陽軍
除三司鹽鐵判官俄知諫院兼侍御史知雜事以天章閣待制
知應天府除龍圖閣直學士知永興軍寶元元年拜右諫議大
夫同知樞密院事康定元年罷知青州未幾以資政殿學士爲
陝西同經略安撫招討使與夏竦同知永興軍而議事多不合
徙知涇州慶曆初以工部侍郎復知青州執中率民錢築諸城
有詔止之執中格 詔卒城之沂州卒王淪叛入青州境執中

遣巡檢使傅永吉窮追歷楚泗真楊入斬黃永吉追至采石磯擒殺之四年召拜參知政事諫官孫甫蔡襄言執中剛愎不才不可任以政 仁宗不聽遣中使齎敕告即青州授之且諭意曰朕用卿舉朝以爲不可朕不惑人言也明日甫襄又以爲言仁宗曰朕已召之矣是時章得象杜衍爲相賈昌朝與執中參知政事每議事執中多與之異甫襄言旣不用因求去事下中書甫本衍所奏用而二人者俱有名望於是中書奏乞留二人仁宗領之衍退朝即召吏出劄子令甫襄供職執中曰向者上无明旨當復奏吏還白衍衍取劄子焚之執中遂言衍黨二人苟欲在諫職以擅權及臣覓其情乃取劄子焚之明日衍左遷出知兗州甫襄亦罷頃之得象免相昌朝與執中同相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兼樞密使昌朝免相執中拜

昭文館大學士監脩國史皇祐初以疾求罷進兵部尚書觀文殿大學士知陳州久之爲集慶軍節度使同 平章事

判大名府五年以吏部尚書復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執中當國人不欲干以私四方問遺无及門者會張貴妃薨治喪皇儀殿追冊皇后禮官以非禮迎上意 仁宗嘗詢執中而不能考正典禮以對悉奉行之深爲時論不与執中嬖妾張氏淫悍不可制嘗以過宮小婢出外舍死御史趙抃劾奏其事翰林李士歐陽脩亦論列于 朝至和二年罷爲鎮海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判亳州還上節鉞改右僕射觀文殿大學士封黃國公徙河南曹州過京師以疾賜告就第加司徒岐國公致仕卒年七十贈太師兼侍中有司謚曰榮靈又謚曰恭襄詔謚曰恭子世儒世儒母即張氏也執中卒張氏爲尼世儒旣長

迎歸與妻李事之不謹世儒宰相子庸駭久居京師元豐間爲太湖縣不樂爲外官與李諷諸婢謀殺張欲以憂去諸婢以藥毒之不死夜持釘陷其腦骨以喪歸爲婢所告送大理寺推治而李辭屢變凡三易獄始得寔世儒并妻等十人並處死

龐籍字醇之單州武成人也父格國子博士籍舉進士爲杭州司理參軍開封府兵法曹參軍改大理寺丞累擢殿中侍御史章獻皇后崩章惠皇后欲踵之臨朝籍下閣門取垂簾儀制尺燔之以沮其謀有欲造後苑珠玉奇巧物媚上者籍言蠱蟲爲災民憂轉徙復有西北夷狄之患苟非儉約何以濟用仁宗嘉納之爲開封府判官尚美人遣內侍韓從禮稱教旨免工人市籍著籍又言祖宗以來未有美人敢稱教旨干撓政府者仁宗爲杖從禮仍詔諸司自今宮中傳命无得施行范

夙喜放曠不遵礼法籍屢奏其狀會籍除廣南水路轉運使將行復言之諷既坐貶鄂州司馬籍亦降知臨江軍徙福建路轉運使召爲侍御史知雜事擢天章閣待制元昊叛命籍安撫陝西出知汝州徙同州就改陝西都轉運使迂龍圖閣直學士知延州自五龍川之敗戎落民居焚毀幾尺兵十餘万未有營壁籍按金明西北有渾州川土平沃川尾曰橋子谷即虜出入之隘道也命狄青將万人築招安砦於谷旁募民耕墾得粟甚多凡故地爲虜所據者悉逐之築土城久之元昊遣牙校李文貴齎其親信野利旺榮書求納款籍意其詐不受後數日果寇定川既而文貴復以旺榮書來元昊未肯削去僭號籍未敢荅乃請於朝仁宗曰朕非不能以天下力誅此小戎然朕爲天下主豈與大戎較曲直哉其務安吾民因使籍答書稱旺榮爲

太尉籍復請曰太尉天子上公使旺榮稱之則元昊不可得臣
矣其書自稱寧令或謨寧令皆虜中官於義无嫌 詔從之又
遣賀從昺來改名曰曩賓稱男不稱臣籍使謂之曰 天子至尊
荆王叔父也猶奉表稱臣今名躋未正不敢以聞從昺曰子事
父猶臣事君也若從昺得至 京師而 天子不許請更歸議
之籍乃言虜辦理浸順願聽其使至仍遣使同往申諭之卒用
其策而元昊復臣慶曆四年召拜樞密副使籍請併省官屬徙
兵就食於是邊費什省七八八年爲參知政事明年以工部侍
郎爲樞密使籍言近世養兵務多而不精請與中書議簡汰之
法 仁宗疑焉籍曰僅有一夫之呼臣請以百口償之卒省兵
八萬人皇祐三年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儂智
高叛命樞密副使狄青爲宣撫使或言青不可專任 仁宗以

問籍曰青起行伍若以文臣副之則號令不專不如不遣也
仁宗然之及捷書至 仁宗謂籍曰非卿執議豈能成功青還
仁宗欲以爲樞密使同平章事籍不可曰昔 太祖時慕容延
釗將兵兵不血刃一卒得荆湖之地不過遷官而已曹彬平江
南 太祖謂之曰朕欲以卿爲使相然今外敵甚多卿爲使相
安肯爲朕盡死力邪亦不過賜錢二億而已今青雖有功方之
延釗與彬未可同日而語也若遂用青爲樞密使同平章事則
富貴極矣異日復有寇盜青更立功將以何官與之爭之累日
仁宗乃許之既而內外訟青功卒以爲樞密使會道士趙清貺
與籍有連受人貺詐爲人求官籍聞之捕下開封府治其奸而
流之清貺道死而諫官韓絳謂籍陰諷府殺清貺以滅口乃罷
相以戶部侍郎知鄆州尋加觀文殿大學士除昭德軍節度使

知并州嘉祐元年 仁宗不豫籍上言比者 陛下皇子繼天
宮坊虛位立嗣之義礼有明文願 陛下深思 祖宗統緒之
重歷選宗室宜爲嗣者速決聖志制命一出則羣心大安奉承
宗廟之孝无大於此臣荷 陛下寵靈致位將相年垂七十逼
於休退固無他望惟 陛下保万世之業乃老臣之大願麟州
自慶曆以來虜盜耕屈野河西地莫能禁籍因戒邊民无得与
虜爲市易會通判司馬光行邊還乃言知麟州鄭戡等欲築二
堡於白草平以爲州扞蔽籍許之旣而虜移書至請分定疆界
麟府將郭恩輕敵出至忽里堆遇伏發恩死之命御史按其
籍坐不以築保事聞復以爲觀文殿大學士戶部侍郎知青州
徙鄭州請老以太子太保致仕卒年七十六贈司空兼侍中諡
曰莊敏籍曉法令長於吏事治民有惠愛特於治軍甚嚴士卒
聳畏之

梁適字仲賢顥之子也顥有傳適少孤輯顥制誥并自爲文以
獻 真宗曰梁顥有子矣授秘書省正字舉進士改太子中允
知淮陽軍南郊赦書錄梁後適論奏曰朱全忠唐之賊不可以
爲勸 仁宗是其言召爲審刑院詳議官梓州有妖人依鬼神
以詛殺人獄具以不傷讞適曰殺人以刃或可拒而詛可拒乎
是甚於刃也卒以死論有異鳥翔端門或以爲瑞適奏曰野鳥
來處宮庭不祥也非瑞也常上殿奏使臣何次公案 仁宗曰
次公似是漢時人字適對曰蓋寬饒黃霸皆字次公仁宗悅謂
宰相曰梁適倏諫官闕命之未幾遂除右正言供諫職以与執政
親嫌改直史館脩起居注復知諫院擢知制誥知開封府以請
知兗州遷龍圖閣直學士知河陽又遷樞密直學士知定州人

爲翰林學士尋改侍讀學士知澶州移秦州召還爲群牧使皇祐初擢左諫議大夫樞密副使張堯佐一日除四使諫官御史力爭不已適曰堯佐領四使誠過矣乃罷其宣徽景靈三使僕智高圍廣州官軍數戰不利仁宗欲降之會得賊將僞榜言智高欲得邕桂七州節度使者適曰若爾二廣非朝廷有矣乃命狄青爲宣撫使及賊平仁宗喜曰向非適言南方安危未可知也拜給事中參知政事契丹遣使來言國書稱大契丹非兄弟之義欲自今易稱南北朝適曰宋之爲宋受之於天不可改也契丹亦其國名自古豈有無名之國哉遂止進禮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張貴妃小斂皇儀殿適不可曰皇儀非所以治妃喪又將以適爲園陵使適又不可曰嬪御無園陵之制由是與陳執中不合而御史馬遵彈適貪黷

怙權不宜使久居重位乃罷知鄭州加觀文殿大學士知秦州適兩知秦州蕃戶不敢爲寇秦人爲立生祠徙立永興軍拜定國軍節度使知并州改鎮忠武知河陽英宗即位徙鎮昭德歷曹兗二州復爲觀文殿大學士禮部尚書以太子太保致仕神宗即位遷太子太傅卒年七十贈司空兼侍中謚曰莊肅適既卒慈聖光獻皇后有旨飯僧資薦神宗問曰豈以梁適爲仁宗舊相邪慈聖曰微梁適吾安有今日神宗問其故慈聖曰仁宗一日對宰相言朕居宮中左右前後皆皇后之黨陳執中請付外施行適進曰閭巷之人今日出一妻明日又出一妻猶爲不可況天子平執中之言非是仁宗不語久之曰梁適忠言也適有風采爲人主所器明于法令臨事果敢辭氣不變所下教條嚴而難犯云其孫子美

子美字才甫由蔭入官紹聖初爲梓州路常平徙湖南路遷提
點刑獄 徽宗立爲河北轉運使子美傾漕計以奉上遂以三
百萬緡市北珠以進北珠者自虜中來虜始欲禁寵之其群下
議曰中國傾府庫以市無用之物此爲我利而中國可以困之
崇寧間諸路漕臣進羨餘自子美始除樞密直學士拜戶部尚
書兼開封尹子美於府事無大小皆親決胥吏不得騁乃共謀
取未絕文書委於路而遁子美命焚之 徽宗問其故子美對
曰事之大者不患不訐小者不治而已 徽宗然之拜尚書右
丞進左丞遷中書侍郎以資政殿學士知定州移大名府進大
學士坐累責居單州起知青州復守魏進觀文殿學士拜寧遠
軍節度使以疾乞罷除開府儀同三司提舉崇福宮未幾致仕
卒年七十八贈少師子美爲郡縱侈殘虐然有幹才所至辦治云

劉沆字冲之吉州永新人也曾祖景洪事楊行密爲江西牙將
有彭玕者稱太守脅景洪附湖南僞許之復以州歸行密遂不
仕祖照父素以財雄鄉里初景洪曰我不從彭玕當活万餘
人後必有隆者因名所居山曰後隆山山有唐牛僧孺讀書臺
故基即其上築臺曰聰明臺沆母夢牛相公來而生沆沆個儻
任氣以進士起家爲大理評事通判舒州稍遷太常丞直集賢
院出知衡州有大姓尹氏爲僞券以欺隣人之孤訟父不得直
沆至其孤纔二十誥尹氏曰若券曾取證他隣否其人當有在
者尹氏訕服而歸其田同脩起居注擢右正言知制誥陝西用
兵沆見執政白事翌日請對極言得失 仁宗送其議於中書
執政不悅曰須舍人作相自行之沆曰宰相豈有常哉時來則
爲之奉使契丹其館伴杜防強之以酒沆不能飲因詆曰蕃狗

坐是降知和州改知江寧府除龍圖閣直學士知潭州有草寇黃捉鬼鄧和尚誘溪洞僞人擾湖湘北軍至多病死沆募土兵使保地分賊稍困乃令提點刑獄楊畋等八路入討斬首力餘級遂頓兵開一路榜曰賊由此路出降敢殺者與擅殺同於是降者三四萬人賊平召還而餘黨復叛殺裨將降知郢州其後以龍圖閣學士知開封府有張彥方受富民金僞爲張貴妃母越國太夫人奏補助教敕沆抵彥方死不問越國皇祐三年以工部侍郎擢參知政事諫官御史論沆緣貴妃進不可 仁宗不聽至和初貴妃薨追冊爲皇后沆爲監護使改園陵使遂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明年文彥博富弼入相沆加兵部侍郎監脩國史沆在相位疾言者屢加裁抑又奉行御史遷次之格滿二歲者與郡范師道趙抃歲滿求去沆引敕出

之御史中丞張昇等言沆挾私出御史遂以觀文殿大學士工部尚書知應天府迁刑部尚書徙陳州卒年六十六贈侍中沆始挾貴妃進至相方其主喪事時又務爲侈大之制論者疾之元豐三年王堯臣之子同老上書言其父當 仁宗不豫之際嘗与沆文彥博富弼定議乞立皇子 神宗以訪彥博彥博具奏所以乃贈沆太師充國公語在彥博傳子瑾 神宗時爲天章閣待制

東都事略卷第六十六

東都事略卷第六十七

列傳五十

文彥博字寬夫汾州休介人也少奉進士爲大理評事知翼城
掄次二縣改太常博士通判兗州入爲監察御史遷殿中侍御
史西鄙用兵有臨陳先退望敵不進者置獄鄰郡而推劾枝蔓
又不即誅彥博上疏曰將權不可不專軍法不可不峻兵法曰
畏我者不畏敵畏敵者不畏我使之畏我然非嚴刑何以濟之
乎對敵而有伍不進者伍長殺之伍長不進什長殺之以什伍
之長尚得專殺統帥之重乃不能誅一小校則軍中之令可謂
隳矣議者以今寇非大敵師未深入將校有犯宜從中覆夫寇
非大敵兵未深入尚臨戰先退儻遇大敵孰肯奮邪穰苴之戮
莊賈非大敵也止於會軍而後期耳孫武之斬隊長非深入也

止於習戰而非笑耳終於齊師勝晉吳人入郢委任專而法素行也 國朝著今禁軍將校有過而從中覆當施之於平居无事之時今邊防用兵逾數十方將不專權軍不峻法何以禦之哉 仁宗然之明年以戶部員外郎直史館爲河東轉運使麟府二州皆在河外因山爲城最險固始彥博父洎爲轉運使以餉道回遠軍食不足乃按唐張詠嘗領并州兵万人出合河關掩擊党項於銀城北爲河外直道自折德扆世有府谷即大河通保德以便府人故河關路廢而弗治將奏復之未及而卒彥博領漕事遂通銀城而州有積粟可守元昊圍麟州知城中有備解圍而去未幾遷天章閣待制爲都轉運使元昊復寇邊以彥博爲龍圖閣直學士知秦州守邊二年有威名虜不敢犯改樞密直學士知益州彥博以本道兵馬久不習戰爲立訓練之

法又以益彭邛蜀漢五州非用馬地州屯二十餘騎悉易以步軍慶曆七年以右諫議大夫樞密副使召還改參知政事貝州宣毅十將王則挾妖術与州校張密卜吉謀反改年号置官屬河北諸路遣兵傳城下命明鎬爲安撫使師久未克彥博請行巴命爲宣撫使以鎬傳之至則督將攻城旬餘未下謀言賊欲潛兵出邀虜使輜重鎬先遣殿侍袁安設伏敗之軍士有請穴穴地以入貝州官軍即城南爲穴因自攻其北以牽制之彥博募死士二百銜枚由穴進既出登城殺守陴者則縱火牛軍稍却有以擄中牛鼻者牛還攻之遂大潰城破生擒則檻送京師拜礼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彥博因進對言嘗聞 德音以搢紳多務奔競非裁抑之无以厚風俗若恬退守道者稍加旌擢則奔競躁求者庶幾知耻乃薦王安石韓

維張瓌悉被甄擢與樞密使龐籍同議省兵汰爲民者六萬減
廩給之半者二萬衆議紛然以爲衣食於官不願爲農且習
弓刀一旦散之間閭必爲盜賊 仁宗亦疑之以問彥博對曰
公私困竭正坐冗兵果有患臣願死之皇祐初除吏部侍郎昭
文館大李士監脩國史大饗明堂命彥博等脩纂儀注起自
降詔訖于礼成繫旨爲書爲大饗明堂記書成 仁宗爲製
序進礼部尚書三年御史唐介言彥博以間金奇錦因小臣遺
宮掖顯用張堯佐陰結貴妃爲謀身之計 仁宗怒召二府以
疏示之介面論不已 詔送臺劾介既下彥博獨留再拜曰御
史言事職也願不加罪 仁宗不許介遂貶英州別駕而彥博
亦罷相以吏部尚書觀文殿大李士知許州徙青州又徙秦州
尋拜忠武軍節度使知永興軍至和二年再入爲吏部尚書同

中書門下平章事昭文館大李士與富弼同拜宣麻之日 仁
宗遣小黃門覘於庭士大夫皆以得人相慶而天下謂之文富
明年 仁宗御殿疾暴作扶入禁中二府俟於殿閣召內侍史
志聰等問起居狀對曰禁中事嚴密不敢泄彥博怒叱之曰
上暴疾繫固安危惟爾曹得出入禁闥不令宰相知 天子起
居欲何爲邪自今疾勢少有增損必白顧直省官引至中書取
軍令狀志聰等大懼及夕詣宮門白下鎖志聰曰汝曹自白寧
相我不任受其軍令二府議留宿未有以發彥博請用道家說
祈禱大慶殿輔臣主祠事設次宿殿廡志聰等又白非故事彥
博曰豈論故事時邪富弼亦切責之志聰等不敢違知開封府
王素夜叩宮門求見執政彥博曰此時宮門何可夜開詰旦素
入白禁卒告都虞候變者同判欲捕治彥博不可乃召都指揮

使許懷問都虞候某者何如人懷德稱其謹良可保彥博曰此卒有怨誣之爾宜亟誅以靖衆衆以爲然乃請劉沆判狀尾斬于軍門 仁宗疾已沆譖彥博曰 陛下違豫時彥博擅斬告變者彥博以沆判聞 仁宗意乃已御史吳中復乞召還唐介彥博因言介頃爲御史言臣事多中臣病其間雖有風聞之誤然當時責之太深請如中復奏召用之時以彥博爲厚德嘉祐三年鹽鐵副使郭申錫與河北轉運使李叅議河事不協訟參遣人私屬彥博爲御史所彈申錫坐貶滁州彥博尋以河陽三城節度使同平章事判河南府封潞國公改鎮保平判大名府又改鎮成德遷尚書左僕射判太原府俄復鎮保平判河南丁母憂 英宗即位起復成德軍節度使乞終喪許之初 仁宗之不豫也彥博與富弼等乞立儲嗣 仁宗許焉而後宮將有就

館者故其事緩已而彥博去位其後弼亦以憂去彥博既服闕復以故官判河南有 詔入觀 英宗曰朕之立相公之力也彥博竦然對曰 陛下入繼大統乃 先帝聖意與 皇太后叶贊之力人臣何力之有兼 陛下登儲纂極之時臣方在外皆韓琦等承 聖志受 顧命臣无与焉 英宗曰備聞始議相公於朕有恩彥博避遜不敢當 英宗曰暫煩西行即召還矣尋除侍中徙鎮淮南判求兵軍入爲樞密使劔南西川節度使熙寧二年相陳升之 詔曰彥博朝廷宗臣其令升之位彥博下以稱遇賢之意彥博曰 國朝樞密使无位宰相位者獨曹利用嘗在王曾張知白上臣忝知礼義不敢效利用所爲以素亂朝著固辭乃從夏人犯大順城李復圭知慶州以陳圖方略授鈐轄李信都巡檢劉甫監押种詠趣使出戰信等失利復

王亟收所授方略執信等數獄奏從軍法彥博力言其非宰相
王安石以復主爲是信等伏誅人皆冤之明年慶州軍亂
神宗召二府對資政殿深以用兵爲憂彥博曰 朝廷施爲務
合人心以靖重爲先凡事當采衆論不宜有所偏聽 陛下即
位以來厲精求治而人情未安蓋更張 祖宗法之過也安石
曰 朝廷求去民害何不可若万事隨類如西晉風茲益亂也
安石知爲已發故力排之六年除司空河東節度使判河陽徙
判大名府初選人李公義請爲鐵龍瓜以濬河宦者黃懷信更
作濬川杷天下指笑以爲兒戲王安石獨信之除范子淵都水
監丞置濬川司行其法子淵奏功言疏道水勢悉歸故道退出
民田數萬頃 朝廷疑其妄事下大名彥博曰河水汗漫非杷
可濬雖甚愚之人皆知无益去年退地止因霜降水落今年未

嘗用杷而退地更多臣不敢雷同欺罔奏至 神宗不悅命知詔
熊本与河北漕臣陳知儉按視如彥博言子淵乃求對言本等
意安石罷彥博必相故傳會其說於是御史蔡確亦言本奉使
不公有 詔雜治子淵及本等皆重坐而彥博勿問七年北虜
遣蕭禧議地界 神宗遣中使賜彥博 詔問所以待遇之要
備禦之方彥博奏以爲不可子語在遼國事中九年除太保力
辭元豐三年除太尉開府儀同三司復判河南王堯臣子同老
言 仁宗不豫先臣与文彥博劉沆富弼等請立 英宗皇帝
爲嗣 仁宗感悟開納會彥博入覲 神宗以問彥博對曰
先帝天命所在神器有歸寔 仁祖知子之明 慈聖擁祐之
力臣等何功 神宗曰議論推輪於至和時發端爲難 仁祖
意已定其後止申前詔尔正如丙吉霍光事前後不相拚也卿

宜尺錄本末將付史官彥博乃奏其事曰至和三年 仁宗不豫兩月餘是時以根本未立中內人情不安及 聖躬康復顧念前此禁中侍藥憂慮百端堯臣與呂及劉沆富弼切議曰方今 朝廷根本不可不蚤定以定人心時亦不暇與密院同謀亦未敢顯言臣以堯臣久居禁近多知 朝廷事因謂之曰必得賢嗣以厭人心堯臣曰豈不知素育於宮中者邪於是臣等具奏春中服藥時事中外人情非常憂恐蓋爲儲嗣未立仍引西漢故事人主初即位建儲今當以時立嗣以固根本臣等既叨輔相之重位當任社稷之大計此大計也乞賜開納 仁宗淵默寡言乃欣然嘉歎曰知卿等尽忠然此大事也朕更熟思之臣等既退且請堯臣密作詔意欲進呈施行堯臣許歸第乃密草詔意然未及示臣等臣等既登對復申前請 仁宗曰朕意

已定矣卿等可无憂臣等既得此旨決謂无疑矣是年因樞府闕官議於 上前乞召韓琦爲樞密使蓋以琦忠義必能當重事 仁宗可之自後繼有議論未幾臣得請判河南堯臣尋卒臣所記當日之事大槩如此於是 手詔中書曰文彥博蓄德深厚善不自伐懷此大功絕口不言中外搢紳莫有知者乃知援立之功厥有攸在嘉祐之詔但宜之耳其所以褒顯之又詔曰朕恭聞 仁宗皇帝深惟天下大本意有所付而執政大臣文彥博劉沆富弼王堯臣實左右贊順以成 聖志及

英宗皇帝進位元儲續承大統四方上下莫不安寧而彥博等勲績莫有聞者比覽故臣家奏攷驗不誣其謙厚忠實可謂至矣其所以褒顯之庶幾上昭 神祖知人之明 文考報功之意焉遂加彥博河東永興節度使彥博力辭兩鎮宴餞瓊林

輔臣皆與兩遣中謁者遺詩以寵其行有報在不言功之語當
世榮之彥博至河南未交印先就第廟坐以見監司既交府事
見監司府官如常式或以問彥博彥博曰吾未視府事三公見
庶僚也既交印河南尹見監司矣六年請老拜太師致仕元祐
初司馬光拜相起彥博爲平章軍國重事六日一朝一月兩赴
經筵邊事河防及 朝廷大政令即與輔臣共議恩遇甚渥期
年乃求去 詔曰昔西伯善養老而大公自至魯穆公无入子
思之側則長老去之公自爲謀則善矣獨不爲朝廷惜乎又曰唐
太宗以干戈之事尚能起李靖於既老而穆宗文宗以燕安之
際不能用裴度於未病治亂之效於斯可見彥博讀 詔登然
不敢言去蓋後留四年彥博請去不已復以太師河東節度使
開府儀同三司致仕紹聖初言者觀望時政謂彥博朋附司馬

光詆毀 成烈降太子少保薨年九十二崇寧中與元祐黨後
命出籍追復太師謚曰忠烈彥博疑簡莊重有大臣體位將相
者五十餘年徧歷公孤兩以太師致仕雖位貌隆貴而平居接
物謙抑尊德樂善如恐不及邵雍程顥程頤以道孝名世居洛
陽而彥博與之遊元豐中與富弼及當時老成而有賢德者十
一人用白居易故事就弼第置酒相樂尚齒不尚官已而圖形
妙覺僧舍謂之洛陽耆英會司馬光爲文序其事王拱辰守北
都以書來諗曰拱辰亦家洛位與年不居數客後願以官守不
得執卮酒在坐席願預名其間幸無我遺其爲時所嘉美如此
彥博八子皆歷要官第六子及甫

及甫字周翰初爲大理評事遷直史館與邢恕同爲館職頗相
善也遷吏部員外郎除直龍圖閣知同州父太師彥博起爲平

章軍國重事除及甫右司員外郎以嫌改衛尉光祿少卿初韓琦子忠彦與琦之門人劉摯主巖叟賈易等常不平彦博不言功事以謂掩琦之勲及章惇撰御賜彦博詩序具述上語云嘉祐之詔但宣之耳忠彦益不平彦博入爲重事易簾前論列王同老所上文字彦博教爲之乞改史宣仁后曰此事吾詳知之至和中仁宗不豫乞立皇嗣者文太師富相公王參政也在嘉祐末乞立英宗爲皇嗣仁宗升遐策立英宗者韓相公也即不相掩不必改史其後彦博致仕及甫以集賢殿脩撰知河陽召爲太僕卿除權工部侍郎罷爲集賢殿脩撰提舉明道宮紹聖中蔡確之子渭奏及甫嘗與邢恕書具述姦臣大逆不道之謀詔以蔡京安惇即同文館究問語在章惇傳於是梁壽劉摯主巖叟劉安世范祖禹朱光廷皆坐重

貶及甫懷一朝之忿妄發書與邢恕致起詔獄以陷害忠良及甫之罪也及甫坐元祐黨褫職居久之復直龍圖閣知陝州旣又落職最後復集賢殿脩撰以卒始及甫當宣仁后臨朝時避魯王諱止名及宣仁崩復名及甫云

臣稱曰彦博以王佐之材克平妖難致位丞弼雖以人言去位而天下之望日隆及其再相也乃秉忠竭誠首議建儲遂絕口不言至神宗之世因事自顯人謂彦博不獨首建大策爲難而有功不居之爲尤難也烏虜彦博出入四世名倡九牧神明所相壽考康寧近世以來一人而已

東都事略卷之六十八

列傳五十一

富弼字彥國河南人也幼篤孝有大度范仲淹見而識之曰此王佐才也懷其文以示王曾晏殊之即以女妻之卒茂才異等授將作監丞知長水縣簽書河陽節度判官會郭皇后廢范仲淹爭之貶知睦州弼言朝廷一卒而獲二過縱不能復后宜還仲淹以來忠言通判絳州迂太子中允直集賢院從王曾辟通判鄆州趙元昊反弼上疏陳八事且言元昊遣使求割地邀金帛使者部從儀物如契丹而詞甚倨此必元昊腹心謀臣自請行者宜出其不意斬之都市又言夏守贇庸人也平時猶不當用而况艱難之際可為樞密乎召為開封府推官擢知諫院康定元年日食正旦弼言請罷燕徹樂雖虜使在館亦宜就賜

飲食而已執政以爲不可弼曰万一北虜行之爲朝廷羞後使虜還者云虜中罷燕如弼言 仁宗深悔之初宰相惡聞忠言下令禁越職言事弼因論日食以謂應天變莫若通下情遂除其禁元昊寇鄜延破金明延帥范雍鈐轄盧守勲閉門不救內侍黃德和引兵先走劉平石元孫戰歿而雍守勲歸罪於通判計用章都監李康伯皆竄嶺南德和誣奏平降賊詔以兵圍守其家弼言平自環慶引兵來援以姦臣不救故敗竟罵賊不食而死宜卹其家守勲德和皆中官怙勢誣人不可但已時守勲子昭序爲御藥弼奏乞罷之德和竟坐腰斬夏守贊爲陝西都總管又以入內都知王守忠爲都鈐轄弼言用守贊旣爲天下笑而守忠鈐轄乃与唐中官監軍无異將吏必恐懼乃罷守忠不道又言邊事系國安危不當專委樞密院乞如 國初令

宰相兼領

仁宗從之以宰相兼樞密使爲三司鹽鐵判官遷史館修撰慶曆二年改右正言知制誥契丹聚重兵境上遣其臣蕭英劉六符來求開南地兵旣壓境而使來非時中外忿之仁宗曰契丹吾兄弟之國未可棄也其有大鎮抚之命宰相擇報聘者時虜情不可測羣臣皆不敢行宰相奉弼使契丹弼即入對便殿叩頭曰主憂臣辱臣不敢愛其死乃以弼爲接伴弼開懷与語不以夷狄待之英等見弼傾仄亦不復隱其情遂去左右密以其主所欲得者告弼且曰可從從之不可從更以一事塞之弼具以聞 仁宗命御史中丞賈昌朝館伴不許割地而許增歲幣以弼爲樞密直學士辭不拜假資政殿學士戶部侍郎使契丹旣至六符館之往反十數皆論割地必不可狀及見虜主問故虜主曰 南朝違約塞鴈門增塘水治城隍籍

民兵此何意也羣臣請李兵而南寡人以謂不若遣使求地求而不獲李兵未晚也弼曰北朝志章聖皇帝之大德乎澶淵之役若從諸將言北兵无得脫者且北朝与中国通好則人主專其利而臣下无所獲若用兵則利歸臣下而人主任其禍故北朝諸臣爭勸用兵者此皆其身謀非國計也虜主驚曰何謂也弼曰晉高祖欺天叛君而求助於北末帝昏亂神人棄之是時中国狹小上下離叛故契丹全師獨克雖虜獲金帛充牣諸臣之家而壯士健馬物故大半此誰任其禍者今中国提封万里所在精兵以百万計法令脩明上下一心北朝欲用兵能保其必勝乎曰不能弼曰勝負未可知就其使勝所云士馬羣臣當之欤抑人主當之欤若通好不絕歲幣足歸人主臣下所得止奉使者歲一二人耳羣臣何利焉虜主大悟首肯者久之弼

又曰塞鴈門者以備元昊也塘水始於何承矩事在通好前地卑水聚勢不得不增城堙皆脩舊民兵亦舊藉特補其缺耳非違約也晉高祖以盧龍一道賂契丹周世宗復伐取關南比異代事宋興已九十年若各欲求異代故地豈北朝之利也哉本朝皇帝之命使臣則有詞矣曰朕爲祖宗守國必不敢以其地與人北朝所欲不過利其租賦耳朕不欲以地故多殺兩朝赤子故屈已增幣以待賊入若北朝必欲得地是志在敗盟假此爲辭耳朕亦安得獨避用兵乎澶淵之盟天地鬼神寔臨之今北朝首發兵端過不在朕天地鬼神豈可欺也哉虜主大感悟遂欲求昏弼曰昏姻易以生隙人命脩短不可知不若歲幣之堅久也本朝長公主出降齎送不過十萬緡豈若歲幣無窮之獲哉虜主曰卿且歸矣再來當擇一授之卿其遂以誓

書來弼歸復命再聘受書及口傳之詞于政府既行次樂壽謂其副曰吾爲使者而不見國書方一書詞與口傳者異則吾事敗矣發書視之果不同乃馳還都以瞞入見宿李士院一夕易書而行既至虜不復求昏專欲增幣曰南朝移我書當曰獻否則曰納弼爭不可虜主曰南朝旣懼我矣何惜此二字若我擁兵而南得无悔乎弼曰本朝皇帝兼愛南北之民不忍使蹈鋒鏑故屈己增幣何名爲懼哉若不得已而至於用兵則南北敵國當以曲直爲勝負非使臣之所憂也虜主曰卿勿固執古亦有之弼曰自古惟唐高祖借兵於突厥故臣事之當時所遣或稱獻納則不可知其後頡利爲太宗所擒豈復有此禮哉弼声色俱厲虜知不可奪曰吾當自遣人議之於是留所許增幣誓書復使邪律仁先及六符以其國誓書來且求獻納弼

奏曰臣旣以死拒之虜氣折矣可勿許虜無能爲也仁宗從之增歲幣二十万而契丹平時有用僞牒爲僧者事竟乃堂吏爲之開封按餘人而不及吏弼白宰相呂夷簡請以吏付獄且言曰必得吏乃止夷簡不悅故薦弼使契丹且奕易國書欲因事罪之歐陽脩上書引顏真卿使李希烈事留之不報使還除樞密直學士懇辭不受尋遷翰林學士弼見仁宗力辭曰增歲幣非臣本意也特以朝廷方討元昊未暇與虜角不敢以死爭尔其敢受賞乎三年拜樞密副使辭之愈力改資政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旣又復除樞密副使弼言虜旣通好議者便謂无事邊備漸弛虜方一敗盟臣死且有罪非獨臣不敢受亦願陛下思夷狄輕侮中原之耻坐薪嘗膽不忘脩政因以告納上前而罷逾月復除前命時元昊使辭羣臣班紫宸殿

門趨弼綴樞密院班乃御殿又命宰相章得象諭弼曰此朝
廷特用非以使虜故也弼乃受命時晏殊爲相范仲淹爲參知
政事杜衍爲樞密使韓琦與弼副之歐陽脩余靖王素蔡襄爲
諫官皆天下之望弼旣以社稷自任而仁宗責成於弼與仲
淹望太平於某月之間數以手詔督弼等條具其事又開天
章閣召弼等坐且給筆札使書其所欲爲者遣中使二人更往
督之且命仲淹主西事弼主北事弼遂與仲淹各上當世之務
十餘條又自河北安邊十三策大略以進賢退不肖止僥倖
去宿弊爲本欲漸易諸路監司之不才者使澄汰所部吏於是
小人始不悅矣元昊遣使以書來稱男而不臣弼言契丹臣元
昊而我不臣則契丹爲无敵於天下不可許乃却其使卒臣之
四年契丹來告李兵討元昊時冊命元昊爲夏國主使將行而

止之以俟虜使弼曰若虜使未至而行則事自我出旣至則恩
歸契丹矣從之是歲契丹受札雲中且發兵會元昊伐宋兒族
於何東爲近仁宗問弼曰虜得无与元昊襲我乎弼曰虜自
幽薊不復由何東入寇者以何北平易富饒而何東險瘠且虞
我出鎮定擣燕薊之虛也今兵出无名契丹大困決不爲此就
使妄動當出我不意不應先言受札雲中也元昊本与契丹約
相左右以困中國今契丹背約結好於我獨獲重幣元昊有怨
言故虜築威塞州以備之宋兒屢殺威塞人虜疑元昊使之故
爲是役安能合而寇我哉或請調發爲備弼曰虜雖不求猶欲
以虛声困我若調發正情其計臣請任之虜若入寇臣爲固上
且謀國仁宗乃止虜卒不動初魯人石介作慶曆聖德詩
歷頌羣臣以弼仲淹比之夔契而詆夏竦竦怨之會介奏記於

弼說以行伊周之事竦因傾弼等乃改伊周曰伊霍使女奴陰
習介書為廢立詔草飛語上聞 仁宗雖不信弼懼因保州賊
乎求為河北宣撫使以避之使還道除資政殿學士知鄆州兼
京東西路安撫使而衍仲淹嘗罷政未幾石介死讒者以介北
走契丹結連起兵弼以一路兵應之罷弼安撫使且欲發介墓
以覩之歲餘讒不驗加給事中知青州何朔大水民流京東弼
擇所部豐稔者五州勸民出粟得十五萬斛益以官廩隨所在
貯之得公私廬舍千餘萬區散處其人以便薪水官吏自前資
待闕寄居者皆給其祿使即民所聚選老弱病瘠者廩之山林
何泊之利有可取以為生者聽流民取之其主不得禁官吏皆
書其勞約為奏請使他日得以次受賞於朝至五日輒遣人以
酒肉糗飯勞之出於至誠人人為盡力流民死者為大家苑其之

謂之叢冢自為文祭之明年麥大熟流民各以遠近受糧而歸
凡活五十餘萬人募而為兵又萬餘人 仁宗遣使慰勞即
拜禮部侍郎弼曰救災守臣職也辭不受王則據具州叛齊州
禁兵千人欲屠城以應之有言變者弼以齊非所部恐事泄生
變會中使張從訓命至青弼檄從訓使馳至郡發吏卒取之
元得脫者且自劾擅遣中使罪 仁宗嘉之再迁禮部侍郎弼
又懇辭不受迁資政殿大學士以 明堂恩除禮部侍郎知鄆
州徙知蔡州加觀文殿學士知河陽迁戶部侍郎除宣徽南院
使判并州至和二年召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
與文彥博並命宣制之日士大夫相慶於朝 仁宗密覘知之
歐陽脩奏事殿上 仁宗具以語脩且曰古之求相者或得於
夢卜今朕用二相人情如此豈不賢於夢卜也哉脩頓首稱賀

仁宗弗豫大臣不得見中外憂恐文彥博與弼等直入閣疾內侍止之不可因以監視禳祈為名乞留宿內殿事皆關白而後行禁中肅然嘉祐三年加禮部尚書昭文館大學士監脩國史仁宗悉以政事仰成宰府弼總綱紀號令謹守典法所選用也得人天下无事號稱賢相六年丁母憂仁宗為罷春宴故事執政遇喪皆起復弼以謂金革變禮不可用於平世五遣使起之卒不從命英宗即位拜樞密使同平章事遷戶部尚書初仁宗弗豫皇嗣未立人情憂恐弼與文彥博等議請蚤定儲嗣會仁宗康復故緩其事後韓琦以定策立英宗至是慈聖后還政并弼遷官制詔錄其前議弼奏曰至和中臣雖泛議建儲其於陛下則如在法昧查具之中未見形象安得與韓琦等等哉今陛下錄臣先帝時微勞曷若報皇太后之

大恩皇太后嘗謂臣與胡宿吳奎曰无夫孤孀婦人無所告訴其言至不忍聞臣寔痛心豈仁宗之所望於陛下哉仁宗與皇太后於陛下有天地之恩而未聞所以為報臣於陛下不過有先時議論絲髮之勞尔臣願陛下外則以仁恩道德訓天下結人心內則以純孝恭恪奉仁宗事太后則臣雖啜菽飲水奔走陛下左右以死无悔一日韓琦進擬一二官者兼立有勞當遷官弼曰先帝以神詔授陛下皇太后叶贊之力而此輩何功可書琦竦然有愧色却立數武弼嘗進除目英宗適震怒擲之榻下弼搢笏拾取以進曰前日陛下在藩邸時喜怒猶不可妄況今即天子位初以天子亦有怒焉出九師以伐四夷否則陳斧鉞以誅大臣今日陛下之怒不為常事除目也必以臣等有太過惡可怒者何不斬

臣以謝天下 英宗爲之霽色溫言弼猶進說不已治平二年以疾辭位拜鎮海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判河陽封祁國公 神宗即位改鎮武寧進封鄭國公弼屢乞罷使相乃以爲尚書左僕射觀文殿大學士集禧觀使復判河陽熙寧元年移汝州且詔入觀以足疾許肩輿至殿門 神宗特爲御內東門小殿見之令男紹隆入扶且命毋拜坐語從容至日具問以治道弼對曰人君好惡不可令人窺測其意 陛下當如天之鑒人隨人善惡然後誅賞從之則功罪得其宜矣 神宗又問以邊事弼曰陛下即位之始當布德行惠願二十年口不言兵 神宗又問爲治所先弼曰阜安寓內爲先明年除司空兼侍中弼力辭復拜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弼既至未見有於 上前言災異皆天数非人事得失所至者弼聞之歎

曰人君所畏惟天若不畏天何事不可爲者去亂亡無幾矣此必姦臣欲進邪說故先導 上以無所畏使輔弼諫諍之臣無所復施其力此治亂之幾也吾不可以不速救即上書数千言雜引春秋洪範及古今傳記人情物理以明其決不然者羣臣請上尊號及作樂 神宗以久旱不許羣臣固請弼又言故事有災變皆徹樂恐 陛下以同天節虜使當上壽故未斷其請臣以爲此盛德事正當以示夷狄乞并罷上壽從之即日而兩弼又上疏願益畏天戒遠姦佞近忠良 神宗親書荅詔曰義忠言親理正文直苟非意在愛君志存王室何以臻此敢不置之枕席銘諸肺腑終老是戒更願公不替今日之志則天災不難弭太平可立俟也王安石始爲參知政事議改法理財與 神宗合意而弼不欲有所變更與安石不合多稱疾家居求退章

數十上 神宗將許之問曰卿即去誰可代卿者弼薦文彥博
神宗默然良久曰王安石何如弼亦默然拜武寧軍節度使同
平章事判亳州時方行青苗息錢法弼以謂此法行則財聚於
上之散於下且富民不願請願請者皆貧民後不可復得故持
之不行而提舉常平倉趙濟劾弼以大臣格新法法行當自貴
近者始若置而不問无以令天下乃除左僕射判汝州弼言新
法臣所不曉不可以復治郡願歸洛養疾許之尋請老拜司空
復武寧軍節度使及平章事進封韓國公致仕弼雖家居而
朝廷有大利害知無不言交趾叛以郭逵等討之弼言海嶠嶮
遠不可以責其必進願詔逵等擇利進退以全 王師因極言
時弊請速改新法以救倒懸之急契丹來爭河東地界手詔
問弼弼言熙河諸郡皆不足守而河東地界決不可許官制行

改授開府儀同三司故參知政事王堯臣之子同老上言至和
三年 仁宗弗豫其父堯臣嘗與文彥博劉沆及弼同決大策
乞立儲嗣以其父堯臣所撰詔草上之 神宗以問彥博彥博
言與同老合 神宗嘉之以弼為司徒元豐六年弼年八十懷
不能已又上疏論治亂不出於用諛佞讜直二端而已今諛佞
者競進讜直者多死外忠義之士仰室切歎天下之敝 陛下
不得知而更張之恐禍亂將至益煩 聖慮亦无及矣疏奏又
條陳時政之失以待 上問封之以付其子未幾而薨贈太尉
謚曰文忠元祐初加贈太師配享 神宗廟廷 御篆其碑曰
顯忠尚德紹聖中章惇用事謂弼得罪 先帝罷配享至靖康
初復侑食于 廟弼性至孝恭儉好礼與人言雖幼賤必恭敬
氣色穆然不見喜愠其好善疾惡蓋出於天性常言君子小人

如冰炭決不可以同器若兼收並用則小人必勝薰蕕雜處終必爲臭其爲宰相及判河陽最後請老家居凡三上章皆言天子无職事惟辨君子小人而進退之此天子之職也君子与小人在並處其勢必不勝君子不勝則奉身而退樂道无悶小人不勝則必交結千岐万轍必勝而後已小人復勝必遂肆毒於善良无所不爲求天下不乱不可得也弼早有公輔之望天下皆稱曰富公名聞夷狄遠使每至必問其出處安否忠義之性老而弥篤云子紹庭紹京紹隆紹京供備庫副使紹隆光祿寺丞皆先弼卒

紹庭字德先有家法爲時所稱始以父任爲秘書省正字嘗爲光祿寺丞遷宗正丞出爲白波輦運通判絳州建中靖國初以紹庭爲河北提舉常平紹庭辭曰熙寧變法之初先臣以不行

新法得罪臣不敢爲此官 徽宗嘉之除祠部員外郎制曰惟爾先正相予 祖宗道德勲勞疎服夷夏其家上之木拱矣故勞可見猶當異之以比甘棠而况遺範之所在乎尔少長義方習以成性今朕命尔領職常平而乃力自貢其誠心冀不違於先志奏封來上朕用攸嘉詩不云乎惟其有之是以似之朕亦何愛典祠之清選而命汝陟焉以勸夫孝於親者往且歆哉未幾出知宿州卒年六十八有子直柔

臣稱曰弼使虜之功偉矣而議者乃以沽飢民爲功何哉方其廷屈虜之君臣使曉然知通好用兵之利害自是兩邊无虞者幾百年其所活豈特五十萬人而已乎及踐守府首開万世之議抑又有社稷之功矣至於忠規激切而 上不忘讒言保中而 上不疑進退雍容有始有卒孔子所謂大臣以道事君者

豈不然哉生而享其榮歿而配於廟爲一代之宗臣有以也夫

東都事略卷六十八

東都事略卷第六十九

列傳五十二

韓琦字稚圭相州安陽人也父國華終右諫議大夫琦風骨秀異弱冠舉進士名在第二時方倡名太史奏日下五色雲見左右侍從皆賀於殿上授將作監丞通判淄州再遷太常丞直集賢院監左藏庫歷開封府推官三司度支判官爲右司諫時災異數見王隨陳堯佐爲相以疾五日一朝數忿爭參知政事韓億多私石中立好戲謹琦連疏疏論其過曰仍歲以來災異間作考夫戒之所譴告則變理之任正當其責陛下用輔臣如此外夷聞之亦有輕視中國之意如望天責之可消福應之自來則恐不可得也陛下若以退免大臣其事至重非臣下所宜輕議孰若以祖宗八十年太平之業坐付庸臣恣其毀壞乎

臣職在言責可知而不言哉伏請下御史臺集百官決是非於是同日 詔罷四人者又請罷內降排斥權幸王曾見琦論事切直有本末喜謂琦曰比年臺諫多畏避爲自安計不則激切近名如君固不負所職諫官宜若此曾正人也琦得此益自信未幾同議雅樂琦以胡瑗阮逸鄧保信忝尺鍾律之法出私見乖戾古制奏罷之仍用王朴樂琦爲諫官數稱進王曾蔡齊杜衍范仲淹等補政之闕事多施行以起居舍人知諫院趙元昊叛琦上疏曰臣聞元昊狂謀僭命不脩常貢必爲邊患今獻謀者不過欲 朝廷選擇將帥訓習士卒脩利戎甲營葺城隍廣蓄資糧以待黠羌之可勝此外憂也若乃綱紀不立忠佞不分功罪不明號令不信浮費靡節橫賜無常宴衍之逸遊宮庭之奢靡受中謁之干請容近昵之僥倖此內患也且四夷內窺中

國必觀釁而後動故外憂之起必始內患臣願 陛下先治內患以去外憂內患既平外憂自息儻外憂已兆內患更滋臣恐國家之虜非止一元昊而已擢知制誥益利歲饑爲兩路安撫使爲饘粥濟饑人一百九十餘萬蜀人曰使者之來更生我也元昊圍延州琦適自蜀還論西州形勢甚悉乃以爲陝西安撫使至則賊引去矣初大將劉平軍敗爲賊所執內侍黃德和懼罪誣平降賊 朝廷信之琦爲直其冤遷樞密直學士陝西經略招討使與夏竦畫攻守二策琦入對請用攻策會元昊將寇渭州遂趨鎮戎軍時環慶副總管任福奉詔計事琦盡出其兵使福擊賊授以方略令自懷遠城趣德勝砦羊牧隆城出賊之後如未可戰即據險設伏以邀其歸福既行琦重戒之福違琦節度敗沒于好水川琦坐奪秩一等降知秦州居數月復爲秦

鳳經略使換秦州觀察使尋以舊職充陝西四路經略安撫招討使屯涇州琦與范仲淹在兵間最久二人名重一時人心歸之朝廷倚以爲重故天下稱爲韓范初京師所遣戍兵脆懦不習勞苦賊常輕之目曰東軍而土兵勁悍善戰琦奏增土兵以抗賊而稍減屯戍內實京師又以籠竿城據衝要乞建爲德順軍以蔽蕭關鳴沙之道又建請於廊慶渭三州各以土兵三萬爲一軍軍雖別屯而耳目相通爲一視虜所不備互出擣之破其和市屠其落種因以招橫山之人度橫山隴則平夏兵素弱必不能支我下視興靈宄中鬼耳章既上又與仲淹定謀益堅而元昊知不可敵斂兵不敢近塞入拜樞密副使元昊既已臣琦以謂邊備不可弛請與仲淹俱出帥行已而仲淹參知政事以琦爲陝西宣撫使使還時 仁宗急於求治 手詔宰相杜衍

曰朕用韓琦范仲淹富弼皆中外人望有可施行宜以時上之又開 天章閣賜坐咨放時務琦條上九事大略備西北選將帥明按察豐財利抑僥幸進有能退不才去冗食謹入官繼又獻七事議稍用而小人已側目矣富弼宣撫河北還未入國門命守鄆州琦奏曰 朝廷聞北虜點兵弼以忠義請行事畢歸奏去京師咫尺曾中等策不得一陳於 陛下之前乃責補間郡四方不聞其罪曾無一人爲弼言者臣竊爲陛下惜之前此陝西帥鄭戩以劉滂重王廉城水洛役方作而戩罷涇原守將尹洙以爲非便而止之滂等猶城不已乃械繫滂等將斬之戩力爭于 朝琦亦以水洛未可城而滂等違令之罪不可貸朝廷卒城水洛故罷琦以資政殿學士知揚州徙鄆州又徙鎮定二州琦所至設條教葺帑庫治武庫勸農興學人人樂其愷

悌定州久用武將治兵無法度至于驕不可使琦脩明軍政刻
除宿弊士卒犯令者一切繩以紀律恩威既信乃攷李靖兵法
作方圓銳三陣指授偏將日月教習之由是定兵冠河朔加資
政殿太李士遷禮部侍郎觀文殿李士拜武康軍節度使知并
州又知相州入爲工部尚書三司使除樞密使冊拜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集賢殿太李士遷刑部尚書昭文館太李士監脩國
史 仁宗旣連失褒豫鄂三王至和中得疾皇子未立中外憂
之諫官范鎮首發其議司馬光繼之自是言者常以固天下根
本爲急而富弼亦屢上言歐陽脩因水災再上疏輒留中如此
五六年言者稍怠琦乘間奏請立皇子一日取漢書孔光傳懷
之以進曰漢成帝即位二十五年無嗣立弟之子定陶王爲太
子成帝中材之主猶能之況 陛下之聖哉 太祖爲天下長

慮福流至今惟 陛下以 太祖之心爲心則無不可矣時諫
官司馬光知江州呂誨皆言立皇嗣中書因將二疏以請 仁
宗曰朕有意久矣顧未得其人耳宗室中誰可者琦對曰宗室
不接外人臣等無由知之當出自 聖斷 仁宗乃稱 英宗
舊名曰宮中嘗養此人唯此可耳是日 君臣定議於殿上將
退琦奏曰此事至大 陛下今夕更思之來日取旨明日請對
仁宗曰決無疑矣琦曰事當有漸容臣等議新除官時 英宗
方居 濮王憂遂議起復泰州防禦使知宗正寺 仁宗大喜
琦奏曰此事旣行不可中止 仁宗首肯之時嘉祐六年也及
命下 英宗力辭 仁宗聽候服除七年 英宗旣免喪稱疾
不出琦曰宗正之命旣出外人皆知必爲皇子矣今不若遂正
其名使知 朝廷不可回之意歐陽脩亦進曰宗正舊不領職

事今有此命天下皆知 陛下意矣然誥敕付閣門得以不受
今若以爲 皇子詔書一出而事定矣 仁宗以爲然遂下詔
英宗入居慶寧宮封琦以國公 仁宗崩 英宗即位加門下
侍郎兼兵部尚書進封衛國公爲 仁宗山陵使琦既輔立 英
宗其門人親客或燕坐從容語及立 皇子定策事必正色曰
此 仁宗神德聖斷爲天下計 皇太后母道內助之力臣子
何与焉 英宗暴得疾 慈聖后垂簾聽政 英宗疾甚有及
慈聖語 慈聖不樂琦与歐陽脩奏事 簾前 慈聖嗚咽流
涕具道所以琦曰此病故耳病已必不然子疾母可不容之乎
慈聖意不釋歐陽脩曰 太后事 仁宗數十年仁聖之德著
於天下婦人之性鮮不妬忌昔溫成之寵 太后處之裕然何
所不容今母子之間而反不能忍邪 慈聖曰得諸君知此善

矣脩曰此事何獨臣等知之中外莫不知也 慈聖意稍和脩
進曰 仁宗在位歲久德澤在人人所信服故一日晏駕天下
稟承 遺命奉戴 嗣君無一人敢異同者今 太后一婦人
臣等五六書生耳豈足造事非 仁宗遺意天下誰肯聽從
慈聖默然久之而罷後數日琦獨見 英宗英宗曰 太后待
我無恩琦曰自古聖帝明王不爲少矣然獨稱舜爲大孝豈其
餘盡不孝也父母慈愛而子孝此常事不足道惟父母不慈而
子不失孝乃可稱耳今但 陛下事之未至耳 父母豈有不
慈者 英宗大悟自是不敢復言 英宗疾既平琦請 乘輿
具素服出祈雨人情乃安 慈聖下令還政進右僕射兼樞樞
密院封魏國公琦上還相事 英宗詔曰卿有大德于朕有大
功于時一旦無名謝事豈不駭天下之耳目而重朕之過乎其

輔朕使無忝 先帝則卿之終惠也琦以陝西戍兵多而食不足請籍民丁爲義勇得十四萬夏賊寇大順城又請停歲賜絕和市遣使問罪文彥博不可或舉寶元康定事琦曰諒祚狂童非有元昊智計而邊備過昔日遠甚詰之必服卒遣使齎詔而諒祚以謝表上 英宗寢疾琦候起居問諒祚表云何曰一如卿言 英宗崩琦奉 詔立 神宗拜司空兼侍中爲 英宗山陵使既復土琦累辭位拜鎮安武勝等軍節度使司徒兼侍中判相州辭兩鎮改淮南節度使判永興軍種諤收綏州詔發之琦議不可乃留爲綏德城因大揭榜招橫山之人會關陝荐饑而止復判相州改河北安撫使判大名府時初行青苗法琦上疏論其害以爲國之攷號令立法制必信其言而使民受實惠 陛下遣使給散青苗乃令鄉村自第等而下皆立

借錢貫百三等以上更許增數坊郭戶有物業抵當者依青苗例支借且鄉村上三等并坊郭有物力乃從來兼并之家也今皆得借錢每借一千令納一千三百則是官放息錢豈抑兼并濟困乏之意哉欲民信服不可得也伏惟 陛下自臨御以來夙夜憂勤勵精求治况承 祖宗百年仁政之後民浸德澤唯知寬恤未嘗過擾若但躬行節儉以先天下常節浮費漸汰冗食自然國用不乏何必使興利之臣紛紛四出以致遠邇之疑哉章下制置條例司疏駁放行天下琦又論奏不已且聽解安撫使改永興軍節度使琦固辭復判相州既至之二年告老復除永興軍節度使未拜而薨年六十八贈尚書令謚忠獻 神宗自爲碑文篆其首曰 兩朝顧命定策元勲之碑配享 英宗廟廷琦少有大志天下想望其風采識量宏偉臨事不見

喜慍之色天資朴忠自稱安陽戇叟輕財好施家無留貲折節下士無貴賤禮之如一將大拔賢俊得人爲多在相位時王安石有盛名或以爲可用惟琦獨識其姦終不肯進及守相陛辭神宗曰卿去誰可屬國者王安石何如琦曰安石爲翰林學士則有餘處輔弼之地則不可神宗頷之其鎮大名也魏人爲立生祠相人尤愛之有闕訟者輒止之易撓吾侍中也政和中追論琦定策之勲贈魏郡王子忠彥粹彥純彥嘉彥粹彥爲吏部侍郎終龍圖閣學士純彥官至徽猷閣直學士嘉彥尚神宗女齊國公士拜駙馬都尉終瀛海軍承宣使

忠彥字師朴少以父任爲將作監簿復舉進士琦罷政忠彥以祕書丞召試館職除校理同知太常禮院爲開封府判官三司塲鐵判官三司使出通判永寧軍召還爲工部判官琦薨服除

爲直龍圖閣擢天章閣待制知瀛州朝廷以夏人囚殺其主秉常用兵西方既下米脂等城砦數十夏人求救于遼遼人移書繼至會遣使賀虜主生辰神宗以命忠彥遂以給事中奉使遼國遼人遣趙資睦迓之語及西事忠彥曰此小役也何問爲虜主使其臣王言數燕于館言敷問夏國胡罪而中國兵不解也無失兩朝之懽則善矣忠彥曰問罪西夏於二國之好何所與乎使還時官制行章惇爲門下侍郎奏給事中東省屬官封駁宜先稟而後上忠彥奏朝廷之屬執政之所行也事當封駁則與執政固已異矣尚何稟議之有詔從其請左僕射王珪爲南郊大禮使事之當下者自從其所畫旨忠彥以官制駁之曰今事于南郊者大禮使既不從中畫旨處分出一時者又不從中畫奏審官制之行曾未朞月而廟堂自渝之後將

若之何乃 詔事無鉅細必經三省而後行拜禮部尚書以樞密直學士知定州元祐中召爲戶部尚書忠彥議裁省中外冗費復言宮掖之費有司不得而見雖見不可盡也切見近降詔書 太皇太后皇太后 皇太妃每生辰及大札恩澤四分減一仰測 聖意克已爲人無所不可願 詔入內內侍省均節禁省之費報有司使天下曉然知 陛下節用裕民自宮禁始擢尚書左丞弟嘉彥尚主改同知樞密院事遷知院事哲宗親政更用大臣言者觀望爭言 垂簾時事忠彥言昔仁宗親政言者亦多譏斥 章獻時事 仁宗惡其持情近薄下詔戒飭 陛下能法 仁祖用心則 朝廷靜矣以觀文殿學士知真定府移定州忠彥在西府以用兵西方非是願以所取之地棄而還之以息民力至是言者以爲言降資政殿學士

改知大名府 徽宗即位以吏部尚書召拜門下侍郎忠彥陳四事一曰廣仁恩二曰開言路三曰去疑似四曰戒用兵踰月拜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 徽宗用忠彥言數下赦令蠲天下逋責盡還流人而甄叙之有爲御史諫官忠直敢言若知名之士卒見收用進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封儀國公而曾布爲右相多不協言事者助布排忠彥以觀文殿大學士知大名府又謂 欽聖欲復廢后爲忠彥罪再降太中大夫懷州居住又論忠彥在相位不應棄湟州謫崇信軍節度副使濟州居住逮復鄆鄆又謫磁州團練副使復太中大夫遂以宣奉大夫致仕卒年七十二子治 徽宗時爲太僕少卿出知相州以疾丐祠命其子肖曾代之

曾公亮字明仲泉州晉江人也父會集英殿脩撰公亮以父任

爲大理評事舉進士遷奉礼郎知會稽縣累遷集賢校理兼天章閣侍講脩起居注天章閣待制知制誥兼史館脩撰拜翰林李士知三班院三班吏世所賤薄老胥抱文書外堂取判者高下在口異時長官漫不省察謹占名而已公亮盡取前後脩目置坐側案以從事吏束手無能爲後至者皆莫能易也以端明殿李士知鄭州爲政有能名盜賊悉竄他境復爲翰林李士知開封府居三月擢給事中參知政事加礼部侍郎除樞密使嘉祐六年拜吏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公亮精於法令多知朝廷典章臺閣故事時韓琦爲上相歐陽脩參知政事琦於法令典故以問公亮文李人材以問脩百官奉法循理而朝廷治仁宗不豫中外以爲憂琦請建儲副與公亮共定大議英宗即位慈聖后同聽政加中書侍郎兼

禮部尚書慈聖還政加戶部尚書英宗不豫即卧內奉詔立神宗爲皇太子明年神宗即位加門下侍郎兼吏部尚書封英國公改充國公熙寧初進封魯國公二年加昭文館大學士監脩國史公亮初薦王安石可大用神宗以安石參知事公亮乃陰助安石安石置條例司更張衆事公亮一切聽之於是神宗益專信任而安石以其助已深德之御史至中書爭論青苗事公亮俛首不言安石厲声與之往反由是言者亦以安石爲專公亮不與也蘇軾嘗從容責公亮不能救正朝廷公亮曰上與安石如一人此乃天也以病拜司空河陽三城節度使兼侍中集禧觀使起知永興軍召還復爲集禧觀使請老以太傅侍中致仕未幾子孝寬僉書樞密院事迎公亮就養西府薨年八十贈太師中書令配享英宗朝廷謚曰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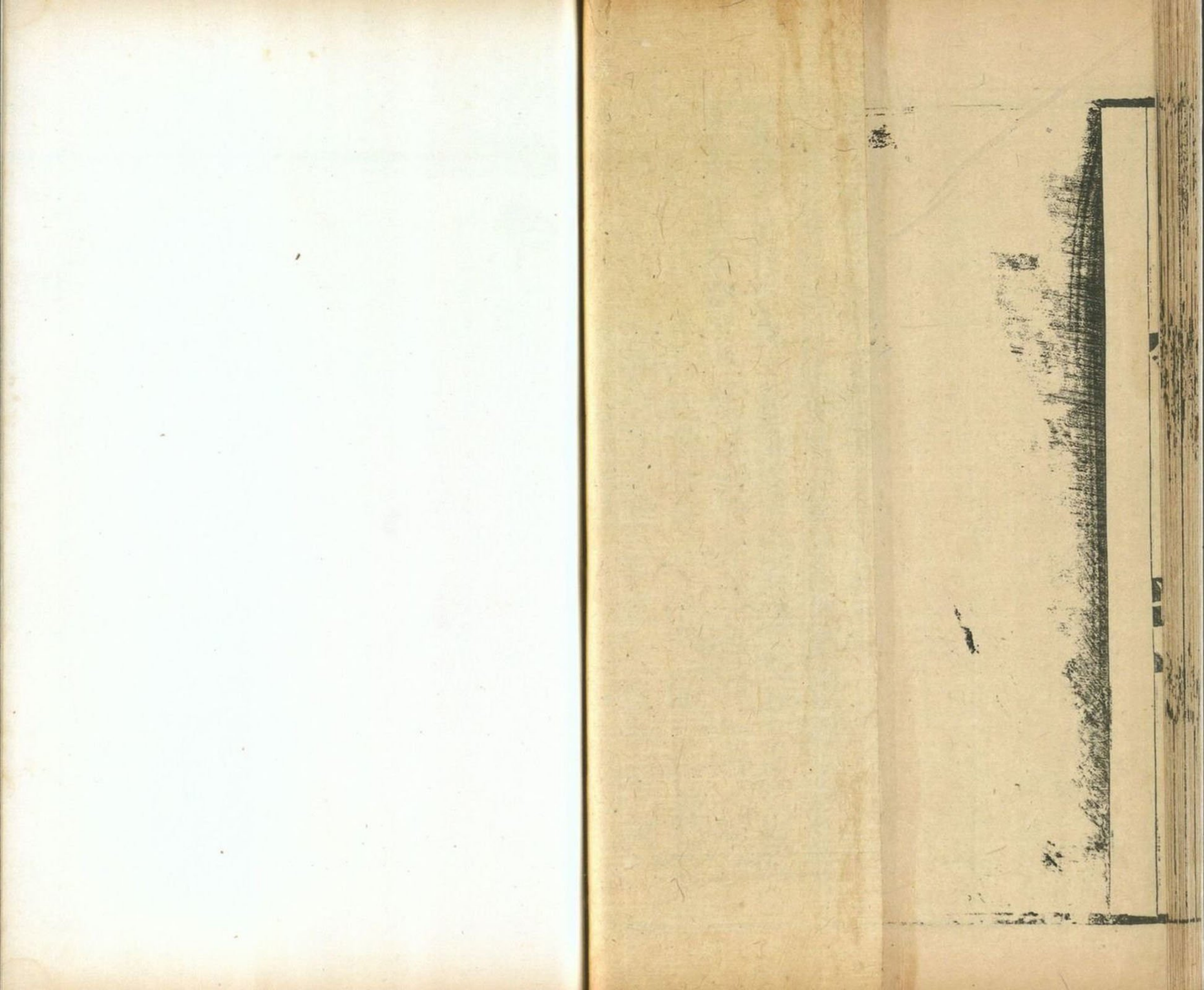
靖恩礼視韓琦 御篆其碑首曰 兩朝顧命定冊亞勲之碑
神宗嘗語輔臣曰公亮謹畏周密內外無間言受遺輔政有始
有卒可方漢張安世然公亮性吝嗇殖貨至鉅萬持祿固寵為
世所譏子孝寬

孝寬字公綽少好孝為人詳密以蔭為將作監主簿知桐城咸
平二縣除祕閣校理遷樞密院都承旨承旨用文臣自孝寬始
拜龍圖閣待制為羣牧使遷龍圖閣直學士北虜遣使請代北
並邊之地 神宗遣孝寬按視乃奏曰 國家待夷狄恩與信
也恩不可使濫信不可使失苟細事不問將有大於此者宜如
故便拜樞密直學士僉書樞密院事尋丁外艱服除以端明殿
學士知河陽又知鄆州鄆有孟子廟而無封爵孝寬請於 朝
得封鄒國公配享孔子廟召為吏部尚書元祐初以資政殿學

士知潁昌府久之復召以吏部尚書召還道卒年六十六

臣稱曰 仁宗皇帝在位四十二年所用之相莫非天下偉傑
蓋晚而相琦屬以大事柱石之力以扶持大厦鈞衡之平以進
退百官用能光輔 三宗咸有一德雖伊尹周公何以過也公
亮動亞於琦而昧於潔身之義懷祿不去君子譏之忠彥繼世
宰相孝寬亦位有密盛矣





澤東

都事略卷第七十
列傳五十三



王堯目字伯庸應天府虞城人也都官員外郎瀆之子而翰林
李士洙之猶子也洙字原叔性強敏李問過人自六經史記百
氏之書至於圖緯陰陽五行律歷星官算法訓故字書无所不
通李進士為舒城尉坐事免官久之調富川簿晏殊留守南京薦
其才為府李教授召為國子監直講史館檢討天章閣侍講直
龍圖閣慶曆中小人有不便大目執政者欲排去之未知所發
而宰相杜衍子婿蘇舜欽坐進奏院祠神會為御史所彈洙與
坐客貶知濠州居久之復召為檢討侍講充史館脩撰拜知制
誥是時諸儒定雅樂洙與胡瑗更造鍾磬而无形制容受之別
既成率不可用夏竦卒謚文正劉敞以竦行不應謚改謚文獻

洙曰此 僖祖謚也前有司謚王溥爲文獻章得象爲文憲字雖異而音同皆當改於是太常更謚竦文莊而溥得象皆易謚又言天下田稅不均請以千步開方爲法班之州縣以均其稅拜翰林李士以兄子堯臣參知政事改侍讀李士兼侍講李士時選諫官御史有執政之臣當薦李者皆以嫌不用洙以謂士飭身厲行而大臣薦賢以報國以嫌置之是疑大臣而廢賢材不可卒年六十所著易傳十卷雜文千餘篇子欽臣元祐中爲吏部侍郎堯臣李進士第一爲將作監丞通判湖州召試以著作佐郎直集賢院知光州除三司度支判官再遷右司諫郭皇后廢居瑤華宮有疾 仁宗頗疑之方后廢時宦者閻文應有力及后疾文應又主監鑿后且死訟者疑文應有奸謀堯臣請付其事御史考按虛寔以釋天下之疑不報后在殯有司以戚

正月用故事張鎰堯臣言郭氏幸得蒙厚恩復位号乃 天子后也張鎰可廢 仁宗遽爲之罷擢知制誥迂翰林李士元昊反西邊用兵以爲沿邊安撫使上言故事使者所至輒詔存問官吏將校而不及民自元昊反三年于今關中之民不勝彫敝宜有以勞來之 仁宗從其請降 詔俟賊平蠲其租賦二年又言陝西二十万兵分屯四路不足以自守涇原最爲要害處請万人以屯渭州以制山外如此賊不敢輕出犯塞也自好水川失利韓琦降知秦州范仲淹亦以擅答元昊書降知耀州堯臣言此兩人天下之選也其忠義智勇名動夷狄不宜以小故置之又薦种世衡狄青有將帥材明年葛懷敏敗涇邠以東皆閉壘自守仲淹自將慶州兵捍賊始引去 仁宗思其言乃復命使陝西而以琦仲淹爲招討使堯臣曰 陛下復用范仲淹

韓琦幸甚然將不中御兵法也願許以便宜從事 仁宗以爲然因言諸路主帥可罷經略副使以重將權而偏將見招討使以軍札置德順軍於籠竿城廢涇原等五州營田以其地募弓箭手堯臣使還至涇州而德勝砦兵迫其將姚貴閉城叛堯臣止道左解裝爲榜射城中以招貴且發近兵討之初吏白曰公奉使且還歸報 天子尔貴叛非公事也堯臣曰貴土豪也頗得士心然初非叛者今不棄其未定速招降後必生事爲朝廷患貴果出降明年爲三司使時入內都知張永和建議欲收民房錢什之三以助軍費堯臣言於 仁宗曰此唐德宗所以致朱泚之亂也夔州路曹臣請鹽井歲課十餘萬緡事下三司堯臣以爲上恩未嘗及遠人而反浚取厚利適所以斂怨也皆罷之求解計事以翰林李士永旨兼端明殿李士爲羣牧使皇

祐三年以給事中充樞密副使堯臣持法守正務裁抑撓幸至有鑊匿名書傳之京城者 仁宗信之益不疑而堯臣益奮厲狄青以軍功起行伍居大位而士卒多屬目而青頗有自得色堯臣与青言古將帥起微賤而富貴而不能保首領者可以爲鑒戒青稍沮喪至和中拜戶部侍郎參知政事進吏部卒年五十六將終有遺奏勸 仁宗以早擇宗室之賢者爲皇嗣贈左僕射謚曰文安堯臣典内外制十年文詞溫潤得王言躰有文集五十卷元豐三年堯臣子永部負外郎同老上言至和中仁宗不豫内外寒心者累月先且參預朝政宰相文彥博富弼等數於上前陳 宗社大計國家根本天啓先且之心知英宗皇帝少嘗養育宮中遂与彥博弼等於 仁宗前忘身爲國不顧忌諱求立爲嗣尽忠納說反覆數四未許間又与同列

各求罷免避位以冀開納 仁宗感悟遂許 英宗爲嗣 神宗以問彥博彥博言与同老合 神宗嘉之乃加贈堯旦太師改謚曰文忠以同老爲祕閣校理

孫沔字元規越州會稽人也中進士補趙州司理參軍爲人明敏果敢有材稍遷監察御史裏行景祐元年 章獻皇后服未除而礼官請用冬至日冊后沔奏請俟祥禫別擇日上書季安世被劾沔又奏請勿治出知衡山縣沔上書言時事以切直貶監衡州酒稅移通州知處州遷監察御史又知楚州所至皆有能迹召爲右正言又有直名遷提點兩浙刑獄陝西轉運使居兩月即以天章閣待制爲都轉運使又數月移知慶州三司所給寺支物惡而估直高軍人有語而優戲及之沔曰此 朝廷特支何敢妄言揺衆亟命斬之諸將爲請猶杖配嶺南明日給特支

死敢謹者遷龍圖閣直學士又遷樞密直學士知明州移知秦州 仁宗勉以邊事對曰秦州不足憂 陛下當以南方爲憂明日官軍以敗聞遂以沔爲荆湖江西廣南安撫使未幾副狄青宣撫賊平遷給事中知杭州召拜樞密副使契丹使請觀太廟樂 仁宗以問宰相對曰恐非祠享不可習也沔曰臣請以理折之乃謂使人曰廟樂之作皆 本朝所以歌詠 祖宗功德也使人如能留助吾祭乃可以觀之 仁宗從其議使遂不敢復請張貴妃薨追冊爲皇后命沔讀冊故事正后翰林李士讀冊沔既位右府力辭之且曰 陛下若以臣沔讀冊則可以樞密副使讀冊則不可遂求罷職以資政殿學士知杭州沔在杭貪縱不法所刺配人以百數及去即竊其案後有訐者無以自解遷大文學士移知青州又遷觀文殿學士知井州嘗繫罪

人不以法爲御史彈奏按驗如實乃責寧國軍節度副使復光祿卿分司南京會恩除知濠州以禮部侍郎致仕起爲資政殿學士知河中府又以爲觀文殿學士知延州道卒年七十一贈兵部尚書謚曰威敏

田况字元均其先京兆人也後徙居信都石晉之亂祖行周陷于契丹景德初契丹內寇以所掠數百人屬其父延招悉縱之因遁歸官至太子率府率况舉進士又舉賢良方正爲大常丞通判江寧府陝西用兵從夏竦辟爲經略判官擢直集賢院諸將悉兵擊賊况極言其不可乃止又言所以治邊者十四事仁宗多見聽用還爲右正言脩起居注知制誥陝西宣撫副使除龍圖閣直學士知成德軍徙秦州進樞密直學士知滑州徙益州自李順王均之亂蜀守皆得便宜決事雖或小罪并其家

內徙流離道路失所者頗衆况察其非其罪釋之又聽斷之門蜀人以比張詠迂給事中召爲御史中丞未至復爲樞密直學士權三司使既而又以爲龍圖閣學士翰林學士况約景德會計錄以今財賦所入多於景德而其出又多於所入著爲皇祐會計錄上之冀以悟上庶更立輕制使民充實而縣官有餘用也除禮部侍郎三司使至和元年擢樞密副使嘉祐二年拜樞密使以疾乞免除尚書左丞觀文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提舉景靈宮遂以太子少傅致仕卒年五十九贈太子太保謚曰宣簡况爲人寬厚明敏與人若无可而非義不可干也於天下事小利近功則置而勿論所及必朝廷先務而可以利民者嘗著好名朋黨二論有奏議三十卷

程戡字勝之許州陽翟人也擢進士補涇州觀察推官稍擢爲

侍御史知諫院以天章閣待制為陝西都轉運使徙知渭州遷樞密直學士知瀛州契丹使過稱疾求小憤見戡不許曰疾則可毋相見相見宜如禮虜使竟不能屈進端明殿學士知益州明年召還為給事中參知政事以宰相文彥博親嫌遷禮部侍郎為樞密副使數與宋庠爭議諫官御史兩非之罷為吏部侍郎觀文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同羣牧使未幾拜宣徽南院使判延州英宗即位加安武軍節度使橫山酋豪請以兵乘塞而自以其屬取靈夏歸中國戡奏言諒祚數悖慢而多殺戮人人離心今其酋豪如此可許之時英宗不豫大臣重生事不從戡年七十告老十數不許復以疾請乃許至同州卒年七十七贈太尉謚曰康穆戡久分帥閫號習邊事然无他智略折節交官者君子譏之

卷終

東都事略卷之七十一

列傳五十四

張昇字杲卿韓城人也少力學有志操奉進士為營兵簿留守王曾以為有公輔器累遷太常博士京東饑擢守密州昇貸粟於民以振之多所全活元昊叛夏竦經略陝西薦昇可任改六宅使涇原秦鳳安撫都監歲餘西兵解嚴以為度支員外郎知絳州久之為京西路提點刑獄改轉運使知鄧州昇以親老辭或以為避事范仲淹曰張昇非避事者也乃聽侍養歷直史館河東轉運使入為侍御史知雜事張堯佐緣貴妃恩驟用知開封府入內都知楊懷敏夜直入禁中衛士為變而詔不問罪昇皆極言之石介死既葬矣夏竦欲中傷富弼謂介實不死北走胡昇為辨理之卒得不疑坐微累出知濠州諫官陳升之言

昇忠直宜在 朝廷 仁宗曰吾非不知昇賢但其言太直尔
升之請其事 仁宗曰昇論張堯佐云 陛下動身克己欲致
太平奈何以一婦人壞之論楊懷敏云懷敏苟得志所爲不減
劉季述何至是哉升之曰忠直之言人臣所難也 陛下不可
以爲罪 仁宗曰朕未嘗以言罪人如昇之直朕當用之也未
幾爲天章閣待制遷龍圖閣直學士知秦州轉運使脩古渭城
昇言古渭斗絕在羌中无險可守餉運回遠得之更以生患既
城而羌果據廣其嶺絕餉道裨將劉渙帥兵不時進擊昇以郭
恩代之賊乃潰去渙以得城不在己也詔奏恩所殺皆老稚由
是徙昇知青州既而 朝廷察渙之妄黜之復以昇守秦州召
兼侍讀遂拜右諫議大夫御史中丞時富弼爲相歐陽脩爲翰
林學士士大夫以爲得人御史趙抃范師道以賞其諫列陳執中與

范鎮議不同不肯就職劉沆以抃師道嘗攻其短陰上書出之
昇曰天子耳目之官進退用舍必由 陛下奈何以宰相怒斥
之乎乃罷沆 仁宗以昇指切時事无所避曰卿孤寒乃能如
是昇曰臣朴孝愚忠仰託 睿聖三子皆服冠裳是不孤寒
陛下春秋已高主鬯虛位臣見 陛下之臣多持祿養交而少
赤心謀國者則似 陛下孤寒也 仁宗爲之感動初契丹遣
蕭德齋其主宗真繪像來且求 御容未報而宗真死子洪基
立遣使請于朝以昇報聘昇至虜乃欲先得 御容昇曰昔文
成弟也弟先面兄於理爲順今 南朝乃伯父當先致恭虜復
以洪基像來納嘉祐中拜樞密副使參知政事進樞密使
仁宗春秋高而儲宮尚未建昇昔在御史已屢建言矣至是與
韓琦叶心共議力陳上前 仁宗面諭曰朕已立嗣矣因示以

英宗藩邸舊名昇進曰陛下不疑否 仁宗曰朕何疑哉昇等再拜賀 英宗即位昇請老 英宗曰卿勤勞王家未當遽去 詔五日一至樞密院昇力求退乃以彰德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判許州改鎮河陽三城踰年以太子太師致仕昇忠信謹儉不受請謁分奉祿以及九族退居十有餘年昇田廬於紫虛谷澄心養氣不問時事愈老而耳目聰明卒年八十六贈司徒侍中謚曰康節

孫抃字夢得眉山人也六世祖長孺喜藏書爲樓而置其上蜀人謂之書樓孫氏中進士甲科以大理評事通判絳州召試廷直集賢院累擢右正言知制誥拜翰林學士慶曆五年升祔 二后于 太廟抃爲赦文有曰 章獻明肅皇后宣導陰教輔隆玉業章懿皇后丕擁慶羨寔生眇冲顧復之恩深保

綏之念重神馭既往仙遊斯覲嗟乎爲天下之母育天下之君不逮乎九重之承顏不及乎四海之致養念言一至追慕增結 仁宗覽之泣下謂抃曰卿何以得道朕心中事抃曰臣少以庶子不齒於兄弟不及養母以此知 陛下聖心中事 仁宗爲之流涕皇祐中以右諫議大夫爲御史中丞諫官論奏抃非糾繩才朴即上疏曰臣觀方今士人趨進者多廢退者少以善求事爲精神以能許人爲風采捷給若晉夫謂之有議論刻深若酷吏謂之有政事諫官所謂才者無乃謂是乎若然臣誠不能也 仁宗察其言趣視事內侍有用特恩遷官者抃奏罷之張貴妃薨追冊爲皇后且有建陵立廟之議抃率同列請對固爭之不能得因伏不起 仁宗改容遣之陳執中爲相筆婢出外舍死或曰嬖妾張氏殺之事聞 仁宗命近侍置獄取證左執

中弗遣有 詔勿推扞奏數十上執中遂罷相改翰林李士永
旨兼侍讀李士遷禮部侍郎扞前後多稱薦士大夫又居侍從
泊如也人以為長者 仁宗欲用耆老以扞為樞密副使遷參
知政事扞年益高於事无所可否又善忘語言卒止人以為笑
為御史韓鎮所言罷為觀文殿李士燾侍讀李士羣牧使 仁宗
崩禮院奏當以 太宗為一世 神主祔廟則增一室 詔兩
制及待制以上与禮官考正扞等議謹按禮曰三昭三穆与
太祖之廟而七書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曰世与昭穆二者據
父子而言也若兄弟則昭穆同不得以世數 二 之矣 國朝
太祖為受命之祖 太宗為有功德之宗此萬世不遷者也
大行皇帝神主祔廟伏請增一室為八室以備天子事七世之
禮 詔從之於是龍圖閣直李士盧士宗天章閣待制司馬光

議曰臣等謹按天子七廟三昭三穆与太祖之廟而七太祖之
廟万世不毀其餘昭穆親尽則毀示有終也自漢以來天子或
起於布衣以受命之初太祖尚三昭三穆之次故祀四世或祀
六世其太祖以上之主雖屬尊於太祖親尽則遷今若以 太
祖 太宗為一世則 大行皇帝祔廟之日 僖祖親尽當遷
於西夾室祀三昭三穆於先王典禮及近世之制无不符合又
詔扞等議扞等議曰臣等切以謂存 僖祖之室以備七世數
合於經傳事七世之明文而亦不失先王之禮意 詔又從之
禮院又奏乞与兩制同議 大行皇帝當配何祭翰林李士王
珪奏 本朝祀儀季秋大享 明堂祀昊天上帝以 真宗配
今請以 仁宗配循用周公嚴父之道知制誥錢公輔議謹按
三代之法郊以祭天明堂以祭五帝郊之祭以始封之祖明堂

之祭以創業繼體之君故孝經曰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
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又曰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
配天則周公其人也以周公言之則嚴父以成王言之則嚴祖
矣方是之時政則周公祭則成王亦安在乎必嚴其父哉我將
之詩是也臣竊謂聖宋崛起非有始封之祖也則創業之
君遂爲太祖矣太祖則周之后稷配祭于郊者也太宗則
周之文王配祭于明堂者也真宗則周之武王宗乎廟而不
祧者也當仁宗嗣位之初儻有建是論者則配帝之祭當在
乎太宗矣當時無一言者故使宗周之典禮不明於聖代
願深詔有司博謀羣臣而議焉於是又詔再詔抃等奏
仁宗繼體保成置天下於大安者四十二年今榑廟宜以
仁宗配上帝之身以宣章陛下嚴父之大孝知諫院司馬光

呂誨議孝經曰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孔子以周公
有聖人之德成太平之業創禮作樂而文王適其父也故引之
以證聖人之德莫大於孝吾曾子之問而已非謂凡有天下者
皆當以其父配天然後爲孝也古之帝王自非建邦啓土及造
有區夏者皆無配天之文近世祀明堂者皆以其父配五帝此
乃誤識孝經之意而違先王之禮不可以爲法也景祐二年

仁宗詔礼官稽案典籍辨崇配之序定二祧之位以太祖爲
帝者之祖比周之后稷太宗真宗爲帝者之宗比周之文
武然則祀真宗於明堂以配五帝亦未失古礼今議者乃欲
捨真宗而以仁宗配食明堂恐於祭法不合又以人情言
之是絀祖而進父也臣等切謂宜遵舊礼以真宗配五帝於
明堂爲便詔從抃等議抃後以太子少傅致仕卒年六十九

贈太子太保諡曰文懿

臣稱曰諸儒議宗廟之礼孫抃徒知七世之數而不達七世之義司馬光以太祖爲受命之祖爲宋太祖君太祖之位未正則祀六世爲合礼矣至議配祭也公輔之論得礼之正光誨之論得礼之宜而珪抃則惑於嚴父之說當是時英宗自旁親入繼以謂不敢廢仁宗上帝之身故勉從其議耳

趙槩字叔平應天府虞城人也少孤立孝孝進士授將作監丞通判海州除著作郎集賢校理出知漣水軍移守通州入爲開封府推官知洪州城西南隅當大江之衝水歲爲民患槩建爲石隄高丈五尺長二百丈明年夏水大至度与城平特隄以全至于今賴之同知宗正寺知青州改直集賢院坐失奉謫監密州酒徙楚州糧料院復故官取知滁州召脩起居注父之除歐

陽脩起居注朝廷欲驟用脩躡槩知制誥而以槩爲天章閣待制人意槩不能平而槩恬如也迁知制誥以母老乞知蘇州入翰林爲李士皇祐二年館伴契丹泛使遂報聘焉契丹請賦信誓如山河詩詩成契丹主親酌玉杯以勸槩且以素扇授其近臣劉六符寫槩詩置之懷袖使還加翰林侍讀李士累迁礼部侍郎以龍圖閣李士知鄆州徙南京留守拜御史中丞遂降樞密副使參知政事方是時皇嗣未立天下以爲憂仁宗命英宗領宗正槩言宗正未足爲重遂与執政建言宜立爲皇子從之英宗即位再迁吏部侍郎神宗立進尚書左丞數求去位以觀文殿李士吏部尚書知徐州明年以太子少師致仕居睢陽十五年而卒年八十八贈太子太師諡曰康靖槩爲人樂易深中恢然偉人也平生与人无所怨怒非特不形於色

而又專務掩惡揚善以德報怨出於至誠非勉強者歐陽脩坐累對詔獄槩獨抗章言脩無罪爲仇人所中傷陛下不可以天下法爲人報仇仁宗大感悟脩以故得全人以槩爲長者槩旣老脩亦退居汝南槩自睢陽往從之游樂飲旬日其相得如此

胡宿字武平常州晉陵人也李進士爲楊子尉召試爲館閣校勘改集賢校理通判宣州知湖州築石塘百里捍水患大興學校李者盛於東南自胡李始旣去而思之名其塘曰胡公塘而李者爲立生祠久之爲兩浙轉運使召還脩起居注知制誥入內都知楊懷敏坐衛士夜盜入禁中出爲和州都監懷敏用事久勢動中外未幾召復故職宿還詞頭不草制論衛士之變蹤跡連懷敏得不窮治誅死幸矣豈宜復在左右其命遂止拜翰林

侍讀李士迂翰林李士兼端明殿李士宿爲人清儉謹默內剛外和羣居不譁笑與人言必思而後對故其在官臨事謹重不輒發二亦不可回止吳奎包拯建言在官年七十而未致仕者有司以時按籍奉行宿以謂養廉耻厚風化宜有漸而欲一切更議從事殆非所以優老勸功之意當少緩其法使人得自言而全其美節至今行之皇祐新樂成議者多異論有詔新樂用於常祀朝會而郊廟乃用舊樂宿言書稱同律而今舊樂高新樂下相去一律難並用而新樂未施於郊廟先用之朝會非先王薦上帝配祖考之意遂不行禮部四歲一貢士議者患之請更爲間歲議已定宿獨言使士子廢業而奔走無寧歲不如復用三歲之制也衆皆非其言之數年士子果以爲不便卒用三年之制仁宗久未有皇子羣臣多以皇嗣爲言未省

宿當作青詞禱祠於山川即建言儲位又虛非所以居安而慮危
願擇宗室之賢者立之以尉天下之心 仁宗感悟南京鴻慶
宮災宿以謂南京 宋所以受命建号而大火主於商丘國家
乘德而王者也今不領於祠官而比年數災宜脩火祀事下太
常歲以長吏奉祠商丘慶曆六年夏河北河東京東地震登萊
尤甚宿以歲推之明年丁亥歲之刑德皆在北宮陽生於子而
陰極於亥然陰猶強而未即伏陽猶微而未即勝此所以震也是
謂龍戰之會而其位在乾今西北二虜中國之陰也宜爲之備
不然必有內盜起於河朔明年王則以貝州叛宿又以爲登萊
視京師爲東北隅乃少陽之位也今二州並置金坑多聚民以
鑿山谷陽氣損泄故陰乘而動縣官入金歲幾何小利而大害
可即禁止以寧地道皇祐五年會墨巫官災是歲冬至祀天南郊

以三聖並配明年大旱宿曰五行火礼也去歲火而今又旱
其應在礼此殆郊丘並配之失也即建言並配非古宜用迭配
如初 詔韓琦議建并州爲節鎮宿以爲堯遷閼伯於商丘主
火而商爲宋星迂實沈於臺駘主水而參爲晉星 國家受命
始於商丘王以火德又京師宋之分野而并爲晉地參商仇讎
之星今欲崇晉非國利也自 宋興平僭僞并最後服 太
宗削之不使列於方鎮八十年矣謂宜如舊制嘉祐六年拜左
諫議大夫樞密副使宿當重任尤顧惜大体而羣臣方建利害
多更張庶事以革弊宿獨厭之曰變法古人之難今不務守
祖宗成法而徒紛二無益於治也又以爲契丹與中國通好六
十餘年自百未有也善待夷狄者謹爲備而已今三邊武備多
弛牧馬著虛名於籍可乘而戰者自無一二又謂宜分滄州爲

一路以禦虜此今急務也若其界上交侵小故乃城砦主吏之職朝廷宜守 祖宗之約不宜爭小利而墮大信深戒邊臣生事以為功在位六年其論事皆此類也 英宗即位遷給事中告老乃拜吏部侍郎觀文殿學士知杭州遷尚書左丞以太子少師致仕卒年七十二贈太子太傅諡曰文恭宿少嘗善一浮圖其人將死謂宿曰我有秘術能化瓦石為黃金子其葬我以此報子宿曰尔之後事敢不勉秘術非吾欲也浮圖歎曰子之志未可量也其篤行自勵至於貴顯常如布衣時李問文章諸儒稱述焉弟之子宗愈

宗愈字完夫奉進士甲科世父宿罷樞密副使出守杭州陞辟之日 英宗問子弟誰可繼卿者以宗愈對除集賢校理召對兼史館檢討遂同知諫院脩內卒盜乘輿至器宗愈曰長孫

無忌不解佩刀入東上閣門封德彝論校尉不覺罪當死今禁殿卒為盜竊而入內都知了不知覺乞加罪李定自秀州推官除御史宗愈曰 祖宗朝三班御史闕必詔學士丞雜歷選三丞至真外郎以名聞今定自選人超擢非由學士丞雜所薦而選任一出執政意誰為 朝廷糾不法者明日知制誥蘇頌李太臨不草制皆落職歸班宗愈以舍人封還詞頭為是坐奪職通判真州久之擢吏部郎中 哲宗即位除右司郎中遷起居郎試中書舍人遷給事中又遷吏部侍郎拜御史中丞首進六事曰端本正志知難加意守法畏天 陛下若留神於此六者則治道得矣役書成牙校募不足許堊上戶宗愈極論其非宜悉從募便 哲宗問朋黨之弊宗愈曰君子義之與比謂小人為姦邪則小人必指君子為朋黨 陛下擇中立不倚者用之

則朋黨自銷明日進君子無黨論拜尚書右丞爲言者所攻以資政殿學士知陳州徙成都府明年召還爲吏部尚書哲宗親政以宗愈帥定武未行卒年六十六謚曰脩簡後坐元祐黨入籍云

東都事略卷第七十一

東都事略卷第七十二

列傳五十五

歐陽脩字永叔吉州廬陵人也四歲而孤母鄭氏守節自誓親教脩讀書家貧至以荻畫地學書比成人舉進士兩試国子監一試禮部皆第一遂中甲科補西京留守推官始從尹洙遊爲古文議論當世事迭相師友與梅堯臣遊爲歌詩相倡和遂以文章名冠天下景祐初召試爲館閣校勘時范仲淹知開封府每進見輒論時政得失宰相呂夷簡惡之斥守饒州諫官高若訥詆訕仲淹以爲當黜脩以書深責若訥謂其不復知人間有羞耻事若訥以聞謫夷陵令徙乾德復爲武成軍節度判官范仲淹帥陝西辟脩掌書記脩曰吾論范公豈以爲利哉同其退不同其進可也辭不就召還復校勘慶歷初遷集賢校理同知

太常禮院求補外通判滑州 仁宗登進杜衍范仲淹富弼韓琦分列二府增諫官貢用天下名士召脩知諫院未幾脩起居注脩每勸 上延見大臣訪以政事 仁宗再出手 詔使條天下事又開 天章閣召對賜坐給以筆札使具疏于前皆皇恐退而上時所宜先者十數事於是有 詔勸農桑興學校革磨勘任子等弊中外悚然而小人不便相與騰口謗之脩常爲仁宗分別邪正勸行其言改右正言知制誥仍知諫院故事知制誥必試 仁宗知脩之文有旨不試與近世楊億陳堯佐及脩三人而已嘗因奏事論及人物 仁宗目脩曰如歐陽脩何處得來初范仲淹之貶饒州也脩與尹洙余靖皆以直仲淹見逐目之黨人自是朋黨之論起脩乃爲朋黨論以進以爲君子以同道爲朋小人以同利爲朋此自然之理也臣謂小人無朋

惟君子則有之蓋小人所好者利祿也所貪者財貨也當其同利之時暫相黨引以爲朋者僞也及其見利而爭先或利盡而反相賊害雖其兄弟親戚不能相保故臣謂小人無朋其暫爲朋者僞也君子則不然所守者道義所行者忠信所脩者名節以之脩身則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國則同心而共濟終始如一故君子有朋也故爲君者但當退小人之僞朋用君子之真朋則天下治矣四年大臣有言河東芻糧不足請發麟州命脩往視利害脩以爲麟州天險不可廢又言忻州代州岢嵐火山軍並邊民田廢不得耕號爲禁地吾雖不耕而虜常盜耕之若募民計口出丁爲兵量入租粟以耕歲可得數百萬斛不然他日且盡爲虜有議下太原帥臣以爲不便持之久之乃從凡河東賦斂過重民所不堪奏罷十數事自河東還會保州兵亂以脩

爲龍圖閣直學士河北都轉運使 仁宗面諭曰旡爲久留計
有所欲言言之脩曰諫官待風聞言事外官越職而言罪也
仁宗曰第以聞勿以中外爲意方是時二府相繼以黨議罷去
脩慨然上疏曰杜衍韓琦范仲淹富弼天下皆知其可用之賢
而不聞其有可罷之罪自古小人讒害忠賢其說不遠欲廣陷
良善不過指爲朋黨欲搖動大臣必須誣以專權其故何也去
一善人而衆善人尚在則未爲小人之利欲盡去之則善人少
過難爲一一求瑕唯指以爲朋黨則可以一時盡逐至如自古
大臣已被主知而蒙信任則難以他事動搖唯有專權是上之
所惡必須此說方可傾之正士在朝羣邪所忌謀臣不用敵國
之福也今此四人一旦罷去而使羣邪相賀於內四夷相賀於
外臣所以爲 陛下惜之也爲朋黨論者惡脩異已又以盡言其

情狀愈益忌之會脩之外甥女張嫁族人晟以失行繫獄言事
者乘此欲并中脩遂起詔獄窮治張資產 仁宗遣中官監劾
之卒辨其誣脩坐左迁知制誥知滁州徙楊穎二州復龍圖閣
直學士留守南京以母憂去既免喪入見鬚髮盡白 仁宗怪
之問勞惻然恩意甚厚命判流內銓小人畏脩復用僞爲脩奏
乞澄汰官官官聞之果怒會選人胡宗堯當改官坐嘗以官
舟假人經赦去官法當循資脩引對取旨 仁宗特令改官官
官有密奏者曰宗堯翰林學士宿之子有司右之私也遂出知
同州言者多謂脩旡罪 仁宗悟留判脩唐書爲翰林學士加
龍圖閣學士知開封府所代包拯以威嚴御下名震都邑脩簡
易循理不求赫赫之譽或以爲言脩曰凡人材性不一用其所
長事旡不彊其所短勢必不逮吾亦任吾所長耳遷給事中

爲羣牧使唐書成拜礼部侍郎兼翰林侍讀李士脩在翰林凡八年知無不言所言多聽河決商胡賈昌朝留守北京欲開橫隴故道回河使東有李仲昌者欲道商胡入立瑤河 詔兩省臺諫集議脩故奏使河北知河決根本以爲河水重濁理无不淤淤從下起下流必決水性避高決必趨下以近事驗之決河非不能力塞故道非不能力復但勢不能久必決於上流耳橫隴功大難成雖成必有復決之患六塔狹小不能容受大河以全河注之濱棣德博必被其害不若因水所趨增治隄防疏其下流浚之入海則河無決溢散漫之憂數十年之利也陳執中當國主橫隴之議其後行之而敗河北被害者凡數千里臺諫謂執中過惡而執中迂延尚玷宰府脩上疏曰 陛下用相非其人以天下之事奈何委一不學無識諂邪很愎之執中而甘

心焉然天下之人與後世之議者謂 陛下拒忠言庇愚相以爲聖德之累未幾執中罷免狄青爲樞密使奮自軍伍多戰功軍中服其威名 仁宗不豫諸軍訛言藉藉脩言武臣掌機密而得軍情不惟於國不便鮮不爲身害請出之外藩以保其終始遂罷青知陳州脩嘗因水災上疏曰 陛下臨御三十餘年而儲宮未建此久闕之典也漢文帝即位羣臣請立太子羣臣不自疑而敢請文帝亦不疑其臣有二心後唐明宗尤惡人言太子事然漢文帝立太子之後享國長久爲漢太宗明宗諸嗣不早定而秦王以窺覬陷于大禍後唐遂亂 陛下何疑而久不定乎嘉祐五年爲樞密副使明年拜參知政事脩在兵府與曾公亮考天下兵數及三路屯戍多少地理遠近更爲箇籍凡邊防久闕屯戍者必加蒐補其在政府與韓琦同心輔政凡

兵民官吏財利之要中書所當知者集爲總目遇事不復求之
有司時東宮猶未定與韓琦等協定大議語在琦傳 英宗即
位以疾未親政 慈聖光獻皇后垂簾脩與二三大臣往來
二宮彌縫其闕卒復明辟再遷吏部侍郎 神宗即位遷尚書
左丞脩性剛直平生與人盡言無所隱及在二府士大夫有所
干請輒面諭可否雖臺諫論事亦必以是非詰之初 朝廷議
加 濮王典禮也臺臣以脩主此議專以詆脩語在 濮王事
中脩著 濮議引喪服記曰爲人後者爲其父母服服者父義
期也謂之降服親不可降降者降其外物爾喪服是也其必降
者示有所屈也以重承太宗之重尊祖而爲之屈於此以伸於
彼也生莫重於父母而爲之屈者以承大宗者亦重也此以義
制者也父子之道天性也臨之以大義有可以降其外物而本

之於至仁則不可絕其天性絕人道而滅天理此不仁者之或
不爲也故聖人制服爲降三年爲替而不沒其父母之名以見
服可降而名不可沒也此以仁存者也今議者欲以爲人後之
故使一旦反視父母若未嘗生我者其絕之也甚矣使其真絕
之與是非人情也迫於義而僞絕之與是仁義者教之爲僞也
其議如此臺臣既出而來者持脩愈急先是蔣之奇盛稱 濮
議之是脩由是薦之得爲御史既而反攻脩及其帷薄事事連
其子婦脩杜門求辨其事 詔詰問之奇語所從來之奇言得
之彭思永思永言出於風聞曖昧無實嘗戒之奇勿言 神宗
爲其詞窮遂去脩亦力求退除觀文殿學士刑部尚書知亳州
遷兵部尚書知青州時諸路散青苗錢脩乞令民止納本錢以
示不爲利罷提舉官聽民以願請不報除宣徽南院使判太原

府脩力辭丐易蔡州大略以久疾昏耗不任重寄復曰時多喜新奇而臣思守拙衆方興功利而臣欲循常以譏切王安石遂聽以舊官知蔡州脩在毫已六請致仕比至蔡逾年復請乃以觀文殿學士太子少師致仕脩昔守潁樂其風土因卜居焉及歸而居室未備處之怡然不以爲意脩之在滁也自號醉翁作亭琅邪山以醉翁名之晚年又自號六一居士曰吾集古錄一千卷藏書豈萬卷有琴一張有棋一局而嘗置酒一壺吾老於其間是爲六一自爲傳刻石居潁一年而卒年六十六贈太子太師謚曰文忠脩於六經長於易詩春秋其所發明多古人所未見常奉 詔撰唐本紀表志又自撰五代史記二書本紀法嚴而詞約多取春秋遺意其表傳志與迂固相上下有易童子問三卷詩本義十四卷居士集五十卷內外制奏議四六集又四

十餘卷脩篤於朋友不以貴賤生死易意尹洙孫復石介梅堯臣既沒皆經理其家或言之 朝廷官其子弟蘇洵以布衣隱居於蜀脩得其書獻諸 朝當時文士一有所長必極口稱道惟恐人不知也嘉祐間 朝廷進人之路稍狹脩建言以館閣育材材既難得其人又難知則當博採而多蓄之冀得其間則傑然出爲名臣矣餘亦不失爲佳士也遂 詔韓琦曾公亮趙槩及脩各舉五人一時得士爲多脩嘗稱故相王曾之言曰思欲歸已然使誰當且曰貧賤嘗思富貴富貴必履危機此古人之所歎也惟不思而得既得而不患失之者其庶幾乎脩以論政不合固求去位年未及即告老天下高之四子發奕棐辨棐字叔弼以父脩蔭守祕書省正字年十二三脩著鳴蟬賦棐侍脩語之曰兒異日能爲吾此賦否因書以遺之脩又嘗書以

教槩曰藏精於晦則明養神以靜則安晦所以蓄用靜所以應物善蓄者則不竭善應者則無窮雖學則可至然性近者得之易也及長舉進士脩在位及告老槩不肯言仕脩卒始仕為審官院主簿遷太常博士 哲宗即位為著作郎入省為職方禮部員外郎 詔議南北郊祭或曰分祭禮也或曰合祭禮也槩曰分祭合祭唐志有之矣吾先君子之所論也雖欲合議者而排分祭則非吾先君子之意也竟傳入相槩以祕閣校理知襄州又知潞州坐元祐黨奪校理元符三年還朝為吏部郎中遷右司郎中請外以直祕閣知蔡州復係元祐黨鐫直祕閣罷居潁州卒年六十七初脩以道德文章為 三朝所知天下學士大夫皆師尊之而槩亦能以文學世其家有文集二十卷其他著述又五十餘卷

臣稱曰斯文古今大事也天未嘗輕以畀人然自孔子以來千有餘載之間得其正傳者僅四五人而已孔子既沒而孟子生孟子之後有荀卿荀卿之後而楊雄出雄之後而韓愈繼愈之後而脩得其傳其所以明道祕而息邪說立化本而振儒風遂然以所學入發為 朝廷之論議志得道行沛然有餘則功利之及於物者蓋天之所畀也故天下尊仰之如泰山大河日月所不能磨而竭矣

東都事略卷第七十三

列傳五十六

包拯字希仁廬州合肥人也奉進士以大理評事知建昌縣辭以親年高改和州管庫而親不欲去鄉里遂解官就養及親亡廬墓側終喪不忍仕久之知天長縣有訴盜割牛舌者拯曰第殺而弔焉之俄有告私屠牛者拯曰已割其舌矣非私殺也盜色變遂引伏徙知端州入爲監察御史建言國家取士用人不得實歲賂戎狄非禦戒之策又言諸路轉運加按察使之名以苛察相尚奏劾官吏更倍於前皆摺摭細故使吏不自安詔爲罷之使契丹虜之典客曰雄州開便門欲誘納叛人刺候疆事邪拯曰誠欲刺之自有正門何必便門也此豈問涿州門邪虜有沮色爲三司戶部判官出爲京東轉運使改直集賢院徙

陝西路又徙河北入爲三司戶部副使奏罷斜谷務造船材木
十萬及罷七州河橋竹索數十萬奉使河北言牧馬占邢洺趙
三州沃壤萬五千頃悉請以予民事多施行擢天章閣待制知
諫院張堯佐挾貴妃以請自三司使拜宣徽節度使堯叟罷我四
使拯上疏切諫語在堯佐傳卒奪其宣徽景靈二使拯數論斥
大臣請罷一切內降又錄唐魏鄭公三疏請置坐右及別條七
事言明察聽納辨別朋黨愛惜人才不主先入之說湯去疑法
條其甚下牽錄微過其論甚美除龍圖閣直學士復爲河北轉
運使知瀛州除放一路所負回易公使錢十餘萬仍奏請諸州
毋得回易公使錢徙楊廬三州廬即拯鄉里也親黨有犯法者
拯斥去貪焉坐失保仕降知他州徙江寧府召知開封府舊制
訟牒令知牌司收之於門外拯使徑至庭下辨曲直吏民不敢

欺京師大水拯以勢家多置園第惠民河上歲久湮塞遂盡毀
去中貴人偽增地契步數者拯奏劾之權貴爲之斂迹嘉祐二
年除右諫議大夫御史中丞上疏請立皇嗣曰東宮虛位日久
天下以爲憂君臣數以爲言而陛下持久不決何也天萬物
皆有根本而太子者天下根本也根本不立禍孰大焉 仁宗
曰卿欲誰立拯曰臣乞 陛下豫建太子者爲 宗廟萬世計
耳 陛下問臣誰立是疑臣也臣行年六十且無子非微後福
者 仁宗喜乃曰當徐議之拯又上疏陳教養宗室之法責諸
路監司聽御史府自舉屬官諫官御史不避二府薦舉兩制得
至執政私第減一歲休假日皆施行之張方平爲三司使拯攻
罷之而除宋祁拯又擊祁祁罷遂除拯三司使歐陽脩疏拯所
謂牽牛蹊田而奪之牛罰已重矣又貪其富不亦甚乎拯家居

避命者久之六年拜禮部侍郎樞密副使七年終于位年六十
四贈禮部尚書諡曰孝肅拯為人不苟合未嘗偽辭色以悅人
平居无私書故人親黨亦皆絕之人多憚其方嚴仕已通顯奉
已儉約如布衣時少爲劉筠所知筠無子爲奏其族子爲後而
請還其所沒田廬有奏議十五卷

吳奎字長文雒州北海人也年十七舉進士既冠調古田簿廣
信軍判官官者楊懷敏增廣北邊屯田至奎民穀地無敢抗之
者奎上書論其不便知保州王果亦屢爭之懷敏使人訟果他
事奎爲果辨其誣果遂得免改大理寺丞僉判武寧軍監京東
排岸司時衛士夜盜入禁中楊懷敏當宿直而得罪輕奎言
陛下私近幸而屈公法臣竊爲陛下惜之再遷殿中丞奎賢
良方正對策入等擢太常博士通判陳州加直集賢院改起居

舍人同知諫院奎勸仁宗禁切左右姦佞內東門捉獲賂遺
禁中物下開封府劾而府尹用內降釋之奎劾其罪尹坐黜御
史先事論赦書中語詰所從來奎奏言御史許風聞言事事有
非實則當容之若窮其主名是後誰敢以事告乎陛下若是
自蔽其耳目也論郭承祐以舊恩不當爲宣徽使內臣何誠用
石全育皆左右私謁之害者不當用爲御藥悉罷之御史唐介
劾宰相文彥博事連奎彥博罷相奎亦出知密州徙兩浙轉運
使又之同脩起居注遷知制誥奉使契丹遇虜主加稱號邀使
者入賀奎自以使事有職不爲往比還中道與虜使遇虜人衣
服以金冠爲重紗冠次之而使人輒欲以紗冠邀漢使盛服奎
不許而殺其禮見之坐是黜知壽州至和三年大水奎上疏曰
陛下即位三十四年而儲嗣未建災沴之發乃天地祖宗以

警陛下也不然陛下無大過朝廷無甚失而天惟降災何邪臣願陛下早建儲嗣以繫天下之心拜翰林學士知開封府以翰林侍讀學士知鄆州復爲翰林學士知開封府遂拜右諫議大夫樞密副使英宗即位再遷禮部侍郎於是奎辭英宗曰朕以卿嘗有建儲之言也以父喪免神宗即位復拜樞密副使踰月拜參知政事神宗嘗與奎言追尊濮王事奎對曰仁宗於先帝有天地之恩不可忘也追尊事誠牽私恩神宗深然之已而王陶論韓琦曾公亮不押文德殿班以爲跋扈奎亦上疏言陶險躁摧辱大臣神宗欲除陶翰林學士奎固執不可陶亦上疏詆奎阿附宰相陶出知陳州奎亦以資政殿大學士戶部侍郎知青州司馬光言奎名望素重今爲陶罷奎其餘大臣皆不自安各求引去陛下新即位若率

朝大臣紛紛盡去則於四方觀聽非宜神宗乃召奎供職謂曰成王豈不疑周公邪神宗嘗對輔臣稱王安石之賢先帝召之不起今又力請郡何也曾公亮對曰安石文學器業自宜用世請郡必以疾也奎對曰安石當仁宗之世嘗議刑名不當有旨釋罪不肯入謝意以爲韓琦沮抑故爾公亮曰安石輔相才也吳奎此言熒惑聖聽奎曰臣見安石臨事施設自用護前所爲迂闊乃一用之必紊亂綱紀曾公亮熒惑聖聽臣奎不熒惑聖聽奎尋出知青州卒年五十八贈兵部尚書諡曰文肅奎性強記博識百家歷代史傳記律令無所不覽少時甚貧晚貴以錢二百萬置義莊以周親戚朋友之貧者死之日家無餘財諸子至無屋以居當世稱之趙抃字閱道衢州西安人也少孤貧舉進士爲武安軍節度推

官有偽造印者吏以爲當死抃曰造在赦前而用在赦後赦前不用赦後不造法皆不死遂以疑讞之卒免死監潭州糧料院歲滿知崇安縣徙通判宜州以母喪廬于墓三年不宿于家終喪起知海陵江原二縣還通判泗州入爲殿中侍御史彈劾不避權倖京師號鐵面御史其言常欲朝廷別白君子小人以謂小人雖小過當力排而絕之後乃無後患君子不幸而有誣誤當保持愛惜以成就其德故言事雖切而人不厭溫成皇后方葬始命參知政事劉沆監護其役及沆爲相而領事如故抃論其當罷罷以全國躬復言宰相陳執中不學無術且多過失章二十上執中卒罷去王拱辰奉使契丹還爲宣徽使抃言拱辰平生所爲及奉使不法事命遂寢言樞密使王德用翰林學士李淑不稱職皆罷去至和中 仁宗不豫而皇子未定抃疏請擇

宗室賢子弟教育於宮中封建任使以示天下大本已而求郡得知睦州甚有惠政移梓州路轉運使未幾移益遷侍御史召爲右司諫宋庠爲樞密使選用武臣多不如舊法至有訴於上前者抃陳其不可陳升之除樞密副使抃與唐介呂誨范師道同言升之交結官官進不以道章二十餘上即居家待罪二人皆相次去位抃與言者亦罷得知虔州虔州盜賊號難治抃亦通鹽法疏鑿贛石民賴其利召知御史雜事改三司度支副使爲天章閣待制河北都轉運使前此有 詔募義勇州郡不時辦官吏當坐者八百餘人抃被旨督其事奏言河朔頻歲豐熟故募不如數請寬其罪以俟農隙從之坐者得免而募亦隨足遷龍圖閣直學士知成都府抃前使蜀時言蜀人有以妖祀聚衆爲不法者其首旣死其爲從者宜特黥配及爲成都適有

此獄其人皆懼意抃必盡用法抃察其無他曰此特坐樽酒至此耳刑其爲首者餘皆釋去蜀人歡服會榮諱除轉運使陞辭英宗面諭曰趙抃爲成都中和之政也 神宗即位召知諫院及謝 神宗謂曰聞卿匹馬入蜀以一琴一龜自隨爲政簡易亦稱是邪抃知 神宗將用其言即上疏論呂誨傳堯俞范純仁呂大防趙瞻趙鼎皆骨鯁敢言久遣不復無以慰搢紳之望神宗納其說郭逵除僉書樞密院事公議不允抃力言之即罷居三月擢右諫議大夫參知政事抃感激思奮面議政事有不盡者輒欲啓聞 神宗手詔嘉之會王安石用事下視廟堂如無人因爭新法怒目同列曰公輩坐不讀書耳抃折之曰君言失矣如臯夔稷契之時有何書可讀邪安石默然抃與安石議論多不協旣而司馬光辭樞密副使臺諫待從多以言事求去抃

言 朝廷事有輕重財有大小財利於事爲輕而民心得失爲重青苗使者於財爲小而禁近耳目之臣用捨爲大今不罷財利而輕失民心不罷青苗使者而輕棄禁近耳目去重而取輕失大而得小非 宗廟之福臣恐天下自此不安矣言入即求去熙寧三年以資政殿學士知杭州州故多盜聞抃性寬大細民多駢聚爲盜抃捕獲其情重者黥配他州盜遂遁去徙青州時山東旱蝗青獨多麥蝗將及境遇風退飛墮水而盡進大學士知成都府劍州民造符牒度僧聚衆二百人告者以爲有異謀捕得獄具抃不畀法吏以意中之處其首以私造度牒餘皆得不死喧傳京師謂爲脫逆黨 朝廷取其獄閱之卒無以易也茂州蕃部逢蠱聚境上遣吏捕逐皆乞降願殺婢以盟抃使喻之曰人不可用用三牲可也使至已繫婢引弓將射心取血聞

扑命謹呼以聽訖事不殺一人移越州吳越大饑民死者過半
扑出官廩平其價以糶次諭富人出粟而以家貲先之民樂從
焉下令脩城使民食其力故越人雖饑而不怨復知杭州杭旱
與越等其民尤病既而朝廷議欲築其城扑曰民未可勞也
罷之告老以太子少保致仕退居于衢有溪石松竹之勝與山
僧野老游不復有貴勢也居六年卒年七十七贈太子少師謚
曰清獻扑和易長厚氣貌清逸人不見其喜愠年四十九即不
御內自號知非子爲吏誠心愛人所至崇學校禮師儒民有可
與之二獄有可出出之治虔與成都尤爲世所稱道云子岷亦
篤行君子也嘗爲御史論事知治體後爲太僕少卿以卒
唐介字子方荆南人也舉進士爲武陵尉又爲沅江令遷著作
佐郎知任丘縣通判德州爲御史裏行時造龍鳳車于啓聖院

內出珠玉爲嚴飾介言此太宗神御所在不可慢況爲後宮
奇靡之器哉仁宗即令徙出三司使張堯佐一日除宣徽節
度景靈羣牧四使介與諫官包拯等力爭又請御史中丞王舉
正留百官班卒奪堯佐宣徽景靈二使居頃之復除宣徽使介
獨爭之不能得求金臺上殿不許自請貶亦不報於是劾宰相
文彥博知益州日作間金奇錦因中人入獻宮掖因此爲執政
昨除張堯佐宣徽節度使臣累論奏面奉德音謂是中書進
擬以此知非陛下之意蓋彥博顯用堯佐陰結貴妃外陷
陛下有私於後宮之名內實自爲謀身之計諫官吳奎與彥博
相爲表裏謂彥博有宰相才自彥博獨專宰政凡有除授多非
公議乞罷彥博而相富弼仁宗怒甚却其奏不視且言將貶
介介曰臣忠義憤激雖鼎鑊不避也仁宗急召二府以奏示

之曰介言彥博因貴妃得執政此何言也介面質彥博曰彥博宜自省即有之不可隱彥博拜謝不已樞密副使梁適比介下殿即貶介春州別駕御史中丞王舉正脩起居注蔡襄皆言貶介太重會仁宗亦中悔明日改夷州別駕又明日彥博罷吳奎亦黜而介自是以直聞天下尋徙監郴州稅通判潭州復召爲殿中侍御史他日介奏曰臣繼今言不行必將固爭爭之急或更坐黜是臣重累陛下願聽解言職乃除直集賢院開封府推官出知揚州歷江東轉運使江淮發運使三司度支副使除天章閣待制知諫院一日仁宗與介語及諫諍事且曰朕向用張堯佐而言者指言用堯佐必有明皇播遷之禍朕果用之豈遂如明皇播遷乎介曰用堯佐未必播遷使陛下播遷則更不及明皇蓋明皇有肅宗興復社稷陛下安得有肅宗

乎仁宗變色徐曰此事與宰相商量又矣御史中丞韓絳劾宰相富弼弼家居求罷絳亦待罪介與王陶連奏絳以險言中傷大臣舉措顛倒不足以表率百司絳坐黜陳升之除樞密副使介與趙抃王陶呂誨論升之姦邪交結中人進不以道不可大用介凡九奏卒罷升之介亦出知洪州明年爲龍圖閣直學士河北都轉運使徙瀛州英宗時召爲御史中丞居數日又以爲龍圖閣學士知太原府神宗即位遷給事中權三司使遂拜參知政事神宗亦欲用翰林學士王安石爲參知政事以問執政曾公亮因薦之介曰安石不可大任神宗曰卿謂安石文學不可任邪經術不可任邪吏事不可任邪介曰非謂此也安石好學而泥古議論迂闊若使爲政恐多所變更必擾天下退至中書謂公亮曰安石果用天下困擾必矣時執政嘗

因進除目 神宗久之不決既數日乃曰朕已謀之於王安石矣介曰此小事也 陛下不以付大臣况大事乎中書政事豈可決可否於翰林學士也未幾安石參知政事奏言中書處分事用劄子皆言奉 聖旨不中理者什常八九若止令中書自出牒不必稱 聖旨介曰安石不欲稱 聖旨則是政不曰天子出也使執政皆忠賢猶爲人臣擅命義亦難安或非其人豈不害國初安石議謀殺人傷者許首服以律案問欲舉法坐之得免所因罪介數與安石爭論於 上前介曰此法天下皆以爲不可首獨曾公亮王安石以爲可首安石曰以爲不可首者皆朋黨也安石辨益堅介不勝憤悶疽發背而卒介爲人簡伉以敢言見憚 神宗謂其 先朝遺直也故大用之既卒贈禮部尚書諡曰質肅子淑問 神宗以其世家擢爲御史甚有

直名義問集賢殿脩撰

臣稱曰 仁宗深仁大度與天地並舉天下是非付之臺諫其所進退宰相皆取天下公議臺諫是則黜宰相宰相是則黜臺諫唐介之論彥博若其言不至於大計則彥博去位而介亦安於職矣惟其計乃所以見黜也且彥博雖有過宰相也使廷辱宰相而不問則於眷禮大臣之道有所未盡故斥介以慰彥博介雖訐臺諫也或偏信大臣而抑臺諫則於聽言之美爲有媿故罷彥博而行介之言使之俱無怨焉烏乎忘已以用人虛心而從諫後之君人者當以 仁宗爲法

東事略第卷第七十四

列傳五十七

張方平字安道宋城人也少穎悟絕人凡書一覽終身不再讀宋綬蔡齊見之以爲天下奇才也共以茂材異等薦之中選爲校書郎知崑山縣復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又中選遷著作佐郎通判睦州時趙元昊欲叛而未有以發則爲嫚書求大名以怒 朝廷規得譴絕以激使其衆方平以謂 朝廷自景德以來旣與契丹盟天下忘備將不知兵士不知戰民不知勞蓋三十年矣若驟用之必有喪師蹙將之憂兵連民疲必有盜賊意外之患當含垢匿瑕順適其意使未有以發得歲月之頃以其間選將厲士堅城除器爲不可勝以待之雖元昊終於必叛而兵出无名吏士不直其上難以決勝小國用兵三年而不見

勝負不折則破我以全制其後必勝之道也是時士大夫皆欲發兵誅之惟方平與吳育同不果用其議遂決計用兵天下騷動方平上平戎十策大略以宜屯重兵河東賊入寇必自延渭而興靈果亮之守必虛我師自麟府度河不十日可至此所謂攻其所必救形格勢禁之道也宰相呂夷簡見之謂宋綬曰君能爲國得人矣召對除直集賢院遷知諫院時夏人寇邊王師挫宰相張士遜嘗建言軍旅之事樞密院任其咎以故王綬罷知院事而中書自若也方平援典故請政事總於中書以通謀議仁宗然之遂以宰相兼樞密使時夏竦爲四路帥盡護諸將四路稟復事失機會方平請罷竦總帥使四路各自爲守及慶曆元年西方用兵蓋六年矣方平上疏曰陛下猶天地父母也豈與犬豕豺狼較勝負乎願因赦書招徠夏寇今邊

臣通其善意仁宗喜曰此朕心也是歲赦書開諭如方平意自是元昊通好而西師解嚴脩起居注召試知制誥拜翰林李士遷御史中丞初唐詢爲御史以親喪免服除還故職適与宰相賈昌朝親嫌參知政事吳育用故事罷詢而方平輒奏留詢因譴育卒罷爲翰林李士三司使前三司使王拱辰請權河北鹽旣立法矣而未下方平見仁宗問曰河北再權鹽何也仁宗曰始立法非再也方平曰周世宗權河北鹽犯輒處死太祖征河東還父老泣訴願以監課均之兩稅而弛其禁今兩稅鹽錢是也豈非再權乎仁宗曰卿語宰相力罷之方平曰法雖未下民已戶知之當直以手詔罷之不可自有司出也仁宗大喜命方平密撰手詔下之河朔父老相率拜迎於道州爲佛老會者七日以報上恩加端明殿李士慶曆中

衛士爲愛貴妃張氏有扈蹕功樞密使夏竦倡言講求所以尊
異貴妃之礼宰相陳執中不知所爲方平見執中言漢馮婕妤
身當猛獸不聞有所尊異且 皇后在而尊貴妃古無是礼若
果行之天下謗議必大萃於公執中聳然從其言而罷會三司
判官楊儀以請求得罪事連方平出知滁州未幾復以端明殿
學士知江寧府加龍圖閣學士徙知杭州 母喪服除判流內
銓建言畿內稅重非所以示天下是歲 郊赦減畿內稅三分
遂爲定制以礼部侍郎知滑州徙益州走馬承受張勉入奏廣
南蠻賊儂智高誘雲南寇蜀兵已涉邛部川 朝廷促方平行
且發秦渭兵馬役民夫晝夜築城增諸縣弓手率三倍方平徑
至府下令悉歸所增弓手罷築城之役會上元觀燈大啓城門
民心乃定已而得邛部譯人始爲此謀者斬之梟首境上而流

其餘黨於湖南以三司使召還奏罷蜀賦四十万減鑄錢十餘
万又列上漕運十四策 仁宗悉施行之未其年而 京師有
五年之蓄遷尚書左丞知南京未幾以工部尚書帥秦州夏竦
諒祚大點集戎騎竝邊蕃戶多逃匿山林方平料閱軍馬聲言
出境賊既不至諫官司馬光因論方平无賊而輕率宰相曾公
亮曰兵不出塞何名爲輕率哉復知南京 英宗即位遷礼部
尚書請知鄆州明年還爲翰林學士承旨 英宗不豫召方平
赴福寧殿 英宗馮几不言出書一幅八字曰來日降 詔立
皇太子方平抗聲曰必 穎王也嫡長而賢請書其名 英宗
力疾書以付方平翌日 制立 穎王爲皇太子 神宗即位
召見側門方平曰 仁宗崩厚葬過礼公私騷然請損之神
宗曰奉先可損乎方平曰 遺制固云以 先志行之天子之

孝也 神宗以爲然除參知政事御史中丞司馬光論方平貪邪不當參大政光既遷以呂公著爲中丞公著又以爲言亦會方平丁父憂免喪拜觀文殿學士留守西京知陳州時方置條例司行新法方平因陛辭極論其害曰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兵猶火也不戢當自焚若行新法不已其極必有覆舟自焚之憂 神宗謂曰能復少留乎方平曰退即行矣 詔參議官方平以李大臨蘇軾應 詔累請南京留司御史臺許之尋知陳州徙南京 神宗欲除方平宣徽使留 京師王安石言方平爲御史中丞嘗附賈昌朝今授以宣徽使无名且不可留京師遂拜宣徽北院使知青州除中太一宮使久之易南院使判應天府 神宗曰朕欲卿與韓絳共事而卿論政不同又欲除卿樞密使而卿論兵復異卿受 先帝末命卒死以副朕意乎

師征安南方平以謂幸西北壯士健馬棄之南方其患有不可勝言者遂條上九事新法鬻鬻坊場河渡司農請并祠廟鬻鬻方平言宋王業所基也而以火王闕伯封於商丘以主大火微子爲宋始封此二祠者獨不可免於鬻乎 神宗震怒批出曰慢神辱國无甚於斯於是天下祠廟皆得不可請老除東太一宮使後二年以宣徽南院使太子少師致仕官制行罷宣徽院獨命領使如舊以太子太保致仕卒年八十五贈司空諡曰文定方平慷慨有氣節書屬文數千言立就嘗知貢舉有薦王安石文李宜辟以考校方平從之安石既來凡一院之事皆欲紛更之方平惡之擢以出自是與之絕守蜀日蘇洵携其二子軾轍游京師方平一見待以國士而蘇氏父子名聲遂動天下云有樂全集四十卷玉堂集二十卷

王拱辰字君貺開封咸平人也初名拱壽年十九奉進士第一
仁宗改賜今名除將作監丞通判懷州遷直集賢院同知太常
禮院廢后郭氏在殯有司前是元觀燈燕拱辰言晉大夫智悼
子卒未葬平公飲酒杜蕢揚脾郭氏以后礼葬豈獨大夫比耶
請罷御樓觀燈及遣真日仍禁都下声樂歷三司監鐵判官脩
起居注改右正言知制誥初 朝廷禦邊重西北而輕東南拱
辰請倣唐制益以東路之潮西路之邕容各總節制与廣桂爲
五管慶曆元年益梓饑以拱辰爲安撫使至則奏蠲逋負以寬
民契丹使劉六符嘗謂賈昌朝曰塘澌何爲者耶一葦可航投
筆可平不然決其隄十方土囊遂可路矣 仁宗以問拱辰對
曰兵事尚詭彼誠有謀不應以語敵此六符夸言耳設險守固
先王不廢而 祖宗所以限胡騎也是歲契丹遣六符來求關

南十縣其書謂 太宗并汾之役奉無名之師直抵幽薊拱辰
請對曰河東之役本誅僭偽契丹遣使行在致誠歟已而寇
石嶺關潛假兵以援賊 太宗怒其反覆既平繼元遂下令北
征豈謂無名因作報書云既交石嶺之鋒遂有薊門之役虜得
報繼好如初遷起居舍人知開封府以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
丞劉六符之求關南也虜意不測在庭之臣無敢使虜者富弼
往報聘庭折其君臣虜辭屈 朝廷增幣二十萬而和 仁宗
深念弼之功拱辰曰富弼不能止夷狄谿壑無厭之求 陛下
止一女若虜乞和親弼亦忍棄之乎 仁宗正色曰苟利社稷
朕豈愛一女乎拱辰驚懼知言之不可入也因再拜曰 陛下
屈己愛民如此天下幸甚李用和以元舅除宣徽使又除使相
拱辰言用和無功而驕 朝廷名器不可輕以假人甚非所以

全后家之道也又言夏竦經略無功移疾求郡爲自安計不當用爲樞密使遂罷之蘇舜欽監進奏院因祠神燕集客有因酒放言爲御史彈擊以舜欽易故紙得錢爲會請屬吏如法拱辰遂言其放肆狂妄實爲害教由是皆坐重貶又言中書密院總天下機務巨細一切省覽窮日力不暇何暇遠圖哉且悉除細務歸之有司僧紹宗因錫佛像惑衆聚財都人爭以金銀飾投冶中宮掖亦出貲佐之拱辰曰西師宿邊而財費於不急動士心起民怨詔遣中使禁止之除翰林學士爲三司使首言兵冗不精費廩食宜訓練澄汰爲持久計三路斂糴法當隨時盈縮以權輕重改翰林侍讀學士知鄭澶瀛三州留守西京除翰林學士承旨拜三司使使契丹虜主遇之厚親御琵琶以侑酒拱辰謂其館伴曰南朝峭漢惟我館伴爲虜主言之虜王曰吾見

奉使之入惟富弼不可量也吾嘗問弼南朝如卿人材有幾弼曰臣斗筭之器不足道本朝人材勝如臣者車載斗量察斯人大未可量也拱辰使還除宣徽北院使御史趙抃論拱辰奉使契丹輕率失言又言知潭州任顗與轉運判官李章賤市死商真珠有司具獄來上而拱辰悉以珠進內以章宰相壻也罷爲端明殿學士知永興軍帥秦定二州再守西京移北京神宗即位還朝見神宗言曰臣欲納忠未知陛下意所向又言牛李黨事万作不可不戒神宗以語執政王安石曰此未足爲姦邪以未知陛下意所向比真姦邪也曾公亮因言拱辰在仁宗時已知其不正不復任用安石曰拱辰交結溫成皇后家人皆知之於是遂出守南京徙河陽再守西京召還爲西太一宮使元豐初爲宣徽南院使再守北京拱辰曰臣老

矣恐不足任事 神宗曰北門重地卿舊治也勉爲朕行拜安武軍節度使改鎮彰德卒年七十四贈開府儀同三司謚曰懿格

臣稱曰方平附賈昌朝以譖吳育拱辰黨呂夷簡以撼富弼固正士之所不與也然方平志大氣高有宏毅開濟之資識王安石之姦於將用之初知蘇氏父子之賢於未遇之際蓋有絕人者拱辰不可同日而語矣蘇軾序方平文有六世遠道散雖志士仁人或少貶以求用得非有爲而言與

東都事略卷第七十四

東都事略卷第七十五

列傳五十八

余靖字安道韶州曲江人也爲人質直剛勁舉進士爲贛縣尉書判拔萃改將作監丞知新建縣遷祕書丞集賢校理范仲淹以言事忤意宰相貶饒州諫官御史不敢言靖上疏論仲淹不當貶且言 陛下親政以來屢逐言事者恐鉗天下口不可坐落職監錫州酒稅徙秦州知英州以母憂去官免喪復爲校理除右正言方是時 仁宗勵精政事增諫官員將以有所爲靖數言事合意慶曆四年元昊納誓請和將加封冊而契丹以兵臨境上遣使言爲中國討賊且告師期請毋與和 朝廷患之欲聽重絕夏人而兵不得息不聽生事北邊議未決靖獨以謂中國戢兵久矣此契丹所幸一日使吾息兵養勇非其利也故

用此以撓我爾是不可聽也 朝廷雖是其言猶留夏冊不遣而假靖諫議大夫以報卒屈其議而還 朝廷遂發夏冊臣元昊西師既解嚴而北邊亦無事是歲除知制誥史館脩撰而契丹卒自攻元昊使來告捷又以靖往報靖通外國語至爲蕃語詩爲御史劾奏出知吉州靖嘗劾茹孝標不孝坐廢靖既失勢孝標因之告靖少時嘗犯法靖聞之不自得左遷將作少監分司南京六年起知虔州以父憂去官儂智高陷雍州乘勝連破嶺南州縣圍廣州乃即喪次起靖以秘書監知潭州改桂州智高圍廣州不克則還據邕自智高初起交趾請出兵助討賊靖以謂智高交趾叛者宜聽出兵毋沮其善意累疏論之不報至是靖曰邕州與交趾接壤今不納必忿而反助智高乃以便宜趣交趾會兵及智高入邕州遂无外援既而 朝廷遣狄青會

靖兵敗賊於歸仁智高去入海邕州平除工部侍郎仍帥桂管拜集賢院李士乂之徙知潭州又知青州除吏部侍郎交趾寇邕州殺五巡檢以靖安撫廣西至則移檄交趾召其臣費嘉祐詰責之嘉祐惶恐對曰種落犯邊罪當死願歸取首惡以獻即械五人送欽州斬于界上迁尚書左丞知廣州拜工部尚書代還卒于金陵年六十五贈刑部尚書諡曰襄

蔡襄字君謨興化軍仙游人也奉進士歷漳州判官西京留守推官改著作佐郎館閣校勘迁秘書丞知諫院兼脩起居注

仁宗以天下久安而西師无功慨然厭兵思正百度排羣議進用二三大臣又 詔增置諫官四員襄在選中於是宰相呂夷

簡寵遇最隆襄言其過請罷其軍国大事元昊使人乞和所請過多襄上言曰元昊始以元卒之號爲請又欲稱男而號吾祖

此足見堯戎悖慢之意今縱使元昊稱臣而上書於 朝廷自稱曰吾祖 朝廷賜之詔書亦曰吾祖是何等語耶以右正言直史館知福州以便親遂爲福建路轉運使復古五塘以溉田民以爲利爲襄立祠于塘側又奏減閩人五代時丁口稅之半以父憂去官服除復脩起居注御史唐介以直言貶春州別駕襄言貶太重介得改英州迁起居舍人知制誥御史呂景初吳中復馬遵坐論宰相梁適罷臺職襄封還詞頭不章制其後屢有除授非當者輒封還之 仁宗嘉其有守聞其母老特賜冠帔以寵之迁龍圖閣直學士知開封府進樞密直學士知泉州徙福州復移泉州襄爲政精明而於閩人尤知其風俗時閩士多好學而專詞賦以應科舉襄得鄉先生周希孟以經術傳授學者嘗至數百人襄爲親至學舍執經講問爲諸生率延見處

士陳列尊以師禮而陳襄鄭穆方以孝行著稱鄉里襄皆折節下之閩俗重凶事其奉浮圖會賓客以尽力豐侈爲孝往往至數百千人至有親亡不孝哭必破產辦具而後敢發喪有力者乘其急時賤買其田宅而貧者立券奉債終身困不能償襄下令禁止於巫覡主病蠱毒殺人之類皆痛斷絕之召拜翰林學士三司使 仁宗山陵襄總其事調度供億皆數倍勞費既廣爲議者所非初 仁宗既立 皇子而外人稍言襄嘗有異議英宗在慶寧聞之及 親政數問大臣襄如何人因襄數請告英宗曰三司掌天下錢穀事務繁多而襄久在病告何不更用人後夏人犯邊 英宗又曰邊事將興軍須未備三司當擇人襄聞之不自安遂求知杭州即拜端明殿學士迁礼部侍郎知杭州於是韓琦進曰蔡襄事出於流言難以必信前世人主以

疑似之嫌害及忠良者可以爲鑒歐陽脩曰陛下曾見襄章
疏否 英宗曰不見也脩曰往時夏竦欲陷富弼乃令婢子李
石介書歲餘卒成仍偽作介与弼書謀廢立事爲言者所發賴
仁宗聖明弼得免禍臣亦嘗爲小人嫉忌偽作臣一副子乞沙
汰內官欲以激怒羣閣亦賴 仁宗保全由是而言 陛下曾
見襄章疏猶須更辨真偽况傳聞疑信之言哉 英宗曰傳聞
何可信也未幾襄丁母憂以疾卒年五十六贈吏部侍郎襄於
朋友重信義聞其喪則不御酒肉爲位而哭嘗會飲會靈東園
客有射矢誤中傷人者客指爲襄矢京師喧然事既聞 仁宗
以問襄襄卽再拜媿謝終不自辨退亦未嘗以語人工於書人
得其字以爲珍藏 仁宗尤稱愛之 御製元舅隴西王碑命
襄書之其後又以襄書溫成皇后父清河郡王碑襄不肯書曰

此待詔職也性耆茶第其品目以爲譜云

何郊字聖從成都人也舉進士由太常博士爲監察御史遷殿
中擢侍御史知雜上疏言宰相陳執中寡學術參知政事丁度
輕脫樞密使夏竦回佞皆不協人望不當在此位親從官謀爲
不軌竊發寢殿而連日賊未得內臣楊懷敏倚夏竦冀免失職
之過郊劾其罪章累上而懷敏未去郊言不已 仁宗正色曰
古之諫臣嘗有碎首者卿能行此否郊曰古者諫不行言不聽
故臣有碎首今 陛下從諫如流何用此卒必若碎首龍墀則
美歸於臣子而過在君上臣不忍爲也 仁宗悅懷敏遂斥去
方是時諫官有進姦言者以賊之根本起於 皇后閣意欲傾
中宮以進貴妃且言貴妃有扈蹕之功郊曰此必姦邪之人欲
陷 皇后願 陛下詳察 仁宗悟郊由是名重 朝廷又言

郭承祐不當爲宣徽使張堯佐不當爲三司使居職三年以親老乞郡除直龍圖閣知漢州就遷集賢殿脩撰知梓州進天章閣待制入判銀臺司殿中丞龍昌期上所注書賜章服郊言昌期異端之學不宜崇長 詔追所賜文彥博少從昌期學惡郊言出爲龍圖閣直學士河東都轉運使劾奏故相梁適帥太原職事多弛適徙河陽又劾內侍蘇安靜爲都鈐轄怙寵不法而安靜亦降爲河中府鈐轄 英宗即位移知永興軍徙河南府郊上九事一曰開聽納二曰遵典故三曰敦教化四曰辨邪正五曰明功罪六曰寬刑典七曰擇監司八曰進賢才九曰重名器召還判三班院知梓州始郊爲御史鯁切無所避爲 仁宗所知晚節稍回畏在梓州因地震言陰盛臣彊以譏切韓琦又乞召還王陶以合 上意由是名聲損於御史時也後提舉玉

局觀以尚書右丞致仕卒年六十九

梅摯字公儀成都新繁人也舉進士稍遷太常博士知蘇州二浙饑官貸種食已而督償之摯曰貧民所以爲惠也反撓民可乎奏請緩期輸之慶曆中爲御史權知諫院元昊納欵石元孫來歸議者欲援赦釋之摯不可曰元孫不能死行陳今不誅何以厲將臣哉李用和除宣徽南院使不數日又除同平章事摯言 国初杜審瓊 国舅也官止大將軍李繼隆功臣也晚年方得使相 陛下豈可以名器而私外戚哉又言張堯佐緣宮掖以進恐上累 聖德 仁宗曰梅摯言事殊有體爲三司戶部副使以事出知海州徙蘇州入爲三司度支副使拜天章閣待制陝西都轉運使遷龍圖閣直學士知滑州 歲調民以備河民甚困摯以州兵代之而民獲休息入知三班院出知杭州

仁宗賜詩以寵其行徙江寧府拜右諫議大夫移知河中府卒年六十五摯資性純厚不為矯厲之行平居未嘗問事云

許元字子春泰州海陵人也少以蔭為太廟齋郎稍遷太子中舍知如臯縣元為吏其術長於治財自元吳叛西兵出久无功而天下勞弊三司言元有財以主摧貨元言先時費入入粟塞下京師錢不足以償故錢償愈不足則粟入愈少而價愈高是謂內外俱困請高塞粟之價下南鹽以償之使東南去滯積而西北之粟盈此輕重之術也行之果便於是范仲淹薦其能擢江淮荆浙制置發運判官既又為使元曰以六路七十二州之粟不能足京師者吾不信也至則治千艘浮江而上所過州縣留三月食其餘悉發而州縣之廩遠近以次相補由是不數月京師足食既而歎曰此可為於乏時然歲漕不給者有司之職廢也乃考故事明約信

令發歛轉徙至於風波遠近遲速賞罰皆有法凡江湖數千里外談笑治之不擾不勞而用以足先是江淮歲漕京師者常六百萬石其後十餘歲歲益不充至元為之歲必六百万而常餘百萬以備非常 仁宗嘗謂執政曰發運使總六路之廣其財貨調用幣帛穀粟歲千百万宜得其人而久任之擢元天章閣待制元在職十有三年已而乞守郡乃以知揚州越州又徙泰州卒年六十九陳希亮字公弼眉州青神人也奉進士知長沙縣浮圖有海印國師者出入 章獻明肅皇后家与諸貴人交通恃勢據民地希亮捕治實諸法一縣大聳去為寧都丞覲歲歛民財祭鬼謂之春齋否則有火災民訛言有緋衣三老人行火希亮禁之民不敢犯火亦不作毀淫祠数百區勒巫為農者七十餘家及罷云父老送之出境遣去不可皆泣曰公捨我去緋衣老人復出

矣後為開封府司錄青州男子趙宇上書言元昊必反宰相以宇為狂徙建州而元昊果反宇自訟所部弗受即亡至京師自訟宰相怒下宇開封獄希亮奏乞以宇所上封事付所司其言驗不當加責与宰相爭不已宇由此得釋會者殺外戚沈元吉沈氏訴之希亮坐免官盜起京西富弼薦希亮可用起知房州州素无兵備民凜欲亡去希亮以牢城卒雜山河戶得百入日夜部勒声振山南民恃以安盜不敢入境轉運使使供奉官崔德質督捕盜賊誣向氏父子為盜梟其首于市希亮察其冤下德質獄德質竟抵罪歷知宿滑曹壽四州提點江東河北刑獄入為開封府判官久之為京西京東轉運使知鳳翔府始州郡以酒相餉例皆私有之而法不可希亮以遺游士之貧者既而曰此亦私也以家財償之且自劾求去坐是分司西京遂致

仕卒年六十四希亮為人清勁寡欲平生不假人以色自王公貴人皆嚴憚之見義勇發不計禍福必極其志而後已所至姦民猾吏易心改行不改者必誅然實出於仁恕故其為吏嚴而不殘少時從鄉人朱輔游輔卒於京師母老子少希亮以女甥其子而贍恤其母終身其篤於恩義如此

吳中復字仲庶興國軍人也奉進士為招信尉金壇令知犍為縣通判潭州孫抃未識中復郎奉為監察御史裏行或問其故抃曰昔人耻呈身御史今豈薦識面臺管耶遷殿中侍御史裏行彈治宰相梁適罷中復亦出通判虔州未至知池州復召還宰相劉沆逐言官趙抃范師道中復論沆治溫成喪天下謂之劉沆俗謂鬻棺者為沆則沆素行可知於是沆罷相為殿中侍御史改右司諫論賈昌朝不宜拜樞密使遷同知諫院侍御史

知雜事除三司戶部副使擢天章閣待制知潭州徙瀛州改河東都轉運使進龍圖閣直學士知江寧府移知成德軍時方行青苗法使者至將徧行諸邑中復謂歛散固自有期止之移知成都府時以永康軍為縣中復以為永康控制威茂不可廢其後夷人寇茂州乃復以永康為軍云遷給事中知永興軍閔右大旱人多流亡中復奏請賑卹而執政遣使案驗誣以不實坐奪一官提奉玉隆觀起知荆南坐用公使違法被劾罷府事卒年六十八中復為人樂易簡約好周人之急士大夫稱之

東都事略卷第七十五



釋

東都事略卷第七十六

列傳五十九

劉敞字逢父袁州臨江人也奉進士甲科爲大理評事通判蔡州召試迂直集賢院判尚書考功仁宗賜夏竦謚曰文正敞言謚者有司之事也竦之行邪而陛下謚之以正不應法今百司各得守其職而陛下侵臣官疏三上仁宗爲更竦謚曰文莊張貴妃追号溫成皇后有請立忌日者敞言太祖以來后廟四室陛下之妣也猶不立忌豈可以私昵之愛而變古越礼乎同脩起居注尋遷右正言知制誥奉使契丹敞博聞彊記素知虜山川道里虜人自古北至柳河回曲千餘里敞問曰自松亭趨柳河甚徑不數日可至中京何不道彼而道此虜人不虞敞知皆相顧驚愧曰誠如公言自通好以來置驛如此



不敢易也時順州山中有異獸如馬而食虎豹虜人知名以問
敝敝曰此所謂駁也爲言其形狀聲音皆如所見虜人益歎其
博物使還求知揚州初狄青在兵府諸軍訛言藉二每出小民
輒聚觀仁宗不豫青益爲都人所指敝將行言於仁宗曰
陛下愛青不如出之以全終始今外說紛二雖不足信要當无
後憂寧負青无使負國仁宗頷之曰可語中書敝見三丞相
謂曰向者天下有大憂今有大疑上体復平大憂去矣而大
疑者尚存具以青事告之丞相唯二敝既至州遺公卿書曰汲
黯之忠不難於淮陽而著二於李息朝廷皆知爲青發也京
師大水彗星見青出判陳州青去之夕而彗沒自楊徙鄆州糾
察在京刑獄嘉祐四年 拾享羣臣上尊号敝言尊號非古也
陛下尊号及善矣陛下自寶元之郊止羣臣毋得以爲請殆

今二十年无所加天下皆知其盛德奈何一旦增虛名而損實
美哉仁宗然之遂不允羣臣請而礼官前議請祔郭皇后於
廟詔兩制与礼官議敝曰春秋之義夫人不薨於正寢不赴
於同姓不反哭于廟則不言夫人不稱小君徒以礼不足故名
號闕而郭氏以右發案景祐之詔許復其号不許其謚与祔
謂宜如詔書礼官蘇頌張洄以爲景祐追復詔書言后逮
事先后親奉寢園則后初不廢又言其謚冊祔廟並停則
后應謚祔可知今既有旨復議則宜以后祔皇后廟謚兼懷
襄哀悼一字爲可敝曰礼於袷夫毀廟之主皆合食而无帝后
之限且祖宗以來用之傳曰祭從先祖宜如故於是皆如敝
言未幾御史言敝前議郭后嘗云上之廢后是欲導人主廢
后也敝因請補外除翰林侍讀李士知永興軍召還翰林治平

中判太常寺敞在永興得眩瞶疾求便郡 英宗曰如劉敞者
豈易得哉遂出知汝州改集賢院李士判西京留司御史臺卒
年五十敞爲人明白俊偉博學自信自六經諸子百氏下至傳
記小說无所不通爲文敏贍在西掖時一日追封皇子公主九
人敞將下直爲之立馬却坐一揮九制文詞典雅各得其身在
長安得先秦古器數十受其款識文字奇古因以考知三代制
度与先儒所說不同者所著春秋傳權衡說例意林總四十卷
文集六十卷弟子記五卷七經小傳五卷弟敞子奉世
敞字戢父少疎俊与兄敞同李自刻厲博讀羣書遂偕中進士
調江陰簿爲國子監直講趙旣槩薦敞可備文館召試優等當除
直史館敞与言者有憾而執政乃擬校勘熙寧初知太常礼院
神宗手詔推求 太祖諸孫屬行尊者爲王以奉 太祖後邠

曰礼諸侯不得祖天子 太祖傳天下於 太宗繼體之君皆
太祖子孫不當別爲 太祖置後臣以謂 太祖子唯德昭德
芳二人宜崇其後世世勿降爵宗廟祭祀使之在位則 陛下
褒揚 藝祖休顯著明矣會勸講还英者建言講官願得坐講
下太常議敞曰侍臣見天子應對顧問日講論不可安坐自若
避席立語乃古今常礼不可許或曰人臣何常不坐上前今使
講官坐以示人主尊德樂道何害敞曰不然人主命之坐与人
主不命而請之逆順分矣時議者不一卒如敞言考試開封府
進士程文有用小畜字者王介謂犯 神宗嫌名敞曰此六畜
之畜非嫌名也因紛爭御史劾之遂出通判泰州代還爲集賢
校理判登聞鼓院三司戶部判官知曹州嘗轉對言強盜減罪
流配多逃還鄉里復讎殺人捕得亦死宜約古制凡強盜得貨

減者皆以刑代流配盜不得去鄉里全性命 神宗善之而議者以斷趾駭衆事不行曹素多盜 朝廷立重法而盜不息攷曰民不畏死柰何以死懼之至則尚寬平務在不撓視官屬如子姪歲中盜賊衰息召爲國史院編脩官開封府判官元豐初出爲京東轉運使坐不按片部吏罷知兗州徙亳州後轉運使吳居厚以苛刻致財賦豐衍擢天章閣待制攷又坐廢弛奪兩官黜監衡州鹽倉起知襄州元祐初召爲祕書少監以疾求補外除直龍圖閣知蔡州召拜中書舍人卒年六十七攷爲人博學守道以故流離困躓然不脩威儀喜詣謔雜以嘲誚每自比劉向也所著文集暨五代春秋內傳國語經史新議東漢刊誤詩話錄芳藥譜漢官儀凡百卷

奉世字仲馮元豐間爲直史館元祐初爲吏部員外郎擢起居

郎 詔冊乾順爲夏國主以奉世使西夏迁天章閣待制樞密都承旨除吏部侍郎樞戶部尚書七年遂以樞密直學士僉書樞密院事罷爲端明殿學士知成德軍徙定州成都府坐元祐黨責光祿少卿郴州居住御史中丞邢恕劾奉世合劉摯傾害顧命大旨附呂大防蘇轍遂登政府再貶隰州團練副使郴州安置後移居道州徙光州復端明殿學士知定州又知鄭州以言者落職知徐州提舉崇福宮以舊職致仕政和三年卒 臣稱曰劉攽學問無所不知論諫有餘爲時儒宗歐陽脩嘗譬之爲百鍊之英而万物之鑑也脩攽相予以道義其言信哉攷言行高遠名亞攽云

呂溱字濟叔揚州人也奉進士第一爲將作監丞通判亳州迁直集賢院知蘇州同脩起居注坐與進奏院燕飲出知蘇州歷

楚舒二州復脩起居注改右正言懷智高反詔進奏院不得
輒報濤言邊防有警急一方有賊盜宜令諸路聞之共得爲備
欲人不知此何計也擢知制誥知杭州久之拜翰林學士上疏
論宰相陳執中姦邪不練達朝廷故事平居罕接士人惟陰
陽卜祝之流入卧內干與政事又歷數其過惡仁宗還其疏
濤進曰若止用口陳是陰中大臣也請付執中令自辨遂以待
讀學士知徐州移知成德軍坐以回易公用挾私物及違法過
受公使餽贐爲轉運使劾奏落職分司西京久之起知池州徙
襄州又徙江寧迁給事中集賢院學士除龍圖閣直學士知開
封府爲政精敏京師翕然稱之未幾以疾求解迁樞密直學士
提舉醴泉觀卒年五十五於是神宗曰濤立朝最孤知事君
之節絕迹權貴故中廢者十數年無人肯爲達之者朕近擢領

要務頗著風績今忽淪亡甚可嗟悼濤爲人簡倨与賓客語不
過數言性豪侈以故獲罪然開敏善議論人多推許之

賈黯字直孺南陽人也奉進士第一爲將作監丞通判襄州還
朝以著作佐郎直集賢院上書稱薦范

仲富

弼韓琦之賢

仁

宗深重之遷同脩起居注擢知制誥出知陳州移許州又知襄
州父疾請解官就養未報乃棄官而歸責郢州未赴而父卒服
除亦不復責也嘉祐中入翰林爲學士知開封府於是御史中
丞王疇諫官司馬光御史呂誨傳堯俞等言黯以文藝進身不
閑吏事遂罷復爲翰林學士久之遷給事中權御史中丞時用
呂誨爲御史知雜誨以嘗言黯過失辟職黯奏曰諫官御史本
爲人主耳目况一時公言非有嫌怨且誨初得御史乃臣与孫
抃薦宰臣知其爲人方正謹厚今茲擢用甚允衆望臣得与之

共事必能協濟 詔以諭誨二遂就職時人莫不賢黯也 皇子封東陽郡王官兼檢校太傅黯上言太傅天子師且也子爲父師於体不順請自今皇子及宗室卑屬除師傅者隨其遷序改授 詔兩制議如黯所奏朝論是之宰執建言請追尊 濮王黯与兩制合議請以 濮王爲皇伯宰執不從會大雨黯上疏言水不潤下以二三大臣阿諛容悅違背經義故致此災變時論稱其切直以疾乞郡除翰林侍讀李士知陳州卒年四十四黯有孝識好脩潔无所阿附初登第還南陽范仲淹知鄧州黯謝仲淹曰黯晚輩偶得科第願受教仲淹曰君不憂不顯唯不欺二字可終身行之黯拜其言其後黯每以語人曰吾得於范公不欺二字平生用之不尽也

沈遘字文通杭州錢塘人也以祖蔭補郊社齋郎李進士第一

大且疑已在仕者不得爲第一乃以爲第二其後遂以爲故事除大理評事通判江寧府召試直集賢院擢脩起居注改右正言知制誥出知越杭二州 英宗即位遷龍圖閣直學士知開封府爲人明敏通達世務其治杭也以嚴見憚及治開封亦然每晨起視事日中則廷无留人出与親舊往還從容談笑以示有餘士大夫交稱其能以爲且大用矣拜翰林學士遭母喪未除而卒年四十

鄭獬字毅夫安州安陸人也爲人俊邁不羣李進士第一授將作監丞通判陳州召試直集賢院脩起居注遂以右司諫知制誥 仁宗崩獬上疏曰 大行皇帝永昭陵依乾興制度雖未爲過侈然乾興帑庫充積財力有餘可以溢 祖宗舊制今国用空乏財賦不支豈可以乾興爲法也夫儉葬之制周公非不

忠曾子非不孝以爲褒君愛父不在於聚財此前世之極論也
竊惟 大行皇帝節儉愛民出於天性元珠玉奇麗之好无犬
馬游觀之樂服御至於澣濯器用極於樸陋此天下之所共知
也而山陵制度乃取乾興最盛之時爲準獨不傷 先帝平日
積儉之德乎又上疏言天子初即位四方郡國馳表稱賀例得
官其子弟此必出於五代方鎮強悍朝廷苟欲結以恩義弭其
不目之患故因仍至今未知有改令天下承平庶官猥多充滿
銓選況前日旣用 龍飛詔書俾羣臣類進一官足以推布
主上惟新之澤固不須復官其子弟以開僥幸也 京師大雨
水 詔求直言擲上疏曰臣竊觀 陛下發德音下明詔以求
忠言然臣愚未知 陛下將欲實用之邪抑欲因災異奉應故
事以文之邪苟欲文之則固无可議必欲實用之則於此時四

方交章累疏繁叢委至而 陛下以一日万機之餘未能周覽
亦不過如平時章疏閑機密者則留中不出繫政躰者則下中
書屬兵機者則下樞密院兩府覆奏又以下羣有司及郡邑卒
无所施行而後止如是則有求諫之名而无求諫之實所謂應
故事者等耳以臣所見謂宜選官置屬令專掌羣臣所上章疏
日許兩府及近臣番休更直便殿賜坐与之從容條講其可者
則熟究而行之不可則罷之有疑焉則廣詢而後決之使羣言
得而衆事卒此應天之實也又上疏曰日者 詔諸郡敦遣遺
逸之士後復廢罷臣欲乞復置此科而稍爲增損蓋孔子爲政
必先正名漢之聘士不應召者則令敦遣就道豈有朝入科場
暮爲敦遣者哉宜正其名謂之卒遺逸間歲發解後有不豫薦
者開封国子及諸路各卒一人又至禮部奏名後有不豫選者

許主文共卒五人並至 御試時務策中等者別為一榜如以
為歲增中等者差多即乞復於進士數內減不合格者二十人
以均之庶幾郡縣豪俊不至遺於草萊也出知荆南府 神宗
即位除翰林李士知開封府王安石參知政事不悅解宰相富
弼在告遂除解翰林侍讀李士知杭州徙青州以疾提舉鴻慶
宮卒年五十一 解為文有豪氣其流輩皆不及云

祖无擇字擇之蔡州人也少從穆脩為古文又從孫復受春秋
卒進士甲科稍遷太常博士至和二年 詔封孔子四十七世
孫宗愿為文宣公无擇言前代封孔子之後者在漢魏曰褒尊
宗聖在晉宋曰奉聖後魏曰崇聖北齊曰恭聖後周及隋封鄒
國公唐初曰褒聖開元中始追謚孔子為文宣王又以其後為
文宣公是以祖謚而加後嗣也乃下兩制更定美號而令世襲

遂改封宗愿為衍聖公加直集賢院為三司戶部判官出知陝
州召為同脩起居注知制誥 仁宗已復土奉虞主于集英殿无
擇與知諫院司馬光奏請親虞下禮院詳議以為宜如无擇等
奏後 英宗不豫令宗正卿攝事主疇除樞密副使錢公輔論
其望輕繳還詞頭貶滁州團練副使无擇不即草公輔制而乞
薄資之不報遷龍圖閣直學士初執政欲用无擇為翰林李士
英宗弗許以為侍讀又弗許出知鄭州遷右諫議大夫知杭州
初无擇與王安石同為知制誥時詞臣許受潤筆物安石因辭
一人之饋不獲義不受以其物置舍人院梁上安石既以母憂
去无擇取為本院公用安石聞而惡之以无擇為不廉熙寧初
安石得政乃諷監司求无擇罪遣御史王子韶按治子韶小人
也攝无擇對吏鍛鍊无所得坐借公使酒三百小瓶以送還客

遂責忠正軍節度副使士大夫寃之有知明州光祿卿苗振監司亦由觀望發其罪朝廷遣崇文院校書張載按治載賢者也悉為平反之罪止罰金其幸不幸如此元豐中先擢復祕書監集賢院卒判西京留司御史臺移知信陽軍以卒

東都事略卷之七十六

東都事略第七十七

列傳六十

范鎮字景仁成都華陽人也薛奎守蜀還朝或問奎入蜀所得曰得一偉人當以文奎名於世謂鎮也奎進士禮部奏名第一故事殿廷唱第過三人則禮部第一人者必越次抗聲自陳囚擢置上第鎮不肯自言至第七十九人乃出拜退就列无一言廷中皆異之釋褐為新安簿王奎正薦召試擢館閣校勘宰相龐籍官鎮有異材不汲汲於進取特除直祕閣開封府推官擢起居舍人知諫院上疏論民田困弊請約祖宗以來官吏共數酌取其中為定制以今賦入之數什七為經費而儲其三以備水旱非常又言古者冢宰制國用唐以宰相兼益鐵轉運或判戶部度支今中書主民樞密主兵三司主財各不相知故財

已匱而樞密益兵无窮民已困而三司取財不已請使中書樞密通知兵民財利大計与三司同制国用葬温成皇后太常議礼前謂之園後謂之陵宰相劉沆前爲監護使後爲園陵使鎮曰常聞法吏弄法矣未聞礼官弄礼也請詰問前後議礼異同狀時有敕凡內降不如律令者令中書樞密院及所屬執奏未及一月而內呂无故改官者一日至五六人鎮乞正大目被詔故違不執奏之罪石全賦以護温成葬除觀察使凡治葬事者皆迂兩官鎮言 章獻 章懿 章惠三后之葬推恩皆无此比乞追還全賦等告敕時陳執中爲相鎮嘗論其无學術非宰相器及執中嬖妾啓殺婢御史劾奏欲逐去之鎮言今陰陽不和財匱民困盜賊滋熾獄犴充斥執中當任其各閨門之私非所以責宰相識者肆之文彦博當弼入相百官郊迎時兩制

不得詣宰相居弟百官不得間見鎮言隆之以虛礼不若開之以至誠乞罷郊迎而除謁禁以通天下之情詔減任子及每歲取士皆鎮發之又乞令宗室屬疎者補外官 仁宗曰卿言是也顧恐天下謂朕不能睦族耳鎮曰陛下甄別其賢者用顯之不沒其能乃所以睦族也虽不行至熙寧初卒如其言 仁宗即位三十五年未有繼嗣至和中得疾中外危恐不知所爲鎮曰天下事尚有大於此者乎即上疏曰方今 祖宗後裔蕃衍盛大信厚篤實陛下拔其尤賢者優其礼数試之以政与圖天下之事以系天下之心異時誕育皇嗣復遣還邸則真宗皇帝時故事是也初周王旼薨 真宗取宗室子養之宮中者此天下之大慮也 太祖捨其子而立 太宗者天下之大公也 宗廟社稷之至計也且願陛下以 太祖爲心行

真宗故事斷于 聖心以幸天下且不勝大願章累上不報因
闔門請罪會有星變其占爲急兵鎮言國本未立若變起倉卒
禍不可以前料兵執急於此者乎今 陛下得目疏不以留中
而付中書是欲使大臣奉行也目兩至中書大臣皆設辭以拒
目是 陛下欲爲 宗廟社稷計而大臣不欲也目切原其意
特恐行之而 陛下中變耳中變之禍不過於死而國本不立
万一有如天象所告急兵之憂死且有罪願以此示大臣使自
擇死所除兼侍御史知雜事鎮以言不從固辭不受執政謂鎮
上之不豫大臣當建此策矣今間言已入爲之甚難鎮復移書
執政曰事當論其是非不當問其難易速則濟緩則不及此聖
賢所以貴機會也諸公言今日難於前日安知他日不難於今
日乎凡見 仁宗面陳者三鎮泣 仁宗亦泣曰朕知卿忠卿

言是也當更俟三二年章十九上待罪百餘日鬚髮爲白罷知
諫院改集賢殿脩撰脩起居注除知制誥鎮雖罷言職而无歲
不言儲嗣事及爲知制誥正謝奏曰 陛下許目今復三年矣
願早定大計其後韓琦卒定策立 英宗遷翰林李士 英宗
即位中書奏請追尊 濮安懿王下兩制以爲宜稱皇伯高
官大國極其尊榮非執政意更下尚書省集議已而臺諫爭言
其不可乃下 詔罷議令禮官檢詳典禮以聞鎮時判太常寺
上言漢宣帝於昭帝爲孫光武於平帝爲祖則其父容可稱皇
考然議者尤非之謂其以小宗而合太宗之統也今 陛下旣
考 仁宗又考 濮安懿王則其失非特漢宣光武之比矣凡
稱帝若皇考立寢廟論昭穆皆非是以侍讀李士出知陳州
神宗即位復還翰林兼侍讀知通進銀臺司王安石爲政變更

法令改常平爲青苗法鎮上疏曰常平之法始於漢之盛時視穀貴賤發斂以便農末最爲近古不可改而青苗行於唐之衰亂不足法且陛下疾富民之多取而少取之此正百步與五十步之間耳今有二人坐市貿易一人下其直以相傾奪則人皆知惡之其可以朝廷而行市道之所惡乎疏三上不報會韓琦上疏極論新法之害安石使送條例司疏駁之諫官李常乞罷青苗錢安石令常分析鎮皆封還其詔詔五下鎮執如初司馬光除樞密副使光以所言不行不敢就職詔許辭免鎮再封還之神宗知其不可奪以詔直付光鎮奏曰目下才使陛下廢法有司失職乞解銀臺司許之會有詔奉諫官鎮以蘇軾應詔而御史謝景溫彈奏軾罷鎮又奉孔文仲爲賢良文仲對策極論新法之害安石怒罷文仲歸故官鎮皆

上疏爭之不報時年六十三即上言臣言不行无顏復立於朝請致仕疏五上最後指言安石曰目言青苗不見聽一可去薦蘇軾孔文仲不見用二可去今有人言獻忠與獻佞孰是必曰獻忠是納諫與拒諫孰是必曰納諫是蘇軾與孔文仲可謂獻忠矣陛下拒而不納是必有獻佞以誤陛下者不可不察也若李定避持服遂不忍母是壞人倫逆天理也而欲以爲御史御史臺爲之罷陳薦舍人院爲之罷宋敏求李天臨蘇頌諫院爲之罷胡宗愈王韶上書肆意欺罔以因造邊事敗則置而不問反爲之罪帥臣李師中及御史一言蘇軾則下七路摘撥其過孔文仲則遣之歸任以此二人況彼二人以此事理觀彼事理孰是孰非孰得孰失陛下聰明之主其可以逃聖鑒乎言青苗則曰有見効者豈非歲得緡錢什百万緡錢什百万非

出於天非出於地非出於建議者之家一出於民民猶魚也財猶水也水深則魚活財足則民有生意養民而及其財譬猶養魚而竭其水也 陛下有納諫之資大臣進拒諫之計 陛下有愛民之性大日用殘民之術臣職獻替而无一言則負陛下矣臣知言入觸大臣之怒罪在不測雖然臣嘗以忠事 仁祖 仁祖不賜之死纔聽解言職而已以礼事 英宗 英宗不加之罪纔令補畿郡而已所不以事 仁祖 英宗之心而事 陛下是臣自棄於此世也安石怒落翰林李士以户部侍郎致仕鎮上表謝其略曰臣曰乞身而去敢忘愛國之心又曰望 陛下下集羣議爲耳目以除壅蔽之奸任老成爲腹心以養和平之福天下聞而壯之官制行改正議大夫 哲宗即位迁光祿大夫 英宗登極祔 仁宗主而迁 僖祖及 神宗即

位復還 僖祖而遷 順祖鎮上言 太祖起宋州有天下与漢高祖同 僖祖不當復還之下百官議不報及 哲宗即位鎮又言乞遷 僖祖正 太祖東嚮之位時年幾八十矣韓維上言鎮在 仁宗朝首開建儲之議而鎮未嘗以語人雖顏子不伐善介子推不言祿不能過也悉以鎮十九疏上之拜端明殿學士且召鎮兼侍讀提奉中太一宮固辭改提奉崇福宮數月告老以銀青光祿大夫致仕初 仁宗命李照改定大樂下王朴樂三律皇祐中又使胡瑗等考正鎮与司馬光皆上疏論律尺之法又与光往復論難凡數方言後 神宗詔鎮与劉几定樂鎮曰定樂當先正律 神宗曰然雖有師曠之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鎮作律尺會合升斗豆區鬴斛欲圖上之又乞訪求真素以定黃鍾而劉几即用李照樂加用四清声而奏樂

成 詔罷局賜資有加鎮謝曰此劉几樂也臣何与焉及致仕
請太府銅為之逾年乃成比李照樂下一律有奇 哲宗御延
和殿召執政同觀賜 詔嘉獎以樂下太常樂奏三日而鎮卒
年八十一贈金紫光祿大夫謚曰忠文有文集正言樂書國朝
韻對國朝事始末記事凡百餘卷鎮清明坦夷表裏洞達遇
人以誠口不言人過及臨大節決大義色和而語壯為文清麗
簡遠少時嘗賦長嘯却胡騎流傳契丹契丹謂鎮為長嘯公云
猶子百祿從孫祖禹

百祿字子功父錯為衛尉寺丞鎮之兄也少力孝中進士第又
中制科治平中以祕書丞知濠陽縣熙寧間擢提點江東刑獄
徙利州梓州兩路加直集賢院召還同知諫院論手宴法曰造
薄手宴許令告匿戶公雖有手宴之文而未嘗行蓋謂使人自

占必不以寔告而明許告訐人為仇怨則礼義廉耻之風衰矣
五路兵置三十七將許辟召布衣為參謀百祿曰今大師未命
而已除將佐有以恩澤用者有以賂敗收者有未嘗經戰陳者
有以故羣盜得官者願詳覈其素參用之又列其甚无狀者十
四人願依畿縣舊例將佐專教閱餘付之州縣而罷參謀 神
宗納之宗子世居謀不軌命百祿同徐禧治其獄百祿坐欺同
落職監宿州酒稅語在禧傳又之為提點淮南東路刑獄徙知
唐州入為司門郎中遷吏部除起居郎召試中書舍人除刑部
侍郎有以強盜及故殺鬪殺情可矜者諫焉 朝法官援例貸
免司馬光曰殺人不死則法廢矣百祿曰謂之殺人則可制刑
而以為不疑原情而以為无可閔則不可今必處死則二殺之
科自是无可疑与可閔者矣百祿在刑部用法多所平反遷吏

部侍郎自元豐河決小吳元祐初水官請回河故道命百視與趙君錫同行視百祿以東流高仰不可回乞罷脩河司以省大費其事遂寢進翰林李士除龍圖閣李士知開封府僚屬以圖空欲百祿言於朝百祿曰千里之圻而无一人之獄此

上德所格豈尹功耶復召入翰林兼侍讀拜中書侍郎是歲郊祀議合祭天地呂大防蘇頌以合祭為宜百祿曰神宗以圜丘无祭地之理遂考求先王典禮止祀上帝配以太祖今未可輕改明日大防等復論皇帝臨御之始當親見天地百祿又言祖宗園丘合祭皆是循用後代權時之制不合舊典大防曰百祿之言雖是典禮未易遽行太皇太后以大防言為然乃已熙河帥范育請進築汝遮納迷結珠龍川三城百祿曰此必爭之地我既城之賊焉時出居民豈得安全後欲弃之

則城費已甚必不可與邊害何時休息右相蘇頌以稽留除書罷政百祿亦以資政殿李士出知河中府徙河南未行卒年六十五贈銀青光祿大夫所著詩傳文集內外制奏議凡八十卷後与元祐黨云

祖禹字淳父祖錯父百之太常博士祖禹奉進士為校書郎知龍水縣司馬光辟同編脩資治通鑑凡十五年書成光上章稱薦曰臣誠不及也由臣頑固纂次淹久致其沉淪而祖禹安恬靜默若將終身者除秘書省正字英宗崩祖禹上疏論喪服之制曰先王制禮以君服同於父皆斬衰三年蓋恐為人臣者不以父事其君此所以管乎人情也自漢以來不惟人臣無服而人君遂以不為三年之喪惟國朝自祖宗以來外廷雖用易月之制而宮中實行三年之服且易月之制前世所以難

改者以人君自不爲服也今君上之服已如古典而臣下之禮猶依漢制是以百官有司皆已復其故常容兒衣服無異於行路之人豈人之性如此其薄哉由上不爲之制禮也今羣臣雖易月而人主實行喪故十二月而小祥替而又小祥二十四月而大祥再替而又大祥不可以有二也旣以日爲之又以月爲之此禮之無據者也古者再替而大祥中月而禫二者祭之名也非服之色也今乃爲之慘服三日然後禫此禮之不經者也旣除服至葬而又服之蓋不可無服也祔廟後即吉才八月耳而遽純吉无所不佩此又禮之無漸者也易月之制因襲故事已行之禮不可追也臣愚以爲羣臣朝服止如今日而未服衰至替而服之漸除其重者再替而又服之乃釋衰其餘則君服期服可也至於禫不必爲之服惟未純吉以至於祥然後無

所不佩則三年之制略如古矣擢右正言呂公著爲左丞祖禹以壻嫌改著作佐郎爲實錄院檢討官遷著作郎兼侍講上疏太皇太后曰今祥禫將終即吉方始服御器用內外一新奢儉之端皆由此臣以謂珠璣金玉之飾錦繡纂組之工凡可以蕩心悅目者不宜有加於舊增多於前也 皇帝方嚮儒術親孝問 睿質日長 聖性未定觀奢則奢觀儉則儉凡所以訓導聖德者宜動皆有法不可不戒若崇儉敦朴以輔養 皇帝之性使目不視靡曼之色耳不聽淫哇之音非禮勿言非禮不動則學問日益 聖德日隆此宗社無疆之福也 神宗服除故事開樂宴故祖禹上疏言君子之於喪服以爲至痛之極不得已而除若以開樂故特設宴則似除服爲慶賀非君子不得已而除之意也請罷開樂宴惟因事則聽樂庶合先王禮意 哲宗從

之擢起居舍人辭不拜時以夏暑罷講祖禹上疏曰當今之務莫如孝問之爲急 陛下今日孝與不孝繫天下他日之治亂臣不敢不尽言之 陛下如好孝則天下之君子欣慕願立於朝以直道事陛下輔助德業而致太平矣 陛下如不好孝則天下之小人皆動其心欲立於朝以邪諂事 陛下竊取富貴而專權利矣君子之得位欲行其所孝也小人之得君將濟其所欲也用君子則治用小人則亂君子與小人皆在 陛下心之所召臣竊爲陛下惜此日月願以孝爲急召試中書舍人又辭不拜遷右諫議大夫兼實錄院脩撰蔡確旣已得罪祖禹上言聖人之道不過得中天下之事不可極意一時極意後必有悔用刑寧失之於寬不可失之於急寧失之於略不可失之於詳自乾興貶丁謂以來不竄逐大臣六十餘年且丁謂見在

相位故 朝廷有黨不可不出今確已罷相數年 陛下所用多非確黨其有素懷姦心爲衆所知者固不逃於 聖鑒自餘偏見異論者若皆以爲黨確而逐之恐刑罰之失中人情之不安也又因對勸 哲宗以辨邪正曰比年以來大臣以兼容小入爲寬好惡不明邪正不分所引進者不尽得人宰相以進賢退不肖爲職而邪正不分豈不負國望戒飭大臣各以公心求賢多引鯁正之人以重 朝廷无使小人得位爲他習 患復除中書舍人又力辭時遣都水監李偉分導大河入孫村口歸故道以解下流之急偉因欲塞宗城決口及移深州之費回大河歸故道祖禹上疏極言河无可塞之理旣而遷給事中猶力言之以爲今河役不息工費漸大且竊謂功必不可成恐枉費國財民力 朝廷卒從其議俄聞禁中覓乳媪祖禹以 哲宗

年十四非近女色之時上疏力勸 哲宗進德愛身又上疏勸
宣仁后保護 上躬言甚切至既而 宣仁后諭祖禹以外議
皆虛傳祖禹復上疏臣所言 皇帝進德愛身宜常以為戒
太皇太后保護 皇帝安身正心久遠之慮亦願因而勿忘今
外議雖虛亦足為先事之戒臣侍經左右而有聞於道路實懷
私憂是以不存形迹不知忌諱發於誠心愛 上不敢避妄言
之罪凡事言於未然則誠為過及其已然則又无所及雖言无
益 陛下寧受未然之言勿使臣等有无及之悔因聞虛語以
為實戒則四海生靈動植之類永被其福矣改礼部侍郎進翰
林侍讀李士知国史院事又為翰林李士 宣仁登遐 哲宗
親政祖禹上言此乃宋室隆替之本 社稷安危之基天下治
乱之端生民休戚之始君子小人消長進退之際天命人心去

就離合之時也有敢以姦言惑 聖聽者宜明正其罪既而外
一恟二在位者多自引去祖禹力陳治道之要古今成敗之理
与夫小人之情狀反復激切以感動 上意因請外遂以龍圖
閣李士知陝州紹聖初言者論祖禹所脩實錄以為詆斥先
帝又以祖禹為朋附司馬光及論乳媪事以為離間 兩宮初
擬奉明道宮繼責武安軍節度副使永州安置再貶韶州別駕
賀州安置移賓州再移化州卒年五十八初祖禹嘗進唐鑑十
二卷帝李八卷 仁皇政典六卷而唐鑑深明唐三百年之治
乱故李者尊之目祖禹為唐鑑公子仲溫

臣稱曰孔子謂仁者必有勇信哉觀鎮首陳大計以安 宗社
中引古義以排政府最後以言不從遂致為臣而歸非有仁者
之勇疇能尔哉夫李以古今成敗為議論仕以正君惠利及人

為忠賢顧義自重不求苟合遇事輒發不為利奪此則范氏之家法也哉

東都事略卷第七十七

東都事略卷第七十八

列傳六十一

呂誨字獻可端之孫也幼孤力孝性沉厚不妄交游孝進士稍遷著作佐郎知翼城縣僉書定國軍節度判官知大通監召入為殿中侍御史彈劾无所避充國公主下嫁李瑋傳其夫家嘗因忿恚夜開禁門訴於仁宗誨奏宿衛不可不嚴公主夜叩禁門者不當聽入并劾奏公主閣官者竄逐之彈樞密使宋庠不稱具瞻之望庠罷而以陳升之為樞密副使誨與唐介趙抃論升之交結中人不可大用昔商鞅因景監見而趙良寒心況在盛明之朝姦邪進用衆所共惡此臣之所甚懼也章十八上卒與升之俱罷誨知江州上疏請早建儲嗣韓琦等以誨及司馬光疏上遂定議以英宗知宗正寺久之復召還臺英

宗即位為起居舍人同知諫院時 英宗不豫 慈聖光獻皇后同聽政內侍任守忠久用事于中 英宗之立非守忠志乘此与其徒間諜 兩宮造播惡言中外恟恟 誨上 英宗書曰 仁宗皇帝擢 陛下於公族授之以大品 皇太后鞠育 聖躬保護成德功得為重矣恩得為厚矣 陛下報之之道為何如哉陛下違豫以來所上湯劑未用服餌日度一日殊不知誤天下之大且百金之子猶有倚衡之誠而万乘之貴豈无保邦之慮邪矧又聞流訐騰沸謂 陛下視朝之後燕適宮中言動无節執喪之礼未至奉 親之道未足果如此乃 陛下不以繼承為念忽 先帝顧託之命忘 聖母鞠養之恩何以上奉宗廟率教于天下也又上 慈聖書曰 皇帝自潛德之初殿中鞠育保護者三十年 先帝厭代 殿下掌握機柄佐佑

聖嗣克安天步中外賴焉比聞 皇帝疾未間言或荒忽而小人乘勢陰為間諜臣願 陛下廣乎容納之度忘其愷慢之礼親閱湯劑力為調治強之以嚴威示之以恩愛如此人神和悅不然三十年保育之功一朝而棄臣切為 殿下惜之 英宗疾久未平誨乞早建東宮以安人心既而 英宗小瘳謙默未可否事誨屢乞親萬機攬威福延近臣通下情又請 太后間數日一御東殿漸遠庶務自謀安佚會小旱因請 英宗親出祈雨使外釋疑然 后既歸政誨復言於 英宗曰 太后輔佐 先帝久閱天下事多矣事之大者猶宜關白咨訪然後行示不敢專以報 盛德韓琦等再用定策功迁官誨上䟽論之曰 陛下以琦等有定策之功褒嘉稠疊其如 先帝何其如太后何數大臣者向來雖有建議之請果為宗社計邪噫今日

福邪貪天功以為己力古人羞之又曰臣觀韓琦等制以謂功
逾周霍則亦近乎虛美矣周公大聖固不當擬倫敢以霍光之
事明之霍光擁昭立宣帝益光固封詔云宿衛忠正宣德明
恩守節秉誼以安宗廟其褒嘉之語止是而已今之草制以建
儲定策始終之說皆自琦等是大寶之位係人臣之力於義可
乎任守忠謀不售而懼乃更巧為諂諛求自入誨曰是不可久
處左右亟言守忠前後罪惡竄逐之因言大姦已去其餘嚮日
憑恃无礼者宜一切縱捨勿念以安反側頃之兼侍御史知雜
事執政建議推尊濮安懿王誨率僚屬極陳其不可遂彈劾
陽脩首建邪議上負先帝累濮王以不正之號陷陛下
於過幸之譏并劾奏韓琦曾公亮趙槩附會之罪積十餘章不
聽乃求自貶又十餘章仍率其屬以御史劾告納上前曰臣

言不效不敢居其位英宗重違大臣意章留中不下以敕告
還之屢詔令就職誨稱濮王典禮未正不敢奉詔具錄
所上奏草納中書固即請罪乃出知蘄州徙晉州加集賢殿脩
撰知河中府召為鹽鐵副使神宗素聞其強直除天章閣待
制復知諫院始朝廷用种諤收復綏州訖者欲晉級以固橫
山之地及別与西人商略以綏易安遠塞門等處誨請罪种諤
不納二砦并還綏州勿幸小戎之災務全中国之体以紓邊患
迂右諫議大夫御史中丞王安石參知政事多變更祖宗法
專務斂民財誨屢諍不能得乃上疏悉陳其過失曰臣謹按安
石外示樸野中藏巧詐驕蹇慢上陰賊害物臣略率十事安石
向在嘉祐中率駁公事不當御史臺累移文催促入謝倨傲不
從迄英廟朝不脩臣節慢上无礼一也安石任小官每一迁

遜避不已自為翰林李士不聞固辭 先帝臨朝則有山林獨
往之思 陛下即位乃有金銮侍從之樂何慢於前而恭於後
好名欲進二也安石侍迓英乃欲坐而講說欲屈萬乘之重自
取師氏之尊不識上下之分要君取名三也安石自居政府事
无大小与同列異議或因奏對留身進說多乞御批用情罔公
四也昨許遵誤斷謀殺公事安石為主張妻謀殺夫用按問欲
幸減等科罪挾情壞法五也安石入翰林未聞薦一士首稱第
安國之才 朝廷比第一人推恩猶謂之薄主試者定文卷不
優遂罹中傷秉政未半年賣弄威福无所不至背公死黨六也
丞相不視事旬日差除自專逐近臣于外皆安石報怨之人丞
相不書敕 本朝故事未之或聞專威害政七也安石与唐介
爭論謀殺刑名衆非安石而是介介忠直自守大駭不能以口

舌勝憤懣而死自是畏憚者衆雖丞相亦退縮不敢較其是非
陵轢同位八也小臣章辟光獻言俾政王迂居外邸離間之罪
固不容誅而安石數進危言以惑 聖聽朋姦附下九也今邦
國經費之要會在於三司安石与樞密大臣同制置三司條例
諸路雖名商榷財利其實動搖天下有害无利十也臣誠恐
陛下悅其才辨久而倚毗情偽不得知邪正无復辨大姦得路
羣陰彙進則賢者漸去乱由是生臣切憂之誤天下蒼生必斯
人矣如久居席堂必无安靜之理臣所以瀝懇而言不虞瀆禍
期感動於聰明庶判別於真偽 神宗遣使諭解誨執之愈堅
且曰天下本无事但庸人擾之安石進說願少加澄省乃罷中
丞出知鄧州誨雖在外遇 朝廷事猶言之不置時方行青苗
助役謂之新法誨兩上章條陳其不便又上書曰臣聞治天下

審所上上之所好下必甚焉今大呂不能遵守法度以尊崇王室小呂得以智計謀身遂合時務比來新進之用朝奏暮召小言一入遂要大利皆自謂不同世俗乃曰賢人幸必立異是非相反談兵者以起事攘奪為御戎之策言利者以牟斂朘削為惠民之術罔上之論類如此一有攻其利害隨而黜逐之是持峻法以固新令將杜天下之口虧損盛德莫大於此會有疾乞間官提奉崇福宮誨因上章乞致仕曰臣本无宿疾偶值鑿者用術乖方殊不知朕侯有虛實陰陽有逆順訖察有標本治療有先後妄投湯劑率任情意差之指下禍延四肢浸成風痺遂艱行步非祇憚踈鑿之苦又將虞心腹之變勢已及此為之柰何雖然一身之微固不足恤其如九族之託良以為憂是思納祿以偷生不俟引年而退政蓋以身疾而喻朝政之疾也誨既

致仕久之而卒年五十八誨家貧自奉薄其常分奉之半以給宗族之孤嫠者為言職前後皆以彈奏大臣不去不已天下推其鯁直王安石初執政神宗虛心敬信士大夫素重其名以為可致太平誨獨言安石不可用極力劾奏將對於崇政殿而司馬光侍講近更閣亦將趨資善堂與誨相逢光密問曰今日請對欲言何事誨曰袖中彈文乃新參也光勸止其疏誨正色曰安石雖有時名上意所向然好執邪見不通物情輕信雜詆喜人佞已聽其言則美施於用則踈若在侍從猶或可容置之宰輔天下必受其禍光曰今日之論未見不善之迹更加籌慮可乎誨曰上新即位富於春秋所與朝夕謀議二三大臣而已苟非其人將敗國事此乃腹心之疾治之惟恐不及顧可緩邪章卒上誨由此罷其後言者相繼斥逐百姓患言安石變

法於是司馬光乃服誨之先見元祐初呂大防范純仁奏誨忠於先朝有不撓不回之節欲望優加贈典錄用諸子之才者以旌名臣之後 詔贈通議大夫以其子由庚爲大常寺太祝自誨罷去御史劉述劉琦錢顗繼以言安石被黜

劉述字孝叔吳興人也奉進士累擢至刑部郎中爲京西轉運使召爲侍御史知雜事兼判刑部王安石始參知政事述上數論當今所宜先者其疏曰臣聞帝王之接物也貴以至誠爲先權數不足任也夫惟至誠爲能終始万物爲能事神接人行之至者雖金石无情猶可以動之况其有知者乎是故人君以至誠接於下則臣下以至誠事其上若夫權數以臨人而不由至誠則人亦將以不誠事之非所以感人心之道也非徒不足以感人心則又將有輕 朝廷之道也故夫任權數者醇德之病

中人用之已爲非宜况人主之尊乎臣恐輔導之臣有以此術開 陛下者 陛下信而行之適足爲累耳其於盛德未見其補也臣又聞聖人不以獨見爲明而以羣言爲用而陋儒之論以爲必操獨斷之權使威福必出於已臣下不得而与之然後人君之道尊焉虐其亦不思其甚矣夫万機之叢脞臣庶之夥繁而欲一一聰明斷之非所前聞也夫所謂獨斷者謀之於衆而斷之以已尔非謂勿詢於下而獨出於上之謂也弗詢於下而獨出於上是爲自用耳人君自用使事二能中其理猶得罪於古人又况未能盡然乎臣恐輔導之臣有持此說誤 陛下者陛下信而行之適足爲累耳其於盛德未見其補也臣又聞人稟一元之氣而生所稟有厚薄故其質有美惡之別焉若辨与訥出於自然非美惡之所繫也是故其質美矣而其辭訥焉不

害爲君子其質惡矣而其辭辨焉不害爲小人知人之術當觀其質性何如不當較其辨與訥此漢文帝所以不拜賈夫也臣願陛下以文帝爲鑒不貴曉_二巧辨之人使中外聞之不敢飾虛言以來應天下幸甚臣又聞王言惟作命_二一出則天下風行而景從之不可不審也今夫令之出也下未及行而已追改之矣一有使令也其人未及往而已易之矣此李布所以窺文帝淺深也臣願陛下以文帝爲戒務持重毋易由言研慮於內諮謀於外計其可久而必行之天下幸甚陛下躬撓萬微動踰宵旰而未嘗休息彼之所謂輔弼之臣其間才力必有不堪其任者不然何致陛下勤勞之至也臣願陛下察其不堪任者而絀之幸賢才而厲之毋使天下日入於不治窮蹙是於人有疾病也初在腠理不治已而傳至血脈藥石之功猶可以及之於斯時也又忽而不治浸淫至于膏肓雖有俞扁亦无如之何也已恭惟陛下肯推至誠以御下而不繇摧數博詢衆智而不任獨斷不旌口給之人不審再三之令精求蹈道富才忠力者而委任之然後血脉之疾可除而藥石之功加于天下矣旣而安石定謀殺聽旨之律述率同僚諷王師元封刺還中書至于再於是御史中丞呂誨請如刑部議卒莫能奪故謀殺而聽旨天下非之旣而述與同時御史劉琦錢顓極論安石又獨論中執法率屬不拘秩任非祖宗法安石怒琦顓貶監當而劾述與諷等不奉法之罪翰林李士司馬光上疏曰臣聞孔子曰守道不如守官孟子曰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此古今之通義人臣之大節也彼謀殺已傷自首刑名天下皆知其非今朝廷旣違衆議而行之又罪守官之臣恐重失

皆知其非今朝廷旣違衆議而行之又罪守官之臣恐重失

天下之心也夫繼食鷹鷂求其鵠也執焉而烹之將安用哉今琦
覬所坐不過踈直比以迂犯大臣遂黜爲監當臣竊恐來者側
目拊口以言爲諱威福移於臣下聰明有所壅蔽非 國家之
福也臣願 陛下赦劉述等勿治其劉琦等別与除一本資序
庶幾稍息羣議不報諷等咸誣伏述獨謂 朝廷不當劾言事
官卒不承貶知江州後數年而卒

劉琦字公玉宣州宣城人也錢顥字安道常州元錫人也俱以
進士第熙寧初琦自通判歙州召爲侍御史顥自知烏程縣召
爲侍御史裏行王安石初得政專肆肯臆輕易憲度浸奪三司
利柄而曾公亮依違固寵畏避不言琦覬与釗述上疏以爲安
石自應奎歷官以來莫不知尊尚堯舜之道以倡率學者故天
下士人心无不歸向謂之爲賢 陛下亦聞而知之遂致位公

府今遭時得君如此之專當以平時所孝仁義之道啓沃 上
心以廣聖德今乃首以財利之議務爲容悅言行乖戾一至於
此剛愎自任則又甚焉不知安石之心待 陛下爲如何主也
陛下天資英悟不世而出堯舜至治指日可復今反以霸國諸
侯之術唐室衰世之事誘惑 上聽何不恭之甚也臣等願
陛下奮乾剛之斷罷安石重任以尉安天下元元之心曾公亮
位居丞弼被遇 三朝自當悉慮竭忠以身許國反有畏避安
石之意陰自結援更相稱譽以固寵榮致安石奏對之際唯肆
強辨多生橫議豈執政大臣之體乎况公亮久妨賢路无補時
政亦宜罷免安石怒貶琦爲監處州鹽稅顥監衢州鹽稅顥將
出臺於衆坐罵同時御史孫昌齡曰平日士大夫未嘗知君名
特以王安石昔居憂金陵君爲幕府官奴事安石以故得爲御史

今日亦當少念報國奈何專欲附安石求美官顗今得罪分當
遠竄君在後爲美官自未得策即我視君大疑之不如也遂拂
衣上馬貶官後數年琦起爲通判鄧州顗徙秀州而卒二時琦
年六十一顗五十三

臣稱曰呂誨正色立朝有蹇二匪躬之節論大政爭大事知无
不言言无不盡蓋誨有言責不得其言則去於職業俯仰无愧
矣柳下惠有言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誨亦然哉

東都事略卷七八

東都事略卷第七十九

列傳六十二

王安石字介甫撫州臨川人也父益都官員外郎安石蚤有盛
名博聞強記爲文動筆如飛觀者服其精妙舉進士高第僉書
淮南節度判官召試館職固辭乃知鄞縣安石好讀書三日一
治縣事起堤堰決陂塘爲水陸之利貸穀于民立息以償俾新
陳相易與李校嚴保伍邑人便之通判舒州文彥博爲相薦安
石恬退不次進用可以激奔競之風尋再召試又固辭乃以爲
羣牧判官出知常州由是名重天下提點江東刑獄入爲三司
度支判官獻書萬餘言極陳當世之務居頃之除直集賢院累
辭不獲命始就職除同脩起居注固辭不拜遂除知制誥自是
不復辭官矣以母憂去服除 英宗朝累召不起 神宗即位

除知江寧府召為翰林學士初入對 神宗曰方今治當何先
安石曰以擇術為先 神宗曰唐太宗何如安石曰陛下當以
堯舜為法太宗所知不遠所為不尺合先王但棄隋亂子孫又皆
昏愚所以獨見稱述堯舜所為至簡而不煩至要而不迂至易
而不難但末世學者不能通知常以為高不可及不知聖人經
世立法以中人為制也 神宗曰卿所謂責難於君朕自視眇
然恐无以副卿此意可悉意輔朕庶同濟此道一日講席群臣
退 神宗留安石坐曰有欲從容與卿論議者因言唐太宗必
得魏鄭公劉備必得諸葛亮然後可以有為二子誠不世出之
人也安石曰陛下誠能為堯舜則必有皋夔稷禹陛下誠
能為高宗則必有傳說魏鄭公諸葛亮皆有道者所羞何足道
哉以天下之大人民之眾百年永平學者不為不多然常患無

人可以助治者以陛下擇術未明推誠未至雖有皋夔稷禹
傳說之賢亦必為小人所蔽因卷懷而去耳自古患 朝廷无
賢者以人君不明好近小人故也好近小人則賢人雖欲自達
无由矣 神宗曰自古治世豈能使 朝廷无小人雖堯舜之
時不能無四凶安石曰惟能辨四凶而誅之此乃所以為堯舜
也若使四凶得肆其讒慝則皋夔稷禹亦安肯苟食其祿以終
身乎未幾除右諫議大夫參知政事安石既執政 神宗曰人
皆不能知卿以為卿但知經術不可以經世務安石曰經術者
所以經世務也後世所謂儒者大抵皆庸人故世俗皆以經術
不可施於世務 神宗曰朕察人情比於卿有欲造事傾搖者
朕常以呂誨為忠實毀卿於時事不通趙抃唐介數以言扞塞
惟恐卿進用卿當立變此風俗不知卿所施設以何為先安石

曰變風俗立法度最方今所急也於是設制置三司條例司與知樞密院陳升之同領之而青苗免役市易保甲等法相繼興矣常平倉法以豐歲穀賤傷農故增價收糴使蓄積之家無由抑塞農夫須令賤糴凶歲穀貴傷民故減價出糴使蓄積之家無由邀勒貧民須令貴糴物價常平公私兩利也安石以常平法為不善更將糴本作青苗錢散與人戶令出息二分置提舉官以督之古者百姓出力以供在上之役安石以為百姓惟苦差役破產不憚增稅乃請據家貲高下各令出錢雇人充役嚮者役人皆上等戶得之其下等單丁女戶及品官僧道本來無役安石乃使之一槩輸錢於是賦斂愈重市易之法聽人賒貸縣官貨財以田宅或以金帛為抵當三人相保則給之皆出息什分之二過期不輸息外每月更加罰錢百分之二保甲之法

始因戎狄驕傲侵據汭唐故地有征伐開拓之志故置保甲乃籍鄉村之民二丁取一皆授以弓弩教之戰陣又令河北陝西河東三路皆五日一教閱每一丁及諸縣弓手亦皆易以保甲其保甲習於游墮不復務農京東西兩路保甲養馬仍各置提舉官權任比監司自是四方爭言農田水利古陂廢堰悉務興復又立賒貸之法又令民封狀增價以買坊場又增茶鹽之額又設措置河北糴便司廣積糧穀於臨流州縣以備饋運而天下騷然矣自安石變法以來御史中丞呂誨首論其過失安石求去位神宗為出誨御史劉琦錢顗劉述又交論安石專肆曾臆輕易憲度殿中侍御史孫昌齡亦繼言皆坐貶同知諫院范純仁亦論安石欲求近功忘其舊李寵諫耿呂公著代呂誨為中丞亦力請罷條例司并青苗等法諫官孫覿李

常胡宗愈御史張戢王子韶陳襄程顥皆論安石變法非是以
次罷去前宰相韓琦上疏論青苗之害乞罷諸路提舉官依常
平舊法行之奏至安石稱疾求分司 神宗不許時翰林李士
司馬光當批荅安石指言光有士夫沸騰黎民騷動之語 神
宗諭安石曰詔中二語乃為文督迫之過而朕失於詳閱當令
呂惠卿諭 旨翌日安石入謝因為 神宗言中外大臣從官
臺諫朝士朋比之情且曰 陛下欲以先王之正道勝天下流
俗故去流俗相為輕重流俗權重則天下之人歸流俗 陛下
權重則天下之人歸 陛下權者與物相為輕重雖千鈞之物
所加損不過銖兩而移今姦人欲敗先王之正道以沮 陛下
之所為是於 陛下與流俗之權適爭輕重之時加銖兩之力
則用力至微而天下之權已歸於流俗矣此所以紛二也 神

宗以為然安石乃視事熙寧三年拜禮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
章事監脩國史御史中丞楊繪御史劉摯陳免役之害坐黜御史
林旦薛昌朝范育皆以忤安石罷知雜御史謝景溫初附安石
亦以不合去六年命知制誥呂惠卿脩撰經義以安石提舉而
以子雱兼同脩撰王韶取熙河洮岷疊宕等州安石率羣臣入
賀 神宗解玉帶賜之以旌其功 慈聖光獻皇后 宣仁聖
烈皇后間見 神宗流涕言新法之不便者且言王安石乱天
下 神宗亦流涕退命安石裁損之安石重為解乃已七年
神宗以久旱益疑新法之不便安石不悅求避位遂拜吏部尚
書觀文殿大學士知江寧府明年復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昭
文館大學士三經義成拜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初呂惠卿
為安石所知驟引至執政安石去位惠卿遂叛安石洎安石再

相苟可以中安石无不為也會安石子雱卒安石力求去九年
拜鎮南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判江寧府安石丐奉祠以使相為
集禧觀使封舒國公又辭使相乃以左僕射為觀文殿大學士
元豐三年拜特進改封荆國公安石退居金陵始悔恨為呂惠
卿所誤每歎曰吾昔交游皆以國事相絕意甚自愧也哲宗
即位拜司空明年薨年六十六贈太傅紹聖初謚曰文配享
神宗廟廷崇寧二年配享文宣王廟政和三年封舒王靖康元
年停文宣王配享列于從祀後又罷安石配享神宗廟而奪
其王爵初安石提筆脩撰經義訓釋詩書周官既成放之李官
天下号曰新義晚歲為字說二十四卷李者爭傳習之士以經
試于有司必宗其說少異輒不中程先儒傳注既尽廢士亦无
復自得之幸故當時訟者謂王氏之患在好使人同已安石又

著日錄七十卷如韓琦富弼文彥博司馬光呂公著范鎮呂海
蘇軾及一時之賢者重為毀詆而安石不卹也安石性強忤遇
事无可否自信所見執意不回至議變法而在廷交抗不可安
石傳經義出已意辨論輒數百言眾不能訕甚者謂天變不足
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卹罷黜中外老成人幾尽多用門
下儂慧少年久之以早引去洎復相歲餘罷終神宗卅八年
不復召而恩顧不久衰云弟安國安礼子雱

安國字平甫自少角未嘗從人受李操筆為文語皆驚人神
宗即位近臣薦其才行為武昌軍節度推官教授西京國子監
召對神宗曰卿李問通古今以漢之文帝何如主也對曰賢
主也神宗曰但惜其才不能立法更制尔對曰文帝自代來
夜入未央宮定變故於呼吸俄頃之際恐无才者不及是然能

用賈誼言待羣臣有卽專務以德化民海內興於礼義幾至刑
措使一時風俗耻言人過則文帝加有才一等矣神宗曰王
猛佐符堅以蕞尔国而令必行今朕以天下之大而不能使人
何也對曰王猛眊眊之忿必報專教符堅以峻刑法殺人爲事
此必小臣刻薄有以誤陛下者願專以堯舜三代爲法又問
安石秉政物議如何對曰但恨聚斂太急知人不明耳神宗
默然久之除崇文院校書改著作佐郎祕閣校理初呂惠卿論
事安石安国惡之一日安石与惠卿論新法于其第安国好吹
笛安石諭之曰宜放鄭声安国曰亦願兄遠佞人惠卿深銜之
乃因鄭俠獄陷安国見使傳安国坐非毀其兄放歸田里歲餘
而卒年四十七有文集六十卷元祐中復祕閣校理子旂

安礼字和甫中進士第召對神宗欲峻用之以兄安石當国

乃爲崇文院校書久之直集賢院出知潤州移湖州爲開封府
判官同脩起居注故事左右史記言動无得輒有所陳至是許
直前奏事召試知制誥彗星見安礼上疏曰和氣致祥乖氣致
沴意者執政大目是非好惡不遵諸道乘權射利者不察上惠
養元二之意用力殫於溝瀆取利究於園夫殆有以召星變臣
願陛下省不急之改作紓不勝之工力至於祈禳小数貶損
舊章恐非應天以實者進翰林李士知開封府事至輒斷庭无
留訟又係待辨者一切論決京師稱治元豐四年拜尚書右丞
迁左丞御史言安礼在湖潤与倡女共政遂罷以端明殿李士
知江寧府迁資政殿李士知青州徙楊蔡二州言者論其貪落
職知舒州復資政殿李士再知楊州改永興軍太原府卒年六
十二贈右銀青光祿大夫安礼姿貌魁偉有口辨嘗以經綸自

任而閣略細謹云

雋字元澤未冠著書已數千頁登進士為旌德尉作策三十餘篇極論天下事又作老子訓傳及佛書義解亦數方言有以雋書聞者召見除太子中允崇政殿說書被旨撰詩書義權天章閣待制書成遷龍圖閣直學士雋病疽已弥年辭不拜卒年三十三贈左諫議大夫 詔即其家上雋所著論語孟子義雋論議刻深常稱商君以為豪傑之士言不誅異議者法不行嘗勸安石誅不用命大臣安石曰兒誤矣政和三年封臨川伯從祀文宣王廟雋元子以族人之子棟為後徽宗時為顯謨閣待制

臣稱曰安石之遇 神宗千載一時也而不能引君當道乃以富國強兵為事擯老成任新進黜忠厚崇浮薄惡鯁正樂諛佞是以廉耻沮喪風俗敗壞孟子所謂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者豈不然哉烏虜安石之卒既行則姦宄得志假紹述之說以脅持上下立朋黨之論以禁錮忠良卒之民愁盜起夷狄亂華其禍有不可勝言者悲夫

東都事略卷第七十九

東都事略卷之八十

列傳六十三

陳升之字陽叔建州建陽人也奉進士爲校書郎知南安縣徙知漢陽軍爲監察御史張堯佐以後宮親爲三司使升之言其不可堯佐遂改爲宣徽使景靈宮使升之復言其不可且曰已成之命雖不可以臣故追奪自今願以天寶爲鑒防杜間隙升之亦言事然持論不堅也改侍御史知雜事拜天章閣待制河北都轉運使知瀛州遷龍圖閣直學士知真定府召知諫院宰相文彥博屢乞罷政升之等恐樞密使賈昌朝復相乃䟽其交通女謁之罪昌朝由此亦罷四年遷樞密直學士知開封府改右諫議大夫拜樞密副使臺諫官唐介呂誨趙抃王陶言升之交結官者以圖柄任升之遂家居求罷仁宗手詔召出之介

等復闔門待罪 仁宗乃兩罷之升之以資政殿李士知定州
徙太原府治平二年爲陝西安撫使復拜樞密副使以母老丐
便郡除觀文殿李士尚書左丞知越州徙大名府遂拜知樞密
院事与王安石同制置三司條例司熙寧二年拜礼部尚書同
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升之爲人深沉多教善傳會
以取富貴始爲小吏与王安石相遇淮南安石深器之升之在
樞府安石亦執政多變更舊制引升之共事升之心知其非而
竭力贊助之以故先安石爲相既拜乃言制置三司條例司難
以僉書臣待罪宰相无所不統所領職事豈可稱司安石曰司
者臣道也人臣固可稱升之曰今之有司皆領一職之名非執
政之所宜稱安石曰古之六卿即今之執政有司馬司徒司空
各名一職何害於理三公无官以六卿爲官周公以三公爲冢

宰蓋其他三公或爲司馬或爲司徒或爲司空古之三公猶今
三師古之六卿猶今兩府也宰相雖无所不統然亦不過如古
冢宰而已冢宰掌邦治至於邦教邦政邦礼邦刑邦事則冢
宰亦有所分掌矣升之曰若制置百司條例則可但今制置三
司一官條例則不可 神宗謂安石曰卿獨領可乎安石請用
韓絳乃聽升之免條例司升之時爲小異陽若不与安石皆同
者天下謂升之爲筌相以母喪去位終制拜同平章事樞密使
契丹遣蕭禧來議河東地界理屈卧都亭驛不敢歸升之曰致
雍餼授館有常礼過期曲留宜即裁抑禧慙沮乃行以足疾求罷
拜鎮江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判揚州封秀国公請老以故官致
仕卒年六十九贈太保中書令謚曰成肅初升之母竇娠至季
秋爲弥月父儼善推策得九日吉而升之以是日生故名從九

從日字升之至 神宗立乃以字為名云

王珪字禹偁成都華陽人也徙家開封父準為太常博士祕閣校理珪少好學日誦數千言及長博通羣書準進士庭試第二為大理評事通判揚州召試李士院遷太子中允真集賢院同脩起居注改右正言知制誥其文曲麗有西漢風嘉祐初為翰林李士初詔以三聖並配於郊溫成皇后立廟城南牲幣裸獻登歌設樂同太廟珪曰三后並配欲以致孝也而瀆乎享帝後宮有廟欲以廣恩也而僭乎享親於是郊以太祖專配而改溫成廟為祠近世享郊廟堂上升歌有節鼓而无祝致珪言祝致所以著樂之終始八音豈各有關願詔有司考古增定之是歲明堂始置祝致黜節鼓而用搏拊以備八音 仁宗以英宗為皇子珪當草詔明日請對崇政殿曰天下望立皇

子久矣果出自 陛下意乎 仁宗曰朕意決矣珪再拜賀曰陛下誠能為宗廟社稷計天下之福也於是退而草詔 英宗即位詔珪撰 仁宗謚珪言古者賤不誅貴幼不誅長天子稱天以誅之欲稽舊典先請於郊遂為定制 仁宗既祔廟珪以嚴公配天之義請以 仁宗專配明堂明年小祥礼官言當以十月祫祭太廟而未終三年之制宜行時饗既禋請行禘祭珪曰神主祔廟已嘗告祭奈何禋畢復行饋食乎 詔議濮安懿王典禮珪与礼官合奏宜依先朝封贈期尊稱皇伯濮安懿王三夫人當封大國執政不以為然其後三夫人卒如珪議除端明殿李士迂翰林李士丞旨熙寧元年當郊祀 神宗疑亮陰珪曰王制喪三年不祭惟祭天地社稷為越紼行事不敢以卑廢尊 真宗居 明德皇后之喪既易月而服除明年遂

享太廟祀天地于圓丘請如故事其服冕車輅儀物音樂緣事神者皆不可廢從之三年除參知政事九年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元豐二年以階易官珪時為禮部侍郎當為正議大夫遂越拜銀青光祿大夫兼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監修國史珪嘗薦張瑛不用珪曰臣為宰相三薦瑛矣而不見用是臣失職也請罷神宗喜曰宰相當如是神宗欲以內侍李憲主兵珪奏非祖宗故事陛下獨不鑒漢唐之亂乎五年拜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以蔡確為右僕射初神宗既新官制先謂執政曰官制將行欲新舊人兩用之又曰御史大夫非司馬光不可時珪確相顧失色珪憂甚不知所出確曰陛下久欲收復靈武公能任責則相位可保也珪喜謝之自是西師深入靈武之役死者十餘萬蓋自西邊用兵

神宗常持淺攻之議雖一勝一負猶不至大有殺傷至於西邊將帥習知兵事亦無肯言深入者非珪確不歷外任不習邊事无敢開此議者神宗不豫珪奏乞立皇太子請皇太后權同聽政候聖體康復依舊神宗首肯之皇太子既立未幾神宗升遐哲宗即位拜金紫光祿大夫封岐國公薨于位贈太師謚曰文恭紹聖四年章惇奏神宗寢疾之際中丞黃履言大臣奏請建儲珪嘗語李清臣他家事外廷不當与邢恕又誘高遵裕之子士京上書言珪當元豐末命嘗招其兄士充詢遵裕以建儲意遵裕怒叱其子勿再往及議建儲珪初无語蔡確与章惇共詰之珪乃曰上自有子何議之有用此為珪罪遂追貶萬安軍司戶參軍元符三年其子仲脩訴其父寃乃尽復故官贈謚及蔡京用事以珪為臣不忠入黨籍後以

受 八宝赦出籍去珪有文百卷号華陽集

臣稱曰王珪為相隨時俯仰与蔡確比以沮司馬光而與西師之役此可罪也珪既死而為章惇所陷誣以為臣不忠追貶散秩則非其罪矣其後惇於 簾前有異議亦以為臣不忠貶夫吉凶之於人猶影響也可不戒哉

蔡確字持正泉州晉江人也為人有智數少奉進士為邠州司理參軍移繁昌令改著作佐郎知閔鄉縣韓維知開封府奏為巡官後尹責確庭參確謂藩鎮辟除掾屬乃有此礼今輦轂下比肩事主雖故事不可用尹不能屈 神宗聞而嘉之它日臺官闕執政奏乞除官 神宗曰祇用不肯階墀見開封尹者遂除御史中丞行王韶開熙河費用无藝郭逵奏韶盜貨官錢詔杜純推治純奏以寔宰相王安石怒再遣確鞠于秦州確希

意遠純皆坐譴安石喜迁直集賢院除御史知雜事 詔定奪渭州運河及黃河濬川杷利害確主范子淵而抑熊本本罷知制誥確遂代本知制誥知諫院三司使沈括以論免役事詣吳充確言括為近臣見 朝廷法令有所未便不公言之而陰以異論干執政意王安石罷相大臣於法令有所更易故為朋附之資耳括坐是出知宣州又劾宣徽使郭逵經制安南逗撓不即平賊天章閣待制趙鼎失措置芻糧觀文殿李士王韶知洪州謝表妄為自繫之辭歸過予上又論陳繹汙醜朋附不宜居侍從於是遠以左衛將軍安置高降耿詔落耿知邠州繹罷知制誥確益以彈擊為已任初相州有盜劫殺人州処以死大理寺以相州斷是刑部用新法引案問減等方爭論不決會皇城司奏獄事枉法者以御史中丞鄧潤甫監察御史上官內治其

獄有旨遣確詣臺參治潤甫均欲辨理于上前確獨鍛鍊其事潤甫均奏確掠訊過差人悉誣服確即劾二人黨有罪請併逐之又任殘賊吏日引諸囚如使者慮問狀稱冤者輒苦辱之神宗遣諫官黃履中使李舜奎審覆囚不知為詔使无敢一辭異於是皆抵罪而潤甫均俱出確遂代潤甫為御史中丞兼直學士院太學生虞蕃訟學官確與舒亶治其獄確遂劾參知政事元絳為其族孫伯虎私禱李官孫諤葉唐懿補內舍生諤唐懿坐貶絳罷政確遂代絳為參知政事人謂其為知制誥為御史中丞為參知政事皆以起獄奪人之位遂拜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時富弼在西京上言蔡確小人不宜大用確既相屢與羅織之獄搢紳士大夫重足而立矣神宗嘗對確稱邢恕謂其久在館中當迂確不可神宗不顧確有幾巧退即

迂恕著作即自是恕為確黨矣神宗不豫繼而小康將御殿而疾再作確令恕要皇太后姪公繪公紀至東府令往見恕恕曰家有桃着白華可愈人主疾幸留一觀入中庭紅桃華也公繪等驚曰白華安在恕執二人手曰右相令布腹心上疾未損延安冲幼宜早定議雍曹皆賢王也公繪等懼曰君欲禍吾家徑去恕又往問確曰上疾再作而外庭不知禁中必有變有大臣為之表裏者公為宰相不知一上起居狀一片紙以某人為嗣公未知死所公自度有功德在朝廷乎天下士大夫素歸心乎確悚然曰且奈何恕徐曰上不豫公能辦建儲一事則如泰山之安矣但今日建儲不比異時當為備確曰如何恕曰宜用知開封府蔡京領劄子令待變於外公但作問疾以入若大臣有異議者呼京領劄子斬之抵可使章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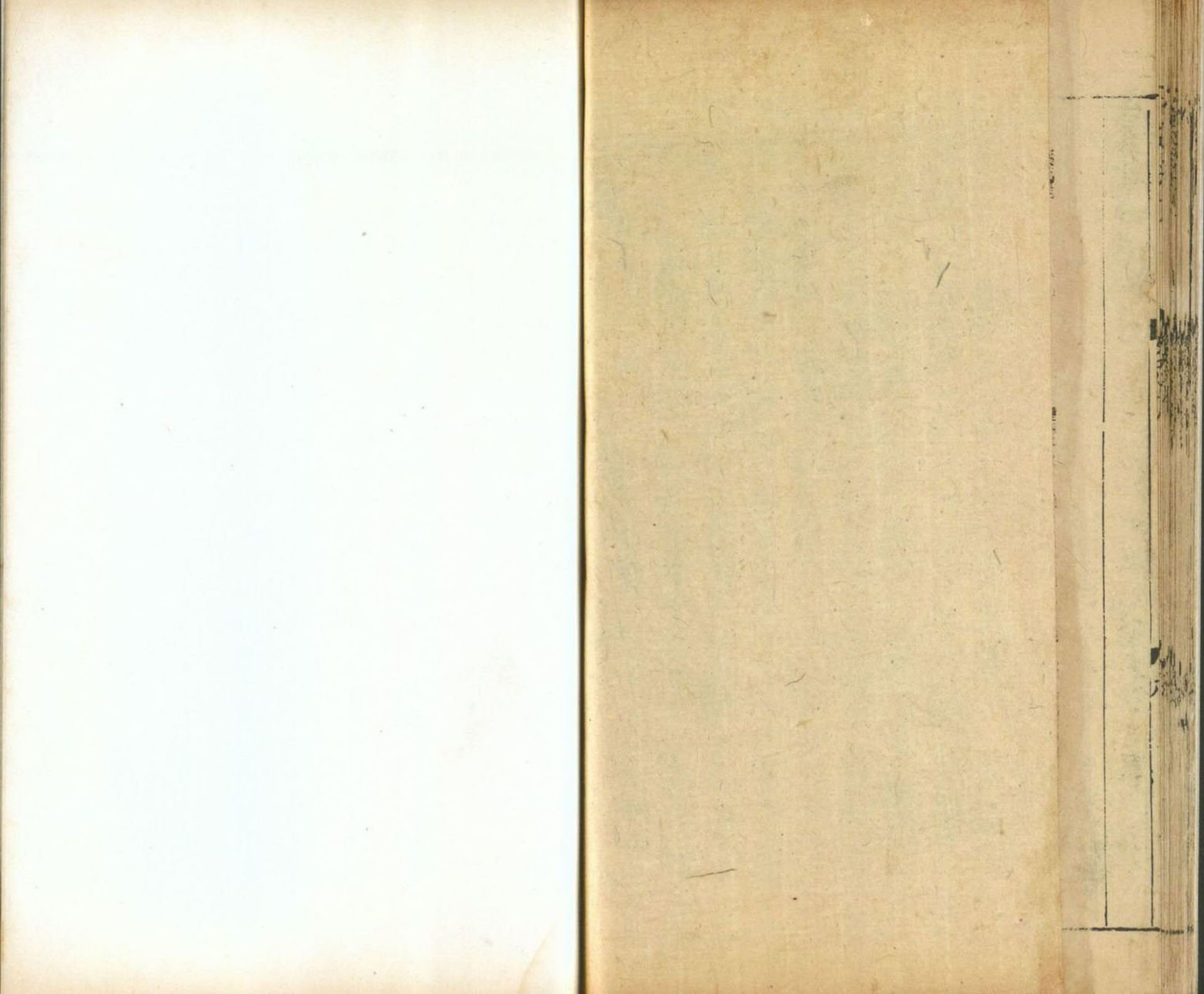
知韓縝已下不可使知也確愧謝謂恕曰君見子厚謀之博時
為門下侍郎恕見博如對確言確遂約左相王珪及知樞密院
韓縝與博等同入問疾至政事堂確博議紛然珪徐曰上自
有子確博不能起事入對 福寧殿珪奏乞立 延安郡王為
皇太子請 皇太后權同聽政 神宗許之 太后於簾下泣
曰相公等能如此甚佳撫 哲宗曰兄孝順自 皇帝服藥不
離左右親書佛經願 皇帝早安珪等出逢二王于殿門外博
厲聲曰上立延安郡王為皇太子矣二王曰天下幸甚確博
既出禁中无他事蔡京乃放散僧子 神宗崩 哲宗即位遷
通議大夫王珪薨代為左僕射兼門下侍郎為山陵使以 祔
廟迂正議大夫為言者攻其惡確不自安乃求避位除觀文殿
太學士知陳州弟碩為軍器少監坐賊抵罪確坐故縱奪職知

安州徙登州復觀文殿學士時知漢陽軍吳處厚奏確在安州
作詩借郝處俊事以譏訕 太皇太后詔確具析確奏曰臣在
安州州有湏溪舊有郝處俊釣臺因歎其忠直見之詩句臣僚
謂臣譏訕 君親此最為深切處俊唐之直臣而上元中高宗
令其子周王等分明角勝為樂及欲傳位於武后皆為處俊論
議所回故臣詩因歎其有敢言之直氣今臣僚以臣為譏訕其
誣罔可見伏惟 太皇太后以 帝之祖母垂簾聽政而輒无
故引唐高宗欲遜位與皇后之事上瀆 聖聽以此論之孰為
大不恭孰為非所宜言也遂責光祿卿分司南司臺諫傳堯俞
朱光庭梁燾范祖禹劉安世論確怨謗不道人臣所不忍聞按
確與章博黃履邢恕在元豐末結為死黨確博執政倡之於內
履為中丞與其僚屬和之於外恕立其間往來傳送自謂 聖

主嗣位皆有定策之功確所以桀驁復復无所畏憚若不早辨
白解天下之疑恐歲月浸久邪說得行離間 兩宮有傷慈孝
於是 宣仁后謂輔臣曰 皇帝是 神宗長子子承父業乃
分當然昨 神宗服藥既久曾因宰執入對吾以 皇子所書
佛經宣示是時衆中唯首相王珪奏 延安郡王為皇太子餘
人无語確有何策立之功再責確英州別駕新州安置卒于貶
所年五十七明年章惇為相追復確觀文殿李士黃復復為中
丞与言官來之邵張商英劉拯論確 先朝顧命大臣宜尽復
官爵恩數乃贈太師謚曰忠懷又追封成衛二国公蔡京擅政
自謂与確同功遂以確配享 哲宗廟廷御書元豐受遺定策
殊勲宰臣蔡確之墓賜其家其後京收用其子渭論其父定策
之功未幾渭更名懋宣和中拜同知樞密院贈確清源郡王賜

御製確傳立石墓前一門貴震當世靖康二年 天子即位之
二日有 旨辨 宣仁聖烈皇后誣謗命国史院撫寔刊修播
告天下確追貶武泰軍節度副使懋卑州團練副使英州安置
臣稱曰自古有天下者必傳之子由禹以來莫不然也不幸當
世主末命之際大臣有受遺輔政亦理之所必然者而小人當
此遂謂有定策之功可乎烏虜 神宗之与子 宣仁之立孫
庸有異議而確敢貪天之功乎敢以臣而誣君乎迹其奸凶謂
當播其惡以正典刑而乃因詩罪之竄死嶺嶠以啓後日之禍
誣累 宣仁者幾三十年馴致大乱而後已抑 國家之不幸
也





澤州東都事略卷八十一

列傳六十四

邵亢字興宗潤州丹陽人也奉茂才異等除建康軍節度推官
召為國子監直講改館閣校勘同知太常禮院張貴妃崩議築
園陵禁京師樂一月大臣主其事禮官莫敢言亢上疏論其不
可為開封府推官三司度支判官契丹遣使來至德清軍仁
宗崩有欲卻之者有欲俟其至國門而諭使去者議未決亢請
令奉國書樞密前使得見上以安遠人訖者是之神宗為穎
王遴選府僚以亢為翊善加直史館英宗召對羣玉殿謂曰
孝士真國器也擢同脩起居注亢言皇子受室碩於昏禮不可
廢公主下嫁不可殺舅姑之尊英宗深納之神宗在藩邸
一日自禁中還英宗語曰朕以翊善端直朴厚已輟為諫官

矣遂知制誥知諫院 神宗為皇太子以亢兼右庶子 神宗即位遷龍圖閣直學士王陶以御史中丞彈宰相韓琦等不立外朝班其言多過參知政事吳奎言陰陽不和由陶所致也神宗命陶為翰林學士而奎持之三日不下亢疏曰御史中丞我在彈劾陰陽不和執政之咎也奎不自咎而以咎人其言豈不悖哉今 陛下新即大位命出輒廢何以令天下乎奎由是得罪為樞密直學士知開封府拜右諫議大夫樞密副使西人犯邊 朝廷欲命大臣討之亢曰天下財力屈未可用兵且諭以邊臣生事因抚其人若不從命然後出兵益有名矣因條上其事 詔報之曰朕承 五聖大器日懼不克永為受寄之重故前者咨詢羣公欲求良畫且休此役又內有所愧懼者卿奏困賊之計甚為得策已悉如卿奏未幾其國主諒祚死西人請

和或欲承此更取塞門之地亢曰幸人之喪非計也請以綏州易之詔既定會陳升之至闕請城綏州韓琦亦不欲廢綏州事遂格亢為人樂易不忤物有長者之言然在樞府充位而已於是諫官孫覿論亢以為不才亢引疾辭位以資政殿學士給事中知越州徙知鄂鄆毫三州遷吏部侍郎以卒年六十一贈吏部尚書謚曰安簡

馮京字當世鄂州江夏人也父式為左侍禁以終京幼雋邁不羣式常取其所讀書題其後云將作監丞通判荆南軍府事馮京式既沒十一年京奉進士自鄉選至廷對俱策名第二為將作監丞通判荆南如式之言時人謂式為知子召試直集賢院同修起居注張貴妃崩追策為皇后時禮官吳充以 中宮在執不可出知高郵軍京論充言是不當逐亦罷黜不半歲復為

記注召試知制誥宰相富弼京之婦翁也易龍圖閣待制知揚州徙江寧府拜翰林李士知開封府韓琦為相京數月不一見琦謂其傲以語富弼使往見之京謂琦曰公為宰相而京不妄語公者乃所以重公也豈曰傲哉出安撫陝西遷羣牧使久之以端明殿李士兼翰林侍讀李士知太原府夏國主秉常遣使來又以兵犯塞神宗問京方略多見聽用復召為李士知開封府改御史中丞京上疏論時政因陳六事神宗以示王安石安石深詆之至謂京燭理不明若鼓以流俗即不能自守神宗曰京作中丞恐失職安石曰京作中丞充位尔非能啓通陛下聰明也神宗曰朕欲以京為樞密副使卿意何如安石曰陛下用之何不可遂拜右諫議大夫樞密副使神宗又欲用吳充參知政事安石以親嫌為言乃以京參知政

事充二樞密副使京与安石共政數与爭于上又薦劉敞蘇軾為外制神宗不應神宗嘗問周世宗何如京曰世宗威勝於德故享國不永安石曰世宗之殂遠近哀慕非无德也安石卒以強下勝同列類此王韶言秦州荒土幾万頃可募人耕以資邊費事下帥司按示李師中等以為見有地一頃餘數十畝尔京与文彦博論韶欺罔生事及遣韓縝往示縝乃望以言得渭傍荒田四千餘頃詎者謂縝取弓箭手地以為荒田數云時詔令祖周官兵乘之制令保甲養馬京以為不可會選人鄭俠上書直言政事闕失因薦京之賢言事者以為交通罷知亳州徙河南府迁資政殿李士知渭州茂州夷人叛徙知成都府夷人寇雞棕因京出兵夷人懼請降詎者欲蕩其巢穴京禁侵掠恤傷殘給稼器餉糧使歸夷人出犬豕盟願世為漢藩召

知樞密院易通議大夫樞密使京以疾未至 神宗夢京造朝
甚慰乃賜京 詔有渴示以形不忘夢寐之語及病愈造朝
神宗首以所夢語之三司火 神宗御右掖門示之顧近璫曰
急走馬步司就近差兩指揮之兵救之京奏曰故事發兵須得
樞密院宣旨內臣傳宣發兵不可啓 神宗然之即於榻前出
宣付近璫而出時論以京為是頃之以觀文殿李士光祿大夫
知河陽改成德軍復知河陽 哲宗即位進銀青光祿大夫拜
保寧軍節度使知大名府改鎮彰德告老遂以觀文大李士中
太一宮使兼侍讀復告老以宣徽南院使太子少師致仕卒年
七十四贈司徒謚曰文簡始京登第時張堯佐倚外戚欲妻以
女使吏擁入其家頃之中人以酒肴至且示以奩具甚厚京不
肯就力辭之其後京擢用嘗薦种諤种誼有將帥才兩人者咸

能以功庸自見邦倅南宮成故与京善京執政而成已亡矣遂
以郊恩官其子又嘗過外氏之親朱适詢其婢乃同年進士妻
也京惻然請而嫁之其篤於故舊者如此所著文集奏議三十
卷

元絳字厚之杭州錢塘人也奉進士擢高等殿試被黜復奉進
士中第為著作佐郎知靖海縣江淮制置使建言私販鹽至二
十斤以上坐徒絳曰海傍之民恃鹽以生非羣販者止咎而縱
之累擢江西轉運判官又為轉運使儂智高反嶺南而宿軍邕
州歲漕不足以絳直集賢院為廣東轉運使建瀕江水砦數十
以待通寇繕治十五城樓堞器械皆備軍食有餘以功遷工部
郎中歷兩浙河北轉運使召為鹽鐵副使擢天章閣待制累遷
工部侍郎為河北都轉運使拜龍圖閣直學士知鄆州召為翰

林孝士兼翰林侍讀李士熙寧五年中書奏請議 僖祖神主
桃迂下兩制詳議絳等言自古受命之主既以功德享有天下
皆推其本統以尊事其祖故商周以契稷為始祖者以其承契
稷之本統也使契稷自有本統承其後而湯與文王又為別子
之後則自當祖其別子不復以契稷為祖矣所以祖契稷者非
以有功與封國為重輕也諸儒適見契稷有功於唐虞之際故
以謂祖有功若祖必有功則夏后氏何以郊鯀乎今 太祖受
命之初立親廟自 僖祖始 僖祖之上世數無不可復而
知然則以 僖祖之為始祖無疑矣儻以謂 僖祖不當比契
稷為始祖是使天下之人不復知尊祖而子孫得以有功加其
祖考也况欲毀其廟迂其主而不祔於子孫之室此豈所以稱
祖宗尊祖之意哉謂宜以 僖祖為始祖之廟翰林李士韓維

言昔先王既有天下迹基業之所由起奉以為太祖所以推功
美重本始也 太祖皇帝孝養仁聖睿智神武兵不血刃坐清
大亂子孫傳業萬世蒙澤功德卓然為 宋太祖無可訾者
僖祖於 太祖高祖也然仰迹功業未見其所自上尋世家又
不知其所以始若以所事稷契奉之切恐於古無考而於今亦
有所未安也天章閣待制孫固言漢高帝之得天下與商周異
故太上皇不得為始封而光武之興不敢尊春陵而祖高帝今
國家據南面之尊享四海九州之奉者皆 太祖之授也不當
以 僖祖替其祀請以 太祖為始祖而為 僖祖立廟如周
人別祀姜嫄之禮禘祫之日奉桃主東面此韓愈所謂祖以孫
尊孫以祖屈之意也乞特為 僖祖立室置桃主其中由 太
祖而上親尽迭毀之主皆藏之 僖祖之室礼官章衡等請以

僖祖爲別廟蘇祝請以 僖祖祔景靈宮 神宗以固議問王
安石安石曰爲祖立別廟自古无此礼姜嫄所以有別廟者蓋
姜嫄禱神也以先妣故盛其礼与歌舜皆序於先祖之上不然
則周不爲齋廟而立姜嫄者何也 神宗以安石論姜嫄之言
爲然於是 詔依絳等議奉 僖祖神主爲 太廟始祖絳立
朝无特操在翰林諂事王安石然其工於文辭名流皆推許之
拜三司使三司火落侍讀李士未幾復職爲羣牧使拜參知政
事會吳李生虞審上書訟博士受賕不法逮繫諸生時絳子耆
寧校書崇文館詞連耆寧御史臺捕耆寧下吏絳上疏願納職
祿乞許耆寧即訊于外許之絳坐黜知亳州改潁州明年除資
政殿李士提耆中太一宮請老以太子少保致仕卒年七十六
贈太子少師謚曰章簡有文集四十卷讞獄集十三卷

臣稱曰宗廟之設大矣設宗廟之事者必謹於礼 宋興創業
垂統寔自 太祖而始祖之奉乃捨 本統之所因而推 追
尊之所自是豈合於礼哉元絳之言美則美矣而未及善也至
今 太祖東向之位猶未正云

孫固字和父鄭州管城人也李進士稍迁祕書丞爲審刑詳議
官宰相韓琦深知之引爲編脩中書諸房文字 神宗爲潁王
以固侍講王府 東宮建爲太子侍讀 神宗即位擢工部郎
中天章閣待制知通進銀臺司出知澶州還知審刑院復領銀
臺封駁兼侍讀与議 始祖固議上見元絳傳韓琦歎曰此議
足以傳不朽矣迁右諫議大夫龍圖閣直學士初 神宗問固
曰王安石朕欲以爲相可乎固曰安石文行甚高侍從獻納其
選也然宰相自有度而安石爲人少容凡四問四以此對及安

石當國更法度固數訟事不合又之出知真定府熙寧末以樞密直學士知開封府元豐元年擢拜同知樞密院事諫者告夏人幽其主神宗遽欲西討固諫曰幸兵易解禍難前後論之甚苦神宗意堅甚固曰必不得已請盡其罪薄伐之分裂其地使其酋長自守神宗笑曰此真卿生之說爾時執政有議直度河者固曰然則孰為陛下任之者神宗曰吾以屬李憲固曰西伐大事也豈可使官者為之今陛下任李憲則士大夫孰肯為用乎神宗不悅他日固又言曰今五路進師而无大帥就使成功兵必為亂神宗曰大帥誠難其人呂公著曰既无其人曷若已之固曰公著言是也其後師果无功神宗始悔不用固言初議五路入討會于靈州李憲由熙河入輒不赴乃自開蘭會欲以弭責固曰兵法期而後至者斬今諸路

皆進而憲獨不行雖得蘭會罪不可赦言雖不用君子与之易太中大夫樞密副使遂知院事引疾去位除觀文殿學士知河陽提學崇福宮迂正議大夫知河南府徙鄭州元祐二年除侍讀提學中太一宮遂拜門下侍郎進右光祿大夫知樞密院事五年卒于位年七十五贈開府儀同三司謚曰溫靖元符二年追所贈官列元祐黨籍徽宗以固嘗為神宗宮僚特出籍

東都事略卷八十二

列傳六十五

蔡挺字子正應天府宋城人也其兄抗字子直登進士甲科補
太平州推官平江軍節度掌書記潁川郡王伴讀英宗在藩
邸器重之請於濮安懿王願得與游每見抗衣冠尽礼義兼
師友再遷太常博士通判秦州為祕閣校理知蘇州徙廣南東
路轉運判官英宗即位召對語抗曰卿朕故人勿以常礼自
踈也以爲工部郎中兼起居舍人同知諫院時議追崇濮安
懿王抗引礼爲人後大一統之義指陳切至涕下被面英宗
亦泣會京師大水抗推原咎證在濮園議執政以抗在言路
不便之召試知制誥罷諫職進龍圖閣直學士出知定州英
宗曰第行且召卿矣潁王立爲皇太子除抗詹事未至英

宗崩改樞密直學士知秦州後靈駕發引抗因大慟哭遂得疾
日中而卒年六十挺亦卒進士爲慶州推官富弼使契丹奏以
挺從行弼以所議並書有所更易遣挺自雄州馳駟詣中書白
執政 仁宗欲知虜中事亟召挺二有父喪聽服衫帽對便殿
范仲淹宣撫陝西河東奏通判涇州徙鄜州挺知弼仲淹與呂
夷簡不同道乃持其機事泄於夷簡遂爲開封府推官提點京
畿刑獄至和中河決商胡挺坐與李仲昌建議塞北流以入于
六塔而河決追一秩停所居官嘉祐中起知南安軍擢江西提
點刑獄時鹽賊爲江西福建八州之患挺告諭所部私藏器甲
者與其首納原其罪所得兵械以萬計於是盜賊者衰歲增去
鹽四十餘萬治平初召爲陝西轉運副使上書論禦戎攻守大
計遂除直龍圖閣知慶州三年諒祚寇大順城裹銀甲氈帽以

督戰挺先選強弩八百列于壕外注矢下射重甲洞貫諒祚遁
去挺按視馬練平左通廊延右固華池地形便可城即遣將護
築城成分屬羌三千守之賜名嘉原堡 神宗即位除天章閣
待制徙渭州挺建勤武堂輪諸將每五日一教閱五伍爲隊五
隊爲陳二橫列三鼓而出之並三發箭復位又鼓之逐隊槍刀
齊出以步鼓節之爲擊刺狀十步而復以上凡復位皆聞金即
退騎兵亦五伍爲列四鼓而出之射戰盤馬先教前一日將官
點閱全備乃赴教再閱之隊中人馬皆強弱相兼強者立姓名
爲奇兵隱於隊中遇用奇則別爲隊出戰涇原路內外凡七將
又涇儀州左右策應將每將皆馬步軍各十陳分左右各第一
至五日閱一陳此其大槩也 神宗甚善其法時土兵有闕
詔募三千人挺奏以義勇點刺累年雖訓練以時而未施於征

防可以按府兵遺法俾之分番更戍无補所闕士兵詔問挺措置遠近分番之法挺即條上以涇渭儀原四州義勇分五番番三千人防秋以八月十五日上九月罷防春以正月十五日上三月罷周而復始比之募士兵省費多矣從之挺又檢括並邊生地漢番冒耕田四千八百頃募佃以充邊儲邊人冒市蕃部田挺開自首免罪法復得地八十頃刺弓箭手三千養馬五百鎮戎軍三川高平定川此舊壕外有曹英新壕兩壕之間土膏腴東西四十里南有土山挺因險築此名乘高四望護壕內地及覘賊往來築十八日畢開地二千頃募弓箭手三千人耕守之賜名熙寧此熙寧初賊兵数万集於瓠蘆河挺度其必入寇勒諸將分守衝要七日而賊至奇兵出賊不意遂驚潰遣四將分路追討破落勒緩等七族迂右諫議大夫賊数万寇華池大

順荔原諸砦挺正遣總管張玉統諸將兵合万人東應虜解圍去慶州軍乱關中大擾挺遣張玉將兵招捕至邠遇賊尽殺之神宗曰慶州兵叛不至猖獗涇原之力也迂龍圖閣直學士五年召拜樞密副使神宗問挺涇原訓兵之法召部將按于崇政殿以爲諸路牙校法比虜議雲中地界久不决挺請尽力還河北緣邊戍兵示以无事兼可積蓄邊儲因奏乞置三十七將將有正副及畿縣及諸道兵分肄皆給虎符以河北路次第爲額又以河北兵数教習不如法緩急无以防姦請置銅符以嚴防禁從官訓練京城門鑰不嚴緩急无以防姦請置銅符以嚴防禁從之七年以疾罷爲資政殿學士判南京留司御史臺卒年六十六贈工部尚書謚曰敏肅挺爲人有智計多說諫自以有勞又留邊作爲歌詞有應念玉関人老之句因中使以達禁中神

宗閔之遂召用云

王韶字子純江州德安人也奉進士調新安簿建昌軍司理參軍因客遊西邊時神宗初立韶內知天子智勇有志于天下乃上平戎策曰國家欲制西夏當復河湟河湟復則西夏有腹背之憂自唐乾元以後吐蕃陷河隴至今董氈不能制諸羌而人自爲部莫相統一宜以時并有之以絕夏人之右臂凡數十言神宗覽而奇之召問方略以爲秦鳳路經略司機宜文字時青唐俞龍珂族大難制而渭源諸羌與夏人誘令附已有司請討且城之韶以爲非計遂親帥數騎直抵其帳中招諭之且留宿以示不疑青唐渭源皆遣其族隨韶歸附改保平軍節度推官召對因言渭源成紀間有曠田萬餘頃可募人營田及秦鳳諸羌互市之利歲在商賈者不知幾千萬乞置市易以實

邊朝廷從之改著作佐郎提秦鳳翔西京節度使兼管營田市易公事蕃僧結吳叱臈康尊新羅結潛迎董氈詔武勝軍立文法謀昏夏國有并吞諸羌之意韶諭以禍福招其豪酋撒四等降之結吳叱臈等至解內罷昏未幾康尊新羅結就禽於吳諸羌多降附者其後結吳叱臈出降俞龍珂率其族十二萬口內附熙寧三年韶奏墾田數知秦州李師中言其不實奪一官既而還之入對加太子中允祕閣校理五年改上渭砦爲通遠軍以韶兼知軍韶上所降蕃部版圖得地二千餘里口二十餘萬以功授右正言直集賢院加集賢院脩撰卒其城渭源堡破蒙羅角遂城乞神平破抹耳水巴族初賊恃險韶領師至抹邦山踰竹牛嶺堅賊軍而陳下令曰敢有言退者斬使皆下馬少息賊乘高下戰官軍稍却韶麾帳下兵逆擊之賊潰走獲首虜

器甲焚其族帳洮西大震會木征度洮來寇餘黨復集抹邦山
韶語諸將曰若官軍至武勝則抹邦山可一卒而定即趨武勝遇
木征首領瞎索等與戰破之遂城武勝武勝故武始郡也賜名
鎮洮軍復遣將擊破木征木征走弟結兵延征卒其族二千餘
人并大首領李蘭羶等出降陞鎮洮軍為熙州以熙州洮岷州
通遠軍為一路即熙州為帥府進韶龍圖閣待制知熙州領兵
由香子城討河州木征戰敗棄城遁降羌反圍香子城而諸羌
屯積慶寺以應之韶回軍欲擊諸羌而木征復入河州韶擊叛
羌解香子圍破積慶寺諸羌而還迂樞密直學士韶復遣將度
洮略定南山地築回樂砦結河當川二堡韶自領兵破訶訥城
固城之又城香子令諸羌人謀伏兵南山斷官軍歸路不利即
伏木臧城韶謀知之遣將賜其伏兵投之穿露骨山南入洮州

界破木征弟巴羶角尽逐南山諸羌木征留其黨守河州自將
親銳尾官軍伺擊韶分兵為兩道別遣將其一攻河州而以其
一將逆木征所在與戰破走之韶至河州時守者猶以為木征
至已而知其非乃出遂城之韶又至馬練川降瞎吳叱進攻拔
宕州通洮山路岷州本令征以城降進軍岷州通熙州路疊州
欽令征洮州郭廝敦皆詣軍以城聽命巴羶角亦以其族來附
是役也行軍五十四日涉千八百里復州五辟地東西千里斬
首三千餘級獲牛羊馬以萬計以功遷端明殿學士兼龍圖閣
學士左諫議大夫入覲進資政殿學士兼制置涇原秦鳳軍馬
糧草賜崇仁坊第一區韶還至丹平會知河州景思立出兵踏
白城敗績賊圍河州韶曰賊所以圍河州者恃有外援也今知
救至必設伏以待我不若以兵直趨定羌遣將破耳金欺當二

族進次寧河分兵討南山羌賊二失援驚馬潰初思立輕敵覆軍
賊勢復振而京師風霾旱災連仍論者欲棄河湟 神宗為之
旰食數遣中使戒韶駐熙州持重勿出及是捷聞 神宗大喜
賜 詔嘉之韶還熙州遣將以兵循西山出踏白後賊黨望風
奔潰斬獲甚衆於是木征請降進觀文殿學士禮部侍郎七年拜
樞密副使以母老丐外任除觀文殿學士戶部侍郎知洪州以
表謝上御史蔡確言其罔慢落職知鄂州久之還舊職復知洪
州卒年五十二贈金紫光祿大夫謚曰襄敏韶好兵喜殺有方
畧及罷樞府獻所著書名曰發明自身之文字皆荒浪狂譎之語
云九子厚為將有功端 徽宗時為顯謨閣待制宋嘗著作東
觀後為兵部侍郎以左道誅
厚字處道少從父韶兵間習羌事以父任為大理評事後以文

易武為禮賓副使佐熙河帥府會吐蕃種落亂其王瞎征隴拶
爭國厚與河東守將王瞻欲招徠羌人復故地師出塞下邈川
諸城瞎征以其屬來降厚次青唐隴拶擁方騎出迎遂定青唐
元符末湟鄯不守厚坐貶監隨州酒稅再貶賀州別駕郴州安
置崇寧初復故官自湟鄯棄畔羌多羅巴等迎隴拶之弟曰溪
賒羅撒復國 朝廷賜隴拶姓名曰趙懷德令還邈川溪賒羅
撒之黨謀掩殺之懷德懼奔河南訟者謂諸羌連結且生邊患
朝廷方謀鎮輯而大臣有薦厚者賜對命知河州兼經略使厚
請擇人以自助遣童貫與皆至乃如京正開厚請進兵邈川與
諸將分部而進於是高永年為統制官以兵三萬出京玉厚以
兵三萬出安鄉多羅巴結連鄯廓兵衆未會使其二子長曰阿
令結次厮鐸麻令次阿蒙驅以數萬人據險自守進擊敗之殺

阿令結斯鐸麻令阿蒙驅目中流矢而去道遇其父來援告之
乃俱遁進至涅州政三日拔之以功拜威州團練使帥熙河溪
已溫之妻大掌牟率諸部藉土地請降既乃歸之京師三年厚
命高永年以在軍循宗水張誠以右軍出宗谷厚以中軍出綏
遠會于宗哥川溪賒羅撒置陳倚北山厚以中軍登山攻其背
自督強弩迎射之賊大敗溪賒羅撒以一騎馳去未至鄯州五
里偽國主龜茲公主曹宜結牟及大酋李阿溫率衆開門降更
鄯州曰西寧州拜武勝軍留後以率制夏人坐逗留降鄯州防
御復初大掌牟之入見也 徽宗親抚諭使歸而誘致其子至
是趙懷德遣使約降而猶豫未決厚以書諭之懷德遂送款復
武勝軍留後還朝提奉中太一宮卒贈寧遠軍節度使諡曰莊
敏

薛向字師正京兆長安人也以蔭爲太廟齋郎調永壽簿稍遷
監在京推貨務知鄜州時大水冒城鄆州兵黃銳振武二指揮
戍延州營兵聞之詣副總管王興求還興不能決乃相率逃歸
至則家人無存者乃聚謀爲盜郡人震恐向遣親吏諭之曰冒
法以救父母妻子人之情也而不聽汝歸者武帥不知變之過
也汝聽吾言亟歸收親屬之尸吾當貸汝擅還之罪不聽吾言
汝无噍類矣皆泣謝境內乃安向言河北糴法之弊以爲備邊
十四州悉仰食度支歲費五百万緡得米粟百六十万斛其實
才直二百万緡耳而歲常虛費二百万緡入豪商蓄販之家今
既用見錢實賈革去虛加之弊矣雖然必有以佐之則其法可
行故邊穀貴則糴澶魏粟以給邊新陳未交則散糴賈以救民
乏軍食有餘則坐倉以待不足使見錢行而三利幸則河北之

穀不可勝食矣於是置糴使糧草司以任向又以爲提點河北
刑獄兼糴使事入爲開封府判官三司度支判官陝西轉運副
使兼制置解鹽又以向提奉買馬監牧向吏事精銳所至以辦
治聞 永昭復土計用錢糧五十萬貫石而三司不能備議者
請移陝西緣邊入中於永安縣向陳五不可遂以其數獻坐嘗
夜至靈寶縣向先驅入驛與應靈縣令崔令孫爭舍驚馬迫令孫
至死降知汝州頃之復以爲陝西轉運副使向使陝西八年其
課最爲緡千三百四十餘万市鹽於官爲斤三千三百一十餘
万市馬於邊爲匹四万五千斂糴芻糧爲石東五千二百二十
餘万而奉 昭厚二陵給賜予刺兵民別費錢糧又百万种謬
取綏州向與謬不俟命以所部兵出塞城綏州議者以謬擅發
兵當誅謬貶隋州向亦貶知絳州再貶信州移鳳翔府又改路

州王安石執政以向爲江淮等路發運使領均輸之職運舟兵
工交利侵盜貿易甚則訐風水沉舟以滅迹歲不下減二十万
斛向始募客舟以官舟運費寡而物良而舊弊悉去兼領廣南
福建坑冶市易拜天章閣待制權三司使迂右諫議大夫王韶
開洮河費不貲向悉力營辦迂龍圖閣直學士以樞密直學士
給事中知定州迂工部侍郎入見論兵于 上前遂拜同知樞
密院事向知民不便畜馬令欲改諫官舒亶劾奏向論事反
覆无大臣罪罷知穎州改隋州卒年六十六向爲吏有心計其
商略財利无遺筭然亦多病民也有子嗣昌徽宗時爲尚書
目稱曰蔡挺以邊臣用王韶以熙河奮薛向以財利進夫殺人
之禍莫大於用兵而聚斂之禍與殺人等烏虜嫁然於上以爲
身謀而謂我能爲辟土地充府庫也是亦不忘於仁而已

東都事略卷第八十二

東都事略卷八十三
列傳六十六

呂惠卿字吉甫泉州晉江人也舉進士爲真州推官曾公亮薦爲集賢校勘熙寧二年王安石領制置三司條例司以惠卿爲檢詳迂集賢校理崇政殿說書方是時建青苗助役水利均輸之政置提舉官行其法於天下謂之新法一時奏請皆惠卿發之時議多校貢與惠卿乞選通經術曉政事之人主判太學令侍從舉有學術行藝者爲教授自京師至諸州皆建學取以經義策以時務殿試專以策問而學校貢舉法俱以次推行於是王安石乞罷制舉馮京曰漢唐以來豪傑多此塗出不可廢惠卿謂制科止於記誦非義理之學一應此科或爲終身之累制科遂罷兼判司農寺父喪服除受天章閣侍講脩起居注知制



誥七年爲翰林學士時王安石因久旱去位以執政薦惠卿遂拜右諫議大夫參知政事惠卿既執政恐安石復用遂起王安石李士寧之獄苟可以陷安石者无所不爲八年神宗復召安石爲相惠卿不自安會惠卿弟升卿考試國子監而惠卿妻弟方通在高等爲御史蔡承禧所奏既而中丞鄧綰言惠卿崇立私黨蔽所親強借富民錢置田產遂罷政事知陳州惠卿訟安石用綰誣辭而見黜因謂安石尽弃舊學而隆尚從衡之末數以至譖愬脅持蔽賢姦黨移怒行狠方命矯令罔上要君凡此數惡莫不備具平日問望掃地尽矣謀身如此以之謀國豈有遠圖陛下平時以何如人遇安石而安石亦以何等入自任而乃失志倒行而逆施一至是哉十年除資政殿學士知延州加資政殿大學士知太原府神宗諭惠卿令總四路守

備惠卿上疏言陝西之師非唯不可以攻亦不可以守爲今之計要在大爲形勢神宗曰如惠卿之言陝西可弃也豈宜委以邊事遂落職知單州元豐六年復資政殿學士知定州移太原哲宗即位復資政殿大學士移知揚州引疾提舉崇福宮時諫官蘇轍疏其姦以爲惠卿辨詐姦凶見利忘義王安石初任執政用之心腹惠卿指擿教導以濟其惡青苗助役議出其手又建手實簿法尺掾寸土檢括无遺雞豚狗彘抄割殆遍小民怨苦甚於苗役又因保甲正長給散青苗結甲赴官不遺一户上下搖動不安其生旋又囚起太獄以脅士人力陳邊事以中上意永樂之敗大將徐禧本惠卿自布衣保薦擢任終始協議遂付邊政敗聲始聞震動宸極循致不豫初實由此安石之於惠卿有羽翼之恩有父師之義方其求進則膠固爲一更

相汲引以欺 朝廷及其權位既均勢力相軋反眼相噬化為
讎敵惠卿發安石私書有无使齊年知齊年者馮京也 先帝
猶薄其罪惠卿復發其一曰无使 上知 先帝由是不悅安
石夫惠卿与安石出肺肝託妻子平居相結惟恐不深故雖欺
君之言見於尺牘不復疑間惠卿方其无事已一一收錄以備
緩急之用一旦爭利遂相挾搥不遺餘力此大彘之所不為
而惠卿爲之伏乞 陛下斷自聖意將惠卿追削官職投畀四
裔以禦魑魅初 哲宗立首發安邊之 詔惠卿時帥太原乃
違命遣將出兵西界至是御史中丞劉摯亦論其罪以為惠卿
勞師動衆以造釁美狄其罪猶未足論而其公違 詔輒擅發
師旅實无入臣之礼則其罪不可以不治謹按惠卿遭遇暴起
初不以道幸嘗備位執政不深惟大義報國乃欲徼非常之功

圖再進用且邊境本自无事又 陛下新即宝位未遑用武故
上循 祖宗故事加惠邊垂所以休息軍民尉安夷夏至恩盛
德孰不忻戴而惠卿以前兩府居帥守之任所宜將順上意以
安人情乃敢以貪功幸進之志為此乱階夫違廢 詔敕虧臣
子之道其罪一也當 陛下諒陰之中謀動干戈其罪二也受
神宗遺詔未逾月而忘哀戚之情冀幸功賞其罪三也致 新
天子命令失信於四夷其罪四也開夷狄之隙至今儆備未得
安靜其罪五也夫惠卿天下知其爲姦人也方命擅兵天下之
大惡也以天下之姦人行天下之大惡臣恐防微杜漸 朝廷
不當涵養而不問也請以臣章付外施行以爲姦臣叛命之戒
責授光祿卿分司南京蘇州居住尋又責建寧軍節度副使建
州安置移宣州復中散大夫提舉崇福宮紹聖初以資政殿奉

士知大名府尋復太李士知延安府夏人李國犯塞惠卿脩築
米脂等砦會破夏羌于大沙堆拜保寧軍節度使惠卿與章惇
外相善惇以兄事惠卿而心實忌之故惇作相惠卿不得入朝
帥延安累年止於建節惇既貶謫元祐巨僚惠卿聞之笑曰章
子厚得合死罪人輒放之其凶險如此徙鎮武勝移知杭州復
爲觀文殿李士崇寧初拜武昌軍節度使知太原府以右銀青光祿大夫觀文殿李士致仕起知揚青杭三州妖人張懷素謀
不軌惠卿子淵見懷素道妖言不以告懷素既誅淵配沙門島
惠卿坐責邠州團練副使宣州安置移鄂州廬州復資政殿李
士提舉明道宮又復觀文殿李士爲醴泉觀使未幾致仕卒年
八十贈開府儀同三司有文集一百卷莊子解十卷
張瑛字遂明洎之孫也李進士爲王安石呂惠卿所知熙寧間

爲諫官御史劾鄭俠不當論列王安石俠與安石弟安國俱坐
貶累擢三司副使迂右正言知制誥翰林李士迂丞旨瑛建言
天地合祭議者不一竊謂陽生於十一月陰生於五月以冬至
日祀天於地上之圜丘夏至日祭地於澤中之方丘此萬世之
不可易也謂宜即郊祀之歲於夏至之日盛禮容具樂舞遺家
宰攝事雖未能當於禮庶幾先王之遺意猶有存者自是南郊
北郊之議與焉元豐四年拜參知政事五年改中書侍郎 哲
宗立 宣仁后聽政瑛爲諫官蘇轍主覲論其邪佞轍又上疏
曰臣竊惟瑛性極巧佞遇事圓轉昔王安石呂惠卿首加擢任
被以知翼之恩熙寧弊法皆瑛等所共成就今 二聖在上因
民所欲降黜群邪變革衆弊清淨之風日月滋長獨瑛仍在重
位與聞大政不唯正人所共側目而瑛之私意亦自不安但以

同列无傾邪之助臺諫有彈擊之請是以且自斂戢未敢爲非
度其中心未嘗一日无窺伺之邪謀忘王呂之故黨也於是遂
罷以資政殿學士知鄭州歷定州大名府揚州加大學士元祐
末卒瑊初名瑊更爲瑊云

蒲宗孟字傳正閬州新井人也奉進士爲蘇州推官英宗以
水災下詔求直言宗孟以臣陰象婦女陰類兵陰物閹宦陰
之餘姦臣陰之極佞邪陰之本四夷中國之陰雨潦之變殆爲
是七者上疏以爲陛下左右所與圖事幃幄中二三貴人皆
先帝所擇以遺陛下者也保全寵愛使不近權而專威福乃
所以安顧命元老矣二年來極借之權又使之專陛下之事
陛下但拱手宴息於宮中无所可否自亢而王豫此陰氣所以
盛而雨潦所以爲害也陛下掖庭求巷多先帝時嬪御所

給事而幽閉者誠不勝筭以少言之宜不減數上百人是端闥
之內宸極之次日夜常有數十百怨曠矣沴氣安得而不作也
藝祖時後宮止二百八十人嘗因霖雨去者五十太宗時宮
中不過三百人猶患其多陛下後庭安用數千百哉此陰氣
所以盛而雨潦所以爲害也官官出入宮禁權均人主兩朝來
尤爲太甚榮辱出其語言公卿重足一迹道路不敢以目邪柔
之夫附之以進先朝顯人爲國家執政柄者多由其門以久
富貴陛下踐極之日稍抑奪其氣又謫其渠魁而老黯者數
人其心慊慊不足缺言望語無所不出以數十年猖狂自恣而
一日爲陛下所軋懷忿忍怨安知其不爲黨姦助惡之計此
陰氣所以盛而雨潦所以爲害也鷙鴞虜視於北貪我翫於西常
欲虺豕吾民而腥膻中國者蓋積有年姦雄之人草伏而廬苑

四立而環顧但未有以發之下紆上急恐北方將破盟西夏將慢命姦雄之人將傳檄而起此陰氣所以盛而雨潦所以爲害也驕兵滿天下而勁捍無賴者尤聚於京師與河北動有所欲徜徉睥睨視其上之人如仇讎平時無事竭天下之財耗天下之穀粟以飼養之可謂衣豐而食足矣三歲一郊賽間時一特支奉一非常之禮又隨而賜予猶未厭其心也過萌无耻之求一旦不如所懷羣行而譟呼色怒而詆訕前世當治安之時莫不皆有可驚之事惟其不以爲憂故至於无可奈何今國家之憂正在驕兵惟陛下深憂而熟計遠覽而獨斷使不至於无可奈何以定万世之業祖宗之望也曩者其謀屢發近日其志轉憤俱含蓄而未動耳此陰氣所以盛而雨潦所以爲害也佞邪之人語言便嬖易以惑亂主聽自近以來三數人得進

見左右者是皆何人因緣攀附遂屢召而數進四方不知以謂陛下寵私昵忘公道矣陛下尚不知遠之乃屢召而數見此陰氣所以盛而雨潦所以爲害也陛下欲御大臣在攬威福而制其自專欲洗怨曠在省其戢局而去其无用欲清閭寺在裁損其數而正其掃洒欲御夷狄在先求賢將而大爲儲蓄欲消奸雄在愛養良民而務行寬厚之政欲懲驕兵在奮威刑罷姑息而裁省冗濫之卒欲杜佞邪在舍私昵廓至公而御百辟陛下弭災而塞變莫急於此七者既又地震宗孟復上疏益指斥大臣官禁及官官除館閣校勘熙寧中爲集賢校理同脩起居注直舍人院擢右正言知制誥同脩國史爲翰林李士兼侍讀神宗曰李士兼清地近而官儀未寵自今宜佩魚李士佩魚自宗孟始也元豐五年除尚書左丞掌印神宗論及人材

宗孟曰方今人材難得司馬光以朋黨壞之者半矣神宗曰卿乃不取司馬光邪蓋不以宗孟之言爲然也六年御史論宗孟荒于酒色出知汝州踰年加資政殿學士知亳州元祐初改杭州移鄆州鄆素多盜宗孟痛加誅鋹盜爲之衰盜固衰矣而所戮不可勝計也於是御史劾宗孟治鄆慘酷坐落職知虢州詔曰女不以寵遂爲心朕獨不愧孝宣之用人乎明年復職知河中府移帥永興又移北都以疾求河中既至而卒年六十六宗孟趣尚嚴整性侈汰燕飲無度爲時議所貶有文集五十卷奏議二十卷

東都事略卷八十三

東都事略卷八十四
列傳六十七

郝質汾州介休人也少從軍琬強爲軍中第一以邊功稍遷至內殿承制王則反于貝州文彥博以質爲城西面鈐轄河上舊有亭甚壯麗彥博慮爲賊所焚遣使臣藺千守之質使千往鄰砦度戰具千去而亭焚彥博將斬千質曰亭焚罪在質願斬質而貸千彥博壯而釋之質由是知名以功遷六宅使韓琦鎮河東以質爲并代路鈐轄遷副總管入爲殿前都虞候累遷眉州防禦使宿州觀察使馬軍副都指揮使除武昌軍留後遷殿前副都指揮使安德軍節度使神宗即位遷殿前都指揮使徙鎮安武卒年六十七贈侍中諡曰武莊質篤於信義厚於故舊自爲小官不磨勘始質與朝士童熙善熙男質女方娠約爲昏

嫻後數年熙死家貧無依質已爲節度使以女歸董氏時人稱之

賈逵真定豪城人也少爲軍卒隸拱聖軍選殿前副都知環州駐泊都監儂智高反狄青爲爲全州駐泊都監師戰于歸仁鋪旣陳青誓曰不待令而舉者斬時左將孫節死逵爲先鋒受命擊賊大敗之青拊逵背曰君之功也賊旣棄城青使逵入括公私遺物逵固辭是時將校以搜城故多撫取重貨獨逵無所犯遷西染院使嘉州刺史主管麟府路軍馬逵善射射必中的屢破賊擢汴原路總管爲步軍馬軍都虞候鄜延路副都總管轉利州觀察使領步軍都指揮使復爲鄜延路副都總管 神宗即位拜昭信軍留後兼鄜延帥种諤取綏州逵謂諤止是僥幸功積不念蕃後肝腦塗地謂宜安邊息民不可專信匪人妄與

邊事左授利州觀察使尋復故官後拜建武軍節度使殿前副都指揮使逵嘗請三代贈官 神宗曰逵武人也能有念親之志雖不逮郊礼可特許之卒年六十九贈侍中諡曰武恪

楊遂開封人也少善騎射應募軍中主則反于貝州遂穴城以入賊平功第一授神衛指揮使從狄青爲先鋒至歸仁鋪与儂智高遇遂數挑戰身被數創手殺數十人士卒乘之賊衆奔潰遷萬勝軍都指揮使累遷登州防禦使步軍都虞候 神宗時拜寧遠軍節度使殿前副都指揮使卒年六十五贈侍中諡曰壯敏遂頗尚氣節初在貝州穴城時爲賊所傷有同入軍率劉順者救之遂得免及遂貴而順已死乃訪其家視撫其妻娶甚有恩意至故人妻子貧不能自存者遂亦收養之爲世所稱焉盧政太原文水人也以神衛都頭數與夏人戰有功授供奉官

稍遷內殿承制爲洛州都監懷智高反爲廣南西路鈐轄亦有功累擢步軍都虞候昌州防禦使黔州觀察使入爲馬軍殿前都虞候改真定路總管熙寧中初建將官以政兼領第十一將又徙太原定州路遷步軍馬軍副都指揮使殿前副都指揮使武泰軍節度使政起軍伍數有功進領軍政會郝質賈逵楊遂相繼卒故驟與禁衛年七十餘矣而氣貌不衰侍立殿下更數時無惰容扈從輦前猶能上馬踴躍前導觀者壯之卒年七十五贈開府儀同三司

燕達字逢辰開封人也善騎射以材武選隸親衛自內殿崇班爲延州巡檢成懷寧砦羌人以三萬騎薄城達以所部五百人破之擢鄜延路兵馬都監數率師深入以撓敵謀凡九戰以功遷秦鳳路副總管河州景思立陷於跽白城達討山後諸羌斬

首四千級還至訶諾城木征遂降累遷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郭達之討交趾也以達爲行軍總管入廣源州降其將劉應紀以其地爲順州應紀初欲降猶豫未決達移檄諸洞聲言應紀數以狀自言已決計歸我矣約三日出降應紀聞知即如期而來師次富良江交趾戰艦四百餘於南岸欲戰不得達默計曰兵法致人而不致於人吾示之以虛彼必來戰已而果來擊之大敗遂請降以功遷榮州防禦使爲馬軍副都指揮使 神宗閱武騎患未精達請躬自巡教悉精銳旣又采諸葛亮李靖道意成五陳法授之以教戰士進殿前副都指揮使拜武康軍節度使 哲宗即位遷殿前都指揮使徙鎮武信卒年五十九贈開府儀同三司謚曰毅敏達起行伍喜讀書平時手不釋卷 神宗嘗問達用兵當何先達曰莫如愛 神宗曰愛克厥威可

乎達曰威非不用也要以愛爲先 神宗稱之

苗授字受之上黨人也以父任爲三班奉職稍遷供備庫副使王韶之復鎮洮也授以兵從韶爲先鋒破香子城拔河州賊退圍香子以迎歸師乃以五百騎屬授夜馳往力戰數十斬首四千級居數月又破賊牛精谷遂取珂噶城城之賜號定羌又城香子號寧居砦始得河湟故地賊復圍河州授往救之以功遷榮州刺史知河州從燕達復取銀川踏白城木征降俘于京師以功遷引進使爲涇原路鈐轄知鎮戎軍歷秦鳳涇原熙河路總管又副李憲中軍總管擊生羌露骨斬首方級於是吐蕃來附者十萬八千餘帳威震諸羌乃諭董氈使脩貢董氈皇恐聽命徙知雄州又徙熙州王師討西夏授与李憲出古渭路取定西城遂城蘭州次女遮谷遇賊數万授前澗後山而陳達

戰賊退伏對壘交射中夜賊遁踰天都山焚南牟賊巢屯沒煙會師行凡百日轉戰千里累遷容州觀察使侍衛親軍副都指揮使進威武軍留後元祐初拜武泰軍節度使殿前副都指揮使徙鎮保康知潞州再除殿前副都指揮使卒贈開府儀同三司諡曰壯敏授平居侃侃若儒者至遇事則持議不苟合云子履

劉昌祚字子京真定人也父賀內殿承制戰沒于定川 朝廷以昌祚爲右班殿直主威遠砦青唐聚兵塩井帥遣昌祚詰之苗曰聞漢欲得我塩井昌祚曰中國之大乃與爾爭塩井乎遂與其苗俱來見稍遷通事舍人夏人以百餘騎寇劉溝堡昌祚出援夏人伏萬騎黑山外偽遁昌祚卒遇之戰不解夏人銳甚大苗突而前昌祚抽矢一發殪之賊遁去自西事以來寡以抗

衆未有如昌祚者。遷六宅使從王中正擊茂州羌。又從李憲討後山常陽等族。以功遷西上閣門使。知河州。王師討西夏。昌祚率涇原蕃漢兵五萬出塞。詔涇原聽高遵裕節制。仍令環慶與涇原合兵擇利而進。夏人悉力抗涇原。而環慶師不至。昌祚兵獨出瓠盧河。川次磨喇隘。賊扼險不可進。昌祚先登陷陳。賊小却。官軍乘之。遂取其積粟。乘勝趨靈州。師次城下。時環慶軍猶未至。昌祚先鋒奪門幾入矣。遵裕忌其成功。使人持檄至曰。已遣將招降。可勿攻。昌祚遂按甲。翌日環慶軍次南州。平距城三十里。遇賊接戰。昌祚以數十騎赴之。未至而賊已退。遂見遵裕。昌祚曰。比欲攻城。以幕府在後。前日磨喇之戰。餘衆退保東關。若乘我師之銳。先擊外援。破之城必下。遵裕怒甚。曰。吾夜以萬人負土囊積壘下。遲明城可得。遵裕圍城十八日。不能下。夏

人決七級渠以灌我師。軍遂潰。昌祚降。皇城使尋知鎮戎軍。以昌州刺史爲鄜延經略安撫使。鄜延自義合至德靖。此石綿亘七百里。堡砦五十餘。疎密不齊。烽燧不相應。昌祚立爲定式。凡耕墾訓練戰守屯戍度強弱分地望圖山川形勢。上之。夏人寇蘭州。昌祚遣姚兕趨宥州。王旻趨納乞。會拒之。夏人又寇塞門。安遠砦復遣米斌拒之。除雄州團練使。元祐初。移帥涇原。遷冀州觀察使。侍衛步軍都指揮使。時朝廷議以四砦歸夏人。昌祚力陳。不可以謂夷狄之情。棄前恩而欲無厭。食夏人素與西蕃不叶。今解仇結好。往來不已。其志豈淺也哉。異日請蘭州。亦將許之乎。拜武康軍節度使。殿前都指揮使。卒。年六十。贈開府儀同三司。謚曰毅。肅昌祚氣質雄深。外嚴內寬。射箭出百步之外。虜以爲神畏之。

劉舜卿字希元開封人也父鈞監鎮戎三司兵馬好水之役死於敵朝廷以舜卿爲供奉官累至左藏庫副使神宗慨然有經略夷狄之志近臣有以舜卿名聞者且曰此將帥才也神宗命總京東九郡將兵訓之嘗以所部一軍閱於內殿神宗曰坐作有度其可用也爾無忘爾父之讎惟忠與孝勉之哉舜卿再拜泣謝以爲閣門通事舍人會環慶有警言詔率永興奉天之師赴之舜卿至關中奏曰師方戍還未及弛負又督以上道人情囂然且霖潦道阻未必及事虞有他變不可請獨以身往從之馳至慶而賊去累日矣徙知原州以功遷皇城副使知代州徙雄州始至有告以巡馬大至請甲以俟舜卿不爲變卒無事虜妄捕繫州民擄取不聽會有使者至因捕其徒從一人取償待釋乃遣虜遣謀盜西城門鎖舜卿密令移去舊鎖而

代之數日虜以鎖來歸舜卿曰吾未嘗忘鎖也引視納之不能受虜歟去謀者遂得罪在雄六年恩信稍洽遷東上閣門使英州刺史再遷四方館使元祐初擢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知熙州夏人聚兵天都盡召十二監軍馬結連西羌欲大舉以寇邊羌酋鬼章青宜紹逐巴犴角駐常家山大城洮州收聚老弱輜重厲兵秣馬以待師期謀者以告諸將請乘其未集討之舜卿召將佐講議出兵方略大將姚兕种誼請分兵兩路急裝輕騎並洮水而進兕部洮西領武勝正兵合河州熟戶擣講珠城脅取六道通宗部族遣人走間道焚河橋以絕西援誼部洮東以岷州蕃將包順爲前鋒由哥龍谷會通遠蕃兵宵濟邦金川遼明至洮州城下版築未收一鼓破之擒鬼章以獻并獲首領五人斬馘數千牛羊器械以萬計遷馬步軍都指揮使徐州觀察

使知渭州召還宿衛未上道以疾卒年六十一贈秦國軍節度使諡曰毅敏舜卿知書通曉吏事謹守文法善料敵為時名將云

東都事略卷八十四

東都事略卷八十五

列傳六十八

王廣淵字才叔魏郡人也舉進士第宋城簿大理寺法直官編排中書五房文字凡得祖宗御筆類成十餘卷仁宗嘉之選知舒州留不行英宗在藩邸廣淵因獻其所為文章英宗愛其才及即位除直集賢院於是知諫院司馬光言廣淵姦邪不可近昔漢景帝為太子召上左右飲衛綰獨稱疾不行及即位待綰有加周世宗鎮澶淵張美為三司使掌州之錢穀世宗私有求假美悉力應之及即位薄其為人不用令廣淵當仁宗之世私自結於陛下豈忠臣哉願黜之以厲天下為群牧判官遷三司戶部判官更直龍圖閣兼侍讀英宗不豫廣淵憂思忘食寢英宗自為詔以尉安之曰朕疾少間矣

神宗即位中丞司馬光御史劉述蔣之奇復言廣淵傾巧邪佞不宜留侍左右出知齊州改京東路轉運使徙河東擢宝文閣待制知慶州韓絳宣撫陝西欲興師深入夏境檄慶州出兵方授甲士卒劫庫兵撤民室燼縱火廣淵亟召五營屯禦之其首吳達領衆二千斬関以逃廣淵遣姚兕林廣追擊之柔遠三都戍卒聞難欲應賊不果廣淵陽勞之遣歸舊戍潛戒蕃將趙餘慶以步兵八千間道襲擊盡戮之兕廣追亡至石門山降其衆亂兵事聞徙廣淵永興軍行至奉天而事已平廣淵坐奪兩官復還慶州後二年遷龍圖閣直學士知渭州卒年六十贈右諫議大夫 詔曰廣淵 先帝所親厚不幸云歿今獨其弟臨其子得君仕官稍著其議旌錄之於是臨自皇城使爲兵部郎中直昭文館知齊州賜得君同進士出身

王陶字樂道京兆萬年人也爲人爽邁眉宇韶秀美書翰博學能文舉進士甲科編校史館書籍除監察御史裏行時狄青罷右府爲使相陶曰此亂階也請自今軍伍之人不得任樞密使相陳升之爲樞密副使陶與趙抃唐介交章論奏不報遂出知衛州明年復以諫官召時 英宗知宗正寺逾年不就職陶上疏曰自至和中 聖體不豫之後天下之人日望上穹眷祐降生聖嗣內以承 九廟祀享之重外以安四海億兆之心天貺莫期未如民志而內外小大之臣抗疏交章引古今陳災異請早建儲嗣者動以百數 陛下納諫從善 親發德音擇 宗子之賢者使知宗正寺上以寅奉天心而俟與子之祥次以尊崇宗廟而脩主鬯之職下以順悅人情而示強宗之本今 宗正之命旣出乃聞過爲詞避良由宮中嬪御官宦者有姑息之

言陛下因而微感使其畏避不敢前臣恐天下之人謂陛下始者順天心人欲而命之今者聽左右姑息之言而疑之若然則自今遠近中外姦雄之人得以窺伺間隙矣臣職爲諫官儻又不言則誰爲陛下言者旣而韓琦歐陽脩亦皆力陳其事仁宗遂立英宗爲皇子英宗猶稱疾陶言君父召豈容遷延蓋所遣使備禮致命不副聖意乞重行降責由是英宗入居慶寧宮英宗即位進右司諫直史館修起居注皇子初王淮陽後王穎陶皆爲翊善擢知制誥遷龍圖閣直學士知永興軍召爲太子詹事神宗即位進樞密直學士拜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神宗問以政事陶請謹聽納明功罪斥佞人任正士復轉對以通下情省民力以勸農桑先儉素以風天下限年藝以汰冗兵神宗然之時以司馬光呂公著爲

翰林李士神宗以問陶陶曰陛下得人矣初陶事韓琦甚謹故琦深器之驟加拔用至是神宗頗不悅大臣之專陶乃彈奏宰相不押常參班至謂琦爲跋扈琦等待罪神宗以陶章示琦琦奏曰臣非跋扈者陛下遣一小黃門至則可縛臣以去矣神宗爲之動而陶連奏不已乃以爲翰林李士吳奎執詔不肯下遂以陶爲樞密直學士知陳州改許州入爲三司使拜翰林李士於是御史中丞呂公著論其反覆不可近陶亦固稱足疾以翰林侍讀李士知蔡州改河南府移汝州請老判南京留司御史臺遷給事中知陳許二州徙河南府神宗以陶藩邸之舊拜觀文殿李士知汝州道病卒年六十一贈吏部尚書謚曰文恪有文集二十七卷目稱曰韓絳言富弼誣以不軌王陶論韓琦亦以爲跋扈何其

言之過哉自古賢君莫不導臣下以言言而有益天下之幸也
言而非所宜言是豈朝廷之福哉以弼之賢琦之忠處宥密輔
弼之地則百僚師師六服承德詎可肆為敢言而撼搖之原二
子之用心非所謂是非之公也蓋出於愛憎之私尔烏率昭明
好惡以訓迪在位此人主之職也宜乎二子之見黜也

陳薦字彥升邢州沙河人也孝進士調華陽尉韓琦帥定武舉
為屬又用琦薦為祕閣校理神宗為賴王薦為王府記室參
軍直集賢院神宗為皇太子擢右諭德拜天章閣待制河北
永災為安撫使還知制誥兼知諫院薛向首謀取橫山而功不
成薦引王恢事請正向罪權開封府踰月拜龍圖閣直學士河
北都轉運使河決棗疆水官按視議恩與深瀛之間築生隄三
百六十里役丁夫八万三千工二月薦言河未能為四州患願

以歲月圖之入判吏部銓與議李校貢李法請倣漢率口察孝
廉均之諸路什取一判太常寺范純仁胡宗愈劉琦錢顗相繼
罷言職薦言御史天子耳目之官今以言而逐之是自蔽其耳
目也權知御史臺言李定不持所生喪豈可以為御史數日罷
臺事以太常議襲封中書以為不當坐降一官見秦王世官改
羣牧使知開封府出知蔡州以疾請提李崇福宮又知青州北
京留司御史臺遷寶文閣學士提李醴泉觀進右諫議大夫兼
侍讀神宗以東宮舊僚拜資政殿學士引退命知邢州至邢
未幾復請崇福宮卒年六十九薦儀狀魁偉詞氣莊重天性簡
淡无声色之好韓琦常謂人曰廉於進而勇於退嫌疑間豪髮
不處與人交久而不變如彥升者蓋无幾而司馬光亦服薦之
質直云

孫永字曼叔趙郡人也祖冲集賢院李士永年十歲而孤以冲
蔭奏爲將作簿奉進士調襄城尉宜城令治平三年 賴王出
閣永以選爲侍讀明年建儲爲太子舍人 神宗即位爲天章
閣待制歷河北陝西都轉運使時以邊用不足以解鹽市馬別
爲一司外臺不得与永奏曰塩馬國之大計使主者專其柄既
无以統隸苟爲非法孰從而制之遷龍圖閣直李士知秦州以
築保失守降天章閣待制知和州久之復以舊職知瀛州河決
具州瀛異諸州尤被患而民租以災傷倚閣者督斂如故永具
以聞 詔從其請仍命發廩粟以賑之白溝界河常患北人絕
河捕魚巡檢趙用擅引兵北度焚其帳族故虜侵略境上 神
宗遣中使密訪虛寔是因奏南北通好久但緣趙用起釁若罪之
則无事矣用既繫獄永遣邊吏諭虜虜乃引歸加樞密直李士

知開封府都城市賈輸錢以免直名免行錢 神宗慮立法未
盡 詔韓維及永究實利害而御史張琥言維与永定奪不當
永罷降龍圖閣直李士知潁州會赦復舊職知太原府以將作
監召還遷端明殿李士提奉崇福宮起知陳州徙潁昌府 哲
宗即位召拜工部尚書會議役法永以差役爲是除吏部尚書
明年以資政殿李士兼侍讀提奉中太一宮未拜而卒年六十
八諡康簡

陳襄字述古福州侯官人也中進士爲浦城簿後用富弼薦爲
祕閣校理判尚書祠部時譚經僧法護遺奏度十僧趙槩奏列
子廟乞三年度一道士襄皆執奏不行出知常州爲開封府推
官知明年同脩起居注知諫院改侍御史知雜事王安石爲政
行青苗法襄上言目已三奏乞罷青苗而陛下未以臣爲然

目觀制置司奏請莫非引經以為言而其實貸民以取利是特為管仲商君之術非 陛下之所宜行且願 陛下為堯舜之君以仁義治天下不願 陛下為霸主也 陛下富有中國廣輪万里內无強敵國之患外无西戎北狄之難凡四海九州之賦入供吾之用不為不足 陛下不於此時與廟堂之目坐而論道以行王政而反屑為均輸茶貨之事臣竊為陛下惜之又乞貶斥王安石呂惠卿以謝天下奏五上又乞免劉琦等罪召還范純仁除直舍人院兼天章閣待制明年知制誥直學士院襄既忤安石以草河北詔言水不潤下中書改之又赦文有奉祠紫宮以為語犯俗嫌出知陳杭二州入知通進銀臺司遷樞密直學士兼侍讀卒年六十四襄有孝行與陳烈鄭穆周希孟友善閩人謂之四先生所至務先學校至親為講解好為達人材喜愠不形于色為政多慕古人所為然或迂闊頗不為人所服云

孫洙字巨源廣陵人也年十九奉進士調秀州司戶參軍於潛令包拯歐陽脩李洙賢良方正洙上策論五十篇書言 祖宗事指切治体推往較今分辨得失抑揚條暢讀之令人感動歎息韓琦見而奇之曰今之賈誼也編校秘閣書籍迂館閣校勘集賢校理治平末京师大雨水 詔求直言洙上疏言時敝七事要務十五事多可施行者為史館檢討同知諫院兼直舍人院乞增置諫官以廣言路王安石以論青苗事多逐諫官御史洙鬱鬱不能有所言懇求補外得知海州入為同脩起居注知制誥直學士院 神宗稱其孝術行誼有聞於時博習墳史多識典故以為翰林學士且大用美逾月而卒年四十九洙博學

多智進退整暇道古今事有條理漢魏以來書記其文可道者
皆成誦云

東都事略卷之八十五

東都事略卷第八十六
列傳六十九

熊本字伯通饒州番陽人也擢進士調抚州軍事判官稍迁祕
書丞知建德縣占漁池為主田本悉棄予貧民神宗即位
迁屯田員外郎熙寧初置提舉官本領淮南路擢檢正中書礼
房公事改户房六年瀘川羅晏夷叛以本察訪梓夔兩路本曰
彼能擾邊者以十二村之衆乃誘其酋領誅之其徒股栗願效
死自贖於是諸夷皆從風而靡願世為漢官奴迁刑部員外郎
集賢殿脩撰同判司農寺神宗曰熊本不傷財不病民一旦
去百年之患檄奏詳明可嘉也河湟初復以本為秦鳳路都
轉運使熙河法禁闊略蓄積不支歲月本奏省官百四十員歲
減浮費數十万八年夏渝州南川獠人木斗叛詔本安抚夔

路營銅佛埧破賊黨與焚蕩聚落諭以威德木斗氣索以漆州地歸得五百里為四砦九堡建南平軍 朝廷議除本天章閣待制 神宗曰熊本有文當遂典誥命除知制誥判司農寺都水監丞范子淵勅鐵龍瓜疏河謂可以濬河殺其勢計所濬退灘地為功文彥博守北都言小臣與利欺罔 詔本行視坐附會彥博報不以實分司西京元豐中知滁州復集賢殿脩撰知廣州召拜工部侍郎會宜州亦蠻擾邊道除龍圖閣待制知桂州至則溪洞酋長請選將練士兵以代戍守益市馬以足騎兵宜州遂无事初郭逵宣抚安南刘几以廣源郡建為順州 朝廷以為不足守 詔給賜李乾德疆畫未明而交人狙窺宜州之隙欲并取儂智會勿陽地搗虛指歸化逐智會智會竄古江乞師本道遣使問狀交人為歛兵乾德謝罪本請賜以宿桑八洞

不毛之地嶺表遂安召為吏部侍郎以疾乞補外除龍圖閣待制知洪州言者謂本棄八洞為失謀奪一官徙知杭州又徙江寧府再知洪州未幾而卒有文集奏議共八十卷

沈起字與宗明州鄞縣人也少力孝奉進士為除州軍事推官監真州轉般倉起因父疾委官歸侍為有司所劾法官論以私罪 仁宗謂輔臣曰觀過知仁今以赴父疾而致罪何以厚風教而勸為人子者邪釋之後為天平軍節度推官遷大理寺丞知海門縣地卑溽海波至則冒民田舍為築隄百里引江水灌田田益闢民相率以歸戶口增益除監察御史吏部格選吏以臧私結法无輕重終身不迁起論其情可矜者可限年叙用遂著為令立縣令考課法設河渠司領諸道水政乞采漢故事擇卿大夫子弟入宿衛選賢良文學高第給事官省不宜專任官

官以論不合出通判越州歲餘知蘄州徙楚州提點京東刑獄改開封府判官出為湖南路轉運使凡毛羽筋革舟楫竹箭之材多出所部取於民率以晦計吏為姦費或倍蓰起計實取之所省什六七官自與商賈交易而民不擾簿入有餘召為三司鹽鐵副使兼直舍人院未幾遷集賢殿脩撰陝西都轉運使慶州軍亦將寇長安起率兵討平之會韓絳城綏州不利起亦罷知江寧府為三司度支副使奉使契丹至其庭其著位與西夏使人班起曰西夏陪臣不當與王人齒辭不就列力爭遂升本朝使者班熙寧五年以天章閣待制知桂州自王安石用事始求邊功王韶以熙河進章惇能本亦因此求奮是時交趾亦旅拒廣西經略失於懷輯數致疑起妄意朝廷有攻取之議因遣官入溪洞點集土丁為保伍授以陳圖使歲時隸習繼命

指使因督運鹽之海濱集舟師寓教水戰故時交人与州縣貿易一切禁止於是交趾益貳大集兵丁謀入寇蘇緘知邕州以書抵起請止保甲罷水運通互市起不聽劾緘沮議起坐邊議罷以劉彝代之徙知潭州再閱月徙杭州交人大卒陷欽廉邕三郡死者數十万人起坐守桂日失備謫為郢州團練副使會赦移温州卒年七十二

劉彝字執中福州人也幼沉重介特讀書必求其義至進士為邵武尉再調高郵簿移朐山令治簿書恤孤寡作陂池教種藝平賦斂抑豪猾扼游惰凡所以惠民无不至也類其事以為一書名曰法範熙寧初擢京湖北路轉運判官留為條例司屬官乃言更法非便旋罷權都水監丞出為兩浙轉運判官奏課稱最遷直史館知桂州交趾陷欽廉邕三州責為均州團練副使

隨州安置又改涪州徙襄州元祐初以都水監丞召卒于道年七十著七經中義百七十卷明善集三十卷居陽集三十卷

沈括字存中吳興人也博覽古今於書无所不通卒進士為揚州司理參軍編校昭文館書籍熙寧間除太子中允為檢正中書刑房公事迁集賢校理察訪兩浙農田水利迁太常丞同脩起居注邊吏報北虜將入寇亟遣中貴人取兩河民車以為戰備民大驚援自宰執以下言不便者牆進俱不省一日括持筆立御坐側神宗頷曰卿知藉車之事乎括曰未知車將何用神宗曰北虜以多馬取勝唯車可以當之括曰胡之來民父子墳墓田廬皆當棄去復暇卹車乎朝廷姑藉其數而未取何傷神宗曰卿言有理何論者之紛二也括曰車戰之利見於歷世巫臣教吳子以車戰遂伯中國李靖用偏箱鹿角車以擒

頡利呂但未知一事古人所謂輕車者兵車也五御折旋利於輕速今之民間輜車重大推撲以牛挽之日不能行三十里少蒙雨雪則跬步不進故俗謂之太平車或可施於无事之日恐兵間不可用耳神宗益喜曰无入如此語朕者當更思之明日遂罷籍民車執政問括曰君以何術而立談罷此事上甚多太平車之說也括曰聖主可以理奪不可以言爭若車可用其敢以為非未幾以右正言知制誥察訪河北西路出使遼國使還以淮浙災傷為躰量安撫使權三司使迁翰林李士括詣宰相吳充陳說免役事謂可變法令輕役依舊輪差御史蔡確論括非其職而遽請變法括亦待罪求去確復言括詭求罷免有詔令二供職臣切惑焉且括謂役法可變何不言之於檢正察訪之日而言之於翰林李士之時不言之於陛下而言

之於執政原括之意但欲依附大臣巧爲身謀而已遂罷以集賢院李士知宣州復龍圖閣待制召還知審官院復以言者罷知青州尋知延州王師大幸伐西夏种諤帥師入銀夏州而不能有明年括請城永樂命徐禧李舜奎計議邊事李稷主糧餉遂城永樂距銀州五十里米脂五十里城成賜名銀川砦旣而賊二十万重圍永樂城攻益急城陷於是漢番官二百三十人兵万二千三百人皆沒焉禧舜奎稷死之 神宗以括始議責爲均州團練副使隨州安置徙秀州復光祿卿分司南京以卒括嘗上熙寧奉元歷編脩天下郡國圖著述頗多有春秋機括筆談行於世

徐禧字德占洪州分寧人也熙寧初王安石行新法禧作治策二十四篇以獻時呂惠卿領脩撰經義禧以進士充檢討又上

治兵策除鎮南軍節度推官召對除太子中允館閣校勘監察御史裏行沂州劾李進謀反連宗室世居 詔中丞鄧綰知諫院范百祿與禧即御史臺雜治有李士寧者挾術出入貴人間常見世居母康以 仁宗御製詩贈之又許世居以宝刀且曰非公不可當此世居與其黨皆神之曰士寧二三百歲人也解釋其詩以爲至貴之祥及鞫世居搜得之逮捕士寧而宰相王安石故與士寧善百祿劾士寧以妖妄惑世居致不軌禧奏士寧遺康詩寔 仁宗御製今獄官以爲反因臣不敢同百祿言士寧有可死之狀禧故出之以媚大臣 朝廷以御史雜知樞密丞已嘗治而百祿坐報上不實貶禧進集賢校理檢正中書礼房公事安石與惠卿交惡鄧綰言惠卿昔居父喪嘗貸華亭富人錢五百万買田不法 神宗遣禧雜治獄方具而禧除

荆湖北路轉運副使綰劾禧黨憲卿乞改付吏乃遣蹇周輔治之會綰貶官安石罷相憲卿獄亦解召知諫院尋差環慶路計議增置邊防事初陝西緣邊兵馬蕃弓箭手與漢兵各自爲軍每陳多以蕃部爲前鋒而漢兵守城伺便利然後出不分戰守每一路以數將通領之呂惠卿帥鄜延以爲調發不能速集始變舊法雜漢蕃兵團結分守戰每五千人隨屯駐將具條約以上邊人及議者多言其不便 神宗欲推其法於諸路遣禧往禧先具環慶法上之遣官措置涇原而渭帥蔡延慶以爲不可朝廷亦是之并難禧環慶法禧歷疏涇原法疏略且言環慶法不可改 神宗以禧爲右正言直龍圖閣帥涇原以母憂去官服除召試知制誥兼御史中丞官制行罷知制誥專爲中丞改給事中 王師大卒伐西夏鄜延帥沈括因請城永樂 詔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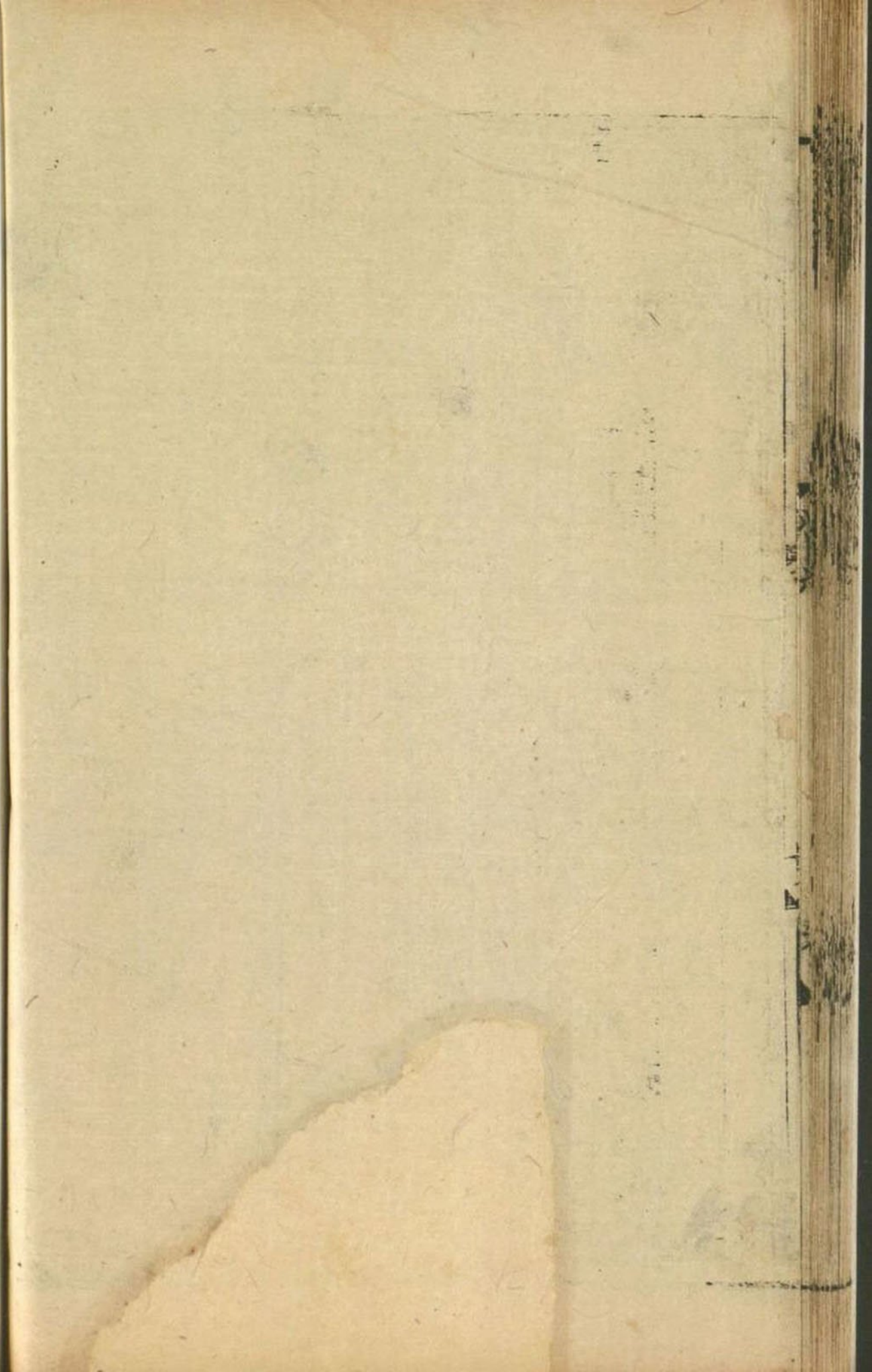
與李舜奉往相其事括總兵以從李稷主糧餉城成禧與舜奉括俱還米脂砦明日賊數千騎趨新城禧亟往視之或說禧曰本被 詔相城禦寇非賊也禧不聽與舜奉稷俱行括獨守米脂比及永樂賊傾國而至前將高永能請及賊未陳擊之禧曰爾何知王師不鼓不成列禧執刀自率士卒拒戰賊衆不啻十倍分兵迭攻重圍既合官軍不利禧汗流如雨賊逼門門閉城中乏水士卒渴死者大半括退保綏德城永樂孤絕賊攻益急城陷禧與舜奉稷闔城俱沒初括奏賊兵來逼城見官兵整故還 神宗曰括料敵疎矣彼來未出戰豈肯遽退邪必有大軍在後已而果然 神宗哀禧等死贈禧吏部尚書舜奉昭化軍節度使並賜諡曰忠愍稷贈工部侍郎仍厚卹其家舜奉內臣也累擢文思使文州刺史參議涇原軍事五路出師无功 朝

廷再詔興使舜奉入奏具京師老民困其言誠足 神宗為之
罷兵遷嘉州團練使鄜延計議邊事稷始以父任為將作監三
簿後為成都府路茶事初蜀茶額歲三十万至稷加及五十万
及陸師閔代稷又加為百万稷以勞擢陝西轉運使以乏興降
為判官求樂之陷俱死舜卒且死望 闕再拜曰願 陛下勿
輕此賊至稷死乃云臣則千苦万屈語聞 神宗又為之一慟
禧為人狂踈而有膽氣好言兵呂惠卿以此力引之故不次驟
用先是惠卿在延州首以邊事迎合 朝廷已而去官沈括繼
之遂請討伐种諤以鄜延之師深入无功高遵裕以環慶之師
至靈武城下狼狽而還陝西河東騷然困敝天下共望 朝廷
息兵而沈括种諤陳進取之策復請城求樂 神宗遣禧經畫
之既入賊境略不為備寡謀輕敵以至於敗自是 神宗始知

邊臣不可信亦厭兵事無意西伐矣

東都事略卷之八十六





澤

東都事略卷第八十七上

列傳七十上



司馬光字君實陝州夏縣人也父池有傳光爲兒童時凜然如成人七歲聞講左氏春秋大愛之退爲家人講即了其大義自是手不釋卷至不知饑渴寒暑初以父任爲將作監主簿奉進士甲科僉書武成軍判官改大理評事爲國子直講龐籍爲樞密副使薦召試除館閣校理同知太常禮院中官麥允言死特給鹵簿光言孔子不以名器假人繁纓以朝猶且不可允言近習之臣非有元勳大勞不可假以名器今給以鹵簿其爲繁纓不亦大乎夏竦卒賜謚文正光言謚之美者極於文正竦何人可以當此書再上改謚文莊除史館檢討改集賢校理龐籍爲鄆州徙并州皆辟光通判州事時趙元昊始臣河東貧甚官苦

貴糴而民疲於遠輸麟州屈野河西多良田天聖中始禁田河西而虜得稍蚤食其地籍使光按視光爲畫五策築二堡河西益兵守之募民有能耕者長復之漸以紓河東之民而兵官郭恩勇且狂夜開城門引千餘人度河載酒食不爲戰備遇敵死之議者歸罪於籍罷節度使知青州光守闕三上書乞獨坐其事不報籍初不以此望光而光深以自咎時人兩賢之除直祕閣爲開封府推官脩起居注有司奏六月朔日當食光言故事食不滿分或京師不見皆賀臣以爲日食四方見京師不見天意人君爲陰邪所蔽天下皆知而朝廷獨不知其災當益甚皆不當賀 詔從之後遂以爲常迂同知諫院初至和三年仁宗始不豫國嗣未立天下寒心而不敢言惟諫官范鎮首發其議光時爲并州通判聞而繼之上疏言禮太宗无子則小

宗爲之後爲之後者爲之子也願 陛下擇宗室賢者使攝儲貳以待皇嗣之生退居藩服不然則典宿衛尹京邑亦足以係天下之望疏三上又與鎮書此大事不言則已言一出豈可復反願以死爭之於是鎮言之益力及光爲諫官復上疏且面言臣昔爲并州通判所上三章願 陛下果斷而力行之時仁宗簡默不言雖執政奏事首肯而已聞光言沉思久之曰得非欲選宗室爲繼嗣者乎此忠臣之言但人不敢及耳因令光以所言付中書光曰不可願 陛下自以意諭宰相是日光復言江淮鹽事詣中書白之宰相韓琦問光今日復何所言即曰所言宗廟社稷大計也琦諭意不復言琦知御史裏行陳洙與光善欲因洙諷光使之終前議俄有旨令光與洙同詳定行戶利害洙因此達琦意時嘉祐六年也光復上疏面言臣向者進

說 陛下欣然無難意謂即行矣今寂无所聞此必有小人言 陛下春秋鼎盛子孫當千億何遽爲此不祥之事小人死遠慮特欲倉卒之際援立其所厚善者耳唐自文宗以後立嗣皆出於左右之意至有稱定策国老明生天子者此禍豈可勝言哉 仁宗大感悟曰送中書光至中書見琦等曰諸公不及今定議異日夜半禁中出片紙以某人爲嗣則天下莫敢違琦等皆唯 二曰敢不尽乃後月餘以 英宗判宗正寺固辭不就朕明年遂立爲皇子稱疾不入光復上疏言凡人爭絲毫之利至相爭奪今皇子辭不貲之富至三百餘日不受命其賢於人遠矣有識聞之足以知 陛下之聖能爲天下得人然臣聞父召无諾君命召不俟駕而礼使者受命不受詞皇子不當辭避使者不當徒反凡召皇子內臣皆乞責降且以臣子大

義責皇子宜必入 英宗遂受命除知制誥光力詞改天章閣待制兼侍講仍知諫院上疏言經略安撫使以便宜從事出於兵與權制非永世法及將相大臣典州者多以貴倨自恃陵忽轉運使不得奉職朝廷務省事專行姑息之政至於胥吏謹譁而逐御史中丞輦官悖慢而退宰相衛士凶逆而獄不窮姦澤加於舊軍人詈三司使而法官以爲非犯階級於用法疑其餘有一夫流言於道路而爲之变法推恩者多矣皆陵遲之漸不可以不正時有司新定後宮封贈法皇后与妃皆贈三代光言別嫌明微妃不當与后同天聖親郊太妃止贈二代况妃乎 仁宗崩英宗以哀毀致疾慈聖光獻皇后同聽政光首上疏 言章獻明肅皇后保佑先帝進賢退姦有大功於趙氏特以親用外戚小人故負謗天下今太后初攝大政大臣忠厚如玉曾清純如

張知白剛正如曾宗道質直如薛奎者當信用之鄙猥如馬委良讒諂如羅崇勳者當疏遠之則天下服英宗疾未平光慮姦人欲有閑說涉於離間者乃上疏言今日之事皇帝非皇太后无以君天下皇太后非皇帝无以安天下兩宮相恃猶頭目之與心腹也皇帝聖躰平寧之時奉事皇太后承順顏色宜无不如礼若藥石未效而定省溫清有不能周備者亦皇太后所宜容也孔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孟子曰父子責善賊恩之大者也臣伏望皇帝常思孔子之言皇太后无忘孟子之戒又上疏曰陛下既爲仁宗皇帝之後皇太后即陛下之母也皇太后母儀天下已三十年陛下新自藩邸入承大統若萬一兩宮有隙陛下以爲誰逆誰順誰得誰失若陛下上失皇太后之愛下失百姓之望

則雖大宝之位將何以自安凡人主所以保國家者以有威福之柄也今陛下即位將近期年而朝廷政事一切委之大臣未常詢訪事之本末察其是非有所与奪臣恐上下之人習以爲常威福之柄寢有所移則雖四海之業將何以自固位則不安業則不固於陛下果何所利乎慈聖既還政光上疏言治身莫先於孝治國莫先於公其言切至皆母子間人所難言者時有司立法皇太后有所取用有司復奏得御宝乃供光極論以爲不可當立供如上所取已乃具疏奏太后以防矯僞曹佺除使相兩府皆迁光言佺无功而得使相陛下以尉母心耳今兩府皆迁无名若以還政爲功則宿衛將帥內侍小臣必有覬望已而都知任守忠皆迁光復爭之因論守忠大姦陛下爲皇子非守忠意沮壞大策離間百端賴先

帝不聽及陛下嗣位反覆革面交亂兩宮國之大賊人之
巨蠹乞斬於都市以謝天下守忠貶斬州天下快之時刺陝西
民兵號義勇光上疏極論其害云康定慶曆間籍陝西民爲鄉
弓手已而刺爲保捷指揮民被其害兵終不可用遇敵先北正
兵隨之每致崩潰縣官知其坐食无用汰遣歸農而惰游之久
不能復反南畝強者爲盜弱者轉死父老至今流涕也今義勇
何以異此章六上不從乞罷諫職不許執政建言 濮安懿王
德盛位隆宜有尊禮下太常禮院與兩制議翰林李士王珪等
相顧不敢先光獨奮筆立議曰爲其後者爲之子不敢復顧其
私親今日所以崇奉 濮安懿王典禮宜一準 先朝封贈期
親尊屬故事高官大爵極其尊榮議成珪即敕吏以光手藁爲
案時中外訥訥御史呂誨傳堯俞范純仁呂大防趙鼎趙瞻等

皆爭之相繼降黜光上疏留之不可則乞与之皆貶 京師大
水光上疏論三事皆及言无所隱諱除龍圖閣直學士改右諫
議大夫 神宗即位擢翰林李士光以不能四六辭 神宗曰
如兩漢制詔可也光趨出 神宗遣內臣趣光入謝遂爲御史
中丞王陶論宰相不押常朝班爲不臣宰相不從陶爭之力遂
罷光既繼之言宰相不押班細故也陶言之過然愛禮存羊則
不可已自頃宰相權重今陶復以言宰相罷則中丞不可復爲
臣願俟宰相押班然後就職 神宗曰可陶既黜知陳州謝章
詆宰相不已執政議再貶陶光言陶誠可罪然陛下欲廣言
路屈己受陶而宰相獨不能容乎乃已光上疏論脩心之要三
曰仁曰明曰武治國之要三曰官人曰信賞曰必罰其說甚備
且曰臣昔爲諫官即以此六言獻 仁宗其後以獻 英宗今

以獻 陛下平生力事所得及在是矣光在 英宗時與呂誨
同論 祖宗之制御藥院當用供奉官以下至內殿崇班則出
近歲居此位者皆暗理官資食其廩給非 祖宗意 神宗爲
及罷寄資內臣邊吏上言西戎部將崑名山欲以橫山之衆取
諒祚以降 詔邊臣招納其衆光上疏極論以爲名山之衆未
必能制諒祚幸而勝之滅一諒祚生一諒祚何利之有若其不
勝必引衆歸我不知何以待之臣恐 朝廷不獨失信於諒祚
又將失信於名山矣若名山餘衆尚多還北不可入南不受窮无
所歸必將突據邊城以救其命 陛下獨不見侯景之事乎
神宗不聽遣將种諤發兵迎之取綏州費六十万万西方用兵
蓋自是始矣兼翰林侍讀李士登州有不成婚婦謀殺其夫傷
而不死者吏疑其獄 詔光與王安石議安石以謀與殺爲二

事光言謀殺猶故殺也皆一事不可分若謀爲所因與殺爲二
則故與殺亦可爲二邪自文彥博以下皆附光議然卒用安石
言至今天下非之百官上尊號光當答詔上疏言先帝親郊不
受尊號天下莫不稱頌末年有建言者 國家與契丹往來書
信彼有尊號而我獨无以爲深耻於是群臣復以非時上尊號
昔漢文帝時單于自稱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單于不聞
文帝復爲大名以加之也願 陛下追用 先帝本意不受此
號 神宗大悅 手詔答光非卿朕不聞此言善爲答辭使中
外曉然知朕至誠非欺衆邀名者遂終身不復受尊號執政以
河朔災傷國用不足乞今歲 親郊兩府不賜金帛送李士院
取旨光言救災節用宜自貴近始可聽兩府辭賜王安石曰常
袞辭賜饌時議以爲袞自知不能當辭位不當辭曰且國用不

足非當今之急務也光曰衮祿猶賢於持祿固位者國用不足真急務安石言非是安石曰不足者以未得善理財者故也光曰善理財者不過頭會箕歛以盡民財民窮爲盜非國之福安石曰不然善理財者不加賦而上用足光曰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財貨百物止有此數不在民則在官譬如雨澤夏澇則秋旱不加賦而上用足不過設法陰奪民利其害甚於加賦此乃桑羊欺漢武帝之言太史公書之以見武帝不明耳至於末年盜賊蜂起幾至於亂若武帝不悔過昭帝不変法則漢幾亡爭議不已王珪進曰救災節用宜自貴近始司馬光言是也然所費无幾恐傷國躰王安石之言亦是惟明主裁擇神宗曰朕意与光同然姑以不允荅之會安石當制遂引常衮事責兩府兩府亦不復辭兼史館脩撰神宗問光可爲諫官者

光薦呂誨誨即以天章閣待制知諫院詔光与張茂則同視二股河及生隄利害光乞約水東流以紓恩冀深瀛以西之患時議者多不同詔從光言王安石始爲政初立制置三司條例司建爲青苗助役水利均輸之政置提舉官四十餘員行其法於天下謂之新法光上疏逆陳其利害以爲法如是是使百姓无有豐凶長无休息之期貧者既尽富者亦貧臣恐十年之後富者无幾矣其後卒如光言初富弼以疾罷相神宗相陳升之因問光朕相升之如何光曰閩人狡險楚人輕易今執政皆閩楚人必當援引鄉黨之士充塞朝廷風俗何以得更淳厚神宗曰升之有材智曉民政邊事他人莫及光曰升之誠有才智但恐不能臨大節而不可奪耳昔漢高祖論相以爲王陵少戇陳平可以輔之平智有餘然難獨任真宗用丁謂王

欽若亦以馬知節參之凡才智之人必得忠直之士從旁制之此明主用人之法也 神宗曰然光曰富弼老成有人望其去可惜 神宗曰朕留之至矣光曰弼所以去者蓋以所言不用與同列不合也 神宗又曰王安石何如光曰人言安石姦邪則太過但不曉事又執拗耳 神宗問呂惠卿光曰惠卿檢巧使王安石負謗於中外者惠卿也 神宗曰惠卿應對明辨亦似美才光曰惠卿誠有才然用心不端 陛下更徐察之江充李訓若无才何以能動人主光因論臺諫天子耳目 陛下當自擇 神宗曰諫官難得卿爲朕擇其人光退而奉陳薦蘇軾王元規趙彥若 迹英進讀至蕭何曹參事光曰參不変何法得守成之道故孝惠高后時天下晏然衣食滋殖 神宗曰漢常守蕭何之法不変可乎光曰何獨漢也使三代之君常守

禹湯文武之法雖至今存可也武王克商曰乃反商政政由舊然則周亦用商政也書曰无作聰明乱舊章漢武帝用張湯言取高帝法紛更之盜賊半天下元帝改宣帝之政而漢始衰由此言之 祖宗之法不可変也後數日呂惠卿進講因言先王之法有一年一変者正月始和布法象魏是也有五年一変者巡狩考制度是也有三十年一変者刑罰世輕世重是也有百年不變者父慈子孝兄友弟恭是也前日光言非是其意以諷朝廷且譏目爲條例司官耳 神宗問光惠卿言何如光曰布法象魏布舊法也何名爲変若四孟月朔屬民讀法爲時变月变邪諸侯有变礼易樂者王巡狩則誅之王不自変也刑新国用輕典乱国用重典平国用中典是爲世輕世重非変也且治天下譬如居室弊則脩之非大壞不更造也大壞而更造非得

良匠美材不成今二者皆无有臣恐風雨之不庇也公卿侍從皆在此願 陛下問之三司使掌天下財不才而黜可也不可使兩府侵其事今爲制置三司條例何也宰相以道佐人主安用例苟用例而已則胥吏足矣今爲看詳中書條例司何也惠卿不能對則詆光曰光爲侍從何不言言而不從何不去光作而荅曰是且之罪也 神宗曰相與論是非耳何至是 神宗問 朝廷每更一事幸朝詢二何也光曰青苗出息平民爲之尚能使蠶食下戶至饑寒流寓況縣官法度之威乎惠卿曰青苗法願取則與之不願不強也光曰愚民知取債之利不知還債之害非獨縣官不強富民亦不強也且聞作法於涼其弊猶貪作法於貪弊將若之何昔 太宗平河東立和糴法時米賤民樂與官爲市其後物貴而和糴不解遂爲河東世世患

恐異日之青苗亦猶河東之和糴也 神宗曰陝西行之久矣民不以爲病光曰臣陝西人也見其病不見其利 朝廷初不許也而有司尚能以病民况立法許之乎 神宗曰坐倉糴米何如坐者皆起曰不便獨惠卿曰坐倉得米百万斛則省東南百万之漕以其錢供京師便光曰東南錢荒而米狼戾今棄其有餘取其所无農末皆病矣侍講吳申起曰光言至論也光曰此皆細事不足煩人主但當擇人而任之 神宗曰然光趨出 神宗曰卿得无以惠卿之言不樂乎光曰不敢 神宗一日問光青苗法曰此周礼泉府之賤周公之法也光曰 陛下容臣不識忌諱臣乃敢冒死言之昔劉歆用此法以佐王莽至使農商失業涕泣於市道卒亡天下安足爲 聖朝法也且王莽以錢貸民使爲本業計其所得之利什取其一比於今日歲

取四分之息猶爲輕之韓琦上疏論青苗之害 神宗感悟欲罷其法安石稱疾求去會拜光樞密副使上章力辭至六七曰陛下誠能罷制置條例司追還提舉官不行青苗助役等法雖不用臣臣受賜多矣不然終不敢受命 神宗遣人謂光樞密兵事也官各有職不當以他事爲辭光言臣未受命則猶侍從也於事无可言者安石起視事青苗卒不罷光亦卒不受命則以書喻安石三往反開諭苦至猶幸安石之至而改也且曰巧言令色鮮矣仁彼忠信之士於公當路時雖齟齬可憎後必徐得其力諂諛之人於今誠有順適之快一旦失勢必有賣公以自售者意謂呂惠卿對賓客輒指言之曰覆王氏者必惠卿也小人本以利合勢傾利移何所不至其後二年而惠卿叛安石上書告其罪苟可以覆王氏者靡不爲也 神宗猶欲用

光光不可以端明殿學士出知永興軍

東都事略卷第八十七上

東都事略卷第八十七下

列傳七十下

朝辭進對猶乞免本路青苗助役宣撫使下令調發光拒不受上疏極言方凶歲公私困弊不可卒事若乏軍興臣坐之於是一路獨得免頃之上疏曰臣之不才最出羣臣之下先見不如呂誨公直不如范純仁程顥敢言不如蘇軾孔文仲勇決不如范鎮此數人者觀安石所爲抗章對策極言其害而鎮因乞致仕臣聞居其位者必憂其事食其祿者必任其患苟或不然是爲盜竊臣雖無似嘗受教於君子不恣以身爲盜竊之行今陛下唯安石之言是信安石以爲賢則賢以爲愚則愚以爲是則是以爲非則非諂附安石者謂之忠良攻難安石者謂之讒慝臣之才識固安石之所愚臣之議論固安石之所非今日所

言於 陛下亦安石之所謂讒慝者也若臣罪与范鎮同則乞依鎮例致仕若罪重於鎮或竄或誅惟 陛下裁處移知許州不赴遂乞判西京留司御史臺以歸自是絕口不論事至熙寧七年 神宗以天下旱蝗 詔求直言光讀 詔泣下欲默不忍乃復陳六事一青苗二免役三市易四邊事五保甲六水利此尤病民者宜先罷又以書責宰相吳充 天子仁聖如此而公不言何也凡居洛十五年再任留司御史臺四任提舉崇寧宮拜資政殿學士 神宗崩光赴 闕臨衛士見光入皆以手加額曰此司馬相公也民遮道呼曰公毋歸洛留相 天子活百姓所在數千人聚觀之光懼會放辭謝遂徑歸洛 宣仁后聞之遣使勞光問所當先者光言近歲士大夫以言為諱聞門愁苦於下而上不知明主憂勤於上而下无所訴此罪在羣臣

而愚民无知歸怨 先帝宜下詔首開言路從之下詔榜朝堂而當時有不欲者於詔語中設六事以禁切言者曰若陰有所懷犯非其分或扇搖機事之重或迎合已行之令上以顧望朝廷之意以僥幸希進下以眩惑流俗之情以干取虛譽若此者必罰无赦 宣仁后封詔草以問光光曰此非求諫乃拒諫也人臣惟不言言則入六事矣請改賜 詔書頒之天下於是四方吏民言新法不便者數千人除知陳州且過 闕入見使者勞問相望於道至則拜門下侍郎光力辭 詔曰 先帝新棄天下 天子幼冲此何時而君辭位邪光乃不敢辭是時民日夜引領以觀新政而進說者以為三年无改於父之道光慨然爭之曰 先帝之法其善者雖百世不可变也若安石惠卿等所建為天下害非 先帝本意者改之當如救焚振溺猶恐

不及昔漢文帝除肉刑斬右趾者棄市笞五百者多死景帝元年即改之武帝作監鐵摧酤均輸等法昭帝罷之唐代宗縱宦官公求賂遺置客省拘滯四方之人德宗立未三月罷之德宗晚年爲宮市五坊小兒暴橫鹽鐵月進羨餘順宗即位罷之當時悅服後世稱頌未有或非之者也況太皇太后以母改子非子改父衆議乃定遂罷保甲團教依義勇法歲一閱保馬不復買見在者還監牧給諸軍廢市易法所儲物皆蠲之不取息而民所欠外皆除其息戶部左右曹外穀皆領之尚書凡昔之三司使事皆歸戶部使尚書周知其數量入以爲出時獨免役青苗將官之法猶在而西戎之議未決也山陵畢遷正議大夫光自以不與顧命不敢當不許元祐元年光始得疾歎曰四患未除吾死不瞑目矣乃力疾上疏論免役五害乞直降

敕罷之率用熙寧已前法又論西戎大略以和我爲使用兵爲非時異議者甚衆其後文彥博議與光合衆不能奪又論將官之害詔諸將兵皆隸州縣又乞廢提舉常平司以其事歸之轉運使及提點刑獄光謂監司多新進少年務爲効急天下病之乞自太中大夫待制以上於郡守中丞轉運使提點刑獄於通判中丞轉運判官又以文彥德行吏事武略等爲十科以求天下遺才命文武升朝以上歲卒經明行脩一人以爲進士高選皆從之拜左僕射疾稍間將起視事詔免朝覲許以肩輿三日一入都堂或門下尚書省光不敢當曰不見君不可以視事詔肩輿至內東門子康扶入對小殿且曰母拜光皇恐入對延和殿再拜遂罷青苗外專行常平糶糴法數月復病薨于位年六十八宣仁后聞之慟哲宗亦感涕不已時方

躬祀明堂禮成不賀贈太師溫國公謚曰文正 御篆其碑曰忠清粹德光忠信孝友恭儉正直出於天性自少及老語未嘗妄其好孝如饑之耆食於財利紛華如惡惡臭誠心自然天下信之於孝无所不通音樂律歷天文書數皆極其妙晚節為冠昏喪祭法適古今之宜自始立 朝至於為相自以遭遇 聖明言聽計從欲以身徇天下躬親庶務不捨晝夜宿爰見其躰羸曰諸葛孔明二十罰以上皆親之以此致疾公不可以不戒光曰死生有命也為之益力病革諄諄不復自責如夢中語然皆 朝廷天下事也既沒其家得遺奏八紙上之皆手札論當世要務百姓聞其喪罷市而往弔粥衣而致奠巷哭而過車蓋以万千數而京師民畫其像刻印鬻之家置一本飲食必祝焉四方皆遣人求之京師時畫工有致富者紹聖初章惇擅政用周

秩為監察御史秩小人也方光薨時秩為博士議光謚為文正及是乃謂光改更弊法為尺廢 先帝政事於是追贈謚及仆所賜神道碑再貶清海軍節度副使又追貶朱崖軍司戶參軍元符三年復太子太保蔡京為相復追降左光祿大夫尋除名入黨籍大觀中復太子太保靖康元年贈太師復賜謚配享哲宗廟廷光有文集八十卷資治通鑑二百九十四卷目錄三十卷考異三十卷其所著述又數百卷初光患歷代史繁重孝者不能綜況於人主遂約戰國至秦二世如左氏躰為通志以進 英宗命光續其書置局祕因以其所素賢者劉放劉恕范祖禹為屬凡十九年而成神宗尤重其書以為賢於荀悅親為製叙賜名資治通鑑 詔近英讀其書云子康刘恕附傳康字公休幼端謹不妄言笑事父母至孝凜然有光之風以明

經擢第為富平簿光脩資治通鑑奏為檢閱文字除祕書省正字遷校書郎以父喪免服除召為著作佐郎兼侍講康上疏曰王者以民為天民以食為天自古禍亂之興皆由饑饉為國必有九年之蓄乃可備水旱昔魏李悝為平糴之法國以富強東漢永初以後水旱十年和熹臨朝用征和故事徒置飢民於豐熟諸郡躬自減撤以救災危故天下復平唐太宗正觀初天下連歲災害太宗勤而抚之民雖東西就食末嘗嗟怨至四年天下大稔流散者咸歸鄉里米斗不過三四分自古聖賢之君非无水旱之災惟有以待之則不為甚害如漢唐之策已非處處皆有蓄積故令民東西就食此策之下者也魏文侯卒國四境悉令平糴所在有儲此策之中者也三代而上國有九年之蓄此策之上者也今臣願 陛下先為漢唐之下策以濟目前之

艱俟及豐穰乃為魏文侯之中策積以歲月漸及三代之上策乘今秋熟令州縣廣糴民食所餘悉歸於官今冬來春令饑民就食俟鄉土豐穰乃還本土夫 國家積財惟以安國民安則國安故凡為國者一絲一毫皆當愛惜惟於濟民則不當吝陛下誠能捐數十萬金帛以為天下大本則四海幸甚夫實倉廩使百姓足食非獨可以消患太平之化由是而興措刑之本无先於此矣除右正言以親嫌不就上疏歷陳前世治少而乱多 祖宗期業之艱難積累之勤勞以勸 上及時嚮孝守天下大器曰德曰才曰識三者皆由於孝又勸 太皇太后每於禁中訓導其言切至為言孟子為書最醇正陳王道尤明白所宜觀覽尋講孟子迂左司諫以疾除直集賢院提點崇福宮方病召醫李積于兗州積時年七十餘老于家於是鄉民間之告

責曰百姓受司馬相公恩深今其子病願速往來告者日夕不絕積未至而康卒年四十一特贈右諫議大夫紹聖四年追奪贈官

劉恕字道原筠州人也父渙字凝之奉進士為潁上令以剛直不屈於上位即棄官而歸家于廬山之陽時年且五十歐陽脩與渙同年進士也高其節作芦山高詩以美之渙居芦山三十餘年環堵蕭然饘粥以為食而游心塵垢之外超然无戚之意以壽終恕少穎悟俊拔讀書過目即成誦年四歲坐客有言孔子无兄弟者恕應聲曰以其兄之子妻之一坐驚異年十八試經義說書皆第一釋褐為鉅鹿簿遷和川令恕為人強記博聞於書无所不覽有史孝司馬光脩資治通鑑奏請同編脩恕於魏晉以後事尤能精詳考證前史差謬光悉委而取決焉王安

石与恕有舊欲引恕脩三司條例恕以不習金穀為辭因言天子方厲公以政事宜恢張堯舜之道以佐明主不應以財利為先安石不能用而亦未之怒也及呂誨得罪知鄧州恕往見安石曰公所以致人言蓋亦有所未思因為條陳所更法令不合衆心者宜復其舊則議論自息安石怒遂与之絕方安石用事呼吸成禍福高論之士始異而終附之面吝昂背毀之口順而心非之者皆是也恕奮厲不顧直指其事或面刺安石至变色公議其得失无所隱光出知永興軍恕亦以親老告歸南康乞監酒稅以就養有詔即官下編脩光判西京留臺奏遷書局於洛陽恕奏請乞身詣光議脩書事朝廷許之恕居母喪又詔就弟續成前書喪未除而卒年四十七著十国紀年四十二卷資治通鑑外紀十卷包犧至周厲王疑年普共和至

熙寧年略普各一卷

臣稱曰君子之用世也惟人心豈可以強得哉湛然无欲而推之以至誠斯天下歸仁矣光以忠事 仁宗而大計以定以義事 英宗而大倫以正以道事 神宗而大名以立以德事 哲宗而大器以安方其退居於洛也若与世相忘矣及其一起則澤被天下此无他誠而已誠之至也可使動天地感鬼神而况於人乎故其生也中國四夷望其用及其死也罷市巷哭思其德其能感人心也如此是豈人力所致哉自古未之有也

東都事略卷第八十七下

東都事略卷第八十八

列傳七十一

呂公著字晦叔宰相夷簡子也識慮深遠有度量夷簡嘗曰此子公輔器也任為奉礼郎辛進士累迁殿中丞通判潁州歐陽脩為守甚重之召試館職辭不就判吏部南曹 仁宗喻曰朕知卿有恬退之節嘉祐中同判太常寺數言 濮王在殯請燕北使毋用樂輟上元遊幸廢溫成廟為祠多見聽用擢天章閣待制召試知制誥三辭不就兼侍講時壽星觀建 真宗神御殿公著言都城中 真宗有三神御殿而營建不已非祀无豐昵之義不報為諫議大夫時 英宗脩慶寧宮建本命殿公著言畿內京東西淮南饑此豈脩宮之時乎王疇為樞密副使知制誥錢公輔坐封還詞頭貶公著極論公輔奉職不宜出除龍

圖閣直學士 英宗問今之郊與古之郊何如對曰古之郊也貴誠而尚質今之郊也盛儀衛事物采而已時 詔近且議追崇 濮安懿王或欲稱皇伯考公著曰 真宗以太祖爲皇伯考非可加於 濮王也及 詔下稱親公著言於 仁宗有兩考之嫌又班 濮王諱公著曰此羣臣於 上前不當稱耳不宜與 祖宗七廟同諱御史呂誨傳堯俞范純仁呂大防趙瞻坐論 濮王事貶公著曰 陛下臨御以來納諫之風未形於天下而誨等以言事去非所以風四方力爭之願與誨等俱貶 英宗曰學士朕所重豈得輕去 朝廷哉求去不已出知蔡州 神宗即位召爲翰林學士兼侍讀頃之兼寶文閣學士知通進銀臺司時御史中丞司馬光以言張方平不可爲參知政事罷爲學士公著封還制書言是以言卒朕而賜罷則有言

責者不得及其言矣 陛下雖有欲治之心而安危利害何從而知於是內出光誥付閣門又言誥不由封駁而出則是朕因目而發乞正目之罪以正紀綱 神宗手批其奏俟迺英當喻朕意後數日講退獨留之語曰朕欲光勸講左右非爲其言事也公著請不已聽解封駁事脩 英宗實錄轉禮部侍郎知開封府自夏秋淫雨地震公著言自昔人君遇災異者或恐懼以致福或簡誣以致禍上以至誠待下則下思至誠以應之上下相與以誠而變異不消者未之有也夫衆人之言不一而至當之論難見君人者去偏聽獨任之弊而不私先入之言則不爲邪說所亂顏淵問爲邦孔子以遠佞人爲戒蓋佞人惟恐不合於君則其勢易親正人惟恐不合於義則其勢易疎惟先格王正厥事蓋未有正事而世不治者惟 陛下勉行之而勉終之

數月復還翰林禮官議欲用唐故事以五月朔請 御大慶殿受朝因上尊號公著言五月會朝始於唐德宗取術數厭勝之說憲宗以不經罷之况尊號非古典不繫人主重輕於是罷議尊號不受近臣有請吏非領郡者毋任監司公著曰人才類伏下僚而資格愈峻則簡拔愈難審其才可用宜不次用之試而无效則已之及請增館閣之選以長育人才文武官非素有罪戾者宜給奉以示始終多用其言拜御史中丞王安石秉政始置三司條例司行青苗斂散法公著極論其不可曰自昔有為之君未有失人心而能圖治者亦未有脅之以威勝之以辨而能得人心者今在位之賢者率以此幸為非而主議者一切以流俗浮論詆黜之豈有昔者賢而今皆不肖乎會韓琦論青苗之害 神宗語執政呂公著嘗面奏若韓琦因人心不忍如趙

鞅舉晉陽之甲除君側之惡 陛下何以待之安石用此為公著罪罷為翰林侍讀學士知潁州宋敏求草公著詞云數陳失實援據非宜安石不快欲明著其語陳升之以為不可安石乃自易之曰厚誣藩鎮以除惡之名深駭予聞乖事理之實公著素謹密實无此言蓋孫覺嘗為 神宗言今藩鎮大目如此論列而遭挫折若當唐末五代之際必有以晉陽之甲以除君側之惡者矣 神宗因悟以為公著也久之復寶文閣學士提舉崇福宮公著上疏曰 陛下臨朝願治為日已久左右前後莫敢正言使 陛下有欲治之心而无致治之實者何哉此任事之臣負 陛下也夫士之邪正賢不肖蓋素定也今則不然前日舉之以為天下之至賢後日逐之以為天下之至不肖其於人才既反復而不一則於政事亦乖戾而不審矣古之為政初

不信於民者有之矣鄭之子產是也一年而鄭人怨之三年而歌之 陛下垂拱仰成七年于茲矣輿人之誦亦未異於七年之前也 陛下獨不察乎起知河陽召還提舉中太一宮遷端明殿學士知審官院 神宗與之極論治道遂及釋老虛寂之旨公著曰堯舜知此道乎 神宗曰堯舜豈不知公著曰堯舜雖知此然嘗以知人安民爲難此所以爲堯舜也 神宗又言唐太宗能以權智御臣下公著曰太宗所以成帝業者以能屈己從諫爾頃之拜同知樞密院事公著謝因奏曰日老於閭外蒙 陛下收之桑榆唯知拳拳納忠以報恩遇自熙寧以來朝廷論議不同端人良士例爲小人排格指爲沮壞法度之人不可復用此非 國家之利也願 陛下加意省察 神宗曰然當以次收用之時有請復肉刑者公著曰後世礼教衰而刑

獄繁內辟不可復將有踊貴履賤之譏或欲取天府死囚試劓刖之公著曰不可刖而不死則此法遂行矣議遂寢元豐三年官制行改正議大夫樞密副使復同知樞密院事 神宗賜手札曰願在廷之人可託中外腹心之寄均皇家休戚之重無逾卿者可亟起視事初夏人幽其主秉常 神宗將大舉兵討之公著曰問罪之師當得人爲帥苟帥未得人不加勿卒及兵以河東陝西民力大屈大旨不敢言公著數爲 神宗言之五年以資政殿學士光祿大夫知定州是歲永樂城陷奏至 神宗對輔臣曰邊民疾弊如此獨呂公著爲朕言之它人未嘗及也徙楊州除資政殿大學士 神宗將建儲諭執政曰來年 皇子出就學當以司馬光呂公著爲師保 哲宗即位加銀青光祿大夫召兼侍讀提舉中太一宮 宣仁后遣使迎問其所欲

言公著奏曰 先帝即位之初目爲學士命草詔以寬民力爲
先既而秉政者建議變舊法以侵民爲意言不便者一切以沮
壞新法斥去之故日久而弊愈深法行而人愈困陛下旣深燭
其弊誠得中正之士使講求天下利害上下協力而爲之宜不
難矣至則建言曰人君即位之初當正始以示天下脩德以安百
姓脩德之要莫先於學學有緝熙於光明日日新又日新以至
大治者學之力也且昧死謹條上十事曰畏天曰愛民曰脩身
曰講學曰任賢曰納諫曰薄斂曰省刑曰去奢曰无逸公著所
言十事皆據經直言其論薄斂云昔鹿臺之財鉅橋之粟商紂
聚之以喪國周武散之以得民由是觀之人主當務仁義而已
何必曰利當時謂爲君之道無出此十事者公著又言 先帝
定官制設諫貲之目甚備宜選忠鯁敢言士編置諸左右使職

諫諍拜尚書左丞自官制行三省並建而中書獨爲取旨之地
門下尚書奉行而已公著言三省官均輔臣也正如同舟共輿
以濟江陸當一心並力以脩政事諸事干三省者自今執政同
進呈取 旨而各行之迂門下侍郎拜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司
馬光薨公著獨揔揆務除吏皆一時之選時科舉專用王安石
經義士无自得之李而 朝廷文詞之官漸難其選議者嘗欲
以詩賦代經義公著請於經義科中益以詩賦而先經義以尽
多士之能又戒有司毋以老莊書出題而學士不得以申韓釋
老書爲說經義參用古今諸儒之李毋專用王氏又得賢良方
正科以致異能之士邊穀舊法儲三年而不足公著請增爲五
年大出糴本錢以助之邊用益給吐蕃大酉鬼章青宜結者董
氈之別將也性凶悍爲洮河之患者二十年 朝廷罷兵減隴

右戍又知夏人之怨失蘭州也遂合從寇邊議遣軍器監丞游師雄諭旨諸將以便宜出師不逾月熙河將种諤生擒鬼章以獻夏人因遣使脩朝貢之職元祐三年懇辭位拜司空同平章軍國事自宋興大臣以三公平章軍國者四人而二人則公著父子也四年以疾薨于位年七十二贈太師申国公謚曰正獻紹聖元年章惇為相以翟思張商英周秩當言路用其言削公著贈謚毀所賜神道碑再貶建武軍節度副使又貶昌化軍司戶參軍徽宗皇子生復太子太保蔡京擅朝復降左光祿大夫指公著為姦黨首惡始置元祐黨籍刻石文德殿及尚書省又頒其書天下徽宗因災異感悟毀石刻除黨禁復公著銀青光祿大夫後復太師申国公謚正獻子希哲希績希純希哲字原明少好孝王安石謂之曰士未官而專科孝者為貧

也有官矣而復事科孝是僥幸富貴利達而已孝者不由也希哲遂棄科孝一意古孝父公著与安石以國事不合久在外希哲前後為管庫者幾十年元祐初公著登庸廣收天下之士而希哲以公著故不得用及公著薨既免喪除兵部員外郎崇政殿說書希哲每勸導人主以脩身為本脩身以正心誠意為主心正意誠天下自化若身不能脩雖左右之人且不能諭況天下乎紹聖初出知懷州坐元祐黨分司南京和州居住徽宗即位起知單州召為祕書少監為曾布所不樂改光祿少卿以直祕閣知曹州尋奪職知相州徙邢州罷為宮祠卒年七十八希哲為人靖重有至行晚年名益高云子好問希績字紀常有賢操元祐中為兵部員外郎除淮南路轉運副使知壽州尋坐黨分司南京光州居住除知濮州後以壽終

希純字子進方父公著為相未嘗進用公著既薨朝廷以希純為太常丞舊制太廟薦享逐室設常食一牙盤元豐四年有司奏罷之希純奏請復如舊制仍易其名曰薦羞改祕書丞遷著作郎為國史院編脩官除起居舍人拜中書舍人同脩國史紹聖初以宝文閣待制知亳州已而諫官張商英言希純附會呂大防蘇轍而中書舍人林希亦言希純變礼奉祀礼文薦牙盤事坐落職而牙盤復罷如元豐故事始公著在相位時商英為開封府推官欲居言路嘗云老僧欲住烏寺呵佛罵祖希純以商英語白公著公著不悅出商英為河東提點刑獄商英憾之至是攻希純兄弟為其力俱坐降黜希純得知沂州尋分司南京金州居住又責信州團練副使道州安置移居唐州提筆鴻慶宮以卒

臣稱曰以夷簡為父而公著為子其謀謨事業有大過人者蓋夷簡善任智而公著則持正以成天下之務賢於父遠矣昔伊尹相湯咸有一德子陟相太戊巫咸又王家子賢以相祖乙漢之韋平唐之蘇李吾宋之韓呂氏皆以相業世其家烏虜盛歟

東都事略卷第八十八

東都事略卷八十九

列傳七十二

呂大防字微仲京兆藍田人也舉進士爲馮翊簿遷著作佐郎知青城縣 英宗即位改太常博士未幾除監察御史裏行首言綱紀賞罰之際未厭四方之望者有五進用大臣而權不歸上大臣疲老而不知退夷狄驕蹇邊患以萌而不擇將帥不知虜情議論之大裨益 朝廷闕失而大臣沮之疆場左右之臣有敗事而被褒幸職而獲罪者又論富弼病足請解機政章十餘上而不納張昇年八十乞骸骨而不從吳奎有三年之喪召其子而呼之者再遣使而召之者又再程戡辭老不堪邊事恐死塞上免以尸柩還家爲請而不許竊以爲過矣 陛下優待大臣進退以礼亦何必過爲虛飾曲事形迹使四方之誠不得

自達邪是歲 京師大水 大防曰雨水之患至入宮城廬舍殺
人害物此陰陽之沴也即請八事曰主威不立臣權太盛邪議
干正私恩害公美狄連謀盜賊恣行羣情失職刑罰失平會執
政建議追崇 濮安懿王宜稱考大防曰爲人後者爲之子既
可改子之名則改親之名正合典禮今大臣首欲加 濮王非
正之號以惑天下使 陛下顧私恩而違公議非所以結天下
之心也出知休寧縣久之爲河北轉運副使召入直舍人院韓
絳宣撫陝西以大防爲判官夏人數犯邊大防以謂兵不精將
不勇莫若選募兵將盡其智力又兼河東宣撫判官除知制誥
熙寧四年知延州未赴間大防欲城河外荒堆砦衆謂不可守
大防留戍兵脩堡障有不從者斬以徇而環慶將兵亂絳坐黜
大防亦落知制誥以太常博士知臨江軍數月徙知華州元豐

中知永興軍遷龍圖閣直學士知成都府 哲宗即位召爲翰
林學士遷吏部尚書元祐初除尚書右丞俄拜中書侍郎三年
拜左僕射兼門下侍郎提舉脩 神宗實錄 哲宗納后爲奉
迎使大防爲相用人各盡其能不事邊功而天下臻于富庶
哲宗御邇英閣召宰執講讀官讀 寶訓至漢武帝籍南山提
封爲上林苑 仁宗曰山澤之利當與衆共之何用此也丁度
曰臣事 陛下二十年每奉 德音未始不及於憂勤此蓋
祖宗家法爾大防因推廣 祖宗家法以進曰 祖宗家法甚
多自三代以後唯 本朝百二十年中外无事蓋由 祖宗所
立家法最善臣請率其略自古人主事母后朝見有時如漢武
帝五日一朝長樂宮 祖宗以來事 母后皆朝夕見此事親
之法也前代大長公主用臣妾之礼 本朝必先致恭 仁宗

以姊事姑之礼見獻穆大長公主此事長之法也前代宮闈多
不肅宮人或与廷臣相見唐入閣圖有昭容位 本朝宮禁嚴
密内外整肅此治内之法也前代外戚多与政事常致敗乱
本朝母后之族皆不与此待外戚之法也前代宮室多尚華侈
入輦 祖宗皆步自内庭出御後殿豈乏人之力哉亦欲涉歷
廣廷稍冒寒暑尔此勤身之法也前代人主在禁中冠服苟簡
祖宗以來燕居必以礼竊聞 陛下昨郊礼畢具礼服謝 太
皇太后此尚礼之法也前代多深於用刑大者誅戮小者逮竄
惟 本朝用法最輕臣下有罪止於罷黜此寬仁之法也至於
虛已納諫不好畋獵不尚翫好不用王器不貴異味此皆 祖
宗家法所以致太平者 陛下不須遠法前代但盡行家法足

以爲天下 哲宗甚然之 宣仁后崩爲山陵使還朝以觀文
殿大學士左光祿大夫知潁昌府改知永興軍紹聖初以言者
落職知隨州貶秘書監分司南京郢州居住史臣脩 神宗實
錄直書其事而言者以爲誣詆責居安州再責舒州團練副使
循州安置未踰嶺卒年七十一後復故官職贈太師宣國公謚
曰正愍大防兄大忠弟大臨大忠別有傳

大臨字与叔通六經尤深於礼富弼致政于家爲佛氏之李大
臨奏記于弼曰大臨聞之古者三公无職事惟有德者居之内
則論道于朝外則主教于鄉古之大人當是任者必將以斯道
養斯民成已以成物豈以爵位進退体力盛衰爲之變哉今大
道未明人趨異李不入于莊則入于釋疑聖人爲未及輕礼義
爲不足李人倫不明万物樵梓此老成大人則隱存心之時以

道自任振起壞俗在公之力宜无難矣若夫移精變氣務求長年此山谷避世之士獨善其身者之所好豈世之所以望於公者哉弼謝之大臨元祐中爲太宰博士遷祕書省正字卒士君子惜之

劉摯字莘老渤海人也少宰進士礼部奏名第一遂中甲科調知南宮縣徙江陵府觀察推官用韓琦薦除館閣校勘爲監察御史裏行是時神宗厲精求治摯感恩遇因上疏曰君子小人之分在義利而已小人材非不足特心之所向不在平義故欲爲之志每居事先首公之心每在私後陛下有勸農之意今變而爲煩擾有均役之意今倚以爲聚斂其有愛君憂國之心者皆无以容其間今天下有喜於當爲之論有樂於无事之論彼以此爲流俗此以彼爲亂常畏義者以進取爲可耻者利者

以守道爲无能此風浸長東漢黨錮有唐朋黨之禍必起矣願陛下虚心平聽審察好惡收合過与不及之俗使會歸於大中之道摯上疏論常平免役法陳十害會御史中丞楊繪亦論新政不便并下其章司農司農難詰且劾摯繪欺誕懷向背有詔問狀摯言臣待罪言責采士民之說告于陛下取也今乃以有司言下臣問狀是令与之爭口舌无乃辱陛下耳目之任哉明日復上疏曰今天下之勢未至於安且治者誰致之邪陛下注意以望太平而自以太平爲已任得君專政者是也二三年間開闔動搖幸天下无一得安其所者蓋自青苗之議起而天下始有聚斂之疑青苗之議未允而均輸之法行均輸之法方擾而邊鄙之謀動邊鄙之禍未艾而助役之事興其間又求水利於田省併州縣難徧以疏率其議財則市井屠販之人

皆召而登政事堂其征利則下至歷日官自鹽筴之至於輕用名器淆混賢否忠厚老成者擯之爲无能使少儆卞者取之爲可用守道憂國者謂之流俗敗常害民者謂之通變凡政府謀議獨與一掾屬決之然後落筆同列與聞反在其後故奔走乞丐之人其門如市今堯叟之歎未入反側之兵未安三邊創痍流潰未定河北大旱諸路大水民勞財乏縣官減耗聖上憂勤念治之時而政事如此皆大臣誤陛下而大臣所用者誤大臣也居數日罷御史責監衡州鹽倉爲僉書應天府判官元豐初爲集賢校理知大宗正丞開封府推官遷礼部郎中又遷右司郎中以事免明年知滑州哲宗即位宣仁后臨朝聽政召爲吏部郎中改祕書少監擢侍御史奏論蔡確之罪及言陞朝官爲進士明經冒濫奉法苛細愈於治獄條目猥多過於防

隸不以禮遇士人非先皇帝意又言經義之弊蹈襲剽切有司莫能辨請雜用詩賦取士復賢良方正科罷常平免役法引朱光庭王巖叟爲言官拜御史中丞摯上疏曰上之所好下必有甚朝廷意在總覈下必有刻薄之行朝廷務行寬大下必有苟簡之事習俗懷利迎意趨和所爲近似而非上之意本然也今因革之政本殊而觀望之俗故在昨差役初行監司已有迎合爭先不校利害一槩定差一路爲之騷動者朝廷察其如此固已黜之矣以此觀之大約類此向來黜責數人者皆以非法措克市進害民然非欲使之漫不省事昧者不達矯枉過正顧可不爲之禁哉請立監司考績之制擢尚書右丞改左丞爲中書侍郎遷門下侍郎摯與同列奏事論及人才摯曰人才難得能否不一性忠實而才識有餘上也才識不逮而忠實

有餘次也有才而難保可藉以集事又其次也懷邪觀望隨勢
改變此小人終不可用 二聖深然之且曰卿嘗能如此用人
國家何憂元祐六年拜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初邢恕謫官永州
以書抵摯摯故与恕善答其書有永州佳處第往以俟休復之
語排岸官茹東濟傾險人也有求於摯而不得見其書陰錄以
示御史中丞鄭雍侍御史楊畏二人方論摯得此乃釋其語上
之曰休復語出周易以俟休復者俟他日 太皇太后復辟也
又章惇諸子故與摯之子游摯亦間與之接言者謂摯預交惇
子爲囊橐家以異後福遂罷政事以觀文殿學士知鄆州移知青
州紹聖初落職降知黃州再貶光祿卿分司南京鄆州居住四
年責鼎州團練副使新州安置卒于貶所年六十八是時章惇
蔡卞誣造元祐諸人事不已以邢恕爲御史中丞用其言欲誅

殺摯及梁燾王巖叟等以爲摯有廢立之意遂起同文館獄用
蔡京等雜治卒無佐驗會摯卒乃已元符二年復中大夫蔡京
爲相降朝請大夫其後觀文殿大學士太中大夫特贈少師謚
曰忠肅

蘇頌字子容紳之子也紳有傳奉進士爲南京留守推官杜衍
老居睢陽一見深器之除館閣校勘改集賢校理知潁州 英
宗即位召爲提點開封府界諸縣鎮頌言周制六軍出於六卿
在王畿四郊之地唐設十二衛亦散布畿內郡縣又以關內諸
府分隸之皆所以臨制四方爲國藩衛 國朝禁兵多屯京師
及畿內東南諸縣雖於饋運爲便而西戎武備殊闕今中牟長
垣都門要衝二鄙驛置皆由此而舊不屯兵聞無防守請置營
益兵以備非常頌又請以獲盜多寡爲縣令殿最法以謂巡檢

縣尉但能捕盜而不能使民不能盜能使民不爲盜者縣令也
稍遷脩起居注召試知制誥知審刑院時知金州張仲宣坐枉
法贓罪至死法官援李希輔例貸死杖而流之頌奏曰希輔仲
宣均爲枉法而情有輕重 神宗曰枉法有情輕者邪頌曰希
輔知台州受賕數百千仲宣所部金坑發檄巡檢躰究無甚利
士人憚興作以金八兩屬仲宣不辜官比較視希輔有間矣
神宗曰免杖而黥之可乎頌曰不可也古者刑不上大夫仲宣
官五品今貸其死而黥之使與徒隸爲伍雖其人無足矜所重
者汚辱衣冠耳 神宗從之自是命官犯贓抵死者例不加刑
前秀州判官李定改太子中允除監察御史裏行宋敏求知制
誥封還詞頭翌日敏求罷詞頭復下頌當制奏定不由銓考擢
授朝列不緣御史薦實憲臺雖 朝廷急於用才度越常格然

陳素法制所益者小所損者大未敢具草次至李大臨大臨亦
封還 神宗曰去年詔臺官有闕委御史臺奏率不拘官職高
下令兼權頌大臨又言從前臺官於太常博士以上中行負外
郎以下率充後來爲難得資叙相當故 朝廷特開此制只是
不限博士負郎非謂選人亦許奏率若不拘官職高下并選人
在其間則是秀州判官亦可爲裏行不必更改中允也今定
改京官已是優恩更處之憲臺先朝以來未有此比倖門一
啓則士塗奔競之人希望不次之擢 朝廷名器有限焉得人
人滿其意哉執奏不已於是並落知制誥天下謂之三舍人大
臨字才元成都人後十年大臨始復天章閣待制頌亦久之復
集賢院李士知杭州召脩 兩朝正史擢知開封府祥符令孫
純有罪頌坐失出貶秘書監知濠州未幾除知河陽改滄州召

還判吏部唐制吏部主文選知部主武選 神宗謂三代兩漢
本无文武之別議者不知所處頌言唐制吏部有三銓之法分
品秩而掌選事今欲文武一歸吏部則宜分左右曹掌選事每
選更以品秩分治 神宗從之於是吏部有四選之法元祐初
爲刑部尚書遷吏部尚書兼侍讀迂翰林李士永旨遂爲尚書
左丞 哲宗納 皇后講脩六礼爲冊礼使拜右僕射兼中書
侍郎頌爲相務在奉行故事使有司奉法遵職執事量能授任
杜絕僥幸之原深戒疆場之臣邀功生事會除賈易知蘇州頌
以易昔爲御史法應牽復旣爲監司乃徙蘇州則是經恩反下
迂与同列議不合命未下諫官楊畏來之邵謂頌沮格詔令頌
上章辭位乃以觀文殿大學士充集禧觀使出知揚州紹聖中
除中太一宮使居京口以太子少師致仕進太子太保薨年八

十二贈司空頌天性仁厚字量恢廓喜怒不形於色雖燕居必
正衣冠危坐無惰容平生耆李自書契以來經史九流百家之
說至於圖緯陰陽五行律呂星官算法山經本草無所不通嘗
議學校欲博士分經課試諸生以行藝爲陞俊之路議貢率欲
先行實而後文藝去封弥謄錄之法使有司參考其素行之自
州縣始庶幾復鄉貢里選之遺範論者韙之

臣稱曰大防博重摯鯁直頌德量相 母后于垂簾之日不加
斂而天下富不言兵而天下服使元祐之政有嘉祐忠厚之風
可謂賢矣方紹聖之際公卿名大夫悉遭其詆毀而獨頌歸然
不爲讒邪所污蓋所謂旣明且哲以保其身者其賢尤可尚也

東都事略卷第八十九

東都事略卷第九十

列傳七十三

王存字正仲潤州丹陽人也奉進士調嘉興簿爲國子監直講
遷館閣校勘久之以母喪去服除判登聞鼓院累遷脩起居注
乞復唐正觀左右史執筆隨宰相入殿神宗聽其言故事左
右史雖日侍立而欲奏事必稟中書俟旨存因對及之即詔
左右史許直前奏事自存始也明年以右正言知制誥同脩國
史論園立合祭天地爲非古當親祠北郊如周禮除龍圖閣直
學士知開封府拜兵部尚書遷戶部復爲兵部元祐初加樞密
直學士明年拜尚書右丞又明年遷左丞自存在兵部時太僕
寺請內外馬政得專達毋隸駕部存言如此官制壞矣先帝
正省臺寺監之職使相統制不可徇有司自便而隳已成之法

執政有議罷畿內教保甲者存曰今京師兵藉益削又廢保甲不教非國家根本長久之計時四方奏言大辟刑部援此請貸而都省屢以无可矜恕却之存言此 祖宗制也且有司援此欲生之 朝廷破例欲殺之可乎又言比發進士專經一科參以詩賦失 先帝黜詞律崇經術之意河決而北幾十年水官議還故道存爭之曰故道已高水性趨下徒費財力恐无成功卒輟其役蔡確以詩怨訕存與范純仁欲薄其罪確再貶新州存亦罷以端明殿學士知蔡州歲餘迁資政殿學士改知揚州復召為吏部尚書時在廷朋黨之論寢熾存入對首言人臣朋黨誠不可長然不察則濫及善人矣除知大名府改杭州紹聖初請老提奉崇禧觀迁右正議大夫致仕執政致仕不為東宮官自存始既而又降通議大夫存嘗悼近世學士貴為公卿而祭祀其先但循庶人之制及歸老第居首營家廟迁右正議大夫卒年七十九存性寬厚儀狀偉然平居恂恂不為詭激之行其所守確不可奪司馬光謂存並馳萬馬中能駐足者時人以爲知言

趙瞻字大觀鳳翔盩厔人也父剛太子賓客瞻奉進士調孟州司戶參軍移萬泉令又知永昌縣築六堰均灌慨以絕水訟民以比召杜 英宗即位為侍御史上疏請攬威柄明功罪廣聰明更積弊 英宗嘉納議追崇 濮安懿王瞻論稱親非是願與建議之臣廷辨以決邪正又與呂誨等合疏論刑旣而對延和殿 英宗問 濮園議瞻曰 陛下為 仁宗子而 濮王稱皇考非典禮 英宗曰卿嘗見朕豈欲以皇考事 濮王乎瞻曰此大臣之議也誨等旣罷瞻亦出通判汾州 神宗時為

開封府推官 神宗問青苗法贍曰青苗法唐行之於季世擾攘中括民財誠便今 陛下欲爲長久計愛百姓誠不便出爲陝西轉運副使 哲宗即位自知滄州召爲太常少卿遷戶部侍郎元祐三年以樞密直學士僉書樞密院事明年拜同知樞密院事都水王令圖請復黃河故道 朝廷數遣使按行論者不一贍曰還河之策未有定論今役徒三十萬用稍木二千萬投於水以僥倖万一豈計哉屢爭於 上前因得罷贍在西府乞廢渠陽軍紆荆湖之力又乞棄西鄙城砦以易永樂遺民卒于位贈右銀青光祿大夫謚曰懿簡贍爲人寬仁愛人色溫而氣和人以爲長者紹聖中言者以傳會元祐追奪所贈官著黨籍云

傅堯俞字欽之鄆州項城人也十歲能爲文未冠幸進士爲新

息簿累遷太常博士擢監察御史裏行充國公主下嫁李瑋爲內臣梁懷吉張承昭所間 仁宗斥二人者於外居无何復還主家而出瑋知衛州堯俞言主恃愛薄其夫家而 朝廷又爲之逐瑋而運隸臣甚恃礼爲四方笑且 陛下何以誨諸女仁宗春秋高皇嗣未立堯俞請建宗室之賢以尉天下望 英宗即位進殿中侍御史遷起居舍人同知諫院初 英宗疾慈聖后同聽政至是疾平堯俞上書 慈聖請還政久之頗聞內侍任守忠有讒間語堯俞上書 慈聖曰今物議紛然疑有讒間故 兩宮之情似未通臣謂天下之可信者無大於以天下與人亦無大於受天下以公況 皇帝以明睿之資貫通古今而受人之天下乎 殿下今日誅竄讒人則慈孝之聲並隆於天下矣於是 慈聖還政遂守忠等大臣建言以 濮安懿王

宜稱皇考堯俞與呂誨等極論其事謂僕王於先帝爲兄
稱皇伯爲是出知和州神宗即位移知廬州徙陝西轉運使
除直史館遷鹽鐵副使出知江寧府陛辭以仁廟一室與
藝祖太宗並爲百代不迁之主哲宗即位知明州召爲祕
書少監兼侍講擢給事中吏部侍郎御史中丞御史張舜民以
言事罷詔堯俞更本御史堯俞封還詔書請留舜民即以
堯俞爲吏部侍郎堯俞不可遂以龍圖閣待制知陳州入爲吏
部侍郎復除中丞前宰相蔡確坐詩誅謗貶自宰相執政侍從
御史以論不合罷去堯俞曰確之黨其尤者固宜逐其餘可以
一切置之水官李偉言大河可從孫村導之還故道堯俞言河
事雖不可喻度然比遣使按之皆言非便而偉又繆悠不肯往
責且可以遂興大役朝廷遂置偉議遷吏部尚書兼侍讀示

祐四年拜中書侍郎在位二年卒年六十八贈右銀青光祿大
夫謚曰獻簡紹聖中以元祐黨人奪贈謚著名黨籍後黨錮
解下詔褒贈錄其後云

王岩叟字彥霖大名清平人也奉明經調藥城簿韓琦留守北
京辟巖叟爲屬韓絳代琦復欲留岩叟石叟謝曰石叟魏公之
客不願出他門也士君子稱之後知安喜縣元豐末召爲監察
御史上疏兩宮極陳時事之弊以謂不絕害源百姓无由樂
生不屏羣邪太平終是難致是時方下詔求疾苦巖叟謂役
錢斂法太重民力不勝願復差法如嘉祐元祐初遷左司諫李
定不持所生母仇氏服巖叟論其不孝定遂分司裕陵復土
蔡確爲山陵使還朝以定策自居巖叟言陛下之立以子
繼父百王不易之道也太皇太后先定策於中而確敢貪天

之功乎確遂罷又論章惇凶戾日熾惡德不悛近 簾前爭役
法詞氣不遜无事上之體虧喪臣道凌弱主威惇由是亦黜又
言張誠一嘗盜發其父墓取其繫犀帶又剝其母之首飾而誠
一坐貶遷侍御史時左右正言久闕岩叟上疏曰 國朝倣近
古之制諫官纔至六人方之先王已為少今復缺而不補臣所
未諭豈以謂治道已清而无事於言邪人材難稱不若虛其位
邪二者皆非臣所望於今日也願 詔補諫臣无令久虛其職
張舜民言不當遣起居舍人劉奉世封冊西夏主乾順以為大
臣優假奉世為是過幸 朝廷以其言失實罷監察御史岩叟
合臺諫傳堯俞韓川上官均梁燾朱光庭王觀等論列乞還舜
民職任以直集賢院知齊州入為起居舍人權吏部侍郎中書
舍人遷龍圖閣待制充樞密都承旨知開封府岩叟常謂天下

積欠多若催免不一公私費擾乞隨等第立多寡為催法 朝
廷是之乃立定五年十科之令六年拜樞密直學士兼書樞密
院事 宣仁后諭曰知卿材故不次進用嚴叟遜謝而進曰
陛下聽政以來納諫從善務合人心所以 朝廷清明天下安
靜願信之勿疑守之勿失則 宗社千萬世之福也用人之際
望更加審察邪正正人在朝則 朝廷安人君無過幸天下平治
邪人一進則 朝廷便有不安之象非謂一人便能如此乃其
類應之者眾上下蒙蔽人主無由得知不覺養成禍患爾臣又
聞有以君子小人參用之說告 陛下者果有之乎此誤 陛
下也自古君子小人無參用之理聖人唯說君子在內小人在
外則成泰小人在內君子在外則成否小人既進則君子必引
類而去若君子與小人競進則危亂之基也 陛下不可以不

察初夏人來爭蘭州地界嚴叟謂質孤勝如兩堡自元祐講和
畫界當在我地蓋形勢膏腴之利豈可輕議棄與哉持不可宰
相劉摯右丞蘇轍以人言求避位嚴叟曰元祐之初排斥姦邪
緝熙聖治摯與轍之功居多願深察讒毀之意重惜腹心之人
无輕其去就 兩宮深然之詔立 皇后 宣仁后曰 皇帝
選得賢后有內助之功嚴叟曰內助雖是 后事其如正家須
在 皇帝聖人所謂正家而天下定矣既退乃取歷代后事迹
可以為法者成書一編曰中宮懿範上之七年罷為端明殿學
士知鄭州移河陽卒年五十一 贈正議大夫紹聖中坐元祐黨
追貶雷州別駕

梁燾字况之鄆州人也父偕兵部員外郎燾以父任為太廟齋
郎奉進士中第編校祕閣書籍遷集賢校理樞密院檢詳文字

提舉京西刑獄召為工部郎中元祐初為太常少卿遷右諫議
大夫有請 宣仁后御文德殿服冠冕者受冊者燾率同列諫
引薛奎諫 章獻明肅皇后不當以王服見太廟事 宣仁后
欣納又論市易已廢乞蠲中下戶逋負又乞欠青苗下戶不得
令保人備償御史張舜民以言事坐左遷臺諫官嘗論以為非
是燾以謂御史持紀綱之官得以犯顏正論況臣下過失安得
畏忌不言哉今御史敢言大臣者天下之公議大臣不快御史
者一夫之私心屈天下之公議快一夫之私心非 治朝之盛
事也燾又面責給事中張問不能駁還舜民制命以為失職坐
詆同列出為集賢殿脩撰知潞州復為左諫議大夫前宰相蔡
確作詩怨謗燾與劉安世等交攻之燾又言方今忠於確者多
於忠 朝廷之士敢為姦言者多於敢正論之人以此見確之

氣餒凶赫根株牽連賊化害政為患滋大確卒竄新州遷御史中丞鄧溫伯除吏部尚書燾論溫伯柔佞不立巧為進取不聽改樞戶部尚書不拜以龍圖閣待制知鄭州明年召為禮部尚書翰林李士元祐七年拜尚書左丞八年以疾罷為資政殿李士同醴泉觀使不拜出知潁昌府徙鄆州紹聖二年責少府監分司明年遂貶雷州別駕化州安置卒于貶所年六十四鄭雍字公肅襄邑人也奉進士甲科召試為祕閣校理知太常禮院坐議宗室昏姍不當出通判陝州元豐中為嘉王岐王宮記室參軍元祐初擢起居郎召試中書舍人使契丹還為左諫議大夫遷御史中丞奏劾宰相劉摯威福日恣及王岩叟等以為摯黨摯岩叟罷遂為尚書右丞改左丞紹聖二年以資政殿李士知陳州徙北京留守初章惇以白帖子貶謫元祐臣僚安燾

等爭論不已哲宗疑之雍欲為自安計謂惇曰熙寧初王安石作相嘗用白帖子行事惇大喜取其案牘懷之以白哲宗惇遂安雍雖以此結惇然卒罷政坐元祐黨奪職知成都府堤本崇福宮卒年六十八後列名黨籍云

臣稱曰人臣之罪莫大於欺君章惇以白帖子貶謫元祐之臣是欺君者也雍為執政不惟不力爭而乃匿情順非為固位計是亦為欺君者也語云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聖人之言可不信夫

東都事略卷九十一

列傳七十四

滕元發初名甫字元發以避高魯王諱改字爲名而字達道東陽人也范仲淹見而奇之中進士第三人授大理評事通判湖州時孫洙守杭州見之曰後當爲賢將授以治劇守邊之要召試爲集賢校理稍遷起居注知制誥知諫院御史中丞王陶論宰相不押班爲跋扈神宗以問元發元發曰宰相固有罪然以爲跋扈則臣以爲欺天陷人矣除知開封府遷御史中丞种諤擅築綏州且与薛向發諸路兵環慶保安皆出剽掠西人復誘殺將官楊定元發上疏極言諒祚已納款不當失信邊隙一開兵連民疲必爲內憂京師郡國地震元發上疏指陳致災之由者大臣不悅出知秦州神宗曰秦州非朕意也留不遣河

朔地大震命元發爲安撫使知開封府除翰林學士夏國主事
常被篡元發言繼遷死時李氏幾不立矣當時大臣不能分遣
諸豪乃以全地王之至今爲患今秉常失位諸將爭權天以此
遺陛下若再失此時悔將無及請擇立一賢將假以重權使經
營分裂之可不勞而定百年之計也 神宗奇其策然不果用
元發性踈達自信不疑在 上前論事如家人父子言無文飾
洞見肝膈 神宗知其誠尽事無巨細人無親踈輒問元發元
發隨事解答不自嫌外也王安石方立新法天下詢 二恐元發
有言而上信之也因以事出之于外以翰林侍讀李士知定
州入覲力言新法之害曰臣始以意度其不可耳今爲郡守親
見其害者具道所以然之狀天下大旱 詔求直言元發上疏
曰新法害民者 陛下既知之矣但下一手詔應熙寧二年以

來所行新法有不便者悉罷則民氣和而天意解矣留守南都
徙齊鄧二州會妻黨犯法元發坐落職知池州未行改安州復
以言者改筠州或以爲且有後命元發談笑自若曰天知吾直
上知吾忠吾何憂哉且上章自訟有曰樂羊無功謗書滿篋即
墨何罪毀言日聞 神宗覽之釋然即以爲湖州 哲宗即位
徙蘇揚二州除龍圖閣直學士復知鄆州學生食不給民有爭
公田二十年不決者元發曰學無食而以良田飽頑民乎乃請
以爲學田遂絕其訟徙真定又徙太原元發治邊凜然威行西
北號稱名師准南京東饑召城中富民與約曰流民且至無以
處之則疾疫起并禍汝矣吾得城外廢營地欲爲席屋以待之
民曰諾爲屋二千五百間一夕而成流民至以次授地并竈器
用皆具蓋活五万人云以老力求淮南乃以爲龍圖閣李士知

楊州未至而卒年七十一謚曰章敏

李師中字誠之應天府楚丘人也其父緯爲涇原路都監屯鎮戎軍夏人十餘萬犯鎮戎緯帥兵出戰而帥司所遣別將郭志高逗留不進諸將以衆寡不敵不敢復出緯坐責降帥中上書辨父無罪乞以軍法治主帥及志高時呂夷簡爲相詰問不屈夷簡怒以爲非布衣所宜言對曰帥中所言父事也士大夫稱之師中舉進士知洛川縣民有罪妨其農時者必遣歸令農隙自詣吏令當下者榜于門或召父老諭之租稅皆先期而集嘗出鄉亭見戎人代華人耕作詰之皆用兵時潛入中國人藉其力往往與爲昏媾師中以華夷不可雜處遍索境內得數百言之于帥帥用其言大索旁郡得戎人內居者甚衆皆徙之極邊龐籍爲樞密副使薦其才召對轉太子中允知敷政縣權經略

司屬官宥州移牒保安軍以歲賜每至次年方畢欲歲終皆得之延州以聞朝廷降式許之師中改云依父例因論奏曰戎人所欲無厭今許之不足以示恩徒啓其貪心而示弱樞密院劾其擅改制書師中曰所改者保安軍回宥州牒爾非制書也提點廣南西路刑獄交趾入寇巡檢宋士堯領兵拒之遂陷沒師中劾奏蕭注治邕八年兵十餘萬不能撫而用之乃以溪洞貿易倍斂以失衆心卒致將卒敗覆按法當斬於是注責泰州安置師中迂轉運使交趾每瘡痍甚必声言入寇師中先得其情旣而攝帥事邕州果遣軍校乘驛來求救師中不省但詰其擅乘驛之罪而已旣而卒無事迂直史館知鳳翔府种諤取綏州師中言西夏方入貢叛狀未明恐彼得以藉口徒啓其釁端也鄜延路覘知西夏駐軍綏銀州檄諸路當牽制師中上疏論

牽制之害時諸將皆請行師中曰不出兵罪獨在帥非諸將憂也後朝廷知其害罷之拜天章閣待制河東都轉運使西人入寇以師中知秦州時王韶乞築渭源上下兩城屯兵以脅武勝軍撫納洮河諸部下師中議師中言今脩築必廣發兵大張聲勢及令蕃部納土招弓箭手恐西蕃及洮河武勝軍部族生疑無由招撫今不若先招撫青唐武勝及洮河諸族則西蕃諸族必乞脩城砦因其所欲量發兵築一城或二兩堡以示斷絕夏賊鈔略之意部族必歸心唐於西域每得地則建爲州其後皆陷失以清水爲界大抵根本之計未實腹心之患未除而勤遠略貪土地者未有不如此者韶師中罷帥事韶又請置市易募人耕緣邊曠土師中奏韶指占極邊見招置弓箭手地置市易於古渭砦臣恐自此秦州益多事所得不補所失秦州漢蕃

戶賣買一旦盡奪歸官實愁細民失業商旅不行又言韶所奏渭源城至成紀田頃不實乃欲以招弓箭手地塞其數 詔遣使案視謂師中稽留 朝旨落天章閣待制知瀛州師中言時政闕失大自稱薦又乞召司馬光蘇軾等復置左右遂貶和州團練副使安置徙單州復分司南京提舉太極觀卒年六十六師中爲人落 有氣節所至必設條教勸民務農官吏不煩而事卒然好爲大言以故不容于時云

劉庠字希道彭城人也父顏字子望舉進士知龍興縣坐殺已就執之盜免官遂居鄉里以著書自適學者常數千百人名聞東州乃採撫兩漢至五代名臣奏對有補於時者爲輔弼名對四十卷馮元錢易蔡齊爲上之且言顏經行淳備乃以爲任城簿李迪知兗青二州皆辟爲從事顏所著有儒術通要經濟樞

言石介見其文嘆曰恨不得在弟子之列年五十二卒庠幼能詩蔡齊妻以子用齊遺奏補將作監主簿辛進士迁太常博士英宗以災異求直言庠上書論時事遂除監察御史裏行因日食乞罷後死宴游以祇畏天戒會聖宮脩仁宗神御殿宏麗過常庠言非所以昭先帝儉德乞損其制奉宸庫失盜庠劾奏近侍領皇城司職事者以嚴宮城之禁願陛下不以近習撓天下法初禁銷金李珣犯令庠言法行當自貴近始英宗曰朕豈私一李珣邪珣乃仁宗外家若行之天下謂朕何又言兩省封駁之任名存實亡御史負闕不補非盛世事神宗即位遷殿中侍御史為右司諫庠陳中國禦戎之体守信為上昔元昊之叛五來五得志天下為之困弊今莫若示大信捨近功為國家長利除集賢殿脩撰河東轉運使庠計一路之產唯

鐵利為饒請復舊治鼓鑄通隰州鹽禁博易以濟用又請募民入粟塞下豫為足食擢天章閣待制改河北都轉運使契丹侵霸州土場為已地又徙帳雲朔或以為河北不可不備詔庠對狀上五策料虜必不敢動大河東流議者欲徙北庠謂當以歲月徐觀其勢而順導之則役不勞而功可成居歲餘移知真定府又為河東都轉運使召知開封府是時王安石用事變更新法庠謂不可行奏願罷之神宗諭之曰卿奈何不與大臣協心濟治乎庠曰臣子於君父各伸其志臣知事陛下不知附安石數月以龍圖閣直學士知太原府明年遼人遣蕭禧議河東疆事先是虜主植牙雲中遣騎涉吾地邊吏執之虜檄取紛然或以為起釁造兵當大為備庠奏虜之重兵皆不在行雲朔歲儉軍無見糧張形示強意在畫疆事亦以我方事河湟恐

中國有輕彼心故造端首難然疆事分畫久矣今始造議曲在彼不在我願勿聽 神宗以虜書示庠訖以黃鬼山分水嶺爲界云知成都府請禁西山六州與漢人爲昏姻者以防後患徙知秦州坐失舉降知虢州移江寧府又坐失舉知滁州未幾移永興軍 哲宗即位加樞密直學士知渭州卒年六十四 宣仁后曰帥臣極難得劉庠可惜也

趙鼎字公才邛州依政人也舉進士爲汾州司法參軍夏人不廷郭達宣撫陝西帥延安高皆在莫府种諤擅納綏州降羌數萬 朝廷病其生事議誅諤復故地歸降虜以解仇釋兵高上疏曰諤無名與舉死有餘責若將改而還之彼能聽順而亡絕約之心乎不若諭諤祔以虜衆餓莩投死中國邊臣雖擅納實無所利特以質往年景詢輩亦可遣詢等來与降羌交歸各遵

紀律而疆場寧矣如其蔽匿則我留橫山之民未爲失也又移書執政請存綏州以張兵勢先規度大理河川建堡砦畫稼穡之地三十里以處降羌若棄綏不守則無以安新附之衆援种世衡招蕃兵破賊屯青澗城故事 朝廷從之活降羌數萬爲東路捍蔽熙寧初夏人誘殺知保安軍楊定等既以賊李崇貴韓道喜來獻且請和 朝廷欲官其任事之酋鑄歲賜以爲奉給因使納塞門安遠二砦而還綏州高言綏州實勢勝之地宜增廣邊障乃無窮之利若存綏州以觀其變計之得也 神宗知其才召見問邊事對曰綏之存亡皆不免用兵 神宗然之除集賢校理夏人犯環慶後復入賀正高請邊吏離其心腹因以招橫山之衆此不戰而屈人兵也遷提點陝西刑獄韓絳宣撫陝西河東兵西討高言大兵過山界皆砂磧乏善水草又云

險隘可以控扼臣切危之若乘其威招誘山界人戶處之生地
當先經畫山界控扼之地然後招降不尔勞師遠攻未見其利
絳欲取橫山而种諤獻城羅兀之策以嵩權宣撫判官嵩說絳
以大舉非計師出果無功除直龍圖閣知延州夏人屢欲款塞
每虛聲搖邊 詔問方略嵩審計形勢為破賊之策以獻遣裨
將曲珍呂真以兵千人分巡東西路賊方以四萬眾自間道欲
取綏州道遇曲珍望駭亟戰呂真繼至賊眾敗走賊自失綏州
意未能已嵩揣知其情奏言賊使請和必欲畫綏州界願聽本
路經略司分畫歲賜則俟通和之日復焉明年遂用嵩策以綏
州為綏德城鄜延地皆荒瘠占田者不出租賦而倚為藩蔽至
元用兵後凋耗殆盡其曠土為諸酋所有嵩因召問曰往時汝
族戶若干今皆安在對曰大兵之後死亡流散其存止此嵩曰

其地存乎酋無以對曰吾貴汝歸聽汝自募丁家使占田充兵
若何吾所得者人爾田則吾不問也諸酋皆感服歸募壯夫悉
補正籍又檢括境內公私閒田得七千五百餘頃募騎兵萬七
千嵩以異時蕃兵提空薄漫不可攷因議涅其手屬歲饑嵩令
蕃兵願刺手者貸常平穀一斛於是人人願刺因訓練以時精
銳過於正兵 神宗聞而嘉之擢天章閣待制交趾叛嵩總九
將軍討之以中官李憲為之貳與憲不合請罷之 神宗問可
代憲者嵩以郭達老邊事而願為裨贊於是達為宣撫使而
嵩為之副達至輒與嵩異嵩欲乘兵形未動先撫輯兩江峒丁
擇壯勇啖以利使招徠携貳隨其腹心然後以大兵繼之達不
聽嵩又欲使人齎敕榜入賊中招納達令燕達先破廣源復還
永平嵩以為廣源間道距交州十二驛趣利掩擊出其不意川

塗並進三路致討勢必分潰固爭不能得賊遂據長江列戰艦
數百艘官軍不濟高公遣將更伐木治攻具機石如雨礮燿被
擊皆廢徐以罷卒致賊設伏擊之斬首數千級馘其渠酋賊遂
降遂作於玩寇乃移疾先還遂既坐貶高亦以不即平賊降爲
直龍圖閣知桂州後復天章閣待制權三司使時西師大舉五
路並進以高領河東都轉運司事坐餽輓不給黜知相州旣而
鑄職知淮陽軍數月復職知慶州時夏賊欲襲取新塢大治攻
械高具上撓賊計虜寇蘭州高遣曲珍將兵直抵塩臺俘馘千
驅孳畜五千虜酋拽斫斃名宿兵於賀蘭原時出盜邊高遣將
李昭甫蕃官歸仁各領兵三千左右分擊耿端彥兵四千趨賀
蘭原戒端彥曰賀蘭險要過嶺則破磧也使賊入平夏無繇破
之選三蕃官各處輕兵五百使間道出賊砦後邀歸路與賊戰

賀羅平賊敗果趨平夏千兵伏發賊駭潰斬馘千生擒鬼名斬
首領六獲戰馬七百牛羊老幼三萬餘遷龍圖閣直學士復帥
延安元祐初梁乙埋數擾邊高知賊將入寇檄西路將劉安李
儀曰賊即犯塞門汝徑以輕兵搗其腹心已而果然安等襲洪
州俘斬甚眾夏人入貢旣而以重兵壓境諸將亟請益戍兵爲
備高徐諭之曰第謹斥堠整戈甲無爲寇先戍兵不可益也因
遣人誥虜虜遂潰去遷樞密直學士乙埋終不悛使間以善意問
乙埋何苦與漢爲仇必欲寇第數來恐汝所得不能償所亡洪
州是也能改之否善遇汝遺之戰袍錦綵自是乙埋不復窺塞
因復縱間國中遂疑而殺之除端明殿學士遷太中大夫夏人
遣使以地界爲請朝廷許還葭蘆米脂浮屠安疆四砦以高
領分畫之議夏人旣得四砦猶未有恭順意居無何復犯涇原

會昌六年六十五贈右光祿大夫紹聖四年以尚與元祐棄地
議名係黨籍云

呂大忠字進伯大防兄也舉進士韓絳宣撫陝西以大忠提舉
永興路義勇改秘書丞檢詳樞密院吏兵房文字令條義勇利
害大忠言養兵猥衆國用日屈漢之屯田唐之府兵善法也弓
箭手近於屯田義勇近於府兵擇用一焉兵屯可省矣爲僉書
定國軍判官熙寧七年遣太常少卿劉忱議河東地界大忠遭
父喪起復知代州虜使蕭素梁穎設宴於本朝地而輒據主
位大忠不從於是移次於長城北易西上閣門使知石州大忠
數與素穎會屢以理折之稍屈契丹復使蕭禧來聘召執政及
大忠議大忠進曰彼遣使來即與代北之地若有一使曰魏王
英弼來盡索開南地亦與之乎神宗默然議卒不決大忠請

終喪其後卒以分水嶺爲界云元豐初除河北路轉運判官大
忠言古之理財視天下猶一家朝廷者宗外計者兄弟之宮
居雖異而財无不同未有餘而不歸資而不與者也如是則財
利之勢周流不息今有司唯知出納之吝有餘不足不以實告
于上上知其不實一切不信其言故有餘而莫之歸不足而莫
之與致上下之情不交其大患也乃上生財養民十二事移准
南西路提點刑獄折宗即位爲陝西轉運副使移知陝州除
直龍圖閣知秦州迁寶文閣待制夏人自麟府環慶路犯邊之
後遂絕歲賜復欲遣使謝罪將許之大忠言夷狄猶禽獸強則
縱困則服連年入寇邊民皆謂必有以制之今无名遣使陽爲
恭順實懼討伐若許之恐爲夷狄所窺也大忠嘗獻言夏人兵
不過三十萬戍守外戰士不過十萬三路之衆足以當之屢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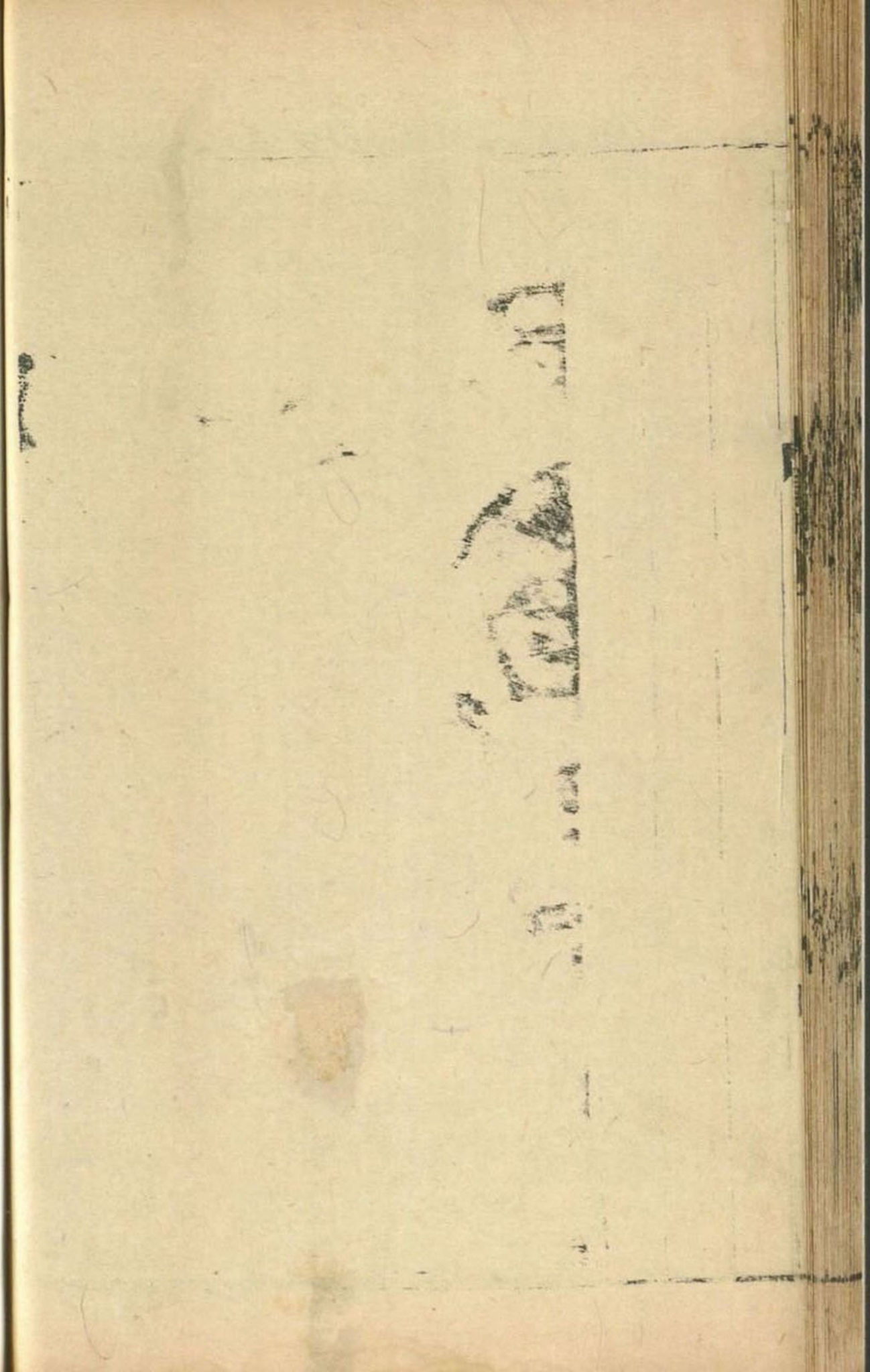
王略而朝廷一不與校臣竊羞之遷寶文閣直學士知渭州

坐事降待制知同州俄致仕卒復寶文閣直學士
游師雄字景升京兆武功人也卒進士爲儀州司戶參軍遷德
順軍判官趙高帥延安辟爲屬久之除宗正寺主簿遷軍器監
丞吐蕃寇邊其酋長鬼章青宜結乘間脅屬羌結夏賊爲亂謀
分據熙河朝廷擇可使者與邊臣措置以師雄行聽以便宜
從事旣至謀知西夏聚兵于天都山前鋒已屯通遠境上吐蕃
之兵欲攻河州鬼章又欲以別部出熙河師雄請於帥劉舜卿
分兵爲兩道姚兕將而左种誼將而右兕破六逋宗城斬首一
千五百級攻講朱城斷莫河飛橋青唐十萬衆不得度誼遂破
洮州擒鬼章及太首領九人斬首一千七百級以師雄爲陝西
轉運判官又爲轉運副使召入爲衛尉少卿出知邠州改河中

府除直龍圖閣知秦州攝帥熙河自復洮州之後于闐大食佛
林邈黎諸國皆懼悉遣使貢朝廷令熙河限二歲一進師
雄曰如此非所以來遠人也未幾還秦移陝州以卒年六十

東都事略卷九十一





澤

東都事略卷第九十二

列傳七十五



楊繪字元素漢州綿竹人也奉進士爲大理評事通判荆南
神宗時爲脩起居注知諫院建言宗室以服屬裁蔭子之數止
出官之法神宗嘉納向傳範爲京東帥繪請易其任以杜外
戚僥求神宗曰得卿如此言甚善誠可以止異日妄求也宰
相曾公亮用所善曾鞏爲史官繪言前數月人已知鞏爲寔錄
檢討矣公亮以朝廷名器爲己物乞正招權之罪鞏旣罷史
官繪亦罷諫戕除兼侍讀御史中丞滕甫言繪何罪而罷神
宗於是詔甫曰繪堅求外補蓋繪未究朕意繪迹踈遠立朝
寡援不畏強禦知无不爲朕一見即知其忠直可信故擢置言
戕知之亦篤矣今日之除蓋難與宰相兩立於輕重之間姑少

避之卿其諭朕此意繪曰諫官不得其言則去經筵非姑息之地卒辭不受未閱月再知諫院擢翰林李士御史中丞時王安石執政繪上言當今舊人多以疾求退范鎮年六十三呂誨五十八歐陽脩六十五而致仕富弼六十八被劾引疾司馬光王陶皆五十而求閒散陛下可不思其然乎又言以經術取士獨不用春秋宜令李者以三傳解經又言王安石不知人提李常平使者暴橫繪論免役有十害請罷之曾布疏其說詔付繪分析繪執前議遂罷以翰林侍讀李士知亳州徙應天府又徙杭州再為翰林李士兼侍講議者欲加孔子帝號繪以為非是繪常薦屬吏王永年御史蔡建禧言其私通饋賂坐貶荆南節度副使數月分司南京改提李太平觀起知興國軍哲宗即位徙徐州復天章閣待制知杭州卒年六十二繪為人放曠不

羈然吏事敏給主於愛利為文立就有集八十卷

李常字公擇南康軍建昌人也幼力李李進士調江州判官宣州觀察推官方重自持人畏憚之發運使楊佐薦改秩常推其友劉琦佐曰不見此風久矣并薦之議者謂常能奉善而謂佐為知人除祕閣校理熙寧初自太常博士改右正言時方更法常言始建三司條例司已致天下之議至於均輸青苗斂散取息傳會經義人且大駭又言州縣有不散常平錢而但使民出息者詔常具姓名以聞常不以聞遂被校理通判滑州歲餘復職知鄂湖齊三州齊多盜論報无虛日常得黠盜刺為兵使在麾下它日詢其狀對曰此由富家為之囊橐爾常於是令藏盜之家並發屋破柱拔其根株自是姦无所匿徙淮南西路提點刑獄元豐六年召為太常少卿迁礼部侍郎哲宗立進吏

部侍郎常上七事曰崇廉耻存鄉幸別守宰廢貪臧謹疑獄擇儒師脩役法又論役法差免二科以爲法无新陳便民爲是今使民俱出資則貧者難辦俱出力則富者難堪蓋各從其願庶幾可久矣赦恩蠲市易逋負不滿二百緡者常請累息過其數亦勿取拜御史中丞兼侍讀加龍圖閣直學士論取士請分詩賦經義爲兩科以尽所長吳處厚繳蔡確詩以爲謗訕諫官劉安世因力攻之常以爲以詩罪確非所以厚風俗改兵部尚書辟不拜出知鄧州徙成都府行次陝郊而卒年六十四有文集奏議六十卷詩傳十卷元祐會計錄三十卷常少讀書於廬山五老峯白石菴之僧舍書幾万卷常旣貴思欲遺後之學者乃藏於山中時人目其居曰李氏藏書山房而蘇軾爲記其事云孫覿字莘老高郵人也中進士第治平中爲館閣校勘神宗

即位除直集賢院爲昌王府記室王礼之問終身之戒覿爲陳諸侯之孝作富貴箴迂右正言神宗欲革積弊覿言弊不可不革革而當其悔乃亡神宗然其言邵亢在樞府无所建明滕甫爲中丞覿論其頗僻不報即家居待罪朝廷以覿薦陳升之才可用非諫官職奪兩官覿曰諫官言事不當黜之可也无降秩充位者乞補外得通判越州復右正言徙知通州召還脩起居注青苗法行覿論其非時言者亦以爲畿內有追呼抑配之擾神宗令覿行視虛實覿退而上疏曰臣以言爲職躰量非臣事黜知廣德軍踰年徙湖州松江隄爲民患覿易以石高一尋有奇長百餘里隄下悉爲良田徙廬州改右司諫以祖母亡解官下太常議二者謂不可詔知潤州而覿已持祖母喪矣服除知蘇州徙福州開俗厚於昏喪覿裁爲中法使富家

不得過百緡令出一日嫁娶者數百家葬理費減什之五徙徐州又徙南京召爲太常少卿易祕書少監哲宗即位兼侍講遷右諫議大夫又遷給事中爲吏部侍郎領右選右選萬五千貲而闕不滿六千有三年不得調者覓請自軍功保甲進者補指使祖免親從貲外置一日得闕數千改主左選請磨勘歲以百人爲限擢拜御史中丞以疾請罷除龍圖閣直學士提舉醴泉觀留侍講力請外提舉靈山觀卒年六十三紹聖中以覓爲元祐黨奪職追兩官徽宗即位復故官職有文集奏議六十卷春秋傳十五卷弟覽

覽字傳師奉進士調河南簿後知尉氏縣將官御下苛酷士卒謀就大閹殺將以叛覽聞之亟往喻之曰將官暴虐誠有罪也然汝曹衣食縣官縣官顧負汝邪何敢爲族滅計衆皆感悟聽命

遂帖服神宗嘉之以爲司農寺主簿又遷丞出爲提舉湖南常平京西轉運判官召爲右司貲外郎除河北轉運副使以直龍圖閣爲江淮荆浙發運副使又知桂州遷寶文閣待制知渭州又帥延安入爲戶部侍郎除龍圖閣直學士知太原府進樞密直學士覽治邊數有功而議事多與執政異坐軍期落職提舉崇禧觀俄復待制知光州徙知河南府復龍圖閣直學士知渭州徙永興軍成都府復請祠提舉崇禧觀卒年五十九覽精於吏事甚有能政所至善良得職云

鮮于侁字子駿閬州人也性莊重力學奉進士第慶曆中天下旱詔中外言事侁上書論災異之興言甚剴切稍遷祕書丞知綿州英宗初爲皇嗣侁上疏請選經術士以爲羽翼神宗初詔求直言侁爲蔡河撥發應詔言十六事皆人君謹

始者 神宗謂滕甫曰其文類王陶可嘉也遂用爲利州路轉運判官初建助役法 詔諸路監司各定所役緡錢轉運使李瑜定四十万旣曰利路民貧二十万足矣與瑜議不合各具利害以聞 神宗是旣議因以爲諸路率即罷瑜以旣爲轉運使利州守周永懿貪虐不法前使者不敢問旣卒按其罪編管衡州又爲京東轉運使所代吳居厚以掊斂虐下旣繼之務行寬大司馬光嘗謂蘇軾曰子駿福星也京東人困甚且令子駿救之然安得百子駿布之天下乎元祐初召爲太常少卿拜左諫議大夫建言 祖宗政本人情獄訟簡少 先帝置大理獄其少卿二人同詳讞奏牘罷其餘治獄官吏請六曹寺監長吏各奉寮屬又請復制奉分詩賦經義兩科而先論策以請請外除集賢殿脩撰知陳州卒年六十九旣長於楚詞嘗作九誦蘇軾

見之謂其近古屈原宋玉友其人於真漢續微李之將墜者紹聖間以旣爲元祐黨削左諫議大夫集賢殿脩撰

遂與黨藉云

馬默字处厚單州武城人也卒進士調臨濮尉治平中爲監察御史裏行時議尊崇 濮安懿王臺諫力爭以爲不可悉補外默請還所出臺諫官呂誨等不報歐陽脩建 濮議士論不与郭達除僉書樞密院物議不厭默皆上疏論列會地震河東陝西郡默以爲陰盛慮焉邊患宜備之後數月西夏果入寇時朝廷欲於西京會聖宮置 仁宗神御殿默以爲漢以先帝所嘗行郡國立廟知礼者以爲非是況 仁宗未嘗幸西洛初建別廟使有司侍祠殊乖典禮以言事不效乞罷御史出通判懷州 神宗即位默陳十事一曰攬威權二曰察姦倖三曰近正人四曰明功罪五曰息大費六曰備災歲七曰崇儉八曰久任

九曰選提轉牧宰十曰禦戎狄攬威權則天子勢重而大臣安矣察奸佞則忠臣用而小人不能幸進矣近正人則諫諍日聞而聖性開明矣明功罪則朝廷无私而天下服矣息大費則公私富而軍旅積矣備灾歲則大恩常施而甌亂不起矣崇儉則自上化下而民樸素矣久任則官不虛授而職事卒矣選提轉牧宰則庶績有成而民受賜矣禦戎狄則四夷畏服而中國強矣除知登州沙門島舊制有定額溢數則投之海中若李慶罷官入謁默遽問擅殺幾何人慶對一任殺七百餘人默詰之則曰島上地狹徒隸猥衆過數官糧不足以贍則取殺之默責其擅殺欲按其罪慶皇恐即日自殺默為奏請更定配島法凡二十條溢額者則選年深不作過人移徙登州自是多全活者其後蘇軾起知登州父老迎於路曰公為政愛民得如馬使君

乎軾異之徙知曹州召為二司鹽鐵判官論新法不便出為京東提點刑獄又為廣南西路轉運副使會安化等州亦患饑略省地默上平糶方略以為勝負不在兵而在將富良宵遁郭達怯懦邕城陷沒蘇緘老謬歸仁鋪覆軍陳崇儀先走崑崙關喪師張守節不戰懷智高破亡因狄青之智勇歐希範之誅滅乃杜杞之方略此足以驗矣以疾知遂州改徐州元祐初召為司農少卿司馬光問默復鄉差牙前法如何默曰常平自漢為良法不可及廢去其害民者可也其後役人立為一州一縣法而常平提舉官省歸提刑司頗自默發之除河東轉運使時議棄葭蘆豐其堡二砦默奏控扼險阻敵不可攻棄之不便由是二砦得不棄移兗州召為衛尉卿擢工部侍郎遷戶部侍郎告老除宝文閣待制知徐州移河北都轉運使再知兗州初元豐間河決

小吳因不復塞縱之北流入海元祐議臣以爲東流便水官亦以爲然默與同時監司上議以北流爲便而御史郭知章亦奏請從東流於是作東西馬頭約水復故道焉長隄壅河之北流者勞費甚大明年復決默復告老提舉鴻慶宮坐附會司馬光落職致仕後復寶文閣待制卒年八十一

東都事略卷第九十二



東都事略卷第九十三上

列傳七十六上

蘇軾字子瞻眉州眉山人也父洵見儒李傳軾生十年而洵宦李西方母程氏親授以書比冠李通經史屬文日数千言歐陽脩試礼部進士得軾論欲以冠多士疑曾鞏所爲鞏脩門下士也乃置第二遂中乙科授福昌簿脩復以直言薦之制策入三等除大理評事僉書鳳翔判官 国朝以來制策入三等惟吳育與軾軾還 朝判登聞鼓院 英宗在藩聞軾名欲以唐故事召入翰林宰相韓琦曰蘇軾之才遠大之器也天下之士莫不畏慕降伏皆欲其進用然不若 朝廷培養之而後用也今欲召試秘閣 英宗曰未知其能否故試如蘇軾有不能耶及試二論復入三等得直史館尋以父憂去官服除判官告院王

安石爲政每贊人主以獨斷神宗專信任之軾考試開封進士發策謂晉武平吳以獨斷而克符堅伐晉以獨斷而亡齊小白專任管仲而霸燕噲專任子之而敗事同而功異何也安石不悅安石欲更科舉法詔兩制三館議軾議上神宗曰朕固疑此得軾議意釋然矣即日召見問何以助朕軾曰陛下求治太急聽言太廣進人太銳願陛下安靜以應之神宗悚然嘉納會上元有旨市浙燈軾密疏諫止安石創行新法軾上書論其不便曰臣之所欲言者三事而已願陛下結人心厚風俗存紀綱今陛下不以財用付三司无故又創制置三司條例一司使六七少年日夜講求於內使者四十餘輩分行營幹於外夫制置三司條例司求利之名也六七少年與使者四十餘輩求利之器也至於所行之事行路皆知其難汴水

濁流自生民以來不以種稻今欲陂而清之萬頃之稻必用千頃之陂一歲一淤三歲而滿矣陛下遂信其說即使相視地形萬一官吏苟且順從真謂陛下有意興作上靡帑廩平奪農時隄防一開水失故道雖食議者之肉何補於民自古役人必用鄉戶今者徒聞江浙之間數郡雇役而欲措之天下單丁女戶蓋天民之窮者也而陛下首欲役之富有四海忍不加卹青苗放錢自昔有禁令陛下始立成法每歲常行雖云不許抑配而數世之後暴君汙吏陛下能保之與異日天下恨之國史記之曰青苗錢自陛下始豈不惜哉且常平之爲法也可謂至矣今若變爲青苗壞彼成此所喪愈多虧官害民雖悔何及昔漢武帝以財力匱竭用賈人桑羊之說買賤賣貴謂之均輸于時商賈不行盜賊滋熾幾至於亂孝昭既立霍光順

民所欲而予之天下歸心遂以無事不意今日此論復興陛下壞常平而言青苗之功虧商稅而取均輸之利臣竊以爲過矣臣之所願陛下結人心者此也國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淺深不在乎彊弱與否之所以長短者在風俗之薄厚而不在于富與貧人主知此則知所輕重矣故臣願陛下務崇道德而厚風俗不願陛下急於有功而貪富彊以簡易爲法以清淨爲心而民德歸厚此臣之所願陛下厚風俗者此也古者建國使內外相制輕重相權而無內重外輕之弊我國家租賦籍於計省重兵聚于京師以古揆今則似內重恭惟祖宗所以委任臺諫則是聖人過防之至計臺諫固未必皆賢所言亦未必皆是然須養其銳氣而借之重權者豈徒然哉將以折姦臣之萌而救內重之弊也臣聞長老之談皆謂臺諫所

言常隨天下公議公議所與臺諫亦與之公議所擊臺諫亦擊之今者物論沸騰怨讟交至公議所在亦可知矣臣恐自茲以往習慣成風盡爲執政私人以致人主孤立紀綱一廢何事不生臣之所願陛下存紀綱者此也臣所獻三言陛下安可不察初殿試用策奎子希合爭言祖宗法制非是軾爲考官退擬答以進至謂安石不知人不可大用安石怒御史誣奏軾過失窮治无所得軾遂請外通判杭州高麗入貢使者發幣於官止書甲子軾却之曰高麗於本朝稱臣今不稟正朔吾安敢受使者亟易書稱熙寧然後受之徙知密州時方行手實法使民自疏財產以定戶等司農寺下諸路不時施行者以違制論軾謂常平官曰違制之坐若自朝廷誰敢不從今出於司農是擅造律也若何使者驚曰姑徐之未幾朝廷亦知其害

罷之徙徐州是歲河決澶淵東泛鉅野北溢于濟南溢于泗浸
淫至城下民爭出避水軾履屨杖策躬率兵夫築長隄起戲馬
臺屬於城水至隄下不能爲害雨日夜不止河勢益暴城不沒
者三板軾廬於城上使官吏分堵而守卒全城以聞 詔褒之
徙湖州三司者指軾謝表語以爲怨謗因尽撫軾所爲詩諷時事
者交章條列謂之訕上遂逮赴御史臺鞫治坐貶黃州團練副
使安置徙汝州未至上書自言有田在常願得居之 神宗許
焉 哲宗即位起知登州召爲礼部郎中除起居舍人迁中書
舍人時方議改免役爲差役軾謂司馬光曰差役免役各有利
害免役之害措歛民財十室九空錢聚於上而下有錢荒之患
差役之害民常在官不得專力於農而貪吏猾胥得緣爲奸此
二害輕重蓋略等矣光曰於君何如軾曰法相因則事易成事

有漸則民不驚者三代之法兵農爲一至秦始分爲二及唐中
葉尽亦府兵爲長征之卒自爾以來民不知兵兵不知農農出
穀帛以養兵兵出性命以衛農天下便之雖聖人復起不能易
也今免役之法實大類此公欲驟罷免役而行差役正如罷長
征而復民兵蓋未易也光不以爲然軾曰昔韓魏公刺陝西義
勇公爲諫官爭之甚力魏公不樂公亦不顧今公作相不許軾
尽言耶光笑而止尋迁翰林文士兼侍讀軾嘗鐫宿禁中中使
宣召入對便殿 宣仁后問曰卿前年爲何官曰臣前年爲汝
州團練副使今爲何官曰臣今待罪翰林李士曰何以遽至此
軾曰遭遇 太皇太后 皇帝陛下 宣仁曰非也軾曰豈大
臣論薦乎 宣仁曰亦非也軾驚曰臣雖无狀不敢自他途以
進 宣仁曰此乃 先帝之意也 先帝每誦卿文章必嘆曰

奇才奇才但未及進用卿上僊耳軾不覓哭失聲 宣仁与哲宗亦泣左右皆感涕已而命坐賜茶徹御前金蓮燭送歸院軾嘗讀祖宗寶訓因及時事歷言十功罪不明善惡无所勸沮又黃河勢方北流而彊之使東夏人寇鎮戎殺掠幾万人帥臣掩蔽不以聞 朝廷亦不問事每如此恐寢成衰亂之漸軾請外以龍圖閣學士知杭州時諫官言蔡確在安州日作詩借郝處俊事以譏刺時事大臣欲逐之嶺南軾密疏言 朝廷若薄確之罪則於 皇帝孝治爲不足若深罪確則於 太皇太后仁政爲小損謂宜 皇帝降敕推治而 太皇太后特加寬貸如此則仁孝兩得矣 宣仁后以爲然而不能用也杭瀕海水泉鹹苦唐刺史李泌始導西湖作六井民以足用及白居易復浚西湖引水入運河復引既田至千頃湖水多葑自唐及錢氏

後廢而不理至是葑積二十五萬餘丈而水無幾矣運河失湖水之利而取給於江湖潮水淤河泛溢閘閘三年一浚爲市井大患故市井亦幾廢軾始至濬葑山鹽橋二河分受江湖湖水造堰閘以時啓閉且以餘力復治市井民獲其利杭僧有淨源者居海濱交通舶客沽譽於高麗元豐末其王子義天來朝因往拜焉至是源死其徒竊持其像往告義天亦使其屬來朝因言國母使以金塔二祝 皇帝 太皇太后壽軾不納而奏之曰高麗人不夫貴失賜予厚利意欲來朝矣未測 朝廷所以待之厚薄故因祭亡僧而行祝壽之禮若受而不答則遠夷或以生怨因而厚賜之正隨其計臣謂 朝廷宜勿與知而使州郡以理却之然庸僧猾商敢擅招誘外夷爲國生事漸不可長宜痛加懲創軾治杭有德於民民爲立祠召爲翰林學士承旨

兼侍讀軾之自汝移常也受命於宋會神宗晏駕哭於宋而南至揚州常人爲軾買田書軾喜作詩有聞好語之句言者妄謂軾聞諱而喜按驗無實軾復請外乃以龍圖閣學士知潁州徙揚州俄以兵部尚書召還兼侍讀親祀南郊爲鹵簿使導引駕入太廟有赭傘犢車并青蓋犢車爭道不避仗衛軾諭儀仗使李之純曰中丞職當肅政不可不以聞之純不敢言軾於車中劾奏之明日中使傳命申救有司嚴整仗衛尋遷端明翰林侍讀二學士守禮部尚書高麗遣使請書於朝許之軾曰漢東平王請諸子及太史公書猶不肯與今高麗所請有甚於此其可與乎初許將建言三歲冬至天子親祀遍享宗廟祀天園立而其歲夏至方澤之祭乃止是遣上公則是皇地祇遂不在親祀之典乞下侍從臺諫及禮官議顧臨等議宜

如祖宗故事范純礼等議昨罷合祭已合禮而又紛更恐失尊事神祇之意杜純等議請於苑中設望祀位置燿火於壇所俟躬祀南郊之歲則夏至北郊上公攝事每獻舉燿火以詔拜孔武仲等議請南郊專祀上帝議既不一軾奏曰古者祀上帝則并祀地祇矣詩曰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此乃合祭天地經之明文今議者欲冬至祀天夏至祀地蓋以爲用周禮也臣以謂今所行非周禮者不一而獨於地祇則曰周禮不當祭於園丘此何義也議者必曰今之寒暑與古无異而宣王薄伐玁狁六月出師則夏至之日何爲不可祭乎臣將應之曰舜一歲而巡四嶽五月方暑而南至衡山十一月方寒而北至常山亦今之寒暑也後世人主能行之乎周所以十二歲一巡者唯不能如舜也夫周已不能行舜之禮而謂今可以行周之禮乎宣王

以六月出師驅逐獫狁蓋非得已且吉父爲將王不親行也今欲定一代之禮爲三歲常行之法豈可以六月出師爲比乎議者必又曰夏至不能行禮則遣官攝祭此非臣之所知也周禮大宗伯若王不與則攝位鄭氏注王有故則代行其祭事實公彥疏曰有故謂王有疾及哀慘皆是也然則攝事非安吉之禮也是無故而用有故之禮也議者必又曰省去繁文末節則一豈可再郊臣將應之曰古者以親郊爲常禮故無繁文今世以親郊爲大禮則繁文有不能省也若帷城幔屋盛夏則有風雨之虞陛下自宮入廟出郊冠通天乘大輅日中而舍百官衛兵暴露於道鎧甲具裝人馬喘汗皆非夏至所能堪也王者父事天母事地不可偏也事天則備事地則簡是於父母有隆殺也豈得以爲繁文末節而一切欲省去乎議者必又曰三年一祀

天又三年一祭地此非臣之所知也三年一郊已爲疏闊獨祭地而不祭天是因事地而愈疏於事天自古未有六年一祀天者如此則典禮愈壞欲復古而背古益遠神祇必不顧饗食非所以爲禮也議者必又曰當郊之歲以十月神州之祭易夏至方澤之祀則可以免方暑卒事之患此又非臣之所知也夫所以議此者欲卒從周禮也今以十月易夏至以神州代方澤不知此周禮之經耶抑變禮之權耶若變禮從權而可則合祭圜丘何獨不可十月親祭地十一月親祭天先地後天古無是禮而一歲再郊軍國勞費之患尚未定也議者必又曰當郊之歲以夏至祀地祇於方澤上不親郊而通燂火天子於禁中望祀此又非臣之所知也書之望秩周禮之四望春秋之三望皆謂山川在境內而不在四郊者故遠望而祭也今所在之處俛則見

地而云望祭是爲京師不見地乎此六議者合祭可否之決也
詔令集議官議未幾 朝廷以合祭爲是罷議 宣仁后崩
哲宗親政軾乞補外以二學士知定州軾朝辭上書曰古之聖
人將以有爲也必先處晦而觀明處靜而觀動則萬物之情畢
陳于前 陛下聖知絕人春秋鼎盛臣願虛心循理一切未有
所爲默觀庶事之利害與羣臣之邪正以三年爲期俟得利害
之真邪正之實然後應物而作使既作之後天下無恨 陛下
亦无悔上下同享太平之利則雖尽南山之竹不足以紀 聖
功兼三宗之壽不足以報 聖德由此觀之 陛下之有爲惟
憂大蚤不逮稍遲亦已明矣臣恐急進好利之臣輒勸 陛下
較有改更故進此說敢望 陛下留神實 社稷宗廟之福天
下幸甚軾治定嚴軍政繕脩營房禁止飲博軍中衣食稍足乃

部勒以戰法衆皆畏服紹聖初御史論軾掌內外制日所作詞
命以爲譏斥 先朝落職知英州又以寧遠軍節度副使惠州
安置貶瓊州別駕昌化軍安置 徽宗卽位移廉州改舒州團
練副使徙永州未幾提全玉局觀尋致仕卒于常州年六十六
軾與弟轍皆師洵爲文洵晚讀易作易傳未究疾革命軾述其
志卒以成書復作論語說最後居海南作書傳三書既成撫而
嘆曰後有君子當知我矣幼而好書老而不倦爲人篤於孝友
輕財好施將善詆惡蓋其天性其貶黃州也築室于東坡因自
號東坡居士有東坡集六十卷奏議十五卷內外制十三卷和
陶詩四卷子邁迨過俱善爲文邁仕不顯迨靖康初爲駕部員
外郎過終于通判定州有颶風賦思子臺賦行於世

東都事略卷第九十三上

東都事略卷第九十三下

列傳七十六下

轍字子由與兄軾同舉進士又同舉直言轍因所問極言得失
曰陛下即位三十餘年矣平居靜慮亦嘗有憂於此乎無憂
於此乎臣伏讀制策陛下既有憂懼之言矣然臣愚不敏竊
意陛下有其言耳未有其實也往者寶元慶曆之間西羌作
難陛下晝不安坐夜不安席天下皆謂陛下憂懼小心如
周文王然自西方解兵陛下棄置憂懼之心二十年矣古之
聖人無事則深憂有事則不懼夫無事而深憂者所以爲有事
之不懼也今陛下無事則不憂有事則大懼臣以爲憂樂之
節易矣臣踈遠小臣聞之道路不知信否近歲以來宮中貴姬
至以千數歌舞飲酒優笑無度坐朝不聞諮謀便殿無所顧問

三代之衰漢唐之季女寵之害 陛下亦知之矣久而不止百
蠹將由之而出內則蠱惑之所汙以傷和伐性外則私謁之所
亂以敗政害事 陛下無謂好色於內不害外事也今海內窮
困生民愁苦而宮中好賜不爲限極所欲則給不問有無司會
不敢爭大臣不敢諫執契持敕迅若兵火國家內有養兵之費
外有比狄西戎之奉 陛下又自爲一阱以耗其遺餘臣恐
陛下以此得謗而民心不歸也考官胡宿請黜之 仁宗曰以
直言召人而以直言弃之天下謂我何得不黜曆商州大名府
推官父喪服除時 神宗立二年矣轍以書言事屬王安石初
用以執政領三司 神宗以轍爲屬安石欲行青苗法轍曰以
錢貸民出納之際吏緣爲姦錢入民手雖良民不免妄用及其
納錢雖富民不免違限恐鞭箠必用州縣不勝煩矣安石曰君

言有理自此不復言青苗會河北轉運王廣廉言與安石合青
苗法遂行安石召用謝卿材侯叔獻等八人欲遣之四方訪遺
利中外知其必迎合生事然莫敢言轍以書抵安石力陳其不
可安石怒奏除河南推官改著作佐郎僉書南京判官坐兄軾
累謫監筠州酒稅起知績溪縣 哲宗立以校書郎召至除右
司諫 宣仁后臨朝用司馬光呂公著等欲革弊事而蔡確韓
絳章惇皆在位窺伺中外憂之轍極言確等罪二人皆逐呂惠
卿始謫事王安石倡行虐政及勢鈞力敵則傾陷安石甚於仇
讎世尤惡之轍疏其姦惠卿安置建州初 神宗於熙河路增
置蘭州及米脂等五砦至是夏國屢遣使而未脩貢二年使入
境 朝廷知其有請地之意而弃守議未決轍議許還五砦夏
人遂服除起居郎中書舍人遷戶部侍郎拜翰林學士權吏部

尚書使契丹還爲御史中丞自元祐革新庶政至是五年矣一時人心已定惟元豐舊黨猶在近臣患之欲引用以平宿怨謂之調亭轍奏疏曰親君子遠小人則主尊國安疏君子任小人則主憂國殆此理之必然未聞以小人在外憂其不悅而引之於內以自遺患也故臣謂小人雖不可任以腹心至於牧守四方奔走庶務無所偏廢可也若遂引之於內是猶患盜賊之欲得財而導之於寢室知虎豹之欲食肉而開之以圉牧無是理也且君子小人勢同冰炭同處必爭一爭之後小人必勝君子必敗何者小人貪利忍耻擊之則難去君子潔身重義沮之則引退古語曰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蓋謂此矣先帝以聖智之資將以紀綱四方追跡三代而臣下不能將順造作諸法彼自知上逆天意下失民心今朝廷雖不加斥逐其勢亦不

能復留矣尚賴二聖慈仁宥之於外蓋已厚矣而議者惑於說乃欲招而納之謂之調亭此人若返豈肯沮已哉必將戕害正人漸復舊事以快私忿人臣被禍蓋不足言臣所惜者祖宗朝廷也惟陛下斷自聖心不爲流言所惑毋使小人一進後有噬臍之悔則天下幸甚宣仁后覽奏謂宰執曰蘇轍疑吾君臣遂用邪正其言極中理又言牙前差役宜用舊法凡四事除尚書右丞遷門下侍郎時呂大防爲左相劉摯爲右相轍議西邊黃河事與劉呂不合初夏人來賀登極相繼求和且議地界議久不決明年以兵襲涇原朝廷不問遣使往賜策命夏人以地界爲詞不復入謝且再犯涇原四年使復來議地界朝廷急於招納疆畝未定先以歲賜予之而熙河將佐又背約侵焚質孤勝如二堡夏人隨郎平邊西邊騷然轍力言其

非乞付老將守熙河六年熙河奏夏人十萬騎壓境乞因其退軍擊之不須復守誠信轍謂大防曰今雖以此當先定議欲用兵耶不用兵耶大防曰如合用兵亦不得不用轍曰凡欲用兵先論理之曲直摯曰須用兵者亦不可固執轍曰今吾不直如此而可用兵乎明日轍奏曰熙河帥臣轍敢生事奏乞不字誠信乞加詰責宣仁后以爲然乃加戒敕七年夏人竟大入河東乃欲絕歲賜禁和市使沿邊諸路爲淺攻計分熙河進築定遠城夏人不能爭未幾復大入環慶復欲使熙河進築汝遮中書侍郎范百祿不可會西人乞和議遂寢初元豐中河決大吳旣而導之北流水性已順而文彥博等力主回河之計轍爭之不能奪至是又論黃河東流之害凡三事八年都水吳安持乞於北流作軟堰定河流以免淤填轍以爲不可及哲宗親政遣

中書舍人呂希純殿中侍御史并亮來往視之二人歸極以北流爲便方施行而中書樞密院劉奉世乞與河議奉世本文彥博門下士也其言紛然呂并之議遂格而轍亦以罷政於是河流遂東凡七年而後北流復通哲宗起李清臣爲中書侍郎鄧潤甫爲尚書右丞二人久在外不得志稍復言熙豐事以激怒上意會建議進士清臣撰策題亦以爲言轍奏曰先帝以天縱之才行大有爲之志其所施設度越前古蓋有百世而不可改者至於其它事有失當何世无之父作之於前而子救之於後前後相濟此則聖人之孝也漢武帝外事四夷內興宮室財用匱竭於是修治鐵權酷均輸之政民不堪命昭帝委在霍光罷去煩苛漢室乃定光武顯宗以察爲明以讞決事上下恐懼人懷不安章帝即位深鑒其失代之以寬本朝真宗

右文僊號稱太平而羣臣因其極盛爲天書之說章獻臨
御攬大臣之議藏書梓宮以泯其迹及仁宗聽政絕口不
言英宗自藩邸入繼大臣創漢廟之議及先帝嗣位或
請復奉其事寢而不答遂以安靜笑以漢昭帝之賢與吾仁
宗神宗之聖豈其薄於孝欬而輕事變易也哉陛下若輕
交九年已行之事擢任累歲不用之人人懷私忿而以先帝
爲詞則天下殆矣哲宗曰卿安得以漢武比先帝轍奏曰
漢武帝英主也哲宗曰卿所奏武帝外事四夷內興宮室財
用匱竭豈得謂之英主轍遂乞罷出知汝州再責知袁州未至
降朝議大夫分司南京筠州居住又責授化州別駕雷州安置
移循州徽宗即位徙永州岳州已而復太中大夫提舉上清
太平宮蔡京用事復降朝請大夫罷祠再復太中大夫致仕築

室于許號頴濱遺老居許十餘年而卒年七十四追復端明殿
學士轍所著詩春秋傳老子解古史樂城文集並傳于世子遜
适遜

臣稱曰受之於天超出乎萬物之表而充塞乎天地之間者氣
也施之於事業足以消沮金石形之於文章足以羽翼元化惟
軾爲不可及矣故置之朝廷之上而不爲之喜斥之嶺海之外
而不爲之愠邁往之氣折而不屈此人中龍也轍之名迹與軾
相上下而心閑神王李道有得是以年益加而道益遠道益遠
則於世事愈泊如也不有所守而然哉

東都事略卷第九十三下

東都事略卷第九十四

列傳七十七

孔文仲字經父臨江軍新淦人也少刻苦問學號博洽進士
又奉賢良方正自台州司戶召試文仲對策極論新法之害不
為王安石所喜黜不用文仲范鎮所卒也哲宗即位為校書
郎遷禮部員外郎有建議皇族惟楊王荆王得稱皇叔餘踈屬
當各係其祖若唐人稱諸王孫之比文仲曰上新即位宜廣
敦睦之義不當踈間骨肉議遂寢擢起居舍人拜左諫議大夫
論青苗免役之擾為首困天下論保甲保馬茶鹽之擾為遺蠹
留臺遷中書舍人卒年五十文仲學識高遠天資狷介寡言笑
少所合有文集五十卷第武仲平仲

武仲字常父幼力學進士為禮部第一元祐初為秘書省正

字遷校書郎著作郎論科卒之弊詆三經新義請復詩賦取士
遷國子司業頃之侍講邇英除起居舍人數月拜中書舍人直
學士院時議祠北郊久不決武仲建用純陰之月親祠如神州
地祇擢給事中遷禮部侍郎以寶文閣待制知洪州言太中大
夫以上知州者杖以下公坐止劾官屬獄成聽大理約灋庶幾
刑不逮貴近又全 朝廷體貌之意遂著為令移宣州坐元祐
黨奪職居池州卒年五十七所著詩書論語說金華講義內外
制雜文共百餘卷

平仲字毅父卒進士元祐中入館遷郎出為京西路提點刑獄
坐黨竊謫知韶州又責惠州別駕英州安置徙單州團練副使
饒州居住 徽宗即位召還為戶部員外郎遷金部郎中出使
陝西帥鄜延環慶奉祠而卒平仲有史學著續世說行于世

朱光庭字公掞河陽偃師人也舉進士為萬年簿范純仁帥慶
州辟為僉書判官 神宗召見問欲再舉安南之師光庭對曰
願 陛下禽獸畜之蓋夷狄得其地不可居得其民不可使得
已且已須要廣土闢地何益又問其所治何經光庭對少從孫
復授春秋不合意為僉書河陽判官呂大防守長安又辟僉書
判官 哲宗即位召用司馬光以光庭為左正言乞罷提舉常
平保甲青苗等法言蔡確為山陵使而乃先 靈駕而行為臣
不恭無大於此又言章惇欺罔肆辯韓縝挾邪冒寵言甚切光
庭論蘇軾試館職發策云今欲師 仁祖之忠厚而患百官有
司不舉其職或至於媮欲法 神考之厲精而恐監司守令不識
其意流入於刻臣謂 仁宗難名之盛德 神考有為之善志
而不當以媮刻為議論望正其罪以戒人臣之不忠者未幾中

永傳堯俞侍御史王巖叟相繼論列 宣仁后曰詳覽文意是
指今日百官有司監司守令言之非是譏諷 祖宗光庭等乃
己河北饑 詔光庭行視發廩以濟飢民而議者以耗積年兵
食爲言改右司員外郎遷太常少卿除侍御史論蔡確怨謗之
罪確貶新州拜右諫議大夫遷給事中求補外除集賢殿脩撰
知亳州復爲給事中劉摯罷相光庭封還麻詞坐落職知亳州
未幾知潞州遷集賢院學士卒紹聖中追貶郴州別駕
臣稱曰道大不容不容然後見君子蘇軾以雄文直道冠冕當
世而輒不容於時李定舒亶賈易趙挺之黃慶基董敦逸之流
誣以謗訕不足道也而光庭輩世之所謂君子者亦爲爾何哉
孔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誠可信云

劉安世字器之大人也父瓶字仲通

神宗朝爲太僕卿安

世舉進士調洛州司法參軍就辟高陽帥幕河南左軍巡判官
少師事司馬光既仕請於光曰願一言終身行之光曰其誠乎
安世問其目光曰自不妄語始 哲宗立司馬光舉安世充館
閣之選除祕書省正字光薨 宣仁后問可爲臺諫於呂公著
公著以安世對除右正言首論 祖宗以來執政大臣親戚子
弟未嘗居內外華要之職自王安石秉政以後盡廢 累聖之
制專用親黨務快私意二十年間廉恥掃地願出臣章示兩府
大臣俾自此以往厲精更始又論胡宗愈除右丞不協公議章
二十上宗愈乃罷又論蔡確章博黃履邢恕妄要定策之罪語
在確傳臺臣李常盛陶趙挺之王黼年坐不言皆出御史臺臺爲
一空方確之未貶也范純仁王存安爲申理乞從寬貸安世劾
奏之純仁與存俱罷確既有分司之命而中書舍人彭汝礪曾

肇坐營救亦補外除起居舍人兼左司諫遷左諫議大夫時罷講筵且聞禁中求乳母安世上疏曰陛下富於春秋尚未納后廼者民間喧傳求乳母臣忝備言職當諫其漸伏惟皇帝陛下天錫睿聖太皇太后陛下慈仁正順保佑備至覆載之內莫不傾耳拭目以望風化而或者之論乃謂陛下稍踈先王之經典寢近後庭之女寵此聲流播實損聖德昔者帝堯惟以天下爲憂不敢以位爲樂成湯不邇聲色萬世傳誦皇帝陛下不可以不勉太皇太后不可以不勸也願爲宗社大計清閒之燕頻御經帷以助聖學無溺於所愛而忘其可戒則天下幸甚宣仁后因安世言窮詰其事乃知崔乳母者爲後宮劉氏也初鄧溫伯草王珪蔡確制稱其定策之功至是溫伯爲承旨安世論其朋邪之罪遂以集賢殿脩撰提舉崇福

宮明年以宝文閣待制爲樞密都承旨時呂惠卿以光祿卿分司西京安世言惠卿國之巨蠹也宜求投荒裔今遽復卿列若惠卿之命遂行則將及確確復用則博之徒如蝟毛而起爲國家計其得安乎願使中外羣小不能動搖正道紹聖初博入相落職知南安軍又責少府少監分司南京二年貶新州別駕英州安置時蔡確之子渭數上書訟呂大防劉摯及安世等陷其父朝廷委蔡京等究治京欲誅滅摯安世等家族仍移安世梅州而究治无驗博意欲尺誅之以快意哲宗不許徽宗立移德州尋以濮州團練副使鼎州居住繼以集賢殿脩撰知鄆州復宝文閣待制知真定府徙潞州復落職知沂州貶信陽軍又三年除名勒停羈管峽州後復直龍圖閣卒年七十八安世初擢言路將以親辭母曰不可以閨門之私辭君命勉之

及南遷母怡然曰茲事固知如此且戒安世毋以得喪爲意有
集二十卷凡言集通鑑音義十卷

臣稱曰君子小人不兩立君子必惡小人而小人必忌君子此
朋黨之論所以與也蓋君子不幸而爲小人所間不能深思遠
慮優游浸漬以消小人之勢而痛心疾首務以口舌爭之事激
勢變遂成朋黨之禍方元祐之際朝多君子如安世忠直有餘
矣特疾惡太甚以激小人之怨及章惇得志而流毒搢紳貽患
國家朋黨之旤徧於四海賢人君子流放竄逐無有遺類烏虜
天下不幸小人竊君之權使生民受敝社稷有可憂之漸則爲
君子者宜求其所以勝小人之術而无務於力爭啓其狼戾不
肖之心以重天下之不幸庶幾其有濟也

彭汝礪字器資饒州鄱陽人也少著孝李季進士爲禮部第一王

安石得其所著詩義善之以爲國子監直講擢太子中允監察
御史裏行汝礪首陳十事曰正本任人守令理財養民賑災事變
苟役監事指擿利害多人所難言者俞充諂事中人王中正至
使妻拜之不當除檢正 神宗爲罷充而詰其語所從汝礪曰
此非所以廣聰明也卒不奉 詔王中正李憲臨邊汝礪曰漢
唐以兵付中人多致敗事 神宗折之汝礪拱立不動伺間復
言 神宗卒爲改容罷爲江西轉運判官陞復言今不患无
將順之臣患無諫諍之臣不患無敢爲之臣患無敢言之臣
神宗察其忠慰諭久之伐還爲京西路提點刑獄元祐中除起
居舍人拜中書舍人吳處厚繳進蔡確詩諫官交章請治汝礪
曰此羅織之漸也且上疏論列已而確有謫命汝礪坐還除目
遂罷知滁州召爲兵部侍郎徙刑部會有巨獄執政以爲可殺

汝礪以爲不可殺與執政異徙礼部又徙吏部紹聖初進尚書
言者謂汝礪附會劉摯罷爲主文閣直學士知成都府又降待
制知江州卒年五十四汝礪居家孝友與人寡合然有志於書
平時与蔡確異趣確被貶又爲之力辨人以此賢之所著有易
義詩義奏議詩文五十卷

呂陶字元鈞眉州彭山人也徙居成都奎進士爲綿谷簿復奎
制科試秘閣會王安石新用事陶對策有願 陛下不惑理財
之說以慰生民不間老成之謀以結公卿不與疆場之事以懷
夷狄之語策入四等安石頗不悅乃以爲通判蜀州時議廢永
康軍陶以求康在西山六州隘口不可廢知彭州李杞蒲宗閔
以使事入蜀議榷茶陶論茶園本百姓兩稅土地不產五穀惟
種茶豈可於兩稅之外立法更榷其茶如此則民困矣坐責監

懷安軍商稅知廣安軍以司門郎中召 哲宗即位除殿中侍
御史上疏論蔡確韓頊章惇昔日負 先帝今日 負陛下願
罷出以正 朝廷於是相繼皆罷去論保甲青苗之濫坊場河
度之弊与其它欠負蠲除未及者皆罷之又言今聚歛之害雖
除而浮冗之費未節他時所入不足以備所出不免復過取於
民矣願加裁省蘇軾撰策題朱光庭彈軾譏議 先烈陶奏曰
臺諫爲天子耳目當徇至公不可假借事權以報私隙軾素疾
程頤所以光庭爲頤報怨臣恐朋黨之弊自此起矣迂左司諫
上疏論韓維援引親舊分布要近方 太皇太后垂簾不宜大
臣如此專恣維出御史張舜民乞寢西夏封冊舜民坐左迂臺
諫上章營救陶曰舜民之言實不可行遂爲臺諫所攻除京西
路轉運副使改梓州成都府路召爲右司郎中除起居舍人迂

中書舍人使契丹還拜給事中。哲宗親政，陶上疏曰：「太皇太后保佑聖躬于今九年，陛下深知本末尊而報之，皆用其至然。臣於此時猶以无可疑爲疑，不必言爲言，願陛下聽之，蓋自太皇太后垂簾屏黜兇邪，小人不能无憾，万一或有姦邪不正之言上惑聖聽，謂太皇太后斥逐舊臣更改政事，今日陛下既親萬機，則某人可復用，某此宜復行，此乃治亂之端，安危之機，君子小人消長之兆在。」陛下察與不察耳。始陶奉使以宣仁后梓宮左殯，辟虜中宴，設西府奏陶不先取旨，除集賢院文士知陳州，改集賢殿脩撰知梓州，坐元祐黨落職，再謫分司衡州，居住元符三年大赦，比還提舉玉局觀。知邛州，復集賢殿脩撰，知梓州，遂致仕。卒年七十七。

張舜民字芸叟，邠州人也。辛進仕爲襄樂令，王安石行新法，舜

民上書謂裕民所以窮民，彊內所以弱內，關國所以蹙國，以堂堂之天下不當与小民爭利，時皆壯之。元豐中，朝廷方討西夏，五路出兵，環慶師高遵裕辟掌機宜文字，遵裕敗，謫監郴州酒稅，會赦得原。元祐初，宰相司馬光卒，舜民才氣秀異，剛直敢言，召試秘閣校理，除監察御史，上疏論西夏疆臣爭權戎心桀驁，豈宜加以爵命？當具師問罪，因及太師文彥博遂左遷判登聞鼓院。於是臺諫交章論列，乞還舜民職任，不報。逾年通判魏州，提舉秦鳳路刑獄，入爲金部員外郎，祕書少監，使遼國還，除直祕閣，陝西轉運使，俄知陝州。久之，徽宗即位，除諫議大夫，尋爲吏部侍郎，兼侍讀，以龍圖閣待制知定州，改同州，坐元祐黨落職，知鄂州。又責楚州團練副使，商州安置。凡五年，許自便，累復集賢殿脩撰，致仕。以卒。舜民少慷慨善論事，其使遼也見

耶律延禧爲皇太孫因者論以所喜者名茶古畫音樂美姝他日必有如張義朝挈十三州以歸當不四十年見之自號浮休居士有畫樓集一百卷

豐稷字相之明州鄞縣人也孝進士爲家城簿稍擢監察御史裏行言王安礼不可知制誥及安礼迁翰林李士復力言之除著作佐郎迁吏部員外郎提點利州路刑獄 哲宗即位徙成都府路召爲工部員外郎迁殿中侍御史上疏曰 陛下明足以燭万事之統而不可用其明智足以應變曲當而不可用其智順考古道二帝所以聖儀式刑文王之典成王所以賢偏聽生姦獨任成乱此古今之大患帝王之深戒也願 陛下以洪範爲元龜祖訓爲寶鑑一動於深宮之中思以爲則於四海之內一言於細纒之上思以爲法於千載之下則教化自行習俗

自美中国既安遠夷向化矣迁右司諫改国子司業起居舍人太常少卿国子祭酒兼侍講拜刑部侍郎時苦雨雪稷上疏曰自 二聖臨御以來 朝廷清明何嘉祥未臻而冷氣斯應豈應天之實未至事天之礼未備畏天之誠未孚与豈宮掖之臣有聞預政事者与天道聰明苟无其事變不虛生願 陛下昭聖德畏天戒延問名臣總正万事任賢責成而不受浸潤之譖惠民以實而不尚姑息之政言如春陽動如祥風六親和於內百官和於朝万民和於下則天地之和應而災沴消矣以集賢院李士知穎州移江寧府召爲吏部侍郎出知河南歷真定穎昌應天府湖州杭州 徽宗即位以左諫議大夫召道除御史中丞稷對首論察京之罪京貶又論章惇誤国惇黜又言宣仁佐佑哲宗垂簾聽政退黜小人用小人復用遂造謬謗今辨明

又史官脩神宗實錄輒以王安石日錄亂之今脩神宗實錄
願擇史臣申飭成書又數上疏言近習之非曾布由內侍進
將拜相稷謂臺屬曰盍共論之迂工部尚書布遂相徙礼部以
樞密直學士知蘇州改越州蔡京相降玉文閣待制俄奪職知
常州貶海州團練副使睦州安置移道州別駕台州居住又除
名移建州徙婺州提學明道官卒年七十五

王觀字明叟泰州人也奉進士爲秀州司戶參軍神宗時爲
太僕寺丞哲宗立徙太常丞擢右正言右司諫首陳知人安
民之術論役法曰司馬光所言差役大意已善矣條目則小有
未足也章惇旣爲同列當共議之時不能以忠論辨乃待其已
行之後方言其不便其懷姦狙詐如此因極言惇之黨四人皆
朋邪害正者章數十上由是惇罷夏國主乾順繼立慢傲不恭

觀曰小羌凶狡窺我厭兵也爲今日之計訓卒峙糧非不可攻
且守也哲宗是其言洮東擒大酉鬼章觀奏曰向聞朝廷
欲留鬼章招納其子臣切以爲非計也老羌雖就擒其子統衆
如故臣謂莫若赦之處於洮城秦雍之間不惟示聖朝含容
亦所以懷其黨也觀患朋黨之弊會學士院發策試館職言事
官論其失當而執政大臣之論又不同觀言願陛下姑置衆
論取所撰策題詳察之則是非立見矣彼同異之因不足考也
陛下若悉考同異之因深究嫌疑之迹則兩歧遂分而朋黨之
論起矣學士命詞失當有罪无罪小事也使士大夫有朋黨之
名大患也凡小人欲陷君子必以朋黨名之然後君子可以尽
去而小人得志今朝廷清明賢能萃聚不可因小事而生大
患此陛下所當謹者爲右司郎官迂侍御史拜諫議大夫胡

宗愈除右丞觀言其過遂罷出知潤州加直龍圖閣知蘇州遷
發運使入為刑部侍郎改戶部紹聖初除寶文閣直學士知成
都府移河陽貶少府少監分司南京袁州居住再貶鼎州團練
副使澧州安置 徽宗立起知永興軍除工部侍郎遷御史中
丞論章惇之罪改元 詔下觀曰建中之名義雖取於皇極然
重龍前代紀號之以德宗為戒徒翰林學士上疏論 神宗作
法於前子孫守之於後固不可失也至於時異事殊理須損益
之是亦 神宗損益 祖宗濫度之意觀謂理財之本在即儉
省上疏論之時 朝廷以邊計不足嚙鬲爵觀力言其弊以謂今无
窮之費正在西陲與其行嚙鬲爵之權不若損費以龍圖閣學士
知潤州移海州俄落職官祠又坐彈章惇除名勒停臨江軍安
置五年六十八

卷末

東都事畧卷之九十五

列傳七十八

章惇字子厚建州浦城人也始生族父得象奇其風骨以為必
貴遂進士甲科知商洛縣嘗與蘇軾同遊南山抵仙遊潭二下
臨絕壁万仞岸甚狹惇推軾下潭書壁軾不敢惇履險而下以
漆墨濡筆大書石壁上曰蘇軾章惇來軾拊惇背曰子厚必能
殺人惇曰何也軾曰能自判命者能殺人也惇大笑熙寧初王
安石秉政以惇編脩三司條例除祕書丞集賢校理檢正中書
戶房公事察訪荆湖用兵於是溪洞拓境數百里入脩起居注
除右正言知制誥直學士院出知湖州除翰林學士未授命丁
母憂服闋入知審官院遂拜右諫議大夫參知政事踰年出知
陳州移定州元豐五年召為門下侍郎 哲宗即位遷知樞密

院事 宣仁后臨朝用司馬光呂公著更革弊事惇與宰相蔡確猶未去位光復差役舊法蔡京知開封府用五日行差役於諸邑惇言保甲保馬一日不罷有一日害若役法則熙寧初以遽改免役後有弊今改差役當議論及然後施行遽改恐後亦有弊乃於簾前與光爭論其言不遜諫官蘇軾論其姦惡惇與確皆逐去惇知汝州徙揚州提舉洞霄宮惇以父俞年高乞侍養而諫官劉安世猶疏惇之罪復留汝州呂公著奏曰章惇父老居蘇州今惇復留汝州上方以孝治天下豈可使大臣失晨昏之養遂聽歸俞卒惇免喪復領洞霄宮 哲宗親政召拜左僕射兼門下侍郎惇既相引蔡卞為右丞惇卞執政謀所以釋憾於元祐舊臣者凡元祐更張弊法悉皆追復用林希為中書舍人張商英等為諫官惇卞大肆羅織竄逐元祐臣僚于嶺海

商英等乃詆元祐希行元祐諸人責詞遂至毀罵甚者謂元祐之初老奸擅國蓋以詆 宣仁后也惇又用邢恕為御史中丞於是日夜論劉摯梁燾王巖叟等謀廢立恕造宣訓之語又誘高遵裕之子士京論其父功又教蔡確之子渭上文及甫與邢恕私書事惇卞遂起同文館獄用蔡京安惇雜治宣訓事者恕為惇說去司馬光亦疑 宣仁后有廢立事光嘗語范祖禹曰方今主少國疑宣訓事猶可慮蓋宣訓者北齊婁太后宮名也婁太后廢其孫少主立其子常山王演恕妄謂司馬光亦有是言以實 宣仁后有廢立之意使天下信之光遂追貶恕既誘高士京上書論其父遵裕臨死時屏左右謂士京曰 神宗弥留之際王珪遣高士充來問我曰不知 皇太后欲立誰我叱士充去之語惇卞欲誣罔 宣仁后遂贈遵裕奉國軍留後王

珪亦追貶初邢恕在元祐時責汝州文及甫與恕皆素怨摯等
乃与恕書謂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又濟之以粉昆朋類錯立
欲以眇躬爲甘心快意之地等語及甫嘗語蔡碩謂司馬昭指
劉摯粉昆指韓忠彥眇躬及甫自謂蓋俗謂駙馬都尉曰粉侯
忠彥弟嘉彥爲主也故曰粉昆而朋類錯立者謂王巖叟梁燾
也及甫与恕書肆爲詆毀之辭恕以此書与確之子渭使訴其
事及置對及甫爲蔡京安博所脅乃云以昭比摯眇躬乃以爲
指 哲宗而粉昆謂巖叟面如傅粉燾字况之以况爲兄故曰
粉昆也後確母又言梁燾嘗与懷州致仕官李洵言朝廷若
存蔡確則爲徐卽安乎以爲博下等所謀乃追問洵二依違以
荅適因星變 詔曰朕遭 祖宗遺志未嘗誅殺大臣劉摯等
可勿治然摯燾時死于嶺南貶所人亦疑之博上平結中官郝

隨爲助言於 哲宗欲追廢 宣仁后自 太皇后 太妃皆
力爭之 哲宗感悟焚其奏隨覘知之密語博下明日博下再
有言 哲宗怒曰卿等不欲朕入 英宗廟乎博下乃已博又
以 皇后孟氏元祐中 宣仁后所立勸 哲宗起掖庭秘獄
託以左道廢居瑤華宮其後 哲宗頗悔乃歎曰章博壞我名
節此皆博得罪天下後世者初 神宗用王安石之言開熙河
謀靈夏師行十餘年不息迨聞永樂之敗 神宗當宁慟哭循
致不豫故元祐宰輔推本 上意專務懷柔夷狄西夏請故地
以非要害城砦還之至博作相以爲蹙國棄地罪其帥臣諸路
皆進築新砦收復故地邊事復興關中之民大困矣博性攸毒
忍於爲惡於是百姓歌之曰大博小博入地无門小博則安博
也其爲人所疾如此 哲宗崩 欽聖憲肅皇后議所立博曰

以禮律言之母弟簡王當立 欽聖后曰老身无子諸王皆是
神宗庶子惇復曰以長申王當立 欽聖后曰申王病發不可
立惇尚欲有言知樞密院事曾布叱惇曰章惇聽 皇太后處
分簾卷 徽宗已立矣遷特進封申国公充 哲宗山陵使至
成臯 大昇輦陷于濘踰宿而行坐是出知越州未至責武昌
軍節度副使潭州安置再貶雷州司戶參軍惇至此方悔謝表
乃云盡力以過徐王觀觀之謗一心以明 宣仁保佑之功惇
復云觀觀之謗者是徐王无觀觀之事也初蘇轍謫雷州不許
占官舍遂僦民屋惇又以為強奪民居下州追民究治以僦券
甚明乃已至是惇責雷州亦問舍于民民曰前蘇公來為章永
相幾破我家今不可也人以為報復改舒州團練副使睦州居
住徙越州改湖州卒年七十一復特進申国公政和三年贈太師

臣稱曰元祐之盛一司馬光實成之紹聖之禍一章惇實致之
蓋君子小人如冰炭如東西不可同器而易位况惇之姦足以
瞽惑人主之心將何所不至誣 宣仁廢 哲后行紹述立鉤
黨結邊釁興大獄窮凶極惡肆為不道未有如惇之甚者也嗚
呼光之相而天下驩欣如此惇之用而天下怨憤如彼乃知治
乱安危不在乎他在乎君子小人而已後之人主可不鑒哉
曾布字子宣南豐人也幼孤學於其兄輩奉進士熙寧初王安
石執政薦之因上書召見論事合意遂除崇政殿說書遷集賢
校理檢正中書六房公事新法青苗助役皆布与呂惠卿建議
安石嘗曰法之初行異論紛二始終以為可行者呂惠卿曾布
也始終以為不可行者司馬光也餘人則一出焉一入焉爾擢
脩起居注知制誥拜翰林李士兼三司使七年大旱 詔求直

言布論市易培克之虐落職出知饒州徙潭州復集賢院學士
知廣州元豐初以龍圖閣待制知桂州進龍圖閣直學士知秦
州又知陳州移慶州復入翰林尋遷戶部尚書元祐初除龍圖
閣學士知太原府歷真定河陽青州瀛州 哲宗親政復入翰
林遷承旨兼侍讀擢拜同知樞密院事進知院事時章惇為相
斥逐元祐臣僚士心不附布詭情辟致名士如陳瓘張庭堅悉
羅致之會 哲宗升遐 欽聖憲肅皇后召宰執問誰可當立
惇有異議布奏惟 太后令惇由是得罪一日中使召蔡京鑠
院拜韓忠彥左僕射京欲刺探 徽宗之意徐奏請曰麻詞未
審合作專任一相或作分命兩相之意 徽宗曰專任一相翌
日京出宣言曰子宣不復相矣已而復召曾肇草制布拜右僕
射制曰東西分臺左右建輔蓋有為云忠彥既為左相柔懦

天下事多決於布議以元祐紹聖均為有失欲以大公至正消
釋朋黨明年改元建中靖國邪正雜用忠彥遂罷去布獨當國
漸進紹述之說明年又改元崇寧蔡京於是召用為左丞京與
布異會布擬陳祐甫為戶部侍郎京奏曰爵祿者 陛下之爵
祿也奈何使宰相私其親布之婿陳迪祐甫之子也布忿然爭
辨久之声色稍厲於是溫益叱布曰曾布 上前安得失礼
徽宗不悅而罷翌日為御史所攻布由是得罪罷為觀文殿大
學士知潤州尋落職提舉太清宮太平州居住又降司農卿分
司南京又以嘗薦李官趙諗而諗反責散官衡州安置復以棄
湟州責授賀州別駕又責廉州司戶參軍移舒州復太中大夫
提舉崇福宮以卒贈觀文殿大學士諡曰文肅

東都事略卷第九十五

東都事略卷第九十六

列傳七十九

安燾字厚卿開封人也孝進士調蔡州推官召試爲祕閣校勘出爲荆湖北路提點刑獄會行新法而奉行之吏或異趣爲高或迎合求進而燾平心以奉詔條號元所倚時司農以符檄風天下如免役增寬剩造薄供手實散青苗等事天下爭趣之燾數有陳論覽見神宗復極論之爲立法禁累擢修起居注元豐初使高麗燾諭以朝廷恩意其國王感泣遇燾有加礼以爲過契丹使遠甚且使其臣言之燾笑荅曰尊中華与事大國礼固均也特以罕至故有加尔且朝廷與契丹講好歲久今遣使寵綏遠人豈校厚薄於其間哉時以其言爲知軀使還拜右諫議大夫史館修撰直學士院初都水監丞范子淵建請導

洛通汴命燾行視燾以爲勞費甚大且非經久之利以議不合
出知陳州遷龍圖閣直學士爲戶部尚書六年拜同知樞密院
事時夏人款塞燾請因而撫之且戒將吏毋生邊隙旣又請疆
場非要害者還之以示恩然羌情无厭當使知吾省過而罷兵
不應示吾厭兵之意 哲宗嗣位乃遂其前議於是歸其戣戶
寺四砦元祐二年進知院事燾謂爲國者不可好用兵又不可
畏用兵好則疲弊生靈畏則取侮遺患今 朝廷每戒邊臣非
妄國入寇不得應之則固畏用兵矣然虜數犯塞亦未免疲弊
之患雖僅保城砦適墮其計中願復講攻擾之策如左氏所謂
用三師以疲楚之意此計之上也又乾順才數歲非秉常近親
獨梁乙逋利於持權与梁氏立之其酋長善用兵者如嵬名阿
吳其輩皆秉常族黨多反側顧望不若以有以離間之彼阿吳等旣

不自安一旦得領重兵焉知其不圖戈以復讎梁氏此一奇也
用其策夏人卒相猜貳遂復脩真燾以虜使路或循河隄而大
河方移徙非所以示險是時河方北流 朝廷雖欲回復初不
甚力燾言自小吳未決以前河入海之地雖屢徙而尽在中國
故京師得以北限強胡今河每決而西則河尾益北如此不已
將北抵境上則南岸遂屬虜界彼若爲橋梁守以州郡窺兵河
外可爲寒心今水官之議不過論地形較功費而獻納之臣又
爲高論殊不考利害量輕重徒欲便於治河而緩於設險非至
計也以母喪免服除授觀文殿學士知鄆州改鄭州移潁昌府
紹聖元年拜門下侍郎時章惇用事貶謫元祐舊臣燾陰爲開
釋惇不樂遂以觀文殿學士知河陽改知鄭州四年落職知大
名府 徽宗即位復職提學中太一宮兼侍讀復拜知樞密院

事先是邈川溪巴溫之子隴投降以其地爲鄆州命將吏戍守之議者多以爲不可守未幾溪巴溫又請舊地并丐隴授等下樞府問狀遂以其地與隴授并還之尋以觀文殿學士知河南其將請去也肅奏曰自紹聖元符以來用事之臣但持紹述之虛名以誑惑君父上則欲固寵位以快恩讎下欲希進用而肆朋附并爲一談牢不可破彼自爲謀則善矣然未嘗以毫髮爲朝廷計者也坐棄湟州降端明殿學士再責寧國軍節度副使安置漢陽軍旣而復鄆州降析州團練副使復鄆州移居建昌軍徙襄州提卒鴻慶宮復太中大夫卒年七十五肅資淡泊无聲色之奉事親孝爲文長於議論肅卒後五年始尽復故官職云

李清臣字邦直世爲魏人也少孤事母兄孝友自力卒問韓琦

以其兄之子妻之皇祐中卒進士治平中卒制科考官韓維稱清臣文贍時京師霖雨議者多及濮邸將廷試或語清臣宜以五行傳簡宗廟水不潤下爲證則必合矣清臣曰此漢儒說吾不能知民間豈无疾痛可言者乎因言天地之大譬之人腹心肺腑有所攻塞則五官不寧民人生聚天地腹心肺腑也日月底宿天地五官也善止天地之異者不止其異而止民之疾痛而已又以謂縣官百須皆出於農比者陳鄧許毫飢農民多死而他業者目如儻令雜征苛取出於他業之人則農勸矣且欲崇礼制黜无功策入次等授祕書郎僉判平江軍歐陽脩以館職薦之召試擢集賢校理韓絳宣撫陝西奏清臣爲屬迁太子中允檢正中書吏房公事絳貶清臣因還所迁官通判海州同知太常礼院爲京東路提點刑獄召充国史院編脩官脩

起居注知制誥遷翰林李士吏部尚書元豐六年擢尚書右丞
哲宗立徙左丞元祐初罷為資政殿李士知河陽又知河南府
求與軍真定府召為戶部尚書未至拜正議大夫中書侍郎呂
大防罷相清臣首變元祐之政欲以取相位以門下侍郎蘇轍
在上未能遷一日對 哲宗言蘇轍兄弟改變 先帝法度轍
奏曰陛下即位 宣仁后垂簾之初兄軾方起自謫藉臣亦
被召清臣時為左丞今日反謂臣兄弟變 先帝之法是欺也
清臣辟屈乃曰蘇轍嘗以漢武比 先帝 哲宗震怒而轍由
此罷黜轍既去位外召章惇拜左僕射惇未至相位尚虛清臣
益有覬覦之心獨當國亟復元豐法度除諸路常平使者已而
惇至清臣既不得作相遂與惇為敵會 哲宗幸楚王弟有婦
人遮道叫呼誣告清臣謀反既已屬吏繫治婦人本瀘州倡常

為清臣姑之子田嗣宗外婦詔捕嗣宗得之清臣猶未請去獄
將具言者有疏論列嗣宗既伏法清臣遂以資正殿大李士知
河南府尋奪職知真定府 徽宗即位以禮部上書召復大李
士月餘拜門下侍郎章惇罷相清臣奏章惇為相 朝廷屬以
政事為之不置次補而惇不念休國其所以開導 上聽者莫
非忮忍殺伐之事以已之平日仇怨或託謗訕 宗廟或稱謀
危 上躬竄逐南方投之死地故貶人并骨肉死者不得歸葬
存者悉為囚徒又因編類章疏看詳訴理受禍者一千餘家自
古姦臣少惇比者今既罷去上以特進守藩天下人心鬱抑不
快盡加誅殛以慰民望惇遂責散官安置 徽宗欲息朋黨以
大公示天下改元建中靖國清臣乃與同時輔政者叶謀以輔
上意盡還遷徙舊臣稍復其恩數品秩久之與時議浸不合復

以資政殿大學士知大名府卒年七十一贈金紫光祿大夫後以元符中章疏詆訾先朝追奪職名言者又以清臣與韓忠彥黃履執政日請復元祐皇后義非所安再貶雷州司寇軍臣稱曰人臣以公正為忠朝廷以安靜為福紹聖之初清臣復被任用不以公正事上而乃謀取宰相首以紹述激怒上意自是朋黨之論起而士夫蒙其患矯誣之說行而聖后負其謗朝廷不復安靜而清臣亦不得相矣詩曰誰生厲階至今為梗清臣之謂也可不戒哉

許將字冲元福州閩縣人也進士第一調僉判昭慶軍神宗召對除集賢校理檢正中書札房公事直舍人院迁知制誥北虜以兵二十萬壓代州境遣使請地歲聘使不敢行以命將將入對曰臣備位侍從朝廷大議不容不知万一北人言及

代州事不有以折之則傷國體則命將閱文書至虜中館伴蕭禧果問以代州事將屢屈之乃不敢言使還除翰林學士權知開封府言者言將勘太學公事釋上舍生不實出知蘄州以龍圖閣待制知揚州又知鄆州入為兵部侍郎條奏八事以為兵之事有三曰禁兵曰廂兵曰民兵馬之事有三曰養馬曰市馬曰牧馬兵器之事有二曰繕作曰給用除龍圖閣直學士知成都府元祐三年再為翰林學士拜上書右丞以資政殿學士知定州移揚州徙大名府會大河東北議未決將曰度今之利謂宜因梁村之口以行東因內黃之口以行北而盡閉諸口以絕大名諸州之患俟水大至觀故道足以受之則內黃之口可塞不足以受之則梁村之口可以止兩不能相奪則各因其自流以待紹聖元年召為吏部上書將上疏乞依元豐詔定北郊夏

至親祠迁上書左丞中書侍郎時章惇為相与蔡卞同肆羅織貶謫元祐臣僚惇卞奏乞發司馬光墓將獨无言 哲宗問曰卿不言何也將曰發人之墓非盛德事 哲宗曰朕意与卿同乃不從嘗議正夏人罪以涇原近寇而地廣謀帥尤難乞用章案果有功 徽宗即位為門下侍郎抚定鄴鄆州邊臣欲奉師過河朝議難之將獨以蕃夷不可爽信而兵機有不可失既已戒期願遂逐之未幾捷書至將在位御史中丞朱諤取將舊謝章表祈文句以為謗且謂將左顧右視見利則回幡然改圖初无定論元祐間嘗為丞轄則盡更元豐之所守紹聖初復秉鈞軸則陰匿元祐之所為逮至建中尚此冒居則紹聖之所為已皆非矣強顏今日亦復偷安則建中之所為亦隨改焉遂以資政殿大李士知河南府言者不已降資政殿李士知潁昌府

移大名拜觀文殿李士除奉国軍節度使在大名六年召為佑神觀使未幾而卒贈開封儀同三司謚曰文定

鄧潤甫字温伯建昌人也嘗避高魯王諱以字為名而字聖求後復舊名李進士為上饒尉王安石當国以潤甫為編脩中書條例檢正中書戶房事迁集賢校理知諫院知制誥御史中丞翰林李士因論奏相州獄為蔡確所陷落職知抚州移杭州以龍圖閣直李士知成都府尋復職如初兼掌皇太子閣牋記凡一時大手筆獨倚潤甫焉除翰林李士承旨脩撰 神宗實錄拜吏部尚書言者論潤甫草蔡確制謂其有定策功以龍圖閣直李士知亳州閱歲復以承旨召数月除端明殿李士礼部尚書請郡得知蔡州移求與軍以兵部尚書召紹聖元年潤甫首陳武王能廣文王之聲成王嗣述文武之道遂拜尚書左丞卒贈

開府儀同三司謚曰安惠

黃履字安中邵武軍人也少游太学举进士调南京法曹又为王宫教授召试为馆阁校勘迁太子中允監察御史裏行兼知諫院 神宗詢天地合祭是非履對曰 本朝冬至祭天南郊夏至祭地北郊每歲行之皆合於古猶以有司攝士為未足以盡志於是三年一郊而親行之蓋所謂因時制宜者也施之於今誠不可易惟合祭之礼在所當正於是北郊之制定郊廟礼文多履詳定焉同修起居注召試知制誥以母喪免服除以礼部尚書召還為御史中丞時大臣有罪罰金履奏賈誼有言遇之以礼則群臣自喜嬰以廉耻則人矜節行群臣且然况大臣乎故罪有可惡黜之可也可恕釋之可也豈可以罰金示辱哉御史翟思言事有旨誥所自履諫曰御史以言為職非有所聞

則无以言今乃究其自來則人將懲之而臺諫不復有聞矣恐失開言路之意事遂寢 哲宗即位除翰林学士兼侍講請外以龍圖閣直学士知越州坐宰相御史不當降天章閣待制紹聖初復龍圖閣直学士召還復為御史中丞上章乞黜責吕大防之黨以正典刑又謂司馬光變更 先朝已行之法非是初神宗在位留意礼樂欲垂一代之制而歷古循習未得適從遂詔廷臣群議時修郊廟奉祀礼文即令主辨南北之說而議者勢糾訖不果行復還 朝乃建言陽復陰消各因其時上圓下方各順其体是以聖人因天祀天因地祭地三代至漢其儀不易及王莽諂事元后遂躋地位同席共牢歷世襲行不能全革逮 神宗臨御卓然考古揆今以正大典嘗有意於茲矣今承先志當在 陛下及二三執政 哲宗以詢大臣章惇以為北

郊止可謂之社復曰天子祭天地蓋郊者交於神明之義所以
天地皆稱郊故詩序云郊祀天地若夫社者土之神而已豈有
祭大示亦可謂社乎 哲宗然之遂定郊議拜上書右丞會右
正言鄒浩以言士竄新州復奏乞徙善地出知亳州 徽宗即
位召為資政殿學士兼侍讀復拜尚書右丞求罷政以資政殿
大學士提學中太一宮卒復始以文學進初附蔡確謀定策士
復附章惇排擊元祐之臣時議嫉之後以復 后事追貶郴州
團練副使

東都事略卷第九十六



釋

東都事略卷第九十七

列傳八十

林希字子中福州人也奉進士調任縣簿神宗朝知太常禮院皇后父喪太常議當服淺素希奏禮后為父降服甚令服淺素不經命使高麗希辭行責監杭州樓店務歲餘通判秀州復知太常禮院除著作佐郎遷禮部員外郎元祐初為秘書少監歷左右史召試中書舍人為言者論列而止改集賢殿脩撰知蘇州久之以天章閣待制知杭州為禮部侍郎道除知亳州紹聖初以寶文閣直學士知成都府哲宗親政留為中書舍人脩神宗國史兼侍讀哲宗嘗訪希神宗殿曰宣光前代有此名乎對曰此石勒殿名也乃更為顯承時方推明紹述盡黜元祐群臣自呂大防劉摯蘇軾等書命皆希為之初



章博用事嘗曰元祐初司馬光作相用蘇軾掌制所以能鼓動四方安得斯人而用之或曰希可遂下迁中書舍人博仍許以爲同省執政一日希草制罷擲筆于地曰壞了多節矣迁礼部尚書移吏部翰林李士拜同知樞密院事希怨博不引爲同省執政遂背博於是出知亳州移杭州以端明殿李士知太原府千資政殿李士徙大名上河東边計三策尋奪職知揚州徙舒州卒年六十七追贈資政殿太李士諡曰文節

蔣之奇字穎叔常州宜興人也李進士又李賢良方正科試六論秘閣及射策報聞除監察御史英宗立爲殿中侍御史獻謹始五事一曰進忠賢二曰退姦邪三曰納諫諍四曰遠近習五曰閉女謁凡數百言初之奇游歐陽脩之門脩主濮議之奇盛稱之及是以浮語彈脩攷驗无實出監道州稅改宣州而

之奇遂爲清議所非新法行爲福建路轉運判官迁淮東路轉運副使歲飢募民興水利以食流冗溉田九十餘頃如揚之天長三十六陂與宿之臨渙橫斜三溝此其大者也又爲江西河北陝西轉運副使之奇在陝西經賦入以紹用度公私用足比其去庫緡八十餘万邊粟皆支二年移淮南擢江淮荆浙等路發運副使元豐六年漕六百萬石至京師始建鑿泗州股渠以避長淮之險自是无覆溺者哲宗立除直龍圖閣陞發運使拜天章閣待制知潭州以御史有言降集賢殿脩撰知廣州賊岑探攻陷新州之奇遣鈴轄楊從先討平之除寶文閣待制再爲發運使改河北都轉運使知瀛州拜戶部侍郎出知熙州之奇在边務脩守備謹斥堠常若寇至終之奇去羌不敢犯紹聖中知開封府擢龍圖閣直李士拜翰林李士兼侍讀諫官

鄒浩以言事得罪之奇折簡別之責守汝州未幾知慶州徽宗即位復爲翰林李士拜同知樞密院事進知院事沅州蠻擾邊之奇請遣將討之收其地爲徽靖一州崇寧元年除觀文殿李士知杭州俄奪職以疾告歸提李靈仙觀卒年六十四復觀文殿李士之奇爲部使者十二任六典會府所至以治辦稱有文集雜著共百餘卷

章察字質夫建州浦城人也始以世父得象陰爲將作監主簿復李進士甲科知陳留縣以最擢提李荆湖北路刑獄稍迂直龍圖閣知慶州方是時朝廷戒邊吏毋得外侵乃更斥葭蘆安疆等四砦予夏人使歸我永樂之人察以謂古者諸侯有罪貶爵削地甚則六師移之今旣憚用兵宜稍取其土疆如古削地之制彼雖猖獗壤地褊小不過一再幸而勢蹙足力窘矣夏人

將寇環慶察命驍將將精兵授以方略又使人置毒於牛圈渚水中旣而虜入圍環州其所遣將折可適潛師洪德城虜過識其母梁氏旗幟鼓譟而出斬千餘級虜絰牛圈飲其水人馬多死明年除知同州紹聖初徙南京改集賢殿脩撰知廣州又知渭州至即上言城瓠蘆河川據形勝以窺夏國乃以三月及熙河秦鳳環慶四路之師出瓠蘆河川築二城于石門峽江口好水河之陰二旬有二日而畢賜名平夏城靈平砦方與役虜以其衆乘我師大敗之擢樞密直李士旣而環慶廊延河東熙河皆築城夏人睥視不敢動實自汪原始无何夏國主与其母自將數十萬圍平夏不能克一夕遁去戎母慙勞面而還除龍圖閣李士夏國統軍嵬名阿埋西壽監軍妹勒都逋皆勇悍善戰察遣折可適郭成間以輕騎夜直入其帳執之尽俘其家虜馘

三千餘獲牛羊十萬種羌震駭進端明殿李亦杲在涇原四年
凡置州一城若九夏人自平夏之敗不復能軍屢請命乞朝貢
天子赦而聽之乃爲寢兵 徽宗即位徙知河南入見留提李
中太一宮遂拜同知樞密院事以老授資政殿李士中太一宮
使未幾而卒諡曰莊簡

陸佃字農師越州山陰人也李進士稍迁集賢校理崇政殿說
書同脩起居注拜中書舍人給事中迁吏部侍郎 哲宗即位
脩撰 神宗實錄太常請復 太廟牙盤食博吉口希純少卿
趙令鐸皆以爲當復佃言太廟用先王之礼於用俎豆爲稱
景靈宮原廟用時王之礼於用牙盤爲稱不可易也卒從佃議
請外以龍圖閣待制知潁州改鄧州未幾知江寧府紹聖初治
實錄事坐落職知泰州改海州加集賢殿脩撰知蔡州 徽宗

即位乃召爲吏部侍郎脩 哲宗實錄迁尚書拜尚書右丞 徽
宗欲親祠北郊大臣以爲盛暑不可 徽宗意甚確旣退皆曰
上不以爲勞當遂行之李清臣不以爲然佃曰元豐非合祭而
是北郊公之議也今反以爲不可何耶清臣乃已御史中丞趙
挺之以論事不當罰金佃曰中丞不可罰二則不可爲中丞其
後諫官陳瓘上書曾布言其尊私史而厭宗廟布怒佃曰瓘書
雖无取不必深怒若不能容是成其名也迁尚書左丞佃執政
薦拔人材多恬退者時臺章多論元祐時人佃曰姑以薄責一
施之然後詔更不窮治如何布与章杲是其言後數日 詔下
以中大夫知亳州卒年六十一佃著書二百四十二卷多礼家
名數之說如押雅春秋後傳礼象等皆傳於世
溫益字禹弼泉州人也李進士稍迁太宗正丞爲工部員外郎

諸王府記室參軍出知福州移潭州入爲太常少卿除給事中
兼侍讀於是左正言陳瓘論益守潭日鄒浩貶新州道其即投
宿僧寺益差兵卒逼浩登舟使冒風濤夜度范純仁刘奉世韓
川呂希純呂陶皆貶湖南並爲益所侵困當時大臣以爲是而
天下以爲非陛下以此察之則益之爲人可知矣人豈當爲
給事中哉遂以龍圖閣待制知開封府仍兼侍讀時執政建言
上當爲哲宗期從兄弟之服曾肇進讀史記至堯崩三年之
喪畢因言堯舜禹同出黃帝然世數已遠舜且爲堯喪三年者
舜宜臣堯故也益意附執政乃進曰史記世次不足信肇以史
記世次札記祭法太博之說与益所具於上前益語塞是歲迁
吏部尚書俄拜尚書右丞崇寧初迁中書侍郎卒年六十六益
資詭譎始以潛邸舊僚進而阿附蔡持論不正深爲物議所

貶

吳居厚字敦老豫章人也舉進士第元豐初爲提舉河北常平
又爲京東路轉運副使即萊美利國兩監官自鼓鑄贍足一路
一日手詔謂今內外財計之臣政績著驗未有過居厚者即
拜天章閣待制陞都轉運使又請鑄大錢以一當二歲出二十
萬緡佐關陝兵食神宗曰居厚於分職之外卹及它路非材
智有餘不能尔居厚任職以辨治聞數被褒詔然民不勝其
怨也元祐初朝廷稍更新法以寬大爲政於是御史言居厚
苛刻責散官黃州安置尋知廬州紹聖初知蘇州居數月以集
賢殿脩撰爲江淮荆浙等路發運使旋復舊職疏支家河通漕
楚海之間咸賴其利召入爲戶部侍郎權尚書滿二歲爲真加
龍圖閣學士知開封府脩奉永泰陵居厚爲橋道頓遞使坐

積雨滯留出知和州創將理院致鑿藥使病者有歸多所全活
後朝廷設坊安濟大槩如居厚所建云復龍圖閣待制爲陝
西都轉運使再尹開封除戶部尚書拜尚書右丞遷中書門下
侍郎大觀初請老以爲資政殿學士東太一宮使坐謬幸左正
端明殿學士知亳州提學鴻慶宮退居豫章築室東湖之上久
之起守本郡徙帥河東過闕留爲佑神觀使復拜門下侍郎兼
樞密院事每從容於徽宗言適追先烈在堅聖志又乞
改重幣爲當二以息金帛之患時遼使至居厚言於徽
宗曰盟好不可違也願益敦信誓以安虜情徽宗嘉納馬上
書納政以武康軍節度使知洪州踰年卒年七十九贈開府儀
同三司

安博字處厚廣安軍人也以上舍釋褐爲雅州司戶參軍成都

府教授除監察御史出爲利州路轉運判官移夔州路又爲荆
湖北路轉運使徙江東路紹聖初召爲國子司業改右司員外
郎權吏部侍郎遷右諫議大夫博黨附章博而與蔡京比遂同
奏元豐末司馬光劉摯呂大防交通中人陳衍於輔立之際陰
懷異志衍坐誅元符初爲御史中丞博與蹇序辰看詳元祐訴
理所公安博奏凡得罪於元豐之間乞特出脅斷以勸沮天下
由是復施行者千餘人又以文及甫與刑恕書授蔡渭使訟司
馬光呂公著劉摯呂大防梁燾王巖叟劉安世等害其父確謀
危宗社奪其子孫恩澤存者正及坐之法投之嶺外又奏元
祐初置訴理所將熙豐以來斷過刑名輒行奏雪訕謗先朝
歸怨君父其元看詳官劉摯孫文見胡宗俞博堯俞等乞加罪悉
皆坐謫徽宗召還鄒浩博乃言浩先朝所棄不可復用國

是所係不可輕改於是左正言陳瓘論其罪惡以竇文閣待制知潭州尋褫職瓘復論訴理事与序辰並除名放歸田里以郊赦復官提舉太平觀知滁州召爲工部侍郎既至迁兵部尚書崇寧二年拜同知樞密院事卒年六十三贈特進博有子郊邦郊嘗指斥 棄輿爲其族人所告坐棄市邦勒停涪州編管博追貶單州團練副使政和間大臣建議恢復燕雲故地博有姓堯臣上書論官寺專命交結權臣共倡北伐之議以謂燕雲之役只則邊釁遂開官寺之權重則皇綱不振昔秦始皇之築長城漢武帝之通西域隋煬帝遼左之師唐明皇幽薊之寇其失如彼周宣王之北伐猷猷漢文帝之備守匈奴元帝納賈捐之之議光武斥穢宮馬武之謀其得如此我 太祖皇帝撥亂反正躬擐甲冑當時將相大臣皆所与取天下豈勇略智力不能下幽燕兩州之殘寇哉蓋以兩州之地大戎所必爭不忍吾赤子重困鋒鏑而已 章聖皇帝澶淵之役以契丹夾寇不得已而与之戰二而勝乃聽其求和遂与之明邊巡引兵而退蓋亦欲固邦本而不忍困民力也今者中外之人咸謂童貫深結蔡京同納燕人李良嗣以爲謀主故建平燕之議臣恐異時唇亡齒寒邊境有可乘之釁狼子蓄銳伺隙以逞其所大欲此臣所以日夜爲 陛下寒心也伏望聖思 祖宗積累之艱難鑒歷代君臣之得失杜塞邊隙矜守景德舊好无使夷狄乘間窺我中國上以安 宗廟下以慰生靈 徽宗然之命堯臣以官而博於是亦追復正奉大夫

東都事略卷第九十七

東都事略卷第九十八

列傳八十一

鄧綰字文約成都雙流人也幼力學溢于文詞孝進士爲礼部
第一稍遷職方員外郎通判寧州時王安石得君專政綰上書
曰陛下得伊呂之佐作苗役之法百姓無不鼓舞聖澤以臣
所見寧州觀之知一路皆然矣以一路觀之知天下皆然矣安
石大喜即召綰使陳邊事綰見安石欣然如舊交後數日屬安
石致齋陳升之馮京以綰知寧州綰曰我復還知寧州乎及明
日除集賢校理自綰至京師蜀人在朝者莫不笑罵綰曰笑罵
從汝好官湏我爲之未幾知諫院遷兵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
雜事判司農寺於是常平免役水利保甲之政皆自司農效矣
擢龍圖閣待制權御史中丞遼人來爭河東地界綰論虜人懷

姦生事輒肆窺測去冬聚兵累月逡巡自罷其情偽深淺不爲難見不過固護疆土貪惜金帛爲堅久盟約之計耳今日戎狄慢侮若禦之以堅疆則不失二國之平平則彼不我疑而我得以遠慮若先之以畏屈則大爲中國之耻耻則彼不我信而或將力爭 神宗爲執政曰王赫斯怒此乃怒出不意非若忿速之人見侮而怒也前此出錢免役時呂惠卿請立告緡使自陳其貲謂之手實緡曰凡民所以養生之具日用而家有之今欲盡數供析出錢則家家有告訐之憂人人有隱落之罪無所措手足矣行商坐賈通貨殖財四民之益也其有無交易不過服食器用粟米財蓄絲麻布帛之類或春有之而夏已折閱或秋居之而冬已散亡則公家簿書如何拘轄隱落之罪安得不犯徒使囂訟者起利報怨而公相告訐畏怯者守死忍餓而不敢爲

生 神宗是其言 詔東南推行手實簿法公私煩擾其罷之王安石復相緡乃言呂惠卿借富民錢買田產故惠卿出知陳州又言章惇穢行而惇亦罷知湖州迂翰林李士仍爲中丞初緡以附王安石居言職及安石罷復附呂惠卿至是安石與惠卿相仇緡復主安石凡惠卿之黨極力奏劾之緡懼安石去而失勢屢請留之其言無所顧忌 神宗怒欲絀緡而安石亦懼乃言臣昨聞鄧緡嘗爲臣子弟營官及薦臣子壻可用又爲臣求賜第宅緡爲國司直而乃與宰臣乞恩澤極傷國軀兼緡近奉御史二人其一人彭汝礪者與練亨甫相失緡聽亨甫游說故別奉官審如所聞即豈可在論思之地而亨甫亦不當備宰屬矣於是 神宗謂緡操心頗僻賦性姦回論事薦人不循分守遂罷中丞知虢州而亨甫亦罷尋除龍圖閣待制以言者

改集賢院李士知河陽數月復待制知荆南又知陳陝青三州
哲宗即位除龍圖閣直學士知鄧州徙揚州復以言者論其姦
回改滁州未行卒年五十九子洵仁洵武洵仁 徽宗朝爲尚
書右丞

洵武字子常舉進士爲汝陽簿 哲宗召對爲祕書省正字遷
校書郎擢起居舍人 徽宗即位爲起居郎時韓忠彥曾布爲
相洵武因對言 陛下乃 先帝之子今宰相韓忠彥乃琦之
子 先帝行新法以利民琦嘗論其非今忠彥爲相將 先帝
之法更張之是忠彥爲韓琦子能繼父志 陛下爲 先帝子
不能繼 父志也 陛下必欲繼志述事非用蔡京不可又進
受莫助之之圖其說以爲 陛下方紹述先志群臣無助之者
其圖如司馬光年表列爲旁通分爲左右自宰相執政侍從臺

諛郎官館閣學官分而爲七左曰元豐右曰元祐左序助紹述
者以溫益爲首其餘不過三四人右序奉朝輔相公卿百執事
皆在焉多至百餘人又於左序別書一人姓名於宰相下而掩
之 徽宗視之則京也 徽宗謂布曰洵武言非相蔡京不可

然與卿不同柰何布曰洵武所陳既與臣不同乞不與議 徽

宗以付溫益益欣然奉行乞籍記異論之人於是 徽宗決意

用京矣召試中書舍人遷給事中兼侍講進吏部侍郎 神宗

更定官制獨選人官稱尚未是正洵武上疏曰 神宗稽古創

法厘正官名使省臺寺監之官實典職事領空名者一切罷去

而易之以階因而制祿命出之日官號法制鼎新於上而彝倫

庶政攸叙於下今吏部選人自郎察判官至簿尉凡七等 先

帝嘗欲以階寄祿而未暇願造爲新名因而寄祿使一代條法

粲然大備 徽宗從其言遷戶部尚書移刑部又請初出官人兼用刑法試俾知爲吏之方未經任人毋得任司理以重仟獄之寄六曹人毋得用他司酬獎以杜僥覲之門皆著爲令拜尚書右丞遷左丞中書侍郎妖人張懷素獄與洵武妻吳氏侔之兄弟也坐出知隨州提舉明道宮復端明殿李士知亳州再領明道宮知河南府進資政殿李士召爲中太一宮使拜觀文殿李士大名尹入爲佑神觀使兼侍讀除保大軍節度使政和六年拜知樞密院事五谿蠻擾邊即倣陝西弓箭手之制募並邊之民習知溪洞之險易者爲弓箭手置提舉官教以戰陣勸以耕牧得勝兵幾萬人分荆湖北路爲鼎澧路置都鈐轄司於鼎州以鎮抚之遷特進宣和元年拜少保封莘國公洵武之在右府也蔡京謀取燕雲洵武以謂盟好百年其可一朝棄之議遂寢

後契丹衰王黼復建燕雲之議而洵武已沒矣卒時年五十六贈太傅謚曰文簡子雍

蹇周輔字礎翁成都雙流人也晚中特奏名復中進士調知宜賓縣又知石門縣通判安肅軍入爲御史臺推直言鞫獄有勞擢開封府推官出爲淮南轉運副使群偷嘯聚閩中改使福建俾護諸將以討之廖恩請命閩遂无事元豐初循唐制歸百司獄于大理寺首以周輔爲少卿遷三司度支副使加集賢殿脩撰爲河北都轉運使除寶文閣待制召爲戶部侍郎知開封府事多不決數月改授刑部侍郎先是周輔請運廣鹽数百万代淮鹽均賣于湖南周輔坐抑勒騷擾罷知和州徙廬州卒年七十六周輔彊孝善屬文 神宗嘗命周輔答高麗書晏稱善然世論其爲人深文刻覈也子序辰

序辰字授之李進士元豐中爲諫官紹聖中爲起居郎中書舍人權禮部尚書與安惇看詳訴理事又徽宗即位言事者論其惡與惇並除名勒停放歸田里語在惇傳起知蘄州尋爲戶部侍郎蔡京爲相以序辰爲翰林李士遷承旨有言其在先帝諒闇以音樂自娛者由是黜知汝州後復龍圖閣待制知蘇州坐縱部民盜鑄貶單州團練副使江州安置移永州會赦復官而卒序辰亦有文善附會然深文刻覈亦似其父云

李定字資深揚州人也幼受學於王安石擢進士第爲定遠尉秀州軍事判官召對便殿改太子中允除監察御史裏行於是宋敏求蘇頌李大臨皆言選人未有除御史者不草制三舍人悉坐免而言事者亦論定嘗匿所生母服不可備言職詔御史臺與決謂宜解官申心喪而定親戚隣人稱定仇氏所生仇氏

亡日未嘗解官持喪止以父年八十九乞在家侍養御史林旦薛昌朝皆力言之改崇政殿說書辟不就除集賢校理檢正中書吏房公事久之遷太常丞直舍人院以集賢殿脩撰知明州召拜右正言寶文閣待制知諫院遷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定與同時御史舒亶何正臣劾蘇軾知湖州以表謝上摘其語以爲侮慢因論軾自熙寧以來作爲文章怨謗君父交通戚里神宗命送御史獄軾謫黃州方定自贛軾獄勢不可尚一日於崇政殿門外語同列曰蘇軾乃奇才也俱不敢對又曰軾前二十年所作文章引援經史隨問即合无一字之差真天下奇才也歎息久之時彗出東方求直言術者謂有兵變神宗命官者察衛士飲食定言一飲食不足以示恩適動小人心遂罷之因復有議廢明堂祀者神宗以訪定定曰三歲一

郊或明堂 祖宗以來未之有改不知誰爲此言願得効其謬妄 神宗曰聽卿言足矣遷翰林李士以論事失實罷知河陽留守南京召爲戶部侍郎 哲宗立以龍圖閣直學士知青州移江寧府王巖叟言定不持所生母仇氏服乞行竄殛責授少府少監分司南京卒年六十紹聖初悉復故官職云

舒亶字信道明州慈溪人也擢進士調臨海尉民有使酒逐其叔母者亶命執之不服即斬之投効去王安石當國聞而奇之用爲審官院主簿熙河路分畫疆界命亶馳往于時洮隴新喋血亶即日引道至則示以 朝廷威信夷人以肉置刀頭啗亶亶以口承之衆皆歡呼使還提舉兩浙常平召爲太子中允御史裏行太學官受賂事聞 神宗不悅亶奉 詔驗治窮乞黨與加集賢校理与李定何正臣交論蘇軾作爲歌詩譏訕時事

軾坐貶黃州尋脩起居注知諫院擢御史知雜上言郡邑不治監司得以按劾至中都官不治而御史顧不得行法誠使御史如監司人知所畏矣於是置六察官 朝廷推行新法亶言役法不均責在提舉官 神宗曰提舉官未可責也近臣僚有自陝右來者欲盡蠲免中下之民朕謂不然且中下之民多而上戶少若中下尽免而取足上戶則不均甚矣 朝廷立法但欲均爾卿更可講求以聞遷給事中直學士院拜御史中丞上疏論尚書省凡奏鈔法當置籍錄其事自今違法不錄既案奏乃謾以發歷爲錄目之籍亶以爲大目欺罔而尚書省取御史臺受事簿亦无錄目亦奏亶爲欺罔又劾奏亶直學士院日違法請厨錢臺官朋蔽不言請付吏事下大理獄具當坐臧追兩官勤傳 哲宗即位授保康軍節度副使至 徽宗即位起知无

爲軍復以言者罷久之知南康軍崇寧初辰州亦叛以直龍圖閣知荆南府置選形勢得飛山福純坡建新城爲控扼之要以功除龍圖閣待制卒年六十三

東都事略卷第九十八

東都事略卷第九十九

列傳八十二

邢恕字和叔鄭州原武人也少俊邁多才能文章喜功名富貴謀大而術踈論古今天下事多戰國從橫之說從程頤李中進士甲科調永安簿頤稱其才於呂公著薦崇文院校書王安石行新法恕謂其子雱曰更法人皆以爲不然子盍言之安石怒出知崇德縣恕於是謝病不仕者七年元豐初爲館閣校勘改校書郎遷著作佐郎又遷職方員外郎哲宗即位除右司員外郎起居舍人恕教高公繪上書之尊禮太妃爲高氏異日之福宣仁后呼公繪問誰爲汝作此書公繪不敢隱乃曰起居舍人邢恕作也時恕已召試中書舍人爲言者論列出知隨州改汝州尋復直龍圖閣知襄州移河陽俄以集賢殿脩撰知滄

州初 神宗升遐恕爲蔡確畫謀妄作策立之功以謗 宣仁
后見蔡確傳至是諫官梁燾劉安世吳安詩皆言恕與蔡確章
惇黃履交結人以四凶目之遂謫監永州酒紹聖初除直龍圖
閣知徐州迂實文閣待制知青州入爲刑部侍郎權吏部尚書
御史中丞恕言劉奉世當元祐間與劉摯爲謀主傾害策立大
臣奉世坐貶又言張舜民歷御史宰屬不聞正論而舜民被黜
恕每上殿奏事移時不下章惇疑之出其元祐初謫隨州時上
宣仁后自辨書稱 宣仁后功德有宗廟大計旬日之前固已
先定之語遂出知應天府責知南安軍復龍圖閣待制知定州
改荆南言者論恕昨自謂聞司馬光所說北齊宣訓事謂光等
有凶惇之意遂以其語告于章惇而光及范祖禹等緣此貶竄
又以文及甫私書達于蔡確妻明氏謂劉摯梁燾劉安世嚴叟皆有

姦謀而摯等幾至覆族恕反覆詭詐之人也遂落職分司西京
均州居住起知隨州復龍圖閣待制歷鄭定渭三州除龍圖閣
學士徙太原坐知渭州日西人入寇落職知虢州移汝州俄復
顯謨閣待制知鄭州提舉崇福宮以中大夫致仕初蔡京爲相
以氣豪不可與時輩同立朝連用爲邊帥欲使自外循至將
相然亦不諧也恕病且死尚與章惇爭定策功云子居實字彰
夫有文早夭惊亦恕子也爲人寡言識而好說似之韓琦不兵
犯京師也 欽宗与之割地以和申盟而去韓琦不旣還而黏
罕尚留隆德遣使來求賂時大臣有輕敵之意猥曰今勤王之
師踵至當與虜抗且彼旣領肅王過河吾盍留其使与之相當
於是館其使逾月不遣惊時以司農少卿爲館伴有都管趙倫
者燕人懼不得歸乃詐以情告惊曰金国有餘觀金吾者貳於

金人願歸大國可結之以圖二酋倅自以爲出奇計遂以聞于朝大目信之即以詔書授倫賜餘覲書納衣領中仍厚賜倫金帛倫至黏罕所首以其書獻之黏罕大怒以倫書表聞其主遂復提兵南下于時倅出知岳州朝廷以倅始禍除名勒停臣稱曰邢恕始以持論有守坐廢七年天下高其風然其爲人貪功名反覆不靖者也與蔡確章惇徵幸大功不爲世所容及惇用事復與之膠固爲一凶德參會以濟其說故雖謗及君親而不卹也烏虜所謂交亂四國者与利口覆邦家者與迹其所爲則漢之江充息夫躬唐之李訓鄭注之流異世而同轍矣楊畏字子安其先遂寧人也徙居洛陽幼孤自立好孝問事母孝孝進士爲成紀簿以文受知於呂惠卿除鄆州教授自是敬王安石之學以爲得聖人之意除西京國子監教授爲御史集

行初對陳治道論風俗時有御史中丞出爲郡太守而監司薦之畏言侍從貴否上所素知而監司乃敢妄薦蓋爲異日地耳乞戒其觀望改宗正丞除提點夔州路刑獄請祠歸洛時元祐初也畏過計恐得罪於司馬光嘗曰畏官夔峽雖深山夷獠之民聞用司馬公皆相賀其盛德如此至光薨畏復曰司馬光若知道便是臯夔稷契以不知道故於政事未盡也呂大防到摯爲相俱與畏善用畏爲工部員外郎除監察御史遷殿中侍御史畏助大防攻執論其立朋黨條奏十事摯罷蘇頌爲相畏復攻頌出之畏連攻二相意欲門下侍郎蘇轍爲相而宣仁后復自外召拜范純仁爲右僕射畏又言純仁不可用不報知朝廷不相轍矣復上章言蘇轍不可大用其反覆如此遷侍御史畏言事之未治者有四夷狄河事役法內外官政時有旨令

兩省官李臺官畏言御史与宰執最為相開之地宰相既不自
差而使其屬李之可乎大常博士朱彥以議皇地示祭不同自
列乞罷畏言彥據經論理若彥罷出恐自是人務觀望不敢以
守官為義 宣仁后崩呂大防欲用畏為諫議大夫范純仁以
畏非端士不可大防乃遷畏礼部侍郎大防為山陵使畏首肯
大防稱述熙寧元豐政事与王安石李術 哲宗信之大防罷
章惇入相畏陰結之謂惇曰前日度勢力之輕重遂因呂大防
蘇轍以逐劉摯梁燾輩方欲逐呂蘇二人竟罷畏言職迹雖元
祐心在熙豐惇以畏為吏部侍郎畏見中書侍郎李清臣知樞
密院安燾與惇不合勢相敵復陰附安李惇竟其情又曾布蔡
卞言畏平日所為於惇遂以寶文閣待制出知真定府尋落職
知虢州入元祐黨後知郢州復集賢殿脩撰知襄州移荆南提

李洞霄官居于洛未幾知鄧州再丐祠以言者論列落職王管
崇禧觀蔡京為相畏遣子姝見京以元祐末論蘇轍不可大用
等章自明河南尹薛昂京之黨也畏因昂深言於京遂出黨籍
尋復寶文閣待制政和二年洛之士民詣闕請封禪中嶽畏上
疏累千餘言極其諛佞方治行亟得疾以卒年六十九畏頗為
縱橫李有才辯而多裨闔以元豐時進用元祐時從官紹聖時
遷職人謂之三变与邢恕善恕術疎畏謀深皆以好進喪失名
節云

來之邵字祖德開封咸平人也李進士調潞州司理參軍元豐
中為大理評事除監察御史黃履為中丞言之邵嘗崔雜戶女
為婢左迁將作監丞 哲宗即位遷太府丞為秦鳳路提李常
平利州成都府路轉運判官入為開封府推官復監察御史迁

殿中侍御史之邵論蘇頌捨留賈易知蘇州之命又論梁燾緣
劉摯親黨致位丞弼又論范純仁不可復相乞進用章博安燾
呂惠卿 宣仁祔廟之邵請先逐呂大防而相章博其他彈擊
爲多擢侍御史除刑部侍郎諫官張商英論之邵與穎昌民蓋
漸訟財產事以直龍圖閣知蔡州卒年四十八之邵炎涼附執
論事出於觀望指忠直爲姦回以黨章博云蔡京爲相特贈之
邵太中大夫

上官均字彥衡邵武軍人也由進士爲北京留守推官國子監
直講元豐中擢監察御史裏行相州富人子殺人讞獄疑于審
刑大理京師流言法官竇莘莘受賂知制誥蔡確引猜險吏法
官數十人窮訴慘酷无敢明其冤均上疏乞以獄事詔臣等參
治坐是謫知光澤縣莘莘卒无受賂之實天下服其持平秩滿

監進奏院 哲宗即位擢開封府推官元祐初再除監察御史
言青苗之法有惠民之名而无惠民之實有目前之利而爲終
歲之患願復常平糴糶之法而罷青苗蔡確弟碩盜貨官錢以
万計獄旣上均論確爲宰相挾邪撓法當顯正其罪以厲百官
又言李清臣備位輔佐俛首隨和碌碌固寵願賜罷免遂罷政
監察御史張舜民論邊事因及宰相文彥博而舜民左遷均言
風憲之任許風聞所以廣耳目也舜民之言是當行之其言非
當容之願復舜民職任旣而臺諫約再論均謂事小不當再論
旣而臺諫悉補外而均遷殿中侍御史西戎自永樂之戰怙勝
氣驕欲復故地 朝廷用趙鼎計棄四砦至是又請蘭州砦地
均上疏曰先王之御夷狄知威之不可獨立故假惠以濟威知
惠之不可獨行故須威以行惠然後夷狄且懷且畏無怨望輕

侮之心今西夏所爭蘭州砦地皆控扼要路若輕以予之恐戎人擣虛熙河數郡孤立難守若繼請熙河故地將何詞以拒之是傳虎以翼借寇以兵不惟無益祇足爲患不如治兵積穀畫地而守使戎人曉然知朝廷之意也當是時傳堯俞爲中書侍郎許將爲右丞韓忠彥爲同知樞密院三人者論事多同異俱求罷均言大臣之任同國休戚廟堂之上當務協諧以治天下使中外之人泯然不知有同異之迹若悻悻然辨論不顧事軀何以觀視百僚堯俞等雖有辨論之失然事皆緣公無顯惡大過望令就職務爲協和歸於至當 詔堯俞等就職御史中丞蘇轍等尚以爲言均上疏曰進退大臣當則天下服陛下之明而大臣得以安其位進退不當則累陛下之哲而言者自此得以朋黨合謀并力以傾搖大臣天下之事以是非爲主

所論若當雖異不害其爲善所論若非雖同未免爲不善今堯俞等但不能協和實無大過而蘇轍以許將當時已定議旣而背同列之議獨上論奏臣以爲善則順之惡則正之豈在每事唯命遂非不改然後爲忠耶將舍同列之議上奉 聖旨是能將順其美不當反以爲過惡也若使不忠雖與同列協和是乃姦臣耳非朝廷之利也將罷均又言呂大防堅彊自任每有差除同列不敢異唯許將時有異同轍素與大防相善盡力排將期於必勝臣恐綱紀法令自此敗壞矣因論御史耳目之任中丞風憲之長轍當公是公非別白善惡而不當妄言也遂乞罷出知廣德軍改提點河北東路刑獄紹聖初召還除右正言是時呂大防已罷政均論大防蘇轍等六罪大防轍等並再黜宰相章惇欲更政事專黜陟之柄陰去異已出吏部尚書彭汝礪

知成都府而召朱服爲中書舍人均言汝礪不可黜而服不可
用博怒出均爲京東西路提點刑獄徙淮東遷梓州路轉運副
使移淮南知越州 徽宗即位以祕書少監召還遷起居郎拜
中書舍人同脩國史遷給事中時宰相欲盡循熙豐法度爲紹
述以風均均曰法度惟是之從无彼此之辨由是不協以龍圖
閣待制知永興軍徙襄州與元祐黨籍奪職王官崇禧觀復集
賢院脩撰提舉洞霄宮久之復龍圖閣待制致仕卒年七十八
董敦逸字夢授吉州永豐人也文進士調連州司理參軍元祐
中爲廣南西路轉運判官除監察御史與同時御史黃慶基言
蘇軾爲中書舍人日於制誥中指斥 先帝時事而弟轍與軾
相爲表裏以紊朝政於是呂大防蘇轍奏曰敦逸慶基言軾所
撰制詞以爲謗毀 先帝臣竊觀 先帝聖意本欲富國彊兵

以鞭撻四夷而一時群臣將順太過故事或失當及 太皇太
后與 皇帝臨御因民所欲隨事抹改蓋事理當然耳且漢武
帝好用兵重斂傷民昭帝嗣位博采衆議多行寢罷明帝尚察
屢與慘獄章帝改之以寬厚天下悅服未有以爲謗毀先帝者
也至如 本朝 真宗即位弛放逋欠以厚民財 仁宗即位罷
脩宮觀以息民力凡此皆因時施宜以補助 先朝闕政亦未
嘗聞當時士大夫有以爲謗毀 先帝者也此惟元祐以來言
事官用此以中傷士人兼欲動搖 朝廷意極不善轍復奏曰
臣昨日取兄軾所撰呂惠卿告觀之其言及 先帝者有曰始
以帝堯之仁姑試伯鯀終然孔子之聖不信宰予兄軾亦豈是
謗毀 先帝者耶臣聞 先帝末年亦自深悔已行之事但未
暇改耳元祐改更蓋追述 先帝美意而已 太皇太后曰

先帝追悔往事至於泣下大防曰先帝一時過矣非其本意固多如此太皇太后曰皇帝宜深知於是郭逸慶基並罷郭逸爲荆湖北路轉運判官慶基爲福建路判官旣而御史中丞李之純以二人誣陷忠良郭逸改知臨江軍慶基知南康軍紹聖初復除監察御史而慶基已亡矣改工部員外郎遷殿中侍御史侍御史郭逸曰臣再擢言路第恐擠逐不能久奉彈糾之責哲宗曰汝能言無患朕之不能聽汝言信無患朕之不能行俄出知興國軍徙江州徽宗即位以直龍圖閣知荆南府召入爲諫議大夫郭逸極言蔡京蔡卞過惡遷戶部侍郎卒年六十九

東都事略卷第九十九

東都事略卷第一百

列傳八十三

鄒浩字志字常州晉陵人也舉進士爲揚州教授除太學博士出爲襄州教授召對除右正言時章惇用事旣已廢孟后遂立劉氏爲皇后浩上疏曰臣聞禮曰天子之與后猶日之與月陰之與陽相須而成者也天子理陽道后治陰德天子聽外治后聽內職然則立后以配天子安得不審乎陛下爲天下擇母而所立乃賢妃劉氏一時公議莫不疑惑誠以國家自有仁祖故事不可不遵用之爾蓋皇后郭氏與美人尚氏爭寵致罪仁祖旣廢后不旋踵并斥美人所以示至公立后則不選於嬪妃而選於貴族而立慈聖光獻所以遠嫌也所以爲天下萬世法也陛下廢孟氏與廢郭后實無以異然孟氏之罪

未嘗付外雜治果與賢妃爭寵而致罪乎世固不得而知也果不與賢妃爭寵而致罪乎世亦不得而知也若与賢妃爭寵而致罪則并斥美人以示至公固有仁祖故事存焉二者必居一於此不可得而逃也况孟氏罪廢之初天下孰不疑賢妃所爲及讀詔書有別選賢族之語於是天下釋然不疑陛下立后之意在賢妃也今果立之則天下之所期陛下皆莫之信矣載在史策傳示万世不免上累聖德可不惜哉乞賜開納不以一時改命爲甚難而以萬世公議爲足畏追停秉礼別選賢族如初詔施行庶幾上答天意下慰人心爲宗廟社稷無疆之計不勝幸甚哲宗怒除名新州羈管章留中不下時蔡京之徒惡其害己也相與協力擠之乃偽爲浩奏有陛下廢孟氏之賢后立劉氏之賤妾又有取他人之子而殺其

母等語流布中外使天下聞之真謂浩爲有罪者徽宗即位添監袁州酒稅尋召還復爲右正言遷司諫改起居舍人拜中書舍人歷吏部兵部侍郎以宝文閣待制知江寧府改杭越二州崇寧元年詔曰朕仰惟哲宗皇帝元符之末是生越王姦人造言謂非后出詆誣之臣其可逃罪鄒浩可重黜責以稱朕顯揚前人之意於是責浩衡州別駕永州安置後半年除名勒停昭州居住移漢陽軍大觀元年復直龍圖閣自草表還親側凡六年而卒年五十二自號道鄉有文集三十卷浩初除諫官入白其母曰有言責者不可默恐或以是貽親憂母曰兒能報國我何憂及浩兩被竄責母不易初意人稱其賢方孟后廢而立劉后也時有曾謬者嘗作玉山主人對客問以譏浩其略曰客問鄒浩可謂有道之士乎哉主人告客曰浩安得爲

知道雖然余於此時而議浩是天下無全人也言之尚足爲來
世戒易曰知幾其神乎又曰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
聖人乎方 皇后之廢人莫不知劉氏之將立至四年之後而
冊命未行是 天子知清議之足畏也余三移書於浩使之力
請復后浩皆不答使其時浩力言復后能感悟 天子則無劉
氏之事貽朝廷於過幸再三言而不聽則義亦當矣使其時得
罪必不至貽老母憂也烏虜若浩者雖不得爲知幾之士然百
世之下頑夫廉懦夫有立志尚不失爲聖人之清也誕公亮之
從孫因附于此又有田晝者志義之士也與浩善晝字永君以
世父况任爲校書郎調磁州錄事參軍知西河縣有訟者晝窮
自剖決撫以慈惠西河民甚德之元符間監廣利門浩除言官
晝見浩問曰平生與君相許者何如今君爲何官浩媿謝旣而

朋黨之禍愈甚時事日亦晝乃謝病歸陽翟一日報立 皇后
劉氏晝曰鄒君不言可以絕矣又一日浩以書約晝會潁昌中
塗自云得罪晝亟往浩具言諫立 皇后時我之言顛矣 上
于時凝然若有所思也明日遂得罪二人留連三日臨別浩出
涕晝正色責之曰使君隱默官京師遇寒疾不汗五日死矣豈
獨嶺海之外能死人哉願君無以此幸自滿士所當爲者未止
此也浩茫然自失歎曰君之贈我厚矣乃別去建中靖國初召
爲太宗正丞宰相曾布致之晝不肯見朝士爭屬目私自
語曰彼尚不肯見丞相誰敢易之者尋除提舉江西常平改知
淮陽軍卒于治所年四十五

常安民字希古蜀人也幼穎悟力學奎進士爲成都府教授代
還上書論強國之本曰勸忠厚厲名節元祐中公卿薦其才召

爲太常博士遷太常宗正丞開封府推官紹聖初召對極論元祐言者以熙豐爲非今日言者以元祐爲非是皆一偏也願擇其中除監察御史章惇專權擅命安民力折其姦又論蔡京姦足以惑衆辨足以飾非巧足以移奪人主之視聽力足以顛倒天下之是非內結官寺外連臺諫合黨締交以圖柄任陛下不早逐之他日悔將安及又言今大呂爲紹述之說者其實皆借此名以報復私怨一時朋附之流從而和之遂至已甚張商英在元祐時上呂公著詩求進其言諛佞無耻及爲諫官則上疏毀司馬光呂公著神道碑周秩在元祐間爲太常博士親定司馬光謚爲文正爲言官則上疏論司馬光呂公著至欲乞剖棺鞭尸是豈士君子之所爲哉大饗明堂哲宗欲以劉妃從祀齊宮安民言非所以示觀瞻也曾布在樞府与惇不協見

安民數論惇意謂附已於上前屢稱之及安民論布与惇互用親故於是二人者合力排之一日哲宗謂安民曰卿嘗上呂公著書以東漢不道之君比朕可乎安民曰臣与公著書勸其博求賢才嘗引陳蕃竇武李膺事不謂惡臣指摘臣言推其世以文致臣雖辨之無益董勳逸再爲御史復欲彈蘇軾兄弟安民止之勳逸乃言安民主元祐謫監滁州鹽酒務除永興路提點刑獄蔡京用事改通判鄆州入黨藉卒年七十子同陳瓘字彥中南劍州人也舉進士甲科爲湖州書記久之用蔡卞薦召爲太常博士遷校書郎章惇蔡卞主紹述之論追貶司馬光上謗宣仁后人不敵輒議瓘因對以謂今日以前既往之迹便爲古事道常然而不渝事有弊而必變故堯告舜又告禹皆曰若稽古若者順而行之稽則考其當否或若或稽必使

合於民情所以爲帝王之治且論天子之孝与士大夫之孝不同
哲宗感悟 徽宗即位除右正言論卞脩實錄增加王安石
石實錄系 神宗大典請改脩 徽宗欲開言路首還鄒浩而
中丞安惇尚緣往事欲格成命瓘再上疏力言宜召還浩遂惇
以明黜陟遷右司諫又極論蔡卞假託經義倡爲繼述重誣
神考輕欺 先帝倡爲國是以行其私卞之所是謂之國是卞
之所非謂之流俗尊安石而薄 神考不可爲國是宜因其請
祠許而遣之章惇懷異不忠宜因其僻山陵使罷之又言惇爲
山陵使無狀致大昇輦陷于泥淖之中露宿野次宜罷其職又
論脩建景靈西宮不當且言建立之地非是又言邢恕反復宜
定其罪御史龔夬言蔡京罪 朝廷不以夬言爲然夬將去位
瓘上疏言紹聖以來七年間五逐言者皆与京異議今夬以言

京又將罷去殆非 祖宗獎厲言官之意 皇太后已歸政瓘
上疏謂外戚向宗良兄弟与侍從希寵之士交通使物議籍二
謂 皇太后至今与政也罷監揚州糧料院改知無爲軍瓘責
之日方稷疏論蔡京而命下於門外繳四奏并明 宣仁謬謗
脩實錄建西京等事 徽宗密遣人賜瓘黃金百兩由是京罷
召還除著作郎遷右司員外郎又以書抵曾布論日錄及國用
事以爲尊私史而壓 宗廟緣邊費而壞 先政布怒罷知秦
州尋主管中祐觀除名編管袁州移康州又移郴州監中獄廟
坐其子正彙上書違繫開封獄安置通州始瓘所辨日錄事著
尊堯集議者以爲言多詆誣編管台州移楚州居住以卒年六
十五靖康元年贈右諫議大夫瓘篤孝有識志不苟合居喪孝
初蔡卞知其才待之加礼瓘不肯附麗恬於進取雖諸公交薦

迨居言職所疏姦惡雖所卒不避也嘗曰彼則卒爾所知此則爲仁由己識者重其言權旣力言京不可用二之必爲腹心患悉如其言權有詞辨通易數言天下治忽多驗自號了翁云子正彙正同

陳祐字純益陵井監人也卒進士元符三年擢爲利州路常平尋除右正言遷右司諫祐言林希於紹聖初掌書命草呂大防劉摯蘇轍梁燾等制皆務求合章惇之意至有老姦擅國之語陛下頃用臣言褫其職自大名移揚州而希謝表具言所撰告皆出於先朝大抵姦人毀敗善類事成則據已所憤事敗則歸過於君至如過失未形而訓辭先具安得爲責人之名歷辨詆誣而上侵聖烈安得爲死節之義不一二年致位樞近豈忠臣哉而希忿躁不平尚敢謝章慢上不敬此而可忍孰不

可忍希再降知舒州祐又言元祐人才誠爲可用今紹聖人材比肩於朝而元祐臣僚纔十數人輒攻擊不已是朝廷之上公然立黨也旣又上言曰臣聞推辟作福惟辟作威威福之行權綱所在爲人臣者蓋無爲臣切聞陛下有所除擢而大臣往往執奏事寢不行至有留身沮格成命者豈所謂公事公言者哉臣願陛下力行裁抑無使權柄下移則朝廷之福也以論事切直出通判滁州蔡京用事編管歸州遇赦放還而龍葵字彥和瀛州人也舉進士爲太僕寺主簿遷監察御史建言元豐中察官各兼言事乞令監察御史兼掌論議益廣言路丐外通判相州尋知洺州徽宗立召爲殿中侍御史論章惇二蔡之罪章十上因言修五朝玉訓乞令不可增損變亂事實以濟姦說時議賊之黨事具削籍編管化州稍牽復而卒

任伯雨字德翁眉山人也父孜字遵聖以問學氣節雄鄉閭名聲為蘇洵相上下仕至光祿寺丞其弟俊字師中亦知名嘗通判黃州最後知瀘州當時所謂大任小任者也伯雨遂於經術文力雄健卒進士調清江簿知雍丘縣召為大宗正丞除左正言首上疏言章惇身為上宰又擅朝柄迷國罔上毒流播紳自哲宗疾勢弥留中外恐懼惇當引天下大義以繫人心以安國勢乃乘倉卒輒逞異意逆天拂人輕亂名分睨睥萬乘不復有臣子之恭又言天下國家莫大名分法若不嚴禍起不測幸而太后聖明睿策先定折其姦謀向使惇計得行不知置陛下太后於何地陛下貸惇不誅則天下大義不明大法不立生覲覲之心長奸邪之志危疑之幾不可勝防矣章八上惇貶雷州又論蔡卞之惡有過於惇公然誣詆欲廢宣

仁聖烈皇后又因哲宗之疑似非辜廢元祐皇后犯上不道又言使哲宗有欲黜太皇太后之謗廢皇后之惡編管諫官之失投殛忠良之譏皆卞倡之惇行之今若不正典刑殆無以明哲宗之德彰陛下友愛之仁卞亦尋竄建中靖國改元當國者欲以中為名調和元祐紹聖伯雨奏曰人材固不當分黨与然自古未有君子小人雜然並進可以致治者蓋君子易退而小人難退二者並用終於君子盡去小人獨留唐德宗坐至播遷之禍建中乃其即位改元號不可不為鑒戒時議欲西北專用武臣典郡伯雨謂李林甫在相位惡儒臣以邊功入相遂奏乞用武臣其後致祿山之亂此何以異也又論邊帥生事失與國心乞棄湟鄯之地以安邊息民會有赤氣之異時欲建火星觀以禳之伯雨不可曰聖人脩德以弭災未有祈

襮而消變洪範以五事配五行說者謂視之不明則有眚眚赤祥乞攬權綱專威福使皇明赫二事至必斷則乖氣異象化爲休祥矣蔡京爲翰林學士丞首交結內侍伯雨極論其罪又論堂除猥衆侵吏部員闕內降稍多或恐詐傳救命引漢唐季世鴻都賣爵墨敕斜封以爲戒王覲除御史中丞仍兼史官伯雨謂史院係宰相監脩今中丞爲屬恐非所以重風憲遠嫌疑已而覲除翰林伯雨復論曰學士爵秩位序皆在中丞上今覲爲之是諫官論事非特朝廷不行適足以爲人遷官也尋出知魏州崇寧初二蔡在東西府以黨論編管通州徙儋州以星赦移道州八宝赦提點明道宮卒年七十三伯雨性剛鯁持論勁正爲諫官僅半載所上一百八疏皆係天下治躰號鯁草云子象先申先

張庭堅字才叔廣安軍人也奉進士爲春秋博士樞密院編脩官坐送諫官鄒浩免官徽宗即位召對除著作佐郎遷右正言庭堅入諫垣議論忠鯁嘗上疏曰近世之論孝者必曰灋二者紹復神考然後爲孝於其父有違戾不孝莫大焉夫前後異時灋亦隨變而欲纖悉紹復於神考則灋將弊於偏要之父必有不便於民而召怨者民怨則辱先烈如此而謂之孝可乎司馬光因時變革以便百姓不爲無補於國陳瓘執義論諄以去小人不爲無益於宮禁瓘實士論焉之光則人心歸之請還陳瓘以慰士論盡復司馬光贈官以悅人心又奏竊聞士大夫多以繼志述事勸陛下者臣恐復有營私之人又欲正其名以自售曰紹復先烈非臣等不可引用私黨蔽隔賢俊假名曰繼述而實自肆焉又奏今遠略之耗於內者棄不以爲

守則兵可息特旨之重於法者刪不以爲例則刑可省庭堅乞用蘇軾蘇轍徽宗問安所受遂忤旨除京東轉運判官改知汝州降通判陳州蔡京黨議其罪削籍編管虢州移鼎州又移象州內徙復州以星變赦還里卒年五十七

江公望字民表睦州人也奉進士建中靖國元年由太常博士除左司諫時御史中丞趙挺之與戶部尚書王古等同治放欠挺之劾古傾天下之財以爲私惠者公望以謂上登極大赦欲與天下更始一切蠲免豈容古以私意能傾天下之財上疏曰人君所以知時政之利病人臣之忠邪無若諫官御史之爲可信也惠聞知之不博也故聽以風聞雖事有不實聞無不言至若挾情津誣快私忿罔上聽陛下不可以不察也臣聞挺之與古論事每二不合屢見言氣懷不平之心有待而發俚語

有之官事私讎此小人之所不爲而挺之安爲之豈患臣乎公望諫諍有躋朝野稱爲得人已而上疏曰哲宗固孝於神考矣持紹述之論牢不可破輔政非其人以媚於已爲同患於君爲異一語不合時孝必目爲流俗一談不侔時事必指爲橫議借威柄以快私隙必以亂君臣父子之名分以感動人主故民力困竭國用匱迫天下爲之騷然泰陵不得盡繼述之美元祐人材皆出於熙寧元豐培養之餘遭紹聖竄逐之後彫疎零落所餘無幾矣神考與元祐之臣其先非有射鈎斬袪陰私之隙也先帝信仇人而黜之陛下若立元祐爲名必有元豐且紹聖爲之對也有對則諍與諍與則黨服立矣陛下改元詔旨亦稱思建皇極嘉靖庶邦蓋嘗端好惡以示人本中和而立政皇天后土實聞此言陛下欲渝此言其如皇天后土何蔡

王似府史語言指斥 徽宗送大理寺驗治公望恐浸淫及於
蔡王上疏極言其事語在蔡王世家疏奏出知淮陽軍未幾召
入爲左司員外郎除直龍圖閣知壽州以言者落職蔡京用事
公望与任伯雨等俱坐貶編管南安軍遇赦得歸而卒
臣稱曰諫有二諷与直而已諷則銷患於未然之前而直則進
言於已行之後故忠臣碩士之遇明主也或千慮一失之間則
必因事以諷而明主受其言故不勞而成功博不幸人君爲讒
邪所蔽而忠臣碩士觀行事之乖違与用人之失當則言必激
切異以動寤上意而讒邪之人乃誣以訕上忠臣碩士所以多
不免於竄逐者以此觀浩等用直諫貶言雖屈於一時道則伸
於後世名声卓 二 至今在人耳目彼讒之人豈不大馬是媿哉
東都事略卷之一百

東都事略卷第一百

列傳八十四

蔡京字元長興化軍仙遊人也奉進士爲錢塘尉入爲崇文院
校書改太子中允館閣校勘俄拜考功員外郎擢起居郎出使
遼還拜中書舍人与弟卞對掌書命以龍圖閣待制知開封府
元豐末命侍禁中議所立京附蔡確貪定策之功乃陰戒劄子
執刀入欲斬宰相王珪會珪言 上自有子乃止司馬光秉政
改免役法復行差役法京於五日內差役殆徧詣政事堂白光
光曰使人 二 奉法如君何患法之不行於是臺諫言其尹京挾
邪壞法出知成德軍徙瀛州加寶文閣直學士知成都府諫官
范祖禹論京不可用乃改江淮荆浙發運使又改知揚州歷鄆
州永興軍迁龍圖閣直學士知成都府紹聖初召還權戶部尚

書章惇復變役法置司講議久不決京謂惇曰取熙豐舊法施行之爾何以講為惇然之雇役遂定卞拜右丞以京為翰林李士兼侍讀脩國史除戶部尚書時左正言孫諤論役法差雇之弊京言諤以為弊者蓋非今日乃前日之弊前日之弊謂熙寧元豐也則元祐變法是矣此臣所不忍聞也諤緣是罷諫職文及甫獄起京究治以及甫與邢恕書謂劉摯有大逆不道之謀京鍛鍊其事乃言司馬光劉摯呂大防交通中人陳衍之徒躡取高位變先帝已成之法廢受遺顧命元臣以翦陛下腹心羽翼前日姦黨雖已竄逐而姦謀逆節蓋未白於天下也臣幸被 詔旨詢究本末得其情狀其无君之惡同司馬昭之心擅事之迹過趙高指鹿之罪所有陳衍罪在不赦衍於是坐死衍蓋 宣仁后殿內臣也惇卞遂欲追廢 宣仁后 皇太后

皇太后皆爭之 哲宗乃已而劉摯梁燾同時死於貶所皆錮其子孫王岩叟范祖禹劉安世復遠竄京幾執政矣曾布知樞密院密言卞備位丞轄京不可以同升進翰林李士承旨 徽宗即位罷為端明殿李士兼龍圖閣李士知太原府 皇太后詔令京畢史事留不行數日諫官陳瓘論其交通近習瓘坐逐京亦出知永興軍徙江寧府頗鞅 迂延不之鎮御史陳次升龔夬交論其惡奪職提李洞宵宮明年復龍圖閣直李士知定州崇寧元年改大名府韓忠彥與曾布交惡謀引京自助復用為翰林李士承旨兼侍讀脩國史鄧洵武朋附京進受莫助之之圖以獻 徽宗遂決意用京忠彥罷擢拜尚書左丞遂代布為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進拜左僕射兼門下侍郎京起於逐臣一旦得志遂陰託紹述之柄箝制天下用熙寧條例司故

事即都省置講議司自為提舉悉用其黨為僚屬取政事之大者如宗室冗官國用商旅鹽澤賦調監牧每一事輒以三人主之凡所設施皆於此乎出用馮澥錢適之議復廢元祐皇后罷貢奉法令郡縣悉放三舍攷選置辟雍外學於城南以待四方之士又推方田於天下摧江淮七路茶官自為市盡更鹽鈔法凡舊鈔皆勿得用富商巨賈按所贖持或為緡錢數十万至變為流丐有赴水及縊死者南開黔中築靖州西牧青唐奪湟川鄯廓又取牂柯夜郎地以為平允從三州而內侍童貫始用事擢領節度使凡內侍寄資一切轉行祖宗之法蕩然无餘鑄當十大錢小民耆利亡命犯法者紛々章案子緡以私鑄置之法黥配海島侍御史沈畸坐治緡獄失意削官羈管者六人陳瓘子正彙亦以上書竄海上威福在手道路以目累迁司空

封嘉國公于時元祐羣臣貶逐死徙略盡矣京第其罪狀兩等以司馬光為首指為元祐姦黨請於徽宗而刊諸石真文德殿門又自書為豐碑斂之天下初徽宗以日食下詔書言者頗論熙寧紹聖之政於是又藉范柔中以下以為上書邪等凡名在兩藉者皆錮其子孫不得官京師及至近甸當是時四方承平帑庾盈溢京倡為豐亨豫大之說視官爵財物如糞土累朝所儲大抵掃地矣徽宗嘗出玉璫王卮以視輔臣曰朕欲用此於大宴可乎京曰臣昔使虜見有玉盤琖皆石晉時物指以夸臣謂南朝无此今用之上壽於礼无嫌徽宗曰朕此器久已就深懼人言故未用爾京曰事苟當於理多言不足畏也陛下當享太平之奉區區玉器何足道哉京之不能納忠類如此五年彗出西方其長竟天徽宗震懼仆所立姦黨

碑罷京為開府儀同三司安遠軍節度使中太一宮使封魏國公大觀元年復為左僕射兼門下侍郎以南丹州莫氏納土拜太尉 徽宗受八寶拜太師三年復以中太一宮使罷遂致仕猶提奉脩 哲宗實錄改封楚國公四年薨復出奎娄間御史右公弼與張克公論京罪貶太子少保語在石公弼傳京遂出居杭州復太子少師政和二年復太師召還賜第京師京奏已蒙恩召還而前宰相張商英上譴遠方臣與商英 神宗朝同時遭遇舊人无幾乞放逐便識者以京為不情未幾落致仕令三日一至都堂治事徙封魯國公初 國朝之制凡詔令皆中書門下議而後命李士為之至熙寧間有內降手 詔是不由中書門下共議蓋大臣有陰從中而為之者議者已非之矣至京則又作 御筆手詔焉京益專政患言者議已故作 御筆

密進擬而丐 徽宗親書以降出也違 御筆則以違制坐之以壞封駁之制事无巨細皆託而行焉至有不類 上札者而羣下皆莫敢言又更定三公三孤之官改左右僕射為太宰少宰廢尚書令自稱公相總治三省追贈王安石蔡確皆為王堂後吏不復立額有身兼十餘奉者侍御史黃葆光疏論之即貶昭州用故省吏魏伯芻提奉摧貨務令作泛料關子百万緡進徽宗大喜持以示左右曰此太師所與我奉料也擢伯芻至徽猷閣待制京又言於 徽宗以為內外泉貨所積為五千万和足以廣樂富足以備禮於是立明堂鑄九鼎脩方澤建道宮作大晟樂製定命宝任孟昌齡為都水使者鑿大伾三山回引河流作天成聖功二橋大興工役无慮四十万兩河之人愁困不聊生矣石公弼張克公之論京惡也京憾之不置 徽宗竟之

用克公為吏部尚書凡七年京嘗令御史察吏部稽違事毛奎細故以為克公罪徽宗命削侍郎以下官勿問尚書公弼知襄州因論牙校轉般破產事戶部侍郎陳彥文言其詆毀先烈京慮徽宗見公弼姓名必庇之但泛言乞責襄州官吏遂以散直安置台州又欲以宮室求媚召童貫輩五人諷以禁中偏側之狀貫輩聽命乃盡徙內酒坊諸司及兩軍營等於他所五人者各視其力所底爭以侈麗相誇上於是崇太宮室苑囿改建延福宮浸淫及於良獄矣七年進封陳魯國公不拜京子攸儻脩孫行皆至大孝士視執政儻高帝女他至侍從者又十人廝役皆至大官妾媵封夫人上方賚予无虛日輕舟小舩鳴交竿七幸命坐賜酒略用家人礼京表謝有主婦獻壽請酬而肯從稚子牽衣挽留而不却之語殊以為榮遇焉宣和二年京再

致仕居四年又起領三省事五日一朝細務免僉書京至是四入相年老目昏不能事事悉決於子條條時為龍圖閣直學士兼侍讀威福自恣多引其賓友置要官建議勅式貢司於宣和庫括四方之幣空府藏所有以實之以為天子私財超拜其婦兄韓杞為戶部侍郎白時中李邦彥為相皆不能堪先白罷條侍讀以撼京京尚未有引去意徽宗召童貫使詣京諷之致仕貫既宣旨京泣曰上何不容京數年必有相讒譖者貫曰不知也京不得已草奏請罪徽宗降制復令致仕在位僅數月而條以太保領樞密院事欽宗即位諫臺論京誤國滔天之罪責授秘書監分司南京連貶慶遠軍節度副使衡州安置徙韶州又徙儋州其子孫皆褫職分徙遠郡惟儻尚武德帝姐以駙馬都尉特免竄換深州防禦使京行至潭州而卒年

八十京資險詐侈靡無度竭四海九州之力以自奉 徽宗雖寵用之然亦屢起而屢仆京每聞其將退必見 徽宗叩頭求哀无後有大臣廉耻事此事之萌也京首倡之燕山之役攸實在于行而京送之以詩戒其起覺冀事之不成得以自釋也暮年即家爲府諂佞干進者伺候其門輸貨僮僕以得美官者不可勝數綱紀法度於是大壞卒爲 宗社之禍云弟卞子攸脩卞字元度與京同奉進士調江陰簿王安石以子妻之張璪薦其才召爲國子監直講遷博士除集賢校理崇政殿說書尋同知諫院爲起居舍人召試中書舍人遷給事中 哲宗即位除禮部侍郎使契丹還請外以龍圖閣待制知宣州改江寧府陞楊廣越潤陳五州紹聖初召爲中書舍人遷翰林李士兼侍講實錄院脩撰拜尚書右丞遷左丞卞有辭辨貌柔順而中險与

章惇安惇締交起史禍以中范祖禹趙彥若黃庭堅與同文館獄以陷劉摯梁燾王巖叟劉安世等凡逐元祐之臣禁錮其子孫時號二蔡二惇云 徽宗立御史龔夬諫官陳瓘任伯雨皆論卞過以資政殿李士知江寧府伯雨又言惇卞公然誣詆欲廢 宣仁聖烈皇后又因疑似非辜廢 元祐皇后犯上不道于時言者又論卞懷謖迷國醜正哲公接近姦回竊據要利已所不喜指爲邪朋撰造謗語傾陷正直擯斥流放禍及子孫慘刻之風寢以成俗遂落職提舉洞宵宮太平州居住未幾御史陳次升言 哲宗皇帝責任執政卞造 朝奏對不迪之以先王之典而迪之以残忍殺害之事巧計旣行凶醜益熾竊弄威福專報恩讎有言安石之美者登之顯要有議安石之短者置之深罪其所進用若非妻黨之小人即是門下之姦吏更倡迭和

相倚爲重毒流天下卞實啓之又諫官張庭堅亦言卞盜權
先朝爲天下害卞以陰險謀之博以凶悍行之遂責少府少監
分司南京池州居住提奉崇禧觀尋知大名府楊州兄京爲相
復資政殿李士召爲中太一宮使兼侍讀尋拜知樞密院事
徽宗問卞可復不卞對曰可復問誰可將對曰王厚可 徽
宗從之遂復卞童貫除陝西制置使卞奏貫本無所長 朝
廷乏人何至遂用官者他日誤邊計者必貫也以資政殿大李
士出知河南府踰年知江寧過闕留爲醴泉觀使兼侍讀大觀
中除觀文殿李士知壽春府言者論其尊礼妖人張懷素降資
政殿李士提奉太清宮俄起知鎮江府拜昭慶軍節度使知大
名府繼知揚州召爲中太一宮使兼侍讀遷開府儀同三司移
鎮鎮東卒年六十贈太傅謚曰文正子脩仍當京用事時寅緣

僥幸致身侍從靖康元年悉竄湖南

攸字居安京長子也元符末監在京裁造院 徽宗爲端王每
退朝攸適趨局遇諸塗必下馬拱立以俟王過 王以問左右
言其爲蔡永旨子心獨善之及即位寔有寵遷鴻臚寺丞崇寧
三年除祕書郎俄以直祕閣提奉醴泉觀加集英殿脩撰明年
拜顯謨閣待制進直李士京罷相攸亦以龍圖閣李士兼侍讀
初置宣和殿命攸爲李士 明堂成以攸与討論陞爲大李士
遂拜淮康軍節度使 徽宗將斥去京用中書舍人王安中爲
御史中丞使劾京攸時直宣和殿通藉禁庭聞其事亟入宮請
間爲父扣頭懇請 徽宗乃已徙安中爲翰林李士京復安職
其後權勢日相軋輕薄者互煽搖以立門戶由是父子遂爲仇敵
攸別賜第嘗詣京京方與客語使避之而呼攸入甫就席遂起

握父手爲切脉狀曰大人脉執舒緩軀中得无有疾乎京曰無之攸曰禁中適有公事不得留遂去客切窺得其事以問京京曰君不解此此輩欲以吾疾罷我也居數日京果致仕又以季弟條鍾愛於京數白 徽宗請殺之 徽宗曰太師老矣不許但削條官攸歷開府儀同三司鎮海軍節度使拜少保進見无時益用事便辟走趨或塗沫青紅雜倡優侏儒多道市井淫媒謔浪之語妻宋氏亦出入禁省子行領殿中監方是時 徽宗留意道李攸因倡爲異聞謂有珠星壁月跨鳳乘龍天書雲篆之符爭與方士林靈素之徒證神變事於是神霄玉清之祠遍天下矣童貫伐燕以攸爲河東河北宣撫副使攸謂功業可力致入辟之日指 徽宗二寵嬪曰臣成功還乞以是見賜 徽宗笑而弗責也比涿易二州降進少傳判燕山府主師入燕以

功進少師歸領樞密院事封英國公王黼將罷相 徽宗欲相之旣而用白時中李邦彥而拜攸太保燕國公及將謀內擅親書傳位東宮字以授邦彥邦彥却立不敢承時中輩在側 徽宗躊躇以付攸攸退屬其客給事中吳敏敏即約李綱共爲之議遂定靖康元年攸從 徽宗南下言者或云將遂復辟於鎮江敏爲言乞令陪扈還京師以功贖過 徽宗旣還攸責太中大夫提舉明道宮繼貶節度副使求州安置徙潯雷二州又移万安 欽宗必欲誅之命御史陳述即所在斬之攸死年五十脩京次子也亦以恩倖至保和殿大享士 欽宗受禪之初正有虜患脩輒條上陝西募兵之策自請行又欲勸 欽宗西幸 欽宗將以爲求興帥會報虜破濬州 徽宗倉卒南出兄攸忌脩或成功即託 徽宗旨請以脩知鎮江府旣而有復辟之謗

與攸俱被誅

臣稱曰蔡京之姦惡大類王莽莽之竊國命也制井田更錢幣造明堂起辟雍建靈臺班時令以誑耀其君卒移漢祚京爲相大抵亦用此術馴致夷狄交侵天下大亂卞造謗囚獄誣害忠良以罔上欺下攸孽子佞臣誅死宜哉

東都事略卷第一百一

東都事略卷第一百二

列傳一百三八十五

趙挺之字正夫密州諸城人也舉進士爲登州教授通判德州召試館職除集賢校理遷監察御史初挺之在德州希意行市易法黃庭堅監德安鎮以謂鎮小民貧不堪誅求及挺之召試蘇軾曰挺之聚斂小人李行无取豈堪此選至是挺之劾奏軾草麻有云民亦勞止以爲誹謗先帝軾上章自辨旣而諫官奏故相蔡確作詩訕上而御史不以言挺之謫通判徐州徙知楚州入爲國子司業遷太常少卿擢礼部侍郎哲宗祔廟翰林李士曾肇等議迂宣祖挺之言有天下事七世謂考廟而上本朝至英宗始備七廟之數以僖祖爲太祖以順祖而下六廟爲三昭三穆太祖之廟百世不毀昭穆親尽

則迂故 神宗即位則迂 順祖 哲宗即位則迂 翼祖
上與 哲宗皆 神考之子則 宜祖豈復可迂門下侍郎李
清臣是其議二 乃定除御史中丞言 祖宗朝用侍從之臣无
內外輕重之異昔李嶠請選近臣分典大州而韋嗣立請先行
本朝張知白爲從官亦乞分臺閣之臣出守而知白因請自行
願稍增重外職且使近臣少習治民迂吏部尚書拜尚書右丞
歷左丞中書門下侍郎時蔡京爲相挺之屢陳其姦惡遂拜右
僕射兼中書侍郎居數月除觀文殿大學士中太一宮使會彗
見西方其長竟天 徽宗震怒謂挺之曰蔡京所爲皆如卿言
京免相挺之復爲右僕射始京在崇寧初首與邊事用兵連年
不息一日 徽宗臨朝諭輔臣曰 朝廷不可與夷狄生隙釁
端一開兵連禍結生民肝腦塗地豈人君愛民之意哉挺之退

語同列曰 主上志在愛民息兵吾輩義當將順時執政皆京
黨但唯笑而已京復相挺之再除觀文殿大學士佑神觀使未
幾而卒年六十八贈司徒謚曰清憲

張商英字天資蜀州新津人也兄唐英字次公奉進士爲歸州
理掾數上書論天下事 英宗時首上書戒 上以无顧私親
稍擢御史裏行早卒唐英有史材嘗著 仁宗政要 宋名臣
傳蜀檮杌行於世商英少受學於唐英中進士第調通川簿章
惇薦其才召對除光祿寺丞權檢正中書禮房公事加太子中
允監察御史裏行是時 神宗厲精政事廷臣斥言悟意者驟
見進用商英上疏曰 陛下即位以來更張改造者數十百事
其最大者三事也一曰免役二曰保甲三曰市易三者得其人
緩而講之則爲利非其人急而成之則爲害臣願 陛下與大

臣宜安靜休息擇人而行之苟一事未已一事復興雖使裨謀適野而謀墨翟持籌而筭終莫見其成也昔舜用禹治水稷播穀臯陶典刑益掌山澤契敷五教垂共百工若多事然舜行此數事而靜以終之故曰夫何爲哉今朝廷行舜之所以有爲而未行其所以无爲此臣所以拳拳爲陛下道也會臺勘劫盜李則從輕定罪有詔糾察鞠之商英言此出大臣私意願陛下收還主柄自持威福使臺諫爲陛下耳目无使脅迁爲兩府耳目則天下幸甚神宗爲傳其獄商英乃言樞密院黨庇博州親戚失入死罪及縱院吏犯法於是樞密使副文彥博吳充蔡挺全府乞出神宗難之降光祿寺丞監荆南鹽麴商稅元豐中除館閣校勘商英曾薦舒亶可用至是亶知諫院商英以其壻王爲之所業託之亶立繳奏坐監鄂州漢川鎮酒稅

八年以太常丞召哲宗立除開封府推官時朝廷稍更新法之不便於民者商英上書言三年无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今先帝陵土未乾即議更變得爲孝乎除河東路提點刑獄移河北西路轉運副使徙淮南紹聖元年以右正言召迁左司諫商英觀望時政謂蘇軾論合祭天地非是指呂大防梁壽范祖禹爲姦以司馬光文彥博爲負国言呂公著不當謚正獻甚者至以宣仁后比呂武始商英在元祐時作嘉禾頌以文彥博呂公著比周公又作文祭司馬光極其稱美至是乃追論其罪其詭譎不常如此時來之邵其爲子娶蓋氏以蓋漸爲蓋氏義男規其財產商英疏論之邵出知蔡州商英移左司郎中會知開封府王震言商英遣人與蓋漸害之邵坐謫監襄州酒稅起知洪州除江淮荆浙發運使召爲工部侍郎徽宗立除

中書丞以龍圖閣待制爲河北路都轉運使爲言者論列落職知隨州召爲戶部侍郎遷翰林李士崇寧初除尚書右丞遷左丞時蔡京爲相商英與京在神宗朝爲檢正雅有契好及是同在廟堂議事多不合商英言京姦邪有身爲相國志在逢君等語臺臣以爲非所宜言謫知亳州入元祐黨籍京罷相削籍知鄂州京復相以散官安置歸州量移峽州大觀四年京罷相除龍圖閣李士知杭州過闕賜對奏曰神宗脩建法度務以去大害與大利而已今誠一一舉行則盡紹述之美法若有弊不可不變但不失其意足矣除資政殿李士中太一宮使尋除中書侍郎拜右僕射久旱彗出天心是夕大雨彗不見哲宗喜親書商霖字以賜之商英爲相務更蔡京事而減省用度內侍楊戩提舉後苑作有勞除節度使商英不可曰祖宗

法內侍皆寄資无至團練使者有大勳勞則別立昭慶使宣慶使以寵之未聞建節鉞也戩街之御史中丞張克公劾商英陰搖先烈政和元年罷爲觀文殿大李士知河南府尋落職知鄧州再謫汝州團練副使衡州安置俄以通奉大夫提舉崇福宮復觀文殿李士又復觀文殿大李士卒年七十九贈少保欽宗即位特贈太保商英李浮圖法自號无尽居士其進本熙豐蔡京強置黨籍中天下旣共惡京而商英與京異論以故天下翕然推重云

何執中字伯通處州龍泉人也李進士爲台州推官久之爲國子監教授以經術醇深除太李博士諸王府記室遷侍讀徽宗即位拜寶文閣待制提舉萬壽觀遷中書舍人歷兵部侍郎遷尚書初徽宗即位日食正陽之月詔求直言應詔上書

者數千人蔡京爲相忌惡正士因此以除去異已者使其腹心之黨攷定之分邪正二等以同已者爲是異已者爲非列置黨籍執中亦言上書邪等人豈可令到闕以見君哉仕而在京者亦當斥去京用其言辟雍成執中請開李殿使都人士女縱觀士論貶之崇寧四年爲尚書左丞大觀元年遷中書門下侍郎三年拜特進左僕射太宰生陳朝老上書謂陛下即位以來五命相矣有若韓忠彥之庸懦曾布之姦賊趙挺之之蠢愚蔡京之跋扈今復相執中彼執中何爲者邪是猶以蚊負山也陳瓘著尊堯集有旨來取執中請治其罪鄧洵武蔡薺陰助之瓘由是再貶政和二年加司空進少傅三年改太宰加少師封榮國公六年以太傅就弟朝朔望於是徽宗曰自相位得謝古難其人本朝數十年无此事執中曰唯張士遜以太傅鄧國

公就第 徽宗曰當時恩礼恐未必爾其眷遇如此執中性謹畏嘗戒邊吏无生事節浮費惜人才寬民力每爲徽宗言之自以由攀附恩致位宰相雖居富貴未嘗忘貧賤時斥緡錢万置義莊以贍宗族薨年七十四贈太師清源郡王謚曰正獻子正同

鄭居中字達夫開封人也宰進士除真定府教授紹聖初爲太宰正遷博士 徽宗即位爲太宗正丞擢礼部員外郎除起居舍人召試中書舍人直宰士院坐事出知和州又知潁州復召爲中書舍人遷給事中除翰林宰士大觀元年拜同知樞密院事以貴妃親嫌除資政殿宰士中太一宮使踰年知院事貴妃正位中宮復請避位除觀文殿宰士中太一宮使政和三年再知院事累官特進六年拜少保太宰兼門下侍郎自張商

英罷相京復當國益變亂法度居中在右府每為徽宗言之至是為相四方欣然望治丁母憂即詔起復八年以西師奏功除少傅懇求終喪服除拜威寧軍節度使佑神觀使封崇國公宣和二年權領樞密院事未幾為真進少師徙封宿國公四年封燕國公初遼國叛臣李良嗣來歸陳滅燕之策徽宗遣使女真与之結約夾攻遼國收復燕雲蔡京童貫主其事時居中為相力陳不可又謂京曰朝廷議夾攻大遼此出李良嗣欲快已意爾公為大臣國之元老不能守兩國盟約輒造事端誠非廟筭且本朝與遼國通好百五十年兵不戕刃農不加役漢唐和戎未有如我宋之盛公何以遽與此蔡公今若導上棄約復燕元乃不可乎京曰上厭歲幣五十万之多故有此意居中曰漢世初單于歲上給一億九十万西域七千八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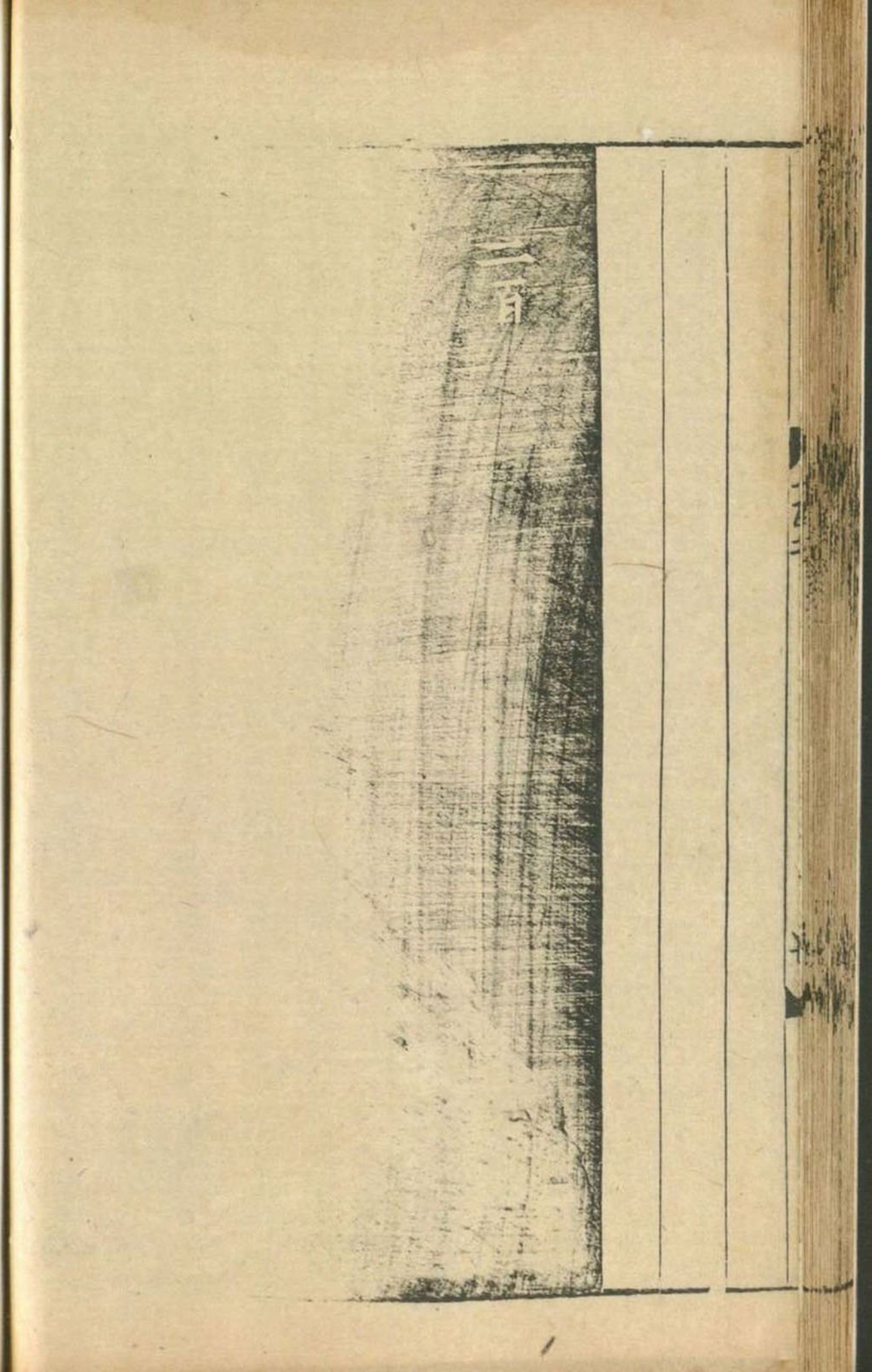
八十万与本朝孰為多乎漢永初中諸羌反十四年當時用兵用財二百四十億永初後復經七年用八十万億公豈不是思乎京曰上意已決其可沮乎居中曰使百万生靈肝腦塗地公實為之由是北議亦稍寢其後女真數犯遼國遼國之兵屢敗國勢危蹙王黼為相力主其事欲率兵以應之以童貫蔡攸為宣撫使副總師以出居中復以為不可王師既出抚定燕山居中進太保薨贈太師華原郡王謚曰文正子脩年億年劉正夫字德初衢州西安人也辛進士為真州教授迂太宰博士徽宗即位除左司諫時方治蔡卽獄正夫入對徽宗語及之正夫引漢淮南厲王死蜀道文帝深悔以感悟徽宗遂緩其獄擢起居舍人召試中書舍人侍講述英迂給事中徽宗謂正夫曰知卿在元符之末甚有紹述之意正夫曰臣孤遠

疵賤荷先帝教養深厚不敢自棄然區區徒有其心而已
陛下今紹述先志并施行政事臣願陳力其間徽宗可之
除禮部侍郎彗見詔求直言正夫條時政十餘事大略重名
器輕賦斂戢干戈節賜予選人材惜民力鑒祖宗成憲謹持
盈守成之道徽宗嘉納之除翰林學士出知河南府召拜工
部尚書時顯恭皇后在殯北使入見欲如平時用樂文移倨
慢正夫館伴折以大義大觀三年拜尚書右丞遷中書侍郎陝
西行夾錫大錢物價翔踴百姓告病正夫論其弊即日罷之
徽宗稍厭蔡京紛更思欲裁損以寬民力命鄭居中為太宰正
夫為少宰未幾得疾除安化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致仕明
日落致仕移鎮安靜充中太一宮使封康國公行有日徽宗
賜詩寵之疾作卒于道年五十六贈太傅謚曰文憲自正夫去

位王黼為相誤國召亂以禍天下余深白時中李邦彥輩相繼
竊位皆鄙夫患失之徒云

臣稱曰宰相得其人則天下治非其人雖當平世斯亂之階也
自崇觀以來宰秉歸于蔡京挺之雖能知京之姦而莫能誰何
商英繼京乃反京政而無益於事至如執中之固位正夫之取
容是果可以責其相業者哉天下之禍固不自己而作然亂階
亦有以稔成之也居中謂兵禍不可結盟誓不可渝是矣而卒
與攸黼輩同受燕山之變何哉於虜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
可則止若居中謂之具臣可也





澤

東都事略卷第一百三

列傳八十六

張康國字賓老維揚人也初入太學俊與豐霽然舉進士爲秀饒
二州教授稍遷提舉兩浙常平福建路轉運判官召爲左司員
外郎遷起居郎拜中書舍人遷翰林學士兼侍講進承旨康國
附蔡京以進遂除尚書左丞徽宗甚器重之拜知樞密院事
先是西北邊師辟官或任非其重康國歎曰並塞尤當擇人誠
得人邊鄙無患奈何欲私所厚善乎終于位年五十四贈開府
儀同三司謚曰文簡

劉逵字公達隨州隨縣人也舉進士哲宗時爲太常博士國
子司業徽宗即位爲衛尉少卿拜中書舍人遷給事中時建
言者以元符末復元祐黨人太優朝廷再籍之而頗有闕略



者御史中丞錢通論黨人疑有姦下兩省議遂以適言為非除
戶部侍郎遷兵部尚書崇寧四年拜同知樞密院事明年除中
書侍郎時蔡京罷相國柄遂主之於是言者論遂謂其乘間抵
巇盡取 陛下崇寧以來繼述緝熙美意良法不問大小輕重
而盡發之 陛下立教養升貢之法而遂乃腹非竊議稽留旬
浹不即奉行 陛下息邪說以正人心而遂取為元祐學術者
陛下疾朋黨以示好惡而遂進係黨人之子者 陛下罪詆誣
以尊 宗廟而遂擢上書邪等者 陛下勤繼述以昭 先烈
而遂用改更熙豐法令者 陛下擢用之不二三年間致位輔
弼於遂厚矣遂乃若此豈不負 陛下哉遂罷知亳州京復相
又責鎮江軍節度副使安州居住移襄州泰州起知杭州除資
政殿學士醴泉觀使卒年五十

朱諤字聖與秀州華亭人也舉進士高第調忠正軍推官稍遷
太常丞擢殿中侍御史遷侍御史除給事中御史中丞上言天
縱 陛下將大有為 手詔屢下比以十數其惻怛願治之意
雖詩書所載堯舜三代之用心無以尚此然奉行之吏或安於
苟簡或懷二三擅置不行則德意善政無由下達請分遣使者
刺舉諸道有受令而不行及行令而不盡者如古留令虧令之
罪重為譴罰則令行而 朝廷尊矣 欽聖憲肅皇后服除前
此 徽宗以禁樂未講朝會之禮至是諤言帝出乎震相見乎
離二者帝與萬物交通之時古者以仲夏視朝其說載於月令
令行於唐甚備 本朝 太祖建隆 太宗興國皆行之宜敕
有司以五月會朝時壽星數見諤言禮記月令八月中氣日在
軫是月命有司享壽星於南郊願增崇其禮以致人主萬壽之

意進侍讀除兵部尚書改禮部時議者以南郊熟牲以饌非古禮欲易用鼎諤曰周公大祭祀則大宗伯省牲饌非古禮乎大觀初爲尚書右丞踰月卒贈光祿大夫謚曰忠靖諤始以科第有時名而附會蔡京以進初名絳以黨籍中有同姓名者遂改今名云

材攄字彥福二州長樂人也以父任調無錫簿爲敕令所刪定官通判濠州蔡京爲相置講議司辟攄爲財賦檢討除屯田員外郎遷右司員外郎時議遣使察訪諸道以攄使河北陞辭言河北利害數事因留不遣懼起居舍人俄遷中書舍人翰林學士當是時朝廷用兵西方遼人遣使爲請命攄報聘攄至虜廷盛氣言曰夏羌數寇邊罪在不赦比朝屢遣使勸和當俟其服然後可副勸和之意虜廷君臣皆不答及辭虜王欲爲夏人

求復進築城砦攄曰比朝往日夏人不庭亦嘗取唐隆鎮今還之乎虜不勝其忿既還館給以宣旨使降階跪受實以國書授之攄引故事不從因詆之曰蕃狗虜主曰大宋兄弟之邦臣吾臣也今辱吾左右與辱我同欲致之死在廷恐非豐皆泣諫止於是留攄在館三日絕供餉水泉汙不潔以饑渴困辱之既行無燕餞贈賄使還朝廷不以攄生事爲罪乃除禮部尚書遼人以書言于朝遂以龍圖閣直學士出知潁州未幾召爲開封尹除兵部尚書拜同知樞密院事改尚書左丞遷中書侍郎顯恭皇后崩徽宗成服舉哀衛士猶服色衣有司疑之攄遽判服紫繡袍明日對引故事宰臣宗室之喪皇帝掛服苑中衛士服紫繡袍今於中宮何疑議者非之集英殿賜進士第攄當臚傳有姓甄而呼爲堅名盜而呼爲快者徽宗指曰卿

誤耶。不謝言者論其不學無術倨傲不恭失人臣禮。謫知滁州。言者不已。提舉洞霄宮。久之復資政殿學士知揚鄆二州。進觀文殿學士。拜慶遠軍節度使。復以人言罷。提舉明道宮。卒年五十九。贈特進。撫爲人很褻。既退居。買田湖州。歲荒租不時入。責幹吏備償。吏訐于朝。爲士論所耻。靖康元年以撫蔡京死黨追貶爲節度副使。

管師仁字元善。處州龍泉人也。舉進士爲滄州教授。又爲廣親睦親宅教授。通判澧州。知建昌軍。召對除右正言。徽宗親政。師仁言事詳緩不迫。徽宗多聽納。遷左司諫。起居郎。遂拜中書舍人。遷給事中。爲工部侍郎。進吏部。久之遷刑部尚書。以樞密直學士知揚州。徙定州。時承平日久。邊備不脩。而虜使每至。爲羌請地。朝廷以備邊委師仁。師仁至則下令增繕城防。僚

吏駭然莫知所爲。師仁默計。皆有程度。一日與衆十餘。力不日而成。其他戰守之具。无不飭備。而人无知之者。召爲吏部尚書。未幾拜同知樞密院事。以疾罷。爲資政殿學士。佑神觀使。卒年六十五。

侯蒙字元功。高密人也。舉進士爲文簡。古有西漢風。崇寧初爲監察御史。進殿中侍御史。蒙上疏陳十事去冗官。容諫臣。明嫡庶。別賢否。絕倖求戒。濫恩寬疲民。節妄費。戚里毋与政。闔寺无假之權。徽宗嘉納之。迁侍御史。西夏寇邊。高永年死于虜。

徽宗怒。親書五路帥臣劉仲武等十八人姓名。命蒙制勘於秦州。旣行。拜給事中。蒙至。仲武等囚服聽命。蒙謂曰。君等皆侯伯。不敢以獄事辱第。言其實。蒙未上。除御史中丞。蒙因上言曰。漢武之殺王恢。不如秦穆之赦孟明子玉。縊而晉侯喜。孔明斃而

蜀國輕虜既殺吾一都護而將臣十八人由之而死是自我其
支解欲身之不病其可得乎 徽宗即日赦仲武等蒙還遷刑
部尚書遷戶部大觀中拜同知樞密院事遷尚書左丞政和二
年除中書侍郎張商英爲相御史中丞蔡疑力詆其私事商英
丐罷且辨其誣有旨与疑辨蒙曰商英雖有罪宰相也蔡疑雖
言官從臣也今使之廷辨豈不有傷國体哉 徽宗然之尋出
知亳州旋除資政殿學士提舉崇福宮于時宋江寇京東蒙上
書陳制賊計曰宋江以三十六人橫行河朔京東官軍數萬无
敢抗者其材必過人不若赦過招降使討方臘以自贖或足以
平東南之乱 徽宗曰蒙居間不忘君忠臣也起知東平府未
赴而卒年六十八贈開府儀同三司
馮熙載字彥爲衢州西安人也舉進士爲弋陽尉旋除秘書省

正字迁著作佐郎起居郎中書舍人由大司成拜翰林學士迁
水旨不閱旬除尚書左丞踰年迁中書侍郎方是時王黼爲相
熙載与之共事多不協言者論其不省墳墓遂罷以資政殿學
士知亳州尋提舉洞霄宮起知福州引疾再領宮祠卒年四十九
臣稱曰自愛莫助之之說行而孽京由是用事小人之勢遂熾
立乎人之本朝者莫非小人也其進悉以詆毀元祐紹述 先
烈爲言如是者幾三十年而執政之中獨一劉逵用主元祐而
黜彼豈誠然者哉烏虜小人之急售其才而耆利不已終以乱
天下者自古蓋亦多矣而崇觀政宣之間爲特甚焉于斯時也
賢人君子擯廢不用甘鏹采以自珍者可勝道哉可勝道哉

東都事略卷第一百四

列傳八十七

姚兕字武之隴干人也父寶爲隴干巡檢戰沒以兕爲右班殿直熙寧中西鄙進築兕爲巡檢以功稍迁左藏庫副使夏人率國入寇環慶保障皆被圍兕駐荔原堡引兵出據險要又張疑兵諸山上使賊不得散掠境內間出奇擊之賊稍却明日益兵來攻甚急兕乘高而射凡三百餘發皆應弦而斃指裂流血而射不已更遣其子雄率精騎出自執旗從城上麾之賊不敢當即引而西攻大順城兕復往援城又獲全慶卒叛兕以親兵守西門賊不得入且諭以大義賊感泣羅拜熙河用兵以兕策應攻破河州大酋木征聚兵于郎家山兕又破之鬼章陷景思立于踏白城諸兵皆欲以兵直前兕請先破撒宗城用其言一舉

而克遂破踏白諸羌以報思立之役以功累迁皇城使交趾寇
邊師次富良江賊以輕艦度兵合戰兇与諸將帥精兵屢擊之
賊不得登者尽擁江中以功領雅州刺史瀘南乞弟叛兇以功
領忠州團練使俄爲環慶路馬步軍副總管改鄜延哲宗即
位拜東上閤門使移熙河鬼章據洮州謀言青唐欲將兵由講
珠梁會于洮合寇我疆兇自河州率兵破六通宗城夜遣驍將
縱火講珠梁明日青唐兵至不得遂洮州之援鬼章就擒迁四
方館使再移環慶進通州團練使改涇原總管移鄜延路卒年
六十七贈忠州防禦使兇幼孤事母孝孝兵法戰未嘗敗輕財
樂施老不廢書好顏真卿書曰吾慕其人耳第麟子雄古俱仕
節度使

麟字君瑞以父寶死事補三班借職稍迁左侍禁王韶取熙河
知麟材可用用爲熙河管界巡檢復河州爲諸軍先以功遷內
殿承制韶大會諸將飲幕下而露骨山降羌叛報至韶目麟曰
破敵者飲此麟欣然尽卮酒擐甲馳去食未竟斬數百給還報
韶大喜舉軍尽驚從定岷山又爲諸軍先木征塞河州路攻香
子城急命麟往戰將先鋒田瓊殿次牛精令瓊欲速進麟曰此
險疑有伏吾固緩以圖之遽前必墮計中瓊不聽勉与俱入伏
果發瓊遂戰沒麟獨格殺數十人身被數創督戰益急士益用
命卒解香子城圍通河州路積遷左藏庫使從李憲討鬼章以
功遷皇城使從復洮州擢涇原路兵馬鈐轄兼知德順軍以師
援李憲兵爲前軍兵十餘万鋒銳甚麟謂其副曰賊衆我寡將
迎擊之且以臨大軍之聲必濟即馳騎中軍告急憲進兵麟繼
使人聲言姚公已破賊衆聞歡趨麟度憲不遠鼓而出戰方酣

大軍皆至大破之賊潰走拜西上閤門使英州刺史爲秦鳳路馬步軍副總管改環慶路王師問罪西夏麟與劉昌祚皆爲涇原行營總管聽高遵裕節制而以兵會于靈武賊十萬餘扼我師麟引兵以出大破之遂以師抵靈武爲諸道先數日遵裕至方議攻城麟先登矢石下如雨氣益振城且拔會班師麟復以涇原兵爲後軍賊追躡慷慨激厲士衆爭出死力卒全師而還是役也涇原軍入爲前出爲殿戰嘗爲最而麟實將之諸將得罪例降皇城使永興軍路鈐轄初遵裕與昌祚有隙凡軍事輒沮止以故不濟後昌作言靈武不克實受制非戰之罪朝廷問麟是非麟曰首至靈武昌祚之功城不能取皆臣之罪人以此多之復爲涇原路鈐轄初復蘭州麟以功復故官爲副總管時夏人請蘭會之地麟奏書以謂夏人逐其君王師是征

今秉常不廢卽爲順命可因以息兵矣獨蘭會不可與願召諸將帥飭邊備示進討之形以絕其望朝廷是其議兵出殺胡平而夏人兵壓境麟屯兵瓦亭賊逼靜邊麟將兵以待賊至邀擊之賊遁去召爲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累拜馬軍副都指揮使建武軍留後紹聖中出帥涇原召拜殿前副都指揮使武康軍節度使毀前都指揮使改鎮建雄徙定武卒年六十八贈太尉麟風貌瑰特美鬚髯不妄笑語喜司馬兵法爲將沉毅多奇策有功不自矜伐持軍紀律明下樂爲之用事兄兕及礼兄弟並立功蓋一時云

折可適字遵正其先與魏道武俱起雲中號代北著姓郭逵帥鄜延見之曰真將種也薦之試藝廷中爲鄜延路經略司准備差使擢知寧岷環蘭四州再知鎮戎軍章綬帥太原築石門峽

好水川檄可適守鎮戎時熙河秦鳳環慶三路兵會涇原之師
無慮三十萬聽命於案以總管王文振爲統制以可適爲前
軍而副之前軍遇敵求援可適請文振益兵發熙河卒二千人
失道尽赴坑谷死文振懼歸罪可適劾其擅興違節制奪十三
官而罷案請留之乃以可適權第十三將差統將嵬名阿理監
軍昧勒都逋皆西夏用事首領朝廷密詔圖之會二酋以放
牧爲名窺伺境上可適因請出兵銜枚夜襲之俘其家屬部族
三千餘人簿所得十餘方計其地即天都山也可適請以秋葦
川爲砦南牟爲州詔名砦曰臨羌州曰西安而以可適知州
事累迁明州觀察使涇原路副都總管帥請以兵直據靈州
徽宗召問可適曰易取難守計當先稍侵其地以弱之俟
吾藩籬已固委輸無阻而後可圖也進武安軍留後知渭州拜

淮康軍節度使召爲佑神觀使復帥涇原卒年六十一子彥質
郭成德順軍中安堡人也初以應募爲弓箭手累級補都指揮
使討河州踏白城部族有功換西頭供奉官從征交趾瀘南轉
內殿承制元豐中太合五道兵趨靈武成將涇原選鋒賊守漫
哆隘以拒王師成出奇奮擊之至靈武有番酋乘馬馳突統制
劉昌祚曰孰能爲我取此虜乎成即躍馬斬其首以還昌祚大
奇之爲涇原第十副將以杖部將坐免熙河秦鳳環慶涇原之
師進築平夏城置第十將以戍之章案謂諸將曰新邊控扼誰
可付者皆曰非郭成不可遂用之駐平夏虜旣失地利乃縱兵
圍成成隨機應變已而援兵大集陞統制成乃與折可適議曰
賊新敗衄若乘勢深入可以大獲帥以萬騎付之分道而進即
帳中擒其大酋嵬名阿理昧勒都逋以功遷引進使雄州防禦

使涇原路鈐轄轉客省使卒年五十六成姿貌豐偉襟度坦然
抚養孤窮踈財好施名振西鄙云子浩

劉仲武字子文秦州成紀人也姿雄偉以材武補官數從軍與
吐蕃力戰有功積官至礼賓使爲涇原路第一將夏人欲犯天
聖砦主帥謀知舉事日檄仲武會諸將兵於天聖約曰過某日
賊不來即分屯去仲武得賊的期乞緩分屯主帥不悅止留一
將及仲武軍賊果至仲武力戰禦之賊遁去迁皇城使熙河路
兵馬都監收復湟州除東上閣門使知河州李忠與胥延戰不
利吐蕃爲王趙懷德及狼阿章聚衆數万勢張甚仲武禦之与
賊相持二日潜遣二將各五百騎直抵賊營令之曰賊迎戰勿
與戰亟還伏兵道左伺二將還賊追之伏發大敗其衆斬三千
級遷四方館使惠州刺史收復西寧州轉客省使果州團練使

移知湟州復還河州趙懷德狼阿章果來降迁榮州防禦使副
高永年征西涼賊遽至仲武欲持重固壘永年易賊迎戰遂大
敗仲武引各自効長流嶺表命未下會與夏人戰傷足 朝廷
閔之免赴貶所未幾爲西寧都護童貫宣撫陝西議欲招誘僞
王子臧征僕哥收積石軍積石与西寧接境仲武詣貫計事曰
大兵入境賊窮走夏國路由西寧可掩捕若降可招納或深入
巢穴可乘其便河橋功力卒未易辨可預具若票命待報則失
幾會柰荷貫許以便宜臧征僕哥果欲降丐一子爲質仲武即
遣子錫往而河橋亦成仲武以兵度河挈僞降王以歸貫掩其
功止錄河橋之勞仲武終不自言 徽宗遣使持金醖賜先得
積石軍招納降王者使者訪其實以醖授仲武召對 徽宗曰
高永年失律以不用卿言招納降王撫定河南皆卿力也仲武

謝問幾子曰九子 徽宗悉命以官以錫爲閣門祗候復知西
寧州移渭州召爲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帥涇原移帥秦鳳以
功累遷保靜軍承宣使步軍都指揮使熙河涇原都統制夏人
寇震武仲武却之除瀘川軍節度使以老請祠提舉明道宮未
幾再帥熙河以疾卒年七十三 徽宗聞訃歎曰吾失長城矣
謚曰威肅九子錫錡最知名

趙隆秦州成紀人也以勇敢應募從王韶收復熙河四遷爲三
班借職姚麟嘗與虜戰被重創曰吾渴欲死得水可活有泉近
虜營隆潛往納衣泉中賊覓隆急持濡衣且戰得歸裂取水以
飲麟得活嘗從李憲討賊數有功討鬼章也河外諸羌皆以
兵應鬼章隆率衆先至斧其橋鬼章失援擒之除涇原第九將
與夏人戰平夏川功爲多移熙河路兵馬鈐轄師出邈川降將

前軍擊賊走保三城逐北遂降之復鄯廓兩州夏人寇涇原
詔熙河深入分其兵無令專得東向師至鐵山隆先登士皆殊
死戰賊解召見 徽宗曰鐵山之戰卿力也童貫與隆論燕雲
事隆極言其不可貫曰君與此當有異拜隆曰武夫豈敢干爵
祿以敗 祖宗百餘年之盟好乎異時豐生雖力死不足以謝
天下貫知不可奪明日白 徽宗除知西寧州時又有邊將劉
延壽者過太原帥臣方經營燕雲以問延壽延壽以可伐不可
守可守不可久矧 祖宗盟誓一旦敗之恐有不測之變帥甚
忌之隆與延壽雖武士甚有精識隆至西寧羌豪懼伏悉藉其
戶二萬六千願比內地從熙河帥劉法討賊隆以奇兵擣之虜
大潰遂城鎮武遷温州防禦使爲馬步軍副總管捧日天武四
廂都指揮使卒贈鎮潼軍節度使

和詵字子美濮州鄆城人也以蔭補三班奉職爲河北副將累轉內殿崇班知奇嵐軍稍遷西上閣門使知雄州改右武大夫威州刺史詵因上制勝強遠弓式施行之弓能破堅於三百步外邊人號爲鳳皇弓轉拱衛大夫榮州防禦使遷中侍大夫相州觀察使時女真數犯契丹童貫帥師巡邊至高陽關召詵問以計策乃言南北兄弟之國誓好百有餘年今師出無名宜按兵觀釁戒諸將無妄動貫謬然乃命詵兼統制副種師道詵還瓦橋貫亦至而前軍統制楊可世入虜境而敗詵勸師道斬可世以徇師道不從引軍宵遁詵亦徒行亂兵間踰宿入雄州虜師至城下而還貫奏詵不從節制責豪州團練副使筠州安置徽宗亦詔貫班師會耶律渾死蕭太后立朝廷復詔貫毋歸及收復燕京肆赦以詵初議不戰獨不放還後數月蕭幹出盧龍攻破景州又敗常勝軍于石門鎮陷薊州寇掠燕城人情怊怊有謀棄燕者徽宗於是思詵言召還復正奉大夫宣州觀察使卒年六十七贈安化軍承宣使

東都事略卷第一百四

東都事略卷第一百五

列傳八十八

徐勣字元功宣州南陵人也舉進士調吳江尉桂州教授知建平縣爲越王等宮大小學教授召對除王府記室 徽宗即位除寶文閣待制提舉醴泉觀兼侍讀爲中書舍人脩 神宗正史勣言元祐史官范祖禹等多主司馬光記事至紹聖之際蔡京兄弟又用王安石日錄各爲之說正史所以久不成書者良由史官好惡異同也今史臣脩正史謂宜悉取當時輔相之家記錄以參較得失則一代大典可信矣時紹聖黨與尚在朝用事人懷異意以沮新政 徽宗一日與勣論擇相之難且曰朕欲相范純仁韓忠彥如何勣曰陛下得人矣忠彥久相紹聖黨去以次斥去惟蔡京結官寺爲助 徽宗未有遂京意命勣

與京校正 五朝寶訓勸耻與京同職力辭因奏曰京姦惡也
唐德宗用盧杞致建中之亂 陛下不可不察會諫官陳瓘任
伯雨等論京罪京始去除給事中為翰林學士上疏言六事一
曰時要二曰任賢三曰求諫四曰選用五曰破朋黨六曰明功
罪以指陳當時之弊時議者謂熙豐法行之歲久當稍脩補其
弊以便民曾布初以為然已而乃言熙豐萬世之法不可改力
陳紹述之說 徽宗以問勸勸曰陛下之意得非欲兩存乎
徽宗曰然勸曰天下之事有是有非 朝廷之人有忠有佞若
不考其實姑務兩存臣未見其可也又問棄湟州何如勸曰棄
不毛之地以省歲用億萬計誠便也勸因曰願 陛下自今無
惑小人之言妄與邊事無邊事則 朝廷之福有邊事則臣下
之利 徽宗以為然以母喪免服除以蔡京不悅提舉靈仙觀

入元祐黨籍久之知江寧府太平州召對 徽宗問曰卿久于
外下民疾苦宜以告朕勸曰事固未易勝言惟茶鹽法為最苦
茶鹽取息太深故私販者千百為羣被甲荷戈白晝公行若聚
而為盜則可憂舊法官推鹽州縣常有三年之積賈人沿邊入
中糧草鈔法流行今許通京則州縣無積鈔法遂壞又綱運般
米無欠折以搬鹽酬之今無般鹽則米綱亦壞 徽宗曰為國
用不足故也勸曰生財有道理財有義用財有法今國用不足
在 陛下明詔有司推講而力行之 徽宗稱善欲留勸二不
可遂以龍圖閣直學士留守南京以疾除顯謨閣學士致仕卒
年七十九贈資政殿學士始勸與何執中俱為王府記室勸獨
挺挺守正執中有愧焉不至大用天下惜之
陳師錫字伯脩建陽人也舉進士為昭慶軍節度掌書記知臨

安縣召爲監察御史會詔進士習律師錫言方今以經術造士不當以刑名之學亂之出知淮陽軍提點開封府界諸縣鎮事建言銓法用舉者遷陞而監司刺史歲有定額今請託者類多益數而寒畯有不足之患請爲限約均所不及以廣人才將領有苛慘失士心者因大閱羣卒謹諫將吏相視莫知所爲師錫馳至軍按閱如初推爲首者致之法劾其將削籍人皆歎服而密院以事不先啓罷知解州入爲考功員外郎知宣州移蘇州徽宗即位召爲殿中侍御史與陳瓘論列蔡京之罪不見聽遂求罷出知滑州罷爲提點靈山觀以元祐黨籍謫監衡州酒稅遇赦監潭州南嶽廟會有妄言宮掖事得罪者語連及師錫削官貶郴州累赦復官卒年六十九

石公弼字國佐越州新昌人也舉進士調衛州司法參軍連水

丞知廣德縣爲宗正寺主簿擢監察御史殿中侍御史公弼言敕令刪定官寺監丞簿皆執政近臣子弟未有資考不習政事顧及罷之以通寒雋之路大觀初除右正言遷左司諫太史局保章正朱汝楫冒請綰覓既論汝楫而有司失察者皆以中貴得不坐公弼謂矯稱詔旨恐前後詐冒非一汝楫而已由是經由僉書者並實其罪遷侍御史時大名有強寇吏不以聞公弼劾監司欺隱之罪又論蘇杭造作局上供之盛差舛役夫騷擾之弊除太常少卿起居郎遷御史中丞蔡京以公輔不附已也忌之奏曰國朝未有由左史除中司者徽宗曰公弼豈不爲御史乎於是京引公弼族弟娶其妻之妹欲以親嫌罷之徽宗曰外戚疎親何用避也公弼首論人臣當同伐異捨大公之道執一偏之見此弊不除臣恐分曹列敵重相舐伺隱若仇讎

非朝廷之福其務在交私不安分守輕朝廷罔公上者曰爲執法當爲陛下擊之與諫議大夫張克公交疏論蔡京罪惡以爲京擅作威福權傾中外濫錫予以蠹國用輕爵祿以市私恩謂財利爲有餘皆出誕謾務夸大以具事肆爲騷擾援引小人以爲朋黨假借姻婭布滿要塗以至交通豪民以置產業役天子之將作營葺居第用縣官之人舩漕運華石曾无尊主庇民之心惟事豐已營私之計名爲祝聖壽而脩塔以壯臨平之山勢託言灌民田而決水以符興化之讖語乃至法名退送門號朝京致妖佞之告變而繆爲心疾受孟翊之訛言而與之官爵趙直欲輔之以妖術張子成竊議其姦惡駭動遠近聞者寒心此皆足以鼓惑天下而爲害之大者也今星文再見昭示其意非天懿懣陛下則人力何能爲哉臣願陛下順民心

奉天躋天道以用刑暴白京罪以釋天下之疑以爲人臣之戒京罷相以三師就第公弼論列不已京遂致仕公弼亦除兵部尚書兼侍讀以樞密直學士知揚州移襄州改述古殿直學士京再相戶部侍郎陳彥文言公弼奏襄州牙校轉般損壞官物破蕩家業爲詆毀先列京恐徽宗知公弼姓名止云襄州官吏乞竄責遂爲秀州團練副使台州安置未幾以皇太子赦提舉崇道觀卒年五十五公弼始名公輔後賜今名云張克公字介仲耆之曾孫也舉進士大觀初擢監察御史遷殿中侍御史起居舍人右諫議大夫因星變與石公弼交疏蔡京罪惡京遂致仕政和初爲兵部侍郎遷御史中丞論張商英十罪商英罷相一年爲吏部尚書兼侍講卒贈資政殿學士克公敢言事无所回避既論罷蔡京京復相克公屢求去而徽宗

不許京忌之復不得進為尚書者凡七年

黃葆光字元暉歙州黟縣人也少孤刻志於學崇寧初以朝
廷遣使航海抚諭高麗使副辟之以行補官調齊州司理參軍
近臣薦其材召為太學博士遷校書郎又遷監察御史左司諫
言事切直俄為符寶郎擢侍御史會歸明人李良嗣撰北夷錄
平夷書規進用命以秘書丞葆光上疏論五不可大略謂良嗣
以凶黠忿讐之資犯夷虜不原之罪亡命沙漠免死而已妄作
平夷等書方一語泄致生嫌疑為患不細秘書省圖書之府以
醜虜為之有累國時三省密院史負猥雜葆光言非元豐舊
制今奉入則越從班品秩則幾執政輕蔑名器蠹耗國用无敢
誰何吏強官弱未有如此 徽宗加納之於是非元豐法所載
一切罷去省太農太府之費月計數万又言永平日久人心易

侈比年 朝廷每有施設率以稱職加轉乞凡酬獎減年之類
並依格令又言中外不知遵守成憲任情曲法一有奏請率引
例破條或直行陳乞遂其所欲則恩歸私室否則怨歸公上翫
習既久人無忌憚又言君尊如天臣卑如地剛健者君之德也
而其道不可屈柔順者臣之常也而其分不可亢苟致屈以求
合則是傷仁非所以取下也苟矯亢以求伸則是犯分非所以
尊君也 徽宗命近臣讀其奏於殿中自崇寧後增置兼局廩
給無度葆光屢論其弊 徽宗命蔡京裁定京事恣乃陽請一
切廢罷以激怒士大夫朝論果沸葆光言如礼制局詳議官至
七員檢討至十六員製造局至三十餘員豈無一二可以裁定
上副 明天子之意邪他日因入對 徽宗以旱乾為念葆光
退而上疏曰 陛下德足以動天恩足以感人而憂勤祗慄檢

身致治無所不至而不能感召和氣此臣之所以不能無疑也
臣嘗仰觀天意俯察人言旁攷古今君臣相與之際求其所以
致陰陽之變者然後喟然歎曰人君有屈已逮下之心而人臣
無歸美報上之意者能致陰陽之變人君有慈惠惻怛之心而
人臣無柔順欽承之意者能致陰陽之變陛下恭儉敦樸以
先天下師臣蔡京修天過制非所以明君臣之分陛下以紹
述爲心京所行乃皆元豐之法陛下隨宜損益追崇先烈
京彊悍自尊不肯上承德意兼太宰鄭居中少宰余深依違畏
避不能任天下之責此天氣下而地不應大臣不能尚德以應
陛下之所求者如此疏入罷知立山縣未幾即昭州安置宣和
中以職方員外郎召未至主管太平觀知處州進直秘閣卒年
五十八葆光天資剛正尚氣節善論事會文切理不爲橫議所

移方蔡京權勢震赫臺諫不敢言獨出太排之時議推重云
崔鷗字德符潁州陽翟人也舉進士爲鳳州司戶參軍筠州推
官徽宗以日食下詔求直言鷗上書以爲陛下有忠不
能明有邪不能去此陛下之闕失也臣竊怪陛下左右之
臣有指元祐之臣以爲姦黨者此必邪人也故宰相司馬光
陛下左右以爲姦而天下皆曰忠今宰相章惇陛下左右以
爲忠而天下皆曰姦此何理也光歷事四朝以忠信直諫聞
於華夏危言正色奮不顧身雖古名臣無以遠過而謂之姦是
欺天下也是欺後世也夫一人可欺也天下後世不可欺也至
如惇者狙詐險賊臣不能盡知特怪天下士大夫呼曰惇賊貴
極宰相人所具瞻天下以名呼之又指以爲賊豈非以其孤負
主恩翫竊國柄忠臣痛憤義士不服故賤而名之又指其實而

號之以賊京師語曰大憚小憚殃及子孫謂憚與御史中丞安
憚也夫日者陽也為君為君子食之者陰也為臣為小人日有
食之臣侵君小人勝君子也弭災之道有三一曰擇人二曰因
民三曰從時惟 陛下畏天威聽明命獨運乾剛大明邪正毋
違經義毋鬱民心則天意解矣 徽宗覽而善之以為相州教
授蔡京得政條列元符上書人分正分邪各有三等取同已者
為正異已者為邪鷗入邪等停所居官久之調績溪令以病免
歸始居汝州之郊城閉門年處十餘年人無貴賤長少悉尊師
之宣和末通判寧化軍 朝廷悟其賢召為殿中侍御史既至
而 欽宗即位徙右正言即上章乞斬蔡京以謝天下為萬世
亂臣賊子之戒諫議大夫馮漸上章言事鷗論其失曰解言熙
寧元豐之間士無異論大學之盛也此姦言也昔王安石用事

除去異已之人當時名臣如富弼韓琦司馬光呂公著呂誨呂
大防范純仁等咸以異論斥逐布衣之士誰敢為異乎士携策
負笈不遠千里游于李校其意不過求仕官耳安石著三經之
說用其說者入官不用其說者黜落於是天下靡然雷同不敢
可否陵夷至于今大亂此无異論之效也又曰崇觀以來博士
先生狃於黨与各自為說附王氏之李則詆毀元祐之文服元
祐之李則詆誚王氏之說尤為欺罔自蔡京用事以軍伍之法
馭士人大小相制內外相轄一容異論居其間則累及上下李
官以黜免廢錮之刑待之於斯時也博士先生其敢誚王氏之
李乎解之欺罔於是可見欺罔之言公行則實是隱矣累章極
論一時翕然推重會以疾求致仕乃以直龍圖閣提舉崇福宮
未及拜而卒鷗有古李為文雄深作詩清峭李者稱之

東都事略卷第一百五

東都事略卷第一百六
列傳八十九

王黼字將明開封祥符人也爲人有口辨才疎儻而寡學術極智巧便佞奉進士調相州司理參軍宰相何執中薦之除祕書郎進符寶郎遷左司諫張商英爲相侵失徽宗意徽宗召蔡京於錢塘遣中使賜以玉環黼端知徽宗之意數條奏京政事且劾商英去位京復相頗得其助已也擢爲左諫議大夫給事中御史中丞自校書郎至是不兩歲俄兼侍讀入翰林爲學士鄭居中與京不合而數薦其才京以黼爲叛已甚怒徙爲戶部尚書將以財用不給爲黼罪已而班直禁衛賚賜不如期詣左藏鼓譟黼聞之即詣庫揭榜期以某月某日皆相頤散去京計不行還爲翰林學士黼本名甫徽宗更爲黼進承旨丁父

憂聞五月起爲宣和殿李士提奉三清宮錫第在昭德坊
旁即許將宅黼倚中人強奪之子弟出怨言白晝逐之使去聞
者爲之不平復爲翰林李士丞言政和八年除尚書左丞遷中
書侍郎宣和二年拜少宰由通議大夫超八官爲特進自 國
朝以來命相未有也蔡京既致仕黼於是悉反其所爲奏罷方
田汰堂吏毀辟雍及鑿堦臺減橫行遙郡奉入之半併會要六
曲等局諸路茶鹽鈔法不復比較上戶科配一切蠲之當時聲
稱翕然而黼既得位乘高勢而爲邪多蓄子女玉帛以自奉微
猷閣待制鄧之綱妾有美色因過外舍黼使人誘而奪之反以
爲之綱罪竄諸嶺南朝士畏之側目黼遷居賜第凡供張什器
徽宗命悉仰給縣官導以教坊樂又宴其家屬以落之遂以少
保爲太宰稍襲京故迹專以燕享爲事御史中丞陳過庭初拜

職事上言乞尽罷冗官以御前使喚爲名者京西轉運使張汝
霖乞罷進西京華果黼上章劾之兩人皆以散官徙遠郡睦州
寇方臘起提點刑獄張死言於 朝黼方鋪張太平惡聞有外
寇不以寔告 上而責死張皇生事賊遂不可制至陷破六州
朝廷遣師討之又數月乃定黼以功進位少傅又拜少師遼人
李良嗣不得志於其國亡來歸我言遼可取若能遣使結女真
與共圖之則石晉所割燕雲之地可復也 徽宗以問大臣鄭
居中鄧洵武皆以爲不可獨黼是其計以身任之曰中國與遼
雖爲兄弟之邦然百餘年間彼之所以開釁慢我者多矣且兼
弱攻昧武之善經也今如此置弗取則女真獨強吾不免事之
中原地恐非復我有也黼銳於成於三省置經抚房專治邊事
不復以閑密院括天下丁夫計口出筭謂之免夫錢凡得錢六

百二十萬億已而童貫伐燕无功厚賂女真得其空城并所得
支郡即平百僚詣文德殿稱賀 徽宗解玉帶賜之拜太傅封
莖國公黼以爲帝王盛德大業宜表出以示万世固乞上尊號
徽宗曰比 神宗皇帝所不敢受也却不許初黼既得國秉念
无以中 上意牢其寵乃奏置應奉司遂自領之而以梁師成
副焉外則外臺耳目之司遠則郡縣牧宰之属皆責以供辦於
是殊方異物四面而至鈇松怪石珍禽奇獸美鏐和宝明珠大
貝通犀瑟瑟絕域之異充於内囿異國之珍布於外宫凡入耳
之色適口之味難致之瑰違時之物畢萃於燕私極天下之費
卒歸於應奉奪漕輓之卒以爲用而戶部不敢詰四方珍異悉
入於二人之家而入尚方者才什一每陪扈曲宴至爲俳優鄙
賤之伎以獻笑取容時 欽宗在東宮鄆王璿有寵遂有奪適

之意 欽宗長子諶先已封崇國公黼言於 欽宗以爲皇孫
不可以同皇子召宮臣耿南仲至第令代 東宮奏辭諶官蓋
黼欲以是撼 東宮也 徽宗特遇日隆恩數異於他相名其
居閣爲得賢治定爲書載慶堂寵光亭以下凡七榜有王芝產
堂柱 徽宗幸其第置宴觀之梁師成与黼連牆穿便門往來
黼以父事之每折簡必稱爲恩府先生 徽宗過之始悟其交
結狀由是黼眷稍熄乃拔白時中李邦彥共政以分其權六年
以太傅致仕而猶領應奉司 欽宗即位貶爲崇信軍節度副
使永州安置藉其家開封尹聶山与黼有宿怨黼至雍立之輔
固村爲盜所殺山取其首以獻黼美風姿面如傅粉鬚髮与目
中精色尽金黃張口能自納其拳本以何執中汲引及居言責
却疏執中罪以白 徽宗請罷之欲使蔡京專當國政 徽宗

不可而止遭時得君承京之後其為姦惡又甚於京內連梁師成外徇童貫覆滅遼國招挑金人皆黼之罪也子閔孚雋孚耿至待制脩撰後亦削籍家徙于吳云

朱勔平江人也父冲本閭閻賤微家貧落曉庸於人梗悍不馴氏罪至徙囚亡之旁縣乞食以求活遇異人以黑鐵數條方書一編授之曰母父客此將歸大而家冲還里中視故金有光弼之乃金也以其貲按所授方設肆市藥未幾遠近翕然稱之買者輻輳家遂為富脩葺園區結游客書者亦廣始蔡京居錢塘過吳欲建經藏於梵室聞冲有幹決呼諉之才兩月而成京陰器其能及召還冲詣道左丐以勔從行是時徽宗頗垂意華石於是薦之命以官令語其父密取浙中珍異以進其初才致黃楊三四本徽宗已嘉之後歲二稍增加然不過二三貢二

不過五七品童貫握兵京以勔託使階邊功以升貫見之喜始廣供備以媚上舟艦相繼號曰華石綱凡延福宮良嶽諸山皆仰之一時應奉天下皆不及也累迁合州防禦使提舉惠民河公事專置應奉局於平江指內帑為囊中物每一發取輒數十百万外計所畜雖封樁禁錢無問名色悉取之監司徐鑄王安道王仲閔等濟其惡空竭縣官經常以為應奉類以億巨万計而所貢之物豪奪漁取毛髮不償諸民搜若剔數幽隱不置一華一木曾經黃封護視不謹則加大不恭罪人有嘉木奇卉皆指為不祥惟恐芟去之不速民一与此役中人之家悉破產至賣粥妻子以供其須斲山輦石稍督慘峭雖江湖不測之淵力不可致者百計出之至名曰神運遏截諸道運綱旁羅費舟二揭所貢暴其上連檣接櫓日夜不絕篙工拖師陵轢郡縣人以

目相謂不敢誰何廣濟卒四指揮足以充輓士猶不給蔡京始
患苦之言於徽宗願抑其太甚徽宗亦病其擾乃禁用糧
綱船戒伐家藏毀室廬毋得加黃封怕蒙人園囿凡十餘事獨
留勛與蔡攸聽入貢餘進奉悉罷自是勛小戢不兩歲愈甚於
初吳民不聊生矣方臘起以誅勛為名諸郡響應童貫出師承
上旨尺罷去華石進奉綱徽宗亦黜勛父子弟姪之在職者
民大悅寇平勛仍得志怙權恃勢父子各立門戶声焰熏灼賄
賂紛紜成市乘人穢夫爭候門下肆狎昵因以求劇賊要官躡
進至侍從者袂相屬也有不附已即旋踵罷去時謂東南為小
朝廷徽宗末年陰約蘭寺之姦稍誅數人以殺其勢勛因得
入其彀乃排梁師成寢為徽宗所親倚出入禁闥進見不避
嬪御伐燕之役謂勛有功自慶遠軍承宣使進寧遠軍節度使

醴泉觀使前後繫結固寵二十年鬻恩毀法昔所未有即私室
建神霄殿奉御容其中監司郡邑吏每朔望皆拜庭下又託
輓舟募兵數千擁以自衛第舍擬宮省名園別墅甲吳郡服膳
器用逼玉食而華綴過之輿臺賤隸腰金累使者充牣其門子
汝賢汝功姪汝楫汝身擢皆承宣觀察使汝翼真龍圖閣天下
為之扼腕欽宗即位削其官放歸田里既而羈管循州籍其
家尋賜死子孫徙湖南與勛同時有李彥者亦以恩倖積官至
翊衛大夫安德軍承宣使宣和間嘗括民田按行河北京東西
所至州郡偃坐黃堂而使監司郡守列侍其凶焰如此奪民常
產重斂租課官吏无敢違忤當時謂勛結怨於東南彥結怨於
西北云欽宗即位暴其罪賜死仍籍其家
臣稱曰天下之禍未有不由小人而成者也觀王黼以奇技淫

巧爲身謀朱勔專以華石爲享上小人誤國之罪擢其髮不
足以數也然亦熟知其旣之至於此哉於虜華清盛而羯胡起
華陽成而狄難吳由古迄今致亂召寇若出一軌可不痛哉方
京師之失守也蜀僧祖秀嘗親觀所謂華陽宮者記其事云政
和初天子命作壽山良嶽於禁城之東陬詔閹人董其役
舟以載石輿以輦土驅散軍萬人築岡阜高十餘仞增以太湖
靈壁之石雄拔峭峙功奪天造石皆激怒舐觸若踉若齧牙角
口鼻首尾爪距千態万狀彈竒尺怪輔以蟠木癭藤雜以黃楊
對青蔭其上又隨其旋幹之勢斬石開徑憑險則設磴道飛空
則架棧閣仍於巔頂增高榭以冠之搜遠方珍材尽天下蠹工
縑技而經始焉山之上下致四方珍禽竒獸動以億計猶以爲
未也鑿地爲谿澗壘石爲隄捍任其石之性不加斧斲因其餘

土積而爲山山骨蹇露峰稜如削飄然有雲姿鶴態曰飛來峰
高於雉堞翻若長鯨腰徑百尺植梅万本曰梅嶺接其餘岡種
丹杏鴨脚曰杏岫又增土壘石間留隙穴以栽黃楊曰黃楊巘
築脩岡以植丁香積石其間從而設險曰丁嶂又得頽石任其
自然增而成山以椒蘭雜植於其上曰椒厓接衆山之末增土
爲大坡從東南側栢枝幹柔密採之不斷華華結結爲幢蓋鸞
鶴蛟龍之狀動以万數曰龍栢坡循壽山之西移竹成林復開
小徑至數百步竹有同本而異幹者不可紀極皆四方珍貢又
雜以對青竹十居八九曰班竹麓又得紫石滑淨如削面徑數
仞因而爲山貼山卓立山陰置木櫃巔頂開深池車駕臨幸
則驅水工登其頂開閘注水而爲瀑布曰紫石壁又名瀑布嶼
從良嶽之麓琢石爲梯石皆溫潤滑滑曰朝真磴又於州上植

芳木以海棠冠之曰海棠川壽山之西別治園圃曰藥寮其宮
室臺榭卓然著聞者曰瓊津殿絳霄樓蔓綠華堂築臺高九仞
周覽都城近若指顧造碧虛洞天萬山環之開三洞爲品字門
以通前後苑建八角亭於其中央棖棖窗楹皆以馬腦石間之
其地琢爲龍礎導景龍江東出安遠門以備龍舟幸東西擷景
二園西則湖舟造景龍門以幸曲江池亭復自瀟湘江亭開闢
通金波門北幸擷芳苑隄外築壘衛之瀕水時絳桃海棠芙蓉
垂楊略亡隙地又於舊地作禁店麓治農圃開東西二閤夾懸
巖磴道隘迫石多峰稜過者瞻戰股栗凡自苑中登羣峰所出
入者此二閤而已又爲勝遊六七曰躍龍澗漾春陂桃華間鴈
池迷真洞其餘勝迹不可殫紀工已落成 上名之曰華陽宮
然華陽大抵衆山環列於其中得平蕪數十頃以治園圃以闢

宮門於西入徑廣於馳道左右大石皆林立僅百餘株以神運
昭功敷慶萬壽峰而名之獨神運峰廣百圍高六仞錫爵盤固
侯居道之中東石爲小亭以庇之高五十尺 御製記文親書
建三丈碑附于石之東南陬其餘石若群臣入侍幃幄正容凜
若不可犯或戰栗若敬天威或奮然而趨又若僂取布危言以
示庭諍之姿其怪狀餘態娛人者多矣 上旣悅之采与賜號
守吏以奎畫列於石之陽其它軒榭庭徑各有巨石基列星布
並與賜名唯神運峰前群石以金飾其字餘皆青黛而已此所
以第其甲乙者也乃命羣峰其略曰朝日昇龍望雲坐龍矯首
玉龍萬壽老松棲霞捫參街日吐月排雲衝斗雷門月窟蹲螭
坐師堆青凝碧金鼇玉龜壘翠獨秀棲煙蹕雲風門雷穴玉秀
玉竇欽雲巢鳳雕琢渾成登封日觀蓬瀛須弥老人壽星卿雲

瑞靄溜玉噴玉蘊玉琢玉積玉疊玉叢秀而在于渚者曰翔鱗
立津浹者曰舞仙獨踞洲中者曰玉麒麟冠于壽山者曰南帆
小峰而附于池上者曰伏犀怒猊儀鳳烏龍立于沃泉上者曰
留雲宿霧又爲藏煙谷滴翠巖搏雲帷積雪嶺其間黃石仆于
亭際者曰抱憤天門又有大石二枚配神運峯異其居以壓衆
石作亭庇之寘于懷春堂者曰玉京獨秀太平岩寘于萼綠華
堂者曰御雲萬態奇峰括天下之美藏古今之勝於斯盡矣善
致萬鈞之石徙百年之木者朱勛父子也善理百工之錫執辨
九州之珍產者閩人梁師成也奉人君之耆好忽天下之安危
者宰執王黼輩也靖康元年閏十一月大梁陷都人相與排墻
避虜于壽山良嶽之巔時大雪新霽丘壑林塘粲若畫果凡天
下之美古今之勝在焉祖秀周覽累日咨嗟驚嘆信天下之傑

觀而天造有所未及也明年春復游華陽宮而民發之矣元老
大臣所以圖書詩頌名記人獸之采斧其碑委諸溝中至於華
木竹箭宮室臺榭尋爲民所薪同宇宙而長存獨壽山良嶽以
耳目之眩蔽堯舜之明爲王者一尤物耳昔三代以嬖色取禍
秦隋以奢靡致失自書傳之作聖賢莫不以斯二者爲先誠也
自我藝祖以上聖之資定區宇既克孟相闕宮中物有寶裝
溺器遽命碎之平劉鋹廢媚川都速禁采珠蓋奢侈者禍之媒
孽創業之君所諱也於虜富有天下美味珍服莫敢以資其
身雖土階三尺茅茨不剪亦知其可也崇寧之際恭默求治是
時非無賢能也而蔡氏先據要途祖宗之法去民久矣自是
崇大苑囿結怨敵國皆出於此不然一夫不臣天下族之彼醜
裔安得而內侮之邪噫天下之士聞壽山良嶽者舊矣孰親觀

其興發復使後世憑河圖記以攷之與因括其大略作華陽宮記云

東都事略卷第一百六

東都事略卷第一百七

列傳九十

种師道字彞叔世衡之孫也年二十以伯父諤陰為三班奉職試法易文階為鎮洮軍推官諤死故吏徐勳盜印而補人官事竟詔御史問狀勳引諤子朴為證師道馳至京師上書曰朴斬然哀哉豈復有此儻不獲免似為夏人執仇神宗即日赦朴陝西轉運使王欽臣聞而義之辟以為屬以熙州推官權同谷縣有猾吏訟田弥二年不決師道閱其牘窮目力不可竟然所訟止於母及兄而已引吏前詰之曰母兄法當訟也邪吏遂服罪累擢提举秦鳳路常平換莊宅使知德順軍坐嘗議役法忤蔡京意罷入黨籍屏居十餘年始得武功大夫忠州刺史涇原路兵馬鈐轄知懷德軍師道初名建中避年號改為師極

詔賜今名夏國議畫界以故地爲請師道曰如言故地當以漢唐爲正則君之疆土益蹙矣 徽宗召問以邊事對曰先爲不可勝來則應之妄動生事非計也童貫議欲徙內郡弓箭手以實邊而指爲西邊所招之數 徽宗以問師道對曰臣恐動遠之功未立而追擾先及矣 徽宗然之以請得提奉崇福宮久之復以涇原鈐轄知西安州夏人侵近邊軍築佛只谷爲城率衆往平之師初臨城渴甚師道指山之西麓曰是當有水命工求之得水滿谷夏人以爲神迂左武大夫康州防禦使拜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洛州防禦使知渭州卽制諸道兵往城席葺平方庀工而賊至據瓠蘆河堅壁老我師師道陳于河澚若將決戰者使人揚言曰援兵至矣賊方疑顧而楊可世潛軍其後姚平仲以精甲衷擊之賊大潰斬首五千級獲橐駝馬牛万

計其酋僅以身免卒城而還又詔率陝西河東七路之師征臧底城期以旬必克旣薄城下虜守備甚飭官軍稍怠小校有據胡床自休者立斬之尸於軍門令諸將曰今日城不下當視此衆股栗旣而登城卽潰去以功進侍衛親軍馬軍副都指揮使應道軍承宣使以靖夏城失守降隴州防禦使俄以都統制與殿前劉延慶步軍劉仲武出肅關夏人棄求和割咎兩城而遁師及鳴沙无所見而還拜保靜軍節度使童貫謀伐燕命師道尽護諸將師道諫曰今日之幸譬如盜入鄰家不能救又乘之而分其室焉師出無名何以成事不聽旣過白溝遼人軍容甚整詬而前 王師多傷貫亟召軍還遼人遂至城下使來請曰女真之叛本朝亦 南朝之所甚惡也捨此不圖而欲射一時之利棄百年之好結豺狼之鄰基他日之禍謂爲得計可乎

使不獲已而罷歲幣固所願也或使歸其故疆亦云從矣救災恤鄰古今通義唯大國圖之貴不能對麾使去師道復諫宜許之又不聽密劾其助賊沮軍宰相王黼怒責授右衛將軍致仕而用劉延慶代之延慶果敗績 徽宗思其言起爲憲州刺史知環州俄還保靜軍節度使復致仕金人南下拜師道靜難軍節度使京畿河北路制置使聽用便宜檄兵食師道聞命即東遇姚平仲以步騎三千戍燕遂与之俱北至洛陽而幹呂不已屯于京城之北矣或止師道勿行曰賊勢方銳盍少駐汜水以謀万全師道曰吾兵少若遲回不進形見情得祇取辱焉今鼓行而前虜安能知虛實都人知吾來士氣自振何憂賊矣 欽宗聞其至喜甚既入見時已與金人議和 欽宗曰今日之事卿之意如何師道曰豈有孤軍深入人境而能善其歸乎女真

可謂不知兵矣 欽宗曰吾業已講好矣柰何對曰臣以軍旅之事事陛下餘非所敢知也拜同知樞密院事京畿河北河東宣撫使以姚平仲爲都統制諸道兵悉隸之師道時被病特命毋拜虜使王訥素頡頏方入對望見師道拜跪稍如礼 欽宗顧師道笑曰彼爲卿故也自虜度河京城諸門晝閉市无薪菜師道請啓西南壁聽民出入如平常虜有過統制馬忠軍前者忠斬其人虜訴于朝師道付以界旗使自爲制後无有敢越佚者會平仲之父古以昭慶軍節度使帥熙河領兵入援 欽宗方倚師道以謀國師道以三鎮不可棄城下不可戰 朝廷姑堅守和議俟姚古來兵勢益盛軍中共議自遣使人往諭虜以三鎮係 國家邊面決不可割寧以其賦入增作歲幣庶幾和好久遠如此三兩返勢須逗留半月重兵密迓彼必不敢遠去

劫掠孳生監糧草漸竭不免北還俟過河以騎兵尾襲至真定中山兩鎮必不肯下彼腹背受敵可以得志而姚平仲恐功名之會歸於种氏忌之乃以士不得速戰有怨言達于 欽宗李綱主其議令城外兵馬緩急聽平仲節制師道言不見用平仲常從童貫平方臘有功爲貫所抑 欽宗以其驍勇許以成功授節度使平仲議欲夜叩虜營生擒幹酋不奉 康王以歸 欽宗一日遣使五輩趣師道進戰師道言過春分節乃可擊矣是時相距纔八日蓋師道遲其弟師中之至也 欽宗以其緩乃從平仲率步騎万人入劫虜此平仲之未發也虜人已知之先事設備故反爲所敗 詔罷綱師道曰勝負兵家之常再擊可也議者難之會太學生譟于 闕下請復綱師道位 欽宗黽勉從之綱復執政而師道實未嘗去位也虜退師道始罷爲

中太一宮使於是御史中丞許翰上疏以爲不當解師道兵柄 欽宗曰師道老矣難用當使卿見之令相見於殿門外師道不語翰曰 國家有難詔許咨訪所疑願公毋以書生不知兵論以至計因言平仲城下用兵之失以感發之師道始言我衆彼寡但分兵結砦控守要地使之糧道不通挫以持久可破也翰深歎息其言復上奏師道智慮未衰方時多故而瓜牙虎臣頓之散地非計也未幾拜太尉鎮洮軍節度使復爲河北宣撫使駐軍滑州實无兵從行師道請合關中兩河卒屯於滄衛孟滑豫爲防秋計朝論以大敵甫退不宜勞民以示弱格不用既而弟師中戰死于榆次姚古敗于盤陀 朝廷震悚召師道還不復有委用意太原失守又遣李綱巡邊次河陽王汭來自燕山道揣虜必大率入寇亟上疏請幸長安以避其鋒大臣以爲怯

復召還既至病不能見卒于第年七十六贈開府儀同三司閔
月虜再犯京師比城陷 欽宗慟哭曰朕不用种師道言以至
於此始師道勸 欽宗棄其度河半擊之不從曰異日必爲後
患故 欽宗思其言嗟痛之後贈少保謚曰忠憲弟師中

師中字端孺以功累擢至侍衛親軍副指揮使房州觀察使知
邠州徙知慶陽府燕山之役爲副都總管初幹離不之犯京師
也 朝廷議割三鎮与和質肅王樞及宰相張邦昌以行幹離
不師還抵中山河間兩鎮兵民固守不肯下肅王邦昌及割地
使等躬至城下說諭即矢石及之而退沿邊諸州亦然而黏罕
南陷隆德 詔師道及姚古師中往援三鎮以師道爲河北宣
撫使古爲河東制置使師中副之師中因此進兵逼金人金人
出境黏罕之師至太原太原亦堅壁固守金人之兵圍之悉破

諸縣城欲困之使內外不相通雖古進師復隆德威勝扼南北
關累出兵有勝負而不能解圍於是 詔師中由井陘道与古
相倚角師中進次平定軍復壽陽榆次諸縣時黏罕以暑度陘
會西山之師于雲中所留兵皆分就畜牧覘者以爲兵敗將歸
告于 朝廷大臣信之從中督戰无虛日 詔書以逗留切責
師中師中曰逗留留兵家大戮也吾結髮兵間豈不知之而忍以
此爲罪乎慨然赴敵与金人戰于榆次死之贈少師謚曰莊愍
臣稱曰靖康之難可不哀哉方是時金人之兵強於天下所至
州縣悉望風奔潰莫有鬪者獨師道謂虜可與戰而勝非若鬼
神之不可測豺虎之不可禦也故請俟其度河扼而殲之師道
老將其所以應機料敵者審矣忽其言而不用何哉用之則国
耻可雪而人主亦無後時之悔矣悲夫

劉延慶保大軍人也家世將家雄豪有勇數從西伐屢立戰功
爲鄜延路總管遷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由相州觀察使拜泰
寧軍留後 徽宗謂兩使留後乃五代藩鎮官以親信留主後
務之親不可循用易爲承宣使仍冠以軍名延慶遂拜泰寧軍
承宣使承宣使自延慶始延慶破夏人成德軍生擒賞屈并熙
河招到僞王子益麻党征加步軍副都指揮使以功拜保信軍
節度使爲侍衛親軍馬軍都指揮使從童貫討平方臘徙鎮三
城又從童貫蔡攸北伐延慶爲都統制統兵十萬偕郭藥師過
白溝延慶師行无紀律藥師扣馬諫曰今大軍衮隊而行若敵
人設伏邀擊首尾不相救應則望塵潰散矣延慶不聽行至良
鄉四軍蕭幹率精銳迎擊延慶与戰敗績延慶閉門不出藥師
曰四軍精兵不過万人今悉衆拒我燕山必虛藥師請以奇兵

五千倍道兼進入燕山請令公之子三太尉以精兵五千人策
應延慶許之乃遣大將高世宣與藥師偕行三太尉者謂光世
也藥師引兵入燕山蕭幹以精兵三千人与藥師巷戰而延慶
渝約不遣光世藥師無援遂敗走世宣死之藥師走至涿州延
慶下砦於盧溝河南虜分輕兵斷絕糧運延慶亦遣其將王淵
以兵數千人護餉道虜縱兵南行殺運糧人夫多棄糧而遁淵
爲虜所擒延慶遂棄大將旗鼓而走蕭幹以兵追襲橫尸百餘
里貫攸退保雄州奏貶延慶爲率府率致仕筠州安置其後光
世討逋河北賊有功延慶復拜鎮海軍節度使金人犯 京師
何臬孫傳曹輔在城上募人爲兵以丘濬感事詩有郭京劉无
忌名姓於市人中得无忌於卒伍中得京用爲統制謂京能用
六丁六甲法可以生擒二酋掃蕩餘衆京才出爲金人所敗引

兵南遁延慶引西兵万人奪開遠門以出至龜兒寺爲追騎所殺其子光國携王黼愛妾以逃行十餘里亦追及之自縊死後光世最顯

何灌字仲源開封祥符人也由武卒爲府州黃河東岸巡檢賈胡曠有水泉子虜常越境南沒灌慮異日爲邊患尽折絕之虜忿聚兵于山馳薄官軍灌迎高射之發輒中或著崖石皆沒鏃後三十年虜官肅太師者會灌於雄州言水泉子之戰嘆何巡檢神射灌曰灌是也累功迁內殿崇班知寧化軍徙豐州又知滄州以治城壁功遷引進使知湟州姚雄爲經略使勅墾田法三百頃城砦五十頃募民開耕出粟灌曰墾田固良法然民与牛皆取足其地官田多墾則私田必荒是設法奪民也時城東决達原有間田近千頃灌命架遶川水溉之悉爲沃壤號廣利

渠徙河岷二州提卒熙河蘭湟路弓箭手召對奏曰趙充国云金城湟中穀斛八錢今西寧湟廓蓋其地也臣前待罪湟州引水溉城東荒田且千頃不一月悉爲膏腴而人之占耕者溢於地數况漢唐故渠間亦可攷若先葺渠引水使田不病旱則民樂就募而弓箭手之額乃易足矣還至部遂以其言行之財半年得善田二万六千餘頃應募者七千四百餘人馬九百餘匹爲他路最從童貫取震武軍以功迁吉州防禦使知蘭州又以功拜廓州防禦使童貫自湟原謀西入賊兵大集統安城灌率諸將擣虛直取之會劉法貶統安陷于虜賊圍震武灌解圍猶坐逗畱罷州事起知青州從破方臘以功轉同州觀察使還知易州轉寧武軍承宣使爲燕山府路副都總管四軍取景園劄灌解薊圍復景州斬首二千餘級俘六百人召還賞錢待衛步軍

司公事虜使來賜射玉津園灌以選伴射一發破的再發則不虜曰太尉殆不能邪灌曰非不能也以禮遜客也整弓復發則又中 徽宗親酌寵勞之除侍衛親軍都虞候金人南下 朝廷出禁卒付內侍梁方平守濬州灌謂宰相白時中曰金人傾國遠來其鋒不可當今方平領精銳以往京師皆疲弱也萬一方平不枝梧何以善後乎易留之以壯根本 詔灌迎敵灌曰軍不堪戰也儻可守禦而已時中不可曰已召种師道領西兵三万來會矣遂除灌武泰軍節度使副師道爲都統制未行徽宗內擅師道未至命灌領兵二万往河北次滑州會方平棄州南走灌亦望風奔潰金人遂度河直犯 京師灌坐削官職令前軍自效已而復之金人攻城灌与之戰軍輒散走灌沒于陳年六十二言者論其守河誤國尽褫故官

而方平坐誅

卷終

東都事略卷第一百八

列傳九十一

唐恪字欽叟錢塘人也四歲而孤舉進士調郴縣尉移零陵令知榆次縣有愛在民召對爲提舉河東常平徙江東轉運判官會牂柯獻地命以屯田員外郎往撫諭夷人始自疑衷甲以逆之恪盡撤兵衛獨將騶卒數十人往夷人望見歡呼投兵聽命恪示以大義咸感泣拜舞曰不圖今日得沾聖化以奉使稱職入爲右司員外郎遷起居舍人恪言 國家與契丹講好百有餘年邊備益弛且及今無事時以漸爲之不然且有後悔 徽宗曰卿勉爲朕行即以爲集賢殿脩撰河北都轉運使會中貴人銜命稱詔有所示恪噤不荅中貴人怒歸而中以他事降直龍圖閣知梓州移陝西轉運使未至以右文殿脩撰知涪州滄

當河下流一日河決水至城下不沒者三板恪率官吏乘城救護都水使者孟昌齡以河事至檄郡索船與兵恪曰滄極邊也兵非有旨不可得昌齡怒劾恪不能備水城且壞恪一不問治水事愈力城漏寡善沒者室之戲下卒善沒而不時赴募戮以徇有塩場正當下流使決之或曰塩法重水決而壞且得罪恪曰殺吾身而全一城吾之願也命趣決之踰宿而水去城以得全又上疏請止教保甲免呈保馬除常平通負復諸縣租賦等第賑貸以寬被水之民報未下悉以便冝行之民大悅進龍圖閣待制徙揚州召拜戶部侍郎京師大水汴且溢或請決汴水南岸以護宮城者恪曰水漲而決是無可柰何今決而浸之是棄民也乃止恪泛小舟歷覽水之源委而求所以利導之乃決金隄導而注之河踰旬而水平恪上疏曰水陰類也至犯城闕

天其或者以陰盛之漸儆告 陛下乎願垂意於馭臣鄰遠女寵去小人備夷狄以益謹天戒 徽宗嘉納之遷戶部尚書宰相王黼領應奉司上供綱卒盡爲所奪漕運不至者殆數月恪見 徽宗言曰國家定都於梁非有山河形勢以臨天下也直仰汴渠之運以養百萬之師耳而宰相領應奉勢動天下奪漕輓之卒以爲用戶部綱運自去秋絕不至將有匱乏之憂以天下之力奉一人臣子不敢憚今珍異之物充牣大臣之家而奉上者曾未什一足傾天下之財爲國斂怨臣不知所以爲國矣因極言黼惡且自請罷遂出知滁州盜起京東以恪知青州未行除吏部尚書又徙戶部復請外除延康殿學士知潭州時方崇尚道家言恪入辭從容言曰孔子之所以爲道者曰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老氏之所以爲道者曰去甚去奢去泰今方士之

言汗漫云稽宜無聽用且比市井之庸流耳豈足與語聖人之至道哉將退而留者再大抵以節耆欲定心志收人材化風俗惜財賦愛民力去諛佞獎鯁直數事反覆言之從杭州靖康初復以吏部尚書召道拜同知樞密院事既至爲中書侍郎言事者爭論宣政間事恪言於 欽宗曰革弊須以漸今京城始開四方輦聞新政宜擇今日之急者先行之而言者不惜大體至毛舉前事以快一時之憤豈不傷 道君皇帝之心乎蔡京父子主黼童貫之徒已從廢逐姑可已矣他日邊事既定然後白 道君皇帝請下一 詔書與天下共棄之孰曰不可 欽宗是之拜光祿大夫少宰兼中書侍郎恪爲相無經濟大畧于時虜騎復南下必欲邀我割三鎮乃罷兵恪集羣臣議以爲當與者什九乃從與者之議使既行而悔之密啓 欽宗請以親征爲

名西幸洛京還據秦雍以圖興復而留太子居守 欽宗將從其議會何杲入見力詆其不然且曰周之失計未有如東遷之謬者也 欽宗以足頓地曰今當以死守 社稷拜杲門下侍郎而恪計不用言者謂恪之智慮但長於交結內侍而已今國勢日急如恪者誠不可以備位遂罷爲觀文殿大學士中太一宮使而杲代爲相京師失守 欽宗幸虜營恪曰失計矣既而還宮及 欽宗復幸虜營恪曰一之爲甚其可再乎慟哭不食者累日虜議立異姓令吳玠莫儔自軍前入城取推戴張邦昌狀唯孫傳張叔夜不肯僉書恪既書名已而呼其諸子謂曰吾爲大臣而 國家至此何以生爲乃仰藥而死

何杲字文鎮仙井監人也舉進士第一除校書郎尋提舉京畿學事召爲主客員外郎起居舍人遷中書舍人兼侍講言事者

論臬宗蘇氏謂軾爲卿黨曲李出之未幾除徽猷閣待制知遂寧府留爲御史中丞論王黼姦邪及其黨胡松年盧益六人皆罷之黼既解政臬亦罷爲提舉崇福宮起知秦州 欽宗即位復爲御史中丞閱日入翰林爲學士擢拜尚書右丞遷中書侍郎時議割三鎮未決會王雲自真定表言虜以不即割地卻禮物曰若二十日使不至再犯關矣於是集文武百寮議於延和殿梅執禮孫傳呂好問秦檜等三十六人言不可與自范宗尹以下七十人皆欲與之與之者曰朝廷當與三鎮今反不與是中國失信於夷狄不若姑且與之縱復猖獗則人怨神怒師出無名可不戰而屈也不與者曰 國家更 二聖始得河東河北陵寢在焉且河北天下之四支四支苟去吾不知其爲人人民貢賦皆其末也况天下者 太祖之天下非 陛下之天下

陛下豈可效石晉所爲乎臬持之甚堅曰三鎮 國家之根本柰何一旦弃之况虜情交詐百出安可保其必信割之亦來不割亦來且河北之民皆吾赤子弃地則并其民弃之爲民父母而棄子可乎 欽宗然其言猶豫不決時虜勢張甚臬請置四道都總管以大名河南應天襄陽爲治所事得專決財得通用官得辟置兵得便宜爲禦戎計緩急欲以羽檄召兵入衛京師 欽宗從其言及种師道死唐恪耿南仲聶昌相與言曰今 朝廷既已繼好息民而復調發不已使虜人知之大事去矣乃檄止陝西南道兵金人既薄城下獨張叔夜一軍至京師餘無至者方虜之再入寇也臬以資政殿學士知杭州陛辭留提舉醴泉觀未幾遂領開封尹臬建請以 康王爲兵馬大元帥統諸路兵安集河北除門下侍郎翌日唐恪罷相改太宰少宰復爲

左右僕射拜桌右僕射兼中書侍郎京師失守 朝廷徇虜意遣曹輔往河北召 康王桌請 欽宗於輔衣襟屑礬書詔以傳密旨未幾金人遣使致書欲 欽宗再幸其軍議加金王徽號虜遣高尚書者持書來高尚書奏 陛下不必親出姑爲書或遣親王大臣以行可也 欽宗亦不欲出郊而桌獨以謂必須出 欽宗信之桌白 欽宗請以孫傳爲太子少傅謝克家爲太子賓客輔太子監國時桌自以折衝有術對虜使歌曰細雨共斜風作輕寒左右及虜使皆失笑明日 欽宗幸虜營桌從以出遂留不遣已而議立異姓金人曰唯何桌李若冰不得與議桌在虜中不食而死年三十九後有自虜營還者言桌死狀始贈觀文殿大學士

臣稱曰君子所貴乎死者以其知死必勇也方虜之謀廢立也

爲格者當以大義責虜使知中國之有人就使不幸與禍會亦爲得其死矣不務出此乃拱手聽命非能勇也而卒不免於死蓋其死不足責也桌才疎而術浮無圖回天下之志使之遭時承平從容廟堂商古今談治忽可也而况艱難之際倚之而謀國豈不殆哉於虜陽九之厄固天數矣而人謀之不臧亦有以致然言之可爲痛哭而流涕也

陳過庭字賓王越州山陰人也舉進士爲館陶簿澶州教授知中牟縣除宗子博士何執中侯蒙器其材薦之擢祠部吏部員外郎迁右司使遼國還 徽宗問虜主苦風痺手足不舉及箭

損二目是否過庭對虜主无恙目不損恐傳之者妄也今日急務當安不忘危治不忘亂雖盟好是恃亦宜以邊備爲念

徽宗然之爲右司凡四年是時大臣各立黨不協同列或陰爲

向背唯過庭無所附 徽宗曰陳過庭中立不倚者也遷太常少卿起居舍人拜中書舍人禮部侍郎擢拜御史中丞方臘反睦州過庭言致寇者蔡京養寇者王黼竄二人則寇自平又論朱勔父子本刑餘之人交結權近切取名器賄賂狼藉辜惡顯著宜正典刑以謝天下由是大忤權貴罷知蘄州未半道責海州團練副使黃州安置居久之得自便 欽宗即位以兵部侍郎召復拜御史中丞徙禮部尚書擢尚書右丞遷中書侍郎時金人再犯京師議割兩河須大臣偕行聶昌耿南仲皆以事辭過庭曰主憂臣辱臣願效死 欽宗揮涕歎息留不遣及城陷始行 二駕北狩過庭已在河北因留不得歸死于燕山年六十贈開府儀同三司過庭本名揚庭 徽宗賜以今名云聶昌撫州臨川人也舊名山字資遠以太孺上舍釋褐教授相

州入館爲校書郎擢右司員外郎故事五房吏階官視卿監者遇錫宴坐都司上山極論之謂名分未正非所以禮士大夫也徽宗是之俄以直龍圖閣爲湖南轉運副使蔡京爲相召還由太府卿拜戶部侍郎遂爲開封尹復爲戶部侍郎山本與王黼善京惡黼山爲謀所以傷之者反爲黼所中以徽猷閣待制出知德安府未幾落職提舉太平觀又責崇信軍節度副使衡州安置復召還會 欽宗即位以顯謨閣直學士知開德府未至除戶部尚書兼領開封府事李綱之罷太孺生陳東及士庶十餘萬人槌鼓伏闕下經日不退遇內侍輒殺之殺三十餘人擘裂无遺骸府尹王時雍麾之不去山出諭旨相率聽命而退已而時雍乞寘東等于獄山力言其不可遂止復尹開封時京師復戒嚴 欽宗謂山有周昌抗節之義改賜名昌遂拜同知

樞密院事入謝力陳防秋守禦之策曰三關四鎮 國家藩籬也今天戎在內狼子野心一朝寒盟何以制敵臣願召天下兵集畿內練禁旅之師以備出戰堅城隍之其以却奔衝櫃黃流之水以斷歸路前有堅城後有大河四面有勁兵虜或南下墮吾網中矣 欽宗命昌領都大提卒守禦司虜議畫河爲界須大臣報聘 詔以耿南仲及昌爲和議使分割兩河昌言兩河之人勇勁忠義如太原城守經年隆德旣破復守人人死戰者蓋不負 祖宗二百年之澤今一旦割以予虜方一不從則臣必爲金人所執死不瞑目矣和議不成臣乞以便耳遣屬官分道促勤王之師入衛 欽宗許之昌即日就道行次求安軍與虜兵遇粘罕盛陳兵衛以見之粘罕隨行置閣門其舍人止昌徹傘用榜子贊名引見國相昌曰國相者金國何官也舍人曰

宰相元帥昌曰旣爲宰相元帥乃金國之臣也昌亦 南朝大臣止當以敵國臣子客禮相見豈有 南朝大臣禮見大金臣子乎舍人曰樞密寧不畏死昌曰主憂臣辱主辱臣死死不足畏節不可屈爭之移時粘罕旣不能奪乃以客禮見虜旣南行命其大帥楊天吉以千兵館昌往河東耿南仲往河北昌謂天吉曰國相待昌之還方肯歸師臣子之心已急欲分遣屬官往東路昌自行西路會於河中不二十日之間此事畢矣天吉許之明日昌與其屬劉岑滕牧分道而行凡八日昌至絳州絳人不奉詔遂見殺年四十九昌爲人疎俊遇事敢爲喜周人之急然恩怨太明睚眦必報以喜怒用刑云贈觀文殿大學士謚曰榮敏

孫傳字伯野海州人也奉進士歷祕書省正字校書郎監察御

史徙礼部員外郎進祕書少監擢中書舍人高麗入貢傳言使人所過郡調夫治舟騷擾生事勞費民力以妨農時而於中国无絲毫之益宰相以其所論略与蘇軾同奏貶蘄州安置給事中許翰謂傳論議偶同以職論事而責之深過矣翰亦坐黜靖康元年召拜給事中兼侍讀進兵部尚書傳嘗上章乞復祖宗法度 欽宗問之傳曰 祖宗法惠民熙豐法惠民崇觀以來法惠民時謂名言拜尚書右丞俄同知樞密院事方虜急攻京城傳親當矢石日夜不少休 欽宗再幸虜營以傳兼太子少傅行宮留守 乘輿久不得歸傳屢貽書請之不報及廢立檄書至中外震駭傳大慟久之曰吾唯知吾 君神聖可帝中国苟立異姓吾當死之又數請 車駕還闕明日虜大闢南薰門陳兵索 道君帝后諸王妃主傳獨留中宮太子不遣密謀

欲以黃金五千兩匿太子於民間別以狀類太子者并宦者二人擊殺之并取當死囚數人以其首同死兒并宦者尸送虜營告以宦者竊太子欲投軍前都人爭而擊殺之誤傷太子因以兵計定斬其為乱者苟尚不已欲繼之以死越五日死肯當之者抚膺大慟曰吾太子傳義當同死生今主辱臣死之時虜人雖不索吾當從太子行求見二酋以義責之庶幾万一然後就死時方在皇城司有子來省傳曰使若勿來而竟來邪吾已分死国矣叱使速去勿乱人意其子亦曰大人以身徇国尚何言哉願大人力保太子遂以留守事付王時雍有頃從 皇后皇太子太子至南薰門求出守門胡人曰軍中唯欲得 皇后皇太子留守何出邪傳曰 主上既辱太子復出我 宋之大臣且太子傳也 上既不回當以死從太子虜以黏罕命召之而出不

知其所終後賜諡曰忠定

張叔夜字嵇仲者之曾孫也以蔭調蘭州錄事參軍叔夜喜論兵而蘭州本先零故地最為極寒惟恃河為阻每冰合則嚴飭守備卒介胄累月不得息叔夜曰是當求其要害以守之於是博攷山川講求利病上書力陳取天都之策以謂天都介於五路之間乃西人嘯聚之區凡欲率兵以寇諸路則必就彼點集然後議其所向以故每一聚兵則五路不得更枕此當今之所宜先書再上樞庭行其策果得其地建為西安州用薦者知襄城陳留二縣通判潁州知舒海泰三州召對除庫部員外郎開封少尹遷右司員外郎徙弟克公為御史中丞論蔡京罪京銜之至京復相乃捃摭其細故貶監西安州倉庫塲久之召為秘書少監擢中書舍人給事中政和之間吏惰弗戾凡命令之出

於門下者豫書銜於後使先置名而徐填事目以行謂之空黃叔夜極論其弊始立法禁遷札部侍郎以徽猷閣待制出知海州會劇賊宋江剽掠至海趨海岸劫巨艦十數叔夜募死士千人距十數里大張旗幟誘之使戰密伏壯士匿海旁約候兵合即焚其舟舟既焚賊大恐无復鬪志伏兵乘之江乃降拜徽猷閣直學士知宣州又知濟南府山東群盜競起叔夜發精卒擊之以功加龍圖閣直學士知青州於是羣盜帖息一方晏然靖康初虜騎過河叔夜以謂若許講解則胡羯必有邀求縱之使去後必復來有輕中國心乞遣精騎邀擊及豫令河北邊鎮出兵斷其歸路願假臣騎兵與諸將併力追襲不報徙知鄧州四道置帥以叔夜為南道都總管叔夜帥師入援或勸其緩行者叔夜曰國家危難如此忍顧身乎至尉氏遇賊游騎轉鬪而

前用十一月晦至京師叔夜入見具陳唐明皇避祿山之亂蓋
嘗出幸今賊鋒銳甚願駐蹕襄陽以圖幸雍 欽宗然之進延
康殿李士又進資政殿李士令提卒南道兵守御城上擢拜食
書樞密院事連四日大戰斬其金環貴將二人城破叔夜被創
猶父子力戰士皆殊死鬪殺傷相當然諸將无一人至者虜既
議和命彈壓京城事 欽宗再出郊叔夜於太李前起居叩馬
諫止不能回即號慟再拜衆皆哭 欽宗回首字之曰松仲努
力會虜詔立異姓叔夜乞立皇太子爲君以從民望二酋怒追
赴軍中至則抗論如初不少屈遂扈從北去道中惟時飲湯又
不食粟至白溝御者曰過河矣乃矍然起仰天大呼遂不復語
明日卒年六十三訃聞贈開府儀同三司謚曰忠文

東都事略卷第一百八



澤

東都事略卷第一百九

列傳九十二



王雲字子飛澤州人也奉進士嘗使高麗譔雜林志以進擢知
淮陽軍後爲校書郎出知簡州爲陝西轉運副使除兵部員外
郎遷起居舍人不閱月遷中書舍人 欽宗即位遷給事中幹
離不犯京師 朝廷議割三鎮以和虜騎旣退遣雲使于軍前
雲自燕山還傳道幹離不之意以爲黏罕得 朝廷所与余覩
蠟書堅云中国不可信欲敗和約執政以爲不然罷爲徽猷閣
待制知唐州金人陷太原始召雲再使遷刑部尚書許以三鎮
統賦之數雲遣使臣至自真定報金人已講和不復議割三鎮
止須五輅及上尊號又遣從吏李裕回稱虜人索禮物須 康
王來乃可成 欽宗以 康王使幹離不軍尚書左丞王寓副

之寓辭行 欽宗怒貶新州而以知樞密院馮澥代寓已而雲從吏二人馳至言曰中使押車輅至長垣今已却回前後奉使官皆回矣少頃雲等來見 康王雲曰當日謂和議成 大王方可行澥曰如此則李裕之言妄矣因奏雲誕妄誤國雲乃言事勢中變虜欲得三鎮而止不然進兵取汴都中外大駭 康王復還澥亦罷政於是 詔集百官議三鎮棄守言不可與者三十六人自范宗尹以下七十人皆欲與之何臬謂唐恪曰三鎮之地割之則傷河內之情不割則太原真定已失矣不若任之但飭守備以待恪唯唯雲言 康王英武舊與幹離不結歡虜人畏服割地求和宜命將以往事下外廷耿南仲言河北軍前獨有親王是偏重於幹離不与粘罕不相稱可止遣使告和以王雲使幹離不莫儔使粘罕 欽宗曰卿更与少宰議南

仲又言只遣王雲李若冰亦可 欽宗令南仲諭雲二入對 欽宗曰肅王已留今遣 康王万一又爲所留柰何雲曰和議既成必无留之之理臣請以百口保之 欽宗用雲計遂以康王使幹離不軍雲以資政殿學士副之耿延禧高世則爲參議官 康王自滑州過河至濟州守臣李仲詢者善相人謂延禧世則曰 大王天人相也二參議從之皆保无他獨王尚書色殊不佳耳 康王次磁州先是雲奉使歸過磁相勸二郡爲清野計二郡從之撤近城民舍令運粟入城磁人以此怨雲宗澤爲宗正少卿嘗論列宰相非其人宣抚使副提兵不進并劾雲使虜張皇賊勢迫脅人主雲至京師 欽宗示以澤章雲憾之及澤守磁 康王至澤出迎謁雲因責澤曰公前日見劾何也澤曰如公固不足劾大抵張皇虜勢者天下所共疾何獨我

哉 康王謁嘉應侯廟雲在後百姓遮道諫曰 大王不可北去肅王已爲人所誤矣厉聲指雲曰清野之人真姦回也 康王祠神畢出廟門百姓已蟻聚鼓譟雲最後出馬不及跨遂見殺 康王復南還相州未幾金人再犯京師 建炎中吳贈雲觀文殿學士雲兄霽爲講議司編脩嘗言蔡京過失坐黜海島後 欽宗以霽從种師中解太原圍王師敗績霽死之弟雲靖康中爲職方員外郎

目稱曰雲之死在雲爲不幸而於 中吳爲幸也使雲不死康王必至虜營旣入虜營必爲其所留矣 康王若留則亦必危從 二聖以去也磁人旣已殺雲 康王乃復南還此非人謀實天意也故曰雲之死在雲爲不幸而於 中吳爲幸也 陳遘字亨伯零陵人也名犯 太上嫌名止稱字弟進士調秦

州司法參軍 徽宗即位欲用爲御史會居父喪服除爲廣西轉運判官蔡京當國以開邊自任建平從允三州亨伯上疏言蠻人幸安靜不可輕擾以兆邊釁京惡之以他事罷歸旋知商州興元府入爲郎張商英得政遷左司員外郎擢給事中會商英免相命格不下亨伯懼請外以直祕閣爲河北轉運使進直龍圖閣移陝西蔡京復相亨伯爲淮南轉運使時江淮發運使以不稱職聞執政欲用亨伯京曰職卑不足用願更選 徽宗曰可除集英殿脩撰以往京乃不敢言朱勔載華石塞道邀求無藝官舟不得行亨伯捕繫勔入於獄且自劾于朝 徽宗照其忠擢徽猷閣待制而黜勔人于遠方方臘起睦州二浙用兵以亨伯爲龍圖閣直學士經制使方用度百出民無以爲命亨伯初比較務及以公家出納錢量取其贏爲經制錢後翁彥國

爲總制使倣其法又取所謂總制錢者至今天下有經總制錢給縣官費自此始也賊平遷龍圖閣學士進延康殿學士爲河北都轉運使改知中山府徙真定河間宣和末金人入寇盛兵犯河間耳伯悉力城守 欽宗即位與虜約和圍得解加資政殿學士積官至光祿大夫靖康元年復爲真定又徙中山時京師再被兵中山當虜衝耳伯冒圍入城爲堅守計 欽宗命康王爲天下兵馬大元帥擢耳伯爲兵馬元帥 欽宗割兩河以賂虜命耳伯弟光祿卿適諭 旨適臨城未言耳伯遙誥曰主辱臣死吾兄弟平居以名節自期寧能賣國家爲囚虜乎適感泣對曰兄但盡力勿以弟爲念耳伯呼總管使盡括城中兵擊賊以衆寡不敵諍斬以徇復呼部將沙振者往振素有勇名亦固辭耳伯固遣之振懼罪潛刃入府殺耳伯于堂中振旣

出帳下卒譟而前曰大敵臨城汝安得殺吾人執而摔裂之身首無餘城中無主乃開門出降虜人見其尸曰 南朝忠臣也殮而葬之贈特進耳伯性孝友爲人寬厚長者任部刺史幾三十年每出行部必焚香祈天願不逢貪濁吏嘗薦王安中呂頤浩張懋謝克家何鑄後皆至公輔世以爲知人適字至叔由開封少尹衛尉少卿遷光祿卿是役也虜執之以後死于雲中

梅執禮字和勝婺州浦江人也奉進士調常山尉爲詳定九域圖志所刪定官遷軍器鴻臚丞比部度支員外郎時梁師成領後苑有使持券來脅部吏支錢三百萬執禮執不與徙吏部遷國子司業爲諸王宮翊善進左司員外郎擢拜中書舍人遷給事中時諸郡卒留役京師者幾百人諸局冗占蠹耗太農間以役事出入禁禦橫坊市挾惡少爲姦 詔皆遣歸而後苑獨留

不遣前此都城凡有所營繕總領貴人多有所干請俄有違詔干請至請御筆行下者執札皆論較不行執札與宰相王黼雅相善宴其弟以詩規之黼怒執札力求去會孟享原廟後至罷爲顯謨閣待制知蘄州尋落職明年徙知滁州復集賢殿脩撰徽猷閣待制欽宗即位移知鎮江召爲翰林李士道除吏部尚書兼侍講未幾改戶部執札入對乞以御前錢付部應六宮廩給皆由度支內降許執奏一日小黃門持御批至部支錢甚急而御封不用寶已而悞其失復取之執禮不與即具奏明日內夫人降秩黃門杖配陵下金人犯京師四方兵未集執札勸欽宗親征時宰相沮其議不果行京師失守虜酋劫質天子責金幣無紀極府庫空單猶不厭其欲遣人來取提舉官以下八人受約束執禮與禮部侍郎陳知質刑

部侍郎程振給事中安扶同見虜責以金銀不足曰胡不賦於民四人同辭對曰今天子蒙塵臣民皆願前死雖肝腦不計也於金繒何有哉顧誠亡以塞責虜大怒問官長安在振恐執禮坐之遽前曰皆官長也虜不勝其忿於是四人者皆見殺而其副侍御史胡舜陟殿中侍御史胡唐老監察御史姚舜民王俱各杖之百執禮死時年四十九贈資政殿李士

程振字伯玉饒州樂平人也少有俊才未冠游太學張商英陳瓘張庭堅鄒浩皆器之徽宗幸太學振以諸生高第得官除和州教授留爲辟雍錄遷博士拜太常博士提舉京東西路李事振奏立孟子祠以公孫丑万章從祀改京西路常平入爲膳部員外郎監察御史歷辟雍國子司業左司員外郎皆兼太子舍人初見太子言古者大祭祀登饒受爵必以上嗣既禮經

所載元豐彝典具存昨 上有事明堂而殿下不与非所以尊
宗廟重社稷 太子矍然曰初无人及此者由是驟加獎重方
臘亂浙右聲搖京師振謂宰相王黼曰相公宜乘此時言天下
弊事庶幾少革以當天意順人心黼不悅曰 上且謂黼挾寇
柰何振知黼忌其言不答趨而出然 太子薦之拜給事中黼
銜前忿乃曰振資淺且雅長詞令但除中書舍人已而馮熙載
与黼不合罷中書侍郎黼因諷言者以振為朋黨責提舉冲佑
觀明年復集英殿修撰 欽宗受禪召拜吏部侍郎嘗上言大
臣不協議論多駁詔令輕改失其事機如金人挈兵且半年而
兵不解者以和戰之說未一故也裁抑冒濫如黑白易分而數
月之間三變其說者蓋廟堂不能忘私而多与其黨為地故也
今一人言之以為是而行一人言之以為非而止或出聖斷隲度

而不暇疇咨或用大臣偏見而遂形播告所以動未必善處未
必宜乃輒為之反汗焉其勢不得不爾也及聞虜寇河北力請
合諸路兵犄角擊之以牽其勢且曰彼猖獗如此 陛下猶欲
守和議而不使之少有所懲創乎 欽宗是其言而不能盡用
也除開封尹時捕得亡命卒數千人振請充入步軍司而除其
罪步軍司請論如法振曰方多事時一日而殺數千人可乎力
爭之由是得不誅遂為刑部侍郎虜邀 天子幸其營求金不
已振被命督輸與梅執礼等四人同死之年五十七初振在西
掖王黼以客沈積中帥河朔欲覘虜圖燕振語積中當思異時
覆族之禍積中至部首以書謝振盛言其不可之狀振以告諸
朝及左迁童貫蔡攸卒生邊釁振天姿和厚有醞藉至論事則
挺然不可回奪方 徽宗崇尚道家之說振至 東宮從容及

之曰周公作鷓鴣之詩礼子以爲知道其言不過逮天之未陰
雨綢繆牖戶而已老子著道經亦曰爲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乱
蓋老氏與孔子合者如此今不固根本於无事之時而徒爭目
前之功非二聖人意他日 太子爲 徽宗道之 徽宗以爲
然頗欲去健羨疏左右近習之人而宜寺楊戩方大興宮室懼
不得肆因譏家令楊馮以爲將輔 太子幸非常 徽宗震怒
執馮誅之而 太子之言亦發及靖康中振尹京府言利者頗
離間 兩宮振善於調護由是无纖介之疑既死人皆出涕後
贈端明殿學士同時死者陳知質安扶失其傳

司馬朴字文季丞相光兄里之孫也少喪母育于外祖范純仁
紹聖初黨議起父宏坐上書論辨得罪純仁亦坐救黨人責求
州目疾失明客至必令朴導以見時方七歲進揖應對如成人

客皆驚歎以純仁遺恩補官宏死朴年十七徒跣護柩還人稱
其孝調管寧軍士曹參軍通判不法轉運使王似諷朴伺其過
朴不可曰守貳爲長官使下吏得陷之不唯亂常人且不食吾
餘矣死不敢奉教似賢而薦之靖康初黨禁解同判西京国子
監召爲虞部員外郎迁右司金人再犯 京師以朴使虜虜因
幹离不問其家世朴曰大父丞相酋喜曰大賢之後也甚加禮
乃吐腹心諭以亟割地講和以間黏罕朴兩往返以虜情語執
政促其議而任事疑不決朴爭甚苦已而城陷 欽宗思其言
亟召對以爲兵部侍郎朴請復使虜帳及 兩宮北狩又貽書
酋長請立 趙氏虜憚之挾以北去其後虜欲用之朴不可竟
握節而死 朝廷知其忠特贈兵部尚書
李興靖字子安常州人也奉進士調海州司理參軍中詞李兼

茂科爲太宰正迂群雛博士以父老求便親除提舉淮東宰事
既命下乃得河東而爲淮東者臧祐之也蓋省吏取祐之賂輒
易之大臣疑焉吏以誤告客有得其情者詎熙靖使言熙靖曰
事君不擇地吾豈敢發人之私求自便乎宰相聞而賢之白于
徽宗留爲兵部員外郎未幾以憂去還爲右司員外郎王黼爲
相立應奉司又立經撫房於中書他執政皆勿得與熙靖數爲
言應奉之職非宰相事也今樞密院及諸省兵房皆足以治疆
事經撫房何爲者哉黼怒積四年不迁黼罷由太常少卿拜中
書舍人以徽猷閣待制知拱州關兩月復以故官召入對首言
燕雲初定宜戒不虞願飭帥臣脩武備 徽宗曰詩所謂迨天
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者此也熙靖進曰孔子云爲此
詩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 陛下勲高往古願爲

無疆之計

徽宗甚嘉之俄兼侍講

徽宗既已內禪行幸江

浙 欽宗以熙靖主管龍德宮改顯謨閣待制提舉醴泉觀宮
僚如故 徽宗待之甚厚數召與燕語嘗曰去年內禪之事外
人以爲吳敏功殊不知出我至誠不由人言建牧之意可見矣
我无此意人言且滅族誰敢哉或謂吾傳位與唐睿宗上畏天
戒乃爲之吾有此意者數年矣熙靖因賀曰 陛下不以天下
累其心過古帝王遠甚明年 兩宮北狩張邦昌攝國熙靖即
移病邦昌令權直李士院力拒之至以憂憤廢食疾且篤故人
訪之熙靖泣數行則曰百官何日再朝天乎翌日遂卒後贈端
明殿李士

譚世勣字彥成長沙人也李進士教授郴州又中詞李兼茂科
爲秘書省正字于時蔡京得政以其子攸提舉李館而官者梁

師成貴幸諂事者皆是也獨世勣不附阿更六年不得遷京罷
他宰相有惜之者始遷司門員外郎又三年遷吏部員外郎蔡
京復相遂不附已者提點上清太平宮復用爲郎遷少府監擢
中書舍人世勣以重命令惜名器廣言路各賜予正上供省浮
費六事以獻爲當路者所疾罷爲徽猷閣待制知婺州未行復
留 徽宗內檀幸江浙 欽宗遣執政奉迎以世勣副之還提
奉醴泉觀專掌龍德宮請辨正國史謗 宣仁之語追述 欽
聖復 瑤華之位大耳 神祖仍用富弼侑食釋奠 先聖不
當以王安石從祀是歲彗出東方大臣有謂此乃夷狄將衰非中
國憂也世勣面奏垂象可畏當修德應天不宜惑諛說遷給事
中兼侍讀內侍有喧爭殿門者罪止贖金世勣即疏駁劾以不
恭因言童貫輩初亦甚微小惡不懲馴致大患疏入近習皆側

目何臬建言分天下爲四道各置都總管世勣曰裂天下付四
人而王畿所自治者纔十六縣爾獨无不掉之虞乎大拂臬意
改禮部侍郎時虜騎騷 南牧爲城守備甚急世勣曰守邊爲
上策今邊不得守守河則畿甸自固中策也巡幸江淮會東南
兵四面扞虜下策也旣而河上无守兵虜乘虛得度斂士卒
入城世勣又言遣京畿大將秦元以所統保甲分四砦直國門
使兵勢連屬首尾相援即虜不敢逼孫傳深然之又格於臬議
虜邀 車駕世勣凡再危從出城遂留虜帳徐以十害說用事
者大略言南北講解之利詞意忠激虜人聳聽及邦昌僭位令
直學士院世勣堅卧不起邦昌知不可奪乃已卒年五十四贈
端明殿學士方王氏季盛行世勣雅不喜或問之曰說多而屢
變无不易之論也識者韙之

東都事略卷第一百九

東都事略卷第一百十

忠義傳九十三

語曰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而孟子亦謂所欲有甚於生者則捨生而取義信哉蓋死者人之所難而得其死者尤難也世治則忠義之士全其榮名世亂則忠義之士其節乃見主憂臣辱義在必死不以禍福動其心不以死生易其守此誠烈大夫也哉烏虜 祖宗以來忠義之士以身殉國者非無其人僅有之而已蓋逢治世也若夫靖康之難則守死仗節之士見矣此所謂板蕩識忠臣者歟

劉平字士衡開封祥符人也父漢凝官至崇儀使平爲人剛直任俠善弓馬讀書強記舉進士爲無錫尉知鄆陵南充二縣以父喪解官道出興州有賊遮道劫之平引弓射殺三人餘遂遁

去寇準奇其材薦之起爲殿中丞知瀘州平在南充時夷人入寇平攝州事率土豪擊走之及平復至夷人畏服代還通判潁州召爲監察御史數上疏論事爲丁謂所惡久之得二司鹽鐵判官除殿中侍御史陝西轉運使 仁宗即位遷侍御史初真宗知其才將用之矣丁謂曰平將家子知兵若使將西北可以制戎狄 章獻皇后思謂言換尚衣庫使知邠州稍遷慈州團練使平謂元昊居服僭竊且叛矣宜備之轉温州防禦使遷邕州觀察使步軍都指揮使靜江軍留後元昊反平上疏曰五代以來中國多事唯制西戎似有策焉於此之時中國未嘗進一騎一兵遠屯塞土特任土豪付以州邑是以邊陲無事其後大臣不能遠慮徙朔方李彝興與靈武馮繼業於內地自此靈夏漸敝中國十年之中兵民交困矣靈武既失守趙德明懼

問罪願備藩臣 朝廷即以靈夏兩鎮授之今元昊僭逆復與唃廝囉結此乃天亡之時也臣請招致山界洪宥等州土豪授以職名給以金帛使勇者貪於祿富者貪於安不期月而人心自定或授唃廝囉以靈武使逼元昊河外族帳復出鄜延石州蕃漢步騎收河西部族招其酋帥其衆離貳則以大軍進討以所得城邑而封之元昊不過竄身河外一窮寇爾若朝廷貸元昊之罪臣恐北狄謂 朝廷養兵百萬不能制一小戎有輕中國之心然亦須議守禦之長計請召夏竦范雍與兩府大臣議攻取策令邊臣遵守疏奏不報而元昊盛兵攻保安軍自土門路入寇延帥范雍以書召平至保安與石元孫合平趣土門既又有告賊兵趣金明圍延州雍復召二將還軍救延州平督騎兵先發步卒繼進夜至三川口西十里營令騎兵先趣延州奪

門詰朝步兵未至元孫與平還逆之行二十里遇兵與皆行至三川口遇賊與戰平左耳右脛皆中流矢戰少卻郤延駐泊都監內臣黃德和引兵先走平轉鬪三日賊問主將所在何不降平使人應之曰狗賊不降我何降也以衆寡不敵與元孫俱被執平不復食數罵曰狗賊我頸長三尺何不速殺我縛我何之乎遂見殺年六十八德和既遁輒誣平降賊詔以兵圍其家命殿中侍御史文彥博即河中府置獄遣知同州龐籍往訊焉具得其實遂釋其家德和坐腰斬賜平家信陵坊第一區贈忠武軍節度使兼侍中平諸子唯季孫有聞季孫字景文少篤孝能詩文蘇軾知杭州時季孫以左藏庫副使爲兩浙兵馬都監軾薦其才除知隰州仕至文思副使以卒軾時爲兵部尚書哀季孫之死奏言季孫篤志好學博通史傳工詩能文輕利重義

練達軍政至於忠義勇烈有平之風性好異書古文石刻所得祿賜盡於藏書之費季孫既死家無甔石妻子寒餓行路傷嗟臣實與季孫相知既哀其才氣如此又哀平以忠義死事聲迹相接四十年間而子孫淪替不蒙收錄豈朝廷之意哉欲望優與賻贈以振其妻子朝夕飢寒之憂亦使人知忠義死事之子孫雖跨歷歲月朝廷猶賜存卹於勸獎之道不爲小補軾之言如此則季孫之賢可知矣

任福字祐之開封人也初補衛士由殿前諸班六遷至遙郡刺史元昊反除莫州刺史知隴州又知慶州與諸將攻元昊白豹城以功拜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賀州防禦使計議涇原邊事適安撫使韓琦行邊趣涇州聞元昊閱兵折薑會謀入寇遂以兵萬八千人命福統諸將擊賊以耿傳參軍事桑懌爲先鋒涇

州駐泊都監王珪武英各以所部兵從福節制琦授福以方略俾諸將併兵合勢自懷遠城趨德勝砦至羊牧隆城出賊之後如未可戰則據險設伏待其歸然後邀擊之福等既就道琦又重戒之福引輕騎數千與賊戰于張家堡賊僞北桑憚引騎趣之福亦踵其後會暮合軍屯好水川福等追奔三日至籠竿城北遇賊距羊牧隆城五里諸將因前接戰桑憚先戰沒福繼之珪及武英而下皆陷焉福未死前有小校劉進者勸福自免福曰吾以死報國也因揮四刃鐵簡挺身決鬪遂死之年六十一贈武勝軍節度使兼侍中

王珪者開封人也年十九應募爲親從官遷殿前第一班擢禮賓副使涇州駐泊都監元昊寇鎮戎軍珪將以三千騎爲先鋒自瓦亭至師子堡賊圍之數重珪奮擊多獲首級乘間叩鎮

戎軍請益兵不許止縋糧與之士卒旣飽珪語之曰兵法以寡擊衆必在暮我兵少乘其暮可得志也乃馳入賊一將以鎗直其匈傷右臂珪左手以杵碎其脛又一將復以鎗進珪挾其鎗運鞭擊死之虜驚遂引去是歲改涇原都監明年從任福大入好水川連鬪三日諸將俱沒珪乃東望再拜曰非臣負国力不能也獨有死報爾乃復入戰擊殺百人目中飛矢而卒鎮戎之戰也珪以所得二鎗植山上珪旣死邊人即其所爲立廟焉珪通陰陽術數好水之戰自知不得還將行謂其家人曰可速去無爲虜所仇也及虜攻瓦亭果求其家人如其言贈金州觀察使有子光祖以珪恩補供奉官消井夷人入寇光祖爲栳巖路鈐轄合都監王宣討之賊遂棄去茂州土蕃圍茂州據雞棕關以內侍王中正經畫命光祖策應光祖招納餘族全雞棕關會

中正于茂州乃歸瀘州蠻乞弟圍安夷砦羅箇牟村王宣死之
宣所將兵潰光祖至江安潰者悉歸于光祖尋從韓存寶取夷
勞口時久雨士卒暴露賊保巢穴光祖說存寶進軍落共城又
進軍梅嶺賊以數萬出駐落箇棧存寶亟止光祖但與對壘而
按兵不動既而賊遁去存寶遽班師 神宗以存寶逗留遣步
軍都虞候林廣代之光祖曰不得乞弟患未艾也廣至因入其
巢穴求乞弟不得焚掠蕩盡退營落共江門等砦光祖以功選
四方館使遂置瀘南沿邊安撫使命知瀘州以領之遷客省使
嘉州刺史爲涇原路副總管改河東徙定州卒年六十七
武英者太原人也父密爲左侍禁與契丹戰死之以英爲三班
借職積功遷內殿承制環慶路都監破元昊之衆于白豹城以
功遷禮賓副使從任福戰于好水川死之贈邢州觀察使

桑懌者開封雍丘人也善用劔及鐵簡有智略謹畏常若不足
少舉進士不中嘗遭大水有粟二廩將以舟載之見民走避溺
者遂棄其粟而載之皆得不死後徙居汝潁間諸縣多盜自請補
耆長獨提一劔以往殺獲殆盡旁縣因之無盜轉運奏其事授
郟城尉徙澠池改右班殿直爲求安巡檢群盜聞桑殿直來皆
遁去宜州蠻叛殺海上巡檢官軍不能制因命懌往盡殺之得閤
門祗候推其功於已上者或譏其好名懌曰若欲避名皆不可爲
也益自信遷西頭供奉官爲廣南駐泊都監遷內殿崇班鄜延
路兵馬都監踰月徙涇原屯鎮戎軍好水之戰死之贈解州防禦使
耿傳者字公弼祖昭化爲蜀州司戶參軍盜據城欲脅以官昭
化罵賊不屈而死傳以蔭補官後以將作監丞知永寧縣通判
儀州徙慶州爲任福行營參軍山外之戰諸將嘗戒傳少避賊

鋒而傳愈前指顧自若及賊騎大至武英又勸傳曰君非王兵者柰何欲與英俱死也傳作書遺福戒以持重未幾福戰沒傳亦死或謂福之敗由傳督諸將稍急韓琦得其書上之尹洙亦作閔忠辨誣二篇閔忠曰甚哉世人謀其身之周也山外之戰諸將以力死明白不可欺或者咎其失計且不與其死噫趨利以違節度其失計信然秉義不屈柰何不與其死也忠義世之所高死人之所難以甚難之節負至高之名苟與之則已當蹈之矣惡所以謀其身哉善謀其身者不然必非之曰喪兵沮威雖死吾弗與然後享其富保其生爲無愧爲身之謀豈不周乎寇讎在境師兵在行欲其以保功難乎哉烏寧喪兵沮威以取死豈諸將心邪亦不幸而已爲國家者無使謀其身者終其卒死義者重不幸則節士勸矣辨誣曰山外之役參軍事耿傳在

行戰合虜騎益至或以傳文吏無軍責勸其避去傳不領被數創死于陣或誣之曰傳督諸將進與大憨卒遇敗傳致也後得傳與諸將書戒以持重憲爲虜誘此豈督諸將進邪 宋興八十載文吏死事者或以城守之責或不幸與禍會其死義一也至如臨大敵不懾與驍雄之士爭致其命如傳比者亦鮮悲夫謀旣不用又從之死猶不免於誣爲誣者豈喜於立異邪惡夫爲忠邪洙文旣出其謗遂止 朝廷贈傳右諫議大夫

馬遂開封人也初補散直爲北京指使王則反于貝州遂聞之中夜叱咤晨興詣留守賈昌朝請與行陳命持榜招降則盛服見之與坐遂諭以禍福則不荅時張得一侍賊側目之不應遂扼其喉擊之流血而左右無助者賊徒驍捷卒石慶斷其一臂遂詒之曰妖賊吾恨不斬女萬段即見殺事聞 仁宗嗟嘆久

之贈遂宮苑使後獲石慶付其子使剖心以祭之

孔宗旦魯人也爲邕州司戶參軍初儂智高潛聚衆溪洞而邕州有白氣起郡庭仍江水暴溢宗旦以爲兵象策智高必反以書告郡守陳珙二不聽後智高反破橫州宗旦遣其家屬往依桂州曰吾有官守不得去無爲俱死也旣而破邕州宗旦被執賊有用之三意宗旦怒曰賊女今立死吾豈可汙邪慢罵不已遂見殺贈太子中允

曹觀建州人也故贈諫議大夫脩古之姪脩古爲諫官有直名無子以觀爲嗣而奏以官累遷太子中舍知封州儂智高反觀以州無兵備募敢死五百人以守城而隣城有爲避賊計者遂給以書曰賊止期得邕貴而已豈肯離巢穴遠來邪觀以爲然乃縱所募去而賊至又勸使之走觀叱之曰吾家以忠義自持

吾豈苟生者邪俾妻子逃匿民間自佩郡印與兵馬監押陳曄率州兵百餘人禦賊力不勝遂爲賊所執以郡印授二卒使懷去觀不食三日賊諭欲用之觀叱曰大彘敢爾邪遂見殺封州之人爲觀立廟歲時祀之朝廷贈觀太常少卿

趙師旦字潛叔植之姪也以植蔭補官累至右贊善大夫知康州儂智高旣破邕州師旦遣人覘賊還報曰諸州長吏皆棄城去矣師旦曰女亦欲吾去邪即斬以徇而賊將及城下因語妻子曰留此俱死無益也令避難山谷間明日賊大至州兵止三百人師旦與兵馬都監馬貴力戰矢盡還坐堂上智高麾兵鼓譟而入師旦太罵曰朝廷負若何事乃敢反邪大兵且至戮爾無遺類矣智高怒與貴俱見殺師旦死時年四十三賊旣去州人爲立祠師旦之妻生子數日而避賊棄之草中後三日猶

不死取而育之 朝廷贈師旦光祿卿

蘇緘字宜父泉州晉江人也奉進士爲南海簿廣州領市舶司每海商至選官閱實貨其商酋皆州里右姓至則陵轢官府以客禮見主者緘以選往有大商樊氏入見遽陞階就榻緘捕繫杖之樊氏訴于州州將召緘責以專決罰緘曰主簿雖卑邑官也舶商雖富部民也部民有罪而邑官杖之安得爲專州將慰諭遣之爲武陽尉有劇賊黑李二者官莫能捕緘獨馳馬追斬之府尹賈昌朝曰儒者乃爾勇邪累遷祕書丞知英州儂智高反圍廣州緘蒐部兵募壯勇合數千人赴雒委州事于提點刑獄鮑何緘以功換供備庫副使爲廣南東路都監緘襲賊至邕州金城砦余靖督諸將進戰官軍失利主將陳曉先退坐斬緘貶房州司馬後以著作佐郎監越州稅知崇仁縣復供備庫

使知廉州坐擅斬失火軍士降潭州都監徙知鼎州交趾謀入寇以緘爲皇城使知邕州緘伺得其實以書抵知桂州沈起不以爲意及劉彝代起交人果大舉衆號八萬抵海岸未旬日陷欽廉二州破邕之四砦緘聞賊且至嬰城以守州民震驚將竄逃者緘曰女輩逃將安之惟堅壁固守以待外援可坐勝乃出官帑及私財示之曰吾兵械已具蓄聚不乏今與女約有一人敢出吾當先并其孥斬之時大校翟績陰欲出奔緘斬以徇由是上下聽命賊圍城緘日夜勞苦士卒禦敵以神臂弓仆賊殪象不可勝計於是城中人心益固緘初求救於彝二遣都監張守節往援守節遲留不即行緘又遣人持蠟書告急於提點刑獄宋球以便宜督守節兵行守節惶恐遽移屯大夾嶺回保崑崙關猝遇賊一軍皆覆賊百計攻城緘隨機以應之賊計已

盡欲引去而知外援不至會有能土攻者敎賊囊土數萬向城
山積頃刻高數丈賊眾登土囊以入城遂陷緘猶領傷卒馳騎
戰愈厲而力不敵乃曰吾義不死賊手乃還州治閭門聚家屬
三十有六人皆自殺藏尸于坎縱火自焚賊至求尸皆不能得
乃殺吏卒土丁居民五萬餘人以百首爲一積凡五百八十餘
積并欽廉所殺無慮十萬餘人邕被圍凡四十二日而下無叛
者緘憤沈起劉彝致寇又不赦患欲上疏論之屬道梗不通乃
榜其罪于市冀 朝廷得聞知焉 神宗哀緘死贈奉國軍節
度使謚曰忠勇

彭汝方字宜老汝礪之弟也以蔭補太廟齋郎後知衢州時方
臘陷歙睦杭而衢介于三郡之間賊勢張甚兵力寡弱眾皆奔
潰汝方與郡僚段契約守孤城二 陷罵賊而死年六十一贈龍

圖閣直學士

詹良臣字唐公嚴州遂安人也晚以累舉恩得官爲縉雲尉方
臘起青溪聲搖江淮賊犯處州良臣曰捕盜吾職也率弓兵數
千人往禦之爲賊所執賊欲降之良臣罵曰女輩何敢反往年
李順反戮於蜀王倫反戮於淮南王則反戮於河北同惡無少
長棄市尸爲狗鼠食女輩何敢反賊怒割其肉使自啖之良臣
且吐且罵至死不絕聲見者爲隕涕死時年七十二賊平 徽
宗聞而愍之官其二子

東都事略卷第一百十

東都事略卷第一百十一

忠義傳九十四

傅察字公晦孟州濟原人也從曾祖曰堯俞有傳察爲人端重有特操舉進士蔡京欲妻以子察力拒之爲青州司法參軍歷永平淄川丞久之除太常博士遷吏部員外郎宣和七年接伴金使時金人已渝盟察至燕山聞斡离不入寇或勸其母遽行察曰銜命以出聞難而止若君命何遂行至境上遇斡离不領兵至金人曰見太子當拜察曰太子雖貴人臣也當以賓禮見何拜爲斡离不怒曰汝主失信吾興師南向海上之盟不可恃也察曰皇帝與金國講好信使往來項背相望何謂失信太子干盟而動意何所爲乎虜左右促使拜白刃如林察曰死則死耳豈有俱人臣而輒拜者或抑摔使伏地察植立衣冠顛頓

終不屈幹。禹不怒曰：爾乃不拜我耶？麾令去。察知不免，謂其下曰：虜脅我以拜我義，不辱我死必矣。我父母老，素鍾念我，聞之必大戚。若等得脫，幸記我言以告吾親，知我死國少解其無窮之悲也。左右盡泣。既次燕山，遂見殺。年三十七。聞者哀之，贈徽猷閣待制。

將興祖之奇之孫也。以蔭調饒州司錄事。方臘之起，放兵四出，與祖白邵守糾吏士輯戰，具盜不敢謀。後知陽武縣，金人入寇，犯京師，道出陽武，或勸興祖使避之。興祖曰：吾世受國恩，義不圖全此吾死所也。監兵有與賊通者，斬以徇。虜騎來攻，興祖敗之而去。明日虜益濟師，不敵，遂死之。年四十二。贈朝散大夫，官其二子。

張確字子固，邠州宜祿人也。舉進士，建中靖國初上書言十事。

乞誅大姦，近小人進賢，能放禁錮，起老成，提忠鯁，息邊事，脩文德，廣言路，容直諫，言皆切至。遂坐上書，邪甚，列黨籍宣和中召至。京師屬方臘起，青溪勢張，其確上言此皆王民也，但庸人擾之耳。陛下下哀痛之詔，省不急之務，敢有以華石滯巧供上者，死務在撫綏，則旬浹之間必可殄滅矣。宰相王黼怒，出爲通判杭州。攝睦州，確以方略授諸將，賊由是遂敗。歷知坊汾解三州，徙隆德府。金人入寇，圍太原，確累言河東天下根本，安危繫焉。無河東豈特秦不可守，汴亦不可都矣。臣所領隆德城壁百年未嘗脩築，將兵又皆戍邊，無以待敵。若得秦兵萬人，足以抗賊，不然無策矣。惟以死報。陛下也書數十上，皆不報。明年春虜兵至，確方率厲士民東城拒守，勉以忠義，有謀欲自東城潰圍出，且採確意所嚮者，確怒叱曰：確守土，臣當以死報國，頭

可斷腰不可屈也城陷猶率衆鏖戰遂死之 欽宗贈確述古
殿學士召見其子宗慰撫之曰汝父今之巡遠也欽容歎息者
久之

朱昭字彥明府州府谷人也初淳沅班行人無知者後爲震威
城監押會城主闕攝其事金人賂析代踰石嶺圍圍太原凡戍
邊士卒皆入援夏人乘虛入寇河外諸城悉望風褫氣遂至震
威昭募蕃漢士得銳卒千餘人夜鎗兵分數隊身先士卒驅衆
直薄賊賊軍驚亂城上鼓譟兵民悉銳乘之多所斬獲震威距
府州三百里最爲孤遠諸城既先下賊怒獨不得昭遂約金人
併力來攻降將有與昭故人者語之曰天下事已矣忠安所施
昭曰食人之祿死人之事女既肯義偷生不異大纛尚敢以言
誘我乎今日我惟有死耳因大罵矢石亂下賊衆散走然賊晝

夜攻城不止後二日城有攻摧颺昭智思出入禦之皆得法衆
莫不恟懼已而下城坐於聽事召諸軍議曰城且破妻子不可
爲賊汙女等幸先殺我家出城血戰勝則逆遷西圖大功不勝
則暴骨吾境內大丈夫平生事畢矣因尽殺其家人納之井中
部將賈宗望母過前昭呼曰媼我鄉人也吾不欲手刃請自入
井媼從之而軍士有家屬在城中者亦皆自殺之昭因謂其衆
曰我與女輩俱無累矣儻我先死女有得脫者願馳至府谷言
我今日事會部落子陰与賊通者告之曰朱昭與其衆各殺其
妻子將出戰人雖少皆死士也賊大恐以利啗守陴者果得登
城昭知之勒軍士於通衢接戰自暮達旦尸填街不能行遂於
城所摧颺躍馬出馬蹶墮城壕中賊兵四集雷譟曰得朱將軍
矣賊始欲生致昭瞋目仗劍無一人敢向者既知不可得矢爭

發昭罵賊而死年四十六昭在震威能與士卒同甘苦以是士
心感奮凡被圍百日而城陷云

張克戩字德祥者之曾孫也以蔭爲三班借職復奉進士知河
間縣又知吳縣治有声擢衛尉寺丞初克戩從弟克公爲御史
中丞嘗論蔡京罪京由是罷政及再相脩怨於張氏克戩遂坐
廢踰年起知梓符縣久之知廣德軍提舉京畿常平陸倕留爲
庫部員外郎出知汾州金人陷燕山長駟而南分兵寇太原太
原距汾二百里虜酋粘罕者遣其部將銀朱孛童來攻縱兵四
掠外援不至勢日孤危克戩畢力捍禦晝夜不少懈以守城功
初加直祕閣進直龍圖閣除右文殿脩撰太原陷汾益危克戩
召令軍民曰太原旣陷吾固知亡矣然義不忍負 朝廷辱父
祖累子孫不與此城同終始無以明吾節衆皆泣對曰公父母

也願尽死克戩募士間道走 京師上章曰自太原失守汾日
受攻願 陛下哀憐孤城勢不可久急遣軍馬倍程以來救護一
城生靈之命不報自太原陷汾拒守蓋踰月矣一日諸酋列城下
指呼督取降書克戩臨陣大罵不絕口砲中一酋立死翌日金
人攻城益急城從西北隅壞賊旣入克戩朝服南向焚香拜舞
乃自引決其家死于難者凡八人事聞贈延康殿學士謚曰忠確
郭許德順軍人也虜犯涇原許爲涇原路第八副將時守將皆
附賊獨許義不屈謝病去守將惡之傳致其罪下之獄意脅之
與俱從僞許奮呼曰大丈夫今得死矣終不能受活夷狄顧尔
等負國叛逆大惡天地鬼神所不容吾雖死誓不爾貸當求治
爾於地下耳衆愧其言即見殺

朱友恭西安人也爲涇原第一副將麾下兵扞虜華亭數敗虜

會衆大集友恭赴敵力戰爲所得渭州守將旣從僞誘以甘言友恭不從更詆毀之守將不勝忿遂見殺

霍安國失其爵里金人以我渝三鎮之約也再興師入寇粘罕破太原至懷州時安國以右文殿脩撰知懷州乃遣人說諭粘罕令與 皇帝議將三關四鎮歲增幣二百萬女詭與 皇帝我且留軍懷澤之間以待安國以粘罕之語聞不報粘罕大怒曰女南國無信如此一任州主忠孝出戰亦得守城亦得虜日夕攻城不已城陷粘罕使蕃官傳令問不肯降者安國曰霍安國是 宋朝守臣率衆不降又問通判林淵等同對曰公等與守臣一躰皆不肯降粘罕抑令拜降安國曰安國是 大宋之臣不敢負 趙天子即見殺明年贈安國延康殿李士李洧字浩然崇炬之後也以蔭爲右班殿直召試中書易文階

爲撫州司錄事遂知崇陽縣金人犯 京師 欽宗以羽檄召天下兵入援鄆所部縣七崇陽當發三千人洧所募纔六百銳然欲奮或謂洧盍徐之以須衆集洧曰事急矣當持一信報天子爲東南倡而所部多市人不能軍洧出家錢買牛酒激犒召令之曰我知力不敵无柰受國恩唯直死耳若曹知法乎夫將則死非人自爲戰万分無一生理鈞之一死死国揚名男子不朽事也衆皆泣即日引而東過蔡虜之遊騎犯蔡州洧與戰頗殺其騎洧亦被創猶大呼叱左右負已以戰遂死之士死者什之七 朝廷錄其忠贈以貞郎官其三子

劉幹字仲偃建州崇安人也奉進士調豐城尉改隴城令治甚有聲王厚帥熙辟狄道令提率峽西平貨司時西寧等州屯兵多竭六路轉輸不給幹至延致蕃酋以金帛易粟就以贍軍公

私便之累擢中大夫集英殿脩撰陝西轉運使六路大舉鄜延帥劉法戰沒夏人乘勝攻圍震威鞏攝帥事出奇兵敗之圍遂解夏人來言國主願納款謝罪人疑其詐鞏謂兵興累年中國尚不能支況小邦乎此情實也何疑哉即受其使因密疏以聞朝廷許其自新而西邊以安進徵猷閣待制知越州方臘陷杭州杭越阻一水越大震官更多遁去或具舟請行鞏曰吾守臣也當與城存亡不爲動鞏乃令富者出財壯者出力葺壘練兵馬戰守備賊陷衢婺二州至越城下鞏麾衆出戰賊大潰橫尸滿路自是不敢犯境溫台明亦賴越以全拜述古殿直李士童貫蔡攸爲河北河東宣撫使鞏參議軍事以接納山後九州之民師出兩月鞏始至而种師道軍馬已爲虜所潰鞏意邊報不實見師道計事師道曰虜勢尚盛而燕人未有應者恐邊臣誕

謾誤國計鞏曰師出無名必難成功即馳白二帥請班師旣不可則獨論列燕剋不可得狀設得之屯兵置吏費不貲必重困中國已而邊果不實遂班師次莫州會虜主死郭藥師以涿州來附朝廷促進兵鞏執前議不可移知真定府金人以燕歸于我召鞏歸京師郭藥師入朝鞏曰藥師叛虜也謂宜賜第厚廩留之不報以顯謨閣李士知建州改福州進延康殿李士始鞏過闕或謂鞏見御史中丞有所請遂落職提奉鴻慶宮未幾知荆南府河北盜起命鞏帥真定鞏至境盜悉平郭藥師請馬益其軍鞏曰空內郡馬付一降虜非計也時金人請入寇鞏密治城守以震變虜長駟嚮京師朝廷議和令諸郡以公私金帛犒虜鞏不可虜引兵圍城治梯衝示欲攻擊鞏以強弩射之虜遂退拜資政殿李士鞏積官至銀青光祿大夫

初虜圍京師既而爲城下之盟虜既退而援兵至用事者乘士民之憤奏遣數大將分道而北蓋將北擣燕薊西解太原之圍鞫以亟戰怒敵爲非既而种師中姚古悉出戰遇敵而潰之欽宗急於解圍拜鞫河北河東宣撫副使太原陷以鞫爲宣撫使俄召入覲時虜已度河將騎薄城鞫以謂城大難守兵弱難戰不若遣援師以紓目前之急徐爲後圖乃除京城四壁守禦使宰相以鞫嘗言不可輕戰鑄五官落職官祠已而京師陷欽宗出郊虜聞其名必欲得之宰相始遣鞫往虜命其僕射韓正館之正謂鞫曰國相知君名今欲用君矣鞫曰偷生以事二姓死不爲也正又謂鞫曰車駕再出郊軍中議立異姓今已革命則兵連禍結不若北去取富貴無徒死鞫仰天大呼曰有是乎歸召其親信謂曰國破主遷乃欲用我我當以死報國耳

取筆書片紙曰金人不以予爲有罪而以予爲可用夫正女不事二夫忠臣不事兩君况主憂臣辱主辱臣死以順爲正者妾婦之道此予所以必死也付其下持歸報諸子即沐浴更衣酌卮酒以衣條自縊死燕人嘆其忠相与敢子壽聖院之西岡上及餘人北去始就殮凡八十日矣顏色如生觀者異焉朝廷褒其忠盡復舊官職仍贈資政殿大學士鞫爲人莊重寬厚在陝西雖爲童貫所知與其軍事而能死國難議者不以前失所從掩其忠子子羽子翼

李若水字清卿洛州曲周人也擢上舍第爲元城尉調平陽府司錄濟南府教授除太學博士蔡京復當國老而耄事一出于子條少宰李邦彥欲謝病去若水曰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去就之義當決之于上前詎可奄奄以病退哉靖康初爲太常

博士金人犯京師 欽宗割三鎮以和既而入賊以贖三鎮以若水爲之使除著作佐郎若水見黏罕于太原黏罕遣王訥与偕來十一月還朝間二日虜騎南牧遣馮澥使于虜若水副之至中年會守河兵乱相驚以虜至左右駭顧謀取間道去若水謂澥曰戊卒宵潰公不可效之若水死不避也遂由故道行日一奏京師言虜寇旦至宜選將練兵褒有功勸戰士脩城郭飭守備以待其來和議必不可諧也至懷州遇金人館伴劉思蕭慶言已遣使京師請以河爲界因隨其軍行至京之西境而聞耿南仲聶昌出使割地界矣黏罕至京城外獨遣澥同慶入城請與 皇帝相見議盟誓不從又請與 道君相見亦不從但許宰相親王出後數日遣兩執政兩宗室分使虜軍黏罕自冒矢石督攻甚急城陷虜召若水若水出見之二酋曰今何相公

來計事不則縱兵城中矣遂入見 欽宗時獨何桌孫傳梅執禮秦檜并官者數人在左右若水具傳虜人語乃遣桌行明日又命濟王及陳過庭偕往桌還言二帥請與 道君相見 欽宗曰朕當自往耳豈可使 道君皇帝蒙塵哉明日 欽宗幸虜營留三日而還擢禮部尚書若水力辭乃改吏部侍郎兼權開封尹二年虜遣使以書來言曰農務方興將歸矣微號事當面議請 皇帝出郊遂以明日出若水扈從既而虜遣蕭太師者易御服若水忿怒持 欽宗而泣曰 陛下不可易服虜命數人曳以去復大呼曰吾 君華夏真主狗輩敢無禮耶虜擊之幾死遂掖至青城門無下蕭太師者數來勸勉曰事已耳終無可柰何曷若順從國相之意乎若水歎曰天無二日若水寧有二主哉其僕隸亦來慰解曰侍郎父母春秋高兄弟衆亦何

若水叱曰忠臣事君有死無貳吾終不復顧家矣雖然吾親老
女若婦勿遽言恐傷吾親意令兄弟輩徐徐言吾死國也又旬
日黏罕召若水議立異姓若水曰道君皇帝爲生靈計罪已
內禪主上仁孝恭儉未有過失豈可輕議廢立黏罕曰趙
皇失信安得爲無過若水曰若以失信爲過則女乃失信之尤
者乃歷數其過曰女伐人之國不務全安生民徒掠金帛子女
以自豐肆爲封豕長蛇黷貨無厭女真一劇賊罵不已黏罕令
曰擁之去反顧罵益甚至郊壇側謂其下謝寧曰我爲國死職
耳併累若等也監軍曰吾爲公釋此人使歸公能從我乎若水
復罵不已遂見殺年三十五建炎初詔褒其死節贈觀文殿
學士謚曰忠愍若水臨死爲歌詩一首其卒章曰矯首問天兮
天卒不言忠臣效死兮死亦何憾人聞而悲之若水初名若冰

欽宗賜以今名無子以兄之子爲後云

呂樞曰若水之忠節凜凜如此而或者以勸欽宗出郊爲其
疵病此與唐巡遠守睢陽而罪其分城而守者亦何以異臣於
若水非敢必其無此也置而弗錄者蓋欲全其名而重其死爾
然則欽宗之出郊是豈若水之心哉春秋爲賢者諱故於若
水亦云

吳華字义夫廷祚七世孫也金人犯京師華自關中帥師勤王
度河北去分兵圍遼州華以所部解圍太原陷華以閣門宣贊
舍人使黏罕軍計議邊事華責其貪利敗約氣勁語直黏罕媿
服使還欽宗問割地與不割利害華曰北人有吞箭之誓入
寇必矣乞起陝西兵馬爲京城援遂令華使陝西召兵繼出城
虜騎已逼會南道軍馬至遂同總管張叔夜入城欽宗巡幸

南壁華乞奪路赴陝西叔夜固留華爲統制華屢乞出城下砦使虜騎不敢近且通東南道路文密奏乞選日諸門併出兵分布期會爲正兵爲牽制爲衝突爲尾襲爲應援可一戰而勝欽宗不能用也虜騎登城華率兵策應手射殺執黑旗者十許人部曲皆散 欽宗有詔出郊欽曰天文帝坐甚傾大駕其可出乎乃見何臬曰 大駕若出必墮虜計臬不聽既而出郊又請於孫傳張叔夜欲因事到軍前計議華言三事一車駕還內二虜酋歸國三華死軍前不報及 徽宗妃后王姬宮嬪尺出城華白孫傳曰道君業已出乞力留 皇后皇太子明日引見皇太子華頓首言 二帝出郊必未回顧殿下堅避以固國本傳曰何辭以拒之華爲畫計乃於啓聖院置局名賑濟所募士就食一日之間至者萬計華陰以軍法部勒時 康

王爲兵馬大元帥遣人以蠟彈由間道告急於濟州及約在外將相擁兵近城內外相應夾攻賊砦圖還 二帝復遷居同文館附者益衆多兩河忠勇之士既而傳及叔夜皆赴軍前虜人止張邦昌之議益急華欲誅范瓊等數十人乃分兵約日期以三月八日内外合軍部勒既定須以發前二日有班直甲士數百人排闥至華寢曰邦昌以七日受冊請起事華以衆不可奪被甲上馬時已黎明比行至咸豐門四面皆瓊兵瓊遣人給華入帳下詐若與同謀者華遂見殺華就死顏色不變極口詆罵凜然不屈華資忠勇天文地理人事兵機無所不通死之日知與不知皆爲出涕

東都事略卷第一百十一

東都事略卷之一百十二
循吏傳九十五

自唐季以來王政不綱天下以戰爭爲事五代之際民失耕桑之業天旣厭之矣 藝祖受命知民疾苦故自 即位以來勸農之詔屢下由是斯民欣然有樂生之意而治民之吏率皆有循良之風 太宗繼承守而勿失 真宗 仁宗德澤深厚于斯時也吏皆以平易近民爲政招懷流亡道達溝洫趙尚寬高賦治有異效最先褒寵以風天下至熙寧中 神宗留意民事興農田水利使者四出冠蓋相望而爭以功利進較其績效非若尚寬輩孜孜愛民勞來不倦之爲愈也噫以功利爲愛者其澤淺以道德爲養者其澤深 國家治尚忠厚廉平之吏代不乏人今獨撫其以循吏稱者著于篇

程羽字仲遠深州陸澤人也少好學奎進士爲揚穀簿歷虞鄉醴泉新都三縣令有善政開寶中擢著作郎出知興州改興元府 太宗爲開封尹以羽爲判官 太宗即位拜給事中知開封府未幾出知成都府爲政寬簡蜀人便之以兵部侍郎致仕 卒年七十三贈禮部尚書羽性淳厚莅事循謹 太宗稱其長者曾孫珣珣字伯溫 朝廷錄羽後以爲郊社齋郎嘗知龍鳳磁漢四州爲政尚慈恕積遷至太中大夫卒年八十五子顯頤見儒學傳

王明字如晦魏郡成安人也舉進士不中藥元福爲原州刺史又爲陳州防禦使明皆在幕下元福嘗殺明勸之以寬多所全宥元福領建雄軍節度使移鎮陝州以明爲掌書記歷清平鄆陵二縣令明在鄆陵公廉愛民是時天下新定法禁尚寬吏多

受民賂遺歲時皆有常數民亦習之莫或知其非也明爲令以故事有所獻饋明日令不用錢可人致數束薪芻水際令欲得之民不論其意得數十萬明取以築隄道由是民無水患久之召爲左拾遺遷右補闕出爲荆湖轉運使 王師征嶺南明爲隨軍轉運以功擢祕書少監廣南轉運使 王師征江南以明爲黃州刺史江南平以明知洪州 太宗即位召爲右諫議大夫三司副使 詔分三司各命使遂以明爲鹽鐵使遷給事中改光州刺史知并州拜禮部侍郎知真定府召還卒年七十二 陳靖字道卿興化軍莆田人也陳洪進納士遺靖至京師授陽翟簿稍遷直史館遷太常博士時 太宗務興農事令有司議均田之法靖以爲其法未可卒行且請以樞密副使三司使爲租庸使或兼屯田制置之名仍擇三司判官或朝官知事者二

人副之始于兩京東西千里檢責荒地及逃田而官籍之募人佃耕其室廬耕牛農具糧種請州郡斥賣贖罰無用之物使營辦之不足則給以庫錢其所耕也定爲十分從制置所給印紙令州縣勸農分殿最三等凡縣管墾田一歲得課三分二歲六分三歲九分爲下最一歲四分二歲七分三歲十分爲中最一歲九分未及三歲盈十分爲上最其最者令佐與免選或超資殿者即增選折資每州通以諸縣田爲十分視最而行功罪候數歲盡罷官莊田屯田悉以賦民然後量人授田度地均稅約井田之制爲定法以頒行四方 太宗曰秦滅井田經界廢而兼井之民起至今使貧富不均而天下困朕欲復古而未能也前言此利害者衆矣惟靖所言與朕意合下其議三司以靖爲京西勸農使而鹽鐵使陳恕與靖議不同罷之出知婺州 真宗

即位復列前所論勸農事上之又言 國家禦戎西北而仰食東西食不足則誤大計請自京東西及河北諸州大行勸農之法以殿最州縣官吏歲可省江淮漕百餘萬靖復請刺史行春縣令勸耕孝悌力田賜爵立伍保以檢察姦盜籍游逸之民而役作之議下三司卒不果行爲江南轉運使自李氏橫賦於民者凡十七事號曰公納 國朝因之而民困不能輸靖極論其弊 詔爲罷其尤甚者歷京西京東轉運使知蘇越建泉等州官至左諫議大夫以秘書監致仕卒年七十八靖好學頗通古今利害事在 太宗 真宗朝多建言於農事爲尤詳然當時以爲泥古難盡行也

薛顏字彥回河中萬全人也舉三禮及第爲嘉州司戶參軍端拱初知雲安軍 真宗即位知渝閬二州代丁謂爲峽路轉運

使始孟氏據蜀徙夔州于東山據險以抗王師而民不以爲便願爲復其故城民用便之徙廣南河東陝西路浮橋歲爲河水所敗願即北岸疏上流爲支渠以順水怒又以溉其下易鹵之田而民利之坊州募人鍊礬而其後課益重至有破產被繫而不能償者願以爲罷坊礬則晉樊鄩大售乃奏罷之已而果然徙河北歷知河陽揚杭徐三州又知江寧河南府累遷至給事中徙應天府又徙耀州以光祿卿分司西京卒年七十三邵晔字日華其先京兆人也家于桂陽舉進士爲邵陽簿連州錄事參軍州將楊全誣部民十三人爲劫盜欲寘之死晔察其枉不肯書牘白全願効其實再繫獄按驗得實民由是獲免全坐廢晔代還引對太宗謂曰爾能活吾平民深可嘉也賜錢五萬命使廣南採訪刑獄累遷工部員外郎爲淮南轉運使又

使交趾晔上邕州至交州水陸爲四圖以進坐所舉非其人免官大中祥符初起知兗州又爲江浙荆湖發運使改右諫議大夫知廣州城瀕海每蕃船及岸常苦颶風晔鑿內壕通舟颶不爲害及卒廣人懷其惠多灑泣者方晔之病也朝廷以陳卬卿代之卬卿南劔州人亦良吏也廣南計口買鹽人以爲害卬卿奏免之於是廣人歌曰邵父陳母除我二苦卬卿官至秘書少監

張綸字公信潁州汝陰人也嘗奉進士不中補三班奉職稍遷閤門祗候爲益彭簡等州巡檢使擢荆湖提點刑獄辰州溪洞蠻寇邊以綸知辰州綸至築蓬山驛路賊不得通方遁去又脩新興砦鑿并道泉以便民徙渭州又徙鎮戎軍蠻復寇邊爲辰澧鼎州緣邊巡檢安撫使諭蠻酋以禍福使脩貢仍令還所掠

民綸遣官與之盟刻石于境上天禧中爲江淮發運副使居二
歲增米八十萬復置鹽場于杭秀海三州增歲課百五十萬疏
五渠道太湖入于海復租米六十萬開長蘆西河以避覆州之
患又築高郵北漕河隄二百里旁錮以巨石爲十閘以泄橫流
又脩復泰州捍海堰因命兼權知泰州堰成復逋戶三千六百
民爲立生祠累遷東上閣門使歷知泰滄瀛州拜乾州刺史再
知滄州徙潁州卒年七十五

崔立字本仁許州長葛人也祖周度仕周爲兗州節度判官方
慕容彦超反周度責以大義爲其所殺立舉進士爲果州團練
推官有軍卒三人崔舟載官物而歛衆州將重致之法立察其
情以爲辜止杖奏聞代還知臨清縣徙安豐境有期塘下溉民
田數千頃間因大水塘壞立帥工徒全築之其後遂不復決嘗

知江陰軍開黃河六十里以通舟楫人以爲便又知兗州歲大
歉募人出穀數十萬石以賑救之故境內無有流民積官至給
事中知濠州以工部侍郎致仕卒年七十五立淳謹喜論事方
朝廷講禮文之事士大夫爭獻贊頌立獨言水發徐兗旱連江淮
無爲有烈風金陵有大火是天所以戒驕矜也而中外多士上雲
露草木禽虫諸物之常瑞此何足爲治道言哉願詔史官勿復紀
錄立事 真宗 仁宗前後凡上四十餘事多見施用云

趙尚寬字濟之安仁之子也初補秘書省正字嘗知忠州以攷
課第一知唐州時議者言唐土曠民稀賦不足以充役請廢爲
縣 朝廷下其議尚寬非之乃按視圖記得召信臣故迹益發
卒復三大陂一大渠皆溉田萬餘頃又教民自爲支渠數十轉
相浸灌而四方之民來者雲集尚寬復請以荒田計口授之及

貸民官錢買耕牛比三年廢田盡爲膏腴增戶萬餘尚寬勤於
農政治有異等之效 仁宗聞而嘉之下詔褒焉仍進秩賜金
再留尚寬在唐民畫像祠之始王安石作新田詩以美之其詞
曰離離新田其下流水孰知其初灌莽千里其南背江其北逾
淮父抱子扶十百其來其來僕僕鏹我新屋趙侯劬之作者不
飢歲仍大熟飽及雞鶩僦舩與車四鄰出穀今游者處昔止者
留維昔牧我不如今侯侯來適野不有觀者稅于水濱問我鰥
寡侯其來矣三歲于茲誰能止侯我往來之後蘇軾自蜀之京
師道過唐亦爲作新渠詩五章其詞曰新渠之水其來舒舒溢
來其野至于通衢渠成如神民始不知問誰爲之邦君趙侯新
渠之田在渠左右渠來奕奕如赴如湊如雲斯積如屋斯溜嗟
唐之人始就杭稌新渠之民自淮及潭挈其婦姑或走而顛王

命趙侯宥我新民無與王事以訖七年侯謂新民爾既來止其
歸爾邑告爾鄰里良田千萬爾擇爾取爾耕爾食遂爲爾有築
室于唐孔碩且堅生爲唐民飽饗與饁死葬于唐祭有雞豚天
子有命我惟爾安尚寬旣去高賦繼爲守亦被 宸詔 朝廷
推原初功復進尚寬一官以直龍圖閣知梓州積官至司農卿
以卒 詔賜錢五十萬

高賦字正臣中山人也父尹右衛將軍賦以父任爲右班殿直
復進士改奉禮郎四遷太常博士累至太常少卿遷光祿卿
特拜秘書監加直龍圖閣進集賢院學士歷知真定縣通判劔
州成德軍邢州石州知度成軍衢唐滄潞蔡廬鄆七州提點陝
西河東路刑獄同判太常寺最後守郢馬間提學崇福宮請老
以通議大夫致仕衢民好巫鬼毛氏柴氏二十餘家世蓄蠶蠶毒

為人忿爭輒毒之賦守衢命禽捕伏辜者數人蠱毒遂絕其守唐也賦以唐土曠民寡稅入至薄乃取圖藉攷之自唐乾元時領縣七戶四萬二千六百四十有四歷五代之亂及本朝承平今領縣四戶六千一百五十有五乃相其川原曰是皆沃壤可闢而人力不至与棄之無異募兩河流移之民計口与田比賦罷增戶万一千三百八十給田三萬一千三百二十八頃而山林榛莽之地皆爲良田歲益稅二萬二千二百五十七作陂堰四十有四詔曰召杜南陽世稱循吏其去久矣朕尚思之鄉招懷飢流懇闢荒埂繕脩陂竭績效具招前人之良何以遠此賦再治唐凡五歲与前守趙尚寬皆蒙褒詔賦自直龍圖閣奎集賢院李士悉以懇闢之功也賦嘗言三府大邑或就舍委巷散處京城間有第宅亦公私非便宜倣前代丞相府於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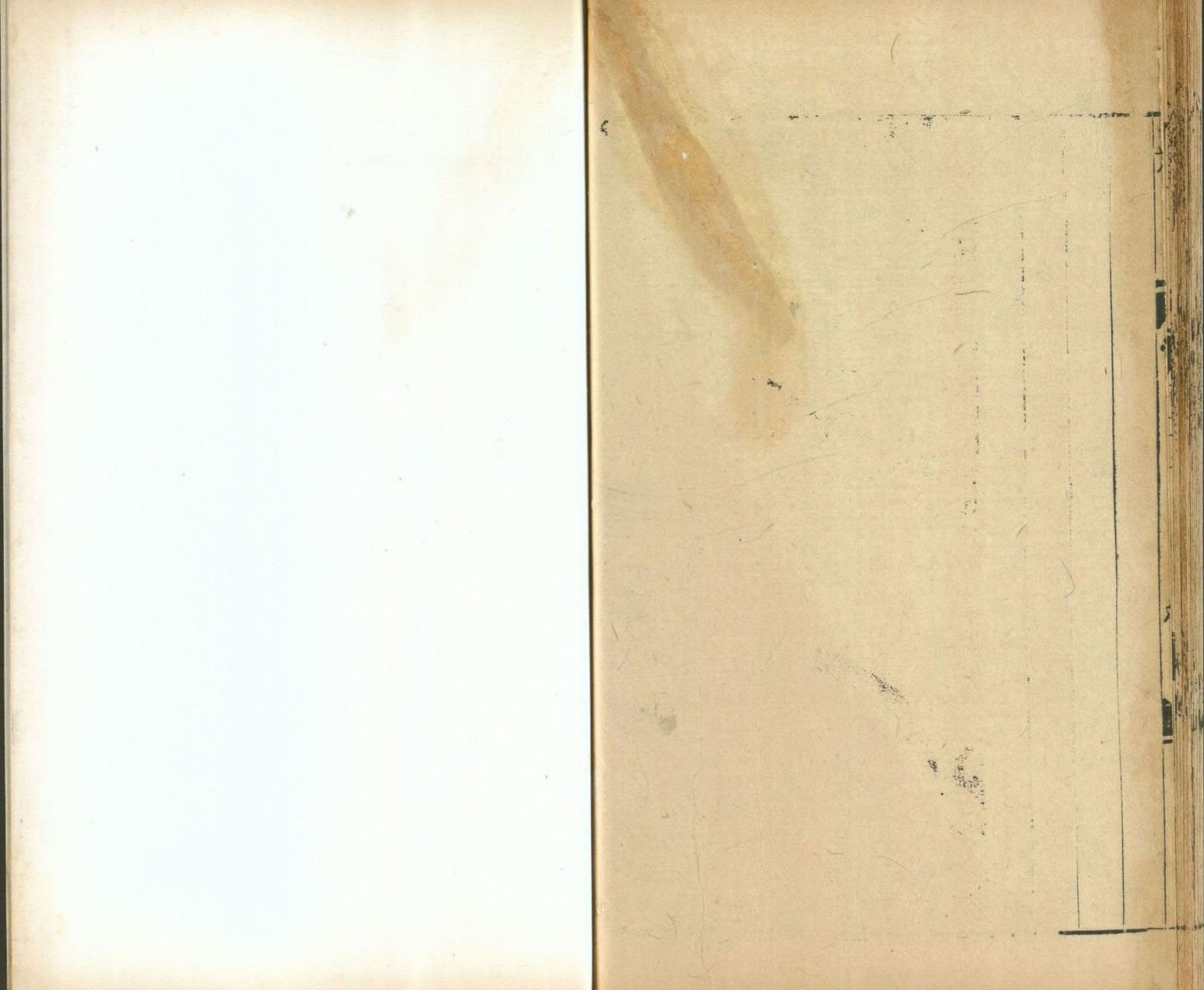
門前列置大第俾執政居之又言國家置提點刑獄司蓋欲平反獄訟使民不冤今諸路多止一員兼河渠農政常平賊盜兵甲而刑書敏多寡自闕不給若委之吏則爲大弊請逐路置檢法官以專平讞疏駁事多施行退居襄陽卒年八十四賦爲人剛嚴內實平恕所居皆有善政吏民紀之衢唐二郡民爲立生祠云

許遵字仲塗泗州人也卒進士爲錢塘尉又爲鄆陽四會令悉意民事遵讀律知法擢大理寺詳斷官知長興縣會縣有水災民多流徙遵募民出米賑濟終以無患益興水利溉田甚博邑人載其便利刻于碑爲審刑院詳議官選知宿州徙登州有婦人阿玄謀殺夫而自承者遵按法因犯殺傷而自首者得免所因之罪仍科故殺傷法而敕有因疑被執招承減等之制即以按狀聞于朝其意以謀爲殺之因所因得首從原減今若塞

其首原之路則有司一切按而殺之非是事下百官議而王安石
力主遵說時論莫能奪尋判大理寺熙寧間出知壽州未幾再判
大理寺請知潤州又請提舉崇福宮尋致仕卒年八十一

魯有開字元翰本青州壽光人也從父宗道 仁宗朝參知政
事始居亳後徙京師有開事親以孝聞好礼孝通左氏春秋以
從父宗道恩授祕書郎知韋城縣曹濮有劇賊入境聞有開爲
政相戒曰魯公去乃可來因遁去知確山縣獨治一大姓能撼
邑事者縣遂無事因廢陂溉民田數十頃飛蝗不入境富弼謂
有開有古循吏風薦之守金州有蠱毒獄坐死幾十人有開曰
欲毒人衷謀之可矣安得若是衆者訊之果誣時方旱獄決而
雨知南康軍時熙寧行新法代還宰相王安石問江南新法如
何有開曰法新行未見其患其在它日也安石不悅除通判杭
州後知翼州河決小吳水不至城下數里有開議增築護城隄
人皆謂初無水患何以勞役爲有開曰當備未然後水至而民
不病計之上也卒成之明年河決水至以有備州以無患 朝
廷遣使安撫河北翼州民遮使者言有開治效擢拜膳部郎中
以事免起知信陽軍復知翼州卒年七十五







太祖皇帝受天眷命而帝天下 大業初基日不暇給 即位之始首幸國學謁款 先聖加飾祠宇親製文贊尊師重道如恐弗及儒孝復振實自此始至于 真宗幸曲阜奠孔林謂近臣曰唐明皇褒 先聖爲王朕欲加謚爲帝可乎或言尼父周之陪臣周止稱王不當加以帝號遂增上至聖之名方是時儒孝之臣講論經義孝校之士挾策受業文治粲然雖漢唐之盛未之聞也慶曆中 仁宗銳意於治乃下詔郡縣脩孝政於是天下學士靡然鄉風良由上之所以勸善明是以化行而俗美比隆三代其庶幾乎 神宗尊六經以作人材崇三舍以興庠序自是以來文學之士咸精于勤煥乎其可述者也若夫大

而卿相師傅以儒效見之行事者自如本傳次而專誦習以友教士大夫者則具之于此焉

聶崇義河南洛陽人也少奉三禮善禮孝通經旨漢乾祐中爲國子禮記博士校定公羊春秋周顯德中遷國子司業兼太常博士世宗將禘于太廟言者以宗廟无桃主不當行禘祫之礼崇義援引魏晉以來故事以爲當行且言祭者是追養之道以時移節變孝子感而思親故薦以首時祭以仲月間以禘祫序以昭穆乃禮之經也非謂宗廟備与未備也世宗從其議又詔崇義參定郊廟器玉崇義因取三礼圖再加考正至 國初上之未幾崇義卒三禮圖遂行于世崇義爲孝官掌禮儀世推其該贍云

郭忠恕字恕先洛陽人也善屬文及書史小學通九經七歲奉

童子漢湘陰公鎮徐州辟爲從事与記室董喬爭事謝去周太祖召爲周易博士 國初与監察御史符昭文爭忤朝堂貶乾州司戶遂不仕 太宗聞其名召爲國子監主簿令判定歷代字書忠恕縱酒肆言時政頗有謗讟語聞配流登州至齊州臨清謂部送吏曰我逝矣因培地爲穴度可容面俯窺焉而卒藁葬道左後数月故人欲改葬但衣衾而已忠恕所定古文尚書并釋文並行于世

王昭素開封酸棗人也少篤孝有志行鄉人有訟不之官府而詣昭素昭素爲之辨析無不敬伏昭素博通九經及著易論三十三篇 太祖召命講易因訪以民事昭素所言誠實无隱 太祖益嘉之又問治世養身之術昭素曰治世莫若愛民養身莫若寡欲 太祖重其言書于屏風間拜國子博士後卒于家

年八十九參知政事李穆而下有聞於時皆其門人也子仁著亦有潛德

孔維字爲則開封雍丘人也以九經及第爲國子周易博士遷禮記博士使高麗王治問禮維以君臣父子之道升降等威之序爲對治大悅稱之曰吾今日復見中國之夫子也累擢國子司業上書請禁原蠶以利國馬樂史奏曰陛下降明詔有事于籍田而禁蠶之制又下豈不相戾哉維復上疏曰周礼夏官司馬職禁原蠶者爲傷馬也月令仲春祭馬祖季春享先蠶爲馬祈福謂之馬祖爲蠶祈福謂之先蠶是蠶与馬同其類爾蠶重則馬損氣感之然也臣謂依周礼禁原蠶爲當太宗是其言拜國子祭酒卒年六十四維儒者爲人踪競寡廉退之風嘗校定五經疏義臨終以未畢爲恨云

李覺字仲明青州益都人也舉九經起家爲將作監丞通判建州遷知泗州轉秘書丞孔維薦覺學行遷禮記博士嘗使交州其酋長謂曰此土山川之險中州人乍歷之豈不倦乎覺曰國家提封萬里列郡四百地有平易亦有險固此一方何足云哉使還遷國子博士太宗幸國子監顧見講坐左右言覺方聚徒講書太宗即令覺對御講覺曰陛下六飛在御臣何敢輕陞高坐太宗令有司張帟幕設別坐詔覺講周易之泰卦覺因述天地感通君臣相應之旨太宗甚悅加直史館命覺詳校群經及春秋正義改判國子監遷司勳員外郎卒年四十六覺性彊毅而聰敏數上書言時事述養馬漕運屯田三事甚詳備深爲太宗所喜獎又嘗效韓愈毛穎傳作竹穎傳竹穎者謂矢也

崔頤正開封雍丘人也與弟倬佺並舉進士明經頤正爲高密尉孔維薦其名以爲國子直講判監李奎言先校定諸經音疏尚多訛謬博士杜鎬直講崔頤正孫奭皆博習九經請刊正太宗從之咸平初 真宗召頤正日赴御書院說尚書至十卷以老致仕仍充直講改國子博士三年卒年七十九倬佺自連江尉李至奏爲直講太宗嘗問四皓中一先生或言性用字加撇或去加點果何如倬佺曰昔秦時程邈篆隸書訓如僕隸之易使也今字與古或異臣聞刀下用爲推音兩點不用爲鹿音用上一撇一點俱不成字太宗然之其後 真宗幸國子監召倬佺說尚書 真宗甚善之卒年七十九嘗纂帝王手鑑十卷

孔宣字不疑兗州曲阜人也蓋孔子四十四世孫孔子生鯉鯉

生伋伋生白白生求求生箕箕生穿穿生謙謙生鮒以弟子襄爲嗣值秦難藏其家書於屋壁襄生忠忠生武武生延年及安國延年生霸號褒成君霸生福福生房房生均均封褒成侯王莽敗失國卅祖復封均子志爲褒成侯志生損損襲爵徙封褒亭侯損卒子睢嗣睢卒子元嗣無子以弟之子羨襲爵魏時封宗聖侯羨生震晉時徙封奉聖亭侯震生疑疑生撫撫生穀穀生鮮宋時襲封奉聖侯鮮生乘後魏封爲崇聖大夫乘生靈珍靈珍襲爵改封崇聖侯靈珍生文泰文泰生渠北齊改封恭聖侯後周追封孔子爲鄒國公以渠襲封渠生長孫隋封長孫爲鄒國公長孫生嗣哲改封紹聖侯嗣哲生聽倫唐封褒聖侯德倫生崇基襲侯崇基生璩之明皇詔追謚孔子爲文宣王改封褒聖侯璩之襲文宣公璩之生萱襲封萱生齊鄉齊鄉生惟防惟防生

榮自璉之至榮五世並襲封文宣公榮生振振生昭儉自榮至昭儉三世歲給封絹以供祀享昭儉生光嗣光嗣生仁玉後唐時襲文宣公至周時為曲阜令宜仁玉子也乾德中詣闕上書述其家世詔以為曲阜簿襲封文宣公未幾通判密州太宗北征受詔督軍糧涉巨馬河溺死年四十六子延世字茂先以父死為曲阜簿改曲阜令襲封文宣公詔轉運使兗州長吏待以賓禮卒年三十八延世子聖佑真宗東封泰山幸曲阜謁孔子廟行酌獻之禮又幸孔林觀其墓加謚孔子為至聖文宣王追封孔子父叔梁紇齊國公母顏氏魯國夫人妻上官氏鄆國夫人擢聖佑為奉禮郎襲封文宣公知仙源縣後改名佑佑卒以宗愿襲封知仙源縣宗愿距孔子四十七世矣仁宗封孔子後為衍聖公哲宗時改為奉聖公徽宗時復以為

衍聖公云

臣稱曰司馬遷叙孔子世家止十餘世孔宜聖人之後也得其譜系參以舊史述歷代紹襲褒崇之典詳且備焉斯所謂能世其家者哉

穆脩字伯長汶陽人也師事陳搏而傳其易學少豪放舉進士調海州理掾脩恃才嘗忤監郡者由是摈摠其罪坐削籍隸池州遇赦叙潁州文學參軍故當時呼之曰穆參軍初丁謂與脩有布衣舊脩每輕之謂既顯官而脩尚未仕相遇于漢上一揖而去謂脩之真宗嘗問侍臣穆脩有文公卿何以不薦謂對曰脩行不逮文乃已脩老而益貧家有唐韓柳集鏤板鬻於京師有儒生數輩輒取閱脩謂曰先輩能讀得一篇當以一秩為贈自是經年無售者明道初脩卒年五十四識者哀憐之方是

時學者從事聲律未知爲古文脩首爲之倡其後尹源與其弟洙始從之學古文又傳其春秋學

李之才字挺之青州人也僦不群師事穆脩舉進士爲孟州司戶參軍共城令時邵雍築室蘇門山百文源之上布衣蔬食之才聞雍苦志好學自造其廬問雍曰子何所學雍曰爲科舉進取之學之才曰科舉之外有義理之學子知之乎雍曰未也願受教之才曰義理之外有物理之學子知之乎雍曰未也願受教之才曰物理之外有性命之學子知之乎雍曰未也願受教於是雍傳其學之才後爲殿中丞簽書澤州判官以卒澤人劉義叟晚出其門受歷法亦爲名士易李唯雍得之初華山陳搏讀易以數李授穆脩脩授之才之才授雍以象李授种放放授許堅授范諤昌云堅廬江人也

周堯卿字子餘其先汝陰人也後徙居荊州之南堯卿警悟強記以孝行知名舉進士歷連衡二州司理參軍桂州司錄知江安寧化二縣提點刑獄楊紘入境有被刑而耘苗者紘就詢其故對曰貧以利故爲人直其枉令不我欺而我欺之我又何怨紘至邑以所聞薦之後通判饒州積官至太常博士慶曆間范仲淹奉經行可爲師表未及用而卒年五十一始堯卿年十二喪父憂戚如成人見母氏則抑情忍哀不欲傷其意母異之謂族人曰是兒愛我如此多知孝養矣卒能以孝養志如母之言其於昆弟尤篤友愛執母喪倚廬三年席薪枕塊雖疾病不飲酒食肉旣葬慈烏百數銜土集隴上人以爲孝感所致堯卿爲人簡重不校有慢己者必厚爲礼以愧之居官祿雖薄必以周宗族朋友罄而後已爲孝不惑傳注問辨思索以通爲期其孝

詩以孔子所謂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孟子所謂說詩者以意逆志是爲得之考經指歸而見毛鄭之得失曰毛之傳欲簡或寡於義理非一言以蔽之也箋欲詳或遠於情性非以意逆志者也足可以无去取乎其多春秋由左氏記之詳得經之所以書者至三傳之異同均有所不取曰聖人之意豈二致耶讀莊周孟軻氏之書曰周書言理未至於窮理窮理則好惡不謬於聖人孟軻是已孟善言性言性未至於尽已之性能尽已之性則能尽物之性而與天地參其唯聖人乎天何言哉性與天道子貢所以不可得而聞也昔宰我子貢善爲說辭冉牛閔子顏淵善言德行孔子曰我於辭命則不能也惟不言故曰不能而已蓋言生於不足者也其講解議論皆若是立鄉長於毛鄭詩左氏春秋有文集二十卷詩春秋說各三十卷

代淵字仲顏永康人也舉進士爲清水簿不赴退居青城山以著書爲樂積遷太常丞致仕田況自蜀還朝復以淵所著周易旨要二十卷上之 朝廷優轉祠部員外郎然終不樂仕

胡瑗字翼之泰州如皋人也瑗爲人師言行而身化之使誠明者達昏愚者厲而頑傲者革故其爲法嚴而信爲道久而尊自景祐明道以來學者有師惟瑗與孫復石介三人瑗以布衣召見論樂拜校書郎嘗爲湖州學官慶曆四年建大學于 京師有司請下湖州取瑗教學之法以爲則召爲諸王宮教授以疾免已而以太子中允致仕皇祐中召至京師議樂歲餘爲光祿寺丞國子監直講遷大理寺丞嘉祐中遷太子中允充天章閣侍講已而又以病不能朝復以太常博士致仕東歸之日太學之諸生與賢士大夫送之東門執弟子禮路人嗟歎以爲榮卒

年六十七。瑗所議樂多變古法。其樂制以一黍之廣爲分。以制尺。其律經三分四釐六毫四絲。其圍十分三釐九毫三絲。其聲比舊樂下半律。又鍾磬大小一以黃鍾爲率焉。

孫復字明復。晉州平陽人也。少舉進士。不中。居泰山之陽。學春秋。著尊王發微。不惑傳注。不爲曲說。以亂經。其言簡易於諸侯大夫功罪。以攷時之盛衰。而推見王道之治亂。得於經之本義。爲多。曾多學者。自石介而下。皆以弟子事之。復年四十。家貧。不娶。丞相李迪將以弟之子妻之。復疑焉。介與羣弟子進曰。公卿不下士久矣。今丞相不以先生貧賤。而欲託以子。是高先生之行義也。先生宜因以成丞相之賢名。於是乃許。孔道輔爲人剛直。嚴重。聞復之風。就見之。介執杖履侍左右。魯人由是始識師弟子之禮。范仲淹富弼言其道德經術宜在朝廷。召拜校書

郎。國子監直講。徐州人孔直溫以狂謀捕治。其家得詩有復姓名。坐貶虔州商稅。徙監泗水稅。又徙知長水縣。僉書應天府判官。通判陵州翰林學士趙鼎等上言。孫復行爲世法。經爲人師。不宜棄之遠方。乃復以爲直講。居三歲而卒。年六十六。仁宗命其門人祖無擇就其家錄其書。十有五篇。藏於祕閣云。

石介字守道。兗州奉符人也。世爲農家。舉進士甲科。爲鄆州觀察。推官。南京留守。推官。御史臺辟主簿。未至。以上書論赦罷。不召秩滿。爲鎮南軍掌書記。嘉州軍事。推官。以內外難去。官垢面跣足躬耕。徂徠之下。塋五世之未塋者。七十喪服。除召入國子監直講。是時兵討元昊。久無功。海內重困。仁宗奮然思欲振起威德。宰相呂夷簡以疾罷歸第。夏竦罷樞密使。章得象晏殊爲相。賈昌朝參知政事。用杜衍爲樞密使。范仲淹韓琦富弼樞密副使。

王素歐陽脩余靖蔡襄同時爲諫官所以求治之意甚銳介躍然喜曰此盛德事也雅頌吾職其可已乎乃作 慶曆聖德詩其詞曰於維慶曆二年三月 皇帝龍興徐出闈闥晨坐太極書開閭闔躬攬英才手鋤姦孽大聲颯颯震搖六合如乾之動如雷之發昆蟲踴躍怪妖藏滅同明道初天地嘉吉初聞 皇帝戚然言曰予 祖予父付予大業予恐失墜實賴輔弼汝得象殊惇重微密君相予久予嘉乃績君仍相予笙鏞斯協昌朝儒者學問該洽與予論政傳以經術汝貳二相庶績咸秩惟汝仲淹汝誠予察 太后垂簾湯沸火執汝時小臣危言截業爲予司諫正予門闥爲予京兆聖于讒說賊叛于夏汝往式遏六月酷日大冬積雪汝寒汝暑同于士卒予聞辛酸汝不告之予晚得弼予心尉悅弼每見予無有私謁以道輔予弼言深切予

不竟舜弼自咎罰諫官一年奏疏滿篋侍從周歲忠力僅竭契丹志義檣杌饕餮敢侮大國其辭悞悖弼將予命不畏不懼卒復舊好民得食褐沙磧万里死生一節視弼之膚霜剝風裂觀弼之心煉金鍛鍊寵名大官以酬勞竭弼辭不受其志莫奪惟仲淹弼一夔一卣天實賴子子其敢忽並來弼予民無瘥札曰衍汝來予之黃頌事予二紀毛禿齒豁心如一弓率履不越遂長樞府兵政母蹙予早識琦琦有奇骨其器魁梧豈視居揆其人渾璞不施剗剗可厲大事敦厚如勃琦汝副衍知人予哲惟脩惟靖立朝讞_二言論礫礫忠誠特達祿微身賤其志不怯嘗詆文臣亟遭卑黜万里歸來剛氣不折屢進直言以補子闕素相之後含忠履潔昔爲御史幾叩子榻至今諫疏在子箱匣襄雖小官名聞子徹亦嘗獻言箴子之失剛守粹慤尚脩儔匹並

爲諫官正色在列子過汝言汝无鉤舌 皇帝明聖忠邪辨別
牽擢俊良掃除妖魅衆賢之進如茅斯拔大姦之去如距斯脫
上倚輔弼司予調燮下賴諫諍維予紀結左右正人无有邪孽
予望太平日不踰浹 皇帝在位二十二年神武不殺其默如
淵聖神不測其動如天賞罰在手不失其權恭已南面退姦進
賢知賢弗易非明弗得去邪惟譖惟斷乃克明則不惑斷則不惑
旣明且斷惟帝之德群下踧踖重足屏息交相語曰惟正惟直毋
作側僻 皇帝汝殛諸侯危栗墮玉失鳥交相告語 皇帝神
明四時朝覲謹脩臣職四夷走馬墜鐙遺策交相告語 皇帝
神武解兵脩貢求爲屬國 皇帝一率群臣攝焉諸侯畏焉四
夷服焉臣願 皇帝壽千万年詩出孫復謂介曰子禍始於此
矣夏竦見而銜之介在太宰以師道自居弟子從之者甚衆太
宰之與自介始直講歲餘用杜衍薦拜太子中允又用韓琦薦
乃直集賢院通判濮州卒年四十一介旣卒夏竦欲以奇翫中
傷富弼指介以起事謂其詐死而北走契丹矣請發棺 仁宗
察其誣得不發介所著文章其斥佛老時文則有怪說中國論
其戒姦臣宦女則有唐鑑行于世

東都事略卷第一百十四

儒李傳九十七

李觀字泰伯盱江人也以文章知名通經術四方從學者常數百人素不喜孟子以爲孔子尊王孟子教諸侯爲王嘗試制科六論不得其一曰吾書未嘗不讀必孟子注疏也擲筆而出人爲檢視之果然終不中第泰伯有富國彊兵之志著禮論易論明堂書行于世以海門簿召赴太學說書以卒其所爲文十七卷號退居類藁嘗自述曰天將壽我與所爲固未足也不然斯亦足以藉手見古人矣時以其言爲然

蘇洵字明允眉州山人也數舉進士賢良不中當至和嘉祐間與其二子軾轍至京師歐陽脩得洵書二十篇大愛其文辭以爲賈誼劉向不過也以其書獻諸朝公卿士大夫爭傳之

其二子同舉進士又同登制科一日父子隱然名動京師而蘇氏文章遂擅天下一時學者皆尊其賢父子其文以爲師法以其父子俱知名號爲老蘇脩既上其書得召試而洵不就除試校書郎是時王安石名始盛歐陽脩勸洵與之游而安石亦願交於洵洵曰吾知其人矣是不近人情者鮮不爲天下患乃作辨姦一篇其文曰事有必至理有固然惟天下之靜者乃能見微而知著月暈而風礎潤而雨人人知之人事之推移理勢之相因其踈闊而難知變化而不可測者孰與天地陰陽之事而賢者有不知其故何也好惡亂其中而利害奪其外也昔者山巨源見王衍曰誤天下蒼生者必此人也郭汾陽見盧杞曰此人得志吾子孫無遺類矣自今而言之其理固有可見者以吾觀之王衍之爲人容貌言語固有欺世而盜名者然不忤不求與

物浮沉使晉無惠帝僅得中主雖衍千百何從而亂天下乎盧杞之姦固足以敗國而不孝無文容貌不足以動人言語不足以眩世非德宗之鄙暗亦何從而用之由是言之二公之料二子亦容有未然也今有人口誦孔老之言身履夷齊之行收召好名之士不得志之人相與造作言語私立名字以爲顏淵孟軻復出而陰賊險狠與人異趣是王衍盧杞合而爲一人也其禍豈可勝言哉夫面垢不忘洗衣垢不忘澣此人之至情也今也不然衣臣虜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喪面而譚詩書此豈其情哉凡事不近人情者鮮不爲大姦慝豎刁易牙開方是也以蓋世之名而濟其未刑之患雖有願治之主好賢之相猶舉而用之則其爲天下患必然而無疑者非特二子之比也孫子曰善用兵者無赫赫之功使斯人而不用也則吾言爲過而斯人

有不遇之歎孰知禍之至於此哉不然天下將被其禍而吾獲知言之名悲夫後十年而安石用事其言乃信洵既命以官會太常脩纂建隆以來礼書乃以爲文安簿與項城令姚闢同脩太常因革礼 仁宗山陵事從其厚公私騷然洵言於韓琦曰昔華元厚葬其君君子以爲不臣與其取厚葬之名曷若建薄葬之議上以遂 先帝恭儉之德下以紓百姓目前之患內以解華元不臣之譏琦謝之爲省其過甚者礼書既成未報而洵卒年五十八 英宗聞而哀之特贈光祿寺丞有文集二十卷謚法三卷洵晚而好易曰易之道深矣汨而不明者諸儒以附會之說亂之也去之則聖人之旨見矣作易傳書未成而卒王回字深父福州候官人也惇行孝友質直平恕造次必稽孔孟所爲而不爲小廉曲謹以求名譽於世嘗奉進士中第爲衛

直簿於事有所不合稱病自免父之不肯仕在廷多薦之者命知南頓縣會卒年四十二有文集二十卷回經術粹深王安石曾鞏與爲深交而當時之士亦以爲雖漢之儒林不能過也周敦頤字茂叔春陵人也初名惇實始以蔭爲將作監主簿調南安軍司理參軍南安囚法不當死轉運使欲深治之敦頤爭不勝投其告身以去曰如此尚可仕乎殺人以媚人吾不爲也轉運使感悟囚卒不死後爲通判永州用呂公著薦擢廣南東路轉運判官移提點刑獄以病求知南康軍病且劇上南康印分司南京敦頤酷愛廬阜買田其旁築室以居號曰濂溪卒年五十七敦頤倡明道李程珣嘗與爲友珣之二子顥頤聞敦頤論道遂厭科舉之業慨然有求道之志敦頤嘗著通書行于世子燾爲寶文閣待制

張載字子厚長安人也李古力行篤志好礼爲關中士人所宗
世所謂橫渠先生者也少時喜談兵年十八以書謁范仲淹仲
淹責之曰儒者自有名教可李何事於兵因勸李中庸載感其
言益窮六經至釋老書無不讀与程顥程頤講李李進士爲祁
州司法參軍雲石令呂公著言載与第戩有古李 神宗召見
問以治道對曰爲政不以三代爲法者終苟道也除崇文檢書
佗日見王安石問以新政所安荅曰公与人爲善則人將以善
歸公如教玉人琢玉則有不受命者矣以疾求去遂築室南山
下敝衣蔬食專精治李其大意以爲知人而不知天爲賢人而
不爲聖人自秦漢以降李者之大敝也故其李尊礼貴德安命
樂天時有以爲難者載持其論不变也從其李者皆備弟子之
礼其家昏喪葬祭率用先王之意略以今礼行之召還同知太

常礼院議礼於有司又不合復以疾請歸道病卒其門人欲
謚爲明誠中子以謚議質諸程顥顥以問司馬光光以書復
顥曰子厚平生用心欲率今世之人復三代之礼者也郊特
牲曰古者生無爵死無謚爵謂大夫以上也檀弓記礼所由
失以謂士之有誄自縣賁父始子厚官比諸侯之大夫則宜謚
矣然曾子問曰賤不誄貴幼不誄長礼也唯天子稱天以誄之
諸侯相誄猶爲非礼况弟子而誄其師乎孔子之沒哀公誄之
不聞弟子復爲之謚也今諸君欲謚子厚而不合於古礼非子
厚之志与其以陳文範陶靖節王文中子孟貞曜爲比其尊之
也曷若以孔子爲比乎惟伯渚折衷之載著正蒙一書行于世
第戩

戩字天祺少孤質性莊重李進士爲閩鄉簿知金堂縣誠心愛

人既去而人思之熙寧初以太常博士召爲監察御史裏行每進對必陳古道務引大駭不奉苛細上䟽論王安石变法非是乞罷條例司及追還提舉常平使者不報并劾曾公亮陳升之趙抃依違不能拯正及韓絳代升之領條例司戢上言絳左右徇從安石與爲死黨遂參政柄李定邪詭自幕官擢臺職陛下惟安石是信今輔以絳之詭隨臺臣又得李定之比繼繼其來芽孽漸盛臣豈敢愛死而不言哉又言呂惠卿刻薄辯給假經術以文飾姦言附會安石惑誤聖聽不宜勸講君側章數十上最後言今大惡未去橫斂未除不正之司尚存無名之使方擾臣自今更不敢赴臺供職又詣中書爭之声色甚厲曾公亮悅首不荅王安石以扇掩面而笑戢曰戢之狂直宜爲參政所笑然天下之人笑參政者亦不少矣遂稱疾家居待罪出知公

安縣監鳳翔府司竹監卒年四十七

程顥字伯淳西洛人也父珦太中大夫顥奉進士爲鄆縣簿又調上元簿晉城令呂公著爲御史中丞薦爲監察御史裏行前後進說甚多大要以正心窒欲求賢育才爲先神宗嘗使推擇人材顥所薦十數人而以張載與其弟子爲首嘗言人主當防未萌之欲神宗拱手曰當爲卿戒之時王安石日益信用顥每進見必陳君道以至誠仁愛爲本未嘗及功利安石浸行其說顥意多不合事出必論列數月之間章䟽十上尤極論者輔臣不同心小臣與大計公論不行青苗取息諸路提舉官多非其人京東轉運司剝民希寵興利之目日進尚德之風浸衰凡十餘事以言不行求去除京西提點刑獄復上章請罷改僉判鎮寧軍監西京洛河竹木務知扶溝縣坐囚圉囚逆鄰邑者罷

監汝州酒稅 哲宗立召為大宗正丞未行而卒年五十二始
顯從周敦頤論孝故其言曰道之不明異端害之也古之害近而
易知今之害深而難辨昔之惑人也承其迷暗今之入人也因其高
明自謂之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名為无不周備而其實
乖於論理雖云窮深極微而不可以入堯舜之道天下之孝非淺
陋固滯則必入於此自道之不明也邪誕怪異之說競起塗生民
之耳目溺天下於汚濁雖高才明智膠於見聞醉生夢死不自
覺也是皆正路之蓁芜聖門之蔽塞闢之而後可以入道 神
宗嘗問頤曰王安石何如人也頤曰安石博孝多聞則有之守
約則未也又問是聖人否頤曰詩稱周公公孫碩膚赤鳥几几
聖人蓋如此安石剛褊自任聖人豈然哉頤有經濟之術不幸
早死太師文彥博表其墓曰明道先生云弟頤

頤字正叔以經術為諸儒倡四方從之游者甚衆 哲宗即位
司馬光呂公著上其行義于 朝授汝州團練推官西京國子
監教授頤力辭又以為校書郎召至 京師除崇政殿說書頤
上疏曰帝王之孝大略謂習与智長化与心成今士大夫善教
其子弟者亦必延名德端方之士与之處使薰陶成性以 陛
下春秋之富雖 睿聖得於天稟而輔養之道不可不至大率
一日之中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寺人宮女之時少則自然德
器成就乞擇賢士入侍勸講凡左右扶持嬪御內臣並選四十
以上厚重小心者侈麗之物不接於目淺俗之言不入於耳歲
月積久必能養成 聖德又謂經筵臣僚侍者皆坐講者獨立
於礼未安乞令坐講見 主上重道之心頤在經筵以師道自
居每侍講色甚莊繼以諷諫頤聞 哲宗在宮中盟而避蟻因

講罷請曰有是乎 哲宗曰然誠恐傷之耳 頤曰推此心以及四海帝王之要道也 神宗未除喪冬至百官表賀頤上疏以謂節序变迁時思方切恐失居喪之礼无以風化天下乞改賀為慰故事盛暑罷講至中秋復講頤奏朝廷置勸講之官輔導人主豈可闊疎如此今講讀官五員皆兼要職獨臣不領他官近復差脩國子監太學條例是乃无一人專職輔導者一日頤赴講會哲宗瘡疹不坐已累日頤退詣宰相問曰上不御殿知否曰不知頤曰上疾而宰相不知可為寒心翌日宰相以頤言奏遂詣問疾於是左諫議大夫孔文仲言頤以為騰口間乱遂罷職監西京國子監父喪服除尋以直祕閣判西京國子監主管崇福宮紹聖中黨論興頤坐追官涪州安置元符末放還崇寧初復判西京國子監屏居伊闕山數年卒年七

十五學者尊之稱為伊川先生其門人游酢謝良佐呂大臨楊時皆著名于世有易傳六卷文集二十卷諸經解說未成編者附于集

臣稱曰中庸之書孔氏之心李也自孟軻死不得其傳焉 宋興洪儒門出以經術名世者蓋多矣至二程氏乃始推原正心誠意之旨以續千古之絕李其有功於聖人之道者耶使李者能探賸索隱以窺其奧斯尽善矣而迺不求其本而循其末言性理則蕩而為浮虛慕誠敬則流而為矯偽聖人心李之妙豈有是哉今之李者欲探程氏之祕而求所謂正心誠意者當以是而思之

顏復字長道先師亮公四十八世孫也父太初字醇之為東魯名儒嘗為國子監直講出為臨晉簿最後掌南京李以卒年

四十餘嘉祐中訪有道之士京東部使者以復應詔命為校書郎知永康縣召拜國子監直講父之擢太常博士言士民禮樂不立請降彝制又乞詔礼官攷正祀典迂吏部員外郎孔宗翰乞尊奉孔子祠復因上五議一曰專其祠饗二曰優其田祿三曰復其廟幹四曰司其法則五曰訓其子孫朝廷多從之元祐中為起居郎兼侍講請擇經行之儒補諸縣教官處士于李攷其志業不田教官保任不得与貢李升太李召試中書舍人兼權國子祭酒言太李諸生有誘進之法獨教官未嘗旌別似非嚴師勸士之道以天章閣待制充國子祭酒卒年五十七子岐

龔原字深父處州遂昌人也奉進士調潁州司法參軍神宗朝為國子監直講哲宗即位為國子監丞迁太常博士會議

秦悼王之後應襲封者原曰礼立嫡長而襲以嫡尊正統也今秦王嫡絕立庶自合礼令議夏至親祀北郊原曰合祭非礼也願罷合祭改徐王府記室加祕閣校理出為兩浙轉運判官紹聖初召為國子司業迁祕書少監改起居舍人權中書舍人以集賢殿脩撰知潤州徽宗即位入為祕書監兼侍講迁給事中初哲宗崩大臣引開宝故事謂上當服齊衰替原上疏言三年之喪自天子至于庶人一也出知南康軍改壽州楊州召為工部侍郎移兵部除宝文閣待制知芦州陳瓘彈蔡京原坐与瓘友善落職和州居住起知亳州命下而卒年六十七始原力李以經術尊敬王安石始終不易也有文集七十卷易傳春秋解論語孟子解各十卷

游酢字定夫建州建陽人也兄醇与酢俱以文行知名酢初受

業于程顥知扶溝縣以道李爲已任酢爲堂其事由是問李益進又事程頤頤器之卒進士爲蕭山尉除博士僉判泉州召爲監察御史尋知河州又知濮陽軍歷舒濠二州卒年七十一有中庸義易說二南義語孟新解各一卷文集一卷

王當字子思眉州眉山人也幼好李不治章句博覽古今所取惟王佐大略嘗謂三公論道經邦變理陰陽填抚四夷親附百姓皆出於一道其言之雖大其行之甚易嘗李進士不中退居田野間歎曰士之居世苟不見其用必見其言遂著春秋列國名臣傳五十卷人競傳之元祐中蘇轍以賢良方正薦之廷對慷慨不避權貴策入四等調龍遊尉蔡京知成都府李爲李官當不就其後京相而當不復仕矣卒年七十二當於經李尤邃易与春秋皆爲之傳得聖人之旨居多又有經旨兩卷史論十

二卷兵書十二篇

陳暘字晉之福州人也兄祥道字用之元祐中爲太常博士祕書省正字其李深於礼著礼書一百五十卷又有詩書解傳於李者暘紹聖中中制李徽宗即位除太李博士迁正字祥道既著礼書暘亦著樂書貫穿詳備迁太常丞礼部員外郎時有用京房二变四清論樂者暘曰五声十二律樂之正也二变四清樂之蠹也二变以变宮爲君四清以黃鍾爲君事以時作因可変也而君不可変太簇太吕夾鍾或可分也而黃鍾不可分豈古人所謂尊无二上之旨哉迁鴻臚太常少卿擢礼部侍郎以顯謨閣待制罷提举洞霄宮卒年六十八有樂書一十卷礼記解義十卷孟子解義十四卷北郊祀典三十卷

東都事略卷第一百十四

東都事略卷第一百十五

文藝傳九十八

烏虜文章之難真難其人哉抑亦與時而盛衰乎三代遠矣漢之賈誼董仲舒司馬遷相如王褒劉向揚雄皆足以垂世立教后世爲不可及已自漢以來文章沿六代餘習至唐王楊盧駱燕許之流亦可以名家矣而文終以不振獨一韓愈以六經之文爲諸儒倡李翱皇甫湜和之而文章遂還西京之舊宋興聖聖相授禮樂法度眎漢唐爲過之而文章承五季之餘亦不過稱王禹偁之獨步與劉楊而已然絺章繪句豈足以臻斯文之極摯與暨歐陽脩以高明博大之學興起斯文大章短篇與詩書春秋相表裏自是臨川以王氏爲宗南豐以曾氏爲重眉山以蘇氏爲師而文章之傳于今爲盛信乎與時而盛衰也於

唐由漢迄今振斯文於將墜者唐有韓愈之功 宋得歐陽子之力夫豈偶然也哉

趙隣幾字亞之鄆州項城人也少好學能屬文作禹別九州賦凡萬餘言周顯德初奉進士為校書郎歷許宋從事太平興國初為直史館遷左補闕知制誥以卒隣幾為文慕徐庾王楊盧駱之軀屬對精切及掌誥命頗不達軀要常欲進唐武宗以來實錄有會昌以來日歷二十六卷文集三十卷六帝年略一卷史氏懋官志五卷并他書五十餘卷

韓溥長安人也唐宰相休之後少俊敏善屬文舉進士累歷幕府召為監察御史三遷戶部員外郎知華州同判靈州轉司門郎中以卒溥博學善持論詳練臺閣故事多知唐朝氏族與人談娓娓可聽號為近世肉譜縉紳頗推之

鄭文寶字仲賢始仕南唐為校書郎以文知名李煜歸朝後為廣文館生奉進士為脩武簿稍遷著作佐郎知潁州召拜殿中丞為陝西轉運使時 朝廷討李繼遷文寶屢自環慶部糧越旱海入靈武乃言羗戎以池鹽與邊民易穀麥會饋輓趨靈武為繼遷所掠議禁青白鹽許商人販安邑解池鹽於陝西以濟民食官獲其利而戎益困則繼遷可不戰而屈矣用其策而商人販兩池鹽少利多取他徑出唐鄧襄汝間邀善價吏不能禁關隴民至無鹽以食 太宗知之悉除其禁文寶嘗以金帛誘繼遷酋長蒐羅蒐悉俾圖繼遷而許以刺史蒐羅蒐悉以告繼遷繼遷上表請罪 太宗雖怒之而不罪也既而文寶復請禁鹽邊民冒法抵罪者甚眾 太宗怒貶藍田令繼遷陷清遠軍 真宗召文寶問以計策文寶請棄靈州時方遣王超援

靈武即以文寶爲隨軍轉運使徙河東繼遷攻圍麟州文寶乘傳晨夜赴之遂解麟州之圍初準謂其熟西事復以爲陝西轉運使徙河東京西官至兵部員外郎卒年六十一文寶好談方略以功名自任而術頗踈然以詩名家多警局善爲文章有文集二十卷談苑十卷江表志三卷

吳俶字正儀潤州人也幼有俊才韓熙載潘佑皆以文章著名江左一見俶深加器重曰吳正儀中林之蘭蕙也因問以唐太宗杜淹論樂異同俶曰志氣未動則聲能致和哀樂旣形則樂乃思變熙載佑歎曰足以探禮樂之情矣俶在江南奉進士擢高第補丹陽尉久之直內史從李煜歸朝以近臣薦召對充史館編脩太平御覽文苑英華太平廣記遷祕閣校理脩起居注官至職方員外郎卒年五十六有文集二十卷子遵路

遵路少穎異其舅陳彭年以遠器許之舉進士天聖二年以太常博士爲祕閣校理同知札院時章獻明肅皇后稱制人無敢議政事得失遵路條時事上之忤章獻意因出知崇州累遷尚書司封員外郎開封府推官如直史館爲淮南轉運使知洪州入脩起居注元昊反遵路請復民兵乃受詔河東料簡民兵除天章閣待制知開封府取吏嚴肅諸縣無追逮以不阿權附貴出知宣州上陝西御戎要略二十篇徙爲陝西都轉運使遷龍圖閣直學士知永興軍卒年五十六遵路厚重寡言篤於風義居母喪廬墓側蔬食終制嘗采古今治亂著皇典數百卷未訖而終家无餘貲友人范仲淹分奉周之

樂史字子正撫州宜春人也母夢異人令吞五色珠而生史史有文辭初仕江南爲祕書郎歸朝舉進士得佐武成軍史上

書言事擢著作佐郎知陵州獻金明池賦召爲三館編脩遷著作郎直史館轉太常博士知許黃二州又知商州史所至不修謹以賄文遂分司西京積官至職方員外郎卒年七十八史嘗編寰宇記二百卷與其他雜編又四百九十餘卷自爲文百卷子黃目

黃目字公礼舉進士爲伊闕尉知壽安縣上書言邊事真宗召對除直史館知浚儀縣數上書言事真宗頗嘉其好占歷度支鹽鐵判官遷太常博士京西轉運使父卒詔起復使契丹還爲廣西轉運使改陝西陳堯咨知永興好以氣陵黃目黃目求解職不許堯咨多縱恣不法詔黃目察之堯咨求罷職徙知鄧州入判三司踰月拜兵部員外郎知制誥遷右諫議大夫知開封府仁宗爲皇太子拜給事中兼左庶子坐事左遷左諫議大夫

知荆南府復爲給事中徙潭州代還知審官院以病改通進銀臺司兼門下封駁事求外任得知亳州卒年六十五黃目性深沉爲吏以靜勝飾以文雅有文集五十卷雜編六十卷

夏侯嘉正字會之江陵人也少有雋才舉進士歷官至著作佐郎嘗使巴陵作洞庭賦徐鉉見而奇之太宗知其名召爲右正言直史館兼直秘閣卒年三十七

羅處約蜀人也舉進士爲臨渙簿再遷大理評事知吳縣王禹偁與爲倡酬人多傳誦處約與禹偁召至京師太宗自定題以試之以禹偁爲右拾遺處約爲著作郎皆直史館處約有詞采而急於進用未幾而卒年三十三有集十卷王禹偁爲之序

李建中字得中其先京兆人也幼好學以文游京師王祐延譽

于石熙載熙載厚待之舉進士甲科爲岳州錄事參軍遷潭州
茶場歷通判道郢二州轉太常博士言事者多以權利進建中
表陳時政利害序王霸之略 太宗嘉之召對便殿會建中坐
公累降監在京推易院蘇易簡與 太宗論文士因又建中太
宗亦素知之命直昭文館改直集賢院出爲兩浙轉運副使歷
通判河南府知曹解頴蔡四州建中性簡靜風神雅秀恬於榮利
乞西京留司御史臺愛洛中風土遂居之官至工部郎中判太常
寺卒年六十九建中善書札行筆尤工草隸篆籀八分俱妙好
古勲學多藏古器名畫有集三十卷

路振字子發永州祁陽人也唐相巖之四世孫巖以貶死嶺外
子孫因避地湖湘間遂居焉振幼穎悟十歲聽誦陰符經裁百
言而止父使終業振曰百言演道足矣父異其對舉進士試卮

言日出賦獨振知所出而文亦典贍 太宗嘉之以爲大理評
事通判邠州徙徐州代還直史館遷太子中允知濱州一日虜
騎至城下兵少民相恐衆謂振文士而戰禦方略非所長也環
聚而泣振乃親撫之諭以虜盛不可與爭鋒吾當堅壁以守數
日虜引去知河中府徙鄧州入爲國史編脩官大中祥符初遷
左司諫知制誥文詞溫麗深尉物論卒年五十八振淳厚無臧
否恂恂如也作詩有唐人風有文集二十卷又嘗采五代九国
君日事作世家列傳行于世

崔遵度字堅白本江陵人也後徙淄州純介好學舉進士調和
川簿擢著作佐郎遷殿中丞知忠州李順攻忠州遵度領兵背
城而戰賊踰堞以入遵度不能城守貶崇陽令大中祥符初同
脩起居注 真宗東封進博士祀汾陰爲左司諫遵度掌右史

十餘載立殿墀上常退匿楹間慮爲上所見其恬於勢利如此善鼓琴深得琴中趣嘗著琴瑟曲以爲知言 仁宗爲壽春郡王與張士遜並爲王友 仁宗封昇王爲諮議參軍 仁宗爲皇太子遷左諭德卒年六十七 仁宗以其故宮僚也特贈工部侍郎

石延年字曼卿宋城人也少以氣自豪讀書不治章句獨慕古人奇節偉行非常之功視世俗屑屑無足動其意者自顧不合於時乃一混以酒然好劇飲大醉頽然自放嘗舉進士不中真宗推恩三舉進士得奉職耻不就張知白素奇之謂曰母老乃擇祿耶乃就遷殿直改太常寺太祝知金鄉縣通判乾寧軍還爲校理遷太子中允 章獻明肅皇后臨朝廷年上書請還政 天子自契丹通中國德明盡有河西而臣屬遂務休兵養

息天下然內外弛武三十年矣延年上書請爲二邊之備不報已而西方用兵始思其言召見稍用其說籍河北河東陝西之民得鄉兵數十萬延年奉使籍兵河東旣而聞邊欲以鄉兵扞賊者笑曰此得吾粗也夫不教之兵勇怯恟雜若怯者見敵而動則勇者亦牽而潰矣今或不暇教不若募其敢行者則人人皆勝兵也又嘗請募人使唃廝囉回鶻舉兵攻西夏 仁宗亦嘉納之延年視世事蔑若不足爲及聽其施設之方雖精思深慮不能過也其爲文章勁健稱其意氣卒于京師年四十八延年旣知名當世而飲酒過人有劉潜者與延年爲酒敵常於京師過王氏酒樓對飲終日不交一言王氏以爲異人奉之甚謹二人飲噉自若傲然不顧至夕相揖而去明日喧傳王氏酒樓有二酒仙來飲久之乃知劉石也潜爲平陰令母卒潜抱母一

慟而絕其妻復撫潛大號而死時人傷之曰子死于孝妻死于義孝義之事集于一家

蘇舜欽字子美易簡之孫而耆之子也以父任爲太廟齋郎復舉進士稍遷大理寺丞爲人倜儻不羈尤長於古文歌詩行草士大夫收之以爲墨寶舜欽數上書言朝廷之事范仲淹薦其才得集賢校理監進奏院用故紙祠神會賓客爲御史所糾坐除名時王質守陝聞之歎曰子美之才如此士大夫不爲天子惜之可傷也舜欽既廢居蘇州買水石作滄浪亭以自適後二年得湖州長史以卒年四十初杜衍愛舜欽之才以女妻之衍爲宰相以直道自任言者因舜欽以及衍故衍遂罷政事歐陽脩與舜欽友善既哀其死又爲序其文云兄舜元字才翁仕至轉運使亦知名

梅堯臣字聖俞宣城人也世以詩名堯臣遂以詩聞天下始以蔭補齊郎王晦叔見其文歎曰二百年無此作矣嘉祐元年翰林李士趙槩等言于朝曰梅堯臣經行脩明願得留與國子諸生講論道德作爲雅頌以歌詠聖化乃得國子監直講官至都官員外郎嘗奏其所撰唐載二十六卷多補正舊史闕謬乃命編脩唐書書成未奏而卒年五十九堯臣李長於詩爲小傳二十卷有文集四十卷注孫子十二卷歐陽脩論其詩曰世謂詩少迂而多窮蓋非詩能窮人始窮者而後工也堯臣以爲知言同時有張先子野刀約景純皆有文名而逸其事

江休復字鄰幾開封陳留人也與尹洙蘇舜欽遊舉進士調藍田尉遷殿中丞召試充集賢校理當慶歷時小人不便大臣執政者欲以事去之舜欽宰相杜衍壻也以祠神會飲得罪一時

知名士皆被逐休復坐落校理監蔡州商稅久之自通判廬州復集賢校理出知同州提點陝西路刑獄累迁刑部郎中脩起居注卒年五十六休復善著書嘗作神告三篇言皇嗣國大事也臣子以爲嫌而難言或言而不見納故假神告冀感悟休復爲人外若簡曠而內行脩飾其爲文章淳雅尤長於詩善隸書喜宴奕飲酒與人交久而益篤云

章望之字表民浦城人也好李有文用從父得象蔭爲校書郎監杭州茶庫逾年辭疾去舉賢良得象在相位以嫌扼之遂不復仕浮游江湖犯艱苦以營衣食不自悔歐陽脩韓絳吳奎劉敞范鎮同薦其才除會書建康軍節度判官不赴又除知烏程縣趣令受命固辭遂以光祿寺丞致仕

王令字逢原廣陵人也生五歲而孤二十八而卒王安石誌其

墓曰烏虜道之不明邪豈特教之不至也士亦有罪焉烏虜道之不行邪豈特化之不至也士亦有罪焉蓋無常產而有常心者古人所謂士也士誠有常心以探聖人之說而力行之則道雖不明乎天下必明於己道不行於天下必行於妻子內有以明於己外有以行於妻子則其言行必不孤立於天下矣烏虜以予之昏弱不肖固亦士之有罪者而得友焉始予愛其文章而得其所言中愛其節行而得其所行卒予得其所言浩浩乎其將汭而不窮也得其所以行超超乎其將追而不至也烏虜令棄予而死矣悲夫今有廣陵集十卷行于世

文同字與可梓州梓潼人也舉進士稍迁太常博士集賢校理知陵州又知洋州最後知湖州同以文學名操韻高縉書畫尤妙嘗與崔公度同爲館職元豐三年京師傳同一夕沐浴冠帶

正坐而逝公度聞之遽起驚曰公度昨別與可州南殊無言將別意脩然云明日復來乎與公畫而公度意不在畫也明日再往與可復曰與公畫則左右顧恐有聽者公度方悟與可將有言而公度謬以話爲畫也與可因曰吾聞人不妄語者舌可過鼻即吐其舌三疊之如餅狀引之至眉間公度大驚公傳其死不妄矣同旣死蘇軾以文哭之曰孰能敦德秉義如與可之和而正乎孰能養民厚俗如與可之寬而明乎孰能爲詩與楚詞如與可之婉而清乎孰能齊寵辱得喪如與可之安而輕乎同號石室先生有丹淵集四十卷行于世

楊傑字次公無爲人也少有名干時舉進士元豐中官太常者連數任一時禮文之事傑與討論嘗奏請 四后升祔以爲孝惠皇后 淑德尹后 章懷潘后皆 祖宗首納之后而

孝章宋后嘗母儀天下升祔之禮久而未講謂宜因 慈聖光獻崇配之日升 四后神主祔于 祖宗祔室斷天下之大疑正 宗廟之大法由是 四后始得升祔元祐中爲禮部員外郎出知潤州除兩浙提點刑獄卒年七十傑自號無爲子有文集十五卷行于世

郭祥正字功父當塗人也其母夢李太白而生祥正少有詩名梅堯臣曰天才如此真太白後身也王安石亦歎美其詩熙寧中知武岡縣僉書保信軍節度判官時王安石用事祥正奏乞天下大計專聽王安石處畫有異議者雖大臣亦當屏黜神宗問安石曰卿識郭祥正乎其才似可用出其章以示安石安石耻爲小臣所薦乃言祥正無行不可用祥正遂屏仕居于姑孰不復干進所居有醉吟庵久之起爲通判汀州後知端州

復棄去遂家于當塗之青山以卒

楊蟠字公濟章安人也舉進士爲密和一州推官歐陽脩稱其詩蘇軾知杭州蟠通判州事與軾倡酬平生爲詩數千篇最後知壽州而卒

東都事略卷第一百十五

東都事略卷第一百十六

文藝傳九十九

黃庭堅字魯直洪州分寧人也幼警悟從舅李常見之以爲一日千里卒進士爲葉縣尉又爲大名府國子監教授初蘇軾見庭堅詩於孫覿之坐上異之後過李常于濟南見其詩文以爲超逸絕塵獨立万物之表者由是名聲始震知太和縣又監德安鎮召爲校書郎爲神宗實錄檢討官集賢校理逾年爲著作郎母喪服除除祕書丞提點明道宮紹聖初議者以實錄多誣失實責涪州別駕黔州安置以親嫌移戎州監鄂州稅食判寧國軍知舒州召爲吏部員外郎丐郡得知太平州提點玉隆觀初庭堅嘗作荆南承天院記部使者觀望宰相趙挺之意以庭堅有幸災之言坐除名編管宣州卒年六十一始庭堅與秦

觀張耒晁補之皆游蘇軾之門號四李士而庭堅於文章特長於詩獨江西君子以庭堅配蘇軾謂之蘇黃云

秦觀字少游揚州高郵人也奉進士不中元祐初蘇軾以賢良方正薦于朝除太李博士校正祕書省書籍遷正字兼國史院編脩官紹聖初坐黨籍通判杭州以御史劉拯論其增損實錄責監處州酒稅又編置郴州移橫雷二州後放還至滕州而卒年五十三有文集四十卷觀長於議論文麗而思深蘇軾嘗以其詩薦之于王安石安石答軾書云公奇秦君口之而不置我得其詩手之而不釋餘卷正晬眩未暇細讀嘗鼎一臠自可知也及觀死軾聞之歎曰少游不幸死於道路哀哉哀哉世豈復有斯人乎弟覲字少章亦能文又有李鷹者字方叔陽翟人也博李溢于詞章受知于蘇軾軾知貢奉有程文瑰異軾曰此必鷹

也既而乃非是悵然久之鷹竟无成而卒然文益奇

張耒字文潛楚州淮陰人也幼穎異能爲文從蘇轍李轍見其文愛之奉進士爲臨淮簿壽安尉咸平丞蘇軾亦深知之稱其文爲汪洋澹泊有一倡三歎之聲云召爲太李錄元祐初爲正字遷著作佐郎改著作郎兼史院檢討在館八年顧義自守泊如也擢起居舍人請郡以直龍圖閣知潤州徙宣州責監黃州酒稅徙復州起爲通判黃州移知兗州召爲太常少卿甫數月復以直龍圖閣知穎州又徙汝州復坐元祐黨落職主管明道宮初耒在穎聞蘇軾之訃以師弟子礼奉喪言者以爲言遂貶房州別駕黃州安置五年得自便居陳州尋主管崇福宮卒年六十時又有李昭玘者字成季濟北人也有文名亦爲蘇軾所知元祐中爲起居舍人後陷黨籍發黜終身云

晁補之字无咎宗慤之曾孫也七歲能屬文王安國一見而奇之蘇軾通判杭州延之言如不及卒進士為澶州司戶參軍召試為祕閣校理通判楊州召還為著作佐郎遷著作郎出知齊州紹聖初責監鄆信二州酒稅復為著作郎遷吏部郎中兼國史院編修官出知河中府嘗知湖密果三州最後知泗州卒年五十八有雞肋集一百卷

詠之字之道補之從弟也少有異材以蔭入官為揚州司法參軍未上時蘇軾知揚州補之倅州事以詠之詩文獻軾軾曰有才如此獨不令一識面耶久之詠之具參軍禮入謁軾下堂挽而上之顧謂坐客曰此奇才也復卒進士又卒宏詞一時傳誦其文為河中府教授元符末應詔上書罷官自是詠之蹇于仕矣久之為京兆府司錄事秩滿除提舉崇福宮卒年五十二

有文集五十卷其堂兄說之為之序

陳師道字无已徐州彭城人也少刻舌問李以文謁曾鞏鞏奇之元祐中蘇軾傳堯俞孫齊薦于朝為徐州教授除太學博士初師道在官嘗私至南京謁蘇軾至是言者彈其冒法越境出為潁州教授紹聖初言者復論師道進非科第罷歸久之為棣州教授除祕書省正字以卒師道家素貧自罷歸彭城或累日不炊妻子慍見不恤也諸經皆有訓傳於詩礼尤邃為文師曾鞏為詩宗黃庭堅然平淡雅奧自成一家云

廖正一字明略安州人也元祐中蘇軾在翰苑試館職之士得正一對策奇之除祕書省正字軾門人黃秦張晁世謂之四孝士每過軾軾必取密雲龍瀾以飲之正一謁軾謝軾亦取密雲龍以待正一由是正一之名亞于四人者紹聖初入黨籍貶監

玉山稅以卒有文集十卷

李之儀字端叔姑孰人也少力李李進士元祐中爲樞密院編修官能詩善屬文工於尺牘蘇軾嘗謂得發遣三昧軾帥定武辟置幕下及范純仁卒之儀爲作遺表爲世傳誦遂坐黨籍廢黜終身云

李格非字文叔濟南人也辛進士以文章受知于蘇軾嘗爲太文官著洛陽名園記因以論洛陽之盛衰其文曰洛陽處天地之中挾穀崑之阻當秦隴之襟喉而趙魏之走集蓋四方必爭之地天下常無事則已有事則洛陽先受兵余故曰洛陽之盛衰者天下治亂之候也方唐正觀開元之間公卿貴戚開館列第於東都者號千有餘所及其亂離繼以五季之酷其池塘竹樹兵車蹂踐廢而爲丘墟高亭大榭煙火焚燎化而爲灰燼與

唐共滅而俱亡者無餘家矣余故曰園囿之興廢者洛陽盛衰之候也且天下之治亂候於洛陽之盛衰而知洛陽之盛衰候於園囿之興廢而得則名園記之作余豈徒然哉烏序公卿大夫高進於朝放乎以一己之私自爲而忘天下之治忽欲退享此得乎唐之末路是也其後洛陽陷于虜人以爲知言格非後爲京東提點刑獄以卒

李公麟字伯時舒城人也辛進士用陸佃薦爲刪定官又用御史薦爲檢法官公麟博學好古多識奇字紹聖五年朝廷得玉璽下札官諸儒議言人人殊公麟以謂秦璽用藍田玉今玉色正青其書以龍蛇鳥魚爲文著帝王受命之符真秦李斯所爲也議由是定公麟能行草書善畫尤于人物人以比顧陸云元符三年病脾遂致仕既歸老肆意於泉石間作龍眠山莊圖

爲世所寶藏其爲文清婉工於詩而一時多所稱善焉

米芾字元章吳人也幼穎悟稍長通書爲文務爲奇險不蹈襲前人軌轍善書畫好古鍾鼎器皿法書初宣仁聖烈皇后在藩時芾母出入邸中後以舊恩補校書郎嘗爲太常博士出知无爲軍踰年復召爲書畫博士擢礼部員外郎大觀二年以言者罷知淮陽軍疽發卒年四十九子友仁

賀鑄字方回開封人也孝惠皇后之族孫授右班殿直元祐中用武易文爲通判泗州又倅大平州以卒鑄好李藏書万卷工文詞尤長於樂府有慶湖遺老集二十卷

劉涇字巨濟簡州陽安人也孝進士王安石薦其才召見除經義所檢討久之爲太李博士罷知咸陽縣常州教授通判莫州成都府除国子監丞知処號真坊四州元符末上書召對除職

方郎中卒年五十八涇爲文務爲奇怪語好進取多爲人排斥屢躓不伸云同時有鄭少微者與涇俱以文知名而仕不偶少微字明舉成都人也

蔡肇字天啓丹陽人也始師事王安石長於歌詩中進士爲明州戶掾除太學正通判常州召爲衛尉寺丞提舉永興路常平徽宗即位入爲吏部員外郎兼編修國史言事者論其學術反覆出爲兩浙路刑獄久之召爲禮部員外郎遷起居郎拜中書舍人書命不稱上意以顯謨閣待制知明州尋落職復待制致仕卒有文集三十卷

周邦彥字美成錢塘人也性落魄不羈涉獵書史元豐中獻汴都賦神宗異之自諸生命爲太學正紹聖中除祕書省正字徽宗即位爲校書郎遷考功員外郎衛尉宗正少卿又遷衛尉

卿出知隆德府徙明州召爲祕書監擢徽猷閣待制提舉太晟府未幾知真定改順昌府提舉洞霄宮卒年六十六邦彥能文章世特傳其詞調云

唐庚字子西眉州丹稜人也善屬文舉進士稍用爲宗子博士張商英薦其才除提舉京畿常平商英罷相庚亦坐貶安南惠州會赦復官提舉上清太平宮歸蜀道病卒年五十一庚爲文精密通於世務作名治察言閎俗存舊等篇學者稱之有文集二十卷子文若

鮑由字欽止處州龍泉人也舉進士少從王安石學又嘗親炙蘇軾故其文汪洋閎肆而詩尤高妙徽宗召對除工部員外郎居無何不合去責監泗州轉般倉歷河東福建路常平廣西淮南轉運判官復召爲郎以言者罷提點元封觀起知明州又

知海州復奉祠而卒年五十六嘗注杜詩有文集五十卷

倪濤字巨濟廣德軍人也博學能文有操履舉進士擢太常博士遷校書郎著作佐郎賜對除司勳員外郎遷左司員外郎

朝廷議有事燕雲大臣爭先決策爲固位計濤獨曰景德以來虜守約不敢犯邊明鑑固在不可渝也天下久平士不習戰軍儲又屈毋輕議以貽後患宰相怒曰左司敢沮軍事耶罷監朝城縣酒稅再謫茶陵造舡塲卒年三十九有詩文號雲陵集

蘇元老字在廷軾從孫也幼孤力學善屬文軾謫居海上數以書往來軾喜其爲學有功其季叔祖轍頗愛之黃庭堅亦見而奇之曰此蘇氏之秀也舉進士調廣都府簿徙漢州教授除西京國子博士通判彭州政和間宰相喜開邊西南帥臣多招誘近界諸夷納土分置郡縣以爲功致茂州蠻叛帥司遽下令招

降元老歎曰威不足以服則恩不足以懷乃移書成都帥周燾言今變陝兵大集先以噍兵誘其前陝兵從其後不十日賊必破彼降而我受焉則威懷之道得今不討賊既招而還必復叛不免重用兵乃定畫不從以此得罪 朝廷再命帥決策討賊勢蹙乃降邊事以寧如元老策除國子博士歷祕書省正字將作少監比部考功員外郎軍器監司農衛尉太常少卿言者謂元老蘇軾從孫且曰元祐邪說不宜位 朝廷罷爲提點明道宮元老歎曰昔顏子附驥尾而名顯元老以家世學術坐累豈不榮哉未幾而卒生四十七元老外和柔中實勳厲中官梁師成欲見之先使人求其文元老弗与士君子稱之有詩文行于世

東都事略卷第一百十六

東都事略卷第一百十七
卓行傳一百

士之所貴於天下者以有君子之行焉陳烈以孝業教其鄉朱壽昌以孝感致其母劉庭式以雍睦宜其妻鄭俠以敢言事其君巢谷以誠信行其義徐積以篤實著其德卓絕之行足以表儀一世烏虜斯可謂之士矣

陳烈字季慈福州候官人也性介特篤於孝友年十四繼失怙恃水漿不入口者五日自壯迨老享奉如事生礼寢與晦朔未嘗輟甫冠力孝不羣平民端嚴終日不言雖御僮僕如對大賓里有冠昏喪祭請而後行從孝者數百人父兄有善訓其子弟者必率烈言行以規之嘗与卿薦黜于礼部不復踐塲屋或勉之仕則曰伊尹守道成湯三聘以幣吕望持誠文王載之俱歸

今天子仁聖好賢有湯文之心豈无有先覓如伊呂者乎 仁
宗屢詔不起或問其故則曰吾李未成自公卿大臣至鄉老里
民交章論薦志不少易嘉祐中以近臣薦授州李教授烈方辟
避而福建提點刑獄王陶奏烈以妻林氏疾病瘦醜遣歸其家
十年不視烈貪詐人也已行之命願賜削奪諫官司馬光言臣
素不識烈不知其人果如何惟見 国家常患士人不脩名檢
故率烈以獎厲風俗若烈平生操守出於誠實雖有迂闊之行
不合於中道猶爲守節之士亦當保而全之願委公正官吏通
儒術識大体者覆覈若止於夫婦不相安諧則使之離絕而滯
洗其過庶復伸眉於後若實敗亂名教則嚴賜刑誅并治率者
之罪以明至公雖不行然世頗以矯僞譏之明年歐陽脩復薦
其行除国子監直講久之致仕復起爲郡教授烈不受廩祿弊

衣糲食裕如也卒年七十六

朱壽昌字康叔揚州天長人也父巽 真宗時爲工部侍郎壽
昌以蔭爲將作監簿嘗知招信縣通判劔陝二州又倅荆南知
閬州廣德軍通判河中府壽昌生七歲父守長安出其母劉氏
嫁民間母子不相知者五十年壽昌既仕而念母之不見也行
四方求之不已飲食罕御酒肉與人言輒流涕以浮屠法灼臂
燒頂刺血寫佛書冀遂其志熙寧初棄官入秦与家人訣誓不
見母不復還行次同州得焉劉氏時年七十餘矣由是天下皆
知其孝壽昌始以母故通判河中府迎其同母弟妹以歸居數
歲母卒泣涕幾喪明有白鳥集其墓上拊其弟妹益驚爲買田
居之其於宗族尤尽恩意嫁兄弟之孤女二人葬其不能葬者
十餘喪蓋其天性如此後知鄂州代還以銓籍年七十得提率

崇禧觀卒于家

劉庭式字得之齊州人也奉進士蘇軾守密州庭式爲通判始庭式未第時議娶其鄉人之女既約而未納幣也庭式及第其女以病喪明女家躬耕貧甚不敢復言或勸納其幼女庭式笑曰吾心已許之矣豈可負吾初心哉卒娶之女死於密州庭式喪之逾年而哀不衰不肯復娶軾問之曰哀生於愛愛生於色今君愛何從生哀何從出乎庭式曰吾知喪吾妻而已吾若緣色而生愛緣愛而生哀色衰愛弛吾哀亦忘則凡揚袂倚市目挑而心招者皆可以爲妻也耶軾深感其言庭式後監太平觀老于廬山絕粒不食而面目奕奕有紫光步上下峻坂往復六十里如飛以壽終

鄭俠字介夫福州福塘人也嘗從王安石奉進士調光州司

法參軍秩滿至京師會安石東政俠見安石具言青苗免役用兵之害安石不答又數以書論之久之得監安上門安石將以俠爲經義局檢討俠辭安石謂之曰凡仕官須改得京秩然後可進用何介僻如此俠曰俠罷官而來本執經丞相門下耳官爵非俠所望也會大旱自十一月不雨至于三月俠上疏曰去年大蝗秋冬亢旱今春不雨麥苗乾枯黍粟麻豆皆不及種五穀踴貴民情憂惶什九懼死逃移南北困苦道路方春斬伐竭澤而漁大營官錢小營升米草木魚鱉亦莫生遂夷狄輕肆敢侮中國皆由大臣輔佐陛下不以道以至於此臣願陛下開倉廩以振貧乏諸有司所行不道之政一切罷去庶幾早召和氣上應天心以延蒼生垂死之命陛下自即位以來一有便民利物之事靡不毅然主張行之亦欲人人富壽夫豈區區

充滿府庫盈溢倉廩終以富盛疆大勝天下哉而大臣略不推明 陛下此心乃恣其叨憤剗剗生民侵肌及骨使之困苦而不聊生夫 陛下所存如此大臣所爲如此豈不負 陛下哉 陛下以爲時然耶以爲有以使之然耶以爲時然則堯舜在上便有皐夔湯文在上便有伊呂君作於內臣應於外主倡於上臣和於下以成康濟之業 陛下仁聖當御撫養爲心甚於前古而大臣所爲如此其非時然抑 陛下所以駕馭之未審爾 陛下以爵祿駕馭天下忠賢而使之如此其非宗廟 社稷之福也臣又見南征北伐皆以其勝捷之勢山川之形爲圖來上者多矣今天下憂苦質妻鬻女父子不保迁徙逃竄困頓藍縷拆屋伐桑爭貨於市輸官糴米皇皇不給之狀繪爲一圖此臣安上門日所見百不及一已可咨嗟涕泣

而況於千万里之外哉 陛下觀臣之圖行臣之言自今已往至於十日不雨即乞斬臣以正欺罔之罪 神宗出圖以示宰執且責之王安石遂力求去出知江寧薦呂惠卿以代已命下之日京師大風雨土翳席逾寸俠又上書極陳時政得失民間疾苦幾五千言且曰安石爲惠卿所誤至此今復相振援以遂前非不復爲宗社計昔唐天寶之亂國忠已誅貴妃未戮人以爲賊本尚在今日之事何以異此又上疏諫用兵語甚切於是惠卿益惡之俠遂勒停汀州編管惠卿白 神宗曰鄭俠所言事皆馮京令王安國導之使言耳惠卿與京異議故併中之已而 神宗問京曰卿識鄭俠乎對曰臣素不之識 神宗疑之御史知雜張琥遂以俠事劾京 詔付御史獄俠赴詔獄對實不識京但每遣門人吳無至詣檢院投匭時集賢校理丁諷判

檢院輒爲無至道京稱歎之語及罷局時遇安國於途安國馬上舉鞭揖之曰君可謂獨立不懼者俠曰不意丞相一旦爲小人所誤以至於此安國曰是何爲小人所誤吾兄自以爲人臣不當避四海九州之怨盡歸於已方是臣子盡忠國家俠曰未聞堯舜在上夔契在下而有四海九州之怨者御史臺知班楊忠信因謂俠曰御史不言而君敢言臺中可謂無人也獄成俠改送英州編管忠信無至皆編管湖外京罷政諷落職安國放歸田里及哲宗即位得放還用蘇軾薦除泉州教授章惇用事再貶英州徽宗即位復放還仍爲泉州教授祭京爲相又勒傳宣和初俠卒俠性清儉布衣糲食終其身平居進止必以禮法閨門怡然不肅而治喜賓客樂教訓畱用廣施鄉里敬之暇日聞工姪誦詩考槃之義曰弗諼者弗忘君之惡弗過者弗過君

之朝弗告者弗告君以善碩人之於君有卷卷之不忍也故永矢以絕之俠歎曰是何言與古之人在畎畝不忘其君況於賢者一不用而忿戾若是哉蓋弗諼者弗忘君也弗過者弗以君爲過也弗告者弗以告他人也其存心如此俠雖流落頓挫之餘一話一言未嘗忘君云

巢谷字元脩眉州眉山人也嘗奉進士京師見李武藝者心好之谷素多力遂棄其舊李蓄弓箭習騎射久之業成而不中第去遊秦鳳涇原間所至交其秀桀與韓存寶頗相善也熙寧中存寶爲河州將有功號熙河名將會瀘州蠻乞弟擾邊命存寶出兵討之存寶不習蠻事邀谷至軍中問焉及存寶得罪將就逮自料必死謂谷曰我涇原武夫死非所惜顧妻子不免寒餓橐中有銀數百兩非君莫使遺之者谷許諾即變姓名懷銀步

行往授其子人無知者存寶死谷逃避江淮間蘇軾責黃州與
谷同鄉幼而識之因與之遊及軾與其弟轍在朝谷浮沉里中
未嘗一見紹聖初軾轍謫嶺海平生親舊無復相聞者谷獨慨
然自眉山誦言欲徒步訪兩蘇聞者皆笑其狂谷至梅州遺轍
書曰我萬里步行見公不自怠至今至梅矣不旬日必見死無
恨矣轍驚喜曰此非今世人也既見握手相泣已而道
平生逾月不厭時谷年七十三矣將復見軾於海南轍恐其老
且病止之曰君意則善然自循至儋數千里當復度海非老人
事也谷曰我自眎未即死也公無止我留之不可則資之以行至
新會有蠻隸竊其橐裝以逃獲於新州公從之至新遂病死
徐積字仲車楚州山陽人也少孤事母至孝年四十不昏不仕
不昏者恐異姓不能盡心於母也不仕者恐一日去其親也鄉

人勉之就舉遂偕母之京師既登第未調官而母亡遂不復仕
其後監司上其行以爲郡

教授一時陳瓘鄒浩皆禮

之久之致仕歸山陽於是始娶而操履弥篤矣積爲文怪而放
耳曠其畫地爲字乃始通語終日面壁坐不與人接而四方事
無不周知其詳雖新且密無不先知也積嘗語蘇軾曰自古皆
有功獨稱大禹之功自古皆有才獨稱周公之才以其有德以
將之故爾軾然其言始三歲時喪父哭之甚哀及居母喪尤盡
禮廬墓側十餘年晨昏奉几筵如事生每歲甘露降於墳域必
逾月木爲連理郡守迎入學甘露又降其舍鄉閭化之州具以
聞賜絹三十四米三十石後以壽終政和三年部使者言積蘊
德立園聲名顯著謚曰節孝處士官其一子

東都事略卷第一百十七



澤

東都事略卷第一百十八

隱逸傳一百一



所貴乎天下之賢者出與處而已朝廷之士以進爲榮山林之士以退爲高易曰遯世無悶又曰不事王侯此山林之士所以爲高者與若乃應蒲車之招被旌帛之貴則孔子所謂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者亦其次也今裒取以隱逸著者列于傳云

蘇澄隱字棲真真定人也爲道士五代之際屢聘之稱疾不出太祖征太原駐蹕鎮陽召見於行宮時年八十太祖問以養生澄隱對曰臣之養生不過精思鍊氣爾帝王養生則異於是老子曰我無爲而民自化我無欲而民自正無爲無欲疑神太和平黃帝唐堯享國永年得此道也太祖說其言賜以襲衣器幣澄隱年百歲而卒

陳搏字圖南亳州真源人也始四五歲戲渦水岸側有青衣媼召置懷中乳之自是聰悟日益少時常舉進士不第遂不樂仕有大志隱武當山移居華山雲臺觀又止少華石室每寢處多百餘日不起周世宗聞其名召見因問黃白術對曰陛下爲四海之主當以致治爲念奈何留意黃白之事乎世宗命爲諫議大夫辭不受嘗乘白驢欲入汴中塗聞太祖登極大笑墜驢曰天下於是定矣太宗召以羽服見於延英殿其禮重之宰相宋琪問曰先生脩養之道可以教人乎曰搏不知吐納脩養之理假令白日冲天何益於治今天子博達古今深究治亂真有道仁明之主正是君臣同德致理之時勤心脩鍊無出於此琪等稱歎太宗以其善相人也遣詣南牙見真宗及門亟還問其故曰王門厮役皆將相也王可知矣賜號希夷先生端

拱初謂其弟子賈德昇曰汝可於張超谷鑿石爲室吾將憩焉二年秋七月石室成搏手書表數百言其略曰臣搏大數有終聖朝難戀已於今月二十二日化形於蓮花峯下張超谷中如期而卒經七日支體猶溫有五色雲蔽塞洞口彌月不散搏好讀書常自號扶搖子真宗幸華陰謁其祠加禮焉

种放字明逸河南洛陽人也少時往來嵩華間慨然有山林之志父死與其母隱居終南山豹林谷自號雲溪醉叟又號退士聞陳搏之風往見之放作樵夫拜庭下搏輓之而上曰君豈樵者耶二十年後當爲顯官名聞天下放曰放爲道義來官祿非放所願也搏笑曰人之貴賤莫不有命貴者不可爲賤亦猶賤者之不可爲貴也君骨相當爾雖晦迹山林恐竟不能安異日自知之太宗時召之不起母死水漿不入口者三日廬於墓

側張齊賢言放隱居求志孝友之行可厲風俗召爲左司諫
真宗携其手登龍圖閣論天下事蓋眷遇如此及辭歸山遷右
諫議大夫 真宗東封泰山改給事中西祀汾陰轉工部侍郎
真宗回蹕次河中時長安父老請臨幸且稱漢唐舊都關河雄
固神祇人民無不望天光之下臨也 真宗意未決召放謀之
放曰 陛下幸長安有不可者三 陛下方以孝治天下黷事
秦漢侈心封禪群嶽而更臨游別都久棄宗廟於孝爲闕其不
可者一也百司供擬頓仗事煩晚春蠶麥已登深費農務其不
可者二也精兵重臣扈從車蹕京國一空民心無依況 七廟
乎 陛下宜深念之其不可者三也近臣但願寵清蹕行曠典
文頌聲以邀已名而已 陛下當自決於清衷也 真宗乃止
王嗣宗守京兆放嘗東遊慢罵嗣宗於是嗣宗條上放不法事

放遂徙居嵩山然猶往來終南放數至 闕下俄復還山嘗西
宴 真宗令群臣賦詩杜鎬以素不屬辭誦北山移文以譏之
真宗因出放所上時議十三篇語近目白放爲朕言事甚衆但
人無知者耳放一日晨因忽取前後章疏彙焚之服道士服召
諸生飲與訣酒數行而卒年六十贈工部尚書始陳搏謂放曰
君不娶可得中壽放從之放既不娶遂無子姪世衡號名將自
有傳

郭震字希聲成都人也博學能詩才識過人淳化中嘗出東郊
忽賦詩曰今日出東郊東郊好春色青青原上草莫放征馬食
遂走京師上書言蜀將亂不報已而李順起於邛犍間自是括
囊不言隱身漁釣病將死其友往問之側卧欹枕而言其友曰
子且正身震笑曰此行豈可復替名耶識者謂其臨死生而不

亂云有漁舟前後集行于世

李瀆洛陽人魏野蜀人也瀆字長源嘗往來中條山中不復仕進好聚書畫名聞于時野字仲先居陝之東郊嘯咏終日爲詩精絕有唐人風格皆有道之士也 真宗祀汾陰以礼聘之悉不起瀆耆酒人或勉之曰吾以樂吾餘年爾嘗語諸子曰山水足以娛情苟遇醉而卒吾之願也一日忽有人至其床下誦詩云行到水窮處未知天尽時言訖不見瀆曰吾當逝矣亟命家人置酒頃之而卒年六十三野聞其死哭之慟後六日亦卒年六十人皆異之天禧四年 詔瀆野俱贈著作郎野之子閑字雲夫喜爲詩不樂仕進有父之志 仁宗嘉其節賜號清逸處士年八十四終于家

邢惇字君雅雍丘人也常進士不中慨然有隱遁之意性介特不妄交游耽翫經史里人號爲邢夫子 真宗幸亳州以布衣召對問以治道惇不對 真宗問其故惇曰 陛下東封西祀皆已畢矣臣復何言 真宗大悅除試許州助教惇不受卒年七十四

林逋字君復杭州錢塘人也少孤刻志爲孝結廬西湖之孤山喜爲詩孤峭澄淡居西湖二十年足未嘗履城市李及薛映爲其州每造其居清談終日而去逋臨終有詩云湖上青山對結廬墳前脩竹亦蕭疎茂陵他日求遺草猶喜曾無封禪書卒年六十一初逋客臨江李諮始奉進士而未有知者逋謂人曰此公輔之器也逋卒諮適知杭州爲制總服與其門人哭而葬之刻臨終之詩納之墳中賜諡曰和靖先生

徐復字復之建州人也嘗游京師奉進士不中退而李易通流

衍卦氣之法自知無祿故不復進取遊淮浙間數年凡天文地理遁甲占射諸家之說讀之必得其宜因聽其鄉人林鴻範說詩之所以用於樂者忽若有得遂率器求樂之本而曉然知律呂微妙動作之制時胡瑗作鍾磬大變古法復笑曰聖人寓器以聲今不先求其聲而更其器是可用耶卒如其言慶曆初范仲淹過潤州問復以衍卦占之今夷狄無動乎復爲占西邊用兵月日無少差其後與郭京同召對問以天時人事復率京房易卦推今年所配年月日時當小過剛失位而不中宜在彊君德仁宗又問明年主何卦復對曰乾卦用事說至九五而止又問前年京師黑風其咎安在對曰其兆在內應豫王之喪乎明日特除復大理評事固辭乃賜號冲晦處士授其子發校書郎復履尚高潔徙居杭州十餘年卒年八十京好言兵范仲淹數薦之故與復同召焉

高擇字文悅高祖季興唐末徙荆南之地子孫因家焉擇少孤養於外氏年十二能屬文通經史聞种放隱終南山擇亦築室豹林谷放見而奇之與張堯許勃號南山三友寇淮薦之不起景祐中 朝廷錄 國初侯王後擇推其弟忻得一官范雍守京兆建寧召擇授諸生經從之者數百人康定中杜衍請賜以勳士號特除大理評事擇固辭 仁宗嘉其守改賜安素處士文彥博又薦其經行先嘗賜良田五頃矣至是復賜第一區既又除光祿寺丞辭不受卒年七十一有少微渚宮集續東臯子兵源挂冠錄煙霞志凡數十卷擇喜讀書爲文有法而詩清淡有古風論唐以來至 宋衣冠氏族人物皆見其本末攷之載籍不謬嘗夢白衣持書自爲白鹿洞主因作詩識之後二十年

晝寢復夢之其卒葬白鹿鄉

張俞字少愚益之郾人也少耆書好爲詩嘗奉進士不中又奉
茂才異等不中屬西戎犯邊乃上書陳攻取十策謂當无事之
日人自矜賢及有事之秋主隨其辱宰相呂夷簡曰魏元忠所
上書不及也 詔以爲校書郎而請授其父仍召俞赴闕俞不
起乃上夷簡書曰今之機務之大宜有內外先治乎內後治乎
外則天下可安矣所謂內者百官也外者夷狄也今天下一家
天子幸於安逸無所制作建官授職務於因循而不知百官朋
邪毒民亂政爲國家之患也夫王者命官本以安上也行政也
牧民也和夷狄也平暴亂也興禮樂也欲傳道而固後嗣也今
小人叢處列位內外滋蔓壞先王之法蔽天子之德使澤不下
流身任卿大夫之位而爲蟲爲賊俾民怨憤由是胡孽友噬陰

結凶醜傲然有爭天下之志蓋治失於內則禍生於外自然之
勢也噫寇敵之患固大矣然未若守宰之患爲大也今則正百
官守宰之事使民悅天子之澤則疆外之患何難去哉夫四夷
之爲暴自古而然矣歷觀自古夷狄之彊但有暴而无僭今北
虜僭位號威伏群夷且百年矣 國家惟久長之計休兵務農
以尊社稷未遑誅伐含垢忍耻爲隣好權時之策也若元昊者
豈其比哉父子據河南朔方之地五十年 先帝用羈縻之義
授以節鉞位冠侯王義同宗室以至於今恩德至遠也而獸心
怙亂假號欺天此寧可忍 國家 四聖傳授八十餘年兵革
不用三十餘載財審於古兵倍於初武夫謀臣充庭溢列不能
以此時議除天下之患而論者止欲休兵息民以柔服遠徒虛
語爾是群臣不能雪 先帝之憤紆今日之憂除國家之讎明

萬世之統將何以示四方傳後嗣乎謂宜運謀決策以安萬邦然而決策定亂在於大者則小者可拱而取今能詭制北虜散其陰謀使與叛醜疑貳有結國家之心間誘西涼群夷勿與賊結則虜首可得而天下定矣范仲淹以諫諍而遭擯斥若外徇物望內惟邦本宜委重柄而授之王德用雄毅寬政世濟其武大軍樂爲之用宜起之放黜授以斧鉞用督三秦亦人望也苟能行此是謂失之東隅收之桑榆也夷簡其重其言又下詔敦遣復不起其後大臣屢薦凡六詔起之卒不起遂隱居青城山之白雲溪文彥博守蜀高其行田況繼彥博尤重之每見必倒屣嘗謂僚佐曰斯人用之便可作正言司諫不用則巖谷一病叟耳俞爲人不妄憂喜性高情淡有超然遠俗之志卒時年六十五有文集三十卷

邵雍字堯夫衛州人也刻厲爲孝夜不枕席者數年有王豫者以帥自居聞雍孝易召而欲教之雍往見豫與語二日蹶然起拜雍嘗適吳楚過秦魯客梁晉而歸徙居于洛士人道洛者必過其廬與人言必依於孝悌忠信樂道人之善不及其惡故賢不肖無不親之其孝自天地運化陰陽消長皆以數推之逆知其變世無能曉之者而雍內以自樂浩如也初卒遺逸試將作監主簿熙寧初以爲潁州團練推官與常秩同召而雍卒不起居洛三十年而卒年六十七贈著作郎謚曰康節有書十二卷曰皇極經世詩二十篇曰擊壤集字伯溫

常秩字夷甫潁州汝陰人也常率進士不中退而爲自得之孝尤長於春秋居于陋巷二十餘年澹如也歐陽脩王安石聞而稱之士論亦翕然歸重嘉祐中脩薦于朝以爲潁州教授又

除國子監直講又以為大理評事知長葛縣皆不赴於是声名愈高神宗聞其名詔有司以札敦遣秩入對神宗問曰先朝召卿何以不起秩曰先帝容臣不起陛下不容臣不起因問當今何以免民凍餒秩言法制不立當今之大患也因求歸神宗以為右正言直集賢院俄兼舍人院遷天章閣侍講同脩起居注秩辭直舍人院脩起居注未幾又求去神宗驚曰方賴卿德義何遽求去也熙寧七年遷寶文閣待制兼侍讀明年又求去已而病不能朝乃以為西京留司御史臺歸潁而卒初秩隱居求志不肯出仕世以為必退者也又王安石更定法令士大夫沸騰以為不便秩在閭閻見所下詔獨以為是被召遂起然在朝亦无所發明問望日損既卒贈右諫議大夫

目稱曰常秩以隱逸應聘而不能尽性知命乃務求苟合是豈知易所謂君子之道者哉故雖名列隱逸殆亦赧然矣

東都事略卷之一百十八

東都事略卷之百二十九

外戚傳一百二

司馬遷謂受命帝王蓋亦有外戚之助然任之以政假之以權則未有不為患者也 祖宗鑒前世之禍徒尊以高爵寵以厚祿使之貴而無位高而無民此禍亂之所以不作也於乎規摹遠矣

杜審琦定州安喜人也 昭憲皇后之兄父曰爽 昭憲兄弟五人審琦其長也次審玉次審瓊次審肇次審進世居常山以積善聞鄉里初 宣祖自北南來天大寒因避雪于爽之莊院爽見其狀貌甚愛之家人曰當以為 四娘子舍居壻 四娘子即 昭憲也審琦仕後唐終義軍指揮使審玉早卒 審瓊建隆初以元舅拜左領軍將軍改左龍武軍大將軍乾德

初領富州刺史權判右金吾街仗兼領步軍司事卒年七十贈太保寧國軍節度使謚曰恭僖審瓊性淳質宿衛忠謹人皆稱之景德三年贈太師

審肇起家爲左武衛上將軍賜第于京師開寶中爲右驍衛上將軍出知澶州河大決東匯于鄆濮民罹水害太祖乃免審肇官歸弟俄復故官令致仕卒年七十二贈太保昭信軍節度使謚曰溫肅後又贈太傅

審進起家爲左神武大將軍改右羽林將軍乾德中領賀州刺史知陝州遷保義軍留後拜節度使太祖郊祀于西京審進來朝於是寵賚甚厚遣還任太平興國二年許昌畧者爲號州刺史審進捃其闕失事太宗以右拾遺李幹鞠之幹因請支郡不復隸藩鎮皆欲專達支郡不隸藩鎮自此始也太宗征太

原審進老矣願率所部擊賊不許太宗幸大名勞軍留審進巡徼京師復歸陝拜右衛上將軍領靜江軍節度使太宗耕籍田加開府儀同三司卒年七十九贈中書令謚曰恭惠審進鎮陝二十餘年勸農勸本民庶便之然居富貴略無驕矜之色人服其醇厚又贈尚書令追封京兆郡王諸子彥圭彥鈞彥彬皆爲顯官

王繼勳 孝明皇后之同母弟也 因初以后故爲內殿供奉官累遷龍捷右廂都指揮使領彭州防禦使太祖將伐蜀命繼勳戒期將大閱繼勳素與馬仁瑀不相善太祖爲出仁瑀密州繼勳尋遷保寧軍留後權領侍衛步軍司事繼勳所爲不法會新募兵千餘人隸雄武多無妻子繼勳縱令都下掠人子女太祖聞之大怒捕得百餘人斬于市時 后已崩太祖

念之故繼勲得免也其後復爲部下所訟 太祖罷其兵柄以爲彰國軍留後繼勲自以失職常怏怏專以鬻割奴婢爲樂 太祖怒削其官爵流于登州未至以爲右監門衛率府副率開 宝中分司西京繼勲殘忍愈甚疆市民家子女以備給使小不如意即殺而食之 太宗即位人有訴其事者 詔鞠之遂棄市僧惠廣者嘗與繼勲同食人肉 太宗先令折其脛而後斬之

賀令圖父懷浦 孝惠皇后兄也仕軍中爲散員指揮使出爲 岳州刺史領兵屯三交從楊業北征死之令圖少謹愿 太宗在藩邸得隸左右及即位以爲供奉官改綾錦副使知莫州遷 崇儀使知雄州領平州刺史爲幽州行營壕寨使以所部克涿州會父死起爲六宅使本州團練使護瀛州屯兵初令圖握兵

在邊十餘年恃舊恩每入奏事輒言幽薊可取 太宗信之遂有岐溝之敗令圖貪功而寡謀虜將耶律寧號于越者使人給令圖曰我獲罪本國願歸 南朝無路自拔君侯幸留意焉令圖信之旣而于越率衆入寇王師敗于君子館于越傳言軍中願得見雄州賀史君令圖謂其來降即引戲下數十騎逆之將至其帳于越據胡床罵曰汝常好經度邊事乃來送死耶麾左右縛令圖以去令圖時年三十九

劉美字世濟益州華陽人也本姓龔 章獻明肅皇后之父曰通少隸軍籍建隆初征嶺南有功爲虎捷都指揮使領嘉州刺史從征太原道卒美以鍛金爲業 真宗爲襄王時 后自蜀來因張耆以進耆得之美所 真宗即位以 后爲美人乃更美姓以爲后兄補三班奉職遷右侍郎石保吉之在陳州也大

治解舍脩城壁不以聞會有言其擾民者遣美察其事美曰保
吉受國恩列藩閫營繕過度誠有之自餘保無他患 真宗意
乃解還 朝為閤門祗候護兵屯于漢州徙嘉州召還提點在
京倉場 后正位中宮遷南作坊使天禧初遷洛苑使領勤州
刺史授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改侍衛馬軍都虞候遷武勝軍
留後以卒年六十贈太尉昭德軍節度使其後 章獻臨朝父
通累贈太師封魏王

李用和字審礼 章懿皇后母弟也少窮困劉美得之於民間
奏以三班奉職 章懿薨除礼賓副使累擢慶州觀察使遷永
清軍留後為真定府定州路副都總管舊制公使錢正任以上
許私用而用和悉以為軍費不留于家慶曆二年拜建武軍節
度使殿前副都指揮使以老拜宣徽北院使改鎮彰信加同平

章事進南院使兼侍中卒年六十二贈太師中書令追封隴西
郡王謚曰恭僖用和起民間以 帝舅位將相而小心避權勢
闔門謝客此其所長也諸子璋瑱有聞

璋字公明初補三班借職歷閤門祗候遷閤門使龍神衛四廂
都指揮使象州防禦使拜天平軍留後知澶州改曹州河決澶
淵坐降邢州觀察使復為留後拜武勝軍節度使為殿前副都
指揮使 仁宗宴近臣於羣玉殿酒酣命酌二大琖飲韓琦及
璋如有所屬者 仁宗崩執政欲京城增甲士璋曰素隊例也
不可易時禁衛相告故事內給食物中有金既而果賜食衆視
之無有也紛紛以為言璋呼什長謂曰爾曹衣食縣官而敢誼
乎誼者斬衆乃定徙鎮建雄為殿前都指揮使出知鄆州應天
鳳翔府許鄧郢三州歷鎮武成鎮安振武卒年五十三贈太尉

謚曰良惠

瑋尚 仁宗女充國公主拜駙馬都尉爲西京左藏庫副使累遷濮州團練使安州觀察使瑋貌寢與主不協而瑋所生母又忤主意主夜叩禁門入訴於是諫官司馬光上疏曰臣聞太宗時姚坦爲吳王宮翊善每諫王過失左右教王詐疾不朝太宗召王乳母問起居狀乳母曰王以姚坦檢束嚴故成疾耳太宗怒杖之數十 太宗非不知愛其子也誠以愛之則莫若納之於善若縱其所欲不忍譴呵適所以害之也齊國獻穆大長公主 太宗之女 真宗之妹 陛下之姑於天下可謂貴矣然獻穆公主仁孝謙恭備盡婦道愛重其大無妬忌之行至今天下稱婦德者以獻穆公主爲首臣謂 陛下教子以義宜以 太宗爲法公主事夫以禮宜以獻穆爲法今 陛下曲徇

公主之意使之無所畏憚陷入於惡將何以形四方之風垂來世之則乎已而公主不安於李氏 詔瑋出知衛州公主入居禁中而瑋母楊歸其兄璋散遣其家人光言 陛下追念章懿皇后故使瑋尚主今乃母子離析家事流落 陛下獨無雨露之感悽惻之心乎瑋既責降公主亦不得無罪 仁宗感悟 詔公主降封沂國待李氏恩禮不衰未幾主徙封岐國瑋復拜駙馬都尉主薨瑋坐奉主無狀貶郴州團練副使陳州安置遇赦還京師累拜節度使歷鎮建武平海元祐八年卒

張堯佐字希元河南人也溫成皇后之從父舉進士歷憲州筠州推官嘗知管城縣稍遷三司戶部判官又爲副使擢天章閣待制知開封府加龍圖閣直學士除端明殿學士拜三司使是時諫官御史言堯佐主大計諸路困於誅求內帑疲於借助

仁宗方祀明堂問以經費堯佐曰固已辦矣皇祐二年除淮康軍節度使群牧制置使宣徽南院使景靈宮使於是知諫院包拯上疏曰 陛下即位僅三十年奉承 祖宗謨訓未有失道敗德之事乃五六年來超擢張堯佐羣口竊議於下然而迹其過不在 陛下在女謁近習及執政大臣也蓋女謁近習動靜同 陛下之所爲而執政大臣不思規 陛下以大義乃從諛順旨高官要職唯恐堯佐不滿其意以陷 陛下私昵後宮之過此豈有愛君之心哉以 本朝故事言之昭憲皇后誕生祖宗有基命之烈其弟審進窮老纔得一節度使雷有終以工部侍郎討平西川止得宣徽使李至於 先朝有東宮之舊自工部尚書參知政事裁用爲武勝軍節度使錢若水任樞密副使爲三司使夏竦自三司使戶部尚書止得散節度使後二年方

加宣徽使鄭戩亦曾任樞密副使爲資政殿大學士二年得宣徽使又一年乃除節度使今堯佐謂之親則孰若杜審進謂之賢而功孰若雷有終李至錢若水之流而宣徽節度使并以与之可乎旣而御史中丞王峯正諫官吳奎等彈奏堯佐恩寵太過至留百官班廷議遂罷宣徽景靈二使三年復以宣徽南院使徙鎮天平卒年七十二贈太師堯佐雋戚里以進而家法不脩爲世所鄙云

曹佾字伯容 慈聖光獻皇后兄也初爲右班殿直 慈聖位中宮迁左侍禁閣門祇候累拜鄆州觀察使迁安化軍留後除建武軍節度使宣徽北院使嘗知澶青許鄆州改鎮保靜又改保平加同平章事景靈宮使兼侍中拜護國軍節度使守司徒兼中書令中太一宮使封濟陽郡王 國朝以來異姓未有兼

中書令者贈官則有之生除中書令惟僧而已 神宗一日敕中使召之見於便殿與同至 慶壽宮 慈聖愕然遽止之曰外戚自來未有輒入禁掖者安可以我開其端 神宗曰聊以慰骨肉之情他人固不可也時左右已預辦宴具 神宗親奉觴 慈聖自酌酒以授僧又跪飲之次則鈞天盛奏丙夜酩酊而罷以 御前紅燭送歸僧愛姬慧夫人者迎門謂曰王何所之而遲留至此耶僧曰吾到天上來耳 慈聖崩既免喪僧請郡 神宗曰時見舅如面 慶壽宮奈何欲遠朕得非待遇有不至乎 神宗嘗謂大臣曰曹王雖以近親貴然端謹寡過善自保實純臣也 哲宗即位加守太保薨年七十二贈太師追封沂王僧爲人樂易儀觀頌秀通音律善弈射當英宗神宗哲宗之際以元舅之重其所以尊寵者爲當時之冠云子評爲

平海軍節度使誘安德軍節度使誘子戢戢子湜湜尚 徽宗女崇德帝姬

高士林字才卿 宣仁聖烈皇后弟也母即 慈聖光獻皇后之姊士林以 慈聖恩補右班殿直累迁西頭供奉官進內殿崇班士林將家子獨喜儒學閱經史能通其旨 英宗嘗以謹守法律四字誨之曰能此則爲良吏矣士林官至德州刺史治平中卒 神宗即位贈昭德軍節度使子公繪公紀由戚里至節度使皆有賢稱

向宗回字子發 欽聖憲肅皇后弟也自右侍禁用后恩擢溫州刺史 哲宗時迁至相州觀察使 徽宗即位除彰德軍留後欽聖垂簾拜安國軍節度使徙鎮保信鎮南建中靖國初封永陽郡王改鎮寧海大觀初 詔曰朕以 欽聖憲肅皇后受

哲廟之顧託黜相臣之異心援翊冲人付畀神哭親屬未加褒顯其訖所以崇報之遂除宗回開府儀同三司進封安康郡王移鎮保平徙王漢東二年有告宗回帷薄不脩者令開封府鞫治御史中丞吳執中臨問召所使李吹笙引宗回女并張響鐵等驗問具得其實遂以太子少保致仕執中言 陛下以宗回元舅之故不忍致之法柰天下何 詔曰宗回於 欽聖憲肅皇后爲親弟朕以啜膚之恩不忍行法其削奪在身官爵郴州安置行一二日追還逾年卒復故職宗回性驕然以才稱卒年六十三謚曰榮縱

宗良字景弼以 后恩授右侍禁累擢秀州刺史 哲宗時遷至利州觀察使 徽宗即位遷昭信軍留後 欽聖垂簾其奉國節度使與兄宗回同宣制徙鎮清海封永嘉郡王始蔡京交結宗良兄弟及內侍裴彥臣外議詢二及 欽聖還政宗良尚與政諫官陳瓘上疏曰 宋有天下一百四十一年矣太平之久堯舜三代乃至漢唐皆不及也 祖宗以 聖繼 聖古無有也 母后繼有聖德亦古無有也 宋德方隆內外無患然而以臣所聞宜與戒者有一事焉恐 陛下未之知也 皇太后未之知也向宗良兄弟交通賓客漏洩機密 陛下與 皇太后知之乎 陛下受天眷命 皇太后有定大策之功 陛下求思所以圖報而已假借外家豈足以爲報乎宗良等依倚國恩憑藉 慈蔭夸目前之榮盛不念倚伏之可畏所与游者連及侍從希寵之士願出其門遂使物訖藉二或者以謂万機之事黜陟差除 皇太后至今尚與政也自古戚里侵權便爲衰世之象外家干政即是亡國之本臣區區之言有益於 朝

廷有補於外家此 國家治亂之機也徙鎮二東武寧大觀二年移寧海加開府儀同三司請老不許宗良既貴母董氏年九十尚無恙封燕國太夫人宣和元年董氏卒明年有 詔起復制曰念 先后之同氣惟仲舅之獨存宗良固辭喪未除而死年六十六贈少保

東都事略卷之一百十九

東都事略卷第一百二十

官者傳一百三

官者之禍見於前載者尚矣 太祖開基所用官者不過五十人但掌宮掖之事未嘗令采他事也嘗有中黃門因禱祠山川於洞穴中得怪石形類羊者取以爲獻 太祖曰此墓中物尔何以獻爲命碎其石杖其人其不受佞也如此厥後宰相欲以王繼恩爲宣徽使而 太宗不可 真宗欲以劉承規爲節度使而宰相不可 聖君賢相所以防微杜漸者一至是哉自李憲節制諸將于西邊而童貫因之以握兵秉 徽宗旣寵用貫而梁師成坐籌帷幄文武二柄歸此兩人宰相特奉行文書而已內而百司悉以官者兼領外而諸路則有廉訪承受之官官者之勢盛矣小人之者賁利无耻者爭趨其門反以所得爲榮者

可勝數哉肅牆之憂識者以爲將遂如漢唐之季矣夫何變起
夷狄都人憤怒至抉其種類而殺之而童梁亦以誤國誅官者
之禍於是泯矣雖然不可以不戒也

王繼恩陝州人也初養於張氏名德鈞開寶中復姓王氏 太
祖時爲內侍行首 太祖崩繼恩執役 永昌陵遷宮苑使端
拱中以昭宣使領皇城司李順亂于蜀以繼恩爲兩川招安使
率兵討之繼恩由小劔門路入研石砦大敗之遂平劔州又平
閬縣二州乘勝至成都破賊十萬斬首三萬遂平蜀於是宰相
請用繼恩爲宣徽使 太宗曰宣徽使執政之漸也不可宰相
三繼恩有平蜀之功非此無以酬之 太宗怒切責宰相乃議
別立宣慶使以寵之召還領桂州觀察使始繼恩善結黨邀名
臺臺間敢言士大夫好進者多趨之有潘閬者賣藥成都工於詩

繼恩薦之召見賜進士第未幾 太宗察其狂妄追還 詔書
繼恩又與參知政事李昌齡知制誥胡旦相結 太宗崩繼恩
與昌齡且有異議皆抵罪繼恩黜爲右監門衛將軍均州安置
仍籍其家卒于貶所

劉承規字大方楚州山陽人也建隆中補高班 太宗時拜北
作坊使遷洛苑使至道中與周瑩同僉書樞密宣徽諸房公事
領勝州刺史僉書宣徽院 真宗議封泰山以承規領發運使
累遷應州觀察使以疾除左驍衛上將軍安遠軍留後致仕承
規性忠謹得幸于 真宗病革求爲節度使 真宗以問王旦
且曰他日將有求爲樞密使者奈何乃止卒贈左衛上將軍謚
曰忠肅承規本名承珪 真宗爲改今名云
秦翰字仲文真定鉅鹿人也年十三給事黃門遷高品爲入內

押班嘗使李繼迁還言繼迁未賓之狀且曰臣一內臣不足惜願再往手刺之雖死不恨也 太宗嘉其忠趙保忠以夏臺叛李繼隆率師問罪以翰監其軍保忠就擒以功拜崇儀使王均反爲川峽招安巡檢使五戰五捷遂克益州還 朝迁皇城使入內都知翰爲人倜儻有武功以方略自任性溫謹諸帥有剛很不和者翰皆得其驩心又輕財好施与士卒同休戚以故衆心樂爲之用改昭宣使迁平州團練使卒年六十四贈具州觀察使

張崇貴真定人也 太祖時爲內中高品 太宗時累加右班副都知改洛苑使 真宗授李繼迁節度使以崇貴使于繼迁使還領荊州刺史繼迁死其子德明襲爵又以崇貴使于德明德明旣納款凡邊防事宜經制大小皆崇貴主之以功迁皇城貴父在西鄙善識蕃夷情狀西人頗畏服之卒年五十七贈豐州觀察使

周懷政本并州人也父紹忠爲內侍從 太宗征河東得於亂尸之間養以爲子給事禁闥頗專勤數年間擢爲押班都知累遷昭宣使英州團練使入內副都知常侍內廷權任頗重 真宗建皇太子以懷政給事東宮又領皇城司於是附會者衆有位居已上者必排抑之中外帑藏皆專取而多入其家性庸鄙酷好妖妄有朱能者本求與軍民家廝養遂賂其親信得見因与親事卒姚斌等妄談神仙事懷政甚惑之援引能爲求與軍監押於乾祐縣偽造天書上之能因是累至御藥使領階州刺州令於終南山脩道觀假託鬼神言國家休咎或臧否大臣朝士

真宗漸疎之懷政憂懼而未有以發也會真宗不豫自疑不起常卧枕懷政股与之謀欲命太子監國懷政自以爲東宮官也遂議立太子廢皇后黜丁謂用寇準潛召楊崇勳等与之謀崇勳等反以情告丁謂謂夜往曹利用第計之翌日利用入奏其事懷政坐誅仍捕朱能并其黨悉誅之

雷允恭開封人也初爲黃門頗惠黠稍遷入內殿頭給事東宮周懷政僞爲天書允恭與發其事及懷政死擢內殿崇班遷承制再遷西京作坊使普州刺史入內侍省押班章獻明肅皇后初臨政丁謂潛結允恭凡機密事令傳達禁中由是允恭勢橫中外山陵事起允恭請效力陵上章獻曰吾慮汝有妄動恐爲汝累也乃以爲山陵都監允恭馳至陵下司天邢中和爲允恭言今山陵上百步法宜子孫類汝州秦王墳允恭曰何

不就中和曰恐下有石與水耳允恭曰上無他子若如秦王墳何不可中和曰山陵事重踏行覆按動經月日恐不及七月之期耳允恭曰第移就上穴我走馬入見太后言之允恭素貴橫人不敢違即改穿上穴及允恭入白其事章獻曰此大事何輕易如此允恭曰使先帝宜子孫何惜不可章獻意不然之曰出與山陵使議可否允恭見山陵使丁謂具道所以謂唯唯而已允恭入奏曰山陵使亦無異議矣既而上穴果有石石尽水出已而事發并坐盜金宝賜死而籍其家中和流沙門島丁謂尋竄海上

閻文應開封人也給事掖庭積迁至入內副都知仁宗初親政與宰相呂夷簡謀以夏竦錢惟演皆章獻皇后之黨欲罷之退以語郭后后曰夷簡獨不附太后邪但多機巧耳由是

併夷簡罷夷簡素與文應相結久之乃知事由郭后夷簡由是
怨后及夷簡再相因后與楊尚二美人爭寵后以此發而楊尚
二美人寵益甚 仁宗未能去也文應早暮入侍言之不已

仁宗強應之曰諾文應即命輿車載二美人出二美人涕泣詞
說云云不肯行文應罵曰官婢尚何言驅使登車翌日以尚氏
爲女道士居洞真宮楊氏別宅安置郭后已廢 仁宗悔有復
后之意文應大懼會后有小疾文應挾太醫診視數日乃言后
暴薨文應累至昭宣使恩州團練使時諫官劾其罪請并其子
士良出之以文應領嘉州防禦使爲秦州鈐轄改鄆州士良罷
御藥院爲內殿崇班始楊尚二美人之出宮也左右引陳氏女
入宮父號陳子城楊太后嘗許以爲后宋綬不可王曾呂夷簡
蔡齊相繼論諫陳氏女至掖庭將進御士良聞之遽見 仁宗

仁宗披百葉擇日士良曰陛下閱此豈非欲納陳氏女爲后邪
仁宗曰然士良曰子城使大臣家奴僕官名也 陛下納其女
爲后无乃不可乎 仁宗遽命出之文應徙相州鈐轄以卒贈
邠州觀察使

任守忠字稷曰始以蔭爲入內黃門累轉西頭供奉官領御藥
院坐事廢久之復故官稍迁上御藥供奉初 章獻明肅皇后
聽政守忠与都知江德明等交通請謁權寵過盛 仁宗親政
出爲黃州都監又謫監英州酒稅稍迁潭州都監徙合流鎮西
鄙用兵又爲秦鳳涇原路駐泊都監以功再迁東染院使內侍
押班出爲定州鈐轄加內侍副都知累迁宣政使洋州觀察使
爲入內都知 英宗即位拜宣慶使安靜軍留後初 英宗不
豫守忠交乱 兩宮語言誕妄於是知諫院司馬光論守忠离

間之罪以爲國之大賊民之巨蠹乞斬於都市遂貶保信軍節度副使蘄州安置守忠又被寵幸用事于中久不敢言其過及貶中外快之久之起爲左武衛將軍致仕卒年七十九

李憲字子範開封祥符人也始爲入內黃門稍遷供奉官爲太原路走馬承受數論邊事從王韶取河州以功加遙郡團練使熙寧七年木征合董氈鬼章之兵攻破踏白城河州危 詔趣憲赴之憲馳至軍晨起帳中張敕字黃旗告吏士曰此旗天子所賜也視此以戰 帝實臨之士卒呼奮用命會王韶領兵至進釋河州圍憲大破之回軍古河州木征降以功加宣政使嘉州防禦使爲入內侍省押班交州叛以趙鼎爲安南招討使憲副之未行高上言 朝廷置招討副使軍事須共議至節制號令即宜歸一憲銜之由是屢紛下 上前遂罷憲以郭達

爲招討而高副之九年以憲計議秦鳳熙河路經略司邊事於是御史中丞鄧潤甫御史周尹蔡承禧彭汝礪言自詩書以降迄于秦漢魏晉周隋不聞有以中人爲將帥者唐明皇時覃行章亂黔中始以楊思勳爲招討使唐之旤萌於此代宗時魚朝恩幾危社稷憲宗用吐突承璀卒以輕謀弊賊得罪後世 陛下其忍襲唐故迹而忘天下之患乎又言鬼章之患小用憲之患大憲功不成其禍小有成功其禍大章再上弗聽冷雞朴誘山後生羌擾邊木征請自效憲聽之木征盛裝以出諸羌聳視皆無關志我師乘之獲級生降以万計斬冷雞朴董氈懼即遣侍胡奉贊效順加宣州觀察使入內副承旨又迁宣慶使 神宗問罪西夏命五路出師憲領熙河兼秦鳳建大將旗鼓節制諸軍遇賊破之進駐女遮谷收復蘭州 詔憲領兵直趨興靈

平蕩夏賊而憲不前獨高遵裕以環慶涇原師至城下狼狽而還除涇原路經略使加景福殿使武信軍留後求樂城告急憲赴援至延州而城已陷復還熙河仍兼秦鳳軍馬賊入蘭州攻破西關降宣慶使已而憲敗賊于定西城明年夏人大入圍蘭州十日不克糧及引去憲選精騎度河與賊遇破之坐妄奏獲賊功狀罷內省職事哲宗即位以為提舉崇福宮御史中丞劉摯劾其貪功欺罔之辜降右千牛衛將軍分司南京居於陳州未幾復觀察使提舉明道宮卒年五十一紹聖元年贈武泰軍節度使謚曰敏恪又改曰忠敏憲以中人為將雖能拓地降虜而貪功罔上傷財害民貽患中國云

王中正字希烈開封人也因父任補入內黃門熙寧初為礼賓使迁六宅副使帶御器械從王韶入熙州以功迁作坊使嘉州

團練使擢內侍省押班吐蕃圍茂州中正率陝西兵將援之圍解進昭宣使內侍省副都知迁防禦使王師問罪西夏以中正貪畫涇原路經略司公事詔五路之師皆會靈州中正失

期糧道不繼士卒多死有旨權分屯鄜延並邊城砦以俟後

率中正請罷省職因迁金州觀察使提舉西太一宮坐前敗降

秩二等元祐初言者再論中正違詔不赴興靈會師之辜復

降秩二等久之提舉崇福宮紹聖初復嘉州團練使卒年七十

一

宋用臣字正卿開封人也為人有精思彊力以父蔭隸職內省神宗脩補廢弊用臣經畫區處多稱上意創東西府築京城建尚書都省起太學立原廟導洛通汴凡大工役皆用臣董其事性敏給善傳會神宗多訪以外事朝士往往諂附之權

勢震赫一時積勞至登州防禦使加宣政使元祐初言者論其
罪降為皇城使添監太平州酒稅紹聖初復宣政使慶州團練
使內侍省押班進瀛州刺史宣慶使遷蔡州觀察使入內侍
省副都知以疾卒贈安化軍節度使謚曰僖敏謚議謂用臣為
廣平宋公有 天子念公之勞又徙于外之語豐稷論奏以為
凡稱公者皆頃耆宿大臣與鄉黨有德之士其曰念公之勞又
徙于外斯乃古周公之事於用臣非所宜言也望賜詳酌止令
賜謚論者是之

東都事略卷第一百二十

東都事略卷之一百二十一
宦者傳一百四

童貫開封人也始出李憲之門性巧媚自給事宮掖善測人主
意元符末 徽宗置局於錢塘且放求古法書圖畫之屬貫以
內供奉主之蔡京方謫居與之游京有能書名自書屏障扇帶
階貫以進逾年入為尚書左丞京德其輔已既相始開邊議收
復青唐起王厚為經略使合諸道兵十方用李憲故事命貫為
監軍師行及敵會禁中火 徽宗以手書驛止貫又視之遽納
靴中厚訪其故貫曰 上促成功耳竟出師遂復湟中及鄯廓
等州由內客省使除景福殿使澧州觀察使內臣寄資轉行至
兩使自此始也俄為熙河蘭湟秦鳳等路經略安撫制置使累
遷武康軍節度使中太一宮使出討溪哥臧征僕哥復積石軍

洮州以功徙鎮奉寧時大觀二年也貫恃功稍自尊軍政選置將吏官屬皆取中旨不復干朝廷浸忤京意徽宗欲除貫開府儀同三司京曰貫以官者建節鉞過矣使相豈所當得邪乃止自是兩人始交惡政和初奉使契丹移鎮武信時京已罷相使人言於徽宗曰遣使以官者爲之是中國爲無人矣無乃爲虜所窺乎徽宗報曰虜酋以貫破青唐名聞四夷欲見之耳彼要我因覘之不亦可乎虜方隸縱故貫所齎皆殊異珍腆雖二浙髣髴之具悉遺之務以壞侈相諂使還益用事厝謨兵柄皆屬焉初夏國恃橫山諸族強勁善戰與中國抗自種諤靈州戰不利李憲始圖進築不克行貫欲成憲謀遂領六路邊事以太尉爲陝西河東河北宣撫使遷開府儀同三司權僉書樞密院河西河北兩房事於是徽宗曰元豐官制樞密院

官置知院同知院事其僉書院事未嘗除授趙瞻王巖叟劉奉世並係元祐老除今童貫宣撫陝西等路帶行僉書與官制有礙貫見係儀同即宰相之任也可改爲權領樞密院事改鎮威武寧江拜太保河中節度使遷太傅歷山南東道劔南東川二鎮封益國公貫將諸道兵六七年窮討深入立軍壘建堡砦平陽瞎令古仁多泉臧底河及築靖夏制戎伏羌等城以至蕭關故骨龍砦斥地置烽燧扼據要害謂可制西賊死命逼大將劉法使北取朔方法不可貫曰君在京師時親受命於上前自言必成功今乃以難告何也法不得已引軍出塞夏人伏兵擊殺之貫隱其敗而以捷聞使百官入賀議者切齒而莫敢言關右爲之擾然夏人亦大困乃因遼人納款請和且以誓表進許之前所未有也已而夏使來賀生辰授以瑱詔辭不取貫莫能

屈但嚴迫館伴使強之而去還及境遂棄之以歸延安帥賈炎
得而表上之貫始大沮 祖宗法屬羌不授漢官有功則於蕃
官轉遷至是則引拔之或至節度使弓箭手有分地得以保其
鄉里墳墓至是則皆使居新邊禁軍逃亡者罪至死不貸至是
則許改刺別軍邊備軍政自貫壞矣貫之使遼也燕人有馬植
者得罪於其國間道邀貫爲言取燕之策貫信之約其來歸至
則藏之家奏賜姓名爲趙良嗣即條上平燕之策大抵謂雲中
根本也燕薊枝葉也當分兵撓燕薊而後以重兵取雲中選使
由登州聘金國於海上議夾攻遼取燕雲十四州地使者往返
項背相望貫因選西師宿將會京師又令環慶鄜延軍與河北
禁軍更戍儲兵糧脩戰具植旗伐鼓剋日以發會方臘叛命貫
南討以爲江浙淮南等路宣撫使傾所聚兵以往 徽宗以賊

熾爲慮親握貫手送之曰東南事足以付汝不得已者徑以
御筆行之貫至浙部知華石綱爲民害命其屬董耘章詔罷去
之民大悅臘亦就擒以功進太師封楚國公復宣抚陝西河東
河北路貫方被命討賊滯留東南而金虜使至 徽宗頗悔結
約貫嘗待之須其歸請益牢 徽宗意遂決宣和四年女真報
遼主延禧敗走邀我師夾攻於是貫統諸將兵十五萬屯近邊
至雄州遣張宝趙忠諭耶律淳率國內附淳執二人斬之又令
人諭易州土豪史成獻其地成執以送燕亦斬之復募馬擴裔
軍書入燕遼將大石林牙者謂王介儒曰過河語重貫欲和即
還作善鄰不欲和請以軍相見毋令諸軍徒苦也遂遣种師道
及高陽師和說全兵駐白溝楊可世輕兵趨蘭溝旬浹益兵二
萬度溝挑我軍說堅壁自守貫迫令退師師道力陳兵可進不

可退虜登相銜退必遭襲費再三趨之不得已軍卻大風雪及之虜以敗盟責我追我軍至古城南而還以遼人尚強未易圖乃以探報不實歸罪於訛奏黜之遣劉幹即驛与介儒議再脩好徽宗聞之亦詔班師命諸將分屯貫自瓦橋關還時蔡攸以副使至河間聞淳死郭藥師以涿州降軍勢稍振貫復趨雄州宰相王黼力主再興師之議采諸路兵二十萬人會三關詔貫攸母歸異議者斬遼后蕭氏遣使奉表稱蕃乞損歲幣以復舊好貫怒其不納土毫而去之督劉延慶入新城劉光世入易州郭藥師精騎由間道襲燕已而敗績諸將殺楊可世以降延慶氣奪不能軍退師虜益張追奔至涿州舒左右翼包之我師復大敗自熙寧以來累世所積軍實掃地尽矣貫再率取燕不能下懼無功狀以歸又密遣趙良嗣等使金人圖之金人已

取燕志益驕使四五往返邀索不已卒以遼人舊歲幣爲數四十萬又益以六州代稅絹錢百萬奉誓書以往方命交地五年貫与攸以兵入之先曰交割後曰撫定僅令諸將修隄塹列蹊隧定疆畛間疾收斂止舍少休燕之金帛子女職官民户悉爲金人席卷而去蓋殫國力以數百萬計所得者空城而已貫上表告功落卽鉞爲真太師加封徐豫國公遂乞上尊號徽宗不許越兩月命貫致仕金人再取蔚州入飛狐雲空兩邑且絕交山後之議明年復起貫領樞密院事河北燕山府路宣撫使如太原又明年封廣陽郡王未幾邊遽至黏罕將南侵貫遣馬擴辛興宗往聘窺之虜以納張覲責我且馳使太原告相国已囚兵貫厚礼之且曰如此大事何不素告我使者欲貫速割河東北以河爲界貫聞之氣撓搏手無他策亟謀還太原帥張孝

純譙之曰金虜渝盟大王當會天下兵極力楮楮今大王去人心搖矣是幸河東與賊也河東爲賊有河北亦豈能保邪貫恐叱之曰貫受命宣撫非守土臣欲留貫置帥臣何爲孝純撫掌歎曰平時童太師作幾許威望及臨事乃畏懾如此身爲大臣不能以死排難止欲奉頭鼠竄何面目見天下之人乎貫甫至京師而胡騎已長驅向闕 欽宗即位 徽宗居于龍德宮貫贊 徽宗南巡倉皇扈從載其帑衛舳舨擁兵自衛汴汴而下徽宗方過浮橋隨駕衛士攀望号慟貫擁 徽宗以行惟恐不速令親兵引弓射之衛士中矢而踣者百餘人聞者莫不扼腕腕流涕於是諫官御史至於國人交章論其罪請誅之先貶爲左衛上將軍池州居住連謫昭化軍節度副使吉陽軍安置行未至下 詔數其十罪命監察御史張徵迹其所至誅焉追至

雄州泣斬之家屬皆徙吉陽貫握兵三十年權傾四方奔走期會過於詔敕道路目語莫敢誰何以鐵錢夾錫錢行之關陝恐物價不平錢有輕重乃下脅制削其直民告病知永興軍徐處仁以爲言至有餓殺長安一城之歎監司迎貫指聞之 朝慶仁反以罪去其後論者疏貫六事選方劾以察訪廉之貫密伺劾動靜先得以白於 徽宗及劾入奏每一事 徽宗隨折之曰卿不知是事乃朕處分也邵因尽暴貫惡貫益銜之以它事中邵邵竟得罪終身不復起貫狀魁梧偉瞻視領下有十數空須皮骨悉如鐵略不類閹且然頗踈財後庭自妃嬪而下及內侍无大小致餉无虛月凡 上左右交口稱善一詞寵煥赫然乃至陰謀搖 東宮主觝震天下服食逼 乘輿金宝充私室又招伉健少年万人号勝捷軍以爲親兵環列第舍持兵呵衛

僭擬宮省一時蹈利樂禍之人趨附成市侯王柄呂多出其門
斯臺賤役自承宣使而下凡數百人尙夫既兵亦官至防團刺
史惡稔疊盈卒以起戎貽禍毒流四海初貫自太原還京師也
勝捷軍統制官張師正在河北与金人相遇潰而南至大名師
李弥大斬以徇勝捷軍懷不自安又聞貫已誅死有大校李福
者率以爲亂遂犯濮州趨長清肆掠淄青間脅從影附者至四
万人所過无噍類至章丘縣臨城問曰童大王有何罪而朝
廷殺之章丘吏民乘城言曰此自朝廷处分非小邑罪也遣
以牛酒乃捨去自濟南而東弥大遣裨將韓世忠以所部五百
襲擊之至臨淄河世忠令其衆曰前則有功退則有死有怯敵
而退者後騎得殺之以爲功士皆殊死戰遂斬福首餘棄甲而
遁世忠追之群賊猶万餘世忠逐比殺其爲首者六人單騎入
降

其軍倡言曰我輩皆西人平生唯殺番賊幾曾作賊邪官家
使我招汝若能降悉赦汝罪皆拜服請命曰願赦我遂掃營來
降
臣稱曰官者之職本以服役掃洒主通內外之禁而時君世主
必押而親之故虽寵任之篤則亦无有命以旄鉞者自一童貫
領節制而踵之者數人位三師而爲公孤者亦相繼焉蓋自古
未有也矧貫隳藝祖之軍制敗章聖之盟誓言其爲罪也虽
百世不磨矣夫於虜貫以腐庸人而任以大臣之事疏以王爵
之封志得意驕自貽顛覆尙何逃鈇鉞之誅哉

梁師成開封人也以小璫進慧黠習文法稍知書得隸書藝局
爲睿思殿文字外庫專主出外傳上旨政和間遂得君貴幸
至竄名進士籍中積迂晉州觀察使興德軍留後直宣和殿

明堂建以爲都監歲拜節度使加中太一宮使歷鎮護國河東以太尉提奉明堂宣和四年進開府儀同三司淮南節度使又進少保時中外太寧 徽宗留意礼樂符瑞事師成特以穎悟善逢迎恩寵 徽宗凡有 御筆号令皆命主焉於是入處殿中多擇善吏習倣奎畫雜 詔旨以出外廷莫能辨陰切用人之柄權勢熏灼一時耆進之徒爭趨之宰相王黼事之如父執政侍從出其門者不可勝紀王安中爲翰林每章師成制必爲好辭褒頌功德時人謂之王內相上師成啓事云始童貫自謂韓琦遺腹而師成亦以爲蘇軾出子至訴於 徽宗曰先臣何罪先是天下禁誦軾文章其尺牘在人間者皆藏去至是始復出黼建伐燕山議廷臣多以爲不可唯師成力爲之助能決 上意晚年益通賓客招賕賂士人納錢數千緡即令赴廷試以獻

頌上書爲名而官者至百餘人及倡第之日侍於上前奏請升降皆出其口其小史曹組諸宏者亦登第而宏執所養之役如初李彥括民田於河北京東西所至倨坐黃堂監司郡守皆列侍有言之於 徽宗者師成適在側抗声曰王人雖微序於諸侯之上此春秋法也豈足爲過哉言者懼而止師成貌若不能言然陰賊險佞伺間即發後 徽宗幸黼第見其側有複門通師成家因就詣之尽悟其交結狀遂罷黼相師成由此益絀初欽宗在東宮鄆王楷頗有奪嫡意或言師成獨保護太子 欽宗受內禪靖康初 徽宗東巡舊人多從行獨師成以舊恩留京師言者論其惡 欽宗迫於公議黜爲彰化軍節度副使行一日追殺之後藉其家

臣稱曰設科以待士有國者之盛典也昔之人蓋有致位宰相

而不由進士以爲終身之憾者矣亦有自科第奮而爲宰相猶稱前進士者矣以是觀之擢進士者豈不貴且重哉一梁師成竄名進士籍中是朝廷之上恬然以官寺而齒士大夫也而儲宏輩又因師成以得第是又以卑隸而加諸士大夫之列也於此之時士之无耻者與之叙同年而不以爲耻何哉豈非名器之濫而至於是与抑廉耻道消而以爲當然者与何昔以爲重而今輕之若此與不然何爲而卒世不以爲非也烏虜斯人進則士之被褐懷玉皆嫉世而遠去矣可勝歎哉

東都事略卷之百二十一

東都事略卷第一百二十二

僭偽傳一百五

張邦昌字子能永靜軍東光人也舉進士爲瀛州教授召爲校書省正字累擢太常少卿改起居舍人拜中書舍人給事中遷大司成會生徒犯灋邦昌坐訓導無素罷提舉崇福宮知光汝二州久之以右文殿脩撰知洪州入爲礼部侍郎翰林李士宣和元年除尚書右丞改左丞遷中書侍郎當王黼用事與童貫共起邊釁以致金人分道入寇幹离不以兵嚮京師邦昌特不可否於其間時論罪之徽宗旣禪位于欽宗靖康元年拜少宰兼中書侍郎金人犯京師遣李稅鄭望之使幹离不金人欲割三鎮之地又欲親王宰相爲質時肅王及康王居京師欽宗退朝康王入毅然請行即以爲軍前計議使以邦

昌副之遂詣虜營會姚平仲議夜叩虜營欲生擒幹离不奉
康王以歸而其謀泄未發金人知之先事設備及平仲率步騎
萬人夜劫砦以敗還幹离不以責邦昌邦昌曰非朝廷意恐
四方勤王之師各奮忠義自結集爲此卒耳幹离不曰謂爲賊
邪焉得如許之衆相公但可諉謂朝廷不知耳良久罷遣歸金
人不欲留康王更請肅王同邦昌以去尋以邦昌爲太宰兼
門下侍郎未幾除觀文殿大學士光祿大夫中太一宮使是歲
金人再犯京師二年欽宗出郊而吳玠莫儔自虜營持文書
至今依金主詔推薦異姓堪爲人主者從軍前備札策命孫傳
張叔夜讀詔號慟即以懇請乞立趙氏金人以非其主意却之
玠儔督脅道君皇帝皇后皇太子出郊且督率異姓於是晉
官會議時都城先開傳虜中已定立張邦昌抑令城中百官父老

僧道僉狀推奉不即屠城左司員外郎宋齊愈適自外至或問
以虜意所主文片愈寫張邦昌三字示之既與所傳符合議遂
定議狀云自古受命之主必上膺圖籙下有勲德在民或權強
近臣或英豪特起有大材略因而伯有天下方爲人所樂推今
來大國臣僚如孫傳等召自外方被用日淺率皆駑下詿誤趙
氏以至亡國人皆懷怨方且俯伏謹俟大誅若付之土地俾備
藩屏必爲百姓忿疾立至變亂上負選用之意今在內官僚委
所歸者乞賜選擇金人取孫傳張叔夜赴軍前獨御史中丞秦
檜以狀論列云檜身爲禁從職當臺諫荷國重恩甚愧无報今
大金擁重兵臨已拔之城操生殺之柄必欲易姓檜盡死以報
非特忠其主也且得言兩國之利害耳趙氏自祖宗以至

嗣君百七十餘載頃緣姦臣敗盟結怨鄰國謀臣失計誤主喪師遂致生靈被禍 京都失守 皇帝至出郊求和於軍前兩元帥既允其議已布聞於中外矣且空竭帑藏居民之所積追取 亦輿服御之所用割兩河之地以通和好今乃變易前議人臣安忍畏死而不論哉且 宋之於中國號令一統縣地數万里德澤加於百姓前古未有也與亡之命雖在天有數豈以一城而決廢立哉竊觀今日計議之士多前日大遼亡國之臣畫策定計所以必滅 宋者非忠於大金也特假威以報怨耳頃道君誤聽姦人因李良嗣父兄之怨滅契丹盟好之國乃有今日之難然則因人之怨以滅人之國其禍可勝言哉議者必又曰滅 宋之策在絕兩河懷舊之思除鄰國復仇之志而已又曰大金兵威無敵天下中國之民可盲麾而定大金果能

滅 宋兩河懷舊之思亦不能忘如其不能忘徒使宗屬賢德之士倡議天下竭国力以北向則兩河之民將去金國而歸 宋矣且天生南北之國方域至異也晉爲契丹所滅周世宗復定三關是爲晉報恨然則今日豈必趙氏然後復仇哉中國英雄亦將復中國之恨矣大金自去歲用師中國入境征戰已踰歲矣然所攻必克者无他以大金久習兵革中國承平百年士卒罕經戰陳將師未得其人也使異日士卒精練將帥得人大金能必其勝負哉且世之與亡必以有德而代无德以有道而易无道然後皇天祐之四海歸之若張邦昌者在 道君時附會權幸之臣共爲蠹國之政今日社稷傾危生民塗炭雖非一夫所致亦邦昌爲之之力也天下之人方疾若仇讎若付以土地使主人民四方英豪必共起而誅之終不足以爲大金屏翰矣

如必立邦昌則京師之民可服而天下之民不可服涼師之宗子可滅而天下之宗子不可滅也檜不顧斧鉞之誅戮族之患爲元師言兩朝之利害望稽考古今深鑑忠言復嗣君之位以安四方之民非特太宗蒙福亦大金萬世之利也金人怒取檜以去吳玠莫儔至報邦昌將入城於是治尚書令聽事及西府以待之虜使來趨班邦昌欲自裁或曰相公城外不死今欲以死塗炭一城耶衆又泣勸再三乃止金人奉冊宝以三月丁酉立邦昌邦昌北望拜拜舞跪受冊曰咨尔張邦昌宜即皇帝位国號大楚都金陵邦昌受冊訖遣閣門傳令勿拜王時雍帥百官遽拜邦昌立面身面東拱手而立以吏部尚書王時雍權知樞密院事兼領尚書省翰林李士丞旨吳玠權同知樞密院事兵部尚書呂好問權領門下省開封府徐秉哲權領中書省

延康殿李士李回權尚書右丞尚書左丞馮獬仍舊職初邦昌之入也呂好問謂邦昌曰公知今日人情所尚乎今日人情向公者畏金人尔金人既去復保人情如今日乎邦昌变色曰然好問曰今日康王在外普天之下同心共戴爲公計者曷以大物歸之乎好問所以首建此議者以三世上輔相當以扶趙氏爲已任也邦昌准二好問因移書康王曰今二聖已去願大王自立爲宗廟社稷計以雪二聖之耻大王若在自立恐有不應立而立者及邦昌僭號以好問攝門下省好問但書街仍在舊職王時雍等請之好問曰受命於上不可改也邦昌下令曰比緣朝廷多事百官有司皆失其職守自今出入局各遵常度御史臺覈察以聞又曰向迫大國之威俾救斯民於兵火而諸公橫見推逼不容自裁忍死以理国事其豈心哉

出令之初有司乃至以聖旨行下載循昧陋殊震危衷夫聖孔子不居則子豈敢自令与三省密院官議定处分及内外官司面陳得旨內降及批出文字稱中旨遣官傳諭所司稱宣旨王時雍每言事邦昌前則曰臣啓 陛下邦昌屢斥之時雍等勸邦昌坐紫宸垂拱殿呂好問曰不可拜昌矍然而止金人索金銀日以峻急邦昌知民情不安移書虜酋以免遂往青城見虜酋致謝因面議乞拜趙氏陵廟及免取金帛俟江寧府脩繕畢三年內遷都并借金銀犒賞虜酋之又請歸馮澥曹輔路允迪等亦許之丁未邦昌下令赦天下丁卯邦昌率百官詣南薰門望軍前遙辭 二帝邦昌慟哭百官軍民皆哭邦昌復致書虜酋云孫傳張叔夜秦檜請存 趙氏留寘軍中既知徇義於前朝必能盡忠於今日宜蒙寬宥使獲旋歸不報邦昌如虜營所過起

居並如常儀從行者王時雍徐秉哲吳玠莫壽二酋見邦昌所致書乞還孫傳等大怒謂聖人仁者豈欲請講前日事邪且云今若縱兵非无名然亦駐兵不遠當觀釁而動邦昌懼不能答四月 二帝北狩虜騎亦退辛酉邦昌手書赦天下呂好問又謂邦昌曰赦書日行五百里今四城之外便是番人欲赦他誰況公權攝當侯復辟又謂邦昌曰今日所宜先者當迎 元祐皇后使人知天下已還 趙氏且速遣使請 大元帥早正大位以絕狂虜之謀邦昌從之好問因請孟忠厚勸 后以從羣臣之請則天下定矣癸亥冊 元祐皇后則曰 宋太后好問曰吾言不可矣即不出孟忠厚出邦昌所上書有推戴 大元帥之語於是復出邦昌遣蔣師愈齎咨旨至 大元帥府其詞曰邦昌伏自拜違北去所遭禍難不可備詳昨自臘月二十日

還闕正月十五日到城外方知國家禍變之酷 主上蒙塵于郊二月七日又聞金匱之令迁 二帝太子后妃帝姬宗室近屬劫質虜營既而又欲焚燒宗社蕩滅生靈俾推戴異姓方免屠毒尋奉 御筆付孫傳等令依 元帥旨麾方爲長計无拘舊分以速各累于時公卿大夫慟號軍前以救 君父邦昌哀號擗踊以身投地絕而復蘇虜執酋命終莫肯回度非口舌可爭則以手觸柱求死不能又緣甲士防虞晝夜監守雖欲引繩揮刃赴井蹈河皆不可得豈謂城中之人相与逃死乃嫁大禍臨於一身變出不圖死安足惜忽劉彥宗等齎城中文字与吳玠莫儔俱至邦昌呵責彥宗又罵城中百官爲自免計逼人以首惡之名使邦昌有兵定与大金相抗不共戴天彥宗等語塞邦昌因不復食六七日垂死而百官陳述禍 二謂事已至此雖臣

民俱死莫能回 二帝之迁惟有從權庶幾全保 宗社可爲後圖若堅持一節以就死地恐上累 二帝豈得爲忠臣乎邦昌身爲宰輔世荷大恩主辱而不能死復何面目以見士民然念以復之計權以濟事故忍死於此幸茲虜騎已還道路可通故遣齎此以明本心今則社稷不隳廟主如故 祖宗神御皆幸存全伏惟 殿下盛德在躬四海系望願寬悲痛以幸臣民續次別差謝克家等間道齎玉宝一紐詣行府當別貢陳康王遣使報邦昌書曰太宰相公閣下天降大禍不使其前期殞滅而使聞 君親之流離見宗族之蕩覆肝心摧裂涕淚不禁窮天下之楚痛不足爲喻便欲引繩伏刃而 二聖之亦金輿未復四方之兵馬方集將士忠憤責以大義故飲泣忍死力圖奉迎今河北河東忠義之兵數百万掄使邀迎率皆響應蚤夜以

覬聞人音而矍然二念与相公去歲同處賊營從容浹月自謂
知心故比來之事聞流言而不信士大夫將相亦皆云尔今奉來
教備陳始終有伊尹之志達周公之權然後知所期之不繆天
或悔禍可覬 二聖之復也所喻遣謝克家之意讀之愕然失
措其何敢承願皆緘藏內府責在守者俟亦鑒輿歸而上之九廟
之不毀生靈之獲全相公之功已不愧於伊尹周公矣某方身
率士卒圖援 父兄願相公協忠盡力奉迎 二聖復還中都
克終伊周之志某身膏賊手受賜而死矣方寸潰亂脩謝不能
多及邦昌又遣其甥吳何及王舅韋淵同齎咨目稱臣其大略
言封府庫以待大王孔子曰子在回何敢死臣邦昌所以不死
者以君王在外也 王召何飲以酒謝克家以邦昌之命齎玉
璽至 大元帥府其篆文曰 大宋受命之宝 王謙拒慟哭

不受命汪伯彥司之始呂好問謂邦昌曰盍奉 欽聖故事乎
邦昌曰虜去未遠請俟翌日好問曰何可緩也至是邦昌請
元祐皇后垂簾聽政以太宰退處資善堂自僭位號至是凡三
十三日邦昌言謝克家回恭聞 車駕徑至南京臣承乏宰司
欲起離前去庶伸翊戴之誠以請權宜之罪又遣王時雍徐秉
哲奉 乘輿服御至南京邦昌繼至伏地慟哭請死 王慰抚
之五月朔旦 康王即 皇帝位于南京以邦昌爲太保奉因
軍節度使封同安郡王五日一起都堂參決大事迂太傅既而
貶昭化軍節度副使潭州安置尋賜自盡王時雍莫儔吳玠徐
秉哲亦皆誅竄而死

臣稱曰邦昌之僭良由脅迫及金騎已退乃納政 孟后歸璽
康王其心亦可見矣然聖人之大宝曰位邦昌乃起而代之可

乎春秋之法於君、臣、父、子、二之道特嚴焉苟干大位而不問而曰彼脅迫也是豈春秋之志哉然則邦昌之死其亦合於春秋之法也何矜宥之有云

東都事略卷第一百二十二

東都事略卷第一百二十三

附錄一

甚矣中國之有夷狄也亦蠻夷猾夏見於堯舜之時昆夷獫狁見於文王之世夫堯舜文王帝王之盛也夷狄猶未盡率服則後世可知矣在漢則有匈奴之強而唐亦有突厥回紇吐蕃之暴漢唐尚然則非漢唐又可知矣 太祖受命夷狄畏威不敢犯塞 太宗既下太原乃移兵幽薊自是有契丹之師矣李繼捧以靈夏之地歸吾職方而繼遷因以叛亂至 真宗之世契丹直抵澶魏 真宗決策親征一戰而勝與之講好于時繼遷亦死德明請命於是兩邊晏然自二代漢唐以來蓋未有也寶元慶曆之間元昊謀僭契丹生靈北邊既已再和而西師旋亦解嚴且叛則討之服則綏之此 仁宗甚德而度也 神宗雄材

大略有開拓四夷之志雖復地於熙河尋敗師於靈武逮至元祐力主和戎之議紹聖復建用兵之策蔡京既收遼鄙王黼謀取燕雲馴致金兵擾我旬服斷喪帝室屠害生靈而二駕俱北狩矣可不痛哉此其服叛去來爲中國利害者也其它四夷在祖宗時率皆慕義向化且不爲中國利害者則皆闕而不書

遼國即契丹也蓋東胡之種在潢水之南本鮮卑之舊地也自後魏以來名見中國初契丹之先有一男子乘白馬一女子駕灰牛相遇於遼水之上遂爲夫婦生八男子一男子即大賀氏也八子爲八部一曰但利皆二曰乙室活三曰實活四曰納尾五曰瀕没六曰內會雞七曰集解八曰奚盟部之長號大人常推一人爲王得建旗鼓唐光啓中其王欽德侵略韃靼奚室韋

而役屬之欽德衰諸部以邪律幹里少子阿保機代爲王阿保機強併八部爲一部乃僭稱皇帝自號天皇王稱年曰神冊龍德天贊云唐天成元年阿保機死德光立二年改元天顯陷營平二州晉高祖立求援於德光割幽薊十六州與之乃以德光所居爲上京臨潢府幽州爲燕京幽都府渤海國爲東京遼陽府天福三年改元曰會同國號大遼開運四年德光南牧度河還至栲城死突欲之子兀欲立名璟改元曰天祿自稱天授皇帝立五年以弒死周廣順元年德光子齊王述律立名明改元曰應曆自稱天順皇帝顯德六年世宗復三關述律喜腫國人目曰睡王七年與河東連兵寇鎮定恭帝命我太祖北征俄聞太祖即位驚曰中國有英主矣於是遁去開寶二年庖人因述律醉而殺之兀欲之子明記立更名賢改元曰保寧自稱天贊

皇帝立時年九歲七年其涿州刺史耶律琮以書遺雄州孫全
興乞脩好其書有云臣無交於境外言則非宜事有利於國家
專之亦可全與以聞 太祖命以書荅之遂遣其臣克妙骨謹
思來聘太平興國二年復遣使來賀 太宗即位四年改元曰乾
亨 太宗征河東遣使起居隨寇石嶺關以援太原爲郭進所
敗王師旣平河東遂北征勒兵幽州而還明年寇雄州 太宗
復北征師次大名遂遁去明記立十五年而死謚明孝成皇帝
有子三人隆緒隆裕隆慶梁主隆緒立年十二自稱天輔皇帝
尊母燕燕爲承天皇太后改大遼爲大契丹國燕燕專國政以
三萬騎來寇潘美擊敗之日利月利等十一族七萬餘帳內附
降者又三千帳獲羊馬萬計八年改元曰統和諸將言契丹主
幼國事皆決於母大將韓德讓寵幸用事國人嫉之請棄梁以

取燕薊 太宗以爲然雍熙三年以天平節度使曹彬將幽州
道行營前軍出涿州河陽節度使崔彥進副之馬軍都指揮使
米信將幽州西北道行營之師出雲中代州觀察使杜彥圭副
之步軍都指揮使田重進將定州路行營之師出飛狐口蘄州
刺史譚延美副之忠武軍節度使潘美將雲應寰朔州行營之
師出鴈門雲州觀察使楊業副之曹彬克固安城又下新城重
進戰飛狐南斬首五百級美攻寰州降其刺史趙彥文克涿州
美進圍朔州其節度副使趙希贊以城降虜萬騎來援飛狐口
重進大破之擒其大將大鵬翼康州刺史馬顧馬軍都指揮使
何萬通又戰涿州南斬首千餘級殺宰相駕斯美遂圍應州其
節度副使艾正以城降重進攻飛狐下之又下靈丘美克雲州
吐渾節度副使党承德來降重進圍蔚州押牙李存璋等以城

來降潘美已下寰朔雲應重進得山後要害之地曹彬之將聞
美等屢勝自以領重兵而功少遂欲微功彬不得已累五十日
粮再趨涿州且行且戰歷二十日始至城下屬盛夏暑士卒疲乏
不能進還至歧溝契丹躡戰王師遂敗彬宵涉拒馬河營於易
水之南彥進回軍亦為契丹所敗因詔美部遷雲應寰朔四州
之民五萬戶及其吐渾突厥三部落安慶等族八百餘帳分處
河南既而燕燕與其大臣耶律漢寧南北皮室及五押惕隱眾
十餘萬陷寰州楊業與戰于陳家谷死之是歲寇易州又寇代
州四年後寇三關瀛州帥劉延讓戰于君子館敗績先鋒賀令
圖高陽將楊重進死之遂陷易州又寇定遠軍端拱元年寇蒲
城大將郭守文李繼隆等與戰于唐河敗之斬首萬五千級獲
馬萬匹繼隆部送糧草入威虜軍為虜將于越邀戰巡檢使尹

繼倫龍破于唐徐二州之間殺其大將皮室于越遂遁去虜將
韓德威率數萬騎誘党項勒浪菟族十六大首領馬尾等自振
武入寇府州折御卿大敗其眾于子河以勒浪等族反攻其後
虜眾大潰死者什六七於是勒浪等族悉款塞內附至道元年
寇雄州何承矩敗之梟鐵林大將一人咸平二年大寇鎮定
真宗親征次大名知府事折御昌等引兵入五合川破拔黃太
尉砦三年寇瀛州高陽帥康保裔戰于裴村死之大將范廷召
追擊於莫州東斬首萬餘級奪其所掠老幼數萬真宗還京
師復寇威虜軍何承矩自雄州界河率師攻平州以牽其勢鎮
定行營帥王顯等亦以大軍至遂破虜二萬餘眾斬統軍鐵林
等十五人六年後寇定州鎮定高陽關三路帥王超敗之于望
都南既而虜眾數萬至副帥王繼忠戰于康林陷焉景德元年

奉國大入分寇威虜順安軍又寇北平總管田敏等破之又寇定州駐陽城淀假王繼忠爲書抵莫州請和 真宗謂宰相畢士安等曰和戎之利自古有之然夷狄變詐未可信也士安等曰比來降虜皆言國中恐 陛下復有幽燕之舉又銳氣屢挫而退歸無名其請和固不爲疑於是遣右班殿直曹利用持書答之然虜益進攻圍瀛州利用至大名而知府事王欽若留不遣 真宗北征繼忠又奏契丹兵不敢劫掠以待王人而王人不至乃 詔欽若遣利用虜復進兵陷德清軍攻澶州伏弩發射殺其貴將順國王撻覽遂大潰利用乃與其飛龍使韓杞見行在議盟又遣右監門衛大將軍姚東之獻御衣飲食 真宗御行宮南燕從官召東之與因遣使交馳誓書 真宗謂輔臣曰初欲令石晉楊延朗邀其歸路而以精兵踵其後腹背擊之

可無噍類矣然兵連禍結何時已哉故徇其請以休息天下之民若彼自渝盟以順代逆覆亡之殆未晚也明年令雄霸州安肅軍置權場以通其貿易自是交遣使賀生日及正旦歲以爲常仍遺以銀絹三十万又明年其國人上燕燕號曰睿德神略應運啓化法道洪仁聖武開統承天皇太后上隆緒曰洪文宣武至德廣道孝皇帝置中京于七金山下其地本奚王牙帳也大中祥符元年號阿保機廟曰太祖德光曰太宗璟曰世宗明曰穆宗賢曰景宗明年燕燕歸政于隆緒未踰月而卒燕燕姓蕭氏宰相思溫之女有機謀善馭左右大臣多得其死力先是蕃民歐漢人死者償以牛馬漢人則斬之仍以其親屬爲奴婢燕燕一以漢法論每戎馬南入親被甲督戰及通和亦出其謀然天性殘忍多殺戮與耶律隆運通遣人縊殺其妻又幸鑿工

迪里姑有私議其醜者輒殺之隆緒畏莫敢言既卒謚曰宣獻
年五十七隆運即韓德讓也事明記爲樞密使兼行營都統明
記疾亟諸子幼大臣握兵在朝隆運不俟召率其親屬赴行帳
白燕燕分其兵權明記卒乃立隆緒奉燕燕爲皇太后隆運既
幸于燕燕又以策立功爲司徒政事令封楚王賜姓耶律氏改
今名又拜大丞相蕃漢樞密使南北面行營都統徙封齊王隆
緒親畫鐵券以賜之迁尚書令徙晉王賜不拜乘車上殿置護
位百人護位惟其國主得置之隆緒以父事隆運日遣其弟隆
慶隆裕一問起居隆運既卒與燕燕同柩而葬无子以隆裕子
周王宗業爲後初燕燕死隆緒闇弱而隆慶桀黠國人多附之
又繕甲兵遣親信以私書交結貴臣隆緒常召之辭以避暑不
至其親信錄其書抵雄州且言隆緒不能躬睦親族國人皆思

歸漢 真宗敕邊吏勿報五年改元曰開泰隆緒自遼陽伐高
麗爲其所敗將士沒者過半天禧五年改元曰太平 真宗崩
仁宗遣使告哀隆緒即集蕃漢臣舉哀號慟謂其宰相呂德懋
曰與 南朝約爲兄弟垂二十年今忽報登遐吾雖少兩歲碩
餘生幾何因復大慟又曰聞 嗣皇帝尚少恐未知通好始末
苟爲臣下所間奈何又謂其妻曰汝可致書 大宋皇太后使
汝名傳中國遂令燕京憫忠寺置 真宗靈柩建道場百日又
令國中有犯 真宗諱悉令易之隆緒病召東平王蕭孝穆上
京留守蕭孝先使輔立其子木不孤而無失朝廷信誓死于大
斧河年六十一立五十年廟號聖宗其妻曰齊天皇后妃曰順
聖元妃齊天平州節度使蕭恨思之女耶律隆運之甥有容色
隆緒寵愛之事其姑燕燕甚謹燕燕亦以隆運故深受之燕燕

既死乃與國事權勢日盛置宮闈司補官屬出教命建仁慈翊
聖齊天彰德皇后齊天善彈琵琶與樂工燕文顯李有福通元
妃以白降緒降緒不納又爲蕃書投降緒寢中降緒得之曰此
必元妃爲之也命焚之降緒死木不孤立木不孤降緒第八子
名宗真母即元妃也以遺令立齊天爲皇太后元妃爲皇太妃
元妃匿之自爲皇太后令人誣告齊天謀及坐死者百餘人以
小車載后囚于上京未幾縊殺之太后總軍國事改元曰景福
明年又改曰重熙加號法天皇太后多殺其功臣專用其兄弟
分監南北蕃漢事至其家奴授團練觀察節度使四十餘人幽
人無賴者往往願爲蕭氏奴初宗真嘗以酒一器賜琵琶樂于
蕭氏怒乃加朴筆宗真疑內品所告陰遣人殺之乃下吏雜治
宗真語人曰我貴爲天子与囚同若狀內不平景祐元年率兵

逐其母以黃布車送至慶州使守降緒冢殺求興軍都統高常
哥及內侍數十族命內軍都提點王繼恩內侍都知趙安仁監
南北面蕃漢臣寮明年加號文武仁聖昭孝皇帝後遊獵過祖
州北山見齊天冢泣下初降緒將死謂宗真曰皇帝事我四十
年以其無子故命汝爲嗣我死汝母子母殺之也宗真追感其
言命改葬于阿保機墓之旁其國人有歡迎其母以覲 朝廷
歲聘之物又一日內道場命僧講報恩經感悟遣使迎至中京
門外館擇日相見遂爲母子如初加號法天應運仁德章聖皇
太后然出入舍止相距常十里以陰備之慶曆二年聞趙元昊
反遣蕭英劉六符來請石晉所割瓦橋關南十縣以富弼張茂
實往報許歲增銀絹二十萬語在弼傳明年加號聰文聖武英
略睿哲仁孝皇帝上母儀天體道至仁廣德慈順章聖皇太后

皇祐元年來告西征明年來告捷又遣使齎其畫像來且言兩國交歡而未嘗識面因請御容許之未及往而死宗真立凡二十五年年四十三謚曰文成皇帝廟號興宗宗真常與教坊使王抆輕十數人結爲兄弟出入其家或拜其父母常夜宴與劉四端兄弟及王綱等數十人入樂隊命后妃易衣爲女冠后父蕭磨只言漢官皆在此后妃入戲非所宜也宗真擊碎后父首曰我尚爲之若女何人也間嘗變服入酒肆寺觀尤重浮圖法僧有拜三公三師兼政事令者二十人左右所親信多擢爲將相宗真死洪基立嘉祐二年遣使求御容以爲後世子孫之誇詆者慮有厭勝之術仁宗曰朕待之厚豈有此理哉遣御史中丞張昇送之洪基具儀服迎謁及見御容驚肅再拜退而謂左右曰中國之主天日之表神異如此真聖人也我若生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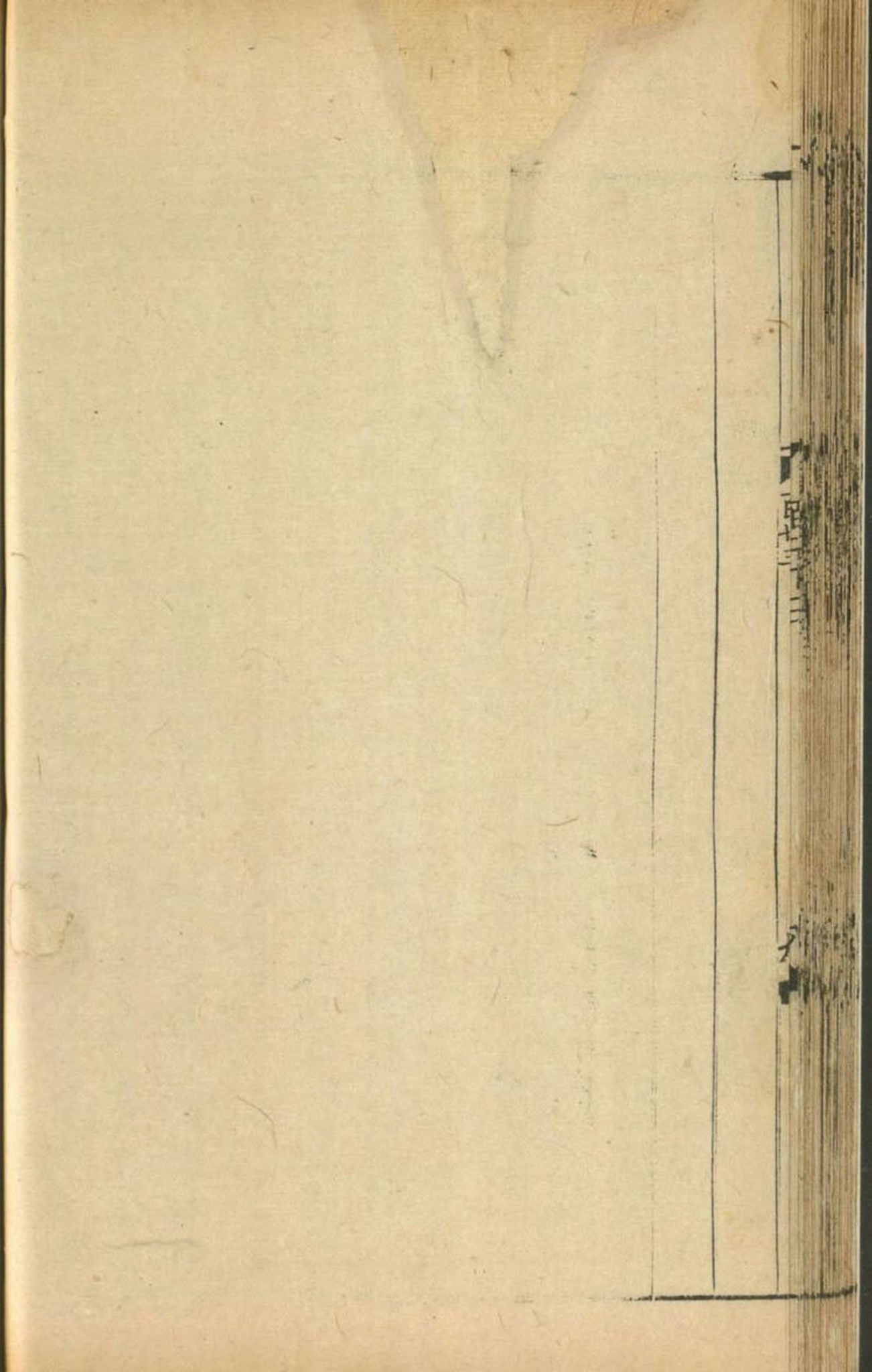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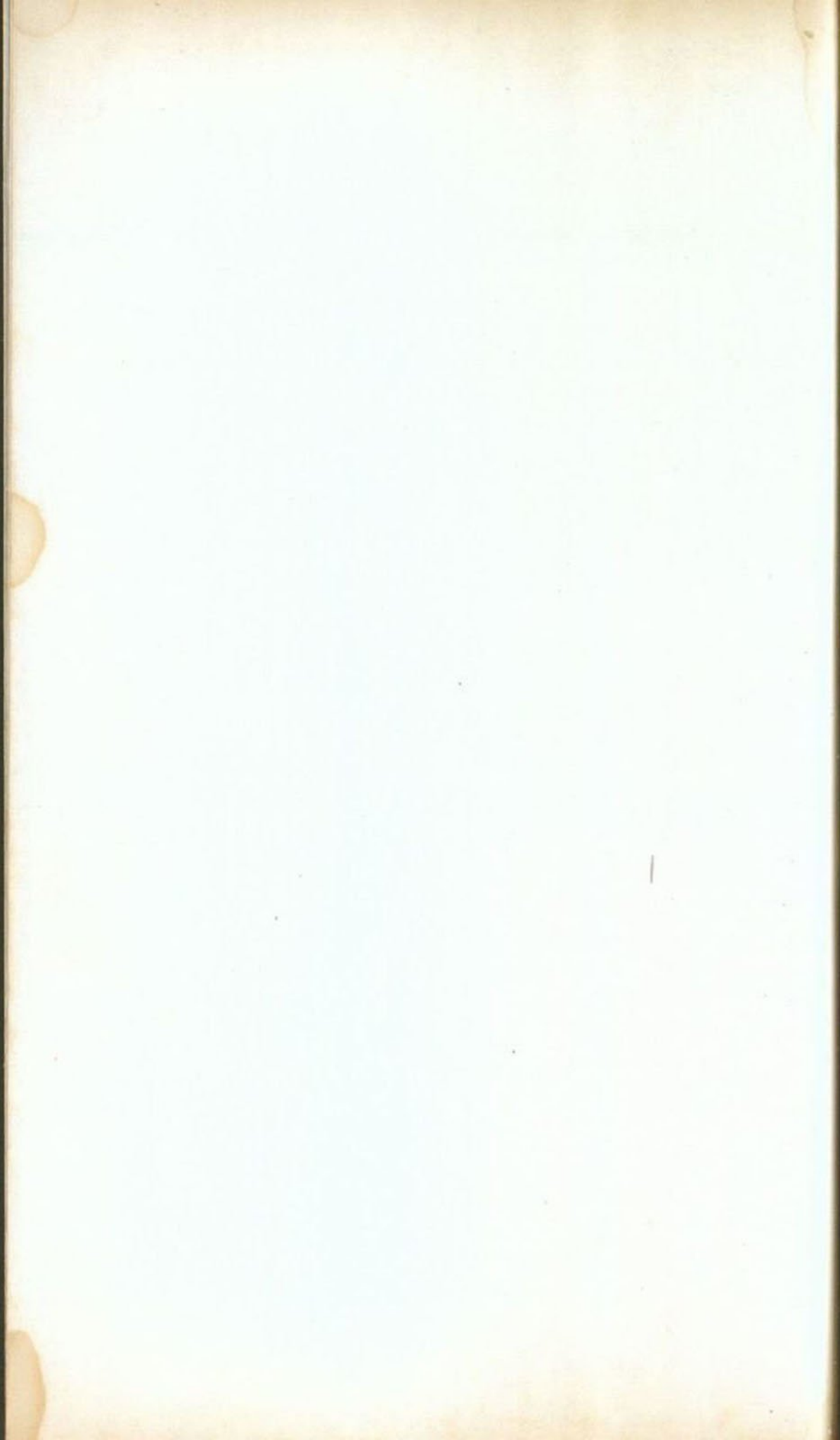
中國不過與之執鞭捧蓋爲一都虞候而已其畏服如此治平二年洪基改元曰咸寧二年改國號大遼至熙寧七年遣蕭禧來言代北對境有侵地請遣使同分畫神宗許之遣太常少卿劉忱爲使祕書丞呂大忠爲副已而大忠丁家難有詔起復忱對便殿奏曰臣受命以來在樞府攷核文據未見本朝有尺寸侵虜地臣既辱使指當以死拒之忱出疆神宗手敕曰虜理屈則忿御姑如所欲與之忱不奉詔洪基又遣蕭禧來神宗遣中使賜韓琦富弼文彥博曾公亮詔曰朝廷通好比虜幾八十年近歲以來生事弥甚代北之地素無定封故造釁端妄來理辨比敕官吏同加案行雖圖籍甚明而詭辭不服今橫使復至意在必得虜情無厭勢恐未已萬一不測何以待之古之大政必咨故老卿其具奏琦言虜人見形生疑引先發制人

之說又不可謂虜形勢已衰幽薊可復宜遣使報聘厚其禮幣如河北置三十七將此深有見疑之形者也謂宜罷之以釋虜疑弼言朝廷諸邊用兵虜所以先期求豐不若委邊臣詰而嚴備之來則禦去則備親征之謀未可輕舉且選人報聘虜藉吾歲賜方能立國豈無欲安靜之理彥博言蕭禧之來欲以比亭爲界緣慶曆四事未平之時來求黃嵬之地容易與之中國禦戒守信爲上必以誓書爲證若萌犯順之心當豫備邊使戰勝守固而已若襲幽燕恐將噬臍公亮言夷狄畏強侮弱故要控制得術嘉祐間夏國妄認同家堡爲界延州牒問遂圍大順寇邊不已絕其歲賜方始懇求帖服今待虜人極包容矣不使知懼恐未易馴服控制之術毋使倒持夷狄知中國之不可窺則姦謀自息矣時劉忱呂大忠執不可與執政知不可奪乃罷

忱許大忠終制於是王安石曰將欲取之必固與之以筆畫其地圖以天章閣待制韓縝奉使盡舉與之蓋東西棄地五百餘里紹聖三年改元曰昌壽洪基號聖文神武全功大略聰仁孝惠天祐皇帝在位四十七年而死建中靖國元年也洪基廟號道宗其孫延禧立

東都事略卷之一百二十三





擇是

東都事略卷第一百二十四

東都事略

卷一百二十四

附錄二

附錄二

延禧號天祚皇帝改元曰乾統女真有俊禽曰海東青次曰玉
爪駿俊異絕倫一飛千里非鷹鷂鵠鷃之比延禧縱弛失道荒
于畋獵喜此二禽善捕天鵝命女真國人過海詣深山窮谷搜
取以獻國人厭苦遂叛政和元年延禧改元曰天慶遣內侍童
貫爲國信使遼之君臣相聚指笑曰大宋乏人材如此遣一
腐夫爲奉使官何邪貫回至盧溝河有燕人馬植者北朝大族
也行汚而內亂燕人不齒乃夜見童貫侍者自陳有滅燕之策
貫召見大奇之因擁以歸易姓名曰李良嗣薦之于朝浸加
顯擢又賜姓趙氏是時遼人與女真交兵已四五年良嗣獻策
曰女真恨遼人切齒又其主天祚淫荒失道本朝若遣使自

登萊州涉海結好於女真不一月可到與之相約夾攻遼國則其國可圖也議者以謂自 祖宗以來雖有此海道然以其地邊接諸蕃禁商旅舟舩不許通行幾二百年矣恐夷人窺伺中國也貫不聽乃遣登州都巡檢馬政與良嗣往使女真約夾攻遼國馬政本熙河人其子擴應武舉有口辨令隨父使女真相約滅遼國之後中分其地會大臣有力爭者遂已宣和三年延禧改元曰保大四年延禧悉國中兵與女真大戰而大敗遂陷上京東京延禧徙燕京女真又以精兵攻之延禧哀殘衆與之接戰復大敗與其子趙王梁王遂奔于北界不毛之地由陰陽嶺入夾山初延禧留宰相張琳李處溫與秦晉國王淳守燕延禧入夾山國人無主處溫與其國人謀立淳淳延禧叔也宗真之孫洪基之妹初洪基囚其子潛欲立淳爲儲貳不果已而立

延禧淳守燕十二年人號燕王又謂之覃湘大王處溫等帥燕京數萬人入燕王府勸進唯張琳有難色曰居攝可矣何必爲真處溫曰天意人心如此尚可易邪淳出遽以赭衣被之遂即位以處溫守太尉左企弓守司徒曹義勇知樞密院虞仲文參知政事張琳守太師十日一朝平章軍國大事雖外以元老尊之實處溫不欲其在上也淳號天錫皇帝改保大二年爲建福元年廢延禧爲湘陰王遼國自此分矣童貫知延禧失國乃請兵北伐 徽宗以貫爲河北河東宣撫使引兵北向 徽宗以三策付貫如燕人悅而從之因以復舊疆上也如耶律淳納土稱蕃中也如燕民未即悅服按兵巡邊全師而還下也貫用劉韜字文黃中爲參謀程唐王序爲轉運使而掌行文書者李宗振也宗振本曹州刀筆吏姦滑而善舞文自陝西開邊貫倚爲

腹心貫雖有文士爲幕屬而裁決機務一委宗振貫又起兵於陝西引种師道爲都統制師道宿將也以此舉爲非而貫不聽貫聚兵于雄州以五月中旬命种師道與知雄州和訛兵五万屯於白溝淳遣蕭幹引精兵二萬又常勝軍迎敵幹本奚人蕃名夔离不常統遼国渤海奚人漢人四色軍馬號四軍大王幹引軍擣師道右軍右軍潰又犯左軍左軍驚擾師道遣楊可世率驍銳五千人過橋北擊遼之中軍遼軍乃回而楊可世身被重創師道軍已沮遂引軍夜遁遂明蕭幹以騎兵五千尾擊之師道與訛度河而走 徽宗以燕薊未可下乃 詔班師淳以書責貫輒敗 祖宗信誓於盛夏之日舉無名之師已爲吾擊退今欲如何貫不能對會淳已病延禧自夾山傳檄天德雲內等州會諸蕃五萬騎約以八月入燕李處溫蕭幹等議曰莫若

迎秦拒湘湘者延禧而秦者延禧次子也令百官從吾議者東立獨南面行營都統耶律寧趨西處溫問其故對曰若天祚果能興復力足舉燕是天數何以拒之如其不然秦湘父子也今迎子而拒父豈理也哉處溫奏曰寧搖衆請誅之淳撫几歎曰此忠臣也豈可殺之天祚果能來吾有死而已將何辭以相見延禧兵出漁陽嶺僅復豐應等州又爲女真所敗其元妃諸王皆被虜再奔夾山淳疾亟乃授李處溫蕃漢馬步軍都元帥欲以後事託之蕭幹大石林牙等言處溫恃翊戴之功輕侮僚屬若令授此職吾輩得以安乎乃矯詔召宰相左企弓曹勇義虞仲文康公弼等以侍病爲名共議此事獨處溫不至而處溫陰聚武勇二千人從間道乞王師爲援是夕淳卒祕不發喪蕭幹會百官于毬場議宣言曰今上無嗣欲立皇后蕭氏權主軍國

事奉迎天祚次子秦王爲帝從吾議者書之羣臣無敢異者蕭
后遂即位改建福元年爲德興元年蕭后者淳妻秦晉國妃也
以幹有援立功封爲越王乃召處溫欲斬之處溫來后以時方
多艱不欲誅大臣但毀其元帥宣劄而已延禧聞淳死下詔奪
其官封妻蕭氏降爲庶人貫聞淳死耻兵敗思立功以報天
子謂遼國既無主有間可乘復自莫州回雄州奏乞益兵王黼
爲太宰力主再興師之議爲貫大發陝西將兵及郾延路副總
管劉延慶赴貫戲下期九月會于三関貫與蔡攸謀再舉會女
真已破雲中府扣居庸関勢已盛改號大金國乃移文於貫詰
問元約夾攻遼國何爲背約不進兵貫恐懼遂定議大舉常勝
軍首領郭藥師叛以涿州來降易州聞涿州降亦降蕭幹聞王
師再壓境自燕來涿州藥師疑幹圖已使人諭之幹怒曰吾嘗

薦尔於朝豈可背邪藥師乃不敢加害幹亦慮禍及身遽起啓
鑰而去幹見蕭后俯伏待罪蕭后曰卿与諸將早爲措置收復
涿易多方招誘善之善也蕭后既失涿易州又聞貫攸益兵欲
与金人夾攻燕薊知不能立国乃遣使韓昉齎表詣貫以降願稱
臣稱貢貫攸不納昉謂貫攸曰女真人面獸心貪狼如豺狼豈
可与之爲隣他日必悔大朝不要錯貫攸叱回遂以十月進
兵命劉延慶爲都統制統兵十萬自白溝入界令郭藥師爲選
鋒延慶行至良鄉蕭幹率万人迎擊延慶与戰不利遣大將高
世宣与藥師入燕山蕭幹留精兵三千人在城中与藥師巷戰
藥師敗走世宣死之藥師徑走涿州延慶聞敗亦棄大將旗鼓
而走是歲金国主阿骨打以銳兵入居庸関晡時至燕京蕭后
聞居庸関守失夜率蕭幹等并老幼出城聲言迎敵實出奔也

蕭后欲歸我以求全未果而金国遊騎已至城下統軍蕭乞信
開啓夏門納金人於是左企弓虞仲文曹勇義劉彥宗并爾乞
信等皆降蕭后奔松亭關与大臣共議所向大石林牙遼人也
欲歸天祚蕭幹奚人也欲歸奚王府立国有蕭勃迭者淳之婿
也曰今日固合歸天祚然胡顏見之大石林牙怒曰尔敢異議
邪即斬之令軍中曰此不欲歸天祚者於是遼人与奚人列陳
而分遼軍從蕭后与大石林牙趨夾山歸延禧延禧斬蕭后而
赦大石林牙奚人与渤海軍從蕭幹留奚王府遂僭號大奚国
稱神聖皇帝改元曰天嗣阿骨打死童貫蔡攸帥師入燕既定
奚人飢幹領衆出盧龍嶺攻陷薊州寇掠燕城王安中為燕山
宣抚使命郭藥師領兵破之大戰于峯山獲耶律德光尊號寶
檢契丹塗金印幹既大敗奚渤海軍皆失其家歸怨于幹其部

白得哥殺之傳首京師時宣和六年也延禧得大石林牙七千
餘騎又陰結韃靼毛褐室韋三萬騎助之延禧謂中興有日欲
搗山後之虛復燕雲地林牙諫曰不可自車駕奔夾山不能一
戰今幸國為金人所有乃欲嬰其鋒非計也不如蓄銳待時
輕幸延禧不聽林牙稱疾不行延禧彊率諸軍出夾山越漁陽
嶺取天德軍東勝寧邊雲內等州南侵武州遇金人兀室軍兀
室帥山西漢兒鄉兵為前驅以女真千餘騎伏山間乃出韃靼
等顧之大駭而潰兀室遣參寥子董領五百騎擊之延禧跳身
投夏国未至伏發兀室下馬踞于延禧前曰奴婢不佞乃以介
冑犯皇帝天威死有餘罪因奉觴而進遂為兀室所擒削封海
瀕王送長白山東築城居之後踰年而卒遼国自阿保機初業
德光恢廓疆宇其後併吞諸蕃割據浸界南北五千里東西四

千里子孫相繼二百餘年嘗与中国抗衡曾无一日秋毫之警
至延禧失道金人稱兵首尾攻戰十有六年卒以亡国云
目稱曰昔尹洙之叙燕曰戰国世燕最弱二漢叛臣恃燕挾虜
蔑能自固以伯圭之強卒制於袁氏獨慕容乘石虎乱乃并趙雖
勝敗異術大既論其強弱燕不能加趙魏趙魏一則燕固不敵
唐三盜運衡百餘年虜未嘗越燕侵趙魏是燕獨能友虜嘗燕
覆于虜虜嘗熾大顯德世雖復三關尚未盡燕南地 国初虜
与并合勢益張然止命偏師備禦 王師伐蜀伐吳泰然不以
兩河爲顧是趙魏足以制虜明矣并寇既平悉天下銳專力於
盧不能擾尺寸地嘗以百万衆駐趙魏訖敵退莫敢抗世多咎
其不戰然我衆負城有内顧心戰不必勝則事亟矣故不戰未
當咎也原其弊在兵不分設兵分爲三壁於爭地犄角以疑其

勢設覆以待其進邊壘素固驅民以守之俾其兵賴堅城之下
乘間夾擊无不勝矣蓋兵不分有六弊使敵蓄勇以待戰无他
楮括一也我衆則上怠二也前世有善將兵者必問才智能否
幾何今以中材盡主之三也太衆儻比彼遂長驅无復顧忌四
也重兵一屬根本虛弱纖人易以干說五也委大柄不无疑惑
復命責臣監督進退皆由中御失於應變六也兵分則盡易其
弊是其六利也且勝敗兵家常勢悉内以擊外失則幸所有以
棄之符堅肥水哥舒潼關是也則制在謀不在衆矣以趙魏燕
南益以山西民足以守兵足以戰分而帥之將得專制就使偏
師挫衄他衆尚奮詎能繫国家安危哉師覆于外而根本不搖
者善敗也昔者六国有地千里師敗于秦散而後振幾百戰猶
未及其鄙守国之固也陳勝項梁舉關東之衆朝敗而夕滅新

造之勢也以天下之廣謀其固不若千里之固而襲新造之勢
微幸於一戰庸非惑哉今兵久施士大夫誦聖言謂百世不復
用非妄也不談然兵果廢則已設後世復用之鑒此少以悟世
主故迹其勝敗焉李清臣亦有言臣使雲中道涿幽媯蔚愛其
形勝每私自歎息恨其為夷狄有自石晉以十三州賂契丹凡
漢唐所以御夷狄者反為彼用非契丹實強中國亂也我失其
地而累朝不能復以天下之大而栗焉宜憂寇盜之至非特
人謀弱亦地形然也烏虜真宗以禮幣結隆緒仁宗以信
義懷宗真聖人一視同仁兼愛南北蓋如此至延禧立乃畋
游无度虐用其衆喜海東青以搏天鵝好樂无厭遂以覆國書
曰內作色荒外作禽荒其延禧之謂与

東都事略卷之百二十四

東都事略卷第百二十五

附錄三

金国女真也其地即肅慎氏之國東漢謂之挹婁元魏謂之勿
吉隋唐謂之靺鞨文帝因宴勞之使者及其徒起葬於前曲折
皆為戰鬪之狀文帝謂侍臣曰天地間乃有此物常作用兵意
其屬分六部有黑水部即今之女真其水隈之則色微黑契丹
目為混同江唐太宗征高麗靺鞨佐之戰甚力駐蹕之敗高延
壽高惠真以其衆及靺鞨兵十餘万來降太宗悉縱之獨阮靺
鞨三千人開元中其酋來朝拜為勃利州刺史遂置黑水府以
部長為都督刺史賜府都督姓李氏唐世朝獻不絕五代時始
稱女真後唐明宗時嘗寇登州渤海擊走之其後避契丹諱更
為女直居混同江之南者謂之熟女真以其服屬契丹也江之

此為生女真亦臣于契丹 本朝 祖宗時亦屢遣使來朝遼
主延禧立建中靖國元年也歲使人須索於女真又求海東青
者名禽也小而後健女真不堪命其酋阿骨打貌雄偉有大志
欲叛未有以發遼國天慶元年時政和元年也其二年延禧漁
于混同江女真以其故事來會延禧以阿骨打顧視不常密欲誅
之樞密使蕭奉先不可遂止阿骨打亦知之四年遂反叛以
其弟吳乞馬粘罕胡捨等為謀主寧木割移烈麥宿闡母等為
將延禧屢出師東討至則陷沒或不戰而遁棄申遺戈縣巨百
餘里女真收以為用遂有輕遼國心明年遂取黃龍府延禧率
國親征女真大懼阿骨打以刀勢面仰天大哭謂其衆曰始與
女曹苦遼國殘虐共謀起兵欲自立國爾今天祚親至將盡
剪我曹非人人死戰死生理勢必不敵不若殺我以降諸酋皆

拜曰事至此當誓死一戰乃與延禧遇乘其未陳三面爭擊之
延禧大敗僅以身免一日一夜馳五百里女真乘勝遂併渤海
遼陽所管州郡五十四延禧遣其叔秦晉國王淳率蕃漢十餘
萬衆圖復遼陽募遼陽飢民以戰謂之怨軍會其將作亂遁去
餘軍皆潰自是女真取其川成淳懿乾顯六州將趨中京始有
併吞遼國之意遼東人有楊朴者勸阿骨打稱皇帝以其國產
金號大金國建元為天輔是歲政和八年也先是建隆以來女
真由遼東蘇州泛海至登州買馬故道猶存有高藥師者以大
舟泛海來具言女真攻遼國奪其地事知登州王師中以聞
詔祭京童貫遣人伺其實委師中選將校七人同高藥師過海
見女真邏者不敢前復迴青州知青州崔直躬奏其事 詔復
委童貫措置已而遣武義大夫馬政與平海軍卒長呼慶仍與

高藥師過海爲邏者執縛送女真粘罕兀室詰問其由政以實對遂遣李善慶等同政等回明年善慶等至京師徽宗令蔡京童貫見之議事若歸朝官趙有開及馬政王師中之子環充使与李善慶等度海聘之至登州有開死未征會河北謀者言遼國與女真脩好於是罷遣使者止若呼慶同善慶等歸宣和二年呼慶至自女真持其書來云遼國脩好不成請別遣人脩好朝廷遂欲倚之復燕以歸朝官右文殿脩撰趙良嗣充使忠訓郎王環副之由登州海道用故事買馬爲名因与之約契丹若云取燕雲舊地時女真已出師趨上京良嗣會曷骨打於青牛山徑攻上京破之良嗣遂与約同入燕京取燕雲地阿骨打曰燕京本漢地當與南朝遂議歲賜如契丹舊數遣良嗣等回約來年同舉若錫刺曷魯爲使大迪烏高隨爲副持其國書來

良嗣等同使人至京師見於崇政殿既辭遣武義大夫馬政隨曷魯報聘再詔雲中地復遣曷魯同馬政來先是童貫以趙良嗣上京之約遂欲率兵應之會盜起睦州貫以西兵討賊未果曷魯至京師徽宗諭館伴權邦彥以遼人已知金人海上之約難以復如前議邦彥慮失其權言不可止以國書付曷魯遣呼慶送之阿骨打得書意朝廷絕之乃悉師度遼而西陷中屯白水延禧奔夾山女真遂招降雲中朔應等州宰相張琳等立燕王溥廢延禧爲湘陰王遣使來徽宗曰天祚在夾山燕王何以得立却其使時金兵已到山後平定州縣朝廷遂遣童貫爲陝西河東河北宣撫使勒兵十五萬巡邊時宣和四年也貫至高陽關奏言昨女真下中京余覩往雲中契丹分力楮梧我乘機會進兵收復諸事省力既失此便以爲後時復遣蔡攸爲

副使攸至河北乃辟 詔曰朕以童貫昏繆將佐守帥皆其門人故舊相與隱蔽致邊事差失故欲監軍耳貫又奏臣見河朔將兵驕惰軍須關之糧食腐敗軍器守禦之物悉皆无備慮失事機 詔河北漕臣中山真定高陽關路帥日究心辦集已差將兵疾速前去違詔並真軍法於是西師畢集刘延慶節制諸軍劉韜字文黃中爲參謀貫至雄州令趙良嗣草書遣歸朝官張寶趙忠諭淳禍福淳得書執二人斬之貫知游說不效乃募馬擴自雄州齎書入燕招諭邪律淳遣王介儒王仲孫同馬擴來問兵端擴答以 朝廷命將出師之說非羣下所尽知但略聞北朝先入燕遣馬擴歸獻捷良嗣等至金人軍前阿骨打欲燕京稅租而不議平滦等州再遣李靖王度刺來議其事且欲交歲幣 朝廷復遣趙良嗣周武仲同議租賦多寡之數阿骨打

欲得百萬緡良嗣往復辯論未決遣良嗣歸良嗣至雄州以驛書聞 詔許之亦許交歲幣再遣良嗣至軍前阿骨打大喜遂議雲中地阿骨打云我增百萬緡 南朝一言不辟今求西京何辟拒之遂遣寧述割度刺撒盧毋齎趙良嗣來差盧益趙良嗣馬擴報聘兀室云計議已定近有燕京職官趙溫訊李處能王碩儒韓昉等來南須先以見還可議交燕月日良嗣諭宣撫司以趙溫訊等與之乃得其誓書以擅順泳易燕薊六州來歸燕之金帛子女職官人民皆席卷而東 朝廷捐金帛數百万計所得者空城而已于時議者以六州之地無險阻可守不曾分立界至歲輸之物有自二廣江湖宛轉運至京師自京師運至河北自河北運入燕自燕運至薊州界首韓城鎮交割僅万里必不能以時至天下之禍自此起矣既交燕畢阿骨打出居庸關

由雲中府德州路西巡留白水樂度夏阿骨打中病死粘罕幹
密不等遥尊吳乞馬爲皇帝改元曰天會謚阿骨打曰大聖武
元皇帝庙号太祖童貫奏徵師師入燕号撫定勒碑于延壽寺
以紀功將佐姓名皆列於碑留十日乃回以詹度知燕山府又
以王安中爲宣抚使駐燕山閱數月改蔡靖知燕山府又留郭
稟師麾下常勝軍三万人在燕蔡師出於降虜素有輕中國心
乃增置常勝軍万餘人多買戰馬陰爲偏伯之計貫攸在雄州
不能裁制凡常勝軍計口給錢糧月費米三十万石錢一百万
緡河北之民力不能給 朝廷下諸路起免夫錢六百二十万
億以助之天下於是民力竭矣方是時燕人張覲仕遼爲僚貝
軍節度使守平州不肯降金人仍稱保大三年盡延禧象朝夕
朝謁事無大小告而後行遂發兵以拒金人金人既滅遼国遣

其宰相左企弓等部所起燕山職官富户東取榆關平滦路以
歸燕山悼遠迂列訴於覲二 召左企弓等數其不能輔佐天祚
之罪殺之縱燕人自便諭燕人令安堵如故應田宅爲常勝軍
占者悉還之燕人既得歸皆大悅往往南來至京師 徽宗聞
之詔詹度令選有材智忠信之人密諭覲許其世襲又令率眾
內附覲亦遣其黨張興祐詣度度以 徽宗意語之覲大喜遣
其屬張鈞詣宣撫司納土有燕人李安弼謂王安中曰平州形
勝之地張覲綜練之才足以禦金人安燕境幸招致之母令西
迎天祚北合肅幹爲吾患安中入其語勸 朝廷納之令安弼
齎書覲闕趙良嗣不可曰如此豈不招女真之兵邪因乞斬安
弼以徇 朝廷不從遂拜覲泰寧軍節度使使世襲平州金人
大怒悉兵以攻覲時貫攸還京師亦盛稱覲之材武可以捍金

人乃以金華紙賜詔書與覓使之擊金人金人邏得之盛怒
曰南朝敗契丹百餘年信誓方與我結好吾又與六州之地
不數月復與張覺相約攻我豈可但已遂襲破平州覺挺身走
燕山金人來取覓朝廷不得已令王安中函覓首以送金人
久謀敗盟至是率師幹離不寇燕山郭藥師率麾下兵四万又
起涿易等州兵三萬戰于潞縣藥師大敗引數騎走至燕山伏
壯士于後園擒守臣蔡靖及兵將官囚之遂降于金人燕山諸
郡皆陷吏部員外郎傅察接伴賀正旦使人于王田縣幹離不
覓之使降副使蔣噩等羅拜獨察不屈死之粘罕寇河東初宣
撫司招燕燕之民置之內地號義勝軍皆山後漢兒也分屯河
東粘罕兵至朔武及代州漢兒皆閉門迎降遂踰石嶺關分兵
圍太原幹離不引大兵自涿州入安肅廣信軍界略真定中山

慶源府境至信德府破之

徽宗得警報於是遜位于

欽宗

東都事略卷之一百二十五

東都事略卷第二百二十六

附錄四

欽宗既即位金人欲退師郭藥師曰南朝未必有備不如姑行輶謁不至信德府視城陋其援枹攻之未幾守陴者立幟城上城中人皆降逸而出城者斬之驅守臣楊信功以出金人至邯鄲遣藥師爲前驅付以千騎藥師求益復以千騎與之藥師疾馳三百里質明遂至濬州內侍梁万平與大將何灌屯兵控扼黃河北岸虜騎奄至倉卒奔潰時南岸守橋者望見虜中旗幟燒斷橋纜陷沒凡數千人虜因得不濟方平旣遁何灌軍亦望風清散我師在河南者無一人乃絞木棧度河靖康元年金人犯京師攻雲澤門次攻通天安泰門李綱分兵擊退朝廷因議請和遣駕部員外郎鄭望之充軍前計議使康州防禦使高世

則副之金人亦遣吳孝民與望之相見孝民曰皇子郎君到趙州得 皇帝登極赦書以手加額既是皇帝已即位無可爭者却與他講和休皇子郎君幹离不也因言欲割大河爲界副以犒軍金帛望之與辨論之孝民不荅遂與望之由開遠門入至都亭驛有 詔趨問使回所得語意望之等入奏使事 欽宗御崇政殿引見金使吳孝民跪奏曰前日 南朝與大金結約海上復違盟誓昏已往事今日 少帝陛下與大金別立誓書結萬世驩好可也皇子幹离不遣使人代朝見之礼願遣親王宰相到軍前報礼大金喜礼意之重前日割地之議往往可罷少帝之稱自此始也 欽宗命同知樞密院事李銳奉使望之世則副之金人需金五百萬兩銀五十萬兩牛馬萬匹采段百萬割太原中山河間三路之地以大河爲界并欲宰相親王一

人爲質乃遣少宰張邦昌及 康王出質于虜營金人索金帛犒軍 欽宗下詔勸忠義之家令助金帛又權借士庶家應干見在金帛猶未足遂權行根括民庶金銀赴官統制姚平仲引兵出城與金人戰敗績尋遣宇文虛中等奉地圖割三鎮以和金人退師質肅王以行先是金人不愛 康王而復令入城至是遂以肅王行幹离不雖已退師而粘罕之師陷隆德府初 欽宗與金人講和許割三鎮二十州及遣金帛若退師之日不許劫掠攻取州縣而金人所過無不剽取又攻陷我隆德 欽宗怒罷黜元主和議臣僚令种師道姚古种師中往援三鎮復取隆德又取威勝軍姚古與粘罕戰于南関我師敗績退保隆德 欽宗決策北征种師中兵至壽陽與金人戰死于陳姚古种師道既敗 欽宗遣王雲使金人金人陷太原 欽宗令中

書議三鎮等稅租復遣馮澥往使趨雲往燕山見幹離不再議
三鎮二十州事如此理可折即與稅租不獲已則依城下之盟
婁宿陷汾州粘罕陷威勝軍又陷隆德府幹離不陷真定府平
陽居民以城降粘罕兵至澤州城下攻取之幹離不遣王雲回
京師去如十四日會於磁相間我軍方不度河馮澥亦來自河
北具言幹離不索冕輅等 朝廷從之 欽宗以 康王使幹
離不軍前議和止師以王雲爲副粘罕陷懷州幹離不自大名
府由魏縣李固度過大河再遣馮澥行至途中遇王雲雲言幹
離不堅要三鎮二十州澥與雲同歸于 朝廷具言金人之意
大臣議論紛紜不決也再遣雲同 康王行金人既度河復以
兵犯 京師京師戒嚴 康王至磁州雲遇害 康王參議官
耿延禧等請 康王回相州金人攻東津宣化二門毀帥王宗

凝領牙兵下城與戰敗績金人攻通津善利門甚急復於護龍
河壘橋作道時大雪不止 欽宗見金人攻諸門愈急御瑤津
亭命使臣秦仔等八人往河北以 康王爲兵馬大元帥雪日
夜不止金人乘雪攻城益急郭京領兵開宣化門出迎敵金兵
分布兩翼而進衝京前軍一掃幾盡守禦官吏相繼奔走由是
金人登城者踵至揚旗城上衆皆潰散四壁數十萬之衆爲之
一空 徽宗自龍德宮入禁中金人縱火燒南薰宣化通津善
利四門燒劫民居火光亘天連夕不滅開封府率衆父老百姓
請命於二酋持金帛牛酒以犒三軍而二酋堅欲 道君出郊
旣而 欽宗曰大金和議已定朕以 宗廟生靈之故躬往致
謝遂擁素騎出南薰門何桌孫傳陳過庭等從行曹輔張叔夜
留守彈壓越三日 欽宗還宮金人移文開封府索馬一萬疋

於是都城之馬空矣金人索軍器又索金帛犒軍取河東河北
守臣監司親屬質于軍中以待分割地界了日歸還又取蔡京
童貫王黼等二十餘家親屬是時 朝廷先拘收戚里權貴豪
富之家金帛以犒金人士庶納金帛者紛然金人須絹一千萬
疋 朝廷盡撥內藏元豐左藏庫所有如數與之河北積歲貢
賦悉令般運及浙絹南絹亦以充數又索監書如蘇軾黃庭堅
文集資治通鑑之類皆指名取索幹離不遣使持書入城督金
帛犒軍合用金一千萬錠銀二十萬錠兼帛如銀之數不限官
私早晚依數應副 詔以書揭示士庶去除內藏元豐左藏及
龍德寧德兩宮 御前皇后閣皇太子宮并臣僚之家已根括
外今曉諭權貴之家凡有金銀衣服疋兩以上並行輸納二年
遣何棗使軍中懇告而根括愈急既有 詔曰朕出郊見兩

元師議加徽號遂出南薰門金人遣兵百人衛司馬光墳初
欽宗幸虜營約五日必還至是民以爲金銀未足各竭其家所
有獻之太學生徐揆以書達二酋請 車駕還闕其書曰昔春秋
時楚子伐陳欲以爲縣申叔時諫曰諸侯之從者曰討有罪也
今縣陳貪其富也以討召諸侯而以貪歸之無乃不可乎王曰
善哉吾未之聞也乃復封陳後之君子莫不多叔時之善諫今
元帥興師見伐大兵俯臨都城失守社稷幾亡而復存生靈幾
死而幸免此元帥仁德也雖楚子入陳未能遠過我 皇帝兩
造轅門議犒軍之資加徽號之請越在草莽信宿逾邁國中喁
喁跂望屬車之塵者屢矣夫生民無主境內騷然忠義之士食
不下咽又聞道路之言以金銀未足 天子未還揆竊惑之蓋
金銀之產不在中國而在於深山窮谷之間四方職貢歲有常

數重以去歲之役增請和之幣獻犒軍之資官吏征求及於編戶都城之內雖有妾婦之飾一器用之微無不輸之於上以酬退師之恩又兵興已來邦國未寧道路不通富商大賈絕迹而不造境京師豪民蓄積素厚者悉散而之四方矣間有從官王畿仰給奉祿者饘粥之外儲無長貲豈復有金銀之多乎今雖天子蒙塵臣庶效力根括私藏徧及貧戶恐不足以償拋降之日雖以天子爲質猶無益於事也夫有存社稷活生靈之仁德而乃以金帛之故質君父是猶愛人之子弟而辱其父祖與不愛奚擇元帥必不爲也昔楚子圍鄭三月克之鄭伯肉袒牽羊以逆左右曰不可許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退三十里而許之平春秋書之後世以爲美譚願元帥推惻隱之心存終始之惠反其君父班師振旅緩以時月使求之四

方然後遣使入獻則國中之人德元帥之仁豈敢弭忘傳曰主憂臣辱主辱臣死揆雖卑賤敢昧死以紓君父之難惟元帥矜之二酉取揆赴軍中詰難揆厲聲抗論爲所殺時陰雪不止金人索郊天儀仗法駕鹵簿冠冕輿等物及臺省寺監官吏通事舍人各有差又索犀象寶玉之屬人擔車載徑往供納者急如星火于時欽宗幸虜營十五日矣金人遽廢趙氏議立異姓及要道君親王等於是道君皇帝寧德皇后諸王悉入虜營同知樞密院事孫傳等累狀言本朝祖宗德澤在民未泯及國主新立爲大目所誤以致違盟失信伏望察傳事狀許其自新降號稱藩復主社稷許於國主子弟中擇一賢者立之或不欲立道君之子乞於神宗皇帝二子選擇建立非惟不滅趙氏一族亦使一國生民蒙被恩澤又

狀言本國前日將相是宣和用事誤國之人自 嗣君即位以來所任宰相亦繼以罪罷將相率皆敗亡之餘其他臣僚碌碌無聞若舉於草澤之間亦非聞望素著人心不歸誰肯推戴又狀請 車駕還闕不然即乞立監國太子且言若立異姓天下之人必不服從四方英雄必致雲擾生靈塗炭卒未得安傳自知此言罪在不赦然念 有宋自 祖宗以來德澤在人于今九世天下之人雖匹夫匹婦未忍忘之況傳等世食君祿方主辱臣死之時上爲 宗廟下爲生靈苟有可言不敢避死金人怒取傳與張叔夜赴軍前 二帝遂北狩 皇后太子親王帝姬宗室宮嬪及駙馬等節次出京師金人又遣莫儔吳玠移文城中令百官僧道耆老軍民共議立張邦昌治國事並不得引惹趙氏百官會議於秘書省獨秦檜論列謂邦昌不足以代趙

氏語在邦昌傳金人怒亦取赴軍前金人王珪索金銀復行根括極爲峻切殺四壁提舉官梅執禮陳振程知質安扶四人者皆侍從也張邦昌入城僭皇帝位國號大楚金人責金銀愈峻而民間取之盡矣邦昌致書懇免金人退師邦昌遣使請 康王早正大位於是 康王即位于南京

臣稱曰女真以戎虜遺緒崛起海陬乘夫祚暴昏謀殞厥祀是時中國承平日久大日喜開邊事首納良嗣之叛以圖燕壤之復又聽張覺之歸以啓狂虜之釁自是中國弱而夷狄彊矣然蔑棄信義犯我畿甸邀索金幣濟其貪毒于斯時也國何以支而民何以堪乎以此言之中國武備蓋不可一日而忘也

東都事略卷第二百二十六

東都事略卷第二百二十七
附錄五

李彝興夏州人也本姓拓拔唐末有思恭者鎮夏州討黃巢有功賜姓李氏世有夏銀綬宥靜五州之地思恭卒其弟思諫爲節度使思諫卒軍中立其子彝昌彝昌爲其將高宗益所殺而仁福立不知於思諫爲親疎也仁福封朔方王卒子彝超立彝超卒弟彝興立彝興當五代之際爲中書令封西平王周世宗時加太保恭帝加太傅 宋興加大尉太原劉承鈞誘代北諸部來寇麟州彝興遣將禦之承鈞去彝興貢戰馬 太祖命玉工琢帶賜之問其使腰圍大小使言彝興腰圍洪大如合抱之木太祖曰汝帥真福人也卒追封夏王子克儉立即以爲定難軍節度使卒贈侍中子繼筠立 太宗征太原繼筠遣將度

河掠寇境以張軍勢踰年而卒弟繼捧立繼捧初爲牙內指揮使嗣繼筠爲留後太平興國七年來朝以夏銀綏宥靜五州之地來歸 太宗嘉之繼捧願留京師 太宗遣使詣夏州護繼捧親屬赴 闕以繼捧爲彰德軍節度使徙鎮崇信又徙感德初繼捧之來朝也其弟繼遷留居銀州時年十七乃率衆爲寇奔入蕃族地斤澤以叛都巡檢曹光實選精騎夜發掩襲地斤繼遷遁去獲其母妻繼遷因詐降誘殺光實時 朝廷屢發兵討繼遷繼遷益侵擾邊境 太宗用宰相趙普之策欲委繼捧以邊事令圖之召赴 京師賜姓趙氏名保忠以爲定難軍節度使賜予甚厚保忠至鎮即言繼遷悔過歸欵 太宗以繼遷爲銀州刺史然繼遷實無降心復爲寇保忠來乞師 太宗遣翟守素討之繼遷皇懼奉表歸順以爲銀州觀察使賜姓名趙

保古又以其弟繼忠爲綏州團練使賜姓名曰趙保寧是歲保忠遣使來獻海東青 太宗曰朕不事畋遊也還之保忠爲保古所誘陰與之合來寇靈州 太宗命李繼隆討之保忠上言已與保古解仇貢馬五十匹乞罷兵 太宗怒督繼隆進軍及王師壓境保忠反爲保古所圖欲併其衆縛牙校趙光祚襲其將保忠方寢聞難作單衣被髮騎駿馬遁僅以身免資財器用悉爲保古所奪保忠夜還城中爲大校趙光嗣幽於別所明旦開門迎王師繼隆擒保忠以獻 太宗赦其罪以爲右千牛衛上將軍封宥罪侯後數年而卒 太宗下 詔隲夏州居民並邊於綏銀等州削保古所賜姓名復爲李繼遷繼遷遣牙校以良馬來貢且謝過又上表待罪因言違叛事出保忠願赦勿誅 太宗遣內侍齎 詔諭之賜以器幣繼遷遣親校張浦以良馬

橐駝來貢 太宗遣使齎 詔諭 旨欲授以鄜州節度使繼
遷不奉詔 太宗以張洎繼遷謀主也留之京師以爲鄜州團
練使初 朝廷欲城古原州而陝西轉運使鄭文寶固請築清
遠清遠在旱海中不毛之土素無井泉陝右之民甚苦其役文
寶建議禁烏白池青監以困繼遷而戎人益以叛俄弛其禁繼
遷寇清遠軍命白守榮馬紹忠護送芻粟四十萬於靈州爲繼
遷所邀敗於洛浦河繼遷遂窺靈州 太宗怒復命李繼隆出
環州凡五路出兵抵平夏繼隆出師行數日不見賊引軍還而
諸將與賊烏白池大小數十戰繼遷遁去 太宗崩繼遷乃遣
使脩貢求領藩任 真宗許之復賜以姓名拜定難軍節度使
敕諸將勿加兵以其子得明爲行軍司馬未幾復寇邊屢爲六
谷都首領潘羅支所擊文冠清遠軍七日而陷又陷靈州繼遷

率衆入西涼府潘羅支僞降繼遷繼遷受之不疑景德元年羅
支遽集六谷蕃部及者龍族合擊之繼遷中流矢至靈州三十
里而死德明遣使來貢明年上表歸款且言保吉臨終祝之曰
爾當傾心內屬如未許則連表祈請 真宗嘉之以德明爲定
難軍節度使封西平王終其身三十餘年不敢窺邊德明累遷
至太傅封夏王其子元昊性兇鷙多猜忌曉浮圖學通漢文字
既長數勸德明反德明曰國中三十年不被皮毛而衣錦綺之
衣汝無負 天子也吾嘗從事於兵勞苦萬狀第自困爾德明
嘗攻陷甘州拔西涼府德明死元昊襲定難軍節度使封西平
王元昊避其父名乃以明道爲顯道稱於國中景祐元年寇環
慶路殺掠居民下 詔約束之是歲僞改年爲開運更曰廣運
母米氏族入山喜謀殺元昊事覺元昊殺其母而山喜之族皆

沉於河遣使來告哀元昊攻唃廝囉陷瓜沙肅三州盡得河西之地將謀叛恐唃廝囉制其後復舉兵攻蘭州又改元曰大慶寶元元年元昊反以十月十一日築壇受冊僭號始文英武興法建禮仁孝皇帝國稱大夏改元曰天授禮法延祚明年遣使來告即位 詔削奪元昊在身官爵除屬籍有能執元昊來獻者授定難軍節度使元昊又遣人齎嫚書納旌節康定元年寇金明砦執李士彬攻安遠砦遂攻延州劉平石元孫來援戰于三川口陷賊中未幾寇鎮戎軍慶曆元年寇渭州任福戰敗于好水川轉寇河東陷豐州二年遣前所執塞門砦主高延德求通和范仲淹爲書以招福諭之曰 國家景德初河西休兵之後中外上言靈夏數州本爲內地請移河朔之兵益關中之力以圖收復 真宗皇帝以文武之德柔遠先大王歸向 朝廷

心同金石故待先大王以骨肉之親命爲同姓全付大夏 真宗皇帝於是時也有天地之造焉今大王青春龍爵不知真宗皇帝有天地之造違先君之誓書不避 本朝並建大位累遣使告于 朝廷中外之人莫不驚憤咸欲收行人戮于都市 皇帝詔曰非不能以四海之力支其一方念 先帝歲寒之本意故夏王忠順之功豈以一朝之失而驟絕之皆不戮而還假有諸蕃之長抗礼於大王而能含容之若此乎省初念終天子何負於大王哉 天子遣仲淹經度西事面諭之曰有征無戰不殺非辜王者之兵也仲淹敢不夙夜于懷至邊之日見諸將帥多務小功不爲大略甚未副 天子之意仲淹與大王同事 朝廷於 天子則父母也於大王則兄弟也豈有孝於父母不愛於兄弟哉可不爲大王一一而陳之名不正則言不

順言不順則事不成大王世居西土衣冠言語當從本國風俗
何得與 天子侔擬名豈正而言豈順哉徒使瘡痍百姓傷天
地之仁仲淹每念有征無戰不殺非辜之訓夙夜于懷方欲與
大王議而決之重人命也今大王遣人遠來惠然留意何樂如
之但議論未順文字未正不敢聞于 朝廷大王果能以愛民
爲意言當時之事由於衆請莫過於此謝於 朝廷 朝廷必
當復其王爵承先大王保國庇民之志天下孰不稱大王賢哉
如衆多之情終不獲辭則漢唐故事如單于可汗之稱尚有可
稽又於本國言語爲便亦不失其貴矣貢奉上國存中外之驛
不召天下之怨不困天下之民使邊蕃之人復見大康又大王
之國財用或闕 朝廷每歲必有物帛之厚賜爲大王助也大
王幸聽之則上下同其美利邊民之患息矣其若不聽他日雖

有請於 朝廷必有噬臍之悔仲淹今日之言不獨利於大王
蓋以奉 君親之訓救生民之患合天地之仁而已唯大王擇
焉元昊使其親信野利旺榮復書而嫚辭如故龐籍言諸路皆
傳元昊爲西蕃所敗又野利族內叛黃鼠食稼天大旱其國內
既多憂虞必爲納款之計遂令保安軍檄野利旺榮且言旺
榮方總靈夏之兵僅陰圖內附即當以西平茅土分策之种
世衡亦遣玉嵩以棗及畫龜遺之諭以早歸之意旺榮遣
其教練使李文貴至青澗籍疑其詐留之後數月果大舉而葛
懷敏死于定川籍召文貴責以大義而釋遣之文貴去餘月復
來旺榮與弟旺令嵬名懷卧譽諱三人列名爲書欲議罷兵然
未肯削去僭號且云如日之方中止可順天西安可逆天東籍
以其言未可屈服乃報之此非邊臣所議宜遣人自請 朝廷

明年遣其臣賀從昺與文貴俱來稱男邦兒定國元卒上書父
大宋皇帝更名曩霄籍以父子亦無不稱臣之禮今名躋未正
未可許遣邵良佐等更往議之四年曩霄遣使來稱臣稟正朔
遂冊爲夏國主改所賜 敕書爲詔而不名聽自置官屬使至
京師許就驛貿易燕坐采殿 朝廷遣使至其國相見賓客禮
置榷場於保安軍及高平砦博易用牛羊馬駝氈褐禁青鹽生
屬戶蕃部更不得相侵犯歲賜絹銀茶絲共二十五萬五千如
欲於界上承所賜亦聽自後復脩貢職爲常初元昊之叛也
朝廷命夏竦范雍經度邊事後以范仲淹韓琦經略而元昊臣
其年契丹夾山部落保家族八百戶投之契丹宗真使人追索
曩霄留不遣宗真遂親將至境上各据一山嚴兵相待曩霄奉
卮酒爲壽大合樂仍折箭爲誓及罷契丹劫曩霄曩霄覺以兵

拒之大敗契丹宗真領數騎東走縱其去曩霄用兵多詭計其
左右任事之臣有疑輒誅殺又盡更先世所爲居室衣冠文字
而國中數有叛者曩霄有兵十五萬八千五百人得中國無藝
者使耕于河曩霄凡七娶一曰母米氏二曰索氏三曰都羅氏
四曰咩迷氏五曰野利氏野利遇乞妹也生三子次曰甯寧哥
貌類曩霄以爲太子曩霄復納沒咭氏女野利之族有怨語曩
霄遂殺野利遇乞等三家旣而野利氏訴言我兄弟無罪見
殺曩霄憐之下令國中爲訪其族人得遇乞妻沒藏氏與之私
通野利氏竟之乃出遇乞妻爲尼號沒藏大師生諒祚六曰耶
律氏七曰沒咭氏初欲納爲甯寧哥妻曩霄見其媿而自取之
號新皇后甯寧哥憤而殺曩霄不死剗其鼻而去匿黃廬爲
訛尾所殺訛尾沒藏氏之兄也曩霄遂因剗創死年四十六方

沒藏氏出爲尼也既娠而曩霄死遺言立其從弟委哥審令訛
尾以夏有國以來父死子繼委哥審令非子而沒藏尼有娠幸
而有子足以爲嗣後二月而生諒祚遂立之以沒藏氏爲太后
於是政在沒藏矣

東都事略卷第一百二十七

東都事略卷第一百二十八

附錄六

諒祚既立而幼弱國中大亂有欲勸仁宗舉兵以收復靈夏
者仁宗曰朕爲天下主豈可利人之喪舉兵快意乎遂冊諒
祚爲夏國主其後訛尾自以女妻諒祚有李守貴者嘗與遇乞
掌出納寶保細吃多已者嘗侍曩霄及沒藏尼于佛舍故出入
無所間沒藏尼既通守貴又通吃多已李守貴殺吃多已及沒
藏尼訛尾乃族守貴獨護養諒祚訛尾子婦梁氏諒祚私焉訛
尾患之梁氏密告訛尾將叛諒祚乃舉兵誅訛尾滅其族并殺
其妻沒藏氏而以梁氏爲妻命其弟乞埋爲家相諒祚凶忍好
爲亂時過酋豪大家輒私其婦女故下多怨及變番礼從漢制
嘉祐六年諒祚上書自言慕中國衣冠明年當以迎漢使者

仁宗許之治平三年舉兵犯慶州又寇太順城諒祚乘駱馬張黃屋自出督戰爲官兵與熟戶蕃官趙明合擊之諒祚中流矢兵折而去 朝廷遣使詰責之諒祚上表謝罪明年种諤取綏州城之諒祚僞乞會盟誘殺知保安軍楊定而 朝廷命韓琦知永興軍經略西方而諒祚乃送殺定者李宗貴韓道喜以獻納塞門安遠些乞綏州泊遣使分畫乃曰地界非約而所納者砦也 朝廷知其詐遂城綏州爲綏德城崇貴等未至而諒祚死子秉常立 神宗冊爲夏國主熙寧三年來犯慶州又犯大順 王師不利命韓絳宣撫陝西絳城羅兀築撫寧堡夏人乃陷撫寧急攻羅兀絳等命諸路牽制慶兵再出而亂乃棄羅兀撫寧元豐四年种諤言秉常被殺乞與師問罪又諜言母梁氏屢勸秉常不行漢礼秉常不從有李將軍者爲秉常誘漢倡婦

樂人梁氏置酒執李將軍殺之囚秉常國人乖亂事聞 詔興師問罪遣种諤出鄜延劉昌祚出涇原高遵裕出環慶李憲出熙河王中正出河東五路會于興靈夏人悉其精銳度河保興靈昌祚之師先至靈州城下多所斬獲遂攻靈州城垂克而遵裕之師至先是 詔先得靈州者除鄧度使而涇原之師入界聽遵裕節制遵裕忌昌祚將斬之命涇原帥毋得擅攻而夏人得以爲計城不可下遂班師中正入宥州憲追襲過天都山至囉逋山乃還取蘭州城之皆不至興靈种諤以鄜延之師城細腰吳堡義合塞門米脂五砦河東城葭蘆吳堡二砦种諤復建言盡城橫山遣徐禧計議禧請城永樂夏人來攻城陷徐禧李稷李舜舉死之乃築汝遮堡度定西城以衛蘭州六年來請和許之七年舉國圍蘭州 詔邊吏用淺攻擾耕秉常遣使入貢

乞還土疆不許 神宗崩 哲宗即位遣使謝罪來賀 登寶位又以地界遣使至 京師秉常卒子乾順立元祐二年遣劉奉世崔象先冊乾順夏人復以地界爲詞不復入謝且犯涇原鎮戎軍又侵德靖砦又犯塞門砦四年乃復遣使謝封冊且議地界 朝廷許還葭蘆米脂浮圖安疆四砦仍先以歲賜予之是歲以求樂陷沒人口來歸却欲同日交領四砦 詔鄜延帥趙鼎與夏人分畫地界熙河帥范育請先畫疆界後歸四砦議未定而四砦棄嵩又乞地界依綏州故例於城之外取二十里仍半以爲生地夏人不從遂犯涇原會嵩卒夏人由河東入寇攻圍麟府州 朝廷乃議絕歲賜禁和市使沿邊諸路爲淺攻計命熙河進築定遠城夏人不能爭未幾復寇環慶使熙河進築汝遮城八年乾順遣使謝罪獻蘭州乞賜塞門砦 詔答

以夏人自元祐通貢受賜後來累次犯邊仍候諸路地界了日可依例別進誓表然後常貢歲賜並依舊 宣仁后崩乾順進奉山陵馬一百匹紹聖二年 詔熙河蘭岷鄜延河東路地界令諸路沿邊當職官司更不商量分畫只以巡緝卓望處守把牒報夏國先是元祐初諫議大夫孫覺議棄蘭州其後司馬光謂此數砦者田非肥良不可以耕墾地非險要不可以守禦欲因 天子繼統悉皆毀撤歸其侵地劉摯謂供給戍守窮竭財力其最大者莫如蘭州不若捐一空城與之至於鄜延河東等路近置堡砦深詔大臣早有定計趙鼎欲留塞門安遠二砦其餘或存或廢乞密降畫一付臣遵守呂陶謂實於邊防無分毫之益范純粹謂收復故砦廢州略無所利乞令以虜陷官吏丁夫悉歸 朝廷而所削之地並從給賜純仁之論亦然蘇轍謂

增置州砦坐困中國願決計棄之王存謂夏國疆地終久難守
王巖叟謂自有葭蘆吳堡兩砦守之無所得棄之不足惜文彥
博謂邊臣欺罔爲國生事第恐不能持久却須自棄不若推恩
賜予遂降 詔除元係中國及西蕃舊地外候送到陷沒人口
當就委邊臣分畫給賜及夏人送還求樂陷沒人口尋給賜米
脂安疆浮圖葭蘆四砦仍約以委官畫定界至至是章惇爲相
欲開邊隙以謂十年之間含容備至而夏人犯邊如初遂罷分
畫之議夏人遂犯義合砦及圍逼塞門砦又犯德靖順寧砦章
惇以涇原及熙河環慶秦鳳四路之師出瓠蘆河築二城于石
門破夏人來乘我師大敗之既而環慶鄜延河東熙河皆築城
夏人睥視不敢動惇又以折可適郭成之師大敗之于雞靶嶺
呂惠卿以其將劉安苗獲大破之于大沙堆既又乾順與其母

自將數萬圍新築平夏城凡十四日晝夜攻城守益堅乃造高
車以臨城載數百人填壕而進俄大風震折之一夕遁去折可
適執其統軍嵬名阿埋監軍妹勒都逋進築西安城於天都山
建西安州諸路進築悉已畢上乾順上表歸順崇寧三年復寇
涇原我師取其銀州五年乾順納款大觀間環慶蕃將李過昌
及其父訛移叛歸其國漸用事引夏人入寇 徽宗因遣童貫
爲陝西經略制置使貫出討溪哥賊征僕哥城復積石軍洮州
政和中夏人又深入過定邊軍築城佛谷口名洪夏軍貫以种
師道之師平之夏人來救又敗之遂破賊底河成德軍七年夏
人圍丁星原築平陽瞎令古仁多泉及靖夏制戎伏羗等城重
和元年貫出師收割牛城王師敗績大將劉法戰沒貫以种師
道劉仲武劉延慶將兵至蕭關取水和砦割踏砦鳴沙會大敗

夏人而還初夏國恃橫山諸族帳彊勁善戰故用以抗中國種
謬謀取橫山故興靈州之師及王師失利李憲始獻進築之議
神宗厭兵不克行童貫舊常從李憲得其彷彿故獻議進築遂
領六路邊事將諸路兵六七年進築軍壘建立堡砦遂得橫山
之地夏人失所恃遂納款夏國自是少戕矣宣和中夏人知中
國有事北邊遂與遼國書約夾攻中國天祚不聽金人既滅遼
夏人乃與黏罕約犯塞黏罕犯忻代踰石嶺圍太原夏人犯
豐麟二州靖康元年夏人知我成邊士卒入援遂乘虛犯河外
寇震威城朱昭死之又取西安州陷懷德軍劉鈺杜翊出以城
死

臣稱曰自繼遷死德明欵塞西鄙息有矣元昊強梁兇悍乃謀
僭尊以天下之力而臨區區之一方然未嘗少挫其鋒及其敗
於女色禍發其子且彼能叛君而子亦能弑父此天道也烏虜
夏小國也自元昊以來服叛不常而每爲中國之患雖有智者
爲之謀而亦莫能以得志何哉大抵國大則有所恃而不戒故
其彊易弱國小則無所恃而常懼軍民之勢猶一家也相卹相
救謀慮日深故其弱爲難犯此其所以爲中國之患與

東都事略卷第二百二十九

附錄七

西蕃蓋出南涼禿髮利鹿孤之後在唐爲吐蕃安史之亂遂陷河西隴右之地大中三年其國宰相論恐熱以秦原安樂及石門等七關來歸四年克成維扶三州五年張義潮以瓜沙伊肅十一州來獻唐末瓜沙之地復爲所隔然其國亦自衰弱族種分散無復統一方五代之際有孫超者一嘗遣人入貢唐明宗以爲河西軍留後超死州人推其土人折蒲嘉施繼爲留後至周太祖始命申師厚爲河西節度使顯德中師厚不能撫有其衆逃歸涼州自是不復命帥建隆中首領尚波于傷殺秦州乘造務卒知秦州高防捕繫其黨四十七人以狀聞太祖乃以吳廷祚爲雄武軍節度使代防安輯之廷祚至宣朝廷恩旨

俾各歸本族尚波于感悅是年秋來獻伏羗地太平興國中諸羗首領數來朝貢亦數盜邊至八年諸種以馬來獻太宗謂宰相曰吐蕃言語不通衣服異制朕常以禽獸畜之自唐以來頗爲邊患以國家兵力雄盛聊興偏帥便可驅之數千里外但念其種類蕃息安土重遷儻因攘除必致殺戮朕所以置於度外存而勿論也淳化中西涼州阿喻丹來貢阿喻丹死其弟俞龍波代其任數爲李繼遷所侵掠俞龍波來請師咸平四年西涼府六谷都首領潘羅支願戮力討繼遷張齊賢請封羅支爲六谷王兼招討使真宗曰羅支已爲西帥欲授以刺史則太輕況未領節制加以王爵非順也又招討使號不可假外夷乃以爲鹽州防禦使兼靈州西面都巡檢使羅支請師期又遣使來言感朝廷恩信憤繼遷僭彊已集兵六萬乞會王師收

復靈州乃以羅支爲朔方軍節度使羅支屢請王師助擊賊議者以西涼去渭州河路遠不可豫約師期真宗曰繼遷常在地斤三山之東每來寇邊及官軍至則已遁去使六谷部族近塞禦之與官軍合勢亦國家之利也許之是歲繼遷攻西蕃遂入西涼府羅支僞降未幾集六谷諸豪及者龍族合擊繼遷繼遷中流矢死既而繼遷種落陰圖羅支遂爲其所殺六谷諸豪議立其弟廝鐸越爲首領真宗以繼遷之黨未平遂以廝鐸越爲朔方軍節度使西涼府六谷大首領于時西羗部族未有服屬大姓贊昌廝均等迎喃廝囉至河州欲立文法於是宗哥等遵與訛川溫通奇佐喃廝囉立文法部族稍歸之大中祥符七年因徙居宗哥城以立遵爲輔有勝兵六萬以抗德明曹瑋請厚結之真宗以瑋知秦州瑋破魚角蟬賞樣丹一族皆

立遵鄉道也由是前拒王師者伏匿避罪瑋誘召之許納罰首
過既而至者數千人納馬六十匹瑋給以匹綵或以少爲訴者
瑋叱之曰是贖罪物汝輩敢希利耶戎族聞之皆畏服立遵佐
唃廝囉甚有威名然性貪忍下多怨之屢上表求贊普真宗
曰贊普者戎王之號也立遵爲唃廝囉佐其可與乎乃與廝鐸
督例授以保順軍節度使唃廝囉命立遵率衆十八萬襲秦州
生熟戶曹瑋以兵擊之遂居邈川更以溫逋奇爲輔遣使于瑋
求內屬詔授唃廝囉邈川首領寧遠大將軍愛州團練使以
溫逋奇爲歸化將軍後溫逋奇謀亂唃廝囉殺之而改莅青唐
景祐中授兩使留後唃廝囉與元昊交兵使人來獻捷仁宗
召見而勞之大臣議加唃廝囉節度使韓億以爲不可語在億
傳久之朝廷以元昊不臣遣使諭唃廝囉使攻元昊會元昊

舉兵襲唃廝囉堅壁不與戰元昊度水嘗植幟以誌深淺唃廝
囉潛使移所植及元昊衆潰趨誌處溺死過半自是數以計敗
元昊元昊取西涼府而唃廝囉併廝鐸督之衆十餘萬回紇亦
以數萬歸焉其勢遂彊於諸羌朝廷命爲保順河西節度使
洮涼兩州刺史治平二年卒年六十九三子皆被恩命曰瞎斡
居合龍谷曰磨瓘角居宗哥城曰董瓘爲唃廝囉嗣朝廷以
董瓘爲保順軍節度使西蕃邈川首領初嘉祐中瞎斡子瞎欺
丁木征爲瞎藥雜羅所誘据近塞青唐族立文法朝廷以爲
河州刺史熙寧中王韶經營熙河既城熙州木征竄伏河外韶遣
僧智緣說木征啗以厚利因以兵往韶又數出兵擾之所殺獲
前後數千級焚燒帳族以萬數納降大首領十餘皆其腹心也
又擒其妻子而木征降盡復洮河地方二千里自韶用師熙河

歲費四百萬緡於是木征賜姓名曰趙思忠授榮州團練使遷
合州防禦使以卒董氈遣使來以爲河州刺史 神宗出師問
罪夏國董氈集六部族兵十二万分三路與漢軍會明年拜河
西軍節度使封武威郡王以其養子阿里骨爲肅州團練使董
氈病革召諸族首領至青唐城謂曰吾一子已死惟阿里骨母
掌年膳通事我當以種落付阿里骨諸酋皆服從既死阿里骨
遂居青唐領事元祐元年以爲河西軍節度西蕃邈川首領阿
里骨性殘忍以殺戮爲事 詔戒飭之曰爾繼世之初人情未
一宜推廣恩信惠養一方今聞爾頗峻刑殺部族不寧爾宜以
繼承爲重以仁厚爲先無恃寵榮務安種落副朝廷所以封立
之意思則人所以付予之心二年阿里骨迫鬼章率衆竊據洮
州殺虜人畜羌酋結藥密使所部怯陵來告阿里骨遣人執怯

陵結藥恐事覺以其妻子來歸又進築安鄉踏白城我師問罪
及令撫納生羌鬼章就擒鬼章者大酋也桀黠有智謀所部兵
銳數爲邊患熙寧中誘陷河州景思立 神宗屢 詔王韶欲
生致之至是與夏人解仇爲援築洮州居之劉舜卿遣种誼破
其城生擒之以爲陪戎校尉後三年而死阿里骨請歸款 朝
廷許之復下 詔戒飭曰惟爾祖先世篤忠孝本與夏賊日尋
干戈亦惟恃我朝廷爵秩之隆用能保尔子孫黎民之衆肆朕
命爾嗣長乃師而冰襲以來疆外擅尔弗能禁恣其所爲遂
據洮城以犯王略陰連夏賊約日盜邊朕怒屬羌之無辜出偏
師而問罪元惡俘獲餘黨散亡山後底平河南綏服朕惟率西
豪而捍疆場乃尔世功叛君父而從仇讎豈其本意庶能改過
未忍加兵果因物以貢誠願洗心而效順尔既知悔朕復何求

已指揮熙河路更不出兵及除已招納到部族外住罷招納依舊許般次往來買賣及上京進奉尔宜約束種類共保邊陲期寵祿之有終知大恩之難再勿使來款復爲虛言紹聖三年卒年五十七以其子瞻征承襲即以爲河西軍節度使西蕃邈川首領瞻征既立國人不順迎董氈嫉溪巴溫欲復其國姓既而國亂首領多歸溪巴溫邊臣以聞朝廷命王瞻招納瞻征遂削髮爲僧出降而溪巴溫之子隴拶乘間入青唐稱王子邊臣欲因有其地乃度河據邈川城以重兵臨之故隴拶亦出降朝廷以青唐爲鄯州邈川爲湟州徽宗即位以隴拶爲河西軍節度使如府州折氏世襲鄯州瞻征授懷遠軍節度使賜隴拶姓名曰趙懷德瞻征後一年而死建中靖國元年以懷德知湟州自鄯湟棄羌人迎隴拶之弟溪賒羅撒復國授西平軍節

度使西蕃邈川首領懷德還邈川溪賒羅撒與其黨謀殺之懷德遂奔河南朝廷遣王厚童貫將兵至京玉關議招降厚等進攻湟州三日拔之崇寧三年厚與諸將將兵會于宗哥川溪賒羅撒置陳倚北山厚與戰敗之溪賒羅撒以一騎馳去厚至鄯州其酋領開門以降詔更鄯州爲西寧州趙懷德亦遣使約降四年懷德至京師徽宗御端門受降以懷德爲威德軍節度使安化郡王至靖康初朝廷議欲求青唐種族以湟鄯之地賜之事下熙河帥臣而莫敢任其責者乃已及金人陷陝西六路兵入熙河即求湟鄯舊族以其地與之臣稱曰天下有道則溥海內外皆安其所自詔開熙河厚取湟鄯而道路困於輸送兵民死於血刃者蓋莫知其紀極矣且夷狄禽獸也空虛不毛之地得之何所用乎烏虜造虜而興師貪

功而好殺後之君子可不以是爲戒哉

東都事略卷第一百二十九

東都事略卷第一百三十

附錄八

交趾本南粵之地漢武帝平南粵分其地爲儋耳朱崖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凡九郡置交趾刺史以領之後漢置交州晉宋齊因之又爲交趾郡梁陳亦因之隋平陳廢郡置州煬帝廢州爲郡唐改交州總管又改安南都護五代之際有曲承美者以土豪專有其地劉龔遣將伐而執之并其地後有楊延藝受劉氏爵命延藝爲其牙將皎公羨所殺延藝故將吳權攻交州殺公羨遂居其地權死子昌山又立昌山又死其弟昌濬立昌濬死牙將爭立境內大亂初楊延藝以牙將丁公著攝驩州刺史部領即其子也公著死部領繼之部領與其子璉率兵平境內部民推以爲帥號曰大勝王以其子璉爲節度使凡三

年璉襲父任 太祖既下嶺南璉遣使內附授靜海軍節度使
安南都護開寶八年封部領爲交趾郡王太平興國初部領及
璉皆死弟璿尚幼大將黎宗幽丁氏宗族代摠其衆 太宗怒
以蘭州團練使孫全興入作使張濬左監門衛將軍崔亮將兵
伐之黎宗爲丁璿表求龍覲位不報是時 王師大破交趾兵
斬首萬級又破其兵於白藤江口轉運使侯仁寶帥前軍先進
爲交趾所殺遂班師孫全興亦坐誅丁璿遣使謝罪八年黎宗
廢丁璿自稱交州三使留後遣使請命 太宗因而撫之諭以
丁氏傳襲三世朕欲令璿爲統帥以示副之若璿將材無取猶
有童心則宜遣其母子及親屬來歸俟其入朝却授尔以節旄
凡茲二途示宜審處其一是時黎宗已專據其地不聽命雍熙
中上表求正領節鎮 太宗因授以靜海軍節度使安南都護

遣其子明提入貢景得二年卒子龍鉞立其弟龍廷殺之自立
於是諸子爭立境內大亂群臣多請伐之 真宗曰未加吊恤
而伐其喪豈王者所爲命邊臣撫安之公海安撫使邵晔上邕
州至交州水陸圖 真宗曰 祖宗開疆如此其大守之而已
安用勞民以貪無用之士乎若封略之內有叛者則不得不除
耳未幾龍廷上表請命又遣其弟明昶來遂授以靜海軍節度
使賜名至忠至忠苦虐其大校李公蘊常陰贊之故特見親信
因令冒姓黎氏大中祥符一年至忠卒弟明昶爭立公蘊
發兵皆擊殺之自稱留後請命於 朝 真宗曰初黎宗劫丁
璿自立公蘊亦爾然蠻夷豈足以礼義責也遂授公蘊靜海軍
節度使安南都護封交趾郡王公蘊因捕狄獠寇如洪砦 詔
追所掠生口因戒飭之天禧元年封南平王天聖中令其子弟

率眾入寇 詔發峒丁討捕未幾而卒年四十四子德政自稱
留後來告哀除靜海軍節度使安南都護交趾郡王景祐三年
寇邕州之恩陵等州及諸峒略牛馬焚室廬而去 詔責問令
捕酋領正其罪寶元元年進南平王儂智高反率兵二萬助王
師平智高 詔却其兵而厚賜之久之卒子日尊遣使來告哀
即除靜海軍節度使安南都護交趾郡王嘉祐三年來貢異獸
曰麟也樞密使田況曰非麟也止云異獸謝荅之 英宗即位
加同平章事 神宗即位進南平王加開府儀同三司襲位十
八年而卒子乾德嗣 朝廷命以靜海軍節度使安南都護交
趾郡王沈起知桂州安意 朝廷有攻取之議不能懷輯乃以
溪峒點集土丁又禁交趾與州縣貿易於是交趾貳遂謀入寇
熙寧八年乾德大舉兵連陷欽廉二州遂圍邕州知邕州蘇緘

日夜勞苦士卒御敵前後射殺萬五千餘人城中人心益固而
救不至被圍四十二日而城陷緘死之三州死者無慮十餘萬
人 神宗以趙尚為招討使總九將軍進討既又以郭達為宣
撫使而尚副之達至長沙督諸道進兵復邕州達遣將拔永安
州於是溪峒悉降達次思明州遣燕達討廣源州降其觀察使
劉紀師次富良江交趾承船迎戰達破之獲賊將洪真太子賊
勢蹙乾德乃奉表乞降是時王安石與吳充以交趾事爭 上
前安石以為可取充曰得之無益至是乾德歸順 神宗許之
哲宗即位加同平章事元祐中進南平王乾德歷 哲宗 徽
宗兩朝未嘗犯順宣和元年加守司空至靖康初乾德尚無恙
後一年乃死子楊換立

臣稱曰自公蘊以來中國所以懷柔者恩意備至故得蛙藏井

底蟻聚穴中焉然黎全劫丁璿再傳而遽亡公蘊篲提耜數世
而未殞豈非其幸與

東都事略卷第一百三十

